

叢書集成新編

三四

新文學出版社發行

叢書集成新編 第一一四册目錄

史地類

晉南北朝別史

十六國春秋一卷

魏 崔鴻撰

漢魏 一

十六國春秋輯補一百卷附年表

清 湯球撰

史學 二二七

十六國春秋纂錄校本十卷附校勘記

清 湯球輯

史學 二二五

三十國春秋輯本一卷

清 湯球輯

史學 二六〇

晉南北朝史補

南北朝史表五卷附年表、帝王世系表

清 周嘉猷撰

史學 二七九

晉南北朝史評

兩晉解疑一卷附提要

明 唐順之撰

學海 三六二

隋史斷一卷

宋 南宮靖一著

學海 三六五

晉南北朝史鈔

晉宋書故一卷

清 郝懿行撰

史學 三六六

南北朝雜記一卷

宋 劉敞撰

學海 三七六

唐編年

大唐創業起居注三卷

唐 溫大雅著

津逮 三八三

唐鑑二十四卷附考異

宋 范祖禹撰
呂祖謙音注

金華 三九四

唐實錄

順宗實錄五卷

唐 韓愈撰

唐稗史

卓異記一卷

唐 李翱述

次柳氏舊聞一卷附提要

唐 李德裕編

東觀奏記三卷附提要、辨證、補正、校記

唐 裴庭裕撰

唐稗史一勘亂

奉天錄四卷

唐 趙元一著

平巢事蹟考一卷

宋 撰人不詳

唐史考

唐書直筆四卷

宋 呂夏卿撰

讀舊唐書隨筆一卷

清 蔡世鉞著

新唐書糾謬附錢校補遺、附錄、修唐書史臣表

宋 吳縝纂

新舊唐書互證二十卷

清 趙紹祖撰

唐史論

唐史論斷三卷附附錄

宋 孫甫撰

新舊唐書雜論一卷附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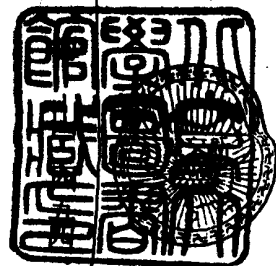
明 李東陽著

五代編年

五代春秋二卷

宋 尹洙編

讀畫 六九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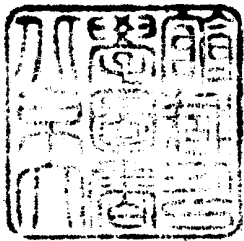
五代別史

九國志十二卷附拾遺
三楚新錄三卷

宋 路 振撰
宋 周羽翀撰

守 山 六九六
學 海 七三〇

2246/01



十六國春秋目錄



前趙錄 劉淵
 劉聰 劉曜
 後趙錄 石勒
 石宏 石虎
 石閔 前秦錄
 符洪 符健
 符生

十六國春秋 目錄

符丕 符登 後秦錄 姚弋仲 姚襄 姚萇 姚興 姚泓 蜀錄 李特 李流 李雄 李期 李壽 李勢 前涼錄 張軌 張寔 張駿 張重 張祚 張元靖 張天錫 西涼錄 李嵩 李歆 南涼錄 秃髮烏孤 鄯檀利鹿 北涼錄

十六國春秋 目錄

十六國春秋 目錄

沮渠蒙遜

後涼錄

呂光

呂纂

呂隆

前燕錄

慕容廆

慕容皝

慕容暉

慕容暉

慕容暉

慕容暉

慕容暉

慕容暉

慕容暉

慕容暉

慕容暉

慕容暉

慕容暉

慕容暉

慕容暉

慕容暉

慕容暉

慕容暉

慕容暉

慕容暉

慕容暉

慕容暉

慕容暉

慕容暉

慕容暉

慕容暉

慕容暉

赫連定

十六國春秋

前趙錄

劉淵

劉淵字元海，新興匈奴人。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世居北狄，千有餘歲。至冒頓襲破東胡，西走月氏，服丁零，內侵燕代，控弦四十萬。漢祖患之，使劉敬奉公主以妻冒頓，約為兄弟。故子孫遂冒姓為劉氏。建武初，入居西河美稷。后漢中，單于薤渠使子於扶羅將兵助漢討平黃巾，會薤渠為國人所殺。於扶羅以其衆留漢，自立為單于。風董卓之亂，寇掠太原河東，屯於河內，於扶羅死，弟呼廚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為左賢王，即元海之父也。魏武分其衆為五部，以賢王豹為左部帥，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為之。太康中，改武都尉，雖分屬五部，皆家于晉陽汾澗之濱，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所子於龍門，有一白魚頂有一角，軒轅躍鱗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坐視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所見魚變為人，左手把一物，大如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貨子。寤以告豹，豹曰：吉徵也。自是十五年而生淵。淵生，左手有文曰：淵海，遂以為名。幼而好學，不啻晝夜，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等曰：吾每觀世傳，常鄙隨陸之無武，絳灌之無文，一物之不知，固君子耻之也。二生遇高皇，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尉太宗，不能開席序之美，情哉！於是文學武事，並皆工絕。發臂善射，臂力過人，身八尺四寸，身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毛三根，長三尺六寸。

魏 崔 鴻 撰

太原王禪廟燬友之命子濟拜焉咸熙中爲侍子在洛陽晉文帝深待之時東萊王彌等皆繫結彌又屢言之晉帝召見與言大悅之後謂王濟曰劉元海容貌風儀譏謔智識金日磾無以加也...

劉聰

劉聰字元明一名載淵第四子母張夫人孕夢日入懷猶而告淵淵曰吉徵也自是十五月而生聰夜有日光之異左耳有一白毫長二尺餘幼而聰悟通經書百家之言孫吳兵法靡不誦之...

地三月相承出於西方東行平陽地震崇明觀陷爲池水亦如血赤氣至天有赤龍奮迅而去...

劉聰字元明淵之族子少孤見養於淵幼而聰慧性拓落高亮與衆不羣...

三寸手垂過膝。生而眉白。目有赤光。鬚不過百餘根。臂長三尺。光初元年。十月。太保呼延晏等自平陽來奔。上尊號於離。即皇帝位。十二月。斬平左右軍騎衛太王騰等。殺華奉。六爾來降。二年。夏。四月。徙都長安。立子熙為皇太子。六月。繕宗廟社稷。南北郊于長安。令曰。蓋王者之興。必禱始祖。我皇家之先。出自夏后。居于北夷。世跨燕朔。光文以漢有天下。歲久恩結于庶民。故立漢祖宗之廟。以懷民望。昭武因循。遂未復革。今欲除宗廟。改國號。御以大單于為太祖。其議以開。於是太保呼延晏等議曰。今宜承晉母子傳統。以光文本封。處奴中之屬。城陛下勳功。茂於平洛。終於中山。中山分野。屬大梁趙也。宜尊稱大趙。道以水行。順從之。於是。以賀頓配天。淵配上帝。三年。五月。西明門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撥。撥為人形。髮長一尺。鬚眉三寸。皆黃白色。有欲手之狀。亦有兩腳。着履之形。唯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何條。遂為大樹。枝葉甚茂。四年。將於蔚陵西南營。侍中喬豫和。苞上疏諫曰。臣等伏聞勅旨。將營建蔚陵。周圍四里。下深二十五丈。以銅為棺。椁黃金飾之。臣聞堯葬穀林。市不改肆。顓頊葬高陽。下不及泉。聖王之於終也。如是。泰始皇下銅三泉。周輪七里。身亡之後。毀不旋踵。開王之於終也。如此。後喪亂以來。漢帝諸陵。咸見踐辱。唯蔚陵獨全。此雖太宗之達。然抑亦釋之功。與亡奢儉。爛然於前。唯陛下覽之。曜大悅。終南山崩。所得白玉方尺有字。曰。皇王皇亡。敗趙昌。以為已瑞。郡臣咸賀。中書監劉均曰。山崩石壞。國傾民亂。皇王皇亡。敗趙昌者。此言皇室將為趙所敗。趙因之而昌。大趙都於秦雍。而勒全趙。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我也。曜憮然改容。五年。曜后羊氏卒。故晉惠后也。拾陽之陷。納之。六年。正月。天裂。廣一丈餘。長五十丈。十一月。七月。石虎率眾四萬人。寇擾河東。進蒲坂。曜遣中外精銳自潼關北濟。虎懼。引師而還。曜追而敗之。枕尸一百餘里。虎奔朝歌。遂攻石生於金墪。分遣諸將攻討汲郡河內。十二月。勒自帥眾拒之。陣於洛西。曜性少酒。末年尤甚。將戰。飲數斗。常乘赤馬。無故驅頓。乃乘小馬北出。復飲斗餘。至西陽門。搗陣。就平勒將石堪因而乘之。師遂大潰。曜昏醉。退而馬陷石渠。墜於冰上。為堪所執。勒將還國。驗曜使與太子毗書。令速降。曜但勒毗與諸臣。臣維社稷。勿以吾易。建平末。為勒所殺。十二年。正月。太子毗。太司馬南陽王胤等。議欲西保秦州。遂相率奔上邽。石虎乘勝追戰。枕尸千里。上邽潰。虎執毗及王公已下三千餘人。皆殺之。自劉淵建號。西河至是。二十有六載。

十六國春秋

後趙錄

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人。父周島。朱勒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屬于庭中。長而壯健。有膽力。維武好騎射。幼而力耕。每聞鞞之聲。或在前後。歸以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會并州刺史司馬騰執諸胡。山東賣充軍。實將詣冀州。兩胡一枷。勒亦在中。東至中原。與在平人。師權為奴。每夜於野。皆聞鼓角之聲。諸奴亦聞。歸以白。權奇而免之。降於馬牧。率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託於桑。而備於武安。臨水為遊軍。所因。會有羣鹿。旁過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見一老父。謂勒曰。向羣鹿者我也。君應為中州主。故相救耳。勒拜而受命。遂招集王陽。樂安等。八騎。復東如赤龍。諸苑中。乘苑馬。遠掠。資以賂汲桑。永興元年。關東所在盜起。二年。陽平人公師。蕃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衆至數萬。勒與汲桑。率牧人乘苑馬數百騎。以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為姓。以勒為名。永嘉元年。勒歸劉淵。拜為輔漢將軍。督平王淵。聽覽位。劉曜王彌。圍洛陽。勒帥精騎二萬會之。王彌既平洛陽。將先誅勒。勒請彌于己。營手斬彌。而并其衆。將軍郭默。獲沙門竺浮圖澄。以其有道術。進之于勒。試之有効。甚尊重之。前趙嘉平二年。張寶說勒曰。鄆郡襄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形勢之固。可擇此二邑而都。然後命將四出。授以奇略。王業可圖。石勒於

是進據襄陽國勳都督幽冀并營四州諸軍事冀州牧進封本郡公邑萬戶三年以征虜將軍為魏郡太守鎮鄴三臺纂修之謀兆於此矣前趙嘉麟元年劉琨遣姚弋仲來討勳與飛濟軍大敗琨長史李宏以并州來降七月劉琨疾甚以勳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受遺輔政勳固辭乃止劉琨稱尊號將授勳太宰大將軍加九錫封十郡并前二十郡出入警蹕如曹公輔漢故事昭開平樂之言停太宰之授勳大怒曰趙王趙帝自取之名號大小豈爾所呼耶征虜虎與左右長史張敬張寶等上號曰大司馬雖位冠九台非伯者之號請改稱大將軍大單于領冀州牧趙王在鄴故事以二十四郡戶二十九萬為趙國十一月勳即位改元稱趙王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廟主昔典胡人出內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華族號胡為國人二年令曰國人不得報復及在喪婚娶至於燒葬令如本俗八月始置軒懸之樂八什之舞作金銀大輪黃屋左纓天子禮樂於斯備矣三年黎陽民陳武妻產三男一女上書自陳令曰昔周之興也四乳八子今武妻一乳四子可謂度過極祥美加旌曰其賜乳婦一人殺百石雜絹十四疋庶以肅迎嘉祥冬十月勳親與鄉老齒坐催飲語及平生勳曰李陽壯士也孤方取之何以不來父老歸語令速來滿麻池之忿是布衣之恨孤方崇信于天下寧誓匹夫乎令曰武鄉吾之豐沛也其復之三世十一月李陽至勳與曹淵引陽臂笑謂之曰卿雖老臂中猶有力頗復與人鬪孤往日朕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賜里第一區拜為都尉陽與勳隣居歲長爭滿麻池迭相毆毆四年二月拜子宏為世子勳雅好文學雖在軍旅之中常令儒生讀春秋史漢諸傳而聽之聞鄧食其勳立六國后大驚曰此法當失何以得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侯耳其天資英達如此八年八月脩三臺三月以世子衛將軍宏鎮鄴大和十年劉曜圍洛陽襄國大將勳統步騎四萬赴金墉濟自大碭先是流蕩風猛軍至冰泮清和濟畢流蕩大至勳以為神靈之助命曰靈昌津戰于西門曜軍大潰石堪執曜送之二年曜子熙等去長安奔于上邦車騎虎冠上邦道主薄趙封奉傳國玉璽送之秦隴西建平元年二月車騎石虎等上尊號勳不許固請勳號趙天王行皇帝事大赦八月羣臣又固請以名位不正宜即尊號九月僧即皇帝位大赦改年正月勳南郊有白氣自壇屬天勳大悅四月勳如鄴議營新宮廷尉續咸諫曰臣聞唐虞之治采椽茅茨土階三尺美彰于詩書漢文惜百金不營露臺稱之於千古迨夏商之瓊臺瑤陛楚章華秦阿房晉財內竭華夷外叛勳詔曰且勳停作以中吾直臣之氣九月以太尉中山王虎為大司馬程退關府議同是月大霖雨中山西北暴水漲流巨木萬餘根集于堂陽勳大悅謂公卿曰此非為災天意欲吾營鄴都耳於是營之勳以成周漢舊宮欲有移都之意乃命洛陽為南都置行臺治書侍御史于洛陽三年正月大饗于建德殿酒酣勳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光對曰陛下神武籌略邁于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武三五以來無可比也其軒轅之亞乎勳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已太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然猶與卿彭越韓彭先耳倘遇光武當並驅于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觀勢落著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他孤兒寡婦以取天下也朕在二劉之間耳軒轅豈所擬乎羣臣皆稱萬歲四年雍州刺史石生上言西鄉行死蛇鼠關於安定府問二日蛇死臨涇馬生角長安城

中鷄鳴晉言曰基慈安定應事前後開誦書聲求之不得七日乃止阻石于肥鄉六月勳疑疾召中山王虎太子宏中常侍嚴熒等侍疾禁中七月薨于西閣僞諡明皇帝號高祖

石宏

石宏字大雅勳第三子母程夫人右光祿退之妹建平元年立為太子盧幹愛士好為文詠其所親昵莫非儒素勳謂徐光曰大雅性情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得天下孝文以元默守之聖人之後必世勝殘天之道也勳大悅程退言於勳曰中山快快不可以輔少主乞早除之以便大計勳不從勳薨虎執政隨軒召子冀州刺史遠兵入禁宿衛文武無不奔散宏大懼策拜中山王虎為丞相以十三郡封為魏王又加九錫虎偽讓后乃受之延熙元年七月改順正為魏國沿魏郡至黎陽十月宏薨親詣魏公喻禪意虎曰宏昏昧愚暗處喪無禮不可以君臨萬國奉承宗廟便當廢之云何禪讓十一月廢宏為海陽王宏就車容色自若幽宏及程后南陽王恢于崇訓宮殺之時年二十二

石虎

石虎字季龍勳之從子勳父朱幼而子之故或謂之勳弟晉永興中與勳相失嘉平元年劉琨遠勳母王及虎于葛陂時年十七性殘忍好馳獵隨遊無紀度尤善彈數彈人軍中每患之勳白王曰此是凶暴無使軍人殺之聲名可惜宜自除也王曰快牛犢子小時多能破車為復小忍勿怯之至十八檢攝恭謹嚴重愛士弓馬迅捷勇冠當時勳深喜焉拜征虜將軍性酷虐無道軍中勇策略與已伴者輒因事害之至於降城陷壘坑斬士女鮮有遺類勳屢加責譴而行意自若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勳信備彌隆仗以專征之任既廢殺宏稱居攝趙天王建武元年正月大赦改元虎遊廢政外耽營繕使太子還省者以事奏事選守牧祀郊廟惟征伐刑斷乃親覽之三月南遊臨江而還東大震是日觀省臺城賜匠有差九月遷都鄴宮三年徙洛陽鑄九龍翁仲等于鄴是歲太武殿東西宮皆就太武殿基二丈八尺下穿伏室置衛士五百人於其中東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步皆漆瓦金鏤銀柱金柱珠簾玉壁窮極伎巧起靈風臺九殿於顯陽后選召百官州郡民女以充之后庭服綺紈玩珍奇者萬餘人內置女官十八等教宮人星占及馬步射從女太史於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外太史之虛實禁郡國不得私學星識左校令成公段造庭燎于崇極之末高十餘丈上盤置燎下盤置人組繳上下虎試而悅之三年太保安變等文武五百九人上皇帝尊號安等方入而庭燎油灑下盤死者七人虎大怒腰斬成公段于閭闔門即天王位南郊大赦親王貶為郡公藩王為縣侯太子遂總百揆其後荒酒淫色驕恣無道或盤遊于田懸管而入或夜百騎宿于宮宦家淫其妻妾裝飾宮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于盤上傳共視之又納諸比丘尼有姿色者與其交變而殺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賜左右欲以識其味也虎荒耽內遊威刑失度遂以事為可或星之虎怒曰小事何足畏也時有所不聞復怒曰何以不呈請責杖捶月至再三遂甚懼杜謂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若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事發幽遂于東宮殺之及妃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盡賜死合一棺埋之誅其宮臣友黨二百餘人立河間公宣

為太子建武六年。進尊號考樂平敬公為太宗孝皇帝。八年六月。上黨孟門上有神人之像。坐于山上。三日而去。虎遣使以太牢祀之。九年十二月。武鄉送維虎鬚為雌產一狼子。日噴虎腦而殺之。后三日。狼子亦死。佛圖澄聞之。流涕十年。虎起河橋於靈昌。津探石為中濟。石無大小輒隨流。用工五百餘萬。不成。虎如靈昌。津沉璧書誠。聲浮於河。水波上騰。津所殿視莫不頓項。歷死者百餘人。虎悲甚。斬工匠而還。十一年。發雍梁十六萬人。成長安。未夾宮。又發河東。前趙二十六萬人。成洛陽宮。十三年二月。虎親耕藉田于桑梓苑。十四年三月。虎步龍飛。西南自天落地。且而問澄公。公曰。禍將至矣。陛下宜交慈子。和深以悔之。四月。泰公箱起。宜光殿于太尉府。梁長九丈。太子宜視而惡之。斬匠。載梁而去。箱怒。增之十丈。宜聞之。甚。謂楊柁成等曰。箱因豎悖逆。敢違我如是。汝等能殺之者。吾入宮。盡以箱之國分封汝等。箱既死。主上必親臨喪。因行大事。無不濟矣。楊柁等許諾。八月。殺箱。宜奏之。虎哀絕。久之。乃蘇。召太子宜。鑿繫于郊。北火焚殺之。議立太子於東堂。虎曰。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君。服穢惡。故生凶子。兒年三十。便欲殺父。今世乃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齊公世為皇世子。立昭儀劉氏為皇后。十一月。享羣臣於太武殿前。佛圖澄殿上。褒衣而行。吟曰。棘子成林。將填人衣。虎發石而視之。有棘子生焉。得閱小字棘奴也。十二月。辛巳。雷大霖。南。虎問佛圖澄。澄曰。其為我乎。至戊子而澄卒。大寧元年。正月。虎偕即皇帝位于郊。大赦。改年二月。有沙門從雍州來。稱見佛圖澄西入關。虎掘之。無尸。唯一石。虎惡之。曰。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吾將死矣。因而寢疾。四月。薨於金華殿。此太和六年。凡在位十五年。世子即位。尊后為太后。彭城王遵先鎮關。右至是勸兵而還。或卒九萬。次于薄陰。石閔為前鋒。都督太后命授還丞相。加九錫。增封十郡。已丑。安陽亭。賈甲曜兵。入自鳳陽門。升太武前殿。盡哀。退如東閣。羣臣致勸。即位。大赦。封世為護王。邑萬戶。廢太后劉氏為昭儀。尋皆殺之。世立凡三十三日。尊其母鄭氏為皇太后。立妃張氏為皇后。大司馬。遂陽王。鑒為太傅。沛王。冲為太保。石閔為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甲午。太武殿災。諸門觀閣。蕩然其乘。御服燒者太半。光始照天。月餘乃滅。已未。雨血。周獨鄴城。六月。葬虎顯原陵。僞諡武皇帝。廟號太祖。十一月。石閔劫司空李農及右衛王基。密謀共廢。遣使將軍蘇彥。周成。帥甲三十八人。執遵于南臺。如意。觀遊時。方與婦人彈碁。問周成等曰。反者誰也。成曰。義陽王鑒。當立。遵曰。我尚如是。汝等立鑒。復能幾時。遂殺之于現華殿。誅鄭太后。張皇后。遊字大祇。虎第九子。凡在位者百八十三日。鑒即位。大赦。以石閔為將軍。封武德王。李農為大司馬。鑒使中書令李松殿中將軍。張才等。夜誅閔農等。于現華殿。不克。禁中擾亂。鑒偽不知。夜斬松等於西中華門。龍驤將軍孫伏都。劉鍾等。結騎十三千人。伏于胡天。亦欲誅閔農等。時鑒在中臺。伏都帥三十餘人。將升臺。挾鑒以攻之。鑒見而問其故。伏都曰。閔農等反。已在東掖門。臣嚴帥衛士。謹先啓知。鑒曰。卿好陳力。勿憂無報也。伏都等攻閔不姓。閔農攻斬伏都等。自鳳陽門至現華。橫尸相枕。諸胡羯無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人。于時高鼻多鬚。至有溢死者。初。青龍元年。正月。石閔欲滅二石之號。議曰。孔子曰。易姓而王。七月者。七十有三國。繼趙李。識書炳然。且德星鎮衛。宜改號大魏。易姓李氏。又大赦。閏月。改元。廢鑒殺之。誅虎孫三十八人。盡殺石氏。鑒在位一百三日。鑒字大郎。虎第三子也。

石閔 石閔字水竹。虎之養孫也。父略。字宏武。本姓冉名良。魏部內黃人。其先漢隴陽騎都督。累世牙門。勒破陣于河內。獲時年十二。長而勇悍。使弓馬。臨陣不顧。勸奇之。曰。此兒壯健。可嘉。命虎子之。歷位左積射將軍。封西華侯。閔幼而果銳。虎撫之如孫。及身長八尺。善謀。勇力絕人。虎即位。封為脩武侯。歷位北中郎。將虎之敗於昌黎。閔軍獨全。由此功名大顯。永興元年。閔月。司徒中領司空。郎開等四十八人。上尊號於閔。尊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號稱大魏。復姓冉氏。追尊祖隆元皇帝。考昭烈祖高皇帝。尊母王氏為太后。妻董氏為皇后。子智為皇太子。以司馬李農為太宰。諸子皆封為縣公。新興王祗開石鑒之死。稱尊號於襄國。改年永寧。石祗遣相國汝陰王石琨帥衆十萬伐鄴。六月。進據鄴。閔盡棄拒之。琨軍大敗。二年三月。閔攻襄國。百餘日。祗怯。乃去。皇帝之號。改稱趙王。遣太尉張春乞師于慕容儁。中軍張春請救于姚弋仲。三月。祗相國汝陰王琨自冀州救祗。弋仲復遣子襄帥騎三萬八千。偕道將軍悅。帥甲十三萬。勦卒十三萬。四方攻之。祗銜其后。閔帥大敗。閔與千騎奔還鄴。祗使劉顯帥衆十萬追奔伐鄴。閔盡棄出。戰大敗之。追奔至於陽平。顯懼。密使請降。求殺石祗為効。四月。劉顯殺祗及其丞相樂安王炳。太保張舉等。遣拜顯上大將軍。大單于。冀州牧。祗炳皆虎之庶子也。七月。劉顯稱尊號。襄國三年二月。劉顯帥衆伐常山。太守蘇彥告難。閔帥八千救彥。敗顯于常山。追奔及于襄國。顯大將軍曹伏駒開門為應。遂入襄國。諺顯及其公卿已下百餘人。焚襄國宮室。遷其民于鄴。三月。慕容儁已寇幽。略地至于冀州。閔帥騎擊之。與慕容恪遇於魏昌。城格方陣。而前。閔乘寡不敵。所乘赤馬曰朱龍。日行千里。潰圍東奔。行二十餘里。馬無故而死。遂為恪所擒。送之于薊。僞立閔而問之。曰。汝奴僕下才。何敢妄稱天子。閔曰。天下大亂。爾曹夷狄人。而黷心。尚欲篡逆。我一時英雄。何為不可作帝王耶。僞怒。鞭之三百。遣慕容評帥衆圍鄴。五月。送閔於龍城。告虜號。而殺之。鄴中饑。人相食。虎時宮人被食。略盡。冉智尚幼。將幹。遣詹事劉猗奉表降。僞八月。長水校尉馬顯。龍驤將軍田香。開門降。評將幹懸繩而下。奔于倉垣。評送閔后。董氏太子智太尉中鍾及諸王公。卿于薊。初。慕容儁斬閔於遼。陞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蟲大起。自五月不雨。至于十二月。僞遣使者祀之。諡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雨。雹是歲太和八年也。

十六國春秋 前秦錄

慕容廆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克之在吾數中。孤取天下。有易於漢祖矣。軍師將軍麻秋說洪西郡長安。洪深然之。已而秋囚襄。始將并其衆。世子健收斬秋。洪將死。謂健曰。所以未入關者。言中州可指辰而定。今見困豎子中原。非汝兄弟所能辦。關中形勝。吾亡後。便可鼓行而西。言終而死。年六十六。健僭位。爲謚惠武帝。

符健

符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初母羌氏步大體而孕健。及長。勇果。便弓馬。好施。善事人。甚爲石虎父子所親。愛虎雖外。禮符氏。心實忌之。乃陰殺其諸兄。而不害健。及洪死。健嗣位。去秦王之號。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西諸軍事。雍州刺史。於是盡衆西行。至盟津。起浮橋。以濟濟。訖焚橋。三輔堡壁悉降。十一月入都長安。於是長史賈元頌等依諸葛亮劉備故事。表健爲秦王。元頌等爲上尊號。健僞讓再三。乃從之。皇始元年正月。僧即天王位于南郊。大赦。改晉永和七年爲皇始元年。追尊父洪爲太祖。武惠皇帝。繕宗廟。社稷於長安。立姜羗氏爲天王皇后。子長爲天王太子。觀爲平原公。生爲淮南公。弟雄丞相。爲東海公。其餘封授各有差。是年野狐成。蘭野。禾被原百姓採野。蘭而衣。野粟而食。關西家給人足。二年正月。丞相雄等固請。宜依漢晉兼皇之美。不可過自謙冲。同趙之初號。健從之。僧即皇帝位于太極殿。大赦。諸公進爵。爲王。立五等之封。以次進之。二年正月。下書曰。其自公卿已下。歲舉賢良。方正。孝廉。清才。多略。博學。秀才。異行。各一人。或獻書規諫。或面陳朕過。其悉以聞。勿懼貴賤。四年。丞相東海王雄。贈相國。進封魏王。監徵武王。雄字元才。洪之季子也。建武中。拜龍驤將軍。雄頭大足短。故軍中稱爲大頭龍驤。健甚重之。曰。元才吾之姬且。五年四月。立淮南王生爲皇太子。六月。健寢疾。引太師兼尊。丞相雷弱兒。太傅毛貴。司空王隨等。曷以後事。受遺輔政。乙酉。薨于太極前殿。年四十九。葬夏陵。僞諡明皇帝。廟號世宗。永興初。追尊曰景明皇帝。號高祖。

符生

符生字長生。健第三子。幼而殘暴。昏醉無賴。祖洪甚惡之。無一目七歲。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隋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耶。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槩不堪。槩。槩。曰。汝爲爾不已。吾將以汝爲奴。生曰。不可。如石勒也。及長。力舉千鈞。走及奔馬。皇始五年。僧即皇帝位。大赦。改年。羣臣奏。先帝晏駕。前爾不宜改號。生怒不從。窮推議主。壽光元年。七月。殺右僕射段純。以太子門大夫趙翻爲僕射。太子舍人趙壽爲中護軍。著作郎佐董榮爲尙書。並以佞倖進也。九月。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言于生曰。比頻有客星。季于大角。榮惑入于東井。大角爲帝座。東井秦之分野。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願陛下遠追周文。脩德以攘之。生曰。皇后與朕對臨天下。亦足以塞大喪之變。於是殺皇后。梁氏。誅太傅錄尙書毛貴。車騎尙書令梁瑒。左僕射梁安。安之女孫。又誅丞相雷弱兒。諸羌悉叛。弱兒南安羌酋也。生雖在諒闇。遊飲荒淫。殺戮無道。每弓路刀。以見朝臣。鐘鉦鑼鑿。備置左右。未幾。后妃公卿已下。至于僕隸。誅五百餘人。二年正月。羣臣右僕射董榮言于生曰。日蝕之異。宜以貴臣應之。生曰。唯有大司

十六國春秋

前秦錄

符洪

符洪字廣世。略陽臨渭氏人。其先有恩氏之苗裔。子孫強盛。世爲氏酋。其後家池生。誦長五丈。節如竹形。時虜異之。謂之蒲家。因爲氏焉。父懷歸爲部落小帥。母姜氏。疑產洪。先是隴右大雨霖。百姓苦之。諺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名之曰洪。年十二。父卒。代爲部帥。好學。多權略。善騎射。屬劉氏之亂。乃散千金。招延俊傑。戎備極負。奔之。推爲盟主。劉聰遣使拜平遠將軍。不受。自稱護氏校尉。秦州刺史。略陽公。羣氏推爲首。劉曜以洪爲氏王。及曜敗于洛陽。洪率部人西保隴山。石虎將軍攻上邽。洪詣虎降。虎親出迎之。拜冠軍將軍。監六夷諸軍。委以西方之事。石虎滅石生也。洪說虎宜徙關中。羣傑及羗戎。內實京師。虎從之。以洪爲龍驤將軍。流入都督。處于枋頭。累有戰功。封西平郡公。其部曲賜爵關內侯者二千餘人。以洪爲關內侯。侯將再問。言於虎曰。符洪雄果。其諸子並非常才。宜密除之。虎待之愈厚。及石遵即位。問又以洪爲首。遵乃去洪都督。洪怒之。乃遣使降晉。後石鑿殺遵所在兵起。洪有衆十餘萬。永和六年。帝以洪爲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史。廣川郡公。時有說洪稱尊號者。洪亦以讖文有草付應王。又其孫堅背有草付字。遂改姓符氏。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洪謂博士胡文曰。孤率衆十萬。居形勝之地。再問。

馬國之讎成不可其在王司空生從之。誅司空王隨壬戌癸亥臣于太極前殿。飲酒樂奏。生歌以和之。命尙書令辛牢與勳既而怒。曰何不強酒。猶有坐者。引弓矢射牢殺之。於是百僚大懼。無不引背背醉汚服。失冠蓬頭。生以為樂。三年四月姚襄遣關等帥衆二萬七千進據黃洛。生遣兵符黃眉東海王堅建節將軍郭瑗等步騎萬五千以討之。瑗不勝引騎而退。襄追之至於三原。瑗避騎斬襄。大破襄。襄有駿馬日行千里。是戰也。馬倒而擒之。眉等振旅而歸。初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便爲主女爲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符堅封也。時爲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生荒暴日滋。殘虐甚。羣臣朝望漏盡。暗見。生日盡。午須待宴訖。或日暮而不出。百僚饑弊。或至中西間方出。臨朝輒怒。色厲惟行殺戮。或連月昏醉。弗堪省覽。或使客人與男子裸交於殿前。引羣臣臨而觀之。或生剝牛羊。驅馬活爛鷄鴨。三五十爲羣。放之殿中。或生剝死囚而皮令其歌舞。觀以爲樂。宗室勳親戚忠良殺害略盡。朝士奔走草野。皆曰從虎口出。左右得度一日如過十年。至於截脛剝胎。拉脊斷頭。殺者動有千數。生夜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當除之。是夜清河王符法夢神告曰且將禍集汝門。惟先覺者可以免之。寤而心忤。會侍婢來告。乃與特進梁平老強汪等帥壯士數百人潛入雲龍門。東海王堅與呂婆樓帥麾下三百餘人鼓噪繼進。宿衛將士皆捨杖。堅生猶昏寢不寤。堅乘既至生驚問左右曰此輩何等人。引生置別室。廢爲越王。俄而殺之時年二十三。僞諡厲王。封子植爲越侯。

符堅

符堅字永固。健弟雄之子。趙建武中。母荀氏祈子於西門豹祠。歸而夜夢與神交。遂孕。十二月而生。堅有神光之異。自天燭庭。背有赤文。隱起成字。曰草付臣。又土王威陽。必祕而莫之傳也。姿貌魁傑。骨垂過膝。目有紫光。祖洪奇而愛之。名堅頭。因而謂健曰。此兒頭大。身長任大。足短安下。非常相。趙石光祿大夫司隸校尉高平徐統有知人之鑒。遇堅於路。異之。執其手曰。符郎。此官之御街。小兒敢戲於此。不長司隸。縛耶。堅曰。司隸。縛罪人。不縛小兒。戲也。統顧左右曰。此兒有霸王之相。後遇之。統下車。謂曰。符郎當大貴。但僕不及見。如何。堅曰。若如公言。不敢忘德。八歲請就師學。洪曰。尙小。未可。吾年十三方欲求師。時人猶以爲速成。健之入關也。次于曲沃。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爲龍驤將軍。且而爲壇於曲沃。健泣謂堅曰。先王昔受此號。汝父次爲之。今若復爲神明所授。可不勉之。性至孝。有器度。博學多才。年十一。便有經略大志。堅既殺符生。永興元年六月去皇帝之號。僭稱大秦天王。即位太極殿。誅董龍等二十餘人。改壽光三年爲永興元年。追尊父爲文桓皇帝。世子宏爲皇太子。兄清河王法爲丞相。東海公。口口爲永安公。符侯爲太尉。諸王皆貶爵。爲公。符柳爲尙書令。封弟融爲陽平公。雙河南公。子不爲長樂公。融爲平原公。熙爲廣平公。李威爲左僕射。梁平老爲右僕射。席寶爲丞相。長史王猛爲中書令。侍郎權翼爲黃門郎。諸公卿爲生所誅者。悉復本官。十月丞相東海公法以疑忌賜死。荀太后之意也。堅性友愛。與法訣於東堂。慟哭。血。二年四月堅如龍門。五時。六月如河東。祀后土。八月自臨晉登龍門。願謂羣臣曰。美哉山河之固。雄策對曰。吳起有言。在德不在險。深願陛下。追蹤唐虞。懷遠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堅大悅。

至韓原觀晉魏顯鬼結草抗秦軍之處。賦詩而歸。甘露元年正月起明堂。禱南北郊。六月甘露降。乃大赦。改年。八月堅下書曰。咸陽內史猛。吉彰。出納所在。著績有臥龍之才。宜入贊百揆。絲綸王言。可徵拜侍中。中書令領京兆尹。中丞鄧粲。性廉直。與猛協規。志於百僚肅整。宏右屏氣。風化大行。堅嘆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以猛爲吏部尙書。選太子詹事。十一月以猛爲司隸。侍中領選如故。猛上疏曰。伏見陽平公融。明德遠。光祿西河任羣。忠貞淑慎。處士朱彤。博識德辨。並宜左右。彌綸。誨九棘。愚臣庸鄙。請選賢路。堅曰。機務。俟才。允屬。明。朝野所望。豈容致辭。所舉。融等。請別。銓。授。於是。以融爲侍中。中書。兼。右。僕射。任羣爲光祿大夫。領太子家令。朱彤爲中書侍郎。領太子庶子。三年九月。鳳凰集于東闕。大赦。其。境。內。初。將。爲。赦。與。左。僕射。猛。右。僕射。融。密。議。於。露。臺。悉。屏。左右。堅。自。爲。赦。文。猛。融。進。紙。筆。有一。大。蒼。蠅。入。自。隔。間。鳴。聲。甚。大。集。于。筆。端。驅。而。復。來。堅。所。聽。之。久。而。乃。去。俄。而。長。安。街。巷。市。里。民。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可。以。聞。堅。驚。謂。融。曰。事。何。從。而。泄。於是。勅。外。推。窮。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嘆。曰。其。向。蒼。蠅。乎。解。狀。非。常。吾。固。惡。之。四年七月。黃龍見於成紀。梁山崩。五年。白虎見天水。六年。遣。鴻。臚。拜。張。天。錫。爲。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建。元。元。年。正。月。雍。州。秀。才。段。鏗。對。策。上。第。拜。吏。部。郎。中。孝。廉。通。經。者。十。餘。人。皆。拜。令。長。五。年。六。月。督。大。司。馬。桓。溫。伐。燕。次。于。枋。頭。燕。師。屢。敗。遣。散。騎。侍。郎。樂。嵩。來。乞。于。堅。請。割。武。牢。以。西。之。地。八。月。遣。將。軍。苟。池。洛。州。刺。史。邵。亮。帥。步。騎。救。燕。敗。歸。是。月。京。兆。尹。王。攸。上。書。獻。十。略。一。曰。君。道。宜。明。二。曰。臣。尙。忠。敬。三。曰。子。貴。孝。養。四。曰。民。生。在。勤。五。曰。教。無。偏。黨。六。曰。養。民。在。惠。七。曰。延。聘。者。賢。八。曰。懲。惡。顯。善。九。曰。伐。叛。討。逆。十。曰。易。簡。宏。大。堅。納。之。以。爲。謙。讓。大。夫。十。一。月。燕。軍。騎。吳。王。垂。奔。秦。桓。溫。既。走。寇。容。暉。割。河。澗。之。地。以。賂。秦。乃。曰。行。人。失。辭。分。災。救。患。理。之。常。也。堅。大。怒。六。年。令。輔。國。王。猛。帥。鎮。南。陽。安。虎。牙。將。軍。張。蚝。建。節。郭。瑗。等。步。騎。六。萬。討。平。燕。八。月。猛。攻。趙。蓋。關。趙。蓋。太。傅。上。庸。王。許。等。帥。四。十。萬。屯。於。潞。州。猛。說。知。評。賈。水。鶴。漸。不。撫。將。士。有。可。乘。之。會。大。笑。謂。楊。安。等。曰。暮。容。評。真。奴。才。難。處。兆。之。衆。尙。不。足。爲。慮。況。十。萬。乎。今。破。之。必。矣。甲。戌。陳。於。渭。原。猛。誓。衆。曰。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宜。各。勉。進。不。可。退。也。受。爵。明。君。之。朝。慶。賜。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勇。奮。破。釜。棄。糧。大呼。燒。進。猛。望。評。師。之。衆。惡。之。謂。郭。瑗。曰。今。日。之。事。非。將。軍。莫。可。以。捷。也。成。敗。之。機。在。斯。一。舉。將。軍。其。勉。之。亮。曰。若。以。司。隸。見。與。者。公。無。以。爲。憂。猛。曰。此。非。吾。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亮。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義。疑。而。不。應。猛。乃。馳。就。許。之。於是。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連。矛。馳。入。評。軍。出。入。數。四。傍。若。無。人。率。旗。斬。將。殺。傷。甚。衆。賊。及。日。中。燕。師。敗。績。進。師。圍。郡。七。日。堅。至。於。安。陽。故。宅。引。諸。老。語。及。祖。父。舊。事。法。然。流。涕。乃。停。宿。猛。潛。如。安。陽。迎。堅。堅。謂。之。曰。昔。亞。夫。不。出。軍。迎。漢。文。將。軍。何。以。臨。敵。而。背。衆。乎。猛。曰。臣。每。望。亞。夫。之。事。常。謂。前。却。人。主。以。此。而。爲。名。將。竊。未。多。之。臣。奉。陛。下。神。算。孽。垂。亡。之。崩。若。摧。枯。拉。朽。何。足。憂。也。戊。寅。封。郭。瑗。爲。大。將。軍。郭。瑗。執。職。於。高。陽。送。之。辛。巳。堅。入。鄠。宮。大。赦。閱。其。圖。籍。凡。郡。百。五。十。七。縣。一。千。五。百。七。十。九。戶。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百。九。十。八。萬。七。千。九。百。三。十。五。以。王。猛。爲。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牧。鎮。鄠。封。河。郡。侯。以。燕。太。宰。

格太傅評之第虛賜之加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人中妓三十八人猛辭堅曰昔魏絳和戎猶有金石絲竹之賞山甫冀周實受四社之錫卿功超二子任過管葛安得辭也其敬受之無逆朕命以郭羗為散騎常侍安定太守真定郡侯邑三千戶賞潞州之功七月七日堅如洛陽下書曰士死知己猶來格模故喬公一言魏祖遺勳趙司謀高平徐統往往在都鄙諷諭於童稚每思其股勳之言勿敢忘也可召其孫子詣行所八年五月以高平徐統為潞太守奉統之少子以復恩拔之也六月冀州牧猛入為丞相中書監司隸校尉猛固辭丞相授司徒又固辭不拜乃停司徒之授四月天鼓鳴出於箕尾長十餘丈或名豷尤旗經太微掃東井自夏及秋冬不滅太史令張猛言於堅曰尾燕之分野而掃東井東井秦之分野深禍大十年之後燕滅秦之象二十年之後燕當為俗所滅猛容驥父子兄弟亡虜也而布列朝廷貴盛莫二宜除渠帥以寧皇秦若且誅鮮卑不夕滅客肆者臣請就妖言之戮堅不納更以驍為尚書垂為京兆尹冲陽太守十年三月侍中太尉李威卒威字伯龍漢陽人荀太后姑子少與符雄結刎頸之交符生懼欲誅堅相威之免堅深德之舉威如父誅符生及法皆威與太后潛決大謀遂有許陽之寵雅重王猛勸堅以國事任之堅嘗謂猛曰李公知卿猶鮑叔之於夷吾罕虎之於子產猛兄事之夏四月堅下書曰巴夷險逆寇亂益州招引吳軍為唇齒之勢特遣鎮軍將軍護羌校尉鄧可帥甲士五萬星夜赴討五月蜀人張育楊光等起兵二萬以應巴夷皆威遠將軍桓石虔帥衆二萬入據熱江張育自號蜀王稱善于晉八月郭羗收管師于涪西擊張育楊光屯於綿竹皆斬之益州平羗勒銘于岷山而還十二月羗至自成都堅引見東堂謂之曰將軍之先仲華遇世祖於前將軍復逢朕於後何郭氏之多幸羗曰臣常謂光武之遇仲華非獨仲華遭光武堅笑曰將軍蓋以自非直將軍之幸亦朕之遇賢十一年正月以安車輪徵隱士樂陵王勳為國子祭酒堅雅好文學英華集補博之精莫如勳也終于太子少傅五月猛疾堅親祈南北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禱河岳諸神無不周備以猛少瘳救殊死七月堅臨省疾問以後事猛曰晉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臣歿之後願不以晉為國鮮卑羗虜我之仇誓終為大患宜漸除之以復社稷言終而卒時年五十一堅哭之慟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六合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贈侍中丞相餘如故諡武侯朝祭卷哭三日十二年正月癸巳高陵民穿井得龜大三尺六寸背有八卦文命太卜池養之食之以粟四月堅下書曰涼州刺史張天錫雖稱藩受位而臣道未純可遣步兵校尉姚萇等自石城津伐天錫天錫率勁勇五萬來拒戰于赤岸涼師大潰天錫率騎數千奔還姑臧致虜請降于苻苻甲午大軍至姑臧天錫乘素車白馬面縛昇觀降于軍門苻萇縛姚萇送之長安諸郡縣悉降涼州平九月以梁熙為持節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鎮姑臧徙豪右七千餘戶於關中封天錫重光縣之東鄉都二百戶號歸義侯非北部尚書遷右僕射初萇等將征天錫為之立第於長安至是而居之十三年太史奏有星見於外國之分當有聖人之輔中國得之者昌堅聞西域有鳩摩羅什襄陽有釋道安並遣求之十七年正月不雨至于六月微雲滅膳出宮女以迎和氣八月堅收起居注及著作所錄而觀之見荀太后李威之事愆怒乃焚其書著作郎董襄更書時事然于不留一八年三月徙都銅馬飛廉為仲于長安

十月堅引羣臣於太極殿議曰東南一隅未實王化今欲起天下兵討之計其精卒九十七萬吾將先啓行薄伐南裔此行也朕與陽平公之任非諸將之事左右僕射權翼沙門道安陽平公融尚書石越等上書固諫前後數十堅不納十九年晉車騎桓冲率衆十萬寇襄陽遣其前將軍劉波攻沔北堅大怒遣其子征南鎮西公叡冠軍慕容垂左衛毛當等將步卒五萬救襄陽堅下書曰吳人敢恃江山屢寇王境宜時進討以清宇內便可戒嚴速修戎備發州民則十丁遣一兵居門在灼然者為崇文義從朕將登會稽復萬績伐國存君義同三王其以司馬昌明為左僕射謝安為吏部尚書桓冲為侍郎勢還不遠可並為起第八月戊午遣征南大將軍陽平公融騎從張蚝撫軍大將軍高陽公符方衛軍梁成平南慕容暉冠軍慕容垂步騎二十五萬為前鋒甲子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九月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遠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融等攻壽春符遣都督謝石徐州刺史謝元豫州刺史桓伊水陸七萬敗堅于肥水堅為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於淮北顧謂夫人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見今日之事即當何面目復臨天下乎潛然流涕堅請軍悉潰惟慕容垂一軍獨全比至洛陽百官咸儀慕容相祖未及關而垂有二志說堅請巡撫燕岱并求拜墓堅許之權翼固諫以為不可堅不從堅至自淮南次于長安東之行宮入告罪于太廟丁零翟斌反于河南長樂公符丕遣慕容垂及符飛龍討之垂南結丁零殺飛龍蓋坑其衆垂引丁零烏丸之衆二十餘萬為飛梯地道以攻鄴城慕容暉弟泓先為北城長史聞垂攻鄴亡命奔關東收諸馬牧鮮卑衆至數千屯屯華陰隲乃潛使諸弟及宗人起兵于外堅遣將軍強永率騎擊之為泓所敗泓衆遂盛自稱大都督雍州牧濟北王推叔父垂為丞相大司馬冀州牧吳王堅謂權翼曰吾不從卿言鮮卑至是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若將泓何翼曰冠不可長慕容正可據山東為亂不暇近逼今隲及宗族種類盡在京師鮮卑之衆布於幾甸晉社稷之憂宜遣重將討之堅乃以廣平公熙鎮蒲坂符叡為都督配兵五萬姚萇為司馬討泓于華陰平陽太守慕容冲起兵河東有衆二萬進攻蒲坂命資衝討之符叡勇果輕敵至華陰敗績被殺堅大怒獲誅遂叛資衝擊慕容冲于河東大破之冲奔于泓泓至十萬餘遣使謂堅曰秦師傾敗將與復大燕吳王以定關東可速資備大猷奉送家兄皇帝還都郡與秦以虎牢為界分王天下堅怒召驍貴之驍叩頭流血陳謝堅久之曰此自三豎之罪非卿之過復其位待之如初命驍以書招諭垂及泓冲使衆兵還長安想其反叛之罪而臨遣使謂泓曰今秦數已終當不復能久立吾既籠中之人必無還理勉建大業以興復為務泓于是進向長安改年曰燕與堅率步騎二萬討姚萇于北地姚萇率衆七萬來攻堅為其所敗開慕容冲去長安一百餘里引師而歸使符方成囑山拜符都督中外諸軍事配兵五萬拒冲驍師敗績堅又以尚書姜宇與符琳率衆三萬擊冲于灤上為冲所敗宇死之琳中流矢冲遂據阿房城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從何出也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于此長樂公符丕在鄴糧竭馬又無草削木而食之會丁零叛慕容垂引師去鄴始其間問知長安危迫乃遣從弟求救于謝元二十一年慕容冲僭稱尊號于阿房改年更始冲率衆登城堅身貫甲冑督戰拒之飛矢滿

六萬南至秦陽。督處襄子。遣王弟為任單騎渡淮。見豫州刺史謝尚。一面交款。便若平生。楊州刺史殷浩。聞其威名。遣謝方討襄。逆擊破之。設行濟淮。屯于盱眙。朝廷大震。襄方軌引北。自稱大將軍。大單于。據許昌。自許遂攻洛陽。臨月不。台征西大將軍桓溫。自江陵伐襄。溫至伊水。襄撤圍之。為溫所敗。襄奔還洛陽。率數千騎奔于北山。百姓隨襄者四千餘戶。襄從北山將圍關中。進屯杏城。遣輔國將軍姚萇。略地鄜城。符生遣符龍。拒襄。襄西引。與符堅戰于三原。為堅所殺。時年二十七。襄僭號追諡魏武王。

姚萇

姚萇字子茂。弋仲之二十四子。少聰哲。多權略。不修行業。兄萇為符堅所殺。萇率諸弟降于符生。堅以萇為揚武將軍。步兵校尉。潯州之戰。累有殊功。遷左衛將軍。累授幽州刺史。符堅伐晉。以萇為龍驤將軍。督益梁二州諸軍事。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寶。銜進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祥之徵也。堅默然。白雀元年。慕容泓起兵叛。堅遣子叡討之。以萇為司馬。既而為泓所敗。叡死之。萇遣參軍協。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于渭北。歸者五萬餘家。咸推萇為盟主。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大赦。改元。稱制。行。事。二年。六月。慕容冲入長安。司隸崔翼。向書。遣等數百人來奔。萇聞符堅在五將山。遣驍騎與忠。率騎圍之。萇自故縣如新平。吳忠執堅送之。萇將求。嗣代。堅不許。慕容冲。遣率騎大將軍。向書。蓋求戰于新平。大赦。蓋。率麾下數千人來降。建初元年。僭即皇帝位于長安。大赦。改元。國號大秦。改長安為常安。追尊弋仲為景元皇帝。妣曰德皇后。子興為皇太子。秋七月。萇如安定。二年。徙秦州三萬戶于安定。八月。以太子興鎮長安。四年十月。立社稷于長安。六年。大敗符登于長安。七年三月。萇發疾。遣鎮東姚。德守長安。召太子興詣行在所。八年十月。萇如長安。至于新支。擐疾。篤。與疾而進。十二月。至長安。召太尉姚。萇。僕射尹。緯。等。受遺詔輔政。萇曰。吾氣力轉微。將不能復臨天下。卿等善相吾子。謂興曰。有毀此諸人者。慎勿受之。撫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恩。四者既備。吾無恨矣。庚子。薨于永安宮。年六十四。諡武昭皇帝。葬原陵。廟號太祖。

姚興

姚興字子略。萇之少子。萇薨。秘不發喪。皇初元年。乃發喪。行服。即位于槐里。大赦。改元。七月。如襄陽。與符登。徒陰。密。三萬戶于長安。二年。以叔父。緒。為晉王。征西將軍。碩。德。為隴西王。弟。崇。為齊公。顯。為常山公。三年。以。緒。為并。冀。二州。牧。鎮。蒲。坂。四年。二月。遣。齊。公。崇。伐。洛。陽。安。始。元。年。九月。大。赦。改。元。冬。十月。討。洛。陽。以。東。平。紹。為。都。督。山。東。諸。軍。事。豫。州。牧。鎮。洛。陽。四年。五月。遣。大。將。軍。隴。西。王。碩。德。率。步。騎。六。萬。伐。呂。隆。於。涼。州。先是。吐。蕃。傷。切。檀。據。西。平。沮。渠。蒙。遜。據。張。掖。李。嵩。據。燉。煌。各。制。方。城。共。相。侵。伐。碩。德。從。金。城。濟。河。直。趣。廣。武。逕。奔。松。至。隴。城。下。隆。弟。輔。國。趙。龍。驤。等。率。衆。拒。碩。德。碩。德。大。破。之。生。擒。趙。龍。驤。李。嵩。等。各。斬。表。率。獻。九月。隆。奉。表。請。降。與。答。報。嘉。美。以。隆。為。鎮。西。將。軍。涼。州。刺。史。建。康。公。十一月。鳩。摩。羅。什。至。長。安。七年。正月。與。如。道。遙。圖。引。諸。沙。門。聽。什。說。佛。經。九年。以太子。泓。錄。尚。書。事。燕。王。慕。容。超。遣。使。稱。藩。十年。

與魏通和。買馬千匹。十一年。蜀。譙。縱。遣。使。稱。藩。十六年。五月。與。疑。疾。於。內。太子。泓。以。兵。屯。東。華。門。侍。疾。于。諸。議。堂。尚。書。廣。平。公。弼。潛。謀。為。亂。招。集。數。千。人。持。兵。於。第。與。疾。損。升。前。殿。百。官。咸。會。征。虜。劉。羗。泣。曰。陛下。疑。疾。數。旬。奈。何。忽。有。斯。事。與。曰。朕。過。庭。屢。訓。使。諸。子。不。穩。愧。于。四。海。與。以。弼。文。武。兼。才。未。忍。致。法。免。其。尚。書。令。以。公。就。第。與。怒。乃。收。弼。囚。之。十二月。與。疾。甚。遣。收。廣。平。公。弼。第。中。甲。杖。納。之。武。庫。於是。弼。黨。率。甲。士。攻。端。門。殿。中。上。將。軍。飲。曼。高。一。作。勒。兵。拒。戰。不。得。入。遂。燒。端。門。與。力。疾。臨。前。殿。賜。弼。死。丁。未。薨。於。殿。年。五。十三。諡。文。桓。皇。帝。廟。號。高。祖。諱。曰。偶。陵。

姚泓

姚泓字元子。興長子也。孝友寬和。而無經世之用。又多疾病。與將以為嗣而疑焉。久之乃立為太子。泓嘗受經博士淳于岐。岐病。泓親省疾。拜于牀下。自是公侯見師。皆拜焉。與如平涼。留泓。繼後事。馮翊人劉厥。聚衆。據萬年。以叛。泓遣鎮軍彭白狼。率東宮禁兵討之。斬厥。赦其餘黨。興薨。泓即位。大赦。改元為永和元年。處於諸議堂。既葬。乃親臨政。內外官寮。皆位一級。令文武各盡直言。勿有所諱。仇池公楊盛。攻陷祁山。遂逼秦川。泓遣姚平。救之。盛引退。姚嵩與平。追盛及于竹嶺。姚讚率隴西太守姚泰。都略陽太守王煥。以禁兵赴之。讚為盛所敗。泰都王煥皆戰死。讚至秦州。退還仇池。先是天水。冀縣石鼓。鳴。聲。開。數。百。里。野。雉。皆。雉。秦。州。地。震。者。三。十二。股。股。有。聲。者。八。山。崩。舍。壞。咸。以。為。不。祥。及。嵩。將。出。秦。州。固。諫。不。聽。諫。者。以。為。秦。州。泓。之。故。鄉。將。滅。之。徵。也。赫。連。勃勃。攻。陷。陰。密。秦。州。刺。史。姚。軍。都。坑。將。士。五。千。餘。人。進。兵。侵。秦。遂。據。抄。掠。鄜。城。姚。紹。及。征。虜。尹。昭。鎮。軍。姚。洽。等。率。步。騎。五。萬。討。之。戰。于。馬。鞍。坂。勃勃。兵。敗。走。還。尋。而。晉。相。劉。裕。總。大。軍。伐。泓。次。于。彭。城。遣。檀。道。濟。王。鎮。惡。入。自。淮。肥。攻。漆。丘。項。城。沈。林子。自。竹。入。河。攻。倉。垣。泓。將。王。苟。生。以。漆。丘。降。鎮。惡。徐。州。刺。史。姚。瑛。以。項。城。降。道。濟。晉。師。遂。入。穎。口。所。至。多。降。服。姚。紹。聞。晉。師。之。至。也。馳。還。長。安。言。於。泓。曰。晉。師。已。過。許。昌。豫。州。安。定。孤。遠。卒。難。救。衛。宜。遷。諸。鎮。戶。內。實。京。畿。可。得。精。兵。十。萬。足。以。橫。行。天。下。假。使。二。寇。交。侵。無。能。為。也。如。其。不。爾。晉。侵。豫。州。物。物。寇。安。定。君。將。若。之。何。吏。部。郎。譙。橫。又。以。齊。公。姚。恢。有。忠。勳。於。國。家。未。有。殊。賞。今。致。之。死。地。安。定。人。人。自。危。恐。必。生。變。宜。徵。還。朝。廷。以。慰。其。心。泓。並。不。從。晉。師。至。城。卑。征。南。姚。沈。時。鎮。洛。陽。都。將。趙。元。說。沈。曰。今。寇。逼。已。深。百。姓。駭。懼。衆。寡。勢。殊。難。以。應。敵。宜。攝。諸。戍。兵。士。固。守。金。墉。以。待。京。師。之。援。不。可。出。戰。如。戰。不。捷。大。事。去。矣。金。墉。既。固。師。無。損。敗。吳。寇。終。不。敢。越。金。墉。而。西。困。之。於。堅。城。之。下。可以。坐。制。以。擊。沈。用。姚。嵩。固。恢。之。計。卒。遣。元。出。戰。會。陽。城。城。舉。秦。陽。虎。牢。諸。城。悉。皆。降。於。道。濟。元。戰。死。于。栢。谷。道。濟。進。至。洛。陽。沈。懼。出。降。泓。母。弟。懿。險。薄。用。其。司。馬。孫。暢。謀。欲。襲。長。安。誅。姚。紹。廢。泓。而。自。立。遂。舉。兵。僭。號。傳。檄。州。郡。時。征。北。姚。恢。亦。率。安。定。鎮。戶。三。萬。八。千。焚。燒。室。宇。以。車。為。方。陣。自。北。雍。州。趨。長。安。自。稱。大。都。督。建。義。大。將。軍。移。檄。徵。除。君。側。之。惡。軍。勢。甚。盛。泓。見。外。難。叛。晉。師。漸。逼。遂。且。朝。秦。臣。于。前。殿。凄。然。流。涕。羣。臣。皆。泣。姚。紹。率。輕。騎。先。赴。難。姚。讚。亦。率。諸。軍。還。長。安。遂。擊。殺。恢。及其。三。弟。泓。乃。進。紹。太。宰。大。將。軍。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封。魯。公。率。武。衛。姚。嵩。等。距。晉。師。于。蒲。關。道。濟。向。壘。不。戰。紹。遣。左。長。史。姚。洽。等。屯。于。河。北。欲。絕。道。濟。糧。輸。為。沈。林子。所。敗。衆。皆。沒。焉。紹。忿。甚。發。病。嘔。血。而。死。泓。

子越既殺班于廷太后令罪狀證屬太子立期為主甲子朔即皇帝位玉衡元年正月大赦改元立
妻閻氏爲后四月大將軍漢王壽率步騎一萬自涪向成都期不虛至預不設備至師城屯兵宮門殺
相國建寧王越尙書令景嵩尙書曰襄等廢期爲印都縣公幽之別宮期自殺年二十五諡曰幽公

李壽

李壽字武考特季弟曠之少子少尙禮容敏而好學雄奇其才器以爲足荷重任封爲建寧王雄略期立
改封漢王領梁州刺史治涪城壽見期兄弟十餘人并有強兵懼不自全陰謀據成都稱藩於晉乃書文
武得數千人與成都剋之縱兵擄掠數日乃定僭即皇帝位於南郊大赦改咸康四年爲漢興元年追尊
父曠爲獻皇帝三年六月壽下書曰吳會遺越久通天誅今將大興百萬躬行罰九月大閱軍士七萬餘
人舟師沂江而上過成都鼓譟盈江壽登城觀之羣臣曰國小衆寡與會險遠圖之未易叩頭泣諫乃止
其人咸稱萬歲十月講禮于太學舉明經者封好學侯四年以太子勢領大將軍錄尙書事六年分寧州
乾石永昌雲南朱提越雋河陽六郡爲漢州四月壽寢疾常見李期爲祟八月薨年四十諡昭文皇帝廟
號中宗葬安昌陵

李勢

李勢字子仁壽之長子身長七尺九寸腰帶十四圍善于俯仰時人異之壽既薨僭即帝位大赦改元太
和元年正月尊母閻氏爲皇太后妻季氏爲皇后嘉寧一年晉征西將軍荊州刺史桓溫來伐勢大發軍
禦之鎮東李位都逆往降溫遂成都之十里陌勢乘自潰三月溫至城下縱火燒其大城門勢衆惶懼無
復固志勢乃夜開東門走九百里至晉壽然後送降文于溫勢與權而縛軍門溫解縛焚燒送勢及叔
父福福及弟福等十餘人于建康晉封爲歸義侯升平五年卒常璩字道將蜀成都人少好學著華陽國志
十篇序開闢以來迄于李勢皆有條理云宕渠古寶國今有寶城秦始皇時有長人長五丈見宕渠秦史
胡毋敬曰五百年其地必有異人爲大人者及雄之稱尊號祖先出自宕渠有識者皆以爲應之應周云
我死後三十年當有異人入蜀又著識云廣漢城北有大城曰流曰特攻難得歲在元宮自相尅又惠帝
之世蜀童謠曰江橋頭闕下市成都北門十八字至是而應焉李特以晉永和元年歲在辛酉起兵至勢
嘉寧二年晉永和三年歲在壬戌而降晉合四十七年

十六國春秋

前涼錄

張軌

張軌字士彥安定烏氏人漢常山王耳十七世孫祖烈魏外黃令父溫太官令母隴西辛氏軌少好學明
經與同郡皇甫士安友善拜太子舍人與京兆杜預以聽注易遺之太康中爲尙書郎太子洗馬中庶子
遷散騎常侍征西將軍司馬軌以晉室多難陰圖保據河西追寶融故事策之遇秦之觀軌喜曰勤者之
兆乃求爲涼州公卿亦舉軌拜涼州刺史課農桑拔賢才置崇文祭酒徵九郡男子五百人立學校以教
之永興二年拜西安將軍封樂鄉侯惠帝崩遣長史北宮純司馬纂別駕陰監奉表京師是歲大城姑臧
其城本匈奴所築也南北七里東西三里地有龍形故名臥龍城永嘉四年十一月黃龍出于臨菑河發
水昇天身長十餘丈五年帝遣使拜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樂命未至而劉曜攻陷長安遷晉帝于
平陽建興元年晉愍帝即位于長安遣使者拜軌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封西平郡公固讓
不受二年進拜太尉涼州牧以軌年老多疾拜子晏行撫軍副涼州刺史五月軌寢疾立子晏爲世子己
丑薨于正寢年六十葬建陵册贈侍中太尉諡武穆張祚僭號追尊武王廟號太宗

張寔

張寔字安通。執之世子也。學尚明察。敬賢愛士。皆舉秀才。除尚書郎。永嘉元年。固辭驍騎將軍。請還涼州。帝許之。改授議郎。西中郎。將建興元年。長史張璠等表。公嗣位。十月。帝遣使受西中郎。將涼州刺史。西平公。二年十一月。帝將降劉曜。進宴侍中司空涼州牧。三年。始知劉曜。遣天子平陽大臨三日。五年。南陽王。寶開。帝崩。自稱晉王。年號建康。置百官。遣使拜寔。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增邑三千戶。六年六月。京兆人劉宏。挾左道。以眩惑百姓。寔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寔懷刀入內。斬寔于外。寔時年五十。葬寧陵。晉王寶開。寔大司馬。涼州牧。寔元公。張祚。僧號。追尊曰明王。廟號高祖。母弟茂嗣。以寔子幼。嗣茂。茂字成通。寔之母弟。虛靖好學。不以勢利為心。建興元年。和國南陽王寶。辟從事中郎。又薦為給事黃門侍郎。皆不就。二年。徵為侍中。又以疾固辭。四年。拜秦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領雍州。皆不受。寔左司馬。陰元。年以寔既被害。子驍。冲幼。宜立長君。乃推茂為大都督。太尉。涼州牧。茂不從。以平西將軍。行都督。涼州諸軍事。護羌校尉。涼州西平公。大教。境內。九月。立寔子驍為世子。三年。劉曜。遣西。驍。拜茂。太師。涼王。四年。茂。寔。執。驍。手。泣曰。吾先人以孝友見稱。自漢以來。世執忠順。汝護守忠節。毋或失墮。薨于正寢。年四十八。劉曜。遣使。贈。太宰。諡。成。烈。王。張。祚。僧。號。追。尊。曰。成。王。廟。號。太。宗。

張駿

張駿字公庭。寔之世子。永嘉元年。生。幼而奇偉。十歲能屬文。成之四年。拜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大教。境內。劉曜。遣使。拜。大將軍。涼州牧。元。年。正。月。親。耕。藉。田。二。月。始。承。晉。元。帝。崩。問。大。臨。三。日。四。年。十。二。月。劉。曜。為。賊。所。擒。曜。太。子。毗。及。劉。胤。等。率。眾。奔。上。邽。六。年。二。月。石。勒。前。天。王。遣。使。拜。駿。征。西。大。將。軍。涼。州。牧。加。五。錫。之。禮。八。年。卒。駿。勸。駿。稱。涼。王。置。百。官。駿。曰。此。非。人。臣。所。言。敢。有。此。言。罪。在。不。赦。又。請。立。世。子。乃。立。重。華。為。世。子。十。二。月。都。善。王。元。禮。獻。女。妹。好。號。曰。美。人。立。資。選。觀。以。處。之。十。四。年。五。月。雨。雪。降。霜。駿。避。正。殿。素。服。命。羣。寮。得。失。十。五。年。以。右。長。史。任。處。領。國。子。祭。酒。立。辟。雍。明。堂。而。行。禮。焉。命。西。曹。掾。張。開。內。外。事。付。索。綏。以。著。涼。春。秋。十。一。月。以。世。子。重。華。行。涼。州。事。十。九。年。田。于。建。西。隴。玉。右。縣。九。月。改。玉。右。縣。為。金。澤。縣。二十一年。始。置。百。官。官。號。皆。擬。天。朝。車。服。旗。一。如。王。者。酒。泉。太。守。馬。崑。上。言。酒。泉。南。山。既。崑。崙。之。體。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謂。此。山。有。石。室。玉。室。珠。璣。鐘。飾。煥。若。神。宮。馮。貢。崑。崙。在。隴。江。之。西。即。此。明。矣。宜。立。西。王。母。祠。以。禱。朝。廷。無。疆。之。福。駿。從。之。二十二年。六月。薨。于。正。德。南。殿。年。四。十。七。遺。策。大。司。馬。諡。忠。成。公。七。月。葬。大。陵。張。祚。僧。號。追。尊。文。王。廟。號。世。祖。

張重華

張重華字恭臨。駿第二子。寬和。德重。沉毅。少言。駿。右長史任處。上華為使持節。大都督。太尉。涼州牧。護羌校尉。西平公。假涼王。大教。境內。三年。九月。晉。遣。使。拜。侍。中。大。都。督。隴。右。諸。軍。事。大。將。軍。涼。州。刺。史。領。護。羌。校。尉。西。平。公。重。華。以。位。號。未。稱。怒。不。受。詔。華。察。上。重。華。為。丞。相。涼。王。雍。秦。涼。三。州。牧。五。年。重。華。薨。葬。察。子。閔。豫。庭。論。講。經。義。問。安。綏。曰。孔。子。婦。孺。家。女。老。聘。父。字。為。何。四。倍。既。安。太。子。仕。乎。還。山。平。綏。曰。孔。子。婦。孺。家。女。老。聘。父。名。乾。字。元。吳。胎。別。無。耳。一。目。不。明。僅。單。年。七。十。二。無。妻。與。隣。人。益。壽。氏。老。女。野。合。

懷胎八十年乃生老子。四倍還否。臣向未悉。重華曰。卿不知乎。四倍死于長安。有四倍家。為不還山也。七年十月。重華。寔。疾。臨。卒。坊。道。左。長。史。馬。茂。策。并。子。監。驍。為。世。子。大。教。境。內。十。一。月。薨。于。平。章。殿。年。二十。七。葬。顯。陵。張。祚。僧。號。追。尊。桓。王。廟。號。世。祖。

張祚

張祚字太伯。駿之長庶子。博學。雄武。有政治之才。駿之二十一年。拜。驍。與。太。守。封。事。侯。重。華。薨。子。監。驍。嗣。七年十一月。右長史趙長等。稱。稱。道。令。以。祚。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涼。州。刺。史。十。二。月。趙。長。等。議。以。監。驍。冲。幼。世。難。未。夷。宜。立。長。君。廢。驍。為。東。涼。侯。立。祚。為。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趙。長。等。議。僧。即。王。位。于。謙。光。殿。大。教。改。元。為。和。平。元。年。立。妻。辛。氏。為。皇。后。子。太。和。為。太。子。封。弟。天。錫。為。長。事。侯。重。華。少。子。元。靖。為。涼。武。侯。置。百。官。二。月。尊。祖。父。郊。祀。天。地。二。年。有。神。降。于。元。武。殿。自。稱。元。冥。與。人。交。語。昨。日。夜。祈。之。神。言。語。福。利。祚。甚。信。之。征。東。張。璠。遣。兵。傳。檄。廢。祚。還。第。復。立。監。驍。八。月。祚。收。璠。弟。璠。及其。子。嵩。等。驍。騎。將。軍。宋。混。兄。脩。素。與。祚。有。隙。大。懼。祚。疑。之。混。西。奔。招。合。夷。酋。眾。至。萬。餘。人。還。向。姑。臯。祚。遣。陽。秋。胡。將。監。驍。于。苑。拉。會。其。腰。而。殺。之。埋。于。沙。坑。九。月。宋。混。次。于。武。始。大。澤。為。監。驍。發。哀。開。月。混。至。姑。臯。祚。登。神。夜。觀。張。璠。張。嵩。無。守。卒。死。者。四。百。餘。人。斬。西。門。關。納。混。領。軍。趙。長。開。宮。門。以。應。璠。長。馳。入。殿。中。大。呼。稱。萬。歲。祚。以。長。敗。賊。下。觀。勞。之。長。奮。樂。刺。祚。中。額。奔。入。萬。秋。閣。為。廚。士。徐。里。所。殺。以。庶。人。禮。葬。之。天。錫。即。位。備。禮。政。葬。于。慈。陵。追。諡。威。王。封。子。廷。堅。為。金。澤。侯。

張元靖

張元靖字元安。重華少子。母郭夫人。和平二年。宋混。張。璠。等。上。元。靖。為。大。將。軍。涼。州。牧。護。羌。校。尉。西。平。公。時。年。七。歲。張。璠。至。姑。臯。推。元。靖。為。大。將。軍。涼。州。王。自。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向。令。涼。州。牧。張。璠。接。郡。公。四年五月。東。苑。大。家。上。忽。有。地。東。天。澤。地。地。廣。袤。數。丈。執。法。御。史。杜。逸。言。于。璠。曰。此。皆。變。之。大。者。可。移。之。族。璠。徵。兵。數。萬。集。于。姑。臯。謀。討。宋。氏。混。與。弟。澄。及。左。右。壯。士。楊。和。等。四。十。餘。騎。奔。入。南。門。申。令。諸。營。曰。張。璠。得。罪。被。太。后。詔。誅。之。俄。而。乘。至。二。千。擁。璠。率。眾。出。戰。混。擊。敗。之。眾。悉。去。璠。自。殺。混。入。見。元。靖。以。混。為。使。持。節。中。外。都。督。諸。軍。事。驍。騎。大。將。軍。酒。泉。郡。侯。輔。政。五。年。六。月。大。旱。令。諸。祈。雨。之。官。皆。詠。雲。漢。詩。備。林。祭。酒。索。綏。曰。雲。漢。陳。周。宜。之。美。非。早。之。文。昔。神。鼎。之。出。漢。虞。丘。不。賀。今。辭。與。事。違。恐。非。致。澤。之。意。也。綏。字。士。艾。燉。煌。人。父。燉。晉。司。徒。家。貧。好。學。舉。孝。廉。為。記。室。祭。酒。母。喪。去。官。又。舉。秀。才。著。涼。春。秋。五。十。卷。又。作。六。夷。頌。符。命。傳。十。餘。篇。以。著。述。之。功。封。平。樂。亭。侯。六。年。宋。混。卒。天。錫。以。使。持。節。都。督。諸。軍。輔。政。八。月。右。將。軍。齊。南。等。議。以。靖。多。難。務。須。立。長。君。勸。天。錫。自。立。閏。月。天。錫。遣。肅。等。夜。密。元。靖。時。年。十。四。葬。平。陵。諡。冲。王。

張天錫

張天錫字公純。駿之少子。母曰劉美人。元靖即位一十八。錫于太廟。尊母劉氏為太后。元年四月。奉。遣。鴻。臚。回。國。拜。天。錫。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三。年。姑。臯。北。山。楊。樹。生。松。葉。西。苑。北。鹿。生。角。東。苑。銅。佛。生。毛。延。興。地。震。陷。裂。水。出。天。錫。避。正。殿。引。咎。責。謝。晉。遣。使。拜。右。關。中。諸。軍。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八。年。郡。國。火。燃。

于泥中三十所符堅復有兼并之規。天錫大懼，遣從事中郎韓博奉表于晉，又與桓溫書，對其年大舉都。會上郡十年，以世子懷為使持節、鎮西將軍、高昌郡公。次子大豫為世子，豫母焦氏為左夫人。七月，大水。地震，西平五十日中，地十動。土樓崩，天錫疾，美人閻姬、薛姬皆自殺。二姬因色，故有殊寵。天錫每謂之曰：汝二八將何以報我，我死之後，豈可更為人妻？皆曰：尊若不諱，妾請効死于前。灑掃于地下，無他志。十月，天錫疾瘳，大赦境內，追悼二姬，葬以夫人禮。十三年五月，符堅遣武衛將軍句長等率衆來伐。天錫遣中衛將軍史放等拒戰赤岸，為秦所敗。天錫納左長馬、薄之言，而縛降秦。東徒長安，拜歸義侯。北部尙書、選右僕射、隨符堅敗于淮南，又昔為員外散騎常侍。復本封，秦附鎮西將軍，諡悼公。張軌以晉永寧九月辛巳歲，牧涼州，至天錫敗亡之歲，歲在丙午，八主七十六年。

十六國春秋

西涼錄

李嵩

李嵩字元盛，隴西狄道人也。漢前將軍廣十六世孫。廣子侍中敢之後，李氏世為西州著姓。祖父奔前涼，武衛將軍天水郡太守安世亭侯。父昶，字中堅，幼有令名。世子侍講，年十八卒。昶之遺腹子，少而好學，沈敏有器度。後涼龍飛二年，建康太守段業自稱涼州牧，號神璽元年。拜嵩效穀令。二年，燉煌索仙等以器器有惠政，推嵩為燉煌太守。假業復舊鎮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庚子元年十一月，晉昌太守唐瑛移檄六郡，推嵩為大將軍、涼州公。領秦涼二州牧。大赦改年，追尊祖父昶為涼州公。以瑛為征東將軍。二年正月，于南門起靜恭堂，以議朝政。圖畫自古聖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親為序頌，以作監戒。五年正月，立泮宮，增高門學生四百人。四月，燉煌有葛綠木而生，作黃鳥之形。世子諱卒，九月立第二子敢為世子。正月大赦，改元為建初元年。三月，譙于曲水，命羣寮賦詩，嵩親為之。文寫諸葛亮調扇，以成諸子。十三年正月，疑疾，願命長史宋繇曰：吾終之後，嗣子猶卿子也。善相輔導。二月，嵩于恭德殿年六十，崩。建世陵，諡昭武王。廟號太祖。初，嵩為羣雄所推，定千里之地，謂張氏之業不足成。河西十郡，歲月而一，既而傳檄入姑臧，嵩遜基字稍廣，於是慨然著述志賦，初河右不生楸槐，張職之世，取秦隴植之，皆死。至是

而酒泉言西北有槐生焉，乃作槐樹賦。又作婦辛氏誄，其餘賦數十篇。

李歆

李歆字士業，嵩第二子。嵩左長史宋繇等，上為大將軍、涼州公，護羌校尉。大赦改年為嘉興元年。七月，歆聞蒙遜南伐西秦，中外戒嚴，將攻張掖。尹太后以為不可，宋繇亦諫，歆怒不從。遂率步騎三萬東伐。次于郡濱洲，蒙遜自浩沓來戰于懷城，歆敗。左右勸還，歆曰：吾遠太后，聞海遠取敗，不殺此胡，復何面目以見母也。勒衆復戰，敗于蓼泉，為遜所殺。歆弟驍騎將軍翻、擊虜將軍豫等，西奔燉煌。蒙遜遂入酒泉，翻及燉煌太守仇與諸子等，乘燉煌奔于北山。郡人朱承、張宏等，以仇在那有惠，密信招仇。仇率千騎入于燉煌，朱承、張宏等，推仇為涼州刺史。通率衆二萬攻仇，朱承等開門出降。仇自殺，仇弟之第六子也。遜復翻子寶徒于姑臧，歲余北奔伊吾。後二十餘年至魏太平三年，寶至伊吾，率流人反虜騎南襲燉煌。據之，遣使降魏，魏以寶為使持節、侍中、都督西郵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戎校尉、沙州牧、燉煌公。承制玉門以西，寶寬雅有度量，甚著威惠于西土。在燉煌三年，徙并州刺史。薨，諡宣公。自嘉元年歲在庚子，至為蒙遜所滅二十一年。

十六國春秋

南涼錄

秃髮烏孤

秃髮烏孤，河西鮮卑人也。八世祖疋孤，率其部自塞北遷於河西。孤子壽闢立，壽闢卒，孫樹機能立，壯果多謀略。太始中，殺秦州刺史胡烈於萬斛堆，敗涼州刺史蘇愉於金山，又殺涼州刺史楊欣於舟嶺。盡有涼州之地。武帝為之吓，食能死，從弟務九代立，九死，孫推斤立，斤死，子思復健立，部衆轉盛。遂據涼土，魏卒子烏孤襲位，委民務農，修結鄰好。呂光封烏孤為廣武郡公，益州牧。左賢王，太初元年正月，改元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以弟鹿孤為驍騎將軍，傳檄為車騎將軍。二年，改稱武威王。三年正月，徙于樂都。八月，孤因酒走馬，馬倒傷腦，笑曰：幾使呂光父子大喜，俄而思甚，願謂羣臣曰：方難未靖，宜立長君，君終而薨，在王位三年，偽諡武王，廟號烈祖。

利鹿孤

利鹿孤，烏孤弟。太初三年八月即位。大赦，改治西平。建和元年正月，大赦改年，延耆老訪政。二年，羣臣問請即尊號，不許。九月，僧稱河西王。三年三月，疑疾，令曰：昔我諸兄弟傳位非子者，蓋以泰伯三讓，周道以興，故也。武王創踐寶，履垂諸樊之賦，終能克昌家業者，其在車騎乎。吾疑疾，懼是將不濟，內外多虞，國

月遷都姑臧。十月僭即河西王位。于謙光殿。大赦改元。置百官。始如呂光為三河王故事。二年四月立子德政為世子。三年二月與西秦通和。遷西巡。遂領海至鹽池。祀王母等寺。中有元石圖。命書侍郎張穆為賦銘于寺前。十四年起遊林堂于內苑。圖列古聖賢之像。九月堂成。遂議羣臣。談論經傳。顧謂郎中劉炳曰。仲尼何如人也。炳曰。聖人也。遂曰。聖人者不凝滯于物。而能與世推移。授于匡。辱于陳。伐樹削跡。聖人固若是乎。炳不能對。遂曰。卿知其外。未知其內。昔魯人有浮海而失津者。至于豈州。仲尼及七十二子遊于海中。與魯人木杖。令閉目乘之。使歸告魯侯。築城以備寇。魯人出海。投杖水中。乃龍也。具以狀告。魯侯不信。俄而有霖。遂數萬。囑士培城。魯侯信之。大城曲阜。訖而齊寇至。攻魯不克。而還。此其所以稱聖也。義和元年十二月。魏遣太常李慎拜遷太傅涼州牧涼王。加九錫之禮。三年夏四月。遷遷疾。立子茂慶為世子。茂子路疑。五月。魏元陵。謚武宣王。廟號太祖。然沮渠茂慶。遷第三子。聰穎好學。和雅有度。義和三年立為世子。加中外部督大將軍錄尚書。遷魏僧即河西王位。大赦改年為永和元年。立子封疆為世子。加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三年五月。西中郎將煥。焯太守沮渠唐兒。上言曰。十五日有一老父見于郡城東門。投書忽然不見。其書一紙。八字滿之。文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度訪于奉常張慎。曰。昔魏將亡。神降于孝深。頓陛下。尅念。脩政以副三十年之慶。若盤于遊田。荒于酒色。臣恐七年將有大變。度不悅。七年正月。朝羣臣于謙光殿。有狐在于東序門首。不見其入。左右以告。禽之不獲。二月。端門崩。初度為酒泉太守。起浮屠于中街。有石象在焉。是日流血。五月。太廟基陷。六月。當陽門崩。魏常山王赤堅率眾至姑臧。度嬰城拒守。九月。面縛出降。魏釋其縛。徙度及宗室士民十萬戶于平城。拜度征西大將軍。王如故。八年賜死。諡哀王。自遜永安元年。歲在辛丑。至是歲庚寅三十九載。

十六國春秋

後涼錄

呂光

呂光字世明。洛陽人。其先自滎遷洛陽。因家焉。世為氏。父盛。字廣平。佐命前秦。官至太尉。光以超建武中生于枋頭。夜有神光之異。故名焉。年十歲。與諸兒童遊戲。邑里為戰陣之法。童兒咸推為主。而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有肉印。沉毅凝重。寬簡有大。量人莫之知。唯王猛異之。曰。此非常人。言之荷盛舉賢良。除美陽令。民夷懷愛。障境肅清。遷鷹揚將軍。以功賜爵關內侯。建元十九年。以光為使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率將軍。飛影。杜進。康隆等。率步騎七萬討西域。十二月。至龜茲。龜茲王帛純。捍命不降。光軍其城南五里。為一營。深渠高壘。廣設疑兵。為木人。被甲。羅之。壘上以爲持久之計。二十年五月。帛純乃傾國財寶。請救于胡王。遣弟。龍侯。將龍。率騎二十餘萬救之。胡使弓馬。善牙。樂。鎧如連。射不可入。乃以革索。繫馬。擲人多有中者。乘其憚之。姑默宿。尉頭等國。及諸胡。內外七十餘國。光遣營相接。陣為勾。之法。精騎為遊軍。彌達其。闕。秋七月。戰于城西。大敗之。帛純逃奔。王侯降者三十餘國。進入其城。城有三重。廣輪。與長安城等。城中塔。廟。千數。帛純宮室。壯麗。煥若神居。胡人奢侈。富于生。家。有蒲。萄。酒。至千斛。經十年不敗。士卒。淪沒。酒。賊者。相繼。諸國。貢。款。屬。路。立。帛。純。弟。暉。為。王。以。安。之。光。撫。寧。西。域。威。恩。

甚著。秦以光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巴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進封順郡侯二十一年正月大饗文武博議進止衆咸謂光從之三月引還以馳二萬餘頭致外國珍異千餘品駿馬萬餘匹而還九月光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護西校尉太安元年符丕以光爲車騎大將軍涼州牧領護西域大都督酒泉公光始開符堅爲姚萇所害符堅哀怒三軍縞素大臨于城南傳檄諸州期孟冬大舉證堅爲文昭皇帝十月大赦境內改建元爲太安十一月蔡琰勸進曰長繩未殄方捕國難宜進位元台十二月上光爲侍中中外都督隨石諸軍大將軍涼州牧酒泉公三年八月甘露降道遙園白鸞翔于酒泉衆悉成列而從之麟嘉元年正月麟見金澤縣百獸從之于是蔡琰奉表請崇進名號二月僭即王位于南郊大赦改元置官司丞郎以下猶郡州縣事三年九月太廟新成追尊父爲景昭王祖爲宣公會祖爲恭公高祖爲敬公龍飛元年五龍見于浩登羣臣咸賀勸光稱號六月僭即天王位于南郊大赦改年備置羣司立世子紹爲太子四年九月光薨疾十二月疾甚立太子紹爲天王光自號太上皇帝以子纂爲太尉宏爲司徒詔曰吾疾病不濟吾終之後使纂統六軍宏管朝政汝恭已無爲委重二兄庶可以濟今外有強寇民心未寧汝兄弟輯睦胎厥萬世若內相圖則禍不旋踵纂宏泣曰不敢有二心羣葬高陵諡武皇帝廟號太祖

呂纂

呂纂字水緒光之長庶子母趙淑媛少便弓馬好書太安元年至于姑臧光臨苑執手戒之曰汝性靈武深爲吾憂開基既難守成不易善輔水業勿聽讒言光薨紹祕不發喪纂排開入哭盡哀而出紹懼以位讓之曰兄功高年長宜承大統纂曰臣雖長陛下國家之適不可以私愛而亂大倫驍騎呂超謂紹曰纂臨喪不哀步高視遠觀其舉止恐成大變宜早除之纂聞超謀遂率壯士數百隴北城攻廣夏門入自青角門昇譙光殿紹登紫閣自殺呂超出奔廣武纂遂僭天王大赦改龍飛四年爲成寧元年詔紹隱王纂遊田無度荒耽酒色常與左右因醉馳獵于坑澗之間殿中侍御史王回扣馬諫不納番采太守呂超招伐鮮卑思盤思盤訴超于纂纂召超入朝怒曰卿特兄弟相傾欲欺吾也要當殺卿然後天下可定超頓首曰不敢纂引諸臣宴于內殿呂超屢勸纂酒已至昏醉乘步輦車將超等遊于內至瑁華堂東閣超取劍擊纂纂下車擒超超刺纂洞背奔于宣德堂將軍魏益入斬纂首以狗降既篡位諡靈帝葬白石陵

呂隆

呂隆字永嘉光弟寶之子既殺纂遂僭即王位大赦改咸寧三年爲神鼎元年二月追尊父寶爲文皇帝超有佐命之功拜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錄尚書封安定公二年秦遣馮騰恆收拜隆征北大將軍都督河西諸軍涼州牧建康公三年隆以二涼之逼遣賈琮寶請迎于秦遣尚書左僕射齊難率步騎四萬來迎隆率戶一萬隨難東遊既至長安秦以隆爲散騎常侍尚書公如故超爲安定太守其後坐與姚興少子廣平公弼謀反誅呂光以乙酉歲據涼州至于歲歲在癸卯凡一十九年

十六國春秋

前燕錄

慕容廆

慕容廆字奕落瓊昌黎棘城人昔高辛氏遊於海濱留少子厭越以君北夷世居遼左號曰東胡秦漢之際爲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復以爲號什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司馬宣王討公孫淵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見燕代少年多冠步搖符意甚好之遂欲髮剪冠諸部因呼之爲步搖其後晉訛遂爲慕容焉廆木延左賢王從母丘儉征高麗有功加號大都督又涉歸以全柳城之勳進拜單于遷邑遼東於是漸變胡風自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爲姓廆身長八尺有大度晉安北將軍張華一見奇之謂曰君後必爲命世之器匡難濟時者也涉卒弟耐立將謀殺廆廆亡潛於遼東徐郁家太康元年國人殺耐迎廆立之太康十年又遷于徒河之青山元康四年定都大棘城所謂蒙之邑也永嘉六年王浚承制以廆爲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前鋒大都督大單于皆讓不授擢舉賢才宜方授仕魯國孔慈宿德清望請爲賓友平原劉讚備學該通引爲東庠祭酒其世子就率國臣受業焉大興四年晉道謁者拜廆使持節督幽平東夷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封遼東郡公丹書鉄券承制海東咸和元年加侍中位特進八年夏五月薨于文德殿年六十五葬于青山晉道使者贈車騎大將軍開府

僕同三司。謚襄公。統為燕王。追謚武宣王。僞稱尊。武宣帝。廟號高祖。

慕容皝

慕容皝字元真。廋第二子。小字萬年。長七尺八寸。雄毅。善權略。博學多材。藝。晉建武元年。振武將軍。永昌初。拜左賢王。太宰。未拜。北將軍。朝鮮公。咸和八年。六月。即遼東公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九年。八月。晉遣調者。拜統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承制。一如廋故事。七年。七月。立子僞為世子。四年。以左司馬封奕為長史。九月。奕等以統任重。位輕。宜稱燕王。於是上讓。十月。僞即燕王。位于文德殿。大赦。境內。改備羣司。以封奕為相。國。追尊先公為武宣王。先妣為王后。起文昌殿。出入警蹕。立夫人段氏為王后。世子僞為太子。是歲。棘城黑石谷。有大石自立。而行。八年。七月。晉使鴻臚郭忱持節拜統侍中。大都督。河北諸軍事。大將軍。燕王。其餘官皆如故。封諸功臣百餘人。九月。遷都龍城。十二年。四月。黑龍一白龍。一見于龍山。統率羣寮。觀之。去龍二百步。祭以大牢。二龍交首。趨翔。解角而去。統大悅。教境內。號新宮曰和龍。立龍翔佛寺于山。統雅好文籍。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誡十五篇。並以教胥子。十四年。統親臨東庠。考試學生。其通經秀異者。擢充近侍。十月。變羣僚于承乾殿。右長史宋蔭。性貪。賜布百疋。令自負而歸。以愧其心。十五年。八月。統因見白兔。馳射之。馬倒。被傷。登而還宮。引太子僞。囑以後事。謂曰。今中原未平。方建大事。委任賢哲。此其時也。恪智勇無濟。力堪任重。汝其委之。以成吾志。九月。薨于承乾殿。年五十二。冬。十月。葬龍山。諡文明王。僞稱尊。追尊曰。文明皇帝。廟號太祖。陵曰龍平。

慕容皝

慕容皝字宜英。號第二子。小字賀賴跋。十三月而生。有神光之異。身長八尺一寸。善為文。雅好辭賦。至於器物車室。皆著禮以為勸戒。統之八年。晉遣使者拜統燕王。以僞為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十一年。進拜使持節鎮東將軍。統薨。即燕王位。赦其境內。依春秋列國故事。稱元年正月。聞趙魏大亂。乃嚴兵將為進取之計。七月。晉使謁者陳沈拜僞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冀并平四州。大將軍。燕王。承制。封拜一如廋故事。元璽元年正月。司南軍成。僞大悅。告于統廟。四月。遣輔國。格相國。奕討冉閔。戰于魏昌。廉臺。閔帥大敗。擒送之。關。大將軍。蔣幹。輔國子。智固。守郡城。遣輔國。評等帥騎一萬。以討之。鄴北郡縣。悉降。輔國。奕等一百一十八人。勸稱尊。號令曰。非常之事。匪寡德所宜聞也。八月。冠節。輔國。評等。送閔后。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并乘輿。服物及六纓。送于中山。傳國。璽。先以送僞。僞欲神其事。言歷運在已。乃詐云。得之。賜閔妻。號奉。璽君。封冉智為海濱侯。以輔國。評為司州刺史。鎮鄴。十月。輔國。格等五百五人。奉皇帝璽。十一月。僞即皇帝位。于正陽前殿。大赦。改年。時。晉遣使。詣僞。僞謂之曰。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乏。為中國所推。已為帝矣。庚午。書曰。追崇祖考。古人之令典。僞武宣王。為高祖。武宣皇帝。文明王。為太祖。文明皇帝。二年正月。立后可足渾氏為皇后。升平元年正月。復立中山王。暉為皇太子。赦其境內。改年曰。光祿。初。廋有駿馬曰。皓白。有奇相。逸力。石虎之伐。棘城。統將出。避難。欲乘之。馬鳴。鳴蹄。踏人。莫能近。統曰。此馬見異。先朝。當仗之。濟難。今不欲出者。蓋先君之行也。乃止。虎等奔。退。統益奇之。至是年。四十九歲。而駿逸不虧。僞比之。鮑

氏。聰命鑄銅以圖其像。視為銘。僞勸其旁。置之。薊城東掖門。是月。像成。而馬死。十一月。自薊遷鄴。三月。入鄴宮。大赦。諸宮殿。復銅雀臺。以吳王。垂為東夷校尉。平州刺史。鎮遼東。二年三月。常山寺。大樹自拔。根出。得盤二十七。上七十三。光色。精奇。有異。當僞以為。番神之命。遣尚書。郎。殷勤。以太宰。祀之。五月。遼西。獲黑兔。三年三月。僞夜夢。石虎。驚其。僞寤而惡之。命發其墓。剖棺。出屍。踏而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遣御史中尉。楊約。數其殘酷之罪。鞭而投之。漳水。十二月。僞疑疾。謂大司馬。恪曰。吾思。憊。然恐不濟。恪知命也。復何所恨。但二寇未除。景茂。沖幼。虛其未堪。家國多難。吾欲。遠。追。宋。宜。以社稷。周。沒。恪曰。太子。雖幼。天縱。聰。聖。必能。勝。殘。去。賊。不。可以。亂。正。統。僞怒。曰。兄弟。之。間。豈。虛。僞。乎。恪。曰。陛下。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者。事。不。能。輔。少。主。也。僞。曰。若。汝。行。周公。之。事。吾。復。何。憂。四年。正月。僞薨。于。應。福。前。殿。年。五十三。僞。諡。景。昭。皇帝。廟。號。烈。祖。葬。龍。陵。僞。雅。好。文。籍。性。嚴。重。未。曾。以。慢。臨。朝。雖。閉。居。宴。處。亦。無。懈。怠。之。色。

慕容暉

慕容暉字景茂。僞之第三子。元璽三年。封中山王。尋立為皇太子。光祿四年。僞即帝位。大赦。改元。建熙元年。以大原王。恪為太宰。錄尚書。行周公事。專百揆。上庸王。評為太傅。贊朝政。司空。陽。為太保。吳王。垂為河南。大都督。十州。諸軍事。袁州。牧。鎮。梁。國。四年。正月。暉。南。郊。十月。太尉。奕。迎。帥。于。和。龍。初。暉。委。政。太。宰。恪。專。受。經。于。博士。王。勳。助。教。尚。錄。秘。書。郎。杜。陸。並。以。明。經。講。論。左。右。至。是。通。諸。經。祀。孔子。于。東。堂。以。勳。為。國。子。祭。酒。錄。國。子。博士。登。散。騎。侍。郎。其。執。經。侍。講。皆。有。拜。授。八年。太。宰。恪。卒。九年。十二月。有。神。降。于。鄴。自。稱。相。女。有。聲。與。人。相。接。數。日。而。去。十年。四月。立。貴。妃。可。朱。渾。氏。為。皇后。六月。晉。大。司。馬。桓。溫。率。乘。五。萬。來。伐。遂。至。枋。頭。吳。王。垂。大。敗。斬。獲。三。萬。餘。級。溫。奔。還。淮。南。垂。既。敗。溫。威。德。彌。振。太。傅。評。大。不。平。之。太后。遂。與。評。謀。殺。垂。十二月。垂。出。奔。秦。十一年。六月。秦。輔。國。將軍。王。猛。鎮。南。將軍。楊。安。率。乘。六。萬。來。伐。以太。傅。評。下。鄴。王。厲。等。帥。精。兵。三十。萬。拒。秦。師。于。潞。州。州。郡。盜。賊。大。起。鄴。中。性。異。非常。十月。評。及。猛。戰。于。潞。州。評。帥。敗。績。單。騎。遁。還。猛。乘。勝。追。奔。長。驅。至。鄴。十月。符。堅。帥。乘。會。猛。來。攻。拔。鄴。城。外。亂。散。騎。侍。郎。徐。蔚。等。率。扶。餘。高。句。麗。及。上。黨。質。民。子。弟。五百。人。夜。開。城。門。引。納。秦。師。暉。與。太。傅。評。左。衛。將軍。孟。高。等。數十。騎。出。奔。昌。黎。堅。遣。將軍。郭。慶。帥。騎。五千。追。之。及。暉。于。高。陽。秦。將。巨。武。執。暉。將。縛。之。暉。曰。汝。何。小。人。而。敢。縛。天子。武。曰。我。梁。山。巨。武。受。詔。縛。賊。何。謂。天子。耶。執。暉。送。鄴。堅。問。其。奔。狀。暉。曰。孤。死。首。丘。欲。歸。死。于。先。人。陵。墓。耳。堅。哀。而。釋。之。令。還。宮。率。文。武。出。降。堅。入。鄴。宮。昇。正。陽。殿。徙。暉。及。王。公。已。下。并。諸。鮮。卑。四。萬。餘。戶。于。長。安。封。暉。新。興。郡。侯。邑。五千。戶。尋。拜。尚。書。堅。征。冀。城。為。平。南。將軍。別。部。都。督。准。南。之。敗。隨。堅。還。長。安。既。而。吳。王。垂。攻。符。丕。于。鄴。中山王。冲。起。兵。關。中。諱。謀。殺。堅。事。發。為。堅。所。誅。年。三十五。歲。僞。稱。尊。號。為。謚。幽。皇帝。

安陽將軍下長樂公不垂至館之于郡。西會符離告丁零翟斌乘衆四千謀逼洛陽。于是配兵二千遣廣武將軍符離率兵騎一千爲垂之副。不戒飛龍曰垂爲三軍之統帥爲垂謀之主符離告急前時相持垂方圖飛龍停河內不進悉派兵命左右殺飛龍。濟河焚橋衆三萬至洛陽符離閉關門拒守不與交通。翟斌率衆會垂勸稱尊號垂曰新興侯國之正統孤之君也。若以諸軍之力得平關東當以大義喻秦泰迎反正。上自尊非孤心也。乃自稱大將軍燕王。承制行事。翟斌爲建義將軍封河南王。弟德爲范陽王。衆至二十萬。濟自石門長驅攻鄴。元年正月朝章發于清陽宮以障在長安依晉愍帝在平陽中宗稱王。改年建武故事。改秦建元爲燕元。元年立太子寶爲燕太子。攻拔鄴郡不固守中城垂漸而圍之于魏郡肥鄉築新興以益糧重進師攻鄴開其西奔之路。二年三月至襄鄴奔并州以魯陽王和爲南中郎將鎮鄴。十二年垂定都中山。建興元年正月羣寮勸垂正尊號。辛卯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建興。立子寶爲皇太子。十年五月太子寶率衆八萬伐魏。范陽王德爲之後繼。魏開寶將至徙于河西。寶臨河不敢濟。引師還。次于參合。俄而魏軍大至。三軍奔潰。寶與德等數千騎奔免。十一年三月垂大衆出參合太子寶出天門垂至參合見積骸如山設祭吊之死者父兄各皆號哭。軍哀慟垂愴憤嘔血因而寢疾。築燕昌城而還寶等至雲中聞垂疾皆引歸。及垂于平城。夏四月薨于上谷之沮陽。年七十二。諡武成皇帝。廟號世祖。

慕容寶

慕容寶字道明。號第五子。小字阿六。母闕淑儀。垂少有器度。長七尺七寸。手垂過膝。此甚龍之常。曰此兒闊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道業因驢馬傷前二齒。慕容寶即王位。因改名。外以慕容皝爲名。內惡而改之。尋以譏記之文。去夫以垂爲名。及僭稱尊號。封吳王。建興十年以車騎大將軍敗桓溫于枋頭。威名大震。太傅上庸王評深忌之。垂遂出奔秦。符堅聞垂至。大悅。郊迎執手禮之甚重。王猛惡垂雄略。勸堅殺之。堅不從。以爲冠軍將軍。封侯。侯景京兆尹。符堅敗于淮南。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奔之。世子寶言于垂曰。國家傾喪。皇綱廢弛。當隆中興之業。建少康之功。宜恭承皇天之意。因而取之。垂曰。彼悉心投命。若何害之。乃以兵屬堅。垂至滎池。首于堅曰。王師不利。壯境之民。或因此輕重。請率諸將寧朔。且龍都。陵廟所在。乞過展拜。以申罔極。堅許之。權翼諫曰。垂爪牙名將。今之韓白。且世襲東夏。志不爲人下。頃以避禍歸誠。非慕德而至也。恐冠軍之號。不飽其志。列地百里。未滿其心。且垂猶鷹也。仇則附人。飽便高。遇風塵之會。必有凌背之志。堅曰。卿言是也。但朕已許之。匹夫猶重信。況萬乘之主乎。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往不見其還。關東之變。垂其首乎。自涼馬益結草筏而渡。至

慕容寶字道明。垂第四子。元璽四年生于信都。少輕果無志操。好人從。已後。後燕垂曰。太子寶質雍容。柔而不斷。非濟世之雄。遂西高陽。陛下嗣之賢者。宜擇一樹之。垂不納。謂曰。汝謂我爲晉獻公乎。建興十一年四月。僭即皇帝位。大赦。改元爲永康。元年寶遣將軍趙王麟。逼段后曰。常謂主上不能圖守大統。今竟能不宜早自戕。以全段氏。后怒曰。汝兄弟上逼殺母。豈能保守社稷。吾豈惜死。念國滅不久。遂自殺。八月立妃段氏爲皇后。漢陽公榮爲皇太子。二年正月魏使修和。寶不許。二月魏攻中山。其夜尙書慕容皝謀殺寶。立趙王麟。寶與太子榮等萬騎就清河會于薊。以開封公慕容詳守中山。五月中山機麟出據新市。魏帥職于義臺。收積南奔。魏入中山。寶遣御史中丞兼鴻臚魯遂持節受司寇范陽王德承和冀州牧承制。南夏封侯。侯收守三年二月寶發龍城。以撫軍慕容暉爲前軍。步騎三萬將南伐。次于乙連。長上。段速曾。宋亦因民之懼遠役。殺司寇樂浪王雷。衆既幸亂。投仗奔走。寶馳還龍城。父與長樂王盛等南奔。尙書蘭汗殺速曾等十餘人。奉太子榮承制。大赦。遣迎寶還于薊。寶欲北還。盛等成以汗忠。款虛實未明。宜就范陽王德寶從之。乃自薊而南。四月寶至鄴。鄴中道民固請留之。寶不從。南至黎陽城。西開范陽王德稱制。權而退。乃還龍城。次于廣都。蘭汗又遣左將軍蘇超寶具中款。誠忠節無差。寶于是命發汗。遣弟難率五百騎迎寶至龍城。汗引寶入于外邸。殺之年四十四。殺太子榮及王公卿士百餘人。汗自稱大將軍。大單于。昌黎王。年號龍興。七月長樂公盛與蘇汗。盛即位。僭稱寶惠愍皇帝。廟號烈祖。

慕容盛

慕容盛字道運。寶之庶長子。泰建元年。生于長安。二十年。符堅誅慕容氏。盛東奔。既至。垂問以西事。盡地。固垂笑謂之曰。昔魏武撫明帝之首。遂乃侯之。祖之愛孫。有由來矣。于是封長樂公。建興六年。領北中郎。鎮南進爵為王。及寶為蘭汗所殺。盛馳計。因潛結大衆。謀討難。及汗等斬之。建平元年。七月。告成宗廟。大赦。改元。青龍。謙損自卑。不稱尊號。以長樂王稱。諸王。皆為公。東陽公慕容根等九十八人。上尊號。盛不許。十月。根等又請。盛許之。丙子。僧即皇帝位。正月。朝。慕容臣于承乾殿。大赦。改建平元年。為長樂元年。二年。正月。大赦。盛去皇帝之號。稱庶民天王。三年。八月。右將軍慕容國謀。率兵襲盛。前將軍段機等。因乘心阻。動潛于禁中。鼓譟大呼。盛聞。變率左右出戰。乘皆披潰。俄有一賊從閣中擊傷足。遂取昇昇前殿。召叔公河間公熙。嗣以後事。熙未至而薨。年二十九。僞諡昭武皇帝。廟號中宗。

慕容熙

慕容熙字道文。一名長生。垂之少子。燕元二年。生于長生。建興八年。封河間王。永康初。隨寶奔龍城。拜司徒。校尉。長樂元年。遷僕射。中外都督。領昌黎尹。盛薨。僧即皇帝位。大赦。改長樂三年。為光始元年。二年。正月。熙引見州郡。若舊。予言。問以民間疾苦。司徒部民劉瓚對。問稱旨。拜帶方太守。是春。大治宮室。至四月。立符貴人為昭儀。五月。築龍騰苑。廣十里餘。役徒二萬。起景雲山于苑內。又起道通宮。甘露殿。連房數百。觀閣相交。鑿天河渠。引水入宮。又為符昭儀鑿曲光海。青涼池。季夏暑熱。士卒不得休息。渴死者大半。四年。二月。昭儀符氏卒。立符貴為皇后。九月。符后遊。熙從之。北登白鹿山。東過青嶺。南臨滄海。冬十一月。乃還。百姓苦之。士卒為狼虎所害。及凍死者五千餘人。五年。十月。擬都之風。陽作宏光門。累級三層。建始元年。正月。大赦。天下。三月。太史丞梁延年。夢月化為五白龍。夢中占之。曰。月臣也。龍君也。月化為龍。當有臣為君。痛而告人。曰。國符其將盡乎。是月。符后起承華殿。高宏光一倍。負土於北門。土與穀同價。典軍杜靜。載棺詣闕。上書。諫。大怒。斬之。后。符季夏。思凍魚鱗。冬。須生地黃。皆下有司。切責。不得加以大辟。四月。符后崩。熙悲號。歸。若喪考妣。擁尸而撫之。曰。體已就冷。命遂斷矣。于是低仆絕息。久而乃蘇。服斬。食粥。百寮于宮內。設位哭臨。使有司。按校哭者。有淚以為忠孝。無淚則加罪。羣臣震懼。莫不舍辛。以為淚。高陽王妃張氏。熙之嫂也。美姿容。熙欲以為殉。乃毀其椁。中有弊氈。遂賜死。三女叩頭求哀。熙弗許。營陵周輪數里。下湖三泉。內圖畫。尚書八座之像。熙曰。善為之。朕將隨后入此。輜車高大。毀北門而出。中衛將軍馮跋。左衛將軍張興。先皆坐事亡奔。以熙政之虐也。與跋從兄萬泥等三十二人。結盟。推夕陽公慕容雲為主。發尙方徒五千人。分屯四門。入宮。授甲。閉門拒守。中黃門趙洛生奔告。熙曰。此鼠竄耳。勝還當誅之。乃收髮。貫甲。馳還。赴難。夜至龍城。攻北門。不克。遂入龍騰苑。左右潰散。熙微服。逃于林中。為人執送。雲等殺之。年三十二。葬衝平陵。諡曰昭文皇帝。

慕容雲

慕容雲字子雨。寶之養子。祖父高和。有麗之支庶。自云高陽氏之苗裔。故以高為氏。寶之為太子。雲以武藝給侍東宮。永康初。拜侍御。即以疾去官。及熙葬后。馮跋詣之。告以大謀。雲懼。跋等強之。四月。即天王位。

復姓高氏。大赦。改建始元年。為正始元年。國仍號大燕。以馮跋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尙書事。武邑公慕容歸為遼東公。立燕之宗社。三年。冬。十月。雲臨東堂。幸臣離班。桃仁。懷劍執紙而入。稱有所啓。抽劍擊雲。雲以几拒。班桃仁進而殺之。立馮跋為主。即位。僞諡為惠懿皇帝。始垂以丙戌之歲。建號中山。至馮跋之歲。歲在己酉。二十四年。

十六國春秋

南燕錄

慕容德

慕容德字元明。號之少子。就每對諸宮人言。婦人姪。夢日入懷。必生天子。公孫夫人方娠。夢日入。麟中獨善。而不敢言。晉成康二年。晝寢。生德。左右以告。方疑而起。號曰。此兒易生。似鄭莊公。長必有大德。遂以德為名。年十二。而號。晝寢。身毀。過禮。年十八。長八尺二寸。額上有日角。假月重文。元初。初封梁公。建熙初。進號安北將軍。封范陽王。入為魏尹。秦滅。燕徙於長安。秦伐涼。德請征自効。後為張掖太守。符堅伐晉。垂請德為副。堅敗。德乃隨垂如鄴。垂稱燕王。復封范陽王。建興元年。為司徒。隸校尉。八年。司徒垂臨薨。謂太子寶曰。鄴是舊都。宜委范陽王。永康元年。以德鎮鄴。及寶失中山。自龍城奔鄴。以德為丞相。領冀州牧。承制南夏。德兄子麟。自義臺來奔。因說德曰。中山既沒。魏必乘勝攻鄴。雖糧儲素積。而城大難固。且人情沮動。不可以戰。及魏軍未至。擁衆南渡。就魯陽王和。據滑臺。而聚兵積穀。伺隙而動。計之上也。魏雖拔中山。勢不久留。不過照掠而返。人不樂徙。理自生變。然後振威以拔之。魏則內外受敵。使懸危之士。有所依憑。廣開恩信。招集遺衆。可一舉而取之。先是慕容和亦勸德南徙。於是許之。隆安元年。正月。德率戶四萬三千。車二萬七千。乘自鄴徙滑臺。黎陽魏軍垂至。三軍危懼。欲徙據黎陽。皆曰。流冰合。是夜。濟訖。冰亦碎。前德

大悅改號陽津為天子津德入滑臺趙王麟等九十八人上言今中士傾附龍都蕭條趙魏遺黎鵠企澤皇伏願仰承俯順以承宗廟謹上皇帝尊號德許之令曰朕順來承且以燕元故事統行帝制泰詔而已改永康三年為元年大赦殊死已下置百官封進有差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城西數里伏於河西道中黃門趙思告北地王鍾曰上去二月得丞相表即自南征朕遂作逆於乙連今失據來此呼丞相奏迎鍾使白狀寶道思之後見探權者知德稱帝懼而北奔初符登既滅弟廣率所部二千來降拜冠軍處之乞活保至是復叛稱秦王德留撫軍會陽王和守滑臺德率眾攻廣斬之和長史李辨殺和以滑臺降魏德曰符廣雖平撫軍失據進有強敵退無所托計將安出尚書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非帝主之居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地方二千里戶餘十萬四塞之固可謂用武之國德猶指未決於是遣牙門蘇撫開沙門胡公報曰山西絕俗之士不應預聞朝議但有待之累非有託無以立陛下今來即朝之禮越敬覽潘尚書之議可謂興邦之術矣撫又問以年世胡以周易筮之曰燕發庚戌撫曰幾何曰年則一紀世則及子撫曰何其促乎胡曰卦兆然也豈關人哉撫不敢言德大悅三月德引師而南五月次薛城八月入廣固即皇帝位於南郊大赦改元為建平元年又曰漢宣制吏民犯諱故改名朕今增一備字以為復名庶開臣子避諱之路於是敍賞有差新舊咸悅十月太極端門並就以公工張剛為材官將軍上方令二年十月徐州刺史潘聰青州刺史鞠仲來朝德笑謂羣臣曰朕雖寡薄恭已南面在上不驕夕惕於位可稱自古何等王也仲曰陛下中興之聖后少康光武之儔也願命左右賜仲帛王匹仲疑多陳謀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慮卿乎卿飾對非實故亦虛言相賞賞不濫加何足謝也韓范進曰臣聞天子無戲言忠臣無妄對今日之論可謂君臣俱失德大悅賜範絹五十四三年三月德如齊城登營丘望見晏嬰塚顧左右曰禮大夫不通城郭平仲古之一賢人達者而生安近市死葬近城豈有意乎青州秀才晏談對曰孔子稱臣先人平仲賢矣豈不知高其梁豐其禮蓋政在家門故儉以矯世存居湫隘卒豈擇地而葬乎所以不遠門者猶冀悟平生意也德悅之三月以大牢祀漢城陽景王廟遂北登社首山東望鼎足因自牛山問讓以齊之山川賢否故事讓對詳辨盡地成國德深嘉之拜尚書郎五年二月夜地震在栖之雞皆驚飛散三月德疾動經旬幾於不振會前尚書右丞曹默自冀州來奔以白酒解之乃瘳以默為御史中丞封永熙侯五年正月兄子超自秦還九月汝水竭十一月德疾篤夢號曰汝既無子何不早立超為太子不爾惡人生心戊午引見羣臣於東陽殿議立超為太子俄而震怒百寮驚超德亦不安還宮疾甚呼後公主及超中以後事執超手曰德若至曉更見公卿願託以汝死無所恨數日視公主欲有所言竟遂不能言後大言今日召董中書造誥之超開目額之是夕薨於顯安宮年七十為十餘棺夜分出四門潛埋山谷莫知其屍所在虛葬於東陽殿陰獻武皇帝廟號世宗在位五年

慕容超

慕容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秦滅燕以納為廣武太守數歲去官與母公孫太妃就弟德家於張

掖德從符堅南征留金刀辭母而去及垂起兵山東讓掖太守符昌誅納及德之諸子公孫太妃以着不合利納妻段氏以懷妊未決執於郡獄獄呼延平德之故吏也將公孫及段氏逃於荒中而生超焉公孫氏臨產授超金刀曰聞汝伯已中興於郡郡吾朽病將沒相見絕汝脫得東歸可以此刀還汝叔也後因呂隆歸秦秦徙涼州民於長安超因而東歸母謂超曰母子得全濟者呼延氏之力也惠而不報天不祐人乎今雖死吾欲為汝納其女以答厚惠於是納之超至長安待行乞由是往來無禁濟陰人宗正謙善卜相西至長安賣於路超行而遇之因就謙相謙奇其姿貌超乃內斷於心不告母妻辭母詣霸上乃與謙俱歸至諸關禁自稱張伏生二十日達梁父建平六年四月至廣固皇以金刀且宣祖母臨終之言德撫之號超身長八尺腰九圍姿器魁傑有類於德德愛之名之曰超封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置佐十一年立為太子己未僭即皇帝位大赦改建平六年為太上元年三年七月遣中書令韓範聘秦姚興許還超母妻八月秦使兼員外散騎常侍章宗還聘贈以千金超復遣右僕射張華給事宗正元聘秦送太樂伎一百二十人姚興大悅還超母妻十月華發長安宗正元聘先反命超悅遣征虜公孫五樓率騎二千迎於境上超親率六宮迎於馬耳關四年正月大赦尊父北海穆王為穆皇帝母段氏為皇太后居長樂宮妻呼延氏為皇后五年二月晉相劉裕率衆來伐三月晉師渡淮超聞晉軍之盛自率衆四萬拒戰大敗奔還廣固徙郭內民入保小城晉攻陷大城長圍列守超請為藩臣以大觀為界裕不許六年正月超登天門朝羣臣於城上殺馬以饗將士文武皆有遷授二月尚書悅奇開門納晉師超出奔為晉師所執送建康市斬之時年二十六殺鮮卑王公已下三千餘人以男女萬餘口為軍賞始建平元年歲在己亥僭號居齊王為劉裕所滅在己酉年二十一年

訓。二十二年八月跋寢疾召中書監申秀侍中楊哲於內寢謂之曰吾患當不濟卿等善相吾子參決萬機九月跋疾甚重而臨軒命太子翼勸兵聽政以備非常宋夫人規立其子受惡翼聽政謂之曰上欲將廢奈何便欲代父臨天下乎翼性仁弱遂還東宮一日三省疾宋夫人矯絕內外遣關寺傳問而已翼及大臣皆不得見跋弟宏於是與壯士數十人裹甲入禁中宿衛皆不戰而散宋夫人命閉東閣宏憤極斗頭動捷有勇力闖關而入至於皇堂射殺御女一人跋驚懼而薨宏遣修城告曰天降凶禍大行崩背太子不侍疾羣公不奔喪疑有逆謀圖危社稷吾備太弟之親遂辭大位以事國家百官叩門入者進階二等太子翼率東宮兵出戰敗退兵皆奔散宏遣使賜死命宗正馮哲黃門盧招典葬於東宮葬跋於長谷陵偽諡文成皇帝廟號太祖

馮宏

馮宏字文通跋之季弟高雲篡位拜中領軍封汲郡公太平元年拜尚書右僕射改封中山公遷尚書令司徒錄尚書事宏即天王位大興元年正月壬午朔大赦改年二月立夫人慕容氏為皇后二年正月立少子王仁為太子六月有鼠集城西盈數里地中西行至水前嚼馬尾後者迭相嚼尾而渡識者以為民遷之象七月魏師來伐神高八月召城邊東營丘城周四郡並降魏九月魏師還宏徙民四萬餘戶而西三年六月魏永昌王來伐五年四月遣右衛孫德乞師於宋十二月又遣尚書楊伊請迎於句麗六年三月端門崩四月魏又遣侍中建興公虞弼東平公鵠青來攻尅白狼句麗將葛居孟光率衆數萬隨楊伊來迎屯於臨川尚書令郭生因民之懼遷開門而引魏軍魏軍疑而不赴生遂勸衆攻宏宏引句麗兵入自東門與生戰於闕下生中流矢卒句麗軍既入城取武庫甲以給其衆城內美女皆句麗軍人所掠五月乙卯宏率龍城萬戶東徙焚燒宮殿火一旬不絕令婦人被甲居中楊伊等勒精兵於外而居光率騎後殿方軌而進前後八十餘里魏軍追至遼水不擊而還遣使徵宏於句麗後二年為句麗所殺偽諡昭成皇帝自馮跋太平元年歲在乙酉至宏滅亡之歲丙子二十八載

十六國春秋

北燕錄

馮跋

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其先畢高之後也子孫食采馮鄉因以氏焉晉永嘉之亂祖父和避地上黨父安雄有器量為慕容永將永滅跋東徙和龍家長谷中跋夜夢天門開神光赫然燭於庭中永康末拜中衛將軍建始元年與二弟結謀殺慕容熙立高雲為主正始元年以跋為中外都督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封武邑公太平元年雲為其幸臣離班桃仁所殺帳下督張秦李桑誅班及仁羣臣推跋為主僭即天王位大赦令曰義貴適時不必改作故陳氏代姜不徒齊號即號燕國改為太平元年追尊祖和為元皇帝父安為宣帝子永為太子三年七月以太子永領大單于內置四輔七年建大學以長樂劉軒營丘張斌成周翟崇為博士簡二千石已下子弟年十五以上教之十四年宿軍地燃一旬乃滅十七年二月北都人趙壽女既嫁化為男娶妻而無子跋問諸羣臣曰此何祥尚書左承傅權對曰漢世雌雞為雄陰變為陽君替臣僧之象卒有婦人專寵王莽篡位今女為男臣將無君之徵跋曰將何以禪之權曰桑穀生朝太戊修德而假道中興炎感守心宋景背躬延齡二紀唯修身崇善可以轉禍為福十八年八月立子翼為太子跋戒之曰吾聞君人以學為本不學無以立尊敬師傅人倫之始汝其夙夜虔虔欽承明

軍金城王。六年立子熾盤爲太子。七年遣使授左丞相河南王。假黃鉞加九錫之禮。十月氏王楊定步騎四萬來伐。乾歸勸衆而進。大敗定軍。斬定及首級萬有七千。於是盡有隴西之地。十二月僭稱秦王。大赦。八年呂光來伐。歸乃稱藩。遣子勃勃爲質。既而悔之。十三年春。征西大將軍姚碩德率衆來伐。入自南安峽。歸次於隴西。以拒碩德。與滑州刺史。乾歸將兵將至。率輕騎數千候與中軍相失。爲與追騎所逼。戰敗。道歸苑川。乃率騎數百馳上允吾。禿髮利鹿孤逆歸之於晉。乾歸將叛。謀泄。懼爲利鹿孤所害。謂其子熾盤曰。姚興將盛。吾將歸之。今送汝兄弟及汝母爲質。於是送熾盤兄弟於西平。乾歸遂奔長安。姚興大悅。拜持節都督河南諸軍事。河州刺史。歸義侯。十四年遣乾歸還苑川。盡以部民配之。十八年正月。乾歸至長安。十九年五月。苑川地復裂。正月。又稱長安。二十年。姚興遣乾歸歸爲西州之患。留拜主客尚書。以其子熾盤爲西夷校尉。行河州刺史。二十一年。熾盤以長安亂。將始乃招結諸部。築城於隴山。以據之。更始元年。乾歸隨姚興如平流。熾盤攻抱罕。尅之。遂遣使來告。乾歸奔還苑川。遂如抱罕。留熾盤鎮之。乾歸將衆二萬。遷於度堅山。諸將勸稱王。七月。僭稱秦王。大赦。改年。置百官。公卿以下。皆復本位。四年五月。乾歸敗於五谿山。有鳥集於其手。乾歸惡之。六月。爲兄子公府所殺。公府出奔。熾盤遷於抱罕。遣弟廣武將軍智達。擒公府於隴山。南轅裂之。八月。葬乾歸於抱罕。陵仍僞爲武元王廟。號高祖。

乞伏熾盤

乞伏熾盤。乾歸長子。乾歸薨。自稱大將軍。河南王。改元爲永康元年。以尚書令翟勰爲相。封拜各有差。二年。熾盤討吐谷渾。別統旁行長柳川。擄達於渴渾川。大破之。俘獲男女二萬三千。五年正月。有五色雲起於南山。熾盤大悅。謂羣臣曰。吾今年應有所定。王業成矣。於是繕甲數萬。以伺四方之隙。五月。聞傳檀西征。率步騎二萬。襲樂都。傳檀降。遂并南涼。兵強地廣。十月。僭即秦王位。置百官。立妻禿髮氏爲王后。四年。熾盤子元基。自長安逃歸。拜尚書左僕射。建宏元年。立第二子慕末爲太子。領撫軍大將軍。都督諸軍事。改元。熾盤薨。慕末命太子慕末。乃薨於外寢。六月。葬武平陵。諡文昭王。廟號太祖。

乞伏慕末

乞伏慕末。字安石。熾盤之第二子。幼而好學。有文才。建宏元年。立爲太子。熾盤薨。僭即秦王位。大赦。改年爲承宏元年。二月。立萬載爲太子。三年九月。部民多叛。慕末焚城邑。毀寶器。率戶五千東。如封。爲赫連定所拒。遂圍安南。十一月。魏遣尚書庫結。率騎五千迎慕末。衛軍吉毗。固諫以爲不宜。遂內徒徒之。庫結引還。四年。赫連定遣其叔北平公。率衆一萬攻南安。城內大饑。人相食。傳侍中乞伏延祚。吏部尚書乞伏跋跋。踰城奔。末乃銜璧出降。送於上郡。及宗族五百餘人。悉爲赫連所誅。自國仁建發元年。乙酉歲。至辛未。四十七年。

十六國春秋

西秦錄

乞伏國仁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其先自漢北南出。太陰山。五世有祐鄰者。晉太始初。率戶五萬。遷居高平川。鄰卒。子結。權立。遷於牽屯。結權卒。子利那立。利那卒。弟祁堅立。祁堅卒。利那子述延立。遷於苑川。述延卒。祁堅子傷太。塞立。石勒之滅劉曜也。懼而遷於麥田元孤山。太塞卒。子司繁立。秦始皇中。遷於度堅山。建元七年。秦將王統來伐。繁率騎三萬拒統於苑川。統潛襲度堅山。部民五萬餘落悉降於統。司繁乃詣統請降。符堅拜南單于。留之長安。後以爲鎮。西將軍。鎮勇士川。甚有威惠之稱。司繁卒。國仁即位。開堅征。晉奔敗。國仁收衆至十餘萬。又開堅爲姚萇所殺。於是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領秦河二州牧。改秦建元二十一年。爲建義元年。置武陵苑川等十一郡。築勇士都城以都之。三年。符登遣使拜仁大將軍。苑川王。四年六月薨。僞諡曰烈王。廟號烈祖。

乞伏乾歸

乞伏乾歸。國仁弟。雄武有度。略仁薨。羣寮以仁于公府幼稚。乃立乾歸爲將軍。大單于。河南王。大赦。改四年。爲太初元年。立邊氏爲后。以南川侯出連乞都爲丞相。九月。遷於金城。二年正月。符登遣使拜爲大將。

右崔鴻十六國春秋。按魏書。鴻以劉淵、石勒、慕容皝、苻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勃勃、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秃髮烏孤、李嵩、沮渠蒙遜、馮跋等。並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國土。未能統一。鴻乃撰爲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後貶。而以世仕江右。故不錄晉劉廙之書。又別作序例一卷。凡一百二卷。劉知幾史通云。鴻初求諸國史。猶闕蜀事。推求十有五年。始於江東購獲。乃增其篇目。勒爲十卷。隋志凡百卷。唐志一百二十卷。宋國史志祇有二十餘卷。而文獻通考并不著錄。則見陳二家必俱未見此書也。按晁說之云。司馬溫公修通鑑。所考十六國春秋。非鴻全書。則在宋時已散佚久矣。故經義考列入佚書門。且云。今世所傳十六國春秋。乃後人采晉書、北史、册府元龜、太平御覽等書集成之。非原書也。若叢書本凡十六國。各爲篇卷。又祇存其略云。汝上王謨識。

家皆書，皆正史類也。曰陸機、干寶、曹嘉之、郭象、劉謙之、王韶之、徐廣、裴松之、郭季產、九家晉紀。曰晉書、漢晉春秋、孫盛晉陽秋、檀道濟晉陽秋、杜延業晉春秋、蕭方三十國春秋、皆編年類也。又輯常璩和苞田惠、王度、陸機、范亨、張遜、王叔暉、高圓、裴扶仁、姚和都、張路、劉頤、喻歸、車頻、段龜龍等所撰備前各史，而崔鴻十六國春秋百卷為鉅觀。又補撰年表一卷，校定纂錄十卷，其所刪訂足正原本之失。蓋君平生精力，唯此書最深遠矣。又旁輯兩晉詔鈔，皆起居注鈔，廣誥晉朝雜事，張敞東宮舊事，車灌修陵故事，盧琳八王故事，四王起事，應詹陶公故事，桓元僞事，傅暢晉諸公敘贊，晉公卿禮秩故事，荀綽晉後略記，竹百官表注，晉百官名，察屬名，杜預律本，賈充晉令，張斐漢晉律序注，韓處決疑要注，皆與午一代掌故所資。其區字則輯太康地記，郡中記，林邑記，凡三種。其言行則輯晉諸公別傳，袁宏名士傳，郭頌世語，裴啓語，林山公啓事，凡五種。又著錄晉別集三百家，晉文集三百家，皆手自校寫，神稿具存。至被兵時所燬卷帙，不在此數。其纂述可謂勤且固矣。同治六年，詔舉孝廉方正，同縣程先生鴻詔，以君行誼白大吏，應其選。而君抗志沖雅，不就一官。以著作終其身。鳴摩非所稱博文君子者歟。光緒辛卯，廣雅書局刻君所輯十六國春秋，乘恩提點局事，獲預校讐。因據程君所述事略及撰錄書目次為傳，庶以備延閣之采焉。論曰：史官之替久矣。馬班而後，世重范曄，體大思精，歎為絕作。觀其自敘，亦博采衆家而成。承祚國志稱良史才，委世期補而注之，遂以不朽。晉代記載，炳乎蘇林、陸機、干寶、何法盛、習鑿齒、諸賢，大雅宏遠，皆有鑒哉。卓然成一家言。唐修晉書，始用衆手。貞觀中，房玄齡奏令許敬宗、來濟、陸元仕、劉子翼、令狐德棻、李義府、薛元超、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錄，典著作者，多文藻之士。又雜取世說新語，以放誕相尚。然則子元所譏，其事雖穢，其辭雖雅，異乎記功書過，彰善舉惡者，非過論矣。自太宗著論，總題御讀，新製既出，舊史遂佚。今君於散亡之餘，摭拾遺殘，又兼采前朝各史，攷覽異同，倘就所錄，刊入史注，必能參駁詳洽。首尾該備，以方世期，又何愧焉。厥緒未竟，墓艸已宿，遺書盈篋，想就湮沒，惜哉。

十六國春秋輯補傳

湯君諱球，字伯珩，野縣人。少幼學，從同縣俞先生正雙、汪先生文藻游，博通諸經，篤守家法。隱居教授，章句訓故，以鄭氏為主。諸生舉經義相質，必引據師說。徐下己意，決其異同，無穿鑿，無傳會。宜徵問學者宗之。野山縣僻小，而士皆潛心經術，實君為之倡也。其事親以孝聞，父永懿，老病且篤，君謝絕人事，晝夜侍疾，衣不解帶者逾數月，父竟獲痊，以遺游終。居喪哀毀盡禮，杖而後起。性耿介，授徒奉親，束脩外不受一錢。鄉里敬其清操，亦無敢干以私者。成豐初，院中為賊蹂躪，郡縣承檄練鄉兵，當事者挽君直練局，君自謂非觀梅材，且鄉兵訓練無素，不足辦賊，死非所懼，懼為賊污耳。遂避地去，後賊果大至，始服君先識。高蹈云：君願身長，多聞強識，早歲覃精銳思，治時人學，中西算法，靡不洞曉。尤善天官家言，開元占經，悉能成誦。星緯推步，研究其奧，而不屑以黨事名。亂定後，聚書數千卷，杜門著述。補輯鄭氏逸書九種，孝經論語注，蒐采尤備。並補輯劉熙孟子注，劉珍等東觀漢紀，皇甫謐帝王世紀，譙周古史攷，傅子，伏侯古今注等書。皆前人輯本所未逮。又以晉書為唐所修，房玄齡傳稱其時史官多文詠之士，好采碎事，說為綺黠，劉知幾亦言自貞觀中，更加纂錄，凡所修撰，多乘異聞。言晉史者皆棄其舊本，適廣蒐載，藉以補其闕，而糾其謬。錄成帙，凡二十三種，曰王隱、虞預、朱鳳、何法盛、謝靈運、咸榮緒、荀子雲、蕭子顯、沈約、九

入關。三輔響應。因小挫。輒復返旆。遂使秦中豪傑。翹然改國。王猛尹綽。甘為苻姚佐命而不悔。故苻之替。非十六國也。夷甫諸人。固任其責。亦由江表將相。坐失事機。無以收恢復之效也。而論者顧委之於運。何哉。偏霸之興。亦應符讖。然皆傳祚不永。忽就夷滅。蓋任賢則強。復讎則廢。未有嚴刑峻法。賦役煩興。謀僂大臣。猜忌骨肉。而能卜世長久。豈熾饜昌者。明乎逆取。昧乎順守。斯十六國之所以失耳。夫割據之禍。歷歷逾百。曠覽載籍。前古罕聞。然覆轍相尋。成敗燦列。則又哲后之著龜。先民之炯戒。而非可味焉不察者也。魏崔鴻十六國春秋百卷。敘例一卷。年表一卷。獲貶得失。指寓勸懲。情宋元間。其書已佚。明屠氏別撰百卷。虛託鴻名。雜采小說。未足徵信。古彭湯伯珩先生潛心著述。刺取舊文。輯成是編。並錄晉書載記列傳。及宋魏兩書。以補其闕。又撰年表一卷。冠首於首。經緯秩然。十六國先後敘次。一依鴻傳。正其遺繆。校其異同。遂使散亡之籍。頓還舊觀。察誠以彰。與替足觀。非僅拾遺訂墜而已。夫史兼三長。識尤其要。諒固不可。穠亦非宜。本傳稱鴻二世仕江左。故不敘晉劉劭之書。明正統所歸。匪在元魏。今書於諸方偽號。輒繫晉年。戕表關庭。不遺一字。侵陵則稱入寇。敗績亦曰王師。筆削之間。具存微惜。雖非鴻書之舊。然約而不疏。博而不雜。綱舉而目張。意內而言外。即謂鴻書至今存可也。嗚呼。當晉太康時。君相溺於宴安。狃於全盛。斥光戎狄。雜處中國。有履霜堅冰之漸。而不知戒。同積薪厝火之勢。而不知懼。一旦禍起。遂成橫流。內訌外潰。不可遏止。而承其弊者。又或玩寇喪師。無撥亂反正之具。至使銅甍沒於荆棘。鐵履淪於履。履。國步陵夷。卒以不振。然則千載而下。思患預防。可不於是編三復之哉。光緒壬辰。涂月。陽湖吳翊寅。

十六國春秋輯補書後

自晉政不綱。方與鼎沸。攘歟神靈。僭跨相望。又皆起自胡羯。非我族類。毀裂冠冕。荼毒縉紳。宗社邱墟。生民塗炭。豈天心鍾亂。運厄陽九。故違其會耶。抑人事有以釀成之也。夫夷夏之防。古今至重要。荒委贊。義在羈縻。自漢魏以來。戎狄降者。多處之塞內。漢光徙先零。羌於焉。魏武徙都。氏於秦川。又并州之胡。散居六郡。晉郭欽。疏言。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則胡騎三日。可至孟津。宜以兵威。徙之邊地。江統亦言。宜徙光出關中。氏還隴右。五部匈奴。申論發遣。歸其本域。皆不見錄用。是時朝野上下。祖尚虛浮。白望清談。靡然成俗。州郡武備。既弛。戎政不修。身雄之材。乘釁而動。固其宜矣。劉淵因部衆之推。假單于之號。控弦數萬。首倡逆謀。李特父子。略陽氏。煽流民。遂盜巴蜀。石勒羯之餘種。苻洪氏之酋長。姚萇光之渠帥。迭據關隴。雄視中原。拓跋索頭之裔。稱王於代。慕容鮮卑之族。僭帝於燕。惟涼州張氏。奉晉正朔。終以僻在西陲。為秦所并。呂光繼起。勢亦不振。自餘諸國。皆非冠裳。炎狄盛則中夏衰。又其勢然也。蓋晉究其終始。而論之。晉武賤祚。本田竊竊。平吳而後。志益驕盈。嗣主昏聩。不堪負荷。受遺顧託。又非親賢。加以女后專朝。台宰尸素。八王構難。同氣推戈。逮乎神州陸沈。舊京燼蕩。王陵土崩於幽薊。劉琨瓦解於竹陽。舊衣冠。屈辱戎海。十州有倒懸之危。四海無中興之望。琅邪篡承大統。假息吳會。黃江自守。經略未宏。桓溫

十六國春秋輯補目錄

前趙錄

卷一之二

劉淵 子和 劉宣

卷三之五

劉聰 子榮 陳元達

卷六之八

劉曜

卷九

劉延年 劉洋 王彌 王廣 崔游 范隆 董斌道

卷十

王育 韋忠 劉敏元 郭汜 李景年 王鶴 杜育 喬智明 梁綽妻辛氏 陝婦人

冷道 相里覽

十六國春秋輯補 目錄

十六國春秋輯補 目錄

後趙錄

卷一之五

石勒 子弘 張斌

卷六之九

石虎 子世 道隆

卷十

石閔

卷十一

支雄 張譚 張樓 魏豹 申錄 續成 章諫 裴憲 傅陽 石模 盧謀 劉羣

卷十二

楊柯 辛譚 佛圖澄 麻襜 單道開 素和明

前燕錄

卷一

慕容廆 張斌 高瞻

卷二之三

慕容皝 慕容翰 慕容暉

卷四之五

慕容儼 韓恆 李產

卷六之七

慕容暉 慕容恪 慕容暉 慕容暉 慕容暉

卷八

吐谷渾 吐延 葉延 薛奚 成公都 王歆 公孫鳳 公孫永 黃泓 汜昭

前秦錄

卷一

苻洪 苻健 苻雄

卷二

苻生 王國

卷三之八

十六國春秋輯補 目錄

苻堅 王猛 苻融 苻暉

卷九

苻丕 苻詳

卷十

苻登 徐嵩

卷十一

苻琳 堅太后苻氏 堅夫人張氏 登后毛氏 梁竇 張皓 徐成 姜宇 鹿繼

張忠 石垣 孟欽 僧沙 王嘉 韋暹母宋氏 竇滔妻蘇氏 陸斌

後燕錄

卷一之三

慕容垂

卷四

慕容寶

卷五

慕容盛

卷六

慕容熙 慕容雲

卷七

慕容鳳 垂段后 趙秋 封衡 王高 末那檀雲 慕容白曜

後秦錄

卷一

姚弋仲 姚襄

卷二

姚萇

卷三之六

姚興 尹緯

卷七之八

姚泓

十六國春秋補 目錄

目錄

五

卷九

姚順 姚嵩 甚后蛇氏 王雲仲 宋駿 欽重 鳩摩羅什

南燕錄

卷一之三

慕容德

卷四之五

慕容超

卷六

慕容鍾 封孚 封嵩 王鸞 冷平 段豐妻慕容氏

夏錄

卷一之二

赫連勃勃

卷三

赫連昌 赫連定

前涼錄

卷一

張軌

卷二

張定 張茂

卷三之四

張駿

卷五

張重華 子璽曜

卷六

張祚 張玄暉

卷七

張天錫

卷八

十六國春秋補 目錄

七

天錫妻閻氏 辟氏 宋配 宋矩 宋織 汜瑗 汜騰 汜禕 汜昭 辛攀 辛恂

卷九

張斌 張植 李奔 常璩 張冲 車濟 郭荷 郭瑛 祈嘉

蜀錄

卷一

李特

卷二

李流 李雄

卷三

李班 李期

卷四

李壽 李勢

卷五

李庠 李始 李安 熊壯 譙秀

後涼錄

卷一之二

呂光

卷三

呂纂 呂隆

卷四

呂纂妻楊氏 呂紹妻張氏 呂憲妻胡氏 郭鑿 竇苟

西秦錄

卷一

乞伏國仁

卷二

乞伏乾歸

卷三

十六國春秋補 目錄

乞伏焜野 乞伏暮末

卷四

辛進 鹿門子弟 武部氏 吐谷渾 顧連 顧勳 烏乾婆(即大慈) 樹落干

南涼錄

卷一

秃髮烏孤 秃髮利鹿孤

卷二之三

秃髮傳檀 曇雲

西涼錄

卷一之二

李嵩

卷三

李歆 弟恂 子重耳 弟翻子實 馮后尹氏 劉頡

北涼錄

卷一之二

沮渠蒙遜

卷三

沮渠茂乾 弟無諱 安周 從弟唐兒 大周 兄子萬年 祖 張諱

北燕錄

卷一之二

馮跋

卷三

馮弘 馮素弗 姚昭

丁巳	丙辰	乙卯	甲寅	癸丑	壬子
元年	十二年	十一年	十年	九年	八年
光武帝	五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三年
元興	二年	五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殺弟	秦所	漢為	漢白	卒子	公
二年	元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二年	元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己巳	戊辰	丁卯	丙寅	乙丑	甲子	癸亥	壬戌	辛酉	庚申	己未	戊午
四年	三年	二年	元年	三年	二年	元年	元年	五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九年	八年	七年	六年	五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元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五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元年	六年	五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元年	二年
六年	五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元年	八年	七年	六年	五年	四年	三年
六年	五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元年	八年	七年	六年	五年	四年	三年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五年	簡文 帝成 安元	二年	孝武 帝寧 康元	二年	三年	太元 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十一 年	十一 年	八 年	九 年	十 年	十 一 年	十 二 年	十 三 年	十 四 年	十 五 年	十 六 年	十 七 年	十 八 年
七 年	八 年	九 年	十 年	十 一 年	十 二 年	十 三 年	十 四 年	十 五 年	十 六 年	十 七 年	十 八 年	十 九 年
七 年	八 年	九 年	十 年	十 一 年	十 二 年	十 三 年	十 四 年	十 五 年	十 六 年	十 七 年	十 八 年	十 九 年

十六國春秋補編 年表

二

二〇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 地太 祖道 武登 國元	十二 二年	十三 三年	十四 四年	十五 五年	十六 六年	十七 七年
十九 慕容 皝白	二十 慕容 元	二十一 慕容 皝	二十二 慕容 皝	二十三 慕容 皝	二十四 慕容 皝	二十五 慕容 皝	二十六 慕容 皝	二十七 慕容 皝	二十八 慕容 皝
二十九 慕容 皝	三十 慕容 皝	三十一 慕容 皝	三十二 慕容 皝	三十三 慕容 皝	三十四 慕容 皝	三十五 慕容 皝	三十六 慕容 皝	三十七 慕容 皝	三十八 慕容 皝
三十九 慕容 皝	四十 慕容 皝	四十一 慕容 皝	四十二 慕容 皝	四十三 慕容 皝	四十四 慕容 皝	四十五 慕容 皝	四十六 慕容 皝	四十七 慕容 皝	四十八 慕容 皝
四十九 慕容 皝	五十 慕容 皝	五十一 慕容 皝	五十二 慕容 皝	五十三 慕容 皝	五十四 慕容 皝	五十五 慕容 皝	五十六 慕容 皝	五十七 慕容 皝	五十八 慕容 皝
五十九 慕容 皝	六十 慕容 皝	六十一 慕容 皝	六十二 慕容 皝	六十三 慕容 皝	六十四 慕容 皝	六十五 慕容 皝	六十六 慕容 皝	六十七 慕容 皝	六十八 慕容 皝
六十九 慕容 皝	七十 慕容 皝	七十一 慕容 皝	七十二 慕容 皝	七十三 慕容 皝	七十四 慕容 皝	七十五 慕容 皝	七十六 慕容 皝	七十七 慕容 皝	七十八 慕容 皝
七十九 慕容 皝	八十 慕容 皝	八十一 慕容 皝	八十二 慕容 皝	八十三 慕容 皝	八十四 慕容 皝	八十五 慕容 皝	八十六 慕容 皝	八十七 慕容 皝	八十八 慕容 皝
八十九 慕容 皝	九十 慕容 皝	九十一 慕容 皝	九十二 慕容 皝	九十三 慕容 皝	九十四 慕容 皝	九十五 慕容 皝	九十六 慕容 皝	九十七 慕容 皝	九十八 慕容 皝
九十九 慕容 皝	一百 慕容 皝	一百一 慕容 皝	一百二 慕容 皝	一百三 慕容 皝	一百四 慕容 皝	一百五 慕容 皝	一百六 慕容 皝	一百七 慕容 皝	一百八 慕容 皝

十六國春秋補編 年表

二二

二二

己亥	戊戌	丁酉	丙申	乙未	甲午	癸巳
三年	二年	安帝 元安	二十一年 皇始	二十年	十九年	十八年
二年	元年 天興	二年	元年	十年	九年	八年
					九年 登敗 死子 崇延 初元 亡凡 四十四年	八年
長樂 元年	三年 寶後 弒子 盛建 平元 帝年	二年 康元	十一年 卒子 寶水	十年	九年	八年
弘始 元年	五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皇初 元年	立子 廢卒 八年
固入 二年	德元 徙 居 董 王					
光祿 四年	三年	二年	龍飛 元年	七年	六年	五年
子紹 一年	十一年	十年	涼天 白務 九年	八年	白務 七年	六年
立 二年	十二年	十一年	元 烏 大 初 元 白 務 西 王			
涼王 改元 天	二年	元年 神 靈				

十六國春秋補 年表

二五

二四

丙午	乙巳	甲辰	癸卯	壬寅	辛丑	庚子
二年	義麟 元年	三年 天賜	二年 六年	元興 五年	五年 四年	四年 三年
三年	二年	元年				
六年	五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始元 熙光 盛卒	三年 三年	二年
八年	七年	六年	五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二年	超太 兄子 德卒 元	五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超平 元 帝
十九年	十八年	十七年	十六年	元 神 殺 纂 三 年 二 年	十四年 十三年	十二年 十一年
五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元 神 殺 纂 三 年 二 年	十四年 十三年	十二年 十一年
二年	酒泉 徙 初 元	五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李嵩 庚子 元 帝
六年	五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十六國春秋補 年表

二七

二六

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且所見魚變為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殆以告約，約曰：吉徵也。吾昔從邯鄲張陶母司徒氏相云：吾嘗有貴子孫，三世必大昌，仿像相符矣。自是十月而生淵。此段亦見御覽一百四十二卷淵生而左手有文曰：淵海遂以名焉。一作命之。二句亦。御覽英華七歲遺母憂，辨難號叫，哀感旁鄰，宗族都感，成共歎賞。時司空太原王昶等聞而嘉之，並遣弟贈幼而好學，不舍晝夜，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等曰：吾每觀書傳，嘗鄙隨陸之無武，絳灌之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固君子恥之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尉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於是文學武事，並皆工絕。載此作遠學武事，猿臂善射，臂力過人，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毛三根，長三尺六寸，有屯留崔懿之、襄陵公歸或等皆善相人，及見淵，驚而相謂曰：此人形貌非常，吾所未見也。於是深相崇敬，推分結恩。太原王渾、盧紇友之，命子濟拜焉。咸熙中，為任子在洛陽竹園，文王深待之。時東萊王彌等皆結，泰始之後，渾又屢言之於武帝，帝召見與言，大悅之。後謂王濟曰：劉元海容貌風儀，機謀變智，雖由余日，無以加也。濟對曰：元海儀容機變，實如聖旨，然其文武才幹，賢於二子遠矣。陛下若任之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平也。帝稱善。孔恂、楊球進曰：臣觀元海之才，當今懼無其比。陛下若輕其衆，不足以成事。若假之威權，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渡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任之以本部，臣竊為陛下寒心。若舉天限之固，以資之，無乃不可乎。帝默然。後秦涼覆沒，帝時將帥上黨李暹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元海一將軍之號，鼓行而西，可指期而定。孔恂曰：李公之言，未盡殄患之理也。暹勃然曰：以匈奴之勤，得元海之驍，奉宣聖威，何不盡之有。恂曰：元海若能平涼州，斬樹機能，恐涼州方有難耳。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帝乃止。後王彌從洛陽東歸，元海儀彌於九曲之濱，泣謂彌曰：王渾、李暹，以鄉曲見知，每相稱述，諱聞因之而進，深非吾願。適足為害吾本無宦情，惟足下明之，恐死洛陽，永與子別。因慷慨歎，縱酒長嘯，聲調亮然。坐者為之流涕。齊王攸時在九曲，比聞而馳遣視之。見元海在焉，言於帝曰：陛下不除劉元海，臣恐并州不得久寧。王渾進曰：元海長者，渾為君王保明之，且管方表信，殊俗懷遠，以德如之，何以無萌之疑。殺人待子，以示管德不弘。帝曰：渾言是也。會父豹卒，帝以淵代為左部帥。太康末，拜北都都尉，明刑法，禁姦邪，輕財好施，推誠接物。五部僞傑，無不至者。幽冀名儒，後門秀士，不遠千里，亦皆游焉。晉惠帝以劉元海為離石將軍都尉。此句依御覽一百六十三引補。楊駿輔政，以元海為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封漢光鄉侯。元康末，坐部人叛出塞，免官。成都王穎鎮郿，表元海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太安中，惠帝失政，諸王迭相殘廢，州郡奸豪所在蜂起。元海從祖故北都都尉右賢王劉宣等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為兄弟，爰樂同之。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寸之業。自諸王侯降同編戶，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與邦復業。在此時矣。左賢王淵、姿

器絕人，幹字超世。天若不恢崇單于，終不虛生此人。於是密共推淵為大單于，乃使其黨呼延岐、呼延以謀告之。元海詣詣會葬，顯弗許，乃令故先歸告，宜等招集五部，引會宜陽諸胡，聲言應顯質背之也。顯為皇太弟，領丞相，自鄆縣乘國政，事無大小，皆先關路。上十七字，依御覽一百四十九引補。以淵為太弟，屯騎校尉。惠帝伐顯，次於萬陂，顯假元海輔國將軍，督北城守事，及六軍敗績，顯以元海為冠軍將軍，封盧奴伯。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安北將軍王浚、起兵伐顯。元海說顯曰：今二鎮跋扈，衆餘十萬，恐非宿衛及近都士庶所能禦之。請為殿下遠說五部，以赴國難。顯曰：五部之衆，可保發已不縱能發之。鮮卑烏丸，動逐如風雲，何易可當邪。吾欲奉乘輿，過洛陽，避其鋒銳，徐俾徵天下，以順逆制之。君意何如。元海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殊勳于王室，威恩光洽，四海欽風，孰不思為殿下沒命投軀者哉。何難發之有乎。王浚、鮮卑、東瀛、鮮卑、鮮卑、與殿下爭衡，邪。殿下發一發，郡宮示弱於人，洛陽可復至乎。縱達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紙微尺書，誰為人奉之。且東胡之悍，不踰五部，顯殿下勉撫士衆，靖以鎮之。當為殿下以二部推東瀛、三部烏王浚、二暨之首，可指日而懸矣。顯悅，拜元海為北單于，參丞相軍事。元海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句之間，衆已五萬。都於離石。王浚使將軍郭弘率鮮卑攻郿，顯敗，挾天子南奔洛陽。元海曰：顯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真奴才也。然吾與其有言矣，不可不救。於是命右於陸王劉景、左獨鹿王劉延年等，率步騎二萬，將討鮮卑。劉宣等固諫曰：晉為無道，奴隸御我，是以右賢王猛不勝其忿，鬪晉綱未弛，大事不遂。右賢王盜地單于之恥也。今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魚肉，此天厭晉德，授之於我。單于積德在躬，為晉人所服，方當與我邦族，復呼韓邪之業。鮮卑烏丸，可以為援，奈何距之而拯仇敵。今天假手於我，不可遂也。遂天不祥，逆衆不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單于勿疑。淵曰：善。當為崇岡峻阜，何能為培塿乎。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出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順惟德所授耳。今見衆十餘萬，皆一當晉十，鼓行而推亂晉，猶拉枯耳。上可成漢高之業，下不失為魏武。何呼韓邪足道哉。雖然，晉人未必同我。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於人心，是以昭烈崎嶇於一州之地，而能抗衡於天下。吾又漢氏之甥，約為兄弟，兄弟弟紹，不亦可乎。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懷人望，宣等稱善。

孤今猥為羣公所推，紹修三祖之業，願茲冠履，戰懼靡居。但以大恥未雪，社稷無主，銜枯飲冰，勉從卒歲。故晉水與元年為元熙元年，大赦天下，追尊劉曜為孝懷皇帝，立漢高以下三祖五宗。一作三宗，五祖。之神主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為王后，置百官，以劉宣為丞相，崔游為御史大夫，劉宏為太尉，其餘拜授各有差。東瀛公騰使將軍孟玄討之，戰於大陵，玄師敗績，騰懼率并州二萬餘戶下山東，遂所在為寇。元海遣其建武將軍劉曜寇太原，法氏屯留長子中，都督陷之。劉元海道將攻西河，城築營自固，有八門城高九尺。四句依劉曜傳。冠軍衙略攻界休，剋之，其令賀護一作抗節不降曰：吾為晉守，不能全之，豈苟求生，以事賊虜。何面目以視世間哉！騰怒，將殺之。都督尹崇曰：將軍舍之，以勸事君，聽不聽，遂殺之。依晉書卷四十二，見劉曜傳。其妻宗氏年二十餘，有姿色，騰欲納之。宗曰：屠狗奴何有害人之夫，而欲加無禮於爾母乎？何不促殺我，遂仰天大哭，亦殺之。依劉曜傳卷四十二引補。

乙丑二年，騰又遣司馬瑜、周良、石鮮等討之。次於離石汾城，元海遣其武牙將軍劉欽等六軍距瑜等，四戰皆敗，欽振旅而歸。是歲，離石大饑，遂於黎亭，以就邸閣，留其太尉劉宏，護軍馬景，守離石，使大司農卜豫運糧以給之。

丙寅三年，晉書卷四十二引補。以其前將軍劉欽為使持節征討大都督大將軍，要擊并州刺史劉琨於板橋，為琨所敗。琨遂據晉陽，其侍中劉殷、王育、進謀元海曰：殿下自起兵以來，漸已一周，而領守偏方，王威未震，誠能命將四出，決機一擲，身劉琨，定河東，建帝號，鼓行而南，剋長安而都之，以關中之衆，席卷洛陽，如指掌耳。此高皇帝之所以翫登鴻基，烈殲強楚者也。元海悅曰：此孤心也。遂遣據河東，攻寇蒲坂平陽，皆陷之。丁卯四年，晉書卷四十二引補。元海遂入都蒲子，河東平陽屬縣，壘壁盡降。時四部之東萊王彌，起兵青徐，劉宏為王讚所逐，王彌為荀純所敗，乃謀歸漢。三句依通鑑。遣使來降，拜鎮東將軍青州刺史東萊郡公。四月，汲桑叛起兵趙魏，上郡自稱趙王，遷置州郡，四部鮮卑陸逐延兵會大軍，徵十一月，石勒及胡部等並帥衆相次來降，元海悉署其官俸。

戊辰，永鳳元年，晉書卷四十二引補。淵道聰等十將據太行，石勒等十將下趙魏。四句依通鑑。秋七月，鳳凰集於蒲子，丞相劉宣等六十四人上符號，十月，僭即皇帝位於南郊，大赦境內，改元永鳳，以衛軍和為大將軍，撫軍聽為車騎大將軍，建武昭為龍驤大將軍，又以其大將軍和為大司馬，封梁王，尚書令劉敷樂為大司徒，封陳留王，御史大夫呼延襲為大司徒，封雁門郡公，以延年為江都王，江都王延年，年十五，喪二親，奉叔父以孝聞，子良孫及弟從子，為噉人賊所掠，延年追而贖之，賊以良孫歸延年，延年拜請曰：我以少孤，為叔父所養，此叔父之孤孫也，願以子易之，賊曰：君義士也，免之。下四句依通鑑。以洋為長樂王，長樂王洋，晉書卷四十二引補。字季海，性至孝，言及二親，未嘗不嗚咽擗胸，每忌日，輒三日不食。上三句依通鑑。以偽為上郡王，上郡王偽，晉書卷四十二引補。字元英，有幹藏之稱，四年七八歲，隨兄密子元直，西如涼州，路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二

前趙錄二

劉淵

甲子 元熙元年，晉書卷四十二引補。遷於左國城，晉人東附者數萬，宣等上符號，淵曰：今晉氏猶在，四方未定，可仰遵高祖初法，且稱漢王，權停皇帝之號，待宙宇混一，當更讓之。十月，為壇於南郊，僭即漢王位，下令曰：昔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應期，廓開大業，太宗孝文皇帝，重以明德，升平漢道，世宗孝武皇帝，拓土攘夷，地過唐日，中宗孝宣皇帝，搜揚偽又，多士盈朝，是我祖宗道遠三王，功高五帝，故卜年倍於夏商，卜世過於姬氏，而元成多僻，衰平短祚，賊臣王莽，滔天篡逆，我世祖光武皇帝，誕贊聖武，恢復鴻基，祀漢配天，不失舊物，俾三光晦而復明，神器幽而復顯，顯宗孝明皇帝，肅宗孝章皇帝，累葉重輝，炎光再闢，自和安已後，皇綱漸紊，天步艱難，國統頻絕，黃巾海沸於九州，蔡閻毒流於四海，蓋卑因之，肆其猖勃，曹操父子，凶逆相尋，故孝慈委弄，萬國昭烈，播越岷蜀，冀否終有泰旋，慘愆京，何圖天未悔禍，後帝寤寐，自社稷淪喪，宗廟之不血食，四十年於茲矣，今天誘其衷，悔禍皇漢，使司馬氏父子兄弟，迭相殘滅，黎庶塗炭，靡所控告。

中樞置密留元直於途。乞丐民間。比還。偽為賊所掠。元直逃免。密乃將元直追賊。叩頭求哀。人情自當
皆愛其子。但此弟未生。家君見背。孤遺和長。以至於今。請以元直易偽。賊和謂曰。以子易弟。義之大也。於
是乃以偽授密。受元直而去。密後亡。偽勾飲不入口者五日。雖服喪非年。而心喪六載。同上四卷 宗室以
親疎為等。悉封郡縣王。異姓以勳謀為差。皆封郡縣公侯。

己巳 河瑞元年。晉太始三年 太史令宣子。晉書 修之言於元海曰。陛下雖龍興鳳翔。奄受大命。然遺晉未
殄。皇居仄陋。紫宮之變。時炎盛也 猶鍾首氏。不出三年。必烈洛陽。蒲子崎嶇。非可久安。平陽勢有紫氣。兼
陶唐舊都。願陛下上迎乾象。下協坤祥。於是遷都平陽。此節亦見御覽 五月。遣聰攻盩厔。聰敗韓述於西
澗。石勒敗黃肅於封田。太傅趙道淮南內史王廣拒聰。六月。廣等來討。七月。戰於長平。長平之戰。劉聰馬
中流矢。幾為晉軍所獲。李景年以馬授聰。揮戈前戰。依御覽三百五 晉師敗。劉暉以盩厔降。此節依通鑑
李景年。字延祐。前部人。少貧。見養於叔父。常使牧羊。景年見其叔子譚誦。羨之後。從博士乞百餘字。牧羊
之暇。折草木書之。叔乃驚曰。吾家千里駒也。而令駑驘久頭鹽車。乃為妻妾教學。依御覽八百三 後聰
嘉平三年。遷虎牙攻長安。以功封梁郡侯。依御覽三百五 汾水中得玉璽。高一寸二分。方四寸。文曰。有新
保之歸元海。蓋王莽時璽也。獻者因增其淵海光三字。元海以為己瑞。大赦天下。改元河瑞。此節亦見御覽
十六八 封子裕為齊王。隆為魯王。於是命其子聰與王彌。進寇洛陽。劉曜與趙固等為之。後繼東海王越。

遣平北將軍曹武。將軍宋抽。彭默等距之。王師敗績。聰等長驅至宜陽。平昌公模遣將軍淳于定。呂毅等
自長安討之。戰於宜陽。定等敗績。聰恃連勝。不設備。弘農太守垣延詐降。夜襲聰軍。大敗而還。元海素服
迎師。是冬。復大發卒。遣聰。彌。與劉曜。劉放等。率精騎五萬寇洛陽。使呼延翼率步卒繼之。敗王師於河南。
聰進屯於西明門。護軍賈胤夜薄之。戰於大夏門。斬聰將呼延頤。其衆遂潰。聰迴師而南。壁於洛水。尋進
屯宜陽門。曜屯上東門。彌屯廣陽門。景攻大夏門。聰親所樹。令其將劉厲。呼延朗等督留軍。東海王越
命參軍孫訓。將軍邱光。樓寔等。率輜下勁卒三千。自宜陽門擊朗。斬之。聰聞而馳還。厲懼聰之罪已也。赴
水而死。王彌謂聰曰。今既失利。洛陽猶固。殿下不如還師。徐為後舉。下官當於兗豫之間。收兵積穀。伏聽
嚴期。宜于修之又言於元海曰。或在辛未。當得洛陽。今首氣猶盛。大軍不歸必敗。元海馳遣黃門郎傅詢。
召聰等還師。王彌出自轅轅。越道薄盛等追擊彌。戰於新汲。彌師敗績。於是攝蒲阪之戍。還於平陽。以劉
歡樂為太傅。劉聰為大司徒。劉延年為大司空。劉洋為大司馬。

庚午 二年。赦其境內。立其妻單氏為皇后。以大司馬梁王和為皇太子。封子又為北海王。王浚造祁宏。率
鮮卑討石勒。戰於飛龍山下。勒師大敗。御覽四十五 宏擊破劉靈於廣宗。殺之。八月。淵駸疾將為願託
之計。以歡樂為太宰。洋為太傅。延年為太保。司徒聰為大司馬。大單于並錄尚書事。置單于於平陽西。
以其子裕為大司徒。丁丑。淵駸疾召歡樂及洋等入禁中。受遺詔輔政。己卯。葬於光極殿。此節亦見通鑑

永嘉四年死。在位六年。一作七年 太子和即位。聰自西明門攻斬和於西室。九月辛卯。二字依通鑑 葬淵於水
光陵。諡曰光文皇帝。廟號高祖。
和字玄泰。身長八尺。雄毅美姿儀。好學夙成。習毛詩。左氏春秋。鄭氏易。及為儲貳。內多猜忌。殿下無恩。元
海死。和嗣位。其衛尉西昌王劉銳。宗正呼延恢。恨不參順命也。說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計。而使三王
總強兵於內。大司馬握十萬勁卒。居於近郊。陛下今便為寄主耳。此之禍難未可測也。願陛下早為之所。
和即依之。錫也。深然之。召其領軍劉盛。及劉欽。馬放等告之。盛曰。先帝尚在。四王未有逆節。今忽一
且自相魚肉。臣恐人不食陛下之餘。四海未定。大業甫爾。願陛下以上成先帝鴻基為志。且塞耳勿聽此
狂簡之言也。詩云。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陛下既不信諸弟。復誰可信哉。銳怒曰。今日之議。理無有二。
於是命左右刃之。景懼曰。惟陛下下詔。臣等以死奉之。護不濟矣。乃相與盟於東堂。使銳擊攻聰。故率劉安
國攻裕。使侍中劉乘。武衛劉欽。攻魯王隆。尚書田密。武衛劉裕。攻北海王又。密璿等使人。一作狹 斬關奔
於聰。聰命貫甲以待之。銳知聰之有備也。馳還。與攸乘等會攻隆裕。攸乘懼安國欽之有異志也。斬之。是
日。斬裕及隆。聰攻西明門。剋之。銳等奔入南宮。前鋒隨之。斬和於光極西室。銳攸鼻首通衢。

劉宣。字士則。朴鈍少言。好學修潔。師事樂安孫炎。沈精積思。不舍晝夜。好毛詩。左氏傳。炎每歎之曰。宣若
遇漢武。當踰於金日磾也。學成而返。不出門閭。蓋數年。每讀漢書。至蕭何郭禹傳。未嘗不反覆誦之。曰。大
丈夫若遭二祖。終不令兩公獨擅美於前矣。并州刺史王廣。言之於武帝。帝召見。嘉其占對。因曰。吾未見
宣。謂廣言虛耳。今見其進止風儀。真所謂如珪如璋。觀其性質。足能撫集本部。乃以宣為右部都尉。特給
赤轡曲蓋。莅官清恪。所部懷之。元海即王位。宣之謀也。故特荷尊重。勳成莫二。軍國內外。靡不專之。

十六國春秋補 卷二 前趙

禍難尚殷，宜孤年長故耳。此國家之事，孤敢不祇從。今便欲遠避魯隱，待父年長，復子明辟。
 庚午，光興元年。晉本紀 趙即皇帝位於光祿前殿。大赦境內，改元光興元年。尊元海妻單氏曰皇太后。其母張氏為帝太后。父為皇太弟，領大單于。大司徒立其妻呼延氏為皇后。封其子榮為河內王。署使持節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易河間王。翼彭城王。愷高平王。道榮及其征東王彌、龍驤、劉曜等。李乘四萬，長驅入洛川，遂出轅轅，周旋梁陳汝穎之間。陷壘壁百餘，以其司空劉景為大司徒。左光祿劉殷為大司徒。右光祿王育為大司空。僞太后單氏姿色絕麗，聰慧過人，即父之母也。父厭以為言，單氏慙悲而死。趙悲悼無已，後知其故，父之寵因此漸衰。然猶追念單氏，未便黜廢。又尊母為皇太后。十月，趙將趙固與晉車騎將軍王中始相拒於延津。時黃霧晝昏，人不相見。固軍大敗。此節依御覽八百七十八引補。

命東萊王彌、龍驤、劉曜及鎮軍石勒、進帥會之。晏比及河南，王師前後十二敗。晉師死者三萬餘人。彌等未至，晏留輜重於張方故壘。長驅圍洛陽，攻陷平昌門。焚東陽宣陽諸門及諸府寺。懷帝遣河南尹劉默距之。王師敗於社門，晏以外繼不至，出自東陽門。掠王公已下子女二百餘人而去。時帝將濟河東道，其船於洛水，晏盡焚之。還於張方故壘。王彌、劉曜至，復與晏會圍洛陽。時城內饑甚，人皆相食。百官分散，莫有固志。宜陽門陷，彌、晏入於南宮。升太極前殿，縱兵大掠，悉收宮人珍寶。幽晉帝於端門，曜於是害晉太子及諸王。公百官已下三萬餘人於洛水北。築為京觀。遷帝及惠帝、皇后。一作太后。侍中庾珉等傳國六郡於平陽。趙大赦，改光興為嘉平元年。以帝為特進左光祿大夫、平阿公。亦見通鑑。七月，司馬模、牙門趙染歸。趙以為平西將軍。八月，遣其平西趙染、安西劉雅、率騎二萬攻南陽。王模於長安，榮、曜率大眾繼之。染敗王師於潼關，將軍呂毅死之。軍至於下邳，模乃降。染送模於榮。榮害模及其子范陽王黎。送衛將軍梁芬、模長史魯繇、兼散騎常侍杜慈、幸諶及北宮純等於平陽。聽以榮之害模也。大怒，榮曰：臣殺模，本不以其晚識天命之故。但以其晉氏肺腑，洛陽之難，不能死節。天下之惡一也。故誅之。雖曰：雖然，吾恐汝不免誅降之殃也。夫天道至神，理無不報。緊劉曜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牧，改封中山王。鎮長安。王彌為大將軍，封齊公。尋而石勒等殺彌於己吾，而并其衆。表彌叛狀。趙大怒，遣使讓勸專殺公輔。有無上之心，又恐勒之有二志也。以彌部衆配之。劉曜既據長安，安定太守賈疋及諸氏羌皆送質任。唯雍州刺史趙特、新平太守竺恢、固守不降。護軍趙允、頻陽令梁肅、自京兆南山，將奔安定。遇任子於陰密。擁還臨潼。推疋為平南將軍，率衆五萬，攻曜於長安。扶風太守梁綜及趙特等皆亦率衆十萬會之。曜遣劉雅、道榮、李乘、收績而還。又遣長安銳卒與諸軍戰於黃邱。曜衆大敗，中流矢，退保甘泉。疋追之。旋襲梁州。十二月，賈疋戰死。七字依通鑑。杜人王亮、紀特等攻劉榮於新豐。榮還平陽，曜攻陷池陽，掠萬餘人歸於長安。時關中諸將奉秦王為皇太子，入於雍城。關中戎竹翁然響應。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三

前趙錄三

劉聰

劉聰，字玄明，一名載，淵第四子也。母曰張夫人。初聰之在孕也，張氏夢日入懷，寤而以告淵。淵曰：此吉徵也。慎勿言之。自是五月而生聰焉。此節亦見御覽一百四十二。夜有日白，光之異，形體非常。左耳有一白毫，長二尺餘，甚光澤，幼而聰悟好學。博士朱紀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孫吳兵法，靡不誦之。工艸錄，善屬文。著述懷詩百餘篇，賦頌五十餘篇。十五習擊刺，猿臂善射，彎弓三百斤，臂力驍捷，冠絕一時。太原王渾見而悅之，謂元海曰：此兒吾所不能測也。弱冠游於京師，名士莫不交結。樂廣、張華尤異之。新興太守郭默辟為主簿，舉良將。入為別部司馬。累遷右都尉，善於撫接。五都受右，無不歸之。河間王頴表為赤沙中郎將。聰以元海在郟，懼為成都王穎所害，乃亡奔成都。王拜右積弩將軍，參前鋒戰事。元海為北單于，立為右賢王。隨還右都，及即大單于位，更拜鹿盧王。既殺其兄和，羣臣勸即尊位。聰以北海王又單后之子也，以位讓之。三句依通鑑。又與公卿泣涕請聰，久而許之。曰：父及羣臣，正以四海未定。

至中嘉平二年。昭后呼延氏死。呼延氏。淵母之從父妹。有美色。恭孝稱於宗族。淵后愛聽委色。故以配焉。每謂曰。父終子紹。古今之大典。陛下自承高祖之嗣。太弟何者哉。陛下百年之後。榮兄弟必無種也。願陛下深思之。聰亦信之曰。然吾嘗為計。后曰。事留變生。太弟見榮兄弟並大。必有不安之志矣。或有小人構開其中。未必不禍。發於今日。妾嘗聞陛下說。隱公一何相似。竊為陛下寒心。聰深然其言。於是相聞之計起矣。依補一百四 立司空王育女為左昭儀。尚書令任顯女為右昭儀。二句依補一百 將納其太保劉殷女。其弟又固諫。聰更訪之於太宰劉延年。太傅劉放。皆曰。臣嘗聞太保自云。周劉康公之後。與聖氏本源既殊。納之為允。聰大悅。使其兼大鴻臚。李弘聘殷二女為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上。又納殷女孫四人為貴人。位次貴嬪。謂弘曰。此女豈皆委色。超世女德冠時。且太保於朕。實自不同。卿意安乎。弘曰。太保胤自有周。與聖源實別。陛下正以姓同為恨耳。且魏司空東萊王基。當世大儒。豈不達禮乎。為子納司空太原王沈女。以其姓同而源異故也。聰大悅。賜黃金六十斤。曰。卿當以此意諭吾子弟輩。於是六劉之傾。傾於後宮。亦見御覽三百八十 聰復出外。事皆中黃門納奏。左右貴嬪決之。二月。晉帝進號。儀同三司。封會稽郡公。亦見通鑑 庚辰等以次加秩。聰引帝入。謂帝曰。卿為豫章王時。朕與王武子相造。武子示朕於卿。卿言其久矣。以卿所製樂府歌文示朕。謂朕曰。聞君善為辭賦。試為看之。朕時與武子俱為盛德。願卿稱善者久之。又引朕射於皇堂。朕得十二籌。卿與武子俱得九籌。卿贈朕柙弓銀研。卿願億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得早識龍顏耳。聰曰。卿家骨肉相殘。何其甚也。帝曰。此殆非人事。皇天之意也。大漢將應乾受歷。故為陛下自相驅除耳。且臣家若能奉武皇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山得之。亦見御覽八 至日夕乃出。以小劉貴人賜帝。謂帝曰。此名公之孫。今特以相妻。卿宜善遇之。拜劉為會稽夫人。遣其鎮北新神寇太原平北下。璠率衆繼之。下璠字子玉。匈奴後部人也。少好讀易。璠見而歎曰。吾所弗如也。奈何不免兵厄。璠曰。然吾大厄在四十一位。為卿將當受禍耳。不爾者亦為猛獸所害。吾亦未見子之令終也。璠曰。吾病在江南。其營之。未見免兆。雖然。在南猶可延期。住此不過時月。璠曰。子勿為公史。可以免諸。璠曰。吾不能免。公史納子之不能免。卿將也。璠曰。吾此當有帝王子。終不復奉二京矣。璠邪可奉。卿謹奉之。主首祀者。必此人也。璠遂隱於龍門山。劉元海僭號。徵為大司農。侍中。固以疾辭。元海曰。人各有心。卜璠之不欲在吾朝。何異高祖四公哉。可遂其高志。後復徵為光祿大夫。璠謂使者曰。非吾死所也。及劉聰嗣位。徵為太常。時劉琨據并州。聰問何時可平。璠答曰。并州陛下之分。今茲勉之。必矣。聰曰。朕欲徵先生一行可乎。璠曰。臣所以來。不及妻者。正為是行也。聰大悅。署璠使持節。平北將軍。將行。謂其妹曰。此行也。死自苦。分慎勿紛紜。及沖攻太原。不克。為琨所敗。璠卒先奔。歸罪於琨。琨斬之。聰聞之大怒。曰。此人朕所不得加刑。沖何人哉。遣其御史中丞浩。一作行持節斬沖也。依御覽六百四十六 左都水使者長陵王地。平魚蟹不供。將作大匠望都公新陵。坐溫明微光二殿不成。皆斬於東市。聰游獵無度。

晉晨出晚歸。觀魚於汾水。以燭繼晷。中軍王彰諫曰。今大難未夷。餘皆假息。陛下不懼白龍魚服之禍。而夜忘歸。陛下當思先帝崩殯之艱難。嗣承之不易。鴻業已爾。四海屬情。何可墜之於垂成。成之於將就。比觀陛下所為。臣實痛心疾首。有日矣。且愚人保漢之心未專。而思晉之懷猶盛。劉琨去此咫尺之間。狂狙刺客。息頃而至。帝王輕出一夫敵耳。願陛下改往修來。則位兆幸甚。聰大怒。命斬之。上夫人王氏叩頭乞哀。乃囚之。詔獄。聰母以聰刑怒過差。三日不食。弟父子祭。並與視切諫。聰怒曰。吾豈樂紂幽厲乎。而汝等生來哭人。其太宰劉延年。及諸公卿。列侯百餘人。皆免冠帶。拉圍諫曰。光文皇帝。以聖武膺期。親建鴻祚。而六合未一。夙世升遐。陛下容德自天。龍飛紹統。東平洛邑。南平長安。真可謂功高周成。德超夏啓。在也。唐虞。今則陛下。歷觀書記。未有此比。而頃刻以小務不供。而斬王公。直言忤旨。使因大將。游獵無度。機管不修。臣等竊所未解。臣等所以破肝糜胃。忘髮與食者也。聰乃赦彭。特等圍長安。劉曜連戰敗績。乃騙掠士女八萬餘口。退還平陽。因攻司徒傅祗於三洛。使其右將軍劉參攻郭默於懷城。默時為郭默 元雄。河內懷人。世以屠沽為業。默壯勇拳捷。能貫甲跳三丈。時人咸異之曰。此兒必與郭氏。河內陸允世之家。見以女妻之。此傳依補三百 祗病卒。城陷。祗孫純。粹。并其二萬餘戶於平陽。聰財祗太保。純。粹。皆給事中。謂祗子暘曰。尊公雖不達天命。然各忠其主。吾亦有以亮之。但昏主已降。天命非人所支。而度劉南郡。沮亂邊萌。此其罪也。以元惡之種。而贈同勳。逆臣之孫。荷榮禁闕。卿知皇漢之德。弘曠已不。暘曰。陛下每嘉先臣。不以小臣之故而虧其忠節。及是恩也。自是明主伐罪弔人之義。臣輒同萬物。未敢謝生於自然。六月。聰立貴嬪劉氏為皇后。時卒。聰后劉氏。般小女。字麗華。華。齒聰。庸。異。常。甚。營。女。工。夜。誦。書。傳。母。每。止。之。教。誨。彌。甚。與。諸。兄。爭。論。經。義。理。旨。超。然。諸。兄。常。深。歎。謝。性。孝。友。美。風。儀。進。止。如。珪。璋。焉。以。貴。嬪。立。為。皇后。依補二百四 劉殷卒。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高。祖。陵。漢。光。祿。大。夫。殷。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未。曾。見。齒。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董。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復。而。問。之。王。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曰。殷。罪。豈。深。重。功。丁。艱。闕。王。母。在。室。無。旬。月。之。養。殷。為。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上。願。垂。哀。愍。聲。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止。聲。殷。收。淚。視。地。見。有。蒼。生。焉。因。得。解。除。而。歸。食。而不。減。至。時。董。生。乃。盡。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離。下。有。粟。瘡。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乃。盡。以上見 時。人。嘉。其。至。性。通。感。就。以。殷。吊。遺。之。殷。受。而。不。謝。直。云。待。後。貴。當。相。酬。耳。弱。冠。博。通。經。史。綜。核。羣。言。文。章。詩。賦。靡。不。該。覽。性。倜。儻。有。濟。世。之。志。儉。而。不。隨。清。而。不。介。望。之。類。然而。不。可。侵。也。鄉。黨。親。族。莫。不。稱。之。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司空。齊。王。攸。辟。為。掾。征。南。將軍。羊。祚。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同。郡。張。宣。子。謙。遠。之。士。也。勸。殷。就。徵。殷。曰。當。今。二。公。有。行。之。棟。樑。也。吾。方。希。遠。如。樞。樞。耳。不。邀。之。豈。能。立。乎。吾。今。王。母。在。堂。既。應。他。命。無。容。不。竭。盡。臣。禮。使。不。得。就。養。子。與。所。以。辭。齊。大。夫。良。以。色。養。無。主。故。耳。宣。子。曰。如。子。所。言。豈。庸。人。所。識。哉。而。今。而。後。吾。子。當。為。吾。師。矣。遂。以。女。

妻之宜子者，并州豪族也。家富於財，其妻怒曰：我女年始十四，妻誰如此，何處不得為公侯妃，而適以夫劉殷乎？宜子曰：非爾所及也。誠其女曰：劉殷至孝，其感才識超世，此人終當遠達，為世名公。汝其謹事之。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焉。及王氏卒，殷夫婦設祭，幾至滅性。時樞在喪，而西鄰失火，風隨其盛，殷夫婦叩頭號哭，火遂越燒東家。此節見初後有二白鳩巢其庭，樹自是名譽顯。太傅楊駿輔政，備禮聘殷，殷以母老固辭。駿於是表之，優詔遂其高志。聽終色養，教所在拱其衣食，獨其舊賦，賜帛二百匹。殷五百斛。趙王倫篡位，孫秀風重殷名，以散騎常侍徵之。殷逃奔廩門，及齊王冏輔政，辟為大司馬軍諮祭酒。既至，謂殷曰：先王虛心召君，君不至，今孤辟君，君何能屈也？殷曰：世祖以大聖應期，先王以至德輔世，既委葬為君，稷契為佐，故殷以一夫而距千乘，為不可迴之圖。幸逢唐虞之世，是以不懼斧鉞之戮耳。今殿下以神武容委，除殘反政，然聖運稍衰，殷若復爾，恐招華士之誅，故不敢不至也。問奇之，轉拜新與太守，明刑旌善，甚有政能。屬永嘉之亂，沒於劉聰。聰奇其才，而擢任之，累至侍中。太保錄尚書事。殷常戒子孫曰：事君之法，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而況萬乘乎？夫犯顏之禍，將彰君過，宜上思召公咨商之義，下念鮑助觸鱗之誅也。在聰之朝，與公卿恂恂然，常有後己之色。士不修操行者，無得入其門。然潛理不申，藉放而濟者，亦已百數。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為盛。竟以壽終。依晉書友傳補，亦見於御覽。四十一及御學記二十五。以彭城王璽為衛將軍，與宿衛劉聖驍勇一作過人，能一手舉殿柱，跳過平陽門出。及三百九十四引補。聰遣劉粲、劉暉等攻劉琨於晉陽，琨使張奮距之，戰於武流，奮敗，殺之。晉陽危懼，太原太守高嵩、瑁別招郡卒，以晉陽降。琨與左右數十騎，攜其妻子，奔於趙郡之亭頭。遂如常山，琨收兵於常山。依通鑑改。秦曜入於晉陽，先是琨與代公王、狗盧結為兄弟，乃告敗於狗盧，且乞師。狗盧遣子日利、孫資六須，及將軍衛雄、姬濬等，率眾數萬攻晉陽。此節亦見通鑑。現收散卒千餘，為之鄉導。狗盧率眾六萬，至於狼猛，曜及資六須戰於汾東。曜墜馬中流矢，身被七創，討虜傅武以馬授曜，曜曰：當今危亡之極，人各思免，吾創已重，自分死此矣。武泣曰：武小人，蒙大王識拔，以至於此，常思效命，今其時矣。且皇室始基，大難未弭，天下何可一日無大王也。於是扶曜乘馬，馳令渡汾，而戰死。曜入晉陽，夜與劉粲等掠晉陽百姓，踰蒙一作山道歸。二句亦見通鑑。狗盧率騎追之，戰於藍谷，秦敗，斬其征虜那延，獲其鎮北劉粲。現收合離散，保於陽曲。狗盧成之而還，聰立張貴人為皇后，以其父實為左光祿大夫，張實為鉅鹿太守，治任威強，路不拾遺，曾欲以實為司徒，太保皆垂涕固辭，身騎馬，妻乘敗車。此節依御覽四。二十四引補。

三年，晉書趙興元年。春正月，一作正。聰讓於光極前殿，逼晉帝行酒，光祿大夫庾珉、王儁等起而大哭，聰惡之，會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者，二月丁未，懷帝崩於平陽。魏紀作聰於是誅珉儁等，復以賜帝劉夫人為貴人。丁丑，張皇后卒。三月，立貴嫺劉氏為皇后，大赦境內，殊死已下。聰皇后劉氏，殷之門女也。字

麗芳，以左貴嫺立為皇后，聰將起頭儀殿於後庭，廷尉陳元達諫曰：臣聞古之聖王，愛國如家，故皇天亦祐之，如子夫天生蒸民，而樹之君者，使之為父母，以刑賞之，不欲使殿屋墜瓦，而蕩逸一人。晉氏問虐，百姓如草芥，故上天則絕其祚，乃吞皇漢，若生引領息肩，懷更蘇之望，有日矣。我高祖光文皇帝，靖言惟茲，痛心疾首，故身衣大布，居不重茵，先皇后崩，服無綺練，重逆羣臣之請，故建南北宮焉。今光極之前，足以朝奉，后薨萬國矣。昭德溫明已後，足可以容六宮列十二等矣。陛下龍輿已來，外殄二京不世之寇，內與殿觀四十餘所，重之以饑饉疾疫，死亡相屬，兵疫於外，人怨於內，為之父母，固若是乎？伏聞詔旨，將營中宮，新立，誠臣等樂為子來者也。竊以大難未夷，宮宇粗給，今之新營，尤實非宜。臣聞太宗承高祖之業，惠呂息後，之後，以四海之富，天下之殷，尚以百金之費而輟盛，歷代垂美，為不朽之迹，故能斷獄四百，擬於成康。陛下之所有，不過太宗二郡地耳，戰守之備者，豈僅匈奴南越而已哉？孝文之廣，思費如彼，陛下之狹，欲損如此，愚臣所以敢冒死犯顏色，冒不測之禍者也。聰大怒曰：吾為萬機主，將營二宮，豈問汝鼠子乎？不殺此奴，沮亂朕心，朕殿何當得成邪？將出斬之，并其妻子。同鼻東市，使羣鼠共穴。時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抱堂下樹，叫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也。而陛下殺臣，若死者有知，臣要當上誣陛下於天下，訴陛下於先帝。朱雲有云：臣得與龍逢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審陛下何如主耳。元達先隕腰而入，及至，即以鐵鑊樹左右，曳之不能動。聰怒甚，劉氏時在後堂聞之，而密遣中常侍，私教左右停刑。於是手疏啓曰：伏聞教旨，將為妾營殿，今四海未一，禍難猶繁，廷尉之言，社稷之計，當賞以美爵，而反欲誅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自古國敗家喪，未始不由婦人。妾每覽古事，忿之不已，何意今日妾自為之後，人視妾猶妾之視前人，復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誤惑之過。聰覽之色變曰：朕比來微風之患，喜不自由，元達忠臣，命其冠履就坐，引元達以劉后表示曰：外輔如公等，內輔如此，朕亦何憂矣。改逍遙園為納賢園，李中堂為愧賢堂。此段亦見御覽一百四十四及四百五十四。四月，愍帝即位於長安，聰遣車騎劉暉及司隸喬志明、武牙李景年等，攻長安，命趙染率眾赴之。時大都督趙允據黃白城，眾為暉染所敗，染謂暉曰：趙允率大眾在外，長安可襲而取之，得長安，黃白城自服。願大王以重眾守此，染請輕騎襲之，乃承制加染前鋒大都督安南大將軍，以精騎五千配之。而進，王師敗於渭陽，將軍王廣死之。染夜入長安外城，帝奔射廂樓，染焚燒龍尾及諸軍營，殺掠千餘人，且退屯逍遙園。趙允率眾襲暉，連戰敗之，暉入粟邑，遂歸平陽。

十六國春秋補 卷三 前題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四

前趙錄四

劉聰

甲戌 建元元年晉愍帝二年正月朔日黑霧四塞終日竟夜。客人如墨。五日而止。辛酉夜時日落地。三日一作相承出於西方。東行三月。平陽城崇明觀陷。為池。水亦如血。赤氣至天。有赤龍奮迅而去。此節亦見

御覽八百七十八 流星起於牽牛。入紫微龍形。遂遙其光照地。落於平陽北十里。視之。則有肉臭。聞於平陽。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聰甚惡之。延公卿已下。問曰。朕之不德。致有斯異。其各極言。勿有所諱。陳元達及博士張師等進對曰。星變之異。其禍行及。臣恐後庭有三后之事。亡國喪家。靡不由此。願陛下慎之。聰曰。此陰陽之理。何關人事。發末。劉氏產一蛇。一虎。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在阻肉之旁。已丑。劉氏卒。偽諡武宣皇后。乃失此肉。哭聲亦止。此段亦見御覽八百四十一及八百七十七自是後宮亂。進御無序矣。聰以劉氏卒。初置相國。官上公。有殊勳德者。死乃贈之。於是大定百官。置太師丞相。自大司馬已上七公。位皆上公。緣綬。遠遊冠。置輔漢都護。中軍上軍。輔軍。鎮京前後左右上下軍。輔國。冠

十六國春秋輯補 卷四 前趙

二七

軍龍驤武牙大將軍。各配兵二千。皆以諸子為之。置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十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凡內史四十三。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尉。省吏部。置左右選曹。尚書。自司隸已下六官。皆位次僕射。置御史大夫及州牧。位皆亞公。以子始安王榮為丞相。領大將軍。錄尚書事。進封晉王。食五郡。劉延年錄尚書六條事。劉景為太師。王育為太傅。任顯為太保。馬景為大司徒。朱紀為大司空。劉暉為大司馬。暉復次。劉暉次。劉暉次。於新豐。晉安東將軍。索綝。自長安東討。染干。於累。緝。有輕緝之色。染干。史魯微曰。今司馬。鄭君臣。自相逼。借王。雄劣不同。必致死。拒我。將軍。宜。懸。陣。突。兵。以。擊。之。弗。可。輕。也。因。獸。狗。門。況。於。國。乎。染。曰。以。司。馬。校。之。強。吾。取。之。如。拉。朽。索。綝。小。豎。豈。能。汗。吾。馬。踏。刀。劍。也。要。擒。之。而。後。食。晨。率。精。騎。數。百。馳。出。道。之。戰。於。城。西。敗。績。而。歸。悔。曰。吾。不。用。魯。微。之。言。以。至於。此。何。面。見。之。乃。斬。徽。徵。臨。刑。謂。染。曰。將軍。復。謀。遠。謀。而。取。敗。而。復。忌。前。害。勝。誅。賊。忠。良。以。逞。愚。忿。亦。何。顏。面。瞬。息。世。間。哉。襄。紹。為。之。於。前。將軍。願。之。於。後。殺。亡。敗。喪。亦。當。相。尋。所。恨。不。得。一。見。大。司。馬。而。死。死。者。無。知。則。已。若。死。而。有。知。下。見。田。豐。為。徒。要。當。訴。將軍。於。黃。泉。使。將軍。不。得。服。一。作。林。枕。而。死。以上亦見御覽四百五十四。叱。刑。者。令。吾。面。東。向。大。司。馬。曬。間。之。曰。賊。將。不。容。尺。鏹。染。之。謂。也。暉。染。復。與。段。凱。向。長。安。趙。允。夜。襲。營。凱。敗。死。段。凱。驍。勇。善。射。好。讀。書。為。御。史。中。丞。明。筆。直。繩。無。所。阿。避。暉。曰。老虎。此節亦見御覽三百二十六。暉。還。師。攻。郭。默。於。懷。城。收。其。米。粟。八。十。萬。斛。列。三。屯。以。守。之。聰。遣。使。謂。暉。曰。今。長。安。假。息。劉。暉。現。游。魂。此。國。家。所。尤。宜。先。除。也。郭。默。小。醜。何。足。以。勞。公。神。略。可。留。征。虜。將軍。貝。邱。王。翼。光。守。之。公。其。還。也。於是。暉。歸。蒲。坂。俄。而。徵。驪。補。政。趙。染。攻。北。地。夢。魯。微。大。怒。引。箭。射。之。染。驚。悸。而。寤。且。將。攻。城。中。弩。而。死。此節亦見御覽四百五十四。十一月。以。晉。王。榮。為。相。國。一作。四。相。似。大。單。于。總。百。揆。省。丞相。以。并。相。國。平。陽。地。震。此節亦見御覽八百八十一。烈。風。拔。樹。發。屋。光。義。人。羊。充。妻。產。子。二。頭。其。兄。竊。而。食。之。三。日。而。死。聰。以。其。太。廟。新。成。大。赦。境。內。改。年。建。元。十二。月。雨。血。於。左。司。隸。寺。覆。地。其。月。又。雨。血。於。東。宮。延。明。殿。徹。瓦。在。地。者。深。五。寸。御覽八百七十七。亦。見。劉。又。惡。之。以。訪。其。太。師。盧。志。太。傅。崔。琦。太。保。許。遐。志。等。曰。主。上。往。以。殿。下。為。太。弟。者。蓋。以。安。衆。望。也。志。在。晉。王。久。矣。王。公。已。下。莫。不。希。旨。歸。之。相。國。之。位。自。魏。武。以。來。非。復。人。臣。之。官。主。上。本。發。明。詔。置。之。為。贈。官。今。忽。以。晉。王。居。之。羽。儀。威。尊。踰。於。東。宮。萬。機。之。事。無。不。山。之。置。太。宰。大。將軍。及。諸。王。之。營。以。為。羽。翼。此。事。勢。去。矣。殿下。不。得。立。明。也。然。非。止。不。得。立。而。已。不。測。之。危。在。於。旦。夕。宜。早。為。之。所。四。衛。精。兵。不。減。五。千。除。營。諸。王。皆。年。齒。尚。幼。可。奪。而。取。之。相。國。輕。使。正。可。煩。一。刺。客。耳。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可。襲。而。得。也。殿下。但。當。有。意。二。萬。精。兵。立。使。可。得。鼓。行。向。雲。龍。門。宿。衛。之。士。孰。不。倒。戈。奉。迎。大。司。馬。不。慮。為。異。也。又。弗。從。乃。止。聰。如。中。議。軍。斬。第。納。其。二。女。為。左。右。貴。嬪。大。日。月。光。小。日。月。華。皆。國。色。也。數。月。立。月。光。為。皇后。東。宮。舍。人。布。裕。告。盧。志。等。勸。又。謀。反。又。不。從。之。狀。聰。於是。收。志。歸。退。於。詔。獄。假。他。事。殺。之。使。寇。咸。卜。抽。監。守。東。宮。蔡。又。朝。賀。又。憂。懼。不。知。所。為。乃。上。表。自。陳。乞。為。黔。首。并。免。諸。子。之。封。襄。美。晉。王。榮。宜。登。儲。副。抽。又。抑。而。弗。通。其。青。州。刺。史。曹。曼。攻。汝。陽。關。公。邱。陌。之。害。齊

十六國春秋輯補 卷四 前趙

二九

郡太守徐豫執建威劉宜齊魯之間郡縣靡降者四十餘所遂逐路地西下祝阿平陰衆十餘萬臨河置戍而歸於臨淄於是途有雄據全齊之志石勒以疑之懷二也請討之聰又懼勒之并奔乃寢而非許劉曜濟自盟津將攻河南將軍魏該奔於一泉塢曜進攻李平師於城皋曜覆而滅之矩恐送質請降時聰以其皇后新氏爲上皇后立貴妃劉氏爲左皇后右貴族新氏一作月爲右皇后左司隸陳元達以三后之立也極諫聰不納乃以元達爲右光祿大夫外示優賢內實奪其權也於是太尉范隆大司馬劉丹大司空呼延晏尙書令王黎等皆抗表遜位以讓元達聰乃以元達爲御史大夫儀同三司劉曜寇長安類爲王師所敗曜曰彼猶強盛非可圖也引師而歸宜光祿石人皆行數步宮中鬼夜哭三日而聲尙右司隸寺乃止其上皇后新氏有淫穢之行陳元達奏之聰廢斬新氏自殺斬有殊寵聰迫於元達之諫故廢之既而追念其姿色深仇元達

乙亥二年四月雨血於東宮依御覽八百七十七引補劉曜進師上黨將攻陽曲聰遣使謂曜曰長安桓命國家之深恥也公宜以長安爲先陽曲一委驍騎天時人事其應至矣公其亟還曜迴滅郭邁朝於聰遂如蒲坂

八月平陽地震汾水大溢流漂數百家此節亦見御覽八百八十一十二月又雨血於東宮廣袤頃餘亦見御覽八百八十七劉曜又進軍屯於粟邑趙允饒甚去黃白而軍於靈武曜進攻上郡太守張禹與馮翊太守梁肅奔於允吾於是關右翕然所在應曜曜進據黃阜

丙子麟嘉元年聰武庫地陷深一丈五尺時聰中常侍王沈宣懷忿容中宮僕射郭琦中黃門陵修等皆寵幸用事聰游宴後宮或百日出出羣臣皆因沈等言事多不呈聰率以其意愛憎而決之故或有勳奮功臣而弗見錄錄姦佞小人數日而便至二千石者軍旅無歲不興而將士無錢帛之賞後宮之家賜資及於僮僕動至數千萬沈等車服宅宇皆踰於諸王子弟中表布衣爲內史令長者三十餘人皆奢僭貪殘賊害良善以上亦見御覽八百八十八新華合宗內外諂以事之郭琦有憾於劉又謂劉察曰太弟於主上之世猶懷不逞之志此則殿下父子之深仇四海蒼生之重怨也而主上過垂寬仁猶不替二尊之位一旦有風塵之變臣竊爲殿下寒心且殿下高祖之世孫主上之嫡統凡在舍齒孰不係仰萬機大事何可與人臣昨聞太弟與大將軍相見極有言矣若事成許以主上爲太上皇大將軍爲皇太子又許許將軍爲大軍子二王已許之矣二王居不疑之地並握重兵以此舉事何不成臣謂二王茲舉禽獸之不若也昔父親人人親親之今又苟貪其一切之力耳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故在忘言東宮相國單于在武陵兄弟何肯與人許以三月上巳因譖作難事淹變生宜早爲之所春秋傳曰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胤弟乎臣屢啟主上主上性敦友于謂臣言不實刑臣刀鋸之餘而蒙主上殿下成造之恩故不慮逆鱗之誅每所聞必言冀垂採納臣當入言之願殿下不泄密表其事也若不借臣言可呼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司馬劉厚假之恩願通其歸善之路以聞之必可知也榮深然之綺密謂皮曰二王逆狀

主相已其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獨曰此事必無疑吾憐卿親舊并見族耳於是歐歌流籍皮惺大懼叩頭求哀曰吾爲卿作計卿能用不二人皆曰謹奉大人之教獨曰相國必問卿卿但云有之若吾卿何不先取卿即答云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聖性寬慈殿下篤於骨肉恐言成讎僞故也皮許諾榮俄而召問二人至不同時而辭若輩一榮以爲信然初斬華從妹爲又孺子淫於侍人又怒殺之而屢以嘲華華深慙說榮曰東宮萬機之副殿下宜自居之以領相國使天下知早有所繫望也至是華又說榮曰昔孝成配子政之言使王氏卒成篡逆可乎榮曰何可之有華曰然誠如聖旨下官急欲有所言矣但以德非更生親非皇宗恐忠言暫出霜威已及故不敢耳榮曰君但言之華曰聞風塵之言謂大將軍衛將軍及左右輔皆謀奉太弟趙季春構變殿下宜爲之備不然恐有商臣之禍榮曰爲之奈何華曰主上愛信於太弟恐卒聞未必信也如下官愚意宜緩東宮之禁錮勿絕太弟賓客使輕薄之徒得與交游太弟既素好待士必不思防此嫌輕薄小人不能無逆意以勸太弟之心小人有始無終不能如貫高之流也然後下官爲殿下密表其罪殿下與太宰拘太弟所與交通者攷問之窮其事原主上必以無將之罪罪之不然今朝望多歸太弟主上一旦晏忽恐殿下不得立矣於是榮命卜抽引兵去東宮聰自去冬至是途不復受朝賀軍國之事一決於榮唯發中旨生殺除授王沈郭琦等意所欲皆從之又立市於後庭與宮人譫戲或三日不醒臨臨上秋閣誅其特進華母蓬太中大夫公師曠尙書王琬田散少府陳休左衛下崇大司農宋誕等皆羣閣所忌也侍中卜韓泣諫聰曰陛下方隆武宣之化欲使幽谷無致怨奈何一旦先誅忠良將何以垂之於後昔秦愛三良而殺之君子知其不謫以晉厲之無道尸三卿之後猶有不忍之心陛下如何忍信左右之言欲一日尸七卿詔尙在臣所猶未宜露乞垂昊天澤迴雷霆之威且陛下直欲誅之耳不審其罪名何以示四海此豈是帝王三訊之法邪因叩頭流血王沈叱韓曰卜侍中欲誅詔乎聰拂衣而入免韓爲庶人太宰劉易及大將軍劉敷御史大夫陳元達金紫光祿大夫王延壽詣關諫曰臣聞善人者乾坤之紀政教之本也邪佞者宇宙之螟蛉王化之誣賊也故文王以多士基周和靈以奉闕亡漢國之興亡未有不由此也自古明王之世未嘗有官者與政武元安順豈足爲故事乎今王沈等乃處常伯之位握生死於中勢傾海內愛憎任之矯詔弄旨欺誣日月內諂陛下外佞相國威權之重侔於人主矣王公見之駭目卿宰望座下車銜銜迫之勢選舉不復以實士以屬舉政以賄成多樹姦徒殘毒忠善知王琬等忠臣必盡節於陛下懼其姦萌發廢陷之極刑陛下不垂三察聖加誅戮怨感穹蒼痛入九泉四海悲憤賢愚傷懼沈等皆刀鋸之餘昔恩義之類豈能如士人君子感恩展效以答乾澤也陛下何故親近之何故貴任之昔齊桓公任易牙而亂孝懷委黃皓而滅此皆覆車於前殷鑒不遠比年地震日蝕雨血火災皆沈等之由願陛下割割因醜與政之流引尙書御史朝省萬機相國與公卿五日一入會議政事使大臣得極其言忠臣得盡其意則乘災自弭和氣昇祥

主相已其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獨曰此事必無疑吾憐卿親舊并見族耳於是歐歌流籍皮惺大懼叩頭求哀曰吾爲卿作計卿能用不二人皆曰謹奉大人之教獨曰相國必問卿卿但云有之若吾卿何不先取卿即答云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聖性寬慈殿下篤於骨肉恐言成讎僞故也皮許諾榮俄而召問二人至不同時而辭若輩一榮以爲信然初斬華從妹爲又孺子淫於侍人又怒殺之而屢以嘲華華深慙說榮曰東宮萬機之副殿下宜自居之以領相國使天下知早有所繫望也至是華又說榮曰昔孝成配子政之言使王氏卒成篡逆可乎榮曰何可之有華曰然誠如聖旨下官急欲有所言矣但以德非更生親非皇宗恐忠言暫出霜威已及故不敢耳榮曰君但言之華曰聞風塵之言謂大將軍衛將軍及左右輔皆謀奉太弟趙季春構變殿下宜爲之備不然恐有商臣之禍榮曰爲之奈何華曰主上愛信於太弟恐卒聞未必信也如下官愚意宜緩東宮之禁錮勿絕太弟賓客使輕薄之徒得與交游太弟既素好待士必不思防此嫌輕薄小人不能無逆意以勸太弟之心小人有始無終不能如貫高之流也然後下官爲殿下密表其罪殿下與太宰拘太弟所與交通者攷問之窮其事原主上必以無將之罪罪之不然今朝望多歸太弟主上一旦晏忽恐殿下不得立矣於是榮命卜抽引兵去東宮聰自去冬至是途不復受朝賀軍國之事一決於榮唯發中旨生殺除授王沈郭琦等意所欲皆從之又立市於後庭與宮人譫戲或三日不醒臨臨上秋閣誅其特進華母蓬太中大夫公師曠尙書王琬田散少府陳休左衛下崇大司農宋誕等皆羣閣所忌也侍中卜韓泣諫聰曰陛下方隆武宣之化欲使幽谷無致怨奈何一旦先誅忠良將何以垂之於後昔秦愛三良而殺之君子知其不謫以晉厲之無道尸三卿之後猶有不忍之心陛下如何忍信左右之言欲一日尸七卿詔尙在臣所猶未宜露乞垂昊天澤迴雷霆之威且陛下直欲誅之耳不審其罪名何以示四海此豈是帝王三訊之法邪因叩頭流血王沈叱韓曰卜侍中欲誅詔乎聰拂衣而入免韓爲庶人太宰劉易及大將軍劉敷御史大夫陳元達金紫光祿大夫王延壽詣關諫曰臣聞善人者乾坤之紀政教之本也邪佞者宇宙之螟蛉王化之誣賊也故文王以多士基周和靈以奉闕亡漢國之興亡未有不由此也自古明王之世未嘗有官者與政武元安順豈足爲故事乎今王沈等乃處常伯之位握生死於中勢傾海內愛憎任之矯詔弄旨欺誣日月內諂陛下外佞相國威權之重侔於人主矣王公見之駭目卿宰望座下車銜銜迫之勢選舉不復以實士以屬舉政以賄成多樹姦徒殘毒忠善知王琬等忠臣必盡節於陛下懼其姦萌發廢陷之極刑陛下不垂三察聖加誅戮怨感穹蒼痛入九泉四海悲憤賢愚傷懼沈等皆刀鋸之餘昔恩義之類豈能如士人君子感恩展效以答乾澤也陛下何故親近之何故貴任之昔齊桓公任易牙而亂孝懷委黃皓而滅此皆覆車於前殷鑒不遠比年地震日蝕雨血火災皆沈等之由願陛下割割因醜與政之流引尙書御史朝省萬機相國與公卿五日一入會議政事使大臣得極其言忠臣得盡其意則乘災自弭和氣昇祥

史朝省萬機相國與公卿五日一入會議政事使大臣得極其言忠臣得盡其意則乘災自弭和氣昇祥

政如前八月，趙固降于李矩。十一月，趙固殺上林，以首帝行車騎大將軍，或服執戟前導，行三驅之禮。觀者皆指帝曰：「此故長安天子，聚而觀之，故老亦有悲泣者。」榮言于聰曰：「今司馬氏跨據江東，趙固李矩同逆相濟，與兵聚眾者，皆以子難為名，不如除之，以絕其望。」聰然之。十二月，大魏于光極前殿，聰欲觀晉臣之意，使帝行酒洗爵，更衣又使帝執盃，多有涕泣，或有失聲者。尚書郎辛寶起而抱帝大，引出斬之。趙固郭默攻其河東，至于絳邑，右司隸部人盜收馬負妻子奔之者三萬餘騎，騎兵將軍劉劭討之，殺萬餘人。固引歸，劉劭遣遺擊之，為固所敗，使榮及劉雅等伐趙固。次于小平津，固揚言曰：「要當生縛劉榮，以贖天子。」聰聞而惡之，戊戌，帝崩于平陽。

麟嘉三年，晉元太興，天崩，聲若雷，久乃止。百七十四引補李矩使郭默、郭誦、救趙固，屯于洛澗，遣耿稚、張皮、酒濟襲榮，貝邱王翼光自釐城說知之，以告榮。榮曰：「征東南渡，趙固望聲逃竄，彼方憂自固，何暇來邪？且閉上身在，自當不敢北視，況敢濟乎？不須驚動將士也。」是夜，稚等襲敗榮軍，榮奔據陽鄉。稚館激榮壘，雅聞而馳還，柵于壘外，與稚相持。聰聞榮敗，使太尉范隆率騎赴之。稚等懼，率眾五千趨北山而南。劉劭追之，戰于河陽，稚師大敗，死者三千五百人。投河死者千餘人。聰所居蓬斯則百室，焚其子會稽王衷已下二十有一人。一作會稽王衷已下二十一人。一子英為而卒。聰聞之，自投于床，哀塞氣絕，良久乃蘇。自此鬼哭宮中，至于九月，夜聲不絕。此號八百八十三，引作自平陽西明門杜自亡。從山崩，其驛騎大將軍濟南王劉曜

為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衛大將軍齊王劉劭為大司徒，中常侍王沈養女，年十四，有妙色，聰立為左皇后。四月，尚書令王鑒、中書監崔暹之、中書令曹恂等，諫曰：「臣聞王者之立后也，將以上配乾坤之性，象二儀教育之義，生承宗廟，母臨天下，作配后土，執饋皇姑，必擇世德名宗，幽閑淑令，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是故周文造周，姬氏以興，關雎之化，則百世之祚永，孝成任心，縱欲以婢為后，使皇統亡絕，社稷淪傾，有周之隆，既如彼矣，大漢之禍，又如此矣。從麟嘉以來，亂淫于色，縱沈之弟，女刑餘小醜，猶不可處瓊室，汗清廟，况其家婢邪？六宮妃嬪，皆公子公孫，奈何一旦以婢主之，何異象糝玉質，而對腐木朽椽哉？臣恐無福于國家也。」聰覽之大怒，使宣懷謂榮曰：「榮等小子，慢侮國家，狂言自口，無復君臣上下之禮，其速攻竟于，是收監等送市，命紫光祿大夫王延，馳將入諫，門者弗通，監等隨刑，王沈以杖叩之曰：『庸奴復能為惡乎？乃公何與汝事？』監頓目叱之曰：『豎子，使皇漢滅者，坐汝鼠輩與新華耳。要當訴汝于先帝，取汝等于地下。』」聰之曰：「新華鼻聲，必為國患，汝既食人，人亦當食汝，皆斬之。」聰又立中常侍宣懷養女為中皇后。秋十月，鬼哭于光極殿，又哭于建始殿，兩血平陽，廣袤千里。八百七十七聰見東平

王約，甚惡之，謂榮曰：「吾疑朕懷，怪異特甚，往以約之言為妖，比累日見之，此兒必來迎吾也，何國人死，定有神靈如是，吾不悲死也，今世難未夷，非諒闇之日，朝終夕殞，旬日而葬，欲索王眼為丞相，欲尚書事輔政，因辭乃止，仍以丞相領雍州，故以劉景為太宰，劉瑒為大司馬，劉頭為太師，朱紀為太傅，呼延妥為

太保，並錄尚書事。范隆守尚書令，儀同三司。新華為大司馬，領司隸校尉，皆迭決尚書奏事。榮、亮子建始殿，甲子，榮即位，非宜，光祿太興元年，聰死，在位九年，偽諡曰昭武皇帝，廟號烈宗。榮字士光，少而備傑，才兼文武，自為宰相，威福任情，疏遠忠賢，昵近姦佞，任性嚴刻，無復恩惠，距諫飾非，好與造宮室，相國之府，仿像紫宮，在位無幾，作策晝夜，飢困窮叛，死亡相繼，榮弗之恤也。既嗣偽位，尊聰后，新氏為皇太后，樊氏號弘道皇后，宣氏號弘德皇后，王氏號弘孝皇后，新等年皆未滿二十，並國色也。榮晨夜恣淫于內，志不在哀，立其妻新氏為皇后，子元公為太子，大教城內，改元漢昌，兩血于平陽，新華將有異謀，私于榮曰：「如聞諸公將欲行伊尹、霍光之事，謀先誅太保及臣，以大司馬統萬機，陛下若不先之，臣恐禍之來也，不晨則夕。」榮弗納，華懼其言之不從，謂聰二新氏曰：「今諸公侯欲廢帝，立濟南王，恐吾家無復種矣，盡言之于帝。」二新承聞言之，榮誅其太宰上洛王劉景，太師昌國公劉頭，大司馬濟南王劉驥，大司徒齊王劉劭等，太傅朱紀，太尉范隆，出奔長安，又誅其車騎大將軍劉暉，驛母弟也。榮大閱上林，謀討石勒。八月，以丞相昭為相國，大都督司徒新華為大將軍，領尚書事，榮荒耽，酒色游譎，後庭軍國之事，一決于華，華矯榮命，以從弟明為車騎將軍，康為衛將軍，華將作亂，以金紫光祿大夫王延，考德時望，謀之于延，延弗從，馳將告之，遇新康，劫延以歸，華遂勒兵入宮，升其光極前殿，下使甲士執榮，數面殺之，追盜靈帝，劉氏無少長男子，一作查利于東市，發掘二陵，一作元海，焚燒其宗廟，鬼大哭，聲聞百里。

準自號大將軍漢大王，置百官，遣使稱藩于晉。左光祿劉雅出奔西平，尚書北宮綏、胡崧等，招集晉人，僂于東宮，斬康攻滅之。準將以王延為左光祿，延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殺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入也。」右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準怒殺之，相國眼自長安赴難。王延，字延元，西河人也。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日，則悲啼一旬，後母卜氏，遇之無道，恆取蒲棧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供事母彌謹，卜氏嘗盛冬救延云：「思生魚，延求魚不獲，卜杖延流血，延尋汾河，叩浚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水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卜乃心悟，撫延如己生，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晝則備食，夜則誦書，遂究覽經史，皆通大義，州郡禮聘，資供養不起，父母終後，廬于墓側，非其蠶不衣，非其耕不食，周天下喪亂，隨劉元海遷于平陽，慶覽之暇，訓誘宗族，侃侃不倦，家牛生一犢，他人認之，延索而授與，初無吝色，其人後自知妄認，送犢還延，叩頭謝罪，延仍以與之，不復取也。年六十，方仕于劉，聰稍遷尚書

左丞，至金紫光祿大夫。此後皆尚書事，亦見御覽四百一十一及二百二十七。陳元遠，字長宏，後部人也。本姓高，以生月妨父，故改云陳，少而孤貧，常躬耕兼誦書，樂道行詠，忻忻如也。至年四十，不與人交通，元海之為左賢王，聞而招之，元遠不答，及元海僭號，人謂元遠曰：「往劉公相，屈君蔑而不顧，今稱號龍飛，君其懼乎？」元遠曰：「是何言邪？彼人姿度卓犖，有龍羅宇宙之志，吾固知之久矣，然

至年四十，不與人交通，元海之為左賢王，聞而招之，元遠不答，及元海僭號，人謂元遠曰：「往劉公相，屈君蔑而不顧，今稱號龍飛，君其懼乎？」元遠曰：「是何言邪？彼人姿度卓犖，有龍羅宇宙之志，吾固知之久矣，然

往日所以不往者。以期遲未至。不能無事喧喧。彼自有以莖吾矣。卿但識之。吾恐不過二三日。驛書必至。其暮。元海果徵元達為黃門郎。人曰。若殆聖乎。既至。引見。元海曰。卿若早來。豈為郎官而已。元達曰。臣惟性之有分。益分者顯。臣若早叩天門者。恐大王賜處于九卿納言之閒。此則非臣之分。臣將何以堪之。是以抑情盤桓。待分而至。大王無過授之。小臣免招寇之禍。不亦可乎。元海大悅。在位忠譽。屢進諫言。遂乃削草。雖子弟莫得而知也。元海謂元達曰。卿常畏朕。反使朕畏卿乎。元達叩頭謝曰。臣聞師臣者。王友。臣者。新。臣誠恐無可採也。幸邀陛下。垂齊桓納九九之義。故使微臣得盡忠忠。昔世宗遙可汲黯之奏。故能快隆漢道。榮封誅諫。幽厲明諂。是以三代之亡也。忽焉。陛下以大聖應期。挺不世之量。能遠相商周。覆國之弊。近模孝武光漢之美。則天下幸甚。羣臣知免。及其死也。人盡免之。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六

前趙錄六

劉曜

劉曜。字永明。涇之族子也。少孤。見養于涇。幼而聰惠。一作有奇度。年八歲。從元海獵于西山。遇雨。止樹下。迅雷震樹。旁人莫不顛仆。曜神色自若。元海異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從兄為不亡矣。身長九尺三寸。垂手過膝。生而眉白。自有赤光。鬚髮不過百餘根。而皆長五尺。性拓落高亮。與衆不羣。讀書志于廣覽。不精。思章句。善屬文。工草隸。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于時號為神射。尤好兵書。略皆聞誦。常輕侮吳郗。而自比樂毅蕭曹。時人莫之許也。惟地每曰。永明。世祖魏武之流。何數公足道哉。弱冠游于洛陽。坐事當誅。亡匿朝鮮。遇赦而歸。自以形質異常。恐不容于世。常隱避于管涔之山。以琴書為事。管涔閉居。忽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帝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赤玉為室。背上有銘云。神劍服御除毒。曜遂服之。劍隨四時而變為五色也。此段亦見前元海世類歷顯職。後拜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鎮長安。斬單之難。自長安赴之。至于赤壁。

成實。光初元年。元光太興十月。太保呼延晏等。自平陽來奔。與太傅朱紀。太尉范隆等。上尊號于曜。以太興元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惟準一門。不在赦例。改元光初。以朱紀領司徒。呼延晏領司空。范隆以下。悉復本位。使征北劉雅。鎮北劉策。次于汾陰。與石勒為犄角之勢。斬單遣侍中卜泰降于勒。勒因泰送之。曜謂泰曰。先帝末年。實亂大倫。羣臣擅政。誅滅忠良。誠是義士匡討之秋。司空執心忠烈。行伊霍之權。拯濟塗炭。使朕及此。勳高古人。德格天地。朕方事濟大難。終不以非命及君子賢人。司空若執忠誠。早迎大恩。政由新氏。祭則寡人。以朕此意。布之司空。宣之朝士。泰還平陽。具言曜旨。單自以殺曜母。沈吟未從。十二月。斬單左右軍。一作騎衛王騰。斬康。馬忠等。殺準。推尚書令斬明為盟主。遣卜泰奉傳國六璽來降。曜大悅。謂泰曰。使朕獲此神靈。而成帝王者。子也。石勒聞之。怒甚。增兵攻之。明戰果敗。遣使求救于曜。曜使劉雅。劉策等迎之。明率平陽士女萬五千歸于曜。曜命誅明。斬氏男女。無少長皆殺之。曜誅斬氏。見康女有姿容。將納為妾。斬曰。陛下既滅其父母兄弟。復何用妾為。妾聞逆人之誅也。尚汚宮伐樹而況其子女乎。因號泣請死。曜哀之。免康一子。此節後待考使劉雅迎母胡氏。喪于平陽。還葬葉邑。慕號陽陵。偽宣明皇太后。僭尊高祖父亮為景皇帝。會祖父廣為獻皇帝。祖防懿皇帝。考曰宣成皇帝。列女傳補己卯二年。勒遣王修等獻捷。曜遣兼司徒郭祀授勒太宰。進趙王。郭祀。字子游。上郡人也。父士為縣卒。隨巫而遇女子于路。巫曰。此女生貴子。君亦有貴子相。可納之。當與君門士納之。生。長不滿七尺。醜極。當時。朴訥無慧。後為縣卒。感憤遊學。師事安平趙孔。曜見而偉之。曰。此生有公骨。其常貴達。依御覽五百八十二引補因曹平樂言。修實來窺伺。二月。斬修。追祀還。停勒之授。夏四月。徙都長安。起光世殿于前。紫光殿于後。立其妻羊氏為皇后。子熙為皇太子。封子襲為長樂王。開太原王。沖淮南王。敬齊王。高魯王。徵楚王。徵諸宗室。皆進封郡王。六月。繕宗廟社稷。南北郊于長安。令曰。蓋王者之興。必禘始祖。我皇家之先。出自夏后。居于北夷。世跨燕朔。光文以漢有天下。歲久恩德結于民庶。故立漢祖宗之廟。以懷民望。昭武因循。遂未後革。今欲除宗廟。改國號。復以大單于為太祖。其議以聞。于是太保呼延晏等曰。今宜承晉。母子傳號。以光文本。封庶奴。中山之屠城。陛下勳功。懋于平洛。終于中山。中山分野屬大梁。趙也。宜革稱大趙。遊以水行承首。金行。國號曰趙。曜從之。于是性杜尚黑。旗幟尚玄。以日順配天。淵配上帝。大赦境內。殊死已下。黃石。屠各路松多起兵于新平。扶風。聚眾數千。附于南陽王保。保以其將楊昱為雍州刺史。王連為扶風太守。據陳倉。張頭為新平太守。周周為安定太守。據陰密。松多下草壁。秦輔氏光多歸之。曜遣其車騎劉雅。平西劉厚。攻楊昱于陳倉。二旬不剋。曜率中外精銳以赴之。行次雍城。太史令亦廣明言于曜曰。昨夜妖星犯月。師不宜行。乃止。殺劉雅等。攝圍固壁。以待大軍。地震長安尤甚。時曜后羊氏有殊寵。頗與政。陰有餘之微也。

庚辰三年。曜發難攻陳倉。曼連謀曰。謀者適還云。其五牛旗建。多言胡主自來。其鋒恐不可常也。吾糧屢

既少無以支久若頓軍城下固攻百日不待其刃而吾自滅不如幸見衆以一戰如其勝也關中不待敵而至如其敗也等一死早晚無在遂盡棄背城而陣爲陳所敗士連死之楊曼奔于南氏陳進攻章城又陷之松多奔隔城進陷安定保懼遷于桑城光悉從之曜振旅歸于長安署劉雅爲大司徒晉將軍李矩費金壘勉之曜左中郎將宋始振威宋想降于石勒署其大將軍廣平王岳爲征東大將軍鎮洛陽會三軍夜甚岳遠屯池石勒遣石生馳應宋始等軍勢甚盛曜將尹安趙慎等以洛陽降生岳乃班師鎮于陝城夏四月長安雨雹大如雞子十四引補五月西門閤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梢攪覆爲人形髮長一尺鬚眉長三寸皆黃白色有斂手之狀亦有兩脚著履一作之形唯無目身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遠成大樹枝葉甚茂長水校尉尹東謀反潛結巴會徐庫彭曜乃誅軍因庫彭等五十餘人于阿房將殺之光祿大夫游子遠固諫曜不從子遠叩頭流血曜大怒幽子遠而盡殺庫彭等戶諸街巷之中十日乃投之于水于是巴氏盡叛推巴歸善王句渠知爲主四山羌氏巴剌應之者三十餘萬關中大亂城門閉子遠又從獄表諫曜怒甚毀其表曰大荔奴不憂命在須臾猶敢如此嫌死晚邪叱左右速殺之劉雅朱紀呼延晏等諫曰子遠幽而尚諫者所謂忠于社稷不知死之將至縱非能用奈何殺之若子遠朝諫臣等亦暮死以彰陛下過差之咎天下之人皆當去陛下蹈西海而死耳陛下復與誰居乎曜意解乃赦之子是救內外戒嚴將親討渠知子遠進曰陛下誠能納忠臣之計者不勞大烈親勦一月之中可使靖定曜曰卿試言之子遠曰彼匪有大志希竊非望也但逼于陛下峻網耳今死者不可追莫若赦諸逆人之家老弱沒官者使迭相撫育聽其復業大赦與之更始彼生路既開不降何待若渠知自以罪重不即下者願假臣弱兵五千以爲陛下之將帥也不爾者今賊黨既衆彌川被谷雖以天威臨之恐非年歲可除曜大悅以子遠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雍秦征討諸軍事大赦境內子遠次于雍城降者十餘萬進軍安定岳光悉下惟句氏宗黨五千餘家保于陰密進攻平之遂振旅循隴右陳安郊迎先是上郡岳光十餘萬落險不降大會虛除權渠自號秦王子遠進師至其壁下權渠率衆來距五戰敗之權渠恐欲降其子伊餘大言于衆中曰往日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況此偏師而欲降之乎遂率勁卒五萬人長驅子遠壁門左右勦出戰子遠曰吾聞伊餘有專諸之勇慶忌之捷士馬之強人百匪敵又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西戎勁悍其鋒不可擬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此曹副之勝也乃壁不戰伊餘有強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分營秣馬晨食先晨其甲晨大風霧子遠曰天贊我也躬先士卒掃壁而出遙明設覆出戰生擒伊餘于陣盡俘其衆以上亦見前卷三百三十權渠大懼被髮割面而降子遠敗曜以權渠爲征西將軍西戎公分徒伊餘兄弟及其部落二十餘萬口于長安西戎之中權渠都最強皆棄其命而爲寇權渠既降莫不歸附曜大悅議葬于東堂諡及平生滋然流涕遂下書曰蓋哀德惟聖后之所先念惠錄孤明王之恆典是以世祖草創河北而致封于嚴尤之孫

魏武勳兵梁宋迫備于橋公之墓前新附大司徒烈愷公從岳中書令曹尚竹陽太守王忠太子洗馬劉綏等或諫朕于荒亂之中或濟朕于艱窘之極言念君子實傷我心詩不云乎中心慮之何日忘之漢昌之初雖有賢附屬否運之際禮章莫備今可贈岳使持節侍中司徒遠東公尚大司空南郡公綏左光祿大夫平昌公忠鎮軍將軍安平侯並加散騎常侍但皆邱墓夷誠中哀英山有司其速班訪岳等子孫授以茅土稱朕意焉初曜之亡與曹尚奔于劉綏綏之子書置載送于忠忠送之朝鮮遂餘凱賽變姓名客爲縣卒岳爲朝鮮令見而異之推問所由曜叩頭自首流涕求哀岳曰卿雖元嵩不如孫寶願乎何懼之甚也今詔捕卿甚峻百姓聞不可保也此縣幽僻勢能相濟縱有大急不過解印綬與卿俱去耳吾既門長無兄弟之累身又薄祿末有兒子卿猶吾子弟也勿爲過憂大丈夫處身立世烏獸投人要欲濟之而況君子乎給以衣服資供書傳曜遂從岳質通疑滯恩顧甚厚岳從容謂曜曰劉生委字神調命世之才也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矣曹尚雖于屯厄之中事曜有君臣之禮故皆德之曜立太學于長樂宮東小學于未央宮西簡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選朝賢宿儒明經篤學以教之以中書監劉均領國子監祭酒置崇文祭酒秩次國子散騎侍郎董景道以明經授爲崇文祭酒以游子遠爲大司徒游子遠幼有姿貌聰亮好學年十五至洛陽張華見而奇之曰此兒雅潔洪方精公才也此節係前卷三百曜命起鄆明觀立西宮建陵得蓋于瀉池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七

前趙錄七

劉曜

辛巳年將於新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穆和苞上疏諫曰臣聞人主之興作也必仰準乾象俯順人時是以術文承亂亡之後宗廟社稷流漂無所而猶上候營室以構楚宮彼其急也猶尚若茲故能興康叔武公之迹以延九百之慶也奉詔書將營鄆明觀市道窮遠成以非之曰一觀之功可以平涼州矣又奉敕旨復欲擬阿房而建西宮模瓊臺而起凌霄此則費萬鄆明功位前役也以此功費亦可以奔吳蜀窮齊魏矣陛下何爲於中興之日而蹤亡國之事自古聖王入誰無過陛下此役實爲過舉過貴在能改終之實難又伏聞敕旨將營壽陵周園一作四里下深二十五丈以銅爲棺槨黃金飾之恐此功費非國內所能辦也且臣聞堯葬穀林市不改肆顛項葬高一作陽下不及泉聖王之於終也如是秦始皇下銅三泉周輪七里身亡之後毀不旋踵閻主之於終也如此向魃石椁孔子以爲不如速朽王孫保葬識者嘉其矯世自古無有不亡之國不掘之墓故聖王知厚葬之招害也故不爲之臣子之於君父陵墓豈不

欲高廣如山岳，但以保全始終，安固萬世為優耳。從喪亂以來，漢帝諸陵，咸見踐辱，唯霸陵獨全。雖太宗之遠，然亦存之之功，與亡者儉，爛然於前。惟陛下覽之，曜大悅。下書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烈矣。可謂社稷之臣也。非二君朕安聞此言乎。以孝明於承平之世，四海無虞之日，尚納納離一言，而能北宮之役，況朕之閒，當今極弊，而可不敬從明誨乎。今敕悉停尋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詩不云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其封豫安昌子，也平與子，並領議大夫。可敷告天下，使知區區之朝思開過也。自今政法，有不使於時，不利社稷者，其詣闕極言，勿有所諱。省鄂水固以與吾戶，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於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并水竭橋五梁，粵西小寇因霧，嗚呼嗚呼，赤牛奮鬣，其盡乎。時羣臣咸賀，以為勸戒之徵。曜大悅，以為己瑞。一作以爲天齊七九，日而後受之於太廟，大赦境內，以終為奉瑞大夫。中書監劉均進曰：臣聞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終南山，京師之鎮，國之所瞻，無故而崩，其凶焉可極言。昔三代之季，其災也如是。今朝臣皆言祥瑞，臣獨言非誠，上忤聖旨，下違衆議，然臣不達大理，竊所未同。何則，玉之於山石也，猶君之於臣下，山崩石竭，象國傾亂，皇亡皇亡，敗趙昌者，此言皇室將為趙所敗，趙因之而昌，今大趙都於秦雍，而勒跨全趙之地，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我也。非水竭橋五梁者，并謂東井，秦之分也。五謂五車，梁謂大梁，五車大梁，趙之分也。此言秦將竭滅，以構成趙也。粵者，歲之次名，作粵也。言歲以作粵，西之年，常有敗軍殺將之事，因謂國數，歲在子之年名，玄粵亦在子之次，言歲取於子，國當喪亡，赤牛奮鬣，謂赤牛若，在丑之歲名也。牛謂牽牛，東北維之宿，丑之分也。言歲在丑，當滅亡盡，無復遺也。此其誠悟蒸蒸，欲陛下勤修德化，以禳之，縱為嘉祥，尚願陛下夕惕以答之，書曰：雖休勿休，願陛下道躋周且，盟津之美，捐部號公，夢廟之凶，謹歸沐浴，以待妖言之誅。曜撫一作然改容，御史劾均，狂言誇說，謹問祥瑞，請依大不敬論。曜曰：此之災瑞，誠不可知，均深戒朕之不德，朕收其忠，惠多矣，何罪之有乎。

光初五年，晉元永昌元年并州牧安定王策獻玉璽一，文曰：趙盛。此節係御覽六百八十二引補曜親征氏羌，仇池楊難敵率衆來距，前鋒擊敗之。難敵退保仇池，仇池諸氏羌多降於曜。曜後復西討楊難敵，司馬保於南安，輜糧與隴西太守梁勳等降於曜，皆封列侯。使侍中喬豫豫甲十五千，遣精等及隴右萬餘戶於長安。曜又進攻仇池，時曜疾，兼病甚，議欲班師，恐難敵逼其後，乃以其尚書郎王顯為光國中郎將，使於仇池。以說難敵，難敵於是遣使稱藩。曜大悅，署難敵為使持節侍中，假黃鉞，都督益寧南秦涼梁巴六州隴上西城諸軍事，上大将军，益寧南秦三州牧，領護南岳校尉，寧光中郎將，武都王，子弟為公侯列將二千石者十五人。陳安請朝，曜以疾篤不許，安怒，且以曜為死，遂大掠而歸。曜疾甚，為馬輿而還，使其將呼延定監輔重於後，陳安率精騎要之於道，寔戰奔無路，與長史魯俱沒於安。安因寔而謂之曰：劉曜已死，子誰輔哉。寔當與足下約定大業，寔叱安曰：狗輩，汝荷人荼，寔不疑之地，可謂馬保，今復如此，汝自視

何如主上。受汝不久，烏首上郡通衢，何謂大業。可速殺我，懸我首於上郡東門，觀大軍之入城也。安怒，遂殺之。以魯勳為參軍，又遣其弟集及將軍張明等率騎二萬追曜。曜衛軍呼延瑜逆戰，擊斬之，悉俘其衆。安懼，地還上郡。曜至自南安，陳安使其將劉烈趙罕襲阡城，拔之。西州氏羌悉從安，安士馬雄盛，衆十餘萬。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假黃鉞，大將軍，雍涼秦梁四州牧，涼王，以趙纂為相國，領左長史，魯勳對安大哭曰：吾不忍見陳安之死也。安怒，命斬之。勳曰：死自吾分，懸吾頭於秦州通衢，觀趙之斬陳安也。遂殺之。曜聞，死悲慟曰：賢人者，天下之望也。害賢人，實塞天下之情。夫承平之君，猶不敢乖臣妾之心，況於四海乎。陳安今於招賢探哲之秋，而害君子，絕當世之望，吾知其無能為也。休屠王石武以柔城降，曜大悅，署武為使持節都督秦州隴上雜夷諸軍事，平西大將軍，秦州刺史，封酒泉王。曜后羊氏卒，故晉惠后也。名獻容，秦山南城人，祖瑄，父安之，以太安元年立為皇后，將入宮，衣中有火，洛陽之陷，沒於隴，納之。曜位以為皇后，因問曰：吾何如司馬家兒。后曰：胡可並言。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貴為帝王，而妻子辱於凡庶之手，妾子爾時，實不思生。何圖復有今日。妾生於高門，常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有丈夫耳。羊氏內有特寵，外參朝政，生曜三子，照、襲、闡，而死，僞獻容文皇后。此條係魏本及載記皆略曜始禁無官者，不聽乘馬，祿八百石已上。婦女乃得衣錦繡，自季秋農功畢，乃飲酒。宗廟社稷之祭，不得殺牛。犯者皆死。曜臨太學，引試學生之上第者，拜郎中。武功男子蘇撫，陝男子伍長平，並化為女子，石言於侯。若言勿東者，曜將葬其父及妻，親如粟也。以規度之，負十為墳。其下周迴二里，作者繼以脂燭，怨呼之聲，盈於道旁。游子遠諫曰：臣聞聖主明王，忠臣孝子之於終葬也，棺足周身，棺足周棺，棺足周棺而已，不封不樹，為無窮之計。伏惟陛下聖慈，幽被神靈，洞遠，每以清儉恤下，為先。社稷資儲為本，今二陵之費，至以億計，計六萬夫，百日作，所用六百萬功，二陵皆下銅三泉，上崇百尺，積石為山，增土為阜，發掘古冢，以千百數，役夫呼嗟，氣塞天地，暴骸原野，哭聲盈衢。以上亦係見御覽八百七十六臣竊謂無益於先皇先后，而徒喪國之儲力。陛下脫仰尊堯舜之軌者，則功不盈百萬，費亦不過千計。下無怨言，上無怨人，先帝先后有太山之安，陛下舞舞禹周公之美，惟陛下察焉。曜不納，乃使其將劉岳等帥騎一萬，迎父及弟陳爽於太原，疫氣大行，死者十三四。上洛男子張盧，死二十七日，有盜發其冢者，盧得蘇，曜葬其父，墓號永垣陵，葬妻羊氏，墓號顯平陵。大赦境內，殊死以下，賜人爵二級。孤老貧病，不能自存者，帛各有差。

癸未六年，晉明大寧元年正月，天裂，廣一丈餘，長五十餘丈，時四方交戰。此節亦見御覽八百七十四，誤作建元初陳安攻曜征西劉資於南安，休屠王石武自柔城將攻上郡，以解南安之圍。安聞之，懼，馳歸上郡，過於瓜田。武以築寨不敵，奔保長春故壘。安引軍追武，武日，叛逆胡奴，要當生縛此奴，然後斬劉資。武聞黑龍之，資敗安後軍，俘斬萬餘。安馳還赴救，資逆擊敗之，俄而武騎大至，安衆大潰，收騎八千，奔於隴城。資乃留武督後衆，躬先士

卒戰輒敗之。遂圍安於隴城。大雨霖。震隴父家門。大風飄發其父寢堂于垣外五十餘步。隴避正殿。素服哭於東堂。五日。使其鎮軍劉嬰、太常梁苻等。繕復之。松柏柴木。殖已成林。至是悉枯死。此節亦見御覽八百七十六。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八

前趙錄八

劉曜

甲申 七年置。其大司馬劉雅為太宰。加劍履上殿。入朝不趨。禮拜不名。給千兵百騎。甲仗百人。入殿增班劍六十人。前後鼓吹各二部。曜親征陳安。圍安於隴城。安頻出挑戰。累擊敗之。斬獲八千餘級。右軍劉幹攻平襄。剋之。隴上諸縣悉降。曲赦隴右殊死已下。惟陳安、趙纂不在其例。安留楊伯支、羌冲兒等守隴城。帥騎數百。突圍而出。欲引上邽。平襄之衆。還解隴城之圍。安既出。知上邽被圍。平襄已敗。乃南走陝中。曜使其將軍平先、邱中伯、李勁騎追安。頻戰敗之。俘斬四百餘級。安與壯士十餘騎於陝中格戰。安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蛇矛。近交則刀矛俱發。輒害六七。一作人。遠則雙帶兩鞭。一作騎。左右馳射之而走。七百四十四。平先亦壯健絕人。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奪其蛇矛而退。會日暮雨甚。安奔馬與左右五六人。步踰山嶺。匿於溪澗。翌日尋之。遂不知所在。會連雨始霽。輔威呼延清尋其徑。述斬安於澗曲。曜大悅。安善於撫接。吉凶夷險。與衆共之。及其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擊鎗雖小腹中寬。

十六國春秋輯補 卷八 前趙

五五

愛養將士同心。肝膽驍驍。馬鐵鞍。七尺大刀。盾如溜。丈八蛇矛。左右盤。十蓋十決。無當前。戰始三交。失蛇矛。奔我。驟擊。京巖。為我。外授。而懸。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奈予何。曜聞而嘉。命樂府歌之。陳安。字侯。成紀平。莊人也。家世農。民安少慷慨。曰。大丈夫當乘軒杖節。安能久事。教勳乎。遂東遊京師。頗學書字。讀魏書。見許褚而慕之。乃自字虎侯。遇行。室喪。亂。遂避結。司馬。驍壯。果毅。武幹。過人。多力。善射。持七尺刀。其結。奔及。馳馬。此傳係御覽三百六十二。及三百八十六。引。楊伯支。斬羌冲兒。以隴城降。宋亭。斬趙纂。以上。邦降。徙秦州。大姓。楊光。諸族。二千餘戶。於長安。兵。羌。悉。下。並。送。質。任。時。劉。岳。與。涼。州。刺。史。張。茂。相。持。於。河。上。曜。平。陳。安。自。隴。長。驅。至。於。西。河。戎。卒。二。八。萬。五。千。臨。河。列。營。百。餘。里。中。鑼。鼓。之。聲。沸。河。動。地。自。古。軍。旅。之。盛。未。有。斯。比。茂。臨。河。諸。戎。皆。望。風。奔。退。揚。聲。欲。百。道。俱。渡。直。至。姑。城。涼。州。大。怖。人。無。固。志。諸。將。咸。欲。連。濟。曜。曰。吾。軍。旅。雖。盛。不。敵。魏。武。之。東。也。長。威。而。來。者。三。有。二。焉。中。軍。宿。衛。已。皆。疲。老。不。可。用。也。張。氏。以。吾。新。平。陳。安。師。徒。殷。盛。以。形。聲。言。之。非。彼。五。郡。之。衆。所。能。抗。也。必。怖。而。歸。命。受。制。稱。藩。吾。復。何。求。卿。等。試。之。不。出。中。旬。張。茂。之。表。不。至。者。吾。為。負。卿。矣。茂。懼。果。遣。使。稱。藩。獻。馬。一。千。五。百。匹。牛。三。千。頭。羊。十。萬。口。黃金。三。百。八。十。斤。銀。七。百。斤。女。妓。二。十。人。及。諸。珍。寶。珠。玉。方。物。美。貨。不。可。勝。紀。此段亦略見於御覽八百二。曜大悅。使其大鴻臚田嶽。田嶽。署。茂。使。持。節。假。黃。鉞。侍。中。都。督。涼。南。北。秦。梁。益。巴。漢。隴。右。西。域。雜。夷。匈。奴。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涼。州。牧。領。西。域。大。都。護。護。兵。兼。校。尉。源。王。曜。至。自。西。河。道。胡。元。增。其。父。及。妻。墓。高。九。十。尺。楊。難。敵。以。陳。安。既。平。內。懷。危。懼。奔。於。漢。中。鎮。西。劉。厚。追。擊。之。獲。其。輜。重。千。餘。兩。士。女。六。千。餘。人。還。之。仇。池。曜。以。大。鴻。臚。田。嶽。為。鎮。南。大。將。軍。益。州。刺。史。鎮。仇。池。以。劉。岳。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進。封。中。山。王。初。新。準。之。亂。曜。世。子。胤。沒。於。黑。匿。郡。鞠。部。至。是。胤。自。言。郁。鞠。大。驚。資。給。衣。馬。遣。子。送。之。曜。對。胤。悲。慟。嘉。郁。鞠。忠。款。署。使。持。節。散。騎。常。侍。忠。義。大。將。軍。左。賢。王。胤。字。義。孫。美。姿。貌。善。機。對。年。十。歲。身。長。七。尺。五。寸。眉。髮。如。畫。聰。奇。之。謂。曜。曰。此。兒。神。氣。豈。同。義。真。乎。固。當。應。為。卿。之。家。嫡。卿。可。思。文。王。廢。伯。邑。考。立。武。王。之。意。也。曜。曰。臣。之。藩。國。僅。能。守。祭。祀。便。足。矣。不。可。以。亂。長。幼。之。倫。也。胤。曰。卿。勳。格。天。地。圖。象。百。城。當。世。祚。太。師。受。專。征。之。任。五。侯。九。伯。得。專。征。之。者。卿。之。子。孫。亦。何。言。同。諸。藩。國。也。義。真。既。不。能。遠。追。太。伯。高。讓。之。風。吾。不。過。為。卿。封。之。以。一。國。義。真。胤。子。儉。之。字。也。於。是。封。儉。為。臨。海。侯。立。胤。為。世。子。胤。雖。少。離。屯。難。流。蹤。殊。荒。而。風。骨。俊。茂。爽。朗。卓。然。身。長。八。尺。三。寸。髮。與。身。齊。多。力。善。射。馳。捷。如。風。雲。曜。因。以。重。之。其。朝。臣。亦。屬。意。焉。曜。於。是。顧。謂。羣。下。曰。義。孫。可。謂。歲。來。而。不。凋。濕。而。不。涸。者。矣。義。光。雖。先。已。樹。立。然。冲。幼。懦。謹。恐。難。乎。為。今。世。之。儲。試。也。懼。非。所。以。上。固。社。稷。下。愛。義。光。義。孫。年。長。明。德。又。先。世。子。也。朕。欲。遠。追。周。文。近。蹤。光。武。使。宗。廟。有。太。山。之。安。義。光。無。疆。之。福。於。諸。卿。意。如。何。其。太。傅。呼。延。公。等。咸。曰。陛下。以。擬。周。漢。為。國。家。無。窮。之。計。豈。惟。臣。等。賴。之。實。亦。四。海。宗。廟。之。慶。左。光。祿。下。泰。太。子。太。保。韓。廣。等。進。曰。陛下。若。以。廢。立。為。是。也。則。不。應。降。日。月。之。明。垂。訪。羣。下。若。以。為。疑。也。固。思。聞。臣。等。異。同。之。言。竊。以。謂。廢。太。子。非。也。何。則。昔。周。文。以。未。建。之。前。擇。聖。衷。而。超。樹。之。

十六國春秋輯補 卷八 前趙

五七

可也。光武綠母色而廢立，豈足為聖朝之模範。光武誠以東海寡統，何必不如明帝。皇子胤文武才略，神度弘遠，信獨絕一時，足以擬蹤周勃。然太子孝友仁慈，志尚冲雅，亦足以堂負聖基，為承平之賢主。何况儲宮者，六合人所瞻望也，不可輕以廢易。陛下誠實爾者，臣等有死而已，未敢奉詔。默然胤前泣曰：「慈父之於子也，當務存尸鳩之仁，何可替繼而立也。」陛下深恩，乃爾者，臣請死於此，以示赤心。且陛下若愛忘其備，以臣微堪指授，亦當能輔導義光，仰遵聖軌，因歡歡流涕，悲感朝臣。胤亦以太子羊氏所生，羊有寵，哀之不忍，乃止。道徽前妻下氏為元悼皇后，胤之母也。卜泰胤之舅，胤之拜上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領太子太傅，封胤為永安王，署侍中，衛大將軍，都督二宮禁衛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胤太子太傅，號曰皇子，命胤於胤蓋家人之禮，時有風皇將五子，翔於故未央殿，五日悲鳴不食，皆死。

乙酉八年

丙戌九年，晉成和元年 曜立后劉氏，石勒將石他自雁門出上郡，襲安國將軍北光王盆句除，俘三千餘落，獲牛馬羊百餘萬而歸。曜大怒，投袂而起，即日次於涪城，道劉岳追之，曜次於富平，為岳聲援。岳及石他戰於河濱，敗之，斬他及其甲士一千五百級，赴河死者五千餘人，悉收所虜，振旅而歸。楊難敵自漢中還，襲仇池，剋之，執田益立之於前，難敵左右叱益令拜，益頓首曰：「曰：兵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賊拜乎。難敵曰：子伯，吾當與子終定大事，子於劉氏，可為盡忠，吾獨不可乎。益厲色大言曰：若賊臣奴才，安敢欲希觀非分，吾寧為國家鬼，豈可為汝臣。何不速殺我，願排一人，取其劍前刺難敵，不中，為難敵所殺。曜遣劉岳攻石生於洛陽，配以近郡甲士五千，宿衛精卒一萬，濟自盟津，鎮東呼延謨率刑司之衆，自崎澗而東，岳攻石勒盟津石梁二戍，剋之，斬獲五千餘級，進圍石生於金墪，石季龍率步騎四萬入自成皋關，岳陳兵以待之，戰於洛西，岳師敗績，岳中流矢，退保石梁，季龍遂斬列圍，過絕內外，岳衆饑甚，殺馬食之，季龍又敗呼延謨，斬之，曜親率軍援岳，季龍率騎二萬來拒，曜前軍劉黑大敗，季龍將石於於八特坂，曜次於金谷，夜無故大驚，軍中潰散，乃退如涪池，夜中又驚，士卒奔潰，遂歸長安，季龍執劉岳及其將王騰等八十餘人，并氏羌三千餘人，送於襄國，坑士卒一萬六千，曜至自涪池，素服郊哭七日，乃入城，武功家生大，上邦馬生牛，及諸妖變，不可勝紀，曜命其公卿各舉博識直言之士一人，司空劉均舉參軍臺產，曜親臨東堂，道中黃門策問之，產極言其放，曜覽而嘉之，引見東堂，訪以政事，產流涕歎歎，其陳災變之禍，政化之關，辭旨諒直，曜改容禮之，即拜博士祭酒，諫議大夫，領太史令，其後所言皆驗，曜彌重之，轉大中大夫，歲中三遷，歷位尚書光祿大夫，太子少師，位特進，金章紫綬，爵關中侯，臺產字國雋，上洛人，漢侍中崇之後也，少專京氏易，善圖讖，秘緯天文，洛書，風角，星算，六日七分之學，尤善望氣占候，推步之術，隱居商洛南山，號美經學，況情教授，不交當世，此傳後晉書 曜累劉胤為大司馬，進封南陽王，以漢陽諸郡十三為國，置單于於涪城，拜大單于，置左右賢王已下，皆以胡胡鮮卑氏光家傑為之。

十六國春秋補編 卷八 前編

丁亥十年，曜自還長安，憤志發病，至是疾瘳，曲枚長安殊死已下，署其汝南王劉成，為太尉，錄尚書事，光祿大夫劉綽為大司徒，卜泰為大司空，曜妻劉氏疾甚，曜親省臨之，問其所欲，劉泣曰：「妾叔父，胤無子，妾少養於叔，恩撫甚隆，無以報德，願陛下貴之，妾叔母女芳，有德色，願備後宮，願許之，言終而死，僞諡獻烈皇后，以劉氏為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錄尚書事，進封河南郡公，親妻張氏為慈鄉君，立劉氏女芳為皇后，追念劉氏之言也，后年十三，長七尺八寸，手垂過膝，髮與身齊，姿德才色，過於別后，此傳後晉書 一百俄累驍騎劉述為大司徒，劉綽為太保，召公卿已下子弟，有勇幹者，為親御，被甲乘鉞馬，勸止自隨，以充折衝之任，尚書郝述，都水使者支常等，固諫，曜大怒，追而殺之。

戊子十一年

成賀，以為吉祥，惟太史任義進曰：「三者，歷運統之極也，東為震位，王者之始也，金為兌位，物終者也，丹不吉，事之畢也，遂巡我讓，退舍之道也，為之拜者，屈伏於人也，履迹而行，慎不出疆也，東井秦分也，五車趙分也，秦兵必暴起，亡主喪師，留敗趙地，遠至三年，以上亦見前 近七百，其應不遠，願陛下思而防之，曜大懼，於是躬親二郊，飾繡神祠，望秩山川，靡不周及，大赦殊死已下，復百姓租稅之半，長安自春不雨，至於五月，曜遣其武衛劉胡，率騎三萬，襲楊難敵於仇池，弗剋，掠三千餘戶而歸，張駿聞曜軍為石氏所敗，乃去曜官號，復稱晉大將軍，涼州牧，道金城太守張閔，及枹罕護軍辛安，鎮軍韓璞等，率衆數萬人，自大夏攻掠秦州諸郡，曜遣劉胤率步騎四萬擊之，夾洮相持七十餘日，冠軍呼延謨率親御二千騎，絕其運路，胤濟師逼之，瑛軍大潰，奔還涼州，胤追之，及於令居，斬級二萬，張閔，辛安，率衆數萬降於胤，皆拜將軍，封列侯，七月，石勒遣石虎率衆四萬，自軹關西入寇，擾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進攻蒲坂，曜將東救蒲坂，懼張駿，楊難敵，承虛襲長安，遣其河間王述發兵光之衆，屯於秦州，曜盡中外精銳水陸赴之，自潼關一作關北濟，虎懼，引師而退，追之及於高侯，大戰敗之，斬其將軍石瞻，枕尸一百一作二餘里，收其資仗，億計，虎奔於朝歌，曜遂濟自洛陽攻石生於金墪，決千金堤以灌之，分遣諸將攻討汲郡河內，十月，勒自帥衆拒之，曜不撫士衆，專與雙臣博飲，左右諫之，曜怒，以為妖言，斬之，大風拔木，昏霧四塞，亦見前 八，聞虎進據石門，續知勒自率大衆已濟，始議增榮陽戍，杜黃馬關，俄而洛水候者，與勒前鋒交戰，擒劉述，送之，曜問曰：「大胡自來，邪，其衆大小復何如。」報曰：「大胡自來，軍盛不可當也，曜色變，使攝金墪之圍，陳於洛西，南北十餘里，曜性少而酗酒，末年猶甚，勒至，曜將戰，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踣頓，乃乘小馬，比出復飲，斗餘，至於西陽門，搗陳就平，勒將石堪因而乘之，師遂大潰，曜昏醉奔退，而馬陷石渠，墜於冰上，被劍十餘，通中者三，為塘所執，送於勒所，曜曰：「石王，億重門之盟，不勒使徐光謂曜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復云何邪。」幽曜於河南承屏，使金紫醫李永療之，歸於英國，曜甚勸，載以馬，使李永與同載，北苑市，三老孫機上禮求見，曜勒許之，機進酒於曜曰：「僕谷王，關左稱帝，當持重，保士疆，輕用兵，敗洛

十六國春秋補編 卷八 前編

陽祥運窮天所亡開大分飲一船曜曰何以健那當為翁勒聞之悽然容曰亡國之人足令老叟數之舍厥於黃國永豐小城給其妓妾嚴兵圍守遣劉岳劉震等乘馬從男女衣帽以見曜曰久謂卿等為灰土石王仁厚全宥至今而我殺石他負盟之甚今日之禍自其分耳留宴終日而去勒諭曜使其與太子熙一作世書令速降之曜但救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也勒覽而惡之建平末為勒所殺

己丑十二年正月太子熙大司馬南陽王胤劉成等議欲西保秦州尚書胡勳曰今雖喪主國尚全完將士情一未有離叛可共并力距險走未晚也胤不從怒其沮衆斬之遂率百官奔於上郡劉厚劉策皆出鎮奔之關中擾亂將軍蔣英辛恕擁衆數十萬據長安遣使招勒勒遣石生率洛陽之衆以赴之胤及劉遵率衆數萬自上郡將攻石生於長安胤東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風始平諸郡戎夏皆起兵應胤胤次於仲橋石生固守長安勒使石季龍率騎二萬距胤戰於義渠為季龍所敗死者五千餘人胤奔上郡石虎乘勝追戰枕尸千里上郡潰虎執其偽太子熙南陽王劉胤並將相諸王等及其諸卿校公侯已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徒其遺者文武關東流人秦雍大族九千餘人於襄國又坑其王公等及五郡屠各五千餘人於洛陽曜在位十年下有脫年而敗自劉淵以惠帝永興元年僭號西河懷帝永嘉四當作二年僧位至曜三世凡二十有七一作載以成帝咸和四年滅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九

前趙錄九

王彌

王彌東萊人也家世二千石祖順魏玄菟太守武帝時至汝南太守彌有才幹博涉書記少游俠京師隱者輩仲道見而謂之曰君豺聲豹視好亂樂禍若天下騷擾不作士大夫矣惠帝末妖賊劉柏根起於東萊之掖縣彌率家僕從之柏根以為長史柏根死聚徒海濱為荷純所敗亡入長廣山為羣賊彌多權略凡有所掠必豫圖成敗舉無遺策弓馬迅捷臂力過人請士號為飛豹後引兵入寇青徐兗州刺史荀晞逆擊大破之彌退集亡散衆復大振晞與之連戰不能剋彌進兵寇泰山魯國濰梁陳汝南潁川襄城諸郡入許昌開府庫取器械所在陷沒多殺守令有衆數萬朝廷不能制會天下大亂進逼洛陽京邑大震宮城閉閉司徒王衍等率百官距守彌屯七里潤王師進擊大破之彌謂其黨劉虛曰吾兵尙強歸無所厝劉元海昔為質子我與之周旋京師深宥分契今稱漢王將歸之可乎虛然之乃渡河歸元海元海聞而大悅遣其侍中堂御史大夫郊迎致書於彌曰以將軍有不世之功超時之德故有此迎耳進望將軍

十六國春秋輯補 卷九 前趙

之至孤今親行將軍之館輒拂席洗爵敬待將軍及彌見元海勸稱尊號元海謂彌曰孤本謂將軍如賓周等耳今真若孔明仲華也烈祖有云吾之有將軍如魚之有水於是署彌司隸校尉加侍中特進彌固辭使隨劉曜寇河內又與石勒攻臨漳永嘉初寇上黨圍壺關東海王越道淮南內史王暕安豐太守衛乾等討之及彌戰於高都長平開大敗之死者十六元海進彌征東大將軍封東萊公與劉曜石勒等攻魏郡汲郡鄆邱陷五十餘城皆調為軍士又與勒攻鄆安北將軍和郁奔城而走懷帝遣北中郎將裴憲次白馬討彌車騎將軍王堪次東燕討勒平北將軍曹武次太陽討元海武都將軍彭默為劉聰所敗見書乘軍皆退聽渡黃河帝遣司隸校尉劉暉將軍宋抽等距之皆不能抗彌馳以萬騎至京城焚二學東海王越道戰於西明門彌等敗走彌復以二千騎寇襄城諸縣河東平陽弘農上黨諸流人之在穎川襄城汝南南陽河南者數萬家為舊居人所不禮皆焚燒城邑殺二千石長史以應彌彌又以二萬人會石勒寇陳郡穎川屯陽翟弟璋與石勒共寇徐兗因彼越軍彌後與曜寇襄城遂逼京師時京邑大饑人相食百姓流亡公卿奔河陰曜彌等遂陷宮城至太極前殿縱兵大掠幽帝於端門逼辱羊皇后殺皇太子詮發掘陵墓焚燒宮廟城府皆盡百官及男女遇害者三萬餘人遂遷帝於平陽彌之掠也曜禁之彌不從曜斬其牙門王延以徇彌怒與曜阻兵相攻死者千餘人彌長史張嵩謀曰明公與國家共興大事事業甫爾便相攻討何而見主上乎平洛之功誠在將軍然劉曜皇族宜小下之晉二王平吳之密其則不遠願明將軍以為慮縱將軍阻兵不還其若子弟宗族何彌曰善微子吾不聞此也於是詣曜謝結分如初彌曰下官聞過乃是張長史之功曜謂嵩曰君為朱建矣豈況范生乎各賜金百斤張嵩隨西人也事母至孝母喪既葬處於墓側哀感幽顯歲餘而墓地自裂棺亦自破母氣蘇活此小傳係後魏五百五十七引補彌謂曜曰洛陽天下之中山河四險之固城池宮室無假營造可徙平陽郡之曜不從焚燒而去彌怒曰屠版一作子豈有帝王之意乎汝奈天下何遂引衆東屯項城曜以彌先入洛不待已怨之至是嫌隙遂構劉暉說彌還據青州彌然之乃以左長史曹嵩為鎮東將軍給兵五千多齎寶物還鄉里招誘亡命且迎其室彌將徐逸高梁輒率部曲數千人隨去彌益衰弱初石勒惡彌驍勇常密為之備彌之破洛陽也多道勒美女貨貨以結之時勒捨荀晞以為左司馬彌謂勒曰公獲荀晞而用之何其神也使晞為公左彌為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愈忌彌陰圖之劉暉又勸彌徵曹嵩藉其衆以誅勒於是彌使徵詣青州令曹嵩以兵會己而詐要勒共向青州暉至東阿為勒游騎所獲勒見彌與晞書大怒乃殺暉彌未之知勒伏兵襲彌殺之并其衆此依晉書列傳錄

王廣

王廣永嘉之亂聚族避世仕劉聰為西揚州刺史被檀賊梅芳圍百餘日外救不至糧食罄絕雞犬雀鼠靡有孑遺將士泣曰將軍忠於本朝故有今難豈有背將軍理哉芳攻陷揚州而廣被殺衆相枕而死

十六國春秋輯補 卷九 前趙

五千人。王廣女容質甚美，慷慨有丈夫之節。時年十五，芳納之，俄於閨室擊芳，不中，芳驚起曰：「何故？」王罵曰：「豈容我欲誅反賊，可謂反乎？吾聞父仇不同天，汝反逆無狀，害我父母，而復與我同天，吾所以不死者，欲誅汝耳。今死自吾分，不待汝殺，但恨不得身汝首於通達，以塞大恥。」辭氣猛厲，終乃自殺，芳止之不可。此依晉書列女傳補，亦略見劉曜四百十八。

崔遊

崔遊，字子相，上黨人也。少好學，儒術疏明，恬靜謙退，自少及長，口未嘗語及財利。魏末，察孝廉，除相府舍人，出爲涿池長，甚有惠政，以病免。遂爲廢疾，奉始初，武帝錄敕文帝，故府僚屬，就家拜郎中，年七十餘，猶敦學不倦，撰喪服圖行於世，及劉元海僧位，命爲御史大夫，固辭不就。卒於家，時年九十三。此依晉書崔林傳錄。

范隆

范隆，字玄嵩，雁門人。父方，魏雁門太守。隆在學十五年，生而父亡，年四歲，又喪母，哀號之聲，感備行路。單孤無繼，功之親，疏族范廣，感而養之，迎歸教書，爲立祠堂。隆好學，修謹，奉廣如父。博通經籍，無所不覽。著春秋三傳，撰三禮吉凶宗祀，甚有條議。惠帝時，天下將亂，隆隱迹不顯州郡之命。查勤耕稼，夜誦書典，頗習秘歷陰陽之學。知并州將有氛祲之祥，故彌不復出仕。與上黨朱紀友善，嘗共紀游山，見一父老於窮澗之濱，父老曰：「二公何爲在此？隆等拜之，仰視則不見，後與紀依於劉元海。元海以隆爲大鴻臚，紀爲太常，並封公。隆死於劉聰之世，贈太師。」此依晉書崔林傳錄。

董景道

董景道，字文博，弘農人也。少而好學，千里追師，所在惟晝夜誦讀，略不與人交通。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氏尙書，詩皆精究大義。三禮之義，專遵鄭氏，著禮通論，非取諸儒。演廣鄭旨，永平中，知天下將亂，隱於商洛山，衣木葉，食樹果，彈琴歌笑，以自娛。毒蟲猛獸，皆繞其旁，是以劉元海及聰屢徵，皆礙而不達。至劉曜時，出山，處於渭汭，曜徵爲太子少傅，散騎常侍，並固辭，竟以壽終。此依晉書崔林傳錄。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十

前趙錄十

王育

王育，字百春，京兆人也。少孤貧，爲人傭牧羊，每過小學，必歔歔流涕。時有暇，即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爲羊主所責，育將竊己以償之。同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身長八尺餘，鬚長三尺，容貌絕異，音聲動人。子章以兄之子妻之，爲別立宅，分之資業。育受之無愧色，然行己任性，頗不偶俗。妻喪，弟之者不過四五人，然皆鄉閭名士。太守杜宣命爲主簿，俄而宣左遷，萬年令杜令王攸詣宣，宣不迎之，攸怒曰：「卿往爲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雀遺我，使我畏死，鴿乎？育執刀叱攸曰：「君辱臣死，自昔而然，我府君以非罪黜降，如日月之蝕耳。小縣令敢輕辱吾君，汝謂吾刀鈍邪？敢如是乎？」前將殺之，宣懼，誅下抱育，乃止。自此知名。司徒王渾辟爲掾，除南武陽令，爲政清約，宿盜逃奔他郡。遷并州督護，咸都王頌在郡，又以育爲振武將軍，劉元海之爲北單于，育說頌曰：「元海今去，育請爲殿下使之，不然，懼不至也。」頌然之，以育爲破虜將軍，元海遂拘之，其後以爲太傅。此

依晉書

章忠

章忠字子節平陽人也少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好學博通性不虛諾閉門修己不交當世每至吉凶親表贈遺一無所受年十二喪父哀慕毀悴杖而後起司空裴秀弔之旬旬號泣哀憫感人秀出而告人曰此子長大必為佳器歸而命子願造焉服闋遂處於墓所願造而造之皆託行不見家貧藜藿不充人不堪其憂而忠不改其樂願為僕射數言之於司空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吾羨蒼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顛愆而無厭弄典禮而附賊后若此豈丈夫之所宜行邪裴當有心託我常恐洪濤蕩錄餘波見漂況可臨尾閭而關沃焦哉太守陳楚迫為功曹會山羌破郡楚遣子出走賊射之中三創忠冒刃伏楚以身捍之泣曰章忠願以身代君乞諸君哀之亦遺五矢賊相謂曰義士也舍之忠於是負楚以歸後仕劉聰為鎮西大將軍平羌校尉討叛羌矢盡不屈節而死

劉敏元

劉敏元字道光北海人也厲己修學不以險難改心好星麻陰陽術數潛心易太玄不好讀史常謂同志曰讀書當味義根何為費功於浮辭之文易者義之源太玄理之門能明此者即吾師也永嘉之亂自齊西奔同縣管平年七十餘隨敏元而西行及秦陽為盜所劫敏元已免乃還謂賊曰此公孤老餘年無幾敏元請以身代願諸君舍之賊曰此公於君何親敏元曰同邑人也窮無子敏元為命諸君若欲殺之老不堪使若欲食之復不如敏元乞諸君哀也有一賊瞋目叱敏元曰吾不汝放此公豈不得汝乎敏元奮劍曰吾豈望生邪常殺汝而後死此公窮老神祇尚當哀矜之吾親非骨肉義非師友但以見投之故乞以身代諸大夫慈惠皆有難吾之色汝何有視面目而發斯言願諸君長日夫仁義何常寧可暫失諸君子上當為高皇光武之事下豈失為陳項乎當取之由道使所過稱詠威德奈何容畜此人以損盛美當為諸君除此人以成諸君霸王之業前將斬之盜長退止之而相謂曰義士也害之犯義乃俱免之後仕劉聰為中書侍郎太尉長史

杜育

杜育字子光濮陽人少為賊其母每怒之育曰天下將亂且以習廢如意望封侯不如意不使他人所頭育為賊圍衣甲三重持戟逢轉而出

喬智明

喬智明字元達鮮卑前部人也少喪二親哀毀過禮長而以德行著稱成郡王頴辟為輔國將軍頴之敗趙王倫也表智明為珍寇將軍陸盧其二縣令二縣愛之號為神君郡人張允為父報仇母老單身有妻無子智明感之停其獄遂令允將妻入獄隄陰縱之人有勸允逃者允曰有君如此吾何忍累之縱吾

得免作何面目視息世間於獄產一男會赦得免其仁感如是惠帝之伐郡也穎以智明為折衝將軍遂相前鋒軍事智明勒頴奉迎乘輿頴大怒曰卿名晚事投身事孤主上為華小所逼將加非罪於孤卿奈何欲使孤束手就刑邪其事之義正如是乎智明乃止尋屬永嘉之亂仕於劉聰

梁緯妻辛氏

梁緯妻辛氏隨西狄道人也緯為散騎常侍西都陷沒為劉曜所害辛氏有殊色曜將妻之辛氏據地大哭仰謂曜曰妾聞男以義烈女不再醮妾夫已死理無獨全且婦人再嫁明公亦安用哉乞即就死下事舅姑遂號哭不止曜曰貞婦也任之乃自殺而死曜以禮葬之

陝婦人

陝有婦人不知姓字年十九劉曜時後居陝縣事叔姑甚謹其家欲奪而嫁之此婦毀面自誓後叔姑病死其父姑有女在夫家先從此婦乞假不得因而誣殺其母有司不能察而誅之時有羣鳥悲鳴尸上其聲甚哀盛夏暴尸十日不腐亦不為蟲獸所敗其境乃經歲不雨曜遣呼延謨為太守既知其冤乃斬此女設少牢以祭其墓謨曰孝烈貞婦其日大雨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十一

後趙錄一

石勒

石勒字世龍初名匄音骨上黨武鄉潞人也其先匈奴別部羌渠之胃祖耶奕于父周局朱一名乞賀加並為部落小率勒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屬於庭中見者咸異之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親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為天下之患驅遣收之會勒已去長而壯健有膽力雄武好騎射朱性凶脆不為羣胡所附每使勒代已督攝部胡愛信之所居武鄉北原山下

衣服勒謂敬曰。今日大破。不可守窮。諸胡懼。宜誘將冀州就。因執之。可以兩濟。敬深然之。會建威將軍閻粹。說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買充軍實。騰使將軍郭陽。張隆。唐華。胡將詣冀州。兩胡一。勒時年二十餘。亦在其中。數為騰所殺。敬先以勒屬郭陽及兒子時。關。敬族兄也。是以陽時每為解請。道路餓。頗陽時而濟。既而東至平原。買與在平人師。惟家為奴。有一父老謂勒曰。君龍角也。龍角二字一作。實際上四道已成。當貴為人主。甲戌之歲。王彭祖可圖勒。若如公言。非敢忘德。然不見每耕作。一作。在於野。又聞鼓角之聲。勒以告諸奴。諸奴亦聞之。因曰。吾勒也。二。在家。極聞如是。諸奴歸以白。惟亦奇其狀貌而免之。此段亦見通鑑五百七十五。及七百三十一。惟家都於馬。與牧率魏郡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託於桑。備於武安。臨水為遊軍所囚。會有羣鹿傍過。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又見一父老謂勒曰。向羣鹿者我也。君應為中州主。故相救爾。勒拜而受命。遂招集王陽。魏安。支雄。冀保。吳豫。劉膺。桃豹。遂明等。八騎為羣盜。後郭敬。劉微。劉寶。張隆。呼延莫。郭黑略。張越。孔豚。趙鹿。支屈。六等。又赴之。號為十八騎。復東如赤龍驢。諸苑中。乘苑馬。遠掠糧資。以賂汲桑。永興元年。成都王穎敗。乘輿於蕩陰。逼帝如鄴宮。王浚以穎廢辱天子。使鮮卑擊之。穎懼。挾惠帝南奔洛陽。帝復為張方所逼。遷於長安。關東所在兵。一作。起。皆以誅穎為名。河間王顛。權東師之盛。欲徵懷東夏。乃奏議廢穎。是歲。劉元海稱漢王於黎亭。二年。穎故將平陽人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乘至數萬。勒與汲桑帥收人。乘苑馬數百騎。以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為姓。勒為名焉。藩拜勒為前隊督。從攻平昌公模於鄴。模使將軍馮運戰。敗之。濟濟自白馬而南。灑陽太守苟晞討藩。斬之。勒與桑亡。酒苑中。桑以勒為伏夜牙門。帥收人劫掠郡縣。繁囚。又招山澤亡命。多附勒。勒率以應之。永嘉元年。桑乃自號大將軍。稱為成郡王。穎。誅東海王越。東瀛公騰。為名。桑以勒為前驅。屢有戰功。署為捕虜將軍。忠明亭侯。桑進軍攻鄴。以勒為前鋒。都督。大敗。騰將馮嵩。因長驅入鄴。遂害騰。殺馮餘人。掠婦女珍寶而去。濟自延津。南擊兗州。越大懼。使苟晞。王讚等。討之。桑勒攻幽州刺史石彤。於樂陵。彤死之。乞活田禮。帥衆五萬救彤。勒迎戰。敗。與晞等相持於平原。陽平開。數月。大小三十餘戰。互有勝負。越懼。次於官渡。為晞聲援。桑勒為晞所敗。死者萬餘人。乃收餘衆。將奔劉元海。冀州刺史丁紹。要之於赤橋。又大敗之。桑奔馬。勒奔樂平。王師斬桑於平原。時胡都大張。制督馬突莫等。擁衆數千。墮於上黨。勒往從之。深為所昵。因說制督曰。劉單于舉兵誅督。都大距而不從。豈能獨立乎。曰。不能。勒曰。如其不能者。兵馬當有所屬。今都督皆已被單于賞募。往往取。欲叛都大而歸單于矣。宜早為之計。制督等素無智略。懼都之貳已也。乃潛隨勒。勒騎歸。制督親漢王。莫突為都督都大。以勒為輔。漢將軍平晉王以統之。勒於是命制督為兄。賜姓石氏。名之曰會。言其遇已也。烏丸張伏利度。亦有衆二千。墮於樂平。元海屢招而不能致。勒僞從。於元海。因奔伏利度。伏利度大悅。結為兄弟。使勒率諸胡寇掠。所向無前。諸胡畏服。勒知衆心之附己也。乃因會執伏利度。告諸胡曰。今起大事。我與伏利度。孰堪為

主。諸胡咸以推勒。勒於是釋伏利度。率其部衆歸元海。元海加勒都督。山東征討諸軍事。以伏利度。乘配之。元海使劉聰攻臺。命勒率所統七千。為前鋒。都督。劉琨遣護軍黃秀等。救臺。勒敗秀於白川。秀死。勒遂陷臺。元海命勒與劉琨。關。等七將。率衆三萬。寇魏郡。頃。邱。諸。豐。多。陷之。假。主。將軍。都。尉。簡。強。壯。五。萬。為。軍。士。老。弱。安。塔。如。故。軍。無。私。掠。百姓。懷。之。及。元。海。僭。號。遣。使。授。勒。持。節。平。東。大。將。軍。校。尉。都。督。王。如。故。勒。并。軍。寇。鄴。和。都。奔。於。衛。國。執。魏。郡。太。守。王。粹。於。三。臺。進。攻。鄴。郡。冀。州。西。部。都。尉。馮。沖。攻。乞。活。黎。亭。田。頌。於。中。邱。皆。殺。之。河。端。元。年。元。海。授。勒。安。東。大。將。軍。開。府。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進。軍。攻。鹿。常。山。害。二。郡。守。將。陷。冀。州。郡。縣。堡。壁。百。餘。乘。至。十。餘。萬。其。衣。冠。人。物。集。為。君。子。營。亦。見。通。鑑。五。百。七。十。五。及。七。百。三。十。一。乃。引。張。寶。為。謀。主。始。營。軍。功。曹。以。刁。膺。張。敬。為。股。肱。魏。安。孔。長。為。爪。牙。支。雄。呼。延。莫。王。陽。桃。豹。遂。明。吳。豫。等。為。將。率。使。其。將。張。斯。率。騎。詣。并。州。山。北。諸。郡。縣。說。諸。胡。胡。胡。勒。威。名。多。有。附。者。進。軍。常。山。分。遣。諸。將。攻。中。山。博。陵。高。陽。諸。縣。降。之。者。數。萬。人。王。浚。使。其。將。郭。弘。率。鮮。卑。沒。務。犀。等。十。餘。萬。騎。討。勒。戰。於。飛。龍。山。下。勒。師。大。敗。此。段。亦。見。通。鑑。五。百。七。十。五。及。七。百。三。十。一。死。者。萬。餘。勒。退。屯。黎。陽。分。命。諸。將。攻。諸。未。下。及。叛。者。降。三。十。餘。壁。置。守。宰。以。撫。之。進。寇。信。都。害。冀。州。刺。史。王。斌。於。是。車。騎。將。軍。王。堪。北。中。郎。將。裴。憲。自。洛。陽。率。衆。討。勒。勒。燒。營。并。繼。迴。軍。距。之。次。於。黃。牛。壘。魏。郡。太。守。劉。矩。以。郡。附。於。勒。勒。使。矩。統。其。壘。衆。為。中。軍。左。翼。勒。至。黎。陽。裴。憲。奔。其。軍。奔。於。淮。南。王。堪。退。保。倉。垣。元。海。授。勒。鎮。東。大。將。軍。封。汲。郡。公。持。節。都。督。王。如。故。勒。固。讓。公。不受。與。關。張。攻。略。圍。苑。市。二。壘。陷。之。中。流。矢。死。勒。并。統。其。衆。潛。自。石。橋。濟。河。攻。陷。白。馬。坑。坑。男。女。三。千。餘。口。東。襲。鄴。城。害。兗。州。刺。史。袁。宇。因。攻。倉。垣。陷。之。遂。害。堪。渡。河。攻。廣。宗。清。河。平。原。陽。平。諸。縣。降。勒。者。九。萬。餘。口。復。南。濟。河。榮。陽。太。守。裴。純。奔。於。建。鄴。時。劉。聰。攻。河。內。勒。率。騎。會。之。攻。冠。軍。將。軍。梁。巨。於。武。德。懷。帝。遣。兵。救。之。勒。留。諸。將。守。武。德。與。王。桑。逆。巨。於。長。陵。巨。請。降。勒。弗。許。巨。踰。城。而。遁。軍。人。執。之。勒。馳。如。武。德。坑。降。卒。萬。餘。數。梁。巨。罪。而。害。之。乃。赦。張。彌。張。彌。字。巨。秦。汲。郡。人。晉。永嘉。中。與。梁。巨。成。武。德。城。勒。攻。之。城。潰。彌。隨。例。當。坑。乃。大呼。曰。官。當。活。健。兒。何。以。殺。也。勒。曰。有。何。健。事。而。求。活。也。彌。曰。武。德。西。城。上。大。聲。戰。戰。聲。備。嚴。設。使。賊。不。入。正。是。張。彌。勒。曰。降。兒。能。爾。正。是。奇。健。乃。赦。之。依。通。鑑。三。百。八。十。六。引。補。王。師。退。還。河。北。諸。堡。壁。大。震。皆。請。降。送。任。於。勒。及。淵。薨。聽。喪。位。授。勒。征。東。大。將。軍。并。州。刺。史。汲。郡。公。持。節。開。府。都。督。校。尉。王。如。故。勒。固。辭。將軍。乃。止。劉。榮。率。衆。四。萬。寇。洛。陽。勒。留。輜。重。於。重。門。率。騎。二。萬。會。於。大。陽。大。敗。王。師。於。通。池。遂。至。洛。川。乘。出。輜。重。勒。至。成。皋。關。陳。留。太。守。王。讚。於。倉。垣。為。讚。所。敗。退。屯。文。石。津。將。北。攻。王。浚。浚。將。王。甲。始。率。遠。西。鮮。卑。萬。餘。騎。敗。趙。固。於。津。北。勒。乃。燒。船。并。營。引。軍。向。柏。門。迎。重。門。輜。重。至於。石。門。濟。河。攻。襄。城。太。守。崔。賊。於。繁。昌。害。之。先。是。雍。州。流。人。王。如。侯。脫。嚴。巖。等。起。兵。於。江。淮。開。勒。之。來。也。懼。道。衆。一。萬。屯。襄。城。以。距。勒。賊。敗。之。盡。俘。其。衆。勒。至。南。陽。屯。於。宛。北。山。如。侯。脫。之。攻。襄。也。使。送。珍。寶。車。馬。駟。師。結。為。兄弟。勒。納。之。如。與。侯。脫。不。平。說。勒。攻。脫。夜。令。三。軍。雞。鳴。而。起。長。歷。苑。門。攻。之。旬。有。二。日。而。寇。嚴。巖。率。衆。救。脫。至。則。無。及。

遂降於勒，勒斬脫囚，遂於平陽盡并其衆，軍勢彌盛。勒南寇襄陽，攻陷江西，懸壁三十餘所，留刁膺守襄陽，賜精騎三萬，還攻王如，憚如之盛，遂進襄城。如知之，遣弟嗣率騎二萬五千，詐言犇軍，實欲襲勒。勒迎擊滅之，復屯江西，蓋欲有雄據江漢之志也。張寶以爲不可，勒勒北還，弗從。以寶爲參軍，都尉領記室。次司馬，專居中總事。元帝虛勒南寇，使王導率衆討勒，勒軍糧不接，死疫大半。納張寶之策，乃焚輜重，襲卷甲渡河，寇江夏。太守楊順奔郡而走。北寇新蔡，晉新蔡王雍於南朝，則陵公何翼，廣陵公陳珍。上黨太守羊綜，廣平太守邵繼等，率衆降於勒。勒進陷許昌，害平東將軍王康，先是東海王越，率洛陽之衆二十餘萬討勒，越薨於軍，衆推太尉王衍爲主，率衆東下。勒輕騎追及之，衍遣將軍錢端與勒戰，爲勒所敗，端死之。衍軍大潰，勒分騎圍而射之，相登如山，無一免者。於是執衍及襄陽王範，任城王濟，西河王喜，梁王肅，齊王韶，吏部尚書劉琨，豫州刺史劉喬，太傅長史庾敳等，坐之於幕下，問以晉故，衍躡等懼死，多自陳說，惟範神色儼然，意氣自若。顧阿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勒甚奇之。勒於是引諸王公卿士於外，害之死者甚衆。勒重衍清辨，奇範神氣，不能加之兵刃，夜使人排牆填之，左衛何倫，右衛李暉，聞越薨，率越妃裴氏及越世子昆，出自洛陽，勒逆昆於清倉，軍復大潰，執昆及諸王公卿士，皆害之。死者甚衆，因率精騎三萬人，自成皋關，會劉曜王彌寇洛陽，洛陽既陷，勒歸功彌，遂出驪鞮，屯於許昌。劉聰舉勒征東大將軍，勒固辭不受。先是平陽人李洪有衆數千，坐於舞陽，荷晡假洪雍州刺史，勒進寇殺陽，害冠軍將軍王滋，破王讚於陽夏，獲讚以爲從事，中郎裴破大將荷晡於蒙城，執晡以爲左司馬，劉聰授勒征東大將軍，幽州牧，固辭將軍不受。先是王彌納劉聰之說，將先誅勒，東王青州，使徵其將曹暉於齊，勒遊騎獲暉，得彌所與暉書，勒殺之，密有圖彌之計矣。會彌將徐逸，輒引兵去彌，彌漸削弱，及勒之獲荷晡也，彌惡之，僞卑辭使謂勒曰：公獲荷晡而殺之，何其神也。使晡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勒謂張寶曰：王彌位重言卑，恐其遂成前抱，意也。寶曰：觀王公有青州之心，桑梓本邦，固人情之所樂，明公獨無并州之思乎。王公遲遲未發者，懼明公踵其後，已有窺明公之志，但未獲便爾，今不圖之，恐曹暉復至，其爲羽翼，後雖欲悔，何所及邪。徐逸既去，軍勢稍弱，觀其控御之懷，猶虛，可誘而滅之。勒以爲然，勒時與陳午相攻於遂陽，王彌亦與劉琨相持甚急，彌請救於勒，勒未之許。張寶進曰：明公常恐不得王公之便，今天以其便授我矣。陳午小豎，何能爲寇。王彌人傑，將爲我害，勒因遣軍擊彌，斬之。彌大悅，謂勒深心推奉，無復疑也。勒引師攻陳午於肥澤，午司馬上黨李頭說勒曰：公天生神武，當平定四海，四海士庶，皆仰明公，望濟於塗炭，有與公爭天下者，公不早圖之，而返攻我曹流人，我曹鄉黨，終常奉戴，何遠見乎。勒心然之。詰朝引退，詭謂王彌請於己營，彌長史張嵩，諫彌勿就，恐有專諸聶政之禍，彌不從。既入酒酣，勒手斬彌而并其衆，敗龜稱彌叛逆之狀，聰署勒鎮東大將軍，并幽二州諸軍事，領并州刺史，持節征討都督，校尉開府幽州牧，公如故，將軍郭黑略，二子一獲沙門天竺浮圖澄，以其有道術，進之於勒，試之有效，甚

十六國春秋補編 卷十一 後趙

七九

尊重之。荷晡王讚謀叛勒，勒害之，以將軍左伏肅爲前鋒，都尉攻掠豫州諸郡，臨江而還，屯於葛陂，降諸夷楚，襲將軍二千石以下，稅其義穀，以供軍士。初，勒被圍平原，與母王相失，至是劉琨遣張猛送王於勒，遺勒書曰：將軍登途河朔，席捲燕豫，飲馬江淮，折衝漢河，雖自古名將，未足爲論，所以攻城而不有其人，略地而不有其土，竊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知其然哉。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克，而終歸殄滅。昔赤眉黃巾，橫逆宇宙，所以一旦敗亡者，正以兵出無名，聚而爲亂，將軍以天挺之資，威振宇內，擇有德而推崇，隨時望而歸之，勸義室室，長育遐貴，背地則禍除，向主則福至，採納往海，翻然改圖，天下不足定，蝗寇不足掃，今相授侍中持節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襄城郡公，總內外之任，兼華戎之號，顯封大郡，以表殊能，將軍其受之。爾遠近之望也。自古以來，誠無或秋爲帝王者，至於名臣建功業者，則有之矣。今之運想，蓋以天下大亂，當須雄才，遙聞將軍攻城野戰，合於機神，雖不視兵書，聞與孫吳同契，所謂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但得精騎五千，以將軍之才，何向不摧，至心實事，皆張猛所具，勒報琨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選節本朝，吾自夷難爲效，遣琨名馬珍寶，厚賞其使，謝歸以絕之。前趙嘉平二年，晉永寧勒於葛陂，繕室宇，課農造船，將寇建鄴，會霖雨，歷三月不止。上三句亦見御覽元帝使諸將率江南之衆，大集壽春，勒軍中饑疫，死者大半，赦書朝夕繼至，勒會諸將計之，右長史刁膺諫勒，先送款於帝，求掃平河朔，待軍退之後，復更計之，勒欣然長嘯，中堅壁安，勒勒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其怯乎。孔長支雄等三十餘將進曰：及吳軍未集，畏等請各將三百步卒，乘船三十餘道，夜登其城，斬吳將頭，得其城，食其倉米，今年要當破丹陽，定江南，盡生縛取司馬家兒輩，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匹，顧謂張寶曰：於君計何如。寶曰：將軍攻陷帝都，囚執天子，殺害王侯，妻略妃主，擅將軍之威，不足以數將軍之罪，奈何復還相臣奉乎。去年誅王彌之後，不宜於此營建，天降霖雨，方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也，那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四塞山河，有喉衿之勢，宜此徙據之，伐叛懷服，河朔既定，莫有處將軍之右者。言之保壽春，懼將軍之往擊爾，今卒聞迴軍，必欣於敵去，未遑奇兵騎擊也。輒重選從北道，大軍向壽春，輒重既過，大軍徐迴，何懼進退無地乎。勒據袂鼓誓曰：寶之計是也。刁膺曰：君其相輔佐，當規成功業，如何便當勸降。此計應斬，然相明性怯，所以有君，於是退膺爲將軍，擢寶爲右長史，加中郎將軍，號曰右侯，發自葛陂，遣石季龍率騎二千距壽春，會江南運船至，獲布米數十艘，將士爭之，不設備，皆伏兵大發，王師敗季龍於戶，一作盧口赴水死者五百餘人。二亦見御覽亦退百里，及於勒軍，軍中震擾，謂王師大至，勒陣以待之，皆懼有伏兵，退還壽春，勒所過路次，皆堅壁清野，掠無所獲，軍中大饑，士衆相食。八百七十七行達東燕，聞汲郡向冰，有衆數千，據於枋頭，勒將於棘津北渡，懼冰逆之，會諸將問計，張寶進曰：如聞冰船盡在積中，未上枋內，可簡壯勇者千人，誑道潛渡，襲取其船，以濟大軍，大軍既濟，冰必可擒也。勒從之，使支雄孔長等從文石津，縛獲潛渡，勒自

十六國春秋補編 卷十一 後趙

八一

酸渠向棘津。冰開勒軍至。始欲內其船。會雄等已渡。屯其岸門。下船三十餘艘。以濟其軍。令主簿鮮于豐挑戰。設三伏以待之。冰怒。乃出軍將戰。而三伏齊發。夾擊之。又因其軍。軍遂豐振。長驅寇郡。攻北中郎將劉演於三臺。演部將臨深。率衆數萬降於勒。時諸將佐議欲攻取三臺以據之。張寶說勒曰。劉演衆猶數千。三臺險固。攻守未可。卒下舍之。則能自潰。王彭祖。劉越石。大敵也。宜及其未有備。密規進據。早城。廣運糧儲。西東平陽。播定并。桓文之業。可以濟也。且今天下鼎沸。戰爭方始。遊行羈旅。人無定志。難以保萬全。制天下也。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山懸險。形勢之固。一可擇此二邑。而都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奇略。推亡固存。兼弱攻昧。則羣凶可除。王業可圖矣。勒曰。右侯之計是也。於是進據襄國。寶又言於勒曰。今我部此。越石彭祖所深忌也。恐及吾城池未固。寶儲未廣。送死於我。聞廣平諸縣。秋稼大成。可分遣諸將。收掠野穀。遣使平陽。陳宜鎮此之意。勒又然之。於是上表於劉聰。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壘壁。率多降附。運糧以輸勒。聰授勒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幽冀并營四州雜夷征討諸軍事冀州牧。進封本國上黨郡公。邑萬戶。開府幽州牧。東夷校尉如故。廣平游騎。張豺。擁衆數萬。受王浚署。保據苑鄉。勒使魏安支雄等七將攻之。破其外壘。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春。末杯。匹碑等。部衆五萬餘以討勒。時城隍未修。乃於襄國築隔城。重柵設鄣以待之。就六春屯於洛陽。勒分遣諸將運出挑戰。頗爲就六春所敗。又聞其大造攻具。勒顧謂其將佐曰。今寇來轉逼。彼衆我寡。恐攻圍不解。外救不至。內糧絕。縱孫吳重生。亦不能固也。吾將簡練將士。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皆曰。宜固守以疲寇。彼師老自退。追而擊之。蔑不克矣。勒顧謂張寶孔長曰。君以爲何如。寶長曰。聞就六春寇來。月上旬送死北城。其大衆遠來。戰守連日。以我軍勢寡弱。請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種衆之悍。末杯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末杯所。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遂擊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杯帳。敵必震惶。計不及設。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末杯之衆既奔。餘自摧散。擒末杯之後。彭祖可指反而定。勒笑而納之。即以葦爲攻戰。都督造突門於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候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譟於城上。會孔襄督諸突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杯。就六春等衆遂奔散。莫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就六春收其遺衆。屯於洛陽。遣使求和。送鎧馬金銀。并以末杯三弟爲質。而請末杯請將並勒勒殺末杯以挫之。勒曰。遠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怨讎。爲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結怨一國。非計也。放之。必悅。不復爲王浚用矣。於是納質。遣石季龍。就六春於洛陽。結爲兄弟。就六春等引還。遣使參軍閻綜。獻捷於劉聰。於是游輪張豺。請降稱藩。勒將襄幽州。務恭將士。權宜許之。皆就署將軍。於是遣衆寇信都。皆冀州刺史王象。王浚復以都舉行冀州刺史。保於信都。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十二

後趙錄二

石勒

建興元年。前趙_{三年}石季龍攻鄴三臺。鄴潰。劉演奔於廩丘。將軍謝胄。田青。郎牧等。率三臺流人降於勒。勒以桃豹爲魏郡太守。以撫之。命段末杯爲子。署爲使持節。安北將軍。北平公。遣還遼西。末杯感勒厚恩。在途日南。而拜者三。段氏遂專心歸附。自是王浚威勢漸衰。勒襲苑鄉。執游輪以爲主簿。攻乞活。李暉。於上白。斬之。將坑其降卒。見郭敬而諷之曰。汝郭季子乎。敬叩頭曰。是也。勒下馬執其手。泣曰。今日相遇。豈非天邪。賜衣服車馬。署敬上將軍。悉免降者以配之。其將孔萇寇定陵。害兖州刺史田徽。烏丸薄盛。執渤海太守劉旣。率戶五千降於勒。劉聰授勒侍中。征東大將軍。餘如故。拜其母王氏爲上黨國太夫人。妻劉氏。上黨國夫人。章綬首飾。一同王妃。段末杯任弟亡歸遼西。勒大怒。所經令尉皆殺之。烏丸薄廣。薄蒙。都襲。皆王浚密遣使降於勒。勒厚加撫納。司冀漸寧。人始租賦。立太學。簡明經書史。署爲文學。擢將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勒母王氏死。酒定山谷。莫詳其所。既而備九牢之禮。虛葬於襄國城南。勒謂右長史

張寶曰：魏之舊都，吾將營建，既風俗殷雜，須賢望以綏之，誰可任也？寶曰：晉故東萊太守南陽趙彭，忠亮篤誠，有佐時良節，將軍若任之，以必能允副神規，勤於是徵，彭署為魏郡太守，彭至，入泣而辭曰：臣往會策名晉室，食其祿矣，犬馬戀主，切不敢忘，誠知晉之宗廟，轉為茂草，亦猶洪川東逝，往而不還，明公應符受命，可謂舉龍之會，但受人之榮，復事二姓者，臣志所不為，且豈惟愚臣之猶志，恐亦明公之所不許，有死而已，不敢聞命，若賜其餘年，全臣一介之願者，則明公大造之惠也，勳默然張寶進曰：自將軍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退者，至如此賢，以將軍為高祖，自擬為四公，所謂君臣相知，此亦足成將軍不世之高，何必更之，勳大悅曰：右侯之言，得孤心矣，於是賜安車駟馬，養以卿祿，一作秋，辟其子明為參軍，此段亦見前，勳以征虜將軍石虎為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季龍篡奪之謀，一作其謀，非於此矣，時王浚署置百官，著縱淫虐，勳有吞并之意，欲先遣使以觀察之，議者僉曰：宜如羊祜與陸抗，致書相問，時張寶有疾，勳就而謀之，寶曰：王浚假三部之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實懷僭逆之志，必思協英雄，圖濟事業，將軍威聲震於海內，去就為存亡，所在為輕重，浚之欲將軍猶楚之招韓信也，今權諸遣使，無誠款之形，脫生猜疑，圖之兆，後雖奇略，無所設也，夫立大事者，必先為之，當稱藩推奉，尚恐未信，羊祜之事，臣未見其可，勳曰：右侯之計是也，乃遣其舍人王子春、董華等，多齎珍寶，奉表推崇浚為天子，勳本小胡，出於戎裔，值晉綱弛，御海內亂，流離屯厄，竄命冀州，共相帥合，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遠播與會，中原無主，若生無繫，伏惟明公殿下，州鄉貴望，四海所宗，為帝王者，非公復誰，勳所以捐軀命，與義兵，誅暴亂者，正為明公驅除爾，伏願殿下，應天順時，踐登皇祚，勳奉威明公，如天地父母，明公當察勳微心，慈阿如子也，亦遣董華書而厚賂之，浚謂子春等曰：石公一時英武，據趙都，成鼎峙之勢，何為稱藩於孤，其可信乎？子春對曰：石將軍英才，偶拔士馬，雄盛實如聖旨，仰惟明公，州鄉貴望，累葉重光，出鎮藩畿，威聲播於八表，固已胡越欽風，戎夷歌德，豈惟區區小府，而敢不效莊神關者乎？昔陳嬰登其部，王而不王，韓信薄帝而不帝者，豈不以知帝王不可以智力爭故也？石將軍之擬明公，猶陰精之比太陽，江河之比淇海爾，項籍子陽，覆車不遠，是石將軍之明察明公，亦何怪乎？且自古稱胡人而為名臣者，實有之，帝王則未之有也，石將軍非以惡帝王而讓明公也，願取之不為天人之所許耳，願公勿疑，浚大悅，封子春等為列侯，遣使報勳，答以方物，浚司馬游統，時鎮廣陽，陰叛浚，馳使降於勳，勳斬其使，遂於浚以表誠實，浚雖不罪統，彌信勳之忠誠，無復疑矣，子春等與王浚使至，勳命匡勳率精甲，盧府威帥以示之，北而拜使，而受浚書，浚遣勳，勳不取，統之於朝，夕拜之云，我不得見王公，見王公所賜，如見公也，復遣董華奉表於浚，期親詣幽州，奉上符號，亦修禮於董嵩，并州牧廣平公，以見必信之誠也，勳將圖浚，引子春問之，子春曰：幽州自去歲大水，人不粒食，浚積粟百萬，不能賂恤，利政苛酷，賦役殷煩，賊害賢良，誅斥諫士，下不堪命，浚叛略盡，鮮卑烏丸，離貳於外，東夷田疇，貧暴於內，人情沮壞，甲士羸弊，而

浚猶欲立尊開，布列百官，自言漢高魏武，不足並也，又幽州蓋怪特甚，聞者莫不為之寒心，浚意氣自若，曾無懼容，此亡期之至也，勳撫几笑曰：王彭祖真可憐也，浚使還幽州，具陳勳形勢，勢弱，誠無二浚大悅，以勳為信然，勳募兵，戒期將浚，而懼劉琨及鮮卑烏丸，為其後患，沈吟未決，張寶進曰：夫襲敵國，當出其不意，軍嚴經日不行，豈願有三方之慮乎？勳曰：然，為之奈何？寶曰：彭祖之據幽州，唯仗三部，今皆離叛，還為寇讎，此則外無聲援，以抗我也，幽州饑餓，人皆蔬食，衆叛親離，甲旅寡弱，此則內無強兵，以禦我也，若大軍在郊，必土崩瓦解，今三方未靖，未謂將軍使能懸軍千里，以征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就使三方有動，勢足旋距，宜應機電發，勿後時也，且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藩，其實仇敵，若修禮於琨，送質請和，琨必欣於得我，喜於浚滅，終不救浚而襲我也，勳曰：吾所不了，右侯已了，復何疑哉？於是輕騎襲幽州，以火皆行，至柏人，殺主簿游綸，以其兄統在范陽，懼聲軍計故也，遣張虛奉檄於劉琨，陳已過深重，求討浚，以自救，琨既素疾浚，乃徵諸州郡，說勳知命，思愆，收累年之谷，求拔幽郡，效善將來，令聽所請，受任通和，軍達易水，浚督護孫綽，馳遣白浚，將引軍距勳，游統禁之，浚將佐咸請出擊勳，浚怒曰：石公來，正欲率我，我也，敢言擊者，斬，乃命設饗以待之，勳晨至，前屯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填諸街巷，使兵不得發，浚乃懼，或坐或起，勳升其聽事，命甲士執浚，立之於前，使徐光讓浚曰：君位冠元台，爵列上公，據幽郡，驍悍之國，跨全燕突騎之鄉，手握強兵，坐觀京師傾覆，不救天子，而欲自尊，又專任姦暴，殺害忠良，肆情恣欲，毒禍燕壤，自貽於此，非為天也，使其將王洛生釋送浚，襄國市斬之，於是分遣流人，各還桑梓，搜布綽，表襄，資給車服，數朱領，囊嵩，田疇等，以賄亂政，責游統以不忠於浚，皆斬之，遷烏丸番廣，漸蒙，郝襲，斬市等，於襄國，焚燒浚宮殿，以首尚書劉翰，為寧朔將軍，行幽州刺史，戍薊，故守宰而還，道其東曹掾傅達，兼左史長，封王浚首，獻捷於劉琨，勳既還襄國，劉翰叛，勳奔段匹碑，襄國大饑，穀二升直銀二兩，肉一斤直銀一兩，五句亦見前，三十劉聰以平幽州之功，乃遣其使人柳純持節，署勳大都督，陝東諸軍事，驍騎大將軍，東單于，侍中，使持節，開府，校尉，二州牧，公如故，加金鉉，黃鉞，前後鼓吹，二部，增封十二郡，勳固辭，受二郡而已，勳封左長史，張敬等十一人，為伯子侯，文武進位，各有差，勳將支雄，攻劉演於廣邱，為演所敗，演遣其將韓弘，潘良，裴顯，邱，斬勳所署太守邵攀，支雄追擊弘等，皆潘良於廣邱，劉琨遣樂平太守焦球，攻勳常山，斬其太守邢泰，琨司馬溫嶠，西討山胡，勳將遂明要之，敗於潞城，勳以幽冀漸平，始下州郡，問賈人戶戶貨二匹，租二斛，勳將陳午，以浚僭叛於勳，遂明攻事，集於往平，降之，因彼東燕，浚而還，徒降人二萬餘戶於襄國，勳使其將葛薄寇濠陽，陷之，害太守韓弘，劉聰遣其使人范龍持節，命勳，賜以弓矢，加崇為陝東伯，得專征伐，拜封刺史，將軍守宰，列侯，盡歲集上，署其長子與為上黨國世子，加翼軍將軍，為驍騎副貳，劉琨遣王且攻中山，遂勒所署太守秦固，勳將劉勳，且敗之，執且於襄國。

建興四年前趙建興 勒與苻登相繼於樂陵。苻登乘逆戰，大敗而還。章武人王春起兵於科斗壘，擾亂勒河間。勒海諸郡，勒以楊武張炎為河間太守，參軍臨深為渤海太守，各率步騎三千以鎮靜之。使長樂太守程遇屯於昌亭，為之聲援。一作徒平原為九展廣，劉珍等部落三萬餘戶於襄國，使石季龍奔襲乞活王平於梁城，敗績而歸。又攻劉演於廣野，支雄、遂明、擊事舉於東武陽，陷之。黑赴河而死。徒其乘禽於襄國。行將劉斌使文恭救演，季龍退止盧關津以避之。文恭弗能進，屯於景亭。竟豫孫右張平等起兵救演。季龍夜乘營，設伏於外，揚聲將歸河北，平等以為信然，入於空營。季龍迴擊，敗之。遂陷廣野。此段亦見前 演奔文恭軍，獲演弟敢，送於襄國。演即劉琨之兄子也。勒以琨撫存其母，德之，賜散田宅，令儒官授其經。時大韜、中山常山尤甚，中山丁零翟斌叛勒，攻中山常山，勒率騎討之，獲其母妻而還，以保於晉關。遂奔代郡，勒攻樂平太守韓據於姑城，劉琨遣將軍姬一作澹率乘十餘萬來討。琨次廣牧，為澹聲援。勒將距之，或諫之曰：「澹兵精盛，其鋒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其銳，攻守勢異，必獲萬全。」勒曰：「澹大衆遠來，體疲力竭，犬羊烏合，號令不齊，可一戰而擒之，何強之有？寇已垂至，胡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道？若澹乘我之退，顧乃無暇，焉得深溝高壘乎？此為不戰而自滅亡之道，立斬諫者。以孔萇為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設疑兵於山上，分為二伏。勒輕騎與澹戰，偽收乘而北，澹縱馬追之。勒前後伏發夾擊，澹軍大敗，獲鎧馬萬匹，澹奔代郡。據奔劉琨，琨長史李弘以并州來降。琨遂奔於段匹磾，勒還陽曲樂平戶於襄國，置守宰而退。孔萇追賊於桑乾，勒遣兼左長史張敷，據於劉琨，勒之征樂平也。其南和令趙領，招合廣川平原渤海數千戶叛勒，奔於邵續。河間郡嚴累徵不至，亦聚衆數百以叛勒。巡下冀州諸縣，以右司馬程遐為軍，劉將軍盛冀州七郡諸軍事。勒姊夫廣威張越，與諸將擁博勒臨觀之，越戲言仲勒勒大怒，吐力士折其脛而殺之。孔萇代郡，澹死之時，司冀并兗州流人數萬戶，在於遼西，迭相招引，人不安業。孔萇等攻馬嚴，馬嚴久而不剋，勒問計於張資，資對曰：「馮脂等本非明公之深仇，遂西流人悉有變本之思，今宜班師息甲，差遣良守，任之以驅逐之事，不拘常例，奉宜仁澤，奮揚威武，幽冀之寇，可剋足而解。」遂西流人，可指時而至。勒曰：「右侯之計是也。」召萇等歸，署武遂令李回為易北督護，振武將軍高陽太守馬嚴士衆，多李潛軍人，回先為潛府長史，素服回威德，多叛嚴歸之。嚴以部衆離貳，懼奔於幽州。爾水而死。馮脂率衆降於勒，回移居易涼，流人降者歲常數千，勒甚嘉之，封回弋陽子，邑三百戶，加資封一千戶，進資位前將軍，固辭不受。河朔大蝗，初穿地而生，二旬則化，狀若蠶，七八日而臥，四日而飛，彌且百草，唯不食。三豆及麻，并莫尤甚。石季龍濟自長壽津，寇梁國，害內史荀圖，劉琨與段匹磾，涉復辰，疾六眷，段末杯等會於因安，將謀討勒。勒使參軍王統，齎金寶遺末杯，以問之。末杯既思有以報勒恩，又折於厚賂，乃說辰眷等引還。琨匹磾亦退如薊城，郡續使兄子濟攻勒渤海，虜三千餘人而還。劉琨將趙固以洛陽歸，恐勒襲之，遣參軍高少卿推崇勸，請師討勒。勒以大義讓之，固深感誠，與郭默攻掠河內汲郡，段末杯殺

鮮卑單于載附真，即形復 位忽跋鄰為單于，段匹磾自幽州攻末杯，末杯逆擊，敗之。匹磾奔還幽州，因害太尉劉琨，琨將佐和繼降勒。末杯遣弟騎擊匹磾於幽州，匹磾率其部衆數千，將奔邵續，勒將石越要之於鹽山，大敗之。匹磾退保幽州，越中流矢死。勒為之屏樂三月，贈平南將軍，初，曹壽據青州，既叛劉琨，南襲王命，以建郡縣，勢援不接，懼勒襲之，故道通和。勒授遼東州大將軍，青州牧，封瑯邪公。七月，劉琨疾甚，驛召勒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受遺詔輔政。勒固辭乃止，聽乃遣其使人持節署勒大將軍，持節詔都督侍中校尉二州牧公如故，增封十郡，勒不受。聽死，其子榮襲偽位。其大將軍，斬殺榮於平陽。勒命張敬率騎五千為前鋒，以討準。勒統精銳五萬繼之。據襄陵，北原羌，判降者四萬餘落，準數挑戰，勒堅壁以挫之。劉曜自長安，屯於蒲阪，曜復僭稱尊號，署勒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并前十三郡。進爵趙公。勒攻準於平陽小城，平陽大尹周蓋等率雜戶六千降於勒。巴帥及諸羌，判降者十餘萬落，徙之。司州諸縣，準使卜泰送乘輿服御，請和。勒與劉曜，鼓有招懷之計，乃送泰於曜，使知城內無歸曜之意，以挫其軍勢。曜酒與泰結盟，使還平陽，宣慰諸屠，各勒疑泰與曜有謀，欲斬泰以速降之。諸將皆曰：「今斬卜泰，準必不復降。」就令泰宣漢要盟於城中，使相率誅斬準，準必懼而速降矣。勒久乃從諸將議，遣之。泰入平陽，與準將喬泰、馬忠等起兵攻準，殺之。推斬明為盟主，遣泰及卜玄奉傳國六璽，送於劉曜。勒大怒，遣令史羊升使平陽，責明殺準之狀。明怒斬羊升，勒怒甚，進軍攻明。明出戰，勒擊敗之。枕尸二里，明築城門，堅守不復出戰。勒遣其左長史王修，獻捷於劉曜。晉彭城內史周擊，害沛內史周默，以彭沛降於勒。石季龍率幽冀州兵會勒攻平陽，劉曜遣征東劉暢救明，勒命舍師於蒲上，斬明率平陽之衆，奔於劉曜。曜西奔，衆已勒焚平陽宮室，使裴憲、石會、修復元海馳二驛，收劉榮已下百餘尸葬之。徙御儀樂器於襄國。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十三

後趙錄三

石勒

已卯 趙王元年 晉道武帝二年 劉曜又遣其使人郭沔等持節將授勅太宰領大將軍加九錫進爵趙王增封七郡并前二十郡出入警蹕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如曹公輔漢故事夫人爲王后世子爲王太子勅舍人曹平樂因使留仕於曜言於曜曰大司馬道王修等來外表至虔內規大烈強弱謀待修之返將輕襲與時曜勢衰殘莫能修宜之曜大怒追沔等斬修於栗邑停太宰之授劉茂逃歸言王修死故勒大怒誅平樂三族贈修太常又知停殊禮之授怒甚下令曰孤兄弟之奉劉家人臣之道過矣若微孤兄弟豈能前而稱朕哉根基既立使欲相圖天不助惡使假手斬平孤惟事君之體當許拜求許賧之義故復推崇令主齊好如初何圖長惡不悛殺奉誠之使帝王之起復何常邪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其所節三字一作邪於是置太醫向方御府諸令命參軍趙續成正陽門俄而門崩勒大怒斬趙既怒刑倉卒尋亦悔之賜以棺服贈大鴻臚平西將軍祖逖攻陳川於逢關石季龍救川逖退屯染

十六國春秋補編 卷十三 後趙

九五

十六國春秋補編 卷十三 後趙

九七

國季龍使揚武左伏甫攻之勸增置宣文宣教崇儒調十餘小學於襄國四門簡將佐發石季龍討之敗延於朔方斬首二萬級俘三萬餘人獲牛馬十餘萬孔苻討平幽州諸郡時段匹碑部衆散棄其妻子匹碑奔郡結曹巖遣使來聘獻其方物請以河爲斷統約至蓬關祖逖退如淮南徙陳川部衆五千餘戶於廣宗石季龍與張敬張寶及諸將佐百餘人勸勒稱尊號勒下書曰孤親以忘德忝荷崇寵夙夜戰懼如臨深淵豈可假尊稱號取贖四方昔周文以三分之重繼服事殷朝小白居一匡之盛而尊崇周室況國家道隆股周孤德卑二伯哉其亟止斯議勿復紛紜自今敢言刑茲無赦乃止勒又下書曰今大亂之後律令滋煩其採集律令之要爲施行條制於是命法曹令史賈志造辛亥制度五千文施行十餘歲乃用律令晉秦山太守徐龜叛降於勒征虜將軍虎與左右長史張敬張寶左右司馬張朋六程遐文武等一百二十九人上疏曰臣等聞有非常之度必有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事是以三代陵遲五伯迭興靜難濟時績伴容后伏惟陛下天縱聖哲幽廣符運鞭撻宇宙河成皇業普天率土莫不來蘇嘉瑞徵祥日月相繼望去劉氏咸懷於明公者十分而九矣今山川夷靜星辰不季夏海重譯天人係仰誠願升御中壇即皇帝位使樂附之徒蒙寸尺之賞大司馬雖位冠九台非勳者之號諸改稱大將軍大單于領冀州牧趙王依劉備在蜀魏王在鄆故事以河內魏汲郡平原清河鉅鹿常山中山長樂樂平十一郡并前趙國廣平陽平章武渤海河開上黨定襄范陽陽武邑燕國樂陵十三郡合二十四郡戶二十九萬爲趙國封內依舊改爲內史華萬賈魏武復冀州之境南至盟津西達龍門東至於河北至於襄垣以大單于鎮撫百蠻能并朔司三州通置郡司以監之伏願欽若昊天垂爾羣望也勒西面而讓者五南面而讓者四百寮皆叩頭請勒乃許之十一月勒即位爲稱趙王赦殊死已下均百姓田租之半賜孝悌力田死義之孤帛各有差孤老饑餒人三石大酺七日依春秋列國漢初營東西官署從事中郎裴憲參軍傅暢杜殿並領經學祭酒侯王每世稱元改光初二年爲趙王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廟參軍續成度爲律學祭酒任播崔游爲史學祭酒中樂支雄遊擊王陽並領門臣祭酒專明胡人辭訟以張離張良劉榮劉談等爲門生主書司典胡人出內重其禁法不得傷易衣冠華族號胡爲國人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加張寶大執法專總朝政位冠宰官署石季龍爲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署前將軍李襄領司兵勸教國子擊刺射之法命記室佐明楷程機撰上黨國記中大夫傅彪賈蒲江軌撰大將軍起居注卷軍石秦石同石謙孔隆撰大單于志自是朝會常以天子禮樂饗其羣下威儀冠冕從容可觀矣羣臣議請論功勳曰自孤起軍十六年於茲矣文武將士從孤征伐者莫不蒙犯矢石備嘗艱阻其在葛陂之役厥功尤著宜爲賞之先也若身見存爵封輕重隨功位爲差死事之孤賞加一等庶足以慰答存亡中孤之心也塗中有大石二丈許自立勒命斷之有魚羊之文於是字玄羊五句依北史增補

庚辰二年，勒下書禁，二字一作國人不得報復，及在喪婚娶，至於燒葬，令如本俗。孔萇攻博野，十一月，下之，殺尋為石季龍所獲，送於襄國，劉曜將尹安、宋始、據洛陽降於勒，首徐州刺史蔡豹，敗徐龜於檀邱，遣使節勒，陳討豹之計，勒遣將王步都為前鋒，使張敬率騎繼之，敬連東平，龜疑敬之襲己也，斬步都等三百餘人，復降於勒，勒大怒，命張敬據其營以守之，大雨霖，中山常山尤甚，滂沱泛溢，衝山陷谷，巨松偃拔，浮於澤池，東至渤海，原隰之間，皆如山積，孔萇攻石文，十餘營，不設備，夜擊之，大敗而歸。此段亦見御覽勒將石季龍、大掠陳蔡，二字一作而後，留將姚弋守襄城，住西臺，首將祖逖，遣將韓豹等鎮東，蓋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遂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遂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遂又令數人擔米，偽為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既獲米，謂遂士棄糧飽，而胡戎饑久，益懼無復，賊將以驢千頭運糧，以饋姚弋，遂遣韓豹，逼擊於汴水，盡獲之，姚弋宵遁。此段後御覽十六、及通典一百六十、引補。八月，勒始制軒懸之樂，八佾之舞，作金根大輅，黃屋左纛，天子車旗，禮樂於斯備矣。使石季龍率步騎四萬討徐龜，龜遣長史劉霄詣勒乞降，送妻子為質，納之時，蔡豹屯於襄城，季龍攻豹，豹夜遁，季龍引軍城封邱而旋，徙朝臣孫屬已上士族者三百戶於襄國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領之，勒豹殿及諸門始就以兩輔為材官將軍，兩輔樂人也，好學多才，巧思機智，妙於當時，襄國宮殿臺榭皆輔所營也。御覽七百制法令甚嚴，兼諱胡尤甚，諸胡物皆改名，如胡餅曰博餅，石虎改曰麻餅。御覽七百威行天下，況於宮闈，一作之閒乎，向馳馬入門，為是何人，而不彈白縱之邪，蓋憶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阿細之，而不可與語，所謂互鄉難與言，小人所不能制，勒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想而不罪，此段亦見御覽四百九十七。使石季龍擊託候部掘咄咄於研北，大破之，俘獲牛馬二十餘萬，勒濟定五品，以張賓領選，復續定九品，署張班為左執法，郎孟卓為右執法，郎典定士族，副選舉之任，孟卓，字君偉，廣平人，少修清苦之志，著有一單裙，十年不浣。一作換○依御覽四百三、令察察及州郡，歲各舉秀才至孝廉清潔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置都督從事各一部，一州秩二千石，職準丞相可直。

辛巳三年，勒下令曰，去年水出巨材，所在山積，將皇天欲孤，繼修宮宇也，其擬洛陽之太極，起建德殿，遣從事中郎任汪，帥使工匠五千，採木以供之，黎陽民人陳武妻，一產三男一女，武攜其妻子詣襄國，上書自陳，勒下書曰，昔周之興也，四乳八子，今武一乳四子，可謂慶過姬祥，美加誕日，以為二儀讚頌，和氣所致，其賜乳婢一人，銀一百石，雜絹一匹，四十四，庶以肅迎嘉祥，石季龍攻段匹碑於厭次，孔萇討匹碑於內諸城，陷之，匹碑窮，乃率其臣下與樹出降，季龍送之襄國，勒署匹碑為冠軍將軍，以其弟文恭，亞將衛驥，為左右中郎將，皆金章紫綬，散諸流人三萬餘戶，復其本業，置守宰以撫之，於是冀并幽州，遂西巴爾諸屯結，皆陷於勒，時晉征北將軍祖逖據襄陽，將平中原，遂善於撫納，自河以南，多背勒歸，勒憐之，不

敢為寇，乃下書曰，祖逖屢為邊患，遂北州士望也，僅有首邱之恩，其下幽州，修祖氏墳墓，為置守家二家，冀遂如趙倫感恩，報其寇暴，遂聞之甚悅，遣參軍王楙使於勒，贈以方物，修結和好，勒厚賞其使，遣左常侍董樹報聘，以馬百匹，金五十斤，答之，自是交豫又安，人得休息矣，從事中郎劉奧，坐營建德殿，非木斜，斫於殿中，勒悔之，贈太常，建德殿尉王和，掘得良石，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新氏證，義者未詳，或以為瑞，參軍續成曰，王莽時物也，其時兵亂之後，典度填滅，遂命下禮官，為準程定式，又得一鼎，容四升，中有大錢三十文，曰，百，無此當千，無此當萬，鼎銘十三字，篆書，不可曉，藏之於永豐倉，因此令公私行錢，而人情不樂，乃出公絹市錢，限中絹匹一千二百，下絹八百，然百姓私買中絹四千，下絹二千，巧利者賤買私錢，貴買於官，坐死者十餘人，而錢終不行，乃重立禁制，官賦至皆取錢，應肆故不行也。此段亦見御覽勒從洛陽，銅馬翁仲二於襄國，列之永豐門。此節亦見御覽祖逖牙門董建，害新蔡內史周密，遣使降於勒，勒斬之，送首於祖逖，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遂遣使報謝，自是免豫州舉，遂皆不納，二州之人，率多兩屬矣，冬十月，勒令武鄉耆舊赴襄國，既至，勒親與鄉老齒坐，歡飲，語及平生，勒曰，李陽，壯士也，孤方任之，何以不來，父老歸語令速來，孤麻池之忿，是布衣之憾，孤方崇信於天下，寧讎匹夫乎，令曰，武鄉，吾之豐沛也，禹世之後，魂靈當歸之，其復之三世十一月，李陽至，勒引入與語，宣陽臂笑視之曰，卿雖老，臂中猶有力，頗復與人鬥，不孤往日厭卿老，卿亦他孤毒手，因賜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賜與勒鄰居，歲常爭，漏麻池，迭相毆擊，勒以百姓始復業，實儲未豐，於是重制禁，勒郊宗廟，皆以禮酒，行之數年，無復釀者，尋署石季龍為車騎將軍，率騎三萬，討鮮卑鬱粥於離石，俘獲男女及牛馬十餘萬，鬱粥奔烏丸，悉降其衆城。

十六國春秋補編 卷十三 後趙

自是朝臣莫不震懼。赴於程氏矣。時祖遜卒。勒始侵寇邊。勒征虜石他。敗王師於鄆西。執將軍衛榮而歸。征北將軍祖約懼。退如壽春。勒城內大疫。死者十三。乃罷徵文殿作。遣其將王陽屯於豫州。有關圖之志。於是兵難日尋。梁鄭之開。騷然矣。

癸未五年。晉明大。又遣季龍統中外步騎四萬討曹嶷。先是嶷欲徙海中。保根余山。會疾疫甚。計未及就。季龍進兵圍廣固。東萊太守劉巴。長廣太守呂披。皆以郡降。以石他為征東將軍。擊光胡於河西。左軍石挺濟師於廣固。曹嶷降。送於襄國。勒害之。坑其衆三萬。季龍將遊獵。其青州刺史劉微曰。今留微。使牧人也。無人焉。微將歸矣。季龍乃留男女七百日。配微。鎮廣固。青州諸郡縣。皆置監。勒司州刺史石生。攻晉揚武將軍郭誦於陽翟。不尅。進寇襄城。俘獲千餘而還。勒以參軍樊坦。清貧。擢授章武內史。既而入辭。勒見坦衣冠。樊坦曰。樊參軍何貧之甚也。坦性誠樸。率然而對曰。頃遭判賊無道。資財盡。勒笑曰。判賊乃爾。樊坦曰。今當相償耳。坦大懼。叩頭泣謝。勒曰。律自防俗士。不關卿輩老蒼生也。賜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以勵貧俗。

甲申六年。勒將兵都尉石瞻寇下邳。敗晉將軍劉長。遂寇關陵。又敗彭城內史劉和。東萊太守竺竺。東海太守蕭謙。以郡叛降於勒。勒親臨大小學。考諸學生經義尤高者。賞帛有差。勒雅好文學。雖在軍旅之中。嘗令儒生讀春秋史漢諸傳而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朝賢儒士聽者莫不歸美焉。嘗使人讀漢書。開邸食其糶。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以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其天姿英達如此。勒徵徐揚州兵。會石瞻於下邳。劉退懼。又自下邳奔於泗水。石生攻劉曜河內太守尹平於新安。斬之。剋壁壁十餘。降掠五千餘戶而歸。自是劉石禍結。兵戈日交。河東弘農開。百姓無聊矣。以右常侍崔暹為勸課大夫。與典農使者朱表。典勸都尉陸充等。循行州郡。核定戶籍。勸課農桑。農桑最惰者。賜爵五大夫。使石生自延壽關出寇許都。俘獲萬餘。降者二萬。石遂攻陷康城。晉將軍郭誦追生。生大敗。死者千餘。生收散卒。屯於康城。勒汲郡內史石胞開生敗。馳救之。進攻郭默。俘獲男女二千餘人。石聰攻敗晉將李矩。郭默等。

乙酉七年。勒將將於近郊。主簿程璜諫曰。劉馬刺客。離布如林。疑起倉卒。帝王亦一夫之敵耳。孫策之禍。可不慮乎。且枯木朽株。盡能為害。馳騁之弊。古今戒之。勒勃然曰。吾餘力自可。足能戡量。但知卿文書事。不須白此輩也。是日遂戰。馬觸木而斃。勒亦幾殆。乃曰。不用忠臣言。吾之過也。乃賜與朝服錦綉。得關內侯。於是朝臣諷見。忠言說進矣。晉都尉魯潛叛。以許昌降於勒。石瞻攻陷晉兗州刺史檀斌於鄒山。斌死。勒西夷中郎將王勝。襲殺并州刺史崔琨。上黨內史王春。以并州叛於勒。先是石季龍攻劉曜將劉嶽於石梁。至是石梁潰。執嶽送襄國。季龍又攻王勝於并州。殺之。李矩以劉嶽之敗也。懼自黎陽遁歸。矩長史崔宜。率矩衆二千降於勒。於是盡有司寇之地。徐豫淮諸郡。皆降之。勒命徙洛陽。其影於襄國列。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十四

後趙錄四

石勒

壬午四年。晉元。二月。先是勒世子與死。至是拜子弘為世子。領中領軍。署衛將軍。以張顯為長史。張顯。字世淵。清河東武城人也。學敏才達。雅善清談。勒偉其儀辨。拜世子衛軍長史。勒世子曰。張長史人之表範。汝其師之。依北齊書卷七十一。勒世二。遺季龍統中外精卒四萬討徐龜。龜堅守不戰。於是築室返耕。列長圍以守之。晉鎮北將軍劉隗降於勒。拜鎮南將軍封列侯。石季龍攻陷徐龜。送之襄國。勒嘗盛於百尺樓。自上操殺之。令步都妻子。列而食之。坑降卒三千。晉兗州刺史劉遐懼。自鄒山退屯於下邳。琅邪內史孫默。以琅邪叛降於勒。徐亮開壁。多途任請降。皆就拜守宰。漢河張拔為程遐長史。遐甚委昵之。張拔舉為別駕。引參政事。遐疾去己。又惡拔之權盛。勒世子弘。即遐之甥也。自以有援。欲收威重於朝。乃使弘之母謂之曰。張拔與張寶為遊俠。門客日百餘乘。物望皆歸之。非社稷之利也。宜除拔。以便國家。勒然之。至是拔取急召不時至。因此遂殺之。寶知遐之聞。已遂弗敢請。無幾。以遐為右長史。總執朝政。

之單于庭。銘佐命功臣三十九人於石函，置於建德前殿。此節亦見前書
西戎 趙王八年春正月，立桑梓苑於襄國。此節亦見前書 勒嘗夜微行，檢察營衛，齎金銀，以賂門者。求出水門，門候王假欲收捕之，從者至乃止。且召假以爲振忠都尉，假謝曰：「勒如苑，召記室參軍徐光，光不至，以光物情所湊，常不平之。因此發怒，退爲牙門，勒自苑鄉如郡，徐光侍直，慍然撲扶，徐光仰視，不顧，勒因而怒之。諶光曰：「何負卿而敢快快邪？」於是幽光，并其妻子於獄。八月，修三臺，勒既將營宮，又欲以其世子弘爲鎮，密與程遐謀之。石季龍自以勳效之重，使郡爲基，推無去意。及修三臺，遷其家室，季龍深憾，遣左右數十人，夜入遐宅，殺其妻女，掠衣物而去。十月，以世子衛將軍弘鎮鄴，配禁兵萬人，車騎所統五千四百營，悉配之。以驍騎領門臣祭酒王陽，專統六夷以輔之。石聰攻潯春不剋，遂寇遼。遼東太守王羨於郡陷之，龍驍將軍王國叛，以南郡降於勒。晉彭城內史劉績，復據蘭陵石城，石聰攻陷之，勒令州郡有墳墓，掘不掩覆者，推助之。骸骨暴露者，縣爲備棺衾之具。以牙門將王波爲記室參軍，典定九流，始立秀孝試經之制。
丁亥 九年。

成子 太和元年，准平令師獲獲黑兔，獻之於勒。程遐等以爲勒龍飛革命之祥，於行以水承金，免陰精之厭。玄爲水色，此示殿下宜速嗣天人之望也。於是大赦，以咸和三年改年曰太和。石塘攻晉豫州刺史祖約於壽春，屯師淮上。晉龍驍將軍王國，以南郡叛降於塘。南陽郡尉董幼犛，率襄陽之衆，又降於塘。祖約諸將佐，皆陰遣使附於勒。石聰與塘濟淮，陷壽春。祖約奔歷陽，壽春百姓陷於聰者二萬餘戶。劉曜敗李龍於高候，遂圍洛陽。勒發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進等，皆降之。張進、元城居各人也。爲刺奸外部都督。札舉不避豪右，軍中樞之號曰張謙。二十六 襄國大震，勒將親救洛陽。左右長史司馬郭敬程遐等固諫曰：「劉曜乘勝兵盛，難與爭鋒。金墪糧豐，攻之未必卒拔。曜懸軍千里，勢不久支。不可親動，動無萬全大業去矣。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於是赦徐光而謂之曰：「劉曜乘高候之勢，固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也。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剋，師老卒殆，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若洛陽不守，曜必遂死冀州，自河以北，席卷南向，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親行，卿以爲何如？」光對曰：「劉曜乘高候之勢，而不能進，冀國更守金墪，此其無能爲也。懸軍三時，無攻戰之利。若雙旌親親，必視旌奔敗，定天下之計。在今一舉，今此機會，所謂天授，授而不應，禍之攸集。勒笑曰：「光之言是也。」此段亦見前書 佛圖澄亦謂勒曰：「大軍若出，必擒劉曜，勒尤悅。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塘、石聰、及豫州刺史桃豹等，各統見衆會桑陽。使石季龍進據石門，以左衛石邃都督中軍事，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墪。濟自大塌，先是流漸風狂，軍至，冰泮消和，濟畢流漸大至，勒以爲神靈之助也。命曰靈昌津。勒顧謂徐光曰：「曜盛兵成泉開。」一作上

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勒諸軍集於成泉，步卒六萬，騎二萬七千。勒見曜無守軍，大悅。舉手指天，又自指額曰：「天也。」此節亦見前書 乃卷甲衝枚，而進道。策路出於棠之關，知曜陳其軍十餘萬於城西，彌望謂左右曰：「可以賀我矣。勒統步騎四萬，入自宜陽門，升故大極前殿。季龍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其中軍。石塘、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自城西而北，擊前鋒。大戰於西陽門，勒躬貫甲，出白關，夾擊之。曜軍大潰，石塘於陣擒曜，送之以徇於軍也。」此節亦見前書 斬首五萬餘級，枕尸於金谷。勒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勒將士，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乃旋師，使征東石邃等，帥騎衛曜而北。及是祖約舉兵，敗降於勒。勒使王波讓之曰：「卿逆極勢窮，方來歸命。吾朝豈通逃之藪邪？而卿敢有覲面目也，示之以前後微書，乃赦之。」
己丑 二年，劉曜子熙等去長安，奔於上邽。遣季龍討之。勒巡行冀州諸郡，引見高年孝悌力田文學之士。班賜帛，有差，令遠近牧守，宣告屬城，諸所欲言，靡有隱諱。使知區區之朝，虛竭謬言也。車騎虎烈上邽遺主簿趙封，奉傳國玉璽金璽，太子璽各一，送之於勒。季龍進攻集木，且羌於河西，剋之。俘獲數萬，秦隴悉平。涼州牧張駿大懼，遣使稱藩，貢方物於勒。徙岳羌十五萬落於司冀州。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十五

後趙錄五

石勒

庚寅 建平元年，勒率臣議，以勳功業既隆，祥符並至。宜時革徽號，以答乾坤之望。二月，車騎石虎等，奉皇帝璽綬，上尊號於勒。勒不許，羣臣固請，勒乃以咸和五年，僭號趙天王。行皇帝事，大赦尊其祖曰宣王。父周曰元王。立其妻劉氏爲皇后。世子弘爲太子。署其子弘爲持節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大單于，封秦王。左衛將軍斌，太原王。小子恢爲輔國將軍，南陽王。中山公季龍爲太尉，守尙書令。中將王石生，河東王。石塘，彭城王。以季龍子邃爲冀州刺史，封齊王。加散騎常侍，武衛將軍。宜左將軍。挺侍中。梁王。署左長史郭放爲尙書左僕射。右長史程遐爲右僕射。領吏部尙書。左司馬。魏安。右司馬。郭殷。從事中郎李鳳。前郎中令裴逸。爲尙書。署參軍事。徐光爲中書令。領祕書監。徐光字季武。頓邱人。父聰以牛醫爲業。光幼好學。有文才。年十三，王陽攻頓邱，掠之。而令主林馬。光但書柱作詩賦。而不親馬事。陽怒，撻之。嗚呼終夜不止。左右以白勒。勒召光，付紙筆。光立爲頌陽奇之。賜衣服。勒署爲參軍。遷爲中書令。

學此十一、御覽二百二十、論功封爵、開國郡公文武二十一人、侯二十四人、縣公二十六人、侯二十二人、其餘文武各有差侍中任播等參議以趙水金為水德、旗幟尚玄、牲牲尚白、子社並、勸從之、勸下書曰、自今有疑難大事、八座及委丞郎、齊詣東堂、論詳平決、其有軍國要務、須啓者、令僕尚書、隨局入陳、弗避寒暑、忤夜也、勸以祖約不忠於本朝、誅之、及其諸子姪親屬百餘人、八月、羣臣又固請勸、以名位不正、宜即尊號、九月、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年曰建平、自襄國都臨漳、追尊其高祖曰順皇、曾祖曰威皇、祖曰宣皇、父曰世宗元皇帝、妣曰元昭皇太后、文武封進各有差、立其妻劉氏為皇后、又定昭儀夫人位、視上公、貴嬪貴人視列侯、員各一人、三英九華視伯、椒媛淑儀視子、容華美人視男、移簡賢淑、不限員數、勸荆州監軍郭敬、南蠻校尉董幼、寇襄陽、勸驛令敬退屯樊城、戒之使儆、藏旗幟、寂若無人、彼若使人觀察、則告之曰、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相禁不復得走矣、敬使人浴馬於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偵護還告、晉南中郎將周撫、撫以為勸軍大至、懼而奔武昌、敬入襄陽、軍無私掠、百姓安之、此段亦見御覽 晉平北將軍魏該弟遐等、率該部衆、自石城降於敬、敬毀襄陽、遷其百姓於河北、城樊城以戍之、秦州休屠王羌叛於勸、刺史臨深遣司馬管光帥州軍討之、為羌所敗、隴右大擾、岳羌悉叛、勸遣石生進據隴城、王光兄子攬與羌有仇、生乃賂攬與持擊之、羌敗奔涼州、徙秦州夷家五千餘戶於雍州、勸下書曰、自今諸有處法、悉依科令、吾所忿怒、發中旨者、若德位已高、不宜訓罰、或服勸死事之孤、避道羅讎、門下皆各列奉之、吾當思擇而行也、堂陽人陳豬妻、一產三男、賜其衣履、食乳婢一口、復三歲、時高句麗遣使、致其檄矢、宇文屋孤、並獻名馬於勸、涼州牧張駿、遣長史馬詵奉國送款、高昌子真壽善大宛、使獻其方物、晉荆州牧陶侃、遣兼長史王敷聘於勸、致江南之珍寶奇獸、秦州送白虎白鹿、荆州送白雉白兔、濟陰木連理、甘肅降苑、勸以休瑞並奏、遐方茲義、赦三歲刑、已下、均百姓去年通調、特赦涼州、殊死、涼州計吏皆拜郎中、賜絹十四、綿十斤、

二年正月、勸南郊、有白氣自壇屬天、勸大悅、還宮、赦四歲刑、遣使封張駿武威郡公、食涼州諸郡、勸親耕籍田、還宮、赦五歲刑、賜其公卿已下、金帛有差、勸以日食、避正殿三日、令羣公卿士、各上封事、禁州郡諸祠、堂非正典者、皆除之、其能與雲致雨、有益於百姓者、郡縣更立為祠、堂、殖嘉樹、準嶽、嶽已下、為差等、四月、勸於郡議營新宮、廷尉續成上書切諫曰、臣聞唐虞之治、采椽茅茨、土階三尺、美彰於詩書、漢文惜百金、不營露臺、稱之於千古、迨夏商之瓊臺瑤室、楚秦之章華阿房、資財內竭、華外叛、勸大怒曰、不斬此老臣、朕宮不得成也、勸御史收之、中書令徐光進曰、陛下天資聰睿、超邁唐虞、而不欲聞忠臣之言、豈夏商辛之君邪、其言可用、之不可用、故當容之、奈何、一旦以直言而斬列卿乎、勸歎曰、為人君不得自尊、如是、豈不誠此言之忠乎、向成之爾、人家有百匹資、尚欲市別宅、況有天下之富、萬乘之尊乎、終營繕之耳、詔曰、且勸停作、中書直臣之氣也、因賜成相百匹、稻百斛、又下書令公卿百寮、廣薦賢良、方

正直言秀異、至孝廉清各一人、答策上第者、拜議郎、中第郎中、下第郎中、其舉人得遞相薦引、廣招賢之路、起明堂、辟雍、靈臺於襄國城西、九月、以太尉中山王虎為大司馬、程遐開府、僚同是月、大雨、嵩、中山、西北暴水、流漂巨木、百餘萬根、此三句亦見御覽 八百七十七集於堂陽、勸大悅、謂公卿曰、諸卿知不、此非為災也、天意欲吾營都耳、於是令少府任汪、都水使者張漸等、監營都宮、勸親授規模、劉祥、趙建、平、漢、固、三郡、蠻、巴、降於勸、以成周土中、漢晉舊京、復有移都之意、乃命洛陽為南都、置行臺治書侍御史於洛陽、壬辰三年正月、勸因懷高句麗宇文屋孤使、大懼於建德殿、酒酣、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略遠於高皇、雄威卓犖、超絕魏祖、自三王以來、無可比也、其軒轅之亞乎、勸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已太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然猶與韓彭、說鞭而爭先耳、脫一作遇光武者、當並驅於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耳、軒轅豈所擬乎、其羣臣皆頓首稱萬歲、晉將軍趙胤、胤攻馬頭、石堪、遣將軍韓雍救之、至則無及、遂寇南沙海處、俘獲五千餘人、初、郭敬之退據樊城也、王師復成襄陽、至是、敬又攻陷之、留戍而歸、暴風、大雨雹、震建德殿、端門、襄國市西門、倒殺五人、寇起西河、介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垮下丈餘、行人禽獸、死者萬數、歷大原、樂平、武鄉、趙郡、廣平、鉅鹿、千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勸正服於東堂、以問徐光曰、歷代已來、有斯災幾也、光對曰、周漢魏晉皆有之、雖天地之常事、然明王未始不為變、所以敬天之怒也、去年禁寒食、介子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或者以為未宜替也、故有此災、以上亦見御覽 八百七十八一人呼嗟、王道尚為之虧、况華神怨憤、而不怒動上帝乎、縱不能令天下同爾、介山左右、竹文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勸下書曰、寒食既并州之舊風、朕生其俗、不能異也、前者外議以子推諸侯之臣、王者不應為忘、故從其議、儼或山之而致斯異乎、子推雖朕鄉之神、非法食者、亦不得亂也、尚書其促檢舊典、定議以聞、有司奏、以子推歷代故尊、請普復寒食、更為植嘉樹、立祠堂、給戶奉祀、勸黃門郎韋謏、曰、案春秋、歲冰失道、陰氣發泄為雹、自子推以前、雹者復何所致、此自陰陽乖錯所為耳、且子推賢者、曷為暴害如此、求之冥趣、必不然矣、今雖為冰室、懼所藏之冰、不在固陰、沍寒之地、多皆山川之側、氣泄為雹也、以子推之賢、介之開奉之為允、於天下則不通矣、勸從之、於是避冰室於重陰、凝寒之所、并州復寒食如初、勸令其太子省、可尚書奏事、使中常侍嚴震參綜、可否、征伐、刑斷、大事、乃呈之、自是歲威權之盛、過於主相矣、李龍之門、可設雀羅、李龍忿、快快不悅、郭敬南掠江、晉南中郎將桓宣、承其虛、攻樊城、取城之乘而去、敬旋師救樊、追戰於涅水、敬前軍大敗、宣亦死傷大半、盡取所掠而止、宣遂南取襄陽、留軍戍之、勸如郡、臨李龍第、謂之曰、功力不可並與、待宮殿成後、當為王起第、勿以卑小怙也、李龍免冠拜謝、勸曰、與王共有天下、何所謝也、癸巳建平四年、有流星大如象、尾足蛇形、自北極西南流、五十餘丈、光明燭地、墜於河、聲聞九百餘里、

亦見御覽八 黑龍見邪中 勸觀龍有善色 朝其華臣於郡 命郡國立學官 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 弟子百
 百七十五 考修成 頗升台府 於是擢拜太學生五人 爲佐著作郎 錄述時事 時大旱 勸觀臨廷 錄囚徒
 五歲刑已下 皆輕決遣之 重者賜酒食 聽沐浴 一須秋 輪還未及宮 謝南大降 雍州刺史石生上言 西鄉
 竹死 地鼠門於安定府 間二日 她死 臨涇馬生角 長安城中雞鳴 皆皆曰 甚慈 安定縣事前後開誦書聲
 求之不得 七日乃止 阻石於肥鄉 六月 勸如其澧水宮 因疾甚而還 召中山王虎 與其太子弘 中常侍殿
 震等 侍疾禁中 季龍矯命 絕弘及內外羣臣親戚 勸疾之增損 莫有知者 詐召石宏 石堪 還冀國 勸疾
 小舉 見宏驚曰 秦王何故來邪 使王潘鎮 正備今日 有呼者邪 自來也 有呼者誅之 季龍大懼曰 秦王思
 慕暫還耳 今謹遣之 數日復聞之 季龍曰 秦詔即遣 今已半路矣 更諭宏在外 遂不遣之 廣阿 季龍密
 遣其子 率騎三千 遊於壘所 突感入 昂屋 限於郡東北六十里 黃霧四塞 氣連蔽天 此節在御覽八百
 有赤黑黃雲如幕 長數十丈 一作四〇二句亦見 交錯 忽有旋風 下 樹地 隱隱聲如雷 震地 氣熱如火
 塵起 連天 時有耕者 往視之 土猶燃沸 良久視之 見有一大石 方尺餘 青色而輕 擊之音如磬 此句在御覽
 勸疾甚 道令三日而罪 內外百寮 既葬除服 無禁婚嫁 祭祀 飲酒 食肉 征鎮 牧守 不得輒離 所以奔喪
 欽以時服 載以常車 無藏金貨 無內器玩 大雅沖幼 恐非能構 荷朕志 中山已下 其各司典 無違朕命
 大雅與斌 宜善相維 持司馬氏 汝等之股 其務於政 程也 中山王深可三思 周旋 勿爲將來口實 以成
 和七八年七月 薨於西閣 時年六十 在位十五年 夜產山谷 莫知其所 備文物 虛葬 號高平陵 僞蓋明
 皇帝 廟號高祖

石弘

弘 字大雅 勸之二子也 母程夫人 右光祿遐之妹 幼有孝行 以恭謹自守 受經於杜巖 誦律於續
 成 勸曰 今世非承平 不可專以文業教也 於是使劉敬 任播 授以兵書 王勸教之 擊刺 立爲世子 領中領
 軍 尋署衛將軍 使領開府 辟召 後鎮郡 建平元年 勸僭位 立爲太子 盧裕愛士 好爲文詠 其所親昵 莫非
 儒素 勸謂徐光曰 大雅性情 殊不似將家子 光曰 漢祖以馬上取天下 孝文以玄默治之 聖人之後 必世
 勝殘 天之道也 勸大悅 光因曰 皇太子仁孝 溫恭 中山王雄暴多詐 陛下一旦不諱 臣恐社稷必危 宜漸
 奪中山威權 使太子早參朝政 勸納之 程遐又言於勸曰 中山王勇武 權智 羣臣莫有及者 觀其志也 自
 陛下之外 視之蔑如 兼荷專征 遂久 威振外內 性又不仁 殘忍無賴 其諸子並長 皆預兵權 陛下在自當
 無他 恐其快不可輔少主也 宜七早除之 以便大計 勸曰 今天下未平 兵難未已 大雅沖幼 宜任
 弼輔 中山佐命功臣 親同魯衛 方委以伊霍之任 何至如卿言也 卿當思輔幼主之日 不得獨擅帝舅之
 權 故耳 吾亦當參卿於廟命 勿爲過懼也 程遐曰 臣所言者 至公 陛下以私賜臣 世明主開襟納說 忠臣
 必盡之義乎 中山雖爲皇太后所養 非陛下天屬 不可以親義期也 杖陛下神規 欲建廣大之效 陛下酬

其父子以恩榮 亦已足矣 魏任司馬懿父子 終於鼎祚 論移 以此而觀 中山豈將來有益者乎 臣因緣多
 幸 託孤於東宮 臣而不竭 言於陛下 而誰言之 陛下若不除中山 臣已見社稷不復血矣 勸不從 退
 告徐光曰 主上向言如此 太子必危 將若之何 光曰 中山常切齒於吾二人 恐非但國危 亦爲家禍 當
 爲安國寧家之計 不可坐而受禍也 光復承聞言於勸曰 陛下廓平八州 帝有海內 而神色不悅者 何也
 勸曰 吳蜀未平 吾執不一 司馬家猶不絕於丹陽 恐後之人 將以吾爲不應符錄 每一思之 不覺見於神
 色 光曰 臣以陛下爲憂腹心之患 而何暇更憂四支乎 何則 魏承漢運 爲正朔帝王 劉備羅興 巴蜀亦
 不可謂漢不滅也 吳雖跨江東 豈有虧魏美 陛下既苞括二都 爲中國帝王 彼司馬家兒 復何異玄德 李
 氏亦猶孫權 符錄不在陛下 竟欲安歸 此四支之輕患耳 中山王藉陛下指授 神略 天下皆言其英武 亞
 於陛下 兼其殘暴多姦 見利忘義 無懼伊之忠 父子爵位之重 勢傾王室 觀其耿耿 常有不滿之心 近於
 東宮 曲諂 有輕皇太子之色 陛下隱忍容之 臣恐陛下萬年之後 宗廟必生荆棘 此心腹之重疾也 惟陛
 下圖之 勸默然而不從 及勸薨 虎執弘 弘一作使臨軒 命收程遐 徐光 下廷尉 石季龍因中書令徐光於
 襄國 詔獄 光在獄中 注解經史 十餘萬言 勸初舉弘 弘六百四十三引補 召其子冀州刺史 遂率兵入禁 宿衛文武
 靡不奔散 弘大懼 讓位於季龍 季龍曰 君薨而世子立 臣安敢亂之 弘泣而固讓 季龍怒曰 若其不堪 天
 下自有大議 何足預論 遂以咸和七八年 逼立之 改年曰延熙 文武百寮 進位一等 誅程遐 徐光 弘
 策拜中山王虎爲丞相 魏王 大單于 加九錫 以魏郡等十三郡 爲邑 總攝百揆 虎爲固讓 久而受命 赦其
 境內 殊死已下 立其妻鄭氏爲魏王后 子遂爲魏太子 加使持節 侍中 大都督 中外諸軍事 大將軍 錄尚
 書事 官爲使持節 車騎大將軍 冀州刺史 封河間王 紹爲前鋒將軍 司隸校尉 封樂安王 遵齊王 鑒代王
 苞 樂平王 徙太原王 斌爲章武王 勸文武舊臣 皆補左右丞 相開任 季龍府寮 悉署臺省 禁要命太
 子 宮曰 崇訓宮 勸妻劉氏已下 皆徙居之 簡其美淑 及勸車馬 珍寶 服御之上者 皆入於己 署鎮軍 總安
 領左僕射 尚書 郭慶爲右僕射 劉氏謂石堪曰 皇祚之滅 不復久矣 王將何以圖之 堪曰 先帝舊臣 皆已
 斥外 衆旅不復 山人宮殿之內 無所措籌 臣請出奔 兖州 據廩邱 挾南陽王 爲盟主 宣太后 詔於諸牧 守
 征 鎮令各率義兵 同討桀逆 獲不濟也 劉氏曰 事急矣 便可速發 恐事淹緩 生堪許諾 微服 騎駿 兖州
 失期 不赴 遂南奔 魏城 季龍遣其將郭太等 追擊之 獲堪於城父 送襄國 炙而殺之 徵石恢 還於襄國 劉
 氏謀泄 季龍殺之 石勸劉皇后 侍中 閔中 妹 後部 胡人也 勸納之 於胡關 美色 有特寵 張祚 反於襄城 后
 袖劍 斬之 勸頓后 而濟 后性 患有 婢 助理 軍國之務 有呂氏 輔漢之風 然 整嚴 貞 婉 容 裕 不 妬 忌 過 之 也
 石弘 即位 尊爲 皇太后 與 彭城 王 堪 謀 殺 石 虎 謀 泄 虎 殺 之 弘 母 程 氏 爲 皇 太后 時 石
 生 鎮 關 中 石 朗 鎮 洛 陽 皆 起 兵 於 二 鎮 季 龍 留 子 遂 守 襄 國 統 步 騎 七 萬 攻 明 於 金 墉 金 墉 潰 遂 則 而
 斬之 進師 攻 長安 以 石 琨 爲 前 鋒 大 都 督 生 遣 將軍 郭 權 率 鮮 卑 涉 瑯 郡 衆 二 萬 爲 前 鋒 距 之 生 統 大 軍

繼發。次於蒲坂。前鋒及挺大戰。灌開敗績。挺及丞相左長史劉陔皆戰死。季龍退奔池。枕戶三百餘里。鮮卑塞通於季龍。背生而聲之。生時停蒲坂。不知挺之死也。懼單馬奔長安。郭權乃復收乘三千。與趙騎校尉石廣相持於渭。生不能守。長安欲西上隴。士卒散盡。遂入於雞頭山。四句後御覽四十四引校補。將軍蔣英固守長安。季龍聞生之奔也。帥師入關。進攻長安。旬餘拔之。斬蔣英等。分道諸將屯於汧。徙雍秦州華戎十餘萬戶於關東。生部下斬生於雞頭山。一作爲道。兵所害。山在驪縣東。二句後御覽四十四引校補。季龍還襄國。大赦。諷弘命已建魏。一如魏輔漢故事。郭權以生敗。據上邽以歸順。

延熙元年。詔以權爲鎮西將軍秦州刺史。於是京兆新平扶風馮翊北地皆應之。弘鎮西石廣與權戰敗績。季龍遣郭敷及其子斌等率步騎四萬討之。次於華陰。上邽秦族皆權以降。徙秦州三萬餘戶於青并二州。諸郡南岳楊難敵等。送任通和。長安陳良夫奔於黑光。招誘北羌四角王海句大等。據北地。馮翊與石斌相持。石縉等率騎奔句大之後。與斌夾擊。敗之。句大奔於馬關山。郭敷等懸軍追北。爲光所敗。死者十七八。斌等收軍還於三城。季龍聞而大怒。遣使殺郭敷。七月。改頓邱爲魏國。沿一作魏郡至一作黎陽。石宏有怨言。季龍幽之。十月。弘齋。親詣魏宮。論禪位意。虎曰。天下人自當有議。何爲自論此也。弘還宮。對其母流涕曰。先帝真無復遺矣。俄而虎曰。弘昏昧愚暗。處喪無禮。不可以君臨萬國。奉承宗廟。便當廢之。云何禪讓。十一月。石虎遣丞相郭慶持節入廢弘爲海陽王。弘安步就車。容色自若。謂羣臣曰。不聽羣臣大統。願漸羣后。此亦天命去矣。又何言。百官莫不流涕。宮人慟哭。此節亦見御覽三百八十八。咸康元年。幽弘及太后程氏。并秦王宏。南陽王恢。於崇訓宮。尋殺之。趙明諫不從。趙明字顯昭。南陽人。虎攝位。拜爲尙書。及陳勒諸子。明諫曰。明帝功格皇天。爲趙之太祖。安可以絕之。虎曰。吾之家事。幸卿不須言也。以直言忤旨。故十年不遷。貞固之風。時論擬之蘇則。依御覽四百五十四引補。在位二年卒。時年二十二。

張賓

張賓。字孟孫。趙郡中邱人也。父孫。中山太守。賓少好學。博涉經史。不爲章句。闊達有大節。常自謂昆弟曰。吾自言智算鑿鑿。不後張子房。但不遇高祖耳。爲中邱王帳下都督。非其好也。病免。及永嘉大亂。石勒爲劉元海輔漢將軍。與諸將下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覽諸將多矣。獨胡將軍可與共成大事者。乃提劍軍門。大呼請見。此段亦見御覽三百四十二。勒亦未之奇也。後漸進規謀。乃異之。引爲謀主。機不虛發。算無遺策。成勦之基業。皆賓之功也。及爲右長史。大執法。封濮陽侯。任遇優顯。寵冠當時。而謙虛敬慎。開襟下士。士無賢愚。造之者莫不得盡其情。焉。清百寮。屏絕私昵。入則格言。出則歸美。勒甚重之。每朝。常爲之正容。親簡辭令。呼曰右侯。而不名之。勒朝莫與爲比也。及卒。勒親臨哭之。哀慟左右。附散騎常侍。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諡曰恭。將葬。送於正陽門。望之流涕。顧左右曰。天欲不成吾事。奈何奪吾右侯之早也。程遐代爲右長史。勸與遷葬。有所不合。輒欺曰。右侯捨我去。令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乎。因流涕彌日。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十六

後趙錄六

石虎

石虎。字季龍。勒之從子也。祖曰預。預。父曰寇。寇。勒父朱幼而子之。故或謂之爲勒弟焉。年六七歲。有善相者曰。此兒貌奇。有壯骨。貴不可言。晉永興中。與勒相失。嘉平元年。劉琨送勒母王及虎於葛陵。時年十七矣。性殘忍。好馳獵。遊無紀度。尤善彈。數彈人。軍中每以爲毒患。勒自王將殺之。曰。此兒凶暴。無使軍人殺之。聲名可惜。宜自除也。王曰。快牛頓子。小時多能。彼軍。爲復小忍。勿怯之。年十八。檢攝恭謹。嚴重愛士。身長七尺五寸。矯捷便弓馬。勇冠當時。將佐親戚。莫不敬懼。勒甚嘉焉。拜征虜將軍。爲姆將軍郭榮妹。妻。季龍寵優。備極。櫻桃而殺郭氏。更納清河程氏女。櫻桃又譖而殺之。所爲酷虐。軍中有勇幹策。略與己作者。輒方便。二字一作害之。前後所殺甚衆。至於降城陷壘。不復斷別。善惡坑斬士女。越有遺類。勒雖加責。而任意自若。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龍之信任彌隆。仗以專征之任。勒之居襄國。署爲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後封襄陽侯。勒即大單于。趙王位。署爲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

軍事。遷侍中關府。進封中山公。及勸僭號。授太尉。守尚書令。進封爲王。邑萬戶。季龍自以勳高一時。謂勳即位之後。大單于必在己。而更以授其子弘。季龍深憾之。以程遐聞己。而每爲所抑。服季。字文伯。光復郡人也。頗曉相法。常謂虎曰。明公之相。非人臣之骨。虎掩其口曰。勿勿妄言。族吾父子。此亦見御覽七百七十一私謂其子遠曰。主上自祁襄國以來。端拱指授而已。吾躬嘗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魯普。西定秦雍。剋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之望。實在於我。而授黃吻婢兒。每一憶此。令人不復能食。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既廢殺勳。季龍下書曰。王重多難。海陽自棄。四海業重。故使從推。朕聞道合乾坤者。稱皇。德協人神者。稱帝。皇帝之號。非所敢聞。且可稱居攝趙天王。以副天人之望。

乙未 建武元年。正月。大赦其境內。改元曰建武。以饒安爲侍中。太尉。守尚書令。郭殷爲司空。韓暹爲尚書左僕射。魏暉。馮莫。張崇。曹顯。爲尚書。申鍾爲侍中。郎闕爲光祿大夫。王波爲中書令。文武封拜各有差。立其子暹爲太子。季龍以讖文天子當從東北來。於是備法駕。行自信都而還。以應之。分遷陶之柳鄉。立停忽縣。季龍徐州從事朱縱。殺刺史郭祥。以彭城歸順。季龍遣將王朗擊之。縱奔淮南。虎荒遊廢政。外執營繕。使太子暹省可尚書奏事。還收守。祀郊廟。惟征伐刑斷。乃親覽之。鶴雀一作觀。蓋崩。殺典匠少府任汪。復使修之。倍於常度。三月。南遊寇歷陽。臨江而還。江東大震。道其征虜石遇寇中虛。遂圍平北將軍桓宜於襄陽。輔國將軍毛寶。南中郎將王國。征西司馬王愷。期等。率荆州之衆救之。屯於章山。遇攻守二旬。軍中饑疫而還。季龍以租入殷。轉輸勞煩。令中倉歲入百萬斛。餘皆儲之。水次。皆將軍軍酒于安。致其邪。邪費縣。俘獲而歸。石還保母劉芝。初以巫術進。既發。遂有深寵。通賄賂。豫言論。權傾朝廷。親貴多出其門。遂封芝爲宜城君。季龍下書。令刑贖之家。得以錢代財帛。無錢聽以破麥。皆隨時償輸。水次倉。冀州八郡。雨雹。大傷秋稼。下書。深自咎責。遣御史所在。發水次倉麥。以給秋種。尤甚之處。差復一年。鶴雀益成。賜匠有差。九月。遷都鄴宮。尙書請太常告廟。季龍曰。古者將有大事。必告宗廟。而不列社稷。尙書可詳議。以聞公卿。乃請使太尉告社稷。從之。及入鄴宮。澗雨周洽。季龍大悅。赦殊死已下。尙方令解飛。機巧若神。妙思奇發。造指南車。季龍以其構思精微。賜爵關內侯。賞賜甚厚。此亦見御覽七百七十三始制散騎常侍。已上得乘軺車。王公郊祀。乘副車。忽四馬。龍旂八旒。朔望朝會。乘軺軒。時羌薄句大倉。保險未資。道其子章武王斌。帥精騎二萬。并秦雍二州兵。以討之。季龍如長樂衛國。有田時不闕。桑業不修者。貶其守宰。而還。

丙申 建武二年。使牙門將張彌。率衆一萬。徙洛陽。鑄九龍。鑄仲銅。鑄飛廉於鄴。鑄一沒於河。募浮沒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繩牛百頭。橫引之。乃出。造萬斛舟。載以渡之。以四輪繩網車。橫廣四尺。深二尺。運至於鄴。此亦見御覽七百六十九季龍大悅。赦二歲刑。賞百官。級百。百姓一級。下書曰。三載致。黜陟幽明。新則先王之令典。改道之通。海。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雖未盡弘美。亦結神之清。律人倫之明。鏡

從備以來。遵用無改。先帝制臨天下。黃紙再定。至於選舉。鈴爲首格。自不請定。三載於茲。主者其更鈴論。務揚激清。濁。使九流咸允也。吏部選舉。可依竹氏九班選制。水爲揆法。選舉。經中書門下。宣示三省。然後行之。其若此。詔書於令。銓衡不奉行。御史彈坐。以聞。索頭都率。衆三萬。降於季龍。署鞠等一十三人。親通趙王。皆封列侯。散其部衆於冀。青等六州。時衆役煩。與軍旅不息。加以諸州自建武元年十一月不雨。雪。至於二年八月。穀價賤。金一斤。直米二升。民流死者。十有五六。百姓嗷然。人無生類矣。此亦見御覽七百七十五及八百一又納解飛之說。於鄴正南。投石於河。以起飛橋。功費數千億。萬橋竟不成。役夫轉甚。乃止。使令長率丁壯。隨山澤。採捕魚。以濟老弱。而復爲權豪所奪。人無所得焉。又料殷富之家。配饑人以食之。公卿以下。出穀以助賑。給。茲吏因之。侵割無已。雖有貸贖之名。而無其實。改直。爲龍。冠以絳幘。於襄國起大武殿。於鄴造東西宮。至是皆就。大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以文石。碎之。下穿爲伏室。盈衛士五百人。於其中。東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步。皆漆瓦金。銀。柱。珠。簾。玉。璧。窮極伎巧。又起靈風臺。九殿於顯揚殿後。遷百官州郡民女。以充之。後庭服飾。珍奇者萬餘人。內置女官。十有八等。教宮人。星占及馬步射。置女太史。於靈臺。仰觀異祥。以攷外太史。驗察之。虛實。數句亦見御覽七百四十五又置女鼓吹。羽儀。雜伎。工巧。皆與外侍。禁鄴國。不得私學。星。敢有犯者。誅。左校令。成公段。造庭燎於崇。杠之末。高十餘丈。上盤置。下盤置人。組。纒。上下。虎。試而悅之。

丁酉 三年。太保饒安等。文武五百九十八人。上皇帝尊號。勳進。方入而庭燎。油。灑。下。盤。死者七人。虎。惡。之。大。怒。斬。成。公。段。于。閭。闔。門。於是。依。殷。周。之。制。以。咸。康。三。年。僭。稱。大。趙。天。王。即。位。於。南。郊。大。赦。殊。死。以。下。追。尊。祖。廟。邪。爲。武。皇。帝。父。寇。克。爲。太。宗。孝。皇。帝。此亦見御覽七百六十九立其鄭氏爲天王皇后。石虎鄭后。名櫻桃。晉允從僕射鄭世達家妓也。在秦張妓中。虎數欺其貌於太后。太后給之。依御覽七百八十以子暹爲天王皇太子。親王皆貶封郡公。藩王爲縣侯。百官封署各有差。太原徒人有五百餘戶。叛入黑光。武鄉長城。徙人韓。獲玄玉。方四寸七分。龜紐。金文。指鄴獻之。拜。彌。騎。都。尉。復。其。一。門。饒。安。等。又。勸。進。曰。臣等。謹。案。大。趙。水。德。玄。龍。者。水。之。精。也。玉。者。石。之。寶。也。分。之。數。以。象。七。政。寸。之。紀。以。準。四。極。吳。天。成。命。不可久遠。輒下史官。擇吉日。具儀。謹。味。死。上。皇。帝。尊。號。季。龍。下。書。曰。過。相。褒。美。猥。見。推。過。豈。增。頌。然。非。所。望也。其。亟。止。茲。議。今。東。作。告。始。自。非。京。城。內。外。皆。不。得。表。慶。中。書。令。王。波。上。玄。璽。頌。以。美。之。季。龍。以。石。弘。時造此。璽。遇。而。獻。之。太子。遂。自。總。百。校。之後。荒。酒。淫。色。驕。恣。無。道。或。盤。遊。於。畋。獵。管。而。入。或。夜。百。騎。宿。於宮。臣。家。淫。其。妻。妾。裝。飾。宮。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於。盤。上。傳。其。視。之。又。納。諸。比。丘。尼。有。姿。色。者。與。其。交。變而。殺。之。合。牛。羊。肉。而。食。之。亦。賜。左。右。欲。以。識。其。味。也。河。間。公。宜。樂。安。公。滔。有。寵。於。季。龍。暹。疾。之。如。仇。虎荒。耽。內。遊。威。刑。遠。度。選。以。事。爲。可。呈。呈。之。虎。怒。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時。有。所。不。聞。復。怒。曰。何以。不。呈。謂。黃杖。逐。月。至。再。三。遂。甚。甚。私。謂。常。從。無。窮。長。生。中。庶。子。李。顯。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顯

杖。逐。月。至。再。三。遂。甚。甚。私。謂。常。從。無。窮。長。生。中。庶。子。李。顯。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顯

等伏不敢對。遂稱疾不省事。軍宮臣文武五百餘騎。宴於李顯別舍。謂顯等曰。我欲至冀州。殺石宜。有不從者。斬。行數里。騎皆逃散。李顯叩頭固諫。遂亦昏醉而歸。遂母鄭氏聞之。私遣中人賈遂。遂怒殺其使。李龍聞遂有疾。遣所親任女尚書察之。遂呼前與語。抽劍擊之。李龍大怒。收李顯等詰問。顯言始末。誅顯等三十餘人。幽遂於東宮。既而赦之。引見大武東堂。遂朝而不謝。俄而使出。李龍遣使謂遂曰。太子應入朝中宮。何以便去。遂逕出不顧。李龍大怒。廢遂為庶人。其夜。虎殺太子。遂此句亦見通鑑改與及妃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盡賜死。合一棺埋之。誅其宮臣友黨二百餘人。廢鄭氏為東海太妃。立其子河間公宜為天王。皇太子宜母杜昭儀為天王皇后。石虎杜皇后名殊。不知何許人。平幽州。在王浚妓中。虎見而悅之。因請於勸。勸引見。號曰才人。以賜虎。性恭惠柔婉。寵幸亞於鄭后也。依御覽一百四十五引補。安定人侯子光。弱冠美姿儀。自稱佛太子。從大秦國來。營王小秦國。易姓名為李子楊。游於縣。縣愛赤眉家。頗見其妖狀。事微有驗。赤眉信惑之。妻以二女。轉相扇惑。京兆樊經。坐龍殿謀。謝樂子等。聚眾數千人於杜南山。子楊稱大皇帝。建元曰龍興。赤眉與經為左右丞相。龍謀為左右大司馬。藥子為大將軍。鎮西石廣擊斬之於鄴。子楊顛無血。十餘日而面色無異於生。此段亦見御覽三百七十九。

四年。季龍將伐遼。鮮卑段遼。募有勇力者三萬人。皆拜龍騰中郎。遂遣從弟屈婁襲幽州。刺史李孟退奔易京。季龍以桃豹為橫海將軍。王華為渡遼將軍。統舟師十萬出漂榆津。支雄為龍驤大將軍。桃弋仲為冠軍將軍。統步騎十萬為前鋒。以伐段遼。季龍乘次金盃。支雄長驅入薊。遼漁陽太守馬勉。代相張敏。北平相陽裕。上谷相侯奮等。四十餘城。並率眾降於季龍。支雄攻安次。斬其都大夫那樓奇。遂懼。奔令支。奔於密雲山。遼左右長史劉羣。盧謀。司馬崔悅等。封其府庫。遣使請降。季龍遣將軍郭太。麻秋等。輕騎二萬追遼。及之。戰於密雲。獲其母妻。斬級三千。遼單馬寶險。遣子乞特其送表及名馬。季龍納之。乃還其月二萬餘於遼。司交豫四州之地。諸有才行者。皆擢級之。先是北單于乙回。為鮮卑救。那所逐。既平遼。西道其將李穆擊那。破之。復立乙回而還。季龍入遼宮。論功封賞各有差。初。慕容皝與段遼有隙。遣使稱藩於季龍。陳遼宜伐。請盡乘來會。及軍至。令支。就師不出。季龍將伐之。天竺佛圖澄進曰。燕福德之國。未可加兵。季龍作色曰。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乘戰。誰能禦之。區區小豎。何所逃也。太史令趙悅固諫曰。燕地處星所守。行師無功。必受其禍。季龍怒。鞭之。驅為肥如長。進師攻棘城。旬餘不剋。就遣子恪帥胡騎二千。晨出挑戰。諸門皆若有師出者。四面如雲。季龍大驚。奔甲而還。於是召趙悅復為太史令。季龍旋自令支。過易京。惡其固而毀之。還錫石勒墓。朝其羣臣於燕國。建德前殿。復從征文武有差。至郡。殷飲至之。賜俘僑於丞郎。季龍謀伐昌黎。遣渡遼曹伏。將青州之衆渡海。成臨頓城。無水而還。因戍於海島。連破三百萬斛以給之。又以船三百艘。運級三十萬斛。詣高句麗。使典農中郎將王興。率衆萬餘。屯出於海濱。又令青州造船千艘。使石宜率步騎二萬。擊朔方鮮卑解萬頭。破之。斬首四萬餘級。冀州八郡大蝗。司隸

諸坐守宰。季龍曰。此政之失和。朕之不德。而欲委咎守宰。豈得罪己之義邪。司隸不進諫言。佐朕不逮。而歸咎無辜。所以重吾之責。可自衣領司隸。加其子司隸。徒金鉉黃鉞。鑿輅九旒。先是使襄城公涉歸。上庸公日歸。率衆戍長安。二師告鎮西石廣。私樹恩澤。謀不軌。季龍大怒。追廣至而殺之。段遼於密雲山。遣使詐降。季龍信之。使征東麻秋。百里里迎。秋曰。受降如待敵。將軍慎之。遂又遣使降於慕容皝。曰。胡貪而無謀。吾今請降。求迎彼終不疑也。若伏重軍以要之。可以得志。就遣子恪伏兵於密雲。麻秋統衆三萬迎遼。為格所製。死者十六七。秋步遁而歸。季龍聞之。大怒。方食吐餽。乃削秋官爵。
五年。下書令諸郡國立五經博士。初。勸置大小學博士。至是復置國子博士助教。季龍以還舉斥外。都督。統五將步騎七萬寇荆揚北鄙。石閔敗王師於河陰。將軍蔡懷死之。宜將朱保。又敗王師於白石。將軍鄭豹。談玄。郝莊。隨相。蔡熊。皆遇害。季龍將張賀度攻陷郟城。敗晉將毛寶於郟西。死者萬餘人。魏安進據胡亭。晉將軍黃沖。歷陽太守鄭進。皆降之。安於是掠七萬戶而還。時段成。段恣。賄託公行。季龍患之。擢殿中御史李巨。為御史中丞。特親任之。自是百僚震懼。州郡肅然。季龍曰。朕聞良臣如猛虎。高步通衢。而豺狼避路。信矣哉。鎮遠王擢表奏秦二州望族。自東徒以來。遂在戎役之例。既衣冠華冑。宜蒙優免。從之。自是皇甫胡梁韋杜牛辛等十有七姓。獨其兵貫。一同舊族。隨才銓敘。思欲分還桑梓者聽之。其非此等。不得為例。以其撫軍李農。為使持節監遼西北平諸軍事。征東將軍。營州牧。鎮令支。十二月丁丑。太保桃豹卒。桃豹字安步。范陽人。少時以膽勇騎射稱。嘗擢臂大言曰。大丈夫遺魏太祖。不封萬戶侯。位上將者。非丈夫也。時類笑之。豹思言爾。爾子輩安知君子豹變之志乎。從起中原。豹為十八騎之雄。事勒甚恭。依一引補。

十六國春秋輯補 卷十七 後趙

一三二

賜徵士辛謙几杖衣服級五百斛。勸平原為起甲第。先是李壽將李宏自奔於李龍。壽致書請之。題曰趙王石君。李龍不悅。付外議之。多有異同。中書監王波議曰。今李宏以死自誓。若得反魂。刻漢當賜李宗族。混同王化。若道而果也。則不煩一族之師。而坐定梁益。就有進退。豈在逃命一夫。壽既號並日月。跨俯一方。今若割裂。或敢圖反。則取討戎裔。宜許答之。并贈以楛矢。使壽知我遇克必獲也。於是道宏備物以酬之。以石韜為太尉。與太子宜。送日省。可尚書奏事。自幽州東至白狼。大興屯田。張駿憚李龍之盛。遣其別駕馬說朝之。李龍初大悅。及覽其表。辭頗恭傲。李龍大怒。將斬說。侍中石瑛進曰。為陛下之患者。丹陽也。區區河右。焉能為有無。今斬馬說。必征張駿。則南討之師。勢分為二。建鄴君臣。延其數年之命矣。勝之不為武。弗剋為四夷所笑。不如因而厚之。彼若改圖謝罪。率其臣職者。則我又何求。迷而不悟。討之未晚也。李龍乃止。李宏既至。獨漢。李壽欲誘其境內。下令云。判使來庭。獻其楛矢。李龍聞之。怒甚。王波以白衣領中書監。

辛丑 七年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十七

後趙錄七

石虎

庚子 建武六年。追尊考樂平敬公為太宗孝皇帝。此後晉錄本編。載記流附於前。於時大旱。白虹經天。二句亦見御覽。八百七十八。李龍下書曰。朕在位六載。不能上和乾象。下濟黎元。以致星虹之變。其令百僚各上封事。解西山之禁。蒲葦魚鹽。除歲供之外。皆無所固。公侯卿牧。不得窺占山澤。奪百姓之利。又下書曰。前以豐國澠池。二治初建。徙刑徒配之。權救時務。而主者循為佞法。致起怨聲。自今非犯流徒。皆當申奏。不得輒配也。京獄見囚。非手殺人。一皆原遣。其日澍雨。李龍將討慕容皝。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復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郡城舊軍。滿五十萬。其船萬艘。自河通海。運穀豆千一百萬斛於安樂城。以備征軍之調。徙遼西北平漁陽萬餘戶於交豫雍洛四州之地。李龍僭位之後。有所調用。皆選司擬官。經令僕而後奏行。不得其人。案以為令僕之負。尚書及郎不坐。至是吏部尚書劉真。以為失銓考之體。而言之。李龍責怒主者。加真光祿大夫。金章紫綬。李龍如宛陽。大閱於曠武場。慕容皝虜幽冀。略三萬餘家而去。幽州刺史石光。坐懦弱徵還。

十六國春秋輯補 卷十七 後趙

一三一

壬寅 八年。李龍志在窮兵。以其國內少馬。乃禁畜馬。匿者腰斬。收百姓馬四萬餘匹。以入於公。六月。上蓋孟門。上有神人之像。坐於山上。三日而去。虎遣使以太牢祀之。盛與宮室。於郡起蓋觀四十餘所。營長安洛陽二宮。作者四十餘萬人。大勅河南四州。具南師之備。并朔秦雍。嚴西討之資。青冀幽州。三五發卒。諸州造甲者五十餘萬人。兼公侯牧宰。說與私利。百姓失業。十室而七。船夫十七萬人。為水所沒。猛獸所害。三分而一。貝邱人李弘。因衆心之怨。自言姓名。應讖。連結姦黨。署置百寮。事發。誅之。連坐者數千家。虎馳獵無度。晨出夜歸。又多輕。一作。行。躬察作役之所。侍中太子太保韋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行不履危。陛下雖天生神武。雄據四海。乾坤冥贊。萬無所慮者也。然白龍魚服。有豫且之禍。海若潛游。罹葛陂之醜。深願陛下清宮蹕路。思二神為元鑒。不可忽天下之重。輕行斤斧之間。一旦有狂夫之變。雖龍騰之勇。不暇施也。智士之計。豈及設哉。又自古聖王之營建宮室。未始不於三農之隙。所以不奪農時也。今或盛功於耘耨之辰。或煩役於收穫之月。頓繁之徒。怨聲塞路。誠非聖君仁后所忍為也。昔漢明賢君也。鍾離一言而德陽役止。臣誠讜。數言無可採。陛下道越前王。所宜哀覽。虎省而善之。賜以東。一作。帛。此後亦見御覽四百五十一。及七百六十四。而與鑄造繁游。察自若。右僕射張離。領五兵尚書。專總兵要。而欲求媚於石宜。因說之曰。今諸公侯吏兵過限。宜漸削弱。以盛儲威。宜素焚石韜之權。甚悅其言。乃使離奏奪諸公府吏。奏燕漢陽樂平四公。罷置吏一百九十七人。帳下兵二百人。自此已下。三分置一。餘兵五萬。悉配東宮。於是諸公成怨。為大豎之漸矣。道征北。舉。自雁門討索頭郁鞠。剋之。制征士五人。車一乘。牛二頭。米穀二十五斛。相十四。調不辦者。以斬論。將以圖江表。於是百姓窮。鬻子以充軍制。猶不能赴。自經於道。死者相望。而求發無已。會青州言。濟南平陵城北石虎。一夜中忽移在城東南。善石溝上。有狼狐千餘。

十六國春秋輯補 卷十七 後趙

一三三

迹隨之迹皆成路。季龍大悅曰。虎者朕也。自平陵城北而東南者。天意將使朕平滄江南之徵也。天命不可違。其教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親董六師。以副成路之祥。羣臣皆賀。上皇德額者一百七十人。時妖怪尤多。石然於泰山。八日而滅。東海有大石自立。旁有血流。郡西山石間血流出。長十餘步。廣二尺餘。初。大武殿既成。圖畫自古聖賢忠臣烈士貞女。皆變為胡狀。旬餘。頭悉入肩中。唯冠髻髮露。出石虎大惡之。以數句。亦見御覽。佛圖澄對之流涕。

九年。晉康帝元。事遂劉寧攻武都狄道。陷之。使石宜討鮮卑斛拔提。大破之。斬首三萬級。中隔者令申。烏有寵於季龍。而宜亦昵之。屬聰辨明斷。專綜機密之任。季龍既不省案。宜荒酒內游。石帽沈酒好。生殺除拜。皆扁所決。於是權傾內外。刺史二千石多出其門。九卿已下。望塵而拜。唯侍中鄭系。王深。常侍盧諶。崔約等。十餘人。與之抗禮。季龍又取州都吏馬一萬四千餘匹。以配曜武關將軍。主督復一年。鎮北宇文歸。執送段遼之子。歸降於季龍。獻駿馬萬匹。季龍以平西張伏都。為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帥步騎三萬擊涼州。既濟河。與張駿將謝艾大戰於河西。伏都敗。季龍雖昏虐無道。而頗慕經學。遣國子博士詣洛陽寫石經。校中經於秘書。國子祭酒孫熊。注鑿梁春秋。列於學宮。燕公石斌。淫酒荒穢。常懸管而入。征北張賀度。以邊防宜警。每裁諫之。斌怒。辱賀度。季龍聞之。大怒。杖斌一百。遣主書禮儀持節監之。斌行。意自若。儀持法呵禁。斌怒。殺賀度。賀度嚴衛。馳白之。季龍遣尚書張離。持節帥騎追斌。鞭之三。百。免官歸第。誅其親任十餘人。十二月。武鄉寇。雄虎變為雌。產一狼子。口噬虎腦而殺之。後三日。狼子亦死。佛圖澄聞之流涕。

十年。季龍築臺於大武前殿。有白雁百餘。集於馬道南。季龍命射之。無所獲。既將討三方諸州兵。至者百餘萬。太史令趙悅私於季龍曰。白雁集殿庭。宮室將空。不宜行也。季龍納之。隔寧武觀。大閱而解嚴。以燕公斌為使持節侍中。大司馬錄尚書事。置左右戎昭曜武將軍。位在左右衛上。東宮置左右統將軍。位在四率上。置上中光祿大夫。在左右光祿上。置鎮衛將軍。在車騎將軍上。時石宜淫虐日甚。而莫敢以告。領軍王朗言之於季龍曰。今隆冬雪寒。而皇太子使人斫伐宮材。引於涿水。功役數萬。士乘呼嗟。陛下宜因游觀而罷之也。季龍如其言。既而宣知所為。怒欲殺之。而無因。會蔡感守房。趙悅承宣言於季龍曰。昂者。趙之分也。蔡感所在。其主惡之。房為天子。此殃不小。宜貴臣姓王者當之。季龍曰。誰可當者。悅久而對曰。無復貴於王領軍也。季龍既情。且猜之。曰。更言其大。悅白。其大唯中書監王波耳。乃下書。遣波前。讓道李宏。及容括。矢之。蔡感所之。及其四子。投於涿水。以厭蔡感之變。尋蔡波之無罪。追司空。封其孫為侯。平北尹農。攻慕容皝。凡城。不剋而還。皝為庶人。時白虹出自大社。經鳳陽門。東南連天。十餘刻。乃滅。四句亦見御覽。季龍下書曰。蓋古明王之理天下也。政以均平為首。化以仁惠為本。故能允協人。和。抵禦神物。朕以渺薄。若臨萬邦。夕惕乾乾。思遵古烈。是以每下書。蠲除舊愆。休息黎元。庶俯懷百姓。仰

稟三光。而中年已來。變害彌顯。天文錯亂。時氣不應。斯由人怨於下。譴成皇天。雖朕之不明。亦羣后不能翼贊之所致也。昔地相修政。洪災旋銷。鄭卿厲道。氛祲自消。皆股肱之良。用康華變。而華公卿士。各懷道迷。邦拱默成敗。豈所望於台輔百司哉。其各上封事。極言無隱。於是閉鳳陽門。唯元日乃開。二句亦見御覽。立二時於靈昌津。祠天及五郊。季龍以建寧上庸漢固。巴徵梓潼五郡。降於季龍。先是虎起河橋於靈昌津。采石為中。石無大小。下輒隨流。用功五百餘萬。而終不成。虎如靈昌津。道散騎侍郎崔收。沈璧於河中。流告賊。俄而所沈璧。浮於渚上。已地。歲水波上騰。津所殿觀。莫不傾壞。壓死者百餘人。虎悉甚。乃斬工匠。止作而還。此段亦見御覽。命石宜。石帽。生殺拜除。皆送日省決。不復取也。司徒申鍾謨曰。慶賞刑威。后皇攸執。名器至重。不可以假人。皆以防姦杜漸。以示軌儀。太子國之儲貳。朝夕視膳。而不及政也。庶人遠往。以聞政致敗。殷鑒不遠。宜革而弗道。且二政分權。越不及禍。周有子頹之費。鄭有叔段之難。此皆由龍之不道。所以亂國害親。惟陛下覽之。季龍不從。太子詹事孫珍。問侍中崔約曰。昔患目疾。何方療之。約素狎珍。戲之曰。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卿目隨隴。正耐溺中。珍誠之。以白宜。宜諸子中最胡狀目深。聞之大怒。誅約父子。珍有寵於宜。頗預朝政。自誅約之後。公卿已下。慙之側目。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十八

後趙錄八

石虎

乙巳 十一年。晉穆帝永和。季龍子義陽公鑒。時鎮關中。役煩賦重。失關右之和。其友李松勸鑒。文武有長髮者。拔為冠纓。餘以給宮人。長史取髮白之。季龍大怒。以其右僕射張離。為征西左長史。龍驤將軍雍州刺史。以察之。信然。徵鑒還朝。收松下廷尉。以石苞代鎮長安。發雍洛秦并州五州。一州一州。十六萬人。城長安未。宮。季龍性既好獵。其後體重。不能跨鞍。乃遣司農中郎將費麟。帥工匠四千於東平。山造獵車千乘。長三丈。高一丈八尺。置高一丈七尺。格虎車四千乘。立三級行樓。二層於上。剋期將校。上自靈昌津。南至陽。東極陽都。而還。使御史監司。一。其中禽獸。有犯者罪至大辟。以上亦見御覽。御史因之。擅作威福。百姓有美女好牛馬者。求之不得。使經以犯。論死者百餘家。海岱河濟間人。無事志矣。又發司豫刺。兗二十六萬人。城洛陽宮。發百姓牛二萬餘頭。配朔州牧官。增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宮十有二等。諸公侯七。十餘國。皆置女官九等。先是大發百姓女。二十已下。十三已上。三萬餘人。為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縣嬰

類其官務於美淑，人婦者九千餘人，百姓妻有美色，姿勢因而脅之，率多自殺，石宜及諸公又私令采發者，亦垂一萬，總會鄭宮，李龍臨軒，簡算諸女，大悅，封使者十二人皆為列侯，自初發至歸，誅殺其夫及奪而遺之，殺死者三千餘人，刑楚揚徐間，流叛略盡，宰守坐不能殺，下獄誅者五十餘人，金紫光祿大夫，廣平遂明，引後漢書，因侍切諫，李龍大怒，遣龍騰拉而殺之，自是朝臣杜口，相招為祿仕而已，李龍嘗以女騎一千為函，皆著紫綉巾，織錦袴，金銀縷帶，五文縷成繡，游於戲馬觀，觀上安詔書，五色紙在木鳳之口，鹿盧迴轉，狀若飛翔焉。

十二年，遣涼州刺史麻秋等伐張重華，向書朱軌，與中黃門嚴生不協，會大雨霖，道路陷澗不通，生因潛軌不修道，又諛譎朝政，李龍遂殺之，於是立私論之條，偶語之律，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威刑日濫，公卿已下，朝會以目，吉凶之間，自此而絕，軌之囚也，冠軍符洪諫曰：「臣聞聖王之取天下也，土墮三尺，茅茨不翦，食不黑味，刑措而不用，亡君之馭海內也，瑤臺瓊樹，象箸玉杯，餓歷剖心，脯賢割季，故其亡也，忽焉，今襄國鄭宮，足康帝宇，長安洛陽，何為者哉，盤於游田，耽於女德，三代之亡，恆必由此，而忽為獵車，千乘，養獸萬里，奪人妻女，十萬盈宮，向書朱軌，納言大臣，以道路不修，將加酷法，此自陛下政之失和，陰陽災沴，暴降霖雨，七旬，霧方二日，縱有鬼兵百萬，尚未及修之，而況人乎，刑政如此，其如史筆何，其如四海何，特願止作徒，休宮女，赦朱軌，尤望聖，李龍省之不悅，憚其強，但獲而不納，弗之罪也，乃停二京作役焉。」

丁未 建武十三年 水相三 二月，虎親耕籍田於其桑梓苑，其妻杜氏，祠先置於近郊，遂如襄國，謁勸墓，以中書監石華為征西將軍，率并州兵二萬餘人，為麻秋等後繼，張重華將宋泰等，率戶二萬來降，河湟間岳光十餘萬落，與張琚相首尾，麻秋憚之不進，重華金城太守張沖，又以郡降，石華、麻秋、尋次曲柳，劉事，王擬、進攻始與武街，重華將楊康等，與事戰於沙阜，事敗，遂乃引還金城，王擢、趙武街，執重華，重華軍曹權、胡宜，徙七千餘戶於雍州，李龍又以孫伏都為征西將軍，與麻秋率步騎三萬，長驅濟河，且城最長，重華大懼，遣將謝艾逆擊，敗之，秋退歸金城，勸及李龍，貪而無禮，既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國珍奇異貨，不可勝紀，而猶以為不足，篡代帝王，及先賢陵墓，靡不發掘，而取其寶貨焉，邯鄲城西石于欄上，有趙簡子墓，至是季龍令發之，初得炭深丈餘，次得木版，厚一尺，積版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常，作車，以牛皮蓋之，月餘而水不盡，不可發而止，又使掘秦始皇冢，取銅柱，鑄以為器，時沙門吳遵言於虎曰：「胡運將衰，當復與宜苦役，昔人以其氣，虎於是使向書張華，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長橋於北，廣長五一作數十里，此橋亦見前，趙潛、申鑪、石琚等，上疏陳天文錯亂，蒼生凋弊，及因引見，又面陳辭旨，甚切，季龍大怒曰：「趙朝成夕沒，吾無憾矣，乃促張華，以燭夜作，起三觀，門三門，通障水，皆為鐵扉，風大雨死者數萬人，揚州獻黃鶴雛，五頭長一丈，聲聞十餘里，泛之於玄武池，四句亦見前，十六郡國前後送香，十六白鹿，七季龍使司馬張曠，為柱圖之，以覆之，蓋，列於充庭之乘，監北城，引水於

華林園，城崩，壓死者百餘人，虎命太子宣行祈山川，因而遊獵，獲澤，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門，門季龍從其後，宮升陵，皆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為樂耳，宜既地，遂終夕，所在陳列行宮，四面各以百里為度，鹿園禽獸，皆禁，行宮文武，跪立，固守重行，烽炬星羅，光燭如晝，命騎射百餘，馳射其中，宜與嬖姬，顯德美人，乘輦觀之，嬖姬忘反，獸彈乃止，其有禽獸奔逸，當之者，坐有爵者，每以上亦見前，馬步驅一日，無爵者，鞭之一百，轅制嚴刑，文武戰慄，士卒懍慄，而死者萬有餘人，宜司馬衣食皆減，為御有亂其間者，以冒禁罪，罪之所過，三州十五郡，資儲靡有遺，季龍復命石琚亦如之，出自并州，游於秦宜，宜素惡琚，是行也，嫉之彌甚，官者趨生，得幸於宣，而無寵於琚，微勸宣除之，於是相圖之計起矣，麻秋又襲張重華將張珣於河陝，敗之，斬首三千餘級，槍罕，護軍李遠，率衆七千，降於季龍，自河已南，岳光皆降。

戊申 十四年三月，虎夢龍飛西南，自天落地，且而問澄公，公曰：「禍將至矣，陛下宜慈子和，深以慎之，四月，秦公琚起，宜光殿於太尉府，梁長九丈，太子宣視而惡之，斬匠觀梁而去，琚怒，增之十丈，宜聞之，甚甚，謂所幸楊杯、牟成等曰：「琚凶豎，梓造，敢違我如是，汝等能殺之者，吾入西宮，當盡以琚之國邑，分封汝等，琚既死，主人必親臨喪，因行大事，無不濟矣，杯等許諾，八月，東南有黃黑雲，大如數畝，稍分為三，狀若匹布，東西經天，色黑而青，酉時貫日，日沒後，分為七道，每相去數十丈，間有白雲如魚鱗，子時乃滅，琚素解天文，見而惡之，願謂左右曰：「此變不小，當有刺客起於京師，不知誰定當之，是夜，琚寤，其寤屬於東明觀，樂奏酒酣，愀然長歎曰：「人居世無常，別易會難，各付一杯，開意為吾飲，命必醉，知後會復何期，而不飲乎，因泫然流涕，左右莫不歎歎，因宿於佛精舍，宜使楊杯、牟成、趙生等，緣繩猴梯而入，殺琚，置其刀箭而去，且宜奏之，虎哀憐，氣絕，久之乃蘇，將出臨之，其司空李農諫曰：「害奏公者，恐在滋，之內，慮生非常，不可以出，季龍乃止，嚴兵發，發於太武殿，宜乘車，從千人，臨琚喪，不哭，直言呵，使舉哀，看尸，大笑而去，收大將軍記室參軍鄭靖、尹武等，將委之以罪，季龍疑宜之害琚也，謀召之，懼其不入，乃偽言其母哀過，假宣不慮己之見疑也，入朝中宮，因而止之，建興人史科，告稱琚死，夜宿東宮，長上楊杯家，杯夜與五人從外來，相與語曰：「大事已定，但願大家老舊，吾等何思不富貴，語訖，便入，科疑聞中，杯不見也，科尋出逃匿，俄而杯與二人出求科，不得，杯曰：「宿客聞人向語，當殺之，斷口舌，今而得去，作大事矣，科趨趨獲免，季龍馳使收之，獲楊杯、牟成、趙生等，杯皮尋皆亡去，執趙生而詰之，生具首服，季龍悲怒彌甚，幽宣於席庫，以鐵索穿其額而鎖之，作數斗木槽，和糜飯，以猪狗法食之，取害琚刀箭，舐其血，哀號，震動宮殿，積柴，於北，樹標於其上，標末置鹿盧，穿之以繩，倚梯柴積，送宜於標所，使琚所親官者，都稚、劉劭，拔其髮，抽其舌，牽之登梯，上於柴積，都稚以繩貫其額，鹿盧絞上，劉劭斷其手足，斫眼，潰腹，如琚之傷，四面縱火，燒

炎際天，季龍從昭儀已下數千，登中臺以觀之，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二十九人，宜少子

年數歲。季龍甚愛之。抱之而泣。兒曰。非兒罪。季龍欲殺之。其大臣不聽。遂於懷中取而毀之。兒猶挽季龍衣而大叫。時人莫不為之流涕。季龍因此發病。又誅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乘之漳水。掩其東宮。養猪牛。東宮衛士十餘萬人。皆誦成涼州。先是散騎常侍趙盾言於季龍曰。中宮將有變。宜防之。及宜之殺。季龍疑其知而不告。亦誅之。廢宣母杜氏為庶人。貴嬪柳氏尚書者之女也。以才色特幸。坐其二兄有寵於宣。亦殺之。季龍念其姿色。復納者少女於華林園。季龍議立太子。其太尉張舉進曰。燕公斌。彭城公邈。並有武職文德。陛下神齒已衰。四海未一。請擇二公而樹之。初。戎昭張豺之破上邽也。獲劉曜幼女。年十二。有殊色。季龍得而嬖之。生子世。封齊公。至是豺以季龍年長多疾。親立世為嗣。劉當為太后。已得輔政。說季龍曰。陛下再立儲宮。皆出自倡賤。是以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季龍曰。卿且勿言。吾知太子處矣。又議於東堂。虎曰。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吾腹腸穢惡。故生凶子。兒年二十餘。便欲殺父。一作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於是與張舉。李農定議。殺公卿上書請立世。大司農曹莫不署名。季龍使張豺問其故。莫頓首曰。天下業重不宜立少。是以不敢署也。季龍曰。莫忠臣也。然未達朕意。張舉。李農。知吾心矣。其令諭之。遂立齊公世為皇太子。立昭儀劉氏為皇后。季龍召太常條攸。光祿勳杜徽。謂之曰。煩卿傳太子。實希改轍。吾之相託。卿宜明之。署攸太傅。徽為少傅。十一月。饗羣臣於大武前殿。佛圖澄殿上。襄衣而行。吟曰。棘子成林。將襲人衣。虎發石而視之。有棘子生焉。拜閱小字棘奴也。十二月。辛巳。雷大雨霖。虎問佛圖澄。此何災也。澄曰。其為我乎。至戊子而澄卒。此節亦見前卷。八百七十六。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十九

後趙錄九

石虎

己酉 大寧元年。虎時疾瘳。以永和五年正月。僭即皇帝位於南郊。大赦境內。改年曰大寧。百官增位一等。諸子進爵郡王。以尚書張良為右僕射。故東宮謫卒高力等萬餘人。當成涼州。行達雍城。既不在赦例。又救雍州刺史張茂。茂皆奪其馬。令步推鹿車。致糧成所。高力督定陽梁頓等。因衆心之怨。謀起兵東還。陰令胡人吉獨鹿。徵告成者。成者皆擁桴大呼。梁頓乃自稱管征東大將軍。率衆攻陷下辨。逼張茂為大都督。大司馬。載以輜車。安西劉寧自安定擊之。大敗而還。秦雍間城戍無不摧陷。斬二千石長史。長驅而東。高力等皆多力善射。一當十餘人。雖無兵甲。所在掠百姓大斧。施一丈柯。攻戰若神。所向崩潰。成卒皆隨之。比至長安。衆已十萬。其樂平王苞。時鎮長安。盡銳距之。一戰而敗。頓遂東出。進如洛川。季龍以李農為大都督。行大將軍事。統衛軍。張賀度征西。張良征虜。石閔等。率騎十萬討之。戰於新安。農師不利。又戰於洛陽。農師又敗。乃退壁成皋。頓東掠秦陽陳留諸郡。季龍大懼。以燕王石斌為大都督。中外諸

軍事。率精騎一萬，統姚弋仲、苻洪等，擊於秦陽東。大敗之，斬首而還。討其餘黨，盡滅之。二月，有沙門從雍州來，稱見佛圖澄入關，虎視之無尸，唯一石，虎視之曰：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吾將死矣。因而疑疾。督將軍王龍拔其部，始平人馬昂起兵於洛氏，為谷自稱將軍，石苞攻滅之，誅三千餘家。時秦寇犯積尸，又犯昂川及秦寇北犯河，洛陽西北九里，石牛在清山上，忽鳴，聲聞三十里，道人打落兩耳及眉，鐵釘四足。此節從北史抄未幾，季龍疾甚，以石遊為大將軍，鎮關右，石斌為丞相，錄尚書事。張豺為鎮衛大將軍，領軍軍吏部尚書，並受遺輔政。劉氏懼斌之輔政也，害世與張豺謀誅之。斌時在襄國，乃遣使詐斌曰：主上患已漸損，王須獵者，可小停也。斌性好酒，就獵遂游，飲縱飲，劉氏矯命，稱斌無忠孝之心，免斌官。以王歸第，使張豺弟雄率龍驤五百人守之。石遊自幽州至，配禁兵三萬，遊之遊帥哭而去。是日，季龍疾小瘳，問曰：遊至未，左右答言：久已去矣。季龍曰：恨不見之。季龍臨於西閣，龍驤將軍中郎二百餘人，列拜於前。季龍曰：何所求也？皆言聖躬不和，宜令燕王入宿衛，典兵馬。或言乞為皇太子，季龍不知斌之廢也，責曰：燕王不在內邪？呼來。左右言：王酒病不能入。季龍曰：促持並迎之。當付其袍，授亦竟無行者，尋悔而後入。張豺使弟雄等矯季龍命殺斌，劉氏又矯命以豺為太保，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千兵百騎。一依靈光輔漢故事。侍中徐統歎曰：禍將作矣。吾無為豫之。乃仰藥而死。四月，虎葬於金華殿。季龍始以成康元年僭位。至此永和五原誤大年，凡在位十五歲。於是子世即僭位，尊劉氏為皇太后。臨朝，進張豺為丞相，封石遊、石鑿為左右丞相，以慰其心。劉氏從之。豺與張舉謀誅李暉，而舉與農素善，以豺謀告之。農懼，率騎百餘奔廣宗，乞活數萬家，保於上白。劉氏使張舉等率宿衛精卒圍之。豺以張舉為鎮軍大將軍，監中外諸軍事，司輔校尉，為己之副。郡中華盜大起，迭相劫掠。彭城王遊先鎮關右，至是聞季龍之死，勒兵而還，屯於河內。姚弋仲、苻洪、石閔、劉暉及武衛王登、寧西王午、石榮、王斌、立義將軍段勤等，既平秦洛，班師而歸，遇遊於季城。說遊曰：殿下長而且賢，先帝亦有意於殿下矣。但以求年，惟恐為張豺所誤。今上白相持未下，京師宿衛空虛，若聲張豺之罪，鼓行而討之，執不側戈開門而迎。殿下者邪？遊從之。洛州刺史劉國等亦率洛陽之衆，至於季城。遊檄至郡，張豺大懼，馳召上白之軍。遊次於滎陰，或卒九萬。石閔為前鋒都督，豺將出距之。者舊獨士皆曰：天子兒來奔喪，吾當出迎之，不能為張豺城也。陰城而出，豺斬之不能止。張離率龍驤二千斬關迎遊。劉氏懼，引張豺入，對之悲哭曰：先帝梓宮未殯，而禍難繁興，今皇嗣幼幼，託之於將軍，將軍何以匡濟邪？加遊重官，以彌否，豺惶怖失守，無復籌計。但言唯唯。劉氏命以遊為丞相，領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黃鉞九節，增封十郡。委以阿衡之任。己丑，遊至安陽，張豺懼而出，迎遊命執之。於是其中一作庚曜兵入自鳳陽門，升於大武前殿，擲璽盡哀。退如東閣，斬張豺於平樂市，夷其三族。假劉氏命曰：嗣子幼沖，先帝私恩所授，皇業至重，非所克堪，其以遊嗣位。遊偽讓至於再三，羣臣敦勸，乃受之。僭即尊位於大武前殿，大赦，殊死已下。罷上白

圍，封世為王，邑萬戶，待以不臣之禮。廢太后劉氏為昭儀。此句亦見通鑑尋皆殺之。世立凡三十三年。此句亦見通鑑於是李農歸請罪，遊復其位，待之如初。符其母鄭氏為皇太后，立妃張氏為皇后。以石斌子衍為皇太子，大司馬馬騰為侍中，太傅蒲王沖為太保，石苞為大司馬，石琨為大將軍，石閔為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其月夜，暴風拔樹，震雷，雨雹大如五升。三句亦見通鑑甲午，大武軍華殿災，諸門觀閣蕩然。其乘輿服御燒者大半，光耀照天。金石皆盡，火月餘乃滅。乙未，雨血，周遍郡城。此句亦見通鑑石沖時鎮于薊，聞遊世而自立，乃謂其寮佐曰：世受先帝之命，遊輒廢，罪逆莫大。其勅內外戒嚴，孤將親討之。於是留北沐堅戍幽州，帥衆五萬，自薊討遊。傳檄燕趙，所在雲集。比及常山，衆十餘萬，次於苑鄉。遇遊救書，謂左右曰：吾弟一也，死者不可復追，何為復相殘乎？吾將歸矣。其將陳進曰：彭城篡殺自奪，為罪大矣。王雖北歸，臣將南轅，平京師，擒彭城，然後奉迎大駕。沖從之。遊馳遣王掇以書喻沖，沖弗聽。遊假石閔黃鉞金鉞，與李農等率精卒十萬討之。戰於平棘，沖帥大敗，獲沖於元氏，賜死。坑其士卒三萬餘人。六月，始葬虎，號其墓為顯原陵。偽諡武帝，廟號太祖。遊揚州刺史王洪，以淮南歸順，符西中郎將陳遼，進據壽春，征北將軍褚真，率師伐遊，次於下邳。遊以李農為南討大都督，率騎二萬來距，真不能進，退屯廣陵。陳遼聞之，懼，遂於壽春積聚，毀城而還。石苞時鎮長安，謀帥關中之衆攻郡。左長史石光，司馬曹曜等，固諫，苞怒，誅光等百餘人。苞性貪而無謀，雍州豪右知其無成，並遣使告晉梁州刺史司馬勳，勳於是率衆赴之。壁於懸鉤，去長安二百餘里。使治中劉煥攻京兆太守劉季離，斬之。三輔豪右，多殺其令長，擁三十餘壁，有衆五萬，以應勳。苞輕攻郡之謀，使麻秋、桃國等率騎動，遊遣車騎王明率精騎二萬，外以討勳為名，因劫苞送之於郡。勳又為明所距，釋懸鉤，拔苑城，殺遊南陽太守袁景。而遊初，遊之發季城也，謂石閔曰：努力，事成以爾為儲貳。既而立衍，閔甚失望，自以勳高一時，規專朝政。遊忌而不能任，閔既為都督，總內外兵權，乃懷撫殿中將士，及故東宮高力萬餘人，皆奏為殿中員外將軍，皆關外侯，賜以宮女，樹己之恩。遊弗之猜也，而更題名善惡，以挫抑之。衆咸怨矣，而又納中書令孟華。左衛將軍孟望之計，頗疑懼於閔，稍奪兵權。閔益有恨色，華等咸勸誅之。遊召石鑿等入議於其太后鄭氏之前，皆請誅之。鄭氏曰：季城遺師，無賴奴豈有今日？小駱縱之，不可使殺也。鑿出，遣宦者楊瓌馳以告。閔十一月，石閔遂劫司空李農，及右衛王基等，密謀其廢遊。閔使將軍蘇亥、周成、率甲士三十八人，執遊於南臺，如意觀。遊時方與婦人彈棋，問周成等曰：反者誰也？成曰：義陽王鑿當立。遊曰：我尚如是，汝等立鑿復能幾時？遂殺之於琨華殿，并誅鄭太后、張皇后及其太子衍。上光祿張華，中書令孟華，左衛王基等，字太祇，庶第九子。凡在位一百八十三日。鑿乃僭即位，大赦，殊死已下。以石閔為大將軍，封武德王。李農為大司馬，並錄尚書事。閔即為司空，秦州刺史劉粲為尚書左僕射，符中，盧諶為中書監。鑿使石苞及中書令李松、殿中將軍張才等，夜誅閔於琨華殿，不克。然中掖亂，鑿恐閔為變，偽若不知者，夜斬松

才於西中華門張才，即材，烏桓部人也。善其博識隨門難諸伎，身長八尺，飲酒石餘不亂。後趙書七百并誅石苞時石祗在襄國與姚弋仲苻洪等通和連兵傲誅閔農鑿道石琨為大都督與張舉及侍中呼延盛率步騎七萬分討祗等中領軍石成侍中石敢前河東太守石暉謀誅閔農閔農殺之龍驤將軍孫伏都劉錄等結荆士三千人伏於胡天亦欲誅閔等時鑿在中益伏都率三十餘人將升益挾擊以攻之鑿見伏都毀閣道臨問其故伏都曰閔農等反已在都掖門臣嚴率衛士謹先敢知鑿曰卿是功臣好為官陳力朕從登觀卿勿憂無報也伏都有符力善尺履及錄率乘攻閔農不剋屯於鳳陽門閔農率數千毀金明門而入鑿懼閔之誅已也馳招閔農開門內之謂曰孫伏都反卿宜速討之閔農攻斬伏都等自鳳陽門至琨華橫尸相枕血流九渠以上亦見御覽三百七十五宜令內外六夷敢稱兵杖者斬之胡人或斬關或踰城而出者不可勝數使尙書王簡少府王儁帥眾數千守鑿於御龍觀懸食給之石鑿後趙書七百好食蒸餅常以乾棗胡桃為心蒸之使拆裂方食及為拜閔所冀幽廢思其不裂者不可得共節後趙書八百令城內曰與官同心者任不同心者各任所之勸城門不復相禁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之不為己用也班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躬率趙人誅諸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者皆斬之數句亦見御覽三百三十五死者二十餘萬人尸諸城外悉為野犬豺狼所食屯據四方者在承閔書誅之於時高鼻多鬚至有淫死者太宰趙鹿太尉張舉中軍張春光祿石岳撫軍石琨武衛張季及諸公侯卿校龍騰者萬餘人出奔襄國石琨奔據冀州撫軍張沈屯滏口張賀度據石潁建義段勤據黎陽寧南楊華屯桑壁劉國據楊城段龜據陳留姚弋仲據混橋苻洪據枋頭衆各數萬王朗麻秋自長安奔於洛陽秋承閔書誅胡部胡千餘人胡奔於襄國麻秋率衆奔於苻洪石琨及張舉王朗率衆七萬伐魏石閔率衆千餘距之城北閔執兩刀矛馳騎以之皆應錄擄潰斬級三千琨等大敗遂歸於冀州閔與李農率騎三萬討張賀度於石潁鑿遣官者齋書召張沈等使承虛襲魏官者以告閔農閔農馳還初青龍元年正月石閔欲滅二石之號議曰孔子曰易姓而王七月者七十有三國繼趙李識書炳然且德星鎮衛宜改號大衛易姓李氏又大赦改元閏月廢鑿殺之誅虎孫三十八人遺石氏屍在位一百三日虎孫三子也李龍小男混永和八年將妻妾數人奔京帥勸收付廷尉俄而斬之於建康市李龍十三子五人為拜閔所殺人人自相殘害混至此又死初識者言滅石者陵辱而石閔徒封蘭陵公李龍惡之改蘭陵為武興郡至是終為閔所滅始勒以成帝咸和三年併立二主四子凡二十三年以穆帝永和五年當在永和六年閏正月見魏志年滅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二十

後趙錄十

石閔

石閔字永台小字棘奴虎之養孫也父贍一作贍字弘武本姓母名良魏郡內黃人也其先漢黎陽騎都督累世牙門勒破陳午於河內獲贍時年十二長而勇悍使弓馬臨陣不顛勒奇之曰此兒壯健可嘉命虎子之驍猛多力攻戰無前歷位左積射將軍封西華侯閔幼而果銳虎撫之如孫及身長八尺善謀策勇力絕人虎即位拜建節將軍徙封修武一作修武侯歷位北中郎將游擊將軍虎之敗於昌黎閔軍獨全山此功名大顯及敗梁犢之後威聲彌振胡夏宿將莫不懼之

庚戌永興元年當在永和六年閏月殺石琨其司徒申鍾司空郎闓等四十八人上尊號於閔閔因讓李農以死固請於是僭即皇帝位於南郊大赦改元曰永興國號稱大魏復姓冉氏追尊其祖隆元皇帝考贈烈祖高皇帝母王氏為皇太后立妻董氏為皇后子智為皇太子以司馬李農為太宰領太尉錄尙書事封齊王諸皇子皆封為縣公封其子胤明恭皆為王文武進位三等封爵有差遣使者持節教誥電結皆

不從。新興王石祗聞之，死。倂稱尊號於襄國。改年永寧。拜姚弋仲、苻健官。句後趙使諸六夷據州郡擁兵者皆聽之。閔道使臨江告竹曰：胡逆亂中原，今已誅之。若能共討者，可遣軍來也。胡廷不答。閔誅李農及其三子，并尚書令王謨、侍中王衍、中常侍嚴震、趙昇等。王謨、字思賢，號鼻，言不清暢，廷知無威儀，將拜曲陽令。石勒疑之，問長史張寶賢曰：請試可，不勒從之。由是政教嚴明，百城尤畏。出為都督從事，守宰去官者十五人。後趙二百六十八、晉盧江太守袁真，攻其合肥，執南蠻校尉桑坦，遷其百姓而還石祗遺其相國汝陰王石琨，帥衆十萬伐郡。六月，進據邯鄲。屬鎮南劉國，自繁陽會現，閔遣衆拒之。大敗現於邯鄲。死者萬餘。劉國還屯繁陽。苻健自枋頭入關，張賀度、段勤與劉國斬豚，會於昌城，將攻郡。閔遣尚書左僕射劉羣為行臺都督，使其將王泰、崔通、周成等，帥步騎十二萬，次於黃城。閔躬統精卒八萬繼之。戰於若亭。賀度等大敗，死者二萬八千。追斬斬豚於陰安鄉。盡俘其衆，振旅而歸。戎卒三十餘萬，旌旗鐘鼓，縣亘百餘里。雖石氏之盛，無以過之。閔至自若亭，行飲至之禮。清定九流，準才授任。儒學後門，多蒙顯進。於時翕然，方之爲魏晉之初。閔帥步騎十萬，攻石祗於襄國。署其子太原王胤爲大單于，驍騎大將軍，以降胡一千，配爲麾下。光祿大夫韋謏，敢諫甚切。閔覽之大怒，誅謏及其子孫。

二年二月，閔攻襄國百餘日，爲土地道築重反耕。祗大懼，乃去皇帝之號，改稱趙王。遣太尉張舉乞師於慕容儼。中軍張春請救於姚弋仲。三月，祗相國汝陰王琨自冀州救祗。弋仲復遣其子襄、李騎二萬八千，至自滎陽。偃道將軍悅、甲卒三萬自龍城。三方勒卒合十三萬。閔遣車騎胡陸，距襄於長度。將軍孫威、候琨於黃邱，皆爲敵所敗。士卒略盡。陸威單騎而還。現等軍且至，閔將出擊之。衛將軍王泰諫曰：窮寇固迷，希望外援。今強教雲集，欲吾出戰，腹背揆我，宜固壘勿出，觀勢而動，以挫其謀。今陛下親戎，如失萬全，大事去矣。請慎無出。臣請率諸將爲陛下滅之。閔將從之。道士法德進曰：太白經昂當殺胡王，一戰百剋，不可失也。閔攘袂大言曰：吾戰決矣。敢諫者斬。於是盡衆出戰。姚襄、悅、琨、石琨等，三面攻之。祗衝其後，閔帥大敗。閔潛於襄國行宮，與千餘騎奔還鄴。降胡栗特康等，執苻胤及左僕射劉琦等，送於祗。盡殺之。司空石琨，尚書令徐機、車騎胡陸、侍中李緝、中書監盧諶、少府王鬱、尚書劉欽、劉休等，及諸將士死者十餘萬人。於是人物殲矣。盜賊蜂起。司冀大饑，人相食。自李龍末年，并閔盡散倉庫，以樹私恩。與羌胡相攻，無月不戰。青雍幽州徙戶，及諸氏羌胡，被殺數百餘萬。各返本土，道路交錯，互相殺掠。且饑疫死亡，其能達者，十有二三。諸夏紛亂，無復農者。閔悔之，誅法德父子，支解之。贈章段大司徒。石祗使劉顯帥衆七萬，追奔伐鄴。時閔潛還莫有知者。內外洶洶，皆謂閔已歿矣。射聲校尉張艾勸閔親郊，以安衆心。閔從之。馮言乃止。劉顯次於明光宮。去鄴二十三里。閔懼，召衛將軍王泰議之。泰盡其謀之不從。辭以好甚。閔親臨問之。閔辭疾篤。閔怒還宮。顧謂左右曰：巴奴乃公豈假汝爲命邪？要將先滅羣胡，御斬王泰。於是盡衆而戰。大敗顯軍。追奔至於陽平。斬首三萬餘級。顯懼，使請降。求殺石祗爲效。閔振旅而歸。會有告

王泰招集秦人，將奔關中。閔怒，誅泰、夷其三族。四月，劉顯殺祗，及其丞相樂安王炳、太保張舉、太宰趙虎等十餘人。傳首於鄴。送質請命。遣拜顯上大將軍、大單于、冀州牧。祗病皆虎之庶子也。驍騎石琨奔於柏人。閔命焚祗首於通微。閔交州刺史劉敷，以野城歸順。七月，劉顯復率衆伐鄴。閔擊敗之。還稱尊號於襄國。閔徐州刺史周成、交州刺史魏統、豫州牧苻瑒，一作：選荆州刺史樂弘，皆以城歸順。平南高崇、征虜呂護、執洛州刺史鄭系，以三河歸順。慕容彭、彭昭、中山殺閔事北白同。幽州刺史劉季，降於慕容儼。一作：王永興三年，有雲黃赤色，起東北，長百餘丈。以上亦見御覽一白鳥從雲間西南去，占者惡之。二月，劉顯率衆伐常山。太守蘇彥，一作：告難於閔，留其大將軍蔣幹等，輔其太子智守鄴。親率騎八千救之。顯所署大司馬清河王暉，以衆強降於閔，收其餘衆擊顯，敗之。追奔及於襄國。顯大將軍曹伏駒，開山爲應。遂入襄國。二月，誅顯。顯殺其及，其公卿已下百餘人。焚襄國宮室，遷其百姓於鄴。顯領軍范路，率衆千餘，斬關奔於枋頭。三月，前燕慕容儼，已剋幽薊，略地至於冀州。閔帥騎距之。與儼將慕容恪相遇於魏昌城。廣一作：作臺。閔大將軍董開、車騎張溫，言於閔曰：鮮卑乘勝氣勁，不可當也。請避之以益其氣。然後濟師以擊之。可以捷也。閔怒曰：吾成師以出，將平幽州，斬慕容儼。今遇恪而避之，人將侮我矣。乃與恪遇，十戰皆敗。恪乃以鐵鑊連馬，箭射鮮卑勇而剛者五千方陣，而前。閔所乘赤馬曰朱龍，日行千里。左杖雙刀，右執鉤戟，順風擊之。斬鮮卑三百餘級。俄而燕騎大至。閔之數周，閔衆寡不敵。躍馬潰圍出，東走行二十餘里，馬無故而死。遂爲恪所擒。此段亦見御覽二百八及蓋聞、張溫等，送之於鄴。儼立閔而問之曰：汝奴僕下才，何敢妄稱天子。閔曰：天下大亂，爾曹夷狄，人面獸心，尙欲篡逆。我一時英雄，何爲不可作帝王邪。儼怒，鞭之三百。道慕容評帥衆圍鄴五月，送閔於龍城。告陳羣而殺之。劉季及弟崇、帥胡騎三千，奔於晉陽。

蘇亥，一作：乘常山奔於新興。郡中饑，人相食。虎時官人，被食略盡。苻智尙幼，將歸，遣侍中穆壽、詹事劉荷、奉表降晉。且乞師於晉。漢陽太守盧胤，自倉垣次於棘津，止騎不聽。進責其傳國璽，猶使當還鄴復命。餘沈吟未決。胤乃率壯士百餘人入鄴，助守三臺。諶之曰：且出糧付我，今因寇在外，道路不通，未敢送也。須得糧，當馳白天子耳。胤已在吾處，信卿至誠，必遣軍糧。厚相救餉，餘以爲然。乃出糧付之。施宜言使督護何融迎糧。陰令懷覆送於京師。八月，長水校尉馬願、龍驤將軍田香、開門降。許施融將餘糧而下奔於倉垣。評遂圍后董氏。太子智、太尉中輔、司空條休、中書監蘇、司隸校尉籍、中書令李矩、及諸王公卿士於鄴。尚書令王簡、左僕射張乾、右僕射郎肅、自殺。初，慕容儼斬閔於遼陰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蟲大起。自五月不雨，至於十二月。僞道使者祀之，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雨，是歲水旱。原誤作：和八年也。

申錄或即申

申錄字道時為廣昌令白鳥巢其庭樹甘蜜降其應事後為三公謝靈運

續成

續成字孝宗上黨人也性孝謹敦重履道貞素好學師事京兆杜預專春秋鄭氏易教授常數十人博覽羣言高才善文論又修陳杜律明達刑書永嘉中歷廷尉平東安太守劉琨承制於并州以為從事中郎後遂沒石勒勒以為理曹參軍持法平詳嘗時稱其清裕比之子公著遊遊志異物志汲冢古文釋晉十卷行於世年九十七死於石季龍之世季龍贈侯同三司依行考

章護

章護字憲道京兆人也雅好儒學善著述於羣言秘要之義無不綜覽仕於劉曜為黃門郎後又入石季龍署為散騎常侍歷守七郡咸以清化著名又徵為廷尉識者擬之于張前後四登九列六在尚書二為侍中再為太子太傅封京兆公好直諫陳軍國之宜多見允納著伏林三千餘言遂演為輿林二十三篇凡所述作及集記世事數十萬言皆深博有才義至拜閔又署為光祿大夫時閔拜其子胤為大單于而以降胡一千處之麾下護諫曰今降胡數千接之如舊誠是招誘之恩然胡判本為仇敵今之款附苟全性命耳或有刺客變起須臾敗而悔之何所及也古人有言一夫不可侮而況千乎願誅屏降胡去單于之號深思聖王苞桑之誠也閔志在綏撫愛於澄定聞其言大怒遂誅之并殺其子伯陽護性不嚴重好徇己之功論者亦以是少之嘗謂伯陽曰我高我父重光累徵我祖我考父子子汝為我對正值惡抵伯陽曰伯陽之不肖誠如尊教尊亦正值頓抵耳護慚無言時人傳之以為嗤笑同上

裴憲晉裴

裴憲字景思少而穎悟好交輕俠及弱冠更折節嚴重修尚儒學足不踰閭者數年陳郡謝鯤潁川庾敳皆舊朝士也見而奇之相謂曰裴憲鯁亮弘達通機識命不知其何如父至於深弘保素不以世物嬰心者其殆過之初侍講東宮歷黃門吏部郎侍中東海王越以為豫州刺史北中郎將假節王浚承制以憲為尚書永嘉末王浚為石勒所破裴憲等莫不謝罪軍門賈賂交錯惟憲及荀綽恬然私室勒素聞其名召而謂之曰王浚虐暴幽州人鬼同疾孤寡行乾憲拯茲黎元構誓成款慶謝交路二君齊惡傲威誠信屢絕防風之製將誰歸乎憲神色侃然泣而對曰民等世荷竹榮恩遇隆重王浚凶蠱醜正宵行之道濫雖欣聖化義氣誠心且武王伐紂表商容之閭未聞商容在倒戈之列也明公既不欲以道化厲物必於刑忍為始者防風之製臣之分也請就辟有司不拜而岫勒深嘉之待以賓禮勒乃解王浚官寮親屬皆貨至巨萬惟憲與荀綽家有書百餘卷雖米各十數斛而已勒聞之謂其長史張寶曰名不虛也吾不喜得幽州喜獲二子署從事中郎出為長樂太守及勒僭號未遑制度與王浚為之深朝儀於是憲章文物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二十一

後趙錄十一

支雄

支雄其先月支胡人也通鑑卷九十九注引後趙支雄傳

司空支雄廣

張謐

張謐美姿容貌幼而逸氣太守陸雲見而異之謂傳謐喜曰吾聞冀州多名童故不虛也謝靈運

張樓

張樓為臨水長嚴政酷刑殘忍無惡人誦之曰陽平張樓頭如箭見人切齒劇虎制謝靈運

魏豹

魏豹字叔虎范陽人也遷中山太守所在有治名豹妻姜先死豹死守死守二字疑是於陵邱南姜形見與豹言翌日而卒謝靈運

以安車蒲輪，國十戶供之，自歸秦州，仍教授不絕。其後秦人西奔涼州，何弟子以牛負之，為成軍追，并為所害。

辛諡

辛諡字叔重，隨西狄道人也。父怡，幽州刺史，世稱冠族。諡少有志尚，博學善屬文，工草隸，為時楷法。性恬靜，不妄交游，召拜太子舍人，諸王文學，累徵不起。永嘉末，以諡愛敬，常侍，慰撫關中，諡以洛陽將敗，故應之。及長安陷，沒於劉聰，聰拜太中大夫，固辭不受。又歷石勒、季龍之世，並不應命。雖處喪亂之中，頽然高邁，視榮利蔑如也。及母閔，備禮徵為太常，諡還書曰：昔許由辭堯，以天下讓之，全其清高之節，伯夷去國，子推逃賞，皆顯史傳之無窮。此往而不反者，然賢人君子，雖居廟堂之上，無異於山林之中。斯窮理盡性之妙，豈有識之者邪？是故不嬰於禍難者，非為避之，但冥心至趣，而與吉會耳。諡聞物極則反，冬夏是也，致高則危，累甚是也。君王功以成矣，而久處之，非所以顯萬全，遠危亡之禍也。宜因茲大捷，歸身本朝，必有許由伯夷之廉，享松喬之壽，永為世輔，豈不美哉！因不食而卒。

佛圖澄

佛圖澄，天竺人也。本姓帛氏，少好道，妙通玄術。永嘉四年，來適洛陽，自云百有餘歲，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善誦神咒，能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於一室。又嘗一齋時，平旦至流水側，從腹旁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納腹中。此亦引見佛圖澄傳。又龍聽鈴音以言吉凶，莫不懸驗。及洛中寇亂，乃潛野以觀變。石勒屯兵葛陂，專行殺戮，沙門遇害者甚衆。澄投勒大將軍郭黑略家，黑略每從征伐，輒豫刑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衆智謀，而每知軍行吉凶，何也？黑略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智術非常。云將軍營略有區夏，已應為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召澄，試以道術。澄即取鉢盛水，燒香咒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光色曜日。勒由此信之，勒自葛陂還河北，過枋頭，枋頭人夜欲斫澄，澄謂黑略曰：須臾賊至，可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備故不敗。勒欲試澄，夜冠宵衣，甲執刀而坐。道人告澄云：夜來不知大將軍何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問曰：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勒益信之。勒後來因欲害澄，諸道士并欲苦澄，澄乃潛避至黑略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既而勒使至，竟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澄捨我去矣。通夜不眠，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明且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矣。冀國城水，源在城北五里，其水源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敕龍取水。遣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故泉源上，坐繩牀，燒安息香，咒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法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而來，諸道士競往視之，有頃，水大至，隨瓶皆滿。鮮卑段末波攻勒，衆甚盛，勒懼，問澄曰：昨日寺鈴鳴，云：明日食時，當擄段末波，勒望城望末波軍，不見前後，失色曰：末波如此，豈可獲乎？更遣魏安問澄。

澄曰：已獲末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遇末波執之，澄勸勒有末波，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劉曜遣弟岳攻勒，勒遣石季龍距之，岳敗，退保石梁鳩。季龍堅守之，澄在冀國，忽歎曰：劉岳可憫，弟子法非，聞其故，澄曰：昨日亥時，岳已敗被執，果如所言。及曜自攻洛陽，勒將救之，其部下咸謀以為不可，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辰國，僕谷勉秀當此，此判語也。秀支，軍也。替辰，國也。僕谷，劉曜別位也。勉秀，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又令一童子，潔齋七日，取麻油合胭脂，躬自研於掌中，舉手示童子，案然有輝，童子驚曰：有軍馬甚衆，見一人長大白皙，以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即曜也，勒甚悅，遂赴洛阻曜。生擒之，勒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敬澄彌篤。時石勒將叛，澄誡勒曰：今年春中有蟲食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也。勒班告城內，慎無食，而石勒果走。勒益重之，事必諮而後行。號曰大和尚，勒愛子斌，暴病死，將殯，勒數日，朕聞號太子死，扁鵲能生之，今可得效乎？乃令告澄，澄取楊枝沾水，灑而咒之，就執斌手曰：可起矣。因此遂蘇。有頃，平復，自是勒論子，多在澄寺中養之。勒死之年，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災，不出今年矣。既而勒果死，及季龍僭位，遷都於鄴，傾心事澄，有重於勒。下書衣澄以綾錦，乘以彫盤，朝會之日，引之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與。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至，衆坐皆起，以彰其尊。又使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其太子諡公，五日一朝，尊敬莫與為比。支道林在京師，聞澄與諸公遊，乃曰：澄公其以季龍為海國島也。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真偽混淆，多生惡道。季龍下詔，料簡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外國之神，非諸華所應奉。漢代初傳，其德惟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可斷趙人，悉不應詣寺，燒香禮拜，以違典禮。其百辟卿士，逮衆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祠同罪。其趙人為沙門者，還服百姓，朝士多同度所奏。季龍以澄故，下書曰：朕出自邊戎，忝承諸夏，至於鑿祀，應從本俗。佛是戎神，所應奉，其夷趙百姓，有樂事佛者，特聽之。澄時止鄴城中，弟子偏於鄴國，常遣弟子法常，北至冀國，弟子法佐，從冀國還，相遇於梁基城下，對車夜談，言及和尙，比且各去。佐始入澄，逆笑曰：昨夜爾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邪，佐愕然愧，於是國人相語，莫起惡念，和尙知汝及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唾涕者。季龍太子暹，有二子在冀國，澄語暹曰：小阿彌比，當得疾，可往看之。遂即馳信往視，則果已得病，太醫腹脹，及外國道士，自言能療之。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疾，況此等乎？後三日果死，遂將為逆。謂內豎曰：和尙神通，倘登善謀，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觀季龍，謂弟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人，還勿過人，我倘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常入必過，遂通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將上南臺，僧慧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還因留不住，所謀遂逆。澄寺數日，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乃因事從容，季龍終不能解，俄而事發，方悟澄言。後郭黑略將兵征長安，北山光，隨光伏中，時澄在堂上坐，慘然改容曰：郭公今在厄，乃唱云：乘生咒願，澄又自咒願，須臾更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者則因。復更咒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黑略還。

避禍太康五年國人殺尉迎立之。初涉歸有憾於宇文鮮卑。與將修先君之怨。表請討之。武帝弗許。厲怒入寇遼西。殺略甚衆。帝遣幽州諸軍討之。戰於肥如。厲衆大敗。自後復掠昌黎。每歲不絕。又率衆東代。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厲其國城。驅萬餘人而歸。東夷校尉何胤。遣督護賈沈。將迎立依慮之子爲王。胤遣其將孫丁。率騎遠之。沈力戰斬丁。遂復扶餘之國。胤謀於其衆曰。吾先公以來。世奉中國。且華育理殊。強弱固別。豈能與晉競乎。何爲不和。以害吾百姓邪。乃遣使來降。帝嘉之。拜爲鮮卑都督。厲致敬於東夷府。中衣詣門。抗士大夫之禮。何胤嚴兵引見。厲乃改服戎衣而入。人間其故。厲曰。主人不以禮賓。復何爲哉。胤聞而慚之。彌加敬憚。時東胡宇文鮮卑段部。以厲威德日廣。懼有吞并之計。因爲寇掠。往來不絕。厲舉辭厚幣以撫之。太康十年。厲又遷於徒河之青山。厲以大棘城。卽顯瑣之墟也。元康四年。定都大棘城。所謂紫濛之邑也。乃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上國。永寧中。燕垂大水。厲開倉振給。幽方獲濟。天子聞而嘉之。褒賜命服。大安初。宇文莫圭。遣弟屈雲寇遼城。雲帥大素延。攻掠諸郡。厲親擊敗之。素延怒。率衆十萬圍棘城。衆咸懼。人無進志。厲曰。素延雖大羊蟻聚。然軍無法制。已在吾計中矣。諸軍但爲力戰。無所愛也。乃躬其甲冑。馳出擊之。素延大敗。追奔百里。俘斬萬餘人。永嘉初。厲自稱鮮卑大單于。遼東太守廩本。以私憾殺東夷校尉李黎。附率鮮卑素連。木津等。託爲報讎。實欲因而爲亂。遂攻陷諸縣。殺掠士庶。太守袁謙。頻戰失利。校尉封釋。懼而請和。連歲寇掠。百姓失業。流亡歸附者。日月相繼。厲子翰言於厲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自古有爲之君。靡不杖此以成事業者也。今連津跋扈。王師覆敗。若生屠脍。豈甚此乎。暨子外以廩本爲名。內實幸而爲寇。封使君以誅本。請和而毒害滋深。遼東傾沒。垂已二周。中原兵亂。州師屢敗。勤王杖義。今其時也。單于宜明九伐之威。救倒懸之命。數連津之罪。合義兵以誅之。上則興復遼邦。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於我國。此則鴻漸之始也。終可以得志於諸侯。厲從之。是日率騎討連津。大敗斬之。二部悉降。徒之棘城。立遼東郡。而歸懷帝歲慶於平陽。永嘉六年。王沈子凌承嗣。以厲爲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前鋒大都督。大單于。厲皆讓不受。建興中。愍帝遣使拜厲鎮軍將軍。昌黎遼東二郡公。建武初。元帝承制。拜厲假節散騎常侍。都督遼左雜夷流人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厲讓而不受。征虜將軍魯昌說厲曰。今兩京傾沒。天子蒙塵。琅邪承制。江東實人命所係。明公雅懷海潮。跨絕一方。而諸部猶估衆稱兵。未遵道化者。蓋以官非王命。又自以爲強。今宜遣使。瑛邪承大統。然後赦立帝命。以伐有罪。誰敢不從。厲善之。乃遣其長史王濟。浮海勸進。及帝卽尊位。遣謁者陶遠。重中前命。授厲將軍單于。厲固辭不受。時二京傾覆。幽冀淪陷。厲刑政修明。虛懷引納。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厲乃立郡以統流人。冀州人爲冀陽郡。豫州人爲成周郡。青州人爲營邱郡。并州人爲唐國郡。於是擢舉賢才。官方授任。委以庶政。以河東裴表。代郡魯昌。北平楊敷。爲謀主。北海逢羨。廣平游遠。北平西方度。渤海封抽。西河宋爽。河東裴開。爲股肱。渤海封奔。平原宋該。安定皇甫嵩。蘭陵釋位。以文章才備。任居樞要。會稽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二十三

前燕錄一

慕容廆

慕容廆字弈落瑊。昌黎棘城鮮卑人也。昔高辛氏遊於海濱。留少子厭越以君。一作北夷。邑於紫濛之野。世居遼左。號曰東胡。其後雄昌與匈奴爭。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風俗官號與匈奴略同。秦西漢之際。爲西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復以山爲號也。會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落。入居遼西。從司馬宣王討公孫淵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時一作燕代少年。多冠步搖冠。跋意甚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爲步搖。其後晉爲慕容。遂以慕容爲氏焉。祖木延。左賢王。從母邱儉。征高麗有功。加號大都督。父涉歸。以全柳城之勳。進拜鮮卑單于。遷邑於遼東北。於是漸變胡風。遵循華俗。自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爲姓。此段亦見廣雅。及御覽四。與六百八十四。與幼而魁岸。美姿貌。身長八尺。雄傑有大度。晉安北將軍張華。雅有知人之鑒。廆童時往謁之。華一見歎異。三字一作謂廆曰。君後必爲命世之器。匡難濟時者也。因以所服冠簪遺之。以結殷勤而別。此節亦見御覽。涉歸卒。弟耐。立將謀殺廆。廆亡潛於遼東徐郁家。以

朱左車、太山胡母翼、魯國孔纂、以宿德清望，請為賓友。平原劉瓛，儒學該通，引為東序祭酒。其世子賦，率
 國自東修業焉。劉瓛，字彥真，平原人也。經學博通，為世純儒。貞清非禮不動，意容寬重。其德學使太子
 晃師事之。依初學記十八。劉瓛賢政之暇，親臨聽之。於是路有頌聲，禮讓與矣。時平州刺史東夷校尉崔暹，
 自以南州士望，意存懷集，而流亡者莫有赴之。暹意欲拘留，乃陰結高句驪及宇文段國等，謀滅瓛以分
 其地。太初，三國伐瓛，曰：彼信崔暹虛說，遂一時之利，烏合而來耳。既無統一，莫相歸服。吾今破之必
 矣。然彼軍初合，其鋒甚銳。幸我速戰，若逆擊之，落其計矣。請以待之，必懷疑貳，迭相猜防。一則疑吾與暹
 誦而覆之，二則自疑三國之中與吾有韓魏之謀者。待其人情阻惑，然後取之必矣。於是三國攻韓城，瓛
 閉門不戰，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大言於衆曰：崔暹昨有使至，於是二國果疑宇文同於瓛也。引兵而歸。
 宇文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兼其國。何用人為盡衆逼城，連營三十里。瓛簡銳士配賦，推鋒於前，韓
 領精騎為奇兵，從傍出直衝其營。瓛方陣而進，悉獨官自恃其衆，不設備。見瓛軍之至，方率兵距之。前鋒
 始交，輸已入其營，縱火焚之。其衆皆震，不知所為。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盡俘其衆。於其營候獲皇
 帝玉璽三紐，遣長史裴暹送於建郡。崔暹懼瓛之仇已也，使兒子偽僞賀瓛。會三國使亦至，請和曰：非我
 本意也。崔平州教我耳。瓛將示以攻圍之處，臨之以兵。曰：汝叔父教三國滅我，何以詐來賀我乎？暹懼
 首服。瓛乃遣暹歸說。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以兵隨之，恐與數十騎奔家室，奔於高句驪。瓛悉降其
 衆，徙暹及高瞻等於棘城，待以賓禮。明年，高句驪寇遼東，瓛遣衆擊之。高麗王乙弗利六字凡求盟，乃
 還。太興三年，裴暹至，自建郡帝遣使拜瓛監平州諸軍事、安北將軍、平州刺史。增邑二千戶。太興四年，
 晉遣謁者拜瓛使持節都督幽平東夷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進封遼東郡公。邑一萬戶。常侍單于並
 如故。丹書鐵券，承制海東。命備官司置平州守宰。段末波初統其國，而不修備。瓛遣賦勸之，入令支。收其
 名馬寶物而還。石勒遣使通和，瓛距之。遂其使於建郡。勒怒，遣宇文乞得龜擊瓛。瓛遣賦距之，以表疑為
 右都督。率索頭為右翼，命其少子仁，自平郡趨伯林為左翼。攻乞得龜，悉勝其衆。乘勝拔其國城，
 收其資用。計徙其人數萬戶以歸。先是海出大龜，枯死於平城。遼東送之，侍郎王宏以為宇文乞得龜
 滅亡之徵也。此語依初學記九。成帝即位，成和元年，加瓛侍中。位特進。成和五年，又加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
 受。瓛嘗從容言曰：獄者人命之所懸也，不可以不慎。賢人君子，國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穡者，國之本
 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使佞亂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乃答家令數千言，以申其旨。遣使與太尉陶侃箋曰：
 明公使君被下，振德曜威，撫寧方夏，勞心文武，士馬無恙，欽高仰止。注情備久，王塗險遠，隔以燕越，每瞻
 江河，延首遐外。天降艱難，禍害屢臻，舊都奄為虜庭，使皇與選幸，假勢吳楚，大管啓基，祚流萬世。天命未
 改，玄象著明，是以義烈之士，深懷憤踊，猥以功薄，受國殊寵。上不能掃除羣邪，下不能身赴國難，仍縱賊
 臣，屢逼京室。王敦唱禍於前，蘇峻肆毒於後，幽暴過於董卓，惡逆甚於惟汜。普天士士，誰不同忿。深怪文

十六國春秋補編 卷二十三 前編

一七九

十六國春秋補編 卷二十三 前編

一八一

武之士，過荷朝榮，不能滅中原之寇，刷天下之恥。君侯植根江陽，發耀荆衡，杖葉公之權，有包胥之志。而
 令白公伍員，殆得極其暴。竊為邱明恥之。區區楚國，子重之徒，猶恥君弱。蔡臣不及先大夫，厲已戒衆，以
 服陳鄭。越之頑益，尚能拘佐句踐，取威黃池。況今與士英賢比肩，而不輔翼聖主，陵江北伐，以義聲之直
 討逆暴之判，敬命都鄙之士，招懷有本之人，豈不若因風振蕩，頓坂走輪哉。且孫氏之初，以長沙之衆，摧
 破董卓，志匡漢室。雖中遇寇害，雅志不遂，原其誠心，乃忽身命及權據揚越，外仗周張，內馮顯陸，距魏赤
 壁，別取襄陽，自茲以降，世相襲襲，咸能侵逼徐豫，令魏朝軒食，不知今之江表，為賢僞匿智，縱其勇略邪。
 將呂蒙凌統，高蹤曠世。況今因州府舉，中州人士，逼追勢促，其顛沛之危，甚於累卵。假號之類，衆心所
 去，敵有贊矣。曷可震蕩。王郎袁術，雖自詐僞，皆甚淺根微禍，不旋踵。此皆君侯之所聞見者矣。王司徒清
 虛寡欲，善於全己。昔曹參亦崇此道，著畫一之稱也。廣公居元舅之尊，處中伯之任，超然高蹈明智之權。
 處於寇難之際，受大管累世之恩，自誠絕域，無益聖朝。徒係心萬里，望風懷憤。今海內之望，足為楚漢輕
 重者，惟在君侯。若戮力盡心，悉五州之衆，據兗豫之郊，使向義之士，倒戈釋甲，則荆寇必滅。國恥必除。瓛
 在一方，敢不竭命。孤軍輕進，不足使勒投首。畏尾則懷舊之士，欲為內應。無由自發故也。故遠陳言，言不
 宜盡。瓛使者遣風沒海，其後瓛更寫前策，並贖其東夷校尉封抽，行遼東相韓矯等三十餘人疏。上侃府
 曰：自古有國有家，鮮不極盛而衰。自大管龍興，剋平囂會，神武之略，邁蹤前史。惠皇之末，后黨構難，禍結
 京畿，豈成公族，遂使荆寇乘虛，傾覆諸夏。舊都淪滅，山陵毀掘。人神悲悼，幽明發憤。昔徐狄之強，匈奴之
 盛，未有如今日荆寇之暴。踰華裔，盜稱符號者也。天祚有晉，擬授英傑。車騎將軍慕容瓛，自弱冠在國，
 忠於王室，明允恭肅。志在立功，屬海內分崩，皇與選幸，元皇中興，初唱大業。肅祖繼統，薄平江外。瓛雖限
 以山海，隔以荆寇。翹首引領，係心京師。常假寤寐，憂國忘身。實篋相尋，連舟截路。或不稅怨，勳成義舉。今
 荆寇滔天，怙其醜類，樹其趙魏，跨略燕齊。瓛雖率義，誅討大逆。然管仲相齊，猶曰：亂不足以御。下況瓛
 輔翼王室，有匡勳之功。而位卑府輕，九命未加。非所以寵異藩翰，收獎殊勳者也。方今詔命隔絕，王路險
 遠。貢使往來，動彌年載。今燕之舊壤，北周沙漠，東盡樂浪，西暨代山。南極冀方，而悉為虜庭。非復國家之
 域。將佐等以為宜遠遯周室，近準漢初。進封瓛為燕王，行大將軍事。上以總統諸部下，以割損賊境。使冀
 州之人，望風向化。瓛得祇承詔命，率合諸國，奉辭夷逆。以成桓文之功。苟利社稷，專之可也。而瓛固執謙
 光守節，強高每詔所加。讓勳積年，非將佐等所能敦迫。今區區所陳，不欲苟相崇重，而愚情至心，實為國
 計。侃報抽等書，其略曰：車騎將軍，憂國忘身，實篋截路，期賊求和。執使送之。再討段國，北伐塞外。遠接索
 頭，肅服款誠。惟北都未賓，屢遣征伐。又知東方官號，高下齊進。進無統攝之權，退無等差之降。欲進車騎
 為燕王，一二具之。夫功成進爵，古之成制也。車騎雖不能為官摧勒，然忠義竭誠，今膺股上，豈可不遲速
 當任天望也。朝議未定。瓛卒乃止。成和八年夏五月，瓛薨於文德殿。時年六十五。在位四十九年。葬於青

山晉遣使者策贈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襄公。號為燕王。追謚武宣王。及備符號。一作符。追尊武宣皇帝。廟號高祖。

表疑

表疑，字文翼，河東聞喜人也。父利，司隸校尉。表清方有餘略。累遷至中書侍郎。轉給事黃門郎。秦陽太守。屬天下亂。表先為玄菟太守。表遂求為昌黎太守。至郡久之。武卒。表被徵。乃將武子開送喪俱南。既達遼西。道路梗塞。乃與開投。時諸流寓之士。見表草創。並懷去就。表首定名分。為羣士落行。表甚悅。以表為長史。委以軍國之謀。及悉獨官寇逼城下。外內騷動。表遣使於表。表曰。悉獨官雖擁大衆。軍無號令。衆無部陣。若簡精兵。乘其無備。則成擒耳。表從之。遂陷寇營。表威德於此甚振。將遣使獻捷於建郡。妙簡行人。命表將命。初。朝廷以表在荒遠。納以邊裔之憂。表既使至。盛言表威略。又知四海英賢。並為其用。舉朝改觀。表將還。帝試留表以觀之。表辭曰。臣世荷朝恩。深懼華省。因事遠寄。投迹荒遐。今遭開泰。得親朝廷。復賜恩詔。即留京堂。於臣之私。誠為厚幸。願以皇居播遷。山陵幽辱。表容龍驥將軍。越在遐表。乃心王室。慷慨之誠。義感天地。方掃平中。表迎皇輿。故遣使臣。萬里表誠。今若留臣。必謂國家遺其僻陋。孤其丹心。使懷義懈息。是以微臣區區。亡身為國。貪還反命耳。帝曰。卿言是也。乃遣表還。表後謂羣僚曰。表長史名重中朝。而降屈於此。豈非天以授孤也。出為遼東相。轉為樂浪太守。

高瞻

高瞻，字子前，渤海蓀人也。少而英爽。有俊才。身長八尺二寸。元熙中。調補尚書郎。屬永嘉之亂。還鄉里。乃與父老議曰。今皇綱不振。兵革雲擾。此郡沃壤。馮固河海。若兵荒歲儉。必為寇庭。非謂國安之所。王彭祖先在幽薊。據燕代之資。兵強國富。可以託也。諸君以為何如。衆咸善之。乃與叔父隱。率數千家。北徙幽州。既而以干浚政令無恆。乃依崔暹。隨暹如遼東。暹之與三國謀伐也。瞻固諫以爲不可。暹不從。及暹奔敗。瞻隨衆降於表。表署為將軍。瞻稱疾不起。表敬其姿器。數臨候之。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餘也。今天子播越。四海分崩。若生紛擾。莫知所係。孤思與諸君。匡復帝室。翦鯨豕於二京。迎天子於與會。廓清八表。俾勳古烈。此孤之心也。孤之願也。若中州大旗。冠冕之餘。宜痛心疾首。枕戈待旦。奈何以華夷之異。有懷介然。且大禹出於西羌。文王生於東夷。但問志略何如耳。豈以殊俗不可降心乎。瞻仍辭疾篤。表深不平之。瞻又與宋該有隙。該陰勸表除之。瞻聞其言。彌不自安。遂以髮死。太子商別有傳。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二十四

前燕錄二

慕容皝

慕容皝，字元真，廆第三子也。小字萬年。龍顏版齒。身長七尺八寸。雄毅善權略。博學多材藝。此句一作文。天。廆爲遼東公。立爲世子。晉建武元年。拜爲冠軍。將軍。永昌初。拜左賢王。封平望侯。率衆征討。累有功。太宰末。拜平北將軍。進封朝鮮公。廆卒。咸和八年六月。即遼公位。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尋而宇文乞得龜。爲其別部。逸豆歸所逐。奔死於外。號率騎討之。逸豆歸懼而請和。遂築陰陰安。二城而還。初。就庶兄建威。輪驥武有雄才。素爲皝所忌。母弟征虜。仁。廣武昭。並有寵於廆。皝亦不平之。及廆卒。並懼不自容。至此。輸出奔段遼。仁勸昭舉兵廢皝。就教昭。遣使按檢仁之虛實。遇仁於險澗。仁知事發。就使東歸平郭。就遣其弟建武。幼。司馬修淑等討之。仁遊衆阻戰。幼等大敗。皆沒於仁。襄平令王沐。將軍孫機。以遼東叛於皝。東夷校尉封抽。護軍乙逸。遼東和韓矯。玄菟太守高胡等。奔城奔還。仁於是濊有遼左之地。自稱車騎將軍。平州刺史。遼東公。字文歸。仁。意及鮮卑諸部。並爲之援。

甲午 魏元年 魏道其司馬封奔 攻鮮卑木提於白狼 揚威淑茂 攻烏丸悉羅侯於平朔 皆斬之 材官劉佩攻之 連不勉 遂遠寇徒河 魏將張勳追擊 敗之 遠弟蘭與倫寇柳城 都尉石琮擊敗之 旬餘 蘭復圍柳城 魏遣寧遠慕容評及封奔等救之 魏戒汗曰 賊氣銳 難與爭鋒 宜顧萬全 慎勿輕進 必兵集陣整 然後擊之 汗性驍銳 遣千餘騎為前鋒 而進 封奔止之 汗不從 為蘭所敗 死者大半 蘭復攻柳城 為飛梯地道 圍守二旬 石琮躬勒將士出擊 敗之 斬首千五百級 蘭乃遁歸 八月 成帝遣謁者徐孟 謁邱幸等 持節拜魏鎮軍大將軍 平州刺史 大單于 遼東公 持節都督 承制封拜 一如漢故事 魏自征遼東 魏襄平 仁所居 就令劉程以城降 新昌人張衡 執縣宰以降 于是斬仁所置守宰 分徙遼東大姓於棘城 置和陽 武次 西樂 三縣而歸

乙未 魏二年 魏道其司馬封奔 攻鮮卑木提於白狼 揚威淑茂 攻烏丸悉羅侯於平朔 皆斬之 材官劉佩攻之 連不勉 遂遠寇徒河 魏將張勳追擊 敗之 遠弟蘭與倫寇柳城 都尉石琮擊敗之 旬餘 蘭復圍柳城 魏遣寧遠慕容評及封奔等救之 魏戒汗曰 賊氣銳 難與爭鋒 宜顧萬全 慎勿輕進 必兵集陣整 然後擊之 汗性驍銳 遣千餘騎為前鋒 而進 封奔止之 汗不從 為蘭所敗 死者大半 蘭復攻柳城 為飛梯地道 圍守二旬 石琮躬勒將士出擊 敗之 斬首千五百級 蘭乃遁歸 八月 成帝遣謁者徐孟 謁邱幸等 持節拜魏鎮軍大將軍 平州刺史 大單于 遼東公 持節都督 承制封拜 一如漢故事 魏自征遼東 魏襄平 仁所居 就令劉程以城降 新昌人張衡 執縣宰以降 于是斬仁所置守宰 分徙遼東大姓於棘城 置和陽 武次 西樂 三縣而歸

丙申 三年 魏將乘海討其弟仁 襲其不意 羣下咸謀 以為凌道危阻 宜從陸路 魏曰 舊海水無凌 自仁反以來 三溟皆成 普漢光武因津沱之冰 以濟大業 天其或者欲吾乘此而剋之乎 吾計決矣 有沮謀者 極二月 魏親率三軍 從昌黎踐凌而進 仁不虞 魏之至也 軍去平郭七里 候騎乃告 仁狼狽出戰 魏擒仁 賜死 此段亦見 魏立藉田於朝陽門東 置官司以主之 段遼遣其將李歙 夜襲武興 遇雨引還 都尉張勳追擊 斃六十

丁酉 四年 魏徙昌黎郡 築好城於乙連東 使將軍蘭物戍之 以遏乙連 又城曲水 以為物戍 乙連饑甚 段遼輸之粟 蘭勿要 獲之 遂遣將軍雲攻與國 與魏將慕容運 大戰於五官水上 雲敗 斬之 遺俘其衆 以左司馬封奔為左長史 九月 奔等以魏任重 宜稱燕王 於是上請 魏以咸康三年十一月 即燕王 位於文德殿 大赦其境內 改備羣司 以封奔為相國 韓壽為司馬 裴開 陽鸞 王賓 李洪 杜泰 宋該 劉騰 石琮 皇甫真 陽協 宋晃 平熙 張泓 等 並為列卿 將軍起文昌廟 乘金根車 駕六馬 出入稱警蹕 追尊先公為武宣王 先妣為王后 立其妻夫人段氏為王后 世子備為太子 皆如魏武宣王輔政故事 是歲 棘城黑石谷 有大石自立而行 魏以段遼屢為邊患 遣將軍宋回 稱藩於石琮 請帥討遼

戊戌 五年 季龍繼乘而至 魏率諸軍攻遼令支 以北諸城 遂遣其將段蘭來距 大戰敗之 斬級數千 掠五千餘戶而歸 季龍至徐無 遂奔密雲山 季龍進入令支 怒魏之不會師也 進軍擊之 至於棘城 或卒數十

萬 四面進攻 郡縣諸部 叛應季龍者 三十六城 相持旬餘 左右勸魏降 魏曰 孤方取天下 何乃降人乎 遣子恪等 率騎二千 晨出擊之 季龍諸軍 驚奔甲而遁 恪乘勝追之 斬獲三萬餘級 築成凡城而還 段遼遣使詐降於季龍 請兵應援 季龍遣其將軍麻秋 率衆迎送 恪伏精騎七千於密雲山 大敗之 獲其司馬陽塔 將軍鮮于亮 獲段遼及其部衆 以歸 帝又遣使進就 就為征北大將軍 幽州牧 領平州刺史 加散騎常侍 增邑萬戶 持節都督 單于公如故

己亥 六年 魏前軍帥慕容評 敗季龍將石成等 於遼西 斬其將呼延晃 張支 掠千餘戶 以歸 段遼謀叛 魏誅之 季龍又使石成入攻凡城 不勉 遂陷廣城 其年 魏伐高句麗 王 劍乞盟而還

庚子 七年 劍遣其世子朝於魏 初段遼之敗也 建威翰奔於宇文歸 自以威名夙振 終不保全 乃陽狂恣酒 被髮歌呼 歸信而不禁 故得周游自任 至於山川形便 攻戰要路 莫不練之 魏道商人 王車陰使察翰 翰見車無言 撫膺而已 車還以白魏 曰 翰欲來也 乃遣車道翰弓矢 翰乃竊歸 駿馬 攜其二子而還 魏雖稱燕王 未有朝命 乃遣其長史劉祥 獻捷京師 兼言權假之意 並請大舉 討平中原 又聞廣亮 弟冰翼 繼為將相 乃表曰 臣究觀前代昏明之主 若能親賢並建 則致致升平 若親黨后族 必有傾軋之禍 是以周之中伯 號稱賢舅 以其身落於外 不握朝權 降及秦昭 足為令主 委信二舅 幾至亂國 逮於漢武 推重田蚡 萬機之要 無不決之 及粉死後 切齒遺恨 咸帝弱 不能自立 內感憂妻 外恚五舅 卒令王莽 坐取帝位 每覽斯事 孰不痛惋 設使舅氏 賢若穉侯 王鳳 則但聞有二臣 不聞有二主 若其不才 則有資惠 梁冀之禍 凡此成敗 亦既然矣 苟能身執 可無覆轍 陛下命世天挺 當隆晉道 而遭國多難 殷憂備嬰 追述往事 至今焚灼 迹其所由 實因故司空亮 居元舅之尊 勢業之重 執政甚下 輕侮邊將 故令蘇峻 祖約 不勝其忿 遂至敗國 至今太后發憤 一旦升遐 若社稷不靈 人神無助 豺狼之心 當可極邪 前事不忘 後事之表 而中書監左將軍 冰等 內執權機 外擁上將 昆弟並列 人臣莫時 陛下深敦 渭陽 冰等 自宜引領 臣常謂世主 若欲崇顯舅氏 何不封以藩國 豐其祿賜 限其勢力 使上無偏愛 下無私論 如此 榮辱何從而生 嗚呼 何辭而起 往者惟亮一人 宿有名望 尚致世變 況今居之者 素無聞焉 且人情易感 難以戶告 縱令陛下無私於彼 天下之人 誰謂不私乎 臣與冰等 名位殊班 出處懸遠 又國之戚呢 理應降說 以適事 會臣獨矯抗 此言者 上為陛下 退為冰計 疾苟容之 臣坐墜得失 顛而不扶 焉用彼相 昔徐福 陳霍氏之戒 宣帝不從 至令忠臣 更為逆族 良山察之不審 防之無漸 臣今所陳 可謂防漸矣 但恐陛下不明臣之忠 不用臣之計 事過之日 更慮焦爛 之後 耳昔王章 劉向 每上封事 未嘗不指斥王氏 故令二子 或死 或刑 谷永 張禹 依違不對 故容身苟免 取譏於世 臣被髮殊俗 位為上將 夙夜惟憂 因知所報 惟知外殫寇 內盡忠規 力輸誠 以答國恩 臣若不言 誰當言者 又與冰書 曰 君以椒房之親 舅氏之昵 總攝權機 出內王命 兼據列將 州司之位 昆弟網羅 顯布雲甸 自秦漢以來 隆赫之極 豈有若此者乎 以吾觀之 若

功就事果必享申伯之名。如或不立將不免塗炭之迹矣。每視史傳未嘗不泯恣母族使執權亂朝先有殊世之榮。特有負乘之累。所謂愛之適足以害吾常忿歷代之主不盡防萌終懼之術何不兼以一土之封令藩國相承如周之齊陳如此則永保南面之尊復何難碎之憂乎。寶武何進好善虛己賢士歸心雖為國豎所危天下嗟痛猶有能履以不驕國忘身故也。方今四海有倒懸之急中夏通僭逆之寇家有瀕血之怨人有復讎之憾事得安枕道通雅讓卒戎邪吾雖寡德過蒙先帝列將之授以數郡之人尚欲并吞弱虜是以自頃迄今交鋒接刃一時務農三時用武而猶師徒不頓倉有餘粟敵人日我我境日廣況乃王者之威堂堂之勢豈可同年而語哉。冰見表及書甚懼以其絕遠非所能制遂與何充等奏請就稱燕王。此段說北原在前。案此事自 就將國石氏從容謂諸將曰石季龍自以安樂諸城守防嚴重。顧城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冀之北土豈可破也。於是率騎二萬出懸鑿塞長驅至於薊城。進渡武遂津入於高陽。所過焚燒積聚掠徙幽冀三萬餘戶。

辛丑 八年。晉康帝。就以前城之北龍山之南所謂福德之地也。使陽裕唐柱等可營制規模築龍城。構宮室宗廟。改龍城為龍城縣。此節亦見御覽 七月。晉成帝使兼大鴻臚郭希。一作 持節拜就侍中大都督河北諸軍事大將軍燕王。其餘官皆如故。封諸功臣百餘人。

壬寅 九年。晉康帝八年。就遣都龍城率勁卒四萬入自南陝。以伐宇文高句麗。又使裕及子垂為前鋒。遣長史王猛等勒衆五萬。從北道而進。高句麗王劍謂就軍之從北路也。乃使其弟武統精銳五萬距北道。躬率騎卒以防南陝。裕與劍戰於木底。大敗之。乘勝遂入九都。劍單馬而遁。就戮劍父乙弗利。乙弗利二字引補 慕其尸。並其母妻珍寶掠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宮室。毀九都而歸。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二十五

前燕錄三

慕容就

癸卯 十年。晉康帝。就遣使稱臣於就。貢其方物。乃歸其父尸。宇文歸遣其相國莫淺渾伐就。諸將請戰。就許。渾以就為憚之。荒酒縱獵不復設備。就曰。渾奢怠已甚。今則可一戰矣。遣騎率騎擊之。渾大敗。僅以身免。盡俘其衆。就躬巡郡縣勸農桑。起龍城宮闕。
甲辰 十一年。又率騎二萬親伐宇文歸。以裕及垂為前鋒。歸使其驍將淺奔子盡乘距輪。就馳道謂輪曰。奔于雄偉宜小避之。待虜勢驕然後取也。輪曰。歸之精銳盡於此。今若剋之則歸可不勞兵而滅。奔于徒有虛名其實易與耳。不宜縱敵。遂告就。於是前戰。斬奔于。盡俘其衆。歸道遠漠北。就開地千餘里。徙其部人五萬餘於昌黎。改涉于城為威德城。行飲至之禮。論功行賞各有差。
乙巳 十二年。以牧牛給貧家。田於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無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就記室參軍封裕諫曰。臣聞聖王之宰國也。海賦而藏於百姓。分之以三等之田。十一而稅之。寒者衣

之饑者食之使家給人足雖水旱而不為災者何也蓋選良官務盡勸課人治周田百畝亦不假牛力力田者受產顯之賞惰農者有不齒之罰又量事置官量官置人使官必稱其人量位度歲入多少裁而之供百僚之外歲之太倉三年之耕餘一年之粟以新而積公用於何不足水旱其如百姓何雖務農之令嚴置二千石令其有志勸在公穀盡地利者故漢祖知其如此以聚田不實徵穀二千石以十數是以明章之際歲次升平自永嘉喪亂百姓流亡中原蕭條千里無煙饑寒流殍相繼溝壑先王以神武聖略保全一方咸以珍珍繼以懷遠故九州之人塞表殊類皆負萬里若赤子之歸慈父流人之多舊土十倍有餘人殷地穡故無田者十有四焉陛下以英聖之賢克廣先業南播瓊趙東滅句麗開墾三千戶增十萬繼武開廣之功有高西伯宜有諸苑以業流人人至而無資產者賜之以收牛人既陛下之人牛豈失乎善藏者藏於百姓若斯而已矣邇者深副樂土之望中國之人皆將壺漿奉迎石季龍誰與居乎且魏晉遺清之世猶削百姓不至於七八特官給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與官中分百姓安之人皆悅樂臣猶曰非明主之道而況增乎且水旱之厄堯湯所不免王者宜治溝洫循鄉段節之人皆兵勢所從非如中國慕義而至成有恩歸之心今戶垂十萬狹狹都城恐方將為國家深害宜分其兄弟宗屬徙於西境諸城撫之以恩檢之以法使不得散在居人知國之虛實今中原未平資畜宜廣官可獲多游食不少一夫不耕歲受其饑必取於耕者而食之一人食一人之力游食數萬損亦如之安可以家給人足治致升平陛下降覽古今之事多矣政之巨患莫甚於斯其有經略出世才稱時求者自可隨須置之列位非此已往其耕而食登而衣亦天之道也陛下聖世寬明思言若滿故人違獨獨有犯無隱前者參軍王憲大夫劉明並竭忠獻款以貢至言雖頗有逆鱗意在無負主者奏以妖言犯上致之於法陛下慈弘包納恕其大辟猶削黜禁錮不齒於朝其言是也陛下固宜納之如其非也宜亮其狂狷擯之而求直言亦猶北行詣趙豈有得邪右長史宋該等阿順苟容輕勸諫士已無骨骸嫉人有之掩蔽耳目不忠之甚四業者國之所資教學者有國盛事習戰務農尤其本也百工商賈猶其末耳宜量軍國所須量其員數已外歸之於農教之職法學者三年無成亦宜還之於農豈可徒充大員以塞聰聞之路臣之所言當也願速施行非也登加罪戾使天下知朝廷從善如流罰惡不淹王憲劉明忠臣也願宥其罪之愆收其樂石之效誠乃今日賢封記室之謀孤實權焉君以黎元為國黎元以穀為命然則農者國之本也而二千石令長不遵孟春之令惰農勿勸宜以尤不開闢者措之刑法肅厲屬城主者明詳推檢其狀以聞苑園悉可罷之以給百姓無田業者貧者全無資產不能自存各賜收牛一頭若私有餘力樂取官牛犁官田者其依魏晉舊法溝洫溉灌有益官私主者量造務盡水陸之勢中州未平兵難不怠勸課既多官僚不可以減也待剋平凶醜徐更議之百工商賈數四佐與列將選定大員餘者還農

學生不任訓教者亦除員錄夫人臣聞言於人主至難也妖妄不經之事皆應蕩然不問擇其善者而從之王憲劉明雖其罪應禁錮亦猶孤之無大益也可悉復本官仍居諫司封生寇寇深得王臣之體詩不云乎無言不酬其賜錢五萬兩官內外有欲陳孤過者不拘貴賤勿有所諱夏四月黑龍一白龍一見於龍山號親率率倣觀之去龍二百餘步祭之以太平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號大悅還宮殿赦其境內號新宮曰和龍立龍翔佛寺於山上九百二十九賜其大臣子弟為官學生者號高門生立車庫於舊宮以行鄉射之禮每月臨觀考試優劣號雅好文籍勤於講授學徒甚盛至千餘人親造太上章以代念就又著典賦十五篇並以教胥子憲容格攻高句麗南蘇剋之贊成而還

丙午 十三年晉水郡二年遣其世子偽與格率騎萬七千東襲夫餘剋之虜其王及部衆五萬餘口以還

丁未 十四年號親臨東庠考試學生其通經秀異者擢充近侍十月裴羣倣於承乾殿右長史宋該註當作性貪賜布百疋令自負而歸以愧其心以久旱丐百姓田租能成周冀陽營邱等郡以渤海人為與集縣河間人為寧邱縣廣平魏郡人為興平縣東萊北海人為育黎縣吳人為吳縣悉隸燕國遼東內史宋該舉侍郎轉偏為孝廉號下今日夫孝廉者道德沈敏質之王庭偏往助叛徒迷罔之罪至王威臨討戮城醜黨此則物逆之甚秦何舉之割符朝臣何所取信該下吏可正四議刑偏行財所進虧亂王典可免官禁錮終身五十一

戊申 十五年號嘗敗於西鄙將濟河見一父老服朱衣乘白馬舉手慶號曰此非獵所王其還也祕之不許遂濟河連日大獲八月號因見白兔號射之馬倒被傷乃說所見登而還宮引太子偽屬以後事謂曰今中原未平方須經建大事委賢任哲此其時也格智勇兼濟力堪任重汝其委之以成吾志以永和四年九月號於承乾殿在位十五年時年五十二冬十月葬龍山諡文明王備爵號追尊曰文明皇帝廟號太祖陵曰龍平

慕容翰 慕容翰字元憲廝之庶長子也性雄姿多權略猿臂工射臂力過人廝甚奇之委以折衝之任行師征伐所在有功威聲大振為遠近所仰作鎮遼東高句麗不敢為寇善撫接愛備學自士大夫至於卒伍莫不樂而從之及奔段遼深為遼所敬愛柳城之敗段蘭欲乘勝深入翰慮成本國之害說於蘭蘭遂不進後石季龍征遼號親將三軍略令支以北遼欲追之翰知就躬自總戎戰必克勝乃謂遼曰今石氏向至方對大敵不宜復以小為事燕王自來士馬精銳兵者凶器戰有危慮若其失利何以南禦乎蘭怒曰吾前聽卿說致成今患不復入卿計中矣乃率衆追就蘭果大敗翰處仇國因事立忠誓此類也及遼奔走翰又北投宇文歸既而奔還本國歸乃道勸騎百餘追之翰謂追者曰吾既思戀而歸理無反面

吾之孤矣。汝曹知否。無為相逼。自取死也。吾處汝國久矣。豈不殺汝。可百步登刀。吾射中者。汝宜便返。不中者。可來前也。諸騎解刀。豎之。輸一發。便中刀。還。追騎乃散。此亦見御覽七百四十四。既至。就甚加恩禮。建元二年。從就討宇文歸。臨陣為流矢所中。臥病積時。後疾漸愈。於其家中。偶騎馬自試。或有人告。騎私習騎。疑為非常。就素忌之。遂賜死焉。就使者曰。騎疑外奔。罪不容誅。不能以骸骨委賊庭。故歸罪。有司。天慈曲愍。不肆之市朝。今日之死。輪之生也。但逆胡踰據神州。中原未靖。翰常剋心。自誓志吞虜虜。上成先王遺旨。下謝山海之責。不圖此心不遂。沒有餘憾。命也。奈何。遂仰藥而死。

陽裕

陽裕。字士倫。右北平無終人也。少孤。兄弟皆早亡。單貧獨立。雖宗族無能識者。惟叔父耽幼而奇之。曰。此兒非惟吾門之標秀。乃佐時之良器也。刺史和演。辟為主簿。王浚領州。轉治中從事。忌而不能任。石勒既剋薊城。問其高。曰。幽州人士。誰最可者。高曰。燕國劉翰。德素長者。北平陽裕。幹事之才。勒曰。若如君言。王公何以不任。高曰。王公由不能任。所以為明公擒也。勒方任之。裕乃微服潛遁。時鮮卑單于段疾陸眷。為符驃騎大將軍。遂西公。雅好人物。虛心延裕。裕謂友人成汧曰。仲尼喜佛肸之召。以匏瓜自喻。伊尹亦稱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聖賢尚如此。況吾曹乎。春。今召我。豈徒然哉。汧曰。今華夏分崩。九州輻裂。軌迹所及。易水而已。欲優塞考。以待通者。俟河之清也。人壽幾何。古人以為白駒之嘆。少游有云。郡據足以蔭後。況國相乎。卿追蹤伊孔。抑亦知機其神也。裕乃應之。拜郎中令。中軍將軍處上卿位。歷事段氏五主。甚見尊重。段遂與就相攻。裕諫曰。臣聞親仁善鄰。國之寶也。慕容與國。世為婚姻。且就令德之主。不宜連兵。搆怨。凋殘百姓。臣恐禍害之興。將由於此。願兩道前失。通款如初。使國家有泰山之安。吾生蒙息肩之惠。遂不從。出為燕郡太守。石季龍剋令支。裕以郡降。拜北平太守。徵為尚書左丞。段遼之請。迎於李流也。裕以左丞相相。領征東麻秋司馬。秋敗。裕為軍人所執。將詣就。就素聞裕名。即命釋其囚。拜郎中令。遷大將軍。左司馬。東破高句麗。北滅宇文歸。皆豫其謀。就甚器重之。及遼都和。裕雅有巧思。就所制城池宮閣。皆裕之規模。裕雖仕就。日遊。輒在舊人之右。性謙恭。清儉。剛簡慈篤。雖歷居朝端。若布衣之士。士大夫流亡。編絕者。莫不經營收葬。存恤孤遺。士無賢不肖。皆傾身待之。是以所在推仰。初。范陽盧諶。每稱之曰。吾及晉之清平。歷觀朝士多矣。忠清簡毅。篤信義烈。如陽士倫者。實亦未幾。及死。就甚悼之。時年六十一。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二十六

前燕錄四

慕容儁

慕容儁。字宣英。號之第二子也。小字賀賴跋。十三月而生。有神光之異。初。庾常言。吾積福累仁。子孫當有中原。既而生儁。庾曰。此兒骨相不悅。吾家得之矣。及長。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魁偉。博觀圖書。有文章幹略。善屬文。雅長辭賦。至於器物車室。皆著銘讚。以為勸戒。就之八年。晉遣使者拜就為燕王。拜儁為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燕王世子。十一年。進拜使持節。鎮東將軍。十五年。永和四年。就薨。儁即燕王位。敕其境內。

已酉元年。春正月。依春秋列國故事。稱元年。是時石季龍死。五月。聞趙魏大亂。乃嚴兵將為進取之計。此亦見通鑑。以慕容恪為輔國將軍。慕容評為輔弼將軍。陽俊為輔義將軍。慕容垂為前鋒都督。建錄將軍。簡精卒二十餘萬。以待期。七月。晉穆帝使謁者陳沈。拜儁為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冀并平四州。敕大將軍。大單于。燕王。承制封拜。一如虞就故事。

庚戌 二年。僞李諸軍南伐。出自盧龍。次於無終。石季龍幽州刺史王午奔城走。留其將王他守薊。僞攻陷其城。斬他。因而郡之。徙廣寧上谷人於徐無。代郡人於凡城而還。

三年。月。閏殺石祗。僞稱大號。遣其使人常煒聘於僞。僞引之。觀下。使其記室封裕詰之曰。拜閏殺石祗。常才。負恩。竊道。何祥。應而僞稱大號。煒曰。天之所與。其致不同。煒為紀於三王。驕。記室於漢。錄。君。君。天。殺。祗。能。無。祥。乎。且。用。兵。殺。割。晉。王。盛。典。湯。武。親。行。誅。放。而。仲。尼。美。之。魏。武。委。於。官。官。莫。知。所。出。衆。不。盈。旅。遂。能。終。成。大。功。暴。胡。亂。蒼。生。屠。胎。戮。對。奮。劍。而。除。之。黎。元。獲。濟。可。謂。功。格。皇。天。勳。作。高。祖。恭。承。乾。命。有。何。不。可。答。曰。石。祗。去。歲。使。張。舉。請。救。云。遣。在。襄。國。其。言。信。不。又。聞。閏。錫。金。爲。己。象。壞。而。不。成。李。何。嘗。有。天。命。煒。曰。諫。胡。之。日。在。郡。者。略。無。所。遣。何。從。而。向。襄。國。此。求。救。之。辭。耳。天。之。神。靈。實。在。君。且。妖。孽。之。徒。欲。假。奇。詐。衆。或。改。作。萬。端。以。神。其。事。君。今。已。握。乾。符。類。上。帝。四。海。懸。諸。翠。大。業。集。於。身。何。所。求。虛。而。取。信。此。乎。結。形。之。事。所。未。聞。也。僞。既。銳。信。舉。言。又。欣。於。閏。結。形。之。不。成。也。必。欲。審。之。乃。積。薪。置。火。於。其。側。命。裕。等。以。意。驗。之。煒。神。色。自。若。抗。言。曰。結。髮。已。來。尙。不。欺。庸。人。況。千。乘。乎。巧。詐。虛。言。以。救。死。者。使。臣。所。不。爲。也。直。道。受。戮。死。自。分。耳。益。薪。速。火。君。之。大。惠。左。右。勸。僞。殺。之。僞。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此。亦。人。臣。常。事。遂。殺。之。夏。五。月。廣。義。將軍。帳。山。公。黃。紙。上。表。僞。曰。吾。名。號。未。異。於。前。何。宜。使。爾。自。今。但。可。白。紙。稱。號。此。後。勿。更。言。五。引。稱。號。秋。八。月。遣。慕容。恪。賂。地。中。山。慕容。評。攻。王。午。於。魯。口。恪。次。唐。城。日。圍。將。白。同。中。山。太守。侯。龍。固。守。不。下。恪。留。其。將。慕容。彪。攻。之。進。討。常。山。評。次。安。南。王。午。遣。其。將。鄭。生。距。評。逆。擊。斬。之。侯。龍。固。城。出。降。恪。進。剋。中。山。斬。白。同。僞。軍。令。嚴。明。諸。將。無。所。犯。閏。章。武。太守。賈。堅。率。郡。兵。逆。擊。戰。於。高。城。擒。堅。於。陣。斬。首。三。千。餘。級。庫。蘇。官。保。自。上。黨。來。降。十。二。月。丁。零。翟。及。拜。閏。將。劉。準。等。率。其。所。部。降。於。僞。封。風。歸。義。王。拜。準。左。司。馬。是。歲。僞。觀。兵。近。郊。見。甘。棠。於。道。周。從。者。不。識。僞。曰。唯。此。詩。所。謂。甘。棠。於。道。甘。者。味。之。主。也。木。者。春。之。行。也。五。德。屬。仁。五。行。主。土。春。以。施。生。味。以。養。物。色。又。赤。者。言。將。有。赫。赫。之。慶。於。中。土。吾。謂。國。家。之。盛。此。其。徵。也。傳。曰。升。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蔡。司。亦。各。書。其。志。吾。將。覽。焉。於是。內。外。臣。寮。並。上。甘。棠。頌。八。十。八。引。稱。號。五。百。

元。正。月。南。車。成。僞。大。悅。告。於。冀。州。鮮。卑。段。勤。初。附。於。僞。其。後。復。叛。四。月。道。輔。國。恪。及。相。國。封。奕。討。閏。於。安。喜。慕容。垂。討。段。勤。於。藉。幕。僞。如。中。山。爲。二。軍。聲。勢。圍。懼。奔。於。常。山。恪。追。及。於。派。水。閏。威。名。素。振。衆。咸。懼。之。恪。謂。諸。將。曰。閏。帥。老。卒。疲。實。爲。難。用。加。其。勇。而。無。謀。一。夫。之。敵。耳。雖。有。甲。兵。不。足。擊。也。吾。今。分。軍。爲。三。部。持。角。以。待。之。閏。性。輕。銳。又。以。吾。軍。勢。非。其。敵。必。出。萬。死。衝。吾。中。軍。吾。令。貫。甲。厚。陣。以。俟。其。至。諸。軍。但。厲。卒。從。旁。須。其。戰。合。夾。而。擊。之。度。不。克。矣。此。段。亦。見。御。覽。戰。於。魏。昌。廉。臺。閏。帥。大。敗。斬。首。七。千。餘。級。閏。逃。之。斬。於。龍。城。恪。率。軍。高。開。被。創。而。卒。僞。召。見。其。弟。商。高。商。渤海。人。也。剛。毅。嚴。重。好。學。有。事。務。爲。范。陽。太守。閏。兄。閏。戰。沒。悲。哭。吐血。病。不。能。起。扶。杖。乃。行。僞。召。見。商。泣。謂。左右。曰。自古。友。子。之。篤。

未有如商者也。拜爲昌黎太守。商泣曰。臣死於此郡。臣故不忍爲之。僞愍而授邊。商。四。百。恪。屯。軍。澤。沱。閏。將。蘇。亥。遣。其。將。金。光。率。騎。數。千。襲。恪。恪。逆。擊。斬。之。亥。大。懼。奔。於。并。州。恪。進。據。常。山。段。勤。懼。而。請。降。遂。進。攻。郡。閏。大。將。軍。將。餘。閏。子。智。固。守。郡。城。僞。又。遣。輔。國。評。等。帥。騎。一。萬。攻。郡。是。時。黨。集。於。僞。正。陽。殿。之。西。椒。生。三。枝。項。上。有。豎。毛。凡。城。獻。異。鳥。五。色。成。章。僞。謂。華。佗。曰。是。何。祥。也。成。稱。蒼。蒼。無。鳥。也。首。有。毛。冠。者。言。大。燕。龍。興。冠。通。天。章。甫。之。象。也。莫。正。陽。西。椒。者。言。至。行。臨。軒。朝。萬。國。之。徵。也。三。子。者。數。應。三。統。之。驗。也。神。鳥。五。色。言。聖。朝。將。繼。五。行。之。德。以。御。四。海。者。也。僞。覽。之。大。悅。既。而。將。韓。幹。率。銳。卒。五。千。出。城。挑。戰。慕容。評。等。擊。敗。之。斬。首。四。千。餘。級。韓。單。騎。還。郡。北。郡。縣。悉。降。相。國。奕。等。二。百。一。十。人。勸。僞。稱。尊。號。僞。令。曰。吾。本。幽。漠。射。獵。之。鄉。被。髮。左。衽。之。俗。歷。數。之。錄。寧。有。分。邪。卿。等。苟。相。褒。舉。以。觀。非。望。非。常。之。事。實。匪。寡。德。之。所。宜。聞。也。慕容。恪。封。奕。討。王。午。於。魯。口。降。之。八。月。克。郡。輔。國。評。等。送。閏。后。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并。乘。輿。服。物。及。六。輿。送。於。中。山。先。是。蔣。幹。以。傳。國。璽。送。於。建。郡。僞。欲。神。其。事。業。言。麻。連。在。已。乃。詐。云。閏。妻。得。之。以。獻。賜。閏。妻。號。曰。奉。命。封。封。智。智。爲。海。濱。侯。以。輔。國。評。爲。司。州。刺。史。鎮。郡。十。月。輔。國。恪。等。五。百。五。人。奉。皇。帝。璽。因。以。水。和。八。年。十。一。月。僞。即。皇。帝。位。於。正。陽。前。殿。大。赦。境。內。建。元。年。曰。元。璽。署。置。百。官。以。封。奕。爲。太。尉。慕容。恪。爲。侍。中。陽。爲。尚。書。令。皇。市。其。爲。尚。書。左。僕。射。張。希。爲。尚。書。右。僕。射。宋。恬。爲。中。書。監。韓。恆。爲。中。書。令。其。餘。封。授。各。有。差。豫。州。刺。史。張。悛。字。文。祖。清。河。武。城。人。也。悛。少。孤。貧。隨。母。長。於。別。氏。令。其。牧。牛。幼。而。好。學。事。母。以。孝。聞。每。日。必。於。牧。暇。探。樵。二。束。業。二。本。一。以。供。母。一。以。順。人。書。畫。則。折。木。葉。學。書。夜。則。誦。所。書。者。十。如。一。時。皆。道。使。詣。僞。僞。謂。使。者。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之。爲。中。國。所。推。已。爲。帝。矣。庚。午。書。曰。追。崇。祖。考。古。人。之。令。典。追。尊。武。宣。王。爲。高。祖。武。宣。皇。帝。文。明。王。爲。太。祖。文。明。皇。帝。初。石。季。龍。使。人。探。策。於。三。作。探。華。山。得。玉。版。此。句。亦。見。初。文。曰。歲。在。中。酉。不。絕。如。纒。歲。在。壬。子。其。人。乃。見。及。此。燕。人。咸。以。僞。之。應。也。改。司。州。爲。中。州。置。司。隸。校。尉。官。

二年。正月。立。后。可。足。渾。氏。爲。皇。后。世。子。暉。爲。皇。太子。羣。下。言。大。燕。受。命。上。承。光。紀。黑。精。之。君。運。麻。傳。周。代。金。行。之。后。宜。行。夏。之。時。服。周。之。冕。旗。幟。尙。黑。牲。牡。尙。玄。僞。從。之。其。從。行。文。武。諸。藩。使。人。及。登。號。之。日。者。悉。增。位。三。級。派。河。之。師。守。郡。之。軍。下。及。戰。士。賜。各。有。差。臨。陣。戰。亡。者。將。士。加。贈。二。等。士。卒。復。其。子。孫。殿。中。舊。人。皆。隨。才。擢。授。符。節。刺。將。軍。榮。胡。以。彭。城。魯。郡。叛。降。於。僞。常。山。人。李。積。衆。數。千。反。於。普。壁。僞。遣。慕容。恪。率。衆。討。之。初。拜。閏。既。敗。王。午。自。號。安。國。王。午。既。死。呂。護。復。襲。其。號。保。於。魯。口。恪。進。討。走。之。遣。前。軍。悅。縮。追。及。於。野。王。悉。降。其。衆。

甲。三。年。姚。襄。以。梁。國。降。於。僞。以。慕容。評。爲。都。督。秦。雍。益。梁。江。揚。荆。徐。豫。十。州。河。南。諸。軍。事。權。鎮。於。洛。水。慕容。評。爲。前。都。督。都。督。荆。徐。二。州。綠。淮。諸。軍。事。進。據。河。南。乙。四。年。僞。自。和。龍。至。薊。城。幽。冀。之。人。以。爲。東。邊。互。相。驚。擾。所。在。屯。結。其。下。請。討。之。僞。曰。羣。小。以。朕。東。遷。

未有如商者也。拜爲昌黎太守。商泣曰。臣死於此郡。臣故不忍爲之。僞愍而授邊。商。四。百。恪。屯。軍。澤。沱。閏。將。蘇。亥。遣。其。將。金。光。率。騎。數。千。襲。恪。恪。逆。擊。斬。之。亥。大。懼。奔。於。并。州。恪。進。據。常。山。段。勤。懼。而。請。降。遂。進。攻。郡。閏。大。將。軍。將。餘。閏。子。智。固。守。郡。城。僞。又。遣。輔。國。評。等。帥。騎。一。萬。攻。郡。是。時。黨。集。於。僞。正。陽。殿。之。西。椒。生。三。枝。項。上。有。豎。毛。凡。城。獻。異。鳥。五。色。成。章。僞。謂。華。佗。曰。是。何。祥。也。成。稱。蒼。蒼。無。鳥。也。首。有。毛。冠。者。言。大。燕。龍。興。冠。通。天。章。甫。之。象。也。莫。正。陽。西。椒。者。言。至。行。臨。軒。朝。萬。國。之。徵。也。三。子。者。數。應。三。統。之。驗。也。神。鳥。五。色。言。聖。朝。將。繼。五。行。之。德。以。御。四。海。者。也。僞。覽。之。大。悅。既。而。將。韓。幹。率。銳。卒。五。千。出。城。挑。戰。慕容。評。等。擊。敗。之。斬。首。四。千。餘。級。韓。單。騎。還。郡。北。郡。縣。悉。降。相。國。奕。等。二。百。一。十。人。勸。僞。稱。尊。號。僞。令。曰。吾。本。幽。漠。射。獵。之。鄉。被。髮。左。衽。之。俗。歷。數。之。錄。寧。有。分。邪。卿。等。苟。相。褒。舉。以。觀。非。望。非。常。之。事。實。匪。寡。德。之。所。宜。聞。也。慕容。恪。封。奕。討。王。午。於。魯。口。降。之。八。月。克。郡。輔。國。評。等。送。閏。后。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并。乘。輿。服。物。及。六。輿。送。於。中。山。先。是。蔣。幹。以。傳。國。璽。送。於。建。郡。僞。欲。神。其。事。業。言。麻。連。在。已。乃。詐。云。閏。妻。得。之。以。獻。賜。閏。妻。號。曰。奉。命。封。封。智。智。爲。海。濱。侯。以。輔。國。評。爲。司。州。刺。史。鎮。郡。十。月。輔。國。恪。等。五。百。五。人。奉。皇。帝。璽。因。以。水。和。八。年。十。一。月。僞。即。皇。帝。位。於。正。陽。前。殿。大。赦。境。內。建。元。年。曰。元。璽。署。置。百。官。以。封。奕。爲。太。尉。慕容。恪。爲。侍。中。陽。爲。尚。書。令。皇。市。其。爲。尚。書。左。僕。射。張。希。爲。尚。書。右。僕。射。宋。恬。爲。中。書。監。韓。恆。爲。中。書。令。其。餘。封。授。各。有。差。豫。州。刺。史。張。悛。字。文。祖。清。河。武。城。人。也。悛。少。孤。貧。隨。母。長。於。別。氏。令。其。牧。牛。幼。而。好。學。事。母。以。孝。聞。每。日。必。於。牧。暇。探。樵。二。束。業。二。本。一。以。供。母。一。以。順。人。書。畫。則。折。木。葉。學。書。夜。則。誦。所。書。者。十。如。一。時。皆。道。使。詣。僞。僞。謂。使。者。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之。爲。中。國。所。推。已。爲。帝。矣。庚。午。書。曰。追。崇。祖。考。古。人。之。令。典。追。尊。武。宣。王。爲。高。祖。武。宣。皇。帝。文。明。王。爲。太。祖。文。明。皇。帝。初。石。季。龍。使。人。探。策。於。三。作。探。華。山。得。玉。版。此。句。亦。見。初。文。曰。歲。在。中。酉。不。絕。如。纒。歲。在。壬。子。其。人。乃。見。及。此。燕。人。咸。以。僞。之。應。也。改。司。州。爲。中。州。置。司。隸。校。尉。官。

二年。正月。立。后。可。足。渾。氏。爲。皇。后。世。子。暉。爲。皇。太子。羣。下。言。大。燕。受。命。上。承。光。紀。黑。精。之。君。運。麻。傳。周。代。金。行。之。后。宜。行。夏。之。時。服。周。之。冕。旗。幟。尙。黑。牲。牡。尙。玄。僞。從。之。其。從。行。文。武。諸。藩。使。人。及。登。號。之。日。者。悉。增。位。三。級。派。河。之。師。守。郡。之。軍。下。及。戰。士。賜。各。有。差。臨。陣。戰。亡。者。將。士。加。贈。二。等。士。卒。復。其。子。孫。殿。中。舊。人。皆。隨。才。擢。授。符。節。刺。將。軍。榮。胡。以。彭。城。魯。郡。叛。降。於。僞。常。山。人。李。積。衆。數。千。反。於。普。壁。僞。遣。慕容。恪。率。衆。討。之。初。拜。閏。既。敗。王。午。自。號。安。國。王。午。既。死。呂。護。復。襲。其。號。保。於。魯。口。恪。進。討。走。之。遣。前。軍。悅。縮。追。及。於。野。王。悉。降。其。衆。

甲。三。年。姚。襄。以。梁。國。降。於。僞。以。慕容。評。爲。都。督。秦。雍。益。梁。江。揚。荆。徐。豫。十。州。河。南。諸。軍。事。權。鎮。於。洛。水。慕容。評。爲。前。都。督。都。督。荆。徐。二。州。綠。淮。諸。軍。事。進。據。河。南。乙。四。年。僞。自。和。龍。至。薊。城。幽。冀。之。人。以。爲。東。邊。互。相。驚。擾。所。在。屯。結。其。下。請。討。之。僞。曰。羣。小。以。朕。東。遷。

甲。三。年。姚。襄。以。梁。國。降。於。僞。以。慕容。評。爲。都。督。秦。雍。益。梁。江。揚。荆。徐。豫。十。州。河。南。諸。軍。事。權。鎮。於。洛。水。慕容。評。爲。前。都。督。都。督。荆。徐。二。州。綠。淮。諸。軍。事。進。據。河。南。乙。四。年。僞。自。和。龍。至。薊。城。幽。冀。之。人。以。爲。東。邊。互。相。驚。擾。所。在。屯。結。其。下。請。討。之。僞。曰。羣。小。以。朕。東。遷。

甲。三。年。姚。襄。以。梁。國。降。於。僞。以。慕容。評。爲。都。督。秦。雍。益。梁。江。揚。荆。徐。豫。十。州。河。南。諸。軍。事。權。鎮。於。洛。水。慕容。評。爲。前。都。督。都。督。荆。徐。二。州。綠。淮。諸。軍。事。進。據。河。南。乙。四。年。僞。自。和。龍。至。薊。城。幽。冀。之。人。以。爲。東。邊。互。相。驚。擾。所。在。屯。結。其。下。請。討。之。僞。曰。羣。小。以。朕。東。遷。

甲。三。年。姚。襄。以。梁。國。降。於。僞。以。慕容。評。爲。都。督。秦。雍。益。梁。江。揚。荆。徐。豫。十。州。河。南。諸。軍。事。權。鎮。於。洛。水。慕容。評。爲。前。都。督。都。督。荆。徐。二。州。綠。淮。諸。軍。事。進。據。河。南。乙。四。年。僞。自。和。龍。至。薊。城。幽。冀。之。人。以。爲。東。邊。互。相。驚。擾。所。在。屯。結。其。下。請。討。之。僞。曰。羣。小。以。朕。東。遷。

故相感耳。今朕既至，尋當自定。然不虞之備，亦不可不為。於是令內外戒嚴，存生河內太守王台、黎陽太守韓高、以郡歸備。晉幽州太守孫黑、濟北太守高柱、建興太守高雲、各以郡叛歸於備。初，備車騎大將軍范陽公劉琨、車騎將軍降於苻氏。至此，率戶二千詣備歸罪。拜後將軍。高句麗王劉道使謝恩，貢其方物。備以劉為營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營州刺史，封樂浪公。王如故。備給事黃門侍郎申胤上言曰：夫名尊禮重，先王之制，冠冕之式，代或不同，漢以蕭曹之功，有殊華辟，故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世無其功，則禮宜闕也。至於東宮，體此為儀。魏晉因循，制不納鳥。今皇儲謙讓，準同百僚，禮卑通下，有違朝式。太子有統天之重，而與諸王齊冠遊，非所以辨章貴賤也。祭饗朝慶，宜正服。袞衣九文，冠冕九旒，又仲冬長至，太陰數終，黃鍾漸氣，綿徽於下。此月閉關息旅，后不省方。禮記曰：是月也，事欲靜，君子齊戒，去聲色，唯周官有天子之南郊，從八能之說，或以有事至，豈非朝饗之節，故有樂作之理。王者慎微，禮從其重。前來二至，闕鼓不宜有設。今之鑿鑿，蓋以常儀。二至之禮，事殊餘節，猥動金聲，驚越神氣，施之宜養，實為未盡。又朝服雖是古禮，終繹始於秦漢。迄於今代，遂相仍準，朔望正旦，乃具袞鳥，禮諸侯旅見天子，不得終事者三，兩沾服失容。其在一焉。今或朝日天雨，未有定儀，禮貴適時，不在過恭。近以地溼，不得納鳥，而以袞改履，案晉稱朝服，所以服之而朝，一體之間，上下二制，或廢或存，有乖禮意。大燕受命，伴蹤虞夏，諸所施行，宜損益定之，以為皇代永制。備曰：其劍鳥不趨，事下太常參議。太子服袞冕，冠九旒，超級通上，未可行也。延服何容一施一廢，皆可詳定。下書曰：周禮冠冕，制君臣略同。中世以來，亦無常體。今特制燕平上冠，悉賜廷尉以下，使瞻冠思事，刑斷詳平。諸侯冠冕，屈竹，綿纒作公字，以代梁處。施之金頂，令僕尚書置頂而已。中祕監令別施珠頂，庶能敬慎威儀，示民軌則。四·及初學記二十六引補·初，段闕之子龜，因拜因之亂，據東屯廣固，自號齊王。稱藩於建鄴，遣書抗中表之儀，非備正位。備遣慕容恪、慕容暉討之。恪既濟河，龜弟龍驤勇有智計，言於龜曰：慕容恪善用兵，加其衆旅既盛，恐不可抗也。若頓兵城下，雖復請降，懼終不聽。王但固守，龍驤請率精銳距之。若其戰捷，王可馳來追擊，使虜匹馬無反。如其敗也，退出請降，不失千戶侯也。龜弗從。龍驤固請行，龜怒殺之。

五年，龍驤乘三萬來距格。格遇龍於濟水之南，與戰大敗之。遂斬其弟欽，獲俘其衆。格進圍廣固。諸將勸格宜急攻之。格曰：軍勢有宜緩以剋敵，有宜急而取之。若彼我勢均，且有強援，虛背腹之患，須急攻之。以速大利。如其我強彼弱，外無寇援，力足制之者，當獨廢守之，以待其弊。兵法十圍五攻，此之謂也。龍恩結賊黨，素未離心。濟南之戰，非不銳也。但其用之無術，以致敗耳。今憑固天險，上下同心，攻守勢倍。軍之常法，若其促攻，不過數旬，勉之必矣。但恐傷吾士衆，自有事已來，卒不獲濟，吾思之，不覺忘寢，亦何宜輕愛人命乎。當持久以取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乃築室反耕，嚴固圍壁。此段亦見龍驤傳龍所署徐州刺史王騰，索頭單于薛雲降於格。段之被圍也，遣使詣建鄴，請救程帝遣北中郎將苟羨赴之。俾府鎮。

遷延不敢進。攻破陽都，斬王騰以歸。格遂剋廣固，以龜為伏順將軍，徙鮮卑胡烈三千餘戶於薊。留慕容麟鎮廣固，格振旅而歸。備太子暉死，偽諡獻懷。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二十七

前燕錄五

慕容備

丁巳 光壽元年晉升平元年正月，復立次子中山王暉為皇太子。赦其境內。改年曰光壽。遣其撫軍慕容垂、中軍慕容慶、與護軍平熙等率步騎八萬討丁零。救勒於塞北。大破之。俘斬十餘萬級。獲馬十三萬匹，牛羊億餘萬。初，廩有騶馬曰騶白，有奇相。逸力，石虎之伐棘城也，就將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騶人莫能近。騶曰：此馬見異，先朝孤常仗之濟難，今不欲出者，蓋先君之旨也。乃止。虎尋奔退，就益奇之。至是年四十九歲矣。而騶逸不虧。備比之鮑氏，命鑄銅以圖其象。親為銘贊。鑄額二字，一作其旁。置之薊城東掖門。是歲象成而馬死。匈奴單于賀賴頭率部落三萬五千降於備。拜寧西將軍。雲中郡公處之於代郡。平舒城晉太山太守諸葛攸伐其東郡。備遣慕容恪距戰。王師敗績。北中郎將謝萬先據梁宋。備而遁歸。格進兵入寇河南。汝穎諸將皆陷。置守宰而還。十一月，備自薊城遷於鄴。十二月，入鄴宮。大赦其境內。繕修宮殿。復銅雀臺。廷尉當煒上言：大燕雖革命創制，至於朝廷銓讓，亦多因循魏晉。唯祖父不殮葬者，獨不聽。

官身清朗。斯王教之。不刊之式。然禮貴適時。世或損益。是以高祖制三章之法。而秦人安之。自頃中州喪亂。連兵積年。或過傾城之敗。或軍之禍。坑師沈卒。往往而然。孤孫榮子。十室而九。兼三方。時父子異邦。存亡吉凶。杳成天外。或使假一時。或依麻博之制。孝子屍身。無補。願孫心喪。及離招魂。虛葬。以殺罔極之情。又禮無招葬之文。令不此。載若斯之流。抱琳瑯而無中。懷英才而不齒。誠可痛也。恐非明揚。側陋務盡時珍之道。吳起二陳之時。終將無所展其才。餘。漢顧何由免於平城之圍。鄧支之首。何以懸於漢關。謹案戊辰。詔書。蕩清瑕穢。與天下更始。以明惟新之慶。五六年間。尋相違伐。於則天之體。臣竊未安。備曰。焯宿德。願備。練明刑法。覽其所陳。良足採也。今六合未寧。喪亂未已。又正當收奇拔異之秋。未可才行。兼舉。且除此條。聽大同更議。使昌黎遼東二郡。營起。范陽燕郡。構號。以其謀軍平。願將作大匠。監造二廟。符堅平州刺史劉特。率戶五千。降于偽河間李黑。聚衆千餘。攻略州郡。殺來強令。衛頭。長樂太守傅顛。討斬之。以吳王垂為東夷校尉。平州刺史。鎮遼東。

守傅顛。討斬之。以吳王垂為東夷校尉。平州刺史。鎮遼東。
戊子二年三月。常山寺大樹自拔。根下得壁七十二。一作二十七。珪七十三。此三句亦見御覽三十九。光色精奇。有異常玉。備以為徽神之命。遺其尚書郎段勤。以太牢祀之。五月。遂西。獲黑兔。初。冉閔之僭號也。石季龍將李歷。張平。高昌等。並率其所部。稱藩於備。遣子入侍。既而投款。結。符堅。並受爵位。纒。備自固。雖貢使不絕。而誠節未盡。呂謫之走野王也。道弟奉表謝罪於備。拜寧南將軍。河內太守。又上黨。馮。自稱太守。附於張平。平。備以平。故。赦其罪。以為京兆太守。護。亦。陰。通。京。師。張。平。跨。有。新。興。雁。門。西。河。太。原。上。黨。郡。之。地。壁。三。百。餘。胡。首。十。餘。萬。戶。遂。拜。置。征。鎮。為。鼎。峙。之。勢。備。遣。其。司。徒。慕容。評。討。平。領。軍。慕容。根。討。司。空。陽。翟。討。昌。撫。軍。慕容。威。攻。雁。門。州。壘。壁。降。者。百。餘。所。以。尚。書。右。僕。射。悅。為。安。西。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并。州。刺。史。以。撫。之。平。所。署。征。西。諸。葛。驥。鎮。北。蘇。象。寧。東。府。庶。長。鎮。南。石。賢。等。率。壘。壁。三。十。八。降。於。備。備。大。悅。皆。復。其。官。爵。既。而。平。率。衆。三。千。奔。於。平。陽。奔。於。野。王。歷。走。榮。陽。昌。奔。邵。陵。悉。降。其。衆。備。於是。復。圖。入。寇。兼。欲。經。略。關。西。乃。令。州。郡。校。閱。見。丁。精。數。隱。漏。率。戶。留。一。丁。餘。悉。發。之。欲。使。步。卒。滿。一。百。五。十。萬。期。明。年。大。集。將。進。臨。洛。陽。為。三。方。節。度。武。邑。劉。貴。上。書。極。諫。陳。百。姓。凋。弊。召。兵。非。法。恐。人。不。堪。命。有。土。崩。之。禍。并。陳。時。政。不。便。於。時。者。十。有。三。事。備。覽。而。悅。之。付。公。卿。博。議。事。多。納。用。乃。改。為。三。五。占。兵。寬。其。備。一。周。悉。令。明。年。季。冬。赴。集。郡。都。是。歲。符。將。荀。羨。攻。山。在。拔。之。斬。備。太。山。太。守。賈。儉。備。青。州。刺。史。慕容。廆。遣。司。馬。悅。明。救。之。漢。師。敗。績。復。陷。山。在。

已未三年。備立小學於顯賢里。以教胄子。封其子泓為濟北王。沖為中山王。譙華臣於蒲池。酒酣賦詩。因談經史。語及周太子晉。潯然流涕。顧謂羣臣曰。昔魏武追痛倉舒。孫權悼登無已。孤常謂二主。慈惠稱奇。無大雅之體。自暉亡以來。孤髮髮中白。始知二主。有以而然。卿等言。定何如也。孤今悼之。得無貽怪將來乎。其司徒左長史李續對曰。獻懷之在東宮。臣為中庶子。既忝近侍。聖賢志業。臣實不敢不知。臣聞道

十六國春秋補 卷二十七 前編

備無愆。其唯聖人乎。先太子大德有八。未見聞也。備曰。卿言亦以過矣。然試言之。續曰。至孝自天。性與道合。此其一也。聰敏悟悟。機思若流。此其二也。漢效好斷。理詣無幽。此其三也。疾諫亮物。雅悅直言。此其四也。好學愛賢。不恥下問。此其五也。英姿邁古。其業超時。此其六也。虛襟恭讓。尊師重道。此其七也。輕財好施。勤恤民隱。此其八也。備泣曰。卿雖褒譽。然此兒若在。吾死無憂也。吾既不能追躡唐虞。官天下。以卿有德。近模三王。以世傳授。景茂幼沖。器戴未舉。卿以為何如。續曰。皇太子天資岐嶷。聖敬日躋。而八德固然。二國未補。雅好遊田。娛心絲竹。所以為損耳。備顧謂羣臣曰。伯陽之言。藥石之惠。汝宜戒之。因問高年疾苦。孤寡不能自存者。賜穀。帛。有差。三月。備夜夢石虎。齧其臂。覺。遂痛。痛。而惡之。命發其墓。剖棺。出尸。編而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遣其御史中尉楊約。數其殘酷之罪。鞭其尸。而投之渾水。此節亦見御覽四百。諸葛攸又率水陸二萬討備。入自石門。屯於河渚。攸部將匡超。進據。嶺。嶺。館。屯於新。又遣督護徐商。率水軍三千。泛舟上下。為東西聲勢。備遣慕容評。傅顛等。統步騎五萬。戰於東阿。王師收績。塞北七國。賀蘭沙勒等皆降。十二月。備。疾。謂大司馬格曰。吾所患。懼。當恐不濟。修短命也。復何所恨。但二寇未除。景茂沖幼。慮其未堪。家國多難。吾欲遠追宋宣。以社稷。屬。汝。格曰。太子雖幼。天縱聰聖。必能勝殘。致治。去。二。一作備曰。不可以亂正統也。備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乎。格曰。陛下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寧不能輔少主也。備曰。若汝行周公之事。吾復何憂。李續清方忠亮。堪任大事。汝善遇之。是時兵集鄴城。盜賊互起。每夜攻劫。晨昏斷行。於是寬常服。設奇。禁。賊。蓋。有。相。告。者。賜。奉。車。都。尉。捕。賊。首。木。殺。和。等。百。餘。人。乃。止。

韓。字。景。山。安。平。滙。津。人。也。父。默。以。學。行。顯。名。恆。年。十。歲。能。屬。文。日。誦。書。三。與。身。齊。師。事。同。郡。張。載。載。奇。之。曰。王。佐。才。也。身。長。八。尺。一。寸。博。覽。經。籍。無。所。不。通。以上亦見御覽六百十六。永嘉之亂。避地遼東。廩既乏。復徙昌黎。召見。嘉之。拜參軍事。成和中。宋該等建議。以廩立功。一隅。勸。誠。王。室。位。卑。任。重。不。足。以。鎮。華。夷。宜。表。請。大。將。軍。燕。王。之。號。廩。納。之。命。郡。僚。博。議。咸。以。為。宜。如。該。議。恆。駁。曰。自。華。胡。乘。間。人。嬰。荼。毒。諸。夏。靡。條。無。復。綱。紀。明。公。忠。武。篤。誠。憂。勤。社。稷。抗。節。孤。危。之。中。建。功。萬。里。之。外。終。古。勤。王。之。義。未。之。有。也。夫。立。功。者。忠。信。義。不。著。不。思。名。位。不。高。故。桓。文。有。寧。復。一。匡。之。功。亦。不。先。求。禮。命。以。令。諸。侯。宜。繕。甲。兵。候。機。會。除。羣。凶。靖。四。海。功。成。之。後。九。錫。自。至。且。要。君。以。求。寵。借。者。非。為。臣。之。義。也。廩。不。平。之。出。為。新。昌。令。議。為。鎮。軍。軍。參。軍。事。遷。營。邱。太。守。政。化。大。行。備。為。大。將。軍。徵。拜。諮。議。參。軍。加。揚。烈。將。軍。備。位。將。定。五。行。次。業。紛。紜。恆。時。疾。在。龍。城。備。召。恆。以。決。之。恆。未。至。而。羣。臣。議。以。燕。宜。承。台。為。水。德。既。而。恆。至。言。於。備。曰。趙。有。中。原。非。唯

韓。字。景。山。安。平。滙。津。人。也。父。默。以。學。行。顯。名。恆。年。十。歲。能。屬。文。日。誦。書。三。與。身。齊。師。事。同。郡。張。載。載。奇。之。曰。王。佐。才。也。身。長。八。尺。一。寸。博。覽。經。籍。無。所。不。通。以上亦見御覽六百十六。永嘉之亂。避地遼東。廩既乏。復徙昌黎。召見。嘉之。拜參軍事。成和中。宋該等建議。以廩立功。一隅。勸。誠。王。室。位。卑。任。重。不。足。以。鎮。華。夷。宜。表。請。大。將。軍。燕。王。之。號。廩。納。之。命。郡。僚。博。議。咸。以。為。宜。如。該。議。恆。駁。曰。自。華。胡。乘。間。人。嬰。荼。毒。諸。夏。靡。條。無。復。綱。紀。明。公。忠。武。篤。誠。憂。勤。社。稷。抗。節。孤。危。之。中。建。功。萬。里。之。外。終。古。勤。王。之。義。未。之。有。也。夫。立。功。者。忠。信。義。不。著。不。思。名。位。不。高。故。桓。文。有。寧。復。一。匡。之。功。亦。不。先。求。禮。命。以。令。諸。侯。宜。繕。甲。兵。候。機。會。除。羣。凶。靖。四。海。功。成。之。後。九。錫。自。至。且。要。君。以。求。寵。借。者。非。為。臣。之。義。也。廩。不。平。之。出。為。新。昌。令。議。為。鎮。軍。軍。參。軍。事。遷。營。邱。太。守。政。化。大。行。備。為。大。將。軍。徵。拜。諮。議。參。軍。加。揚。烈。將。軍。備。位。將。定。五。行。次。業。紛。紜。恆。時。疾。在。龍。城。備。召。恆。以。決。之。恆。未。至。而。羣。臣。議。以。燕。宜。承。台。為。水。德。既。而。恆。至。言。於。備。曰。趙。有。中。原。非。唯

十六國春秋補 卷二十七 前編

人事。天所命也。天實與之。而人奪之。臣稱謂不可。且大燕王述。始自震方。於易。震為青龍。受命之初。有龍見於都邑。龍為木德。幽契之符也。備初雖難改。後從後。備必青龍。清河孟。聞後言。乃歎曰。不有君子。國何以興。其韓令君之謂乎。後與李產俱傳東宮。從太子。韓入朝。備謂左右曰。此二傳。一代偉人。未易繼也。其見重如此。

李產

李產。字子喬。范陽人也。少剛厲。有志格。永嘉之亂。同郡祖逖。擁部衆於南土。力能自固。產遂往依之。逖素好從橫。弟約有大志。產微知其旨。乃率子弟十數人。閒行還鄉里。仕於石氏。為本郡太守。及慕容儁南征。前鋒達郡界。郡人皆勸產降。產曰。夫受人之祿。當同負安危。今若舍此節。以圖存。義士將謂我何。衆憤。始詣軍請降。備嘲之曰。卿受石氏寵任。衣錦本鄉。何故不能立功於時。而反委質乎。烈士處身於世。固當如是邪。產泣曰。誠知天命有歸。非微臣所抗。犬馬為主。豈忘自効。但以孤窮勢蹙。致力無術。追使歸死。實非誠款。備嘉其慷慨。顧謂左右曰。此真長者也。乃擢用之。歷位尚書。性剛正。好直言。每至進見。未嘗不論朝政之得失。同輩咸憚焉。備亦敬其儒雅。前後固辭。年老不堪理劇。轉拜太子太保。謂子績曰。以吾之才。而致於此。始者之願。亦已過矣。不可復以西夕之年。取笑於來今也。固辭而歸。死於家。子績。

績。字伯陽。少以風節知名。清辯有辭理。弱冠為郡功曹。時石季龍親征段遼。師次范陽。百姓饑餓。軍供有闕。季龍大怒。太守惶怖避匿。績進曰。郡帶北裔。與寇接壤。疆場之間。人懷危慮。聞與親戎。將除殘賊。雖嬰兒白首。咸思効命。非唯為國。亦自求寧。雖身荷草野。猶甘為之。敢有私吝。而闕軍實。但比年災饉。家有菜色。困弊力屈。無所取濟。連廢之罪。情在可矜。季龍見績年少。有壯節。嘉而恕之。於是太守獲免。刺史王午。辟為主簿。備之南征也。隨午奔魯。口鄧恆謂午曰。績鄉里在北。父已降燕。今雖在此。終不為用。方為人忠。午曰。績於喪亂之中。捐家立義。情節之重。有侔古烈。若懷嫌害之。必駭衆望。恆乃止。午恐績終為恆所害。乃資遣之。及到。備責其背親。後至。答曰。臣聞豫讓報智伯仇。稱於前史。既官身所在。何事非君。陛下方弘唐虞之化。臣實未謂歸順之晚也。備曰。此亦事主之一節耳。累遷太子中庶子。及暉立。慕容恪欲以績為尚書右僕射。暉誠績往言。不許。恪屢請。乃謂恪曰。萬機之事。委之叔父。伯陽一人。暉請獨裁。績遂歿。

侯青

將作大匠屯騎校尉朝那侯青。武邑人也。機巧有算略。驍勇善騎射。所在先登陷陣。備擬之。張飛此見廣韻。始附於此。。岷山桓公。庫得官泥。此見廣韻。始附於此。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二十八

前燕錄六

慕容暉

慕容暉。字景茂。備之第三子也。元璽三年。封中山王。尋立為皇太子。及備薨。暉欲立慕容恪。恪辭曰。國有儲君。非吾節也。於是立暉。光壽四年。暉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建熙。庚申。建熙元年。四年。立其母可足渾氏為皇太后。以太原王恪為太宰。錄尚書。行周公事。專掌百揆。上庸王評為太傅。副贊朝政。暉與根為太師。司空陽鶩為太保。吳王垂為河南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征南將軍。兗州牧。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鎮梁國。孫希為安西將軍。并州刺史。傅顏為護軍將軍。其餘拜授各有差。暉既庸弱。事皆委之於恪。暉與根自恃勳舊。驕傲有無上之心。忌恪之總朝權。將伺隙為亂。乃言於恪曰。今主上幼沖。母后干政。殿下宜虛揚。諸葛元遜之變。思有以自全。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兄亡弟及。先王之成制。過山陵之後。可廢主上。為一國王。殿下踐尊位。以建大燕無窮之慶。恪曰。公醉乎。何言之悖也。昔曹賊吳札。並於家難之際。猶曰。為君非吾節。況今備君嗣統。四海無虞。幸輔受遺。柰何更有私。

於是人心稍定。恪虛襟待物。諮詢善道。量才處任。使人不踰位。朝廷謹肅。進止有常度。雖執權政。每事必諮之於評。能朝歸第。則盡心色養。手不釋卷。其百寮有過。未嘗顯之。自是庶僚化德。稀有犯者。恪之閉洛陽也。秦中大震。符堅親將。以備潼關。軍迴乃定。恪為將。不尚威嚴。專以恩信御物。務於大略。不以小令勞衆。軍士有犯法。密縱舍之。捕斬賊首。以令軍營。內不整似可犯。而防禦甚嚴。終無喪敗。臨終。臨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於薦士。版築納可。而況國之盛。吳王文武兼才。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之以政。國其少安。不然。臣恐二寇必事闕。計言終而死。先是。台南陽督護趙弘。以宛降於賊。暉遣其南中郎將趙盤。自魯陽戍宛。至此。右將軍桓豁攻宛。拔之。趙盤退奔魯陽。豁遣輕騎追盤。及於雒城。大戰敗之。執盤成宛而歸。十二月。太尉陽翟。陽翟。字士秋。右北平無終人也。父耽。仕與官。至東夷校尉。母李氏。博學有母儀。容狀常升堂拜敬。以上亦見前。少清素好學。器識沈遠。起家為平州別駕。屢獻安時。國之術。事多納用。與甚奇之。既即王位。選左長史。東西征伐。參謀帷幄。就臨終。謂僞曰。陽士秋忠幹貞固。可託付大事。汝善待之。僞之將國中原也。僞制勝之功。亞於慕容恪。暉既嗣僞位。申以師傅之禮。親過日隆。及為太尉。慨然而歎曰。昔常林徐逸。先代名臣。猶以鼎足任重。而終辭三事。以吾虛薄。何德以堪之。固求罷職。言甚懇至。暉優答不許。僞清貞謙讓。老而彌篤。既以宿望舊齒。自慕容恪已下。莫不畢拜。性尤儉約。一作清。好施無倦。位為台保。爵封郡公。常乘輿車犂牛。一作及卒無餘財。未幾亦見前。

九年。符堅將符健。據陝城降於暉。時有圖書云。燕馬當飲渭水。堅恐暉乘聲入關。大懼。乃盡精銳以備華陰。障華下。議欲遣兵救護。因圖關右。慕容評素無經略。又受符堅間貨。沮議曰。秦雖有難。未易可圖。朝廷雖明。豈如先帝。吾等經略。又非太宰之匹。終不能平秦也。但可閉關息旅。保寧疆場足矣。暉魏尹森容德上疏曰。先帝應天順時。受命革代。方以文德懷遠。以一六合。神功未就。奄忽升遐。昔周文既沒。武王嗣興。伏惟陛下。則天比德。揆聖齊功。方圖崇乾基。纂成先志。逆兵僭據關隴。號同王者。惡積禍盈。自相疑戮。豈起蕭牆。勢分四國。投誠請援。旬日相尋。豈非凶運將終。數歸有道。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機之上也。今秦土四分。可謂弱矣。時來運集。天贊我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吳越之寇。我之師也。宜應天人之會。建收野之旗。命皇甫真引并冀之衆。往取蒲阪。臣垂引許洛之兵。馳解護園。太傅總京師武旅。為二軍後繼。飛檄三輔。仁聲先路。獲城即侯。微功必賞。此則豐碑待時之雄。抱志未申之傑。必欲時漸上雲。屯隨下天。維既張。內外勢合。區區僻豎。不則降。大同之舉。今其時也。願陛下。下斷聖慮。無訪佞人。臨覽表大悅。將從之。評固執不許。乃止。符健知評諱之無過。恐殺師弗至。乃成於慕容垂。皇甫真曰。符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為燕患。為日久矣。今若乘機不赴。恐燕之君臣。將有南東之悔。垂得書。私於皇甫真曰。方為人患者。必在於秦。主上富於春秋。未能留心政事。觀太傅度略。豈能抗符堅王猛乎。真曰。然。魏朝有云。謀之不從。可如何。臨僕射悅。言於臨曰。太宰政尚寬和。百姓多有隱附。傳曰。唯有德者可以寬臨衆。其次莫如猛。今

諸軍營戶三分其貫。風教陵敝。威綱不舉。宜悉罷軍封。以質天府之饒。肅明法令。以清四海。暉納之。稍既定制。朝野震驚。出戶二十餘萬。慕容評大不平。尋賊結殺之。時有司奏中山蒲陰劉洛。縣差充役。弟與私代。背軍逃歸州。以本名捕斬。與諸郡列稱。逃是與身。請求代洛死。洛又因陳己實正名。宜從憲辟。兄弟爭命。詳利有疑。暉曰。洛既征。與日名逃。俱應極法。但兄弟說死。情義可嘉。宜特原之。十六。十二月。有神降於鄆。自稱湘女。有聲與人相接。數日而去。

十年。四月。立貴妃。可朱渾氏為皇后。六月。晉大司馬桓溫。江州刺史桓沖。豫州刺史袁真。率衆五萬來伐。暉前發州刺史孫元。起兵應之。溫部將桓玄。攻湖陸。執暉。東慕容忠。暉遣其將慕容厲。與溫戰於黃墟。厲師大敗。單馬奔還高平。太守徐嗣以郡歸順。溫前鋒朱序。又被暉將傅顏於林洛。溫軍大振。遂至枋頭。暉懼。謀奔和龍。慕容垂曰。不然。臣請擊之。若戰不捷。走未晚也。乃以垂為使。持節南討。大都督慕容德。為征南將軍。率衆五萬距溫。使其散騎侍郎樂嵩。乞師於符堅。堅遣將軍苟池。率衆二萬。出自洛陽。師於頰川。外為赴援。內實觀隙。有兼并之志矣。慕容德屯於石門。絕溫糧。豫州刺史李邦。率州兵五千。斷溫使運。頻戰不利。糧運復絕。及聞堅師之至。乃焚舟棄甲而退。德率勁騎四千。先溫至襄邑。東伏於泗中。與垂前後夾擊。王師垂大敗。斬獲二萬餘級。苟池聞溫班師。邀擊於離。溫衆又敗。死者萬計。溫奔還淮南。垂既敗溫。有大功。威德彌振。太傅評大不平之。垂又言其將孫蓋等。推鋒陷銳。宜論功超授。評疑而不錄。垂數以為言。頗與評廷爭。太后可足渾氏素惡垂。毀其戰功。遂與評謀殺垂。垂懼。十二月。垂出奔秦。先是。暉使其黃門侍郎梁琛聘於堅。還言於評曰。秦揚兵講武。運粟陝東。以琛觀之。無久和之理。兼與王西奔。必有觀望之計。深宜備之。評曰。不然。秦豈可受吾叛臣而不懷和好哉。琛曰。鄰國相并。有自來矣。況今並稱大號。理無俱存。堅機明好斷。納善如流。王猛有王佐之才。銳於進取。觀其君臣相得。自謂千載一時。桓溫不足為慮。終為人患者。其為王猛乎。暉評不以為慮。皇甫真又陳其事曰。符堅雖聘使相尋。託輜車為諱。然抗均鄰敵。勢同戰國。明其甘於取利。無善善之心。終不能守信存和。以崇久要也。頃來行人累結。策師出洛州。夷險要害。具之耳目。觀虛實以措奸。圖聽風塵。而伺國隙者。寇之常也。又吳王外奔。為之謀主。伍員之禍。不可不慮。洛陽并州。壘關諸城。並宜增兵益守。以防未兆。暉召評而謀之。評曰。秦國小力弱。材我為援。且符堅庶幾善道。終不納叛臣之言。不宜輕自操權。以動寇心也。暉從之。俄而堅遣其將王猛。率衆伐暉。攻慕容於金墪。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二十九

前燕錄七

慕容暉

庚午 建熙十一年 暉遣慕容暉率衆救冀 賊次樂陽 猛部將梁成 洛州刺史鄧光 與賊戰於石門 賊師敗績 死者萬餘 遂相持於石門 冀以救兵不至 以金墉降於猛 案十六國春秋云 去年十二月 猛受冀降 而梁成又敗慕容暉 斬首三千餘級 獲其將軍楊據 賊遂城新樂 而還 桓溫之敗也 歸罪於豫州刺史冀 冀其怒 以壽陽降 暉遣其大鴻臚溫統 著其爲使 持節散騎常侍 都督淮南諸軍事 征南大將軍 領護南蠻校尉 揚州刺史 封宣城公 未至 而冀統俱卒 冀黨朱輔 立冀子璿 爲建威將軍 豫州刺史 以固壽陽 時外則王師及苻堅交侵 兵革不戢 內則暉母亂政 評等貪冒 政以賄成 官非才舉 羣下切齒 焉其尚書左丞申紹上疏曰 臣聞漢宜有言 與朕共治天下者 其唯良二千石乎 是以特重此選 必妙盡英才 莫不拔自貢士 歷資內外 用能仁威 猛獸 惠致羣祥 今者守宰 或據自匹夫 兵將之間 或以亂賊 藉緣時會 非但無聞於州閭 亦不經於朝廷 又無政績 黜陟幽明 貪惰爲惡 無利戰之懼 清勤奉法 無爵賞之勸 百姓窮弊

十六國春秋輯補 卷二十九 前燕

三二七

侵昧無已 兵士通逃 乃相招爲賊盜 風頹化替 莫相糾攝 且更多則政煩 由來常患 今之見戶 不過漢之一大郡 而備置百官 加之新立軍號 兼重 有過往時 虛假名位 廢棄農業 公私驅擾 人無聊生 宜并官省職 務勸農桑 秦吳二虜 僻僭一時 尚能任道 捐情 肅清僞部 況大燕 聖重光君 臨四海 而可以美政 或虧取陵好 寇賊 鄰之有善 衆之所望 我之不修 彼之願也 秦吳狡猾 地居形勝 非唯守境而已 乃有吞噬之心 中州豐實 戶策二寇 弓馬之勁 秦晉所憚 雲騎風馳 國之常也 而比赴敵後 機兵不速 濟者何也 皆山賦法靡 役之非道 羣縣守宰 每於差調之際 無不舍越 殷強 首先貧弱 行留俱資 賈贖 無所人懷 嗟怨 遂致奔亡 進則供國之饑 退則離糶 桑之要 兵豈在多 貴於用命 宜嚴制軍科 務先饒復 習兵教戰 使偏伍有常 從戎之外 足營私業 父兄有陟 帖之觀 子弟懷孔 邇之願 雖赴水火 何所不從 節儉約費 先王格諫 去華敦樸 哲后恆憲 故周公戒成王 以畜財爲本 漢文以息韓 變俗 孝景宮人 弗過千餘 魏武寵賜 不盈十萬 薄葬不墳 儉以率下 所以割肌膚之惠 全百姓之力 謹案後宮 四千有餘 僮侍 廝養 通兼十倍 日費之重 價盈萬金 綺縠 雜絢 歲增常調 戎器 非營 奢玩 是務 今帑藏 虛竭 軍士 無饋 輸之資 宰相 侯王 迭以侈麗 相尚 風靡 之化 積習 成俗 臥薪 之論 未足 甚焉 宜罷 浮華 非要 之役 峻明 婚媾 喪葬 之條 禁絕 奢靡 浮煩 之事 出傾 宮之女 均商 農之賦 公卿 以下 以四海 爲家 信賞 必罰 綱維 肅整 則 溫猛 之首 可以 懸之美 臣恐 頹風 靡散 亦革 變遷 途 中興 之歌 無以 軫之 弦 詠 又拓 守兼 井 不在 一城 之地 控制 戎夷 者 懷之以德 今魯 陽上郡 重山 之外 雲陰 之北 四百 有餘 而未 可以 羈服 塞表 爲平 寇之 基 徒孤 危託 落 令善附 內駭 宜攝 就并 豫 以臨 二河 通接 消益 擬之 邱陵 重晉 陽之 戍 增南 藩之 兵 戰守 之備 衍以 千金 之餼 蓄力 待時 可一 舉而 滅 如其 虔劉 送死 俟之 境而 斷之 可令 匹馬 不反 非唯 絕二 賊 圍圍 乃是 戡殄 之要 惟陛下 覽焉 暉不 納 六月 苻堅 又使 輔國 將軍 王猛 鎮南 將軍 楊安 率衆 六萬 來伐 猛攻 壺關 安攻 晉陽 暉使 太傅 評 下 鄧 王厲 等 率 中外 精卒 三萬 十餘 萬 距 秦師 於 潞 川 猛 安 進 師 潞 川 州 郡 盜 賊 大 起 鄧 中 多 怪 異 非 常 暉 憂 懼 不 知 所 爲 乃 召 其 使 而 問 曰 秦 衆 何 如 大 師 既 出 猛 等 能 戰 否 或 對 曰 秦 國 小 兵 弱 豈 王 師 之 敵 景 略 常 才 又 非 太 傅 之 匹 不 足 憂 也 黃 門 侍 郎 梁 瑛 中 書 侍 郎 樂 嵩 進 曰 不 然 兵 書 之 義 計 敵 能 門 當 以 算 取 之 若 冀 敵 不 門 非 萬 全 之 道 也 慶 鄒 有 云 秦 衆 雖 少 戰 士 倍 我 衆 之 多 少 非 可 問 也 且 秦 行 師 千 里 固 戰 是 求 何 不 戰 之 有 乎 暉 不 悅 猛 與 評 等 相 持 評 以 猛 懸 軍 遠 入 利 在 速 戰 議 以 持 久 制 之 猛 乃 遣 其 裨 將 鄧 慶 以 銳 卒 五 千 夜 從 間 道 出 許 營 後 起 火 於 高 山 因 燒 其 輜 重 火 見 鄧 中 評 性 質 鄙 陋 向 山 泉 竄 懼 水 積 錢 絹 如 邱 陵 三 軍 莫 有 鬥 志 二 及 三 百 三 十 四 暉 遣 其 侍 中 關 伊 讓 評 曰 王 高 祖 之 子 也 宜 以 宗 廟 社 稷 爲 憂 秦 何 不 務 撫 安 勸 勞 專 以 聚 斂 爲 心 乎 府 庫 之 珍 貨 朕 豈 與 王 愛 之 若 寇 軍 冒 進 王 持 錢 帛 安 所 置 也 皮 之 不 存 毛 將 安 傅 錢 帛 可 散 之 三 軍 以 平 寇 凱 旋 爲 先 也 評 懼 十 月 評 與

十六國春秋輯補 卷二十九 前燕

三二九

猛戰於潞川。評師敗績，死者五萬人。評等單騎遁還。猛乘勝追奔，遂長驅至鄆。十一月，得堅復率衆十萬，會猛來攻。鄆城外亂，先是慕容桓以衆萬餘屯於沙亭，爲評等後繼。聞評敗，引屯內黃。堅遣將鄧光攻信都，桓有鮮卑五千，退保和龍。散騎侍郎徐府等率扶餘、高句麗及上黨質民子弟五百餘人，夜開城北門，引納秦師。臨與太傅評、左衛將軍孟高、等數十騎，出奔於昌黎。堅遣將軍郭慶、帥騎五千追之。及歸於高陽，秦將巨鹿執評，將縛之。評曰：汝何小人，而敢縛天子？虎曰：我梁山巨虎，受詔縛賊，何謂天子邪？一作也。遂執評送於堅。堅詰問其奔狀，評曰：孤死首邱，欲歸死於先人陵墓耳。堅哀而釋之，令還宮。季文武出降。郭慶遂追評於和龍，桓殺其鎮東慕容亮而并其衆，攻其遼東太守韓稠於平州。郭慶遣將軍朱凝擊桓，執而送之。堅入鄆宮，昇正陽殿，徒降及王公已下，并諸鮮卑四萬餘戶於長安，封障新與侯，邑五千戶。尋拜尙書，堅征遼東。一作春。以暉爲平南將軍，別都督淮南之敗。隨堅還長安。既而吳王垂攻苻丕於鄆，中山王沖起兵關中，謀殺堅以應之。事發爲堅所誅。時年三十五歲。及德僭稱尊號，僞諡幽皇帝。始隗以武帝太康六年稱公，至暉四世，暉在位。下原衍十一年，以海西公太和五年滅，通號凡八十五年。

皇甫真

皇甫真，字楚季，安定朝那人也。弱冠以高才，隗拜爲遼東國侍郎，試副位。遼平州別駕，時內難連年，百姓勞悴，真議欲寬減賦，休息力役，不合旨。免官後，以破麻秋之功，拜奉車都尉，守遼東營，即二郡太守。皆有善政，及僞僭位，入爲典書令。後從慕容評攻鄆，都珍貨充溢，真一無所取，唯存恤人物，收陶籍而已。僞臨終，與慕容恪俱受顧託，慕容與根，將謀爲亂，真陰察知之，乃言於恪，請除之。恪未忍顯其事，俄而根謀發，伏誅。恪謝真曰：不從君言，幾成禍敗。呂護之叛，恪謀於朝，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今護宜以恩詔降乎？抑宜以兵戈取也。真曰：護九年之間，三背王命，控其姦心，凶物未已。明公方欲馬湘江，勒銘劍閣，況護蓋爾近畿，而不鳥戮，宜以兵算取之，不可復以文檄喻也。恪從之。以真爲冠軍將軍，別都督，師還。拜鎮西將軍，并州刺史。鎮護何奴中郎將，徵還，拜侍中。光祿大夫，累遷太尉，侍中，荷堅密謀，兼并欲觀審聲隙。乃遣其西戎主簿郭辯，潛結何奴左賢王曹叡，令殺遣使詣鄆。辯因從之，真兄典仕苻堅爲散騎常侍。從子喬登，並顯關西，辯既至鄆，歷遣公卿言於真，曰：辯家爲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喬登兄弟，並相和，在秦，真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斯言何以及我？君似姦人，得無因緣假託乎？乃白諷，請窮詰之。諷許不許，辯還謂堅曰：燕朝無網紀，實可圖之。唯皇甫真耳。堅曰：以六州之地，豈無智識士一人哉？真亦秦人而燕用之，同知關西多君子矣。真性清儉，寡慾，不營產業，飲酒至石，餘不亂，雅好屬文，凡著詩賦四十餘篇。王猛入鄆，真望馬首拜之，明日更見，語乃聊猛曰：昨拜今卿，何恭慢之相遠也？真答曰：卿昨爲賊，朝是國士，吾拜賊而卿國士，何所怪也？猛大喜之，謂懼製曰：皇甫真，故大器也。從堅入關，爲奉車都尉，數歲而死。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三十

前燕錄八

吐谷渾

吐谷渾，慕容廆之庶長兄也。其父涉歸，分部落一千七百家，以封長庶子吐谷渾，分馬以給之。及涉歸卒，廆嗣位，而二部馬門，廆怒，遣使讓渾曰：先公分建有別，奈何不相遠離，而令馬有門傷吐谷渾？馬爲畜耳，飲食水草，門其常性，何故怒及於人？兄弟至親，而鬥起於馬，乖別甚易，當去汝於萬里之外矣。於是遂行，西移八千里。廆後悔之，遣其長史乙那樓焉，及父時者，復追渾謝之。吐谷渾曰：先公稱卜筮之言，當有二子克昌，昨流後裔，我卑庶也，理無並大。今因馬而別，殆天所啟乎？諸君試驅馬令東，馬若還東，我當相隨去矣。樓焉遣從者二千騎，乃擁迴渾馬，馬東行數百步，輒悲鳴西奔，衝突山谷，如是者十餘輩。一作樓焉廆聞而言曰：此非人事也，遂止。吐谷渾謂其部落曰：我兄弟俱當享國，廆及竹玄，幾百餘年耳。我玄孫已後，庶其昌乎？於是西附陰山，面黃河，管永嘉之亂。南遷隴右，鮮卑謂兄爲阿干，廆追以孔懷之思，作吐谷渾阿干之歌，慕容廆思常歌之，及僞垂僭號，以爲蓋後大山。以上亦見前錄其後子孫據有西旁已西甘松

之界。極乎白蘭數千里。甘松山東北。有兩王母樹。蒲山。大有神驗。江水出焉。四句係補。然有城郭而不居。隨逐水草。虛帳為屋。以肉酪為糧。其官置長史。司馬將軍。頗識文字。其男子通服長袍。或戴冠。婦人以金花為首飾。辨髮。綴以珠貝。其婚姻。富家厚出聘。窮女而去。父卒。妻其羣母。兄亡。妻其諸嫂。喪服。制葬。而除。國無常稅。調用不足。輒徵富室商人。取足而止。殺人及盜馬者。罪至死。他犯則徵物以贖。地宜大麥。而多菽。頗有菽菜。出蜀馬。為西北雜種。謂之為阿柴。或號為野馬。吐谷渾年七十二。卒。有子六十人。長曰吐延嗣。

吐延。年少有大志。身長七尺八寸。雄姿魁傑。美膚。號曰項羽。性傲。不羣。嘗慷慨謂其羣下曰。大丈夫生不在中國。當高皇光武之世。與韓彭吳。並驅中原。定天下。決雌雄。使名垂竹帛。而潛窺窮山。隔閉殊俗。不聞禮教於上。京不得策名於天府。生與鹿鹿同羣。死作氐蕞之鬼。雖偷視日月。獨不愧於心乎。負其智勇。猜忍不恤。下為帛城。老羌。食美。聰所刺殺。以上亦見御覽四百八。劍猶在其身。謂其將紆拔泥。曰。豎子刺吾。吾之過也。上負先公。下愧士女。所以控制諸羌者。以吾故也。吾死之後。善相葉延。速保白蘭。言終而卒。在位十三年。有子十二人。長子葉延嗣。

葉延。年十歲。其父為羌酋。委聰所害。每旦常縛草人。號曰姜聰。突而射之。中之則號天而泣。不中則瞑目大呼。要中乃止。其母謂之曰。姜聰。諸將已屠胎之矣。汝何為如此。葉延泣曰。誠知射草人無益於先公。先公。所以申罔極之心耳。以上亦見御覽四百八。性至孝。母病。五日不食。葉延亦不食。長而沈敏。好問天地造化。帝王年麻。司馬薄洛。曰。臣等不學。實未審三皇何父之子。五帝誰母所生。延曰。自羲皇以來。符命玄象。昭著見而卿等。而聽。何其鄙哉。語曰。夏蟲不知冬冰。良不虛也。又曰。禮云。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為氏。吾始祖自昌黎。光宅於此。今以吐谷渾為氏。尊祖之義也。在位二十三年。卒。年三十三。有子四人。長子辟奚嗣。

辟奚。性仁厚。慈惠。初開。待堅之。遣使獻馬五十四。金銀五百斤。堅大悅。拜為安遠將軍。時辟奚三弟皆專恣。長史鍾惡。地恐為國害。謂司馬乞宿。曰。昔鄭莊公。祭昭王。以一弟之寵。宗祀幾傾。況今三孽並。必為社稷之患。吾與公。當元輔。若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先君有問。其將何辭。吾今誅之矣。宿雲請白辟奚。惡地曰。吾王無斷。不可以告。於是因羣下入。親執三弟而誅之。辟奚自投於牀。惡地等奔而扶之。曰。臣昨夢先王告臣云。三弟將為逆。亂汝速除之。臣謹奉先王之命矣。辟奚素友愛。因恍惚成疾。謂世子視連。曰。吾禍滅同生。何以見之於地下。因事大小。汝宜攝之。吾餘年殘命。寄食而已。遂以歿。卒。在位二十五年。時年四十二。有子六人。視連嗣。上吐谷渾。依晉書。四夷傳。

成公都

成公都。皆與元吳人也。都驍猛有勇力。陽虛之戰。年十八。橫矛大呼。賊不敢當。獨步當時。擬之方叔。論者十六國春秋補 卷三十 前燕 二三五

成曰。當求之於古。造次無其比也。御覽四百三十六。

王歡。一作。字君厚。樂陵人也。安貧樂道。專精耽學。不營產業。常丐食。誦詩。雖家無斗儲。意怡如也。其妻忠之。或笑毀其書。而求改嫁。歡笑而謂之曰。卿不聞朱買臣妻邪。時聞者多哂之。歡守志彌固。遂為通儒。至慕容暉。襲偽。署為國子博士。親就受經。遷祭酒。及暉為苻堅所滅。歡死於長安。依晉書。林傳。

公孫鳳

公孫鳳。字子翊。上谷人也。隱於昌黎之九城山。冬。衣單布。夏。則并食於器。符令吳敗。然後食之。彈琴吟咏。陶然自得。成異之。莫能測也。慕容暉。以安車徵至。郡。及見鳳。不言不拜。衣風舉動。如在九城。賓客造請。豈得與言。數年病卒。依晉書。林傳。

公孫永

公孫永。字子陽。襄平人也。少而好學。恬虛。隱於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壅植。則不衣食之。吟咏。聞欣然自得。年餘九十。操尚不虧。與公孫鳳。俱被慕容暉徵至。郡。及見。不拜。王公以下。造之。皆不與言。雖經隆冬。盛暑。端然自若。一歲餘。詐狂。暉送之平郭。後苻堅。又將備禮徵之。難其年者。路遠。乃遣使者致問。未至而永亡。堅深悼之。諡曰崇虛先生。依晉書。林傳。

黃泓

黃泓。字始長。魏郡斥邱人也。父沈。善天文術。泓從父受業。精妙深。兼博覽經史。尤明禮易。性忠勤。非禮不動。永嘉之亂。與渤海高瞻。避地幽州。說瞻曰。王浚昏暴。終必無成。宜思去就。以圖久安。慕容廆。法政修明。虛懷引納。且識言真。人出東北。儼或是乎。宜相與歸之。同建事業。瞻不從。泓乃率宗族歸廆。廆待以客禮。引為參軍。軍國之務。動輒訪之。泓止說成敗。事皆如言。廆常曰。黑參軍。我之仲翔也。及廆嗣位。遷左常侍。領史官。甚重之。石季龍攻。就將走遼東。泓曰。賊有敗氣。無可憂也。不過二日。必當奔潰。宜嚴勸士馬。為追擊之備。就曰。今寇盛如此。卿言必走。孤未可信。泓曰。殿下言盛者。人事耳。臣言必走者。天時也。胡足為疑。及期。季龍果退。就益奇之。及慕容儼。即王位。遷從事中郎。儼聞再闖亂。將圖中原。訪之於泓。泓勸行。儼從之。及儼辭。號署為進謀將軍。太史令。關內侯。尋加奉車都尉。西海太守。領太史令。開陽亭侯。又封平舒縣五等伯。常從左右。辭決大事。儼益令許敬。害其祖。誦事慕容。評說異議。以毀之。乃以泓為太史。儼臺諸署。統加給事中。泓待致。彌厚。不以毀己易心。慕容暉。敗。以老歸家。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吳王。恨吾年邁。不見耳。年九十七卒。卒後三年。僞吳王慕容垂。與焉。依晉書。林傳。

范昭

范昭。字嗣先。煇。人。辟州主簿。志在理枉中滯。人有於夜中報昭黃金者。昭責而道之。御覽八百一十引前燕。林傳。疑誤。原本附前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三十一

前秦錄一

苻洪

苻洪字廣世略陽臨渭人也其先蓋有扈氏之苗裔子孫強盛世為西戎酋長一作世為其後家池中生

十六國春秋輯補 卷三十一 前秦

二二九

雍州民羌十餘萬於關東遂洪為龍驤將軍流民都督處於枋頭從征段遼累有戰功進封西平郡公其

苻健

苻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初母羌氏夢感大熊而孕之健生之夜洪夢族會氏王蒲健謂之曰是兒與家

十六國春秋輯補 卷三十一 前秦

二四一

辛亥 皇始元年晉永和七年 僭即天王位於南郊。僭稱天王大單于。大赦境內死罪。改晉永和七年為皇始元年。追尊父洪為太祖。武惠皇帝。繕宗廟。社稷。置百官於長安。立妻強氏為天王皇后。子苻為天王皇太子。苻為平元公。生為淮南公。弟雄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雍州刺史。東海公。其餘封授各有差。初杜洪之奔也。招晉梁州刺史司馬勳。至是勳率步騎三萬。自漢中入秦川。健拒之。五丈原。勳敗還。此節亦見御覽。是歲野蠶成繭。野不被原。百姓採野繭而衣。收野粟而食。關西家給人足。

壬子 二年。正月。丞相雄等固請。宜依漢晉。號皇王之美。不可過自謙沖。同趙之初。健從之。以永和八年。晉即皇帝位於太極前殿。大赦。諸公進爵為王。以大單于授其子苻。立五等之封。以次進之。杜洪屯宜秋。為其將張瑁所殺。瑁自立為秦王。置百官。健率步騎二萬攻瑁瑁於宜秋。斬其首。還登石安原。而歎曰。美哉斯原也。慨然有終焉之志。此節亦見御覽。十七引校補。 健至自宜秋。遣雄率衆掠關東。并授石季龍豫州刺史。張瑁於許昌。與晉鎮西將軍謝尚。戰於潁水之上。王師敗績。雄乘勝逐北。至於壘門。殺傷大半。遂虜遇及其衆。歸於長安。拜遇司空。以楊華為豫州刺史。鎮許昌。雄攻王擢於隴上。擢奔涼州。雄退屯隴東。

癸丑 三年。正月。下詔曰。其自公卿已下。歲舉賢良方正孝廉清才多略博學秀才異行各一人。或獻書規諫。或面陳朕過。其悉以聞。勿拘貴賤。張重華拜王擢為征東大將軍。使其將張弘。宋修。連兵伐雄。雄與善。率衆擊之。遂弘修遠長安。初。張遇自許昌來降。健納遇後母韓氏為昭儀。每於衆中謂遇曰。卿吾子也。遇漸恨。引關中諸將。欲以雍州歸順。乃與健中黃門劉兒。謀殺健。事覺。遇害。於是孔特起池陽。劉珍夏侯顯起鄠。谷景起雍。胡陽亦起。司竹。呼延壽起。緄城。衆數萬人。並遣使詣征西桓溫。中軍殷浩。請救。雄遣善掠上洛郡。於豐陽縣立荊州。以引南金。奇貨弓竿漆蠟。通關市。來遠商。於是國用充足。而異貲盈積矣。

甲寅 四年。晉永和十年。溫率衆四萬趨長安。遣別將入浙川。攻上洛。執健荊州刺史郭敬。而遣司馬勳掠西鄙。健遣其子苻。率雄等衆五萬。距溫於堯柳城。慈思堆。溫轉戰而前。次於灊上。苻等退營城南。健以羸兵六千。因守長安小城。遣精銳三萬。為游軍以距溫。三輔郡縣。多降於溫。健別遣丞相雄。領騎七千。與桓沖戰於白鹿原。首師敗績。此節亦見御覽。五十七引。 又破司馬勳於子午谷。初。健聞溫之來伐也。麥麥清野以待之。故溫掠無所得。軍人大飢。此節亦見御覽。八十三引。 至是。健關中三千餘戶而歸。及至潼關。又為苻等所敗。司馬勳奔還漢中。丞相東海王雄卒。贈相國。進封魏王。諡敬武王。雄字元洪之季子也。少善兵書。而多謀略。好施下士。使司馬有政術。趙建武中。以功拜龍驤將軍。健貌醜。頭大而足短。軍中稱為大頭龍驤。征伐皆有殊績。此節亦見御覽。七十七引。 健僭位。為佐命元勳。權傾人主。而謙恭奉法。健甚重之。常曰。元才。吾之兼具也。及卒。健哭之。歐血曰。天不欲吾定四海邪。何奪元才之速也。子堅。襲其爵。大將軍。今取補足。其年。西虜乞沒那邪。遣子入侍。健於是置來賓館於平朔門。以懷遠人。起靈臺於杜門。與百姓約法三章。薄賦重官。垂心政事。優禮耆老。

修尚儒學。而關右稱來蘇焉。

乙卯 五年。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苻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安泰。問姓名。弗答。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為妖。下靖獄。會大雨霖。河渭溢。蒲津監寇登。得一履於河中。長七尺三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歎曰。殺之。內何所不有。此節亦見御覽。一百六十四引。 張靖所見。定不虛也。教之。蠶蠶大起。自華澤至隴山。食百草無遺。牛馬相噉毛。猛獸及狼食人。行路斷絕。健自鑄百姓租稅。減膳徹懸。素服避正殿。初。桓溫之入關也。其太子苻與溫戰。為流矢所中。死。六月。立其子淮南王生為皇太子。六月。健寢疾。善勒兵入東宮。將殺苻生自立。時生侍健疾。善以健為死。迴攻東掖門。健聞變。升端門。陳兵。衆皆舍杖逃散。執善殺之。數日。引太師魚。丞相雷弱兒。太傅毛貴。司空王隨等。屬以後事。受遺輔政。乙酉。薨於太極前殿。時年四三。一作十九。在位四五年。一作年。葬原陵。偽諡明皇帝。廟號世宗。永興初。追尊曰景明皇帝。廟號高祖。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三十二

前秦錄二

苻生 苻生。字長生。健第三子也。幼而驕暴。嗜酒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一口。為兒時。年七歲。洪戲之。上亦見御覽三。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不難鞭。捶。洪曰。汝為爾不已。吾將以汝為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洪懼。跪而掩其口。謂健曰。此兒狂悖。宜早除之。不然。長大必破人家。健將殺之。雄止之曰。兒長成。自當修改。何至便如此。健乃止。及長。力舉千鈞。雄勇好殺。手格猛獸。走及奔馬。驟刺騎射。冠絕一時。桓溫之來伐也。生單馬入陣。舉旗斬將者。前後十數。莫既死。健以讖言。三羊五眼應符。故立為太子。皇始五年。健卒。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年。苻光元年。七月。殺右僕射段純。奪其母強氏為皇太后。立妻梁氏為皇后。以太子門大夫趙韶為僕射。太子舍人趙誨為中護軍。著作佐郎董榮為尚書。並以佞倖進也。以呂纂樓為侍中。左大將軍。苻安領

太尉苻柳為征東大將軍并州牧鎮蒲坂苻護為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陝城自餘封授有差初生將強懷與桓溫戰沒其子延未及封而健死會生出游懷妻樊氏於道上書論懷忠烈請封其子生怒而殺之九月偽中書監胡文忠書命王魚言於生曰比如有客星孛於大角熒惑入於東井大角為帝座東井秦之分野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願陛下遠追周文修德以禳之惠和羣臣以成康哉之美生曰皇后與朕對臨天下亦足以塞大喪之疑毛太傅梁駟梁僕射受遺輔政可謂大臣也於是殺皇后梁氏誅太傅錄尚書毛貴歸車騎尚書令梁撈左僕射梁安后安之女孫未幾又誅侍中丞相雷弱兒及其九子二十七孫諸光悉無孑遺南安光會也剛硬好直言見生變巨趙詔董榮亂政每大言於朝故榮等爵而誅之生雖在諫闈游飲自若荒耽淫虐殺戮無道常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鍾錯鋸鑿備置左右未幾后妃公卿以下至於僕隸誅五百餘人

丙辰二年正月雙巨右僕射董榮言於生曰日蝕之災應以貴臣應之生曰唯有大司馬國之盛威不可其在王司空生從之誅司空王璽以應日蝕之災王璽字安石京兆霸城人也博將有雄才明天文圖緯苻洪在梁輔以璽為司馬謂洪曰諺言苻氏應王公其人也洪深然之及為宰相董榮之稱健常欺曰天下羣官皆如王命若者陰陽不和乎甚敬重之性剛復疾惡雅好直言疾董榮強國如仇讎每於朝見之際略不與言人謂之曰董尚書貴幸一時公宜降意璽曰董龍是何難狗而令國士與之言乎榮聞而漸恨故遂說生誅之及刑榮謂璽曰君今復救董龍作難狗乎璽曰而叱之龍榮之小字也亦見此節二十八壬戌董榮臣於太極殿飲酣樂奏生親歌以和之命其尚書令辛牟典勸既而生怒曰何不強酒猶有坐者引弓矢射牟而殺之於是百僚大懼無不引滿昏醉汗服失冠蓬頭偃仆生以為樂生聞張祚見殺玄觀幼沖命其征東苻柳參軍閻負梁殊使涼州以舊喻之負殊至姑臧玄觀年幼不見殊等其涼州收張璠負殊曰孤之本朝世執忠節遠宗大晉臣無境外之交君等何為而至負殊曰晉王以鄰藩漢好有自來矣雖擁阻山河然風通道會不欲使羊陸二公獨美於前主上以欽明紹統入表宅心光被四海格於天地晉王恩與張王齊曜大明交玉帛之好兼與君公同金蘭之契是以不遠而來有何怪乎璠曰羊陸一時之事亦非純臣之義也本朝六世重光固忠不貳若與苻征東交玉帛之好者使是上遠先公純誠雅志下乖河右遵奉之情負殊曰昔微子去殷項伯歸漢雖背君遠親前史美其先覺亡首之除遠逃江會天命去之故符先王翻然改圖北面二趙蓋神算無方鑿鑿而作君公若欲稱制河西乘族非秦之敵如欲宗歸道晉深乖先君雅旨孰若遠蹤寶融附漢之規近述先王歸趙之事垂祚無窮永享遐祉乎璠曰中州無信好食誓晉往與石氏通好旋見寇襲中國之風誠在昔日不足復論通和之事也負殊曰三王異政五帝殊風趙多奸詐秦以信義豈可同年而語哉張先楊初皆擅兵一方不供王貢先帝命將將之宥其難恕之罪加以爵封之榮今上道合二儀慈弘山海信符陰陽御物無際不可以二

趙相况也璠曰秦若兵強化盛自可先取江南天下自然為秦有何辱征東之命負殊曰先帝以大聖神武開鴻基疆蕪納款八州順軌主上欲明道隆必世慨徵號擁於河西正朔未加吳會以吳必須兵涼可以義故遣行人先申大好如若公不能蹈機而發者正可緩江南數年之命迴師西臨恐涼州不可保也璠曰我跨據三州帶甲十萬西包崑崙東阻大河伐人有餘而況自固秦何能為患負殊曰貴州險塞執若峭函五郡之衆何如秦雍張瑒杜洪因趙之成資據天阻之固策三秦之銳藉陸海之饒勁士風集驍騎如雲自謂天下可平關中可固先帝神矛一指望旗冰解人詠來蘇不覺鳥主燕離虎視關中猶以地勢之義逆順之理北面稱藩實不贖月致肅慎稽矢通九夷之珍單于屈膝名王內附控弦之士百有餘萬鼓行而濟河兩者君公何以抗之蓋追遵先王臣趙故事世享大美為秦之西藩璠曰然秦之德義加於天下江南何以不效負殊曰文身之俗負阻江山道汚先叛化盛後賓自古而然豈但今也故詩曰蠢爾蠻荆大邦為仇言其不可以德義懷也璠曰秦據漢舊都地兼將相文武輔臣領袖一時者誰也負殊曰皇室盛諸忠若公且者則大司馬武都王征東大將軍王柳文武兼才神器秀拔入可允宜百工出能折衝萬里者衛大將軍廣平王黃眉後將軍清河王法龍驤將軍東海王堅之兄弟其者年碩德德伴尚父者則太師錄尚書事廣帝公魚遊其清素剛嚴骨鯁貞亮則左光祿大夫強平金紫光祿程肱牛夷博學強識探賾索幽則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黃門侍郎李柔推敦厚重權無方則左衛將軍李威右衛將軍苻雅才識明達令行禁止則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特進光祿大夫強汪侍中尚書呂婆樓文史富瞻營為文宗則尚書右僕射董榮秘書監王彪之節度郎梁璠驍勇多權略攻必取戰必勝關張之流萬人之敵者則前將軍新興王飛建節將軍鄧光立忠將軍彭越安遠將軍范俱難建武將軍徐盛常伯納言卿校收守則人皆文武莫非才賢其餘懷經世之才蘊佐時之略守南山之操遂而不奪者王猛朱彤之倫相望於巖谷濟濟多士焉可辭言姚襄張平一時之傑各擁衆數萬狼顧偏方皆委忠獻款請為臣妾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惟君公圖之璠笑曰此事決之主上非身所了負殊曰涼王雖天縱英容然尚幼沖君公居伊霍之任安危所繫見機之義實在君公璠新輔政河西所在兵起懼秦師之至乃言於玄觀遣使稱藩生因其所稱而授之慕容偽道將軍與長卿等率衆七千入自鞏關攻幽州刺史張哲於襄氏保晉將軍劉度等帥衆四千攻青州刺史袁朗於盧氏生遣其前將軍苻飛距晉建節將軍鄧光距燕飛未至而度退光及長卿戰於魯南大敗之獲長卿及甲首二千七百餘級姚襄率衆萬餘攻平陽太守苻產於句奴保苻柳救之為襄所敗引還蒲坂襄攻保剋之殺苻產盡坑其衆遣使從生假道將還隨西生將許之苻堅諫曰姚襄人傑也今還隨西必為深害不如誘以厚利伺隙而擊之生乃止遣使拜襄官爵襄不受斬其使者焚所送章策寇掠河東生怒命其大將軍張平討之襄乃卑辭厚幣與平結為兄弟平更與襄通和生發三輔入營渭橋金紫光祿大夫程版以妨農時上疏極諫生怒殺之長

安大風發屋拔樹行人顛頓宮中奔竄或稱賊至宮門盡閉五日乃止生推告賊者殺之列而出其心左光祿大夫強平諫生曰元正盛慶一作且日有蝕之正陽神祠皆風火起賊水旱不時隱災未息此皆山陛下不克強於政治平和氣所致也願陛下務養元元平章百姓樂繼介之嫌合山嶽之過致祭宗廟燭禮公卿去秋霜之威垂三春之澤則奸回廢止妖駭自消乾鑿祗祐皇家永保無窮之美矣生大怒以為妖言擊其頂而殺之此段亦見御覽四百九十九及八百七十六平之囚也偽衛將軍苻黃眉前將軍苻飛建節郎光侍齋禁中叩頭固諫以太后為言平即生母強氏之弟也生既弗許強氏憂恨而死生下書曰朕受皇天之命承祖宗之業君臨萬邦子育百姓嗣統已來有何不善而謗謠之香扇滿天下殺不過千而謂刑虐行者比肩未足為稀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時猛獸及狼大暴則斷道夜則營屋惟害人而不食六畜自生立一年獸殺七百餘人百姓苦之皆聚而邑居為害滋甚遂廢農桑內外兇懼羣臣奏請禳災生曰野獸饑則食人飽當自止終不能累年為害也天豈不子愛羣生而年年降罰正以百姓犯罪不已將助朕專殺而施刑教故耳但勿犯罪何為怨天而尤人哉生如阿房遇兄與妹俱行者過令為非禮不從生怒殺之又譴羣臣於咸陽故城有後至者皆斬之皆使太醫令程延合安胎藥問人參好惡并藥分多少延曰雖小不小具自可堪用生以為譏其目擊延出自然後斬之

丁巳三年有司奏太白犯東井東井秦之分也太白罰星必有暴兵起於京師生曰星入井者必將為耳何所怪乎四川姚襄造姚國王欽慮等招勸鄜城定陽北地芹川諸羌胡皆應之有衆二萬七千進據黃落生遣廣平王黃眉東海王堅建節將軍鄧光等率步騎萬五千以討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光說黃眉曰傷弓之鳥落於虛處襄頻為督將桓溫張平所敗銳氣喪矣今謀固壘不戰是窮寇也襄性剛狠易以剛動若長驅跋行直壓其地襄必忿而出師可一戰擒也黃眉從之遣光率騎三千軍於襄壘門襄果怒盡銳出戰羌不勝引騎而退襄追之至於三原一作平迴光騎距襄俄而黃眉堅至大戰獲襄果有駿馬日行千里是戰也馬倒而擒斬之遺俘其衆此段亦見御覽三百一十一黃眉等振旅而歸黃眉雖有大功生不加旌賞每於乘中辱之黃眉怒謀殺生自立事發伏誅其王公親戚多有死者初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諸曰東海大魚化為龍男使為王女為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海待堅封也時為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生不知是堅是月生以謠夢之故誅其侍中太師錄尚書事魚遵此節亦見御覽四百六十五及其七子十孫時又謠曰百里望空城鬱鬱何青青瞎兒不知法仰不見天星於是悉壞諸空城以禳之金紫光祿大夫牛夷懼不免禍請出鎮上洛生曰卿恭肅篤敬宜左右朕躬豈有外鎮之理改授中軍夷懼歸而自殺初生少凶暴嗜酒健臨死恐其不能保全家業誡之曰會帥大臣若不從汝命漸除之及即偽位荒暴日滋殘虐彌甚飲酒於酒無復遺夜羣臣朝望漏盡請見生曰日盡牛一作須待須待論說朝調罕有見者或至日暮而不出百僚懼弊或至中西間方出臨朝酒一作怒色厲惟行一作多殺戮動連月昏醉弗堪省覽文奏囚之

遂疑納奸佞之言實謂失中左右或言陛下聖明幸世天下惟歌太平生曰媚於我也引而斬之或言陛下刑罰微過曰汝謫我也亦斬之所幸妻妾小有忤旨便殺之流其尸於渭水又遣宮人與男子裸交於殿前引羣臣臨而觀之或生刺牛羊羴馬活雞雞豚鴨鴨三五十為羣放之殿中或生刺死因而皮令其歌舞觀以為娛樂宗室勳舊親戚忠良殺害略盡王公在位者悉以疾告歸人情危駭道路日以朝士奔走草野皆曰從虎口出左右得度一日如過十年既自有目疾其所諱者不足不具少無缺傷殘毀偏婁之言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而死者不可勝紀至於被腰刺胎拉脊鋸頭殺者動有千數太史令康權言於生曰昨夜三月並出字星入於太微遂入於東井兼自去月上旬沈一作陰不雨句亦見御覽八百七十九迄至於今將有下人謀中之禍深願陛下修德以消之生怒以為妖言撲而殺之生夜對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是夜清河王苻法夢神告之曰且將禍集汝門為先覺者可以免之寤而心忤會侍婢來告乃與特進梁平老強汪等率壯士數百人潛入雲龍門東海王堅與呂婆樓率麾下三百餘人鼓噪繼進宿衛將士皆槍杖歸堅生猶昏寐未寤堅乘既至生驚問左右曰此輩何等人引生置於別室廢之為越王俄而殺之生臨死猶飲酒數斗昏醉無所知矣時年二十三在位二年偽諡厲王封子胤為越侯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三十二

前秦錄三

苻堅

苻堅字永固一名文玉健弟雄之子也趙建武中祖洪從石季龍徙郿家於水貫里其母苟氏晉游漳水祈子於西門豹祠歸而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堅焉有神光之異自天燭一作其庭背有赤文隱起成字曰什付臣又土王咸陽秘而莫之傳也姿貌魁傑骨垂過膝目有紫光祖洪奇而愛之名曰堅頭年七歲聰敏好施舉止不踰規矩每侍洪側輒量洪舉措取與不失機候洪因而謂健曰此兒姿貌瑋瑋質性過人頭大鎮重身長任大足短安下非常相也趙石光祿大夫司徒校尉高平徐統有知人之鑒遇堅於路異之執其手曰苻郎此官之御衛小兒敢戲於此不世司隸縛邪堅曰司隸縛罪人不縛小兒戲也統顧謂左右曰此兒有霸王之相左右怪之統曰非爾所及也後復遇之統下車屏人密謂之曰苻郎骨相不恆後當大貴但僕不及見如何堅曰若如公言不敢忘德八歲請師就家學洪曰倘小未可吾年十三方欲求師時人猶以為速成汝戎狄異類世知飲酒今乃求學耶欣而許之健之入關也次於

辛酉 三年九月風風集於東園大救其境內百寮進位一級歌之曰風風於飛其羽翬翬淵武聖后嬰胎萬億武聖即聖四初聖之將為救也與尙書左僕射猛右僕射融密議於齋堂悉屏左右聖自為教文猛融俱進紙筆有一大蒼蠅入自扇間鳴聲甚大集於筆端融而復來聖所聽之一作聖久而乃去俄而長安街巷市里民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聖謂融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何從而泄也於是教內外窮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聖歎曰其向者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此段亦見御覽遂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為聲無細而弗聞事未形而必彰者此之謂也聖廣修學官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充之公卿以下子孫并遣受業其有學為通儒才堪幹事漢修廉直孝悌力田者皆旌親之於是人思勸勵號稱多士盜賊止息請託路絕田疇修闢帝藏充益典章法物靡不悉備壬戌 四年晉興寧元年聖親臨太學致學生經義優劣品而第之問難五經博士多不能對聖謂博士王質曰朕一月三臨太學黜陟幽明躬親獎勵罔敢勸遠庶幾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墜漢之二武其可追乎質對曰白劉石擾覆華畿二都鞠為茂草儒生罕有或存墳籍滅而莫紀經綸學廢奄若秦皇陛下神武撥亂道隆虞夏開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風化盛隆周垂譽千祀漢之二武焉足論哉自是每月一臨太學諸生競勸焉七月黃龍見於成紀梁山崩

甲子 六年遣鴻臚張天錫為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屠各張固聚衆數千自稱大單于寇掠郡縣聖以其尙書鄧羌為建節將軍帥衆七千討平之時商人趙掇丁妃鄧益等皆家累千金車服之盛擬則王侯聖之諸公統引之為國武卿黃門侍郎程憲言於聖曰趙掇等皆商販醜惡市郭小人車馬衣服僭同王者官齊君子為諸國列卿傷風敗俗有座聖化宜肅明典法使清濁顯分聖於是推檢引掇等為列卿者降其爵乃下制非命士已上不得乘車馬於都城百里之內金銀錦繡工商皂隸婦女不得服之犯者棄市

乙丑 建元元年晉興寧三年聖又改元為建元正月雍州秀才段鏗對策上第拜吏部郎中孝廉通經者十餘人皆拜令長慕容暭遣其太宰慕容恪攻拔洛陽略地至於滎澗聖懼其入關親屯陝城以備之何奴右賢王曹左賢王衛辰舉兵叛率衆二萬攻其杏城已而郡縣屯於馬關山索慮烏延等亦叛聖而通於辰嚴聖率中外精銳以討之以前將軍楊安鎮軍毛盛等為前鋒都督殺道弟活活戰於同川安大敗之斬活并四千餘級嚴懼而降聖徙其會衆六千餘戶於長安進擊烏延斬之鄧羌討衛辰擒之於木根山聖自馳馬城如朔方巡撫夷狄以衛辰為夏陽公以統其衆殺其死分其部落試城已西二萬餘家封其長子猗為朔川侯試城已東二萬餘家封其小子寅為力川侯故號東西曹

丙寅 二年晉安泰元年秦雍二州地震裂水泉湧出金象生毛長安大風震市墮屋殺人聖懼而愈修德政焉

此節亦見御覽 使王猛楊安等率衆二萬寇荊州北鄙諸郡掠漢陽萬餘戶而還

丁卯 三年晉安泰元年羌欲叛聖自稱益州刺史率部落四千餘家西依張天錫叛將李儼聖遣王猛與關西太守姜衡南安太守鄧艾討儼於略陽張天錫率步騎三萬擊李儼攻其大夏武始二郡剋之天錫將寧據又敗儼諸軍於秦谷儼遣兒子純謝罪於聖仍請救尋而猛攻略陽儼奔白馬遣楊安與建威王撫率衆會猛以救儼猛遣鄧艾追儼使王撫守侯和姜衡守白石猛與楊安救鄧艾及天錫將楊通戰於抱罕東猛不利鄧艾擒儼於白馬送之長安天錫遂引師而歸儼猶懸城未出猛乃服白乘與從數十人請與相見儼開門延之未及設備而將士殺入遂虜儼而還聖以其將軍彭越為平西將軍涼州刺史鎮抱罕以儼為光祿勳歸安侯是歲符雙據上邦符柳據蒲坂叛於聖符武據安定並應之將共伐長安聖遣使諭之各留粟以為信皆不受聖命阻兵自守

戊辰 同年聖遣後禁將軍楊成世左將軍毛嵩等討雙武王猛鄧艾攻蒲坂楊安張蚝攻陝城成世毛嵩為雙武所敗聖又遣其武衛王鑒寧朔呂光等率外中精銳以討之左衛符雅左禁資衡率羽林騎七千繼發雙武乘勝至於榆眉鑒等擊敗之斬獲萬五千人武業安定隨雙奔上邦鑒等攻之符柳出挑戰猛閉壘不應柳以猛為懼已留其世子良守蒲坂率衆二萬將攻長安長安去蒲坂百餘里鄧羌率勁騎七千夜襲敗之柳引軍還猛又遣秦道遠悉俘其卒柳與數百騎入於蒲坂鑒等攻上邦剋之斬雙武猛又尋破蒲坂斬柳及其妻子傳首長安猛屯蒲坂遣鄧艾與王鑒等攻陝城克之送庚於長安殺之池陽民感其婦言而欲殺母遂車載母辭詣親家入南山母曰汝詣親家何至是也兒曰老婢何言遂下母於簾谷之間脫衣將殺之初婦謂其夫曰不可不得中衣來也兒不欲手脫背坐厲聲令母自脫母泣曰我生汝養汝至於今日汝信婦言枉殺我可不乞我此衣兒怒曰老婢復何言母呼曰天神山神當見此否言未卒聲見所持刀忽貫其頂而殺投於山穴母乘車卻歸昏而反家婦謂其夫還逆問曰得中衣來不母馳告鄰里收其婦送官郡縣以聞聖驚曰宇宙之內乃有此事將非怪乎於是輟而殺之此段亦見御覽六百四十五引補

本附此 時有司奏人有盜其母之錢而逃者請投之四裔太后聞而怒曰三千之罪莫大於之孝當棄之市朝奈何投之方外乎方外豈有無父母之鄉乎於是輟而殺之御覽六百四十五

己巳 五年晉太和四年六月晉大司馬桓溫伐燕慕容暭次於枋頭燕師屢敗遣散騎侍郎燕嵩來乞師於溫於字 聖請賂秦以三虎卒以西之地聖亦欲與暭連橫八月乃遣將軍苟池洛州刺史鄧艾帥步騎二萬救燕溫敗引歸池乃還是月京兆尹王攸上書獻十略一曰君道宜明二曰臣尙忠敬三曰子貴孝養四曰民生在勤五曰教無偏黨六曰養民在惠七曰延聘耆賢八曰懲惡顯善九曰伐叛討逆十曰易簡宏大聖納之以為諫議大夫十一月燕車騎王垂避害來奔王猛言於聖曰慕容垂燕之戚屬世雄東夏寬仁惠下恩結士庶燕趙之間咸有奉戴之意觀其才略權智無方兼其諸子明殺有韓盧人之

十六國春秋補 卷三十三 前秦

傑也。蛟龍猛獸，非可馴之物。不如除之。堅曰：吾方以義致英豪，建不世之功，且其初至，吾告之至誠，今而害之，人將謂我何。桓溫既走，慕容暉悔割河汾一作武之地以賂秦，乃遣使謂堅曰：頃者割地，行人失節，有國有家，分兵救患，理之常也。堅大怒，遣王猛與建威梁成平老之、鄧羌、李步騎三萬伐慕容暉。暉為冠軍將軍，以為鄉導。攻曠洛州刺史慕容紀暉弟，於洛陽。暉遣其將慕容暉、李精卒十萬，將解圍。猛使梁成等以精銳萬人卷甲赴之，大破賊於曠陽。猛遣慕容紀書，紀懼而請降。十二月，猛陳師而受之，留鄧羌鎮金墪，猛振旅而歸。二月，王猛攻洛陽。明年正月，拔洛陽。屠本固不從，其前從後，何也。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三十四

前秦錄四

苻堅

庚午 建元六年晉太和五年 又令輔國王猛、帥鎮南楊安、虎牙將軍張蚝、建節鄧羌等十將，率步騎六萬伐曠。討平燕冀，堅親送猛於曠東，謂曰：今授卿精兵，委以重任，使可從蓋關上黨，出潞川，此捷濟之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躬自率衆，以繼卿後。於相見，已勅運漕相繼，但憂賊不煩後慮也。猛曰：臣庸劣孤生，操無豪介，蒙陛下恩榮，內侍帷幄，出總戎旅，藉宗廟之靈，受陛下神算，殘胡不足平也。願不煩憂，臣犯霜露，臣雖不武，望克不淹時，但願速收有功，都置鮮卑之所，堅大悅。於是進師，楊安攻竹陽，八月，猛攻蓋關，執臨上黨太守慕容越，所經郡縣皆降於猛。猛留屯騎校尉苟萇戍蓋關，會楊安攻竹陽，為地道，遣張蚝率壯士數百人入其城中，大呼斬關，猛遂入晉陽，執驃并州刺史慕容容，莊、暉遣太傅上庸王評率衆四十餘萬以救二城，評懼猛不敢進，屯於潞川，猛留毛當戍竹陽，進師次潞川，與評相持，遣將軍徐成、胡燕軍期以日中，及昏而返，猛將斬之，鄧羌固請曰：成、羌郡將也，願與效戰以贖罪，猛弗許，羌怒還營。

嚴鼓勒兵將攻猛，猛赦之，美語猛謝，猛執其手曰：吾試將軍耳，將軍於郡將尚爾，況國家乎。此段後通鑑約事，知通鑑亦徐成之叔，純直亮素為王猛所知，長不滿六尺，醜極當時，猛見三百乃遣裨將，保本此也。徐成、山、純直亮素為王猛所知，長不滿六尺，醜極當時，猛見三百乃遣裨將，以銳卒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傍山起火，燒其輜重，火見郡中，臨懼遣使讓評，催之速戰，猛故知評買水鬻薪，不據將士有可乘之會，大笑謂楊安等曰：慕容評真奴才，雖億萬之衆，尚不足為慮，況數十萬乎。今破之必矣。評又求戰，甲戌乃陳於渭一作原，猛督衆曰：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宜各勉進，不可退也。願戮力行，以報恩。原受命君之朝，慶龍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勇奮，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望評師之衆也，惡之，謂鄧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莫可以捷也。成敗之機，在斯一舉。將軍其勉之。羌曰：若以司隸見與者，公無以為憂。猛曰：此非吾之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大郡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之，羌疑而弗應，猛乃馳就許之。羌於是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逐矛，馳入評軍，出入數四，傍若無人，舉旆斬將，殺傷甚衆，戰及日中，評衆大敗，俘斬五萬有餘。此段亦見通鑑二百三十四及乘勝追擊，又降斬十萬，於是進師圍鄆，猛之未至鄆也，劫盜公行，及猛之至，遠近帖然。堅聞之，十一月，留李威輔其太子宏守長安，以苻融鎮洛陽，躬率精銳十萬向鄆，七日而至於安陽，過故宅，引諸耆老，語及祖父舊事，泣然流涕，乃停宿，猛猶如安陽迎堅，堅謂之曰：昔亞夫不出軍迎漢文，將軍何以臨敵而背棄乎。猛曰：臣每覽亞夫之事，常謂前卻人主，以此而為名將，竊未多之。臣奉陛下神算，擊垂亡之虜，若摧枯拉朽，何足慮也。豈圖神幼變，忽遠臨脫，有不虞其如宗廟何。戊寅，堅遂攻鄆，陷之，慕容暉出奔，將軍郭慶執隸於高陽，遂之，辛巳，堅入鄆宮，大赦，閱其圖籍，凡鄆百五十七縣，一千五百七十九戶，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百九十八萬七千九百三十五。諸州郡牧守及六夷渠帥，盡降於堅。郭慶窮追餘寇，慕容評奔於高句麗，慶追至遼海，句麗縛評送之。堅徵暉宮人珍寶，以賜將士，論功封侯，以燕太守恪、太傅評之第，盡賜之，加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人，中女妓三十八人，猛辭，堅曰：昔魏絳和戎，猶有金石絲竹之賞，山甫翼周，實受四牡之錫，卿功超二子，任過管葛，安得辭也。其敬受之，無違朕命。以鄆羌為散騎常侍，安定太守，其定郡侯，邑三千戶，賞潞川之功，以郭慶為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揚武將軍，幽州刺史，鎮鄆，堅自鄆如枋嶺，誦諸父老，改枋嶺為永昌縣，復之終世，堅自永昌，行欲至之禮，歌勞止之時，以饗其羣臣，敕慕容暉及其王公已下，皆徒於長安，封賞各有差，既遣猛，猛分六州，使宣從事，猛上書辭，堅遣侍中梁諶、字伯言，博學有儒才，與弟熙俱以文藻清麗，見重一時，時人為之語曰：關中堂室，二中兩房，未若二梁，琅文琦章。此段亦見通鑑九十五

辛未 七年 苻堅行禮於辟雍，祀先師孔子，其太子及公侯卿大夫之元子，皆束脩釋奠焉。高平蘇通、長樂劉祥，並以碩學著德，尤精二禮，堅以通為禮記祭酒，居於東序，祥為儀禮祭酒，處於西序，每月朔

且率百餘親臨講論此節係即前卷二百三十六引補徒開東蒙僕及諸雜夷十萬戶於關中處鳥丸雜類於馮翊北地丁
 岑翟於新安徙陳留東阿高戶以實青州諸因亂流移避仇遠徙欲還舊業者悉聽之竹叛臣董種固
 守壽春為大司馬桓溫所圍遣使請救於堅堅遣王暕張氏步騎二萬救之據洛州魏八公山桓
 溫遣諸將夜襲空屯敗之暕屯頓城初仇池岳楊世以地降於堅堅舉為平南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
 既而歸順於晉世死子纂立遂受天子命而絕於堅世弟統驍武得乘起兵武都與纂分爭堅遣其
 將符雅楊安與益州刺史王統率步騎七萬先取仇池進圍寧遠雅等次於魏城纂率五萬距雅符梁
 州刺史楊亮遣督護郭寶率騎千餘救之戰於魏中為雅等所敗纂收衆奔還雅進攻仇池楊統帥武都
 之衆降於雅纂將領密降於雅請為內應纂懼而縛出降雅釋其縛送之長安以楊統為平遠將軍南秦
 州刺史加楊安都督鎮仇池先是王猛獲張天錫將燧煌陰謀及甲士五千堅既平六州西擒楊纂欲以
 德懷遠且詔威河右至是悉送所獲還涼州天錫懼而遣使謝罪稱藩堅大悅即署天錫為使持節散騎
 常侍都督河右諸軍事驍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西域都護西平公吐谷渾辟奚以楊纂既
 降懼而遣使送馬五千匹金銀五百斤堅拜辟奚安遠將軍福川侯七月堅如洛陽下書曰士死知己猶
 來格讓故喬公一言親祖追勳趙司隸高平徐統往在郡都識朕於童穉每思其股勳之言勿敢忘也可
 召其孫子詣行所堅如郡狩於西山親馳射遊獵旬餘皆樂一作而忘還命王洛即馬諫曰臣聞千金
 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行不履危故文帝馳車袁公止轡孝武好田相如殿規陛下為百姓父母若生
 所樂何可盤於游田以玷聖德若禍起須臾發生不測者其如宗廟何其如太后何堅曰善哉昔文公悟
 愆於虞人朕聞罪於王洛晉過也乃止此段亦見前卷四百五十四及後卷四百五十八自是遂不復獵堅聞桓溫廢海西公也
 謂羣臣曰溫前敗竊上後敗枋頭十五年間再傾國師六十歲公舉動如此不能思愆免退以謝百姓方
 廢君以自悅將如四海何諺云怒其室而作色於父者其桓溫之謂乎

壬申八年堅以境內旱課百姓區種糧不登省節穀帛之費大官後宮減常度二等百寮之秩以次降
 之復魏晉士籍使役有常其諸非正道典學一皆禁之堅臨太學考學生經義上第擢級者八十二人自
 永嘉之亂庠序無聞及堅之僭頗留心儒學王猛整齊風俗政理稱舉學校漸興滅燕趙後關隴清晏百
 姓豐樂自長安至於諸州皆夾道樹楊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於途工商貨販於道此
 亦見前卷此節亦見前卷二十四王猛化洽六州人移風變俗百姓歌之曰長安大街夾樹楊柳下有朱輪上有冠蓋英彥雲集海我
 民一作黎黎此節亦見前卷四百六十五是歲時有大風從西南來俄而晦冥恆星皆見三句亦見前卷又有赤星見於西南
 太史令魏延言於堅曰於古西南國亡明年必當平蜀漢堅大悅命秦梁密嚴戒備五月以高平徐崇為
 關隴太守崇統之少子以符恩拔之也六月冀州牧王猛入為丞相中書監司隸校尉以符融為鎮東大
 將軍代猛為冀州牧將發堅祖於蒲東秦梁賦詩堅母荀氏以融少子甚愛之比登三至蒲上其夕又

竊如融所內外莫知是夜堅寢於前殿魏延上言天市南門屏內后妃星失明左右問守不見后妃移勤
 之象堅推問知之符曰天道與人何其不遠遂重星官王猛至長安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辭讓再三堅
 不許猛固辭丞相授司徒又固辭不拜乃停司徒之授
癸酉九年九月晉武帝四月天鼓鳴有彗星出於箕尾長十餘丈或名彗尤熾經太微掃東井自夏及秋冬不
 滅太史令張猛言於堅曰尾燕之分野東井秦之分野彗起尾箕而掃東井災深禍大此十年之後燕滅
 秦之象二十年之後當為代所滅羣容歸父子兄弟亡虜也而布列朝廷貴盛莫二宜除渠帥以寧皇秦
 若且誅鮮卑不夕滅秦替者臣請就妖言之殺堅不納更以臨為尙書垂為京兆尹沛為平陽太守符融
 聞之上疏於堅曰臣聞東胡在燕歷數彌久逮於石亂遂據華夏跨有六州南面稱帝陛下受命六師大
 舉征討勞卒頻年隨而後獲本非羣義懷德歸化而來今父子兄弟列官滿朝執權履職勢傾勞奮陛下
 親而幸之臣愚以為猛獸不可養狼子野心性比年星異災起於燕願少留意以思天戒臣據可言之地
 不容隱已詩曰兄弟急難朋友好合劉向以肺腑之親尚能極言況於臣乎堅報之曰汝為德未充而懷
 是非立善未稱而名過其實詩云德輶如毛民鮮克舉君子處高戒懼慎敗可不務乎今四海事曠兆庶
 未寧黎元應撫夷狄應和方將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於赤子汝其思之勿懷耿介夫天道助順修德則
 履災苟求諸己何懼外患焉晉涼州刺史楊亮遣子廣襲仇池與堅將楊安戰廣敗於沮水諸戎皆委
 城奔潰亮懼而退守葭陰安遂進寇漢川堅遣王統朱彤率卒二萬為前鋒寇蜀前禁將軍毛當據將
 軍徐成率步騎三萬人自劍閣楊亮率巴蠻萬餘拒之戰於黃谷王師不利亮奔固西城形乘勝陷漢中
 徐成又攻二劍克之楊安進據梓潼督督威將軍西登校尉周胤降於形揚武將軍益州刺史周仲孫勒
 兵距形等於綿竹聞堅將毛當將至成郡仲孫率騎五千奔於南中安當進兵遂陷益州於是西南夷邦
 寇夜郎等皆歸之堅以安為右大將軍益州牧鎮成都毛當為鎮西將軍梁州刺史鎮漢中姚萇為寧州
 刺史鎮西登校尉王統為南秦州刺史鎮仇池

甲戌十年三月侍中太尉李威卒威字伯龍漢陽人苟太后姑子少與苻雄結刎頸之交苻生屢欲誅堅
 顧威以免堅深德之威如父誅苻生及法皆威與太后潛決大謀遂有辟陽之寵雅重王猛勸堅以國
 事任之堅常謂猛曰李公知卿猶龍叔之於夷吾罕度之於子孫猛兄弟之及四月堅下書曰巴夷險逆
 寇亂益州招引吳軍為唇齒之勢特進鎮軍將軍護羌校尉鄧粲可帥甲士五萬星夜一作赴討五月蜀
 人張育楊光等起兵二萬與巴蠻音老相應以叛於堅晉益州刺史史肅威遠將軍桓石虔率眾二萬人
 據墊店江張育乃自號蜀王遣使稱藩於育與巴從會帥張重尹萬等五萬餘人進圍成都轉而有與萬
 爭權舉兵相持堅遣鄧粲與楊安擊之育先退屯綿竹八月鄧粲敗於綿竹育斬之益州平羌勒銘於岷山而還十二
 成都南重死之及首級二萬三千鄧粲復擊張育楊光於綿竹皆斬之益州平羌勒銘於岷山而還十二

月光至自成都堅引見東堂謂之曰將軍之先仲華遇漢世祖於前將軍復逢朕於後何鄧氏之多幸光曰臣常謂光武之遇仲華非獨仲華之遭光武堅笑曰將軍蓋以自況非直將軍之幸亦朕之遇賢桓石

度敗姚萇於犍江萇退據五城石度與萇移屯巴東時有人於堅光明殿大呼謂堅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惡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祕書監朱彤等因請誅鮮卑堅不從

乙亥十一年正月遣使巡行四方觀風俗問政道明黜陟恤孤獨不能自存者以安車蒲輪徵隱士樂陵王勳一作折似為國子祭酒堅雅好文學英儒畢集純博之精莫如勳也終於太子少傅五月王猛薨疾

堅親視南北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齋河嶽諸神無不周備以猛疾病未少一作瘳堅大赦殊死已下此亦見初光廢我之仇讎終為大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時年五十七堅哭之慟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贈侍中丞相餘如故諡武侯朝野悲哭三日堅置聽訟觀於未央之南

禁老莊圖識之學中外四禁二衛四軍長上將士皆令修學課後宮置典學立內司以授於掖庭選閭人及女隸有聰識者置博士以授經又置左右鎮郎及拂蓋郎堅以乞活夏默為左鎮郎胡人護磨那為右鎮郎奄人申香為拂蓋郎默等身長一丈八尺並多力善射三人每食飯一石肉三十斤此節依初學記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三十五

前秦錄五

苻堅

丙子建元十二年晉太元元年正月癸巳高陸民穿井得龜大三尺六寸背文象八卦堅命太守穿池養之食之以粟此節亦見事類賦注堅每曰自王丞相薨後疑疑中白此二句見御覽三百七十四四月堅下書曰涼州刺史張天錫雖稱藩受位而臣道未純可遣武衛荀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等率步騎十三萬伐張天錫於姑臧遣尙書郎閔梁殊命軍前下書徵天錫堅嚴飾南宮親饗萇等於城西實行將各有差軍司段鑿謂周虓曰以此衆戰誰能敵之虓曰戎狄以來未之有也此節依通鑑又遣其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辯涼州刺史王統率三州之衆繼之閔負等到涼州天錫自以竹之列諸志在保境命斬之遣將軍馬建出距萇等俄而梁熙王統等自清石津攻其將梁榮於河會城陷之苟萇濟自石城津與梁熙等會攻緡緡城又陷之馬建懼自楊川退還清塞天錫又遣將軍掌據率衆三萬與馬建陣於洪池苟萇遣姚萇以甲卒三千挑戰諸將勸據擊之以挫其鋒據不從天錫乃率中軍三萬次金

呂長孫開天錫來逼急攻據建建降於萇遂攻據害之及其軍司席仇萇進軍入清塞乘高列陣天錫又遣司兵趙充符為前鋒率勁勇五萬來拒與萇等戰於赤岸涼師大潰天錫懼率騎數千奔還姑臧致敗

降涼州平九月堅以梁熙為持節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領護西羌校尉鎮姑臧徙豪右七千餘戶於關中五品稅百姓金銀一萬三千斤以賞軍士餘皆安堵如故封天錫重光縣之東鄉二百戶號歸義侯拜比部尙書遷右僕射初萇等將征天錫堅為其立第於長安至是而居之堅既平涼州又遣其安北將軍幽州刺史苻洛為北討大都督率幽州兵十萬討代王涉翼健又遣後將軍俱難與鄧羌等率步騎二十

萬東出和龍西出上郡與洛會於涉翼健庭翼健戰敗遁於弱水苻洛逐之勢窮迫退還陰山其子翼珪翼健即翼縛父請降洛等振旅而還封賞有差以翼健下似其庶子荒俗未參仁義令入太學習禮以翼珪執父不孝遷之於蜀散其部落於漢郡故地立尉監行事官徵領押課之治業營生三五取丁復後三年無稅租其渠帥歲終令朝獻出入往來為之制限堅嘗之太學召涉翼健疑在當問曰中國以學養性而人壽考漢北噉牛羊而人不壽何也翼健不能答又問卿種人有堪將者可召為國家用對曰漢北人能捕六畜善馳走逐水草而已何堪為將又問好學否對曰若不好學陛下用教臣何為堅善其答

丁丑十三年堅以關中水旱不時議欲徙白故事發其王侯以下及豪強富民值錢三萬人開涇水上源鑿山起堤通渠引渭以溉關西之田及春而成民賴其利以上亦見御覽七百五十五以前涼州新附復租賦一年為父後者賜爵一級孝悌力田爵二級孤寡高年歲帛有差女子百戶牛酒大酺三日前涼督呂太守陰縱卒都人思其政化縱經送喪至武威者千餘人御覽二百六十一太史奏有星見於外國之分當有聖人入輔中國得之者昌堅聞西域有鳩摩羅什襄陽有釋道安並遣求之

戊寅十四年遣其尙書令苻丕率司馬慕容暉苟萇等步騎七萬寇襄陽使陽安將軍樊鄧之衆為前鋒屯騎校尉石越率精騎一萬出魯陽關慕容暉與姚萇出自南鄉苟池等與暉等王顯將勁卒四萬從武當繼進大會漢陽師次河北晉南中郎將朱序以不軍無舟楫不以為虞石越遂游馬以渡序大懼固守中城越攻陷外郭獲船百餘艘以濟軍丕率諸將進攻中城遣苟池石越毛當以乘五萬屯於江陵晉車騎將軍桓沖擁衆七萬為序聲援懼池等不敢進保據上明竟州刺史彭超遣使上言於堅曰晉沛郡太守戴遂以卒數千戍彭城臣請率精銳五萬攻之願更遣重將討淮南諸城堅於是又遣其後將軍俱難率

右將軍毛當後發毛盛陵江郡保等步騎七萬寇淮陰盱眙楊武彭超寇彭城梁州刺史章鎮寇魏興太守吉挹於西城晉將軍毛武生率衆五萬距之與俱難等相持於淮南先是梁熙遣使西城稱揚堅之威德並以綵緡賜諸國王於是朝獻者十有餘國大宛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朱鬣五色鳳膺身及諸珍異五百餘種堅曰吾思漢文之返千里馬吾羨美詠今所獻馬其悉返之庶克念前王矜撫古人矣乃命

羣臣作止馬詩而遣之。示無欲也。其下以為盛德之事。遠同漢文。於是獻詩者四百餘人。是時符不久。國
 襄陽。御史中丞李柔。幼不以師老無功。請徵下廷尉。堅曰。不尋費廣無成。實宜貶。但師已淹時。不可虛
 然中返。其特原之。令以功成贖罪。因遣其黃門郎華。持節切讓不等。仍賜以劍。日來未捷者。汝可自
 裁。不足復持而見吾也。初。丕之寇襄陽也。將急攻之。苟長諫曰。今以十倍之衆。積粟如山。但徒荆楚人。納
 於許洛。絕其糧運。使外援不接。糧盡無人。不攻自潰。何為促攻。以傷將士之命。不從之。及堅讓丕。衆咸疑
 懼。莫知所為。征南主簿河東王施進曰。以大將軍英秀。諸將勇銳。以攻小城。何異洪爐燎羽毛。所以紛攻。
 欲以計制之。若決一旦之機。可指日而定。今破襄陽。上明自返。復何所疑。願請一旬之期。以展三軍之勢。
 如其不捷。施請為戮。丕於是促國攻之。堅將親率衆助丕。使符融將關東甲卒。會於壽春。梁熙統河
 西之衆。以繼中軍。融臨上言。以為未可與師。乃止。是歲。天鼓鳴。句依彌八日。
 已卯。十五年。晉太元。晉兗州刺史謝玄。率衆數萬。次於泗水。將救彭城。符不陷襄陽。執南中郎將朱序。送
 於長安。堅署為度支尚書。以其中壘梁成。為南中郎將。都督荆揚州諸軍事。荆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配
 兵一萬。鎮襄陽。以征南府器械杖之。彭超之圍彭城也。置輻重於留城。至是。晉將謝安。遣將軍何謙之。高
 衡。率衆萬餘。趨留城。超引軍赴之。戴逵率彭城之衆。奔於謝安。超據彭城。分兵下邳。二句依通鑑超留其
 治中徐獲守彭城。而復寇盱眙。俱難既陷。淮陰。留邵保戍之。與超會師而南。竹將毛武生救魏興。遣前鋒
 督護趙福。將軍袁虔等。水軍二萬。過江而上。堅南巴校尉姜宇。遣將張紹。仇生等。水陸五千距之。戰於南
 縣。王師敗績。尋而韋鍾攻陷魏興。執太守吉挹。毛當與王顯自襄陽而東。攻淮南。彭超陷盱眙。獲晉建
 威將軍高帝內史毛暹之。遂攻晉幽州刺史田洛於三阿。去廣陵百里。京都大震。臨江列戍。孝武帝遣征
 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於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游擊將軍河間王曇之。次於堂邑。謝玄自廣陵救三阿。
 毛當。毛盛。馳救安之。王師敗績。玄率衆三萬。次於白馬塘。俱難道其將都頭。率騎進玄。戰於塘西。玄大敗
 之。斬玄進兵至三阿。與難超戰。超等又敗。退保盱眙。玄進次石梁。與田洛攻盱眙。難超出戰。復敗。退屯
 淮陰。玄遣將軍何謙之。督護諸葛侃。率舟師乘湖而上。焚淮橋。又與難等合戰。謙之斬其將邵保。難超退
 師。淮北。難歸。彭超。斬其司馬柳渾。堅聞之大怒。監軍徵超下獄。超自殺。難免為庶人。七月。堅以毛當為
 平南將軍。徐州刺史。鎮彭城。毛盛為平東將軍。兗州刺史。鎮胡陸。王顯為平吳校尉。揚州刺史。戍下邳。此

亦見通鑑。賞堂邑之功也。
 十六年。苻堅起教武堂於涇城。命太學生明陰陽兵法。教為將士。朱彤諫曰。虎將之士。受教學生。強
 韓之術。乃弱本之方。夫資將之法。譬之養馬。秣以高糧。習以戰。長鞭策後。金勒制前。折旋規矩。任之進
 退。此節依通鑑三百五十九引補又以苻洛為散騎常侍。持節都督益寧西南夷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益州牧。領護西夷
 校尉。鎮成都。命從伊闕自襄陽。迺漢而上。洛。健之兄子也。雄勇多力。而猛氣絕人。堅深忌之。故常為邊牧。

洛有征伐之功而未賞。及是選也。悲怒謀於衆曰。孤於帝室。至親也。主上不能以將相任孤。常指孤於外。
 既投之西裔。復不聽過京師。此必有伏計。令梁成沈孤於漢水矣。為宜束手就命。為追晉陽之事。以匡社
 稷。諸君意如何。其治中平顏。一作安陳詳瑞。勸洛舉兵。洛因挾扶大言曰。孤計決矣。沮謀者斬。於是自
 稱大將軍。大都督。秦王。署置官司。以平顏為輔國將軍。幽州刺史。為其謀主。分遣使者徵兵於鮮卑。烏丸
 高句麗。百濟及鮮卑。一作維休忍等諸國。並不從。洛懼而欲止。平顏曰。且宜聲言受詔。盡幽并之兵。出自中
 山。常山。陽平。公必郊迎於路。因而執之。進據冀州。總關東之衆。以圖秦雍。可使百姓不覺易主。而大業定
 矣。洛從之。乃率衆七萬。發和龍。將圖長安。於是關中騷動。盜賊並起。堅遣使數之曰。天下未一家。兄弟匪
 他。何為而反。可還和龍。當以幽州永為世封。洛謂使者曰。汝還白東海王。幽州偏阨。不足容萬乘。須還王
 咸陽。以承高祖之業。若能懷德。還關者。位為上公。符融本國。堅大怒。遣其左將軍寶衝及呂光。率步騎四
 萬討之。右將軍都督。駙馬都尉。率冀州兵三萬為前鋒。以符融為大都督。授之節度。使石越率騎一萬。自
 東萊出石。還遼和龍。海行四百餘里。符重亦盡薊城之衆。會洛兵於中山。有衆十萬。衝等與洛戰於中山。
 大敗之。執洛及其將蘭殊。送於長安。呂光追斬符重於幽州。石越克和龍。斬平顏及其黨與百餘人。堅赦
 蘭殊。署為將軍。徙洛於涼州。徵符融為車騎大將軍。領宗正。錄尚書事。洛既平。堅以關東地廣人殷。思所
 以鎮靜之。引其羣臣於東堂議曰。凡我族類。支胤彌繁。今欲分三原九嶺。使都汧雍十五萬戶於諸方要
 鎮。不忘舊德。為磐石之宗。於諸君之意如何。皆曰。此有周所以祚隆八百。社稷之利也。於是分四帥子弟
 三千戶以配符融。鎮如世封諸侯。為新券主。堅送不於關上。流涕而別。諸戎子弟離其父兄者。皆悲號
 哀慟。酸感行人。識者以為夷亂流離之象。於是分幽州置平州。以石越為平州刺史。領護鮮卑中郎將。鎮
 龍城。大鴻臚韓胤。領護赤沙中郎將。移烏丸府於代郡之平城。中書令梁竊為安遠將軍。幽州刺史。鎮薊
 城。毛興為鎮西將軍。河州刺史。鎮枹罕。王騰為鷹揚將軍。并州刺史。領護匈奴中郎將。鎮晉陽。二州各配
 支戶三千。符融為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洛陽。符叔為安東將軍。雍州刺史。鎮蒲坂。先是高陸人穿井得
 龜。及此而死。藏其骨於太廟。其夜。廟丞高蔚夢龜謂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遭時不遇。隕命秦庭。又有人
 夢中謂虜曰。龜三千六百歲而終。終必妖興亡國之徵也。此節亦見通鑑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遂示
 人以侈。建元十年。正月。懸珠簾於正殿。二句亦見通鑑以朝羣臣。宮宇車乘。器物服御。悉以瓊珠瑤玕奇寶珍
 怪飾之。尚書裴元略諫曰。臣聞堯舜茅茨周卑宮室。故致治和平。慶隆八百。始身窮極奢麗。嗣不及孫。願
 陛下則采椽之不琢。鄙室而不居。敷綈風於天下。流休絕於無窮。戔金玉。珍竊帛。動恤民隱。勸課農桑。
 捐無用之器。棄難得之貨。致至道以厲薄俗。修文德以懷遠人。然後一軌九州。同風天下。刑措既登。告成
 東嶽。雖軒皇以齊美。嗚呼。二漢之徒。一作。封臣之願也。堅大悅。命去珠簾。以元略為諫議大夫。
 十七年。鄭善王車師前部王來朝。大宛獻汗血馬。肅慎貢楛矢。天竺國獻火浣布。此句亦見通鑑光祿

摩獸羊六角二口四角八口此節詳見九百二引在十六國新羅遣使貢其方物在百濟東去長安九千八百里其人食麥此節詳見八百康居于冀及海東諸國凡六十有二王皆遣使貢其方物自正月不雨至於六月微樂減膳出宮女以迎和氣初堅母少寐將軍李威有辟陽之寵史官載之八月堅收起居注及著作所錄而觀之見苟太后李威之事慚怒乃焚其書而大檢史官將加其罪著作郎趙泉軍敬已死乃止著作郎董胤一作董繼督書時事然十不留一荆州刺史都督遣其司馬闕振中兵參軍吳仲等率衆二萬寇葭陵留輜重於管城水陸輕進桓冲道南平太守桓石虔竟陵太守郭銓等水陸二萬距之相持月餘戰於徵水振等大敗退保管城石虔乘勝攻破之斬振及仲俘斬萬七千貴走襄陽都督一作趙以字音形相近而誤皆字處獸西平人也身長八尺腰大十圍清辨善談論雄武便弓馬孝友貞亮聲高一時詳見三百七十七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三十六

前秦錄六

苻堅

壬午 建元十八年晉太元七年 堅妻羣臣於前殿樂奏賦詩秦州別駕姜平子詩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屈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足獻也堅笑曰名不虛行因擢爲上第堅兄法子東海公陽與王猛子散騎侍郎皮謀反事洩堅問反狀陽曰禮云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莫公死不以罪齊襄復九世之仇而況臣也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功而臣不免貧餒所以圖富也堅流涕謂陽曰哀公之喪事不在朕卿寧不知之讓皮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爲田不聞爲卿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微也皆赦不誅徒陽於高昌皮於朔方之北三月徙鄴銅駝銅馬飛廉翁仲於長安是月大風吹壞長安西門劫宮中大樹倒根於上此節詳見八百七十六引補 苻融以位忝宗正不能滿過奸萌上疏請待罪私藩堅不許將以融爲司徒融固辭堅銳意刑揚將謀入寇乃改授融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新平郡獻玉器初堅卽僞位新平人王雕一作陳說圖識堅大悅以雕爲太史令嘗言於堅曰謹案識云古月之末亂

十六國春秋輯補 卷三十六 前秦

二七九

中州洪水大起健西流惟有雄子定八州此卽三祖陛下之聖諱也又曰嘗有草付臣又土滅東燕破白虜氏在中華在表案圖識之文陛下當滅燕平六州願徒汎隨諸兵於京師三秦木杙之於邊地以應圖識之言堅訪之王猛猛以難爲左道惑衆勸堅誅之雖臨刑上疏曰臣以趙建武四年從京兆劉滂舉臣師劉滂明於圖記謂臣曰新平地古顯頊之墟里名曰雞關記云此里應出帝王寶器其名曰延壽寶鼎顯頊有云河上先生爲吾隱之於咸陽西北吾之孫有草付臣又土應之滂又云吾嘗齋於室中夜有流星大如半月落於此地斯蓋是乎願陛下誌之以上亦略見前 平七州之後出於壬午之年至是而新平人得之以獻器銘篆書文題云法一爲天王二爲王后三爲三公四爲諸侯五爲伯子男六爲卿大夫七爲元士自此以下攷載文記列帝王名臣自天子三后內外次序上應天文象紫宮布列依玉版版辭不違帝王之數從上元人皇起至中元窮於下元天地一變蓋三元而止堅以難言有徵追贈光祿大夫幽州蝗廣袤千里堅遣其散騎常侍劉闕持節爲使者發青冀幽并百姓討之以苻明爲使持節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青州刺史以諫議大夫裴元略爲陵江將軍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密授規模令與王撫備舟師於蜀將以入寇車師前都王彌實善王休密狀朝於堅堅賜以朝服引見西堂實等觀其宮宇壯麗儀衛嚴肅甚懼因請年年貢獻堅以西域路遠不許令三年一貢九年一朝以爲永制實等請曰大宛諸國雖通貢獻然誠節未純請乞依漢置都護故事若王師出關請爲鄉導堅於是以前騎呂光爲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與陵江將軍姜秉輕騎將軍彭晃等配兵七萬以討定西域苻融以虛耗中國投兵萬里之外得其人不可以役得其地不可耕固諫以爲不可堅曰二漢力不能制匈奴猶出師西域今匈奴既平易若摧朽雖勞師遠役可傳檄而定化被昆山垂芳千載不亦美哉朝臣又屢諫皆不納苻將軍朱續焚踐河北屯田掠六百餘戶而還十月堅引羣臣於太極殿會議伐晉曰吾統承大業垂三十載憂夷通難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賓王化吾每思天下未一未嘗不臨食飯餽今欲起天下兵以討之略計其兵杖精卒可得九十七萬吾將躬先啓行薄伐南裔此行也朕與陽平公之任非諸將之事於諸卿意何如秘書監朱彤曰陛下應天順時悉行天罰噓哈則五嶽摧覆呼吸則江海絕流若一舉百萬必有征無戰晉主自當銜璧與觀啓額軍門若迷而弗悟必逃死江海將追之即可賜命南巢中州之人還之桑梓然後還復舊宗告成封禪起白雲於中極受萬歲於中嶽爾則終古一時書契未有堅大悅曰吾之志也左僕射權翼進曰臣以爲晉未可伐夫以討之無道天下離心八百諸侯不謀而至武王猶曰彼有人焉週師止旆三仁誅放然後奮戈收野今晉道雖微未聞喪德君臣和睦上下同心謝安桓沖江左偉才可謂晉有人焉臣聞師克在和今晉和矣未可圖也堅默然久之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石越對曰吳人恃險偏隅不賓王命陛下親御六師問罪衝越誠令人神四海之望但今歲鎮星守斗牛福德在吳懸象無差弗可犯也且晉中宗潘王耳夷夏之情咸共推之遣愛猶在於人

十六國春秋輯補 卷三十六 前秦

二八一

居門在灼然者，爲崇文義從。良家子年二十以下，武藝驍勇，富室材雄者，皆拜羽林郎。又下書，朕將登會稽，復高績，伐國存君，義同三王，期克捷之日，以司馬昌明爲尙書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尙書，桓沖爲侍郎。勢還不遠，可並爲起第以待之。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其秦州主簿金城趙盛之，爲建威將軍，少年都統。八月戊午，遣征南大將軍庾平公融，騎從一作驍張耗，撫軍大將軍高陽公苻方，衛軍梁成，平南慕容暉，冠軍慕容垂，率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甲子，堅發長安，戎裝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旌鼓相望。九月，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於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於汝穎，融等攻陷壽春，執平南將軍徐元喜，安豐太守王先，乘攻陷項城，害晉將軍王太邱，梁成與其揚州刺史王顯，弋陽太守王詠等，率衆五萬，屯於洛澗，柵淮以遏東軍，成須敗王師，晉遣都督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豫州刺史桓伊，輔國謝琰等，水陸七萬，相繼而進，去洛澗二十五里，憚成不進，龍驤將軍胡彬，先保碭石，爲融所逼，極盡詐誘沙以示融軍，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見大軍，融軍人獲而送之，融乃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俘，但懼其越逸，宜速進衆軍，倚禽賊帥，堅大悅，恐石等遁也，捨大軍於項城，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令軍人曰：敢言吾至壽春者，故舌，故石等弗知，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勁卒五千，夜襲梁成，梁成斬成及王顯，王詠等十將，士卒死者萬五千，謝石等以既敗，梁成水陸繼進，堅與苻融登城而望，晉師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也，何謂少乎？懼然有懼色。此節亦見前編初，朝廷聞堅入寇，會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求助於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之見草木狀人，若有力焉，堅道其尙書朱序，說石等以乘虛欲脅而降之，序詭謂石曰：若秦百萬之衆皆至，則莫可敵也，及其衆軍未集，宜在速戰，若挫其前鋒，可以得志，石聞堅在壽春也，懼謀不戰以疲之，謝琰勸從序言，遣使請戰，許之時，張耗敗謝石於肥南，謝琰，勒卒數萬，陣以待之，耗乃退，列陣逼肥水，王師不得渡，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列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豈戰戰者乎？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融於是懸軍卻陣，欲因其濟水，覆而取之，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融馳騎略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王師乘勝追擊，至於青岡，死者相枕，堅爲流矢所中，單騎遁走，還於淮北，饑甚，民有遺壺殭屍豚者，堅食之大悅。此節亦見前編曰：昔公孫豆，何以加也，命賜帛十匹，綿十斤，辭曰：臣聞白龍厭天地之樂，而見困豫且，陛下目所親也，耳所聞也，今蒙慶之難，豈自天乎？且妄施不爲惠，妄受不爲忠，陛下臣之父母也，安有子養而求報哉，弗顧而退，堅大慚，顧謂其夫人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見今日之事邪？當何面目復臨天下乎？潯然流涕而去，聞風聲鶴唳，皆謂晉師之至，其僕射張天錫，尙書朱序，及徐元喜等，皆歸順，初，諺言堅不出項，羣臣勸堅停項，爲六軍聲援，堅不從，故敗，諸軍悉潰，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垂不從，乃以兵圍堅，初，慕容暉屯郿城，姜成等守葭州，晉隨郡太守夏侯澄，攻姜成，斬之，慕容垂還，堅離集，散比至洛陽，衆

十六國春秋輯補 卷三十六 前編

二八七

十餘萬，百官威儀，軍容粗備，未及關，而垂有貳志，說堅請還撫燕，併求拜慕，堅許之，權翼固諫，以爲不可，堅不從，尋懼垂爲變，悔之，遣騎騎石越，率卒三千戍郿，驃騎張耗，率羽林五千戍并州，留兵四千，配鎮軍毛當，戍洛陽，堅自淮南，次於長安，東之行宮，哭苻融而後入，告罪於其太廟，赦殊死已下，文武增位一級，厲兵課農，存卹孤老，諸士卒不返者，皆復其家終世，贈融大司馬，益曰哀公，衛軍從事中郎丁零翟斌，反於河南，長樂公苻丕，遣慕容垂及苻飛龍討之，垂南結丁零，殺飛龍，盡坑其衆，豫州牧平原公苻暉，遣毛當擊翟斌，爲斌所敗，當死之。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三十七

前秦錄七

苻堅

甲申 建元二十年，垂子晨亡奔列人，招集羣盜，衆至萬數千，不道石越擊之，爲晨所敗，越死之，垂引丁零烏丸之衆二十餘萬，爲飛梯地道，以攻郿城，慕容暉弟燕故濟北王泓，先爲北城長史，聞垂攻郿，亡命奔關東，收諸馬牧鮮卑，衆至數千，還屯華陰，慕容暉乃潛使諸弟及宗人起兵於外，堅遣將軍張永，一作將軍率騎擊之，爲泓所敗，泓衆遂盛，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推叔父垂爲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領大司馬，冀州牧，吳王，堅謂權翼曰：吾不從卿言，使鮮卑至是，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將若泓何？翼曰：寇不可長，慕容垂正可據山東爲亂，不暇近逼，今暉及宗族種類，盡在京師，鮮卑之衆，布於畿甸，實社稷之先憂，宜遣重將討之，堅乃以廣平公苻熙，爲使持節都督雍州雜戎諸軍事，鎮東大將軍，雍州刺史，鎮蒲坂，徵苻融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尙書事，配兵五萬，以左將軍寶衝爲長史，龍驤姚襄爲司馬，討泓於華陰，一作華平陽太守慕容冲，起兵河東，有衆二萬，進攻

十六國春秋輯補 卷三十七 前編

二八九

葉載德。顧祖初著名於晉朝。今復建勳。使功業相繼。千載一時。不可失也。膺素輕不自以力能過之。乃改書而遣送等。并遣濟南毛蜀。毛鮮等。分房為任。於晉。堅遣鴻臚郝雅。徵處士王嘉於到獸山。既至。每曰召嘉與道安於外殿。動靜諮問之。嘉容驍入見東堂。稽首謝曰。弟沖不識義方。孤背國恩。臣罪應萬死。陛下垂天地之容。臣蒙更生之恩。臣二子昨婚。明當三日。愚欲暫屈。幸臣私第。堅許之。出。嘉曰。惟道作遺條。不成文章。會天大雨。不得殺羊。堅與羣臣。莫之能解。是夜大雨。晨不果出。初。障之。諸弟起兵於外也。堅防守甚嚴。謀慮之而無因。時鮮卑在城者。猶有千餘人。障乃密結鮮卑之衆。謀伏兵請堅。因而殺之。令其豪帥悉罷。屈突鐵侯者。潛告之曰。官今使侯外鎮。聽舊人悉隨。可於某日會集某處。鮮卑信之。北部人突賢與其妹。妹為左將軍賈術小妻。聞以告術。請留其兄。術馳入白堅。堅大驚。召騰問之。騰具首服。堅乃誅賢父子。及其宗族。城內鮮卑。無少長及婦女皆殺之。羣容垂復圍郡城。焦遠既至。朝廷果欲徵不任子。然後出師。遠固陳不款誠無貳。并宣楊膺之意。乃遣劉牢之等。率衆二萬。水陸運漕救郡。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三十八

前秦錄八

苻堅

乙酉 建元二十一年。時長安大饑。人相食。諸將歸而吐肉。以飭妻子。慈容沖僭稱尊號於阿房。改年更始。堅與沖戰。各有勝負。常為沖所圍。殿中上將軍鄧遐。左中郎將鄧琬。尚書郎鄧瑄。相謂曰。吾門世荷榮寵。先君建殊功於國家。不可不立忠效節。以成先君之志。不死君難者。非丈夫也。於是與毛萇等。蒙賊皮翥牙而擊沖軍。沖軍潰。堅獲免。嘉其忠勇。並拜五校。加三品將軍。賜爵關內侯。沖又遣其尚書令高蓋率衆復襲長安。攻陷南門。入於南城。左將軍賈術。前將軍李辯等。擊敗之。斬首千八百級。分其尸而食之。堅尋敗沖於城西。追奔至於阿房城。諸將請乘勝入城。堅懼為沖所獲。乃擊金以止軍。是時劉牢之至枋頭。征東參軍徐義。官人孟豐。告苻丕。楊膺。委讓等謀反。丕收膺讓戮之。牢之以不自相屠戮。盤桓不進。苻暉度為沖所敗。堅讓之曰。汝吾之子也。擁大衆。度為白虜小兒所摧。何用生為。暉憤恚自殺。關中堡壁三十餘所。推平遠將軍馮翊趙放為統主。相率結盟。遣兵救助堅。左將軍苟池。右將軍俱石子。率騎五千。與

沖爭麥。戰於鹽山。為沖所敗。池死之。石子奔鄴。堅大怒。復遣領軍楊定。率左右精騎一千五百擊沖。大敗之。俘掠鮮卑萬餘而還。堅怒。悉坑之。定果勇善戰。沖深憚之。遂穿馬陷以自固。劉牢之至鄴。羣容垂北如新城。鄴中饑甚。多奔山中。幽冀人相食。初。關東詔曰。幽州。魏不當滅。若不滅。百姓絕。魏之本名。與不相持。經年。百姓死。魏先。是姚萇攻新平。新平太守苟輔將降之。郡人遠西太守馮載。連勺令馮羽等諫曰。天下喪亂。忠臣乃見。昔田單守一城而存齊。今秦之所有。猶連州累鎮。郡國百城。臣子之於君父。盡心盡力焉。死而後已。豈宜試哉。輔大悅。於是灑城固守。甚為土山地道。輔亦為之。或戰山峯。甚衆死者。萬有餘人。輔乃詐降。萇將入。覺之。引衆而退。輔馳出擊之。斬獲萬計。至是糧竭矢盡。外救不至。萇遣吏謂輔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仇忠臣乎。卿但率見衆男女還長安。吾須此城置鎮。輔以為然。率男女萬五千口出城。萇圍而坑之。男女無遺。初。石季龍末。清河崔悅為新平相。為郡人所殺。悅子液。後仕堅為尚書郎。自去父仇。不同天地。請還冀州。堅怒之。禁錮新平人。缺其城角以恥之。新平會望深以為憤。故相率距。遂以立忠義。時有羣鳥數萬。翔鳴於長安城上。其聲甚悲。占者以為國羽。不終年有甲兵入城之象。沖率衆登城。堅身貫甲冑。戰距之。飛矢滿身。血流被體。時雖兵寇危迫。馮翊諸堡。猶有負糧口難而至者。多為賊所殺。堅謂之曰。聞來者率不善。誠是忠臣赴難之義。當今寇難殷繁。非一人之力所能濟也。庶明靈有照。禍極災返。保誠願。為國自愛。若義屬甲。端聽師期。不可徒喪無成。相隨。口。三輔人為沖所略者。咸遣使告堅。請放火以爲內應。堅曰。哀諸卿忠誠之意也。何復已。但時運已喪。恐無益於國。空使諸卿坐自夷滅。吾所不忍也。且吾精兵若虎。利器如霜。而轉於烏合疲鈍之賊。豈非天也。宜善思之。衆固請曰。臣等不愛性命。投身為國。若上天有靈。單誠或冀一濟。沒無遺恨矣。堅遣騎七百應之。而沖營放火者。為風焰所燒。其能免者。十有二。堅深痛之。身為設祭而招之曰。有忠有靈。來就此庭。歸汝先父。勿為妖形。歎流涕。悲不自勝。衆咸相謂曰。至尊慈恩如此。吾等有死無移。沖毒暴關中。人皆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烟。堅以甘松護軍仇騰為馮翊太守。加輔國將軍。與破虜將軍蜀人關愜。勉馮翊諸縣之衆。衆咸曰。與陛下同死共生。誓無有二。先是每夜有人周城大呼曰。楊定健兒。應屬我。宮殿臺觀。應坐我。父子同出不共汝。且尋而不見。人跡長安城中。有書曰。古符傳寶錄。載帝出五將。久長得。先是又謠曰。墜入五將山。久長得。堅大信之。此節亦見前留太子宏守長安。謂之曰。脫如謠言。天或導子。今留汝。汝總戎政。勿與賊爭利。吾當出關。收兵運糧。以給汝。天其或者正調子也。於是遣衛將軍楊定。率軍於城西。為沖所擒。堅懼。付安以後事。自將張夫人及中山公琨。率騎數百。出如五將山。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此節亦見前六月。太子宏將母妻宗室男女數千騎。出奔。百寮逃散。羣容沖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秦之未亂也。關中土然無火。而烟氣大起。方數十里。中月餘不滅。此節亦見前堅每臨聽政。觀令百姓有怨者。舉烟於城北。觀而錄之。長安為之語曰。欲得必存當舉烟。時關中又為謠曰。長騎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

當避位。虜人呼鮮卑為白虜。慕容垂之起於關東。歲在癸未。此節亦見前記三十二 堅之分兵戶於諸鎮也。趙整因侍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父是仇殺。昆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堅笑而不納。至是整言驗矣。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吳忠圍之。堅棄奔散。獨侍御十數人而已。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之進食。俄而忠至。執堅以歸。新平。此節亦見前記三十四。縣。幽之於別室。其求傳國璽於堅曰。其大府符璽。可以為憑。堅曰。叱之曰。小光。乃敢干通天子。豈以傳國璽授汝乎。固執符命。何所依據。五胡次序。無汝光名。遂天不祥。報已送行。不可得也。其又遣尹緯說堅。求為堯舜神代之事。堅賢緯曰。神代者。聖賢之事。姚萇叛賊。奈何擬之古人。因問緯曰。卿於朕朝作何官。對曰。尚書令史。堅歎曰。卿宰相才也。王莽略之流。而朕不知卿。亡也不宜乎。堅既不許。遂以神代。罵而死。八月。萇乃縱堅於新平佛寺中。時年四十八。張夫人及中山公護等皆自殺。三軍莫不哀慟。萇欲置殺堅之名。乃置為莊烈天王。是歲太元十年也。弘之奔也。歸其南秦州刺史楊壁於下辯。壁距之。乃奔武都。氏蒙遜。假道歸晉。朝廷處弘於江州。弘歷位輔國將軍。桓玄篡位。以弘為涼州刺史。義熙初。以謀叛被誅。初。堅強盛之時。國有童謠云。河水清復清。符詔死新城。堅聞而惡之。每征伐。戒軍候云。地有名新者。避之時。又童謠云。阿堅連率三十年。若後欲敗當在江淮間。堅在位二十七年。因壽春之敗。其國大亂。後二年。竟死於新平佛寺。成應諸官。長樂公丕稱尊號。偽追尊堅曰世祖。宜昭皇帝。

王猛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家於魏郡。少貧賤。以鬻菴為業。嘗負菴於洛陽。乃有一人貴買其菴。而云無直。自言家去此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忽至深山。見一老父。鬚髮皓然。踞胡床而坐。左右十許人。有一人引猛進拜之。老父曰。王公何緣拜也。乃十倍價菴。直遣人送猛出山。顧視乃嵩高山也。此節亦見前記三十九 猛委倜儻。博學好兵。背誦重嚴。氣度雄遠。細事不干其慮。自不參其神契。略不與交通。是以浮華之士。咸輕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屑意。少游於郡都。時人罕能識也。惟徐統見而奇之。召為功曹。通而不應。遂隱於華陰。懷佐世之志。希龍顏之主。敘翼待時。候風雲而後動。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捐繡而旁若無人。此節亦見前記五 溫察而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銳師十萬。杖義討逆。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交際。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長安咫尺。而不渡灊水。百姓未見公心。故也。所以不至。溫默然無以酬之。溫之將還。賜猛車馬。拜高官督護。諸與俱南。猛還山。帝師曰。卿與桓溫。豈世世哉。在此自可富貴。何為遠乎。猛乃止。苻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見便若平生。語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及堅僭位。以猛為中書侍郎。時始平多枋頭。兩歸之人。妄右縱橫。劫盜充斥。乃傳猛為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澄察善惡。禁勒強盜。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有可動奏。猛車啟下廷尉。詔獄。堅親問之曰。為政之體。德化為先。在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宰寧國以禮治亂。非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劇邑。謹為明君。捕除凶猾。始殺一羣。除尚萬數。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惡。肅清法者。敢不甘心鼎鑊。以謝孤負。隨政之刑。臣實未敢受之。堅謂羣臣曰。王景略固是夷吾子產之儔也。於是赦之。遷尚書左丞。咸陽內史。京兆尹。未幾。除吏部尚書。太子詹事。又遷尚書左僕射。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衛。時猛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內外。宗戚舊臣。皆苦其寵。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數譖毀之。堅大怒。黜騰為甘松護軍。寶白衣領長史。兩後上下成服。莫有敢言。頃之。遷尚書令。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猛頻表累讓。堅竟不許。又轉司徒。尚書事。餘如故。猛辭以無功。不拜。後率諸軍討慕容暉。軍禁嚴明。師無私犯。猛之未至。郡也。劫盜公行。及猛之至。遠近帖然。燕人安之。軍還。以功進封清河郡侯。賜以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二人。中妓三十八人。馬百匹。車十乘。猛上疏固辭不受。時既留鎮冀州。堅遣猛於六州之內。聽以便宜從事。簡召英傑。以補關東守宰。授訖言。猛除正居。數月上疏曰。臣前所以朝聞夕拜。不顧艱虞者。正以方難未夷。軍機權速。庶竭命戎行。甘馳驅之役。敷宣皇威。盡筋骨之效。故僥倖從事。叨據負乘。可謂恭王命於濟時。候太平於今日。今聖德格於皇天。威靈被於八表。弘化已熙。六合清泰。竊敢買丹誠。請選賢路。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豈應孤任。愚臣以遠傾敗。東夏之事。非臣區區所能康理。願徒授親賢。濟臣顛墜。若以臣有鷹犬微勳。未忍損棄者。乞待罪一州。效盡力命。徐方始資。淮汝防重。六州處分。府選便宜。輒以悉停。暫任弗可。康願。深願時降神規。堅不許。遣其侍中梁謐。詣郡喻旨。猛乃視事如前。俄入為丞相。中書監。尚書令。太子太傅。司隸校尉。持節。常侍。將軍。侯。如故。稍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堅曰。卿昔蠅蟻布衣。朕龍酒弱冠。屬世事糾紆。厲王之際。顛覆厥德。朕奇卿於哲見。既卿為臥龍。卿亦異朕於一言。迴考蔡之雅志。豈不精爽神交。千載之會。雖傳巖入夢。委公悟兆。古今一時。亦不殊也。自卿輔政。幾將二紀。內釐百揆。外游羣凶。天下向定。菲倫攸敘。朕且欲從容於上。望卿勞心於下。弘濟之務。非卿而誰。遂不許。其後數年。復授司徒。猛復上疏曰。臣聞乾象盈虛。惟后則之。位稱以才。官非則贖。鄭武翼周。仍世載詠。王叔味。魏政替身。斯則取成敗之殷鑒。為臣之炯戒。竊惟鼎重。參路太陪。宜妙盡時賢。對揚休命。魏祖以文和為公。貽笑孫后。千秋一言。致相何奴。奴之臣何庸。庸而應斯舉。不但取嗾。擲還。實令為廢。廢。魏祖以文和為公。貽笑孫后。千秋一言。致相度臣之才力。私懼敗亡。是及。且上虧憲。臣何願處之。雖陛下私臣。其如天下何。願週日月之懸。於臣後。悔使上無過授之。謫。臣蒙覆。之恩。堅竟不從。猛乃受命。軍國內外。萬機之務。事無巨細。莫不歸之。猛幸政公平。流放尸素。故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恥。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庶積成。百揆時敘。於是兵強國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堅嘗從容謂猛曰。卿夙夜匪懈。憂勤萬幾。若文王得太公。吾將優游以卒歲。猛曰。不圖陛下知臣之過。臣何足以擬古人。堅曰。以吾觀之。太公豈能過也。常勸其太子弘。長樂公不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其見重如此。故平麻思。流寄圖右。因母亡歸葬。諸惡黨

除尚萬數。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惡。肅清法者。敢不甘心鼎鑊。以謝孤負。隨政之刑。臣實未敢受之。堅謂羣臣曰。王景略固是夷吾子產之儔也。於是赦之。遷尚書左丞。咸陽內史。京兆尹。未幾。除吏部尚書。太子詹事。又遷尚書左僕射。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衛。時猛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內外。宗戚舊臣。皆苦其寵。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數譖毀之。堅大怒。黜騰為甘松護軍。寶白衣領長史。兩後上下成服。莫有敢言。頃之。遷尚書令。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猛頻表累讓。堅竟不許。又轉司徒。尚書事。餘如故。猛辭以無功。不拜。後率諸軍討慕容暉。軍禁嚴明。師無私犯。猛之未至。郡也。劫盜公行。及猛之至。遠近帖然。燕人安之。軍還。以功進封清河郡侯。賜以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二人。中妓三十八人。馬百匹。車十乘。猛上疏固辭不受。時既留鎮冀州。堅遣猛於六州之內。聽以便宜從事。簡召英傑。以補關東守宰。授訖言。猛除正居。數月上疏曰。臣前所以朝聞夕拜。不顧艱虞者。正以方難未夷。軍機權速。庶竭命戎行。甘馳驅之役。敷宣皇威。盡筋骨之效。故僥倖從事。叨據負乘。可謂恭王命於濟時。候太平於今日。今聖德格於皇天。威靈被於八表。弘化已熙。六合清泰。竊敢買丹誠。請選賢路。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豈應孤任。愚臣以遠傾敗。東夏之事。非臣區區所能康理。願徒授親賢。濟臣顛墜。若以臣有鷹犬微勳。未忍損棄者。乞待罪一州。效盡力命。徐方始資。淮汝防重。六州處分。府選便宜。輒以悉停。暫任弗可。康願。深願時降神規。堅不許。遣其侍中梁謐。詣郡喻旨。猛乃視事如前。俄入為丞相。中書監。尚書令。太子太傅。司隸校尉。持節。常侍。將軍。侯。如故。稍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堅曰。卿昔蠅蟻布衣。朕龍酒弱冠。屬世事糾紆。厲王之際。顛覆厥德。朕奇卿於哲見。既卿為臥龍。卿亦異朕於一言。迴考蔡之雅志。豈不精爽神交。千載之會。雖傳巖入夢。委公悟兆。古今一時。亦不殊也。自卿輔政。幾將二紀。內釐百揆。外游羣凶。天下向定。菲倫攸敘。朕且欲從容於上。望卿勞心於下。弘濟之務。非卿而誰。遂不許。其後數年。復授司徒。猛復上疏曰。臣聞乾象盈虛。惟后則之。位稱以才。官非則贖。鄭武翼周。仍世載詠。王叔味。魏政替身。斯則取成敗之殷鑒。為臣之炯戒。竊惟鼎重。參路太陪。宜妙盡時賢。對揚休命。魏祖以文和為公。貽笑孫后。千秋一言。致相何奴。奴之臣何庸。庸而應斯舉。不但取嗾。擲還。實令為廢。廢。魏祖以文和為公。貽笑孫后。千秋一言。致相度臣之才力。私懼敗亡。是及。且上虧憲。臣何願處之。雖陛下私臣。其如天下何。願週日月之懸。於臣後。悔使上無過授之。謫。臣蒙覆。之恩。堅竟不從。猛乃受命。軍國內外。萬機之務。事無巨細。莫不歸之。猛幸政公平。流放尸素。故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恥。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庶積成。百揆時敘。於是兵強國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堅嘗從容謂猛曰。卿夙夜匪懈。憂勤萬幾。若文王得太公。吾將優游以卒歲。猛曰。不圖陛下知臣之過。臣何足以擬古人。堅曰。以吾觀之。太公豈能過也。常勸其太子弘。長樂公不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其見重如此。故平麻思。流寄圖右。因母亡歸葬。諸惡黨

州。猛謂思曰：便可速裝。是暮已符鄉發遣。及始出關。郡縣已被符管攝。其令行禁整。事無留滯。皆此類也。性剛明清肅。於善惡尤分。微時一餐之惠。唯賦之忿。靡不報焉。時論頗以此少之。其年髮疾。堅親祈南北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歸河。獄諸祀。靡不周備。猛疾未瘳。乃大赦其境內。殊死已下。猛疾甚。因上疏謝恩。并言時政多所弘益。堅覽之流涕。悲慟左右。及疾篤。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台難辭。願與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符爲國。鮮卑光虜。我之仇也。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死。時年五十一。堅哭之慟。比飯三臨。謂太子宏曰：天不欲吾平一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贈侍中丞相。餘如故。給東園溫明祕器。帛三千匹。較萬石。賜者僕射。監護喪事。葬禮一依漢大將軍故事。諡曰武侯。朝野巷哭三日。

崔鴻曰：鄧光請郡將以撓法。狗私也。勸兵欲攻王猛。無上也。隨職豫求司隸。選君也。有此三者。罪孰大焉。猛能容其所短。收其所長。若馴猛虎。取悍馬。以成大功。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猛之謂矣。此後後通。猛采補。

苻融

苻融。字博休。堅之季弟也。少而岐嶷夙成。魁偉美姿。健之世。封安樂王。融上疏固辭。健深奇之。曰：且成吾兒箕山之操。乃止。苻生愛其器貌。常侍左右。未弱冠。便有台輔之望。長而令譽彌高。爲朝野所屬。堅僭號。拜侍中。除中軍將軍。融辨明。蘇下筆成章。至於談玄論道。雖道安無以出之。耳聞則誦。過目不忘。時人儼之。王粲嘗著浮圖賦。壯麗清贍。世咸珍之。未有升高不賦。融與不昧。朱彤。趙整等。推其妙速。齊力雄勇。騎射擊刺。百夫之敵也。銓綜內外。刑政修理。進才理滯。王景略之流也。尤善斷獄。奸無所容。故爲堅所委任。後爲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爲盜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異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下筮。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糗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於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以爲不祥。還之夜。復夢如初。問之筮者。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爲其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影。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爲水。馬爲離。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離爲中女。坎爲中男。兩日二夫之象。坎爲執法吏。吏詰其夫。婦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承易位。離上坎下。既濟。文王遇之囚羸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死。馬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馬字也。兩日昌字也。其昌昌殺之乎。於是推檢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與其妻謀殺。蓋期以新沐枕枕爲驗。是以誤中婦人。在冀州。有老母過劫於路。母揚聲唱道。行人爲母逐之。既擒劫者。反誣行人爲盜。時日垂暮。母及路人。莫知孰是。乃俱送之。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並走。先出風陽門者非盜。既而返之。融正色謂後。先出者曰：汝真是盜。何以誣人。其發奸捕伏。皆此類也。所在盜賊止息。路不拾遺。堅及朝臣。雅皆歎服。州郡疑獄。莫不折之於融。融觀形察色。無不盡其情狀。雖偵

關東朝之大事。靡不馳驅與融議之。性至孝。初留冀州。遣使參問其母動止。或月有再三。堅以爲煩。月聽一使。後上疏請還侍養。堅遣使慰喻。不許。久之。微拜侍中。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太子太傅。領中軍。領尚書事。俄轉司徒。融苦讓不受。融爲將。善謀略。好施愛士。專方征伐。必有殊功。堅既有意割據。時慕容垂。姚萇等。常說堅以平吳封禪之事。堅謂江東可平。疑不暇且。融每諫曰：知不足不矜。知止不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且國家或族也。正朔會不歸人。江東雖不絕如緼。然天之所相。終不可滅。堅曰：帝王麻敷。豈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變通大運。劉禪何非漢之遺祚。然終爲中國之所并。吾將任汝以天下之事。奈何事事折吾。沮壞大謀。汝何如此。况於衆乎。堅之將入寇也。融又切諫曰：陛下聽信鮮卑。光虜詭譎之言。探納良家少年利口之說。臣恐非但無成。亦大事去矣。垂暮皆我之仇敵。思聞風塵之變。冀因之以逞其凶德。少年等皆富足子弟。希關軍旅。苟說佞譖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不足採也。堅弗納。及淮南之敗。垂長之叛。堅悼恨彌深。

苻明

苻明。字元道。堅之從兄子也。性弘達。神氣爽邁。幼懷遠操。不屑時榮。堅嘗目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微拜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封安樂男。不得已起而就官。及爲方伯。有若素士。耽耽經籍。手不釋卷。每談虛語。玄不覺日之將夕。登涉山水。不知老之將至。在任甚有稱。後曾遣淮陰太守高素。伐青州。明遣使詣謝。玄於彭城求降。玄表明許之。詔加員外散騎侍郎。既至揚州。風流適於一時。超然自得。志陵萬物。所與語言。不過一二人而已。驕驕長史王忱。江東之雋秀。聞而詣之。明稱疾不見。沙門釋法汰問明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明曰：吏部爲誰。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者乎。王忱醜而才慧。國寶美貌而才劣於弟。故明云然。汰愾然自失。其忤物侮人。皆此類也。謝安常設講請之。朝士盈坐。並几褥。盡席。明每事欲誇之。唯則令小兒跪而張口。既睡而含出。頃復如之。坐者以爲不及之遠也。善識味。鹹酢及肉。皆別所出。會稽王司馬道子。爲明設饌。極江左精餚。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既進。明曰：此雞栖恆半。齒檢之皆驗。又食鴉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毫釐之差。時人咸以爲知味。後數年。王國寶證而殺之。王忱將爲荆州刺史。待殺明而後發。臨刑。志色自若。爲詩曰：四大起何因。聚散無窮已。既過一生中。又入一死理。冥心乘和暢。未覺有終始。如何箕山夫。奄焉處東市。曠此百年期。遠同稊叔子。命也歸自天。委化任其紀。著符子數十篇。行於世。亦老莊之流也。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三十九

前秦錄九

苻丕

苻丕字永徽，堅之長庶子也。少而聰慧好學，博綜經史。堅與之言將略，嘉之，命鄧光教以兵法，文武才幹。亞於苻融，為將善收士卒，時出鎮於郡。東夏安之，堅敗歸長安，不為慕容垂所逼，自鄴奔於枋頭。堅之死也，建元二十一年，丕復入鄴城，將收兵趨魏。西赴長安，會幽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苻沖，帥幽州人乘擊慕容垂，頻為垂將帶方太守平規等所敗。乃遣昌黎太守宋敞、焚燒和龍，薊城宮室，率衆三萬，進屯盩厔。遣使招丕，丕乃去鄴，率男女六萬餘口，進如潞川。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之入據晉陽。始知長安不守，堅為姚萇所殺，乃舉哀於晉陽。三軍縞素，王永留苻沖守盩厔，率騎一萬會丕，勸稱尊號，不從之。乃以太元十年，僭即皇帝位於晉陽南，立堅行廟。大赦境內，改建元二十一年為太安元年。九月，苻百官以張蚝為侍中司空，封上黨郡公。王永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書令，進封清河郡公。王騰為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司隸校尉，陽平郡公。苻沖為左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西平王。

俱石子為衛將軍，洪陽公楊輔為尚書右僕射，濟陽公王亮為護軍將軍，彭城公強益耳梁暢為侍中，徐羨為吏部尚書，並封縣公。自餘封授各有差。是月，安西呂光自西域還師，至於宜禾。堅梁州刺史梁熙謀閉境距之高昌太守楊翰言於熙曰：呂光新定西國，兵強氣銳，其鋒不可當也。度其事宜，必有異圖。且今關中擾亂，京師存亡未可知。白河已西，迄於流沙，地方萬里，帶甲十萬，鼎峙之勢，實在今日。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測。高橋谷口，水險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渴，自然投戈。如其以還，不守伊吾之關，亦可距也。若度二要，雖有子房之策，難為計矣。地有所必爭，其此機也。熙弗從。美水令健為張統說熙曰：主上傾國南討，覆敗而還，慕容垂擅兵河北，泓沖寇逼京師，丁零雜虜，跋扈關洛，州郡盜發，所在風扇。王綱弛絕，人懷利己。今呂光還師，將軍何以抗也。熙曰：誠深憂之，未知計之所出。統曰：光雄果勇毅，明略絕人。今以蕩西域之威，擁歸師之銳，鋒若猛火之盛於原，非可敵也。將軍世受殊恩，忠誠夙著，立勳王室，宜在於今。行唐公洛，上之從弟，勇冠一時，為將軍計者，莫若奉為盟主，以攝衆望。推忠義以總率羣豪，則光無異心也。資其精銳，東兼毛興，連王統，楊登，集四州之衆，掃凶逆於諸夏，寧帝室於關中。此桓文之舉也。熙又不從。殺洛於西海。以子胤為鷹揚將軍，率衆五萬，距光於酒泉。燉煌太守姚靜，晉昌太守李純，以郡降光。胤及光戰於安彌，為光所敗。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迎光，光殺之。建威西郡太守索泮，番威督洪池，已南諸軍事，酒泉太守宋皓等，並為光所殺。堅尚書令魏昌公苻纂，自關中來奔，拜太尉，進封東海王。以中山太守王亮為平東將軍，平州刺史卓城侯苻定為征東將軍，冀州牧，高城侯苻紹為鎮東將軍，冀州諸軍事，重合侯苻讓為征西將軍，幽州牧，高邑侯苻亮為鎮北大將軍，督幽并二州諸軍事，並進爵郡公。定紹據信都，讓亮先據常山。慕容垂之圍鄴城也，並降於垂，開不稱尊號，遣使謝罪。王亮固守博陵，與垂相持。左將軍苻衝，秦州刺史王統，河州刺史毛興，益州刺史王廣，南秦州刺史楊璧，衛將軍楊定，並據隴右。遣使招丕，請討姚萇。丕大悅，以定為驃騎大將軍，雍州牧，衝為征西大將軍，梁州牧，統鎮西大將軍，與車騎大將軍，暨征南大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廣安西將軍，皆進位州牧。於是王永宜檄州郡曰：大行皇帝，棄背萬國，四海無主。征東大將軍長樂公，先帝元子，聖武自天，受命荆南，威鎮衡海，分陝東都。道被夷夏，仁澤光於宇宙，德聲作於天下。武永與司空蚝等，謹順天人之望，以季秋吉辰，奉公紹承大統。銜哀卹事，猶谷緇戎，枕戈待旦，志雪大恥。慕容垂為封豕於關東，泓沖繼凶於京邑，致乘輿播越，宗社淪傾。光賊姚萇，我之牧士，乘豐滔天，親行大逆，有生之巨賊也。永累葉受恩，世荷將相，不與曠山之戎，榮澤之狄，共戴皇天，同履后土。諸牧伯公侯，或流沛宗臣，或四七勳，豈忍捨破國之醜，毀縱殺君之逆賊乎。主上龍飛九五，實協天心，監祥休瑞，史不載書。投戈效義之士，三千餘萬，少康光武之功，可旬朔而成。今以衛將軍俱石子為前軍師，司空張蚝為中軍都督，武將猛士，風烈雷震，志殄元凶，義無他顧。永謹奉乘輿，恭行天罰。君臣終始之義，在三忘軀之誠，戮力同之，以建晉鄭之美。先是慕容驎攻王亮於博陵，至是糧竭。

失靈。那功曹張翁。險城聚眾應驛。竟臨城敗之曰。卿秦之人也。吾卿之君也。起衆應賊。號稱義兵。何名實相違之甚。卿兄往合鄉宗。親逐城主。天地不容。爲世大變。身滅未幾。卿復續之。卿兄爲吾吏。親持干戈。說爲我首。爲爾君者。不亦難乎。今人何取卿一切之功。寧能忘卿不忠不孝之事。古人云。求忠臣必出孝子之門。卿母在城。不能知之。何忠義之可。慕不絕世。卿之謂也。不圖中州禮義之邦。而卿門風若斯。卿去老母如脫履。吾復何論哉。既而城陷。交及固安侯苻鑒。並爲虜所殺。

二年正月。丕復以王永爲司徒。錄尚書事。徐義爲尚書令。加右光祿大夫。慕容垂僭稱尊號。二月。慕容沖左將軍韓延殺沖。立段隨爲燕王。改年昌平。初。王廣還自成郡也。奔其兄秦州刺史統。及長安不守。廣攻河州牧毛與於桓。與道建節將軍臨渭伯衛平。率其宗人千七百。夜襲廣軍。大敗之。王統復遣兵助廣。與於是嬰城固守。既而襄王廣敗之。廣亡奔秦州。爲隨西鮮卑匹蘭所執。送詣姚萇。與旣敗王廣。謀伐王統於上邦。桓罕諸氏。皆寤於兵革。而疲不堪命。乃殺與。推衛平爲使持節安西將軍。河州刺史。遣使請命。五月。丕以呂光爲車騎大將軍。梁州牧。酒泉公。是月。姚萇僭稱尊號。刁雲殺慕容忠。乃推慕容永爲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涼四州牧。錄尚書事。河東王。稱藩於垂。征東苻定。鎮東苻紹。征北苻諶。鎮北苻亮。皆降於慕容垂。丕又進王永爲左丞相。符纂爲大司馬。張蚝爲太尉。王騰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徐義爲司空。符沖爲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儀同三司。俱石子爲衛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領官皆如故。永又徵州郡曰。昔夏有窮夷之難。少康起焉。王莽毒殺平帝。世祖重光。漢道百六之運。何代無之。天降喪亂。光胡猶夏。先帝晏駕。賊庭。京師鞠爲戎穴。神州蕭條。生靈塗炭。天未亡秦。社稷有奉。主上聖德恢弘。道伴光武。所在宅心。天人歸屬。必當隆中興之功。復配天之美。姚萇殘虐。慕容垂。因暴所過。滅戶夷烟。毀發邱墓。毒徧存亡。痛癢幽顯。雖黃巾之害於九州。赤眉之暴於四海。方之未爲甚也。今素秋將及。行師令辰。公侯牧守。壘主鄉豪。咸戮力國家。乃心王室。各率所統。以孟冬上旬。會大駕於臨晉。於是天水姜延。馮翊寇明。河東王昭。新平張晏。京兆杜敏。扶風馬朗。建忠高平。牧官都尉王敏等。咸承檄起兵。各有衆數萬。遣使應丕。皆就拜將軍。郡守。封列侯。冠軍鄧景。擁衆五千。據彭城。與寶街爲首尾。擊甚平涼太守金熙。安定北部都尉鮮卑沒奕于。率鄯善王胡員叱。護羌中郎將梁荀奴等。與婁左將軍姚方成。鎮遠強京。戰於孫邱谷。大敗之。抱舉諸氏以衛平年老。不可以成事業。議廢之。而憚其宗強。連日不決。兵有疾苦者。謂諸將曰。大事宜定。東討姚萇。不可沈吟猶豫。一旦事發。反爲人害。諸君但請衛公。會集衆將。齊爲諸君決之。衆以爲然。於是大娶諸將。背抽劍而前曰。今天下大亂。豺狼塞路。吾曹今日。可謂休戚是同。非賢明之主。莫可濟艱難也。衛公朽老。不足以成大事。宜反初服。以避賢路。狄道長苻登。雖王室疏屬。而志略雄明。請共立之。以赴大勳。諸軍若有不同者。使下異議。乃奮劍攘袂。將斬貳己者。衆皆從之。莫敢仰視。於是推登爲使持節都督關右雍河二州牧。率衆五萬。東下隴右。據南安。馳使於丕。請命。八月。丕以

登爲征南一作大將軍。開府。俄同三司。南安王。持節及州牧。都督。因其所稱而授之。又以徐義爲右丞相。不留王騰守晉陽。楊輔成。並開。率衆四萬。進據平陽。王統以秦州降姚萇。慕容永以不至平陽。恐不自固。乃遣使求假道還東。不弗許。九月。丕下書曰。鮮卑慕容永。我之騎將。首亂京畿。禍傾社稷。其道丞相王永。及苻纂。帥禁衛旅。而取女一作。之以俱石子爲前鋒。都督。十月。與慕容永戰於襄陵。王永大敗。永及石子皆死之初。苻纂之奔丕也。部下壯士三千餘人。丕猶而忌之。及永之敗。懼爲纂所殺。率騎數千。南奔東垣。晉揚威將軍馮該。自陝擊。斬之。遂不首於江東。執其太子寧。長樂王壽。送於京師。朝廷赦而不誅。歸之於苻宏。徐義爲慕容永所獲。械埋其足。將殺之。義請觀世晉經。至夜中。土開。械脫於重禁之中。若有人導之者。遂奔楊佺期。佺期以爲洛陽令。苻纂及弟師奴。率不餘衆數萬。奔據杏城。苻登稱尊號。僞置丕爲哀平皇帝。丕之臣佐皆沒慕容永。乃進據上黨之長子。僭稱大號。改元曰中興。丕在位二年而敗。

索泮

索泮。字德林。煊煌人也。世爲冠族。泮少時游俠。及長。體節好學。有佐世才器。張天錫輔政。以泮爲冠軍記室參軍。天錫即位。拜司兵。歷位禁中錄事。執法御揀。州府肅然。郡縣改述。選羽林左監。有勳幹之稱。出爲中壘將軍。西郡武威太守。典戎校尉。政務寬和。戎夏懷其惠。天錫甚敬之。後從天錫歸仕於秦。苻登見而歎曰。涼州信多君子。既而以泮河西德望。別起尋遷。建威將軍。西郡太守。呂光旣寇姑臧。泮固郡不降。光攻而獲之。光曰。孤旣平西域。將赴難京師。梁熙無狀。絕孤歸路。此朝廷之罪人。卿何意阻郡固迷。自同元惡。泮厲色責光曰。將軍受詔討叛。胡可受詔亂涼州邪。君何罪。而將軍害之。泮但苦力寡。不能固守。以報君父之讎。豈如逆兵彭濟。望風反叛。主滅臣死。禮之常也。乃就刑於市。神色不變。其弟凌。有俊才。仕張天錫爲執法。中郎。充從右監。苻登世。至伏波將軍。典農都尉。與泮俱被害。

者三萬餘戶。遂進攻碩德于秦州。苻登自往救之。十月。六旬後。與姚萇戰于胡奴坂。大破之。登攻姚萇。多大雷震。殺七人。苻軍大敗。四句後。姚萇八百。七十六引補。姚萇射苻登。中之。苻登走保上邽。碩德代統其衆。三句亦依。是時歲旱。樂道相。登每戰。殺賊名爲熟食。謂軍人曰。汝等朝戰。暮使飽肉。何憂于饑。士衆從之。噉死人肉。輒飽。飽則健。健則勇。登聞之。急召碩德曰。汝不來。必爲苻登所食。盡碩德于是下關奔苻登。及不敗。十一月。苻登遣奉太子渤海王。濟北王。自杏城奔登。登乃具不死關。于是爲不登喪行服。三軍縞素。登請立苻登爲主。衆成曰。渤海王。雖先帝之子。然年在幼沖。未堪多難。國亂而立長君。春秋之義也。三虜跨併。冠旅殷強。豺狼暴發。舉目而是。自古厄運之極。莫甚于斯。大王挺劍西州。鳳翔秦隴。偏師暨接。姚萇奔潰。一戰之功。可謂光格天地。宜龍驤虎奮。拯救舊京。以社稷宗廟爲先。不可顧曹威。吳札一介微節。以失國運之機。不建中興之業也。于是以太元十一年。爲檀于關東。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太平。即大。二年爲太初元年。十二月。立堅神主于軍中。載以輜駟。羽葆青蓋。車建黃旗。武賁之士三百人。以衛之。將戰必告。凡欲所爲。啓主而後行。繕甲募兵。將引師而東。乃告堅神主曰。維會孫皇帝臣登。以大皇帝之靈。恭踐寶位。昔五將之難。賊羌肆害于聖躬。實登之罪也。今收合義旅。衆餘五萬。精甲動兵。足以立功。年穀豐穰。足以資贍。即日星言。一作星。夜。電過。直造賊庭。奮不顧命。隕越爲期。庶上報皇帝酷冤。下雪人民大恥。惟帝之靈。降監厥誠。因歎歌流涕。將士莫不悲慟。皆刺鋒銳爲死休字。示以戰死爲志。每戰以長筒鈎刀爲方圓大陣。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爲戰。所向無前。以上七句。亦見通典。初。長安之將敗也。苻登中壘將軍徐嵩。屯騎校尉胡空。各聚衆五千。據險築堡。以自固。而受姚萇官爵。及萇之害。堅嵩等以王禮。非堅於二堡之間。至是各率衆降登。拜嵩鎮軍將軍。雍州刺史。空輔國將軍。京兆尹。登復改葬堅以天子之禮。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四十四

前秦錄十

苻登

苻登字文高。丕之族子。堅之族孫也。父健。健之世爲太尉司馬。隴東太守。建節將軍。後爲苻生所殺。堅卽僞位。追贈右將軍。涼州刺史。以登兄同成嗣。毛興之鎮上邽。以爲長史。登少而雄勇。有壯氣。履險不修細行。故堅弗之奇也。長而折節。謙厚。頗覽書傳。建元元年。初拜殿中。上將軍。稍遷羽林監。揚武將軍。長安令。坐事黜爲狄道長。及關中亂。去縣歸毛興。同成言于興。請登爲司馬。常在營部。登度量不羣。好爲奇略。同成常謂之曰。汝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無數千時。將爲博識者不許。吾非疾汝。恐或不喜人妄豫耳。自是可止。汝後得意。自可專意。時人聞同成言。多以爲疾。登而抑蔽之。登乃屏迹。不妄交游。興有事則召之。戲謂之曰。小司馬可坐評事。登言。楓析理中。興內服焉。然敬懼而不能委任。姚萇作亂。遣其子頌德率衆伐毛興。相持久之。太平二年。興將死。告同成曰。與卿累年共擊逆光。事終不克。何恨之深。可以後事付卿。小弟司馬。殄頌德者。必此人也。卿可換攝司馬事。登既代衛平。遂專統征伐。登既克南安。夷夏歸之。

戊子三年登率乘下隴。次朝那。姚萇據武都。相持累戰。互有勝負。登軍中大饑。收葦以供兵士。立其子崇為皇太子。并為南安王。尙為北海王。姚萇退還安定。登就食新平。留其大軍於胡空堡。率騎萬餘圍萇營。四面大哭。聲動人。萇惡之。乃命三軍哭以應。登乃引退。萇以登頻戰。稱將所助。亦於軍中立堅神主。謂曰。往年新平之禍。非萇之罪。臣見萇從陝北渡。假路求西。孤死首邱。欲暫見鄉里。陛下與萇。用要路距擊。不遂而沒。哀救臣行殺。非臣之罪。登陛下末族。尙欲復讎。臣為兄報恥。於情理何負。昔陛下假臣龍驤之號。謂臣曰。朕以龍驤建業。卿其勉之。明詔昭然。言猶在耳。陛下過世為神。豈假手於存臣而圖臣。忘前征時言邪。今為陛下立神象。可歸依於此。勿計臣過。聽臣至誠。

己丑四年正月。登進師攻萇。既而升樓謂萇曰。自古及今。安有殺君而反立神象請福。望有益乎。大呼曰。殺君賊姚萇出來。吾與汝決之。何為枉害無辜。萇懼而不應。萇自立堅神象。戰未有利。軍中每夜驚恐。乃嚴鼓斬象首以送登。登將軍資。資于等謀反。登馳出奔於萇。登進討彭池。不尅。攻彌姐營及繁川諸堡。皆尅之。萇連戰屢敗。乃遣其中軍姚崇。襲大界。登引師要之。大敗崇於安邱。俘斬二萬五千。進攻萇將吳忠。唐匡於平涼。尅之。以尙書符願原為前將軍。滅光校尉。平涼。登進據苟頭原。以逼安定。萇率騎三萬夜襲大界營。陷之。殺登妻毛氏及其子并尙。擒名將數十人。驅掠男女五萬餘口而去。符登妻毛氏。毛與之女也。壯勇善騎射。登留毛氏及輜重於大界營。為姚萇所襲。營壁既陷。猶獨弓跨馬。率壯士數百與萇交戰。殺賊七百餘人。衆寡不敵。為萇所執。毛有姿色。萇將納之。毛罵曰。天子皇后。安可為賊光所辱。何不速殺我。因仰天大哭曰。姚萇無道。前害天子。今辱皇后。寧不察昭。萇怒殺之。此後傳覽四百三十九引。及竹書

登收合餘兵。退據胡空堡。遣使齎書如資衝。大司馬驃騎將軍前鋒大都督都督隴東諸軍事。楊定左丞相。上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楊壁大將軍。都督隨右諸軍事。遣衛率見衆為先驅。自繁川趣長安。登率衆從新平。還據新豐之千戶固。使定率隴上諸軍。為其後繼。壁留守仇池。又命其并州刺史楊政。冀州刺史楊楷。率所統大會長安。萇遣其將軍王儉。略地秦州。楊定及破虜。職於清水之格奴坂。大敗之。登攻張龍世於魯泉堡。姚萇救之。登引退。登密遣其將任從。宗度詐為內應。遣使招登。許開門納之。登以為然。當惡地馳謂登曰。姚萇多計。善御人。必為好變。願深宜詳思。登乃止。萇聞惡地之語。登也。謂諸將曰。此羌多奸智。今其詣登。事必無成。登聞登懸門待之。大驚。謂左右曰。當征東其殆聖乎。徵此公幾為豎子所誤。

庚寅五年。萇攻陷新羅堡。萇扶風太守齊益男奔登。登將軍路榮。強武等。並以衆降於萇。登攻萇將張業。生於隴東。萇救之。不尅。而退。登將軍魏揚飛攻城。當成於杏城。為萇所敗。馮翊郭質。起兵廣鄉。以應登。宜徽三輔曰。義威君子。利勳小人。吾等生逢先帝。義葬之化。累世受恩。非常伯納言之子。即卿校牧守之胤。而可坐視豺狼。忍害君父。裸尸薦棘。痛結幽泉。山陵無松蔭之兆。靈主為清廟之頌。賊臣莫大之甚。自古

所未聞。雖茹荼之苦。衝鬱之辛。何以論之。姚萇窮凶肆毒。毒被人神。於國賊。麻敷萬無一分。而敢妄竊重名。厚顏驕息。日月固所不照。二儀實亦不肯。皇天雖欲絕之。亦將假手於忠節。凡百君子。皆夙神化。有懷義方。含恥而存。執若蹈道而沒乎。衆成然之。唯鄭縣人苟曜不從。聚衆數千。應姚萇。登以質為東平將軍。馮翊太守。登遣都將伐曜。大敗而歸。質乃東引楊楷。以為聲援。又與曜戰於鄭東。為曜所敗。遂歸於萇。萇以為將軍。質走洛陽。衆皆潰散。通鑑作質

辛卯六年三月。登自雍攻萇。安東原長安。一作為萇。金溫於范氏堡。尅之。遂渡渭水。攻萇京兆太守章范。於段氏堡。不尅。進據曲牢。苟曜有衆一萬。據逆方堡。密應登。登去曲牢。繁州。次於馬頭原。萇率騎來距。大戰。尅之。斬其尙書吳忠。七月。登進攻新安。一作新萇率衆救之。登乃引退。復攻安定。為萇所敗。據路承堡。不上天錫佑。皇鑒垂矜。所在必尅。賊旅冰摧。今大皇帝之靈。降災於逆光。以形類推之。醜虜必將不振。登當因其阻。順行天誅。拯復梓宮。謝罪清廟。於是大赦境內。百寮進位二等。與萇將姚崇爭麥於清水。累為崇所敗。進逼安定。去城九十餘里。萇疾小瘳。率衆距登。登去營。遣萇。遣其將姚照。陸別攻登營。登懼退還。萇復引軍過登營三十餘里。以躡登後。且而候人告曰。賊諸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此為何人。去令我不知。來令我不覺。謂其將死。忽然復來。朕與此羌同世。何其厄哉。遂罷師還雍。以資衝為丞。丞相。己酉八年。術叛。自稱秦王。建年號。登攻之於野人堡。術請救於姚萇。萇遣其太子與攻胡空堡。以救之。登引兵還赴胡空堡。術遂與萇連和。十二月。姚萇薨。

甲午九年。登聞萇死。喜曰。姚與小兒。吾將折杖以笞之。於是大赦。盡乘而東。攻屠各姚奴帛蒲二堡。尅之。四月。登自甘泉向關中。與追登不及數十里。登從六陌。趨廢橋。與將軍尹緯。據廢橋以待之。登爭水不得。衆渴死者十二。登與緯大戰。為緯所敗。其夜乘潰。登單馬奔雍。初登之東也。留其弟司徒廣守雍。太子崇守胡空堡。廣崇聞登敗。棄城出奔。衆散。登至無所歸。乃奔平涼。收集遺衆。入馬毛山。七月。與率衆攻登於馬毛。登遣子牧陰王宗。質於隴西。鮮卑乞伏乾歸。結婚請援。乾歸遣騎二萬救登。登引軍出迎。與戰於山南。為與所敗。死之。時年五十二。在位九年。子崇奔於溫中。復僭稱尊號。改元延初。偽證登為高皇帝。廟號太宗。十月。崇為乾歸所逐。奔於楊定。與崇帥衆二萬攻乾歸。為乾歸所敗。崇定皆死之。始符健以穆帝永和七年。僭立。皇始元年。歲在辛亥。至登五世。是歲在甲午。凡四十有四歲。以孝武帝太元十九年滅。

徐嵩 徐嵩字元高。盛之子也。少以清白著稱。符堅時。舉賢良為郎中。稍遷長安令。貴戚子弟犯法者。嵩一皆放寬。請託路絕。堅甚奇之。謂其叔父成曰。人為長吏。故當應爾。此年少落。有端貳之才。邊守始平郡。甚有威惠。及淩陷姚方成。執而數之。嵩厲色謂方成曰。汝姚萇非應萬死。主上止黃眉之斬。而育之。叨據內外。

位為列將。無犬馬諛佞之誠。首為大逆。汝曹荒世。豈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殺我。早見先帝。取姚萇於地下。方成怒。三斬嵩。漆其首為便器。登哭之哀。備贈車騎。大將軍儼同三司。諡曰忠武。

處士張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亂。隱於泰山。巖棲谷飲。恬靜寡欲。清虛服氣。殆乏餌石。修導養之法。冬則緇袍。夏則帶索。端拱若尸。無琴書之適。不修經典勸教。但以至道虛無為宗。其居也。依崇巖幽。谷壑地為窟室。弟子亦以窟居。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也。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立道壇於窟上。每旦朝拜之。食用瓦器。鑿石為釜。容六斗四升。泰山人於今法之。以上亦散見於物學記五。北齊書卷百六十。御覽五十七。及七百五十七。左右居人。饋之衣食。一無所受。好事少年。頗或問以水旱之祥。忠曰。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萬物生焉。陰陽之事。非窮山野老所能知之。其遺諸外物。皆此類也。年在期頤。而視聽無爽。苻堅遣使徵之。使者至。忠沐浴而起。謂弟子曰。吾餘年無幾。不可以逆時主之意。浴訖就車。及至長安。堅賜以衣冠。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覲。從之。及見。堅謂之曰。先生考槃山林。研精道素。獨善之美。有餘。兼濟之功。未也。故遠屈先生。將任齊尚父。忠曰。昔因喪亂。避地泰山。與鳥獸為侶。以全朝夕之命。屬堯舜之世。思一奉聖顏。年衰志謝。不堪展效。尚父之况。非敢竊擬。山棲之性。情存巖岫。乞還餘齒。歸死舊宗。堅以安車送之。行達華山。歎曰。我東嶽道士。沒於西嶽。命也奈何。行五十里。及關而死。使者馳驛白之。堅遣黃門郎章華持節策弔。祀以太牢。喪賜命服。諡曰安道先生。依晉書禮儀傳。

石垣

石垣。字洪孫。自云北海劇人。居無定所。不娶妻妾。不營產業。食不求美。衣必麗敝。或有遺其衣服。受而施人。人有喪葬。杖策弔之。路無遠近。時有寒暑。必在其中。或同日共時。咸皆見焉。又能關中取物。如畫無差。姚萇之亂。莫知所終。同上

孟欽

術士孟欽。洛陽人也。有左慈劉根之術。百姓感而赴之。苻堅召至長安。惡其惑眾。命苻融誅之。俄而欽至融留之。遂大譙會。羣飲酒酣。目左右將執欽。欽化為旋風。飛出第外。以上亦約見御覽九。頃之。有告在城東者。融遣騎追之。垂及。忽然已遠。或有兵衆距戰。或前有路澗。騎不得過。遂不知所在。堅末年。復見於青州。苻朗尋之。入於海島。依晉書載。

僧涉

僧涉。一作沙。西域人也。不知何姓。少為沙門。苻堅時。入長安。虛靜服氣。不食五穀。日行五百里。言未然而事驗。若指掌。能以祕視下神龍。每早。堅常使之呪龍。俄而龍便下鉢中。天輒大雨。以上亦約見御覽十一。堅及羣臣親就鉢中觀之。卒於長安。後大旱。移時。堅歎曰。涉公在此。豈憂此乎。同上

趙整

趙整。字文業。一名正。略陽清水人。或云濟陰人。年十八。為堅著作郎。後遷為黃門侍郎。武威太守。為人無類而瘦。有妻妾而無兒。時人謂為閹。然而情度敏達。學兼內外。性好遊。無所迴避。建元中。慕容垂夫人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四十一

前秦錄十一

堅夫人張氏

苻堅妻張氏。不知何許人。明辯有才識。堅將入寇江右。羣臣切諫不從。張氏進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馭天下。莫不順其性而暢之。故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鑿龍門。決洪河。因水之勢也。后稷之播殖百穀。因地之氣也。湯武之滅夏商。因人之欲也。是以有成。無因敗。今朝臣上下。皆言不可。陛下復何所因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猶若此。況於人主乎。妾聞人君有伐國之志者。必上觀乾象。下採衆祥。天道崇遠。非妾所知。以人事言之。未見其可。諺言。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鳴者。宮室必空。兵動馬驚。兵敗不歸。秋冬已來。每夜羣犬大噪。衆雞夜鳴。伏聞脫馬驚逸。武庫兵器有聲。吉凶之理。誠非微妾所論。願陛下詳而思之。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豫也。遂與兵。張氏請從。堅果大敗於苻春。及堅死。張氏乃自殺。依晉書列女傳。

張忠

段氏得幸於堅，堅與之同登遊於後庭，整作歌以調之云：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堅改容謝之。命夫人下堂，堅宴羣臣於釣臺，一作釣臺以秘書監朱彤為酒正，堅曰：今日之飲，當以落地。二字一作為限，此節亦見御覽。秘書侍郎鄧整，以堅頗好酒，因為酒德之歌，乃歌曰：地列酒泉，天垂酒池，杜康妙識，儀狄先知，紉夷殷邦，榮傾夏國，由此言之，前危後則，又歌曰：稷黍西秦，採麥東齊，春夏夏發，鼻納心迷。此節亦八百四。堅大悅，命整書之，以為酒戒。自是每宴羣臣，禮飲而已。堅後分兵戶於諸鎮，以四帥子弟三千戶配長樂，公不領，親送不於灑上，流涕而別，諸戎子弟離其父兄者，皆悲泣號慟，酸感行人，整因侍宴，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舊父是仇敵，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此節亦誰堅笑而不納，上段亦散堅末年好色，寵感鮮卑，情於政治，整又援琴而歌曰：昔聞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自本清，一作此河是誰亂使濁，堅動容曰：是朕也。又歌曰：北園有棗樹，一作一布葉垂重陰，外雖多，一作棘刺內實有赤心，此節亦見御覽堅笑曰：將非趙文業邪？其調戲機捷，皆此類也。整博聞強記，能屬文，好直言，上書及面陳，前後五十餘事，官至秘書侍郎，後因關中佛法之盛，願欲出家，堅情弗許，及堅死，方遂其志，更名道整，因作頌曰：我生何以晚，泥洹一何且，歸命釋迦文，今來受大道，後述迹商洛山，專經精律，晉雍州刺史鄧恢，欽其風尚，逼其同遊，終於襄陽，時年六十餘矣。十六國春秋本有此傳，不知何據，因內多引見於御覽，則於晉書載之，則載記或有此小傳而後脫落，疑錄之以俟考。

王嘉

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也。輕舉止，醜形貌，外若不足，而聰容內明，滑稽好語笑，不食五穀，不衣美麗，清虛服氣，不與世人交游，隱於東陽谷，鑿崖穴居，弟子受業者數百人，亦皆穴處，石季龍之末，乘其徒衆，至長安，潛於終南山，結庵廬而止。以上亦散見數句門人聞而復隨之，乃遷於倒獸山，符堅累徵不起，公侯已下咸躬往參詣，好尚之上，無不師宗之，問其當世事者，皆隨問而對，好為警喻，狀若戲調，言未然之事，辭如讖記，當時避能曉之，事過皆驗，堅將南征，遣使者問之，嘉曰：金剛火強，乃乘使者馬，正衣冠，徐徐東行，數百步，而策馬馳反，脫衣服，乘冠履而歸，下馬踞牀，一無所言，使者還告，堅不悟，復遣問之，曰：吾世祚云何？嘉曰：未央，咸以為吉，明年癸未，敗於淮南，所謂末年而有殃也。人候之者，至心則見之，不至心則隱形不見，衣服在架，履杖猶存，或欲取其衣者，終不及，企而取之，衣架踰高，而屋亦不大，履杖諸物亦如之，姚萇之入長安，禮嘉如符堅故事，過以自隨，每事諮之，萇既與苻登相持，問嘉曰：吾得殺苻登，定天下不嘉曰：略得之，萇怒曰：得當云得，何略之有，遂斬之，先是釋道安謂嘉曰：世故方殷，可以行矣，嘉答曰：卿其先行，吾負債未去，俄而道安亡，至是而嘉斃死，所謂負債者也，苻登聞嘉死，設壇哭之，贈太師諡曰文，及萇死，萇子與字略，方殺登，略得之謂也，嘉之死，日人有隴上見之，其所造索三歌，事過皆驗，累世傳之，又寄拾遺錄十卷，其記事多誕怪，今行於世。依晉書載

韋選母宋氏

韋選母宋氏，不知何郡人也。家世以儒學稱，宋氏幼喪母，其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又周公所制，經記典語，百官品物，備於此矣，吾今無男，可傳汝，汝可受之，勿令絕世，屬天下喪亂，宋氏溫誦不輟，其後為石季龍徙之於山東，宋氏與夫在徙中，推鹿車，背父所授書到冀州，依膠東富人程安，安善詩書，遂從之，選時年少，宋氏盡則權探，夜則教誨，然紡績無廢，每歎曰：學家多士大夫，得無是乎？遂遂學成名，立仕苻堅為太常，堅嘗幸其太學，問博士經典，乃憫禮樂遺闕，時博士盧蓋對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比年撰撰，正經粗集，唯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選母宋氏，世學家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為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時稱韋氏宋母焉。依晉書列女傳

資滔妻蘇氏

資滔妻蘇氏，始平人，彭城令蘇道賢之女也，名蕙，字若蘭，有才學，善屬文，滔苻堅時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為迴文旋圖詩以贈滔，以願夫罪，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文多不錄。依晉書列女傳及御覽五百二十引錄。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四十二

後燕錄一

慕容垂

慕容垂，字道明，號之第五子也，小字阿六敦，母闍淑儀，垂少岐嶷，有器度，身長七尺七寸，手垂過膝，賦甚能之，常目而謂諸弟曰：此兒闊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垂，字道業，恩遇踰於世子，故備弗能平之，以滅宇文之功，封都鄉侯，石季龍來伐，既還，猶有兼井之志，遣將鄧恆率衆數萬屯於樂安，營攻取之，備垂成徒河，與恆相持，恆懼而不侵，垂少好政游，因獵墜馬，傷前二齒，慕容儼僭即王位，因改名垂，外以慕容垂為名，內實惡而改之，尋以讖記之文，乃去夫以垂為名焉，石季龍之死也，趙魏亂，垂謂儼曰：時來易失，赴機在速，兼弱攻昧，及其時矣，儼以新造大喪，不許垂與根言於儼曰：王子之言，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儼乃從之，以垂為前鋒都督，儼既剋幽州，將坑降卒，垂諫曰：弔伐之義，先代常典，方今中原，宜緩懷以德，坑戮之刑，不可為王師之先聲，儼從之，及儼辭稱尊號，封垂與王徒鎮信都，以侍中右禁將軍錄留事，大收東北之利，又為征南將軍，刑交二州，收有聲於梁楚之間，再為司徒，僞王公已下

莫不屏逐時慕容暉嗣位慕容恪為太宰恪甚重垂常謂暉曰與王將相之才十倍於臣先帝以長幼之次以臣先之臣死之後願陛下委政與王可謂親賢兼舉建熙十年以車騎大將軍收桓溫於枋頭威名大震太傅上庸王評深忌惡之乃謀誅垂垂懼禍及已遂與世子令一作出奔於秦秦帝自格卒後堅密有圖暉之謀暉乘威名而未發及開垂至堅大悅郊迎執手禮之甚重堅相王猛惡垂雄略勸堅殺之堅不從以為冠軍將軍封賞都侯食華陰之五百戶王猛伐洛陽引令為參軍將發謂慕容垂曰吾將遂清東夏或為東山之別見物思人卿將何以為信垂以佩刀遺之此係補遺王猛乃令人詭傳垂語於令曰吾已東還汝可為計也令信之乃奔猛猛表令叛狀垂懼而東奔及監田為追騎所獲堅引見東堂慰勉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志不忘本猶懷首邱書不云乎父父子子無相及也卿何為過懼而狼狽若斯也於是復垂爵位恩待如初及堅擒暉垂隨堅入鄴收集諸子對之悲慟見其故吏有不悅之色前郎中令高弼私於垂曰大王以命世之姿遺無妄之運連遭棲伏艱亦至矣天啓嘉會靈命暨遠此乃鴻漸之始流變之初深願仁慈有以慰之且夫高世之略必懷遺俗之規方當網漏吞舟以弘苞養之義收納舊臣之胃以成爲山之功奈何以一怒捐之竊爲大王不取垂深納之垂在堅朝歷位京兆尹進封泉州侯所在征伐皆有大功符堅之敗於淮南也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奔垂垂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喪皇綱廢弛至可明命著之圖錄當隆中興之業建少康之功但時來之運未至故輜光後暫耳今天賦靈德凶衆土崩可謂乾啓神機授之於我千載一時今其會也宜恭承皇天之意因而取之且夫立大功者不顧小節行大仁者不念小惠秦既蕩覆二京竊辱神器仇恥之深莫甚於此願不以意氣微恩而忘社稷之重五木之祥今其至矣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悉心投命奈何害之苟天所棄圖之多便且縱令北還更待其豈既不自負宿心可以義取天下垂弟德進曰夫鄰國相吞有自來矣秦強而并燕秦弱而圖之此爲報仇雪辱豈所謂負宿心也昔鄧析侯不納三甥之言終爲楚所滅吳王夫差遠子胥之謀取禍句踐前事之不忘後世之師表也願不棄湯武之成蹤追韓信之敗迹乘彼土崩恭行天罰斬逆氏復宗祀建中興繼洪烈天下大機非宜失也若釋數萬之衆授干將之柄是卻天時而待後害非至計也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兄無疑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投身於秦主又爲王猛所害復見昭亮士之禮每深報德之分未一如使秦運必窮歷數歸我者授首之便何慮無之關西之地會非吾有自常有以擾之者吾可端拱而定關東君子不怙亂不爲禍先且可觀之乃以兵屬堅初實在長安與韓黃李根等因譖楊寶寶危坐慕容垂之曰世云楊滿有神登虛也誠若富貴可期須得三窟於是三窟盡虛寶拜而受賜故云五木之祥堅至池池垂言於堅曰王師不利北境之民咸因此輕動請率諸將討之且龍郡郡陵廟所在乞過展拜以申罔極因張國威刑以安戎狄堅許之權寶諫曰垂爪牙名將所謂今之韓白且世秦東夏志不爲人下頃以避禍歸誠非秦德而至也一作非秦德而至也恐冠軍之號不飽其志列地

百里未滿其心且垂猶然也飢則附人飽便高麗遇風塵之會必有凌奪之志惟宜急其糶糶不可任其所欲堅曰卿言是也俱朕已許之匹夫猶重信況萬乘之主乎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不見其還關東之變垂其首乎堅不從遣其將軍李檀圍亮尹國率秦三千送垂自涼馬嶺結草筏而渡至安陽修築於長樂公不堅又遣石越成郡張純成并州時堅子不先在郡及垂至不館之於郡西垂具說淮南敗狀會堅將符融告丁零翟斌聚衆四千謀逼洛陽不謂垂曰翟斌兄弟因王師小失敢肆凶悖子母之軍恐難爲敵非冠軍英略莫可以滅也欲相煩一行可乎垂曰下官殿下之庶子敢不惟命是聽於是大賜金帛一無所受惟請舊田園不許之配垂兵二千遣廣武將軍符融率兵騎一千爲垂之副不戒飛龍曰卿王至肺肺年秋雖卑其質帥也垂爲三軍之統卿爲謀垂之主用兵制勝之權防微杜武之略委之於卿卿勉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不許乃潛入而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此節亦見前石越言於不曰垂之在燕破國亂家及投命聖朝蒙超常之遇忽敢輕侮方鎮殺吏焚亭反形已露終爲亂階將老兵疲可襲而取之矣不曰淮南之敗衆散親離而垂侍衛聖躬誠不可忘越曰垂既不忠於燕其首盡心於我乎且其亡虜也主上寵同功畜不能銘澤督忠而首謀爲亂今不擊之必爲後害不從越退而告人曰公父子好存小仁不顧天下大計吾屬終當爲鮮卑虜矣垂至安陽聞不與飛龍謀因激怒其衆曰吾盡忠於符氏而彼專欲圖吾父子吾雖欲已得乎乃停河內募兵旬日閒有衆八千符融告急前書相尋垂方圖飛龍停河內不進夜襲飛龍悉誅兵兵命左右殺飛龍以告遺秦王堅言其故而慕容鳳等亦各帥部山歸翟斌會符融遣毛當討斌鳳擊破斬之此段別本及此皆略鳳字道翔宜郡王桓之子桓好宮室風年八歲左右抱之隨桓周行殿觀桓問之曰此第好否鳳笑曰此本石家諸王故第今王修之何足爲好鳳因言曰今王之勝策列百品而外有精練之民非是小兒所可同大王之味也桓彌加款賞以上係補遺秦滅燕桓阻兵遼東爲秦所殺風泣血不言年十一告其母曰昔張良養士以擊秦王復君之仇也先王之事豈可一日忘之以上係補遺垂召募遠近衆至三萬濟河焚橋令曰吾本外假秦聲內規與復亂法者軍有常刑奉命者賞不踰日天下既定封爵有差不相負也翟斌聞垂之將濟河也遣使推垂爲盟主垂距之曰吾父子寄命秦朝危而獲濟荷主上不世之恩蒙更生之恩雖曰君臣深義父子豈可因其少隙便懷二三吾本救豫州不赴君等何爲斯議而及於我垂進欲據洛陽故見符融以臣節退又未審斌之誠故以此言距之垂至洛陽圍關門距守不與垂交通斌又遣長史河南郭通說垂乃許之斌率衆會垂勸稱尊號垂曰新興侯國之正統孤之君也若以諸君之力得平關東當以大義論秦奉迎反正一作上自尊非孤心也謀於衆曰洛陽四面受敵北阻大河至於控馭燕趙非形勝之使不如北取郡郡據之以制天下衆咸以爲然乃引師而東遣建威將軍王廙起淨橋於石門初垂之發郡中子農及兒子楷弟山爲符不所留及誅飛龍道川生告農等使起兵趙魏以相應

於是農甫奔列人農乃詣烏和說張曠使趙秋設屠各舉聘及烏丸劉大等來援趙秋字子武汲郡朝歌人也少而輕財好施鄰人李元度母死家貧無以葬秋謂其兄曰赴死救不足仁之本也家有二牛以一與之元度得以葬他年秋夜行見一老母遺秋金一餅曰子能葬我是以相報子五十以後留富貴不可言勿忘元度也依御覽四百七十一楷紹奔許陽衆咸應之農西招康侯官僚於上黨東引乞特歸於東阿各率衆數萬赴之衆至十餘萬不遺石越討農皆勸農逆擊之農曰我無兵仗彼有銳師音甲不如待客一戰而定之此節依御覽三百五十五引補爲農所敗斬越於陣垂引兵至滎陽奉下固請上符號乃以太元八年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令稱統府府四佐王公已下稱臣凡所封拜一如王者以翟斌爲建義大將軍封河南王翟檀爲柱國大將軍封弘農王弟德爲車騎大將軍范陽王兄子楷爲征西大將軍太原王鳳爲建策將軍衆至二十餘萬濟自石門長驅一作攻郡農楷紹雷等率衆會垂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四十二

後燕錄二

慕容垂

甲申 燕元元年晉太元九年正月朝奉宴於清陽宮以臨在長安依晉愍帝在平陽中宗稱王改年建武故事改泰建元二十年爲燕元元年服色朝儀皆如晉章立太子寶爲燕王太子封功臣爲公侯伯子男者百餘人荷丕乃遣侍郎姜讓謂垂曰往歲大猷失據君保衛變與勤王誠義遠蹤前烈宜速修前規終忠貞之節奈何棄崇山之功爲此過舉過貴能改先賢之嘉事也深宜詳思悟猶未晚垂謂讓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盡衆赴京師然後修復國家之業與秦永爲鄰好何故開於機運不以邪見歸也大義滅親況於意氣之願公若迷而不返者孤亦欲窮兵勢耳今事已然恐單馬乞命不可得也讓厲色責垂曰將軍不容於家國投命於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臭味不同奇將軍於一見託將軍以斷金龍驤宗舊任齊德藩自古君臣名契之重豈若此邪方村將軍以六尺之孤萬里之命奈何王師小敗便有二同夫師起無名終則非成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將軍思無名之師而

欲與天所廢竊未見其可長樂公主上之元子隆德適於唐衛居陝東之任爲朝廷維城其可束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大夫死王事國君死社稷將軍欲裂冠毀冕拔本塞源者自可任將軍兵勢何復多云但念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忽爲逆鬼竊爲將軍痛之垂默然左右勸垂殺之垂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大各吠非其主何所問也乃遣讓歸垂上表於苻堅曰臣才非古人致禍起蕭牆身嬰時難命望聖朝陛下恩深周浹猥叨微烟之選位爲列將俯悉通侯誓在戮力輸誠常懼不及去夏桓沖送死一擬雲消週討郾城俘馘萬計斯誠陛下神算之奇願亦愚臣忘死之效方將飲馬桂洲懸旌闔會不圖天助亂德大猷班師陛下單馬奔臣臣奉衛匪試豈陛下聖明鑒臣丹心皇天后土實亦知之臣奉詔北巡受制長樂然不外失衆心內多猜忌令臣野次外庭不聽謁廟丁零逆覽寇逼豫州不迫臣單赴限以師程惟給敵兵二千盡無兵仗復令飛詔謂爲刺客及至洛陽平原公暉復不信納臣竊惟進無淮陰功高之慮退無李廣失利之愆懼有青蠅交亂白黑丁零夷夏以臣忠而見疑乃推臣爲盟主臣受託善始不遂令終泣望西京揮涕即邁軍次石門所在雲赴雖復周武之會於孟津漢祖之集於垓下不期之衆實有甚焉欲令長樂公盡衆赴難以禮發遣而不固守匹夫之志不達變通之理臣息農收營故營以備不虞而石越傾郾城之衆輕相掩襲兵陣未交越已限首臣既單車懸軫歸者如雲斯實天符非臣之力且郾者臣國舊都應即惠及然後西面受制永守東藩上成陛下遇臣之意下全愚臣感報之誠今進師圍郾井喻不以天時人事而不察機運杜門自守時出挑戰鋒戈屢交恆恐飛矢誤中以傷陛下天性之念臣之此誠未前神聽輒退兵止銳不敢窮攻夫運有推移去來常事惟陛下察之聖報曰朕以不德忝承靈命君臨萬邦三十年矣遐方幽裔莫不來庭惟東南一隅敢違天命朕爰奮六師恭行天罰而玄機不弔王師敗績賴卿忠誠之至輔翼朕躬社稷之不隕卿之力也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方任卿以元相倚卿以郡侯庶弘濟艱難敬酬勳烈何圖伯夷忽毀冰操柳惠僞爲淫夫覽表婉然有慚朝士卿既不容於本朝匹馬而投命朕則寵卿以將位禮卿以上賓任同舊臣得齊勳輔歃血斷金披心相付謂卿食楨懷音保之借老豈意畜水覆舟養獸反害悔之噬臍將何所及誕言駭衆誇擬非常周武之事豈卿庸人所能論哉失龍之鳥非羅所縶脫網之鯨豈罟所制懸陸任懷何煩聞也念卿垂老老而爲賊生爲叛臣死爲逆鬼殊張幽顯布毒存亡中原士女何痛如之朕之麻連與衰豈復山卿但長樂平原以未立之年遇卿於兩都慮其經略未稱朕心所恨者此焉而已垂攻拔郾郭不固守中城垂懼而固之分道老弱於魏郡肥鄉築新興城以置糧重范陽王德馨秦枋頭取之東胡王安據前陶爲郾中聲援夷夏不從燕者尙衆垂遣太原王楷與陳留王紹擊之楷謂紹曰今大業始爾人心未洽唯宜緩之以德不可震之以威乃屯於許陽紹帥騎數百往說王安安降於是民夷降者數十萬口楷留其老弱置守宰以撫之發其丁壯十餘萬與安詣郾垂大悅曰卿兄弟才兼文武足以繼武王矣垂以郾城猶固會僚佐議之右司

定，符紹等悉降。垂下書封紹等為侯，以酬秦王之惠。且擬三格，末四句後詳。崔鴻曰：齊桓公命諸侯無以妾為妻，夫之於妻猶不可以妾代之，況子而母乎？春秋所稱母以子貴者，君母既死，得以妾母為小君也。至於享祀宗廟，則成風終不得配莊公也。君父之所為，臣子必習而效之，猶形聲之於影響也。實之逼殺其母，由垂為之漸也。堯舜之讓，猶為之暗之禍，況遠禮而縱私者乎？昔文姜得罪於桓公，春秋不之廢，可足律氏，雖有罪於前朝，然小君之禮成矣。垂以私憾廢之，又立兒妾之無子者，皆非禮也。此詳後

丁亥二年，垂太子洗馬太原溫詳，奔晉為濟北太守。溫詳屯東阿，垂觀兵阿上，分兵擊之。詳奔彭城，其衆皆降。垂以太原王楷為兗州刺史，鎮之初，垂在長安，秦王堅嘗與之交手語，秦宦人宓從僕射光祚言於堅曰：陛下頗疑慕容垂乎？垂非久為人下者，及燕取鄴，祚先奔入晉，晉以為河北郡守，至是來歸，垂見祚流涕曰：秦主知我理深，吾事之亦盡淮南之敗，吾效忠節，但為公猜忌，懼死而負之，每思時昔之願，未嘗不中宵忘寐，祚亦歎歎，垂賜祚金帛，祚辭垂曰：卿復疑邪？祚曰：臣昔者惟知忠於所事，不意陛下至今懷之，臣敢逃死，垂曰：此卿之忠，固吾之所求也，前言戲之耳，待之彌厚。此詳後垂留其太子寶守中山，率諸將南攻，復遂以楷為前鋒，都督遼之郡，衆皆燕趙人也，咸曰：太原王之子，吾之父母，相率歸附，遂遣使請降，垂至黎陽，遂肉袒謝罪，垂厚撫之，劉顯地廣兵強，雄於北方，會其兄弟爭，魏職責言於魏王珪曰：顯志在并吞，今不乘其內潰而取之，必為後患，請與燕攻之，珪乃遣使乞師於燕，會柔然獻馬於燕而顯掠之，垂怒，遣兵會魏擊顯，大破之，顯奔西燕，垂立其弟為烏桓王，以撫其衆，徒八萬餘落於中山，復遂復叛。

戊子三年，復遣使謝罪，垂以其反覆，斬之，遂乃自稱魏王，徙屯滑臺。上劉顯復遂二事，俱通鑑約補。垂為其太子寶起承華殿，以寶錄尚書，政事巨細皆委之，垂總大綱而已。立其夫人段氏為皇后，又以寶領侍中大單于，驍騎大將軍幽州牧，垂皇后段氏，字元妃，右光祿大夫段儀之女也，后少而婉惠，有節操，嘗謂其妹季妃曰：我終不能為庸人妻，季妃曰：妹亦不為庸人之婦，降人而笑之，內黃人張定善相，見儀二女，大驚曰：君家大興，當由二女，儀深異之，至年二十餘而不嫁，儀子偷謂儀曰：張定何知而拒求者？儀曰：吾女輩志行不凡，故且踟躕，以擇良配，垂稱燕王，納元妃為嬪室，遂有殊寵，范陽士德亦聘季妃，姊妹俱為垂德皇后，卒如其志。後詳後魏王珪密有圖燕之志，遣九原公儀奉使中山，還言於珪曰：燕主衰老，太子開弱，范陽王自負材氣，非少主臣，燕主既死，內難必作，於是乃可圖也，今則未可，珪善之。此詳後己丑四年，遂西王農在龍城五年，庶務修舉，表請代還，垂乃召農，為侍中，中謀校尉，而以高陽王隆代之，農建留臺龍城，使隆錄留臺尚書事，隆因農舊規，修而廣之，遂移還臺，此詳後時慕容暉及諸宗室，為皆所害者，並招魂葬之，清河太守賀粲，乘隙定陵，以叛，南應復遂，慕容暉討斬之，豎定陵城，進師

入郡，以郡城廣難固，築鳳陽門，大道之東為隔城，其向書郎婁會上疏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兵荒殺禮，遂以一切取士，人心奔競，苟求榮進，至乃身冒穢經，以赴時役，豈必殉忠於國家，亦味利於其間也。聖王設教，不以顛沛而虧其道，不以夷亂而變其化，杜豪競之門，塞奔波之路，陛下鍾百王之季，鄴中興之業，天下漸平，兵革方偃，宜獨潔取職，率由舊章，吏遺大喪，聽終三年之禮，則四方知化，人斯服禮，垂不從。庚寅五年。

辛卯六年，初，燕趙王麟會魏兵伐賀訥，破之，歸言於垂曰：臣觀拓跋珪舉動，終為國患，不如攝之還朝，使其弟監國事，垂不從，至是，珪遣鳳雛見於燕，垂哀老，子弟用事，留鳳雛以求良馬，珪弗與，遂與燕絕。此詳後翟遼死，子釗代立，攻逼鄴城，慕容農擊走之。此詳後七年，垂引師伐釗於滑臺，次於黎陽津，釗於南岸距守，諸將惡其兵精，咸諫不宜濟河，垂笑曰：豎子何能為？吾今為卿等殺之，遂徒營就西津，為牛皮船百餘艘，載疑兵列於潮流而上，釗先以大衆備黎陽，見垂向西津，乃棄營西距，垂潛遣其桂林王慕容鎮，率驍騎慕容國於黎陽津夜濟，據於河南，釗聞而奔還，士衆疲渴，走歸滑臺，釗妻于率數百騎北趨白鹿山，垂遣農追擊之，盡擒其衆，此詳後釗單騎奔長子，到所統七郡，戶三萬八千，皆安堵如故，徙徐州流人七千餘戶於黎陽。此詳後八年，於是議征長子，諸將咸諫，以慕容永未有喪，逆歲征役，士卒疲意，請俟他年，垂將從之，及聞慕容德之策，詳後笑曰：吾計決矣，且吾投老，扣囊底智，足以剋之，不復留道賊以累子孫也，乃發步騎七萬，遣其丹陽王慕容瓚，龍驤張崇，攻永弟支於首陽，永遣其將刁雲，慕容鍾，率五萬屯潞川。

甲午九年，垂遣慕容楷出自滄口，慕容農入自壺關，垂頓於鄴之西南，月餘不進，永謂垂誑，遣伐之，乃攝諸軍還，杜太行，擊關，垂進師入自天井關，至於臺壁，永率精兵五萬來距，阻河曲以自固，馳使請戰，垂列陣於臺壁之南，農楷分為二翼，慕容國伏兵於深澗，與永大戰，垂引軍偽退，永追奔數里，國發伏兵馳斷其後，楷農夾擊之，水師大敗，斬首八千餘級，永奔還長子，慕容瓚攻剋晉陽，垂進圍長子，永將賈船等潛為內應，垂進軍入城，永奔北門，為前驅所獲，於是數而戮之，并其所署公卿刁雲等三十餘人，永所統新舊八郡，戶七萬六千八百，及乘輿服御，伎樂珍寶悉獲之，於是品物具矣，使慕容農略地河內，攻廩邱陽城，皆剋之，太山琅邪諸郡皆委城奔潰，農進師臨海，守宰而還，垂告捷於龍城之廟。乙未十年，魏侵逼附衆諸郡，五月，遣其太子寶及農與慕容麟等，率衆八萬伐魏，慕容紹以步騎一萬八千為後繼，散騎常侍高湖諫曰：魏與燕世為婚姻，結好久矣，開以求馬，不獲而留其弟，曲在於我，奈何遣擊之，涉珪沈勇，謀幼，歷艱難，兵精馬強，未易輕也，太子年少氣壯，必小魏而易之，萬一不如所欲，傷威損重，願陛下圖之，垂怒，免湖官，湖，秦之子也，魏聞寶將至，張袂言於珪曰：燕狃於屢勝，有輕我心，宜羸形以駭之，乃可也，珪從之，悉徙都落畜產於河西千餘里以避之，燕軍至五原，降魏別部三萬

餘家收聚田百萬餘斛。進軍臨河。造船為濟具。九月。魏進軍臨河。此段載魏略。實懼不敢濟。引師還。次於參合。忽有大風黑氣。狀若隄防。或高或下。臨軍上。沙門支曇猛言於寶曰。風氣暴逆。魏軍將至之候。宜遣兵禦之。寶笑而不納。猛固以為言。乃遣騎率騎三萬為後殿。以禦非常。麟以曇言為虛。縱騎遊獵。俄而黃霧四塞。日月晦冥。是夜魏師大至。三軍奔潰。以上亦略見御覽。寶與德等數千騎奔免。士衆還者十一二。紹死之初。寶至幽州。所乘車輜。無故自折。術士祈安以為大凶。固勸寶還。寶怒不從。故及於敗。寶恨參合之敗。屢言魏有可乘之機。慕容德亦曰。魏人狃於參合之役。有陵太子之心。宜及聖略。摧其銳志。垂從之。

丙申 十一年三月。垂留德守中山。自率大衆出參合。懸山開道。次於獵嶺。遣寶與農出天門。征北慕容隆。征西慕容盛。陷青山。虜魏陳留公泥。泥。於平城。陷之。收其衆三萬餘人而還。垂至參合。見往年戰處。積骸如山。設祭弔之。死者父兄。各皆號哭。軍中哀慟。垂慟憤。血因而凝。疾乘馬與而進。過平城北三十里。疾爲築燕昌城而還。寶等至雲中。聞垂疾皆引歸。及垂至於平城。或有叛者。奔告魏曰。垂病已亡。與尸在軍。魏又聞參合大敗。以為信然。乃進兵追之。知平城已陷而退。還節陰山。垂至上谷之祖陽。以太元二十一年夏四月薨。時年七十一。凡在位十三年。遺令曰。方今禍難尙殷。喪禮一從簡易。朝終夕殯。事訖成服。三日之後。釋服從政。疆寇伺隙。祕勿發喪。至京然後舉哀行服。寶等遵行之。偽諡武成皇帝。廟號世祖。諡曰宣平陵。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四十五

後燕錄四

慕容寶

慕容寶。字道祐。一作垂之第四子也。元璽元一作年。生於信都。少輕果。無志操。好人佞。一作己。符璽時。爲太子。沈馬萬年。令堅淮肥之役。以寶爲陵江將軍。及爲太子。祗矚自修。敦崇儒學。工談論。善屬文。曲事垂。左右小臣。以求美譽。垂之朝士。翕然稱之。垂亦以爲克保家業。甚賢之。段后元妃謂。垂曰。太子資。委質雍容。柔而不斷。承平則爲仁明之主。處難則非濟世之雄。陛下託之以大業。妾未見克昌之美。遼西。垂第三子。高陽。垂之子。二王。陛下見。一作之賢者。宜擇一以樹之。趙王麟。姦詐負氣。常有輕太子之心。陛下一旦不諱。必有難作。此陛下之家事。宜深圖之。垂不納。寶及麟聞之。深以爲恨。其後元妃又言之。垂謂曰。汝欲使。二字。我爲首獻公乎。元妃泣而退。告李妃曰。太子不令。陛下所知。而主上比吾爲驅戎之女。何其苦哉。主上百年之後。太子必亡社稷。范陽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終。其在王乎。此段依別本。而以寶不無廟號也。載此則已。建興十一年。即元元。四月。垂死。其年。寶僭即皇帝位。尊段氏爲太后。大赦境內。探爲列女傳。故不錄。

分襲農。降。是夜見殺。農中重創。既而會歸於寶。寶意在誅會。誘而安之。酒使左衛慕容騰斬會。不能傷。會復奔其衆。於是勒兵攻寶。寶率百數騎馳如龍城。會率衆追之。道使請誅左右佞臣。并求太子。寶弗許。會圍龍城。侍御郎高雲。夜率敢死士百餘人襲會。敗之。衆悉逃散。單馬奔還中山。乃踰圍而入。爲慕容詳所殺。五月。詳遣督稱尊號。置百官。改年號。荒酒奢淫。殺戮無度。誅其王公以下五百餘人。內外震局。莫敢忤視。城中大饑。公卿餓死者數十人。九月。趙王麟率丁零之衆入中山。殺詳及其親黨三百餘人。麟復稱尊號。中山饑甚。麟率三萬餘人出據新市。甲子晦。後魏道武帝進軍討之。太史令晃崇奏曰。昔紂以甲子亡。兵家忌之。不可出。帝曰。紂以甲子日亡。周武不以甲子勝乎。崇無以對。帝遂進軍新市。麟退阻派水。依漸洳澤以自固。甲戌。帝臨其營。與魏帥戰於義臺塢。大破之。麟軍敗績而奔。此節原依御覽二百九十魏通典百五十六引補。魏師遂入中山。麟乃奔鄆。寶遣御史中丞兼鴻臚魯遂持節。授司徒范陽王德承相冀州牧。承制南夏。封公侯牧守。

戊戌三年。慕容德遣侍郎李延勳寶南伐。寶大悅。慕容盛切諫。以爲兵疲師老。魏新平中原。宜養兵觀望。更俟他年。寶將從之。撫軍慕容騰進曰。今衆旅已集。宜乘新定之機。以成進取之功。人可使山之。而難與圖始。惟當獨決。聖慮不足。廣採異同。以沮亂軍議也。寶曰。吾計決矣。敢諫者斬。二月。寶發龍城。以慕容騰爲前軍大司馬。慕容農爲中軍。寶爲後軍。步騎三萬。將南伐。次於乙連。長上段連骨。宋赤眉。因衆軍之懼。遠役也。殺司空樂浪王溫。逼立高陽王崇。寶單騎奔農。仍引軍討連骨。衆咸懼征幸亂。投杖奔走。騰衆亦潰。寶馳還龍城。闕汗潛與連骨通謀。速骨進師攻城。農爲闕汗所誘。潛出赴賊。爲連骨所殺。衆皆奔散。寶又與慕容盛。慕容騰等南奔。向背闕汗殺連骨等十餘人。奉太子策承制。大赦。遣使迎寶還於薊城。寶欲北還。盛等咸以汗之忠款。虛實未明。今單馬而還。汗有二志。悔之無及。宜就范陽王德。寶從之。乃自薊而南。四月。寶至鄆。鄆中遺民固請留之。寶不從。南至黎陽城西。聞范陽王德稱制。懼而退。遣慕容騰招集散兵於鉅鹿。慕容盛結衆於冀州。段儀。段溫收部曲於內黃。衆皆響應。期將集。乃還龍城。次於廣都。而汗又遣左將軍蘇超迎寶。其申款誠。忠節無差。寶以汗垂之季舅。盛又汗之甥也。必謂忠款無貳。於是命發。汗遣弟難率五百騎。迎寶至龍城。汗引寶入於外鄆。時年四十四。在位三年。即隆安三。當作二年。汗又殺其太子策及王公卿士百餘人。汗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昌黎王。年號青龍。七月。長樂公盛襲汗。盛即位。僞諡寶惠皇帝。廟號烈宗。一作初。號之遷於龍城也。植松爲社主。及秦滅燕。大風吹拔之。後數年。廢社處忽有桑二根生焉。先是遠川無桑。及此。通於竹。求種江南。平州之桑。悉一山吳來。一作山也。以上亦見魏文類聚八十八。御覽。魏終而垂以吳王中興。寶之將敗。大風又拔其一。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四十六

後燕錄五

慕容盛

慕容盛。字道運。寶之庶長子也。泰建元十年。生於長安。少沈敏。多謀略。二十年。苻堅誅慕容氏。盛潛東奔於沖。及沖稱尊號。有自得之志。寶訓不均。政令不明。盛年十二。謂叔父柔曰。今中山王智不先衆。才不出下。恩未施人。先自驕大。以盛觀之。鮮不覆敗。俄而沖爲段木延所殺。盛隨慕容永東。如長子。謂柔曰。今時輻於鋒刃之間。在疑忌之際。愚則爲人所猜。智則危甚。巢窟。當如鴻鵠高飛。一舉萬里。不可坐待罟網也。於是與柔及弟會。同行東歸於慕容垂。行至西樂。遇盜陝中。盛曰。我六尺之軀。入水不溺。在火不焦。汝欲當吾鋒乎。試察爾手中箭百步。我若中之。宜慎爾命。如其不中。當東身相投。盜乃墜箭。盛一發中之。盜曰。郎貴人之子。故相試耳。寶而遣之。歲餘。永誅僞之子孫。男女無遺云。此節亦見御覽三百四十九。及七百四十四。盛既至。垂問以西事。責地成國。垂笑謂之曰。昔魏武撫明帝之首。遂乃侯之。祖之愛孫。有山來矣。於是封長樂公。驍勇剛毅。有伯父全之風烈。寶即位。建興六年。領北中郎將。鎮薊。進爵爲王。寶自龍城南伐。盛留統後事。及段

爲此耳。明新爲叛逆，必忘官威。一則劫合同類，劫害良善。二則亡窟山澤，未可卒平。故非意而還，以益其志。卒然掩之，必烈之理也。奉臣皆曰：非所及也。此段亦見前。李早自遼西還，聞盛殺其將衛雙，懼乘車奔走。既而歸罪，復其爵位。盛謂侍中孫勳曰：早總三軍之佐，荷專征之重，不能杖節死綏，無故逃亡。致之軍正，不赦之罪也。然當先帝之避難，衆情離試，骨肉忘其親，股肱失忠節，早以刑餘之體，效力盡命，忠款之至，精貫白日。朕故錄其忘身之功，免其邱山之罪耳。

庚子二年正月，大赦。盛去皇帝之號，稱庶民天王。魏襲幽州，執刺史盧溥而去。遣孟廣平援之，無及。盛率衆三萬伐高句驪，襲其新城南蘇，皆剽之。散其積聚，徙其五千餘戶於遼西。盛引見百餘於東堂，致詳器。蘇超拔者十有二人，命百司舉文武之士才堪佐世者各一人，立其子遼西公定爲太子。大赦殊死已下，譴其羣臣於新昌殿。盛曰：諸卿各言其志，朕將覽之。七兵尚書丁信年十五，盛之舅子也。進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臣之願也。盛笑曰：丁尚書年少，安得長者之言乎？盛以威嚴馭下，驕暴少親，多所猜疑，故信言及之。

辛丑三年，盛討庫莫奚。大虜從而還。八月，左一作右將軍慕容國與殿中將軍秦與、段讚等謀率禁兵襲盛。事覺，誅之死者五百餘人。前將軍思梅侯段魏與子與、讚子泰等因衆心阻動，潛夜一作於禁中鼓譟大呼。盛聞變，率左右出戰。衆皆披瀆，俄而有一賊從關中擊盛，傷足。遂取整升前殿，中約禁衛，召叔父河間公熙。屬以後事，熙未至而盛薨。時年二十九。在位三年，僞諡昭武皇帝。慕容與平陵，廟號中宗。盛幼而羈縻，流漂，長則遭家多難，夷險安危，備嘗之矣。愆實開而不斷，遂峻極威刑，繼介之嫌，莫不裁之於未萌，防之於未兆。於是上下震局，人不自安。雖忠誠親戚，亦皆離貳。舊臣靡不夷滅，安忍無親，所以卒於不免。案未段似係僞是歲隆安五年也。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四十七

後燕錄六

慕容熙

慕容熙，字道文，一名長生，垂之少子也。燕元二年，生於常山。一作長生建興八年，封河間王。永康初，隨寶奔龍城，拜司隸校尉。段速骨之難，諸王多被害，熙素爲高陽王隆所親愛，故得免焉。幽州之窳也，以熙爲遼東公，備宗祀之義。熙初即位，降僭爲公。長樂元年，拜都督中外諸軍事，驍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領中領軍。昌黎尹從征高句驪，哭丹皆勇冠諸將。盛曰：叔父雄果英壯，有世祖之風，但弘略不如耳。及盛薨，其太后丁氏以國多難，宜立長君，羣望皆在平原公元，而丁氏意在於熙。遂廢太子定，迎熙入宮，羣臣勸進。熙以魏元元固以讓熙，熙遂僭即皇帝位。誅其大臣段璠、秦與等，並夷三族。元以嫌疑賜死。元字道光，寶之第四子也。大赦殊死已下，改長樂二年爲光始元年。改北燕臺爲大單于臺，置左右輔，位次尚書。

二年，初熙悉於丁氏，故爲所立，及寵幸符貴人，丁氏怨恚，詔與兒子七兵尚書信謀廢熙。熙聞之大怒，迺丁氏令自殺，葬以後禮。誅丁信，熙狩於北原，石城令高和殺司隸校尉張顯，閉門距熙。熙率騎馳

返和乘皆投杖，照入誅之。

癸卯 三年正月，照引見州郡及單于八部者，舊於東宮與言，問以民所，疾苦，司隸部民劉瑄，封開稱旨，拜帶方太守。是春，大治宮室，至四月，立符貴人為昭儀。五月，大築龍騰苑，廣袤十餘里，役徒二萬人，又起景雲臺，山於苑內，基廣五百步，高十七丈，此亦見前。又起道通宮，甘肅園，連房數百，觀閣相交，鑿天河，引水入宮，又為其昭儀符氏，鑿曲光海，清涼池，李夏盛暑，士卒不得休息，嗚死者大半。照游於南山，止大柳樹下，若有人呼曰：大王且止，照惡之，伐其樹，乃有長蛇丈餘，從樹中而出。

甲辰 四年二月，昭儀符氏卒，立其貴嬪符氏為皇后，赦殊死已下。照北襲契丹，大破之，昭儀符氏死，偽諡愍皇后，贈符氏諡文獻公，二符並美而豔，好微行游獵，照弗之禁也，請誅必從，刑賞大政，無不由之。初，昭儀有疾，龍城人王溫稱能療之，未幾而卒，照忿其妄也，立於公車門，支解溫而焚之。九月，符后遊，照從之，北登白鹿山，東過青嶺，南臨滄海，冬十一月，乃還，百姓苦之，士卒為狼虎所害及凍死者五千餘人矣。

乙巳 五年，高句驪寇燕都，殺略百餘人，照伐高句驪，以符后從，為衝車地道，以攻遼東，照曰：待剗平寇城，朕當與后乘輦而入，不聽將士先登，於是城內嚴備，攻之不能下，會大雨，雪士卒多死，乃引歸。十月，擬鄴之鳳陽門，作弘光門，累級三層。

丙午 六年，照與符氏襲契丹，俾其乘輦將還，符氏弗聽，遂棄其輦，重輦高句驪，周行三千餘里，士馬俱疲，凍死者思路，攻木底城，不剗而還，盡殺其將士，大城肥如及宿軍，以仇尼倪為鎮東大將軍，營州刺史，鎮宿軍，上庸公孫，為鎮西大將軍，幽州刺史，鎮令支，尚書劉木為鎮南大將軍，冀州刺史，鎮肥如。

丁未 建始元年正月，大赦天下，改元。三月，太史丞梁延年夢月化為五白龍，夢中占之曰：月，臣也，龍，君也。月化為龍，當有臣為君，薪而告人曰：國祚其將盡乎？是月，為符后起承華殿，高承光一倍，負土於北門，土與鐵同價，典軍杜靜，載棺詣闕，上書極諫，照大怒，斬之，符后嘗季夏思凍魚膾，仲冬須生地黃，皆有司切責不得，加以大辟，其虐也如此。四月，符后崩，照悲號，號曰：若喪考妣，擁其尸而撫之曰：體已就冷，命遂斷矣，於是假仆絕息，久而乃蘇，大赦既訖，復啓其棺，而與交接，服斬綖，食粥，制百寮於宮內，設位哭臨，令沙門素服，使有司按校，一作：哭者有淚，以為忠孝，無淚則加罪，於是羣臣震懼，莫不為之泣，亦見此節。

御覽三百 高陽王慕容暉，張氏之嫂也，美姿容，有巧思，照將以為符氏之殉，欲以罪殺之，乃毀其椁，穢中，有瘞，遂賜死。三女叩頭求哀，照弗許，制公卿以下，至於百姓，率戶焚香，弗殯，府庫周輪數里，下錮三泉，內則闔閭尚書八座之象，照曰：善為之，朕將隨后入此陵，識者以為不祥，其右僕射草瑗等，並懼為殉，沐浴而待死，號符氏墓曰：復平陵，照被髮徒跣，步從符氏喪，輜車高，大毀北門而出，長老竊相謂曰：豈

慕容雲，字子雨，寶之養子也，祖高和，句驪之支庶，自云高陽氏之苗裔，故以高為氏焉。雲沈深有局量，厚重希言，時人咸以為愚，唯馮跋奇其志度而友之，寶之為太子，雲以武職給事侍東宮，永康初，拜侍御史，馮跋篡奪會軍，寶子之，賜姓慕容氏，封夕陽公，以疾去官，及燕之葬符后也，馮跋謂雲告之以大謀，雲懼曰：吾嬰疾歷年，卿等所知，願更圖之，跋逼曰：慕容氏世衰，河間唐暴感妖淫之女，而逆亂天常，百姓不堪其害，思亂者十室而九焉，此天亡之時也，公自高氏名家，何能為他養子，機運難邀，千歲一時，公焉得辭也，扶之而出，雲曰：吾疾苦日久，廢絕世務，卿今與建大事，謔見推逼，所以徘徊，非為身也，實惟否德，不足以濟元元，故耳，跋等強之，四月，雲遂即天王位，復姓高氏，大赦城內，殊死已下，改建始元年，為正始元年，國仍號大燕，以馮跋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武邑公，封伯子，男，鄉亭侯者五十餘人，士卒賜穀，皆有差，照之羣臣，復其爵位。

宗社 二年，立妻李氏為天王后，子彭為太子，越騎校尉慕容與良謀叛，雲誅之，以慕容歸為遼東公，主燕之宗社，一作：三年，秋八月，太白入月中，冬十月，戊辰，以上係開元古經，雲臨東堂，幸臣離，一作：班，桃，一作：仁，懷劍執紙而入，稱有所啓，抽劍擊雲，雲以几距班，桃仁進而益之，立馮跋為主，跋即位，遷雲尸於東堂，偽諡為惠懿皇帝，始垂以丙戌之歲，建號中山，至馮跋之歲，歲在己酉，二十四年，雲自以無功德，而為豪傑所推，常內懷懼，故寵養壯士，以為腹心，離班，桃仁等，並專典禁衛，委之以爪牙之任，賞賜月至數千萬，衣食臥起，皆與之同，終以此致敗云。

慕容雲，字子雨，寶之養子也，祖高和，句驪之支庶，自云高陽氏之苗裔，故以高為氏焉。雲沈深有局量，厚重希言，時人咸以為愚，唯馮跋奇其志度而友之，寶之為太子，雲以武職給事侍東宮，永康初，拜侍御史，馮跋篡奪會軍，寶子之，賜姓慕容氏，封夕陽公，以疾去官，及燕之葬符后也，馮跋謂雲告之以大謀，雲懼曰：吾嬰疾歷年，卿等所知，願更圖之，跋逼曰：慕容氏世衰，河間唐暴感妖淫之女，而逆亂天常，百姓不堪其害，思亂者十室而九焉，此天亡之時也，公自高氏名家，何能為他養子，機運難邀，千歲一時，公焉得辭也，扶之而出，雲曰：吾疾苦日久，廢絕世務，卿今與建大事，謔見推逼，所以徘徊，非為身也，實惟否德，不足以濟元元，故耳，跋等強之，四月，雲遂即天王位，復姓高氏，大赦城內，殊死已下，改建始元年，為正始元年，國仍號大燕，以馮跋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武邑公，封伯子，男，鄉亭侯者五十餘人，士卒賜穀，皆有差，照之羣臣，復其爵位。

慕容雲，字子雨，寶之養子也，祖高和，句驪之支庶，自云高陽氏之苗裔，故以高為氏焉。雲沈深有局量，厚重希言，時人咸以為愚，唯馮跋奇其志度而友之，寶之為太子，雲以武職給事侍東宮，永康初，拜侍御史，馮跋篡奪會軍，寶子之，賜姓慕容氏，封夕陽公，以疾去官，及燕之葬符后也，馮跋謂雲告之以大謀，雲懼曰：吾嬰疾歷年，卿等所知，願更圖之，跋逼曰：慕容氏世衰，河間唐暴感妖淫之女，而逆亂天常，百姓不堪其害，思亂者十室而九焉，此天亡之時也，公自高氏名家，何能為他養子，機運難邀，千歲一時，公焉得辭也，扶之而出，雲曰：吾疾苦日久，廢絕世務，卿今與建大事，謔見推逼，所以徘徊，非為身也，實惟否德，不足以濟元元，故耳，跋等強之，四月，雲遂即天王位，復姓高氏，大赦城內，殊死已下，改建始元年，為正始元年，國仍號大燕，以馮跋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武邑公，封伯子，男，鄉亭侯者五十餘人，士卒賜穀，皆有差，照之羣臣，復其爵位。

慕容雲，字子雨，寶之養子也，祖高和，句驪之支庶，自云高陽氏之苗裔，故以高為氏焉。雲沈深有局量，厚重希言，時人咸以為愚，唯馮跋奇其志度而友之，寶之為太子，雲以武職給事侍東宮，永康初，拜侍御史，馮跋篡奪會軍，寶子之，賜姓慕容氏，封夕陽公，以疾去官，及燕之葬符后也，馮跋謂雲告之以大謀，雲懼曰：吾嬰疾歷年，卿等所知，願更圖之，跋逼曰：慕容氏世衰，河間唐暴感妖淫之女，而逆亂天常，百姓不堪其害，思亂者十室而九焉，此天亡之時也，公自高氏名家，何能為他養子，機運難邀，千歲一時，公焉得辭也，扶之而出，雲曰：吾疾苦日久，廢絕世務，卿今與建大事，謔見推逼，所以徘徊，非為身也，實惟否德，不足以濟元元，故耳，跋等強之，四月，雲遂即天王位，復姓高氏，大赦城內，殊死已下，改建始元年，為正始元年，國仍號大燕，以馮跋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武邑公，封伯子，男，鄉亭侯者五十餘人，士卒賜穀，皆有差，照之羣臣，復其爵位。

慕容雲，字子雨，寶之養子也，祖高和，句驪之支庶，自云高陽氏之苗裔，故以高為氏焉。雲沈深有局量，厚重希言，時人咸以為愚，唯馮跋奇其志度而友之，寶之為太子，雲以武職給事侍東宮，永康初，拜侍御史，馮跋篡奪會軍，寶子之，賜姓慕容氏，封夕陽公，以疾去官，及燕之葬符后也，馮跋謂雲告之以大謀，雲懼曰：吾嬰疾歷年，卿等所知，願更圖之，跋逼曰：慕容氏世衰，河間唐暴感妖淫之女，而逆亂天常，百姓不堪其害，思亂者十室而九焉，此天亡之時也，公自高氏名家，何能為他養子，機運難邀，千歲一時，公焉得辭也，扶之而出，雲曰：吾疾苦日久，廢絕世務，卿今與建大事，謔見推逼，所以徘徊，非為身也，實惟否德，不足以濟元元，故耳，跋等強之，四月，雲遂即天王位，復姓高氏，大赦城內，殊死已下，改建始元年，為正始元年，國仍號大燕，以馮跋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武邑公，封伯子，男，鄉亭侯者五十餘人，士卒賜穀，皆有差，照之羣臣，復其爵位。

十六國春秋輯補 卷四十八 後燕

三七二

心可懷。二州可定。白曜從之。進次肥城。白曜將攻之。範曰。肥城雖小。攻則淹日。得之無益。軍聲失之有損。威勢且無。鹽之卒死者塗炭。成敗之機。足為鑒矣。若飛書告喻。可不攻自伏。縱其不降。亦當逃散。白曜乃以書曉之。肥城果潰也。御覽二百七十九。秦後燕不及宋。此白係誤引。姑附於末以俟啟。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四十八

後燕錄

慕容鳳

慕容垂段后

趙秋

封衛以上原

王高

魏郡王高。家貧。徒有四壁。

高秦末飢亂。夫妻盡則備耕。夜則伐草燒燔。高父母兄弟喪

盡。十有五人。飢食藜藿。寒衣草衣。以上三節。俱見初學記十八。

真城公末那樓出。廣加

道。慕容白曜伐宋。無鹽城。剽之。將盡。以其人為軍實。副將鄧音歷範曰。齊四履之地。號為東秦。不遠為經略。恐未可定也。今臬威始被。民無密澤。連城有懷貳之將。比邑有拒守之夫。宜先信義。示之軌物。然後民

十六國春秋輯補 卷四十八 後燕

三七一

十六國春秋輯補 卷四十九 後秦

三七三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四十九

後秦錄

姚弋仲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昔夏禹封舜少子於西戎。世為羌長。其後燒當。雄於洮罕

之閒。當七世孫墳。虞漢中元末。寇擾西州。為揚虛侯馬武所敗。徙出塞。虞九世孫遷。率種人內附。漢朝

嘉之。假冠軍將軍。西羌校尉。歸順王。處之於南安之赤亭。那玄孫柯迴。為魏一作魏征一作魏西將軍。綏戎

校尉。西羌都督。柯迴生弋仲。少而聰猛。英果雄毅。不營產業。唯以收恤為務。衆皆畏而親之。永嘉之亂。東

徙榆川。戎夏被負。隨之者數萬。自稱雍州刺史。護羌校尉。扶風公。劉曜之平陳安也。以弋仲為平西將軍。

封平襄公。邑之於隴上。及石季龍。弋仲說之曰。明公握兵十萬。功高一時。正是行權立策之日。隴

上多豪秦。風猛勁。道隆後服。道洩先叛。宜徒隴上。豪強虛其心腹。以實幾甸。季龍納之。啓勸以弋仲行安

西將軍。六夷左都督。後晉豫州刺史。祖約奔於勸。勸禮待之。弋仲上疏曰。祖約殘賊。背朝。逆殺太后。不忠

於主。而陛下置之。臣恐姦亂之萌。此其始矣。勸善之後。竟誅約。勸既死。季龍執權。思弋仲之言。遂徙秦雍

發傑於關東。弋仲率步衆四萬，遊於清河，拜衛將軍，西羌大都督，封襄平縣公。及石虎廢石弘自立，弋仲稱疾不朝。虎累召之，乃赴。正色謂弋仲曰：「奈何把臂受託而反奪之乎？」弋仲懼其強正而不知貴，遣持節十郡六夷大都督、冠軍大將軍，性清儉，不修威儀，屢獻諫言，無所迴避。弋仲甚重之，朝之大議，靡不參決。公卿亦懼而推下之。武城左尉李龍，龍之弟也，弋仲執尉數以迫行之，狀命左右斬之，尉叩頭流血，左右諫乃止。其剛直不迴，皆此類也。

大寧元年，梁贊敗李農於樂陽，石虎大懼，馳召弋仲。弋仲率其步衆八千餘人，屯於南郊，輕騎至都。時李龍病，不時見弋仲，引入領軍省，賜其所食之食。一作賜以弋仲怒不食曰：「國家有賊，召我擊之，官嘗見我，問方略以破賊，而食我，豈來覓食邪？我不知上存亡，若一見，雖死無恨。」左右言之，乃引見。弋仲亦見我，問弋仲數季龍曰：「兒死來，愁邪？」乃至於疾，兒小時不能使，好人輔相，至今相殺，兒自有過，責其下人太甚，故反耳。汝病久，所立兒小，若不差，天下必亂，當宜憂此，不煩憂賊也。龍等因思歸之心，共爲姦賊，所行殘賊，此成擒耳。老羌請効死前鋒，使一舉而了。弋仲性狷，且俗無尊卑，皆汝之季龍，恕而不責，於坐授使持節，侍中，征西大將軍，賜以鈔馬。弋仲曰：「汝若老羌，堪破賊以不，於是貫錐跨馬於庭中，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滅梁贊，以功加劍履上殿，入朝不趨，進封西平郡公。弋仲之亂，弋仲率衆討閔，次於混橋，石祗偕尊號於襄國，以弋仲爲右丞相，待以殊禮。祗與閔相攻，弋仲遣其子襄救祗，飛表曰：「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早擒，不須復見我也。」襄擊閔於常盧澤，大破之而歸。弋仲怒襄之不擒閔也，杖之一百。弋仲曲馬何羅，博學有文才，張豺之輔石世也。弋仲歸豺，豺以爲尙書郎，豺敗復歸，咸勸殺之。弋仲曰：「今正是招才納奇之日，當收其力用，不足惜也。」以爲參軍，其寬恕如此。石祗爲劉顯所殺，弋仲乃與燕連和。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常戒諸子曰：「吾本以晉室大亂，石氏待吾厚，汝欲討其賊臣，以報其德。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之後，汝使歸晉家，當竭盡臣節，無爲不義之事。」乃使使降晉。晉永和七年，拜弋仲使持節六夷大都督，都督江北。一作江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單于，封高陵郡公。八年，薨。時年七十三。子襄之入關也，爲苻生所敗。弋仲屍柩，爲生所得，生以王禮葬之於天水冀縣，葬稱尊號。道諡曰景元皇帝，廟號始祖，墓曰高陵，置園邑五百家。

姚襄，字景國，弋仲之第五子也。年十七，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雄武多才，能明察，善撫納。士衆愛敬之，咸請爲嗣。弋仲以襄非適，一作不許百姓固請者，日有千數，乃授之以兵。石祗偕號，以襄爲使持節，驍騎大將軍，護烏丸校尉，豫州刺史，新昌公。晉永和七年，遣使拜襄持節平北將軍，并州刺史，即歸縣公。弋仲薨，襄不發喪，率戶六萬，南攻陽平元城，發千皆破之，殺掠三千餘家，屯於驕敏津。以太原王亮爲長史，天水尹赤爲司馬，略陽伏子成爲左部帥，南安欽駘爲右部帥，略陽王黑郡爲前部帥，強白爲後部帥。

十六國春秋補編 卷四十九 後漢 三七五

十六國春秋補編 卷四十九 後漢 三七六

十六國春秋補編 卷四十九 後漢 三七七

太原薛讚，略陽權翼爲參軍，南至秦陽，始發喪行服，與秦將高昌、李歷戰於麻田，馬中流失，賴其弟茂以免。贊處襄於進城，遣五弟爲任，單騎渡淮，見豫州刺史謝尚於壽春，尚命去使，備巾以待之。一面交款，便若平生。襄少有高名，雄武冠世，好學博通，雅善談論，英濟之稱，著於南夏。永和九年，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殷琰，擲其威名，乃因襄請弟，頻遣刺客殺襄，刺客皆推誠告實，襄待之若舊。琰遣將軍魏儼率五千餘人襲襄，襄乃斬儼而并其衆，衆愈惡之。乃使將軍劉啓守進，遷襄於梁國，蓋表授梁國內史。襄遣權翼詣浩，浩曰：「姚平北每舉動自由，豈所望也？」翼曰：「將軍謂姚平北以威武自強，終爲難保，校兵練衆，將懲不恪，取馬者欲以自衛耳。浩曰：「何至是也？」浩遣謝萬討襄，襄逆擊破之，浩甚怒。會關中有變，浩率衆北伐，襄乃要擊浩於山桑，大敗之，斬獲萬計，收其資仗，使兄益守山桑，復如淮南。浩遣劉啓、王彬之伐山桑，襄自淮南擊滅之，鼓行濟淮，屯於盱眙，招掠流人，衆至七萬，分置守宰，勸課農桑，遣使建郡，罪狀殷浩，并自陳謝。永和十年，流人郭敷等千餘人，執晉堂邑內史劉仕降於襄，朝廷大震，以吏部尙書周閔爲中軍將軍，沿江備守。襄將佐皆北人，咸勸襄北還，襄方軌北引。永和十一年，自稱大將軍，大單于，進攻外黃，爲晉邊將冠軍將軍高季所敗，襄收散卒而勤撫恤之，於是復振。乃據許昌，將如河東以圖關右。永和十二年，自許遂攻洛陽，臘月不剋，其長史王亮諫襄曰：「公英略蓋天下，士衆思効力命，不可損威勢。乘守此孤城，宜還河北，以弘遠略。」襄曰：「洛陽雖小，山河四塞之固，亦是用武之地。吾欲先據洛陽，然後開建大業，俄而亮卒，襄哭之甚傷。曰：「天將不欲成吾事乎？」何王亮捨我去也。梓征西大將軍桓溫自江陵伐襄，溫至伊水，襄微圍拒之，戰於伊水北，爲溫所敗。襄奔還洛陽，率麾下數千騎，奔於北山。其夜，百姓棄妻孥，隨襄者五千餘人，屯據陽鄉。赴者又四千餘戶，襄前後敗喪數矣，衆知襄所在，輒扶老攜幼奔馳而赴之。時或傳襄創重不濟，溫軍所得士女，莫不北望揮涕，其得物情如此。先是弘農楊亮歸襄，襄待以客禮，後奔和溫，溫問襄於亮，亮曰：「神明器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其見重如此，升平元年，襄尋徙北山。」一作北山將關中進屯杏城，遣其從兄輔國將軍姚襄，略地鄆城，使其兄益及將軍王欽盧招集北地戎夏，歸附者五萬餘戶。苻生遣其將苻飛龍，一無龍字拒戰，關敗，爲飛龍所執。襄率衆西引，進據黃華，生又遣苻堅、鄧羌等要之。襄將飛龍，沙門智通固諫襄，宜厲兵收衆，更思後舉。襄曰：「二雄不俱立，冀天不棄德，以濟黎元，吾計決矣。」會羌師來逼，襄遂長驅而進，與苻堅戰於三原，襄敗，爲堅所殺。時年二十七。是歲，晉升平元年也。苻生以公禮葬之，苻儼作號，道諡魏武王，封襄孫延定爲東城侯。

十六國春秋補編 卷四十九 後漢 三七七

十六國春秋補編 卷四十九 後漢 三七八

十六國春秋補編 卷四十九 後漢 三七九

十六國春秋補編 卷四十九 後漢 三八〇

十六國春秋補編 卷四十九 後漢 三八一

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竇衡進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祥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庶默然。堅既敗於淮南。歸長安。

甲中 白雀元年。秦容泓起兵叛堅。堅遣子徵討之。以長為徵司馬。既而為泓所敗。徵死之。秦遣龍驤長史趙郡。秦軍妥協。詣堅謝罪。堅怒殺之。秦懼。奔於渭北。遂如馬牧。西州豪族尹詳。趙曜。王欽。盧牛。雙。秋廣。張乾等。歸者五萬餘家。咸推秦為盟主。秦將距之。天水尹緯說秦曰。今百六之數既臻。秦亡之兆已見。以將軍威靈命世。必能匡濟時難。故蒙僕驛馳。咸同推仰。明公宜降心從議。以副羣望。不可坐視沈溺。而不拯救之。秦乃從緯議。以太元九年。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大赦境內。改元。年號白雀。稱制行事。以天水尹詳。南安胤演為左右長史。南安姚晃。尹緯為左右司馬。天水狄伯支。焦度。梁希胤。魏任謙為從事。中郎姜潤。遊為掾。王康。焦世。蔣秀。尹延年。牛雙。張乾為參軍。王欽。盧。姚方成。王破虜。楊難。尹嵩。裴騎。趙暉。秋廣。黨剛等為帥。時秦容沖與苻堅相攻。衆甚盛。苻將西上。恐沖遏之。乃遣使通和。以子崇為質於沖。進屯北地。厲兵積粟。以觀時變。苻堅先徙晉人李詳等數千戶於敷陸。至是降於秦。北地新平安定。羌胡降者十餘萬戶。堅率諸將攻之。不能剋。苻聞秦容沖攻長安。議進趨之。計。率下咸曰。宜先據成陽。以制天下。苻因懷舊之土而起兵。若功成事捷。咸有東歸之思。安能久固秦川。吾欲移兵嶺北。廣收資實。須秦弊。然後垂掛取之。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此下莊得二虎之義也。堅寧朔將軍宋方。率騎三千。從雲中將赴長安。苻自武縣要破之。方單馬奔免。其司馬田晃率衆降秦。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五十一

後秦錄二

姚萇

姚萇字景茂。弋仲之第二十四子也。少聰哲。多權略。廓落任。不事。行。業。諸兄皆奇之。隨萇征伐。每參大謀。襄之寇洛陽也。萇慕服袞衣。升御座。諸酋長皆侍立。且謂將佐曰。吾夢如此。此兒志度不恆。或能大起吾族。此節亦見初學記十七。兄襄為苻堅所殺。苻率諸弟降於苻生。苻堅但令兄濟此。暨子安敢害萇。會救至俱免。馬中流矢死。萇下馬以授襄。襄曰。汝何以自免。萇曰。以萇為揚武將軍。歷左衛將軍。隨東汲郡河東武都武城巴西扶風太守寧幽。三州刺史。復為揚武將軍。步兵校尉。封益都侯。為堅將。累有大功。別本作擊以萇為揚武將軍。步兵校尉。隨州刺史。初。長隨楊安伐蜀。嘗查疑水旁。上有神光煥然。左右咸異之。進至梓潼。嶺見一神人謂之曰。君蚤還秦。秦無主。其在君乎。萇請其姓氏。曰。張惡子也。言訖不見。至據秦稱帝。即其地立張相公廟祠之。原本下在此。不知何。及苻堅寇晉。以萇為龍驤將軍。督益梁二州諸軍事。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嘗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

丙戌 建初元年。秦太元十。沖既率衆東下。長安空虛。盧水郝奴稱帝於長安。渭北盡應之。扶風王麟有衆數千。保據馬嵬。奴道弟多攻麟。麟伐麟破之。麟走漢中。執多而進攻奴降之。以太元十一年。苻倂即皇帝位。於長安。大赦。改元曰建初。國號大秦。改長安曰常安。追尊考弋仲為景元皇帝。妣曰德皇后。立妻蛇氏為皇后。苻后蛇氏。南安人。引補。子興為皇太子。置百官。自謂以火德承苻氏木行。服色如漢氏承周故事。徒安定五千餘戶於長安。以弟征虜將軍司隸校尉鎮長安。秋七月。苻如安定。擊平涼胡金熙。鮮卑沒奕干。大破之。遂如秦州。與苻堅秦州刺史王統相持。天水屠各。略陽光胡。應苻者二萬餘戶。統懼乃降。因擊將士於上邦。南安人古成。說進曰。州人殷地險。備深如林。用武之國也。王秦州不能收拔。賢才三分鼎足。而坐玩珠玉。以至於此。陛下宜徵秦州金帛。以施六軍。旌賢表善。以副鄴州之望。苻善之。擢為尚書郎。

拜弟碩德都督隨西將軍秦州刺史領護東羌校尉鎮上邦甚遠安定修德政布惠化官非
 急之費以救時弊閱之十有毫介之善者皆顯異之甚復如秦州為符登所敗語在登傳
 丁亥二年徙秦州三萬戶於安定七八月以太子與鎮長安而與登相距登囑太守固懷與符登
 離武幕容永政之順遣使請救符登遣使令姚弋仲等言於符登曰符登近在瓦亭陛下未
 宜輕舉符登遲重少決每失時機開吾自行正當廣集兵資必不能輕軍深入兩月之間足可剋此三
 暨吾事畢矣遂師次於泥源師率乘車大戰敗之盡俘其衆又擒固懷收其士馬甚乃掘符登尸鞭
 鞭無數裸剝衣裳葬之以棘坎土而埋之符登別本附

戊子三年慕容永征西將軍王宜率衆降慕容初關西雄傑以符氏既終慕容命世天下之事可一旦而
 定慕容與符登相持積年數為登所敗遠近咸懷去就之計唯征虜齊難冠軍徐洛生輔國劉郭單冠威
 彌祖婆娑龍驤趙惡地鎮北梁國兒等守忠不貳並留子弟守登供饁軍糧身將精卒隨慕容征伐時諸營
 既多故號慕容軍為大營大營之號自此始也時天大雪慕容下書深自責謝散後宮文綺珍寶以供戎事身
 食一味妻不重綰將帥死王事者加秩二等士卒戰沒皆有褒贈立太學禮先賢之後

己丑四年敦煌索慮請討符登慕容曰卿以身殉難將為誰乎曰臣死之後深以友人隨西辛逆仰託
 甚遺之事後為登所殺慕容以遺為騎都尉登進逼安定諸將勸慕容決戰慕容曰與窮寇競勝兵家之下吾將
 以計取之於是留其尙書令姚弋仲守安定夜襲登輜重於大界冠之諸將或欲因登駭亂以擊之慕容曰登
 衆難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慕容以安定地狹且逼符登使姚碩德鎮安定徙安定千餘家於陰密遣
 弟征南鎮之立社稷於長安百姓年七十有德行者拜為中大夫歲賜牛酒尹綽姚晃謂古成誥曰符
 登窮寇歷年未滅姦雄鴟時所在糾扇夷夏皆武將若之何誥曰主上權略無方信賞必罰賢能之士咸
 懷樂推豈慮大業不成兵賊不滅乎綽曰登窮寇未滅姦雄所在扇合吾等寧無懼乎誥曰三秦天府之
 國主上十分已有其八今所在可慮者符登楊定雷惡地耳自餘預焉足論哉然惡地地狹衆寡不足
 為憂符登藉烏合犬羊偷存假息料其智勇非至尊之匹霸王之起必有驅除然後克定大業昔漢魏之
 興也皆有十餘年乃能一同於海內五六十年未為久也主上神略內明英武外發可謂無敵於天下耳
 取登有餘力願布德行仁招賢納士厲兵秣馬以候天機如其鴻業不成者誥請腰斬以謝明公綽言之
 於慕容大悅賜諸將關內侯雷惡地率衆降慕容為鎮東將軍

庚寅五年登將魏飛自稱大將軍衝天王率臣胡數萬人攻安北姚當於杏城雷惡地叛應魏飛攻鎮
 東姚漢得於李潤甚議將討之羣臣咸曰陛下不憂六十里符登乃憂六百里魏飛登非可卒殄吾
 城亦非登所能卒圍惡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魏飛東結董成甘言美說以成姦謀若得杏城李潤惡地
 據之控制遠近相為羽翼長安東北非復善有於是猶軍赴之甚時衆不滿二千魏飛惡地要至數萬兵

胡赴之者首尾不絕慕容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羣下怪而問之慕容曰今同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乘勝席
 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餘也魏飛等以兵少遠衆來攻我固無不戰示之以弱遺子崇等皆
 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魏飛兵擾亂慕容鎮遠王起平遠譚亮率步騎擊之魏飛衆大潰斬魏飛及首
 級萬餘惡地請降慕容待之如初此段亦見御覽惡地每謂人曰吾自言智勇所施足為一時之傑校數諸雄
 如吾之徒皆應跨據一方噉噬千里遇姚公智力摧屈是吾分也惡地猛毅清肅不可干以非義嶺北諸
 豪皆敬憚之慕容命其將當城於營處一柵孔中蒔樹一根以旌戰功歲餘間之城曰營所甚小已廣之矣
 慕容曰少來門戰無如此快以千六百人破三萬衆國之事業由此剋舉小乃為奇大何足貴武城胡曹寅
 王達獻馬三千匹以資鎮北將軍并州刺史遠鎮遠將軍金城太守慕容性簡率羣下有過或面加罵辱
 太常權翼言於慕容曰陛下弘遠自任不修小節駕馭羣雄包羅備異乘謙錄善有高祖之量然輕慢之風
 所宜除也慕容曰吾之性也吾於舜之美未有片焉漢祖之短已收其一若不聞謫言安知過也南羌賈蒼
 率戶五千來降拜安西將軍慕容下書曰有復私仇者皆誅之將吏亡滅者各隨所親以立後賑給長育之
 辛卯六年慕容與符登相持鎮東荷一作曜據遠萬堡密引符登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衆復戰姚碩德
 謂諸將曰上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既失利而更逼賊者必有由也慕容聞而謂碩德曰登用兵遲
 緩不知虛實今輕兵直進運糧吾東必荷曜擊子與之連結也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者欲使登
 子謀之未就奸之未深散敗其事耳進戰果大敗之此段亦見御覽登退屯於廊登將金植以新降慕容
 輕將數百騎入趨營率下諫之慕容曰粗既去符登復欲圖我將安所歸且懷德初附推款委質吾復以不
 信待之何以御物乎率兵果有異謀植不從而止慕容如陰密攻登救其太子與曰荷曜好姦變將為國害
 聞吾還北必來見汝汝使執之荷曜果見與於長安與遣尹綽讓而誅之慕容大敗登於安定東一作於
 酒高會諸將咸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賊至今陛下將半太過耳慕容曰吾不如亡兄有身長八尺五
 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當十萬之衆與天下爭衡望塵而進前無橫陣二也溫古知今講論道義
 勳取英雄收維僑異三也蓋率大衆履險若夷上下咸允人盡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策任羣賢者
 正望算略中一片耳羣臣咸稱萬歲

壬辰七年慕容下書令留臺諸鎮各置學官勿有所廢考試優劣隨才擢錄符登驍騎將軍沒奕干率戶六
 千降拜使持節車騎將軍高平公三月慕容疾遣鎮東姚碩德鎮李潤尹綽守長安召其太子與詣行在
 所一作征南姚方成言於與曰今寇賊未滅上復寢疾王統符胤等皆有部曲終為人害宜盡除之與
 於是誅符胤王統符廣徐成毛盛乃赴召與至慕容曰王統兄弟是吾州里無他遠志徐成等昔在秦朝
 並為名將天下小定吾方任之奈何輒便誅害令人喪氣慕容下書兵吏從征伐戶在大營者世復其家
 無所豫

王達獻馬三千匹以資鎮北將軍并州刺史遠鎮遠將軍金城太守慕容性簡率羣下有過或面加罵辱
 太常權翼言於慕容曰陛下弘遠自任不修小節駕馭羣雄包羅備異乘謙錄善有高祖之量然輕慢之風
 所宜除也慕容曰吾之性也吾於舜之美未有片焉漢祖之短已收其一若不聞謫言安知過也南羌賈蒼
 率戶五千來降拜安西將軍慕容下書曰有復私仇者皆誅之將吏亡滅者各隨所親以立後賑給長育之
 辛卯六年慕容與符登相持鎮東荷一作曜據遠萬堡密引符登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衆復戰姚碩德
 謂諸將曰上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既失利而更逼賊者必有由也慕容聞而謂碩德曰登用兵遲
 緩不知虛實今輕兵直進運糧吾東必荷曜擊子與之連結也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者欲使登
 子謀之未就奸之未深散敗其事耳進戰果大敗之此段亦見御覽登退屯於廊登將金植以新降慕容
 輕將數百騎入趨營率下諫之慕容曰粗既去符登復欲圖我將安所歸且懷德初附推款委質吾復以不
 信待之何以御物乎率兵果有異謀植不從而止慕容如陰密攻登救其太子與曰荷曜好姦變將為國害
 聞吾還北必來見汝汝使執之荷曜果見與於長安與遣尹綽讓而誅之慕容大敗登於安定東一作於
 酒高會諸將咸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賊至今陛下將半太過耳慕容曰吾不如亡兄有身長八尺五
 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當十萬之衆與天下爭衡望塵而進前無橫陣二也溫古知今講論道義
 勳取英雄收維僑異三也蓋率大衆履險若夷上下咸允人盡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策任羣賢者
 正望算略中一片耳羣臣咸稱萬歲

壬辰七年慕容下書令留臺諸鎮各置學官勿有所廢考試優劣隨才擢錄符登驍騎將軍沒奕干率戶六
 千降拜使持節車騎將軍高平公三月慕容疾遣鎮東姚碩德鎮李潤尹綽守長安召其太子與詣行在
 所一作征南姚方成言於與曰今寇賊未滅上復寢疾王統符胤等皆有部曲終為人害宜盡除之與
 於是誅符胤王統符廣徐成毛盛乃赴召與至慕容曰王統兄弟是吾州里無他遠志徐成等昔在秦朝
 並為名將天下小定吾方任之奈何輒便誅害令人喪氣慕容下書兵吏從征伐戶在大營者世復其家
 無所豫

壬辰七年慕容下書令留臺諸鎮各置學官勿有所廢考試優劣隨才擢錄符登驍騎將軍沒奕干率戶六
 千降拜使持節車騎將軍高平公三月慕容疾遣鎮東姚碩德鎮李潤尹綽守長安召其太子與詣行在
 所一作征南姚方成言於與曰今寇賊未滅上復寢疾王統符胤等皆有部曲終為人害宜盡除之與
 於是誅符胤王統符廣徐成毛盛乃赴召與至慕容曰王統兄弟是吾州里無他遠志徐成等昔在秦朝
 並為名將天下小定吾方任之奈何輒便誅害令人喪氣慕容下書兵吏從征伐戶在大營者世復其家
 無所豫

壬辰七年慕容下書令留臺諸鎮各置學官勿有所廢考試優劣隨才擢錄符登驍騎將軍沒奕干率戶六
 千降拜使持節車騎將軍高平公三月慕容疾遣鎮東姚碩德鎮李潤尹綽守長安召其太子與詣行在
 所一作征南姚方成言於與曰今寇賊未滅上復寢疾王統符胤等皆有部曲終為人害宜盡除之與
 於是誅符胤王統符廣徐成毛盛乃赴召與至慕容曰王統兄弟是吾州里無他遠志徐成等昔在秦朝
 並為名將天下小定吾方任之奈何輒便誅害令人喪氣慕容下書兵吏從征伐戶在大營者世復其家
 無所豫

壬辰七年慕容下書令留臺諸鎮各置學官勿有所廢考試優劣隨才擢錄符登驍騎將軍沒奕干率戶六
 千降拜使持節車騎將軍高平公三月慕容疾遣鎮東姚碩德鎮李潤尹綽守長安召其太子與詣行在
 所一作征南姚方成言於與曰今寇賊未滅上復寢疾王統符胤等皆有部曲終為人害宜盡除之與
 於是誅符胤王統符廣徐成毛盛乃赴召與至慕容曰王統兄弟是吾州里無他遠志徐成等昔在秦朝
 並為名將天下小定吾方任之奈何輒便誅害令人喪氣慕容下書兵吏從征伐戶在大營者世復其家
 無所豫

壬辰七年慕容下書令留臺諸鎮各置學官勿有所廢考試優劣隨才擢錄符登驍騎將軍沒奕干率戶六
 千降拜使持節車騎將軍高平公三月慕容疾遣鎮東姚碩德鎮李潤尹綽守長安召其太子與詣行在
 所一作征南姚方成言於與曰今寇賊未滅上復寢疾王統符胤等皆有部曲終為人害宜盡除之與
 於是誅符胤王統符廣徐成毛盛乃赴召與至慕容曰王統兄弟是吾州里無他遠志徐成等昔在秦朝
 並為名將天下小定吾方任之奈何輒便誅害令人喪氣慕容下書兵吏從征伐戶在大營者世復其家
 無所豫

八年，苻登與苻衝相持，苻登擊之，苻登言於苻曰：太子純厚之稱，著於遐邇，將領英略，未為遠近所知，宜遣太子親行，可以漸廣威武，防關闕之原，其從之。戒與曰：賊徒知汝轉近，必相驅入保，乘而掩之，無不剋矣。比至胡空堡，衝自解，登聞與胡空堡，引還，與四裝平涼，大獲而歸。成如苻策，使與還鎮長安。其下書除妖誘之言，及登有相勸舉者，皆以其罪罪之。苻平遠將軍護軍校尉楊佛嵩，率胡到三千餘戶降於登，登將楊佐期、趙隆之、道統崇赴救，大敗晉師，斬趙隆，以佛嵩為鎮東將軍。十月，登如長安，至於新支保，疾篤，與疾而進，夢苻登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登懼，走入宮，宮人迎，登刺，誤中登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瘡而驚悸，遂患陰風，醫刺之出血如夢，登遂狂言，或稱巨甚，殺陛下者，兄與非臣之罪，願不枉臣。十二月，至長安，召太尉姚萇、尚書左僕射尹緯、右僕射姚晃、尚書秋伯支等，入受遺輔政。苻曰：吾氣力轉微，將不能復臨天下，卿等善相吾子，謂與曰：有毀此諸人者，慎勿受之。汝撫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賤首以恩，四者既備，吾無憂矣。庚子，薨於永安宮，以太元十八年死，時年六十四，在位八年，僞諡武昭皇帝，廟號太祖，葬稱原陵。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五十一

後秦錄三

姚興，字子略，苻之太子也。苻登時為太子舍人，苻之在馬牧，與自長安冒難奔苻，苻立為皇太子。苻出征討，常留統後事及鎮長安，苻有威惠，與其中舍人梁喜、洗馬范昂等，講論經籍，不以兵難廢業。時人咸化之，苻與不登喪，以其叔父緒鎮安定，頃德鎮陰密，弟崇守長安，頃德將佐言於頃德曰：公威名宿重，部曲最強，今喪代之際，朝廷必相猜忌，非永安之道也。宜奔秦州，觀望事勢。頃德曰：太子志度寬明，必無疑阻，今苻登未滅，而自尋干戈，所謂迫二哀之蹤，授首與人，吾死而已，終不若斯。及至，與優禮而遣之。

甲午，皇初元年，苻太元十，與自稱大將軍，以尹緯為長史，秋伯支為司馬，率衆伐苻登，成陽太守劉思奴，據避世保以叛，與與思奴擒之，苻登自六陌向廢橋，始平太守姚詳，據馬泉堡以距登，登衆甚盛，與虛詳不能，乃自將精騎以迫登，遣尹緯領步卒赴詳，緯用詳計，據廢橋以抗登，登因急攻緯，緯將出戰，與馳道

秋伯支謂曰：兵法不戰而制人者，蓋為此也。苻登窮寇，特宜持重，不可輕戰。緯曰：先帝登遐，人情投，今不困思奮之力，身殄逆豎，大事去矣，緯敢以死爭，遂與登戰，大破之，登衆渴死者十二三，其夜大潰，亦死三十二，登奔雍，乃發喪行服，以太元十九年，俯即皇帝位於槐里，大赦境內，改元曰皇初，遂如安定。先是苻登使弟廣守雍，子崇屯胡空堡，開登敗，各棄守走，登無所投，遂奔平涼，率其餘衆入馬毛山，七月，與自安定如涇陽，與苻登戰於山南，斬登，散其部衆，歸復農粟，徙陰密三萬戶於長安，分大營戶為四，置四軍以領之，安南強熙、鎮遠楊多叛，推苻衝為盟主，所在擾亂，與率諸將討之，軍次武功，多兒于良圍殺多而降，衝弟彭武與衝離，衝奔強熙，強熙與將至，率戶二千奔秦州，寶衝走汧川，汧川氏仇高執送之，衝從弟統率其衆降於與。

乙未，二年，以叔父征虜緒為晉王，征南將軍頃德為隨西王，弟崇為齊公，顯為常山公，征南靖等及功臣尹緯、齊難、楊佛嵩等，並為公侯，其餘封爵各有差，鮮卑薛勃於武城為魏軍所伐，遣使請救，使姚崇赴救，魏師既還，薛勃復叛，崇伐而執之，大收其士馬而還，與追尊其庶母孫氏為皇太后，配饗太廟。

丙申，三年，楊盛保仇池，遣使請命，拜使持節鎮南將軍仇池公，鮮卑越質請歸，率戶二萬，叛乞伏乾歸降於與，與處之於成紀，拜使持節鎮西將軍平襄公，姚碩德討平涼胡金豹於洛城，剋之，初，上郡姜護據本縣以叛，自稱秦州刺史，頃德進討之，乳率衆降，以頃德為秦州牧，頃德東光校尉，鎮上郡，欲殺乞伏護，護及略陽秦族權干城，率衆三萬圍上郡，頃德擊破之，熙南奔仇池，遂假道歸晉，頃德西討干城，干城降，與令郡國各嚴賞清行孝廉一人，慕容永既為慕容垂所滅，河東太守柳恭等各阻兵自守，與遣姚緒討之，恭等依河阻守，緒不得濟，鎮東薛強先據楊氏壁，引緒從龍門濟河，遂入蒲坂，恭勢屈請降，徙新平安定新戶六千於蒲坂，以緒為并冀二州牧，鎮蒲坂。

丁酉，四年，與母地氏死，與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羣臣議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即吉，與尚書郎李嵩上疏曰：三王異制，五帝殊禮，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道訓，既葬之後，應素服臨朝，率先天下，仁孝之舉也。尹緯駁曰：帝王喪制，漢魏為準，嵩矯常禮，愆於軌度，請付有司，以專擅論。既葬即吉，乞依前議，與曰：嵩忠臣孝子，有何咎乎？尹僕射藥先王之典，而欲違漢魏之權制，豈所望於朝賢哉！其一依嵩議，鮮卑薛勃叛奔嶺北，上郡武川雜胡皆應之，遂圍安定，將軍姚詳於金城，遣姚崇、尹緯討之，勃自三交趣金城，崇列營持之，而租運不繼，三軍大飢，崇言於崇曰：輔國彌高，地建節杜成等，皆諸部之豪位，班三

品，行運積留，令三軍乏絕，宜明賞刑，以懲不肅，遂斬之，諸部大震，租入者五十餘萬，與率步騎二萬親討之，勃懼，乘其衆奔於高平，公沒奕子于執而送之，法氏男姚買得，欲因與罪母地氏殺與，會有告之者，與未之信，遣李嵩往買得，具以告嵩，嵩還以聞，與乃賜買得死，誅其黨與，與下書禁百姓造鑄及淫祀，與率衆寇湖城，晉弘農太守陶仲山、華山太守董遇皆降於與，遂如陝城，進寇上洛，陷之。二月，苻登十二年

甲午，皇初元年，苻太元十，與自稱大將軍，以尹緯為長史，秋伯支為司馬，率衆伐苻登，成陽太守劉思奴，據避世保以叛，與與思奴擒之，苻登自六陌向廢橋，始平太守姚詳，據馬泉堡以距登，登衆甚盛，與虛詳不能，乃自將精騎以迫登，遣尹緯領步卒赴詳，緯用詳計，據廢橋以抗登，登因急攻緯，緯將出戰，與馳道

不接，衝橋接冰，孤城獨守者，仰恃陛下威靈，俯杖良牧惠化，忽遠天人之心，以華十資，若得才，則應代，臣豈敢言，竊聞乃以臣等買馬三千匹，羊三萬頭，如所傳實者，是為棄人貴畜，苟以馬供軍，而直煩尚書一符，三千餘家，戶輸一匹，朝夕辦，何故以一方委此，猶欲昔漢武傾天下之資力，開建河西，隔絕諸戎，以斷匈奴右臂，所以終能屠大宛，王母，今陛下布政五門，化流西域，奈何以五郡之地，資之羸狝，忠誠華族，棄之荒裔，豈惟臣州士民，墜於塗炭，恐方為聖朝所食之憂，與悔之，遣西平車普馳上，王尚復遣使諭檄，會檄已至姑臧，普先以狀告之，檄檄遣王尚，遂入姑臧，尚既至長安，坐臣呂氏宮人，擅殺逃人，薄禾等，禁止南臺，涼州別駕宗政，治中張穆，主簿遊，胡威等，上疏理，尚曰：臣州荒裔，鄰帶寇讐，居秦無垂拱之安，運否罹傾覆之難，自張氏和基，德風絕而真扇，呂數將終，鳥鴉以之翻翔，羣生嬰罔極之痛，西夏有焚如之禍，幸皇降，純風遠被，刺史王尚，受任垂滅之州，策成難全之地，一輕身率下，恭儉節用，勞逸豐約，與衆同之，勸課農桑，時無廢業，然後振王威以補不庭，迴天戈以薄氣，則羣逆冰摧，不俟朱陽之耀，若秋霜阻，豈待勁風之威，何定遠之足高，營平之獨美，經始甫爾，會朝算改授，使希世之功，不終於必成，易失之機，踐之而莫展，當其時而明其事者，誰不慨然，既遠役，方勛勞於外，雖效未酬，恩而在公，無自京師，二旬於今，出車之命，莫速，斐非之責，惟深，以取呂氏宮人，妻氏及殺逃人，薄禾等，為南臺所禁，天監玄鏡，覽免罔，職繩之文，未離簡墨，裴氏年垂知命，首髮二毛，整居本家，不在尙室，年邁委，何用送為，邊藩要，乘力是寄，不特私逃，罪應憲，以殺止殺，安邊之義也，假若以不送裴氏為罪者，正關矣，官之一女子耳，論勳則功重，言罪則過微，而執憲吹毛求疵，忘勞記過，斯先哲所以悲憤於當年，微臣所以仰天而泣血，且尙之奉國，歷事二朝，能否効於既往，優劣簡在聖心，就有微過，功足相補，宜弘罔極之施，以彰覆載之恩，臣等生自西州，無輸飛之翼，久沈偽政，絕進趨之途，及皇化既沾，投竿之心，莫發，遂策名委質，位忝吏端，主辱臣憂，故重爾披款，惟陛下亮之，與覽之大悅，謂其黃門侍郎姚文祖曰：卿知宗政乎，文祖曰：與臣州里，西方之英，與曰：有表理王尙，文義甚佳，當王尙研思耳，文祖曰：尙在南臺，禁止不與賓客交通，微寓於楊桓，非尙明矣，與曰：若爾，桓為措思乎，文祖曰：西方詳微甚重，優於楊桓，微昔與呂超周旋，陛下試可問之，與因謂超曰：宗政文才何如，可是誰輩，超曰：微在西十時，論甚美，方微魏之陳徐，皆之潘陸，即以表示超曰：涼州小地，寧有此才乎，超曰：臣以微餘文比之，未足為多，瑣琳出於崑嶺，明珠生於海濱，若必以地求人，則文命大夏之棄夫，姬呂東夷之楮士，但當問其文彩，何如，不可以區字格物，與悅，救尙之罪，以為尙背時，乞伏乾歸來朝，其鎮州地震生毛，此條詳見八百

生物管轄，歷五月乃止。
 庚申十年，赫連勃勃殺高平公沒弈于，收其衆以叛，先是魏主拓拔珽送馬千匹，求婚於與，與許之，以與別立后，遂絕婚，故有柴壁之戰，至是復與魏通和，買馬千匹，魏放狄伯支，姚伯禽，唐小方，姚良國，康宜遠，長安，皆復其爵位，時亮髮，檄沮渠蒙遜，迭相攻擊，檄遂東招河州刺史西光彭象念，象念阻河以叛，蜀難繼遣使稱藩，此句與本作請桓讓，欲令順流東伐劉裕，與以問謙，謙請行，遂許之，使中軍姚弋仲，後軍欽成，鎮遠乞伏乾歸等，率步騎三萬伐檄，左僕射齊難等，率騎二萬討勃勃，更部尙書尹昭讓曰：檄恃遠輕敢，遠宜詔蒙遜及李玄盛，使自相攻擊，待其弊也，然後取之，此下莊之舉也，與不從，勃勃退保河曲，弋仲自金城，弋仲將姜紀言於弋仲曰：今王師討勃勃，檄猶猶豫，未為嚴防，請給輕騎五千，掩其城門，則山澤之人，皆為吾有，孤城獨立，坐可剋也，弋仲不從，進拔昌松，長驅至姑臧，檄嬰城固守，出其兵擊弋仲，弋仲敗，退據西苑，與又遣衛大將軍姚順，率騎二萬，為諸軍節度，至高平，聞弋仲敗，兼道赴之，撫慰河外，率衆而還，檄遣使人徐宿詣與謝罪，齊難為勃勃所擒。
 己酉十一年，與遣平北姚冲，征虜狄伯支，輔國欽莫，鎮東楊佛嵩，率騎四萬討勃勃，冲次於嶺北，欲回師襲長安，伯支不從，乃止，懼其謀泄，遂燒殺伯支，時王師伐魏，縱大敗之，縱遣使乞師於與，與遣平西姚賞，南涼州刺史王敏，率衆二萬救之，王師引還，縱遣使拜師稱藩，仍買其方物，與遣其兼司徒韋華持節，策拜縱為大都督相國蜀王，加九錫，備物典策，一如魏晉故事，承嗣封拜，悉如王者之儀，與自平涼如朝，那，開冲謀逆，以其弟中最少，雄武絕人，猶欲隱忍之，容飲泣謂與曰：冲凶險不仁，每侍左右，臣寢不安，席，願早為之所，與曰：冲何能為也，但輕害名將，吾欲明其罪於四海，乃下書賜冲死，葬以庶人之禮，行河間王子國璠，章武王子叔道來奔，與謂之曰：劉裕匡復晉室，卿等何故來也，國璠等曰：裕與不逞之徒，削弱王室，宗門能自脩立者，莫不害之，是避之來，實非誠款，所以避死耳，與嘉之，以國璠為建義將軍揚州刺史，叔道為平南將軍，州刺史，賜以甲第，與如武城，將討赫連勃勃，道安遠姚詳及欽莫，鎮軍彭白狼，分督租運，諸軍未集，而勃勃騎大至，與欲留步軍，輕如莫，衆咸惶懼，卒臣固以為不可，與弗納，尙書郎韋宗希旨勸與行，尙書侍郎史柔撈越次而進曰：宗宗傾險不忠，沮收國計，宜先腰斬，以謝天下，脫車忽動，移六軍駭懼，人無守志，取危之道也，宜遣單使以徵詳等，與默然，右僕射韋華等諫曰：若車騎輕動，必不戰自潰，與營亦未必可至，惟陛下圖之，與乃遣左將軍姚文宗，率禁兵距戰，中興齊莫，統兵兵以繼之，文宗與莫，皆勇果兼人，以死力戰，勃勃乃退，留禁兵五千，配姚詳守武城，與還長安，謙縱遣其侍中蕭良，太常楊朝朝於與，請大舉以寇江東，道其荆州刺史桓謙，梁州刺史馮道，率衆二萬，東寇江陵，與乃遣前將軍苟林率騎會之，謙屯支江，林屯江津，謙江左貴族，部曲偏於荆楚，皆之將士，皆有叛心，荆州刺史劉道規大懼，嬰城固守，雍州刺史魯宗之，率襄陽之衆救之，道規乃留宗之守江陵，率軍逆戰，謙等舟

師大盛，策列步騎以待之。大戰支江，謙敗績，乘輕騎奔就荷林。晉人獲而斬之。荷林懼而引歸，與以國川不足，增關津之稅。隨竹山木，皆有賦焉。蔡臣咸諫，以為天殖品物，以養羣生。王者子育萬邦，不宜節約以奪其利。與曰：能險關梁，通利於山水者，皆富家之家。吾損有餘，以裨不足，乃遂行之。與從朝門游於文武苑，及昏而還，將自平朔門入，前驅既至，城門校尉王滿聰，被甲持杖，閉門距之。曰：今已昏闇，奸良不辨，有死而已，門不可開。與乃迴從朝門而入，且而召滿聰謂之曰：卿社稷之臣也，朕有嘉焉。於是進位二等。此節亦見前卷。

十二年，乞伏乾歸以乘叛，攻陷金城。執太守任闓，闓厲色責乾歸，以背恩違義，乾歸怒而囚之。闓遂不食而死。赫連勃勃遣其將胡金纂，將萬餘騎攻平涼，與如武城，因救平涼，纂乘大潰。生擒纂，勃勃遣元子提攻陷定陽，執北中郎將姚廣都，與將曹熾、曹雲、王肆佛等，各將數千戶，避勃勃內徙。與處佛於滄山澤，熾雲於陳倉，勃勃寇隴右，攻白雁堡，破之。遂趣清水，洛陽太守姚壽都委守秦州，勃勃又收其衆而歸，與自安定追之，至壽渠川，不及而還。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五十二

後秦錄五

姚興

辛亥 弘始十三年，初天水人姜紀、呂氏之叛臣阿路奸詐，好聞人之親戚，與子弼有寵於興，紀遂傾心附之。弼時為雍州刺史，鎮安定，與密謀還朝，令傾心事常山公顯，樹黨左右，至是，與以弼為尙書令，侍中大將軍，既居將相，虛辭引納，收結朝士，勢傾東宮，遂有奪嫡之謀矣。與以勃勃、乾歸作亂西北，傳檄遠近，兵河右，時咨將帥之臣，欲鎮撫二方，關東太守郭播言於與曰：嶺北二州，鎮戶皆數萬，若得文武之才，以綏撫之，足以靖塞奸略，與曰：吾每思得廉頗李牧，鎮撫四方，使便宜行事，然任非其人，恆致負敗，卿試舉之。播曰：清深善撫，則平陸子王元始，雄武多奇略，則建威王煥，實謂必行，應敵不顧，則奮武彭越，與曰：耗令行禁止，則有之，非綏邊之才也，始煥年少，吾未知其為人，播曰：廣平公弼，才兼文武，宜鎮督一方，願陛下遠鑒前車，近悟後轍，與不從，以其太常索稜為太尉，領西內史，綏誘乾歸，政績既美，乾歸感而歸之。太史令任獨言於與曰：白氣出於北方，東西竟天，五百里常有破軍流血，乞伏乾歸遣使送所掠守宰。

謝罪請降，與以勃勃之難，權宜許之，假乾歸及其子煥盤官爵，姚詳時鎮杏城，為赫連勃勃所逼，糧盡，去守南奔，大蘇勃勃要之，兵散，為勃勃所執，時道衝大將軍顯迎詳，詳遂屯杏城，因令顯都督安定，嶺北二鎮事，顯川太守姚平都自許昌來朝，言於與曰：劉裕敢懷奸計，電聚芍陂，有擾邊之志，宜遣燒之，以散其衆，與曰：裕之輕弱，安敢關吾疆場，苟有奸心，其在子孫乎，召其尙書楊佛嵩謂之曰：與兒不自知，乃有非分之意，待至孟冬，當遣卿率精騎三萬，焚其積聚，嵩曰：陛下若任臣以此役者，當從肥口濟淮，直趨壽春，舉大眾以屯城，縱輕騎以掠野，使淮南蕭條，兵粟俱了，令與兒俯仰回惶，神爽飛越，與大悅，時西胡梁國兒，於平涼作海家，每將妻妾入家飲酒，酒酣，升靈牀而歌，時人或譏之，國兒不以為意，前後征伐，屢有大功，與以為鎮北將軍，封平與男，年八十餘，乃死，時客星入東井。

十四年，所在地震，前後一百五十六，與公卿有司，抗表請罪，與曰：災譴之來，咎在元首，近代或歸罪三公，非也。二子一作五，朕嘗考躬省己，思宋景之義，公等何愆，宜悉冠履復位。以上亦見前卷。仇池公楊盛，拔擢所山，遣建威趙琨，率騎五千為前鋒，立節楊伯壽，統步卒繼之，前將軍姚恢，左將軍姚文宗，入自穀，峽鎮西秦州，刺史姚嵩，入羊頭峽，右衛胡翼度，從陰密出自濟城討盛，與將輕騎五千，自雍赴之，與諸將軍會於隴口，天水太守王松忿言於嵩曰：先皇神略無方，威武冠世，冠軍徐洛生，猛毅兼人，任命英輔，再入仇池，無功而還，非楊盛智勇能全，直是地勢然也，今以趙琨之衆，使君之威，準之先朝，實未見成功，使君具悉形便，何不表聞，嵩不從，盛率衆與琨相持，伯壽畏懼弗進，琨衆寡不敵，為盛所敗，與斬伯壽而還，嵩乃具陳松忿之言，與善之，乾歸為其下人所殺，子熾磐新立，羣下咸勸與取之，與曰：乾歸先已返善，吾方當懷撫，因喪伐之，非朕本志也，以楊佛嵩都督嶺北討虜諸軍事，安遠將軍雍州刺史，率嶺北見兵，以討赫連勃勃，嵩發數日，與謂羣臣曰：佛嵩驍勇果銳，每臨敵對寇，不可制抑，吾常節之，配兵不過五千，今衆旅既多，遇賊必敗，今去已遠，追之不及，吾深憂之，其下咸以為不然，佛嵩果為勃勃所執，絕亢而死。

癸丑 十五年，興立昭儀齊氏為皇后，又下書以其故丞相姚緒，太宰姚頌，太傅姚晏，大司馬姚崇，司徒尹綽等二十四人，配饗於苻廟，與以大臣屢喪，令所司更詳臨赴之制，所司白與，依故事東堂發哀，與不從，每大巨臣，皆親臨之，夏四月，太尉索稜以隴西降西秦，熾磐索稜，字孟則，熾磐人，好學博聞，姚甚重之，委以機密，文章詔敕，皆稜之文也，後為平原太守，以德化民，民畏而愛之，歌曰：懿矣明守，素積允益，剖符作宰，實獲我心。十一，與以姚顯為太尉，尋卒，太尉文成公姚顯，字子章，與之弟也，清秀明發，文武兼才，為令錄十餘年，無稅務之暇，賓客如雲，謙虛博愛，待士以布衣之禮，或夜靜處，與實士談論政事，後姚顯四十七。

爲光所敗，其懼，詣趙太守姚穆歸罪，穆欲殺之，成怒，奔赫連勃勃，與趙姚紹與姚弋萇，率禁衛諸軍鎮撫北邊，東侯彌姐亭地，率其部人，南居陰密，劫掠百姓，弋萇收亭地，送之，殺其衆七百餘人，徙二千餘戶於鄭城，弋萇受日降，所欲施行，無不信，乃以嬖人尹冲爲給事黃門侍郎，唐盛爲治書侍御史，左右機要皆其黨人，漸欲廣樹爪牙，彌縫其國，右侯梁喜，侍中任謙，京兆尹尹昭，承開言於弋萇曰：父子之際，人罕得而言，然君臣亦猶父子，臣等理不容默，並后匹嫡，未始不傾國亂家，廣平公弋萇，奸凶無狀，藉有陵奪之心，陛下寵之不道，假其威權，傾險無賴之徒，莫不驕凌其側，市巷讒議，皆言陛下欲有廢立之志，誠如此者，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與曰：安有此乎？昭等曰：若無廢立之事，陛下愛弋萇，適所以禍之，願去其左右，滅其威權，非但弋萇有泰山之安，宗廟社稷，亦有磐石之固矣，與默然，五月，與弋萇疾於內，妖賊李弘反於貳原，貳原兵仇常起兵，應弘，與疾討之，斬常，執弘，而徒常部人五百餘戶於許昌，與疾篤，其太子泓以兵屯東華門，侍疾於路議堂，尙書令廣平公弋萇潛謀爲亂，招集數千人，被甲持兵，伏於其第，撫軍姚紹及侍中任謙，右僕射梁喜，冠軍姚讚，京兆尹尹昭，輔國欽，並與禁兵，宿衛於內，姚紹遣使告姚弋萇於蒲坂，並密信諸藩，論弋萇逆狀，遂流涕以告將士曰：上今寢疾，臣子所宜冠履不整，而廣平公弋萇，擁兵私第，不以忠於儲宮，正是孤狗護己身之日，諸君皆忠烈之士，亦當同孤狗斯舉也，將士無不奮怒，攘袂曰：惟陛下所爲，死生不敢，於是盡殺囚徒，散布帛數萬匹，以賜其將士，廷牙督衆，將赴長安，鎮東豫州，姚統沈起兵洛陽，平西姚讚起兵於雍，將以赴泓之難，與疾病，一作升前殿朝其羣臣，百官咸會，征虜劉光泣謂與曰：陛下寢疾數旬，奈何忽有斯事，與曰：朕過庭無訓，使諸子交惡，不稔，舍取胡顏，愧於四海，卿等各陳所懷，以安社稷，尹昭曰：廣平公弋萇，恃寵不度，阻兵懷貳，自宜寘之刑書，以明憲典，陛下若含忍未便加法者，且可削奪威權，使散居藩國，以紓閭閻之禍，全天性之恩，與謂梁喜曰：卿以爲何如？喜曰：臣之愚見，如昭所陳，與以弋萇文武兼才，未忍致法，免其尙書令，以將軍公就第，遂等聞與疾，各罷兵還鎮，懿恢及弟謀等，皆抗表罪弋萇，請致之刑法，與弗許，時魏道使聘於與，且請婚，會平陽太守姚成都來朝，與謂之曰：卿久處東藩，與魏郵接，應悉彼事，今來求婚，吾已許之，終能分災共患，遂相接援，以不成，都曰：魏自柴璧剋捷已來，戎甲未嘗損失，士馬桓桓，旆旗充盛，今析和親，棄婚姻之好，豈但分災共患而已，實亦永安之福也，與大悅，遣其吏部郎康報聘，并致方物，時姚懿、姚洗、姚宣、姚崇、姚嵩、姚嵩、姚嵩等，今悉在外，欲有所陳，與曰：汝等正欲道弋萇事耳，吾已知之，裕曰：弋萇苟有可論，陛下所宜垂聽，若懿等言遠大義，便當肆之刑辟，奈何拒之，於是引見諸議堂，宜流第曰：先帝以大聖起，基陛下以神武定業，方隆七百之祚，爲萬世之美，安可使弋萇傾社稷，宜委之有司，肅明刑憲，臣等敢以死請，與曰：吾自處之，非汝等所憂，先以大司農賈溫，司徒左長史王弼，皆有密表，勸與廢立，與雖不從，亦不以爲貴，撫軍東曹掾婁虬上疏曰：廣平公弋萇，懷奸積年，謀禍有歲，傾陷羣賢，爲之盡足，豈成逆著，取嗤或育，文武之化，利子姦妻，聖朝

之亂，起自愛子，今雖欲含忍其罪，掩蔽其罪，而逆黨猶繁，扇惑不已，弋萇之亂心，其可革邪，宜斥散囚徒，以絕禍始，與以虬表示梁喜曰：天下之人，莫不以吾兒爲口實，將何以處之？喜曰：信如虬言，陛下宜早裁決，與默然，太子詹事王周，亦慮引士，樹黨東宮，弋萇之每規陷害，周抗志確然，不爲之屈，與嘉其守正，以周爲中書監，與如三原，顧謂羣臣曰：古人有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三秦僥倖，異汝類多奇士，吾應天命，踰中流，自流沙已東，淮漢已北，未嘗不傾已招求，賢匡不逮，然明不照下，弗感懸魚，至於智效一官，行著一善，吾歷級而進之，不使有後門之欺，卿等宜明揚仄陋，助吾舉之，梁喜對曰：奉旨求賢，非什休得，未見儒亮大才，王佐之器，可謂世之乏賢，與曰：自古霸王之起也，莫不將則韓、相兼趙、鄧，終不採將於往賢，求相於後賢，卿自謙拔不明，求之不至，奈何厚誣四海乎？羣臣咸悅。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五十四

後秦錄六

姚興

弘始十七年，荊州刺史司馬休之據江陵，雍州刺史魯宗之據襄陽，與劉裕相攻，遣使求援，與遣姚成都、司馬國瑤率騎八千赴之，弋萇恨姚宣之毀已，遂譖宣於與，會宣司馬權不至，長安與實不以無匡輔之益，將襲之，至性傾巧，誣宣罪狀，與大怒，遂收宣於杏城下獄，而使弋萇將三萬人鎮秦州，尹昭言於與曰：廣平公與皇太子不平，握強兵於外，陛下一旦不諱，恐社稷必危，小不忍以致大亂者，陛下之謂也，與弗納，赫連勃勃攻杏城，與又遣弋萇救之，至冠泉而杏城陷，與如北地，弋萇次於三樹，道弋萇及欽，欽與向新平，與還長安，姚成都至於南陽，司馬休之等爲劉裕所敗，引歸，休之等遂與譚王文思、新蔡王道賜、寧朔將軍梁州刺史馬敬輔、國將軍竟陵太守魯軌、寧朔將軍南陽太守魯範，奔於與，勃道其將赫連建，率衆寇武縣，數千騎入平涼，姚恢與建戰於五井，平涼太守姚周都爲建所獲，遂入新平，姚弋萇討之，戰於龍尾堡，大破之，擒建送於長安，初，勃攻彭雙方於石堡，方力戰距守，積年不能剋，至是開建敗，引歸休

之等至長安與謂之曰劉裕崇奉符帝豈便有關乎休之曰臣前下都琅邪王德文泣謂臣曰劉裕供御主上克薄奇深以事勢推之社稷之憂方未可測與將以休之爲荆州刺史任以東南之事休之固辭請與魯宗之等援勳襄陽淮漢乃以休之爲鎮南將軍揚州刺史宗之等並有拜授休之將行侍御史唐盛言於與曰符命所記司馬氏應復河洛休之既得潁川南郡恐非復地中之物可以崇禮不宜放之與曰司馬氏脫如所記留之適足爲患遂遣之揚武安鄉侯康官駟略白鹿原岳胡數百家奔上洛太守宋林距之商洛人黃金等起義兵以精官官乃率衆歸與與之復其舊位時白虹貫日有術人言於與曰將有不祥之事終當自消十二月與樂動一作疾廣平公弼告病一作病不朝集兵於第與聞之怒甚收其黨殿中侍御史唐盛孫玄等殺之泓言於與曰臣誠不肯不能訓諸弟致弼構造是非仰慚天日陛下若以臣爲社稷之憂除臣而國寧亦家之福也若垂天性之恩不忍加臣刑戮者乞聽臣守藩與慘然改容召姚讚梁喜尹昭欲變與於諸議堂密謀收弼時姚紹屯兵雍城馳遣告之數日不決弼黨兇懼與慮其爲變乃收弼囚之中曹窮責與將殺之泓流涕固請之乃止與謂梁喜曰泓天心和平性少猜忌必能容養羣賢保全吾子於是皆赦弼黨雖臺令張泉又言於與曰葵感入東井句紀而返未幾月復來守心王者器之宜慎仁虛己以答天譴與納之

十八年正月與朝羣臣於太極前殿沙門賈僧伽泣不能自勝乘成怪焉賈僧者莫知其所從來也言事皆有效驗與甚神禮之嘗與隱士數人預於講會與如華陰以泓監國入居西宮二月原作十二月與因疾甚遠長安泓欲出迎其宮臣曰今主上疾篤奸臣在側廣平公每希親非常變故難測今殿下若出進則不得見主上退則有弼等之禍安所歸乎自宜深抑情禮以寧宗社泓從之乃拜迎於黃龍門橋下弼黨見與升輿咸懷危懼尹冲等先謀欲因泓出迎害之尚書姚沙彌曰若太子有備不來迎侍當奉乘與直趨公第宿衛者聞上在此自當來奔誰與太子守乎吾等以廣平公之故陷身逆節今以乘與南幸自當是仗義之理匪但救廣平之禍足以申雪前愆冲等不從欲隨與入殿中作亂復未知與之存亡疑而不發與命泓錄尚書事使姚紹胡翼度典兵禁中防制內外遣欲曼夷收廣平公弼第中甲杖內一作之武庫與扶轉輿與妹僞南安長公主問疾不應與少子耕兒出告其兄僧曰上已崩矣宜速決計於是皆與其屬一作率甲士攻端門殿中上將軍欲曼夷一作勒兵距殿右衛胡翼度率禁兵閉四門皆等遣壯士登門緣屋而入及於馬道泓時侍疾於諸議堂遣欲曼夷率殿中兵登武庫距戰太子右衛率姚和都率東宮兵入屯馬道南皆等既不得入一作遂燒端門與力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見與喜躍貫甲赴賊賊衆駭擾和都勸東宮兵自後擊之皆等奔潰逃於驪山皆黨呂隆奔雍尹冲等奔於京師與引紹及諸梁喜尹昭欲曼夷入內殿受遺輔政丁未從於殿義熙十二年與死時年五十一一作在位二十二年僞益文桓皇帝廟號高祖墓曰偶陵

尹緯字景亮天水人也少有大志不營產業身長八尺腰帶十圍魁梧有爽氣每覽書傳至宰相立勳之際常輒背而歎符堅以尹赤之降姚襄諸尹皆禁錮不仕緯晚乃爲吏部令史風志豪邁卽皆憚之秦末年妖星見於東井緯知秦將滅心喜甚踴躍向天再拜此五句亦見御覽既而流涕長歎友人略陽桓譚怪而問之緯曰天時如此正是霸王龍飛之秋吾徒杖策之日然知己難遭恐不得展吾才志是以欣懼交懷及姚襄奔馬牧緯與尹詳屈演等扇動羣衆推襄爲盟主遂爲佐命元功襄既敗符堅遣緯說堅求禪代之事堅問緯曰卿於朕何官緯曰尚書令史堅歎曰宰相之才也王景略之偉而朕不知卿亡也不亦宜乎緯性剛簡清亮羣張子布之爲人馮翊段鏗性傾巧長愛其博識引爲侍中緯固諫以爲不可羸不從緯屢乘中辱鏗鏗心不平之長聞而謂緯曰卿性不好學何爲博學者緯曰臣不惜學惜鏗學不正耳羸因曰卿好不自知每比諸何其何如也緯曰漢祖與道何俱起布衣是以相貴陛下起貴中是以賤臣羸曰卿實不及胡爲不知也緯曰陛下何如漢祖羸曰朕實不如漢祖卿遠道何故不如甚也緯曰漢祖所以勝陛下者以能遠段鏗之徒故耳羸默然乃出鏗爲北地太守羸死緯與姚襄與姚苻登成與之業皆緯之力也歷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尚書左右僕射清河侯緯友人隴西牛勣率漢中流人歸與謂緯曰足下平生自謂時明也才足以立功立事道消也則追二疎朱雲發其狂直不能如胡廣之徒海陸隨俗今遇其時矣正是垂名竹素之日可不勉歟緯曰吾之所庶幾如是但未能委宰衡於夷吾識韓信於穽旅以斯爲愧耳立功立事竊謂未負昔言與聞而謂緯曰君之與吾言也何其誕哉立功立事自謂何如古人緯曰臣實未愧古人何則遇時來之運則輔翼太祖建八百之基及陛下龍飛之始翦滅符登清秦雍生極端右死髮廟庭古之君子正當爾耳與大悅及死與甚悼之贈司徒諡曰忠成侯

還長安。泓謝曰：元子不能崇明德義，導率羣下，致禍起蕭牆，變自同氣，既上負祖宗，亦無顏見諸父。遂始構逆，滅亡，恢復擁衆內叛，將若之何？謝曰：德等所以敢稱兵內侮者，崑山臣等輕弱無防遏之方故也。因撲袂大泣曰：臣與大將軍不滅此賊，終不持面復見陛下。泓於是班賜軍士而遣之，侯衆見諸軍悉集，咸懼而思善，其將齊黃等乘快而降，快進軍，泓自後要擊，大破之，殺侯及其三弟，泓哭之悲，備葬以公禮。至是王鎮惡至宜陽，毛德祖攻弘農太守尹雅於藍田，乘德祖使騎追獲之，既而殺符守者，奔因藍關，桓道濟、沈林子攻拔襄邑，建威薛昂奔河東，道濟自陝北渡河，攻蒲坂，使將軍荀卓攻句奴堡，爲泓軍東姚成所敗。泓遣姚暉救蒲坂，胡翼度據蒲坂，泓乃進，紹太宰大將軍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改封魯公、侍中、司隸宗正節錄並如故。朝之大政，皆往決焉。紹因辭弗許，於是遣紹率武衛姚暉等步騎五萬，距晉師於蒲坂，姚暉與并州刺史尹昭爲表裏之勢，夾攻道濟，道濟深壁不戰。沈林子說道濟曰：今蒲坂城堅池深，非可卒剋，攻之傷衆，守之引日，不如棄之。先事蒲坂，南向蒲關，姚暉孤軍，勢危力寡，若使姚暉據之，則難圖矣。如剋蒲關，紹可不戰而服。道濟從之，乃棄蒲坂，南向蒲關。姚暉率禁兵七千自渭北而東，進據蒲津，劉裕使沈田子及傅弘之率衆萬餘人入上洛，所在多委城鎮，奔長安。田子等進及青泥，姚暉方陣而前，以距道濟，道濟固壁不戰。紹乃攻其西營，不剋，遂以大衆逼之。道濟率王敬、沈林子等逆衝紹軍，將士驚散，引還定城，紹留姚暉守險，絕道濟糧道。時將姚暉入自子午，賈霸入自洛谷，衆各數千人。泓遣姚暉距，姚暉距，姚暉遣將尹雅與道濟司馬徐琰戰於蒲關南，爲琰所獲，送之劉裕，裕以雅前叛，殺之。雅曰：前活本在望外，今死事不甘心。明公將以大義平天下，豈可使秦無守信之臣乎？裕嘉而免之。泓遣給事黃門侍郎姚和屯於堯柳，以備田子。姚和謂諸將曰：道濟等遠來送死，衆旅不多，嬰壘自固者，正欲曠日持久，以待繼援耳。吾欲分軍還據蒲關，以絕其糧，運不至一月，道濟之首可懸之麾下矣。濟等既沒，裕計自阻，諸將咸以爲然。其將胡翼度曰：軍勢宜集，不可以分。若偏師不利，人心駭懼，胡可以戰。紹乃止。薛昂據河曲，以叛，紹分道置軍，爲犄角之勢。道輔國胡翼度據東原，武衛姚暉營於大路，與晉軍相接。晉將沈林子簡其軍中精銳朱達等，銜枚夜襲營，營衆潰，殺戰死之士卒死者九千餘人。此節亦見御覽姚暉屯於河上，道快武姚暉進蒲坂，以給其軍。至香城爲王師所敗，時泓遣姚暉守堯柳，姚和都討薛昂於河東，聞王師要難，乃兼道赴救。未至而難敗，因被拏，將於河曲，遂屯蒲坂。姚暉爲林子所敗，單馬奔定城。紹遣左長史姚洽及姚暉等帥騎三千屯於河北之九原，欲絕道濟諸糧。洽辭曰：夫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今兵衆單弱，而遠在河外，雖明公神武，然糧短勢殊，恐無所及。紹不聽。沈林子率衆八千，要洽於河上，爲沈林子所敗。洽戰死，衆皆沒焉。紹聞洽等敗，忿甚，發病，此姚暉以後事使姚暉屯關西，紹驅血而死。泓以晉師之逼，遣使乞師於魏，魏遣司徒南平公拓跋嵩，正直將軍安平公乙旆，晉進據河內，游擊將軍王洛生屯於河東，爲泓聲援。七月，劉裕次於陝城。

遣沈林子率精兵萬餘，越山開道，會沈田子等於青泥，將攻堯柳。泓使姚暉率步騎八千距之。泓將大衆繼發，裕爲田子所敗，泓退次於蒲上。關中郡縣多潛通於王師，劉裕至蒲關，遣將軍朱超石、徐弼之、會薛昂於河北，以攻蒲坂。姚暉距裕於關西，姚暉屯於香城，裕遣王鎮惡、王敬自秋社西渡渭，以逼難軍。鎮惡、姚暉及姚和都擊敗弼之等於蒲坂，弼之遇害。起石乘其衆，奔於蒲關。姚暉遣司馬休之及司馬國瑤自輒關向河內，引魏軍以逼裕。姚暉既爲鎮惡所逼，引師而西。時大霖雨，渭水泛溢，澗等不得北渡。鎮惡水陸兼進，追及姚暉，泓自蒲上還軍。次於石橋，以援之。澗退屯鄭城。鎮北姚暉率郡人數千，與姚暉陣於涇上，以距鎮惡。鎮惡遣毛德祖擊制，大敗之。強戰死，難通還長安。劉裕進據鄭城，泓使姚暉向蒲關。統屯兵宮中，姚暉屯於西，向書姚白瓜徒四軍，雜戶入長安，將軍姚丕守渭橋。胡翼度屯石積，姚暉屯蒲東。泓軍於道遙園，鎮惡夾渭進兵，破姚丕於渭橋。丕爲晉所敗，泓自道遙園赴之。逼水地狹，因丕之敗，遂相踐而退。姚暉及前軍姚烈、左衛姚寶安、散騎王帛、建武姚進、揚威姚暉、向書右丞孫玄等皆死於陣。泓單馬還宮，鎮惡入自平朔門，泓與河間公裕等數百騎出奔於石橋。大將軍東平公讚聞泓之敗也，召將士告之，衆皆以刀戈擊地，攘袂大哭。胡翼度先與劉裕陰通，是日棄一車，衆奔裕。讚夜率諸軍赴難，將會泓於石橋，晉師已圍諸一作門，讚軍不得入，衆皆驚散。泓計無所出，與河間公裕等謀欲詣裕請降。其子彭城公佛念年十二，謂泓曰：陛下今雖降晉，劉裕待人無禮，將還其欲，終必不全。願自裁決。泓憮然不答。佛念遂登宮牆，自投而死。泓將妻子詣壘門而降。平原公瑛、并州刺史尹昭、以蒲坂降晉。東平公讚率宗室子弟百餘人，亦降於裕。裕盡殺之。除宗避於江南。九月，裕至長安，送泓於建康市而戮之。時年三十三。在位二年，建康百里之內，草木皆焦死焉。自姚襄白雀元年，歲在甲申，至於歲在丙辰。西長當作丁巳。至泓三世以安帝義熙十三年而滅。凡三十有三歲。

流傳。雖苦而無恨。母至天竺。道成。進登第三果。西域諸國。咸伏羅什神。每至講說。諸公皆長跪坐側。令羅什踐而登焉。苻堅聞之。密有迎羅什之意。會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將非此邪。乃遣驍騎將軍呂光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謂光曰。若獲羅什。即驛送之。光軍未至。羅什謂龜茲王帛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勳敵。從日下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出兵距戰。光遂破之。乃獲羅什。光見其年齒尚少。以凡人戲之。強妻以龜茲王女。羅什距而不受。辭甚苦。至光曰。道士之操。不踰先父。何所固辭。乃飲以醇酒。同閉密室。羅什被逼。遂妻之。光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羅什曰。在此必狼狽。宜徒軍隨上。光不納。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人。光密異之。光欲留王西國。羅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中路自有福地可居。光還至涼州。聞苻堅已為姚萇所害。於是竊號河右。屬姑臧大風。羅什曰。不祥之風。當有好叛。然不勞自定也。俄而有叛者。苻萇派沮渠蒙遜先推建康太守段業為主。光遣其子纂率衆討之。時論謂業等烏合。纂有威聲。勢必全剋。光以訪羅什。答曰。此行未見其利。既而纂敗於合黎。俄又郭舉起兵。纂乘大軍輕還。復為纂所敗。僅以身免。中書監張資病。光博營救。有外國道人羅漢云。能差資病。光喜。給賜甚重。羅什知漢詐。告資曰。漢不能為益。徒煩費耳。資連睡。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為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不可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為繩。漢果無效。少日。資亡。頃之。光死。纂立。有豬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廂井中。於殿前。蟠臥。比且失之。纂以為祥瑞。號其殿為龍翔殿。俄而有黑龍升於常陽九宮門。纂改九宮門為龍興門。羅什曰。比日酒龍出游。家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為災。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戒已。纂德。以答天戒。纂不納。後果為呂超所殺。羅什之在涼州。積年。呂光父子既不能弘道。故羅漢深解。無所宣化。姚興遣姚碩德西伐。破呂隆。乃迎羅什。待以國師之禮。仍使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衆經。羅什多所暗誦。無不究其義旨。既覽舊經。多有紕繆。於是與使沙門僧叙。僧肇等八百餘人。傳受其旨。更出經論。凡三百餘卷。沙門慧敏。才識高明。常隨羅什傳寫。羅什每為慧敏論西方辭體。高略同異。云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管絃為善。凡觀國王。必有贊德。經中偈頌。皆其式也。羅什雅好大乘。志在敷演。常歎曰。吾欲著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子比也。今深識者。既寡。將何所論。惟為姚興著實相論二卷。與奉之若神。嘗講經於草堂寺。興及朝臣大德。沙門千有餘人。肅容觀聽。羅什忽下高坐。謂興曰。有二小兒。登吾肩。慈耶。須臾。人興乃召宮女進之一。交而生二子。焉。與昔謂羅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種少闕。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爾後不住僧坊。別立解舍。諸僧多效之。什乃聚針盈鉢。引諸僧謂之曰。若能見效。食此者。乃可畜室耳。因舉匕進針。興常不別。諸僧愧服。乃止。杯渡比丘。在彭城。聞羅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相見杳然。未期。遲有過於來生耳。羅什未終。少日。覺四大不念。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衆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五十七

後秦錄九

敘志

輔國將軍敘志。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天竺人也。世為國相。父鳩摩羅炎。聰慧有大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葱嶺。龜茲王聞其名。郊迎之。請為國師。王有妹年二十。才悟明敏。諸國交聘。並不許。及見炎。心欲當之。王乃逼以妻焉。既而羅什在胎。其母慧解倍常。及年七歲。母遂與俱出家。羅什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偶有二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義亦自通。年十二。其母攜到沙勒。國王甚重之。遂停沙勒一年。博覽五明諸論。及陰陽星算。莫不必盡。妙達吉凶。言符契。為性率達。不拘小檢。修行者頗其疑之。然羅什自得於心。未嘗介意。尊以大乘為化。諸學者皆共師焉。年二十。龜茲王迎之還國。廣說諸經。四遠學徒。莫之能抗。有以羅什母辭龜茲王往天竺。留羅什住。謂之曰。方等深教。不可思議。傳之東方。惟爾之力。但於汝無利。其可如何。什曰。必使大化

心方復後世。惻惻可言。死於長安。姚興於道通園。以火焚之。薪滅形碎。惟吾不爛。此後世言。

苻堅以為張掖太守。數歲免歸。及堅伐晉。以兵臨江。垂請德為副。拜德為奮威將軍。堅之敗也。堅與張夫
 人相失。慕容暉將護之。德正色謂暉曰。昔楚莊滅陳。納巫臣之諫而棄夏姬。此不祥之人。惑亂人主。戎
 事不遇女器。秦之敗師。當由於此。宜掩目而過。奈何將衛之也。暉不從。德馳馬而去。還次黎陽。言於暉
 曰。昔句踐棲於會稽。終獲吳國。聖人相時而動。百舉百全。天將悔禍。故使秦師喪敗。宜乘其弊。以復社稷。
 暉不納。德乃隨垂如郟。及垂稱燕王。以德為車騎大將軍。封復范陽王。建興元年。為司隸校尉。居中鎮衛。
 參斷政事。八年。拜司徒。於時慕容永據長子。有衆十萬。垂議討之。羣臣咸以為疑。德進曰。昔三祖積德。遺
 訓在耳。故陛下龍飛。不謀而會。雖山聖武。亦緣舊愛。燕趙之士。樂為燕臣也。今永既建偽號。扇動華戎。致
 令尋豎縱橫。遂應不息。宜先除之。以一衆聽。昔光武馳驅蘇茂之難。不顧百官之疲。夫豈不仁。機急故也。兵
 法有不得已而用之。陛下容得已乎。垂笑謂其黨曰。司徒議與吾同。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吾計決矣。遂從
 之。垂臨薨。太子寶曰。郟是舊都。宜委范陽王永康元年。寶既嗣位。以德為使持節都督冀兗青徐荆豫
 六州諸軍事。特進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領南蠻校尉。鎮郟。能留臺。以都督專總南夏。魏將拓拔章。後燕卒
 攻郟。德遣南安王青等夜擊敗之。魏師退次新城。青等請擊之。別駕韓諱進曰。古人先決勝廟堂。然後攻
 戰。今魏不可擊者四。燕不宜動者三。魏懸軍遠入。利在野戰。一不可擊也。深入近畿。順兵死地。二不可擊
 也。前鋒既敗。後陣方固。三不可擊也。彼乘我疲。四不可擊也。官軍自戰其地。一不宜動。動而不勝。衆心難
 固。二不宜動。城隍未修。敵來無備。三不宜動。此皆兵家所忌。不如深溝高壘。以逸待勞。彼千里饋糧。野無
 所掠。久則三軍虛費。攻則衆旅多弊。師老聲生。詳而圖之。可以捷矣。德曰。韓別駕之言。良平之策也。於是
 召青還師。魏又遣西公賀賴盧。率騎與章圍郟。德遣其參軍劉藻請救於姚興。且參母兄之間。而與師
 不至。衆大懼。德於是親禦戰士。厚加撫接。人感其恩。皆樂為致死。會章。盧內相乖爭。各引軍還。章司馬
 丁建率衆來降。言章師老。可以敗之。德遣將直破章軍。人心始固。時魏師入中山。慕容寶出奔於薊。一作
 及寶。中山。慕容詳又僭號。會劉藻自姚興而至。與太史令高魯。道其甥王扶。隨藻。送玉璽一紐。并圖讖。秘
 文曰。有德者昌。無德者亡。德受天命。乘而復剛。又有謠曰。大風蓬勃揚塵埃。八井三刀卒起來。四海鼎沸
 中山顛。惟有德人據三臺。於是德之羣臣。議以慕容詳僭號中山。魏師盛於冀州。未嘗寶之存亡。因勸德
 即尊號。德不從。會慕容遂自龍城奔薊。稱寶猶存。羣議乃止。肆而寶以德為丞相。領冀州牧。承制南夏。德
 兄子麟自義臺來奔。因說德曰。中山既沒。魏必乘勝來攻。郡雖糧儲素積。而城大難固。且人情沮動。不可
 以戰。及魏師未至。擁衆南渡。就魯陽王和。據滑臺。而聚兵積穀。伺隙而動。計之上也。魏雖拔中山。勢不久
 留。不過驅掠而返。人不樂徙。理自生變。然後振威以援之。魏則內外受敵。使懸舊之士。有所依憑。廣開恩
 信。招集遺衆。可以一舉而取之。先是慕容和亦勸德南徙。於是許之。
 燕元年。行旌安。正月。德率戶四萬三千。車二萬七千乘。自郟將徙於滑臺。及黎陽。遇風船沒。魏軍垂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五十八

南燕錄一

慕容德

慕容德。字玄明。號之少子也。號每對宮人言。婦人娠。夢日入懷。必生天子。德母公孫夫人方妊。夢日入
 其臍中。一作獨喜而不言。此節亦見御覽。晉咸康二年。晝寢而生德。左右以告。方寤而起。此亦見御覽。三
 曰。此兒身生似鄭莊公。長必有大德。遂以德為名。年十二而號燕。襄毀過禮。年十八。身長八尺二寸。姿貌
 雄偉。額有日月兩角。足下有偃月重文。博觀羣書。性清慎。多才藝。慕容儁之僭立也。元初。封為梁公。歷
 幽州刺史。左衛將軍。及暉嗣位。建興初。進號安北將軍。改封范陽王。入為魏尹。加散騎常侍。俄而苻堅將
 苻健據陝以叛。堅將苻柳起兵。擊將應之。德勸暉乘聲討擊。辭旨慷慨。識者言其有遠略。暉不能用。
 太史令黃泓善相謂德曰。殿下相法。當先為人臣。然後為人君。但恐下官入地。不見殿下昇天耳。此節後三
 十引。德兄垂甚壯之。因其論軍國大謀。言必切至。垂謂之曰。汝器識長進。非復吳下阿蒙也。枋頭之役。德
 以征南將軍。與垂擊敗苻師。及垂奔苻堅。德坐免職。後遇暉敗。秦滅燕。徙於長安。秦伐涼。德請征自劾。後

至。三軍危懼。議欲退保黎陽。皆曰。流漸冰合。是夜渡黎陽津。濟師泣。冰亦尋消。且魏師至而冰泮。若有神焉。鄧令韓執言於德曰。昔光武渡呼沱。冰漸自合。今大王濟河。天橋自成。安命所扶。徵兆已見。德乃大悅。遂改黎陽津為天橋津。其高六十八及七十一引候補。及德入滑臺。景星見於尾箕。漳水得白玉。狀若璽。於是趙王麟等九十八人上言。今中土傾陷。諸郡道條。趙魏遺黎。鶴企皇澤。願仰承俯順。以安宗廟。謹上皇帝尊號。德許之。令曰。今假順來議。且依燕元故事。稱元年。統符行帝制。奏詔而已。改永康三年為元年。大赦境內。殊死已下。置百官。以慕容麟為司空。領尚書令。慕容法為中軍將軍。慕容與拔為尚書左僕射。丁通為尚書右僕射。自餘封授各有差。初。河間有麟見。慕容麟以為己瑞。及此。猶謀為亂。事覺。賜死。其夏。魏將賀賴盧率衆附之。至是。慕容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城西數里。伏於河西。遣其中黃門令趙思告北地王鍾曰。上去二月。得丞相表。即自南征。段速骨作逆於乙連。今失據來此。呼丞相奉迎。鍾本首議勸德稱尊號。聞而惡之。執思付獄。馳使白狀。德謂其下曰。卿等前以社稷大計。勸吾攝政。吾亦以嗣帝奔亡。人神曠主。故權順羣議。以繫衆望。今天方悔禍。嗣帝得還。吾將其駕奉迎。謝罪行闕。然後角巾私第。卿等以為何如。其黃門侍郎張華進曰。夫爭奪之世。非雄才不振。從橫之時。豈懦夫能濟。陛下若蹈匹婦之仁。捨天授之業。威權一去。則身首不保。何退讓之有乎。德曰。吾以古人逆取順守。其道未足。所以中路徘徊。悵然未決耳。慕容與護請馳間寶。賈德流涕而遣之。乃率壯士數百隨思而北。因謀殺寶。初。寶遣思之後。見探獲者。知德攝位稱帝。懼而北奔。護至無所見。執思而還。德以思閑習典故。將任之。思曰。昔關羽見重曹公。猶不忘先主之恩。思雖刑餘賤隸。荷國寵靈。犬馬有心。而況人乎。乞還就上。以明微節。德固留之。思怒曰。周室衰微。符鄭夾輔。漢有七國之難。實賴梁王。殿下親則叔父。位則上台。不能率先羣后。以匡王室。而幸根本之傾。為趙倫之事。思雖無中宵哭秦之效。猶君資不生莽世。德怒斬之。晉南陽太守閔邱羨寧朔將軍鄧啓方。率衆二萬來伐師。次管城。德遣其中軍慕容法。撫軍慕容和等距之。王師敗績。德怒法不窮追督師。斬其撫軍司馬斬瑛。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五十九

南燕錄二

慕容德

已亥 二年初。苻登既為姚興所滅。登弟廣。率所部落三千來降。德拜冠軍將軍。處之乞活堡。會慕容守東井。或言秦當復興者。至是復叛。廣乃自稱秦王。敗德將慕容鍾。時德始都滑臺。介於晉魏之間。地無十城。衆不過數萬。及鍾喪師。反側之徒。多歸於廣。德乃留撫軍魯陽王和守滑臺。德親率衆討廣。斬之初。寶之至黎陽也。和長史李辯勸和納之。和不從。辯懼謀洩。乃引晉師至管城。冀德親率師於後。作亂。會德不出。愈不自安。及德此行也。辯又勸和反。和不從。辯怒殺和。以滑臺降於魏。時將士家悉在城內。德將攻之。韓范言於德曰。魏師已入城。據國成資。客主之勢。翻然復異。人情既危。不可以戰。宜先據一方。為關中之基。然後奮力而圖之。計之上也。德乃止。右衛將軍慕容雲斬李辯。率將士家累二萬餘人而出。三軍慶悅。德初議所都。謀於衆曰。苻廣雖平。而撫軍失據。進有強敵。退無所託。計將安出。張華進曰。彭城阻帶山川。楚之舊都。地險人殷。可攻而據之。以為基本。慕容鍾。慕容與護。封送。韓諱等。固勸攻滑臺。尚書潘聰曰。滑臺四

通八達。非帝王之居。且北通大魏。西接強秦。此二國者。未可以高枕而待之。彭城士噉人稀。地不無險。官之舊鎮。必距王師。又密邇江淮。水路通接。秋夏霖潦。千里為湖。且水戰國之所短。吳之所長。今雖剋之。非久安之計也。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地方二千里。戶餘十萬。四塞之固。負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國。三齊英傑。蓄志以待。孰不思得明主。以立尺寸之功。廣固者。曹嶷之所營。山川險峻。足為王者一作帝之都。宜遣辯士馳說於前。大兵繼進於後。辟開澤。負國恩。必翻然向化。如其守迷不順。大軍臨之。自然瓦解。既據之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亦二漢之有關中河內也。此節亦見御覽一百六十一。德猶豫未決。沙門朗公素知古候。德因道牙門蘇撫。訪其所適。朗報曰。山栖絕俗之士。不應預聞朝議。但有待之累。非有託無以立。陛下今來。即明之禮。越敬覽三策。潘尙書之議。可謂與邦之術矣。今歲初長星起於奎婁。遂掃虛危。而虛危齊之分野。除舊布新之象。宜先定舊魯。巡撫琅邪。待秋風戒節。然後北轉臨齊。天之道也。撫又問以年世。朗以周易筮之曰。燕衰庚戌。撫曰。幾何。曰。年則一紀。世則及子。撫曰。何其促乎。朗曰。卦兆然也。豈關人哉。撫秘不敢言。德大悅。從之。三月。德引師而南。五月。次辟城。兗州北鄆諸縣悉降。置守宰以撫之。存問高年。軍無私掠。百姓安之。牛酒屬路。德遣使諭齊郡太守辟閔。閔不從。遣慕容鍾率步騎二萬擊之。德進據琅邪。徐登之士。附者十餘萬。自琅邪而北。迎者四萬餘人。德進寇宮城。守將任安委城而遁。以潘聰鎮宮城。鍾傳檄青州諸郡曰。陰替有時。義列昔經。因難啓望。事彰中錄。是以宣王龍飛於危周。光武鳳起於絕漢。斯蓋厥數大期。帝王之興廢也。自我永康多難。長鯨逸網。華夏四分。黎元五裂。逆賊辟閔。誣父爵。昔同段熲。阻亂淄川。太宰東征。勦絕凶命。渾於投巢之下。蒙全卵之施。曾微犬馬讎養之心。復懷凶父樂禍之志。盜據東秦。遠附吳越。割制黎元。委輸南海。皇上應期。大命再集。於彼營邱。暫阻王略。故以七州之衆。二十餘萬。巡省岱宗。開罪齊魯。昔韓信以裨將伐齊。有征無戰。耿弇以偏軍討步。剋不移朔。況以萬乘之師。掃一隅之寇。傾山碎卵。方之非易。孤以不才。忝荷先驅。都督元戎。一十二萬。皆烏丸突騎。三河猛士。奮劍與夕火爭光。揮戈與秋月競色。以此攻城。何城不剋。以此衆戰。何敵不平。昔竇融以河西歸漢。榮彼於後裔。彭寵盜逆。漁陽身死於奴隸。近則曹嶷跋扈。見擒於後趙。段熲干紀。取滅於前朝。此非古今之吉凶。已然之成敗乎。渾若先迷後悟。榮寵有加。如其敢抗王師。敗滅必無遺種。覆下之雄。岱北之士。有能斬送渾者。賞同佐命。脫履不殺。必玉石俱摧。渾聞德軍將至。徙八千餘家入廣固。諸郡皆承檄降於德。渾懼。將妻子奔於魏。德道射聲校尉劉綱追斬於宮城。渾率軍張瑛常與渾作敵。辭多不遜。及此。德擒而讓之。瑛神色自若。徐對曰。渾之有臣。猶韓信之有蒯通。通遇漢祖而蒙恕。臣遭陛下而嬰戮。比之古人。竊為不幸。防風之誅。臣實甘之。但恐堯舜之化。未宏於四海耳。德初善其言。後竟殺之。八月。德遂入廣固。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六十

南燕錄三

慕容德

庚子 建平元年。晉隆安四年。德即皇帝位於南郊。大赦。改元為建平元年。又曰。漢宣觀吏民犯諱。故改名。朕今增一備字。以為復名。庶開臣子避諱之路。設行廟於宮南。遣使奉策告成焉。進慕容鍾為司徒。益與故為司空。封孚為左僕射。慕與護為右僕射。遣其度支向書封世。中書侍郎封世。觀省風俗。所在大要將士。於是敘賞有差。以其妻段氏為皇后。建立學宮。一作簡公卿已下子弟及二品士門二百人為太學生。德任賢。新舊咸悅。十月。太極殿門並就。以公匠張剛為材官將軍。尙方令。時王增得古銅鐘四枚於山穴。獻之列於太極前殿。賜增爵關內侯。此節後北史卷一百五十八引類補。辛丑 二年十月。徐州刺史潘聰。青州刺史鞠仲來朝。因詰其羣臣於延賢堂。酒罷。德笑謂羣臣曰。朕雖近海。悉已南面而朝諸侯。在上不驕。夕惕於位。可稱自古何等主也。鞠仲曰。陛下中興之聖后。少康光武之儔也。德顧命左右。賜仲帛千匹。仲疑以賜多辭讓。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戲。一作作。卿乎。卿飾對非實。故

亦以虛言相賞，實不諱加。何足謝也。韓範進曰：臣聞天子無戲言，忠臣無妄對。今日之論，上下相欺，可謂君臣俱失。德大悅，賜範絹五十匹。自是昌言競進，直士盈朝矣。德母兄先在長安，遣平原人杜弘如長安問存否。弘曰：臣至長安，若不奉太后勅，便即西如張掖，以死為效。臣父德，年踰六十，未沾榮貴，乞本縣之祿，以申烏鳥之情。張華進曰：杜弘未行而求祿，要利情深，不可使也。德曰：吾方散所積之財，招所重之死，況為親尊而可吝乎？且弘為君迎親，為父求祿，雖外似聖，內實忠孝，乃以雄為平原令，弘至張掖，為盜所殺，德聞而悲之，厚撫其妻子。

壬寅三年三月，德如齊城，登魯邱，望見晏嬰冢，顧謂左右曰：禮大夫不遠近，城郭平仲古之一賢人，達禮者也。而生居近市，死葬近城，豈有意乎？青州秀才晏談對曰：孔子稱臣先人平仲，賢則賢矣，豈不知高其梁，豐其禮，蓋設在家門，故儉以矯世，存居湫隘，卒登擇地而葬乎？所以不遠門者，猶冀悟平生志也。遂以讓從至漢城。三月，三疑作四以太牢祀漢城陽景王廟。德老於申池，遂北登社首山，東望鼎足，因目牛山而歎曰：古無不死，倘然有終焉之志，遂問讓以齊之山川邱陵賢哲故事，讓歷對詳辨，畫地成圖，德深嘉之。拜尚書郎，立治於商山，置鹽官於烏常澤，以廣軍國之資。

癸卯，建平四年，德故吏趙融自長安來，始具母兄凶問。德號慟吐血，因而髮疾。其司隸校尉葛遜因此謀反，遣牙門皇璽率攻端門，殿中侍衛亦閉門應之。中黃門孫進扶德險城，隱於進舍。段宏等聞宮中有變，勒兵屯四門，德入宮，誅赤眉等，遂懼而奔魏。慕容法及魏師戰於濟北之標檢谷，魏師敗績，其尚書韓諱上疏曰：二寇通謀，國恥未雪，兩西為豺狼之藪，揚越為鷓鴣之林。三京社稷，鞠為邱墟，四祖園陵，蕪而不守，豈非義夫憤歎之日，烈士忘身之秋，而皇室多難，威略未振，是使長蛇剪剪，封豕假息，人懷憤慨，常謂一日之安，不可以永久，終朝之逸，無卒歲之憂。陛下中興大業，務在遠養，於遷徙之失土，假長復而不役，愍黎庶之息肩，貴因循而不援，斯可以保軍於營邱，難以經措於秦越。今奉凶僧逆實繁有徒，據我三方，何國服豈深宜審量虛實，大校成敗，發兵厲甲，廣農植楸，進為雪恥討寇之資，退為山河萬全之固。而百姓因秦晉之弊，迭相陰冒，或百室合戶，或千丁共籍，依託城社，不懼備燒公，遺課役，積為姦宄，損風敗法，所不容，但檢令未宜，弗可加裁。今宜隱實黎氓，正其編戶，庶上增皇朝理物之明，下益軍國兵資之用。若獲採納，冀裨山海，雖遇商鞅之刑，悅綰之害，所不辭也。德納之，遣其車騎將軍慕容鎮，率騎三千，緣邊嚴防，備百姓逃竄，以諱為使，持節徵騎常侍行臺尚書，巡郡縣，察隱實，得陰戶五萬八千，諱公廉正，直所在野次，人不擾焉。德大集諸生，親臨策試，既而罷講，乘高遠颺，顧謂其尚書葛遜曰：齊魯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時，接慎巴生，溜于鄒田之徒，陰脩德，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劍，恣飛馬之雄辭，循談天之逸辯，指麾則紅紫成章，俯仰則邱陵生韻。至於今日，荒草頽墳，氣消煙滅，水言千載，能不依然。遂答曰：武王封比干之墓，漢祖祭信陵之墳，皆留心賢哲，每懷往事。陛下慈心二主，澤被九泉，若使彼而有知，寧不銜荷。

矣。先是，妖賊王始，聚衆於太山萊蕪谷，自稱太平皇帝，置署公卿，襲其父固為太上皇。兄林為征東將軍，弟泰為征西將軍，慕容鎮討擒之，斬於都市。將刑焉，市人皆罵之曰：何為妖妄，自貽族滅，或問其父及兄弟，今並何在？始答曰：太上皇帝蒙塵於外，征東征西，為亂兵所害，惟朕一身，雖獨存，復何聊賴。其妻趙氏怒之曰：君正坐此口過，以至於此，如何臨死，猶有狂言。始曰：皇后何不達天命，自古及今，豈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國，邪行刑者，以刀鋸築之，始仰視曰：朕當助即崩矣，終不改帝號。德聞而晒之，謂左右曰：英感之人，死猶狂語，何可不殺。三百九十一天鳴，引作南燕六年，蓋以建平四年，并上燕元二年而計也。是年，桓玄廢其主自立，稱大地。此節後復八百先桓玄將行篡逆，誅不附己者，冀州刺史劉軌，襄城太守司馬馬休之，征虜將軍劉敬宣，廣陵太守高雅之，江都長張誕，並不自安，皆奔於德。於是德中書侍郎韓範，一作上疏曰夫帝王之道，必崇經略，有其時，無其人，則弘濟之功，或闕。有其人，無其時，則英武之志，不申。至於德成王業者，惟人時會也。自晉國內難，七載於茲，桓玄逆竄，虐害神怒，人怨其殃，積矣。可乘之機，莫過此也。以陛下之神武，經而緯之，驅樂菑之卒，接厭亂之機，譬猶擊發響應，形影隨隨，未足比其易也。且江淮南北，戶口無幾，公私戎馬，不過數百，守備之事宜，亦微矣。若以步騎一萬，建雷靈之舉，卷甲長驅，指臨江會，必望塵草履，盡驅屬路，跨地數千，乘險十萬，可以西并滬秦，北抗大魏，夫欲拓境開疆，保軍社稷，無過今也。如使後機失會，豪傑復起，身除桓玄，布惟新之化，遐邇既寧，物無異望，非但建都難，江北亦不可冀。機過患生，憂必至矣。天與不取，悔將及焉。惟陛下覽之。德曰：自頃數經百六，宏綱暫弛，遂令姦逆亂華，舊京城社，每尋否運，憤慨兼懷，昔少康以一旅之衆，復夏配天，況朕據三齊之地，藉五州之衆，教之以軍旅，訓之以禮讓，上下知義，人思自衛，繕甲待登，為日久矣。但欲先定中原，掃除遺孽，然後宣布，涓風經理，九服飲馬，長江懸旌，隨坂此志未遂，且稍戈耳。今者之事，王公其詳議之。咸以桓玄新得志，未可圖，乃止。於是講武於城西，步兵三十七萬，車一萬七千乘，鐵騎五萬三千，周互山澤，旌旗彌漫，鉦鼓之聲，振動天地。德登高望之，顧謂劉軌、高雅之曰：昔郤克忿齊子，皆怨楚，終能賜其剛烈，名流千載。卿等既知投身有道，當使無愆昔人也。雅之等頓首答曰：幸蒙陛下天覆之恩，大造之澤，存亡繼絕，實在聖時。雖則萬限，何以上報。

甲辰五年二月，夜地震，在柶之雉，皆驚擾飛散。三月，德疾動，經旬，幾於不振。會前尚書右丞曹默，自冀州來奔，以白酒解之，乃瘳。以默為御史中丞，封永熙侯。桓玄嘗督并太極殿，殿無故陷，旬月，宋高祖殺之。此節後復八百德聞桓玄敗，以慕容鎮為前鋒，慕容鎮為大都督，配以步卒二萬，騎五千，期將發，而德寢疾，於是罷兵。

乙巳六年正月，兄子超自秦還，初，德迎其兄子超於長安，及是而至。九月，汝水竭。十一月，德疾篤，夜夢其父默曰：汝既無子，何不早日超為太子，不爾，恐人生心，害而告其妻曰：先帝神明所勸，觀此夢，意吾將死矣。戊午，引見羣臣於東陽殿，立超為太子，俄而震起，百寮驚越，德亦不安。還宮，乃下書以超為皇太子。

大赦境內子爲父後者人爵二級其月日當非疾甚呼段后公主及超申以後事執超手曰若得至晚更見公卿願託以汝死無所恨數日視公主欲有所言竟遂不能段后大言曰今日召董中書造詔立超開日領之是夕薨於顯安宮即義熙元年也時年七十乃夜爲十餘棺分出四門潛葬山谷竟莫知其尸之所在虛葬於東陽陵在位五年僞諡獻武皇帝廟號世宗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六十一

南燕錄四

慕容超

慕容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秦滅燕以納爲廣武太守數歲去官與母公孫太妃就弟德家於張掖德從苻堅南征留金刀辭母而去及垂起兵山東張掖太守苻昌收納及德之諸子皆誅之公孫太妃以毫不合刑獲免納妻段氏以懷妊未決囚之於郡獄獄掾呼延平德之故吏也嘗有死罪德免之至是將公孫及段氏逃於羌中而生超焉年十歲而公孫氏卒臨終授超以金刀曰聞汝伯已中興於郡郡吾朽病將沒相見理絕若天下太平汝脫得東歸可以此刀還汝叔也平又將超母子奔於呂光及呂隆降於姚興秦徙涼州民於長安超因而東歸超母謂超曰吾母子得全濟者呼延氏之力也惠而不報天不祐人平今雖死吾欲爲汝納其女以答其厚恩於是娶之超至長安自以諸父在東恐爲姚氏所錄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姚紹見而異焉勸與拘以備位召見與語超深自晦匿與大部之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裏贅骨妄語耳山是得往來無禁濟陰人宗正謙善卜相六字亦見西至長安賣術於路超行而遇之因

就謙相謙奇其姿貌德遣使迎之超乃內斷於心不告母妻辭母詣路上乃與謙俱歸至諸關禁自稱張伏生二十日達梁父建平六年四月至廣固呈以金刀其一作宜宜祖母臨終之言德撫之號號超身長八尺腰帶九圍精彩秀發容止可觀姿器魁傑有類於德德愛之甚加禮遇始名之曰超封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置佐吏德無子欲以超爲嗣故爲超第於萬春門內朝夕觀之超亦深達德旨入則盡歡承奉出則傾身下士於是內外稱羨焉十一月立爲太子及德死己未以義熙元年僞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建平六年爲太上元年尊德妻段氏爲皇太后以慕容鍾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慕容法爲征南都督徐兗揚南兗四州諸軍事慕容鎮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封孚爲太尉胡仲爲司空潘聰爲左光祿大夫封嵩爲尚書左僕射自餘封拜各有差後又以鍾爲青州牧段宏爲徐州刺史公孫五樓爲武衛將軍領屯騎校尉內參政事封孚言於超曰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鍾國之宗臣社稷所賴宏外戚懿望親賢具瞻正應參翼百揆不宜遠鎮方外今鍾等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新即位害鍾等權過以問五樓五樓欲專斷朝政不欲鍾等在內屢有間言乎說竟不行鍾宏俱有不平之色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當終補裘狐也五樓聞之嫌隙漸遠

二年超自長安行至梁父慕容法時爲兗州刺史鎮南長史悅壽超謂南海王法曰向見北海王子天資弘雅神爽高邁始知天族多奇玉林皆實上七句亦見前法曰昔成方遂詐稱衛太子人莫辨之此復天族乎超聞而悲憤形於言色法亦怒處之外節由是結憾及德死法又不奔喪超遣使護法法常懼禍至因此遂與慕容鍾段宏等謀反超知而徵之鍾稱疾不赴於是收其黨侍中慕容統右衛慕容根散騎常侍段封謀之車裂侯封嵩於東門之外先是超即位太后告超曰左僕射封嵩數遣黃門令年蒙語吾云帝非太后所生如依故事宜勸兵廢帝立鍾爲主超命執嵩斬之嵩請與其母別超曰汝尙知有母何意開人之親五車裂之依御覽六十五西中郎將封融奔於魏超尋遣慕容鎮等攻青州慕容昱等攻徐州慕容暉韓範攻梁父昱等攻宮城拔之徐州刺史段宏奔於魏封融又集華蓋裴石塞城殺鎮西大將軍徐鬱青士振恐人懷異議慕容鎮殺韓範將襲廣固範知而攻之疑奔梁父範并其衆攻梁父烈之疑奔姚興慕容法出奔於魏慕容鎮剽青州鍾殺其妻子爲地道而出單馬奔姚興於時超不恤政事耽游是好百姓苦之其僕射韓諱切諫不納超議復肉刑九等之選乃下書於境內曰陽九數翻永康多難自北都傾陷典章淪滅律令法憲廢有存者網理天下此焉爲本既不能導之以德必須齊之以刑且虞舜大聖猶命咎繇作士刑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先帝季與大業草創兵革尙繁未遑修制朕猥以不德嗣承大統撫御寡方致遺釁發遂戎馬生郊典儀廢今四境無虞所宜修定尙書可召集公卿至如不忠不孝若封嵩之輩身斬不足以痛之宜致宏嚴之法亦可附之律條納以大辟之科肉刑者乃先聖之經不刊之典漢文易之輕重垂度今犯罪彌多死之者稍衆肉刑之於化也濟育既廣懲修尤深光遠建

與中二祖已議復之未及而安烈其令博士已上參考舊事依呂刑及漢魏竹律令消息增損議成燕律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孔子曰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報裂之刑烹煮之戮雖不在五品之例然亦行之自古渠彌之報斧之春秋哀公之烹爰自中代世宗都齊亦懲刑罰失中咨嗟寢食王者之有刑罰猶人之有左右手焉故孔子曰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是以蕭何定法令而受封叔孫通以制儀為奉常立功立事古之所重其明議損益以成一代華式周漢有貢士之條魏立九品之選二者孰愈亦可詳開羣下議多不同乃止

丁未三年超母妻既先在長安為姚興所拘責超稱藩求太樂諸伎若不可使送吳口千人超下書遣華臣詳議左僕射段暉曰太上因楚高祖不週今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而降統天之尊又太樂諸伎皆是前世俗人不可與彼使移風易俗宜掠吳口與之尙書張華曰若使使掠吳邊必成鄰怨此既能往彼亦能來兵連禍結非國之福也昔孫權重黎庶之命屈己以臣魏惠施情愛子之頭捨志以存齊況陛下慈德在秦方寸崩亂宜暫降大號以申至孝之情權變之道典讓所許韓範智能運物辯足傾人昔與姚興俱為秦太子中舍人可遣將命降號修和所謂屈於一人之下伸於萬人之上也超大悅曰張尙書得吾心矣七月道中書令韓範聘於秦及至長安與謂範曰封爵前來燕王與朕抗禮及卿至也款然而附為依春秋以小事大之義非常專以孝敬為母屈也範曰昔周魯五等公侯異品小大之禮因而生焉今陛下命世龍興光宅西秦本朝主上承祖父遺烈定鼎東齊中分天曜南而稱帝通聘結好義尙謙沖使至於謙苟折行人殊似與晉爭盟滕薛競長恐傷大秦堂堂之盛有損皇燕巍巍之美彼我俱失竊未安之與怒曰若如卿言便是非為大小而來範曰雖由大小之義亦緣寡君純孝過於重華願陛下體敬親之道審然垂慈與曰吾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今不及矣於是為範設舊交之禮申敘平生謂範曰燕王在此朕亦見之風表乃可於機辯未也範曰大辯若訥聖人美之況邇日龍潛鳳城和光同塵若使負日月而行則無繼天之業矣與笑曰可謂使乎延譽者也範承開遠說姚興大悅賜範千金許以超母妻還之慕容擬自梁父奔於姚興言於姚興曰燕王稱藩本非推德權為母屈耳古之帝王尙與師微質豈可慮還其母乎母若一還必不復臣也宜先制其送後歸之與意乃變八月秦使兼員外散騎常侍章宗還聘贈以千金超復遣其右僕射張華給事中宗正元入長安聘秦送太樂伎一百二十人於姚興與大悅延華入酒酣樂作與黃門侍郎尹雅謂華曰昔殷之將亡樂師歸周今皇秦道始燕樂來庭廢興之兆見於此矣華曰自古帝王為道不同權誦之理會於成功故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今總章西入必由秦東歸禍福之驗此其兆乎與怒曰昔齊楚說辯二國連師卿小國之臣何敢抗衡朝士華遜辭曰奉使之始實願交歡上國上國既遣小國之臣辱及寡君社稷臣亦何心而不仰酬興善之於是超超母妻十月華發長安宗正元馳先反命超大悅遣征虜公孫五樓率騎二千迎於境上超親率六

十六國春秋輯補 卷六十一 南燕

四五二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六十二

南燕錄五

慕容超

中 太上四年○今作四年正月大赦追尊其父北海穆王為穆皇帝立其母段氏為皇太后居長樂宮妻呼延氏為皇后祀南郊柴燎烟起而煙不出靈臺令張光私謂於中書侍郎王景暉曰煙者國之種今火旺煙滅國其亡乎此節依開元占經一百引補案古將登壇有獸大如馬狀類鼠而色赤集於園邱之側俄而不知所在須臾大風暴起天地昏昏其行宮羽儀皆毀裂上四句亦見御覽八百七超懼密問其太史令成公毅對曰陛下信用姦臣誅戮賢良賦斂繁多事役殷苦所致也超懼而大赦遣責公孫五樓等俄而復之是歲廣固地震天齊水湧井水溢汝水竭河濟凍合而池水不冰高麗使至獻千里十人千里馬一匹兖州民王蒲率眾二千來降獻美女馬一匹駘嶺去地九寸拜蒲長水校尉虞邱公此節依御覽八百七太上五年超正旦朝羣臣於東陽殿開樂作歡音俯不備悔送伎於姚興遂議入寇其領軍韓諫謀曰先帝以舊京傾沒城翼三齊苟時運未可上智報謀今陛下嗣守成規宜閉關養士以待賊豈不可結

十六國春秋輯補 卷六十二 南燕

四五三

怨南燕廣樹仇隙。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於是遣其將解提、公孫歸等，率騎寇宿豫，陷之。執陽平太守劉千載、濟陰太守徐阮，大掠而去。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太樂教之。時公孫五樓為侍中，尚書領左衛將軍，專總朝政。兄歸為冠軍常山公，叔父頹為武衛興樂公。五樓宗親，皆夾輔左右。王公內外，無不憚之。超論宿豫之功，封解提等並為郡縣公。慕容鎮諫曰：臣聞懸賞待勳，非功不侯。今公孫歸結納延兵，殘賊百姓，陛下封之，得無不可乎？夫忠言逆耳，非親不發。臣雖庸朽，忝國戚藩，輒盡愚款。惟陛下圖之。超怒，不答。自是百僚杜口，莫敢開言。尚書都令史王儼、諸事五樓，遂尚書郎。出為濟南太守，入為尚書左丞。時人為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又遣公孫歸等。率騎三千，入寇濟南。執太守趙元，略男女千餘人而去。二月，督相劉裕率衆來伐。三月，督師渡淮，超引見羣臣於東陽殿。詎臣王師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所利在戰。初鋒勇銳，不可爭也。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可徐簡精騎二千，循山而南，絕其糧道。別勒段暉、率兗州之軍，緣山東下，腹背擊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粟苗，使敵無所資。壁壘清野，以待其震。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下策也。超曰：京師殷盛，戶口衆多，非可以一時入守。青布布野，非可卒變。設使芟苗守城，以全性命，朕所不能。今據五州之疆，帶山河之固，戰車萬乘，鐵馬萬羣，縱令過峴，至於平地，徐以精騎踐之，此成擒也。賀賴盧苦諫不從，退謂五樓曰：上不用吾計，亡無日矣。慕容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用馬為便。宜出現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賊入峴。自貽窘逼。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關，終屈於韓信。諸葛瞻不據東馬之險，卒擒於鄧艾。臣以為天時不如地利，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超不從。鎮出謂韓諫曰：主上既不能芟苗守險，又不肯徙人逃寇，酷似劉璋矣。今年國滅，吾必死之。卿等中華之士，復為文身矣。超聞而大怒，收鎮下獄。乃蒞苜梁父二戍，修城隍，簡士馬畜銳以待之。其夏，王師次東莞。超遣其左軍段暉、輔國大將軍賀賴盧、八字亦見等六將，步騎五萬，進據臨胸。俄而王師度峴，超聞首軍之盛，懼自率衆四萬距戰。就暉等於臨胸，謂公孫五樓曰：宜進據川原，督軍至而失水，亦不能戰矣。五樓馳騎據之。劉裕前驅將軍孟詵符已至川原，五樓戰敗而返。裕遣諸議參軍檀韶、李銳卒攻破臨胸。超大懼，單騎奔段暉於城南。暉乘又戰敗，裕軍人斬超。超又奔遼東，徒郭內人。民入保小城。裕攻陷大城，長圍列守，使其尚書郎張綱乞師於姚興。姚興容鎮，進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引見羣臣，謝之曰：朕嗣奉成業，不能委任，善而專固，自由。覆水不收，悔將何及。智士謀謀，必在事危。忠臣立節，亦在臨難。諸君其勉思六奇，共濟艱運。鎮進曰：百姓之心，係於一人。陛下既躬率六軍，身先奔敗，羣臣解心，士庶喪氣。內外之情，不可復恃。如聞西秦自有內難，恐不暇分兵救人。正當更決一戰，以爭天命。今散卒遺者，猶有數萬，可悉出金帛宮女，餌令一戰。天若相我，足以破敵。如其不濟，死尚為美。不可閉門坐受圍擊。司徒慕容惠曰：不然。今首軍乘勝，有陵人之氣。敗軍之將，何以禦之。秦雖與勃物相持，不足為患。且二國連橫，勢成唇齒。今有寇難，秦必救我。俱自古乞援，不道大臣，則不致重兵。是以超雖三請，

楚師不出平原一使，援至從成。尚書令韓德望其貽，燕秦所重。宜遣乞援，以濟時難。於是遣範與王薄乞師於姚興。未幾，裕帥圍城。四面皆合，人有竊告裕軍曰：若得張綱為攻具者，城乃可得耳。是月，綱自長安歸。遂奔於裕。裕令綱周城大呼曰：勃物大破秦軍，無兵相救。超怒，伏弩射之。乃退。右僕射張華、中丞封悅，並為裕軍所殺。裕令華位與超書，勸令早降。超乃遣裕書，請為藩臣。以大峴為界，并獻馬千匹。以通和好。裕弗許。江南繼兵相尋而至。尚書張俊自長安還，又降於裕。說裕曰：今燕人所以固守者，外仗韓範，冀得秦援。範既時望，又與姚興舊昵。若勃物收後，秦必救燕。宜密信誘範，略以重利。範來則燕人絕望，自然降矣。裕從之。表範為散騎常侍，遣範書以招之。時姚興乃遣其將姚弋仲、率步騎一萬隨範，就其將姚紹於洛陽，并兵來援。會赫連勃勃大破秦軍，與迫強遠長安。範歎曰：天其滅燕乎。會得裕書，遂降於裕。裕謂範曰：卿欲立申包胥之功，何以虛還也。範曰：自亡祖司空，世荷燕寵。故泣血秦庭，冀匡禍難。屬西朝多故，丹誠無效。可謂天喪燕邑，而贊明公。智者見機而作，敢不至乎。翌日，裕將範循城。山是人情離駭，無復固志。裕謂範曰：卿宜至城下，告以禍福。範曰：雖蒙殊寵，猶未忍謀燕。裕嘉而不強。左右勸超誅範家，以止後叛。超知敗在旦夕，又其弟諒盡忠無貳，故不離焉。是歲，東萊雨血。此句亦見前卷廣固城門鬼夜哭。庚戌。太上六年正月朔，且超登天門，朝羣臣於城上，殺馬以饗將士。文武皆有遷授。超幸姬魏夫人，從超登城，見王師之盛，握超手而相對泣。韓諫諫曰：陛下遭百六之會，正是勉強之秋。而反對女子悲泣，何其鄙也。超拭目謝之。其尚書令董銳，勸超出降。超大怒，繫之於獄。於是賀賴盧、公孫五樓為地道出戰。王師不利。河間人玄文說裕曰：昔趙攻曹，望氣者以為滎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必自陷。石季龍從之，而崑崙降。後慕容恪之圍段韶亦如之，而韶降。降後無幾，又震開之。今舊基猶在，可塞之。裕從其言。至是城中男女患腳弱病者大半，超並而升城，尚書悅善言於超曰：天地不仁，助寇為虐。戰士疴病，日就凋隕。守困窮城，息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苟麻運有終，堯舜降位，轉禍為福。聖達以先，宜追許鄭之蹤，以存宗廟之重。超歎曰：廢與命也。吾能奮劍決死，不能銜璧而生。於是張綱為裕造衝車，覆以板屋，蒙之以皮，并設諸奇巧。城上火石弓矢，無所施用。又為飛樓懸梯木幔之屬，遙臨城上。超大怒，懸其母而支解之。城中降者相繼，裕四面進攻，殺傷甚衆。十一月，尚書悅遂開門以納首領。超與左右數十騎出奔。為裕軍所執。裕數之以不降之狀。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送建康市斬之。時年二十六。在位六年。裕忿廣固久不下，欲盡隨之。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強則附之。既為君臣，必須為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隨之，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裕忿已下殺鮮卑王公已下三千餘人。以男女萬餘口為軍實。始德以安帝隆安四年僭立，至超二世，凡一十一年。以義熙六年滅。別本作始德超元年。歲在己亥。始德居廣。至為劉裕所滅。歲在己酉。凡一十一年。較此推上一年。原誤。見補傳。

七十。蔡木已拱，惟求死所耳。竟不謝，以起三年死於家。時年七十一。文筆多傳於世。小傳見

王慧

濟南尹王慧，身長九尺，腰帶十圍，貫甲跨馬，不據鞍，由踏。慕容德見而奇其魁偉，賜之以食，一進解餘。德驚曰：所噉如此，非耕能飽，且才貌不凡，堪為貴人，可以大縣試之。於是拜逢陵長，政理修明，大收民譽。八百四十八。

冷平

有司奏沙門僧智，夜入臨淄人冷平舍，淫其寡嫂李氏，平與弟安國殺之。郡縣按平兄弟以殺人論，而平安國各引手殺，讓生就死，義形急難。初學記十七，御覽四百十六。

段豐妻慕容氏

段豐妻慕容氏，德之女也，有才慧，善書史，能鼓琴。德既僭位，署為平原公主，年十四，適於豐，為人所謂。被殺，慕容氏寡歸，將改適，僞壽光公餘燾，慕容氏謂侍婢曰：我聞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段氏既遭無辜，已不能同死，豈復有心於重行哉？今主上不顧禮義，嫁我，若不從，則違嚴君之命矣。於是剋日交禮。慕容氏姿容婉麗，服飾光華，燾視之甚喜，經再宿，慕容氏僞辭以疾，燾亦不之逼。三日還第，沐浴置酒，言笑自若。至夕，密書其裙帶云：死後當埋我於段氏墓側。若魂魄有知，當歸彼矣。遂於浴室自縊而死。葬，男女觀者數萬人，莫不歎息曰：貞哉公主，路經餘燾宅前，燾聞挽歌之聲，慟絕良久。依晉書列女傳錄。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六十三

南燕錄六

慕容鍾

慕容鍾，字道明，德從弟也。少有識量，喜怒不形於色，機神秀發，言語清辯。至於臨難對敵，智勇兼濟，累進奇策。德用之頗中，由是政無大小，皆以委之。遂為佐命元勳。後公孫五樓規挾威權，慮鍾抑已，因勸超誅之。鍾遂謀反，事敗，奔於燕，與拜始平太守歸義侯。小傳見載此。

封孚

封孚，字處道，渤海蓨人也。祖俊，振威將軍，父放。慕容暉之世，吏部尚書。孚幼而聰敏和裕，有士君子之稱。實爵位累遷，吏部尚書，及蘭汗之篡，南奔，辟閭部，詔表為渤海太守。德至莒城，孚出降。德曰：朕平青州，不以為慶，喜於得卿也。常外總機事，內參密謀。雖位任崇重，謙虛博納，甚有大臣之體。及超嗣位，政出權嬖，多違舊章，軌憲日頹，殘虐滋甚。孚屢盡匡救，超不能納也。後臨軒謂孚曰：朕於百王可方誰？孚對曰：桀紂之主，超大愆怒。孚徐步而出，不為改容。司空鞠仲失色，謂孚曰：與天子言，何其亢厲，宜應還謝。孚曰：行年

騎將軍加奉車都尉常參軍國大議。龍過險於動奮，與弟鬻言於與曰：勃勃天性不仁，難以親近。陛下寵遇太甚，臣竊惑之。與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收其效用，與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乃以勃勃為安遠將軍，封陽川侯，使助沒奕于鎮高平，以三城朔方雜夷及衛辰部衆三萬配之，使為伐魏偵候。姚萇固諫以爲不可，與曰：卿何以知其性氣？萇曰：勃勃奉上慢，御衆殘，食暴無親，輕爲去就，掘之險分，終爲邊害。與乃止。頃之，以勃勃爲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及雜胡二萬餘落。鎮朔方，時河西鮮卑杜哈獻馬八千匹於姚興，濟河至大城，勃勃留之，召其衆三萬餘人，僞獵高平川，襲殺高平公沒奕于而并其衆，衆至數萬。

丁未 龍昇元年 晉義熙三年 自稱天王大單于 大赦其境內 改弘始十年 爲龍昇元年 署置百官 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 國稱大夏 以其大兄右地代爲丞相 封代公 次兄力侯提爲大將軍 魏公 叱干

阿利爲御史大夫 梁公弟阿利羅引爲征南將軍 司隸校尉 若門爲尚書令 叱干健爲征西將軍 尚書左僕射 乙斗爲征北將軍 尚書右僕射 自餘以次授任 其年 討鮮卑薛于等三部 破之 降衆萬數千 進討姚興三城 已北諸戍 斬其將楊丕 姚石生等 諸將謀固險 不從 又復言於勃勃曰 陛下將欲經營宇內 南取長安 宜先固根本 使人心有所憑 然後大業可成 高平險固 山川沃饒 可以都也 勃勃曰 卿徒知其一 未知其二 吾大業草創 衆族未多 姚興亦一時之雄 關中未可圖也 且其諸鎮用命 我若專固一城 彼必并力於我 衆非其敵 亡可立待 吾以雲騎風馳 出其不意 敵前則擊其後 敵後則擊其前 使彼疲於奔命 我則游食自若 不及十年 嶺北河東 盡我有也 待姚興死後 徐取長安 姚泓凡弱小兒 擒之方略 已在吾計中矣 昔軒轅氏亦遷居無常 二十餘年 豈獨我乎 於是侵掠嶺北 嶺北諸城 門不盡啓 與歎曰 吾不用黃兒之言 以至於此 黃兒 姚邕 小字也 勃勃初僭號 求婚於亮髮 僭號 勃勃怒 率騎二萬伐之 自楊非至於支陽 三百餘里 大破之 殺傷萬餘人 驅掠二萬七千口 牛馬羊四十萬 而還 僭號 率衆追之 其將焦朗謂僭曰 勃勃天資雄怒 御軍齊肅 未可輕也 今因抄掠之資 率思歸之十人 自爲戰 難與爭鋒 不如從溫國北渡 越萬斛堆 阻水結營 制其咽喉 百戰百勝之術也 此節亦見僭傳 僭將賀連怒曰 勃勃以死亡之餘 率鳥合之衆 犯順結禍 幸有大功 今牛羊塞口 財貨若山 窘弊之餘 人懷貪競 不能督厲士衆 以抗我也 我以大軍臨之 必土崩魚潰 今引軍避之 示敵以弱 我衆銳宜在 速追 僭曰 吾追計決矣 敢諫者斬 不從 勃勃聞而大喜 乃於陽武下峽 鑿陵埋車 以塞路 僭遣善射者射之 中勃勃左臂 勃勃乃勒衆逆擊 大敗之 殺傷萬計 此八句亦見僭傳 大破僭於百井 追奔八十餘里 殺衆數萬 斬其大將十餘人 以人頭爲京觀 號曰闕樓 蓋共節亦見僭傳 僭死 還於嶺北 勃勃與姚興將張佛生戰於青石原 又敗之 俘斬五千七百餘人

戊申 二年 與遣將齊難率衆二萬來伐 勃勃退如河曲 難以去 勃勃既遠 縱兵掠野 勃勃潛軍覆之 俘獲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六十四

夏錄一

赫連勃勃

赫連勃勃字屈于朔方人 匈奴左 一作 賢王去卑之後 劉元海之族也 曾祖劉虎 前趙劉聰嘉平中以宗室封樓煩公 拜安北將軍 監鮮卑諸軍事 丁零中郎將 雄據肆盧川 爲代王猗盧所敗 遂出塞表 祖父豹子 招集種落 復爲諸部之雄 後趙石季龍建武中 遣使就拜平北將軍 左賢王 丁零單于 父衛辰 入居塞內 苻堅以爲西單于 督攝河西諸虜 屯於代來城 因秦末兵亂 遂有朔方之地 控弦之士三萬八千 姚萇拜辰大將軍 河西王大單于 後魏師來伐 辰遣其子右地代 一作 力 率騎二萬 拒戰河東 爲魏所敗 魏人遂乘勝濟河 攻代來 執辰殺之 勃勃辰第三子 乃奔於叱干部 叱干他斗伏送勃勃於魏 他斗伏兄阿利 先成大洛川 聞將送勃勃 馳諫曰 烏雀投入 尚宜濟免 況勃勃國破家亡 歸命於我 縱不能容 猶宜任其所奔 今執而送之 深非仁者之舉 他斗伏懼爲魏所責 弗從 阿利潛遣勁勇 竄勃勃於路 送於姚興 高平公沒奕于 奕于妻之以女 勃勃身長八尺五寸 腰帶十圍 性辯慧 美風儀 與見而奇之 深加禮敬 拜驍

其子昌為使持節前將軍雍州刺史鎮陰密。泓將姚恢乘安定奔於長安。安定人胡儼、華籍、牟戶五萬據安定。降於勃。以為侍中。籍為尚書。鎮東羊苟兒鎮之。配以鮮卑五千。進攻泓將姚暉於雍城。謀奔長安。勃進師次郿城。泓遣其將姚紹來距。勃退如安定。胡儼等襲殺苟兒。以城降泓。勃引歸杏城。笑謂羣臣曰。劉裕伐秦。水陸兼進。且裕有高世之略。姚泓豈能自固。吾驗以天時人事。必當剋之。又其兄弟內叛。安可以距人。裕既剋長安。利在速返。正可留子弟及諸將守關中。待裕發軔。吾取之若拾芥耳。不足復勞吾十馬。於是林馬厲兵。休養士卒。尋進據安定。姚泓嶺北鎮成。郡縣悉降。勃於是盡有嶺北之地。九月。劉裕滅秦。入於長安。遣使遺勃書。請通和好。約為兄弟。勃勃命其中書侍郎皇甫微為文。而陰誦之。召裕使前。口授舍人為書。封以符券。裕覽其文而奇之。使者又言勃勃容儀瑋偉。英武絕人。裕歎曰。吾所不如也。既而勃勃還統萬。十二月。裕留子義真鎮長安。而還。勃勃聞之大悅。遂圖進取之計。謂王買德曰。朕將進圖長安。卿試言取之方略。買德曰。劉裕滅秦。所謂以亂平亂。未有德政。以濟蒼生。關中形勝之地。而以弱才小兒守之。非經遠之規也。狼狽而返者。欲速成篡事耳。無暇有意於中原。陛下以順代逆。義真幽顯。百姓以君命望陛下。義旗之至。以日為歲矣。青泥上洛。南師之衝要。宜置遊兵。斷其去來之路。然後杜潼關。塞嶺。絕其水陸之道。陛下聲徹長安。申布恩澤。三輔父老。皆盡漿以迎王師矣。義真獨坐空城。逃竄無所。一旬之間。必而縛陛下。所謂兵不血刃。不戰而自定也。勃勃善之。以太子瑛都督前鋒諸軍事。領護軍大將軍。率騎二萬。南伐長安。前將軍赫連昌。屯兵潼關。以買德為撫軍長史。南斷青泥。勃勃率大軍繼發。

丁巳 五年。瑛至渭陽。降者屬路。義真遣龍驤將軍沈田子。率衆逆戰。瑛擊敗之。退屯劉迴堡。田子與義真司馬王鎮惡不平。因鎮惡出城。遂殺之。義真又殺田子。於是悉召外軍。入於城中。閉門拒守。關中郡縣悉降。瑛夜襲長安。不剋。八月。勃勃進據成陽。長安權探路絕。劉裕聞之大懼。乃召義真東鎮洛陽。以朱齡石為雍州刺史。守長安。義真大掠而東。至於蒲上。百姓遂逐齡石而迎勃勃。入於長安。瑛率衆三萬。追擊義真。王師敗績。義真單馬而遁。買德獲晉寧朔將軍傅弘之。輔國將軍蒯恩。義真司馬毛修之於青泥。積人頭以為京觀。於是勃勃大獎將士於長安。舉龍驤王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周而果效。可謂算無遺策矣。雖宗廟社稷之靈。亦聊謀猷之力也。此能所集。非卿而誰。於是拜買德都官尚書。加冠軍將軍。封河陽侯。赫連昌攻齡石及龍驤將軍王敬於蒲關之曹公故壘。剋之。執齡石及敬。送於長安。

戊午 昌武元年。正月。羣臣乃勸進勃勃稱皇帝。勃勃曰。朕無撥亂之才。不能弘濟兆庶。自枕戈影甲。十有二年。而四海未同。遺寇尙熾。不知何以謝責當年。垂之來葉。將明揚仄陋。以王位讓之。然後歸老朔方。卒卒歲。皇帝之號。豈薄德所膺。羣臣固請。乃許之。三月。築壇於蒲上。僭即皇帝位。大赦其境內。改鳳翔六年為昌武元年。

己未 真興元年。遣其將奴侯提。率步騎二萬。攻并州刺史毛德祖於蒲坂。德祖奔於洛陽。以侯提為并州刺史。鎮蒲坂。勃勃歸於長安。徵隱士京兆韋祖思。思至而恭懼道。祖思字一。勃勃怒曰。吾以國士徵汝。汝奈何以非類處吾。汝昔不拜姚興。何獨拜我。我今未死。汝猶不以為帝王。吾死之後。汝輩弄筆。當置我何處。何處。遂殺之。此補亦見御覽卷四百九十二。羣臣勸都長安。勃勃曰。朕豈不知長安累帝舊都。有山河四塞之固。但荆吳僻遠。勢不能為人之患。東魏與我同壤。境去北京。數百餘里。若都長安。北京恐有不守之憂。朕在統萬。彼終不能濟河。諸卿適未見此耳。其下咸曰。非所及也。乃於長安置南臺。冬十月。以太子瑛領大將軍。雍州牧。錄南臺尚書事。鎮長安。十一月。勃勃田於三交。至綠蓮池而還。此二句依御覽卷八百。統萬所建宮殿苑囿大成。遂大赦其境內。改昌武二年為真興元年。乃刻石都南。頌紀功德曰。夫庸大德盛者。必建不刊之業。道積慶隆者。必享無窮之祚。昔在陶唐。數鍾厄運。我皇祖大禹。以至聖之姿。當經綸之會。鑿龍門而開伊闕。疏三江而決九河。火一元之窮災。拯六合之沈溺。鴻績伴於天地。神功邁於造化。故二儀降祉。三靈叶贊。掛讓受終。光啓有夏。傳世二十。歷載四百。賢辟相承。哲王繼軌。徽猷冠於玄古。高範煥乎曠昔。而道無常夷。數或屯險。王桀不綱。網漏殷民。用使金暉絕於中天。神機機於促路。然純耀未渝。慶綿萬祀。龍飛漢南。風時朔北。長轡遠馭。則西望崑崙山之外。密網遐張。則東經滄海之表。爰始述今。二千餘載。雖三統迭制。於崎嶇五德。革運於伊洛。秦雍成茲。紱之域。周豫為爭奪之藪。而幽朔謐解。主有常尊於上。海代晏然。物無異望於下。故能控弦之衆。百有餘萬。驅馬長驅。鼓行秦趙。使中原疲於奔命。諸夏不得高枕為日久矣。是以偏師暫擬。涇陽摧隆周之鋒。赫斯一番。平陽挫漢祖之銳。騎王繼蹤。猶朝日之升扶桑。英豪接踵。若夕月之登灤汜。自開闢以來。未始聞也。非夫卜世與乾坤比長。鴻基與山嶽齊固。孰能本支於千葉。重光於萬祀。履寒霜而驗榮。蒙重氣而彌耀者哉。於是玄符告徵。大猷有會。我皇誕命。世之期。應天縱之運。仰協時來。俯順時望。龍升北京。則義風蓋於九區。鳳翔天域。則威聲格於八表。屬茲雄鼎。時之秋。羣凶隸立之際。昧且臨朝。日旰忘膳。運籌命將。舉無遺策。親御六戎。則有征無戰。故僞秦以三世之資。喪魄於關隴。河原望旗而委質。北虜欽風而納款。德音著於柔服。威刑彰於伐叛。文教與武功並宜。俎豆與干戈俱運。五稔之間。道風弘著。暨乎七載。而王猷允洽。乃遠惟周文。啓經始之基。近詳山川。究形勝之地。遂營起都城。開建京邑。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高閣隱日。崇墉際雲。石郭天池。周縣千里。其為獨守之形。險絕之狀。固已遠過於成陽。超美於周洛。若適廣五郊之義。符七廟之制。崇左社之規。建右稷之禮。御太乙以繕明堂。橫帝坐而營路。影闕披而山亭。象魏排虛而嶽峙。華林靈沼。崇臺室通房連閣。馳道苑圃。可以陸映萬邦。光復四海。莫不懋然並建。森然畢備。若紫微之帶皇宮。闕風之路后土。然宰司鼎臣。羣黎士庶。僉以為重威之式。有闕前王。於是延王爾之奇工。命班輸之妙匠。搜文梓於鄆林。採繡石於恆嶽。九城貢以金銀。八方獻其瑰寶。親運神奇。參制規矩。營離宮於廣疑之南。起別殿於永安之北。萬

構千尋。崇基萬仞。玄棟鏤榱。若騰虹之揚眉。飛簷舒粵。似翔鶴之矯翼。二序啓矣。而五時之座開。四隅陳設。而一御之位建。溫宮膠葛。涼殿嵯峨。絡以隨珠。粹以金鏡。雖瞻望互升於表。而終無晝夜之殊。陰陽迭更於外。而內無寒暑之別。故善目者不能為其名。博辯者不能究其稱。斯蓋神明之所規模。非人工之所經制。若乃尋名以求類。狀狀以效真。據實以究名。形疑妙出。雖如來須彌之寶塔。帝釋初利之神宮。尙未足以喻其麗。方其飾矣。昔周宣考室而詠於詩人。闕宮有值而頌聲是作。況乃太微肇制。清都啓建。軌一文昌。舊章唯始。成秩百神。寶享萬國。羣生開其耳目。天下詠其來蘇。亦何得不播之管弦。刊之金石哉。乃樹銘都邑。敷讚頌美。俾皇風振於來葉。聖庸垂乎不朽。其辭曰。於赫靈祚。配乾比隆。巍巍大禹。堂堂聖功。仁被蒼生。德格玄穹。帝錫玄珪。揖讓受終。哲王繼軌。光闡徽風。道無常夷。數或不說。金精南邁。天輝北。靈祉瞻昌。世業彌盛。惟祖惟父。克廣休命。如彼日月。運光接鏡。玄符瑞德。乾運有歸。誕鍾我后。應圖龍飛。落落神武。恢恢聖姿。名教內敷。羣妖外夷。化光四表。威嚴九圍。封畿之制。王者常經。乃延輪爾。肇建帝京。土苞上壤。地跨勝形。熊人子來。不日而成。崇臺得峙。秀闕雲亭。千樹連階。萬閣接屏。晃若晨暉。昭若列星。離宮既作。別宇云施。爰構崇明。仰準乾儀。懸莖風閣。飛軒雲垂。溫室燧峨。層城參差。檀雕虬虎。節鏤龍螭。登以寶珠。飾以珍奇。稱因褒著。名由實揚。倣哉皇室。盛矣厥章。義萬靈。美隆未央。邁軌三五。貽則新王。永世垂範。億載彌光。其秘許監胡義周之辭也。名其南門曰朝東門。東門曰招魂門。西門曰服涼門。北門曰平朔門。此四句亦見御覽

庚申二年四月。追尊父衛辰曰桓皇帝。廟號太祖。母苻氏為桓文皇太后。祖豹子曰宣皇帝。曾祖虎曰景皇帝。高祖訓兒曰元皇帝。勃勃凶殘好殺。無順守之規。常居城上。置牙一作劍於側。有所嫌忿。便手自戮之。羣臣皆視者毀其目。笑者決其脣。諫者謂之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夷夏囂然。人無生賴。此節亦見御覽四百九十九

二月。五月。雨魚於統萬。
 辛酉三年十月。原作二年起沖天臺於統萬南山。欲登之以望長安。此二句亦見御覽
 壬戌四年。
 癸亥五年。
 甲子六年。勃勃將廢太子瑱為秦王。以酒泉公倫為太子。瑱聞將廢己。率衆七萬北伐倫。倫率騎之戰於平城。為瑱所敗。倫死之。太原公昌率騎一萬殺殺瑱。率衆八萬五千。歸於統萬。勃勃大悅。立太子。
 乙丑七年六月。太廟基陷。此節依御覽八百八十一引補七月。勃勃病甚。益昇水和殿。召羣臣屬以後事。八月。御覽八百八十薨於永安殿。年四十五。諡武烈皇帝。葬嘉平陵。廟號世祖。勃勃在位十三年。而宋受禪。以宋元嘉二年死。子昌嗣位。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六十六

夏錄二

赫連昌

赫連昌一名折。勃勃之第三子。身長八尺。魁岸美姿。貌勃勃。赫連昌發二百里內民二萬五千人。整嘉平陵。七千人繕清廟於吳。吳初。昌父勃勃北遊契吳。昇高而歎曰。美哉斯阜。臨廣澤而帶清流。昔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昌以勃勃平昔之意也。故立廟焉。葬勃勃於城西十五里。起行宮。模寫統萬宮殿。飾以金銀珠璣。葬訖焚之。殺駿馬四十匹。此段依御覽五百五十五引補勃勃葬即位於永安臺。大赦改其與七年為承元元年。
 丙寅二年七月。杏城劉瞎川有青石。大如馬頭。浮在水上。逆流而行。人見而送之。羣臣咸賀。以為石者沈而浮。隱者出。逆流而行。荆吳入朝之象。昌原引作勃勃。大悅。此段亦見北十月。魏乘虛來伐。
 丁卯三年五月。賊於黑渠。為魏所敗。昌與數千騎奔還。魏追騎亦至。昌留河內公費連烏提守高平。徙諸城民七萬戶於安定以都之。

戊辰 四年。宋元嘉 五年。二月。魏軍至安定。攻城。三月。城潰。昌奔秦州。魏東平公鵠追擒之。送於魏。上二節。通鑑引十

赫連定

赫連定。勃勃第五子。鳳翔二年。封平原公。雍州牧。鎮長安。率眾赴安定。進封平原王。大將軍。領司徒。昌為魏所擒。定遂率遺眾數萬。據平原。僭稱皇帝。大赦。改承光四年為勝光元年。進征南大將軍。白蘭王。吐谷渾。森瓊為開府儀同三司。河南王。

己巳 二年。十月。敗於陰盤。定登奇初學紀八引作子可二字藍山而望。統萬城。泣曰。先帝若以朕承大業者。豈有今日之事乎。使天假朕年。當與諸卿建王季之業。俄而有羣狐百數。鳴於定傍。令射之。無所獲。定惡之。曰。大不善。咄咄天道。復何言哉。

庚午 三年。九月。魏帥來襲。十月。克安定。進攻平原。十一月。定遂掠民五萬戶。西奔上邽。

辛未 四年。宋元嘉 八年。河南王森瓊。因戎狄之衆。東面以爭天下。瓊原作瑒遣益州刺史沒利延。寧州刺史拾虎

率騎三萬來伐。執定以歸。此節亦見通鑑改吐谷渾拾虎原作黃。因者。拾虎之弟也。年數歲。猶大啼哭。母氏念愛其不惡。交樹洛干曰。此兒吾家驪眉駒。伯樂尚不能目之。而況庸人哉。終成吾門戶者。必在此子。年六七歲。而器識不恆。或謂之神童。此段依御覽三百八十四引補遂送定於魏。勃勃初號龍昇元年。歲在丁未。至是歲在辛未。二十五載也。或記作自勃勃至定。八十四引補。二十有六載而亡。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六十七

前涼錄一

張軌

張軌。字士彥。安定烏氏人。漢常山景王耳十七世孫也。家世孝廉。以儒學顯。祖烈。魏外黃令。父溫。為太官令。母隨西辛氏。軌少明敏。好學明經。有器望。委儀典則。與同郡皇甫謐字士安友善。隱於宜陽。女兒山。秦始初。受叔父錫官五品。中書監張華與親論經義及政事。損益甚器之。謂安定中正為蔽善抑才。乃為之美談。以為二品之精。衛將軍楊藻辟為掾。拜太子二字一作舍人。與京兆杜預善。以所注易遺之。太康中。為尚書郎。太子洗馬。中庶子。累遷散騎常侍。征西將軍司馬。軌以官室多難。陰圖保據河西。追資融故事。策之。遣秦之親。軌乃投策喜曰。霸者之兆也。乃求為涼州。公卿亦舉軌才堪御遠。永寧初。出為護羌校尉。涼州刺史。於時鮮卑反叛。寇盜縱橫。軌到官。即討破之。斬首萬餘級。遂威著西州。化行河右。課農桑。拔賢才。以宋配。陰充。泥瑗。陰濟。為股肱。謀主。宋配一作字仲業。敦煌人也。慷慨有大志。清素敦樸。不好華說。形狀短小。體有鱗甲。仕當作仕。西平太守。依御覽三百七十八引補始置崇文祭酒。位視別駕。徵九郡男子五百人。立學校。

以教之。春秋行鄉射之禮。秘書監程世徵。少府掾虞。夜觀星象。相與言曰。天下方亂。避難之國。惟涼土耳。張涼州德量不恆。殆其人乎。及河間成。都二王之難。遺兵三千。東赴涼州。初。漢末金城人陽成遠。殺太守以叛。郡人馮忠赴戶號哭。嘔血而死。收被入與。詠為護光校尉。馬質所辟。後為太尉。陰參。參與相謀。罪應死。各引詔為證。詠計理無兩。遂自刎而死。參賢。自相和釋。軌皆祭其墓。而產其子孫。永與中。鮮卑若羅拔。能皆為寇。軌遣司馬宋配擊之。斬其首。餘十餘萬口。威名大震。永與二年。惠帝遣加。一作安西將軍。封安樂鄉侯。邑千戶。光熙元年。惠帝崩。遺長史北宮純。司馬。別駕陰。奉表京師。是歲。大破姑蘇。姑蘇城本匈奴所築也。南北七里。東西三里。地有龍形。故名。龍城。初。漢末博士敦。煥。侯。璠。謂其門人曰。後城西泉水當竭。有雙闕起其上。與東門相望。中有箭者出焉。至魏。嘉平中。郡官果起學館。築雙闕於泉上。與東門正相望矣。至是。張氏遂霸河西。州。今之甘肅。永嘉元年。正月。東莞校尉韓。殺秦州刺史張。軌。少府司馬楊。胤。言於軌曰。今雅逆命。殺殺張。輔。明公杖鉞一方。宜懲不恪。此亦春秋之義。諸侯相滅亡。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軌從焉。遣中督護。汜。瑗。率衆二萬討之。先遣雅。書曰。今王綱紛擾。牧守宜戮力勤王。適得雍州。徵云。卿稱兵內侮。吾董任一方。義在伐叛。武旅三萬。駱駝繼發。伐木之威。心豈可言。古之行師。全國為上。卿若單馬軍門者。當與卿共平世難也。雅得書而降。未幾。瑗。為亂兵所殺。汜。瑗。字伯玉。煥。人。也。與同郡。宋配。陳。瑛。遺相者於路。相者曰。三人皆二千石俸。然汜。瑗。腹有逆毛。當兵死無後。依。依。七百。道主簿令狐。亞。聘南陽王模。模甚悅。遣軌以帝所賜劍。謂軌曰。自隨以西。征伐隨制。悉以相委。如此劍矣。二年。王彌。寇洛陽。軌遣北宮。純。張。纂。馬。鮪。陰。滂。等率州軍擊破之。又敗劉。聰。於河東。京師歌之曰。涼州大馬。橫行天下。涼州。嗚。若寇賊。消。嗚。若。翻。翻。怖。殺人。帝。嘉。其。忠。進。西。平。郡。公。不。受。永。嘉。四。年。十。一。月。黃。龍。出。於。臨。羌。河。發。水。昇。天。身。長。十。餘。丈。張。掖。臨。松。山。有。石。如。張。掖。字。七。字。一。作。石。有。掖。字。漸。磨。滅。粗。可。識。而。張。字。分。明。又有文曰。初。祚。天下。西。一作。方。安。萬。年。此。語。亦。見。魏。書。五。十。姑。蘇。又。有。玄。石。白。點。成。二。十。八。宿。於。時。天。下。既。亂。所。在。使。命。莫。有。至。者。軌。遣。使。貢。獻。歲。時。不。替。朝。廷。嘉。之。屢。降。璽。書。慰。勞。五。年。軌。患。風。口。不。能。言。使。子。茂。攝。州。事。酒。泉。太。守。張。鎮。潛。引。秦。州。刺。史。賈。詵。以。代。軌。密。使。詣。京。師。請。尙。書。侍。郎。曹。芳。為。西。平。太。守。圖。為。輔。車。之。勢。軌。別。駕。趙。晃。欲。專。威。福。又。遣。使。詣。長。安。告。南。陽。王。模。稱。軌。廢。疾。以。請。賈。詵。而。詵。將。受。之。其。兄。讓。意。曰。張。涼。州。一。時。名。士。咸。著。西。州。汝。何。德。以。代。之。詵。乃。止。更。以。侍。中。爰。瑜。為。涼。州。刺。史。治。中。楊。濟。馳。詣。長。安。割。耳。盤。上。訴。軌。之。被。誣。模。乃。表。停。之。晉。昌。張。越。涼。州。大。族。識。言。張。氏。霸。涼。自。以。才。力。應。之。從。隴。西。內。史。遷。涼。州。刺。史。越。志。在。涼。州。遂。託。病。歸。河。西。陰。圖。代。軌。乃。遣。兄。鎮。及。曹。芳。趙。佩。移。檄。廢。軌。以。軍。司。杜。耽。攝。州。事。使。耽。表。越。為。刺。史。軌。令。曰。吾。在。州。八。年。不。能。接。靖。區。城。又。值。中。州。兵。亂。秦。隴。倒。懸。加。以。疑。患。委。篤。賢。思。欲。避。賢。但。負。荷。任。重。未。便。輟。途。不。圖。諸。人。橫。與。此。變。是。不。明。吾。心。也。吾。親。去。貴。州。如。脫。履。耳。欲。遣。主。簿。尉。崇。奉。表。詣。關。使。速。脂。韜。將。歸。老。宜。陽。長。史。王。樞。參。軍。孟。暉。隨。折。鐵。排。關。入。諫。曰。晉。室。多。故。人。神。塗。步。

實賴明公。撫軍西夏。張鎮兄弟。敢肆凶逆。宜聲其罪而戮之。不可坐成其志也。軌默然。融等出而戒嚴。武威太守張璠。遣子坦。馳詣京師。表曰。魏尚安邊而獲戾。充國盡忠而被誣。皆前史之所議。今日之明。陰也。順陽之思。一作。劉。陶。守。關。者。十。人。刺。史。之。位。臣。州。若。慈。母。之。於。赤。子。百。姓。之。愛。臣。軌。若。早。苗。之。得。膏。雨。伏。聞。信。感。流。言。當。有。遷。代。民。情。嗷。嗷。如。失。父。母。今。戎。夷。猾。夏。不。宜。懸。勳。一。方。尋。以。子。寔。為。中。督。護。率。兵。討。鎮。道。鎮。外。劫。太。府。主。簿。令。狐。亞。前。論。鎮。曰。舅。何。不。審。安。危。明。成。敗。主。公。西。河。審。德。兵。馬。如。雲。此。猶。烈。火。已。焚。特。江。漢。之。水。溺。於。洪。流。望。越。人。之。助。其。何。及。哉。今。數。萬。之。軍。已。臨。近。境。今。唯。全。老。親。存。門。戶。輔。誠。歸。官。必。保。萬。全。之。福。鎮。流。涕。曰。人。謀。我。也。乃。委。罪。功。曹。曹。連。而。斬。之。詣。寔。歸。罪。南。討。曹。芳。走。之。張。坦。至。自。京。師。帝。優。詔。勞。軌。依。校。所。表。命。誅。曹。芳。軌。大。悅。赦。州。內。殊。死。已。下。命。寔。帥。尹。員。宋。配。步。騎。三。萬。討。祛。別。遣。從。事。田。迴。王。豐。率。騎。八。百。自。姑。蘇。西。南。出。石。驢。據。長。寧。祛。遣。趙。晃。距。之。戰。於。黃。坂。寔。詭。道。出。潛。戰。於。破。堯。斬。祛。及。牙。門。口。殺。道。治。中。張。閔。送。義。兵。五。千。及。郡。國。秀。孝。賢。計。器。甲。方。物。歸。於。京。師。令。有。司。可。推。詳。立。州。已。來。清。貞。德。素。嘉。遜。道。榮。高。才。碩。學。著。述。經。史。臨。危。殉。義。殺。身。為。君。忠。諫。而。嬰。禍。專。對。而。釋。忠。權。智。雄。勇。為。時。除。難。諂。佞。誤。主。傷。陷。忠。賢。具。狀。以。聞。州。中。父。老。莫。不。相。慶。光。祿。傅。祗。太。常。擊。鼓。遣。軌。書。告。京。師。軌。即。遣。參。軍。杜。勳。獻。馬。五。百。匹。耗。布。三。萬。匹。帝。遣。使。者。進。拜。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封。新。城。侯。進。車。騎。大。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策。命。未。至。而。王。彌。遂。逼。洛。陽。軌。遣。將。軍。張。斐。北。宮。純。郭。敷。等。率。精。騎。五。千。往。衛。京。都。及。劉。曜。攻。陷。長。安。京。師。二字。當作。選。晉。帝。於。平。陽。斐。等。皆。沒。於。賊。中。州。避。難。來。者。日。月。相。繼。分。武。置。武。與。郡。以。居。之。是。年。枹。罕。令。熾。光。姿。產。一。龍。一。鴛。鴦。尋。飛。去。龍。十。五。日。雷。雨。迎。之。大。風。吹。拔。張。掖。大。樹。經。夜。還。立。此。節。依。御。覽。〇。六。年。太。府。主。簿。馬。鮪。言。於。軌。曰。四。海。傾。覆。乘。與。未。反。明。公。以。全。州。之。力。徑。造。平。陽。必。當。萬。里。九。引。補。風。披。有。征。無。戰。未。審。何。懼。不。為。此。舉。軌。曰。是。孤。心。也。又。聞。秦。王。入。關。乃。馳。檄。關。中。曰。主。上。構。危。選。幸。非。所。普。天。分。崩。率。土。喪。氣。秦。王。天。挺。聖。德。神。武。應。期。世。祖。之。孫。王。今。為。長。凡。我。晉。人。食。土。之。類。龜。茲。克。從。幽。明。同。款。宜。簡。令。辰。奉。登。皇。位。今。遣。前。鋒。督。護。宋。配。步。騎。二。萬。徑。至。長。安。翼。衛。乘。輿。折。衝。左。右。西。中。郎。寇。中。軍。三。萬。武。威。太。守。張。鎮。胡。騎。二。萬。駱。駝。繼。發。仲。秋。中。旬。會。於。臨。晉。俄。而。秦。王。為。皇。太。子。遣。使。拜。張。軌。為。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固。辭。金。城。太。守。胡。助。叛。軌。遣。都。護。宗。毅。治。中。令。狐。潛。討。之。濟。河。中。流。白。魚。入。船。潛。曰。魚。鱗。物。必。解。甲。歸。我。矣。助。果。請。降。軌。宥。之。此。節。依。御。覽。九。百。三。十五。秦。州。刺。史。裴。苞。東。莞。校。尉。賈。與。據。險。斷。使。命。未。配。討。之。西。平。王。叔。與。曹。芳。祛。餘。黨。趙。晃。等。劫。前。福。祿。令。趙。格。為。主。執。太。守。趙。暉。東。應。裴。苞。寔。刺。師。討。之。斬。暉。等。左。督。護。陰。預。與。苞。戰。陝。西。大。敗。之。苞。奔。桑。因。境。是。歲。北。宮。純。降。劉。聰。皇。太。子。遣。使。重。申。前。授。固。辭。左。司。馬。寔。言。於。軌。曰。山。阜。周。且。弗。辭。營。邱。齊。望。承。命。所以。明。國。憲。厲。殊。勳。天。下。崩。亂。皇。與。選。宰。州。雖。僻。遠。不。忘。匡。衛。故。朝。廷。傾。覆。嘉。命。屢。集。宜。從。朝。旨。以。副。羣。心。軌。不。從。初。寔。平。趙。暉。徙。元。惡。六。百。餘。家。治。中。令。狐。潛。曰。夫。除。惡。人。猶。農。夫。之。去。草。令。絕。其。根。本。勿。使。能。滋。今。宜。悉。徙。以。絕。後。患。寔。不。納。寔。黨。果。叛。寔。進。

念妻子乎。曰。念欲生還乎。曰。從我令乎。曰。諾。乃鼓噪進戰。會關率金城軍繼至。夾擊大敗之。斬級數千。時焦贛。陳安寇關右。東與劉曜相持。雍秦之人死者十八九。初永嘉中。長安諸曰。秦川中血沒腕。惟有涼州倚柱觀。至是諸言驗矣。

四年。元太興元年。焦贛。陳安寇上郡。南陽王保遣使告急。以金城太守賈護為輕軍將軍。率威遠將軍宋毅及和苞。張閔。宋鞏。董廣。步騎二萬赴之。軍次新陽。會帝崩。關至。秦服舉哀。大臨三日。時南陽王保。謀稱尊號。破羌都尉張駿言於廷曰。南陽王忘莫大之恥。而欲自尊。天不受其圖。德不足以應運。終非濟時救難者也。晉王明德昵藩。先帝恩厚。宜表稱聖德。勸即尊號。傳檄諸藩。副言相府。則欲就之心息。未合之徒散矣。從之。於是馳檄天下。推崇晉王為天子。遣牙門蔡忠奉表江南。勸即尊位。是歲。元帝即位於建鄴。改年太興。寔稱建興六年。不從中興之改也。

己卯。五年。大興二年。南陽王保聞愍帝崩。自稱晉王。年號建康。署置百官。遣使拜寇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增邑三千戶。俄而保為陳安所叛。底羌皆應之。保窘迫。遂去上郡。還祁山。寇遣將韓璞步騎五千赴難。陳安退保略陽。保歸上郡。未幾。保復為安所敗。使詣寔乞師。寔遣宋毅赴之。而安退祁山。地震。從中陶原坂三里。覆覆下川。忽如見掩。坂上草木存焉。此節依御覽八

六年。會保為劉曜所逼。遷於秦城。將謀奔寔。寔以其宗室之望。若至河右。必動物情。遣其將陰豎連保。聲言翼衛。實禦之也。會保薨。其衆散奔涼州者萬餘人。寔自恃險遠。頗自驕恣。初寔室梁間。有人像無頭。久而乃滅。寔甚惡之。六月。京兆人劉弘者。挾左道。客居天梯第五山。然燈懸鏡於山穴中。為光明以眩惑百姓。受道者千餘人。寔左右皆事之。帳下閻沙。牙門趙仰。皆弘鄉人。弘謂之曰。天與我神。應王涼州。沙仰信之。密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奉弘為王。寔密知其謀。收弘殺之。沙等不知。以其夜皆懷刃入內。斬寔於外。寔時年五十。在位六年。葬寧陵。晉元帝冊贈寔大司馬。涼州牧。私諡曰昭公。元帝賜諡曰元公。張祚僭號。追尊曰明王。廟號高祖。子駿年幼。母弟茂攝事。以寔子幼嗣茂。

張茂

張茂。字成選。寔之弟。虛靖好學。不以勢利嬰心。建興元年。相國南陽王保。辟從事中郎。又薦為給事黃門散騎侍郎。中壘將軍。皆不就。二年。徵為侍中。以父老疾固辭。四年。拜平西將軍。秦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領雍州。皆不受。太興三年。寔既遇害。置左司馬。陰元等。以寔子駿沖幼。宜立長君。州人乃推茂為大都督。太尉。涼州牧。茂不從。但受使持節。平西將軍。行都督涼州諸軍事。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乃誅閻沙及黨與數百人。大赦其境內。九月。立寔子駿為撫軍將軍。武威太守。西平公世子。

辛巳。茂永元元年。太興四年茂築靈鈞臺。周輪八十餘。基高九仞。武陵人聞得夜叩門呼曰。武公遣我來。曰。何故勞百姓而築靈鈞。姑減令辛。嚴以魯妖妄。請殺之。茂曰。吾信勞人。曾稱先君之令。何謂妖乎。天府

主簿馬訪諫曰。今世難未末。唯當引直道。不宜勞役。崇飾臺榭。且比年以來。轉覺衆務。日奔於往。每所經營。輕遠雅度。實非士女所望於明公。茂曰。吾過也。吾過也。命止作役。

壬午。二年。永昌元年。茂使將軍韓球。率衆取隴西南安之地。以置秦州。此州置於此。後癸未。三年。元太興。劉曜遣其將劉成攻韓球於冀城。呼延寔攻車光。羅軍陰監於秦壁。臨洮人翟楷。石琚等。遂令長。以縣應曜。河西大將參軍馬岷。勸茂親征。長史范椿怒曰。亡國之人。復欲干亂大事。宜斬及以安百姓。茂曰。范公昔生精。刺舉近才。不惟國家大計。且朝廷肝食有年矣。今大賊自至。不煩遠師。遐邇之情。實繫此州。事勢不可以不出。且宜立信勇之驗。以副秦隴之望。茂曰。馬生之言得之矣。乃出次石頭。茂謂參軍陳珍曰。劉曜以乘勝之聲。握三秦之銳。藉兵積年。士卒習戰。若以精騎。奄別南安。席卷河內。長驅而至者。計將何出。珍曰。曜雖乘威。恩德未結於下。又其關東離貳。內患未除。精卒寡少。多是底羌。烏合之衆。終不能近舍關東之難。增關上之戍。曠日持久。與我爭衡也。若二句不退者。珍請為明公率。卒數千以擒之。茂大悅。以珍為平虜將軍。率步騎一千八百救韓球。曜欲引歸。聲言要先收隴。然後迴滅秦壁。珍發底羌之衆。擊曜。走之。剋復南安。茂深嘉之。拜折衝將軍。尋稱藩於曜。劉曜遣馮融。非茂太師。涼王。茂復大城姑臧。修靈鈞臺。別創吳紹。諫曰。伏惟修城築臺。蓋懲既往之事。愚以為恩德未洽於近侍。雖處府樓。適所以疑諸下。徒見不安之意。而失士民繫託之本心。示怯弱之形。乖匡勸之勢。邇方異域。類我之輻輳也。必有乘人之規。晉顧止役。名勢。與下休息。而更與功勳。衆百姓豈所望於明君哉。茂曰。亡兄但然。失身於物。王公設險。武夫重刑。亦達人之至戒也。且忠臣義士。豈不欲盡節於亡兄哉。直以危機密發。雖有負育之勇。無所復施。今事未靖。不可以拘繫常言。以太平之理。責人於連遭之世。紹無以對。茂雅有志節。能斷大事。涼州大姓賈纂。寔之妻弟也。勢傾西土。先是謠曰。手莫頭。圖涼州。茂以為信。誘而殺之。於是蒙右。跡屏。威行涼州。時辛安叛。辛勸茂討之。前燉煌太守辛馮。隴西人也。唯一子。豎至狄道省墓。遇辛安反。為安所執。馮勸茂討安。茂曰。豎在彼如何。馮曰。人臣奉主。豈顧子乎。茂曰。汝純臣。賜爵關內侯。此節依御覽四

甲申。四年。太寧二年。正月。黃霧四塞。十字依御覽八百五月。茂寔疾。臨終。執駿手泣曰。昔吾先人。以孝友見稱。自漢初以來。世執忠順。今雖華夏大亂。皇輿播遷。汝當謹守人臣之節。無或失墜。吾遭擾攘之運。承先人餘德。假攝此州。以全性命。上欲不負管室。下欲保全百姓。然官非王命。位由私議。苟以集事。豈榮之哉。氣絕之日。白帟入棺。無以朝服。以彰吾志焉。葬於正寢。年四十八。在位五年。私諡曰成。劉曜遣使贈太宰。諡成烈王。張祚僭號。追尊曰成王。廟號太宗。茂無子。駿嗣位。

自漢初以來。世執忠順。今雖華夏大亂。皇輿播遷。汝當謹守人臣之節。無或失墜。吾遭擾攘之運。承先人餘德。假攝此州。以全性命。上欲不負管室。下欲保全百姓。然官非王命。位由私議。苟以集事。豈榮之哉。氣絕之日。白帟入棺。無以朝服。以彰吾志焉。葬於正寢。年四十八。在位五年。私諡曰成。劉曜遣使贈太宰。諡成烈王。張祚僭號。追尊曰成王。廟號太宗。茂無子。駿嗣位。

自漢初以來。世執忠順。今雖華夏大亂。皇輿播遷。汝當謹守人臣之節。無或失墜。吾遭擾攘之運。承先人餘德。假攝此州。以全性命。上欲不負管室。下欲保全百姓。然官非王命。位由私議。苟以集事。豈榮之哉。氣絕之日。白帟入棺。無以朝服。以彰吾志焉。葬於正寢。年四十八。在位五年。私諡曰成。劉曜遣使贈太宰。諡成烈王。張祚僭號。追尊曰成王。廟號太宗。茂無子。駿嗣位。

若政教陵遲，尚未能察通者之變。況鄯州乎？曠顧謂左右曰：此涼州高士，使乎得人，禮而遣之。時太寧二

元，年猶稱建興十二年。原誤

駿太元元年。太寧三年正月，駿親耕藉田。二月，始承晉元帝崩，駿大臨三日，會有黃龍見於井次之

嘉泉，右長史范滂言於駿曰：案建興之年，是少帝始起之號，帝以凶終，理應改易，朝廷越在江南，晉問隔

絕，宜因龍與改號，以章休徵，不從駿之立也。姑臧諸曰：鴻從南來，雀不驚，誰謂孤雛尾翅生，高舉六翻鳳

皇鳴，至是幸安降而復收河南之地。

丙戌二年。明成和九月，雨冰，狀若絲縷，皆著草。依御覽八百七十七引補駿懼為劉曜所逼，使將軍宋輯、魏纂將兵徒

隔西南，安二千餘家於姑臧，使聘於李雄，修鄰好。此節并下節，載記附下初成已校尉之上，以及下三

太守寶嵩、金城太守張圓、武興太守辛巖、揚烈將軍宋輯等，率衆東會韓璞，攻討秦州諸郡。曜遣其將劉

鳳，西伐駿之武威、枹罕、護軍辛晏告急。向依後駿遣將軍辛巖、韓璞、東距劉鳳，屯於狄道城。韓璞進度沃干

嶺，辛巖曰：我提衆數萬，藉兵羌之銳，宜速戰以滅之，不可以久。久則變生，璞曰：自夏末以來，太白犯月，辰

星逆行，白虹貫日，皆變之大者，不可以輕動，輕動而不捷，為禍更深。吾將久而擊之，且曜與石勒相攻，鳳

亦不能久也。積七十餘日，軍糧竭，遣辛巖督運於金城，鳳聞之大悅，謂其將士曰：韓璞之衆，十倍於吾，五

胡皆叛，不為之用，吾糧屢將懸，難以持久。今虜分兵運糧，可謂天授吾也。若敗辛巖，璞等自潰，彼衆我寡

宜以死戰，戰而不捷，當無匹馬得還。宜厲爾戈矛，竭汝智力，衆成奮，於是率騎三千，襲巖於沃干嶺，戰於

臨洮，大為曜軍所敗，璞等退走。四句依後死者三二，萬餘人。此段亦見御覽三百三，通典五百六十，而縛歸罪，駿曰

孤之罪也。將軍何辱，皆赦之。鳳乘勝追奔，濟河攻陷令居，入據振武，河西大震。駿遣臧曹該視之，張朗辛

晏降曜，駿遂失河南之地。

戊子四年，赦其境內，會劉曜東討石生，長安空虛，大蒐講武，將襲秦雍。理曹郎中索詢諫曰：曜雖東征，鳳

猶守本險阻，路遙為主人甚易，胤若輕騎，憑兵羌以距我者，則奔突難測，彼彼東合而逆戰者，則寇我未

已，頃年頻出，戎馬生郊，外有饋餉，內資虛耗，豈是殿下子物之謂邪？駿曰：每思忠言不獻，而從背逆，吾政

教缺然，而莫我匡者，卿盡辭規諫，深副孤之望也。以羊酒禮之，西域諸國獻汗血馬、火浣布、封牛、孔雀、巨

象，及諸珍異二百餘品，西域長史李柏、精悍，叛將趙真，為真所敗，議者以柏造謀，致敗，請誅之。駿曰：吾每

以漢世宗之殺主，依不如秦穆之赦孟明，竟以滅死論，羣心咸悅。駿親兵新鄉，狩於北野，因討柯茂，廢

之下，令境中曰：昔絲羅而再興，西陲而缺進，庸帝所以殄洪災，晉侯所以成五霸，法律犯死罪，期親不得

在朝，今虛聽之，唯不宜內參宿衛耳。於是刑清國富，十二月，劉曜為勸所擒。

己丑五年，曜太子毗及劉胤等率衆奔上邽。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六十九

前涼錄三

張駿

張駿，字公庭，定之世子。永嘉元年生，嘉麥一莖九穗，生於姑臧。此節依初學記二十七，幼而奇偉，建興四年

封新成侯，十歲能屬文，卓越不羈，而淫縱過度，常夜微行於邑里，國中化之。及統任，年十八，先是愍帝使

人黃門侍郎史淑在姑臧，茂之四年，左長史范滂、右長史馬談等，諷淑令拜駿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

州牧，領護羌校尉、西平公，大赦其境內，置左右前後四率官，繕南宮，劉曜又使人拜駿大將軍、涼州牧、涼

王。時辛晏阻兵於枹罕，駿譙察於閭，豫堂命寶海等進討辛晏，從事劉慶諫曰：霸王不以喜怒與師，不

以乾沒取勝，必須天時，人事然後起也。辛晏父子，安忍凶狂，其亡可待，奈何以饑年大舉，猛塞攻城，昔周

庚寅 六年春有彩虹五里。陸隆如鐘鼓之聲。此二句見御初戊己校尉趙貞不附於駿。至是駿擊檣之。以其地為高昌郡。及石勒殺劉曜。駿因長安亂。復收河南地。至於狄道。置武衛石門侯和灃。川甘松五屯護軍。與勒分城。甘松山東北有西王母持蒲山。大有神驗。江水出焉。上四句依御覽二月石勒稱天王。遣使拜駿征西大將軍。涼州牧。加五錫之禮。駿不受。留其使。後懼勒強。遣使稱臣於勒。兼貢方物。遣其使歸。辛卯七年駿境內皆大饑。穀價踴貴。市長諒詳請出倉穀貸與百姓。秋收三倍徵之。從事陰據諫曰。昔西門豹宰鄴。積之於人。解扁滎東封之邑。計人三倍。文侯以豹有罪而可貸。扁有功而可割。今詳欲因人之饑。以要三倍。反裘傷皮。未足論之。駿納之。

壬辰 八年。蔡察勸駿稱涼王。領秦涼二州牧。署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晉文故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有此言者。罪在不赦。然境內皆稱之為王。蔡察又請立世子。駿不從。中堅將軍朱輯言於駿曰。禮急儲君者。蓋重宗廟之故。周成漢昭。立於襁褓。誠以國嗣不可曠。儲宮當素定也。昔武王始有國。元王作儲君。建興之初。先王在位。殿下正名統。況今社稷彌崇。聖躬介立。大業遂殷。繼武闕然。臣竊以為國有累卵之危。而殿下以安險泰山。非所謂也。駿納之。乃立子重華為世子。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七十

前涼錄四

張駿

癸巳 駿九年。咸和八年先是駿遣傅穎假道於蜀。通表京師。李雄弗許。駿又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於蜀。託以假道焉。雄大悅。雄又有憾於南岳楊初。淳因說曰。南岳無狀。屢為邊害。宜先討百頃。次平上邽。二國并勢。席卷三秦。東清許洛。掃氛燕趙。拯二帝梓宮於平陽。反皇輿於洛邑。此英雄之舉。千載一時。寡君所以道下臣。冒險通誠。不遠萬里者。以陛下義聲遠播。必能察寡君勤王之志矣。天下之善一也。惟陛下圖之。雄怒。偽許之。將覆淳於東峽。蜀人橋資密以告淳。淳言於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進之地。通百蠻之域。萬里表誠者。誠以陛下義於我力之臣。能成人之美節故也。皆欲殺我臣者。當顯於都市。宜示衆目。云涼州不忘舊義。通使琅邪。為表忠誠。假途於我。主聖臣明。發覺殺之。當令義聲遠著。天下畏威。今盜殺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揚休烈示天下也。雄大驚曰。安有此邪。當相放還河右耳。雄司隸校尉景蕤言於雄曰。張淳壯士。宜留任之。雄曰。壯士豈為人留。且可以聊意觀之。蕤謂淳曰。卿體大。暑熱。可且道下吏少住須涼。淳

曰。寡君以皇與幽。梓宮未返。天下之恥未雪。若生之命倒懸。故遺淳來。表誠大國。所論事重。非下吏能傳。若下吏所了者。則淳亦不來。雖有火山湯海。無所辭難。豈寒暑之足避哉。雄曰。此人矯矯。不可得用也。厚禮遣之。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士險兵盛。何不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以乃祖乃父。世濟忠良。未嘗忘天人之大恥。解解之倒懸。日及忘食。枕戈待旦。且以琅邪中興。江東故高。里製。將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娛邪。雄有慙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往與六郡。避難此都。為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州者。亦當率衆輔之。淳遂至龍鶴。募兵進。後皆達京師。朝廷嘉之。初。建興中。焮焮計。耿訪到長安。既而遇賊。不得反。奔漢中。因東渡江。以太興二年至京都。歷上書。以本州未知中興。宜遣大使。乞為鄉導。時連有內難。許而未行。至是始以訪守治書御史。拜駿儀西大將軍。校尉刺史。公如故。選西方人隨西賈陵等十二人配之。訪停梁州七年。以驛道不通。召還。訪以詔書付賈陵。託為買客。到長安。不敢進。以咸和八年。始達涼州。駿受詔。遣部曲督王豐等報謝。并遣陵歸。上疏稱臣。而不奉正朔。猶稱建興二十一年。是年。兩五稼。穀於武威。焮焮之皆生。因名天麥。依御覽八百五十八引補。

甲午 駿十年。咸和九年復使防隨豐等齎印板。進駿大將軍。自是每歲往來不絕。張駿譖蔡察於閔豫堂。議欲嚴刑制。一作。衆咸以為宜。參軍黃斌進曰。臣未見其可。駿問其故。斌曰。夫法制所以經綸邦國。為俗齊物。既立必行。不可寢隆也。若尊親者犯令。則法不行矣。駿性嚴猛。乃屏尺改容曰。夫法唯上行。制無高下。且微黃君。生。吾不聞過矣。黃君可謂忠之至也。此段亦見御覽四百五十四。於坐擢為焮焮太守。駿有計略。於是厲操改節。勤修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遠近嘉歎。號曰積賢君。自軌據涼州。屬天下之亂。所在征伐。軍無寧歲。至駿境內漸平。

乙未 駿十一年。咸康元年使其將楊宣。率衆越流沙。伐龜茲鄯善。宣以其部將張植為前鋒。六月。至於流沙。無水。士卒渴甚。植乃剪髮肉袒。徒跣升壇。勸泣請雨。俄而雲起西北。雨水成川。植殺所乘馬祭天而去。御覽於是西域並降。

丙申 駿十二年。鄯善王元孟。獻女妹一作妹。好。號曰美人。立賓。週觀以處之焉。者前都于賓王。並遣使貢方物。得玉璽於河。其文曰。執萬國。建無極。時駿並有隴西之地。士馬強盛。雖稱臣於晉。而不行中興正朔。舞六佾。建約尾。所置官。皆仿晉。擬於王者。而微異其名。又分州。西界三郡。北界四郡。東界六郡。置河州。二府。官僚。莫不稱臣。又於姑臧城南築城。起謙光殿。畫以五色。飾以金玉。窮盡珍巧。殿之四面。各起一殿。東曰宣陽。殿。以春三月居之。南曰朱陽。殿。夏三月居之。西曰刑政。殿。秋三月居之。北曰玄武。殿。冬三月居之。其傍皆有直省。內官寺署。一同方色。及末年。任所游處。不復依四時而居。駿遣參軍趙護上疏曰。東西隔塞。踰歷年載。夙承聖德。心繫本朝。而江吳叔茂。徐波莫及。雖肆力修塗。同盟靡恤。奉詔之日。悲喜交并。天恩光被。褒崇靡混。即以臣為大將軍。都督陝西秦涼諸軍事。休龍振林。萬里懷戴。嘉命顯至。荷

威原營伏惟陛下天挺岐嶽堂構竹室遺家不遺播弄吳楚宗廟有黍離之哀園陵有殄廢之痛普天咨嗟含氣悲傷臣專命一方職在斧鉞退避僻陋勢極秦隴勒難既死人懷反正謂季祖李期之命曾不崇朝而若登織囚逆國日有年東西遼曠聲援不接遂使桃蟲鼓翼四夷誦譁向義之徒更思背誕鉛刀有干將之志登燭希日月之光是以臣前章懇切欲齊力時討而陛下雍容江表坐觀禍敗懷目前之安替四祖之業馳檄布告空文徒設臣所以背吟荒漢痛心長路者也且兆庶離主漸冉經世先老消落後生靡識忠良受梟懸之罰羣凶貪縱橫之利懷君戀故日月告流雖時有尙義之士畏逼首領哀歎窮庶臣聞少康中興山於一旅光武嗣漢衆不盈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況以荆揚懷悍臣州突騎吞噬遺朔在於掌握願陛下救弘臣慮永念先績敕司空察征西亮等汎舟江河使首尾俱至也自後峻遣使多爲季龍所獲不達

丁酉 峻十三年峻又遣護羌參軍陳萬從事徐斌華馭等至京師征西大將軍亮上疏言陳萬等冒險遠至宜毀錄敕詔除萬西平相斌等爲縣令

戊戌 峻十四年五月雨雪降霜峻避正殿素服命羣寮極言得失

己亥 峻十五年以右長史任處領國子祭酒立辟雍明堂而行禮焉命西曹掾集閣內外事付案綏以答涼春秋十一月以世子重華行涼州事

庚子 峻十六年成康六年

辛丑 峻十七年八月天有大聲下震地孟池縣有夜怪室如晝曉起視西北間有光明照地此節見御覽八十七卷而爲後人所改

壬寅 峻十八年成康八年

癸卯 峻十九年建元元年田於建西臨玉石縣九月改玉石縣爲金澤縣

甲辰 峻二十年建元二年武威姑臧民曰白與以女爲妻其妻妬之與怒以妻爲婢爲女給使郡縣以聞張峻大驚曰自古所未聞也將爲怪乎於姑臧市糧殺之是月沈陰昏瞑霧縹四塞此節見御覽六十四卷

乙巳 峻二十一年建元三年以世子重華爲五官中郎將涼州刺史始置百官官號皆擬天朝車服旌旗一如王者酒泉太守馬岷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在此山此山有石室玉室二字一作玉室珠璣鐘飾煥若神宮以上數句亦見禹貢崑崙在臨羌一作之西即此明矣宜立西王母祠以裨朝廷無疆之福峻從之

丙午 峻二十二年永和二年五月峻有疾夢出遊不識其處見一女龜向之張口而言更九日當有嘉問遂經九日以上見御覽四百卷六月薨於正德前殿在位二十二年時年四十私諡曰文公行殺帝遣策贈大司馬諡曰忠成公七月葬大陵張祚僭號追尊文王廟號世祖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七十一

前涼錄五

張重華

張重華字泰臨峻之第二子也寬和懿重沈毅少言峻薨時年十六以永和二年右長史任處上華爲使持節大都督太尉涼州牧護羌校尉西平公假涼王大赦其境內尊其母嚴氏爲太王太后居永訓宮所生母馬氏爲王太后居永壽宮輕賦除關稅省園囿以恤貧窮遣使奉章於石季龍李暹使王擢麻秋孫伏都等侵寇不輟秋伐武威金城太守張冲告急張植爲西域校尉與奮威將軍牛勗李騎救冲聞城陷乃還依御覽四十七卷冲降於秋張冲字長思燉煌人散家財巨萬施之鄉閭時人爲之謠曰推財不疑張長思陷濟不爲秋秋秋必欲降之乃臨之以兵濟辭色不撓曰吾雖才非龐德而受任同之身可殺志不可移乃伏劍而死秋歎其忠節以禮葬之後重華迎致其喪親臨慟哭贈宜不都尉依御覽四十七卷於是涼州振動重華補境內使其征南將軍裴俊之恆懷於廣武欲以持久獎之牧府相司馬張軌言於重華曰臣聞國

以兵爲強，以將爲主，主將者，存亡之機，吉凶所繫，故燕任樂毅，趙平全齊，及任騎劫，喪七十城之地，是以古之明君，靡不慎於將相也。今之所要在於軍帥，然議者舉將，多推宿舊，未必妙選精才也。且韓信之舉，非舊名也，積直之信，非舊將也，呂蒙之進，非舊勳也，魏延之用，非舊德也。蓋明王之舉，舉無常人才之所，能則授以大事，今強寇在郊，諸將不進，人情騷動，危機稍逼，主簿謝艾，兼資文武，明識兵略，若授以斧鉞，委以專征，必能折衝御侮，殲殲凶類，重華召艾，聞以討寇方略，艾曰：昔耿弇不欲以賊寇君父，黃權願以萬人當寇，乞假臣兵七千，爲殿下吞王楙，麻秋等，重華大悅，以艾爲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引師出，振武，夜有二鳥鳴於牙中，艾曰：鳥遠也。六博得身者，勝今身鳴牙中，則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二百九十五，重華封艾爲福祿伯，善待之，諸糧貴器其寶，共毀譖之，乃出爲酒泉太守，季龍又命麻秋進陷大夏，大夏護軍梁式，執太守宋晏，以城應秋，秋遣安以書誘致苑成，都尉宋矩，宋矩至，謂秋曰：辭父事君，當立功，功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肯主，覆宗偷生於世，於是先殺妻子，自刺而死，秋曰：護士也，命吏人非之，重華嘉其誠節，賜振威將軍，此亦見御覽四，是月，有司議遣司兵趙長，迎秋西郊，謝艾以春秋之義，國有大喪，省蒐狩之禮，宜待踰年，別駕從事索遐，議曰：禮天子崩，諸侯薨，未殯，五祀不行，既殯而行之，魯宣公三年，天王崩，不廢郊祀，今聖上統承大位，百按惟新，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立秋萬物將成，穀氣之始，其於王事，杖屨將衆，登鼓禮神，所以討逆除暴，成功濟務，寧宗廟，社稷，致天下之福，不可廢也，重華從之。

丁未 永樂元年，晉永和三年，麻秋進攻枹罕，晉陽太守卞卬，以城大難守，宜棄外城，武威太守張俊曰：乘外城則大事去矣，不可以動衆心，寧或校尉張瓌從之，固守大城，秋率衆八萬，圍斷數重，雲梯電一作車地突百道，皆通於內，城中亦起雲梯，擲車，穿地以應之，殺傷秋衆已數萬，以上亦見御覽，季龍復遣其將劉渾等，率步騎二萬會之，卞卬懼言之不從，教軍士李嘉，與秋通，引賊千餘人，上城西北隅，據使宋修，張弘，辛抱，郭普，距之，短兵接戰，斬二百餘人，賊乃退，張魏，李嘉，以狗，燒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謂諸將曰：我用兵於五都之間，攻城略地，往無不捷，及登秦隴，謂有征無戰，豈悟南虜仇池，破軍殺將，築城長，最，匹馬不歸，及攻此城，傷兵挫銳，殆天所贊，非人力也，季龍聞而歎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真所謂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重華以謝艾爲使持節，軍師將軍，率步騎三萬，進軍臨洮，秋以三萬衆距之，艾乘輅車，冠白帽，鳴鼓而行，秋遙視而怒曰：艾年少，少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精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左戰，帥李偉，勳，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踰胡床，指麾處分，賊以爲伏兵發也，懼不敢進，艾又遣將張珣，從左南緣河而戰，其後，秋軍乃退，艾乘勝追擊，遂大敗之，斬秋將杜勳，汲滂，傅斬一萬三千級，秋匹馬奔大夏，此段亦見御覽，重華論功，以謝艾是太府左長史，進封祿祿縣伯，邑五千戶，帛八千匹，麻秋又據枹罕，有衆十二萬，進屯河內，遣王擢，略地，竹與廣武，越洪池嶺，至於曲柳，姑賊大震，重華議欲親出

距之，謝艾固諫，以爲不可，別駕從事索遐，進曰：賊衆甚盛，漸逼京畿，若者，國之鎮也，不可以親動，左長史謝艾，文武兼資，國之方邵，宜委以推轂之任，殿下居中作鎮，授以算略，小賊不足平也，重華納之，於是艾爲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行衛將軍，退爲軍正，將軍率步騎二萬，距之，艾建牙旗，盟將士，有西北風，吹旌旗東南，指退曰：風爲號令，今能令旗指之，天所贊也，破之必矣，軍次神烏，王擢與前鋒戰，遂還河，南，艾還討叛虜，斯竹，其萬餘，破之，斬首千餘級，俘擒二千八百，獲牛羊十餘萬頭。

庚申 永樂二年，重華自以運籌勳，頗意政事，希接賓客，司直索遐，諫曰：殿下承四聖之基，當昇平之會，荷當今之任，憂勞士之塗炭，宜躬親萬機，開延英，又夙夜乾乾，勉之庶政，自頃內外騷然，皆云去賊投誠者，應即撫慰，而彌日不接，國老朝賢，當虛己引納，詢訪政事，比多經旬積，不留意接之，文奏入內，歷月不省，廢替見務，注情於其奕之間，繡絳左右小臣之娛，不存將相遠大之謀，至使親臣不言，朝吏杜口，恐臣所以趨墮，忘疑與食也，今王室如燬，百姓倒懸，正是殿下銜膽茹辛，厲心之日，深願垂心朝政，延納直言，周爰五美，以成六德，稍彼近習，彌塞外聲，修政聽朝，使下觀而化，重華覽之大悅，優文答謝，然不之改也。

己酉 永樂三年，永和五年，九月，晉遣使者侍御史索遐，拜重華侍中，大都督，領右諸軍事，大將軍，涼州刺史，領護羌校尉，假節，西平公，重華以位號未稱，怒不受詔，羣寮上重華爲丞相，涼王，雍秦涼三州牧。

庚戌 永樂四年，重華好與羣小游戲，屢出錢帛，以賜左右，從事士一作微，索振諫曰：先王寢不安席，志平天下，故繕甲兵，積資實大業，未就，懷恨九泉，殿下遭巨寇於諒闇之中，賴重餌以挫敵，今遺墟尙廣，倉帑虛竭，金帛之費，所宜慎之，昔世祖即位，躬親萬機，章奏詣闕，報不終日，故能隆中興之業，定萬世之功，今章奏停滯，動經時月，下情不得上達，哀窮困於困圍，蓋非明王之事，臣竊未安，重華善之，此段見御覽，依原本移此。

辛亥 永樂五年，永和七年，重華燕羣寮於閨庭，講論經義，顧問索綏曰：孔子婦，誰家女，老聃父子爲何，四皓既安太子，住乎還山乎，綏曰：孔子婦，姓官氏女，聃父名乾，字元采，胎則無耳，一目不明，孤單年七十二，無妻，與鄰人益壽氏，老女野合，懷胎八十年，乃生老子，四皓還否，臣所未悉，重華曰：卿不知乎，四皓死於長安，有四皓家，爲不還山也，是時石季龍西中郎將王擢，屯結隴上，爲苻雄所破，奔重華，重華厚寵之，以爲征虜將軍，秦州刺史，假節。

壬子 永樂六年，使張弘，宗愨，率步騎萬五千，配糧伐苻健，健遣苻碩，禦之，戰於龍象，擢等大敗，單騎而還，弘愨皆沒，重華痛之，素服爲喪，亡吏士舉哀號慟，各遣弔問其家，復授糧兵，使攻秦州，烈之，遣使上疏曰：季龍自弊，遺墟游魂，取亂侮亡，覆機則發，臣今遣前鋒都督裴俊，步騎七萬，遙出隴上，以俟，願朝林然之威，山東騷擾，不足厝懷，長安唇腹，宜速平蕩，臣守任西荒，山川悠遠，大督六軍，不及聽受之末，猛虎鷹揚，不豫告成之次，瞻雲望日，孤憤義傷，彈劍慷慨，中情纏結，於是康獻皇后，詔報，遣使進重華爲涼州牧，是

時御史俞歸至涼州。重華方謀為涼王，不肖受詔，使親信人沈猛謂歸曰：「我家主公奕世忠於晉室，而不
如鮮卑矣。益加慕容號，燕王今甫授州主大將軍，何以加勳有功忠義之臣乎？明臺今且移河右，其勳州
主為涼王，大夫出使，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歸對曰：「王者之制，異姓不得稱王，九州之內，重爵不得過公。漢
高一時，王異姓，皆皆誅滅，蓋權時之宜，非舊體也。故王陵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伐之。」至於戎狄，不從此
例。春秋時，吳楚稱王，而諸侯不以為非者，蓋蠻夷畜之也。假令齊魯稱王，諸侯豈不伐之？故聖上以貴公
忠賢，是以爵以上公，位以方伯。鮮卑北狄，豈足為比哉？子失問也。且吾又聞之，有殊勳絕世者，亦有不世
之賞。若今使以貴公為王者，設貴公以河右之衆，南平巴蜀，東掃趙魏，修復舊都，以迎天子，天子復以何
爵何位，可以加賞？幸三思之，猛具宣歸言。重華遂止，後將受詔，未及而卒。

癸丑 永樂七年，永和九年十月，重華寢疾，臨春坊遣左長史馬岷策拜子靈曜為世子。大赦境內。十一月，薨
於平章殿。年二十七。七當作十一年葬顯陵。私諡曰昭公。後改曰桓公。穆帝賜諡曰敬烈。張
祚僧號追諡桓王。廟號世祖。子靈曜一作曜嗣。

張靈曜

靈曜，字元舒，年十歲嗣事。稱大司馬校尉刺史西平公。伯父長寧侯祚，性傾巧，善承內外，初與重華寵臣
趙長、尉緝等結異姓兄弟，長等矯稱重華遺令，以祚為持節督中外諸軍、撫軍、將軍、輔政。長等議以靈曜
沖幼，時難未滅，宜立長君。祚先蒸重華母馬氏，馬氏遂從緝議，命廢靈曜為涼寧侯，而立祚。祚尋使楊秋
胡客靈曜於東苑，埋之於沙坑，私諡曰哀公。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七十二

前涼錄六

張祚

張祚，字太伯，駿之長庶子。博學雄武，有政治之才。駿之二十一年，拜延興太守，封長寧侯。重華薨，子靈曜
嗣。七年十一月，右長史趙長等矯稱遺令，以祚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撫軍大將軍、輔政。十二月，趙
長等議以靈曜沖幼，世難未滅，宜立長君。廢靈曜為寧侯，立祚為大都督、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涼公。
淫暴不道，又通重華妻裴氏，自開內腰委及駭，重華未嫁子女，無不暴亂。國人相目，咸賦離矣之詩。
甲寅 和平元年，永和十年祚納尉緝、趙長等議，僭即王位。一作僭稱於謙光殿，立宗廟，舞八佾，置百官。下書曰：

昔金行失馭，戎狄亂華。胡羯馬羌，咸懷竊據。我武公以神武撥亂，保寧西夏。貪款勤王，旬朔不絕。四祖承
光，忠誠彌著。往受晉禪，天下所知。謙沖遜讓，四十年於茲矣。今中原喪亂，華裔無主。羣后僉以九州之望，
無所依歸。神祇激濟，罔所憑依。逼孤攝行大統，以一四海之心。辭不獲已，勉從羣議。待捕獲二京，蕩清周
魏，然後迎帝舊都。謝罪天闕，思與兆庶同茲更始。改建興四十二年為和平元年。敕殊死，賜綵綵帛，加文

剔刀稍出刃。從天錫入。值於門下。肅所之不中。自駒繼之。又不剋。二人與天錫俱入禁中。得逸走。因率甲士三百餘人。反攻禁門。天錫上屋大呼。謂將士曰。張既因逆。所行無道。諸宋何罪。誅滅之。傾覆國家。肆亂社稷。我不惜死。實懼大人。廢祀事。不獲已。故耳。我家門戶事。而將士豈可以干戈見向。今之所取。豈身而已。天地有靈。吾不食言。遂乘間之。悉散走。遂以劍自刎而死。於是悉誅舊黨。天錫以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輔政。玄靖年。既幼沖。性又仁弱。天錫既剋。專掌朝政。改建興四十九年。奉升平之號。

千戊 七年。晉安隆。

癸亥 八年。晉安隆。駿妻馬氏卒。玄靖以其庶母郭氏為太妃。郭氏以天錫專政。與大臣張欽等謀討之。事泄。欽等伏法。右將軍劉肅。一作濟南。故。等議。以肅多難。務殷。須立長君。勸天錫自立。閏月。天錫率衆入禁門。肅造等夜害玄靖。宣言暴喪。時年十四。在位九年。葬平陵。私諡曰沖公。一作。孝武帝賜諡曰敬悼公。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七十三

前涼錄七

張天錫

張天錫。字純嘏。駿之少子也。少名稠。活。初字公純。入朝。人從其三字。因自改焉。母曰劉美人。玄靖八年即位。年十八。調於太廟。母劉氏為太后。自號大將軍。校尉涼州牧。西平公。遣司馬綸。率章。請命。并送御史。齎歸還京師。

甲子 天錫元年。四月。奏遣鴻臚。回國。拜天錫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

乙丑 二年。晉安隆。天錫元日。與嬖嬖。既不受。拜朝賀。又不朝於永訓宮。從事郎中張憲。一作。與權切。諫。不納。此節依前錄四百。

丙寅 三年。大和元。姑臧北山楊樹。生松葉。西苑。鹿生角。東苑。銅佛生毛。四月。延興地。震。陷。裂。水出。上三。見前錄八百。天錫避正殿。引咎責躬。詔以天錫為大將軍。大都督。督關中。諸軍事。護光。校尉。涼州刺史。西平公。天錫數宴園池。政事頗廢。遊離。將軍。校尉。酒。案。商。上。疏。極。諫。天錫答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

朝榮則敬才秀之士。既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視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暨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颶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庶無遺漏矣。美廉岐自稱益州刺史。率略陽四千家。背苻堅。就李儼。

丁卯 四年。天錫自往討之。以別駕楊通為監前鋒軍事。前將軍。趣金城。督與和常。據為使持節。征東將軍。向左南。游擊將軍。張統。出白土。天錫自率三萬人。次倉松。伐儼。儼大敗。入城固守。遣子純。求救於苻堅。堅使其將王猛。救之。天錫敗。殺死者十三。天錫乃還。

戊辰 五年。

己巳 六年。立子大懷為世子。

庚午 七年。首遣使拜關中諸軍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

辛未 八年。咸安元。郡國火。燃於流中。三十所。自天錫之嗣事也。連年地震。山崩。水泉湧出。柳化為松。火生泥中。而天錫荒於聲色。不恤政事。初。安定。梁。煇。燧。劉。並。以。門。背。總。角。與。天。錫。友。昵。張。甚。之。誅。肅。景。有勳。天錫深德之。賜姓張氏。又改其子以為己子。天錫諸子皆以大為字。故景曰大奕。肅曰大誠。景肅等俱參政事。人情怨懼。從弟從事中郎。苻堅。切。諫。不納。時苻堅強盛。復有并兼之規。每攻之。兵無事歲。天錫大懼。乃立桓。性。率。興。軍。將軍。張。事。中。聖。將軍。馬。丙。等。遙。與。晉。三。公。盟。誓。獻。書。大。司。馬。桓。溫。剋。其。年。夏。晉。同。大舉。都會上邽。道從事中郎。韓。奮。節。將軍。康。妙。率。表。於。晉。并。送。盟。文。博。有。口。才。溫。甚。稱。之。嘗。大。會。溫。使。司馬。刁。彝。朝。之。彝。謂。博。曰。君。是。韓。盧。後。邪。博。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焉。他。自。姓。刁。那。得韓。盧。後。邪。博。曰。明。公。脫。未。之。思。短。尾。者。則。為。刁。也。一。坐。推。歎。焉。時。少。府。長。史。紀。瑞。上。疏。論。時。政。曰。臣。聞。東野。善。取。而。敗。其。烈。秦。氏。富。強。而。覆。其。國。馬。力。已。盡。求。之。弗。休。人。既。勞。竭。役。之。無。已。故。也。造。父。之。御。不。盡。其馬。虞。舜。之。治。不。窮。其。人。故。造。父。無。失。御。虞。舜。無。失。人。此。後。錄。前。錄。六百。

壬申 九年。晉安隆。天錫母劉氏卒。時備禮徵處士郭瑀。瑀字元瑜。煇煌人也。少有超俗之操。東游張掖。師事郭荷。盡傳其業。精通經義。雅辯談論。多才藝。善屬文。荷卒。瑀以為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不服重。蓋聖人謙也。遂服斬衰。歷三年。禮畢。隱於臨松之雅谷。鑿石窟而居。服相質。以輕身。作春秋墨說。孝經錯緯。弟子著錄千餘人。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玄纒。備禮徵之。遣瑀書曰。先生猶光九皋。懷真獨遠。心與至境。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者乎。孤承承時運。負荷大業。思與賢明。同贊帝道。昔傳說龍翔殷朝。尚父鷹揚周室。孔聖車不停軌。墨子烈不俟日。皆以黔首之福。不可以不救。君不獨立。道山人弘。故也。況今九服分為狄場。二都盡為戎穴。天子俯臨江東。名教淪於左衽。創毒之甚。開闢未開。先生懷濟世之才。坐觀而不救。其於仁智。孤竊疑焉。故遣使者。虛左授綬。鵠。一作。企。先生。乃。吞。下。國。公。明。至。山。瑀。指。鴻。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遂。深。逃。絕。迹。公。明。拘。其。門。人。瑀。歎。曰。吾。逃

敵非逃罪也。豈得隱居行義。害及門人。乃出而就徵。及至姑城。值天錫母卒。瑛括髮入弔。三踊而出。還於南山。及天錫滅。苻堅又以安車徵。定禮儀。會父喪而止。太守辛章遣書生三百人。就受業焉。苻氏末。天錫子大豫起兵。王德繼之。遣使招。

癸酉 十年。苻堅遣使持節鎮西將軍高昌郡公立。嬖一作子大豫為世子。豫母焦氏為左夫人。七月大水。地震。西平五十日。中地十動。土樓崩。天錫疾。美人閼姬。薛姬皆自殺。二姬國色。並不知何許人也。有殊寵於天錫。天錫疑疾。謂之曰。汝二人將何以報我。我死之後。豈可更為人妻乎。皆曰。君若不諱。妾請效死於前。供灑掃於地下。誓無他志。及其疾篤。二姬皆自刎。十月。天錫疾瘳。大赦境內。追悼二姬。葬以夫人之禮。依後漢列女傳。校補。

甲戌 十一年。有赤風昏闇。依後漢八十七卷。十六引補。

乙亥 十二年。

丙子 十三年。晉太元元年。五月。苻堅遣武衛將軍苟萇。毛當。梁熙。姚萇等。率衆十萬來伐。渡石城津。天錫集議。中錄事唐苻曰。先公既有故事。徐思後變。此孫仲謀。屈伸之路也。衆以苻為老怯。咸曰。龍驤將軍馬達。精兵萬人。距之。必不敢進。廣武太守辛章。保城固守。章與苻相影。知正。西平相趙疑謀曰。馬達出於行陣。必不為用。則秦軍深入。吾相與率三郡精卒。斷其糧運。決一朝命矣。征東常據亦欲先擊姚萇。須天錫命。天錫率萬人。頓金昌城。馬達率萬人。逆襲等。因請降。兵人散走。常據。唐苻皆戰死。常據。字元球。檉煌人也。年十四。拜奉車都尉。從梁熙征隴右。與王擢遇於刑崗。相拒十餘日。據銜枚密擊。遂大破之。由是顯名。依後漢三十五卷。引補。

大懼。出城自戰。城內又反。天錫窘迫。納左長史馬芮之言。面縛降於萇等。東徙長安。初。天錫所居西昌門。及平章殿。無故而崩。旬日而國亡。即位凡十三年。自張軌以行。永寧元年。辛酉。歲牧涼州。至天錫敗亡之歲。歲在丙子。原誤。一作九。七十六年矣。苻堅先為天錫起宅。至則居之。拜歸義侯。北部尙書。遷右僕射。苻堅大敗於淝肥。時天錫為苻融征南司馬。於陣歸國。詔曰。昔孟明不替。終顯厥功。豈以一告而廢其才用。其以天錫為散騎常侍。左員外。又詔曰。故太尉西平公。張軌。著德遐域。世襲前勞。疆兵縱害。遂至失守。散騎常侍天錫。披逆登朝。先祀滄管。用增矜慨。可復天錫西平郡公。爵本封。俄拜金紫光祿大夫。天錫少有文才。流譽遠近。及歸朝。甚被恩遇。朝士以其國破身虜。多其毀之。會稽王世子。晉問其西土。此句武關之口。所出。何物為美。天錫應聲對曰。桑椹甘香。一作甜。鵝鴨革糶。乳酪。一作淨。養性。人無異。一作心。亦見御覽九百五十五。後形神骨瘦。雖處列位。不復被齒。遇隆安中。會稽世子元順用事。常延致之。以為戲弄。事加賦注二十五。後形神骨瘦。雖處列位。不復被齒。遇隆安中。會稽世子元順用事。常延致之。以為戲弄。以其家資。拜廬江太守。本官如故。桓玄時。徵招懷四遠。乃用天錫為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尋。年六十一。追贈鎮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諡悼公。

十六國春秋輯補 卷七十三 前漢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七十四

前涼錄八

郭荷

郭荷字承休。略陽人也。六世祖整。漢安順之世。公府八辟。公車五徵。皆不就。自整及荷。世以經學致位。荷明究羣籍。特善史書。不應州郡之命。張祚遣使者以安車東。徵為博士祭酒。使者迫而致之。及至。署太子友。荷上疏乞還。祚許之。道以安車蒲輪。送還張掖。東山年八十四卒。諡曰玄德先生。具詳書禮通鑑。

宋纖

宋纖字令艾。燉煌效穀人也。少有遠操。沈靖不與世交。隱居於酒泉南山。明究經緯。弟子守業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惟與陰顯。齊好。友。張祚時。太守楊宣。盡其象於閣上。出入視之。以上亦見御覽四百七十四。作頌曰。為枕何石。為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高尚之士也。其威儀。鳴鑼鼓。造焉。織高樓重閣。距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視。吾而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蒼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纖注論語。及為詩。

頌數萬言年八十篤學不倦張祚後遣使者張興備禮徵為太子友與通論甚切纖咄然歎曰德非莊生才非干木何敢稽仰明命遂隨與至姑賦祚遣其太子太和以執友禮遣之繼稱疾不見贈遺一皆不受尋遷太子太傅頃之上疏曰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沒素有道屬屬諸知識在山投山臨水投水處深處形在人親土聲聞書疏勿告我家今當命終乞如素願遂不食而卒時年八十二諡曰玄虛先生見晉書

范騰

范騰一作騰字無忌煥煌人也舉孝廉除郎中尉天下兵亂去官還鄉里太守張闔遣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所受四百二十五歎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柴門灌園琴書自適張軌敬一作騰之為府司馬騰曰門一杜其可開乎固辭病兩月餘而卒見晉書

范昭

范昭字嗣先煥煌人辟州主簿志在理枉申滯人有於夜中報昭以黃金者昭責而遣之御覽八百十

辛琳

辛琳弟理琳弟理美姿貌駿欲奪其妻以寡妹妻之理刺鼻自誓琳大怒徒理煥煌遂以憂死御覽三百七十九

張世度

張世度煥煌人幼以孝讓著稱遊學京師遇中州大疫鄉人宗族死於京師數十人世度年十六收恤殮葬識者嘉之御覽四百二十

索襲

索襲字偉祖煥煌人也虛靖好學不應州郡之命舉孝廉方正賢良方正皆以疾辭游思於陰陽之術天文地理十餘篇多所啓發不與當世交通或獨語獨笑或長歎涕泣或請問不言張茂時煥煌太守陰濛奇而造焉經日忘反出而歎曰索先生頌德名儒真可以濟大義濛欲行鄉射之禮請襲為三老曰今四表輯寧將行鄉射之禮先生年若望重道冠一時養老之義實繁儒賢既樹非梧桐而希鸞鳳降靈謝曹公而冀蓋公枉駕誠非所謂也然夫子至聖有召赴焉孟軻大德無聘不至蓋欲弘闡大猷敷明道化故也今之相屈尊道崇教非有爵位意者或可然乎會病卒時年七十九濛素服會葬贈錢二萬濛曰世人之所有除者富貴也目之所好者五色也耳之所玩者五音也而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恍惚之際策重玄於衆妙之內宅不彌畝而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願茂以過也乃謚曰玄居先生見晉書

索賦

十六國春秋補 卷七十四 前漢

索賦字叔微煥煌人也少遊京師受業太學博綜經籍遂為通儒明陰陽天文善術數占候一作司徒除郎中知中國將亂避世而歸鄉人從賦占問吉凶門中如市賦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己無為多事多事多患遂說言虛說無驗乃止惟以占夢為無悔吝者乃不逆問者孝廉令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賦曰冰上為陽冰下為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道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上與冰下人語為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為人作媒冰泮而婚成策曰老夫者矣不為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為子求鄉人張公徵女仲春而成婚焉田豹一作郡主簿張宅夢走馬上山還纔舍三周但見松柏不知門處賦曰馬馬離離為火火禍也人上山為凶字但見松柏墓門象也不知門處為無門也三周三期也後三年必有大禍宅果以謀反伏誅以上亦見御覽索充初夢天上有二棺落充前賦曰棺者職也當有京師貴人舉君二官者頻再還俄而司徒王戎書屬太守使舉充太守先署充功曹而舉孝廉充後夢見一虜脫上衣來詣充賦曰虜去上半下男字夾秋陰類君婦當生男終如其言宋橋夢內中有一人若赤衣橋手把兩杖極打之賦曰內中有人肉字也肉赤色也兩杖箸象也極打者飽肉食也俄而亦驗焉馬與平三字一作黃問賦曰我昨夜夢舍中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此何祥也賦曰馬者火也舞為火起向馬拍手者救火人也平未歸而火作此節亦見御覽索綏夢東有二角背語綏大角朽敗小角有題章義角佩一在前一在後賦曰大角朽敗腐棺木小角有題題所詣一在前一在後後背也當有凶背之間時綏父在東三日而凶問至那功曹張遷嘗奉使督州夜夢狼啖一脚賦曰脚肉被啖為卻字會東虜反遂不行張斌嘗舉孝廉夢豎竿中天賦曰此未字也城果停凡所占夢莫不中驗上二節亦見御覽太守陰濛從求占書賦曰昔人太學因一父老為主人其人無所不知又匿姓名有似隱者賦因從父老問占夢之術濛測而說實無書也濛命為西園祭酒賦辭曰少無山林之操游學京師交結時賢希中郎裁會中國不踏欲資志終年老亦至矣不求聞達又少不習勤勞無吏幹濛汜之年弗敢聞命濛以東出禮之月致羊酒年七十五卒於家見晉書

以壽終。見晉書。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七十五

前錄涼八

張斌

張斌字洪茂。燉煌人也。作蒲萄酒賦。文致甚美。御覽九百七十二。

李弁

李弁字子完。隴西狄道人也。弁本名良。又妻姓梁。張駿戲之曰。卿名良。妻姓梁。夫妻相同。稱子孫將何以目其舅氏。昔耿弁以少年立功立事。吾今賴卿。有同於耿氏。乃賜名曰弁。御覽三百六十二。

祈嘉

祈嘉字孔資。酒泉人也。少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忽窗中有聲呼曰。祈孔資。祈孔資。隱去來。隱去來。修飾人世甚苦不可語。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崖。且而逃去。西至燉煌。依學官誦書。貧無衣食。為書生都養。以自給。遂博通經傳。精究大義。西游海濱。教授門生百餘人。張重華徵為儒林祭酒。性和裕。教授不倦。依孝經作二九神經。在朝卿士郡縣守令彭和正等。受業獨拜牀下者二千餘人。天錫謂為先生而不名之。竟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七十六

蜀錄

李壽

李壽字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廩君之苗裔也。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其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於赤穴者。名曰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曰曠曠。曠引。氏。樊氏。柏氏。鄭氏。五姓俱出。皆爭為神。於是相與以劍刺穴。屋能著者。以為廩君。四姓莫著。而務相之劍懸焉。又以土為船。離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存者。以為廩君。務相船又獨浮。於是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當夷水而下。至於鹽陽。鹽陽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我當為君。求原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廩君宿。且輒去為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遮昏。廩君欲殺之。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日。廩君乃以青練遺鹽神。曰。嬰此即宜之。與汝俱生。弗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君立碣石之上。望廩君青練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羣神與俱飛者皆去。天乃開朗。廩君復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山泉水亦曲。廩君望如穴狀。歎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即為崩。廣三丈餘。而階陛

相乘。虞君登之岸上有平石方一丈長五尺，履君休其上，投策計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種類遂繁，秦并天下，以為黔中郡，薄賦其人。然之。口歲出錢四十，巴人謂賦為資，因謂之資人焉。及漢高祖為漢王，始募資人平定三秦，既而不顧出關求還鄉里，高祖以其功，復同豐沛，不供賦稅，更名其地為巴郡。上有鹽鐵丹漆之饒，一作民用，故一作阜，俗性剽勇，又善歌舞，高祖愛其舞，詔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漢末張魯居漢中，以鬼道教百姓，資人敬信巫覡，多往奉之。值天下大亂，自巴西之宕渠，遷於漢中楊車坂，抄掠百姓，思之，號為楊車巴。其後繁昌，分為數十姓，及魏武克漢中，特祖父虎，將五百餘家歸魏。魏武帝嘉之，遷於略陽，拜虎等為將軍，徙內者亦萬餘家，散居隴右諸郡及三輔弘農，所在北土復號之為巴。虎子慕，為東羌獵將，慕生有五子，輔、特、序、流、驥，特少仕州郡，見異當時，身長八尺，雄武善騎射，沈毅有大度。元康中，氐齊萬年反，關西擾亂，天水略陽扶風始平諸郡皆被兵寇，氐類歲大饑，百姓乃流移就穀，相與入漢川者數萬家，特隨流人入於蜀，至劍閣，箕踞太息，顧盼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面縛於人，豈非庸才邪？同移者閻式、趙商、李遠，任回等咸歎異之。初，流人既至漢中，中書求資食巴蜀，朝議不許，遣侍御史李苾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入劍閣，必至漢中，受流人貨賂，反為表曰：流人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振贖，東下荊州，水滯迅險，又無舟楫，蜀有？諸人復豐稔，宜令就食，朝廷從之。由是散在益梁，不可禁止。永康元年，詔徵益州刺史趙廣為大長秋，以成都內史耿舉代廣，舉遂謀叛，藉有劉氏割據之志，乃傾倉庫，振施流人，以收衆心，特之黨類，皆巴西人，與廣同郡，多勇壯，廣厚遇之，以為爪牙，故特等聚衆，專為寇盜，蜀人患之，嚴密上表，以為流人剛剽，而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制，必為亂階，宜使移還其本土，若致之險地，將恐秦雍之禍，萃於梁益，必貽聖朝西顧之憂。廣聞而惡之，時益州文武千餘人，已往迎，廣遂乘車入州，廣遣衆逆，戰於西門，勝敗未定，廣獲殺之。廣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特弟序與兄弟及妹夫李含，任回，上官愔，扶風李攀，始平費佗，氏符成，隗伯等，以四千騎歸廣，廣以序為威寇將軍，使斷北道，序素東羌之良將，曉兵法，不用麾幟，舉矛為行伍，斬部下不用命者三人，部陣肅然，嚴其齊整，欲殺之而未言，長史杜淑，司馬張繁言於廣曰：傳云：五大不在邊，將軍起兵始爾，使遣李序，握強兵於外，恐竊惑焉，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倒戈授人，竊以為不可，願將軍圖之。廣欲答曰：卿言正當，吾意可謂起于者，此天使卿等成吾事也。會序在門請見，廣大悅，引序見之，序欲觀廣意旨，再拜進曰：今中國大亂，無復綱維，督室當不可復興也，明公道格天地，德被區宇，湯武之事，實在於今，宜應天時，順人心，拯百姓於塗炭，使物情知所歸，則天下可定，非但庸蜀而已。廣怒曰：此豈人臣所宜言，令汝等議之，於是淑等上序大逆不道，廣乃殺之，及其子姪宗族三十餘人，廣慮特等為難，遣人諭之曰：序非所宜言，罪應至死，不及兄弟，以序尸還特，復以特兄弟為督將，以安其衆，牙門將許允，求為巴東監軍，杜淑張繁固執不許，忿怒於廣閣下手刃殺淑，繁左右又殺允，皆廣腹心也。特兄弟既以怨廣，引兵歸綿竹，廣

十六國春秋補 卷七十六 蜀

五三五

恐朝廷討己，遣長史費遠，健為太守李苾，督護常後，督萬餘人斷北道，次綿竹之石亭，特密收合得七千餘人，夜襲遠軍，遠軍大潰，因放火燒之，死者十八九，進攻成都，廣聞兵至，驚懼不知所為，李苾、張微等夜斬關走出，文武盡散，廣獨與妻子乘小船，走至廣都，為其下人朱竺所殺，特至成都，縱兵大掠，害西夷，詭軍要殺，殺長史袁治，及廣所置守長，遣其牙門王角，李苾詣洛陽，陳廣之罪狀，先是梁州刺史羅尚聞廣叛，上表稱廣非雄才，又蜀人不願為亂，事終無成，願欲征之，惠帝遣尚為平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督牙門王敦，上庸都尉譙歆，蜀郡太守徐儉，廣漢太守辛冉等凡七千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其弟驥於道，并買貨物，尚甚悅，以驥為騎督，特及弟流復以牛酒餉尚於綿竹，王敦、辛冉並說尚曰：特等流人，專為盜賊，急宜舉除，可因會斬之，尚不納，冉先與特有舊，因謂特曰：汝人相逢，不吉當凶矣，特深自猜懼，尋有符下秦雍州，凡流人入漢川者，皆下所在召還，特兄輔，素留鄉里，託言迎家，既至蜀，謂特曰：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以為然，乃有雄據巴蜀之意，朝廷以討趙廣功，拜特宣威將軍，封長樂鄉侯，流為奮威將軍，武陽侯，掘書下益州，條列六郡流人，與特協同討廣者，將加封賞，會辛冉以非次見徵，不願應召，又欲以滅廣為己功，乃疑朝命，不以質上，衆咸怨之，羅尚遣從事催遣流人，限七月上道，辛冉性貪暴，欲殺流人，首領取其資貨，乃移檄發遣，又令梓潼太守張演，於諸要施關，搜索資貨，特等固請求至秋收，流人布在梁益，為入備力，及聞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為，又知特兄弟頻請求停，皆感而特之，且水雨將降，年穀未登，流人無以為行資，遂相其詣特，特乃結大營於綿竹，以處流人，移冉求自寬，冉大怒，道人分勝通，購募特兄弟，許以重賞，特見大懼，悉取以歸，與驥改其購云，能送六郡之粟，李任，閻、趙、楊、上官、及氏、隗、侯、王，一皆賞百匹，流人既不樂移，咸往歸特，驛馬屬，同聲雲集，旬月間，衆過二萬，流亦聚衆數千，特乃分為二營，特居北營，流居東營，特遣閻式詣羅尚求申期，式既至，見冉營相衝要，謀掠流人，歎曰：無寇而城，難必保焉，今而迷之，亂將作矣，又知冉及李苾，意不可過，乃辭尚還綿竹，尚謂式曰：子且以吾意告諸流人，今聽寬矣，式曰：明公惑於奸說，恐無寬理，弱而不可輕者，百姓也，今促之不以理，衆難犯，恐為禍不淺，尚曰：然吾不欺子，子其行矣，式至綿竹，言於特曰：尚雖云爾，然未可必信也，何者，尚威利不立，冉等各擁強兵，一旦為變，亦非尚所能制，深宜為備，特納之，苾、苾相與謀曰：羅侯貪而無斷，日復一日，流人得展奸計，李特兄弟，並有雄才，吾屬將為野子虜矣，宜為決計，不足復問之，乃遣廣漢都尉甘元，牙門張顯，劉並等，潛率步騎三萬襲特營，羅尚聞之，亦遣督護田佐助元，特素知之，乃繕甲厲兵，戒嚴以待之，元等至，特安臥不動，待其衆半入，發伏擊之，殺傷者甚衆，害田佐、甘元、張顯，傳首以示尚，尚謂諸將曰：此虜成去矣，而廣漢不用吾言，以張賊勢，今將若之，於是六郡流人，推特為主，特命六郡民，部曲督李含，上郡令任斌，始昌令閻式，諫議大夫李樂，陳倉令李武，陰平令李遠，將兵都尉楊俊等，上書，請依秦統本寶融故事，冬十月，六郡流人，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其弟流，行鎮東將軍，弟驥

十六國春秋補 卷七十六 蜀

五三七

驍騎將軍少子雄為前將軍以相統領於是進兵攻丹於廣漢丹棄出戰特每破之尙遣李恭及費連率衆救丹特不敢進拜丹力既窮出奔江陽特入據廣漢以李超為太守進兵攻尙於成都開武道尙言責其信用議欲討流人又陳特兄弟立功王室尙覽書知特等將有大志嬰城固守求救於梁寧二州於是特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一依資融在河西故事兄輔為驍騎將軍弟驤為驍騎將軍長子始為武威將軍次子蕩為鎮軍將軍少子雄為前將軍李合為西夷校尉合子國離任回李恭上官品李崇費佗等為將帥任咸上官惇楊褒楊珪王遂趙放等為爪牙李遠李博夕斌嚴禮上官琦李濤王懷等為僚屬閻式為謀主何巨趙肅為腹心時維尙貪殘為百姓患而特與蜀人約法三章施捨振貸禮賢拔擢軍政肅然百姓為之語曰李特尙可羅尙殺我尙類為特所敗乃阻長圍緣水作營自都安至犍為七百里與特相距河間王顯遣督護衛博廣漢太守張微討特南夷校尉李毅又遣兵五千助尙尙遣督護張龜軍繁城三道攻特特命蕩雄襲博特躬擊張龜龜衆大敗蕩又與博接戰連日博亦敗績死者大半蕩追博至漢德博走復明蕩進寇巴西巴西郡丞毛植五官襄珍以郡降蕩蕩撫恤初附百姓安之蕩進攻葭萌博又遠遁其衆盡降於蕩

初元年大安二年特自稱一一作都下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大將軍大都督改元為建初元年大安二年特自稱一一作都下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大將軍大都督改元為建初元年大赦其境內於是進攻張微微依高嶺險與特相持連日時特與蕩分爲二營微候特營空虛步兵循山攻之特逆戰不利山險窘迫衆不知所爲羅華任道皆勸引退特量蕩必來故不許微衆至稍多山道至狹唯可一二人行蕩軍不得前謂其司馬王辛曰父在深寇之中是我死日也乃衣重鎧持長矛大呼直前推鋒必死殺十餘人微衆來相救蕩軍皆殲死戰微軍遂潰特議欲釋微還涪蕩與王辛進曰微軍連戰士卒傷殘智勇俱竭宜因其蹙遂擒之若舍而寬之微養病收亡餘衆更合圖之未易也特從之復進攻微微潰圍而走特遣蕩將水陸追之遂害微生擒微子存以微喪還之以蕩領爲德陽太守領略地至巴郡之墊江此段亦見御覽三百三十四通典六百三十三特之攻張微也使弟驤與李崇任回李恭屯軍毗橋以備維尙尙遣軍挑戰驤等破之尙又遣數千人出戰驤又陷破之大獲器甲攻燒其門流進次成都之北尙遣將張與偽降於驤以觀虛實時驤軍不過二千人與夜歸尙尙遣精勇萬人衝救隨與夜襲驤營李崇逆戰驤及將士奔於流柵以上亦見御覽三百五十七與流并力進攻尙軍尙軍亂敗還者十二竹梁州刺史許維遣軍攻特特陷破之進擊尙尙水軍遂寇成都蜀郡太守徐儉以小城降特以李璿爲蜀郡太守以撫之羅尙據大城自守流進屯江西尙遣使求和是時蜀人危懼並結村保請命於特特遣人安撫之益州從事任明說尙曰載此亦作任明羅尙傳在後特旣凶逆侵暴百姓又分散人衆在諸村保驕意無備是天下亡之時也可告諸村密期日內外擊之破之必矣尙從之明先爲降特特開城中虛實曰米穀皆欲盡但有貨帛耳因求省家特許之明說諸村諸村悉聽命還報尙尙許如期出軍諸村亦許一時赴

會二月惠帝遣荊州刺史宋岱建平太守孫阜救尙阜已次德陽特遣蕩督李璿助任咸距阜尙遣大衆掩襲特營連戰二日衆少不敵特軍大敗收合餘卒引趣新繁尙軍引還特復追之轉戰三十餘里尙出大軍逆戰到官桑特軍敗績死之通鑑改其引御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尸傳首洛陽在位二年其子雄僭稱成都王追諡特景王及僭稱尊號追尊曰景皇帝廟號始祖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七十七

蜀錄二

李流

李流字玄通一作特第第四子也少好學便弓馬東羌校尉何攀稱流有資育之勇舉爲東羌校尉及避地益州刺史趙廣器異之歐之使摩合部衆也流亦招鄉里子弟得數千人岸爲歐所殺流從特安撫流人破常俊於綿竹平趙歐於成都晉朝論功拜奮威將軍封武陽侯特之承制也以流爲鎮東將軍居東營號爲東督護特常使流督銳衆與羅尙相持特之陷成都小城使六郡流人分口入城壯勇督領村堡流言於特曰殿下神武已剋小城然山數未集糧仗不多宜錄州郡大姓子弟以爲質任送付廣漢熟之二營收集猛銳嚴爲防衛又書與特司馬上官惇深陳納降若待敵之義特不納建初元年特旣見殺蜀人多叛流人大懼流與兒子蕩雄收遺衆還赤祖流保東營蕩雄保北營流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益州收時宋岱水軍三萬次於墊江前鋒孫阜破德陽獲特所置守將鄧頤太守任咸等退屯涪陵縣羅尙遣行羅常深軍毗橋牙門左氈黃何冲三道攻北營流身率蕩雄攻深欄剋之深士衆星散追至成都尙閉

門自守，游騎馬追擊，李國為太子，其餘非授各有差，追尊其曾祖虎曰巴郡桓王，公。祖慕隨西襄王，父特成都景王，母羅氏又勸流降，流將從之，雄與李驥逃，諫不納，流道子世及含子胡，質於阜軍，胡兄含子離，聞父欲降，自梓潼馳還，欲諫不及，退與雄謀，襲阜軍，曰：「若功成事濟，約與三年，迭為主，雄曰：『今計可定，二翁不從，將若之何？』」

離曰：「今當制之，若不可制，便行大事，難是君叔勢不得已，老父在君，夫復何言？雄大喜，乃攻向軍，向保大城，雄渡江，害汶山太守陳圖，遂入郫城，流移營據之三，蜀百姓，並保險結，城邑皆空，流野無所略，士衆饑困，涪陵范長生，率千餘家依青城山，向參軍涪陵徐章，求為汶山太守，欲要結長生等，與向犄角討流，尚不許，章怒之，求使江西，遂降於流，說長生等，使資糧，流軍糧，長生從之，故流軍復振，流素重雄，有長者之德，每云：「與吾家者，必此人也。」故諸子符奉之，九月，流疾篤，謂諸將曰：「驍騎高明仁愛，識量一作識多，奇，固足以濟大事，然前軍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於前軍，以為成都王也。」遂薨，時年五十六，諸將共立雄為主，雄潛稱尊號，追諡漢文王子龍嗣。

李雄

李雄，字仲簡，特第三子也，母羅氏，夢雙虹自門開，一虹中斷，既而生，後羅氏因汲水，忽然如寐，又夢大蛇繞其身，遂有孕，十四月而生，雄常言：「吾二子者，先亡在者，必大貴，以李流世卒，雄身長八尺三寸，美容貌，相工相之曰：『此君將貴，其相有四，目如重雲，鼻如龜龍，口方如器，耳如相，法為大貴，位過三公，不疑，雄少以烈氣聞，每周旋鄉里，識達之士，皆器重之，有劉化者，道術士也，每謂人曰：『關隴之士，皆當南移，李氏子中，惟仲簡有奇表，終為人主，特起兵於蜀，稱益州牧，收制，以雄鎮梓潼，又拜前將軍，流薨，雄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治郫城，一作郫城，雄向攻郫，驍被傷，李安救之，李安，字武龍，少養外家羅氏，元康八年，避地入蜀，從李特征伐，以勇烈聞，李驥引為帳下督，數有戰功，甚信愛之，向之遺醜，伯攻驍也，驍迎戰不利，被傷落馬，臥未能起，士衆皆散，唯安與任回在左右，伯從數千騎來，叱安曰：『羅武龍，吾所取有人，卿宜避我，安噴曰：『呵之曰：『吾不相與，因前馬刺之，伯遂還，而退，依御覽四百二，羅向遣將攻雄，雄擊走之，李驥攻雄，驍向運道，向軍大餒，攻之又急，遂留牙門，羅特一作驍，固守，向委城夜遁，特開門內，雄遂勉成都，於時，軍衆甚饑餓，乃率衆一作將，就穀於野，掘芋而食之，上數句亦見御覽，蜀人流散東下，江陽南陵七郡。

甲子 建興元年，雄以西山范長生，屢居穴處，求道養志之士，欲迎以為君，上五字見晉書，而臣之，長生固辭，曰：「推步大元，五行大會，甲子，祚鍾於李，非吾節也，雄乃深自摺損，不敢稱制，事無巨細，皆決於李，國，李離兄弟，國等事，雄備禮請，將固請，雄即位，以永興元年十月，雄即成都王，位於南郊，大赦其境內，建元為建興，除舊法，約法七章，以叔父驍為太傅，兄虎威始為太保，雄異母兄始子伯敬，為太保，善撫士衆，衆多歸之，時為之語曰：『欲養老，屈太保，依御覽三百，折衝李驍為太尉，建威李雲為司徒，冠軍李瑋為司空，材官

李國為太子，其餘非授各有差，追尊其曾祖虎曰巴郡桓王，公。祖慕隨西襄王，父特成都景王，母羅氏曰王太后。
乙丑 二年，晉水興，內黃，安平元年，晉光緒，三月，范長生自山西乘素輿詣成都，雄迎之於大門，執版延坐，長生請雄對坐，即拜丞相，尊曰范賢，長生勸雄稱尊號，夏六月，雄僭即帝位，二句亦見通鑑，大赦其境內，改元，國號大成，追尊父特為景帝，廟號始祖，母羅氏為太皇后，十月，加丞相范長生為天地太師之號，封西山侯，復其部曲，不豫軍征，租稅一入其家，雄時建國草創，素無法式，諸將恃恩，各爭班位，其尚書令閻式上疏曰：「夫為國制法，動尚仍舊，漢晉故事，惟太尉大司馬執兵，大傅太保，父兄之官，論道之職，司徒司空，掌五教九土之差，奏置丞相，總領萬機，漢武之末，越以大將軍統政令，國業初建，凡百未備，諸公大將，班位有差，降而競請，施置不與，故相應宜立制度，以為楷式，雄從之。」
丁卯 二年，晉水興，道李國，李雲等，率衆二萬寇漢中，梁州刺史張殷，奔於長安，國等陷南鄭，盡徙漢中人於蜀。

李雄

戊辰 三年，先是南土頻歲饑疫，死者十萬計，南夷校尉李毅，固守不降，雄誘建事夷使討之，毅病卒，城陷，殺壯士三千餘人，送婦女千口於成都。
己巳 四年，時李驍據梓潼，其部將羅梁，一作張金苟等，殺離及閻式，以梓潼歸於羅向，向遣其將向奮，屯安漢之宜福，以道雄，雄率衆攻奮，不克。
庚午 五年，時李國鎮巴西，其帳下文頌，又殺國，以巴西降向，雄乃引還，遣其將張寶，襲梓潼，陷之，會羅向卒，巴西亂，李驍一作李雲，攻進登於涪城，無救，援登固守不下，士卒皆燻鼠食之，一無叛者，此節見御覽三，李末，玉衡元年，晉水興，李驍攻涪，又陷之，執梓潼太守，遂乘勝進軍，討文頌，害之，雄大悅，赦其境內，改元曰玉衡，雄母羅氏卒，雄信巫覡之言，多有忌諱，至欲不葬，其司空趙肅，諫雄，乃從之，雄欲申三年之禮，羣臣固諫，雄弗許，李驍謂司空上官惇曰：「今方難未弭，吾欲固諫，不聽，主上移諒，聞君以為何如，惇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故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但漢魏以來，天下多難，宗廟至重，不可久曠，故釋縗，至哀而已，驍曰：『任回方至，此人決於行事，且上常難違其言，待其至，當與俱請，及回至，曠與回俱見，雄雖免冠流涕，固請公除，雄號泣不許，回跪而進曰：『今王業初建，凡百草創，一日無主，天下惶惶，昔武王素甲觀兵，管夷墨經從戎，豈所願哉，為天下屈己故也，願陛下割情從權，永隆天保，遂強扶雄起，釋服親政。』」

壬申 二年，是時南陽，一作漢嘉涪陵遠人繼至，雄於是下寬大之令，降附者皆假復除。
癸酉 三年，晉建興，元年，

甲戌 四年雄虛已愛人授用皆得其人益州遂定。

乙亥 玉衡五年晉建興三年正月偽立其妻任氏為皇后。

丙子 六年。

丁丑 七年晉建武元年。

戊寅 八年四月范長生卒以其子侍中賁為丞相長生善天文有術數民奉之如神。

己卯 九年晉太興元年。

庚辰 十年。

辛巳 十一年氏王楊難敵兄弟為劉曜所破奔葭萌遣子入質。

壬午 十二年晉水昌元年關西賊帥陳安又來附。

癸未 十三年晉明太寧元年遣李驥征越嶲太守李劍降驥進軍由小會攻寧州刺史王遜遜使其將姚岳悉眾距戰驥軍不利又遇霖雨驥引軍還爭濟激水士眾多死劍到成都雄待遇甚厚朝廷儀式喪紀之禮皆決於劍楊難敵之奔葭萌也雄安北李稚厚撫之縱其兄弟還武都難敵遂特險多為不法稚請討之雄遣中領軍拾及將軍樂次費他李乾等由白水橋攻下辨征東李壽督弟牙攻陰平難敵遣軍拒之壽不得進而拾稚長驅至武街難敵遣兵斷其歸道四面攻之獲拾稚死者數千人拾稚雄兄蕩之子也雄深悼之不食者數日言則流涕深自咎責焉。

甲申 十四年將立蕩子班為太子雄有子十餘人羣臣咸欲立雄所生確曰起兵之初舉手扞頭本不希帝王之業也值天下喪亂晉氏播蕩羣情義舉志濟塗炭而諸君遠見推選處王公之上本之基業功由先帝吾兄適統丕祚所歸侯懿明報殆天所命大事垂剋處於戎戰班委性仁孝好學夙成必為名器李驥與司徒王遠諫曰先王樹家適者所以防篡奪之萌不可不慎吳子捨其子而立其弟所以有專諸之禍宋宜不立與夷而立程公卒有宋督之變猶子之言豈若子也深願陛下思之雄不從竟立班驥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張駿遣使道雄勸去尊號稱藩於晉雄復書曰吾過為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於帝王也進思為晉室元功之臣退思共為守藩之將補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晉室陵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脫情在閭室有何已已知欲遠避楚漢尊崇義帝春秋之義於斯莫大驥重其言使聘相繼巴郡皆告急云有東軍雄曰吾嘗慮石勒跋扈侵逼琅邪以相耿耿不圖乃能舉兵使人欣然雄之雅量多如此類。

乙酉 十五年。
丙戌 十六年晉建興元年。
丁亥 十七年。

戊子 十八年。

己丑 十九年雄以中原喪亂乃頻遣使朝貢與晉穆帝分天下張駿領秦梁先是道傅穎假道於蜀通表京師雄弗許駿又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於蜀託以假道雄大悅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強何不自娛稱帝一方淳曰寡君以乃祖世濟忠良未能雪天下之恥解衆人之倒懸日於忘食枕戈待旦以瑣難此地為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瑣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夏亦當率衆輔之淳還通表京師天子嘉之

庚寅 二十年時李驥死以其子壽為大將軍西夷校尉征南費黑征東任回攻陷巴東太守楊謙退保建平壽別遣費黑寇建平晉巴東監軍毋邱奧退保宜都。

辛卯 二十一年。

壬辰 二十二年雄遣李壽攻朱提以費黑印舉為前鋒又鎮南任回征木落分寧州之撥。

癸巳 二十三年寧州刺史尹奉降遂有南中之地雄於是赦其境內使班討平寧州夷以班為撫軍。

甲午 二十四年晉咸和八年雄分寧州置交州以龔璠為交州刺史交州刺史龔璠五月雄寢疾生瘡於頭六月丁卯薨龔璠引作晉成死之日宮內積雪自外則否三句依龔璠八百時年六十一在位三十年僞諡武皇帝廟號太宗十月葬安都陵太子班襲位雄性寬厚簡刑約法甚有名稱氏符成文隗既降復叛手傷雄股及其來也成釋其罪厚加待納由是夷夏安之威震西土時海內大亂而蜀獨無事故歸之者相尋雄乃與學校置史官聽覽之暇手不釋卷其賦勇丁歲殺三斛女丁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稀百姓富實閭閻不閉無相侵盜然雄意在招致遠方國用不用故諸將每進金銀珍寶多有以得官者丞相楊俊諫曰陛下為天下主當網羅四海何有以官賞金邪雄進辭謝之後雄嘗醉而推中書令杖大官令褒進曰天子程程諸侯皇皇安有天子而為醜也雄即捨之雄無事小出褒於後持牙馳馬過雄雄怪問之對曰夫統天下之重者如臣乘惡馬而持牙也急之則虛自傷緩之則懼其失是以馬馳而不制也雄奮即還雄為國無威儀官無秩秩班序不別君子小人服章不殊行軍無號令用兵無部對戰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攻城破邑動以虜獲為先此其所以失也此段見魏志

白氣二道帶天。太史令韓豹奏宮中有陰謀兵氣。戒在親戚。班不悟。咸和九年十月。班因夜突臨。越殺班於殯宮。於是懿太后令罪狀。謫厲太子。時年四十七。在位一年。遂立雄之子期嗣位焉。

李期

李期字世運。雄第四子也。聰慧好學。弱冠能屬文。輕財好施。虛心招納。初為建威將軍。雄令諸子及宗室子弟以恩信合衆。多者不至數百。而期獨致千餘人。其所表薦。雄多納之。故長吏列署。頗出其門。既殺班。欲立越為主。越以期雄妻任氏所養。又多才氣。乃讓位於期。甲子。期僭即皇帝位。誅班弟都。使李壽伐都弟奔於浩。奔樂城降。封壽漢王。拜梁州刺史。東光校尉。中護軍。錄尚書事。封兄越建寧王。拜相國。大將軍。錄尚書事。

乙未 王恆元年。正月。大赦境內。改元王恆。立妻閻氏為皇后。以其衛將軍尹奉為右丞相。驃騎將軍尚書令王瓊為司徒。期自以謀大事既果。輕諸舊臣。外則信任尚書令景蕪。尚書姚華。田褒。復無他才。就。雄時勳立期。故寵待甚厚。內則信宦豎許浩等。國之刑政。希復關之。卿相。慶賞威刑。皆決數人而已。於是綱維紊矣。

丙申 二年。乃誣其尚書僕射武陵公李載謀反。下獄死。先是晉建威將軍司馬勳屯漢中。期遣李壽攻而陷之。遂置守宰。成南鄭。雄子蕪。保不病而死。皆云期所殺之。於是大臣懷懼。人不自安。

丁酉 王恆三年。天雨大。魚於宮中。其色黃。又宮中豕犬交。三月。大風拔樹發屋。上依御覽八百七十六引補。期多所誅夷。籍沒婦女資財。以實後庭。內外鬼見。道路以目。諫者獲罪。人懷苟免。期又鳩殺其安北李攸。壽之養弟也。於是與越及景蕪。田褒。姚華。謀殺壽等。欲因燒市橋而發兵。期又累遣中常侍許浩至壽所。伺其動靜。及殺攸。壽大懼。又疑許浩往來之數也。四月。大將軍漢王壽乃率步騎一萬。自涪回成都。表稱景蕪。田褒亂政。與竹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以李奕為先登。壽到成都。期不虞其至。預不設備。壽遂取。其城屯兵宮門。期遣侍中勞壽。壽奏相國建寧王越。尚書令河南公景蕪。尚書田褒。姚華。中常侍許浩。征西將軍李遐。及將軍李西等。皆懷姦亂政。謀傾社稷。大逆不道。罪合夷滅。期從之。於是殺相國建寧王越。尚書令景蕪。尚書田褒等。壽始任氏令。廢期為郾郡縣公。幽之別宮。期歎曰。天下主乃當於小縣公。不如死也。咸康三年。期自殺。時年二十五。在位三年。諡曰幽公。及葬。賜棺九旒。餘如王禮。雄之子皆為壽所殺。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七十八

蜀錄二

李班

李班字世文。雄兄蕪第四子。雄妻任氏無子。養班為子。初署平南將軍。後立為太子。班謙虛博納。敬愛儒賢。自何點。李釗。班皆師之。又引名士王愷。及隴西董融。天水文綬等。以為賓友。每謂融等曰。觀周景王太子晉。魏太子丕。吳太子孫登。文章鑒識。超然卓絕。未嘗不有甄色。何古賢之高。明後人之莫逮也。為性汎愛。動修軌度。時諸李子弟。皆尚奢靡。而班常戒厲之。每朝有大議。雄輒令豫之。班以古者。田均。平。貧富獲所。今貴者。廣占荒田。貧者。種殖無地。富者。以己所餘而賈之。此豈王者大均之義乎。雄納之。及雄寢疾。班晝夜侍側。雄少數攻戰。多被傷。至是疾甚。府皆憤。雄子越等。惡而遠之。班為吮膿。殊無難色。每嘗藥流涕。不脫衣冠。其孝誠如此。雄薨。班即位。以李壽錄尚書事輔政。班居中執喪禮。故事皆委壽。及司徒何點。尚書令王瓊等。雄子車騎將軍越。時鎮江陽。以班非雄所生。而嗣位。心甚不平。至此奔喪。與其弟期密計圖之。李奔勸班。道越還江陽。以期為梁州刺史。鎮西。班以未葬。不忍遣。推誠居厚。心無纖芥。時有

戊戌 漢興元年。恆與思明及李奕、王利等。勸壽稱鎮西將軍益州牧成都王。稱藩於晉。而任調與司馬蔡興、侍中李暉及張烈等。勸壽自立。壽命宦之。占者曰。可數年天子。調喜曰。一日尚為足。而況數年乎。思明曰。數年天子。孰與百姓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任侯之言。策之上也。遂以咸康四年。僭即皇帝位於南郊。大赦其境內。改咸康四年為漢興元年。以董皎為相國。羅恢、馬當為股肱。李奕、任調、李固為爪牙。解思明為謀主。以安車東帛。聘龔壯為太師。壯固辭。特聽縞巾素帶。居師友之位。拔擢幽滯。處之顯列。追尊父驥為獻皇帝。母氏為太后。立妻閔氏為皇后。世子勢為太子。有告廣漢太守李乾與大臣通謀。欲廢壽者。壽令其子廣與大臣盟於前殿。徒乾漢嘉太守。

己亥 二年。

庚子 漢興三年。二月。大風暴雨。震其端門。以上亦見御覽壽條自悔責。命羣臣極盡忠言。勿拘忌諱。遣其散騎常侍王顯、中常侍王廣、聘於石季龍。先是。季龍遣壽書。欲連橫入寇。約分天下。壽大悅。六月。壽下書曰。吳會遺燼。久通天誅。今將大興百萬。躬行天罰。乃大修船艦。嚴兵繕甲。吏卒皆備糗糧。以其尚書令馬當為六軍都督。假節。督東場。九月。大閱軍士七萬餘人。舟師泝江而上。過成都。鼓譟盈江。壽登城觀之。其羣臣咸曰。我國小寡。寡會險遠。圖之未易。解思明又切諫。懇至。壽於是命羣臣陳其利害。龔壯諫曰。陛下與胡通。孰如與晉通。胡豺狼國也。晉既滅。不得不北面事之。若與之爭天下。則疆弱異勢。此虞虢之成範。已然之明戒。願陛下熟慮之。羣臣以壯之言為然。叩頭泣諫。壽乃止。士乘咸稱萬歲。遣其鎮東大將軍李奕征牂牁。太守謝恕保城。距守者。積日不拔。會奕糧盡。引還。十月。講一作禮於太學。舉明經者封好學侯。

辛丑 四年。

以其太子勢領大將軍錄尚書事。壽承雄寬儉。新行篡奪。因循舊政。未逞其志。欲會李固、王顯從郡還。盛稱季龍威強。宮觀美麗。郡中殷實。壽又聞季龍虐用刑法。王遜亦以殺問御下。並能控制邦城。壽心欣慕。人有小過。輒殺以立威。又以郊甸未實。郡邑空虛。工匠器械。事未充盈。乃徙傍郡戶三丁以上。以質成都。與尚方御府。發州郡工巧。以充之。廣修宮室。引水入城。務於奢侈。又廣太學。起講殿。百姓疲於使役。呼嗟滿道。思亂者十室而九矣。其左僕射蔡興切諫。壽以為誹謗。誅之。右僕射李疑。數以直言忤旨。壽積忿非一。託以他罪。下獄殺之。

壬寅 五年。

癸卯 六年。晉懷遠元年分寧州與古一作乾。永昌雲南朱提越嶲河陽六郡為漢州。四月。壽寢疾。疾篤。常見李期。蔡興為祟。八月。壽時年四十四。在位六一作五年。僭諡昭文皇帝。廟號中宗。葬安昌陵。壽初為王。好學愛士。庶幾善道。每覽良將賢相建功立事者。未嘗不反覆誦之。故能征伐四刻。關國千里。雖既垂心於上。壽亦盡誠於下。號為賢相。及即位之後。改立宗廟。以父驥為漢始祖廟。特尊為大成廟。又下書言與期。趙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七十九

蜀錄四

李壽

李壽字武考。特李弟驥之少子也。少尚禮容。敏而好學。雅量豁然。異於李氏諸子。雄奇其才器。以為足荷重任。拜前將軍。督巴西軍事。遷征東將軍。時年十九。聘處士譙秀以為賓客。盡其諱言。在巴西。威惠甚著。驥死。遷大將軍。大都督侍中。封扶風公。錄尚書事。征寧州。攻圍百餘日。悉平諸郡。雄大悅。封為建寧王。雄處受遺輔政。期立。改封漢王。食梁州五郡。領梁州刺史。壽威名遠振。深為李越、景嵩等所憚。壽深愛之。李奔治涪城。每應期朝。親自陳邊疆。不可曠。故得不朝。壽又見期。越兄弟十餘人。年方壯大。而並有強兵。懼不自全。乃聘巴西壯士。壯雖不應聘。數往見壽。時岷山崩。江水竭。壽惡之。每問壯以自安之術。壯以特殺其父及叔。欲假手報仇。未有其由。因說壽曰。節下若僅捨小從大。以危易安。則開國裂土。長為諸侯。名高相文。勳流百代矣。壽從之。陰與長史略陽羅恢、巴西解思明。共陰謀據成都。稱藩於晉。一作歸乃誓文武得數千人。襲成都克之。縱兵虜掠。至乃姦略婦女。及李氏諸婦。多所殘害。數日乃定。

別族。凡諸制度。皆有改易。公卿以下。半用己之僚佐。雖時舊臣。及六郡士人。皆見廢黜。初病。思明等復議奉王室。壽不從。李演自越。上書勸壽歸正。返本。釋帝稱王。壽怒殺之。以威壯。思明等壯作詩七篇。託言應璩。以諷壽。壽報曰。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賢哲之語言也。古人所作。死鬼之常辭耳。動聽漢武魏明之所為。恥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自以己勝之也。

李勢

李勢。字子仁。壽之長子也。初。壽妻閻氏無子。驪殺李鳳。為壽納風女。生勢。期愛勢。委貌。拜冠軍將軍。漢王世子。勢身長七尺九寸。腰帶十四圍。善於俯仰。時人異之。壽既薨。俯即皇帝位。大赦其境內。改元曰太和。甲辰。太和元年。正月。尊母閻氏為皇太后。妻李氏為皇后。太史令韓皓。奏慶惑守心。以宗廟禮廢。勢命羣臣議之。其相國蓋陵。侍中王根等。以為景武倡業。獻文承基。至親不遠。無宜疏絕。勢更令祭特。同號曰漢王。

乙巳。太和二年。元和中。勢弟大將軍漢王廣。以勢無子。求為太弟。勢弗許。馬當解思明。以勢兄弟不多。若有所廢。則益孤危。固勸許之。勢疑當等與廣有謀。遣其太保李奕。妻度於涪城。命蓋陵收馬當。思明斬之。夷其三族。貶廣為臨邛侯。廣自殺。思明有計謀。強諫諍。馬當甚得人心。自此之後。無復紀綱。及諫諍者。

丙午。嘉寧元年。李奕自督壽舉兵反。蜀人多有從奕者。乘至數萬。勢登城距戰。奕單騎突門。門者射而殺之。衆乃潰散。勢既誅奕。大赦境內。改年嘉寧。初。蜀土無樓。至此始從山而出。北至犍為梓潼。布在山谷。十餘萬落。不可禁制。大為百姓之患。勢既驕吝。而性愛財色。常殺人而取其妻。荒淫不恤國事。夷獫狁亂。軍守雖缺。境下日盛。加之荒儉。性多忌害。誅殺大臣。刑獄濫加。人懷危懼。斥外父祖。臣佐親任左右。小人羣小。因行威福。又常居內。少見公卿。史官屢陳。蜀連有異。詔。天雨血。地仍震。地生毛。鷓鴣集城下。此五句依御補。乃加蓋陵太師。以名位優之。實欲與分災當。

丁未。嘉寧二年。竹道安一作。西將軍荊州刺史桓溫。率水軍來伐。溫次青衣。勢大發軍禦之。又遣李福與管堅等數千人。從山陽趣合水。距溫。謂溫從步道而上。諸將皆欲設伏於江南。以待王師。管堅不從。李諸軍從江北。鸞鴛橋渡向犍為。而溫從山陽出。南鎮東。李位都逆往。溫至城下。縱火燒其大城諸門。異道。乃迴從沙頭津北渡。及堅至。溫已達成都之十里。陌堅衆自潰。三月。溫至城下。縱火燒其大城諸門。勢乘懼。無復固志。其中書監王根。散騎常侍常璩等。勸勢降。勢以問侍中馮孚。孚言昔吳漢征蜀。盡誅公孫氏。今言下。不赦諸李。雖降恐無全理。勢乃夜開東門。與管堅走九百里。至首善。然後送降文於溫。曰。偽嘉寧二年三月十七日。略陽李勢叩頭死罪。伏惟大將軍節下。先人播流。特險因營。竊有汶蜀。勢以開弱。復統未緒。偷安在拜。未能改圖。猥煩朱軒。踐冒險阻。將士狂愚。干犯天威。仰慙俯愧。精魂飛散。甘受斧鑕。以震軍鼓。伏惟大旨。天網恢恢。罔及四海。恩過陽日。迫迫倉卒。自投草野。即日白水城。謹遣私署

散騎常侍王幼。奉命以開。并救州郡。投戈釋杖。窮池之魚。待命漏刻。勢尋與榭。面縛軍門。溫解其縛。焚其櫬。遷勢及叔父福。從兄權親族十餘人於建康。封為歸義侯。升平五年。死於建康。在位五年而敗。常璩。字道將。蜀成都人。少好學。著華陽國志十篇。序開國以來。迄於李勢。皆有條理云。宕渠古寶國。今有寶城。秦始皇時。有長人長五丈。見宕渠。秦史胡母敬曰。五百年外。其地必有異人。為大人者。及雄之稱尊。號祖先出自宕渠。有識者皆以為應云。譙周云。我死後三十年。當有異人入蜀。又著識云。廣漢城北有大賊。曰流曰特。攻難得。歲在玄宮。自相剋。又惠帝之世。蜀童謠曰。江橋頭。闕下市。成都北門十八子。至是而應焉。李特以符永寧元年。歲在辛酉起兵。至勢嘉寧二年。符永和三年。歲在丁未。而降。合四十七年。此世。凡四十六年。以魏永寧三年。此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八十

蜀錄五

李庠

李庠。字玄序。特第三弟也。少以烈氣聞。仕郡督郵主簿。皆有當官之稱。元康四年。察孝廉不就。後以善騎射。舉良將。將不就。州以庠才兼文武。舉秀異。固以疾辭。州郡不聽。以其名上聞。中護軍切徵。不得已而應之。拜中書騎督。弓馬使。捷力過人。時論方之文慈。以洛陽方亂。稱疾去官。性在任俠。好濟人之難。州黨爭附之。與六郡流人。避難梁益。道路有飢病者。庠常營護。隱恤。振施窮乏。大收衆心。至蜀。趙歐深器之。與論兵法。無不稱善。每謂所親曰。李玄序蓋亦一時之關張也。及將有異志。委以心符之任。乃表庠為部曲督。使招合六郡壯勇。至萬餘人。以討叛羌。功。表庠為威寇將軍。假赤轡曲蓋。封陽泉亭侯。賜錢百萬。馬五十匹。被誅之日。六郡士庶莫不流涕。時年五十五。傳見載。

臧壯

臧壯。字子璋。巴西人也。潔己自守。與鄉人譙秀齊名。父叔為李特所害。壯積年不除喪。力弱不能復仇。及

李壽成漢中，與李期有嫌，期特孫也。壯欲假壽以報，乃說壽曰：「節下若能并有西土，稱藩於晉，人必樂從。且捨小就大，以危易安，莫大之策也。」壽然之。遂率衆討期，果剋之。壽納張儉，欲官之。壯誓不仕。賂遺一無所取。會天久雨，百姓饑饉，壯上書說壽以雨順，尤天心。應人望，永為國福。流子孫，壽省其內愧，秘而不宣。及遣使入朝，壯又諫之，壽又不納。壯謂百行之本，莫大忠孝。既假壽殺期，私仇已雪，又欲使其歸朝，以明臣節。誓不從。壯遂稱尊，又云：「手不觸物，終身不復至成都，惟研政經典，思文章。」至李勢時卒。初，壯每歎中夏多經學，而巴蜀鄙陋，愛道李氏之難，無復舉徒，乃著遺德論，文多不載。其言甚詳。

離秀

離秀，字元彦，巴西人也。祖周，以儒學容稱。顯明蜀朝，秀少而靜默，不交於世。知天下將亂，預絕人事。雖內外宗親，不與相見。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就。及李雄據蜀，略有巴西，雄叔父驥子壽，皆慕秀名。具東帛安車徵之，皆不應。常冠皮弁，衣躬耕山藪，壯常欺服焉。桓溫滅蜀，上疏薦之。朝廷以秀年在篤老，愛道遠，故不徵。遣使敕所在四時存問，尋而范質、蕭敬相繼作亂，秀避難宕渠。鄰里宗族依憑之者，以百數。秀年出八十，衆人欲代之負糶，秀曰：「各有老弱，當先養護，吾氣力猶足自堪。」豈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年九十餘卒。依竹書經。

許延壽杜氏

許延壽杜氏，不知何許人也。延壽益州別駕，為李驥所害。驥欲納杜氏為妾，杜氏號哭，守夫尸罵驥曰：「汝輩逆賊，無道，死有先後，寧當久活，我杜氏女，豈為驥妾也。」驥怒，殺之。依竹書經。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八十一

後涼錄一

呂光

呂光，字世明，略陽人也。其先呂文和，漢文帝初，自浦避難遷略陽。因家焉。世為氏會豪。父婆樓，字廣中，佐命前秦苻堅，官至太尉。光以趙建武中，生於枋頭。夜有神光之異，故以光為名焉。年十歲，與諸童兒遊戲邑里，為戰陣之法。而童兒咸推為主。部分詳平，羣童歎服。不樂讀書，唯好鷹馬及長身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有肉印，沈毅凝重，寬簡有大量，喜怒不形於色。時人莫之知也。一作識也。唯王猛異之，曰：「此非常人，言之符堅，舉賢良，除美陽令，民夷憚愛，鄰境肅清。遷廣揚將軍，以功賜爵關內侯。從堅征張平，戰於銅壁，刺平養子耗中之，自是威名大著。苻堅反於秦州，堅將楊成世為雙將，苟與所敗，光與王猛討之。鑿欲速戰，光曰：「與初破成世，毒氣漸張，宜持重以待其弊。」與乘勝輕來，糧竭必退，而擊之，可以破也。二句而與退，諸將不知所為。光曰：「揆其姦計，必攻榆眉，若得榆眉，據城斷路，資儲復贖，非國之利也。宜速進師，若與攻城，尤須赴救，如其奔也，被糧既盡，可以滅之。」鑿從之。果敗與軍，從王猛滅秦，封都亭侯。苻重

之鎮洛陽以光為其吏及重謀反得際聞之曰呂光忠孝方正必不同也馳使命光檢重送之尋入為太子右率甚見敬重蜀人李嵩聚眾二萬攻逼益州以光為破虜將軍率兵討滅之遷步兵校尉符洛反光又擊平之拜驃騎將軍既平山東十馬強盛遂有圖西域之志建元十九年以光為使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率將軍姜飛彭晃杜進康隆等總兵七萬鐵騎五千以討西域以隨西蓋方馮翊郭抱武威賈康弘農楊顯為四府佐將堅太子宏執光手曰君器相非常必有大福宜深保愛行至高昌聞堅寇管光欲更須後命部將杜進曰節下受任金方赴機宜速有何不了而更留乎乃進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士失色光曰吾聞李廣利精誠玄感飛泉湧出吾等豈獨無感致乎皇天必將有濟諸君不足憂也俄而大雨平地三尺進兵至焉者其王泥流率其旁國請降十二月至龜茲龜茲王帛純捍命不降光軍其城南五里為一營深溝高壘廣設疑兵以木為人披之以甲羅之壘上以為持久之計帛純徒城外入於城中附庸侯王各嬰城自守至是光左臂內脈起成字文曰巨野營外夜有一黑物大如斷堤搖動有頭角目光若電及明而雲霧四周遂不復見且視其處南北五里東西三十餘步鱗甲隱地之所昭然猶在光笑曰黑龍也俄而雲起西北暴雨滅其跡杜進言於光曰龍者神獸人君利見之象易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斯誠明將軍道合益和德符幽顯願將軍勉之以成大慶光有喜色又進攻龜茲城夜夢金象飛越城外光曰此謂佛神去之胡必亡矣光攻城益急將軍寶荷洛陽人以壯勇知名從呂光攻龜茲每登雲梯入地道或時墜落蘇而復上光深奇之及三百三十六引補二十年五月帛純乃傾國財賄請教於胡胡胡道弟胡侯將龍槍二十餘萬并引溫宿一國等國王及諸胡內外合七十餘萬人以救之胡使弓馬善才與龍槍如連鎖射不可入乃以革索為鞬策馬擲入多有中者眾甚懼之諸將咸欲每營結陣築兵以距之光曰彼衆我寡乘營又相遠勢分力散非良策也於是選營相接案陣為勾鎖之法精騎為遊軍彌縫其闕秋七月戰於城西大敗之斬萬餘級帛純收其珍寶逃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此段亦見御覽三百九十九通典五百八十八光入其城城有三重廣輪與長安城等城中塔廟千數帛純宮室壯麗煥若神居光大獎將士賦詩言志命參軍京兆段業著龜茲宮賦以譏之胡人奢侈富於奉養家有蒲桃酒或至千斛經十年不敗士卒淹沒酒藏者相繼矣此節亦見御覽七百六十一通典五百八十八諸國懼光威名貢款屬路乃立帛純弟震為王以安之光撫寧西域威恩甚著築點胡王昔所未寶者不遠萬里皆來歸附上漢所賜節傳光皆表而易之堅聞光平西域以光為使持節都督西域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進封順鄉侯道絕不通光既平龜茲有留焉之志時始獲鳩摩羅什羅什勸之東還曰此凶亡之地不可流留推遲按數將軍軍速東歸中路自有福地可居見西夷傳二十一年正月光大發文武博議進止業成請還光從之三月引還以駝二萬餘頭致外國珍寶及奇伎異獸殊禽怪獸千有餘品駿馬萬餘匹而還符堅高昌太守楊翰說其涼州刺史梁熙距守高桐伊吾二關熙不從光至高昌翰以郡迎降初光開翰之說

十六國春秋補 卷八十一 後漢

五六七

器之又問符堅喪敗長安危迫謀欲停師杜進諫曰梁熙文雅有餘權勢不足終不能納善從說也顧不足憂之聞其上下未同宜在速進進而不提請受過言之誅光復之及至玉門梁熙傳檄責光擅命還師遣子胤與振威姚暉別剋衛翰率乘五萬距光於酒泉光報檄涼州責熙無赴難之誠數其過歸師之罪遣彭晃杜進姜飛等為前鋒擊胤大敗之胤輕將麾下數百騎東奔杜進追擒之於是西山胡夷皆來款附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請降九月光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護光校尉表杜進為輔國將軍武威太守封武始侯自餘封拜各有差光主簿尉遲孫嗣傾險人也見乘前朝與彭濟同謀執梁熙光深見寵任乃請誅南安姚暉天水尹景等名士十餘人遠近願以此離貳光尋擢祐為軍遠將軍金城太守祐次允吾襲據外城以叛祐從弟隨據內城以應之光遣其將魏真討隨隨敗奔祐光將姜飛又擊敗祐奔據與城崩動百姓夷夏多從之飛司馬張象參軍郭雅謀殺飛應祐發覺逃奔

丙戌 大安元年初符堅之敗張天錫南奔其世子大豫為長水校尉王穆所匿及堅還長安穆將大豫奔禿髮思復健思復健送之魏安是月魏安人焦松齊肅張濟等起兵數千迎大豫於枹次陷昌松郡光遣其將杜進討之為大豫所敗大豫遂進逼姑臧求決勝負王穆諫曰呂光糧豐城固甲兵精銳逼之非利不如席卷嶺西厲兵積粟東向而爭不及期年可以平也大豫不從乃遣穆求救於嶺西諸郡建康太守李暹祁連都尉嚴純及閻襲起兵應之大豫進屯城西王穆率眾三萬及思復健子奚干等陳於城南光出擊破之斬奚干等二萬餘級光謂諸將曰大豫若用王穆之言恐未可平也諸將曰大豫豈不及此邪皇天欲贊成明公八百之業故令大豫迷於良算耳光大悅賜金帛有差大豫自西郡詣臨洮驅略百姓五千餘戶保據其城光將彭晃徐晃攻破之大豫奔廣武穆奔建康廣武人執大豫送之斬於姑臧市符不以光為車騎大將軍涼州牧領護西域大都督酒泉公光始聞符堅為姚暉所害奮袂哀怒三軍縞素大臨於城南傳檄諸州期孟冬大舉偽證堅為文昭皇帝長夏百石已上服斬綬三月庶人哭泣三日十月大赦境內改建元為大安十一月羣寮勸進曰長地未殄方補國難不字一無不宜進位元台十二月上光為使持節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隨右河西諸軍事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牧酒泉公

丁亥 二年王穆據酒泉自稱大將軍涼州牧時穀價踊貴斗直五百人相食死者大半光西平太守康寧自稱匈奴王阻兵以叛光屢遣討之不捷初光之定河西也杜進有力焉以為輔國將軍武威太守既居都尹權高一時出入羽儀與光相亞光錫石聽之自關中光曰中州人言吾政化何如聰曰止知有杜進耳實不知有舅光默然因此誅進光後誅華寶酒酣語及政事時刑罰峻重參軍段業進曰嚴刑重憲非明王之義也光曰商鞅之法至峻而兼諸侯吳起之術無親而刑登以霸何也業曰明公受天眷命方君臨四海景行堯舜猶懼有弊奈何欲以商中之末法臨道義之神州豈此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光改容謝之於是下令責躬乃崇寬簡之政其將徐晃與張掖太守彭晃謀叛光遣師討晃晃奔見某東結康寧

十六國春秋補 卷八十一 後漢

五六八

西通王程光議將討之。諸將咸曰：今康寧在兩，阻兵何險。若大盟西行，事必乘虛。出於嶺左，是程未平。康寧復至，進退狼狽，勢必大危。光曰：勢事實如卿言，今而不往，當坐待其來。是程其相唇齒，寧又同惡相救。東西交至，城外非吾之有。若是大事去矣。今是叛逆始開，寧與之情契未密，及其倉卒，取之為易。且陸晉命也，卿勿復言。於是自率步騎三萬，借道兼行。既至，攻之二旬，是將寇頭斬關納光。於是誅彭晃，初略陽王穆起兵酒泉，以應大豫。遣使招郭瑛，瑛歎曰：臨河救溺，不下命之短長。曠病三年，不豫絕其發。魯連在趙，義不結否。況人將左掖而不救之，乃與燧炮崇徽，起兵五千，運粟三萬石。東應王穆，穆以瑛為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穆為煥煌太守，瑛雖居元佐，而口詠黃老，冀功成世定。追伯成之蹤，穆惑於讒。聞既而忌嚴威名，率眾伐嚴。瑛諫曰：昔漢定天下，然後誅功臣。今事業未建而誅之，立見糜鹿游於此庭矣。程不從，瑛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還而引被覆面，不與人言。不食七日，與疾而歸。且夕死。夜夢乘青龍上天，至屋而止。寤而歎曰：龍飛在天，今止於屋，屋之為字，尸下至也。龍飛至尸，吾其死也。古之君子，不卒內影，況吾正士乎。遂還酒泉南山赤崖園，飲氣而卒。此段後晉書穆傳補是。按此因光聞之，謂諸將曰：二虜相攻，此成擒也。光將攻之，衆咸以為不可。光曰：取亂侮亡，武之善經，不可以累征之勞。而失水逸之舉，率步騎二萬攻酒泉，剋之。進次涼興，程引師東還，路中衆散。程單騎奔驛馬，驛馬令郭文斬首送之。

戊子三年八月，甘肅降道遙圖，白鶩翔於酒泉，衆驚成列而從之。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八十二

後涼錄二

呂光

己丑 麟嘉元年正月，麟見金澤縣，百獸從之。光以為已歸，於是率眾奉表，崇進名號。光從之，以孝武太元十四年二月，僭即三河王位於南郊，置官司自丞郎已下，猶攝州縣事。大赦其境內，改元年號麟嘉。光妻石氏，子紹，弟德世，至自仇池。光迎於城東，大饗羣臣。遣其子左將軍他，武貢中郎將纂，討北虜匹勒於三殿山大破之。立妻石氏為王妃。子紹為世子，譏其羣臣於內苑新堂。庚寅二年九月，太廟新成，道尊其高祖為敬公，曾祖為恭公，祖為宣公，父為景昭王。母曰昭烈姬，其中許侍郎楊穎上疏，請依三代故事，追尊呂望為始祖。永為不遷之廟。光從之。是歲，張掖督郵傳曜，致毀屬縣。而邱池令尹與毅之，投諸空井。曜見夢於光曰：臣張掖郡小吏，案校諸縣，而邱池令尹與賊狀狼籍，懼臣言之，殺臣投於南亭空井中。臣衣服形狀如是，光驚而猶見。久之乃滅。道使復之如夢。光怒殺與。

辛卯 三年，著作郎段業，以光未能揚清激濁，使賢愚殊貫，因瘵疾於天梯山，作表志詩九款七諷十六篇。

以諷焉。光覽而悅之。南光彭奚念入攻白土。都尉孫時退奔興城。

壬辰。四年。光遣其南中郎將呂方及其弟右將軍呂寶。振威楊範。強弩資荷。討乞伏乾歸於金城。方屯河北。寶進師濟河。為乾歸所敗。寶死之。武奔呂寶。強弩資荷率步騎五千。南討彭奚念。戰於盤夷。大敗而歸。光親討乾歸。奚念遣募及楊武揚。執建沮渠維仇。建武染恭。軍於左南。奚念大懼。於白土津累石為堤。以水自固。遣精兵一萬。距守河津。光遣將軍王寶。潛趨上津。夜渡渾河。光濟自石堤。攻剋袍罕。奚念單騎奔甘松。光振旅而還。

癸巳。麟嘉五年。天崩。有聲若雷。久之乃止。見麟四百。

甲午。六年。初。光徒西海郡人於諸郡。至是。詔曰。朔馬心何悲。念舊中心勢。燕雀何徘徊。意欲還故巢。頃之。遂相扇動。復徒之於西河樂都。羣議以高昌雖在西垂。地居形勝。外接胡虜。易生翻覆。宜遣子弟鎮之。以子道為使持節鎮西將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西域大都護鎮高昌。命大臣子弟隨之。

乙未。七年。

丙申。龍飛元年。五龍見於清。羣臣咸賀。勸光稱號。光於是以太元二十一年六月。僭即天王位於南郊。大赦境內。改年龍飛。備置羣司。立世子紹為太子。諸子弟為侯者二十人。中書令王詳為尚書左僕射。殷業等五人為尚書。乾歸從弟軻來奔。光下書曰。乾歸獨子野心。前後反覆。朕方東清秦趙。勸銘會稽。豈令雙子。時流南。且其兄弟內相離。則可乘之機。勿過今也。其敕中外。朕親親討。

丁酉。二年。光於是次於長景。使呂纂率楊軌。寶荷等步騎三萬。攻金城。乾歸率眾二萬救之。光遣其將王寶。徐晃率騎五千。遊之。乾歸懼而不進。光又遣其將梁恭。金石生。以甲卒萬餘出陽武下峽。與秦州刺史沒奕于攻其東。光弟天水公延。以袍罕之衆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剋之。呂纂剋金城。擒乾歸。金城太守衛健。健眼目謂光曰。我寧守節斷頭。不為降虜也。光義而免之。乾歸因大震泣。歎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也。乃縱反間。稱乾歸棄漢。東奔成紀。呂延信而追之。引師輕進。延司馬狄雅諫曰。告者視高而色動。必有姦計。不可。乾歸雖勇過人。權略難測。破王廣。烟楊定。皆謀師以誘之。雖葦爾小國。亦不可輕也。因臥猶門。況乾歸而可。視風自散乎。今宜部陣而前。步騎相接。徐俟諸軍大集。可一舉滅之。延不從。與乾歸相遇。戰敗死之。此段亦見前卷二百八十八。及二百九。歌雅。及將軍姜頌。收集散卒。屯於袍罕。光還於姑臧。光荒慈信。說殺尙書沮渠維仇。三河太守沮渠麴粥。維仇弟子蒙遜叛。光殺中田護軍馬遂。攻陷臨松郡。屯兵金山。大為百姓之患。蒙遜從兄男成。先為將軍守晉昌。聞蒙遜起兵。逃奔賁虜。勸諸夷。乘至數千。進攻臨松。安寧戎護軍趙策。擊敗之。男成退屯樂涇。呂纂敗蒙遜於忽谷。酒泉太守姜澄。率將軍趙策。趙陵。步騎萬餘。討男成於樂涇。戰敗。策死之。澄本姓裴氏。此句後通鑑改及蒙遜引補。男成進攻建康。說太守段業曰。呂氏政衰。權臣擅命。刑罰失中。人不堪役。一州之地。叛者連城。瓦解之勢。昭然在目。百姓嗷然。無所

宗附。府君豈可以蓋世之才。而立忠於垂亡之世。男成等既唱大義。欲屈府君。撫臨鄯州。使塗炭之餘。蒙來蘇之惠。業不從。相持二旬。而外救不至。郡人高遠。史惠等言於業曰。今孤城獨立。豈無救援。府君雖心過田單。而地非即墨。宜思高算。轉禍為福。業先與光侍中房其僕射王詳不平。慮不自容。乃許之。男成等推業為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光命呂纂討業。沮渠蒙遜進屯臨洮。為業聲勢。戰於合離。師大敗。光散騎常侍太常郭顯。明天文善占候。謂王詳曰。於天文。涼之分野。將有大兵。主上老病。太子沖開。纂等凶武。一旦不諱。必有難作。以吾二人。久居內要。常有不善之言。恐禍及人。深宜慮之。田胡王乞機。郭顯等。二苑之人。多其故業。吾今與公咀義。推機為主。則二苑之衆。盡我有也。顯城之後。徐更圖之。詳以為然。夜燒光洪範門。二苑之衆皆附之。詳為內應。事發。光誅之。顯遂據東苑。以叛。光馳召纂。諸將勸纂曰。業聞師過。必驅軍後。若酒師夜還。庶無後患矣。纂曰。業雖阻城。無雄略之才。若夜潛還。張其姦志。乃遣使告業曰。郭顯作亂。吾今還都。卿能決者。可出戰。於是引還。業不敢出。纂司馬楊統。謂其從兄桓曰。郭顯明善天文。起兵其當有以。京城之外。非復朝廷之有。算今還都。復何所補。統請除纂勸兵。推兄為盟主。西與呂弘。強張掖。以號令諸郡。亦千載一時也。桓怒曰。吾聞臣子之事君親。有限無二。吾未有包背存教之效。豈可安榮其私。亂增其難乎。呂宗若敗。吾為弘演矣。統懼。至香禾。遂奔郭顯。顯遣軍遊擊於白石。纂大敗。光西安太守石元良。率步騎五千。赴難。與纂共擊顯軍。破之。遂入於姑臧。顯之叛也。得光孫八人於東苑。及軍敗。盡悉投之於鋒刃之上。枝分節解。飲血盟衆。衆皆掩目。不忍視之。顯悠然自若。推後將軍楊軌為盟主。軌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呂纂擊將王妻於城西。大破之。自是顯勢漸衰。光遣楊軌書曰。自光胡不靖。郭顯叛逆。南蕃安否。音問兩絕。行人風傳云。卿擁逼百姓。為顯所害。卿雅志忠貞。有吏魚之操。察察成敗。遠伴古人。豈宜聽納姦邪。以虧大美。陵霜不彫者。松柏也。臨難不移者。君子也。何圖松柏彫於微霜。而卿鳴已於風雨。郭顯坐卜小數。時或誤中。致之大理。率多虛譴。朕幸化募方澤。不逮。遂致世事紛紜。百城離叛。戮力一心。同濟巨海者。望之於卿也。今中倉積粟。數百千萬。東人戰士。一當百餘。入則言笑晏安。出則武步涼州。吞嚙咀業。綽有餘暇。但與卿形離。君臣心過父子。欲全卿名節。不使貽笑將來。軌不答。

戊戌。三年。軌率步騎二萬。北赴郭顯。至姑臧。壁於城北。軌以士馬之盛。議欲大決成敗。顯每以天文蔽之。呂弘為段業所逼。光遣呂纂迎之。軌謀於衆曰。呂弘精兵一萬。若與光合。則敵強我弱。養敵不討。將為後患。遂率兵逸。擊擊敗之。郭顯聞軌敗。東走魏安。遂奔於乞伏乾歸。楊軌聞顯走。南奔廉川。

乙亥。四年。九月。光寢疾。十二月。疾甚。立其太子紹為天王。光自號太上皇帝。以子纂為太尉。呂弘為司徒。謂紹曰。吾疾病唯增。恐將不濟。三寇關。迭伺國隙。吾移之後。使纂統六軍。弘管朝政。汝恭己無為。委重二兄。庶可以濟。若內相猜貳。豈起蕭牆。則竹趙之變。旦夕至矣。又謂纂弘曰。永業才非。亂直以正。嫡有

十六國春秋補編 卷八十二 後漢

五七五

十六國春秋補編 卷八十二 後漢

五七七

十六國春秋補編 卷八十二 後漢

五七九

十六國春秋補編 卷八十二 後漢

五八二

十六國春秋補編 卷八十二 後漢

五八四

十六國春秋補編 卷八十二 後漢

五八七

十六國春秋補編 卷八十二 後漢

五九〇

十六國春秋補編 卷八十二 後漢

五九三

十六國春秋補編 卷八十二 後漢

五九六

十六國春秋補編 卷八十二 後漢

六〇〇

十六國春秋補編 卷八十二 後漢

六〇三

十六國春秋補編 卷八十二 後漢

六〇六

十六國春秋補編 卷八十二 後漢

六一〇

十六國春秋補編 卷八十二 後漢

常。居元首。今外有強寇。人心未寧。汝兄弟輯。則貽厥萬世。若內自相圖。則禍不旋踵。弘泣曰。不敢有二心。光以安帝隆安三年薨。時年六十三。在位十年。當作十四年葬高陵。僞諡武皇帝。廟號太祖。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八十三

後涼錄三

呂纂

呂纂。字永緒。光之長庶子也。母趙淑媛。少便弓馬。好鷹犬。符堅時。入太學。不好讀書。唯以交結公侯。聲譽為著。及堅亂。西奔上邦。太安元年。至於姑臧。拜武賁中郎將。封太原公。光臨薨。執手戒之曰。汝性處武。深為吾憂。開基既難。守成不易。善輔水業。勿聽讒言。光薨。呂紹秘不發喪。纂推闖入哭。盡哀而出。紹懼為纂所害。以位讓之。曰。兄功高年長。宜承大統。願兄勿疑。纂曰。臣雖年長。陛下國家之家嫡。不可以私愛而亂大倫。紹固以讓纂。纂不許之。及紹嗣。偽位驍騎呂超。言於紹曰。纂統戎積年。威震內外。臨喪不哀。步高視遠。觀其舉止。亂常恐成大變。宜早除之。以安社稷。紹曰。先帝明命。音猶在耳。兄弟至親。豈有此乎。吾弱年而荷大任。方賴二兄。以寧家國。縱其圖我。我視死如歸。終不忍有此意也。卿慎勿過言。超曰。纂威名素盛。安忍無親。今不圖之。後必噬臍矣。紹曰。吾每念袁尚兄弟。未嘗不痛心忘寢食。寧坐而死。豈忍行之。超曰。聖人稱知幾其神。陛下臨幾不斷。臣見大事去矣。既而纂見紹於滿堂。超執刀侍紹。曰。纂請收之。紹弗

許。初。光欲立弘為世子。會聞紹在仇池。乃止。弘由是有憾於紹。遣尚書姜紀密告纂曰。先帝登遐。主上闇弱。兄總攝內外。威恩被於遐邇。輒欲遠追廢昌邑之義。以兄為中宗。何如。纂聞超謀。遂夜率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夏門。弘率東苑之衆。斫洪範門。左衛齊從守。融明觀。逆問之曰。誰也。衆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山道。夜入禁城。將為亂邪。因抽劍直前。斫纂中額。纂左右擁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紹遣武賁中郎將呂開。率其禁兵。距戰於端門。驍騎呂超。率二千赴之。衆素懼纂。悉皆潰散。纂入自青角門。升於謙光殿。紹登紫閣自殺。呂超出奔廣武。纂遣弘兵強勸弘即位。弘曰。自以紹弟也。而承大統。衆心不順。是以遠先帝遺教。慙負黃泉。今復越兄而立。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大兄長並賢。威名振於二賊。宜速即大位。以安國家。纂以隆安三年。原作四年遂僭即天王位。大赦境內。改龍飛四年為咸寧元年。諡紹為隱王。以弘為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司馬。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改封番禾郡公。其餘封拜各有差。纂謂齊從曰。卿前斫我。一何甚也。從泣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時。而微心未達。唯恐陛下不死。何謂甚也。纂嘉其忠。善遇之。纂遣使謂征東呂方曰。超實忠臣。義勇可嘉。但不識經國大體。權變之宜。方賴其忠節。濟世難。可以此意諭之。超上疏陳謝。纂復其爵位。

庚子。咸寧二年。呂弘自以功名崇重。恐不為所容。纂亦深忌之。弘遂起兵東苑。劫尹文。楊桓以為謀主。請宗愛俱行。愛曰。老臣受先帝大恩。位為列執。不能預身授命。死有餘罪。而復從殿下親為戎首者。豈天之所容乎。且智不能謀。衆不足恃。將焉用之。弘曰。君為義士。我為亂臣。乃率兵攻纂。纂遣其將焦辨擊弘。弘棄潰。出奔廣武。纂縱兵大掠。以東苑婦女賞軍。弘之妻子。亦為士卒所辱。纂笑謂羣臣曰。今日之戰。何如其待中房。對曰。天禍涼室。豈成感藩。先帝始崩。隱王幽逼。山陵甫訖。大司馬驚疑。肆逆京邑。交兵。友于接刃。雖弘自取滅滅。亦由陛下無棠棣之義。宜改己責躬。以謝百姓。而反縱兵大掠。幽辱士女。豈自由弘。百姓何罪。且弘妻。陛下之弟婦也。弘女。陛下之姪女也。奈何使無賴小人。辱為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遂歎泣。纂改容謝之。召弘妻及男女於東宮。厚撫之。呂方執弘繫獄。馳使告纂。纂遣力士康祖拉殺之。是月。立其妻楊氏為皇后。以楊氏父和為散騎常侍。尚書左僕射。涼都尹。封金城侯。纂將伐禿髮利鹿孤。中書令楊穎諫曰。夫起師動衆。必參之天人。苟非其時。聖賢所不為。禿髮利鹿孤。上下用命。國未有憂。不可以伐。宜繕甲養銳。勸課農殖。待可乘之機。然後一舉蕩滅。比年多事。公私耗竭。不深根固本。恐為患將來。願抑赫斯之怒。思萬全之算。纂不從。渡浩靈河。為利鹿孤弟俸檀所敗。遂西渡張掖。姜紀諫曰。方今盛夏。百姓靡農。所利既少。所喪者多。若帥至嶺西。虜必乘虛寇掠。都下宜且迴師。以為後圖。纂曰。虜無大志。聞朕西征。正可自固耳。今連襲之。可以得志。遂圍張掖。略地建康。聞俸檀寇姑臧。乃還。即序胡安據盜發張駿。見駿貌如生。得真珠簾。琉璃榻。白玉樽。赤玉簫。紫玉笛。珊瑚馬鞭。馬腦鏡。三百五十九。水陸奇珍。不可勝計。纂誅安據黨五十餘家。遣使弔祭駿。并繕修其墓。道士句摩羅者。著書於纂曰。酒龍屢出。

家犬見妖將有下人謀上之禍宜增修德政以答天戒... 三年，慕容田無度荒耽酒色其太常楊頌諫曰...

馮之奕奄在聖躬大業已備宜以道守之... 慕容超將入朝超至姑臧大懼自結於殿中... 慕容超將入朝超至姑臧大懼自結於殿中...

此見御覽四百三十九引... 慕容超在位三年以元興元年死... 慕容超在位三年以元興元年死...

附呂紹傳

呂紹字永業光之嫡子也... 紹不發喪... 案紹嘗有傳載記將其事盡附錄傳而不存其目...

呂隆

呂隆字永基光弟寶之子也... 隆初呂紹之死也... 隆初呂紹之死也... 隆初呂紹之死也...

社稷。以太祖之業。委之於人。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超曰。應龍以屈伸為靈。大人以知機為美。今逆兵積。虞。資儲內監。強寇外逼。百姓嗷然。無糊口之計。假使張陳韓白。亦無如之何。陛下宜思權變大綱。割區區。常慮苟卜世有期。不在和好。若天命去矣。宗族可全。隆從之。乃降。碩德。張隆為使持節鎮西大將軍涼。州刺史。建康公。於是遣母弟。愛子文武。舊臣。慕容。楊。頌。史。難。閔。松。等五十餘家。質於長安。碩德乃還。

壬寅。二年。秦道鴻。龍。恆。敦。拜。隆。征。北。大。將。軍。都。督。河。西。諸。軍。事。涼。州。牧。建。康。公。姚。興。謀。臣。皆。曰。隆。籍。伯。父。餘。資。制。命。河。外。今。雖。饑。饉。尚。能。自。支。若。將。來。豐。贍。終。非。國。有。涼。州。險。絕。世。難。先。遠。道。潛。後。順。不。如。因。其。儲。弊。而。取。之。興。乃。遣。使。來。觀。虛。實。沮。渠。蒙。遜。又。伐。隆。隆。擊。敗。之。蒙。遜。請。和。結。盟。留。殺。萬。餘。斛。以。振。饑。人。姑。臧。殺。價。賈。賈。斗。直。錢。五。千。文。人。相。食。餓。死。者。十。餘。萬。口。城。門。盡。閉。樵。採。路。絕。百。姓。請。出。城。乞。為。夷。虜。奴。婢。者。自。有。數。百。隆。懼。沮。勳。人。情。盡。坑。之。於是。積。尸。盈。於。衢。路。

三年。秃髮。傳。檀。及。蒙。遜。類。來。伐。之。隆。以。二。涼。之。逼。也。遣。超。率。騎。二。百。多。賄。珍。寶。請。迎。於。秦。姚。興。與。乃。道。其。尚。書。左。僕。射。齊。難。等。率。步。騎。四。萬。來。迎。難。至。姑。臧。隆。素。車。白。馬。迎。於。道。旁。使。呂。胤。告。光。廟。曰。陛。下。往。運。神。略。開。建。西。夏。德。被。蒼。生。咸。振。遐。裔。枝。嗣。不。滅。迭。相。篡。弒。二。虜。交。逼。將。歸。東。京。謹。與。陛。下。奉。訣。於。此。獻。款。輸。泣。酸。咸。與。軍。隆。率。戶。一。萬。隨。難。東。還。既。至。長。安。興。一。作。以。隆。為。散。騎。常。侍。尚。書。公。如。故。超。為。安。定。太。守。文。武。三。十。餘。人。皆。擢。殺。之。其。後。隆。坐。與。姚。興。少。子。廣。平。公。弼。謀。反。為。興。所。誅。呂。光。以。乙。酉。歲。據。涼。州。至。於是。歲。歲。在。癸。卯。凡。一。十。九。年。載。此。作。呂。光。以。孝。武。太。元。十。二。年。定。涼。州。十。以。安。帝。元。興。三。二。年。滅。五。年。歸。立。至。晉。凡。十。有。三。載。似。有。誤。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八十四

後涼錄四

呂蕙妻苻氏

建中將軍遼東太守呂蕙妻苻氏年十五有姿色蕙卒自殺見前錄四百三十九

郭鑿

郭鑿西平人也少明式易仕郡主簿張天錫末年苻氏每有面伐之問太守趙凝使鑿筮之鑿曰若郡內二月十五日失囚者東軍當至涼祚必終疑乃申約屬縣至十五日鮮卑折掘送馬於疑疑怒其非賤幽之內屬鮮卑懼而夜遁疑以告鑿鑿曰是也國家將亡不可復振苻盛末當陽門震刺史梁熙問鑿曰其詳安在鑿曰為四夷之事也當有外國二王來朝主上一當反國一死此城歲餘而郭善及前部王朝於苻堅前部王西歸郭善王死於姑臧呂光之王河西也西海太守王楨叛鑿勸光襲之光之左丞呂寶曰千里襲人自昔所難況王者之師天下所聞何可僥倖以邀成功鑿不可從觀人大事鑿曰若其不捷鑿自伏鉄鉞之誅如其剋也左丞為無謀矣光從而剋之光比之京管常參韓輅密謀光將伐乞伏乾歸

諫曰。今太白未出。不宜行師。往必無功。終必覆敗。太史令賀。以為必有秦隴之地。及剋金城。光使昭詰。...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八十五

西秦錄一

乞伏國仁

乞伏國仁。隨西鮮卑人也。其先有如弗斯引。出連。叱盧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於路。狀若神。...

虛那胡為秦將軍。鎮赤屯山。逃延平。祚。二。子。憚。大。塞。立。石。勒。之。滅。劉。曜。也。懼。而。遷。於。麥。田。元。...

乙。西。建。義。元。年。又。開。壁。為。姚。萇。所。殺。國。仁。謂。其。家。帥。曰。苻。氏。以。高。世。之。委。而。因。於。烏。合。之。衆。可。謂。天。也。夫。...

丙。西。二。年。南。安。祕。宜。及。諸。羌。虜。來。擊。國。仁。四。面。而。至。國。仁。謂。諸。將。曰。先。人。有。誓。人。之。心。不。可。坐。待。其。至。宜。...

辛卯 四年，乾歸擊敗之，歸東奔隴山，既而擁衆來降，乾歸妻以宗女，署立義將軍，符登將沒奕干遣使結好，以二子爲質，請討鮮卑，大兜國，乾歸乃與沒奕干攻大兜於安陽城，大兜退，同鳴蟬，乾歸攻陷之，遂還金城，爲呂光弟寶所攻，敗於鳴雀峽，退屯青坂。

壬辰 五年，寶進追乾歸，乾歸使其將彭奚念斷其歸路，射貫甲冑，連戰敗之，寶及將士投河死者萬餘人，癸巳 六年，立子熾爲太子。

甲午 七年，符登遣使署乾歸假黃鉞，大都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左丞相，大將軍，河南王，領秦、梁、涼、沙五州牧，加九錫之禮，時登爲姚興所逼，遣使請兵，進封乾歸梁王，命署官司，納其妹東平公主爲梁王后，乾歸遣其前將軍乞伏益州冠軍，翟瑄率騎二萬救之，會登爲興所殺，乃還師，十月，兵王楊定率步騎四萬來伐，乾歸謂諸將曰：楊定以勇虜衆，窮兵逞欲，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定之此役，殆天以之資我也，於是遣其涼州牧乞伏軻，秦州牧乞伏益州，立義將軍，詰歸距之，定敗益州於平川，軻，詰歸引衆而退，翟瑄奮劍諫曰：吾王以神武之姿，開基隴右，東征西討，靡不靡卷，威震秦梁，聲光巴漢，將軍以維城之重，受關外之寄，宜宜力致命，輔寧家國，秦州雖敗，二軍猶全，奈何不思赴救，使逆奔散，何面目以見王乎，昔項羽斬慶子以寧楚，胡建戮監軍以成功，將軍之所聞也，瑄誠才非古人，敢忘項氏之義乎，軻彈曰：向所未赴秦州者，未知秦心何如耳，敗不相救，軍罰所先，敢自寧乎，乃率騎赴之，益州，詰歸亦勒衆而進，大敗定軍，斬定及首級萬有七千，於是盡有隴西之地，以太元十九年十二月，僭稱秦王，大赦其境內殊死已下，署其長子熾，督領尙書，左長史邊茵，尙書左僕射，右長史秘宜，尙書右僕射，復瑄爲吏部尙書，翟勰爲主客尙書，杜宜爲兵部尙書，王松壽爲民部尙書，樊謙爲三公尙書，方引，趙景爲侍中，自餘拜授，一如魏武晉文故事，猶稱大單于大將軍。

乞伏乾歸

乞伏乾歸，國仁弟也，雄武英傑，沈雅有大量，國仁之薨也，其羣寮咸以國仁之子公府幼稚，宜立長君，乃推乾歸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大赦其境內，改四年爲太初元年，立其妻邊氏爲王后，以南川侯出連乞都爲丞相，鎮南將軍南梁，一作州刺史莫侯佛眷，爲御史大夫，自餘封拜各有差，九月，遷於金城。

己丑 二年，符登遣使拜乾歸爲大將軍，大單于，金城王，南羌獨如率衆七千降之，休官阿敦，候年二部，各擁五千餘落，據牽屯山爲其邊害，乾歸討破之，悉降其衆，於是聲振邊鄙，吐谷渾大人視連，遣使貢方物，鮮卑豆留稽，吐豆渾及南邱鹿結并，休官嗚呼奴，盧水尉地拔，並率衆降於乾歸，皆署其官爵。

庚寅 三年，隴西太守趙質請歸以平叛，自稱建國將軍右賢王。

而悔之遂誅周等

四年 九年初伏何瑗與乞伏益州不平奔於呂光又伐之成勸其東奔成紀乾歸不從謂諸將曰昔曹孟德敗袁本初於官渡陸伯言推劉玄德於白帝皆以權略取之豈在衆乎光雖舉全州之衆而無經遠之算不足憚也且其精卒盡在呂延延雖勇而愚身以奇策制之延軍若敗光亦遁還乘勝追奔可以得志衆咸曰非所及也

十年 光遣其子纂伐乾歸使呂延爲前鋒乾歸泣謂諸將曰今事勢窮蹙逃命無所死中求生正在今日涼軍雖四面而至然相去遼遠山河既阻力不周接敗其一軍而衆軍自退乃縱反間稱秦王乾歸乘潰東奔成紀延信之引師進果爲乾歸所敗遂斬之

十一年 秦髮烏孤遣使來結和親使乞伏益州攻剋武允吾三城俘獲萬餘人而還又遣益州與武衛慕容允冠軍復溫率騎二萬伐吐谷渾視龍至於度周川大破之視龍遁保白蘭山遣使謝罪貢其方物以子宕登爲質

十二年 鮮卑泓掘河內率戶五千自魏降乾歸

十三年 乾歸所居南景門崩惡之遂遷於苑川秦姚興征西大將軍姚碩德率衆五萬來伐入自南安峽乾歸次於隴西以距碩德與酒師繼發乾歸閉關將至謂諸將曰吾自開建以來屢獲勳敵乘機藉算舉無遺策今姚興與中國之師軍勢甚盛山川阻狹無縱馳之地宜引師平川伺其殆而擊之存亡之機在斯一舉卿等勳力勉之若烏孤與姚興關中之地蓋吾有也於是遣其衛軍慕容允率中軍二萬遷於柏陽鎮軍羅敷將外軍四萬遷於侯辰谷乾歸自率輕騎數千候與軍勢俄而大風昏霧遂與中軍相失爲與追騎所逼入於外軍且而交戰爲與所敗乾歸遁還苑川遂走金城謂諸將曰吾才非命世豈爲諸君所推心存撥亂而德非時難叨稱名器年踰一紀負乘致寇傾喪若斯今人衆已散勢不得安吾欲西保允吾以避其鋒若方軌西邁理難俱濟卿等宜安土降秦保全妻子羣下咸曰昔古公杖策幽人歸懷玄德南奔荆楚被負分岐之感古人所悲況臣等義深父子而有心離背請死生與陛下俱乾歸曰自古無不亡之國廢與命也苟天未亡我冀與復有期德之不建何爲俱死公等自愛吾將寄食以終餘年於是大哭而別乃率騎數百馳至允吾秀髮利鹿孤道弟得禮迎乾歸處之於竹與南羌梁弋等遣使招之乾歸將叛謀洩利鹿孤道弟雷屯於擗天嶺乾歸懼爲利鹿孤所害謂其子熾曰吾不能負荷大業致茲顛覆以利鹿孤義兼姻好冀存存齒之殺乃忘義背親謀人父子忘吾威名勢不全立姚興方盛吾將歸之若其俱去必爲追騎所及今送汝兄弟及汝母爲質彼必不疑吾既在秦終不害汝於是送熾

侯兄弟於西平乾歸遂奔長安姚興見而大悅拜乾歸持節都督河南諸軍事鎮遠將軍河州刺史歸義侯

辛丑 太初十四年姚興遣乾歸還鎮苑川蓋以部衆配之乾歸既至苑川以邊芮爲長史王松壽爲司馬公卿大將已下悉降號爲偏裨五月乾歸隨姚碩德伐涼此節依通鑑改引

壬寅 十五年 熾自西平奔長安姚興以爲振忠將軍與台太守尋遣使者加乾歸散騎常侍左賢王

癸卯 十六年 道隨與將齊難迎呂隆於河西討叛羌蘇龍頭於滋川

甲辰 十七年 攻楊盛將苻昂於皮氏堡剋之

乙巳 十八年 正月乾歸至自長安破吐谷渾將大孩俘獲萬餘人而還尋復率衆攻楊盛將楊玉於西陽堡剋之

丙午 十九年 五月苑川地震裂生毛百草皆自反以上亦見通鑑八百八十九及九百九十四補 狐雉入於雞內乾歸甚惡之十一月又朝於長安

丁未 二十年 姚興慮乾歸終爲西州一患因其朝也留拜主客尚書以其子熾爲建武將軍西夷校尉行河州刺史監撫其衆

戊申 二十一年 熾以長安兵亂將始乃招結諸部一萬七千築城於嶺山以據之

己酉 更始元年乾歸隨姚興如平涼熾擊攻枹罕克之遂遣使來告乾歸乾歸奔還苑川鮮卑悅大盛有衆五千自龍馬苑降乾歸乾歸遂如枹罕留熾擊鎮之乾歸收衆三萬遷於度堅山羣下勸乾歸稱王乾歸以寡弱弗許因謂曰夫道應符歷雖朕必與圖錄所乘雖成必敗本初之衆非不多也魏武運籌四州瓦解尋邑之兵非不盛也世祖龍升亡新鳥散故天命不可虛邀符籙不可妄冀姚數將終否極始泰乘機撫運實係聖人今見衆三萬足以圖理秦隴清蕩洮河陛下應運再興四海仰望豈宜固守謙沖不以此稷爲本願時即大位允副羣心乾歸從之以義熙五三年七月僭稱秦王大赦其境內改元更始置百官公卿以下皆復本位

庚戌 二年 道熾討論薄地延師次煩于地延率衆出降署爲尚書徙其部落於苑川又遣隨西羌昌何攻剋姚興金城郡以其驍騎乞伏務和爲東金城太守乾歸復都苑川又攻剋略陽南安隴西諸郡徙二萬五千於苑川枹罕

辛亥 三年 姚興力未能西討恐更爲邊害遣使署乾歸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隴西嶺北匈奴雜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河州牧大單于河南王乾歸方圖河右權宜受之遂稱藩於興道熾與其次子中軍番慶率步騎一萬伐秀髮傳檀師濟河收傳檀太子武臺於嶺南獲牛馬十餘萬而還又攻剋與別將姚龍於伯陽堡王愷於水洛城徙四千餘戶於苑川三千餘戶於譚郊乾歸率步騎三萬征西羌彭利於枹罕壬子 四年 師次於奴葵谷利髮乘其部衆南奔乾歸遣其將公府追及於清水斬之乾歸人枹罕收光戶

一萬三千。因率騎二萬討吐谷渾支統阿若于於赤水。大破降之。五月，乾歸敗於五谿山，有烏集於其手。乾歸甚惡之。六月，為兄子公府所執，并其諸子十餘人。公府出奔固大夏，熾磐遷於枹罕。遣弟熾磐弟在乾歸武將軍智達、楊武木奕干討之。公府走，達等追擒於曠岷山南，并其四子，殺之於蘭郊。八月，葬乾歸於枹罕元平陵，僞諡武元王，廟號高祖。在位二十四年。

伯珪、憑嶮卒有滅宗之禍，韓約肆暴，終受覆族之誅。今小成逆命白坑，宜在除滅。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粵爾與人，戮力勉之。乘成拔劍大呼，於是進攻白坑，斬小成，奴迦及首級四千七百，隨石休官悉降。道安北烏地延，冠軍崔紹討吐谷渾別統句勞于泣勒川，大破之，俘獲甚衆。熾磐率諸將討吐谷渾別統支勞於長柳川，擒達於洩渾川，皆破之。前後俘獲男女二萬三千。
甲寅三年晉義熙十年正月，有五色雲起於南山，熾磐以為己瑞。大悅，謂羣臣曰：吾今年應有所定。王業成矣。於是繕甲整兵，以伺四方之隙。五月，開禿髮傳檄西伐，乙弗投劍而起曰：可以行矣。率步騎二萬襲樂都，禿髮武蓋悉城守。熾磐攻之，旬而剋。遂入樂都，論功行賞，各有差。道平遠健度率騎五千追傳檄，徒武蓋與其文武及百姓萬餘戶於枹罕，傳檄遂降。署為驃騎大將軍左南公，隨傳檄文武，依才銓擢之。熾磐既并南涼，兵強地廣。十月，僭即秦王位，置百官，立其妻禿髮氏為王后。
乙卯四年義熙十一年熾磐子元基自長安逃歸，拜尚書左僕射。熾磐攻洹渠，蒙遜河湟太守沮渠漢平，以其左衛匹達為河湟太守，因討降乙弗熾乾而還。遣其將毋達、王松壽等討南羌彌姐康薄於赤水，降之。
丙辰五年，熾磐攻洹川，師次香中，沮渠蒙遜率衆攻石泉以救之。熾磐聞而引還，遣毋達與其將出連度率騎五千赴之。蒙遜聞毋達至，引歸。遣使聘於熾磐，遂結和親。又遣毋達、王松壽等率騎一萬伐姚艾於上邦，毋達進據蒲水，艾距戰，大敗之。艾奔上邦，毋達進屯大和，破黃石、大羌二戍，徙五千餘戶於枹罕，令其安東木奕干率騎七千，討吐谷渾樹洛干於塞上，破其弟阿榮於堯杆川，俘獲五千餘口而還。洛干奔保白蘭山而死。熾磐聞而喜曰：此虜矯矯，所謂有豕白蹄，往歲毋達東征，姚艾敗走，今木奕干西討，黠虜遠逃，境宇稍清，茲因方殄，股肱惟良，吾無患矣。於是命毋達為左丞相，其子元基為右丞相，趙景為尚書令，翟紹為左僕射，遣毋達元基東討姚艾降之。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八十七

西秦錄三

乞伏熾磐

乞伏熾磐，乾歸長子也。性勇果英毅，臨機能斷，權略過人。初，乾歸為姚興所敗，熾磐質於柔遠，利鹿孤後自南平逃而降，與以為振忠將軍，與管太守。又拜建武將軍，行西夷校尉，留其衆鎮苑川。及乾歸返政，復立熾磐為太子，領冠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後乾歸稱藩於姚興，興遣使署熾磐假節，鎮西將軍，左賢王，平昌公。尋進號撫軍大將軍，乾歸薨，義熙八年原誤熾磐襲僞位，自稱大將軍，河南王。大赦，改年為永康元年。以尚書令翟紹為相，趙景為御史大夫，段暉為中尉，弟延祚為禁中錄事，樊謙為司直，封拜各有差。能尚書令僕射尚書六卿侍中散騎常侍黃門郎官，置中左右常侍侍郎各三人。
癸丑永康二年晉義熙九年遣其龍驤乞伏智達平東王松壽，討吐谷渾樹洛干於燒河，大破之。獲其將呼那烏提，虜三千餘戶而還。又遣其鎮東掾達與松壽率騎一萬，東討破休官權小郎，呂破胡于白石川。虜其男女萬餘口，進據白石城。休官降者萬餘人，後顯親休官權小成，呂奴迦等叛保白坑，毋達謂將士曰：昔

丁巳六年，乙弗鮮卑烏地延率戶二萬降於熾磐，署為建義將軍，地延尋死。弟他子立，以子軻蘭質於西平。他子從弟提孤等率戶五千以西還，叛於熾磐。涼州刺史出連度，遣使喻之，提孤等歸降。熾磐以提孤為滑，終為邊患。稅其部中戎馬六萬匹，後二歲而提孤等煽動部落，西奔出塞。他子率戶五千入居西平。先是姚艾叛降，蒙遜率衆迎之，艾叔父備言於衆曰：秦王寬仁有雅度，自可安土事之。何為從涼主而遷？衆咸以為然。相率逐艾，推備為主。遣使請降。熾磐大悅，徵備為侍中，中書監，征南將軍，封隴西公，邑一千戶。
戊午七年，使征西他子討吐谷渾竟地於弱水南，大破之。竟地率衆六千降於熾磐，署為弱水護軍。遣其左衛匹達、建威梯君等討彭利和於隴川，大破之。利和單騎奔仇池，獲其妻子。徙羌豪三千戶於枹罕，隴川羌三萬餘戶皆安堵如故。
己未建弘元年晉元熙元年立其第三子慕末為太子，領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赦境內，改元曰建

弘其臣佐等多所封授，熾弊在位八原誤年，而宋氏受禍。

庚申二年，宋永初吐谷渾阿柴遣使來降，熾弊署阿柴為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安州牧，白蘭王。

辛酉三年。

壬戌四年，遣尙書郎莫者阿胡、積射將軍又寅等入見於魏，賈黃金二百斤，并陳伐夏方略。太宗許之。

癸亥五年，宋永平元年。

甲子六年，宋元嘉元年。

乙丑七年，白蘭王吐谷渾阿柴卒，白蘭王吐谷渾阿柴臨卒，呼子弟謂曰：汝等各奉吾一隻箭，將玩之地。

下，俄而命母弟慕延曰：取汝一隻箭折之，延折之，又曰：取十九隻箭折之，延不能折，柴曰：汝曹知單者易折，衆則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言終而卒。此節見御覽三吐谷渾掘遠等帥部衆二萬餘落，叛奔昂川，附於吐谷渾王慕璜。

丙寅八年，熾弊遣叔父平遠將軍濕頭、弟安遠將軍安度為質於魏，又使中書侍郎王愷、丞相從事中郎烏訥闐奉表貢其方物。

丁卯九年，以尙書焦嵩代姚崇領澠河太守，為吐谷渾元諸所執，熾弊疑疾，願命太子慕末以宋元嘉四

年，乃遷於外，慕末嗣偽位。六月，葬武平陵，諡文明昭王，廟號太祖。

乞伏慕末，字安石，熾弊之第二子，幼而好學，有文才，建弘元年立為太子，熾弊薨，僭即秦王位。

戊辰永弘元年，宋元嘉五年，大赦，改年為永弘元年，二月立萬載為太子，沮渠蒙遜尙書王桴，送戎馬千匹，銀百三斤。此節依御覽八

己巳二年，殺尙書隴西辛進并其五族二十七人，辛進，字國都，隴西人，建弘初為散騎常侍，從乞伏熾弊遊於後園，浚得觀彈鳥，九傷慕末母之面，及慕末嗣位，問母面傷之由，母曰：辛進彈鳥所傷，慕末怒，故誅之。御覽三慕末弟阿殊羅熾弊左夫人禿髮氏，慕末知而禁之，因與叔父什寅謀殺慕末，使禿髮氏盜門鑰，鑰門不得開，門者以告慕末，收其黨與盡殺之，而赦阿殊羅，什寅鞭之，什寅曰：我負汝死，不負汝鞭，慕末怒，刳其腹，投屍於河水，禿髮氏乃自殺。

庚午三年，什寅母弟前將軍白養及鎮衛將軍去列以什寅之死，頗有怨言，慕末皆殺之，慕末政刑酷濫，內外崩離，九月，郡民多叛，又為河西王蒙遜所逼，遣中書侍郎王愷從事中郎烏訥闐請迎於魏，世祖許以平涼以東，安定以西封之，慕末乃焚城邑，毀寶器，率戶五千東如上郡。此句亦見通鑑為赫連定所拒，遂圍南安，十一月，魏遣尙書庫結率騎五千來迎，慕末衛軍吉毗固諫以爲不宜遂內徙，從之，庫結引還。

辛未四年，赫連定遣其叔北平公草代率衆一萬攻南安，城內大饑，人相食，傅中乞伏延祚更部尙書

乞伏跋跋臨城奔代，慕末乃衝壁出降，送於上郡，及宗族五百餘人，悉為赫連定所誅，自國仁建義元年乙酉歲至辛未四十七載。載此作慕末在位三年，為赫連定所殺，始國仁以孝武

下將軍醜門子弟。原補

武郡氏。原補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八十八

西秦錄四

吐谷渾 視連 烏紇提即大孩 樹洛干

視連時突既立，通聘於乞伏乾歸，拜為白蘭王，視連幼，靡慎，有至性，以父憂卒，不知政事，不飲酒，遊田七年矣，鍾惡地進曰：夫人君者，以德御世，以威齊衆，養以五味，娛以聲色，此四者，聖帝明王之所先也，而公皆略之，昔昭公儉嗇而喪，僖王仁義而亡，然則仁義所以存身，亦所以亡已，經國者，德禮也，濟世者，刑法也，二者或差，則綱維失緒，明公奕葉重光，恩結西夏，雖仁孝發於天然，猶宜憲章周孔，不可獨追徐偃之仁，使利德委而不建，視連泣曰：先王追友子之痛，悲憤升遐，孤雖纂業，尸存而已，聲色遊娛，豈所安也，綱維刑禮，付之將來，臨終，謂其子視熊曰：我高祖吐谷渾公，常言子孫必有興者，永為中國之西藩，慶流百世，吾已不及，汝亦不見，當在汝之子孫輩耳，在位十五年而卒，有二子，長曰視熊，少曰烏紇提。

視龍性英果。有雄略。嘗從容謂博士金城蔣苞曰。易云。動靜有常。剛柔斷矣。先王以仁宰世。不任威刑。所以剛柔靡斷。取輕鄰敵。當仁不讓。豈宜拱默者乎。今將秣馬厲兵。爭衡中國。先生以爲何如。苞曰。大王之言。高世之略。秦隴英豪。所願聞也。於是虛襟撫納。衆赴如歸。乞伏乾歸遣使拜爲使持節都督洮河已西諸軍事。沙州牧白蘭王。視龍不受。謂使者曰。自晉道不剛。姦雄競逐。劉石虐亂。秦燕跋扈。河南王處形勝之地。宜當糾合義兵。以懲不順。奈何私相假署。擬僭率凶。寡人承五祖之休烈。控弦之士二萬。方欲掃氛秦隴。南彼沙涼。然後飲馬涇渭。戮開鼎之豎。以一丸泥封東關。開燕趙之路。迎天子於西京。以盡遐藩之節。終不能如季孟子陽。妄自尊大。爲吾白河南王。何不立勳帝室。策名王府。建當年之功。流芳來葉。邪。乾歸大怒。然憚其強。初猶結好。後竟遣衆擊之。視龍大敗。退保白蘭。在位十一年。年三十三卒。子樹洛干年少。傳位於烏乾提。

烏乾提一名大孩。性懦弱。飲酒淫色。不恤國事。乞伏乾歸之入長安也。烏乾提屢抄其境。乾歸怒。率騎討之。烏乾提大敗。亡失萬餘口。保於南涼。遂卒於胡國。在位八年。時年三十五。視龍之子樹洛干立。

樹洛干九歲而孤。其母念氏。聰惠有姿色。烏乾提妻之。有寵。遂專國事。洛干十歲。使自稱世子。年十六。嗣立。率所部數千家。奔歸莫何川。自稱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大單于。吐谷渾王。化行所部。衆庶樂業。號爲成實。可汗。沙濶雜種。莫不歸附。乃宜言曰。孤先祖避地於此。暨孤七世。思與羣賢。共康休緒。今士馬相控。控弦數萬。孤將振威。稱西戎。觀兵三秦。遠朝天子。諸君以爲何如。衆咸曰。此盛德之事也。願大王自勉。乞伏乾歸甚忌之。率騎二萬。攻之於赤水。樹洛干大敗。遂降乾歸。乾歸拜爲平狄將軍。亦水都護。又以其弟吐護眞爲捕虜將軍。居城都尉。其後屢爲乞伏熾磐所破。又保白蘭。慚憤發病而卒。在位九年。時年二十四。熾磐聞其死。喜曰。此虜矯矯。所謂有豕白頭也。有子四人。世子拾虔嗣。以上四段。俱見西秦傳。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八十九

南涼錄一

秃髮烏孤

秃髮烏孤。河西鮮卑人也。其先與後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遷於河西。其地東至麥田牽屯。西至溫羅。南至澆河。北接大漠。匹孤卒。子壽闡立。初壽闡之在孕。母姓胡拔氏。此句亦見廣韻。因影而產於破中。鮮卑謂破爲秃髮。因而氏焉。壽闡卒。孫樹機能立。壯果多謀。略秦始中。殺秦州刺史胡烈於萬斛堆。敗涼州刺史蘇愉於金山。此句通鑑致異引作新涼州刺史蘇弘。又殺涼州刺史楊欣於丹嶺。盡有涼州之地。武帝爲之吓食。後爲馬隆所敗。部下殺之以降。能死。從弟務九代立。九死。孫推斤立。斤死。子思復健立。部衆轉盛。遂據涼土。烏孤即思復健之子也。健卒。子烏孤襲位。養民務農。修結鄰好。呂光遣使署爲假節冠軍大將軍。河西鮮卑大都統廣武縣侯。烏孤謂諸將曰。呂氏遠來假授。當可受不。衆曰。吾士衆不少。何故屈人。烏孤將從之。其將石真若留曰。今本根未固。理宜隨時。光德刑修明。境內無虞。若致死於我者。大小不敵。後雖悔之。無所及也。不如受而遊養之。以待其釐耳。烏孤乃受之。烏孤討乙弗。折掘二部。大破之。道其將石亦于契廉川。

僕以都之烏孤登廉川大山泣而不言石亦干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大王所為不樂者將非呂光乎光年已老師徒屢敗今我以士馬之盛保據大川乃可以一擊百光何足懼也烏孤曰光之衰老亦吾所知但我祖宗以德懷遠殊俗懾威應陵契汗萬里委順及吾承業諸部背叛既乖遠道何以符所以泣耳其將符曰大王何不振旅督乘以討其罪烏孤從之

太初元年正月改元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赦其境內以弟利鹿孤為驃騎將軍保檀為車騎將軍曜兵廣武攻剋金城光道將軍資石來伐戰於街亭大敗之

二年降光樂都渭河澗河三郡嶺南羌胡數萬落皆附之光將楊軌王乞基率戶數千來奔烏孤改稱武威王

三年徙治樂都署弟利鹿孤為驃騎大將軍西平公鎮安夷保檀為車騎大將軍廣武公鎮西平以楊軌為賓客金石生時連珍四夷之使備陰訓郭俸西州之德望楊統楊真衛殷趙丞明郭黃郭奮史昂鹿嵩文武之秀傑梁烈韓正張烈郭龍中州之才金樹薛翹趙振王忠趙晃蘇勤秦雍之世門皆內居顯位外宰郡縣官方授才咸得其所烏孤從容謂其羣下曰隴右區區數郡地耳因其兵亂分裂遂至十餘乾歸擅命河南段業阻兵張掖虐臣假息偷據姑臧吾藉吾父兄遺烈思慮清西夏兼弱攻昧三若何先楊統進曰乾歸本我所部終必歸服段業儒生才非濟世權臣擅命制不由己千里代人程連懸絕且與我鄰好許以出吳共患乘其危弊非義舉也呂光衰老嗣紹沖閭二子孱弘雖頗有文武而內相猜忌若天威臨之必應錄瓦解宜遣車騎鎮姑臧鎮北據廉川乘虛迭出多方以誤之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翼疲於奔命人不得安其農業兼弱攻昧於是乎在不出二年可以坐定姑臧姑臧既拔二寇不待兵戈自然服矣烏孤然之遂陰有吞并之志段業為呂纂所侵利鹿孤救之纂懼燒池池張被殺業而還以利鹿孤為涼州牧鎮西平追僞檀入錄府國事八月烏孤因酒走馬馬倒傷脊笑曰幾使呂光父子大喜俄而患甚願謂羣下曰方難未靖宜立長君言終而薨在王位三年僞諡武王廟號烈祖弟利鹿孤立

柔提利鹿孤

柔提利鹿孤烏孤弟以太初三年八月即僞位大赦其境內殊死已下徙治西平使記室監趙梁明聘於段業業曰貴主先王粗業敢進功高先世宜為國之太祖有子何以不立梁明日有子羌奴先王之命也

業曰昔成王弱齡周召作宰漢昭八歲金雀夾輔雖嗣子冲幼而二叔休明左提右挈不亦可乎梁明日宋宜能以國讓春秋美之孫伯符委事仲謀終開有吳之業且兄終弟及殷湯之制也亦聖人之格言萬代之通式何必胤己為是紹兄為非業曰美哉使乎之義也利鹿孤聞呂光死遣其將金樹蘇勤率騎五千屯於崑崙口

建和元年大赦其境內改年曰建和二千石長吏清高有惠化者皆封亭侯關內侯延者老訪政治呂纂來伐使保檀拒之纂士卒精銳進度三堆三軍接懼保檀下馬據胡牀而坐士卒衆心乃始安與纂戰敗之斬二千餘級纂西擊段業保檀率騎一萬乘虛襲姑臧纂弟緯守南北城以自固保檀置酒於朱明門上鳴鑼鼓以嬰將士耀兵於青陽門虜兵八千餘戶而歸乞伏乾歸為姚興所敗率騎數百來奔處之晉興待以上賓之禮乾歸遣子謙等質於西平鎮北將軍俱延見言於利鹿孤曰乾歸本我之屬國妄自尊立理窮歸命非有款誠若奔東秦必引師西侵非我利也宜徒於乙弗之間防其奔逸之路利鹿孤曰吾方弘信義以收天下之心乾歸投誠而徙之四海將謂我不可以誠信託也俄而乾歸果奔於姚興利鹿孤謂延曰不用卿言乾歸果叛卿為吾行也延追乾歸至河不及而還

建和二年龍兒於長寧麒麟游於綵苑於是羣臣勸進固請即尊號不許乃以隆安五年僞稱河西王其將鎔勿論進曰昔我先君肇自幽朔被髮左衽無冠冕之儀遷徙不常無城邑之制用能中分天下威振殊境今建大號誠順天心然事居樂土非貽厥之規倉府粟帛生敵人之志且首兵始號事必無成陳勝項籍前鑒不遠宜若晉人於諸城勸課農桑以供軍國之用我則習戰法以誅未賓若東西有變長算以廢之如其敵強於我從而避其鋒不亦善乎利鹿孤然其言於是使保檀率師伐呂隆大敗之獲其右僕射楊和保檀謂之曰安髮危邦不思擇木老為囚虜豈曰智也桓曰受呂氏厚恩位番端武雖洪水滔天猶欲濟彼俱瀾實取為叛臣以見明主保檀曰卿忠臣也以為左司馬利鹿孤謂其羣下曰吾無經濟之才悉承業統自負乘在位三載於茲雖夙夜惟寅思弘道化而刑政未能允中風俗尚多凋弊戎車屢駕無闕境之功務進賢彥而下猶著滯豈所任非才將苦不明所致也二三君子其極言無諱吾將覽焉嗣部郎中史嵩對曰古之王者行師以全軍為上破國次之拯弱救焚東征西怨今不以綏寧為先惟以徙戶為務安土重遷故有離叛所以斬將剋城士不加厲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馬文章學藝為無用之條非所以來遠人垂不朽也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宜建學校開庠序選者德碩儒以訓胄子利鹿孤善之於是田玄沖趙誕為博士祭酒以教胄子七月姚碩德伐呂隆利鹿孤攝廣武守軍以避之

引補 時利鹿孤雖僞位尚臣姚興楊和兄經佐命姚萇早死與聞桓有德望徵之利鹿孤僞相於城東謂之曰本期與卿共成大業事乖本圖分岐之感情深古人但觀非深海無以運其帆非修楫無以喻其翼卿有佐時之器夜光之寶當振機雲開耀價連城區區河右未足以選卿才力善助日新以成大美

桓泣曰。臣往事呂氏。情節不建。陛下有臣於俘虜之中。顯同賢哲。每希樂龍附鳳。立尺寸之功。龍門既開。而臣遠離。公衡之懸。豈曰忘之。利鹿孤為之流涕道之。僂檀又攻呂隆昌松太守孟禕於顯美。

壬寅三年。剋美顯。僂檀執禕而數之曰。見機而作。實之所先。守迷不變。刑之所及。吾方耀威玉門。掃平秦隴。卿固守窮城。稽淹王憲。國有常刑。於分甘乎。禕曰。明公開剪河右。聲播宇內。文德以綏遠人。威武以懲不恪。況禕茂爾。敢距天命。登鼓之刑。禕之分也。但忠於彼者。亦忠於此。荷呂氏厚恩。受藩屏之任。明公至而歸命。恐獲罪於執事。惟公圖之。僂檀大悅。釋其縛。以待以客禮。徒顯美麗。二千餘戶而歸。嘉禕忠烈。拜左司馬。禕曰。呂氏將亡。聖朝之并河右。昭然已定。但為人守而不全。復忝顯任。竊所未安。明公之恩。聽禕就戮於姑臧。死且不朽。僂檀義而許之。呂隆為沮渠蒙遜所伐。遣使乞師。利鹿孤引率下議之。尚書左丞婆衍哈曰。今姑臧饑荒殘弊。破石萬。野無青草。資食無取。蒙遜千里行師。糧運不周。使二寇相殘。以乘其釐。若蒙遜拔姑臧。亦不能守。適可為吾取之。不宜救也。僂檀曰。喻知其一。未知其二。姑臧今雖虛弊。地居形勝。河西一都之會。不可使蒙遜據之。宜在速救。利鹿孤曰。車騎之言。吾之心也。遂遣僂檀率騎一萬救之。至昌松。而蒙遜已退。僂檀徒涼澤。段家五百餘家而歸。三月。利鹿孤寢疾。令曰。昔我諸兄弟傳位。非子者。蓋以泰伯三讓。周道以興。故也。武王親踐寶歷。垂諸焚之。試終能克昌家業者。其在車騎乎。吾寢疾悛頓。是將不濟。內外多虞。國機務廣。其令車騎經總百揆。以成先王之志。在位三年而薨。僂檀康王葬於南平陵之東南。弟僂檀嗣。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九十

南涼錄二

禕髮僂檀

禕髮僂檀。利鹿孤弟也。少機警。有才略。其父奇之。謂諸子曰。僂檀明識。非汝等輩也。是以諸兄不以授子。欲傳之於僂檀。及利鹿孤即位。垂拱而已。軍國大事。皆以委之。建和三年。喪位。

壬寅。弘昌元年。以晉元興元年。僂檀涼王。遷於樂都。改元曰弘昌。初。乞伏乾歸之在晉興也。以世子熾磐為質。後熾磐逃歸。為追騎所執。利鹿孤命殺之。僂檀曰。臣子逃歸君父。振古通義。故魏武善關羽之奔。秦昭怨項襄之逝。熾磐雖逃。叛。孝心可嘉。宜垂全宥。以弘海岳之量。乃赦之。至是。熾磐又奔允街。僂檀歸其妻子。秦遣使拜僂檀車騎將軍。廣武公。

癸卯二年。僂檀大城樂都。姚興遣將齊難率衆迎呂隆。隆於姑臧。僂檀攝昌松魏安二戍以避之。興涼州刺史王尚。遣主簿宗敞來聘。敞交臂。呂光時自湟河太守入為尚書郎。見僂檀於廣武。執其手曰。君神爽宏拔。逸氣凌雲。命世之傑也。必當對清世難。恨吾年老不及見耳。以敞兄弟託君。至是。僂檀謂敞曰。孤以常

才認爲尊先君所見稱。每自恐有累大人水鏡之明。及忝家業。竊有懷君子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不圖今日得見卿也。敕曰。大仁仁作親。存念先人。雖來陳阿。孤叔向撫汝齊之子。無以加也。酒酣語及平生。傳曰。卿魯子敬之儔。恨不與卿共成大業耳。

甲辰 三年。傳以姚興之盛。又密圖姑臧。乃去其年號。能尙書丞郎官。遣參軍關尙聘於興。興謂尙曰。車騎投誠獻款。爲國藩屏。擅與兵衆。輒造大城。爲臣之道。固若是乎。尙曰。王侯設險以自固。先王之制也。所以安人衛衆。預備不虞。車騎僻在遐裔。密通勳寇。南則逆羌未賓。西則蒙遜跋扈。蓋爲國家重門之防。不圖陛下忽以爲嫌。興笑曰。卿言是也。傳遣其將文支討南羌西屠。大破之。上表姚興求涼州。不許。加傳散騎常侍。增邑二千戶。

乙巳 四年。傳於是率師伐沮渠蒙遜。次於氐池。蒙遜嬰城固守。芟其禾苗。至於赤泉而還。獻與馬三千匹。羊三萬頭於秦。六月。秦遣使傳檄爲使持節都督河西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刺史。常侍公如故。鎮姑臧。傳率步騎三萬。次於五洞。與涼州刺史王尙。遣辛晃。孟暉。彭敏出迎。尙自青陽門。鎮南文支入自涼風門。宗敏以別駕送尙。還長安。傳曰。吾得涼州三千餘家。情之所寄。唯卿一人。奈何捨我去乎。敕曰。今送君。所以忠於殿下。傳曰。吾今新收貴州。懷遠安邇之略。爲之若何。敕曰。涼土雖弊。形勝之地。道山人弘。實在殿下。段懿。孟暉。武威之宿望。辛晃。彭敏。秦隴之冠冕。裴敏。馬輔。中州之令族。張起涼國之舊胤。張穆。邊憲。文同。楊班。梁棊。趙昌。武同。飛羽。以大王之神略。撫之以威信。農戰並修。文教兼設。可以從橫於天下。河右豈足定乎。傳大悅。賜馬二十四匹。於是大發文武於謙光殿。班賜金帛各有差。

丙午 五年。遣西曹從事史高聘於姚興。興謂高曰。車騎坐定涼州。衣錦本國。其德我乎。高曰。車騎積德河右。少播英聞。王威未接。投誠萬里。陛下官方任才。量功授職。赫倫之常。何德之有。興曰。朕不以州授車騎者。車騎何從得之。高曰。使河西雲擾。呂氏頗猖者。實由車騎。傾其根本。陛下雖鴻羅週被。涼州猶在天網之外。故征西以周召之重。力屈姑臧。齊難以王旅之盛。勢挫張掖。王尙孤城獨守。外逼羣狄。陛下不連兵十年。殫竭中國。涼州未易取也。今以虛名假人。內收大利。乃知妙算自天。聖與道合。雖云選授。蓋亦時宜。興悅其言。拜騎都尉。七月。傳遣使於宜德堂。仰視而歎曰。古人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前呂松太守孟暉進曰。張文王築城苑。繕宗廟。構此堂爲胎厥之資。萬世之業。秦師濟河。雖然瓦解。梁熙據全盛之地。擁十萬之衆。軍敗於酒泉。身死於彭濟。呂氏以排山之勢。王有西夏。率土崩離。衝樽奏雍。寬饒有言。富貴無常。忽報易人。此堂之建。年垂百載。十有三主。唯信順可以久安。仁義可以永固。願大王勉之。傳曰。非君無以聞謠言也。八月。以鎮南大將軍文支鎮姑臧。傳還於樂都。傳雖受制於秦。然車服禮章一如王也。以宗敏爲太府主簿。錄記室事。傳僞游說河。襲徙西平。溫河諸羌三萬餘戶於武興與

禾武威。昌松四郡。徵集戎夏之兵五萬餘人。大閱於方亭。十一月。遷於姑臧。丁未 六年。遂伐沮渠蒙遜。入西陝。蒙遜率衆來距。戰於均石。爲蒙遜所敗。傳檄率騎二萬。連破四萬石。以給西郡。蒙遜攻西郡。降之。其後傳檄又與赫連勃勃戰於陽武。爲勃勃所敗。將佐死者十餘人。傳檄與數騎奔南山。幾爲追騎所得。傳檄懼東西寇。至徒三百里內百姓。入於姑臧。國中駭怨。塔各成七兒。因百姓之擾也。率其屬三百人。叛傳檄於北城。推梁貴爲盟主。貴閉門不應。一夜衆至數千。殿中尉張猛大言於衆曰。主上陽武之敗。蓋恃衆故也。貴躬悔過。明君之義。諸君何故從此小人。作不義之事。殿內武旅。正爾相尋。目前之危。悔將無及。衆聞之。咸散。七兒奔安。殿中騎將白路等追斬之。軍諸祭酒梁寶。輔國司馬邊憲等七人謀反。傳檄悉誅之。

戊申 嘉平元年。傳以傳檄外有陽武之敗。內有邊梁之亂。遣其尙書郎韋宗來觀。傳檄與宗論六國從橫之規。三家戰爭之略。遠言天命。履與近陳人事。成敗機變。無窮辭致。清辯宗出而歎曰。命世大才。經綸名教。者不必華宗夏士。撥煩理亂。澄濟濟世者。亦未必八索九邱。五經之外。冠冕之表。復自有其人。車騎神機秀發。信一代之偉人。由余日。豈足爲多也。宗冠長安。言於興曰。涼州雖殘弊之後。風化未頽。傳檄權詐多方。憑山河之固。未可圖也。興曰。勃勃以烏合之衆。尙能破之。吾以天下之兵。何足剋也。宗曰。形勢變遷。終始殊途。陵人者易敗。自守者難攻。陽武之役。傳檄以輕勃勃。勃勃至敗。今以大軍臨之。必自固求全。臣竊料羣臣無傳檄也。雖以天威臨之。未見其利。興不從。乃遣其將姚弋仲。及欲成等。率步騎三萬來伐。又使其將姚顛爲弋仲後繼。遣傳檄書云。遣尙書左僕射齊難討勃。懼其西逸。故令弋仲等於河西遊之。傳檄以爲然。遂不設備。弋仲至漢口。昌松太守蘇勤。嬰城固守。弋仲論勤令降。勤曰。汝違負盟誓。伐委順之藩。天地有靈。將不祐汝。吾寧爲涼鬼。何降之有。城陷。斬勤等。至於姑臧城下。屯於西苑。州人王鍾。宋鍾。王俄等密爲內應。候人執其使。遂之。傳檄欲誅其元首。前軍伊力延侯曰。今強敵在外。內有姦賊。兵交勢難。離難不輕。宜悉坑之。以安內外。傳檄從之。殺五千餘人。以婦女爲軍賞。命諸郡縣。悉驅牛羊於野。欲成縱兵虜掠。傳檄遣其鎮北俱延。鎮軍敬歸等十將。率騎分擊。大敗之。此段亦略見前卷二百一十。斬首七千餘級。姚弋仲不出。傳檄攻之未剋。乃斷水上流。欲以持久。弊之。會雨甚。堰壞。弋仲乃振。姚顛聞弋仲。兼道赴之。軍勢甚盛。遣善射將孟欲等五人。挑戰於涼風門。弦未及發。材官將軍宋益等。馳擊斬之。顛乃委罪欲成。遣使謝傳檄。引師而歸。傳檄於是十一月。僭即涼王位於南郊。大赦其境內。改年爲嘉平。置百官。立夫人折掘氏爲王后。世子虎豪爲太子。錄尙書事。左長史趙晃。右長史郭作。尙書左右僕射。鎮北俱延。爲太府。鎮軍敬歸。爲司隸校尉。自餘封署各有差。

己酉 二年。正月。以子明德歸爲南中郎將。領昌松太守。歸德甚寵之。年始十三。命爲高昌殿。賦。援筆即成。彭不移漏。一作傳檄覽而善之。一之。擬之於曹子建云。此節亦見前卷二百一十。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九十一

南涼錄三

秃髮傳

庚戌 嘉平三年。遣其左將軍枯木、附馬都尉胡康、伐沮渠蒙遜。掠臨松人千餘戶而還。蒙遜大怒。率騎五千。至於顯美方亭。破車蓋鮮卑而還。俱延又伐蒙遜。大敗而歸。倭檀將親率衆伐蒙遜。趙晃及太史令景保諫曰。今太白未出。歲星在酉。宜以自守。難以伐人。比年天文錯亂。風霧不時。唯修德責躬。可以寧吉。倭檀曰。蒙遜往年無狀。入我封畿。掠我邊疆。殘我禾稼。吾奮力待時。將報東門之恥。今大軍已集。卿欲沮衆邪。保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臣主察乾象。若見事不言。非爲臣之體。天文顯然。勛必無利。倭檀曰。吾以輕騎五萬伐之。蒙遜若以騎兵距我。則衆寡不敵。蒙步而來。則舒疾不同。故右則擊其左。赴前則攻其後。終不與之交兵接戰。卿何懼乎。保曰。天文不虛。必將有變。倭檀怒。餽保而行。曰。有功當殺汝以徇。無功封汝百戶侯。既而蒙遜率衆來距。戰於窮泉。倭檀大敗。單馬奔還。景保爲蒙遜所擒。讓之曰。卿明於天文。爲彼國所任。遠天犯順。智安在乎。保曰。臣匪爲無智。但言而不從。蒙遜曰。昔漢高祖困於平城。以恭敬爲功。哀

十六國春秋輯補 卷九十一 南涼

六二七

十六國春秋輯補 卷九十一 南涼

六二九

紹敗於官渡。而田豐爲魏。卿策同二子。貴主未可量也。卿必有畏敬之實者。吾今放卿。但恐有田豐之禍耳。保曰。寡君雖才非漢祖。猶不同本初。正不可不得封侯。豈虛禍也。蒙遜乃免之。至姑臧。倭檀謝之曰。卿孤之善也。而不能從之。孤之深罪。封保安亭侯。蒙遜進圍姑臧。百姓怨東苑之魏。悉皆驚散。景保、麥田、車蓋諸部。盡降於蒙遜。倭檀使請和。蒙遜許之。乃遣司隸校尉敬歸及子他爲質。歸至胡坑。逃還。他爲追兵所執。蒙遜徙其衆八千餘戶而歸。右衛折掘奇領。據石驢山。以叛。倭檀懼爲蒙遜所滅。又慮奇領剋嶺南。乃遷於樂都。留大司農成公緒守姑臧。倭檀始出城。焦護、王侯等閉門作難。收合三千餘家。保據南威。謀推焦明爲大都督。龍驤大將軍。謀爲涼州刺史。降於蒙遜。蒙遜敬歸討奇領於石驢山。戰敗死之。蒙遜因剋姑臧之威。來伐。倭檀遣其安北段苟。左將軍雲連。乘虛出番禾。以襲其後。徙三千餘家於西平。
辛亥 四年。蒙遜圍樂都。三旬不克。遣使謂倭檀曰。若以龍子爲質。我當還師。倭檀曰。去否。任卿兵勢。卿違盟無信。何質以供。蒙遜怒。築室返耕。爲持久之計。羣臣固諫。乃以子安周爲質。蒙遜引歸。吐谷渾樹洛干率衆來伐。倭檀遣其太子虎臺距之。爲洛干所敗。倭檀又將伐蒙遜。郡川護軍孟愷諫曰。蒙遜初并姑臧。凶勢甚盛。宜固守伺隙。不可妄動。不從。五道俱進。至番禾。掠五千餘戶。其將屈右一作右進曰。陛下轉戰千里。前無完陣。徒戶資財。盈溢衢路。宜倍道旋師。早度峻險。蒙遜善於用兵。士衆習戰。若輕軍卒至。出吾慮表。一作不大敵外逼。徒戶內攻。危之道也。衛尉伊力延曰。我軍勢方盛。將士勇氣百倍。彼徒我騎。勢不相及。若倍道旋師。必損棄資財。示人以弱。非計也。屈右出而告其諸弟曰。吾言不用。天命也。此吾兄弟死地。俄而昏霧風雨。蒙遜軍大至。倭檀敗績而還。此段亦見御覽三百二十。通鑑五百五十六。蒙遜進圍樂都。倭檀嬰城固守。以子染干爲質。蒙遜乃歸。
壬子 五年。

癸丑 六年。遣安西統帥耀兵西境。蒙遜侵西平。徙戶掠牛馬而還。郡川護軍孟愷表鎮南遼河。太守文支。荒酒復諫。不恤政事。倭檀謂伊力延曰。今州土傾覆。所仗者文支而已。將若之何。延曰。宜召而訓之。使改往修來。倭檀乃召文支。既到。讓之曰。二兄英委早世。吾以不才嗣統。不能負荷大業。頗猶如是。胡顏視世。雖存者。阻庶幾。子鮮存。衛藉文種。復吳。卿之謂也。聞卿唯酒是耽。荒廢諸事。吾年已老。卿復若斯。祖宗之業。將誰寄也。文支頓首陳謝。郡川人衛章等。謀殺孟愷。南啓乞伏熾磐。郭越止之曰。孟君寬以惠下。何罪而殺之。吾輩遠來而死。不負君以生。乃密告之。愷誘章等飲酒。殺四十餘人。愷懼熾磐軍之至。馳告文支。文支遣將軍庾珍赴之。熾磐軍到城。聞珍將至。引歸。蒙遜又攻樂都。二旬不克。而還。鎮南文支以遼河降蒙遜。徙五千餘戶於姑臧。蒙遜又來伐。倭檀以太尉俱延爲質。蒙遜乃引還。
甲寅 七年。倭檀議欲西征乙弗。孟愷諫曰。連年不收。上下饑弊。南逼熾磐。北迫蒙遜。百姓騷動。下不安業。今遠征難。後患必深。不如結盟熾磐。通糴濟難。熾磐雖都。以廣軍資。奮力繕兵。相時而動。易曰。其亡其

亡。繫於苞桑。惟陛下圖之。傳檀曰。孤將略地。卿無沮衆。謂其太子虎臺曰。今不種多年。內外俱窘。事宜西行。以拯此弊。蒙遜近去。不能卒來。且夕所慮。惟在熾磐。彼名微衆寡。易以討。吾不過一月。自足周旋。汝謹守樂都。無使失墜。傳檀乃率騎七千。西襲乙弗。大破之。獲牛馬羊四十餘萬。熾磐乘虛來襲。撫軍從事中郎尉肅言於虎臺曰。今外城廣大。難以固守。宜聚國人於內城。肅等率諸行人。距城於外。如或不捷。猶有萬全。虎臺曰。小賊豈爾。且夕當走。卿何慮之過也。虎臺懼。人有二心也。乃召蒙望。有勇謀者。閉之於內。孟望泣曰。熾磐不道。人神同憤。惟恐進則荷恩。退則妻之累。豈有二乎。今事已急矣。人思自効。豈有猜邪。虎臺曰。吾豈不知子忠。實懼餘人。脫生慮表。以君等安之耳。旬一而城潰。安西樊尼自西平奔告傳檀。傳檀謂衆曰。今樂都爲熾磐所陷。男夫盡殺。婦女賞軍。雖欲歸還。無所赴也。卿等能與吾藉乙弗之資。取契汗以贖妻子者。是所望也。不爾。即歸熾磐。便爲奴僕矣。豈忍見妻子在他懷抱中。遂引師而西。衆多逃返。道鎮北段苟追之。苟亦不還。於是將士皆散。惟中軍統帥後軍洛肱。安西樊尼。散騎侍郎陰利鹿在焉。傳檀曰。蒙遜熾磐。昔皆委質於吾。今而歸之。不亦鄙乎。四海之廣。匹夫無所容其身。何其痛哉。蒙遜與吾名齊年比。熾磐姻好少年。俱其所忌。勢皆不濟。與其聚而同死。不如分而或全。樊尼長兄之子。宗都所寄。吾衆在北者。戶垂二萬。蒙遜方招懷。遺。存亡繼絕。汝其西也。紇勃。洛肱亦與俱。吾年老矣。所適不容。事見妻子而死。遂歸熾磐。惟陰利鹿隨之。傳檀謂利鹿曰。去危就安。人之常也。吾親屬皆散。卿何獨留。利鹿曰。臣老母在家。方寸實亂。但忠孝之義。勢不俱全。雖不能西。哭沮渠中。包胥之誠。東威秦拔。展毛遂之操。負纒約而待陛下者。臣之分也。惟願開弘。遠欲。審進止之算。傳檀歎曰。知人固未易。人亦未易知。大臣親戚。皆棄我去。終始不虧者。惟卿一人。蒙塞不測。見之於卿。六月。傳檀至西平。熾磐遣使郊迎。待以上賓之禮。初。樂都之潰也。諸城皆降於熾磐。傳檀將振威將軍尉賢政。固守浩亶。不下。熾磐呼之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在。吾聞孤城獨守。何所爲也。賢政曰。受涼王厚恩。爲國藩屏。雖知樂都已陷。妻子爲擒。先歸獲賞。後順受誅。然不知主上存亡。未敢歸命。妻子小事。豈足動懷。昔羅慮待命。管文亮之文聘。後來。魏武不責。遊一時之榮。忘委付之重。竊用駘焉。大王亦安用之哉。熾磐乃遣虎臺手書喻政。政曰。汝爲國儲。不能盡節。反而縛於人。棄父負君。虧萬世之業。賢政義士。豈如汝乎。此段亦見前既而開傳檀至左南。乃降。熾磐以傳檀爲驃騎大將軍。封左南公。後。爲熾磐所鳩。左右勸傳檀解樂。傳檀曰。吾病豈宜。瘞邪。遂死。時年五十一。在位十三年。僞諡景王。虎臺後亦爲熾磐所殺。傳檀少子保周。腦子破羌。俱延子。覆龍。利鹿孫。周。烏孫承鉢。皆奔沮渠蒙遜。久之。歸魏。魏以保周爲張掖王。覆龍酒泉公。破羌西平公。副周永平公。承鉢昌松公。自烏孫太初元年。歲在丁酉。至傳檀滅。之歲甲寅。十有八歲。此段亦見前

十六國春秋輯補 卷九十一 南涼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九十二

西涼錄一

李暠古老

李暠。字玄盛。小字長生。隴西狄道一作威人也。漢前將軍廣之十六世孫也。廣子侍中敢之後。廣曾祖仲翔。漢初爲將軍。討叛羌於秦昌。秦昌即狄道也。衆寡不敵。死之。仲翔子伯考。奔喪。因葬於狄道之東川。遂家焉。世爲西州右姓。高祖雍。曾祖柔。任竹。並歷位郡守。祖父奔。仕前涼張軌。爲武衛將軍。天水太守。安世亭侯。父利。字中堅。幼有令名。世子侍講。年十八卒。暠。祖之遺腹子。少而好學。性沈敏寬和。四字一作美器度通涉經史。尤善文義。及長。頗習武藝。誦孫吳兵法。常與呂光。太史令郭慶。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衛。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有國土之分。家有驕草馬。生自額駒。此其時也。後涼呂光。龍飛二年。建康太守京兆段業。自稱涼州牧。號神璽元年。以敦煌太守趙郡孟敏。爲沙州刺史。拜暠。效穀。令敏。尋卒。二年。敦煌軍馮翊郭謙。沙州治中敦煌索仙等。以趙溫。殺有惠政。推暠爲軍。敦煌太守。暠初難之。會宋繇仕於業。告歸。致言於暠曰。兄忘郭慶之言邪。白額駒。今已生矣。暠乃從之。尋進號冠軍。稱藩於業。業以

沙門曇雀者。不知何許人也。禿髮傳檀時。從河南來。持一錫杖。令人跪曰。此是波若眼。奉之可以得道。時人咸異之。或遺以衣服。受而投之於河。後日以還其本主。衣無所汗。行步如風雲。言人死生貴賤。無毫釐之差。人或藏其錫杖。曇雀大哭數聲。閉口須臾。起而取之。咸奇其神異。莫能測也。每謂傳檀曰。若能安坐無爲。則天下可定。祚胤克昌。如其窮兵好殺。禍將及已。傳檀不能從。傳檀女病甚。請救療。曇雀曰。人之生死。自有定期。聖人亦不能轉禍爲福。曇雀安能延命邪。正可知早晚耳。傳檀固請之。時後宮門閉。曇雀曰。急開後門。及開門。則生。不及則死。傳檀命開之。不及而死。後兵亂。不知所在此。此傳後宮者

焉為安西將軍敦煌太守領護西胡校尉及業得稱涼王其右衛將軍索嗣構於業乃以嗣為敦煌太守率騎五百而西未至二十里移為使迎已為疑將出迎之效殺令張遠及宋孫止之曰呂氏政衰段業剛弱正是英豪有為之日將軍處一國成資奈何束手於人索嗣自以本邦諸人情附己不度將軍卒能距之可一戰而擒矣宋孫亦曰大丈夫已為世所推今日便授首於嗣豈不為天下笑乎大兄英姿挺傑有雄霸之風張王之業不足繼也詰曰昔少無風雲之志因官至此郡士人忽爾見推向言出迎者未知士大夫之意故也因道孫說嗣見嗣唱以甘言還謂詰曰嗣志驕兵弱易擒耳於是遣其二子欲讓與孫及司馬尹建興等逆戰破之嗣奔還張掖張掖與嗣善結為刎頸交反為所構故深恨之乃罪狀嗣於段業將沮渠男成又惡嗣至是因勸除之業乃殺嗣遣使謝分敦煌之涼與烏浮晉昌之宜禾三縣為涼與郡業復進爵持節都督涼與已西諸軍事鎮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

庚子 元年時有赤氣起於後園龍跡見於小城隆安四年十一月晉昌太守唐瑤移做六郡推詰為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尉詰乃大赦其境內改年為庚子追尊祖父曰涼景公父起涼簡公以唐瑤為征東將軍郭謙為軍諮祭酒索仙為左長史張遠為右長史尹建興為左司馬張體順為右司馬張修為右長史令狐益為右長史張林為太府主簿宋孫張說為從事中郎孫加折衝將軍護加揚武將軍索承明為右司馬令狐遵為武衛將軍首與太守汜德瑜為軍諮將軍西郡太守張肅為折衝將軍溫河太守索訓為威遠將軍西平太守趙開為驍馬護軍大夏太守索慈為廣武太守陸亮為西安太守令狐赫為武威太守索術為武興太守以招懷東夏又道宋孫東伐涼與并擊玉門已西諸城皆下之遂屯玉門關廣田積穀為東伐之資

辛丑 二年初呂光之稱王也遣使市六璽玉於於寔至是六月玉至敦煌納之郡府此節亦見前
壬寅 三年正月詰於南門外臨水起堂名曰靖恭之堂以議朝政閱武事堂成圖讚自古聖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詰親為序頌以明鑒誠之義當時文武羣寮亦皆圖焉是月有白雀翔於靖恭堂詰觀之大悅頌之此節亦見前
癸卯 四年

甲辰 五年正月立泮宮增高門學生五百人起嘉納堂於後園以圖讚所志四月敦煌有葛藤木而生作黃鳥之形世子暉卒九月立第二子敬為世子

乙巳 建初元年晉書正月大赦改年為建初元年遣舍人黃始梁興間行奉表詣關曰昔漢運將終三國鼎峙鈞天之歷飛鍾皇符高祖開洪基景文弘帝業嗣武受終聖業克承服六合同風宇宙齊貫而惠皇失叙權臣亂紀懷德連道蒙塵於外懸象上分九服下裂吞音願之普天同憤伏惟中宗元皇帝基天紹命遷幸江表荆揚盡弘覆之於五都為荒榛之藪故太尉西平武公執當元康之初屬懷懷之際受命與

方出撫此州威略所振聲蓋海內明盛繼統不限前志長旌所指仍關三秦義立兵強拓境萬里文桓嗣位奕葉載德囊括關西化被遐裔遐邇款藩世修職貢晉德之遠揚蒙此州是賴大都督大將軍天錫以英挺之姿承七世之業志匡時難別隆先勳而中年降英兵寇侵境皇威遐邇同獎弗及以一方之師抗七州之衆孤力屈社稷以夷臣聞歷數相推歸餘於終帝王之與必有閔位是以其工亂象於黃農之間秦項竊竊於周漢之際皆機不動履履成囚自戎狄陵華已涉百齡五胡僭襲期運將移四海顛順懸心象魏故師次東關趙魏莫不全隳淮南大捷三方欣然引領伏惟陛下道協少康德侔光武繼天統位志濟函夏至如此州世篤忠義臣之羣寮以臣高祖東莞太守雍會祖北地太守柔荷龍前朝參悉時務伯祖龍驤將軍廣督太守長寧侯卓亡祖武衛將軍天水太守安世亭侯奔吐涼州著功秦隴殊寵之隆勳於天府忘臣無庸賴依資融故事追臣以義上臣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尉臣以為荆楚替其齊桓與召陵之師諸侯不恭晉文起城濮之役用能勳光踐土業隆一匡九域賴其弘猷春秋恕其專命功冠當時美垂千祀況今帝居未復諸夏昏墊大禹所經奄為戎墟五嶽賴其弘三九州名都夷穢其七辛有所言於茲而願微臣所以叩心竭氣忘寢與食雖肝焦慮不遑寧息者也江涼雖遠義誠密通風雲苟通實如唇齒臣雖名未結於天臺益未著於海內然懇懇累祖烈烈義不細辭以稽大務輒願羣議亡身即事輒願任重懼忝威命昔在春秋諸侯宗周國皆稱元以布時令今天豈遠正朔未加發號施令無以紀數輒年冠建初以崇國憲冀杖龍靈全制一方使義誠著於所天玄風扇於九壤殉命歿身限越慷慨誓酬羣寮曰昔河右分崩羣豪競起吾以寡德為衆賢所推何嘗不忘躬與食思濟黎庶故前遣母弟孫董率雲騎東殄不庭軍之所至莫不賓下今惟蒙選錫時一城自張掖已東晉之遺黎雖為戎虜所制至於向義思風過於殷人之望西伯大業雖定不可安茲吾將遷都酒泉漸逼寇穴諸君以為如何張遠贊成其議詰大悅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張長史與孤同矣夫復何疑乃以張體順為軍諮將軍建康太守鎮樂涇徵宋孫為右將軍領敦煌護軍與其子敦煌太守讓鎮敦煌遂遷居於酒泉今之肅州

行於世後北京沮渠遷通平酒泉徵兩必書郎中賜號玄虛先生

在以德撫其境內但與通和立盟弗之校也

四年時白狐白兔白雀白鳩皆棲其園圍其墓下以為白祥

光甘肅運理諸未乘瑞請史官記其事誌從之

五年

六年春三月魏安焦胡據姑臧自號龍驤大將軍遣使稱臣

率騎來攻焉道世子欲及別將朱元虎禦之戰於馬廟

蒙遜歸之岳與遜結盟而還

七年秋八月蒙遜復背前盟率輕騎來侵岳曰兵有不戰而敗者

將沮渠百年

壬子八年

癸丑九年三月三日岳譙於曲水命宰寮賦詩而親爲之序

荷翹難濟之勳不建雖外總良能憑股肱之力而戎務孔殷

等未及師保之訓皆弱年受任常懼弗克以貽咎悔古今之事

萬亮訓應璠奏諫諍其終始周孔之教盡在中矣爲國足以致安

雖言發往人道師於此且經史道德如采菽中原勤之者則功多

神淪昏而覆溺呂登覺於閭闔厥構推以傾頽疾風飄於高木

燎原名都幽然影絕千邑圍而無烟斯乃百六之復數起滅相因而迭然

之想開天命而不轉遊非分於無象故覆車絕路而繼軌

求欲專而失愈速寄玄珠於罔象修德涼道鞠焉荒凶

同跨弱水以建基踞腹蟻以爲墟總奔騰之駭轡接摧輪於峻峰

岑榭交橫河廣水深狐狸夾路鷄鳴華吟挺非我以為用任至當

宰榭交橫河廣水深狐狸夾路鷄鳴華吟挺非我以為用任至當

徒射鉤與斬袂或脫格而纏繞或後至而先列采殊才於巖陸

蕩穢想孔明於草廬運玄籌之罔滯洪操整而慷慨起三軍以激銳

曹而歸劉何義勇之超出據斷橋而橫矛亦雄姿之壯發輝輝南珍

烏林龍驤江浦推堂堂之勁陣響風翔而雲舉紹獎韓之遠蹤

大祐信乾坤之相成庶物希風而潤雨增益既蕩三江已清

以飛榮仰遺塵於絕代企高山而景行將建朱旗以啓路

資神兆於皇極協五緯之所事赴赴于城翼翼上弼委誠奔鯨

際間昌寓之勝乘暨襄城而按轡知去寄之在茲體牧重之所遷

於統素託精誠於白日

丁巳十三年正月岳寢疾頤命長史宋孫曰吾離荼毒百艱備嘗

不能一同河右今氣力微然當不復起矣死者失理吾不悲之

殆之機吾終之後嗣子猶卿子也善相輔導述吾平生勿令居人

使籌略乖戾失成敗之要晉義熙十三年二月岳於恭德殿

昭武王廟號太祖先是河右不生楸槐柏松張駿之世取於秦隴

北隅有槐樹生焉岳又著槐樹賦以寄情

庸及劉炳等並作又成兵難繁興時俗諠競乃著大酒客賦

景等歸晉遇害江南岳聞而弔之岳前妻同郡辛納女貞順有

世子諱早卒第二子歆嗣

十六國春秋補 卷九十三 四四

六四四

六四五

六四四

六四五

六四四

六四五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九十四

西涼錄三

李歆

李歆字士業，高第子。嘉寧時，府寮左長史宋繇等，上為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涼州牧、護羌校尉、大赦境內。改年為嘉興元年。母尹氏為太后。以宋繇為武衛將軍，廣夏太守，軍諸祭酒。錄三府事。索仙為征虜將軍，張掖太守。沮渠蒙遜遣其張掖太守沮渠廣宗詐降，誘歆。歆遣武衛溫宜等赴之，親勒大軍。為之後繼。蒙遜率乘三萬，設伏於麥泉。歆聞引兵還，為蒙遜所逼。歆親貫甲先登，大敗之。追奔百餘里，俘斬七千餘級。

嘉興二年，蒙遜又伐歆。歆將出距之。左長史張體順固諫乃止。蒙遜大獲稼穡而還。是歲，朝廷以歆為持節都督七郡諸軍事、鎮西大將軍、護羌校尉、酒泉公。已未，三年，歆用利頗嚴，又繕築不止。從事中郎張顯上疏諫曰：入歲已來，陰陽失序，屢有賊風暴雨，犯傷和氣。今區城三分，勢不久立，并兼之本，實在農戰。懷遠之略，事歸寬簡，而更繁刑峻法，宮室是務，人力凋

十六國春秋輯補 卷九十四 西涼

六四七

殘，百姓愁悴，致災之咎，實此之由。主簿氾稱又上疏諫曰：臣聞天子受元后，殷勤至矣。故政之不修，則垂災譴以戒之。改者雖危必昌，宋景是也。其不改者，雖安必亡，魏公是也。嘉興元年三月，癸卯，燉煌謙德門陷。以上三句，亦見御覽八百八十。八月，效穀地裂。二年元日，昏霧四塞。四月，日赤無光。二旬乃復。十一月，狐上南門。今茲奉夏，地頻五震。六月，阻星於建康。臣雖學不稽古，敏謝仲舒，願亦聞道於先師。且行年五十有九，請為殿下略言耳目之所聞見，不復能遠論。傳之事也。乃者，咸安之初，西平地裂，狐入謙光殿前，俄而秦師奄至。都城不守，梁熙既為涼州，蕭泰氏兵亂，規有全涼之地，外不撫百姓，內多聚斂。建元十九年，姑臧南門崩，隕石於閣豫堂。二十年，而呂光東反，子敗於前，身戮於後。段業因羣胡亂，遂稱制此方。三年之中，地震五十餘所。既而先王龍興瓜州，蒙遜殺之，張掖此皆目前之成事，亦殿下之所聞知。效穀先王鴻漸之始，謙德即尊之室，基陷地裂，大凶之徵也。日者，太陽之精，中國之象，亦而無光。中國將為胡夷之所滅。諺曰：野獸入家，主人將去。今狐上南門，亦災之大也。又狐者，胡也。天意若曰：將有胡人居於此城。南面而居者也。昔春秋之世，星隕於宋，襄公卒為楚所擒，地者至陰，胡夷之象，當靜而動，反亂天常。天意若曰：胡夷將震動中國。中國若不修德，將有宋襄之禍。臣蒙先朝布衣之眷，輒自同子弟之親，是以不避忤上之誅，味死而進愚款。願陛下親仁善鄰，養威觀望，罷宮室之務，止游畋之娛，後宮嬪妃，諸夷子女，躬受分田，身勸蠶績，以消儉素德為榮，息茲奢靡之費。百姓租稅，專擬軍國，虛於下土。廣招英雋，修秦氏之術，以強國富俗。待國有數年之積，庭盈文武之士，然後命韓白為前驅，納子房之妙算。一鼓而姑臧可平，長驅可以飲馬涇渭。方東面而爭天下，豈蒙遜之足憂。不然，臣恐宗廟之危，必不出紀。歆並不納。

嘉興四年，歆立四年而宋受禪。歆將謀東伐，張體順切諫乃止。七月，故開蒙遜南伐西秦，禿髮復位。命中外戒嚴。將攻張掖。尹太后以為不可，不聽。宋繇亦固諫，歆怒不從。繇退而歎曰：大事去矣。吾見師之出，不見師之還也。故遂率步騎三萬東伐。次於都渣洞。蒙遜自浩疊來距，戰於懷城。歆為蒙遜所敗。左右勸歆還酒泉。歆曰：吾遠太后明誨，遠取敗辱，不殺此胡，復何面目以見母也。勸衆復戰。敗於麥泉。為蒙遜所殺。諸弟驍騎將軍酒泉太守翻、擊虜將軍新城太守預、領羽林右監密、左將軍姚、右將軍亮等，西奔。蒙遜遂入於酒泉。歆之未敗也，有大蛇從南門而入。至於恭德殿前，有雙雉飛出宮內，通街大樹上。有烏鵲爭巢，鵲為鳥所殺。又有收煊父老令狐熾，夢白頭公衣給，而謂熾曰：南風吹，動長木，胡桐椎，不中。熾言訖，忽然不見。歆小字桐椎。至是而亡。此節亦見御覽六百八十八。翻及弟收煊太守恂與諸子等，乘收煊奔於北山。蒙遜以索嗣子元緒行收煊太守。元緒簡驗好殺，大失人和。郡人宋承、張弘等，以恂在郡有惠政，密信招恂。恂率數十人，騎入於收煊。元緒車奔涼州，宋承等推恂為冠軍將軍。涼州刺史，改元永建。蒙遜遣世子德政率衆攻恂。恂閉門不戰。蒙遜自率衆二萬攻之。三面起堤，以水灌城。恂遣壯士一千，連服為橋。潛欲決堤。蒙遜勒兵逆戰。宋承等開門出降。恂自殺。遂屠其城。恂子士誠，恂之第六子也。故子重耳，脫身

十六國春秋輯補 卷九十四 西涼

六四九

奔於江左。仕於宋。後歸魏。為弘農太守。翻。字士舉。小字武烈。少子也。歷驍騎將軍。新連晉昌酒泉三郡太守。翻子寶。字懷素。小字衍孫。驍勇善撫接。蒙遜復獲翻子寶。徒於姑臧。歲餘。隨勇唐契。北奔伊吾。臣於蠕蠕。民歸附者。稍至二千。寶傾身接禮。甚得衆心。皆樂為用。每希報雪。後二十餘年。至魏太平三年。魏世祖遣將討沮渠無諱於敦煌。無諱捐城遁走。寶至伊吾。率流人及虜騎南襲敦煌。據之。修繕城府。規復先業。遣弟懷遠。奉表歸降於魏。獨尹氏及諸女死於伊吾。世祖嘉寶忠款。拜懷遠散騎常侍。敦煌太守。別遣使以寶為使持節侍中。都督西垂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西戎校尉。沙州。敦煌。燉煌。承。翻。玉門。以西。寶寬雅有度量。甚著威惠於西土。在敦煌三年。因入朝。遂留京師。徒為鎮南將軍。并州刺史。轉鎮北將軍。魏太安五年。蒙諡宜公。自姑元年。歲在庚子。至為蒙遜所滅。二十一年。蒙諡作元盛以安帝隆安元年諡。姑元凡二十四年。○按載此並非。惟水建二年。寶在唐與晉昌二年而數之也。

蓋后尹氏

蓋后尹氏。天水冀人也。幼好學。清辯有志節。初適扶風馬元正。元正卒。為潁川室。以再醮之故。三年不言。撫前妻子。踰於己生。婦之類業也。謀謀經略。多所毗贊。故西州謠曰。李尹王敦煌。及蓋氏子散嗣位。尊為太后。故將攻沮渠蒙遜。尹氏謂敵曰。汝新造之國。地狹人稀。靖以守之。猶懼其失。云何輕舉。圖冀非望。蒙遜驍武。善用兵。汝非其敵。吾觀其數年已來。有并兼之志。且天時人事。似欲歸之。今國雖小。足以為政。知足不辱。道家明誠也。且先王臨薨。遺令殷勤。志令汝曹深慎兵戰。俟時而動。言猶在耳。奈何忘之。不如勉修德政。蓄力以觀之。彼若淫。人將歸汝。汝苟德之不建。事之無日矣。汝此行也。非唯師敗。國亦將亡。欲不從。果為蒙遜所滅。尹氏至姑臧。蒙遜引見勞之。對曰。李氏為胡所滅。知復何言。或諫之曰。母子命懸人手。奈何倨傲。且國敗子孫居滅。何獨無悲。尹氏曰。與滅死生。理之大分。何為同凡人之事。起兒女之悲。吾一婦人。不能死亡。豈憚斧鉞之禍。求為臣妾乎。若殺我者。吾之願矣。蒙遜嘉之。不誅。為子茂度聘其女為妻。及魏氏以武威公主妻茂度。尹氏及女避於酒泉。既而女卒。撫之不哭。曰。女死晚矣。沮渠無諱。時鎮酒泉。每謂尹氏曰。后諸孫在伊吾。后能去不。尹氏未測其言。答曰。子孫漂流。託身醜虜。老年餘命。當死於此。不能作詭。裝鬼也。俄而潛奔伊吾。無諱遣騎追及之。尹氏謂使者曰。沮渠酒泉。許我歸北。何故來追。汝可斬吾首歸。終不廻矣。使者不敢逼。而還。年七十五。卒於伊吾。依晉書列女傳。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九十五

北涼錄一

沮渠蒙遜

沮渠蒙遜。臨松盧水胡人也。匈奴有左沮渠。右沮渠之官。其先世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為氏焉。世居盧水。為會稽高祖暉。曾祖暉。皆雄健有勇力。祖祁復延。封北地王。父法弘。襲爵。苻堅時。以為中田護軍。卒。蒙遜代領部曲。蒙遜好學。博涉羣史。頗曉天文。雄烈有英略。滑稽善權變。梁熙。呂光皆奇而憚之。故常游飲自晦。光之王於涼土。使蒙遜自領營人。配箱直。又以蒙遜伯父羅仇為西平太守。仇弟麴粥為三河太守。後涼龍飛二年。蒙遜伯父羅仇。麴粥。從呂光子慕瑛。征河南王乞伏乾歸於枹罕。光前軍大敗。麴粥言於兄羅仇曰。主上荒老。驕縱。諸子朋黨相傾。讒人側目。今軍敗將死。正是智勇見猜之日。可不懼乎。吾兄弟素為所仰。與其經死溝瀆。豈若勒衆向西平出若。奮臂大呼。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理如汝言。但吾家累世忠孝。為一方所歸。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俄而皆為光所殺。宗嗣諸部。會葬者萬餘人。蒙遜哭謂衆曰。昔漢祚中微。吾之乃祖。翼獎資融。保寧河右。呂王昏老。荒虐無道。豈可坐觀成敗。不上繼先祖安時。一作

之志。下使二父有恨黃泉。乘成稱萬歲。遂斬光中田護軍馬遂。隨松令并神。立盟約以盟。一句之間。乘至萬餘屯據金山。光道呂纂逆擊。乘遂敗。將六人逃入山中。家戶悉散亡。時從兄男成聞。乘遂起兵。亦合乘數千。還屯樂府。殺酒泉太守。乘遂乃收集部曲。與從兄男成。推光建康太守段業。使持節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改呂光龍飛二年為神璽元年。業以乘遂為鎮西將軍。張掖太守男成。為輔國將軍。酒泉太守。委以軍國之任。神璽二年。業將使乘遂攻西郡。乘成疑之。乘遂曰。此郡據嶺之要。不可不取。業曰。卿言是也。遂遣之。經旬不克。乘遂引水灌城。城潰。執太守呂純以歸。於是王德以晉昌孟敏。以敦煌降業。業封乘遂臨池侯。以德為酒泉太守。德為晉昌太守。業使男成及王德攻光常山公呂弘。弘不勝。去張掖將東走。業遂從治張掖。議欲擊之。乘遂諫曰。歸師勿遏。窮寇弗追。此兵家之戒也。不如縱之。以為後圖。業曰。一日縱敵。悔將無及。遂率乘追之。為弘所敗。業賴乘遂而免。款曰。狐不能用子房之言。以至於此。此節亦見御覽三百一十。業築西安城。此句亦見御覽。通鑑百六十一。業築西安城。此句亦見御覽。以其將賊莫孩為太守。莫孩曰。莫孩勇而無謀。知進忘退。所謂為之策家非策城也。業不從。俄而為呂纂所敗。乘遂懼。業不能容。已每匿智以避之。天璽元年。業僭稱涼王。以乘遂為尚書左丞。梁中庸為右丞。呂光遣其二子紹。襲伐業。業請救於秃髮烏孤。烏孤遣其弟利鹿孤及楊軌救業。紹以業等軍威。欲從三門關挾山而東。纂曰。挾山示弱。取敗之道。不如結陣衝之。彼必懼我而不戰也。紹乃引軍而南。業將擊之。乘遂諫曰。楊軌恃驕。之強有窺覷之志。紹募兵在死地。必決戰求生。不戰則有秦山之危。業曰。卿言是也。乃按兵不戰。紹亦難之。各引兵歸。此段亦見通鑑。百五十九。天璽二年。前晉昌太守唐瑤。叛歸李洪。酒泉太守王德亦叛。自稱河州刺史。業使乘遂討之。德焚城。將都曲奔唐瑤。乘遂追至沙頭。大破之。虜其妻子。都曲而還。業憚乘遂雄武。欲遠之。乃以乘遂從叔父益生為酒泉太守。乘遂為臨池太守。業門下侍郎馬權。備爽有逸氣。武略過人。權兄為涼將恭。母胡所殺。權後殺胡。食其肝。此二句御覽三百一十。業以權代乘遂為張掖太守。甚見親重。每輕陵乘遂。乘遂亦憚而怨之。乃潛之於業。曰。天下不足慮。惟當憂馬權耳。業遂殺之。乘遂謂男成曰。段業愚闇。非濟亂之才。信讒愛佞。無察斷之明。所憚惟索嗣。馬權。今皆死矣。乘遂欲除業。以奉兄。何如。男成曰。業編旅孤。我所建立。有吾兄弟。猶魚之有水。人既親我。背之不祥。乃止。

枕臥觀。使百姓離於塗炭。男成素有恩信。乘皆憤泣而從之。比至氐池。乘逾一萬。鎮軍威莫孩率部乘附之。羌胡多起兵響應。乘遂避於侯伯。業先疑其右將軍田昂。幽之於內。至是謝而赦之。使昂與武衛將軍梁中庸等攻乘。乘遂將王豐孫言於業曰。西平諸田。世有反者。昂貌恭而心狠。志大而情險。不可信也。業曰。吾疑之久矣。但非昂無可以討乘。遂言既不從。昂至。候塢。乘遂自氐池救之。昂率騎五百。歸於乘。乘遂大憤。中庸來奔。五月。乘遂至張掖。田昂兄弟承愛。斬關內乘。業左右皆散。乘遂大呼曰。鎮西何在。軍人曰。在此。業曰。孤單驪一已為貴門所推。可見乞餘命。投身嶺南。庶得東還。與妻子相見。乘遂遂斬之。業京兆人也。博涉史傳。有尺牘之才。為杜進記室。從征塞表。儒素長者。無他權略。威禁不行。華下擅命。尤信卜筮。識記。巫覡。故為姦佞所誤。隆安五年六月。右長史梁中庸。房昂等推乘遂為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州牧張掖公。大赦其境內。改元永安。署從兄伏奴為鎮軍將軍。張掖太守和平侯。弟舉為建忠將軍。都督侯。田昂為鎮南將軍。西郡太守。威莫孩為輔國將軍。房昂。梁中庸為左右長史。張隨。謝正。為左右司馬。擢任賢才。文武咸悅。是時莫孩太守李蓋亦起兵。自號冠軍大將軍。西胡校尉。時姚興遣將姚頌。德攻呂隆。於姑臧。乘遂遣從事中郎李典。聘於興。以通和好。乘遂以呂隆既降於興。酒泉涼軍二郡叛降於李。乃遣建忠。舉收府長史張潛。見頌德於姑臧。請軍迎接。率郡人東還。頌德大悅。拜潛張掖太守。舉建忠太守。潛勸乘遂東還。舉私於乘遂曰。呂氏猶存。姑臧未拔。頌德糧竭。將還。不能久也。何故遠離桑梓。受制於人。輔國莫孩。曰。建忠之言是也。乘遂乃斬張潛。因下書曰。孤以盧。得悉時。運未能弘。聞大獄。毀蕩羣孽。使姚興。鼓翼東京。封家。涉西。戎車屢動。干戈未戢。農失三時之業。百姓戶不粒食。可獨省百條。專功。南。明。設科。條。務。盡。地。利。

白日，劉萬一時，嘗入詣鼎味，匡贊帝室，安可以不信待也。聖朝爵必稱功，官不越德，如尹綽、姚晃、佐命初基，齊難、徐洛、元勳、驍將，並位繼二品，俯止侯伯，將軍何以先之乎？資融殷勤固讓，不欲居舊臣之右，未解將軍忽有此問，蒙遜曰：朝廷何不即以張掖見封，乃更遠封西海邪？橋曰：張掖規畫之內，將軍自有之，所以遠授西海者，蓋欲廣大將軍之國耳。蒙遜大悅，乃受拜。

乙巳 永安五年元年。
丙午 六年。

丁未 七年，蒙遜襲李嵩於酒泉，至安彌，去城六十里，嵩乃發引軍出戰，遂大破之，嵩閉城自守，蒙遜亦引而歸。

戊申 八年，地震，山崩折木，太史令劉梁言於蒙遜曰：辛酉金也，地震於金，金動則木，大軍東行，無前之徵，時張掖城每有光色，蒙遜曰：王氣將成，百戰百勝之象也，遂攻禿髮，得檄於均石，大戰破之，進攻西郡太守楊統於日勒，統降，拜為右長史，寵賜功也。

己酉 九年二月，兩月並出。

庚戌 十年，張掖太守句呼勒出奔西涼，以從弟成都為金山太守，羅仇子也，都為西郡太守，趙粥子也，句呼勒自西涼奔還，待之如初，蒙遜率騎二萬東征，次於丹嶺，北虜大人思盤率部落三千降之，時木連理生於永安，永安令張掖上書曰：異枝同幹，遐方有齊化之應，殊本共心，上下有美二之固，蓋至道之嘉祥，大同之美徵，蒙遜曰：此皆二千石令匡弼時所致，豈吾薄德之所能感也。

辛亥 十一年，蒙遜率步騎三萬伐南涼禿髮，檄次於西郡，大風從西北來，氣有五色，俄而晝昏，入其城，至顯美，徒數千戶而還，得檄追及蒙遜於窮泉，蒙遜將擊之，諸將皆曰：賊已安營，不可擊也，蒙遜曰：傳檄謂吾遠來疲弊，必輕而無備，及其營未成，可以一鼓而滅，遂擊敗之，乘勝至於姑臧，夷夏降者萬數千戶，傳檄懼和，許之而歸，二百八十六，及傳檄南奔樂都，魏安人焦明據姑臧自立，蒙遜率步騎三萬攻明，剋而有之。

壬子 十二年，蒙文武帝將士於謙光殿，班賜金馬有差，以致喧張，張博通經史，才藻清贍，擢拜中書侍郎，委以機密之任，以其弟舉為謙光校尉，秦州刺史，封安平侯，鎮姑臧，旬餘而舉死，又以從祖益子為鎮東將軍，謙光校尉，秦州刺史，鎮姑臧。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九十六

北涼錄二

沮渠蒙遜

壬子 女一作王。始元年，冬十月，蒙遜遷都姑臧，以義熙八年十一月，僭即河西王位於謙光殿，大赦境內，改元玄始，置百官，始如呂光為三河王故事，繕宮殿，起城門諸觀。

癸丑 二年，四月，立其子德政為世子，加鎮衛大將軍，錄尚書事，傳檄來伐，蒙遜敗之於若厚塢，傳檄涇河太守文支據涇川，護軍成宜侯率衆來降，蒙遜署文支為鎮東大將軍，廣武太守，振武侯，成宜侯為振威將軍，涇川太守，以殿中將軍王建為涇河太守，蒙遜下書曰：古先哲王，應期撥亂，若其不經，雖八表，然後光闡純風，孤雖智非靖難，職在濟時，而狡虜傳檄，時舊京，毒加夷夏，東苑之戮，階甚長平，邊城之禍，害深險狹，每念蒼生之無辜，是以不遑啟處，身披甲冑，體倦風塵，雖傾其巢穴，傳檄猶未授首，傳檄弟文支，追項伯臨漢之義，據彼重藩，請為臣妾，自西平巴南，連城繼順，惟傳檄將獸，守死樂都，四支既落，命豈久全，五稜之會，已應清一之期，無險，方散馬金山，黎元永逸，可慮布遠近，咸使聞知，蒙遜西如若羅，遣冠軍

伏恩率騎三萬，襲車和、烏暗二部，大破之，俘二千餘落而還。蒙遜疑於新蓋，聞人王懷祖擊蒙遜傷足，其妻孟氏擒斬之，夷其三族。蒙遜母車氏疾篤，蒙遜升南景門，啟鏡以賜百姓，下書曰：「孤庶幾宗廟之益，乾坤之祐，濟君制之運，存孫道黎之業，上望精清氣爽，下冀保家福，而太后不豫，涉瀾彌增，將刑獄枉，蓋兼有怨乎？賦役繁重，時不堪乎？羣望不效，神所譴乎？內省諸生，未知罪之故在，可大赦殊死已下，俄而車氏卒。」

甲寅三年。

乙卯四年，蒙遜遣其將連縱於滄河，自率衆攻剋乞伏熾，廣武郡以糧運不繼，自廣武如滄河，度浩豐，熾營遺將乞伏熾尼質距蒙遜，蒙遜擊斬之，熾營又遣將王衛、折斐、趙景等率騎一萬，據勒姐嶺，蒙遜且戰且前，大破之，擒折斐等七百餘人，趙景奔還，蒙遜以弟漢平為折衝將軍，滄河太守，乃引還，晉益州刺史朱齡石遣使來聘，蒙遜遣舍人黃遜、魏聘益州，因表曰：「上天降禍，四海分崩，監臨擁於南裔，蒼生沒於醜虜，陛下累聖重光，道邁周漢，純風所被，八表宅心，臣雖被髮邊徼，才非時俗，鑿為河右遺黎，惟為盟主，臣之先人世荷恩寵，雖歷夷險，執義不回，傾首朝陽，乃心王室，去冬益州刺史朱齡石遣使詣臣，始具朝廷休問，承車騎將軍劉裕、秣馬揮戈，以中原為事，可謂天驕大將，篤生英輔，臣聞少康之興，大夏光武之復，漢業皆奮劍而起，兼無一旅，猶能成配天之功，事攻之謀，陛下據全楚之地，擁荆揚之銳，而可垂拱晏然，秦二京以資戎虜，若六軍北移，則復有期，臣請率河西戎卒，為首右翼前驅，熾營率衆三萬，襲滄河，漢平力戰固守，遣司馬隗仁夜出擊熾營，斬級數百，熾營將引退，先遣老弱，漢平長史焦神、將軍段景、密信招熾營，熾營復進攻漢平，漢平納洞，扶之說，面縛出降，仁勸壯士百餘，據南門樓上，三日不下，衆寡不敵，為熾營所擒，熾營怒，命斬之，段景曰：「仁臨難履危，誓不顧命忠也，宜宥之，以厲事君，熾營乃執之而歸，在熾營所五年，隗又為之固請，乃得還，姑賊及至，蒙遜執其手曰：「卿孤之蘇武也，以為高昌太守，為政有威惠之稱，然頗以愛財為失。」

丙辰五年二月，與西秦通和，蒙遜西巡，祀金山，遣沮渠廣宗、率騎一萬襲烏暗虜，大捷而還，蒙遜西至若，遣前將軍沮渠成郡、將騎五千襲卑和虜，蒙遜率中軍三萬繼之，卑和虜率衆迎降，遂循海而西，至鹽池，祀西王母寺，寺中有玄石神圖，命其中書侍郎張穆、張瑒、張瑒之於寺前，遂如金山而歸。

丁巳亥始六年，蒙遜下書曰：「頃自春大旱，害及時苗，碧原青野，修為枯槁，將利政失中，下有冤獄乎？役繁賦重，上天所譴乎？內省多缺，孤之罪也，豈不云乎？百姓有過，罪予一人，可大赦殊死已下，翌日而雨，雨大降，蒙遜聞劉裕滅姚泓，怒甚，門下校書郎劉裕言事於蒙遜，蒙遜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遂殺之，其賊舉如此，願謂左右曰：古之行師，不犯歲鎮所在，姚氏降後，軒轅之苗裔也，今鎮星在軒轅，而裕滅之，亦不能久守關中也，蒙遜為李歆敗於解支洞，復收散卒欲戰，前將軍成郡諫曰：「臣聞高祖有彭城之敗，」

終成大漢，宜旋師以為後圖，蒙遜從之，據建康而歸。

庚午七年，其羣下上書曰：「設官分職，所以經國濟時，恪勤官次，所以緝熙庶政，當官者以匪躬為務，受任者以忘身為効，自皇綱初廢，戎馬生郊，公私草創，未遑舊式，而朝士多違憲制，不遵典章，或公文御案，在家臥署，或事無可否，望空而過，至令讎陟絕於皇朝，駭駭絕於聖世，清濁共流，能否相雜，人無勸說之心，苟為度日之事，豈能憂公忘私，奉上之道也，今皇化日隆，遐邇奉泰，宜肅振綱維，申修舊則，蒙遜納之，令征南姚文、尚書左丞房暉、驛朝堂制行之旬日，百僚振肅，是年督道使拜蒙遜為涼州刺史，蒙遜稱藩，故有是命。」

己未八年。

庚申九年，太史令張衍言於蒙遜曰：「今歲臨澤城，西當有被兵，蒙遜乃遣其世子政德屯兵若厚塢，蒙遜西至白岸，謂張衍曰：「吾今年當有所定，但太歲在申，月又建申，未可西行，且當南巡，要其歸會，主而忽客，以順天心，計在隨機，慎勿密也，蒙遜伐西涼，李歆於酒泉，遂先攻浩疊，浩疊門，而蛇盤於帳前，蒙遜笑曰：「前一通集作，為騰蛇，今盤在吾帳前，天意欲吾迴軍，先定酒泉，燒攻具而還，次於川巖，聞李歆徵兵，欲攻張掖，蒙遜曰：「吾計矣，但恐聞吾迴軍，不敢前也，兵事尚權，乃斷布西域，稱得浩疊，將進軍黃谷，欲聞而大悅，進入都灑湖，蒙遜酒軍逆之，敗歆於懷城，遂進剋酒泉，此敗亦見前卷二百八，百姓安堵如故，軍無私焉，以子茂度為酒泉太守，李歆舊臣皆隨才掇，蒙遜令曰：「秘書郎中煥、劉查、明、學、延、常、時、道、先、區、內、可授玄虛先生，拜以三老之禮，起陸沈觀於東苑以處之，此節依前卷四百，先酒泉南有銅駝山，言虜犯者大雨雪，蒙遜道工取之，得銅數萬斤，此節依前卷四百，蒙遜弟敦煌太守，據郡自稱冠軍大將軍，十月，蒙遜遣世子政德攻之。」

辛酉十年，正月，蒙遜自率衆攻燉煌，乃築長隄，以水灌城，數日不下，尙武衛宋承、廣武張弘等舉城來降，殺尙而屠其城，獲其弟子寶，因於姑臧，李氏山是遂亡，於是鄯善王比龍入朝，西城三十六國皆詣蒙遜稱臣貢賦，宋道便拜蒙遜為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寶遜行，十二月，甘肅太守唐契據郡以叛，遣世子政德討之。

壬戌亥始十一年，春正月，姚華臣於謙光殿，蒙遜曰：「南方有惡氣經天，暴兵象一作，也，不出一句，必有寇，聞命治兵東苑以備之，西秦道騎七千來襲，至於孫猴嶺，聞有備而還，此段依前卷八百，政德攻行昌，燄之唐契及弟和、甥李寶，同奔伊吾，遂臣柔然，柔然來攻，蒙遜遣政德拒之，政德輕騎進戰，軍敗見殺，立次子與國為世子。」

癸亥十二年，乞伏熾營來攻，遂陷白草嶺及臨松郡。

甲子十三年，熾營執蒙遜從弟成郡，及從子白蹄頗羅等。

乙丑 玄始十四年七月西域貢吞刀吐火祕幻奇伎。以上依御覽七百三十七引補。起遊林室於內地。圖列古聖賢之像。九月堂成。遂議羣臣。談論經傳。顧謂郎中劉嗣曰。仲尼何如人也。嗣曰。聖人也。遜曰。聖人者。不疑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長於屈辱。於陳伐樹削跡。聖人固若是乎。嗣不能對。遜進曰。卿知其外。未知其內。昔魯人有浮海而失津者。至於甌州。仲尼及七十二子遊於海中。與魯人一木杖。令閉目乘之。使歸告魯侯。築城以備寇。魯人出海投杖水中。乃龍也。其以狀告。魯侯不信。俄而有羣燕數萬。銜土培城。魯侯信之。大城曲阜。而齊寇至。攻魯不剋而還。此其所以稱聖也。

丙寅 玄始十五年。
丁卯 十六年。

戊辰 承玄元年。蒙遜遣兵伐西秦。時乞伏熾將死。慕末遂成都歸。以求和親。於是大赦境內。改元承玄。蒙遜復伐西秦。

己巳 二年。慕末遣保定。蒙遜遣世子與國攻之。慕末率衆迎擊。與國戰敗被擒。殺軍士三千餘人。蒙遜遣使送銀三十萬斛。以贖世子與國於西秦。慕末不許。蒙遜乃立與國弟善提爲世子。蒙遜遣使詣宋入貢。并求周易及子集諸書。詔並給之。又就司徒王弘求搜神記。弘寫與之。

庚午 三年。

辛未 義和元年。赫連定自治城濟河。欲擊蒙遜。定濟未半。吐谷渾王慕璜擊敗之。執定以歸。於是蒙遜大赦境內。改元義和。以世子善提爲冠軍將軍。河西王世子。蒙遜遣子安周。入侍於魏。十一月。魏遣太常李慎。拜蒙遜爲假節加侍中。都督涼州西域羌戎諸軍事。太傅。行征西大將軍。涼州牧。涼王。加九錫之禮。使崔浩爲冊書以褒賞之。

千中二年。蒙遜末年。忍於刑戮。閭庭之中。略無風紀。

癸酉 三年。夏四月。蒙遜髮疾。立子茂度爲世子。此句亦見通鑑。蓋於路疑。五月。葬元陵。諡武宣王。廟號太祖。蒙遜以安帝隆安元年。自稱州牧。義熙八年。僭立。後八年而宋氏受禪。以元嘉十年死。時年六十六。在僞位三十三年。子茂度嗣立。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九十七

北涼錄三

沮渠茂度

沮渠茂度。蒙遜第三子。聰穎好學。和雅有度量。義和三年。立爲世子。加中外都督大將軍。錄尚書。蒙遜薨。僭即河西王位。大赦。改年爲永和元年。立子封壇一作壇爲世子。加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遣使請命於魏。先是世祖遣李順迎蒙遜女爲夫人。茂度稱受先王遺意。送妹與平公主於魏。世祖拜爲左昭儀。因遣順拜茂度爲使持節侍中。都督涼州三州西域羌戎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西戎校尉。涼州刺史。河西王。茂度以無功受賞。乃留順。上表乞安平一號。世祖優許不許。依魏書錄。甲戌 永和二年。茂度遣使上表於宋。告嗣位曰。臣聞功以濟物爲高。非竹帛無以述德。名以當實爲美。非監號無以休終。先臣蒙遜。西復涼城。深擇經術。爰夷羣暴。清澗區夏。暨運鍾有道。備大宋之宗。臣僭班九秩。享惟永之丕祚。功名昭著。克固貞節。考終由正。而請名之路無階。蹙躄難弘。而述敘之美有闕。臣子痛戚。咸用不安。謹案謚法。克定禍亂曰武。善開周達曰宣。先臣廓清河外。勳光天府。標榜稱述。實並斯義。輒

上遊爲武宣王。若允天賜。垂之史策。則幽顯荷榮。始終無恨。今遣使臣上表以聞。宋遣使下詔曰。故使持節侍中。都督秦州。涼州。四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匈奴中郎將。西夷校尉。涼州牧。河西王。沮渠。才兼文武。勳濟西陲。爰自萬里。款誠夙著。方仗忠果。冥宣遠略。奄至薄隕。悽悼於懷。便遣使弔祭。并加顯贈。嗣子茂度。寡戎前軌。乃心彌彰。宜覆舊授。絕茲蕃業。可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秦州。涼州。四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西夷校尉。涼州刺史。河西王。

乙亥 三年正月。西中郎將。趙大守。沮渠唐兒。上言曰。十五日。有一老父。見於郡城東門。投書於地。忽然不見。其書一紙。八字滿之。文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茂度訪於奉常張慎。慎曰。昔魏將亡。神降於華。深願陛下。克念修政。以副三十年之慶。若盤於遊田。荒於酒色。臣恐七年。將有大變。茂度不悅。

丙子 四年。大雷震。又於其所得石。丹書曰。河西河西三十年。破石。樂七年。帶石山名。在姑城南。山祀傍泥陷不通。茂度征南大將軍。沮渠董來。曰。肥豈有知乎。遂毀祀。伐木通道而行。

丁丑 五年。茂度遣鎮西將軍。沮渠周。詣魏入貢。世祖遣侍中。古弼。尙書。李順。賜其侍臣衣服。有差。并徵世子。封壇。入侍。茂度遣封壇如魏。復遣使如宋。表獻其方物。并獻周生子。十三卷。時務論。十二卷。三國總略。二十卷。俗問。十一卷。十三州志。十卷。文檢。六卷。四科傳。四卷。敦煌實錄。十卷。涼書。十卷。漢皇德傳。二十五卷。亡典。七卷。魏駭。九卷。謝艾集。八卷。古今字。二卷。乘邱先生。三卷。周牌。一卷。皇帝王歷。三合紀。一卷。趙敬傳。并甲寅元歷。一卷。孔子贊。一卷。合一百五十四卷。又求晉趙起居注。諸雜書。數十種。帝皆與之。魏世祖遣奉常李順。以其妹武威公主。妻茂度。遣右相。宋繇。隨順詣平城。奉表入謝。獻馬五百匹。黃金五百斤。繇又表請公主及茂度母后。妃定號。世祖使奉臣議之。皆曰。母以子貴。妻從夫爵。茂度母宜稱河西國太后。公主於其國內。可稱王后。於京師。則稱公主。

己卯 七年正月。朝羣臣於謙光殿。有狐在於東序。門者不見其入。左右以告。命禽之。不獲。二月。端門崩。初。茂度爲酒泉太守。起浮圖於中街。有石像。在焉。是月。自流血。五月。太廟階。陷。六月。當陽門崩。此

事亦見御覽。世祖遣尙書。賀多維。使涼州。且觀虛實。還言。茂度雖外修臣禮。而內實乖悖。命公卿爲書。以讓茂度。數其十二罪。茂度聞有魏師。驚曰。何爲乃爾。用左丞。姚定。圖計。不肯出迎。求援於柔然。遣弟。征南大將軍。董來。將兵萬餘人。拒城於城南。奔入城。魏常山王。赤岸。率衆至姑臧。遣使諭茂度出降。茂度聞柔

然欲入魏。遂爲寇。賀幸世祖東。遂嬰城固守。兄子。祖。踰城出降。世祖具知其情。九月。茂度兄子。萬年。率麾下出降。是日。茂度率左右文武五千人。面縛出降。魏釋其縛。十月。徙茂度及宗室士民十萬戶於平城。此句亦見通鑑。改與世祖。猶以妹婿禮待之。拜茂度征西大將軍。王如故。又爲武宣王。靈寢置守墓三十家。三。魏書作三萬。世祖。此段原文其略。

十六國春秋補編 卷九十七 北涼 六七二

庚辰 八年。初。魏軍未入之前。茂度使人。祈開府庫。取金銀珠玉及珍寶器物。不更封閉。百姓因之入盜。巨細無遺。有司求賊不得。既而所親人及守藏者告之。乃窮竟其事。搜其家中。悉得所藏器物。又告茂度父子。多畜毒藥。前後隱瞞殺人。乃有百數。姊妹皆爲左道。朋行淫佚。曾無愧顏。於是賜左昭儀。沮渠氏。死。誅其宗族。又有入言。茂度納與故臣。民交通。潛謀反叛。世祖詔司徒。崔浩。就公主第。賜死。茂度與公主決。良久。乃自殺。葬以王禮。

良久。乃自殺。葬以王禮。諡哀王。自靈寢永安元年。歲在辛丑。至是歲庚辰。三十九載。

沮渠無諱。茂度次弟。封安彌縣侯。爲征西將軍。沙州刺史。都督建康以西諸軍事。領酒泉太守。茂度敗。無諱擁家戶。西就從弟。敦煌太守。唐兒。魏使弋陽公。元深。守酒泉。無諱使唐兒。保敦煌。自與弟。張掖太守。宜得。攻酒泉。拔之。執元深。進攻張掖。不剋。退保臨松。得四萬餘戶。還據酒泉。世祖不復加討。但以詔諭之。時永昌王。健。鎮涼州。無諱懼甚。懼不自立。使中尉。梁偉。詣健。求奉酒泉。又送元深及統帥兵士於健。世祖遣

梁鴻。持節。拜無諱爲征西大將軍。涼州牧。酒泉王。世祖以無諱終爲邊患。遣鎮南將軍。南陽公。奚春。討酒泉。無諱謀渡流沙。引衆西行。遣弟。樂都太守。安周。西擊鄯善。其王欲降。會魏使者至。勸令拒守。連旬不剋。退保東城。明年。無諱將萬餘家。乘敦煌。西就安周。未至。鄯善王。將四千餘家。西奔且末。無諱乃留安周住。鄯善。自率衆。趣高昌。留屯高昌。乃遣常侍。沘傷。奉表詣建康。貢獻方物。宋主。詔曰。往年。安周。寇邊。世祖遣涼土。河西王。茂度。遂至不守。淪陷寇逆。累世箝誡。以爲矜悼。次弟。無諱。克紹遺業。保據方隅。外結鄰國。內輯民庶。係心關隴。踐修實職。宜加朝命。以表篤勳。可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涼州。沙州。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西夷校尉。涼州刺史。河西王。未幾卒。

沮渠安周。茂度第七弟。封屋蘭縣侯。爲樂都太守。茂度敗後。與其兄。無諱。據鄯善。及無諱卒。因而自立。遣使詣建康。入貢。宋主。詔曰。故征西大將軍。河西王。無諱。弟。安周。才略沈到。世篤忠款。統承遺業。民衆懷歸。雖亡土喪師。孤立異所。而能招率殘寡。捷寇自全。宜加榮授。垂軌先烈。可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涼州。沙州。三州諸軍事。領西域。戊己校尉。涼州刺史。河西王。其後遂爲蠕蠕所并。

沮渠唐兒。茂度從弟。爲敦煌太守。姑臧既破。無諱收合遺民。西就之。拒而不納。無諱乃留從弟。天周。守酒泉。復與宜得。引兵討唐兒。唐兒將萬人出戰。大敗。爲無諱所執。殺之。

沮渠天周。茂度從弟。爲武威太守。唐兒被殺。天周保據酒泉。世祖遣鎮南。奚春。率兵圍之。城中糧盡。餓甚。萬餘口。皆餓死。天周乃殺妻。以食戰士。盡虛城陷。爲魏所執。送於平城。殺之。

沮渠萬年。茂度兄子。始城破。沮渠宗族。皆被殺。惟萬年及祖。以先降獲免。拜萬年。張掖王。祖。廣武公。復坐謀叛。與祖俱賜死。

張諱。字元慶。武威姑臧人也。爲和寧令。政以德化爲本。不務威刑。民有過者。諷孝經及忠臣孝子傳訓導。

十六國春秋補編 卷九十七 北涼 六七三

十六國春秋補編 卷九十七 北涼

六七二

六七三

六七二

六七三

六七二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九十八

北燕錄一

馮跋

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也。小字乞直伐。其先畢萬之後也。萬之子孫。有食采焉。鄉者。因以氏焉。晉永嘉之亂。跋祖父和。避地上黨。父安。雄武有器量。泰容永時。為將軍。永滅。跋東徙和龍。家於長谷。一作中。幼而澁重。少言。寬仁有大度。飲酒一石不亂。三弟皆任俠。不修行業。惟跋恭慎。勤於家產。父母器之所居。止每有雲氣若樓閣。時成異之。晉夜夢見天門開。神光赫然。獨於庭內。及暮。容寶併。永康末。拜中衛將軍。初。跋弟素弗與從兄萬泥。及諸少年游於水濱。有一金龍。浮水而下。素弗謂萬泥曰。頗有見否。萬泥等皆曰。無所見也。乃取龍而示之。咸以為非常之瑞。遂穿閣開而求焉。素弗秘之。顯怒。及即位。密欲誅跋兄弟。其後跋又犯顯怒。懼禍。乃與其諸弟逃於山澤。每夜獨行。猛獸常為避路。時賦役繁數。人不堪命。跋兄弟謀曰。顯今昏虐。家忘吾兄弟。既還首無路。不可坐受誅滅。當及時而起。立公侯之業。事若不成。死其晚乎。建始元年。遂與萬泥等二十二人結謀。跋與二弟乘車。使婦人御之。潛入龍城。匿於北都司馬孫護之室。

遂襲殺顯。立高雲為主。正始元年。雲以跋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封武邑公。跋譖卒。忽有血流其左臂。跋惡之。從事中郎王乘。一作四。陳符命之應。跋戒其勿言。三百七十五。
已。太平元年。雲為其幸臣離班。桃仁所殺。跋升洪觀門以觀變。帳下督張泰。李桑謂跋曰。此豈勢何所至。請為公斬之。於是奮劍而下。桑斬班於西門。泰殺仁於庭中。班乘推跋為主。跋曰。范陽公素弗才略不恆。志於靖亂。補清凶桀。皆公勳也。素弗辭曰。臣聞父兄之有天下。傳之於子弟。未聞子弟藉父兄之業而先之。今鴻基未建。危苦級旋。天工無曠。業係大兄。願上順皇天之命。下副元元之心。羣臣固請。乃許之。於是以太元二十年。五年。當作義熙。乃僭即天王位於昌黎。而不徙舊號。大赦其境內。令曰。義貴適時。不必改作。故陳氏代委。不徒齊號。即號燕國。改為太平元年。分遣使者。巡行郡國。觀察風俗。追尊祖和為元皇帝。父安為宣皇帝。母張氏為太后。立妻孫氏為皇后。子永為太子。若弟素弗為侍中。車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弘為侍中。征東大將軍。尚書右僕射。汲郡公。從兄萬泥為驃騎大將軍。幽平二州牧。務銀提為上大將軍。遼東太守。孫護為侍中。尚書令。陽平公。張興為衛將軍。尚書左僕射。永寧公。郭生為鎮東大將軍。領右衛將軍。陳留公。從兄子乳陳為征西大將軍。并背二州牧。上谷公。姚昭為鎮南大將軍。司隸校尉。上黨公。馬弗勤為東部尚書。廣宗公。王難為侍中。撫軍將軍。緱川公。自餘拜授文武進位各有差。尋而萬泥抗表請代。跋曰。狼以不德。謬為羣賢所推。思與兄弟。同茲休戚。今方難未寧。維城任重。非明德懿親。執克居也。且折衝禦侮。為國藩屏。雖有他人。不如我弟兄。豈得如所陳也。於是加開府儀同三司。
庚戌。太平二年。六年。跋下書曰。昔高祖為漢帝。舉哀。天下歸其仁。吾與高雲。義則君臣。恩則兄弟。其以禮葬雲。及其妻子。立雲廟於重町。置園邑二十家。四時供薦。初。跋之立也。萬泥。乳陳。自以親而有大功。謂當入為公輔。跋以二藩任重。因而弗徵。並有憾焉。乳陳性醜。勇氣過人。密遣告萬泥曰。乳陳有至謀。願與叔父圖之。萬泥遂奔白狼。阻兵以叛。跋遣將軍弘與將軍張興。將步騎二萬討之。弘遣使諭之曰。昔者兄弟乘風雲之運。撫翼而起。羣公以天意。一作命。所鍾。人望攸係。通奉。一作推。主上光踐寶位。列土疏爵。當與兄弟共之。奈何欲尋干戈。於諸將。棄友于而為鬪伯。過貴德改。善莫大焉。宜舍茲嫌。同獎王室。萬泥欲降。乳陳按劍怒曰。大丈夫死生有命。決之於今。何謂降也。不從。遂剋期出戰。與謂弘曰。賊明日出戰。今夜必來擊我營。宜命三軍。以備不虞。弘乃密嚴備。仍令人課草十束。畜火伏兵以待之。是夜。乳陳果遣壯士千餘人來營。乘火俱起。伏兵邀擊。俘斬無遺。乳陳等懼而出降。弘皆斬之。遂平萬泥等。百三十。通與百五十。累素弗為大司馬。改封遼西公。馮弘為驃騎大將軍。改封中山公。
辛亥。三年。跋下書曰。自頃多故。事難相賊。賦役繁苦。百姓困窮。宜加寬宥。務從簡易。前朝苛政。皆悉除之。守宰當垂仁惠。無侵百姓。關塞都官。明加澄察。初。羣臣之敗也。工人李調。竊貨而逃。貨至巨萬。行貨

於焉弗勤，弗勤以訓為方略，而失志之士，書之於闕下碑。馮素弗言之於賊，請免弗勤官，仍推罪之。賊曰：大臣無忠清之節，貨財公行於朝，雖山岳不明所致，弗勤宜肆諸市朝，以正刑憲。但大業草創，非倫未殺，弗勤拔自寒微，未有君子之志，其特原之。李訓小人，汗辱朝士，可東市致竟。於是上下肅然，請賂賂絕。蠶蠶勇解律，遣使求賊女，樂復公主，獻馬三千匹。賊命其羣下議之，素弗等議曰：前代舊事，皆以宗女妻六夷，宜許以妃嬪之女，樂復公主，不宜下降非類。賊曰：女生從夫，千里豈遠？朕方崇信殊俗，奈何欺之。乃許焉。遣其游擊擊都，率騎二千，送其女歸於蠶蠶。庫莫突與出庫其率三千餘落，請交市，獻馬千匹。許之處之於營，分遣使者，巡行郡國，孤老久病不能自存者，振發帛有差，孝悌力田和順者，皆褒顯之。昌黎郝越，營邱張買，成周刁溫，建德何算，以賢良，遠東修萬，以文章知名。九字係後代所補皆擢殺之。遣其太常丞劉軒，徙北部人五百戶於長谷，為祖父園邑。七月，以其太子永領大單于，內置四輔。

壬子 四年，賊勸置農桑，勤心政事，乃下書省，徭薄賦，惰農者戮之，力田者褒賞，命尙書紀遠為之條制，每遣守宰，必親見，東室問為政事之要，令極言無隱，以觀其志。於是朝野競勸焉。

癸丑 太平五年

甲寅 六年，先是河間人稽匡言於賊曰：陛下至德應期，龍飛東夏，奮邦宗族，傾首朝陽，以日為歲，若聽臣往迎，致之不遠。賊曰：隔絕殊域，阻遼數千，將何可致也。匡曰：章武郡臨海，船路其通，出於遼西臨渝，不為難也。賊許之。署匡游擊將軍，中書侍郎，厚加資道。匡尋與賊從兄買，從弟略，自長樂率五千餘戶來奔。署買為衛尉，封城陽伯，略為太常高城伯，契丹庫莫突降，署其大人為歸善王。賊又下書曰：今疆宇無虞，百姓寧業，而田畝荒穢，有司不隨時料察，欲令家給人足，不亦難乎。桑柘之益，有生之本，此土少桑，人未見其利，可令百姓人植桑一百根，柘二十根。又下書曰：聖人制禮，送終有度，重其衣衾，厚其棺槨，將何用乎。人之亡也，精魂上歸於天，骨肉下歸於地，朝終夕壤，無寒燠之期，衣以錦繡，服以羅綺，寧有知哉。厚於送終，貴而改葬，皆無益亡者，有損於生。是以祖考因舊立廟，皆不改營陵寢。中下境內，自今皆令奉之。魏使耿斌至其國，賊遣其黃門郎常陌，迎之於道，賊為不稱臣，怒而不見。及至，賊又遣陌勞之，斌忿而不謝。賊散騎常侍申秀言於賊曰：陛下接斌以禮，而敢驕蹇若斯，不可容也。中給事馮懿，以傾佞有幸，又盛稱斌之陵傲，以激賊。賊曰：亦各其志也。匹夫尚不可屈，况一方之主乎。詰幽而降之，賊乃留斌不遣。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九十九

北燕錄二

馮賊

乙卯 太平七年，是時非謁三日而復，其尙書令孫護里，有犬與家交，護見而惡之，召太史令閻尙榮之，尙曰：犬家異類而交，違性失本，其於洪範為犬禍，將悖亂失衆，以至敗亡。明公位極家宰，遐邇具瞻，諸弟並封列侯，貴領王室，妖見里庭，不為他也。願公戒備盈之失，修尙恭儉，則妖怪可消。永享元吉，謹默然不悅。昌黎尹孫伯仁，護弟叱支，叱支弟乙拔等，俱有才力，以驍勇聞。賊之立也，並冀開府，而賊未之許。由是有怨言，每於朝饗之際，常拔劍擊柱曰：與建大業，有功力焉，而滯於散將，豈是漢高河山之義乎。賊怒誅之。進護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錄尙書事以慰之。護自三弟誅後，常快快有不悅之色。賊怒，殺之。尋而遼東太守務銀提，自以功在孫護，張興之右，而出為邊郡，抗表有恨言，密謀外叛。賊怒殺之。賊下書曰：武以平亂，文以經務，舉國濟俗，實所憑焉。自頃喪難，禮崩樂壞，閭閻絕誦之音，後生無序之教，子於之歎，復興於今，豈所以程章風化，崇闡斯文，可營建太學，以長樂劉軒，營邱張熾，成周翟崇，為博士，郎中備

二千石已下子弟年十五已上教之。

丙辰 八年，跋弟不先是因亂，投於高句麗，跋迎致之。至龍城，以為左僕射常山公。魏驍解律，為其弟大但所逐，盡室奔跋。乃前之於遼東郡，待之以客禮。跋納其女為昭儀。時三月不雨，至於五月，解律上書請還塞北。跋曰：「乘國萬里，又無內應，若以強兵相送，糧運難繼，少也勢不能固，且千里襲國，古人為難，況數千里乎？」解律固請曰：「不煩大衆，願給騎三百足矣。」得遂勸勸，國人必欣而來迎。乃許之。遣單于前輔萬陵率騎三百送之。跋遣使至黑山，殺解律而還。

丁巳 太平九年，晉青州刺史中永遣使浮海來聘。跋乃使其中書郎李扶報之。魏驍大但遣使獻馬三千匹，羊萬口。

戊午 十年，有赤氣四塞蔽日。自寅至申，太史令張稭言於跋曰：「兵氣也。今大魏威制六合，而聘使斷絕，自古未有鄰國接境不通和好。遠義怒鄰，取亡之道。宜還前使，修和結盟。」跋曰：「吾嘗思之，尋而魏遣征東大將軍長孫道生率精騎二萬來伐，魏軍大至，遣單于右輔古泥率騎候之。去城十五里，遇軍奔還。又遣其將姚昭、皇甫軌等距戰，軌中流矢死。跋嬰城固守，魏攻之不克，魏以有備引還。

己未 十一年，突與突國遣使來朝，其人穴居，多猪羊，少牛馬，夏衣魚皮，冬衣猪毛。至於漁獵，常持藥草自隨，令人不見，俗無尊卑之別。寒則入穴聚，此見齊書一百五十八，原本有缺。暑則出穴散，此見齊書一百五十八，原本有缺。泉湧出，所謂百川沸騰陰旺之所致也。此見元史卷九十八。

庚申 十二年，龍城東溝，渴涸積年。夏四月，溝中墳起有聲。俄而泉湧出，閔尚曰：「溝中墳起，所謂深谷為陵。」泉湧出，所謂百川沸騰陰旺之所致也。此見元史卷九十八。

辛酉 十三年，跋境地震，崩山崩，洪光門，折又地震，右影城，跋問閔尚曰：「比年屢有地動之變，卿可明言其故。」尚曰：「地陰也。主百姓，震有左右，比震皆向右。臣懼百姓將西移。」跋曰：「吾亦甚慮之。分遣使者巡行郡國，問所疾苦，孤老不能自存者，賜以穀帛有差。」

壬戌 十四年，宿渾地燃，一旬乃滅。觸地生蛆，月餘乃止。

癸亥 太平十五年，和龍城地，彌生白毛，長一尺二寸。月餘乃滅。後遼西太守高潛謀反伏誅。此見御覽八百八十八。

甲子 十六年，自春不雨，至於五月。有司奏左都王苟妻產妖，傍人莫覺，俄而失之。乃暴苟妻於社，大雨普洽。此亦見御覽，作十五年。原本作十六年。

乙丑 十七年二月，北部人趙壽女，既嫁化為男，妻妻而無子。跋問諸宰臣曰：「此何祥？」尚書左丞傅權對曰：「漢世雌雉為雄，陰變為陽，君臣俯之象。卒有婦人專溫王莽篡位，一作今女為男，臣將為君之徵。跋曰：「將何以讓之？」權曰：「柔殺生朝，太戊修德而殷道以中，一作與蔡感守心，宋景黃躬延齡二紀，唯修身崇善，可以轉禍為福。

丙寅 十八年八月，立子翼為太子。跋戒之曰：「吾聞君人以學為本，不學無以立。尊敬師傅，人倫之始。汝其

十六國春秋補編 卷九十九 北朝

夙夜虔虔，欽承明訓。

丁卯 十九年，丁零氏楊道來降。初，後燕帝光始中，丁靈民疑作丁楊道魏驍於白鹿山，為契丹所獲，流漂塞外。至大難北及大黎國，遂山草而射獵為業。至十月，乃收葦葦為城，水澆令凍，高一丈五尺，東北七十里，南北二十餘里，名凌城，居其中。此見御覽一百九十二。

戊辰 二十年，

己巳 太平二十一年二月，颶風從南大將軍上黨公姚昭宅，至於司徒中山公弘宅而散。上黨公家人聞太史令閔尚，尚曰：「風者天之號令，所以吹塵去穢，除姦惡之禍。當修德以免禍，昭不聽。」此見御覽八百七十六。

庚午 二十二年八月，跋髮疾，召中書監申秀，侍中楊哲於內殿，謂之曰：「吾患當不濟，卿等善相吾子，參決萬機。」九月，跋疾甚，登而臨軒，命太子翼攝國事，勸兵聽政，以備非常。宋夫人親立其子受居，惡翼聽政，謂之曰：「上疾將瘳，奈何便欲代父臨天下乎？」翼性仁弱，遂還東宮。一日三省疾，宋夫人矯絕內外，遣閔寺傳聞而已。翼及諸大臣皆不得見，惟中給事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衛，福慮宋夫人遂成其謀，乃言於司徒錄尚書事中山公弘，弘然之。於是與壯士數十人襲甲入禁中，宿衛皆不戰而散。宋夫人命閉東閣，弘家值庫斗頭動，捷有勇力，踰閣而入。至於皇堂，射殺女御一人。跋驚懼而薨。弘遣巡城告曰：「天降凶禍，大行崩背，太子不侍疾，羣公不奔喪，疑有逆謀。國危社稷，吾備大弟之親，遂攝大位，以事國家。百官叩門入者，進階二等。太子翼率東宮兵出戰，敗退。兵皆奔散。弘遣使賜死，跋有子百餘人，弘皆殺之。命宗正馮哲、黃門盧昭，一作典葬事於東宮，葬跋於長谷陵，偽諡文成皇帝，廟號太祖。

十六國春秋補編 卷九十九 北朝

十六國春秋補編 卷九十九 北朝

十六國春秋補編 卷九十九 北朝

十六國春秋補編 卷九十九 北朝

十六國春秋補編 卷九十九 北朝

十六國春秋補編 卷九十九 北朝

十六國春秋補編 卷九十九 北朝

十六國春秋補編 卷九十九 北朝

十六國春秋補編 卷九十九 北朝

十六國春秋補編 卷九十九 北朝

十六國春秋補編 卷九十九 北朝

癸酉 三年世祖遣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督諸軍救遼西六月魏永昌王健來伐樓敦別將五千騎圍凡城封羽以城迎降

甲戌 四年弘遣尙書高順請罪於魏乞以季女充奉掖庭世祖許之乃徵太子王仁入朝弘不遣太子王仁質魏散騎常訓諫弘大怒殺之

乙亥 五年四月遣右衛孫德乞師於宋世祖遣騎射大將軍樂平王丕來伐弘日就感削上下危懼太常楊昭勸弘請罪乞降速送太子入侍弘不聽十二月又遣尙書陽伊請迎於句麗

丙子 六年三月燔門崩四月魏又遣侍郎建興公處躬東平公鴉青來伐攻克白狼復遣使求迎於高麗高麗將葛居盧孟光率衆數萬隨陽伊來迎屯於臨川尙書令郭生因民之憚遷開門而引魏軍此句亦見通鑑改吳

魏軍疑而不赴生遂勒衆攻弘弘引高麗兵入自東門與生戰於闕下生中流矢卒高麗軍既入城取武庫甲以給其衆城內美女皆爲高麗軍人所掠五月乙卯弘率龍見三字一作戶東徙焚燒宮殿火一

句不絕令婦人被甲居中陽伊等勒精兵於外葛居盧孟光率騎後殿方軌而進前後八十餘里魏軍追至遼水不擊而還遣使徵弘於高麗後二年爲高麗所殺初弘至遼東高麗王遣使勞之曰龍城王馮君

愛適野次士馬勞乎弘怒稱制答讓之高麗王乃處之於平郭尋徙北豐弘素侮高麗政刑賞罰猶如其國高麗王奪其侍人取其太子王仁爲質弘忿怒之高麗殺之於北豐子孫同時死者十餘人僞諡

成皇帝自馮跋太平元年歲在己酉至弘滅亡之歲丙子二十八載

馮素弗

馮素弗跋之長弟也慷慨有大志姿貌魁偉雄傑不羣任俠放蕩不修小節故時人未之奇惟王齊異焉曰撥亂才也惟交結時豪爲務不以產業經懷弱冠自詣慕容熙尙書左丞韓業請婚業怒而距之復求尙書郎高邵女邵亦弗許南宮令成藻姿俊有高名素弗造焉藻命門者勿納素弗還入與藻對坐旁若無人談飲連日藻始奇之曰吾遠求騏驎不知近在東鄰何譏子之晚也當世俠士莫不歸之及熙僭號爲侍御郎小帳下督跋之僞業素弗所建也及爲宰輔謙虛恭慎非禮不動雖賤賤之賤皆與之抗禮車服屋宇務於儉約修己率下百僚憚之初爲京尹及領營邸百姓歌之常謂韓業曰君前既不顧今將自取何如業拜而陳謝素弗曰既往之事豈復與君計之然待業彌厚好存亡繼絕申拔舊門問侍中陽哲曰秦趙勳臣子弟今何在乎哲曰皆在中州惟桃豹孫鮮在焉素弗召爲左常侍論者歸其有宰衡之度跋之七年死跋哭之哀慟比葬七臨之跋記小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一百

北燕錄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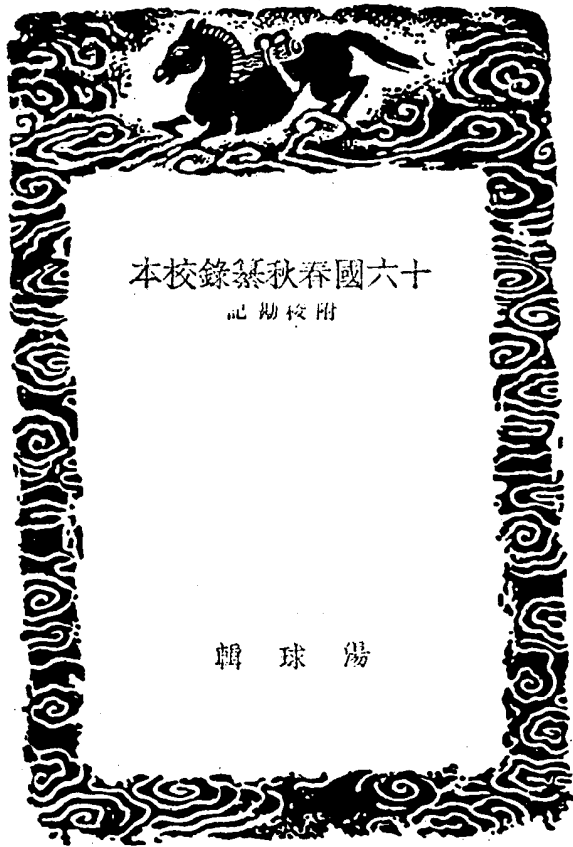
馮弘

馮弘字文通跋之季弟高雲篡位拜中領軍封汲郡公太平元年拜尙書右僕射改封中山公仍爲領軍內禁禁衛外總朝政遷尙書令司徒尙書事跋薨弘偕即天王位以姚昭爲大司馬昭貪暴其子孽謀曰大人不聞飄風之怪乎昭不納明年弘殺昭并諸子姪四十餘人依御覽八百七十六補

辛未 太興元年正月壬午朔大赦改年二月立夫人慕容氏爲皇后

壬申 二年正月立少子王仁爲太子臥集城西盈數里地中西行至水前者銜馬尾後者迷相銜尾而渡識者以爲民遷之象又有狼夜繞城羣噪如是終歲七月魏師來伐神高八月石城遼東營邸成周四郡並降魏九月魏師引還徙民四萬餘戶而西尙書郭祿勸弘送款獻女於魏乞爲附庸保守宗廟弘曰負

登在前忿形已露降附取死不如守志更圖所適也弘聽長樂公崇使鎮肥如崇遣弟樂陵公遙如魏降世祖拜崇遼西王弘使別將封羽率衆圍崇於遼西尙書郭祿以下依



十六國春秋纂錄校本敘

隋書經籍志云。崔鴻十六國春秋一百卷。又云。纂錄一十卷。知隋時其書原有二本。百卷久已放佚。而纂錄本則歷代流傳。尙概見於何鍾漢魏叢書中。幸何如也。惟其名不彰。故宋崇文總目以爲十六國春秋略。通鑑考異以爲十六國春秋鈔。其所引概與四庫節明日錄稱或即崇文考異之書。而以爲別本。十六國春秋未免失檢。隋書經籍志矣。其書編纂簡潔。故能行之久遠。但傳鈔屢經。不無刪節及脫誤難讀之處。又幸北齊修文殿御覽。曾全載於偏部中。其編次前後概與此書同。可以兩相離校。爰取二本之詳者以爲底本。其小異同。則惟求其是。而注一作某。其有詳略。則注某節去。或云依某加。以便檢閱。雖不能云復原本之舊。觀亦可以觀古書之梗概。或曰與百卷不合。蓋此書原纂其錄。所以國各爲錄。豈必與百卷本同哉。參互考訂。即纂錄本。實信無疑。因定其一十卷之目。以列於後。古野湯球伯珩氏記。

十六國春秋纂錄校本 叙

十六國春秋纂錄校本目錄

卷一……………一

 前趙錄……………九

 卷二……………一

 後趙錄……………一九

 卷三……………一

 前燕錄……………二五

 卷四……………一

 前秦錄……………四一

 卷五……………一

 後秦錄……………一

 蜀錄……………一

 卷六……………一

十六國春秋纂錄校本 目錄……………五三

前涼錄

西涼錄

卷七.....六十一

北涼錄

後涼錄

卷八.....六十七

後燕錄

南涼錄

卷九.....七十七

南燕錄

西秦錄

卷十.....八十五

北燕錄

夏錄

十六國春秋纂錄校本卷一

黔縣湯球輯

前趙錄

劉淵

劉淵字元海新與匈奴人。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世居北狄。子有餘寇。至冒頓。渡破東胡。西走月氏。北服丁零。內侵燕岱。控弦四十萬。漢祖患之。使一作劉敬奉公主以妻冒頓。約為兄弟。故子孫遂冒姓為劉氏。建武初入居西河美稷。後漢中平。單于差渠使子於扶羅將兵討平黃巾。會光渠為國人所殺。於扶羅以其衆留漢。立為單于。屬董卓之亂。寇掠太原河東。屯於河內。於扶羅死。弟呼廚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為左賢王。即元海父。入朝。魏武因留之。因分其衆為五部。以左賢王豹為左部帥。其餘帥皆以劉氏為之。太康中。改置都尉。雖分屬五部。皆家於晉陽汾澗之濱。豹妻一作左賢王妃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於龍門。俄而有一大白魚。頂有一角。一作頂有軒蓋躍躍於龍門。而至於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一作也。其夜夢見所見魚變為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

寤以告豹。豹曰。吉徵也。自是十三月而生淵。淵生。左手有文曰淵海。遂以名焉。幼而好學。不舍晝夜。常謂同門生朱紀。范隆等曰。吾觀書傳。常鄙隨陸之無武。絳灌之無文。一物之不知。固君子恥之也。二生遇高皇。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於是文學武事。並皆工絕。猿臂善射。臂力過人。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毛三根。長三尺六寸。太原王渾。盧袞友之。命子濟拜焉。咸熙中。為任子在洛陽。國竹文王深待之。時東萊王彌等皆繼結。誼言之於晉武帝。帝召見與言。大悅之。後謂王濟曰。劉元海容貌風儀。機謀鑒智。雖由余一無由字。日碑無以加也。會父豹卒。帝以淵代為左部帥。轉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大安中。惠帝失政。諸王迭相殘廢。州郡好豪。所在蜂起。從祖北都都尉右賢王劉宣等議曰。今司馬氏骨肉相殘。與復在此時。編本節此左賢王淵。姿器絕人。幹字超世。天不恢崇。單于終不虛生此人也。於是共推淵為大單于。淵曰。當為崇闕峻阜。何能為塔壘乎。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生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顧惟德所授耳。今見衆十餘萬。皆一當督十。鼓行摧亂。猶拉枯耳。上可成漢高之業。下不失為魏武。武一作何呼韓邪足道哉。宣等稱善。元熙元年。遷於左國城。晉人東附者數萬。宣等上尊號。淵曰。今晉氏猶在。四方未定。可仰遵高祖初法。且稱漢王。樓停皇帝之號。待一作宇宙混一。當更議之。十月。為壇南郊。即漢王位。改晉永興元年為元熙元年。大赦天下。追尊劉禪為孝懷皇帝。立高祖以下無此三宗五祖之神主而祭之。置百官。以劉宣為丞相。拜授各有差。四部之東萊王彌。起兵青徐。遣使來降。拜鎮東大將軍。青州刺史。東萊郡公。四月。汲桑叛。自稱趙王。遷置州郡。十一月。石勒及胡部等帥衆來降。永鳳元年。秋七月。風風集於蒲子。丞相劉宣等六十四人上尊號。十月。僭即皇帝位於南郊。大赦改元。以衛軍和為大將軍。撫軍聽為車騎大將軍。建武。曜為龍驤大將軍。河瑞元年。遷都平陽。汾水。中得玉璽。大赦天下。改元二年。以大司馬梁王和為皇太子。八月。淵疑疾。以劉洋為太傅。延年為太宰。司徒聽為大司馬。大單于並錄尚書。置單于臺於平陽。無此西。淵薨於光極殿。太子和即位。聽自西門攻斬和於西室。九月。葬淵於水光陵。諡曰光文皇帝。廟號高祖。

劉聰

劉聰字元明。一名叔淵。第四子。母張夫人之孕。夢日入懷。寤而告淵。淵曰。吉徵也。自是五月而生聰。夜有日光之異。左耳有一白毫。長二尺餘。幼而聰慧。究通經史。一作百家之言。孫吳兵法。一作靡不誦也。猿臂善射。臂力三百斤。行力驍捷。延絕一時。以永嘉四年。僭即帝位於光極前殿。大赦。改元光興元年。以衛尉呼延晏為使持節。前鋒大都督。配禁兵二萬七千。自宜陽入洛川。一作命東萊王彌。龍驤劉曜及鎮軍石勒。進軍會之。晏比及河南。無河王師前後十二敗。晉師長驅圍洛陽。陷之。一作兵大掠。幽晉帝於龍門。害一作晉太子及諸百官已下三萬一作餘人。於洛水北築為京觀。遷帝及太后。侍中庾珉等於平陽。大赦改元為嘉平元年。二年。二月。丙寅。帝進號儀同三司。會稽郡公。聽引帝入。聽曰。卿為

生於金塘分道諸將攻討汲郡河內。十三月，勒自帥衆拒之，陣於洛西。曜性少酌酒，末年尤甚。將戰，飲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踟躕，乃乘小馬。比一作出，復飲斗餘，至於西陽門，抵陣就平。勒將石堪因而乘之，師遂大潰。曜昏醉奔退，而馬陷石渠，墜於冰上，爲堪所執。勒將返國，曜使與太子毗書，令速降。曜但執毗與諸大臣，臣維社稷，勿以吾易。建平末，爲勒所殺。十二年，正月，太子毗、大司馬南陽王胤等，議欲西保秦州，遂相率奔上邽。石虎乘勝追戰，枕尸千里。上邽潰，虎執毗及王公已下三千餘人，皆殺之。自劉淵建號西河，至是二十有六載。

十六國春秋纂錄校本卷二

後趙錄

石勒

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州人。父周昂，朱勒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屬於庭中，長而壯健，有膽力，雄武，好騎射，幼而力耕，每聞鐃鐃之聲，或在前後，懼以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會并州刺史司馬騰執諸胡山夷，賣充軍實，將詣冀州。兩胡一物，勒亦在中。東至中原，賣與荏平人師權爲奴。每夜於野，嘗聞鼓角之聲，諸奴亦聞，歸以白，權奇而免之。鄰於馬牧，率汲桑往來，勒以能馬，自託於桑，而儲於武安。臨水爲遊軍所囚，會有羣鹿傍過，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見一老父謂勒曰：向羣鹿者，我也。君應爲中州主，故相救耳。勒拜而受命。遂招集王陽、魏安等十八騎，復東如赤龍諸苑中，乘苑馬，遠掠稍實，以賂汲桑。永興元年，關中所在盜，起二年，關中人公師蕃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乘至數萬。勒與汲桑率牧人乘苑馬數百騎以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爲姓，以勒爲名。永嘉元年，勒歸劉淵，淵拜爲輔漢將軍，平晉一作晉。王淵薨，聽喪位，劉曜王彌圍洛陽，勒請精騎二萬會之。王彌既平洛陽，將先誅勒，勒請彌諸

十六國春秋纂錄校本

卷二 後趙

九

於己營，手斬彌而并其衆，將軍郭默徙沙門竺浮圖澄，以其有道術，進之於勒，試之有効，甚尊重之。前趙嘉平二年，張寶說勒曰：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山蔽險，形勢之固，可擇此二邑而都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奇略，王業可圖。勒於是進據襄國，聽授勒都督幽冀并營四州諸軍事，冀州牧，進封本郡上黨公。邑萬戶。三年，以征虜將軍石虎爲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基謀之萌。兆於此矣。前趙麟嘉元年，劉琨遣姚弋仲、渡帥衆來討，勒與戰，大敗。琨長史李宏以并州來降。七月，劉琨疾甚，以勒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受遺輔政。勒固辭，乃止。劉琨稱符號，將授勒太宰、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并前二十郡，出入警蹕。如曹公輔漢故事。曜聞平樂之言，停太宰之授，勒大怒曰：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爾所呼邪？征虜將軍虎與左右長史張敬、張寶等上號曰：大司馬、大將軍，位冠九台，非翁者之號，請改稱大將軍。大單于領冀州牧趙王，依魏王在鄴故事，以二十四郡、戶二十九萬爲趙國。十一月，勒即位，改光初二年爲趙王元年。始建社稷宗廟，主書司典，胡人出內，重其禁法，不得一。侮易衣冠華族，號胡爲國人。二年，令曰：國人，不聽報復，及在喪婚娶，至於燒葬，令如本俗。八月，始置軒懸之樂，八佾之舞。昔周之興也，四乳八子，今武妻一產四子，可謂慶過姬祥，美加望日，其賜乳婢一人，發百石，雜給十四。正庶以肅迎嘉祥。冬十月，勒親與鄉老圍坐，惟飲語及平生，勒曰：李陽，壯士也，孤方任取之，何以不來。父老歸語，令速來，漏麻池之忿，是布衣之恨，孤方崇信於天下，寧離匹夫乎？令曰：武鄉，吾之豐沛也，其穆之三世。十一月，李陽至，勒與酣，引陽臂笑謂之曰：卿雖老，臂中猶有力，頗復與人國不孤往。日厭卿老，卿亦他孤毒手。因賜里第一區，拜爲都尉。陽與勒隣居，歲常爭漏麻池，迭相讎，四年二月，拜子宏爲世子，勒雅好文學，雖在軍旅之中，常令儒生讀春秋史漢諸傳而聽之。聞鄴食其勳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以得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一有耳。其天資英達如此。八年八月，修三臺。十月，以世子衛將軍宏鎮鄴。太和元年，劉曜圍洛陽，襄國大震，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墉，濟自大碣。先是流漸風猛，軍至冰泮，清和濟畢，流漸大至，以爲神靈之助。命曰靈昌津。戰於西陽門，曜軍大潰，石堪執曜送之。二年，曜子熙去長安，奔於上邽，車騎虎克上邽，道主簿趙封奉傳國璽送之。秦隴悉平。建平元年，車騎石虎等上尊號，勒不許，固請，勒以趙天王行皇帝事。大赦。八月，羣臣又固請，以名位不正，宜即尊號。九月，僭即皇帝位，大赦改年。正月，勒南郊，有白氣自壇，周天，勒大悅。四月，勒如鄴，營新宮，廷尉續咸諫曰：臣聞唐虞之治，宋椽茅六十階三尺，美彰於詩書，漢文惜百金，不營臺榭，稱之於千古。迨夏商之瓊臺瑤室，楚秦之章華阿房，資財內竭，華外叛，勒曰：且教停作，以申吾直臣之氣。九月，以太尉中山王虎爲大司馬，權退開府儀同，是月大雨霖，中山西北暴水，漂流巨木萬餘根，集於堂陽，勒大悅，謂公卿曰：此非爲災，天意欲吾營鄴都耳。於是營之。勒以成周漢晉舊都，欲有移

十六國春秋纂錄校本

卷二 後趙

一一

都之意乃命洛陽爲南都置行臺治書侍御史於洛陽三年正月大妻於建德殿酒酣勸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光對曰陛下神武籌略邁於高皇雄威舉絕超絕魏武一作自三王以來無可比也其軒轅之亞乎勸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已太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然猶與韓彭彭韓一作而爭先耳倘遇光武者當並驅於中原未知鹿死誰手丈夫行事當圖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孤雛以取天下也朕在二劉之間耳軒轅豈所擬乎羣臣皆稱萬歲四年雍州刺史石生上言西鄉竹死蛇鼠門於安定府間二日蛇死臨涇馬生角長安城中雞鳴皆曰甚慈安定廳事前後聞誦書聲求之不得七日乃止阻石於肥鄉六月勸薨疾召中山王虎太子宏中常侍殿中侍疾禁中七月薨於西閣僞諡明帝廟號高祖

石宏

石宏字大雅勸第三子母程夫人右光祿退之妹建平元年立爲太子虛於家士好爲文詠其所親昵莫非儲素勸謂徐光曰大雅性情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得天下一作天下孝文以玄默治之聖人之後必世勝殘天之道也勸大悅程還言於勸曰中山快快不可以輔少主一作宜早除之以便大計勸不從勸薨虎執臨軒召子冀州刺史運帥兵入禁宿衛文武無不奔散宏懼策拜中山王虎爲丞相以十三郡封爲魏王又加九錫虎僞讓後乃受之延熙元年七月改順邱爲魏國一作魏都至黎陽立一作十月宏薨後親詣魏公一作喻禪意虎曰安昏昧愚暗處喪無禮不可以君臨萬國奉承宗廟便當廢之云何禪讓十一月廢宏爲海陽王宏就車容色自若幽宏及程后南陽王恢於崇訓宮尋殺之時年二十二

石虎

石虎字季龍勸之從子勸父朱幼而子之故或謂之爲勸弟晉永興中與勸相失嘉平元年劉琨送勸母王及虎於葛陂時年十七性殘忍好馳獵遊無紀度尤善彈人軍中每患之勸白王曰此兒凶暴無使軍人殺之聲名可惜宜自除也王曰快牛頓子小時多能破車爲復小忍勿怯之至十八檢攝恭謹嚴重愛士引馬退一作勇冠當時勸深嘉焉拜征虜將軍性酷虐無道軍中勇幹策略與己作者輒因事害之至於降城陷壁坑斬士女鮮有遺類勸加責誨而行意自若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勸信備彌隆使以專征之任既廢殺宏稱居攝趙天王建武元年正月大赦改元虎荒遊廢政一作外耽營繕使太子遂省可尙書奏事遺守收祀郊廟征伐刑斷乃親覽之三月南遊臨江而還江東大震是日觀一作省臺城賜匠有差九月遷都鄴宮二年徙洛陽鎮廣九龍等於鄴是歲大武殿東西宮皆就大武殿基二丈八尺下穿伏室置衛士五百人於其中東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步皆漆瓦金檠銀柱珠簾玉璫窮極伎巧起靈臺九之一作殿於顯陽後遷一作召百官州郡民女以充之後

庭服綺縠玩珍奇者萬餘人內置女官十八等教宮人星占及馬步射置女太史於靈臺仰觀象祥以考外太史之虛實禁郡國不得私學星識左校令成公段造庭殿於崇杠之末高十餘丈上盤置燎下盤置人緇繳上下虎視而悅之三年太保龔安等文武五百九十人上皇帝尊號龔安等勸進方入而庭燎油灑下盤死者七人虎大怒擗成公段于圓圍門即天王位南郊大赦親王貶爲郡公蕃王爲縣侯太子遂總百僚其後荒酒淫色驕恣無道或盤遊於畋獵管而入或夜百騎宿於宮內家淫其妻妾裝飾宮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盤上傳共一作視之又納諸比丘尼有姿色者與其交裝後一作殺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賜左右欲以識其味也虎荒耽內遊威刑遠度遂以事爲可或呈之虎怒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時有所不聞復怒曰何以不呈謂責杖捶月至再三遂甚慍私謂中庶子李顯等曰宜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顯等伏不敢對事發幽遂於東宮殺之及妃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盡賜死合棺埋之誅其宮臣友黨二百餘人立河間公一作宜爲太子六年追尊龔考樂平敬公一作爲太宗孝皇帝八年六月上燕孟門上有神人之像坐於山上三日而去虎遣使以太牢祀之九年十二月武鄉送雄虎變爲雌一作一狼子口噴虎腦而殺之三日狼子亦死佛圖澄聞之流涕十年虎起河橋於靈昌津採石爲中濟石無大小輒隨流用五百餘萬不成虎如靈昌津沈璧告誠壁浮於洛水上騰津所履觀莫不傾壞壓死者百餘人虎悲甚斬工匠而還十一年發雍梁十六萬人城一作長安未央宮又發司豫荆兗二十六萬人城洛陽宮十三年二月虎親耕藉田於桑梓苑十四年三月虎夢龍飛西南自天著地且而問澄公公曰禍將至矣陛下宜父慈子和深以慎之四月秦公縉起宣光殿於太尉府梁長九丈太子宜視而惡之斬匠裁梁而去縉怒增之十丈宜聞之甚甚謂楊桓一作車成等曰縉因置梓物一作逆敢違我如是汝等能殺之者吾入宮盡以縉之國邑分封汝等縉既死主人必親臨喪因行大事無不濟矣杯等許諾八月殺縉一作宜奏之虎哀絕久之乃蘇召太子宜縉繫於鄴一作北火焚殺之議立太子於東堂虎曰吾欲以純灰三斛一作洗吾腹穢惡故生囚子兒年二十便欲殺父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齊公世爲皇世子立昭儀劉氏爲皇后十一月發卒臣於大武前殿佛圖澄殿上裘衣而行吟曰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登石而視之有棘子生焉拜閱小字棘奴也十二月辛巳雷大霖雨一作虎問佛圖澄澄曰其爲我乎至戊子而澄卒大寧元年正月虎僭卽皇帝位於南郊大赦改年二月有沙門從雍州來稱見佛圖澄西入關虎掘之無尸唯一石虎惡之曰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吾將死矣因而疑疾四月薨於金華殿子世卽位尊劉后爲太后彭城王遵先鎮關右至是勒兵而還戎卒九萬次於蕩陰石閭爲前鋒都督太后令授道丞相加九錫增封十郡己丑至安陽享一作甲中一作曜兵入自鳳陽門昇大武前殿蓋衰退如東閣卒臣敦勸卽位大赦封世爲王邑萬戶廢太后劉氏爲昭儀尋皆殺之世立凡三十三日尊其母鄭氏爲皇太后立妃張氏爲皇后大司馬襄陽王鑿爲太傅沛王冲爲太保石閭爲都督中外諸軍事

錄尚書事。甲午。大武殿災。諸門觀開。其乘輿服御。燒者大半。光焰一作照天。月餘乃滅。乙未。雨血。周
 運郡城。六月。莽虎顯原陵。偽蓋武帝廟。號太祖。十一月。石閔劫司空李農及右衛王基等。密謀共逐
 閔。使將軍蘇彥。周成。帥甲士三千八百人。執遊於南臺。如意觀。道時方與婦人彈棋。問周成等曰。反者誰也。
 成曰。義陽王鑒當立。遊曰。我尚如是。汝等立鑒。復幾時。遂殺之於瑤華殿。并誅鄭太后。張皇后。道字大祗。
 虎第九子。凡在位百八十三日。鑒即位。大赦。以石閔為將軍。封武德王。李農為大司馬。鑒使中書令李松。
 殿中將軍張才等。夜誅閔。農于瑤華殿。不克。然中擾亂。鑒為不知。夜斬松於西中華門。龍驤將軍孫伏都。
 劉銖等。結精士三千人。伏於胡天。亦欲誅閔等。鑒在中。伏都帥三十餘人。將昇臺。挾鑒以攻之。鑒見
 而問其故。伏都曰。閔。農等反。已在都掖門。臣殿帥衛士。謹先啓知。鑒曰。卿好陳力。勿憂無報也。伏都等攻
 閔。農。不剋。閔。農攻斬伏都等。自鳳陽門至瑤華。橫尸相枕。諸胡羯無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人。於是
 高鼻多鬚。至有齧死者。初青龍元年。正月。石閔欲滅二石之號。議曰。孔子曰。易姓而王。七月者。七十有三
 國。繼趙李。讖書炳然。且德星鎮衛。宜改號大衛。易姓李氏。又大赦改元。閔月廢鑒殺之。誅虎孫三十八人。
 蓋痘石氏鑒在位一百三十日。鑒字大明。虎第三子也。

石閔

石閔。字永曾。虎之養孫也。父瞻一作瞻。字宏武。本姓名良。魏郡內黃人也。其先漢黎陽騎督。累世牙門。勳
 破陳午於河內。雖時年十二。長而勇悍。便弓馬。臨陣不顧。勳奇之曰。此兒壯健。可為命虎子之。歷位左
 積射將軍。封西華侯。閔幼而果銳。虎撫之如孫。及身長八尺。善謀勇力。絕人。虎即位。封為修武侯。歷位
 北中郎將。虎之敗於昌黎。閔軍獨全。由此功名大顯。永興元年。閔月。司徒中領。司空郎閔一作閔。等四十八
 人。上尊號於閔。僭皇帝位於南郊。大赦改元。號稱大魏。復姓冉氏。追尊祖隆元皇帝。考昭烈祖高皇帝。尊
 母王氏為皇太后。妻董氏為皇后。子智為皇太子。以司馬李農為太宰。諸子皆封為縣公。新興王祗開石
 鑒之死。稱尊號於襄國。改年永寧。石祗道相國。汝陰王石琨。帥衆十萬伐郡。六月。進據邯鄲。閔盡棄拒之。
 琨軍大敗。二年。二月。閔攻襄國。百餘日。祗懼。乃去皇帝之號。改稱趙王。道太尉張舉一作。乞師於慕容儼。
 中軍張春請救於姚弋仲。三月。祗相國汝陰王。現自冀州救弋仲。弋仲復遣子襄帥騎三萬八千。備道將軍
 悅。帥甲士三萬。勤辛合十三萬。四方攻之。祗衝其後。閔師大敗。閔與千餘騎奔道郡。祗使劉顯帥衆七
 萬。追奔伐郡。閔盡棄出。大敗之。追奔至於陽平。顯懼。密使請降。求殺石祗為効。四月。劉顯殺祗及其丞
 相樂安王炳。太保張舉等。遣拜顯上大將軍。大單于。冀州牧。炳皆虎之庶子也。七月。劉顯稱尊號。冀國
 三年。二月。劉顯帥衆伐常山。太守蘇彥告難。閔率騎八千救彥。敗顯於常山。追奔及於襄國。顯大將軍曹
 伏駒開門為應。遂入襄國。誅顯及其公卿已下百餘人。焚襄國宮室。遷其民於郡。三月。慕容儼已剋幽薊。
 略地至於冀州。閔帥騎擊之。與慕容恪遇於魏昌城。廣一作。慕容恪方陣而前。閔衆寡不敵。所乘赤馬口朱

龍。日行千里。潰圍出。東奔行二十餘里。馬無故而死。遂為恪所擒。送之於薊。備立閔而問之曰。汝奴僕下
 才。何敢妄稱天子。閔曰。天下大亂。爾曹夷狄。人面獸心。尙欲篡逆。我一時英雄。何為不可作帝。王邪。備怒。
 鞭之三百。遣慕容評帥衆圍郡。五月。送閔於龍城。告虎。就廟而殺之。郡中饑。人相食。虎時宮人。被食
 略盡。拜智尙幼。蔣幹遣詹事劉裕奉表降。晉一作。八月。龍長水校尉馬願。龍驤將軍田香。開門降。蔣幹
 懸繩而下。奔於倉垣一作。評送閔后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及諸王公卿於薊。初。慕容儼斷於過陁山。
 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蟲大起。自五月不雨。至於十二月。備遣使者祀之。諡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雨雪。
 一作。是歲太。和八年也。

十六國春秋纂錄校本卷三

前燕錄

慕容廆 五祖切。

慕容廆。字弈落。一作。昌黎棘城人。昔高辛氏遊於海濱。留少子厭越以君北夷。世居遼左。號曰東胡。秦
 漢之際。為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復山一作。以為號。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司馬宜
 王討公孫淵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見燕代少年。多冠步搖冠。意甚好之。遂欲襲髮冠。諸部
 因呼之為步搖。其後晉。遂為慕容焉。祖木延。左賢王。從母邱儉。征高麗有功。加號大都督。父涉歸。以全
 柳城之勳。進拜單于。遷邑遼東。於是漸變胡風。自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為姓。廆身長八
 尺。有大度。行安北將軍。張華一見奇之。謂曰。君後必為命世之器。匡難濟時者也。涉歸卒。弟耐立。將謀殺
 廆。廆亡。潛於遼東徐郁家。太康五年。國人殺耐。迎廆立之。太康十年。又遷於徒河之青山。元康四年。定都
 大棘城。所謂紫蒙之邑也。永嘉六年。王沈子浚一作。承嗣以廆為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前鋒
 大都督。大單于。皆讓不授。擢舉賢良。官方授任。魯國孔纂一作。宿德清望。請為賓友。平原劉讚。儒學洽通。

引爲東庠祭酒。其世子就率國冑受業焉。大興四年。晉遣諸將拜庾使持節督幽平東夷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封遼東郡公丹書鐵券承制海東咸和元年加侍中位特進八年夏五月薨於文德殿年六十五葬於青山晉遣使者贈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襄公就爲燕王追諡武宣王僞稱尊追尊武宣帝廟號高祖

慕容暉音見

慕容暉字元真廐第二子小字萬年長七尺八寸雄毅善權略博學多才武晉建武元年拜振威將軍永昌初拜左賢王大寧末拜平北將軍朝鮮公咸和八年六月即遼東公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九年八月晉遣諸將拜就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承制一如庾故事三年咸和元年七月立子爲世子四年以左司馬封奔爲長史九月奔等以就任重位輕宜稱燕王於是上議十月僭即燕王位於文德殿大赦境內改備奉司以封奔爲相國追尊先公爲武宣王先妣爲王后起文昌殿出入粹彈立夫人段氏爲王后世子僞爲太子是歲棘城黑石谷有大石自立而行八年七月晉使鴻臚郭恡持節拜就侍中大都督河北諸軍事大將軍燕王其餘官皆如故封諸功臣百餘人九年二月遷都龍城宮闈十二年夏四月黑龍一白龍一見於龍山就率羣寮觀之去龍二百步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就大悅赦境內號新宮曰和龍立龍朔佛寺於山就雅好文籍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誠十五篇並以教胥子十四年就親臨東庠考試學生其通經秀異者擢充近侍十月薨葬於承乾殿右長史宋該立性貪賄布百疋令自負而歸以愧其心十五年八月就因見白兔馳射之馬倒被僞登而還宮引太子僞勳以後事謂曰今中原未平方須經建大事委賢任哲此其時也恪智勇兼濟力堪任重汝其委之以成吾志九月薨於承乾殿年五十二冬十月葬龍山諡文明王僞稱尊追尊曰文明皇帝廟號太祖諡曰龍平

慕容儼

慕容儼字宣英就第二子小字賀賴跋十三月而生有神光之異身長八尺一寸善屬文雅長好辭賦至於器物車室皆著銘識以爲勸戒就之八年晉遣使者拜就燕王以僞爲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十一年進拜使持節鎮東將軍號就即燕王位赦其境內元年春正月依春秋列國故事稱元年五月正月開趙魏大亂一無號大乃集一兵將爲進取之計七月晉使諸將陳沈拜僞侍中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冀并平四州牧大將軍燕王承制封拜一如庾故事元璽元年正月司南車成僞大悅告于就廟四月遣輔國相國參討封閣戰于魏昌廉臺閣師大敗擒就之閣大將軍蔣幹輔國子智固守郟城遣輔國評等帥騎二萬以討之郟北郡縣悉降輔國相國奕等一併百一十人勸稱尊號令曰非常之事匪德所宜聞也八月趙鄭輔朝評等送閣后董氏太子智太尉中領并乘輿服物及六璽送

於中山傳國璽蔣幹先以送晉僞欲神其事業言厥運在己乃詐云得之賜閔妻號奉始君封其智爲海濱侯以輔朝評爲司州刺史鎮鄴十月輔國恪等五百五人奉皇帝璽十一月僭即皇帝位於正陽前殿大赦改年時晉遣使詣僞謂之曰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之爲中國所推已爲帝矣庚午書曰追崇祖考古人之令典尊武宣王爲高祖武宣皇帝文明王爲太祖文明皇帝二年正月立后可足渾氏爲皇后升平元年正月復立中山王暉爲皇太子赦其境內改年曰光壽初庾有駿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石虎之伐棘城就將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蹄躡人莫能近就曰此馬見異先朝孤嘗仗之濟難今不欲出者蓋先君之旨也乃止虎尋奔退就益奇之至是年四十九歲而駿逸不虧僞比之鮑氏聽命歸銅以圖其像親爲銘讚鑄頌一其旁置之薊城東掖門是月像成而馬死十一月自薊遷鄴十二月原脫十三年入鄴宮大赦繕宮殿復銅雀臺以吳王垂爲東夷校尉平州刺史鎮遼東二年三月常山寺大樹自拔根出得璧二十七案初學記五引作根下得璧七十光色精奇有異當玉僞以爲岳神之命遣尙書郎段勤以太牢祀之五月遼西獲黑兔三年三月僞夜夢石虎趨其臂寤而惡之命發其墓剖棺出屍而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遣御史中尉楊約數其殘酷之罪鞭而投之澆水十月僞寢疾謂大司馬恪曰吾患微憊一作微恐不濟修短命也復何所恨但二寇未除景茂冲幼慮其未堪家國多難吾欲遠追宋宣以社稷屬汝恪曰太子雖幼天縱聰聖必能勝殘去暴二說皆不可以亂正統僞曰兄弟之間豈虛飾乎恪曰陛下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寧不能輔幼少主也僞曰若汝行周公之事吾復何憂四年正月僞薨於應福前殿年五十三僞諡景昭皇帝廟號烈祖葬龍陵僞好文籍性嚴重未曾以慢服臨朝雖閑居宴處亦無懈怠之色

慕容暉

慕容暉字景茂僞之第三子元璽三年封中山王尊立爲皇太子光壽四年僭即帝位大赦改元建熙元年以太原王恪爲太宰錄尙書行周公事專掌百揆上庸王評爲太傅副贊朝政司空陽爲太保吳王垂爲河南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兗州牧鎮梁國四年正月暉南郊十月太尉奕迎神主於和龍初暉委政太宰恪專受經於博士王勳助教尙書秘書郎杜塗並以明經講論左右至是通諸經祀孔子於東堂以勸爲國子祭酒國子博士詮散騎侍郎其執經侍講皆有拜授八年太宰恪卒九年十二月有神降於鄴自稱湘女有聲與人相接數日而去十月四月立貴妃可朱一作渾氏爲皇后六月晉大司馬桓溫率衆五萬來伐遂至枋頭吳王垂大敗之斬獲三萬餘級溫奔淮南垂既敗溫威德彌振太傅評大不平之太后遂與評謀殺暉十二月垂出奔秦十一年六月秦輔國將軍王猛鎮南將軍楊安率衆六萬來伐以太傅評下鄧王厲等帥精兵三十萬拒秦師於潞川州郡盜賊大起鄴中怪異非常十月評及猛戰於潞川評師敗績單騎遁還猛乘勝追奔長驅至鄴十一月苻堅帥衆會猛來攻拔鄴城外亂散騎侍郎徐蔚

等率扶僂，高麗及上黨質民子弟五百人，夜開城北門，引納秦師。與太傅評、左衛將軍孟高等數十騎，出奔昌黎。堅遣將軍郭慶帥騎五千追之，及臨於高陽。秦將巨武執將軍縛之，曰：汝何小人而敢縛天子？武曰：我梁山巨武，受詔縛賊，何謂天子邪？一作：執將軍送郡，堅問其奔狀，曰：狐死首邱，欲歸死於先人陵墓耳。堅哀而釋之。令返宮。奉文武出降，堅入郡宮，昇正陽殿，徙障及王公已下并諸鮮卑四萬餘戶於長安，封障新興侯，邑五千戶。尋拜尚書，堅征豈城，為平南將軍，別都督淮南之敗，隨堅還長安。既而吳王垂攻苻丕於鄴，中山王沖起兵關中，障謀殺堅，事發，為堅所誅。年三十五歲，德稱稱尊號，僞監幽皇帝。

十六國春秋纂錄校本卷四

前秦錄

苻洪

苻洪，字廣世，略陽臨渭氏人。其先有屈氏之苗裔，子孫彊盛，世為氏會。其後家池生蒲，長五丈，節如竹形，時咸異之，謂之蒲家。因以為氏焉。父懷歸，為部落小帥，母姜氏，產洪，先是隴右大雨霖，百姓苦之，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名之曰洪。年十二，父卒，代為部帥，好學多權略，善騎射，屬劉氏之亂，乃散千金，招延俊傑，或負糧負奔之，推為盟主。劉聰遣使拜平遠將軍，不受。自稱護國校尉秦州刺史，略陽公。羣氏推為首，劉曜以洪為氏王，及曜敗於洛陽，洪率部人西保隴山。石虎將軍攻上郡，洪詣虎降，虎執洪，出迎之。拜冠軍將軍，監六夷諸軍，委以西方之事。涇陽伯趙建平四年，石生起兵於關中，洪遂西結張駿，自稱晉北平將軍雍州刺史。上三十三字，依御石虎既滅石生也，洪率戶二萬下隴東，如馮翊，虎拜洪護軍校尉，進爵為侯。上三十三字，亦洪說虎宜徙關中豪傑及羌戎內實京師，虎從之。上十九字，編徙秦雍州民光十餘萬戶於關東。上三十三字，依遷以洪為龍驤將軍，流徙於枋頭，從征段遼。四字亦依編累有

戰功，進封西平公。一作平郡公，其部曲賜爵關內侯者二千餘人。以洪為關內侯，拜曰：苻洪，雄果其諸子亦非常才，宜密除之。虎待之愈厚。上四十七字，佛圖澄言苻氏有王氣，虎陰欲殺之，洪稱疾不朝，太尊元年，進位侍中，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進封本國略陽郡公。及石遵即位，閱又以為首，遵乃去洪都督，洪怒之，乃遣使降晉，後石鑿殺遵，所在兵起，洪有衆十餘萬，永和六年，帝以洪為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史，廣川郡公。上六十六字，時姚弋仲亦圖據關中，恐洪先之，遣子襄率衆五萬來伐，洪遣擊敗之，於是安定梁楞等並關西民望，說洪曰：今胡運已終，中原喪亂，明公神武自天，必繼蹤周漢，宜稱尊號，以副四海之望。洪亦以識文有草付應王，又其孫堅之生，背有草付字，遂改姓苻氏。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洪謂博士胡文曰：孤率衆十萬，居形勝之地，日閱，慕容儁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克之在吾數中，孤取天下，有易於漢祖矣。上四字，編初，趙將軍麻秋西鎮枹，一作：早，開丹國之亂，率衆歸郡，洪使子龍驤進擊之，以為軍師將軍。依編部加：麻秋說洪西郡長安，洪深然之，已既，而秋因宴鳩，一作：洪將并其衆，世子健收而殺之。斬秋，一作：洪將死，謂健曰：所以未入關者，言中州可指辰而定，今見困野子，中原非汝兄弟所能辦。去，上三十五字，編關中周漢舊都，形勝之圖，一作：關中形勝，吾亡後，便可鼓行而西，言終而亮死，一作：年六十六，健僭位，僞諡惠武帝。

苻健

苻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初，母羌氏夢成大熊而孕，健生之夜，洪夢族會氏王蒲健謂之曰：是兒與家門，可以吾名字之，於是名健。字世健。後避石虎外祖張熊之名，故改焉。上四十五字，及長，勇果使弓馬，好施善事，人甚為石虎父子所親愛，虎雖外禮苻氏，心實忌之，乃陰殺其諸兄而不害健，及洪死，健嗣位，去秦王之號。永和六年，自稱大將軍，征西大將軍，開府，上二字，都督關西諸軍事，雍州刺史。於是盡衆西行，至盟津，起浮橋以濟，濟流焚橋，三輔僭號悉降。十一月，入都長安，於是長史賈玄碩等，依諸葛亮劉備故事，表健為秦王，玄碩等乃為一符，號健為漢再三，乃從之。皇始元年正月，僭即天王位於南郊，大赦，改晉永和七年為皇始元年，追尊父洪為太祖，武惠皇帝，籍宗廟社稷於長安，立妻，一作：強氏為天王皇后，子襄為天王。太子，親為平原公，生為淮南公，弟雄丞相為東海公，其餘封授各有差。是年，野蠶成繭，野禾被原，百姓採野繭而衣，收野粟而食，關西家給人足。二年正月，丞相雄等固請，宜依漢晉皇帝之美，不可過自謙沖，趙之初號，健從之，僭即皇帝位於太極殿，大赦，諸公進爵為王，立五等之封，以次進之。三年正月，下書曰：其令，公卿已下，歲舉賢良方正孝廉清才多略博學秀才異行各一人，或獻書規諫，或面陳朕過，其悉，一作：以聞，勿拘貴賤。四年，丞相東海王雄卒，贈相國，進封魏王，監敬武王，雄，字元才，洪之季子也。趙建武中，拜龍驤將軍，雄頭大而足短，故軍中稱為大頭龍驤，健甚重

之曰元才吾之姬且五年四月立淮南王生為皇太子六月健羸疾引太師魚符丞相出弱兒太傅毛貴司空王隨等囑以後事受遺輔政乙酉薨於太極殿年四十九葬原陵僞監明皇帝廟號世宗永興初追尊曰景明皇帝廟號高祖

苻生

苻生字長生健第三子幼而聰慧昏酒醉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一目七歲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賭兒一淚信乎侍者曰信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邪洪大驚懼之生曰性耐刀割不堪鞭撻洪曰汝為爾不已吾將以爾為奴生日可不加石勒也及長力舉千鈞走及奔馬皇始五年得即皇帝位大赦改年羣臣奏先帝晏駕苻生不宜改號生怒不從窮推議主壽光元年七月殺右僕射段純以太子門大夫趙韶為僕射太子舍人趙誨為中護軍著作佐郎董榮為尚書並以佞倖進也九月中書監胡文書令王魚言於生日比頻有客星孛於大角熒惑入於東井大角為帝座東井秦之分野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願陛下途追周王修德以禳之生日皇后與朕對臨天下亦足以塞大喪之變於是殺皇后梁氏誅太傅錄尚書毛貴車騎尚書令梁撈右僕射梁安后安之女孫又誅丞相苻弱兒諸羌悉叛弱兒南安羌酋也生雖在諒闇遊飲荒淫殺戮無道聲言曰以見朝臣鍾錮鑿備置左右未幾后妃公卿已下至於僕隸誅五百餘人二年正月嬖臣右僕射董榮言於生日日蝕之災宜以貴臣應之生日唯有大司馬國之選賦不可其在王司空生從之誅司空王隨王茂羣羣臣於太極殿飲酒樂奏生親歌以和之命尚書令辛辛典與勸既而生怒曰何不強酒猶有坐者引弓矢射半殺之於是百寮大懼無不引滿昏醉汚服失冠蓬頭偃仆生以為樂三年四月姚襄遣姚蘭等帥衆二萬七千進據黃洛生遣平王兵符黃眉東海王堅建節將軍鄧亮等步騎萬五千以討之亮偽不勝引騎而退襄追之至於三原亮遁騎拒襄大戰獲襄乘有駿馬日行千里是戰也馬倒而擒之眉等振旅而歸初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為龍男使為主女為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苻堅封也時為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生荒暴日滋殘虐彌甚羣臣朔望漏盡請見生日晝午須待宴訖或日暮而不出百僚懼弊或至申酉間方出臨朝酒怒色厲多有一作惟殺戮或連月昏醉弗堪省覽或使宮人與男子裸交於殿前引羣臣隨而觀之或生剝牛羊驢馬活爛雞鴨三五十為羣放之殿中或生剝死囚面皮令其歌舞觀以為樂宗室奮動親戚忠良殺害略盡朝士奔走草野皆曰從虎口出左右得度一日如過十年至於截脛割胎拉腸斃頭殺者動有千數生夜對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當除之是夜清河王苻法夢神告曰且將禍集汝門惟先覺者可以免之痛而心忤會侍婢來告乃與特進梁平老強注等帥壯士數百人潛入雲龍門東海王堅與呂婆樓帥麾下三百餘人鼓噪繼進宿衛將士皆捨杖歸堅生猶昏疑不寤堅乘既至生驚問左右曰此輩何等人引生置別室廢為越王俄而殺之時年二十三僞益厲王封

子植為越侯

苻堅

苻堅字永固健弟雄之子趙建武中母苻氏祈子於西門豹祠歸而夜夢與神交遂孕十二月而生堅有神光之異自天燭庭背有赤文隱起成字曰神付臣又士王咸陽秘而莫之傳也委觀魁傑骨垂過膝目有紫光祖洪奇而愛之名堅頭因而謂健曰此兒頭大鎮重足短安下非常相趙右光祿大夫司隸校尉高平徐統有知人之鑒遇堅於路異之執其手曰苻郎此官之御衛小兒敢戲於此不異司隸縛邪堅曰司隸縛罪人不縛小兒戲也上二十一字統顧左右曰此兒有霸王之相後復遇之統下車謂曰苻郎當大貴但僕不及見如何堅曰若如公言不敢忘德八歲請就師學洪曰尙小未可吾年十三方欲求師時人猶以為速成健之入關也次於曲沃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為龍驤將軍且而為增於曲沃拜堅健泣謂堅曰先王昔受此號汝父次為之今若若復為神明所授可不勉之性至孝有器度博學多才就年十一便有經略大志堅既殺生永興元年六月去皇帝之號僭稱大秦天王即位太極殿誅董龍等二十餘人改壽光三年為永興元年追尊父為文桓皇帝世子宏為皇太子兄清河王法為丞相東海公以永安公苻侯為太尉諸王皆貶苻為公苻柳為尚書令封弟融為陽平公雙河南公子不為長樂公融為平原公熙為廣平公李威為左僕射梁平老為右僕射席寶為丞相長史王猛為中書令侍郎權翼為黃門郎諸公卿為生所誅者悉復本官十月丞相東海公法以疑忌賜死苻太后之意也堅性友愛與法談於東堂慟哭嘔血二年四月堅如雍祀二作五時苻止六月如河東祀后土八月自臨晉登龍門顧謂羣臣曰美哉山河之固雄翼對曰與起有言在德不在險深願陛下追蹤唐虞懷遠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堅大悅至韓原觀晉魏甄兒結草抗秦軍之處賦詩而歸甘露元年正月起明堂禪南北郊六月甘露降乃大赦改年八月堅下書曰咸陽內史猛聲彰彰出納所在著績有臥龍之才宜入贊百僚絲綸王言可徵拜侍中中書令領京兆尹中丞鄧羌性鯁直與猛協規齊志於是百僚肅整蒙右屏氣風化大行堅嘆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以猛為吏部尚書遷太子詹事十一月以猛為司隸侍中領選如故猛上疏曰伏見陽平公融明德懿親光祿西河任羣忠貞淑慎處士朱彤博識聰辯並宜左右彌綸輝贊九棘愚臣庸鄙請選賢路堅曰機務倏才允屬明哲朝野所望豈容致辭所舉融等別銓授於是融為侍中中書監右僕射任羣為光祿大夫領太子家令朱彤為中書侍郎領太子庶子三年九月鳳凰集於東閣大赦其境內初將為赦與左僕射猛右僕射融密議於殿堂悉屏左右堅自為赦文猛融進紙筆有一大蒼蠅入自扇間鳴聲甚大集於筆端驅而復來堅惡之融等所久而乃去俄而長安街巷市里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融曰事何從而泄於是赦外窮推之成言有一小人衣黑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嘆曰其向蒼蠅乎聲狀非常苦問惡之四年七月黃龍見於

成紀。梁山崩。五年。白虎見天水。六年。遣鴻臚拜張天錫為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建元元年。正月。雍州秀才段熲對策上第。拜吏部郎中。孝廉通經者十餘人。皆拜令長。五年。六月。晉大司馬桓溫伐燕。次於枋頭。燕師屢敗。遣散騎侍郎樂嵩來乞師於秦。秦請嵩以三子一武軍以西之地。八月。遣將軍苟池。洛州刺史鄧粲。光帥步騎二萬救燕。溫敗歸。是月。京兆尹尹。王攸上書獻十略。一曰。君道宜明。二曰。臣尚忠敬。三曰。子貴孝養。四曰。民生在勤。五曰。教無偏黨。六曰。養民在惠。七曰。延聘賢賢。八曰。懲惡顯善。九曰。伐叛討逆。十曰。易簡弘大。堅納之。以收為諫議大夫。十一月。燕車騎吳王垂來奔。桓溫既走。慕容暉。梅。河。洛。之地以賂秦。乃曰。行人失辭。分災救患。理之常也。堅大怒。六年。令輔國王猛帥鎮南楊安。虎牙將軍張蚝。建節鄧光等。步騎六萬。討平燕冀。八月。猛攻剋壺關。驪道太傅上庸王評等。帥四十萬。屯於潞川。孟規知評。賈水。不撫將士。有可乘之會。大笑謂楊安等曰。慕容評其奴才。難能兆之。乘尚不足為慮。況數十萬乎。今破之必矣。甲戌。陳於渭原。猛擊乘曰。王景略受國厚任。兼內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宜各勉進。不可退也。受命明君之朝。慶賜父母之室。不亦美乎。乘皆忿勇。破釜棄糧。大呼。進。猛望評。師之衆。惡之。謂鄧光曰。今日之事。非將軍莫可以捷也。成敗之機。在斯一舉。將軍其勉之。光曰。若以司隸見與者。公無以為憂。猛曰。此非吾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光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光。變而不應。猛乃馳就許之。於是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入評軍。出入數四。傍若無人。遂斬將殺傷甚衆。戰及日中。燕師敗績。進師圍猛之未至郡也。劫盜公行。及猛之至。遠近帖然。十一月。堅帥精銳十萬攻鄧粲。粲。七。日。堅至於安陽故宅。引諸耆老。語及祖父舊事。法然流涕。乃停宿。猛猶如安陽迎堅。堅謂之曰。昔亞夫不出軍迎漢文。將軍何以臨敵而背秦乎。猛曰。臣每覽亞夫之事。常謂前卻人主。以此而為名將。竊未多之。臣奉陛下神算。擊垂亡之虜。若摧枯拉朽。何足憂也。戊寅。剋慕容暉。出奔。將軍郭慶執暉於高陽。送之。辛巳。堅入鄧宮。大赦關其屬籍。凡郡百五十七。縣一千五百七十九。戶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百九十八萬七千九百三十五。以王猛為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牧。鎮鄧。封清河郡侯。以燕太宰恪。太傅評之第。盡賜之。加姜姜五人。上女妓十人。中妓三十八人。猛辭。堅曰。昔魏絳和戎。猶有金石絲竹之賞。山甫翼周。實受四牡之錫。卿功超二子。任過管葛。安得辭也。其敬受之。無違朕命。以鄧光為散騎常侍。安定太守。其定郡侯。邑三千戶。賈潞川之功。七年。七月。堅如洛陽。下書曰。士死知己。猶來格。故喬公一言。魏祖追備。趙司隸高平徐統。往在鄧郡。諷於童稚。每思其殷勤之言。勿敢忘也。可召其子孫。詣行在所。八年。五月。以高平徐統為鄧太守。統之少子。以舊恩拔之也。六月。冀州牧猛入為丞相中書監。同謀殺尉。猛固辭。丞相。改授司徒。又固辭不拜。乃停司徒之授。九年。四月。天鼓鳴。其出於箕尾。長十餘丈。或名益。尤旗。經太微。掃東井。自夏及秋冬不滅。太史令張猛言於堅曰。尾燕之分野。而掃東井。東井秦之分。災深。一作書。

禍大十年之後。燕滅秦之象。二十年之後。燕當為代所滅。慕容暉父子兄弟。亡虜也。而布列朝廷。貴盛莫二。宜除渠帥。以事皇秦。若且誅鮮卑。不夕滅客。鮮卑者。臣請就妖言之。魏堅不納。更以障為尚書。為京兆尹。沖為平陽太守。十年。三月。侍中太尉李威卒。威子伯龍。漢陽人。苟太后姑子。少與苻雄結列。列之交。苻生屢欲誅堅。賴威之免。堅深德之。事威如父。誅苻生及法。皆威與太后潛決。大謀。遂有辟陽之寵。雅重王猛。勸堅以國事任之。堅嘗謂猛曰。李公知卿。猶鮑叔之於夷吾。罕虎之於子產。猛兄弟事之。夏四月。堅下書曰。巴夷險逆。寇亂益州。招引吳軍。為唇齒之勢。特遣鎮軍將軍護軍校尉鄧光。可帥甲士五萬。星夜。一作。赴討。五月。蜀人張育。楊光等。起兵二萬。以應巴蜀。晉威遠將軍桓石虔。帥衆二萬。入據犍江。張育自號蜀王。稱藩於晉。八月。鄧光敗晉師於涪。西。擊張育。楊光。屯於綿竹。皆斬之。益州平。光勸銘於岷山。而還。十二月。光至自成都。堅引見東堂。謂之曰。將軍之先仲華。遇漢世祖於前。將軍復逢朕於後。何邪氏之多幸。光曰。臣常謂光武之遇仲華。非獨仲華之遭光武。堅笑曰。將軍蓋以自況。非直將軍之幸。亦朕之遇賢也。終於太子少傅。五月。猛髮疾。堅親新南北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禱河岳諸神。無不周備。以猛少。瘳。殊死。七月。堅臨省疾。問以後事。猛曰。晉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臣歿之後。願不以晉為國。鮮卑劣虜。我之仇讎。終為大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時年五十一。堅哭之慟。謂太子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贈侍中。丞相。相如故。諡武侯。朝堂巷哭三日。十二年。正月。癸巳。高陸民穿井得龜。大三尺六寸。背有八卦。文命太子卜池。發之。食之以粟。四月。堅下書曰。涼州刺史張天錫。雖稱藩受位。而臣道未純。可遣步兵校尉姚萇等。自石城津伐天錫。天錫率勁勇五萬來拒。戰於赤岸。涼師大潰。天錫率騎數千奔還姑臧。致賡請降於苻甲午。大軍至姑臧。天錫乘素車白馬。面縛昇樓。降於軍門。苻釋縛焚柳。送之長安。諸郡縣悉降。涼州平。九月。以梁熙為持節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鎮姑臧。徙豪右七千餘戶於關中。封天錫重光縣之東。寧鄉二百戶。號歸義侯。拜北都尚書。遷右僕射。初。萇等將征天錫。堅為其立第於長安。至是而居之。一作。既至如。天。十三年。太史奏有星見於外國之分。當有聖人入輔中國。得之者。昌。堅聞西域有鳩摩羅什。襄陽有釋道安。並遣求之。十七年。正月。不雨。至於六月。徹樂減膳。出宮女以迎和氣。八月。堅收起居注及著作所錄而觀之。見苟太后李威之事。愆怒。乃焚其書。著作郎董融。雖更責時事。然十不留一。十八年。三月。徙鄧。編籙。銅馬飛廉。翁仲於長安。十月。堅引羣臣於太極殿。議曰。東南一隅。未賓王化。今欲起天下兵討之。計其兵仗。精卒九十七萬。吾將先啓行。薄伐南裔。此行也。朕與陽平公之任。非諸將之事。左右。一作。侯。僕射。權翼。沙門道安。陽平公。尙書石越等。上書固諫。前後數十。堅不納。十九年。晉車騎桓沖率衆十萬寇襄陽。遣其前將軍劉波攻河北。堅大怒。遣其子征南。鹿公。冠軍。慕容垂。左衛毛當等。將步卒五萬救襄陽。堅下書曰。吳人收恃江山。展寇王境。宜時進討。以清宇內。便可戒嚴。

速修戎備。發州民則十丁遺一。兵居門在灼然者為崇文義。朕將登會稽。復高越。伐國存君。義同三王。其以司馬昌明為左僕射。謝安為吏部尚書。桓沖為侍郎。勢還不遠。可並為起第。八月戊午。遣征南大將軍陽平公融。騎從張蚝。撫軍大將軍高陽公苻方。衛軍梁成。平南慕容暉。冠軍慕容垂。步騎二十五萬。為前鋒。甲子。堅發長安。戎長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九月。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於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融等攻壽春。晉道都督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豫州刺史桓伊。水陸七萬。敗堅於淝水。堅為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於淮北。顧謂夫人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見今日之事邪。常何面目復臨天下乎。泚然流涕。堅諸軍悉潰。惟慕容垂一軍獨全。比至洛陽。百官威儀。軍容相備。未及關。而垂有武志。說堅請巡撫燕岱。并求拜蒞。堅許之。權翼固諫。以為不可。堅不從。堅至自淮南。次於長安東之行宮。入告罪於太廟。丁零翟斌反於河南。長樂公苻丕遣慕容垂及苻飛龍討之。垂南結丁零殺飛龍。盡坑其衆。垂引丁零烏丸之衆二十餘萬。為飛梯地道。以攻郿城。慕容暉弟泓先為北城長史。聞垂攻郿。亡命奔關東。收諸馬牧鮮卑。衆至數千。還屯華陰。暉乃遣使請弟及宗人起兵於外。堅遣將軍強永率騎擊之。為泓所敗。泓衆遂盛。自稱大都督雍州牧濟北王。推叔父垂為丞相。大司馬冀州牧。王堅謂權翼曰。吾不從卿言。鮮卑至是。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若將泓何。翼曰。寇不可長。慕容垂正可據山東為亂。不暇近逼。今暉及宗族種類。盡在京師。鮮卑之衆。布於畿甸。實社稷之憂。宜遣重將討之。堅乃以廣平公苻熙鎮蒲坂。待叔為都督。配兵五萬。姚萇為司馬。討泓於華陽。一作平陽。一作平陽。一作平陽。太守慕容沖起兵河東。有衆二萬。進攻蒲。堅命資衝討之。苻毅勇果。輕敵。戰於華陰。資敗績。資一作資。一作資。被殺。堅大怒。苻懼誅遂叛。資衝擊慕容沖於河東。大破之。沖奔於泓。泓衆至十萬餘。遣使謂堅曰。秦師傾敗。將欲與復大燕。吳王以定關東。可速資備大。奉送家兄皇帝返都。與秦以虎牢為界。分王天下。堅大怒。召臨責之。臨叩頭流血。陳謝。堅久之曰。此自三豎之罪。非卿之過。復其位。待之如初。命暉以書招諭垂及泓。使一作使。一作使。兵還長安。怒其反叛之罪。而暉密遣使謂之曰。今秦數已經。當不復能久立。一作當不。一作當不。吾既籠中之人。必無還理。勉建大業。以興復為務。泓於是進向長安。改年曰燕。與堅步騎二萬討姚萇於北地。姚萇率衆七萬來攻。堅為長所敗。開慕容沖去長安二百餘里。引師而歸。使苻方戍驪山。拜苻暉都督中外諸軍事。配兵五萬拒沖。暉敗績。堅又以尚書姜宇與苻琳。率衆三萬。擊沖於蒲上。為沖所敗。宇死之。琳中流矢。沖遂據阿房城。進逼長安。登城觀之。歎曰。此虜從何出也。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以至於此。長樂公不在。孤獨馬又無草。削木而食之。會丁零叛。慕容垂引師去郿。始其西。聞知長安危迫。乃遣從弟求救於謝玄。二十一年。慕容沖僭稱尊號於阿房。改年更始。沖率衆登城。堅其甲冑。皆戰拒之。飛矢滿身。流血被體。時雖兵寇危迫。馮翊諸堡。猶有負糧。且難而至者。多為賊所殺。先是每夜有人周城大呼曰。楊定健兒。應屬我宮殿。蓋觀應坐我。父子同出不共汝。且尋而不見人迹。城

中有書曰。古符傳賈錄。載帝出五將久長得。又諸曰。堅入五將山長得。堅大信之。留太子宏守長安。謂之曰。一作書其本。脫如此言。天或導乎。今留汝兼總戎政。勿與賊爭利。吾當出關收兵。速糧以給汝。自將張夫人及中山公誥。率騎數百。出如五將山。六月。太子宏將母妻宗室男女數千騎出奔。沖入據長安。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將軍與忠園之堅。衆奔散。獨侍御十數人而已。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忠至。執堅以歸新平縣。幽之別室。萇求國報於堅曰。萇次應符麻。一作次符麻。可以為惠。堅曰。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豈以傳國授汝光乎。五胡次序。無汝羌名。遠天不祥。其能久乎。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又遣右僕射尹緯說堅。求為堯舜禪代之事。堅曰。姚萇叛賊。奈何擬之古人。因問緯曰。卿於朕朝作何官。對曰。尚書令史。堅嘆曰。卿宰相才也。王景略之流。而朕不知卿。亡之不亦宜乎。八月。終於新平佛寺中。時年四十八。張夫人。中山公誥等皆自殺。三軍莫不哀慟。萇欲匿殺堅之名。乃諡為莊烈天王。長樂公稱尊號。偽諡堅為世祖。宣昭皇帝。初。太子之奔也。假道歸晉。歷位輔國將軍。桓玄篡位。以為梁州刺史。

苻丕

苻丕。字永毅。堅之長庶子也。少而聰慧。好學。堅與之言將略。嘉之才幹。亞於苻融。為將善收士卒。時出鎮於郿。東夏安之。堅敗歸長安。為慕容垂所逼。自郿奔於枋頭。堅之死也。建元二十一年。丕復入郿。城將收兵趙魏。西赴長安。會平州刺史苻冲。率騎并之。衆擊慕容垂。類為垂將帶方等所敗。乃率衆三萬。進屯壺關。使招丕不至。乃去。帥男女六萬。進如潞州。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之。入據晉陽。始知長安不守。堅為姚萇所殺。乃舉哀於晉陽。即皇帝位於晉陽南。立堅行廟。大赦。建元二十一年。為太平元年。九月。置百官。是月。安西呂光自西域還師。二年。正月。慕容垂僭稱尊號。二月。慕容沖左將軍韓延殺沖。立段隨為燕王。改年曰昌平。五月。丕以呂光為車騎將軍。涼州牧。酒泉公。是月。姚萇僭稱尊號。兵有嘆青者。謂諸將曰。狄道長苻登。雖王室疏屬。而志略雄明。請共立之。以赴大愆。於是推登為使持節都督隴右雍州二州牧。率衆五萬。東下隴右。據南安。馳使請命。八月。丕以登為征南大將軍。開府。偃同南安王持節。雍州牧。因其所稱而授之。九月。丕下書。鮮卑慕容永。我之騎將。首亂京畿。禍傾社稷。其遣丞相王永。帥禁衛旅。還而取之。十月。與慕容永戰於襄陵。王師大敗。丕懼。帥其衆數千。南奔東垣。督揚威將軍馮該。自陝擊斬之。送丕首於江東。苻登稱尊號。蓋為秦平皇帝。

苻登

苻登。字文高。丕之族子。父敬。太尉司馬。登少勇。有壯氣。建元元年。初拜殿中將。選羽林監長安令。坐事黜為狄道長。太平二年。與姚萇戰於胡奴。一作胡奴。坂。大破之。十一月。丕子渤海王懿自杏城奔登。登乃其不。死間。於是為不發喪。行服。為檀於隴東。僭即皇帝位。改太平二年為太初元年。十二月。立堅神主於軍中。引師而告。堅神主曰。今收合義旅。衆餘五萬。星夜一作電。直造賊庭。庶上報皇帝。慈下雪人民。大恥。

二年，登次於茂亭。九月，進據胡空堡。戎又歸之者十有餘萬。姚萇掘壁屍，鞭撻無數，裸削衣裳，附之以棘。故土埋之。三年，登次朝那。一作那字。姚萇據武都，相持累戰，互有勝負。萇以登戰勝，謂堅神將所助，亦於軍中立堅神主，謂曰：往年新平之禍，非萇之罪，陛下假臣龍驤，朕以龍驤建業，卿其勉之。明詔昭然，言猶在耳。豈假符登而圖臣，忘前征時言邪？今為陛下立神像，可歸休於此，勿計臣過。堅至誠，四年正月，登昇樓謂萇曰：自古安有殺君反立神像，大呼曰：殺君賊姚萇出來，與汝決之。何為枉害無辜，萇懼而不應。萇自立堅神像，戰未有利，軍每夜驚，乃斬像首送登。六年三月，登自雍攻長安。一作安。七月，登攻新安，姚萇救之，登引退。八年十二月，姚萇薨。九年，登聞萇死，喜曰：姚與小兒吾將折杖以笞之，於是大赦。萇乘而東。四月，登從六陌越廢橋，與將軍尹緯據廢橋以待之。登與緯大戰，為緯所敗。登單馬奔雍，初登之東也。留太子崇守胡空堡，崇聞登敗，棄城出奔，登至無歸，乃奔平涼，收集遺兵，入馬毛山。七月，與攻馬毛山。登遣子崇質於隴西鮮卑乞伏乾歸，結婚請援。乾歸遣騎二萬救登，登引軍出迎，與崇戰於山南，為崇所敗。死之時，年五十二。子崇奔於涼中，復借稱尊號。改年延初，登為高皇帝。十月，崇為乾歸所逐，奔於楊定。與崇師乘二萬攻乾歸，為乾歸所敗，崇定皆死之。自苻健皇始元年，歲在辛亥，晉永和七年也。是歲歲在甲午，四十四年，晉太元十九年也。

十六國春秋纂錄校本卷五

後秦錄

姚弋仲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昔夏禹封舜少子於西戎，世為羌長。其後燒當雄於洮罕之間，當七世孫填虞，虞九世孫遷鄰，率種人內附。漢朝嘉之，假冠軍將軍，西戎校尉，封順王。處之於赤亭。那玄孫柯迺，為魏一作魏征西將軍，校尉，西羌都督，柯迺生弋仲。少而聰猛，英果雄毅，永嘉之亂，戎夏擁負隨之者數萬，自稱雍州刺史，護羌校尉，扶風公，劉曜以弋仲為平西將軍，石虎廢石弘自立，弋仲稱疾不賀。虎累召之乃赴。太寧元年，拜侍中，征西大將軍，石祗尊號於襄國，以仲為右丞相，石祗為劉顯所殺，仲乃與燕連和有子四十二人，常誦諸子曰：我死之後，汝歸晉家，竭盡臣節，乃使使降晉。晉永和七年，拜仲使持節，六夷大都督，督江北。一作江諸軍事，儀同三司，大單于，封高陵郡公。八年薨，時年七十三。後仲屍骸為苻生所得，生以王禮葬之於天水，萇稱尊號，追尊景元皇帝，廟號始祖，陵曰高陵。

姚萇

姚萇，字景茂，弋仲第五子，雄武多才，敏能明察，善撫納，士民愛敬之，咸謂為嗣。仲以萇非長適，不許石祗僭號，以萇為使持節，驃騎將軍，護烏九校尉，督遣使拜萇持節，平北將軍，并州刺史，即郎公。弋仲薨，年戶六萬，南至榮陽，皆處萇於護城，遣五弟為任，單騎渡淮，見豫州刺史謝尚，一面交款，便若平生。揚州刺史殷浩，憚其威名，遣謝萬討萇，逆擊破之，鼓行濟淮，屯於盱眙，朝廷大震。萇方軌引北，自稱大將軍，大單于，據許昌，自許昌遂攻洛陽，隴月不剋，晉征西大將軍桓溫自江陵伐萇，溫至伊水，萇微固拒之，為溫所敗。萇奔還洛陽，率數千騎奔於北山，百姓隨萇者四千餘戶，萇尋從北山將圍關中，進屯杏城，遣輔國將軍姚蘭略地鄜城，苻生遣苻龍拒戰，萇帥衆西引，與苻堅戰於三原，為堅所殺。時年二十七。苻儁尊號追諡魏武王。

姚萇

姚萇，字景茂，一作子弋仲之第二十四子，少聰哲，多權略，不事一作行業，兄萇為苻堅所殺，萇率諸弟降於苻生。一作堅以萇為揚武將軍，步兵校尉，潞川之戰，累有殊功，遷左衛將軍，累授幽州刺史，苻堅伐晉，以萇為龍驤將軍，督益梁二州諸軍事，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苻衝進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祥之徵也。堅默然。白雀元年，慕容泓起兵叛，堅遣子叡討之，以萇為叡司馬，既而為泓所敗，叡死之。萇遣參軍姜協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於渭北，歸者五萬餘家，咸推萇為盟主，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大赦改元，稱制行事。二年六月，慕容沖入長安，司隸權翼，尚書趙遵等數百人來奔，萇聞苻堅在五將山，遣驍騎與忠壯騎圍之，萇自故縣如新平，吳忠執堅送之。萇將求嗣代，堅不許。慕容沖遣車騎大將軍尚書令高蓋來伐，戰於新平，大破之。蓋率麾下數千人來降，建初元年，僭即皇帝位於長安，大赦改元，大秦，改長安為常安，追尊考弋仲為景元皇帝，妣曰德皇后，子與為皇太子。秋七月，萇如安定。二年，徙秦州三萬戶於安定。七月，一作八以太子與鎮長安。四年十月，立社稷於長安。六年，大敗苻登於長安。七年三月，萇髮疾，遣鎮東姚頌德守長安，召太子與詣行在所。八年十月，萇如長安，至於新支堡，疾篤，與疾而進。十二月，至長安，召太尉姚萇，僕射尹緯等受遺詔輔政。萇曰：吾氣力轉微，將不能復臨天下，卿等善相吾子，謂與曰：有毀諸人者，慎勿受之。撫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恩，四者既備，吾無恨矣。庚子薨於永安宮，年六十四。諡昭皇帝，葬原陵。一作元廟號太祖。

姚興

姚興，字子略，萇之太子。一作少萇薨，秘不發喪，皇初元年，乃發喪行服，即位於槐里。大赦改元。七月，如涇陽，與苻登戰，徒陰密三萬戶於長安。二年，以叔父緒為晉王，征西將軍頌德為隴西王，弟崇為齊公，顯為常山公。三年，以緒為并冀二州牧，鎮蒲坂。四年二月，遣齊公崇伐洛陽，弘始元年九月，大赦改元。冬十月，

旭洛陽以東平公紹為都督山東諸軍事豫州牧鎮洛陽四年五月遣大將軍隴西王碩德率步騎六萬伐呂隆於涼州先是吐蕃傳檄據西平沮渠蒙遜據張掖李暹據敦煌各制方域其相侵伐碩德從金城濟河直趨廣武逕奔松至隆城下隆遣弟輔國超龍驤等率衆拒碩德碩德大破之生擒超傳檄蒙遜李暹等各修表奉獻九月隆奉表請降與答報嘉美以隆為鎮西將軍涼州刺史建康公十一月鳩摩羅什至長安七年正月與如道通國引諸沙門聽什說佛經九年以太子泓錄尚書事燕王慕容超遣使稱藩十年與魏通和貢馬千匹十一年劉羅維遣使稱藩十六年五月與魏通和貢馬千匹以兵屯東華門侍疾於香室尚書令廣平公弼謀為亂招集數千人持兵於第與疾相爭前殿百官咸會征虜劉光泣曰陛下寢疾數旬奈何忽有斯事與曰朕過庭無訓使諸子交惡含恥朝顏六字一作愧於四海與以弼文武兼才未忍致法免其尚書令以公就第十七年十二月與疾重廣平公弼告病不朝集兵於第下二十一年以興怒乃收弼囚之十二月與疾甚遣收廣平公弼第中甲仗納之二字一武庫於是弼黨率甲士一攻端門殿中上將軍飲曼尙一勸兵拒戰不得入遂燒端門與方疾臨前賜弼死丁未薨於殿年五十三諡文桓皇帝廟號高祖諡曰偶陵

姚泓

姚泓字元子與長子也一作與之孝友寬和而無經世之用又多疾病與將以為嗣而疑焉久之乃立為太子泓嘗受經博士淳于岐岐病泓親省疾拜於牀下自是公侯見師傳皆拜焉與如平涼留泓總後事馮翊人劉厥聚衆萬年以叛泓遣鎮軍彭白狼率東宮禁兵討之斬厥救其餘黨與友以下與亮泓即位大赦改元為永和元年處於諸議室既一非乃親庶政內外百寮增位一級令文武各盡直言勿有所諱仇池公楊盛攻陷祁山遂逼秦川泓遣姚平救之盛引退姚嵩與平追盛及於竹嶺姚讚率隴西太守姚秦都略陽太守王煥以禁兵赴之讚為盛所敗秦都王煥皆戰死讚至秦州退還仇池先是天水冀縣石鼓鳴聲聞數百里野雉皆雉秦州地震者三十二殷殷有聲者八山崩舍壞咸以為不祥及嵩將出萃寮固諫不聽嵩者以為秦州泓之故鄉將滅之徵也赫連勃勃攻陷陰密執秦州刺史姚軍都坑將士五千餘人進兵侵雍遂據抄掠郡城姚紹及征虜尹昭鎮軍姚洽等率步騎五萬討之戰於馬鞍坂勃勃兵敗走還尋而自內外百寮至此晉相劉裕總大軍伐泓次於彭城遣冠軍檀道濟龍驤王鎮惡入自淮肥攻漆邱項城沈林子自汴入河攻倉垣泓將王苟生以漆邱降鎮惡徐州刺史姚瑛以項城降道濟晉師遂入穎口所至多降服姚紹聞晉師之至也馳還長安言於泓曰晉師已過許昌豫州安定孤遠卒難救衛宜避諸鎮戶內實京畿可得精兵十萬足以橫行天下假使二寇交侵無能為也如其不爾晉伐豫州物物寇安定者將若之何吏部郎龔橫又以齊公姚恢有忠勳於國家未有殊賞今致之死地安定人人自危恐必生變宜徵還朝廷以慰其心泓並不從晉師至成皋征南姚洗時鎮洛陽部將趙玄說洗曰今

寇逼已深百姓懼服秦勢殊難難以應敵宜誦諸戎兵固守金墻以待京師之援不可出戰如戰不捷大事去矣金墻既固師無損敗吳寇終不敢越金墻而西因之於堅城之下可以坐制其弊洗用姚嵩開侯之請卒遣玄出戰會陽城成皋榮陽虎牢諸城悉皆降於道濟玄戰敗死於柏谷道濟進至洛陽洗懼出降泓母弟懿輸海用其司馬孫賜謀欲襲長安誅姚紹廣泓而自立遂舉兵晉賊傳檄州郡時征北姚恢亦率安定鎮戶三萬八千焚燒室宇以軍為方陣自北雍州趨長安自稱大都督建義大將軍移檄徵除君側之惡軍勢甚盛泓見內外離叛晉師漸逼遂且朝華臣於前殿然流涕羣臣皆泣姚紹率輕騎先赴難姚讚亦率諸軍還長安遂擊救恢及其三弟泓乃進紹太宰大將軍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改封魯公率武衛姚贊等距晉師於潼關道濟固壘不戰紹遣左長史姚洽等屯於河北欲絕道濟糧為沈林子所敗衆皆沒焉紹忿悲發病嘔血而死泓遣使乞師於魏魏遣司徒南平公拔拔等進據河內為泓聲援自上海流郡已下至七月劉裕次於陝城泓使姚裕率步騎八千距之泓將大衆繼發裕為沈田子所敗上二十五字泓退次於灤上裕至灤關四字依編姚讚距晉師於關西姚難屯於香城時大霖雨渭水汎溢王鎮惡水陸兼進追及姚難泓自灤上還軍次於石橋以援之裕一作晉進據郿城泓使姚贊尚書龐統屯兵宮中姚洗屯於灤西尚書姚白瓜四軍雜戶入長安將軍姚丕守渭橋胡亥度屯石橋姚讚屯灤東泓軍於道通園鎮惡夾渭進兵破姚丕於渭橋二句一作丕泓自赴之逼水地狹因丕之敗遂相踐而退姚讚姚烈姚贊等皆死於陣泓軍馬還宮鎮惡入自平胡門泓與河間公姚裕等數百騎出奔於石橋大將軍東平公讚聞泓之敗召將士告之皆以戈擊地懷袂大哭胡亥度乘衆奔晉讚夜率諸軍赴難會泓於石橋晉師已固青門一三諸讚軍不得入衆皆驚散泓計無所出與河間公裕等謀欲詣裕請降其子彭城公佛念年十二謂泓曰陛下今雖降晉劉裕待人無禮終必不全願自裁決慨然不答遂登宮牆自投而死平原公瑛并州刺史尹昭以蒲坂降晉東平公讚率宗室子弟百餘人亦降於裕裕遣殺之九月裕至長安送泓於建康市而戮之時年三十建康百里之內草木燹死自姚襄白雀元年歲在甲申至於歲歲在丙辰三十有三歲

蜀錄

李特 李特字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隴右之苜裔秦併天下以為黔中郡薄賦斂之二字一作口歲出錢四十巴人謂賦為資切因謂之資人焉句一作遂及高祖為漢王始募資人平定三秦既而不願出關求還鄉里高祖以其功復同豐沛更名其地為巴郡土有鹽鐵丹漆之利民用效一作阜俗性剛勇又善歌舞高祖愛其舞詔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其後繁昌分爲數十姓及魏武克漢中特祖父虎將五百家歸魏魏

武崑之遷陽陽一作洛拜虎等為將軍徙內者亦萬餘家散居隴右諸郡及三輔弘農所在號巴兵一作人虎子慈為東羌將軍慈生凡有五子輔、序、流、曜、特身長八尺雄武善騎射沈毅有大度永康中兵齊
 萬年反關西擾亂天水略陽扶風始平諸郡皆被兵寇兵頻歲大亂流移就殺相與入漢川者數萬家特
 至劍閣順勝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面縛於人豈非庸才邪同移者圖式一作等咸歎異之初流民
 既至漢中上世求寄食巴蜀朝廷從之由是散在梁益不可禁止永康元年詔徵益州刺史趙廣為大長
 秋以成都內史耿騰一作代歐遂謀叛酒有劉氏割據之志騰率衆入州歐遂乘迎一作之戰於西門
 滕敗走歐遂殺之歐自稱大將軍益州牧特弟序與兄弟及妹夫李含任同等以四千騎歸歐歐以序為
 威一作寇將軍使斷北道序素東羌之良將曉兵法部陳三字一作肅然歐惡其齊整殺之復以特為督將
 特兄弟既怨歐引兵歸綿竹歐恐朝廷討己遣長史費遠健為太守李苾等督萬人斷北道次綿竹之石
 亭特密收合得七千餘人夜襲遠軍遠軍大潰因放火燒之死者十八九進攻成都歐聞兵至驚懼一作
 不知所為李苾等夜斬關走文武盡散歐獨與妻子乘小船走至廣都為其下人朱竺所殺先是梁州刺
 史羅尚開歐叛上表稱歐非雄才又蜀人不願為亂事終無成願欲正之惠帝遣尚為平西將軍益州刺
 史率七千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其弟驥於道奉迎并具寶物尚甚悅冬十月六郡流人推特行
 鎮北將軍承制封拜其弟流行鎮東將軍弟驥驍騎將軍少子雄為前將軍以相統領進兵攻向於成亂
 尚頗為特所敗乃阻長圍緣水作營自都安至犍為七百里與特相拒大安二年都下推特為大將軍大
 赦改元為建初元年益州從事任明說尚曰特既凶逆侵暴百姓今又分散人衆在諸村堡驍息無備是
 天亡之時也可告諸村密期日內外擊之破之必矣尚從之遣大衆奄襲特營尚出迎戰到官桑特軍
 敗績死之雄稱成都王追尊景王及稱尊號追尊曰景皇帝廟號始祖

李流

李流字玄通第四子一作特弟也少好學便弓馬東羌校尉何攀稱流有賁育之勇果為東羌校尉平趙
 歐於成都督朝論功拜奮威將軍封武陽侯建初元年特既見殺流自稱大將軍益州牧九月流疾篤謂
 諸將曰驍騎李驥高明仁愛識量多奇固足以濟大事然前軍李雄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於前軍以
 為成都王也遂亮年五十六諸將共立雄為主雄稱尊號追尊流秦文王子龍嗣

李雄

李雄字仲偁特第三子母羅氏夢雙虹自門升天一虹中斷既而生流後羅氏汲水忽然如一作寐夢大
 蛇繞其身遂有孕十四月面生雄常言二子者有先亡在者必大貴流以李流世卒雄長八尺三寸美容
 貌相工相之曰此君將貴其相有四目如重雲鼻如龜龍口方如器耳如和璧法為大貴位過三公不疑
 雄少以烈氣聞一作字面字識者皆器重之特稱益州牧以西鎮梓潼又拜前將軍流薨雄稱大將軍益州

牧治郫城以西山范長生巖居穴處求道養志之士一作求道雄欲迎立為君而臣之長生固辭曰推步太
 元五行大會甲子年非吾節也建興元年十月雄即成都王位於南郊大赦改元約法七章以叔
 父驥為太傅兄虎威為太保安平元年三月范長生乘素輿詣成都雄迎之於大門執版延坐長生請雄
 對坐即拜丞相特曰范賢長生勳雄稱尊號夏六月僭即帝位大赦改元一作國號大成追尊父特為景
 帝母羅氏為皇太后十月加丞相范長生為天地太師之號封西山侯王衡五年正月立妻任氏為皇后
 八年四月范長生卒以其子侍中賞為丞相長生善天文有術數民奉之如神十四年立兄子班為太子
 二十四年五月雄薨疾六月丁卯葬年六十一諡武皇帝廟號太宗十月葬安都陵太子班襲位

李期

李期字世運雄第四子聰慧一作好學弱冠能屬文雄薨班即位雄車騎將軍越自江陽奔喪以期與
 與期班非雄所生而嗣位心不平十月因夜哭臨越殺班於殯宮班字世文雄兄弟第四子雄妻任氏無
 子養班為子越既殺班於是矯太后令罪狀諡厲一作太子立期為主甲子期僭即皇帝位玉恆元年正
 月大赦改元立妻閼氏為后四月大將軍漢王壽率步騎一萬自涪一作向成都期不虞至預不設備至
 師一作剋城屯兵宮門殺相國建事王越尚書令景鸞尚書田嬰等廢期為郫郡縣公幽之別宮期自殺
 年二十五諡曰幽公

李壽

李壽字宇考特弟驥之少子少尚禮容敏而好學雄奇其才器一作才以為足荷重任封為建寧王雄
 薨二字一作期立改為漢王領梁州刺史治涪城壽見期兄弟十餘人并有強兵懼不自全陰謀據成都稱
 藩於晉乃營文武得數千人襲成都克之縱一作兵勝掠數日乃定於是僭即皇帝位於南郊大赦改元
 康一作主四年為漢興元年追尊父驥為獻皇帝三年六月壽下書曰吳會遺德久通天誅今將大興百
 萬躬行天罰九月大閱軍士七萬餘人舟行泝江而上過成都鼓噪盈江壽登城觀之華臣曰一作國小
 衆寡與會險遠國之未易叩頭泣諫乃止兵一作人咸稱萬歲一作十月壽一作禮於太學舉明經者
 封好學侯四年以太子勢領大將軍錄尚書事六年分寧州與古一作永昌雲南朱提越嶲
 河陽六郡為漢州四月壽疑疾常見李期為祟八月死年四十諡昭文皇帝廟號中宗葬安昌陵

李勢

李勢字子仁壽之長子身長七尺九寸腰帶十四圍善於俯仰時人異之壽既薨僭即帝位大赦改元太
 和元年尊母閼氏為皇太后妻李一作氏為皇后嘉寧二年晉遣征一作西將軍荆州刺史桓溫來伐勢
 大發軍禦之鎮東李位都逆往降溫遂成都之十里陌勢乘自灑三月溫至城下縱火燒其大城諸門勢
 乘惶懼無復固志乃夜開東門走九百里至晉將然後途降文於溫勢尋與桓溫解縛焚觀

遂勢及叔父福等十餘人於建康。晉封爲歸義侯。升平五年卒。常璩字道將。蜀成都人。少好學。著華陽國志十篇。序開闢以來。迄於李勢。皆有條理。云。宕渠古宕國。今有宕城。秦始皇時。有長人長五丈。見宕渠。秦史胡毋敬曰。五百年外。其地必有異人爲大人者。及雄之稱尊號。祖先出自宕渠。有識者皆以爲應云。之。繼周云。我死後三十年。常有異人入蜀。又著識云。廣漢城北有大賊。曰流。曰特。攻難得。遂在玄宮。自相剋。又惠帝之世。蜀童謠曰。江橋頭。闕下市。城都北門十八子。至是而應焉。李特以晉永寧元年。歲在辛酉。起兵。至勢嘉寧二年。晉永和三年。歲在壬戌。而降晉。合四十七年。

十六國春秋纂錄校本卷六

前涼錄

張軌

張軌字士彥。安定烏氏人。漢當山王耳十七世孫。祖烈。魏外黃令。父溫。大官令。母隴西辛氏。軌少好學。明經。與同郡皇甫安友善。拜太子舍人。與京兆杜預。以所一注。易遺。之。太康中。爲尙書郎。太子洗馬。中庶子。遷散騎常侍。征西將軍司馬。軌以晉室多難。陰圖保據河西。遣賁融故事。筮之。遇泰之觀。軌喜曰。前者之兆。乃求爲涼州。公卿亦舉軌。拜涼州刺史。課農桑。拔賢才。置崇文祭酒。徵九郡。子五百人。立學校以教之。永興二年。拜安西將軍。封樂鄉侯。惠帝崩。遣長史北宮純。司馬。別覆陰監。奉表京師。是歲。大城姑臧。城本匈奴所築也。南北七里。東西三里。有龍形。故名臥龍城。永嘉四年十一月。黃龍出於臨羌河。發水升天。身長十餘丈。五年。帝遣使拜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策命未至。而劉曜陷長安。遣使於平陽。建興元年。晉愍帝即位於長安。遣使者拜軌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封西平郡公。固讓不受。二年。進拜太尉。涼州牧。以軌年老多疾。拜子寔行撫軍。副涼州刺史。五月。軌薨。立

子寔爲世子。己丑。薨於正寢。年六十。葬建陵。册贈侍中太尉。謚武穆公。張祚僭號。追尊武王。廟號太宗。

張寔

張寔字安遙。軌之世子也。學尙明察。敬賢愛士。晉舉秀才。除尙書郎。永嘉元年。因辭驍騎將軍。請還涼州。帝許之。改授議郎。西中郎將。建興二年。長史張璽等表寔嗣位。十月。帝遣使授西中郎將。涼州刺史。西平公。二年十一月。帝將降劉曜。進寔侍中。司空。涼州牧。三年。始知劉曜逼遷天子平陽。大臨三日。五年。南陽王寶閔愍帝崩。自稱晉王。年號建康。置百官。遣拜寔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增邑三千戶。六年六月。京兆人劉宏挾左道以眩惑百姓。密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皆懷刃入內。斬寔於外寢。時年五十。葬寧陵。晉王寶册贈寔大司馬。涼州牧。謚元公。張祚僭號。追尊曰明王。廟號高祖。弟茂嗣。以寔子幼嗣茂。

張茂

張茂字成遙。寔之母弟。虛靖好學。不以勢利爲心。建興元年。相國南陽王寶鼎從事中郎。又薦爲給事黃門侍郎。皆不就。二年。徵爲侍中。以父疾固辭。四年。拜秦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領雍州。皆不受。寔左司馬。陰元等。以寔既被害。子駿沖幼。宜立長君。乃推茂爲大都督。太尉。涼州牧。茂不從。以平西將軍行都督。涼州諸軍事。護光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大赦城內。九月。立寔子駿爲世子。三年。劉曜遣鴻臚。拜茂太師。涼王。四年。茂寢疾。執駿手泣曰。吾先人以孝友見稱。自漢以來。世執忠順。汝謹守忠節。無或失墮。歲於正寢。年四十八。劉曜遣使贈太宰。謚成烈王。張祚僭號。追尊曰成王。廟號太宗。

張駿

張駿字公庭。寔之世子。永嘉元年生。幼而奇偉。十歲能屬文。茂之四年。拜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大赦城內。劉曜遣使拜大將軍。涼州牧。元年。正月。親耕藉田。二月。始承元帝崩。開。大臨三日。四年。十二月。劉曜爲勸。所擢。曜太子毗及劉胤等率衆奔上邽。六年。二月。石勒稱天王。遣使拜駿征西大將軍。涼州牧。加五錫之禮。八年。率臣勸駿稱涼王。置百官。駿曰。此非人臣所言。敢有此言。罪在不赦。又請立世子。乃立重華爲世子。十二月。鄧善王獻女。駿曰。好。號曰美人。立賓。選觀以處之。十四年。五月。兩雲降霜。駿避正殿。素服。命宰寮極言得失。十五年。以右長史任處。領國子祭酒。立辟雍明堂。而行禮焉。命西曹掾。集關內外事。付案。綏。以著涼春秋。十一月。以世子重華行涼州事。十九年。八月。出於建西。隴。玉。石。縣。九月。改玉。石。縣。爲。金。澤。縣。二十一年。始置百官。官號皆擬天朝。軍服旌旗。一如王者。酒泉太守馬俊上言。酒泉南山。卽崑崙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卽謂此山。有石室。西室。王母室。三子。一。作。五。珠。璣。飾。煥。若。神。宮。禹。貢。崑崙。在。臨。羌。一。作。之。西。卽。此。明。矣。宜。立。西。王。母。祠。以。神。朝。廷。無。疆。之。福。駿。從。之。二十二年。六月。薨於正寢。前歲年四十。晉道策贈大司馬。謚忠成公。七月。葬大陵。張祚僭號。追尊文王。廟號世祖。

張重華

張重華，字泰臨，驍第二子。寬和慈重，沈毅少言。驍薨，右長史任處上華為使持節、都督、大將軍、涼州刺史。光祿尉西平公假涼王。大赦境內。三年，九月，晉遣使者拜侍中、都督、右將軍、大將軍、涼州刺史。領護羌校尉西平公。重華以位號未稱，怒不受詔。卒，涼王雍泰涼三州。五年，重華驍卒。察於閑豫，謙論經義。顧瓘索綬曰：「孔子婦誰家女？」老聃父字為何？四皓既安太子，住乎還山乎？綬曰：「孔子婦姓開官氏女，爾父名乾，字元昊，胎則無耳，一目不明，孤單年七十二無妻，與鄰人益壽氏老女野合懷胎。八十年乃生老子。四皓還否？」臣所未悉。重華曰：「卿不知乎？」四皓死於長安，有四皓家，為不還山也。七年，十月，重華疑疾臨春坊，遣左長史馬策拜子靈曜為世子。大赦境內。十一月，薨於平章殿。年二十七。葬顯陵。張祚僭號，追諡桓王，廟號世祖。

張祚

張祚，字太伯，駿之長庶子。博學雄武，有政治之才。駿之二十一年，拜延興太守，封長寧侯。重華薨，子靈曜嗣。七年，十一月，右長史趙長等矯稱遺令，以祚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撫軍大將軍、輔政。十二月，趙長等議以靈曜幼，世難未夷，宜立長君。廢靈曜為寧涼侯，立祚為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刺史。趙長等議，即王位於謙光殿。大赦，改元為和平元年。立叱干氏為皇后。子太和為太子。封弟天錫為長寧侯。重華少子元靖為涼武侯。置百官。二月，尊祖父，郊祀天地。二年，有神降於玄武殿，自稱玄冥，與人交語。祚日夜祈之，神言與福。祚甚信之。征東張璠遣兵傳檄，祚以侯還第。復立靈曜。八月，祚收璠弟璠及其子嵩等，驍騎將軍宋混兄修素與祚有隙，祚疑之。混西奔，招合夷酋，衆至萬餘人，還向姑臧。祚大懼。遣陽秋胡將靈曜於地拉，其腰而殺之。埋於沙坑。九月，宋混次於武始大澤，為靈曜發喪。閏月，混至姑臧，祚登神雀觀，張璠將殺祚，卒死者四百餘人。斬西門閻內，混領軍趙長開宮門以應。張璠長驅入殿中，大呼稱萬歲。祚以長敗賊，下觀券之。長奮刺祚中額，奔入萬秋閣，為廚士徐黑所殺。以庶人禮葬之。天錫即位，備禮改葬於顯陵，追諡威王。封子廷堅為金澤侯。

張元靖

張元靖，字元安，重華少子。母郭夫人。和平二年，宋混、張璠等上元靖為大將軍、涼州刺史。護羌校尉西平公時年七歲。張璠至姑臧，推立元靖為大將軍、涼州刺史。自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尚書令、涼州牧。張璠被郡公。四年，五月，東苑大家上忽有地陷為澤，地熱，廣袤數丈。執法御史杜逸言於璠曰：「此皆變之大者，可移之佗族。」璠徵兵數萬，集於姑臧。謀討宋氏。混與弟澄及左右壯士楊和等四十餘騎，奔入南城。門中令諸營曰：「張璠謀逆，被太后詔誅之。俄而衆至二千，璠率衆出戰，混擊敗之。衆悉去。璠自殺，混入見元靖，以混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驍騎大將軍、酒泉郡太守。五年，六月，大旱，令諸祈雨之官，皆詠雲漢詩。儒林祭酒索綬曰：「漢陳周宜之美，非祈旱文。昔神鼎之出漢，吾邱不賀，今辭與事違，恐非致澤之意也。」

張天錫，字公純，駿之少子。母曰劉美人。元靖八年即位，年十八。謁於太廟，尊母劉氏為太后。元年，四月，秦遣鴻臚回國拜天錫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三年，姑臧北山楊樹生松葉，西苑苑鹿生角。東苑銅佛生毛。延興地震，陷裂水出。天錫避正殿，引咎責躬。晉遣使拜隴右關中諸軍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八年，郡國火燃於泥中三十所。苻堅復有并兼之規。天錫大懼，遣從事中郎韓博奉表於晉。又與桓溫書，題其年大衆，都督上邦。十年，以世子懷為使持節、鎮西將軍、高昌郡公。次子大豫為世子。豫母焦氏為左夫人。七月，大水。地震。西平。五十月，地十動。土樓崩。天錫疾，美人問姬，辭姬皆自殺。二姬國一作色，並有殊寵。天錫每謂之曰：「汝二人將何以報我，我死之後，豈可更為人妻？」皆曰：「誓若不誠，妾請效死於前。」混播於地下。無他志。十月，天錫疾，大赦境內。追悼二姬，葬以夫人禮。十三年，五月，苻堅遣武衛將軍苟長等率衆十萬來伐。天錫遣中衛將軍史景等拒戰，亦奔。秦所敗。天錫納左長史馬嵩之言，而縛降秦。東能長安拜歸。義侯北都尚書右僕射隨苻堅敗於淮南，又入晉為員外散騎常侍。復本封。賚贈錢。西將軍，諡悼公。張軌以行永寧元年辛酉歲收涼州。至天錫敗亡之歲，歲在丙午。八主七十六年。

西涼錄

李嵩，字元盛，隴西狄道人。漢前將軍廣十六世孫。廣子侍中敢之後。李氏世為西州右一姓。祖父弁。前涼武衛將軍天水太守安世亭侯。父剗，字中堅，幼有令名。世子侍講。年十八卒。嵩，剗之遺腹子。少而好學。沈毅有器度。後涼龍飛二年，建康太守段業自稱涼州牧，號神璽元年。拜嵩為將軍。二年，燉煌索仙等以嵩溫毅有惠政，推嵩為燉煌太守。段業復嵩鎮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庚子元年十一月，苻昌太守唐瑤移檄六郡，推嵩為大將軍、涼州牧。領秦涼二州牧。大赦改年。追尊祖舍涼景公。父剗涼簡公。以嵩為征東將軍。三年正月，嵩於南門起靜恭堂，以議朝政。聞讚自古聖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親為序頌。以作鑒戒。五年正月，立泮宮，增高門學生百人。四月，燉煌有葛綠木而生，作黃鳥之形。世子諱卒。九月，立第二子嵩為世子。正月，大赦。改年為建初元年。三月，譙於曲水，命羣寮賦詩。嵩親為之序文。嵩非寫諸葛亮訓厲以誡諸子。十三年正月，彭康命長史宋繇曰：「吾終之後，嗣子猶卿子也。」善相輔導。二月，嵩於恭

李嵩

十六國春秋纂錄校本 卷六 西涼

德殿年六十七。一。無。七。葬建世陵。蓋昭武王廟。號太祖。初。始為羣雄所推。定千里之地。謂張氏之業不足。成。河西十郡。歲月而一。既而得桓入據姑臧。蒙遜基宇稍廣。於是慨然著述志願。初。河右不生楸槐。張駿之世。取秦隴植之。皆死。至是而酒泉宮西北有槐生焉。乃作槐樹賦。又作婦辛氏誄。其一。餘賦數十篇。

李歆

李歆。字士業。姑第二子。姑。左長史宋繇等。上為大將軍涼公。領涼州。牧護光校尉。大赦。改年為嘉興元。年。七月。歆開蒙遜南伐西秦。命中外戒嚴。將攻張掖。尹太后以為不可。宋繇亦諫。歆怒不從。遂率步騎三萬東伐。次於都漚。蒙遜自浩聲來。戰於懷城。歆敗。左右勸還。歆曰。吾遠太后明誨。遠取敗辱。不殺此胡。復何面目以見母也。勒衆復戰。敗於夢泉。為遜所殺。歆弟驍騎將軍翻。擊虜將軍豫等。西奔。城。蒙遜遂入酒泉。翻及煇。太守恂與。諸子等。乘煇。奔於北山。郡人宋。承。張弘等。以恂在郡。有惠。密信招恂。恂率數千騎入於煇。煇承推恂為涼州刺史。遂率衆二萬攻恂。宋承等開門出降。恂自殺。恂。姑之第六子也。遂復獲。子。徙於姑臧。煇。北奔伊吾。後二十餘年。至魏太平三年。實至伊吾。率流人及虜騎南。煇。據之。遣使降魏。魏以實為使。持節。侍中。都督。西垂。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西戎。校尉。尉。沙州。牧。煇。公。承。制。玉門。以西。實。寬。雅。有。度。量。甚。著。威。惠。於。西。土。在。煇。三。年。徙。并。州。刺。史。穆。護。宣。公。自。高。元。年。歲。在。庚。子。至。為。蒙。遜。所。滅。二十一年。

十六國春秋纂錄校本卷七

北涼錄

沮渠蒙遜

沮渠蒙遜。臨松盧水胡人。其先世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為氏。遜好學。涉羣史。雄烈有英略。後涼龍飛二年。遜伯父羅仇。趨。從。呂。光。征。河。南。光。前。軍。大。敗。皆。為。呂。光。所。殺。宗。部。會。葬。者。萬。餘。人。遜。哭。謂。衆。曰。昔。漢。祚。中。微。吾。之。乃。祖。翼。獎。資。融。保。寧。河。右。呂。王。薨。荒。虐。民。無。道。豈。可。坐。觀。成。敗。不。上。繼。先。祖。安。民。之。志。下。使。二。父。有。恨。黃。泉。衆。咸。稱。萬。歲。遂。立。盟。約。一。旬。之。間。衆。至。萬。餘。與。從。兄。男。成。推。建。康。太。守。段。業。為。涼。州。牧。建。康。公。改。龍。飛。二。年。為。神。璽。元。年。業。以。遜。為。張。掖。太。守。男。成。為。輔。國。大。將。軍。委。以。軍。國。之。任。永。安。元。年。三。月。遜。以。為。業。所。懼。內。不。自。安。請。為。安。西。太。守。四。月。業。收。男。成。賜。死。遜。聞。男。成。死。泣。告。衆。曰。男。成。忠。於。段。公。枉。見。屠。害。諸。軍。能。為。報。仇。乎。成。素。有。恩。信。衆。皆。憤。泣。而。從。之。北。至。氐。池。衆。逾。一。萬。業。遣。右。將。軍。田。昂。武。衛。將。軍。梁。中。庸。等。攻。侯。瑒。進。自。氐。池。救。之。昂。率。騎。五。百。歸。遜。軍。遂。大。潰。中。庸。來。奔。五。月。遜。至。張。掖。田。昂。兄。子。承。愛。斷。綱。進。業。左。右。散。走。遜。大。呼。曰。鎮。西。何。在。軍。人。曰。在。此。業。曰。孤。單。一。己。為。貴。門。所。推。可。見。乞。餘。命。

投身嶺南。庶得東還。一作。與妻子相見。遂遂斬之。六月。右長史梁中庸等推遜為大將軍涼公。州。牧。大。赦。改。元。永。安。四。年。秦。遣。鴻。臚。梁。斐。一。拜。遜。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沙。州。牧。西。海。公。九。年。二。月。兩。月。並。出。玄。始。元。年。冬。十。月。遜。都。姑。臧。十。一。月。偕。即。河。西。王。位。於。謙。光。殿。大。赦。改。元。置。百。官。始。如。呂。光。為。三。河。王。故。事。二。年。四。月。立。子。德。政。為。世。子。三。年。二。月。與。西。秦。通。和。遜。西。巡。遂。循。海。至。鹽。池。祀。西。王。母。寺。寺。中。有。玄。石。圖。命。中。書。侍。郎。張。穆。賦。焉。銘。於。寺。前。十。四。年。起。遊。林。堂。於。內。苑。圖。列。古。聖。賢。之。像。九。月。堂。成。遂。譚。羣。臣。談。論。經。傳。顧。謂。郎。中。劉。嗣。曰。仲。尼。何。如。人。也。嗣。曰。聖。人。也。遜。曰。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其。於。匡。辱。於。陳。伐。樹。削。跡。聖。人。固。若。是。乎。嗣。不。能。對。遜。曰。卿。知。其。外。未。知。其。內。昔。魯。魯。人。有。浮。海。而。失。津。者。至。於。甌。州。仲。尼。及。七。十。二。子。遊。於。海。中。與。魯。人。一。木。杖。令。閉。目。乘。之。使。歸。告。魯。侯。侯。築。城。以。避。寇。魯。人。出。海。投。杖。水。中。乃。龍。也。其。以。狀。告。魯。侯。不。信。俄。而。有。羣。龍。數。萬。衝。土。塔。城。魯。侯。信。之。大。城。山。阜。訖。而。奔。寇。至。攻。魯。不。克。而。還。此。其。所。以。稱。聖。也。義。和。元。年。十。一。月。魏。遣。太。常。李。慎。拜。遜。太。傅。涼。州。牧。涼。王。加。九。錫。之。禮。三。年。夏。四。月。遜。羸。疾。立。子。茂。虔。為。世。子。葬。於。路。寢。五。月。葬。元。陵。諡。武。宣。王。廟。號。太。祖。

沮渠茂虔

沮渠茂虔。遜第三子。聰穎好學。和雅有度量。義和三年。立為世子。加中外都督大將軍錄尚書。遜薨。節。節。河。西。王。位。大。赦。改。年。為。永。和。元。年。立。子。封。暹。為。世。子。加。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三。年。正。月。西。中。郎。將。煇。燾。太。守。沮。渠。唐。兒。上。言。十。五。日。有。一。老。父。見。於。郡。城。東。門。投。書。於。地。忽。然。不。見。其。書。一。紙。八。字。滿。之。文。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度。訪。於。奉。常。張。慎。慎。曰。昔。號。將。亡。神。降。於。莘。深。願。陛。下。克。念。修。政。以。副。三。十。年。之。慶。若。盤。於。遊。田。荒。於。酒。色。臣。恐。七。年。將。有。大。變。度。不。悅。七。年。正。月。朝。奉。臣。於。謙。光。殿。有。狐。在。於。東。序。門。者。不。見。其。入。左。右。以。告。命。射。之。不。獲。二。月。端。門。崩。初。度。為。酒。泉。太。守。起。浮。圖。於。中。街。有。石。像。在。焉。是。月。自。流。血。五。月。太。廟。基。陷。六。月。當。陽。門。崩。魏。常。山。王。亦。堅。率。衆。至。姑。臧。度。嬰。城。拒。守。九。月。面。縛。出。降。魏。釋。其。縛。徙。度。及。宗。室。士。民。十。萬。戶。於。平。城。拜。度。征。西。大。將。軍。王。如。故。八。年。賜。死。諡。哀。王。自。遜。永。安。元。年。歲。在。辛。丑。至。是。歲。庚。寅。三。十。九。載。

後涼錄

呂光

呂光。字世明。洛陽人。其先自沛遷洛。因家焉。世為氏。父襄樓。字廣平。佐命前秦。官至太尉。光以建武中。生於枋頭。夜有神光之異。故名焉。年十歲。與諸童兒遊戲。邑里為戰陣之法。而童兒咸推為主。光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有肉印。沈毅凝重。寬簡有大量。人莫知之。唯王猛。苦異之。曰。此非常人。言之符。聖賢。除。美。陽。令。民。表。懼。愛。鄰。境。肅。清。遂。鷹。揚。將。軍。以。功。賜。爵。關。內。侯。建。元。十。九。年。以。光。為。使。持。

節都督西討諸軍事。率將軍姜^{一作飛}、彭晃、杜進、康隆等率步騎七萬討西域。十二月，至龜茲。龜茲王烏純捍命不降。光軍其城南，五里爲一營。深渠高壘，廣設疑兵。爲木人，被甲，雜之壘上，以爲持久之計。二十五年五月，烏純乃傾國財寶，請救於胡。胡遣弟明龍侯將廋率騎二十餘萬救之。胡使馬焉才、梁鏡如連鋒射不可入。乃以革索爲鞬，繫馬擲人，多有中者。衆甚憚之。姑默宿尉頭等國及諸胡內外七十萬人，光選營相接，陣爲句鑲之法，精騎爲遊軍，彌縫其闕。秋七月，戰於城西，大敗之。烏純逃奔王侯降者三十餘國，進入其城。城有三重，廣輪與長安城等。城中塔廟千數，烏純宮室壯麗，煥若神居。胡人奢侈，富於生^{一作}。養家有蒲萄酒，或至千斛。經十年不敗，士卒淪沒酒，賊者相繼。諸國貢款，屬路，立烏純弟震爲王，以安之。光撫寧西域，威恩甚著。秦以光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進封順鄉侯。二十一年正月，大燹文武，博議進止。衆咸請還。光從之。三月，引還。以驢二萬餘頭，致外國珍異千餘品，駿馬萬餘匹而還。九月，光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護西^{一作}校尉。太安元年，苻堅以光爲車騎大將軍，梁^{一作涼}州牧，領護西域大都督。酒泉公，光始開苻堅爲姚萇所害，奮袂哀怒。三軍縞素，大臨於城南。傳檄諸州，期孟冬大舉。蓋堅爲文昭皇帝十月，大赦境內，改建元爲太安。十一月，率寮勳進曰：長蛇未殄，方播國難。宜^{一作}不進位元台。十二月，上光爲侍中，中外都督隨右諸軍。大將軍、涼州牧、酒泉公。三年八月，甘露降，道遙園，白鸚鵡翔於酒泉。衆鸚鵡成列而從之。麟嘉元年正月，麟見金澤縣，白獸從之。於是羣寮奉表，崇進名號。光從之。二月，僭即王位於南郊。大赦改元。置百官。丞郎以下，猶稱州縣事。二年九月，太廟新成，追尊父爲景昭王，祖爲宣公，曾祖爲恭公，高祖爲敬公，龍飛元年，五龍見於滑臺。羣臣咸賀。勳光稱號。六月，僭即天王位於南郊。大赦改元。備置羣司。立世子紹爲太子。四年九月，光寢疾。十二月，疾甚。立太子紹爲天王。光自號太上皇帝。以子紹爲太尉。弘爲司徒。詔曰：吾疾病不濟，吾終之後，使統統六軍，弘管朝政。汝恭己無爲，委重二兄。庶可以濟。今外有強寇，民心未寧，汝兄弟輯睦，則貽厥萬世。若內相圖，則禍不旋踵。寡弘泣曰：不敢有二心。苻非高陵，諡武皇帝。廟號太祖。

呂纂

呂纂，字永緒，光之長庶子。母趙淑媛，少便弓馬，不好書。太安元年，至於姑臧。光臨薨，執手戒之曰：汝性靈武，深爲吾愛。開基既難，守成不易。善輔永業，勿聽讒言。光薨，紹祕不發喪。纂排閣入哭，盡哀而出。紹懼，以位讓之曰：兄功高年長，宜承大統。纂曰：臣雖長，陛下國家之適，不可以私愛而亂大倫。驍騎呂超謂紹曰：纂臨喪不哀，步高視遠，觀其舉止，恐成大變。宜早除之。纂聞超謀，遂率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入自青角門，昇光殿。紹登紫閣自殺。超出奔廣武。纂遂僭天王。大赦，改元。四年爲成寧元年。詔紹隱王。纂遊田無度，荒耽酒色。常與左右因醉馳獵於坑澗之間。殿中侍御史王回扣馬諫，不納。番^{一作}不^{一作}。太守呂超，擅伐鮮卑思盤，思盤訴超於纂。纂召超入朝，怒曰：卿恃兄弟，桓桓欲欺吾也。要當殺卿。然後天下

可定。超頓首曰：不敢。纂引諸臣譏於內殿。呂隆屢勸纂酒，已至昏醉。乘步輦車，將超等遊於內。至瑤華室東閣，車不得過。纂親將資川，駱騰倚劍於壁，推車過閣。^{上十九字，依}超取劍擊纂。纂下車擒超，刺纂胸，奔於宣德堂。將軍魏益入，斬纂首，以狗。隆既篡位，諡纂皇帝，葬白石陵。

呂隆

呂隆，字永嘉，光弟寶之子。既殺纂，遂僭即王位。大赦，改元。成寧三年爲神鼎元年。二月，追尊父寶爲文皇帝。超有佐命之功，拜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定公。二年，秦遣馮騰、桓叔拜隆征北。大將軍，都督河西諸軍事，涼州牧，建康公。三年，隆以二涼之逼，遣超、寶、寶請迎於秦。秦遣尚書左僕射齊難，率步騎四萬來迎。隆率戶一萬，隨難東還。既至長安，秦以隆爲散騎常侍，尚書。公如故。超爲安定太守。其後坐與姚興少子廣平公弼謀反，誅。呂光以乙酉歲據涼州。至於是歲歲在癸卯。凡一十九年。

十六國春秋纂錄校本卷八

後燕錄

慕容垂

慕容垂，字道明，號第五子。小字阿六敦。母闕淑儀，垂少有器度，長七尺七寸，手垂過膝。號甚寵之。常曰：此兒闕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字道業。因際馬傷前二齒，慕容垂即王位，因改名。歎外以慕容垂爲名，內實惡而改之。尋以讖記之文，去夫以垂爲名，及爲僧稱符號，封吳王。建熙十年，以車騎大將軍，敗桓溫於枋頭，威名大震。太傅上庸王評深忌之。垂遂出奔秦。符堅聞垂至，大悅。郊迎執手，禮之甚重。王猛惡垂雄略，勸堅殺之。堅不從。以爲冠軍將軍，封齊郡侯。歷京兆尹。符堅敗於淮南，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奔之。世子寶言於垂曰：國家傾喪，皇綱廢弛，當隆中興之業。建少康之功。宜恭承皇天之意，因而取之。垂曰：彼悉心投命，若何害之。乃以兵屬堅。垂至澠池，言於堅曰：王師不利，北境之長，或因此輕動，請奉詔輯寧朔裔。且龍鄆舊都，陵廟所在，乞過展拜。以中罔極，堅許之。權翼諫曰：垂爪牙名將，今之韓白。且世豪東夏，志不爲人下。頃以避禍歸誠，非慕德而至也。^{一作}垂^{一作}。恐冠軍之號，不飽其志。列地百里，未滿其

釋中有弊。遂賜死。三女叩頭求哀。照弗許。營陵周輪數里。下酒三泉。內圖畫尚書八座之像。照曰。善為之。朕將隨后入此陵。輿車高大。毀北門而出。中衛將軍馮跋。左衛將軍張興。先皆坐事亡奔。以照政之虐也。與跋從兄萬泥等三十二人結盟。推夕陽公慕容雲為主。發尙方徒五千人。分屯四門。入宮授甲。閉門拒守。中黃門趙洛生奔告照。照曰。此鼠盜耳。朕一作還當誅之。乃收髮其甲。馳還赴難。夜至龍城。攻北門不克。遂入龍騰苑。左右潰散。照微服逃於林中。為人執送雲等殺之。年二十三。葬之微。平陵蓋曰昭文皇帝。

慕容雲

慕容雲。字子雨。寶之養子。祖父高和。句麗之支庶。自云高陽氏之苗裔。故以高為氏。寶之為太子。雲以武藝給侍東宮。永康初。拜侍御郎。以疾去官。及照葬后。馮跋誅之。告以大謀。雲懼。跋等強之。四月。即天王位。復姓高氏。大赦。改建始元年。為正始元年。幽仍號大燕。以馮跋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一作錄尙書事。武邑公二年。以慕容歸為遼東公。立燕之宗社。一作三年。冬十月。雲臨東堂。幸臣離班。桃仁懷劍執紙而入。稱有所啓。抽劍擊雲。雲以几拒班。桃仁進而殺之。立馮跋為主。跋即位。偽益為惠德皇帝。始垂以丙戌之歲。建號中山。至馮跋之歲。歲在己酉。二十四年。

南涼錄

秃髮烏孤

秃髮烏孤。河西鮮卑人也。八世祖正孤。率其部自塞北遷於河西。孤卒。子壽闡立。壽闡卒。孫樹機繼立。壯果多謀略。太始中。殺秦州刺史胡烈於萬斛堆。敗涼州刺史蘇愉於金山。又殺涼州刺史楊欣於丹嶺。盡有涼州之地。武帝為之肝食。能死。從弟務九代立。九死。孫推斤立。斤死。子思復健立。部衆一作轉盛。遂據涼土。健卒。子烏孤繼位。養民務農。脩一作結鄰好。呂光封烏孤廣武郡公。燕州牧左賢王。太初元年。正月。改元。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以弟鹿孤為驍騎將軍。侍中。為車騎將軍。二年。改稱武威王。三年。正月。徙治於樂都。八月。孤因酒走馬。馬倒傷脇。笑曰。幾使呂光父子大喜。俄而患甚。顧謂羣臣曰。方難末端。宜立長君。言終而薨。在王位三年。偽諡武王。廟號烈祖。

利鹿孤

利鹿孤。烏孤弟。太初三年。八月。即位。大赦。徙治西平。建和元年。正月。大赦。改年。延若老訪政治。二年。羣臣固請即尊號。不許。九月。二月。併稱河西王。三年。三月。羣疾。令曰。昔我諸兄弟。弟傳位非子者。蓋以泰伯三讓。周道以興。故也。武王創踐寶曆。垂諸奕之武。終能克昌家業者。其在車騎乎。吾疑疾。懼。是將不

濟。內外多虞。國機務廣。其令車騎總百探。以成先王之志。寔益康王。葬西平陵。

僭位

僭位。利鹿孤弟也。少機略。有才略。建和三年。襲位。僭號涼王。遷於樂都。改為弘昌元年。秦遣使拜車騎將軍。廣武公。四年。六月。秦遣授河右諸軍事。涼州刺史。鎮姑臧。七月。諸羣臣於宜德堂。仰視而歎曰。古人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前昌松太守孟諱進曰。張文王築城苑。繕宗廟。構此堂為貽厥之資。萬世之業。秦師濟河。灌然瓦解。此堂之建。年垂百載。十有三一作主。唯信順可以久。安仁義可以永。願大王勉之。懼曰。非君無以聞。諱言也。八月。以鎮南大將軍文支鎮姑臧。檀遷於樂都。雖受制於秦。車服禮制。一如王也。十一月。遷於姑臧。嘉平元年。十一月。僭即涼王位於南郊。大赦。改年。嘉平。置百官。立世子虎。為太子。二年。正月。以子明德歸為南中郎將。領昌松太守。歸與檀。檀甚懼之。年始十三。命為高昌殿賦。拔筆即成。影不移。檀懼而善之。擬之曹子建。七年。僭檀欲西征乙弗。孟諱曰。連年不收。上下饑弊。南逼熾盤。北迫葭蘆。今遠征難。後患必深。僭曰。孤將略地。卿無阻。謂其太子虎。曰。連年不收。上下饑弊。內外俱窘。事宜西行。以拯此弊。葭蘆近去。不能卒來。且夕所慮。惟在熾盤。彼名微衆。易以討。吾不過一月。自足周旋。汝謹守樂都。無使失墜。僭乃率騎七千。西襲乙弗。大破之。獲牛馬羊四十餘萬。熾盤乘虛來襲。一旦城潰。安西樊泥自西平奔告。僭檀謂衆曰。今樂都為熾盤所陷。卿等能與吾藉乙弗之資。取契汗以贖妻子者。是所望也。遂引師而西。衆多逃返。道鎮一作北段荷。追之。荷亦不還。於是將士皆散。僭檀曰。蒙遜熾盤。昔皆委質於吾。今而歸之。不亦鄙乎。四海之廣。匹夫無所容其身。何其痛哉。吾老矣。寧見妻子而死。遂歸熾盤。六月。至西平。盤遣使郊迎。待以上賓之禮。歲餘。為熾盤所鳩。蓋景王。時年五十。一虎蓋亦為熾盤所害。少子保周歸魏。魏以為張掖王。自烏孤太初元年。歲在丁酉。至檀薨之歲。甲寅。十有八歲。

十六國春秋纂錄校本卷九

南燕錄

慕容德

慕容德字玄明。號之少子。就每對諸宮人言。婦人妊娠。夢日入懷。必生天子。公孫夫人方妊。夢日入肝中。獨喜而不敢言。晉咸康二年。晝寢。生德。左右以告。方寤而起。號曰。此兒易生似鄭莊公。長必有大德。遂以德爲名。年十二而號燕。哀毀過禮。年十八。長八尺二寸。額上有日角。假月重文。元璽初。封梁公。建熙初。進號安北將軍。封范陽王。入爲魏主。秦滅燕。徙於長安。秦伐涼。德請征自効。後爲張掖太守。苻堅伐晉。垂請德爲副。堅敗。乃隨垂如鄴。垂稱燕王。復封范陽王。建興元年。爲司隸校尉。八年。拜司徒。垂臨薨。謂太子寶曰。鄴是舊都。宜委范陽王。永康元年。以德鎮鄴。及寶失中山。奔龍城。會慕容暉自龍城。以德爲丞相。領冀州。牧。承制南夏。德兄子麟。自襄臺來奔。因說德曰。中山既沒。魏必乘勝來攻。鄴雖糧儲素積。而城大難固。且人情阻動。不可以戰。及魏師未至。擁衆南渡。就魯陽王和。據滑臺。而聚兵積穀。伺隙而動。計之上也。魏雖拔中山。勢不久留。不過騷掠而返。人不樂徙。自然生變。然後振威以援之。魏則內外受敵。使懸舊之士。有

十六國春秋纂錄校本 卷九 南燕

七七

所依憑。廣開恩信。招集遺衆。可一舉而取之。先是慕容和亦勸德南徙。於是許之。隆安。自德兄子麟在此。中山既沒。魏必乘勝來攻。元正。正月。德率戶四萬三千。車二萬七千乘。自鄴徙滑臺。魏軍垂至。三軍危懼。欲保據黎陽。昏日。流涕冰合。是夜。濟訖。冰亦待消。德大悅。改黎陽津爲天橋津。德入滑臺。趙王麟等九十八人上言。今中土傾陷。龍都蕭條。趙魏遺衆。鶴企皇澤。伏願仰承俯順。以安本。宗廟謹上皇帝尊號。德許之。令曰。假順來議。且以燕元故事。統符行帝制。詔而已。改永康三年爲元年。大赦殊死已下。置百官。封進有差。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城西數里。伏於河西。道中黃門趙思告北地王。鍾曰。上以去二月得丞相表。即自南征。段速骨作逆於乙連。今失據來此。呼丞相奉迎。鍾驍使白狀。寶遣思之後。見探樞者。知德稱帝。懼而北奔。初。苻登既滅。登弟廣率所部二萬來降。拜冠軍。處之乞活堡。至是復叛。稱秦王。德留撫軍魯陽王和守滑臺。德率衆攻廣。斬之。和長史李。一作。辨殺和。以滑臺降魏。德曰。奇廣雖平。撫軍失據。進有強敵。退無所託。計將安出。尚書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非帝王之居。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地方二千里。戶餘十萬。四塞之固。可謂用武之國。德猶豫未決。於是遣牙門蘇撫問沙門朗公。報曰。山栖絕俗之士。不應預聞朝議。但有待之累。非有託無以立。陛下今來。即明之權。越敬覽潘尚書之議。可謂與邦之術矣。撫又問以年世。朗以周易筮之曰。燕衰庚戌。撫曰。幾何。曰。年則一紀。世則及子。撫曰。何其促乎。朗曰。卦兆然也。豈關人哉。撫秘不敢言。德大悅。三月。德引師而南。五月。次辟城。八月。入廣固。即皇帝位於南郊。大赦改元爲建平元年。又曰。漢宣憫吏民犯誅。故改名。朕今增一備字。以爲復命。庶開臣子避諱之路。於是敘賞有差。與德任賢。新舊咸悅。十月。太極端門並就。以公。一作。匠張剛爲材官將軍。尚方令。二年。十月。徐州刺史潘聰。青州刺史鞠仲來朝。議於延賢堂。酒酣。德笑。一作。謂羣臣曰。朕雖寡薄。恭。一作。己南面。在上不驕。夕惕於位。可稱自古何等主也。仲曰。陛下中興之聖后。少康光武之儔也。願命左右。賜仲帛千匹。仲疑多陳讓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戲卿乎。卿飾對非實。故亦虛言相賞。賞不謬加。何足謝也。韓範進曰。臣聞天子無戲言。忠臣無妄對。今日之論。可謂君臣俱失。德大悅。賜範絹五十匹。三年。三月。德如齊城。登營邱。望見安樂家。顧左右曰。禮大夫不遠。一作。城非平仲古之一賢人達者而生居。一作。近市。死葬近城。豈有意乎。青州秀才安讚對曰。孔子稱臣先人平仲賢矣。豈不知高其梁。毀其屋。蓋改在家門。故倣以矯世。存居湫隘。卒豈擇地而葬乎。所以不遠門者。猶冀德平生意也。德悅之。三月。以太年紀漢城陽景王廟。遂北登社首山。東望鼎足。因曰。牛山問。讓以齊之山川賢哲故事。讓歷對詳辨。盡地成圖。德深嘉之。拜尚書郎。五年。二月。夜地震。在柶之難。皆驚擾。一作。飛散。三月。德疾動。經旬。幾於不振。會前尚書右丞曹默自冀州來奔。以白酒解之。乃瘳。以默爲御史中丞。封水陸侯。六月。年。正月。兄子超自秦還。九月。汝水竭。十一月。德疾篤。夢號曰。汝既無子。何勿早立超爲太子。不爾。惡人生心。戊午。引見羣臣於東陽殿。議立超爲太子。俄而震起。百寮驚越。德亦不安。還宮疾甚。呼段后公主及超。申以後事。執超手曰。若得。一作。至晚。

十六國春秋纂錄校本 卷九 南燕

七七

更見公卿願託以汝死無所恨。數日視公主，欲有所言，遂不能。段后大言，今日有董中書造詔立超，開目領如之。是夕，薨於顯安宮，年七十。十餘宮夜分出四門，齎藥山谷，莫知其屍所在。康非於東陽陵，諡武皇帝，廟號世宗。在位五年。

慕容超

慕容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秦滅燕，以納為廣武太守，數歲去官。與母公孫太妃就弟德家於張掖。德從苻堅南征，留金刀、辭母而去。及垂起兵，山東張掖太守苻昌誅納及德諸子。公孫夫人以老不合刑，納妻段氏以懷妊未決，執於郡獄。獄卒呼延平，德之故吏也，將公孫及段氏逃於羌中，而生超焉。公孫氏臨卒，授超金刀，曰：聞汝伯已中興於郭，吾朽病將沒，相見理絕。汝脫得東歸，可以此刀還汝叔也。後因呂隆歸秦，秦徙涼州民於長安，超因而東歸。母謂超曰：母子得全濟者，呼延氏之力也。恩而不報，天不祐人，平今雖死，吾欲為汝納其女，以答厚惠。於是納之。超至長安，狂行乞食，山是往來無禁。濟陰人宗正謙善下相，西至長安，賣術於路。超行而過之，因就謙相，謙奇其姿貌，超乃內斷於心，不告母妻，辭母詣謙。上乃與謙歸，至諸關禁，自稱張伏生。二十日，遂梁父，往平六年四月，至廣固，呈以金刀。且宣祖母臨終之言，德撫之號慟，超身長八尺，腰帶九圍，器器魁傑，有類於德。德愛之，名之曰超。封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置佐。十一月，立為太子。己未，即皇帝位。大赦，改建平六年為太上年。三年七月，遣中書令韓範聘秦，姚興許還超母妻。八月，秦使兼員外散騎常侍宗遠聘，贈以千金。超復遣右僕射張華，給事中宗正元聘秦，送太樂伎一百二十人。姚興大悅，還超母妻。十月，華發長安，宗正元馳先反命。超大悅，遣使虜公孫五樓、率騎三千，迎於境上。超親率六宮迎於馬耳關。四年正月，大赦，尊父北海程王為程皇帝，母段氏為皇太后。居長樂宮。妻呼延氏為皇后。五年二月，督相劉裕率衆來伐。三月，督師渡淮，超聞督師之盛，自率衆四萬拒戰。大敗，奔還廣固。徙郭內民入保小城，督攻陷大城。長圍列守，超請為藩臣，以大觀為界，裕不許。六年正月，超登天門，朝秦臣於城上，殺馬以祭將士。文武皆有遷授。十一月，尚書悅開門納督師，超出奔。為督師所執，送建康市斬之。時年二十六。殺鮮卑王公已下三千餘人，以男女萬餘口為軍賞。始德建平元年，歲在己亥。僭號居齊，至為劉裕所滅。歲在己酉，凡一十一年。

西秦錄

乞伏國仁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其先自漢北北，一作漢南出太陰山，五世有祖。祐一作鄰者，皆太始初，率戶五萬，遷居高平川。秦子結，一作權立，遷於秦屯，結權卒，子利那立。利那卒，弟那泓立。那泓死，子利那子述延立。述延於苑川，述延卒，那泓子侍太寒立。石勒之滅劉曜也，懼而遷於麥田元，一作孤山。太寒卒，子司繁

立秦皇始中，遷於度堅山。建元七年，秦將王統來伐，繁拒統於苑川，統將裴度堅山，部民五萬，餘悉降於統。司繁乃詣統歸降，苻堅非南單子，留之長安。後以為鎮西將軍，鎮勇士川。甚有威惠之稱。司繁卒，國仁即位，開墜征奔，敗國仁收衆至十餘萬，又開墜為姚萇所殺。於是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領秦河二州，改秦建元二十一年為建義元年。置武陽，一作苑川等十一郡。築勇士都城以都之。三年，苻登遣使拜仁大將軍苑川王。四年六月，苻登僭號王，廟號烈祖。

乞伏乾歸

乞伏乾歸，國仁弟，雄武有度略。仁薨，秦寮以仁子公府幼稚，乃立乾歸為將軍大單于。河南王，大赦，改四年為太初元年。立妻慈氏為后。以南川侯出連乞都為丞相。九月，遷於金城。二年正月，苻登遣使拜為大將軍金城王。六年，立子熾盤為太子。七年，登遣使授左丞相河南王，假黃鉞，加九錫之禮。十月，苻王楊定步騎四萬來伐，乾歸勒衆而進。大敗定軍，斬定及首級萬有七千。於是盡有隴西之地。十二月，僭稱秦王。大赦。八年，呂光來伐，乾歸乃稱藩遣子勃勃為質。既而悔之。十三年，秦征西大將軍姚碩德率衆來伐，入自南安峽，歸次於隴西，以拒碩德。與碩德戰，乾歸聞與將至，自率輕騎數千候與，與中軍相失，為與追騎所逼，戰敗，遁歸苑川。乃率騎數百，馳至九吾，柔髮利鹿孤逆歸處之於管與，乾歸將叛，謀懼，懼為利鹿孤所害，謂其子熾盤曰：姚興方盛，吾將歸之。今送汝兄弟及汝母為質，於是送熾盤兄弟於西平。乾歸遂奔長安。姚興大悅，拜持節都督河南諸軍事河州刺史歸義侯。十四年，姚興遣乾歸還鎮苑川，並以部民配之。十八年正月，乾歸至自長安。十九年五月，苑川地震裂。十一月，又朝於長安。二十年，姚興與乾歸終為西州之患，留拜主客尚書。以其子熾盤為西夷校尉，行河州刺史。二十一年，熾盤以長安亂將始，乃招結諸部，築城於曠琅山，以據之。更始元年，乾歸隨姚興如平流，熾盤攻抱罕，剽之。遂遣使來告乾歸，乾歸奔還苑川。遂如抱罕，留熾盤鎮之。乾歸將衆二萬，遷於度堅山。諸將勸稱王。七月，僭稱秦王。大赦，改年。置百官公卿以下，皆復本位。四年五月，乾歸敗於五谿山，有鼻集於其手。乾歸惡之。六月，為兒子公府所殺。公府出奔，熾盤遷於抱罕。遣弟廣武將軍智遠，追擒公府於曠琅山南，環裂之。八月，葬乾歸於抱罕元平陵。僭號武元王，廟號高祖。

乞伏熾盤

乞伏熾盤，乾歸長子。乾歸薨，自稱大將軍河南王。改年，一作元，為永康元年。以尚書令翟勰為相國，封拜各有差。二年，熾盤討吐谷渾別統勞行長柳川，掘一作達於渴渾川，大破之。俘獲男女二萬三千。三年正月，有五色雲起於南山，盤大悅，謂羣臣曰：吾今年應有所定。王業成矣。於是繕甲整兵，以伺四方之隙。五月，聞傳檀西征，率步騎二萬襲樂都，傅檀降。遂并南涼，兵強地廣。十月，僭即秦王位。置百官，立妻柔髮，一作柔氏為后。四年，熾盤子元基自長安逃歸，拜尚書左僕射。建弘元年，立第二子慈末為太子，領撫軍大將

軍都督諸軍事。改年一作。大赦。九年。熾盤疑疾。願命太子慕末。乃遷於外廷。六月。葬武平陵。謚文昭王。廟號太祖。

乞伏慕末

乞伏慕末。字安石。熾盤之第二子。幼而好學。有文才。建弘元年。立為太子。熾盤薨。僭即秦王位。大赦。改年為承弘元年。二月。立萬載為太子。三年。九月。部民多叛。慕末焚城邑。毀寶器。率戶五千。東如上邽。為赫連定所拒。遂南安。十一月。魏遣尚書庫結率騎五千迎慕末。衛軍吉毗固諫。以為不宜遂內徙。從之。庫結引還。四年。赫連定遣其叔北平公章代率衆一萬攻南安。城內大饑。人相食。傳侍中乞伏延祚。吏部尚書乞伏跋跋。踰城奔代。末乃衝壁出降。送於上邽。及宗族五百餘人。悉為赫連定所誅。自國仁建義元年乙酉歲。至辛未四十七載。

十六國春秋纂錄校本卷十

北燕錄

馮跋

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其先畢萬之後也。子孫食采馮鄉。因以氏焉。晉永嘉之亂。祖父和。避地上黨。父安。雄武有器量。為慕容永將。永滅。跋東徙和龍。家長谷。一作中跋夜步。一作天門開。神光赫然。燭於庭中。永康末。拜中衛將軍。建始元年。與二弟結謀。殺慕容熙。立高雲為主。正始元年。以跋為中外都督。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封武邑公。太平元年。雲為其幸臣離班。桃仁所殺。帳下督張秦。李桑。一作垂。等誅班及仁。羣臣推跋為主。僭即天王位。大赦。令曰。義貴適時。不必改作。故陳氏代姜。不徒齊號。即號燕國。改為太平元年。追尊祖和為元皇帝。父安為宣皇帝。子永為太子。三年。七月。以太子永領大單于。內置四輔。七年。建太學。以長樂劉軒。祭邱張斌。成周翟崇為博士。簡二千石已下子弟年十五以上。教之。十四年。宿軍地燃。一句乃滅。十七年。二月。北都人趙壽女既嫁化。為男。妻妾而無子。跋問羣臣曰。此何祥。尚書左丞傅權對曰。漢世雌雞為雄。陰變為陽。君替臣借之象。卒有婦人專龍王莽篡逆。一作今女為男。臣將為君之徵。

跋曰。將何以讓之。權曰。桑穀生朝。木皮修德。而殷道以中。一作興。與。發。感。守。心。宋。景。貴。躬。延。齡。二。紀。唯。修。身。崇。善。可以轉禍為福。十八年。八月。立子翼為太子。跋戒之曰。吾聞君人以學為本。不學無以立。尊敬師傅。人倫之始。汝其夙夜虔虔。欽承明訓。二十二年。八月。跋疑疾。召中書監申秀。侍中楊哲於內寢。謂之曰。吾思常不濟卿等善。相善。吾子。奉。決。萬。機。九。月。跋。疾。甚。而。臨。崩。命。太子。翼。勸。兵。聽。政。以。備。非常。宋。夫。人。親。立。其。子。受。惡。翼。聽。政。謂。之。曰。上。疾。將。瘳。奈何。便。欲。代。父。臨。天。下。乎。翼。性。仁。弱。遂。還。東。宮。一。日。三。省。疾。宋。夫。人。矯。絕。內。外。遣。開。寺。傳。聞。而。已。翼。及。大。臣。皆。不。得。見。跋。弟。宏。於。是。與。一。壯。士。數。十。人。襲。甲。入。禁。中。宿。衛。皆。不。戰。而。散。宋。夫。人。命。閉。東。閣。宏。僮。庫。斗。助。挺。有。勇。力。踰。閣。而。入。至。於。皇。堂。射。殺。女。御。一。人。跋。驚。懼。而。薨。宏。遣。巡。一。作。謂。城。告。曰。天。降。凶。禍。大。行。崩。背。太。子。不。侍。疾。卒。公。不。奔。喪。疑。有。逆。謀。闕。危。社。稷。吾。備。太。弟。之。親。遂。攝。大。位。以。寧。國。家。百。官。叩。門。入。者。進。階。二。等。太。子。翼。率。東。宮。兵。出。戰。敗。退。兵。皆。奔。散。宏。遣。使。賜。死。命。宗。正。馮。齊。黃。門。盧。昭。一。作。典。非。事。於。東。宮。葬。跋。於。長。谷。陵。偽。謚。文。成。皇。帝。廟。號。太。祖。

馮宏

馮宏。字文通。跋之季弟。高雲篡位。拜中領軍。封汲郡公。太平元年。拜尚書右僕射。改封中山公。遷尚書令。司徒錄尚書事。跋薨。宏僭即天王位。大興元年。正月。壬午朔。大赦。改年。二月。立夫人慕容氏為皇后。二年。正月。立少子王仁為太子。六月。有鼠集城。西盈數里。地中。西行至水。前者銜馬尾。後者迭相銜尾。而渡。識者以為民遷之象。七月。魏師來伐。神高。八月。石。一作城。遠。一作東營。邱城。周。四。郡。並。降。魏。九。月。魏。師。引。還。宏。徙。民。四。萬。餘。戶。而。西。三。年。六。月。魏。永。昌。王。健。來。伐。五。年。四。月。遣。右。衛。孫。德。乞。師。於。宋。十。二。月。又。遣。尚。書。陽。伊。請。迎。於。句。麗。六。年。三。月。端。門。崩。四。月。魏。又。遣。侍。中。建。興。公。虞。弼。東。平。公。鴉。青。來。伐。攻。剋。白。狼。句。麗。將。葛。居。盧。孟。光。率。衆。數。萬。隨。陽。伊。來。迎。屯。於。臨。川。尚。書。令。郭。生。因。民。之。憚。遷。開。門。而。引。魏。軍。魏。軍。疑。而。不。赴。生。遂。勒。衆。攻。宏。宏。引。句。麗。兵。入。自。東。門。與。生。戰。於。闕。下。生。中。流。矢。卒。句。麗。軍。既。入。城。取。武。庫。甲。以。給。其。衆。城。內。美。女。皆。旬。麗。軍。人。所。掠。五。月。乙。卯。宏。率。和。龍。見。一。作。龍。城。萬。戶。東。徙。焚。燒。宮。殿。火。一。句。不。絕。令。婦。人。被。甲。居。中。陽。伊。等。勒。精。兵。於。外。葛。居。盧。孟。光。率。騎。後。殿。方。軌。而。進。前。後。八。十。餘。里。魏。軍。追。至。遼。水。不。整。而。還。遣。使。徵。宏。於。句。麗。後。二。年。為。句。麗。所。殺。偽。謚。昭。成。皇。帝。自。馮。跋。太。平。元。年。歲。在。己。酉。一。作。乙。酉。至。宏。滅。亡。之。歲。丙。子。二。十。八。載。

夏錄

赫連勃勃

赫連勃勃。朔方人。匈奴左。一作賢。王去卑之後。劉元海之族也。曾祖父劉虎。一作名。前趙嘉平中。以宗室封樓煩公。拜安北將軍。丁零中郎將。祖父豹子。後趙建武中。拜平北將軍。左賢王。父衛辰。苻堅以為西單。

以左賢王豹爲左都帥。王本無上左字。
 俄而有一大白魚。鮑本無俄而字。王本同。王本白魚上無大字。
 軒轅羅麟於龍門。而至於祭所。鮑本無於龍門三字并無下於字。王本同。
 此嘉祥也。鮑本作此嘉祥無也字。
 其夜夢且所見魚變爲人。鮑本王本並無且字。
 大如半雞子。鮑本王本並無半字。
 授呼延氏。鮑本無呼氏字。
 自是十三月而生淵。鮑本王本並作十五日。
 遂以名焉。王本作遂以爲名。
 不舍晝夜。鮑本舍作捨。
 吾觀書傳。鮑本王本吾下並有每字。
 身長八尺四寸。王本無長字。
 盧幹友之。王本幹作慄。
 在洛陽國晉文王深待之。王本無國字。王作帝。
 時東萊王彌等。鮑本彌作除。下同。
 諷言之於晉武帝。王本諷下有又賦二字。無武字。
 後謂王濟曰。王本後作后。
 雖由余日碑。王本由余作金。
 從祖北部都尉右賢王劉宣等議曰。今司馬氏骨肉相殘。與復在此時。王本作左賢王。此時下有也字。
 鮑本無今司馬氏兩句。
 左賢王淵。鮑本作右賢淵。
 天不恢崇單于。王本天字下有若字。
 於是共推淵爲大單于。王本淵上有劉字。下同。
 下不失爲魏武。鮑本武作氏。
 可仰道高祖初法。王本道誤作尊。無初字。
 待字宙混一。鮑本待作聽。
 僭即漢王位。王本無僭字。鮑本無即字。
 立高祖以下三宗五祖之神主而祭之。鮑本無高祖以下四字。王本作三祖五宗。

永鳳元年秋七月。王本無秋字。
 撫軍聽爲車騎大將軍。王本聽誤作聽。
 汾水中得玉璽。鮑本王本並無中字。
 大赦天下。改元。王本作大赦改元。
 以劉洋爲太傅。王本作太尉。
 司徒聽爲大司馬大單于。並錄尙書。王本聽作聽。尙書下有事字。
 置單于蓋於平陽西。淵蓋於光極殿。鮑本無蓋字。王本同。王本並脫陽字淵字。
 葬淵於永光陵。鮑本無於字。
 劉聰
 母張夫人之孕。王本無之字。
 究通經史百家之言。王本史作書。
 孫吳兵法靡不諳之。鮑本作法作勢。諳作通。
 以永嘉四年。王本無以字。
 以御討呼延妥爲使持節。鮑本無使持節三字。
 自宜陽入洛川。鮑本川作州。
 龍驤劉曜及鎮軍石勒。王本無龍驤二字。鮑本無劉曜及三字。並誤。
 晏比及河南。王師前后十二敗。晉師。鮑本無晏字。並無王師前后字。王本無河字。
 縱兵大掠。王本縱作聽。
 害晉太子及諸百官已下三萬餘人於洛水。鮑本害作煞。三萬作二十。無於字。王本無晉字諸字。
 改光興爲嘉平元年。王本無光興爲三字。
 二年二月內。鮑本無二年字。王本同。又鮑本無內字。
 武子示朕於卿。卿言聞其名久矣。鮑本示作介。不聽卿字。
 曰聞君善爲辭賦。鮑本王本曰上均有謂朕二字。
 卿頗愜不。鮑本無卿字。王本同。又王本不作否。
 不得早識龍顏耳。鮑本王本並無得字。
 皇天之意也。鮑本無也字。
 自相煽除耳。鮑本無耳字。
 若人如蠶。王本無若字。蠶作黑。

辛酉夜時。王本無夜字。
 三月。鮑本作三日。
 龍形委迤。鮑本作透運。王本同。
 羅開于平陽。王本疑作吳。
 以晉王餐為四相。鮑本作國相。
 宮中鬼哭聲。鮑本無聲字。
 麟嘉元年。王本無此四字。
 立市於後庭。與宮人譏戲。王本後作后。譏作宴。
 然後乃詣士飛出。王本無然字。後作后。
 犬冠武冠帶綬。鮑本無武冠二字。
 死者過半。鮑本脫者過二字。
 鮑允為粥以供帝膳。王本供誤作攻。
 勢不自支。王本支誤作知。
 帝稽顙於前。王本於前二字作與。
 以晉帝行車騎大將軍。王本騎作駕。
 又使帝執蓋。王本無又字。
 焚其子會稽王哀以下二十一人。聰聞哀塞。鮑本此二句作會稽王康已下二十一人。一子焚焉而卒。
 自是鬼哭於宮。鮑本是作此。無於字。王本同。王本宮下有中字。
 收盤等殺之。鮑本殺作斬。
 斬準為司空。鮑本王本並作大司空。
 諡昭武皇帝。王本昭作曰。
 司空斬準為大將軍。鮑本無大字。
 荒耽酒色。鮑本耽作醜。
 遊讎後庭。王本讎後作宴后。
 麟嘉元年。王本作永嘉。
 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焉。鮑本王本均無焉字。
 號曰蒙珠離國。王本離作亂。
 汝父二年當來。鮑本父作後。

十六國春秋纂錄校勘記 前題

但可永明輩十數人在耳。鮑本但作俱。王本十數作數十。
 騎尼渠徐國。王本徐作余。下同。
 置皮囊於機上。鮑本機作机。下同。王本機上作機下。
 及聽以成寅歲。王本作戊辰。
 幼而聰惠。性託著高亮。王本惠作慧。託作拓。
 斬準左右軍騎衛太。王騰等殺準。鮑本軍作車。
 復以大單于為太祖。鮑本復作御。
 經一宿。鮑本無經字。
 十日而生枝條。鮑本枝作柯。王本同。
 侍中喬豫和包上疏諫曰。王本包作苞。
 臣等伏聞救旨。將營建壽陵。周圍四里。鮑本作伏聞救旨營陵。將周圍四十里。無臣等建壽字。
 聖王之於終也如是。鮑本王作主。無於字。
 周輪七里。鮑本輪作逾。
 聞王之於終也如此。鮑本無於字。
 從喪亂已來。王本從作後。
 雖太宗之達至然。王本雖上有此字。
 罔然於前。王本罔作爛。
 終南山崩。崩所得白玉。方尺有字。王本不盛崩字。鮑本方作一。
 曜愾然改容。鮑本作撫然。
 石虎率衆四萬入寇擾河東。王本鮑本入並作人。
 曜選中外精銳。鮑本選作盡。
 枕尸一百餘里。鮑本作二百餘里。
 攻討汲郡河南。鮑本王本南並作內。
 乃乘小馬比出。王本比作北。
 至於西陽門。抵陣。王本無於字。
 而馬陷石渠。鮑本無而字。
 曜但救叱與諸大臣匡維社稷。王本無大字。

十六國春秋纂錄校勘記 前題

後趙錄

石勒

備以告其母。鮑本母作父。
 賈與在平人師備為奴。王本作在平。
 勒以能馬自託於桑。王本馬上有相字。
 而備於武安。鮑本無於字。
 向卒鹿者我也。鮑本王本俱無向字。
 關中所在盜起。鮑本中作東王本同。又鮑本盜作兵。
 淵拜為輔漢將軍平晉王。王本作晉平。
 勒率精騎二萬會之。鮑本作三萬。
 將先誅勒勒請彌譚于己營。王本不疊勒字。王本譚作譚。
 手斬彌而并其衆。鮑本無而字。
 試之有効。鮑本試之二字作澄。
 形勢之固。鮑本固作國。
 勒於是進拔襄國。王本勒下有石字。
 進封本郡上黨公。王本無上黨字。
 以征虜將軍石虎為魏郡太守。王本無石虎二字。
 鎮鄴三臺。謀之萌。王本作篡奪之謀。
 劉琨遣姚襄帥衆來討。鮑本姚作姬。
 征虜將軍虎與左右長史張敬張賓等。王本無將軍字。鮑本賓作寶。
 上號曰。鮑本號作號。
 非勤者之號。王本勤作伯。
 依魏王在鄴故事。王本無依魏王三字。
 改光初二年為趙王元年。王本光初二年四字作元稱。
 始建社稷宗廟。鮑本無始字。王本宗廟上有立字。
 不得侮易衣冠華族。鮑本得作憑。
 國人不應報嫂。鮑本報嫂作執嫂並誤。

始置軒懸之樂。八佾之舞。鮑本作懸軒懸。佾八佾。
 作金根大輅。王本根作銀。輅作輪。
 今武妻一產四子。鮑本王本產並作乳。
 可謂慶過姬祥。王本慶作度。
 其賜乳婢一人。王本婢作婦。
 雜糈十四疋。鮑本作四十疋。
 勒親與鄉老齒坐。鮑本無親字及齒飲二字。
 孤方任之。王本作取之。
 寧謹。夫乎。鮑本作走夫。
 勒與鄆譚引陽臂笑謂之曰。鮑本作引入懷。宜揚臂笑視之曰。
 頗復與人鬥不。王本無不字。
 因賜里第一區。鮑本無因字。
 歲常爭瀉麻池。迭相歐擊。王本常作長。歐作毆。
 勸立六國後。王本後作后。
 賴有此耳。鮑本王本此下均有侯字。
 十月。以世子衛將軍宏鎮鄴。太和元年。王本十月作三月。元年作十年。鮑本亦作十年。
 濟自大碣。鮑本自大碣三字作河。
 以為神靈之助。王本以為上有勒字。
 戰于西陽門。王本無陽字。
 二年。曜子熙。鮑本王本熙下均有等字。
 車騎虎克上邽。鮑本王本克並作尅。
 送之秦隴。王本隴下有函字。
 建平元年。鮑本王本元年前下均有二月。
 勒以趙天王。王本以作號。
 采椽茅茨。鮑本采作採。王本茨作次。
 楚秦之章華阿房。鮑本無之字。王本作楚章華。秦阿房。
 勒詔曰。鮑本無勒字。
 是月大雨霖。王本作霖雨。

西北城水漂流巨木萬餘根。鮑本無漢字。
 漢晉舊都。鮑本王本都並作京。
 置行營。鮑本王本營並作營。
 趙絕魏亂自三王以來。王本祖作武王作五。
 然猶與韓彭號稱而爭先耳。王本極作健。
 倘遇光武者。王本無者字。
 丈夫行事。王本上有大字。
 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王本無父子二字。
 西鄉竹死蛇臥門于安定府間。王本竹誤作行。鮑本蛇作蝮。下同。
 偽諡明帝。鮑本王本帝上並有皇字。

石宏

漢祖以馬上得天下。鮑本得作取。
 乞早除之。鮑本乞作宜。
 召子冀州刺史遂帥兵入禁宿衛。鮑本遂作遊。王本作遂。無帥字。
 沿魏郡至黎陽。鮑本沿作分。至作立。
 親詣魏公。鮑本公作宮。
 幽宏及程后。南陽王恢於崇訓宮。尋殺之。鮑本程作太。殺作絳。

石虎

性殘忍。鮑本無性字。
 尤善彈人。王本尤善下有彈數二字。
 無使軍人殺之。鮑本殺作斃。
 弓馬迅速。鮑本捷作健。
 勒深嘉焉。王本嘉作喜。
 大赦改元。鮑本元作年。
 荒遊廢政。鮑本作志荒內遊。
 使太子遂省可尚書奏事。鮑本遂作選。王本遂作選。可尚作者以。
 征伐刑斷。王本征上有惟字。
 江東大震。王本脫江字。

是日觀省臺成。鮑本觀作鶴。案當是鶴雀之誤。
 二年。徙洛陽鐘虜九龍等於郡。王本二作三。九龍下有翁仲字。
 下穿伏室。鮑本下穿作穿為。
 金棺。鮑本棺作璫。王本作鏡。
 起靈風臺九殿於顯陽後。遷召百官州郡民女以充之。鮑本九作之。選作採。王本後作后。下同。
 教宮人星占。鮑本宮作官。誤。
 置女太史於靈臺。鮑本無於字。
 禁郡國不得私學星讖。鮑本私下有知字。
 上盤置燎。鮑本盤盤字。
 安等勸進。王本無勸進二字。
 太子遂總自揆。鮑本遂作選。王本作遂。
 或盤遊於殿。鮑本遊於二字倒。王本敗作田。
 傳共觀之。鮑本共作首。

又納諸比邱尼有姿色者。與其交裝後殺之。鮑本納作內。後作面。
 合牛羊肉煮而食之。鮑本無之字。
 威刑遠度。鮑本刑作怒。王本遠作失。
 遂以事為可。或呈之。虎怒。鮑本遂作選。無為可或三字。王本遂作遂。鮑本無虎字。
 誦責杖捶。王本謂作請。
 及妃張氏並男女二十六人盡賜死。合棺埋之。鮑本無並字。棺上有一字。王本亦有一字。
 六年。鮑本王本六。年上並有建武二字。
 考樂平敬公。鮑本敬作孝。

產一狼子。口噓虎腦而殺之。三日。狼子亦死。鮑本產作乳。口作日。三日上有後字。王本亦作日。亦有后字。
 城長安未央宮。城洛陽宮。王本城作威。
 稍因豎悖逆。鮑本悖作勃。
 杯等許諾。王本杯上有楊字。
 召太子宣鑠繫於鄴北。王本鄴作郊。
 洗吾腹穢惡。王本吾腹作君服。

見年二十，便欲殺父。王本作三十，鮑本殺作點。
嬰羣臣於大武前殿。王本作作享，前殿二字倒。
大霖雨。鮑本作雨霖。

大赦改元。鮑本王本並作改年。
子世即位。王本作世子。
賈甲驪兵。鮑本賈甲作庚申。
其乘輿服御，燒者大半。鮑本無其乘輿三字，王本無輿字，服御作御服，大作太。
光焰照天。鮑本焰作炎。

及右衛王基等密謀共廢道。鮑本無及字，王本無等字。
間周成等曰。鮑本無周字。
復幾時。王本復下有能字。

並誅鄭太后張皇后。王本脫並字。
夜誅閔，農於瑤華殿。王本農下有等字。
夜斬松於西中華門。王本松下有等字。

伏都帥三十餘人將昇臺。鮑本無餘字，王本昇作升。
鑿見而問其故。鮑本無而字。
於是高鼻多鬚。鮑本王本於是並作于時。

初青龍元年。鮑本初在青龍下。
改元閏月。王本作閏月改元。
鑿字大明。鮑本作太明，王本作大郎。

石闕

父贈。鮑本贈作贈，下同。
魏郡內黃人也。王本無也字。
歷位北中郎將。鮑本無位字。
虎之敗於昌黎。鮑本無於字。
司徒郎幽。王本幽作幽。
竹母王氏為太后。鮑本無竹字。
諸子皆封為縣公。鮑本無封字。

新興王祗。鮑本王本祗並作祗，下同。
二年二月。鮑本王本並作三月。
祗懼。王本作祗性。

遣太尉張舉。王本舉作奉。
弋仲復遣子襄。鮑本無復字。
勳卒合三十萬。鮑本王本並無合字。
閔與千餘騎奔還郡。王本餘作萬。

祗使劉顯帥衆七萬。王本作十萬。
四月，劉顯殺祗。鮑本殺作煞。
閔率騎八千救遼。王本率作帥，無騎字。

與慕容恪遇於魏昌城廣蓋。鮑本無魏昌城三字，王本無廣蓋二字。
潰圍出，東奔行二十餘里。王本無出字，鮑本無行字。
爾曹夷狄。鮑本爾作介。

何為不可作帝王邪。鮑本邪作耶。
送閔於龍城，告與，號爾而殺之。鮑本脫於字，無而字。
鄴中饑，人相食，虎時宮人，被食略盡。鮑本饑作餓，無被食二字。

奉表降晉。鮑本奉作奏，王本作作傷。
八月，龍長水校尉馬願。鮑本王本並無龍字。
將幹懸繩而下，奔于倉垣。鮑本無繩字，下奔作投出，垣作垣。

其日大雨雪。王本雪作雹。

前燕錄

慕容廆

字奕落瓊。鮑本落作洛，王本瓊作瓊。
魏初。鮑本魏上有於字。
其後晉謂。鮑本王本謂並作訛。
左賢王。鮑本無此三字。
從世邱儉。鮑本王本世並作母，誤。

父涉歸。以全柳城之功。王本父誤又。鮑本無之字。
 涉歸卒。鮑本王本並無歸字。
 王沈子浚承制。鮑本無子浚二字。王本無沈子二字。
 擢舉賢良官。鮑本王本良並作才。
 魯國孔纂。王本纂作慕。
 儒學洽通。引為東岸祭酒。王本洽作該。鮑本無引字。
 其世子號。鮑本無其字。
 位特進。鮑本無位字。
 追尊武宣帝。王本脫追尊二字。

慕容暉

博學多才。王本才作材。
 拜振威將軍。鮑本威作武。王本同。又脫拜字。
 三年七月。鮑本作七年三月。王本亦作七年。
 以左司馬封奕為長史。鮑本長史上有左字。
 晉使鴻臚郭俊。王本作郭忱。
 其餘官皆如故。鮑本無其字及官皆字。
 九年。鮑本王本並作月。
 立龍翔佛寺於山。鮑本無佛字。
 馬倒被傷。鮑本無被傷二字。
 方須經見大事。王本無須經二字。鮑本無大事二字。

慕容儁

善屬文。雅長辭賦。王本屬作為長作好。
 皆著銘讚。王本無銘字。
 元年春正月。王本無此五字。
 稱元年五月。鮑本王本五並作正。
 聞趙魏大亂。乃集兵將為進取之計。鮑本無魏大二字。集作聚。王本亦作聚。
 拜舊侍中都督河北諸軍事。王本無侍中二字。鮑本無都督二字。
 擒送之。王本閔作關。

輔國格。相國奕等一百一十人。鮑本王本並脫格相國三字。又鮑本一百作二百。
 輔國格等五百五人。鮑本五百作三百。
 尊武宣王為高祖武宣皇帝。鮑本脫尊字。
 升平元年。鮑本升平作光壽。
 復立中山王暉為皇太子。赦其境內。改年曰光壽。鮑本無復字。無其境內三字。曰光壽三字。
 馬悲鳴殿。鮑本殿作殿。
 鑿頰其旁。置之薊城東掖門。王本鑿頰作舊勸。鮑本無之字。
 十二月。鮑本脫十字。王本同。又二作三。
 得璧二十七。鮑本無得字。
 僞以為岳神之命。鮑本無僞字。
 遣御史中尉楊約。鮑本作陽約。
 吾思懷然。鮑本然作順。
 必能勝殘去暴。鮑本去暴作致治。
 為怒曰。鮑本無怒字。
 寧不能輔幼少主也。鮑本無幼字。

慕容暉

專掌百揆。鮑本王本並無掌字。
 副贊朝政。王本無副字。
 迎神主於和龍。王本無主字。
 祕書郎杜詮。鮑本王本詮並作詮。下同。
 遂至枋頭。鮑本枋作方誤。
 溫奔淮南。鮑本王本奔下並有溫字。
 十一月。鮑本王本並脫一字。
 率扶餘高麗。鮑本作句麗。王本作高句麗。
 夜開城門。王本城下有北字。
 何謂天子邪。鮑本邪作也。王本作耶。
 欲得死於先人陵墓耳。鮑本無耳字。
 年三十五歲。德僧稱尊號。鮑本無歲字。併字。王本無德字。

前秦錄

符洪

時咸異之。鮑本時上有于字。

因以爲氏焉。鮑本無爲字。

乃散千金。鮑本無乃字。

虎跳出迎之。王本跳作親。

暨六夷諸軍。委以西方之事。鮑本無委以西方之五字。

石虎既滅石生也。鮑本下石字及也字並無。王本無既字。

遷洪爲龍驤將軍。王本遷作以。

封西平郡公。鮑本作平西。

其諸子亦非常才。王本亦作並。

又其孫堅之生。背有草付字。鮑本無其字。草付作符字。王本無之生字。

聞冉閔之說。鮑本說作亂。

麻秋說洪西郡長安。鮑本無麻字。

洪深然之。鮑本無此四字。

已而秋因宴鳩洪。鮑本已作既。宴鳩作譖訖。

收而殺之。王本作收斬秋。

關中周漢舊都形勝之國。王本無周漢舊都及之國字。

吾亡後。鮑本後上有之字。

健僭位僞諡惠武帝。鮑本無此八字。

符健

初。母羌氏夢成大熊而孕健。鮑本無初字健字。

乃上符號。王本乃作爲。

立妻魏氏爲天王皇后。子襄爲天王太子。鮑本只作皇后皇太子。無天王字。

弟雄丞相爲東海公。鮑本無爲字。

其令公卿以下。王本令作自。

其悉以聞。鮑本悉作述。

洪之季子也。鮑本無也字。

趙建武中。王本無趙字。

雄頭大而足短。王本無而字。

引太師魚尊。王本魚作兼。

符生

昏酒無類。王本酒作醉。

中書令王魚。鮑本無此五字。

願陛下遂追周王。鮑本遂作還。王作文。王本亦作文。

亦足以塞大喪之變。鮑本無亦字以字。

生雖在涼間。鮑本王本涼並作諫。

飲酒樂奏。生親歌以和之。鮑本無飲酒字。王本無親字。

命尙書令辛辛與勳。王本與作與。

既而生怒。鮑本無既而字。王本無生字。

無不引滿昏醉。汚服失冠。鮑本無失冠字。

魏襄謂姚闡等帥衆二萬七千進據黃洛。鮑本無帥字。

生遣平王黃眉。王本平王作兵符。

男便爲主女爲公。鮑本主作王。

時爲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鮑本無時爲龍驤將軍六字並之字。

漏盡請見。王本請作詣。

日盡午。鮑本午作乎。

或至中西開方出。鮑本開上有之字。

臨朝酒怒色厲。多有殺戮。王本酒作輒。多有作惟行。

或使男子裸交於殿前。鮑本裸作裸。

活爛雞鴨三五十爲羣。鮑本脫活字。十作千。

宗室舊勳親戚忠良。鮑本無宗室舊親四字。王本無室字。

朝士奔走草野。鮑本走作逃。

當除之。鮑本當上有明字。

惟先覺者可以免之。鮑本無惟者之三。

乃與特進梁平老、強汪等。鮑本無強汪字。
 東海王堅與呂婆樓帥麾下三百餘人鼓噪繼進。鮑本無與呂婆樓四字。無餘字。無鼓噪字。進作集。
 皆舍杖歸堅。鮑本杖作仗。
 僞證厲王。鮑本無僞字。

符堅

母苟氏。所子於西門豹祠。王本苟作苟。下同。鮑本無子於字。
 十二月而生堅。鮑本無堅字。

自天屬庭。王本屬作燭。

曰坤付臣。王本坤作草。

祕而莫之傳也。王本祕上有必字。

此兒頭大鎮重。鮑本無鎮字。重下有身長任人四字。王本同。惟人作大。

後復遇之。王本無復字。

但僕不及見。鮑本無但字。

健之入關也。鮑本無也字。

拜堅。健泣。王本無拜堅字。鮑本無健字。

堅既殺生。鮑本王本生上有符字。

以永安公。王本以作爲。上空二格。

堅如雍。祀五時。王本雍祀作龍門。

美哉山河之固。雄。鮑本雄作樞。

咸陽內史猛聲彰出納。王本聲作吉。

宜入贊百僚。鮑本王本僚並作授。當據改。

博識聰辯。王本聰作德。誤。

於是融爲侍中。昔監右僕射。王本監作兼。

鳳凰集於東闕。鮑本闕作關。

密議於露堂。鮑本無密字。

驅而復來。堅惡之。王本惡作所聽。

堅驚謂融曰。鮑本無猛字。

於是救外窮推之。鮑本無於是字。

大呼於市。鮑本無大字。

遣散騎侍郎樂嵩來乞師於堅。請賂秦以武牢以西之地。鮑本無於字。王本無師字。賂秦以三字作割。

洛州刺史鄧光帥步騎二萬救蕪。溫收歸。王本鄧作邵。無二萬字。無溫字。

京兆尹王攸。鮑本尹作民。

九日伐叛討逆。鮑本討逆作柔服。

蕪車騎與王垂來奔。王本來奔作奔秦。

慕容暉悔割河汾之地以賂秦。鮑本治作洛。

令輔國王猛帥鎮南楊安。鮑本王本楊並作陽。

屯於潞川。鮑本王本川並作州。當據改。

況數十萬乎。王本脫數字。

衆皆奮勇。鮑本王本並作勇奮。

猛望評師之衆。惡之。鮑本評作燕。

將軍其勉之。鮑本無此五字。

於是大飲帳中。鮑本無大字及帳中字。

跨馬連矛。馳入評軍。出入數四。鮑本無連矛字。及評軍出入數四字。

殺傷甚衆。戰至日中。鮑本無此八字。

堅帥精銳十萬攻郿。鮑本脫郿字。

七日。堅至於安陽故宅。鮑本堅作面。

乃停信宿。鮑本無此四字。

臣本陛下神算。鮑本算作策。

擊垂亡之虜。王本擊作孽。誤。

凡郡百五十七。鮑本無凡字。

口九百九十八萬七千九百三十五。鮑本無此十四字。

以王猛爲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鮑本無使持節及關東六州七字。

開府儀同三司。鮑本無三司字。

以燕太宰恪。鮑本燕作僞。

中妓三十八人。鮑本中下有女字。無八字。

爲琅琊太守。鮑本作琅邪。

改受司徒。鮑本王本受並作授。當據改。

九年四月。鮑本王本並無九年二字。

經太微補東井。自夏及秋冬不滅。鮑本無此十三字。

災深禍大。王本火作密。

燕當為代所滅。鮑本王本代並作佔。

冲為平陽太守。王本為平陽三字作賜。鮑本無勳字。

輔以國事任之。鮑本無勳字。

巴夷險逆。鮑本王本並作險逆。

護軍校尉鄧亮可。鮑本軍作光。王本同。又王本無下光字。

星夜赴討。鮑本夜作言。

屯於綿竹。鮑本無屯字。

以安車蒲輪徵隱士樂陵王勳為國子祭酒。鮑本無安車蒲輪及隱五字。又勳作忻。下同。

朝堂巷哭三日。鮑本楚作野。王本楚作禁。

命太子穿池養之。鮑本王本並無穿字。

涼州刺史張天錫。王本涼作涼。

致虜請降於苻。鮑本無致字請字。

諸郡縣悉降。鮑本無縣字。

以梁闕為持節西中郎將。鮑本無持節字。

徒蒙右七千餘戶於關中。鮑本無餘字。

拜北部尚書。鮑本北作比。

初苻等將征天錫。堅為其立館於長安。至是而居之。鮑本作苻之征也。堅為天錫立館。既至如歸。王本

其作之。

當有聖人入輔中國。鮑本王本入並作之。

著作郎董肅。王本作董妻。

然十不留一。王本十作千。

十八年三月。王本脫十字。

計其兵仗精卒九十七萬。鮑本仗作杖。王本無兵仗字。

上書固諫。鮑本固作面諫。

率衆十萬寇襄陽。鮑本寇作攻。

左衛毛當等。鮑本左作佐。

楊平公。鮑本王本楊並作陽。

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鮑本無長戎二字。

幽冀之衆。鮑本冀誤異。

敗堅於肥水。鮑本肥作泥。

朕若用朝臣之言。豈見今日之事邪。當何面目復臨天下乎。鮑本無若字邪當字。王本邪作即。

潯然流涕。鮑本泐作泣。

說堅請巡撫燕岱。鮑本岱作代。

堅遣將軍強永率騎擊之。鮑本無率騎字。

泓衆遂盛。鮑本無衆遂盛三字。

吾不從卿言。鮮卑至是。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鮑本無此十九字。

寇不可長。鮑本無此四字。

今歸及宗族種類。鮑本無及字種類字。

討泓于華陽。王本陽作澤。

平陽太守。鮑本陽作原。

戰于華陰。徵敗績被殺。王本戰于作至。陰作澤。無殺字。

擊慕容冲于河東。大破之。鮑本大破二字移墓字上。無擊字之字。

泓衆至十萬餘。王本脫衆字。

將欲與復大燕。王本無欲字。

堅大怒。王本無大字。

使息兵還長安。恕其反叛之罪。而露密遣使謂之曰。王本息作乘。鮑本無還長安恕其反叛之罪而十

字。又王本無密字。下之字作泓。

當不復能久立。吾既備中之人。鮑本復能二字倒。無立字既字。

改年曰燕興。鮑本無此五字。

姚弋弋率衆七萬來攻。鮑本脫姚字。

去長安二百餘里。王本二作一。

引師而歸。鮑本引作追。
 擊沖于瀚上。鮑本瀚作漸。
 長樂公不在郡。鮑本王本不上並有符字。
 堅貫甲冑。鮑本王本貫上並有身字。
 每夜有人周城大呼。至堅入五將山長得六十五字。
 留太子宏守長安。謂之曰。王本作告其太子曰。
 脫如此言。鮑本此作謠。
 今留汝兼總戎政。勿與賊爭利。鮑本無今字賊字。
 尋將母妻宗室男女數千騎出奔。鮑本無尋字。
 沖入據長安。王本沖作堅誤。
 俄而忠至。鮑本無至字。
 甚次應符麻。王本應作膺。符作錡。麻字空格。
 堅瞑目叱之。鮑本無瞑目字。
 遠天不祥。鮑本詳作詳誤。
 甚又遣右僕射尹緯說堅。鮑本無又字。
 卿宰相才也。王本無也字。
 服夫人中山公說等。鮑本無公字。
 甚欲匿殺堅之名。鮑本殺作然。王本脫堅字。
 長樂公稱尊號。王本無公字尊字。
 初太子之奔也。王本奔作遊。
 符丕
 堅之長庶子也。鮑本王本並無也字。
 帥幽并之衆。王本之作人。
 帥男女六萬進如潞州。王本男女作民。無如字。
 始知長安不守。堅爲姚萇取殺。王本無長安二字。鮑本殺作然。王本同。下並同。
 僧即皇帝位于竹陽。鮑本王本並脫位字。
 改年昌平五月。鮑本王本並作正月。
 於是推登爲使持節都督隨右雍州二郡牧。王本作持節使。

覆而取之。王本覆作夫。
 帥其衆數十。鮑本其衆作騎。
 自陝擊斬之。鮑本王本擊上並有要字。
 與姚萇戰于胡奴坂。王本胡作格。
 自杏城奔登。鮑本王本杏並作吉。
 登乃具不死問。王本問作聞。
 星夜電通。鮑本夜作言。
 戎夏歸之者。王本無夏字。
 姚萇掘堅屍。王本無堅字。
 登次朝郡。王本郡作鄉。
 互有勝負。鮑本互作平。王本無互字。
 豈假符登而圖臣。鮑本假下有手字。王本作乎字。
 勿計臣過。王本臣誤神。
 與將軍尹緯據廢橋以待之。鮑本無廢字。無之字。王本無軍字。亦無廢字。
 入馬毛山。鮑本句下有七月與攻登于馬毛八字。王本同。
 鮮卑乞伏乾歸結婚請援。王本援作授。
 子崇奔於滄中。鮑本無於字。
 復僭稱尊號。鮑本無僭字。王本無復字。
 晉永和七年也。鮑本王本並無也字。
 後秦錄
 姚弋仲
 其後燒當雄于洮罕之間。鮑本間作間。
 假冠軍將軍西戎校尉。鮑本無冠軍將軍字。王本西戎作尤。
 一那玄孫柯迴爲魏征西將軍。王本無迴字。鮑本爲魏作魏假。無征西將軍四字。
 迴生弋仲。王本迴作柯。
 戎夏擁負隨之者數萬。鮑本無擁負字者字。
 弋仲稱疾不賀。鮑本無弋字。

常讓諸子曰。鮑本無常字。
晉江北諸軍事。王本北作淮。
時年七十三。鮑本脫時年二字。
後仲屍概爲苻生所得。王本屍作茂。

姚襄

弋仲第五子。鮑本無弋字。
仲以襄非長不許。王本長作適。
卽邱公。鮑本王本公上並有縣字。
遣五弟爲任。鮑本無五字。王本五作王。
揚州刺史殷浩。鮑本王本揚並作揚。
道謝萬討襄逆擊破之。王本萬作方。
自許昌遂攻洛陽。鮑本王本並無昌字。
襄撤圍拒之。王本脫拒之。
襄帥衆西引。鮑本帥作率。王本同。又無襄字。
襄偕苻斌。鮑本偕作稱。無號字。

姚萇

字放茂。王本作子茂。
不事行業。王本事作脩。
萇率諸弟降於苻生。鮑本無於字。苻生作秦苻。
監以萇爲揚武將軍。鮑本無萇字。
潞川之戰。鮑本王本並作潞州。
今特以相授。鮑本無今字。
此將不祥之徵也。鮑本無將字。
慕容泓起兵叛堅。鮑本無叛堅字。
以萇爲徵司馬。王本無徵字。
殺死之。鮑本無之字。
司隸權翼。王本權作權翼。
慕容沖遣車騎大將軍尙書令高蓋來伐。戰於新平。大破之。
王本來伐作求。又車作率。無之字。鮑本

無伐字。
追尊考弋仲爲景元皇帝。鮑本脫弋字爲字。
七月。王本作八月。
有毀諸人者。王本諸上有此字。
撫骨肉以恩。鮑本撫上有汝字。
葬原陵。鮑本作元陵。

姚興

萇之太子。王本作少子。
祕不發喪。王本祕作秘。
與苻登戰。王本脫戰字。
與苻纂戰。王本與作興。興與。
買馬千匹。鮑本匹作正。
侍疾於香議堂。鮑本王本皆並作語。
尙書令廣平公。王本脫令字。
使諸子交惡。舍駱朝顏。鮑本無使字。王本交惡作不穩。無舍駱朝顏四字。
十七年十二月。與疾重。廣平公弼告病不朝。集兵于第。王本無此二十一字。
遣收廣平公弼第中甲仗。納之武庫。鮑本無中字。納之字作還。王本仗作仗。
於是弼黨率甲士攻端門。鮑本士作仗。
殿中上將軍歛曼尙勒兵拒戰。鮑本王本尙並作尙。
莫於殿。鮑本殿上有前字。

姚泓

與長子也。鮑本與下有之字。無也字。
泓卽位。鮑本無泓字。
晉相劉裕總大軍伐泓。次于彭城。鮑本總大軍三字作來。無泓次于彭城五字。
遣冠軍檀道濟龍驤王鎮惡。王本無冠軍龍驤四字。
勃勃寇安定者。將若之何。王本者作君。
宜攝諸戎兵。王本戎作戎。兵下有士字。
姚紹率驍騎先赴難。王本驍作輕。

七月劉裕次於陝城。王本無七月字。

泓退次于瀟上。鮑本無退字。

姚讚距晉師於關西。姚難屯於香城。時大霖雨。渭水汎溢。王鎮惡水陸並進。追及姚難。鮑本無此三十三字。

軍次於石橋以援之。裕進據郿城。泓使姚裕與書龍統屯兵宮中。鮑本使作遣。無以援之及尙書龍統字。

姚沈屯於渭西。尙書姚白瓜四軍雜入長安。王本灑作灑。瓜下有徒字。鮑本無此十七字。

將軍姚丕守渭橋。王本無將軍字。

胡翼度屯石積。姚讚屯滿東。鮑本無此十一字。

鎮惡夾渭進兵。破姚丕於渭橋。二句鮑本作丕爲晉所敗。

運水地狹。鮑本無此四字。

姚讚姚烈姚贊等皆死於陣。泓單馬還宮。鎮惡入自平朔門。鮑本無此二十三字。

泓與河間公姚裕等。鮑本無姚字。王本無河間公及等字。

召將士告之至讚夜。凡二十三字。鮑本無。

贊夜率諸軍赴難。會泓于石橋。王本無赴難字。

晉師已固青門。鮑本師作人。

泓計無所出。與河間公裕等謀欲詣裕請降。鮑本無計無所出及謀欲字。王本降下有晉字。無與河間

公裕等及詣裕請字。

其子彭城公佛念。鮑本其子作于。王本無彭城公三字。

願自裁決。王本裁作我。

念遂登宮殿。王本無念字。

而戮之。王本無之字。

至於是歲歲在丙辰。王本不疊歲字。

蜀錄

李特

薄賦斂之。鮑本斂之作其人。

因謂之賢人焉。鮑本作因遂名焉。

十六國春秋纂錄校勘記 前編

土有鹽鐵丹漆之利。民用敦阜。鮑本無鐵丹字。汝作股。

又善歌舞。王本無又字。

及魏武克漢中。鮑本克作尅。王本作尅。

特祖父虎將五百家歸漢。鮑本無將五百家四字。

徒內者亦萬餘家。鮑本作內徒。

號巴丘。鮑本丘作人。王本作氏。又鮑本號下有爲字。

羣生有五子。鮑本生作凡。

氏齊萬年反。關西擾亂。鮑本無反關西三字。

天水略陽扶風始平諸郡。曾被兵寇。氏。王本略作洛。無寇氏字。

同移者圖式等。鮑本式作武。

以成都內史耿騰代歐。鮑本騰作勝。下同。

歐遣衆迎之。鮑本迎作逆。

特弟庠。鮑本特弟作時李。

歐以庠爲威寇將軍。王本威作滅。

歐兵法。部陳肅然。鮑本法部陣三字作陣兵部。

健爲太守李苾苾等督萬人。鮑本無等字。王本無上六字。苾下有餘字。

特密收合得七千餘人。王本無特字。鮑本無收字。

驚懼不知所爲。王本懼作怕。

封拜其弟流行鎮東將軍。王本脫單字。

部下推特爲大將軍。鮑本部作都。

今又分散人衆。鮑本散人作人散。

密刻期日。鮑本期誤斯。

李流

慕第四子也。鮑本作特第四弟。

雄稱尊號。王本無號字。

李雄

夢雙虹自門升天。鮑本升作昇。

忽然如寐。鮑本如作而。

十六國春秋纂錄校勘記 前編

法為大貴。鮑本大貴作貴人。
雄少以烈氣聞。王本以字聞字皆作有。

范長生巖居穴處。求道發志之士。雄欲迎立為君而臣之。鮑本求道發志之士作求道發之志。王本巖

作岩。無立字。

大赦改年。王本年作元。

加丞相范長生為天地太師之號。鮑本無為字。

李期

聰慧好學。鮑本慧作惠。

雄子車騎將軍越。王本脫子字。

以期與班。王本以作與。與作以。

陰厲太子。鮑本厲作辰。

至恆元年。王本恆作衡。誤。

大赦改元。鮑本元作年。

至師尅城。鮑本師作帥。

尙書田襄等。王本田襄誤曰襄。

廢期為邛都縣公。鮑本無縣字。

李壽

雄奇其才器。鮑本器作秀。

雄器期立。改為漢王。鮑本雄器作既而。為作封。王本亦作封。

縱兵擄掠。鮑本縱作放。

於是俯即皇帝位。王本脫於是字。

追尊父驥為獻皇帝。鮑本無為字。

躬行天罰。王本天字脫。

舟行沂江而上。鮑本王本行並作師。

羣臣曰。鮑本曰作以。

兵人咸稱萬歲。王本兵作其。鮑本稱作呼。

十月。壽禮于太學。鮑本壽作壽。王本作壽。

與古。王本作乾石。

李勢

改元太和元年。鮑本改下無元字。年下有正月字。王本亦有正月字。

妻季氏為皇后。鮑本季作李。

嘉寧二年。晉遣征西將軍。王本二作一。無道字。鮑本征作安。

縱火燒其大城諸門。王本無諸字。

五百年外。王本無外字。

有議者皆以為應云。王本云作之。

又著識云。王本識誤識。

十八子。鮑本王本子並作字。

李特以晉永寧元年。王本寧誤和。

歲在壬戌。鮑本壬作庚。

前涼錄

張軌

拜太子舍人。鮑本太子作宮守。

與京兆杜預以所注易遺之。王本所作聽。遺作道。

拜安西將軍。鮑本王本並作西安。

姑臧城本匈奴所築也。王本姑臧作其。鮑本無本字。

有龍形。鮑本王本有上並有地字。

拜子寔行撫軍副涼州刺史。王本寔作寔。下並同。

謚武穆公。王本無公字。

張寔

改授議郎西平郡將。鮑本王本平並作中。

遣拜寔征西大將軍。王本遣下有使字。

母弟茂嗣。以寔子幼嗣茂。鮑本無此十字。

張茂

以父疾固辭。王本以父作父以。

無或失墮。王本無作毋。

張駿

元帝崩。鮑本王本並加衍字。
 劉曜爲勒所擒。王本勅作賊。
 衆在不救。鮑本王本並作罪。當據改。
 鄧善王獻女妹好。鮑本王下有元禮字。王本同。又妹鮑本作殊。
 贈玉石縣。王本石誤作右。下同。
 卽崑崙之體也。鮑本無也字。王本同。又王本卽作既誤。
 有石室西堂王母堂。鮑本無西堂二字。王本西堂作玉堂。無王母堂三字。
 在臨光之西。王本羌作江。

張重華

重華譙卒於閼豫庭。鮑本作閼預。
 住乎還山乎。王本住作仕。
 孔子婦姓开官氏女。鮑本开作元。
 胎別無耳。鮑本別作則。
 臣所未悉。王本所作當誤。

張祚

封長寧侯。鮑本王本並無長字。
 涼公。王本無此二字。
 立叱干氏爲皇后。王本叱干作妻辛。
 神言與福利。王本與作臨。
 征東張曜遣兵傳檄廢祚以候還第。王本無以候字。
 祚大懼。王本大懼二字移在祚疑之句上。
 爲寇隴發喪。鮑本王本並作哀。
 內亂。領軍。王本內作納。
 爲尉士徐黑所殺。王本黑作里。

張元靖

推立元靖爲大將軍涼王。王本無立字。
 東苑大家上忽有地陷爲澤。鮑本苑誤苑。王本陷爲作東天。

可移之佗族。王本脫佗字。
 奔入南城。王本城作門。
 張璠謀逆。王本謀逆作得罪。
 璠率衆出戰。王本璠上有擁字。
 元靖以混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王本誤倒中外都督字。
 父職。鮑本王本並作父職。
 天錫以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輔政。王本脫中外字。
 以靖多難務殷。須立長君。王本無殷字。

張天錫

元靖八年卽位。年十八。王本無八年字。又下年字作一。
 引咎責躬。王本躬作謝。
 苻堅復有并衆之規。王本作衆并。
 二姬國色。王本國作因。
 苻堅遣武衛將軍苟長等率衆十萬來伐。王本苟作句。無十萬字。
 又入晉爲員外散騎常侍。王本入作晉。
 張軌以晉永寧元年辛酉歲。鮑本作九年。王本作九月辛巳歲。

西涼錄

李暠

李氏世爲兩州右姓。王本作著姓。
 天水太守。王本水下有郡字。
 沈毅有器度。鮑本王本並作敏。
 自稱涼州牧。鮑本脫州字。
 拜益效設令。鮑本效作郊。
 大赦改元。鮑本王本並作改年。
 追尊祖身涼扶公。王本脫扶字。
 三年正月。苻於南門起靜恭堂。王本誤作二年。鮑本並無益字。
 增高門學生百人。王本作四百人。

改元為建初元年。鮑本作改年。
寫蘇葛亮調厲以誠諸子。王本誠作戒。
年六十七。王本無七字。
既而傳位入據姑臧。王本脫據字。
其餘賦數十篇。鮑本其作自。王本餘作余。

李歆

命中外戒嚴。王本無命字。
遂率步騎三萬來伐。鮑本王本來並作東。
郡人宋承、張弘等。王本作宋承、下同。
恂率數千騎入於燉煌。宋承推恂為涼州刺史。王本無數字。推上有張宏等三字。
還復獲。鮑本無復字。王本無獲字。
歲餘。北奔伊吾。王本餘作余。
都督西垂諸軍事。王本垂作郵。
領護西戎校尉。鮑本護西誤倒。王本無西字。

北涼錄

沮渠蒙遜

後涼龍飛二年。王本脫涼字。
皆為光所殺。鮑本作為光所煞。王本作為呂光。
與從兄男成推建康太守段業為涼州牧建康公。王本推字下有光字。無下建字。
暹聞男成死。王本無此五字。
乘餘一萬。王本餘作餘。
斬關納遜。鮑本納作內。
庶得東還。王本還作邊。
涼州牧。王本涼作梁。
秦道鴻臚梁斐。王本脫道字。斐作斐。
肥西王母等寺。寺中有玄石。命書侍郎張穆臚寫。王本無西字。不盛寺字。賦焉作為賦。
顯謂郎中劉炳曰。王本炳作炳。

畏於匡。鮑本匡作匡。
與魯人一木杖。王本脫一字。
攻魯不克而還。鮑本王本並作不尅。
義和元年十一月。王本作十二月。
剛號太祖。鮑本脫剛字。王本此下有然字。直接下篇。

沮渠茂度

和雅有度量。王本無量字。
立子封疆為世子。王本疆作疆。
上言曰。王本無曰字。
投書於地。王本無於地二字。
慎曰。王本無慎字。
克念修政。鮑本王本克並作尅。
命射之不獲。王本命射二字作尅。
起浮圖於中街。有石像。王本圖作居。像作象。
是月日流血。王本日誤日。

後涼錄

呂光

其先自沛遷洛陽。鮑本洛作略。
光以建武中生子枋頭。鮑本王本建上並有趙字。
與諸童兒遊戲。王本作兒童。
而童兒咸推為主。鮑本王本並無而字。
左肘有肉印。鮑本作肉甲。
人莫知之。惟王猛甚異之。鮑本王本並作之知。又無甚字。
率將軍姜斌。王本作光斌。
猗道弟。猗侯將趙半騎二十餘萬救之。王本猗作王。鮑本無猗侯將趙及騎字。
或至千解。鮑本王本並無或字。
士卒淪沒酒賊者相繼。鮑本賊作賊。

都督玉門已西譚軍事。鮑本玉作王。
護西校尉。鮑本西作寔。

梁州牧。鮑本作涼州。

改建安為太安。鮑本太作大。下同。

長蛇未殄。鮑本蛇作地。王本作地。

宜進位元台。鮑本宜上有不字。

崇進名號。鮑本王本崇上並有請字。

置百官承郎以下。鮑本王本百官承並作官司。丞

二年九月。王本作二年。

則貽厥萬世。王本無則字。

呂纂

不好書。王本脫不字。

算排閣入。王本閣作閭。

超出奔廣武。王本超上有呂字。

番禾太守。鮑本禾作和。王本作采誤。

譙于內殿。王本譙作宴。

證纂靈帝。王本脫纂字。

呂隆

錄尙書事。王本脫事字。

遣超賈珍賈請迎於秦。王本無超字。珍作珍。

秦遣尙書左僕射齊難。鮑本王本並無秦字。

後燕錄

慕容垂

世子寶言於垂曰。鮑本無寶字。

且龍野舊郡。鮑本王本並作范都。

頃以避禍歸誠。非慕德而至也。鮑本無以字也字。德作義。

饑即附人。鮑本王本饑並作飢。即並作則。

不戒飛龍曰。鮑本丕作貳。

符障閉關門。鮑本無關字。

長馳入鄴。鮑本王本馳入作驅攻。

立太子寶為燕王太子。王本無王字。

攻拔郡郭。王本郭作郡。

垂墮而圍之。王本墮作漸。

十二月。鮑本王本月並誤年。

改元建興。鮑本無建興字。

軍中哀憫。王本脫中字。

寶至雲中。鮑本王本寶下並有等字。

年七十一。王本一作二。

慕容寶
好人從己。鮑本從作佞。

段后諫垂曰。太子賈賈雍容。鮑本諫作謂。賈作姿。

陛下嗣之賢者。鮑本嗣作兒。

改元為永康元年。鮑本脫元字。

濮陽王榮為皇太子。鮑本王本王並作公。

萬騎就清河王會於薊。王本脫王字。

詳遂僭稱尊號。九月。趙王麟率衆入中山。王本無此十六字。鮑本此下有殺詳。麟復僭尊號。中山饑。麟

出拔新市。與魏師戰于義堂。敗績南奔。魏入中山三十。王本又無殺詳。麟復僭尊號七字及下與字。

封公侯。王本侯上亦有封字。

以慕容暉為前軍。鮑本王本以字下並有撫軍二字。

投仗奔走。鮑本仗作伏。

遣迎寶還及於薊。鮑本王本並無及字。

而汗又遣左將軍蘇超迎寶。鮑本王本而並作闕。

迎寶入於外邸。鮑本迎寶下有至龍城難引寶六字。王本難又作汗。

廟號烈宗。王本作祖。

慕容盛

盛東奔既至。鮑本東奔作奔東。既作歸。

盡地成國。王本脫成字。

及寶爲關汗所殺。盛馳赴哀。鮑本汗作難。王本赴作計。

改青龍元年爲建平元年。鮑本脫爲建平元年五字。王本誤作改元青龍四字。

前將軍段瓌等。王本瓌作機。

俄有一賊。從關中擊盛傷足。鮑本無俄有字。王本無盛字。

召叔父河間公熙。王本父作公。

慕容熙

生于常山。王本常山作長生。

熙引昆州郡者奮于東宮與言。聞以民間疾苦。鮑本無與言字。問作所。王本無于東宮三字。與言作于

言。

喝死者大半。王本喝作渴。

高承光一倍。王本承光作宏光。又此句下有負士於北門。士與毅同價。典軍杜靜載棺詣關上書諫。大

怒斬之二十五字。鮑本大怒上并有熙字。

苻后崩。鮑本崩作卒。

有誤以爲忠孝。鮑本以爲忠孝四字作則不。

羣臣震懼。鮑本震作振。

下酒三泉。鮑本酒作因。即鑼之借。

朕還當誅之。王本朕作勝。

攻北門不克。鮑本王本克並作尅。

葬之微平陵。王本之微二字作衛。

慕容雲

拜侍御郎。鮑本郎作即。

都督中外諸軍。鮑本作中外都督。無諸軍字。

二年。以慕容歸爲遼東公。鮑本無以字。王本並無二年字。

立燕之宗社。鮑本社作祀。

僞諡爲惠懿皇帝。鮑本無僞字。

南涼錄

禿髮烏孤

孤卒。子壽嗣立。王本無卒字。

壽嗣卒。鮑本無此三字。

孫樹機能立。鮑本無立字。

敗涼州刺史蘇儉於金山。王本儉作檢。

又殺涼州刺史楊欣於丹嶺。王本丹作舟。

從弟務九伐立。鮑本王本伐並作代。

部衆轉甚。鮑本衆作落。

修結鄰好。鮑本修作循。

呂光封烏孤廣武郡公。燕州牧左賢王。鮑本王本燕並作益。

徙治樂郡。王本治作于。

在王位三年。僞諡武王。鮑本無在王位三年僞六字。

利鹿孤

徙治西平。王本徙作改。

延者老訪政治。王本無治字。

九月。鮑本二字作乃。

武王創踐寶麻。王本寶作寶誤。

吾疑疾懷順。王本順作順誤。

停檀

澗然瓦解。王本澗然作然後。

十有三主。唯信順可以久安。王本三作二。又作久。

嘉平元年十一月。鮑本作十二月。

停檀議欲西征乙弗。王本作征西。

謂其太子虎登曰。鮑本虎作武。下同。

內外俱寤。鮑本脫外字。

一旦而潰。鮑本潰上有城字。王本同。

衆多逃返。鮑本返作反。
道鎮北段荷追之。王本鎮作征。脫北字。鮑本荷作荷。下同。
蒙運熾聲。昔皆委質於吾。鮑本無蒙運及皆三字。
匹夫無所容其身。王本脫所字。
待以上賓之禮。鮑本無待字。
甲寅。王本脫此二字。

南燕錄

慕容德

獨喜而不敢言。王本喜作善。
方將而起。鮑本王本竊並作疑。
額上有日角。偃月重文。鮑本作日月兩角。下偃重文。
乃隨垂如鄂。鮑本王本乃上並有德字。
八年。拜司馬。王本脫拜字。
奔龍城。王本作自龍城奔郡。
魏必乘勝來攻郡。王本無來字。
自然生髮。王本自然作理自。
改黎陽津爲天橋津。王本橋作子。
鵠金皇澤。王本皇澤作澤皋。
以安宗廟。王本安作承。
且以燕元故事。鮑本以作依。
處之乞活堡。鮑本堡作壘。
和長史李辨。王本作李辨。
德猶豫未決。鮑本王本豫並作預。
可謂與邦之術矣。鮑本無之術矣三字。
撫祕不敢言。王本無祕字。
襄德任賢。王本無此四字。
以公匠張剛爲材官將軍。尙方令。王本公作工。尙作上。

青州刺史鞠仲。鮑本鞠作鞠。
德笑謂羣臣曰。鮑本笑作歎。
恭已南面。鮑本恭作拱。
禮大夫不逼城郭。王本逼作通。
而生居近市。王本居作安。
存居湫隘。鮑本存作在。
皆驚擾飛散。王本擾作擾。
六年。王本作五年。
俄而震起。鮑本震起作地震。
若得至曉。王本若得作德若。
數目視公主。鮑本數作舉。
造詔立超。開目領之。王本詔立作詔之。領作額。並誤。
夜分出四門。鮑本無四字。

慕容超

及弟諸子。鮑本弟作德之二字。王本同。
公孫夫人以盜不合刑。鮑本夫人作太妃。王本同。又王本老誤作者。
將公孫及段氏逃于羌中而生逃焉。鮑本無及字。
平今雖死。王本平作乎。連上句讀。
祥狂行乞。鮑本王本祥並作祥。
賣術於路。王本無術字。
乃與謙歸。鮑本王本歸上並有俱字。
腰帶九圍。王本無帶字。
給事中宗正元聘秦。王本秦誤作秦。
宗正元馳先反命。超大悅。王本馳作聘。無大字。
率騎三千。王本作二千。
超開營師之盛。鮑本王本師並作軍。
文武皆有選授。鮑本無此六字。
十月。王本作二月。

爲晉師所執。鮑本無帥字。
始德建平元年。王本脫德字。
至爲劉裕所滅。歲在己酉。王本至誤作王脫歲字。
凡一十一年。鮑本王本並作二十一年。

西秦錄

乞伏國仁

其先自漠北。王本作漠北。
五世有神鄰者。鮑本有作祖。祖作拓。無著字。
子結權立。鮑本結作詰。下同。
子利郡立。鮑本郡作都。下同。
弟祁溫立。鮑本溫作泥。下同。
利郡子述延立。鮑本無利字。
述延卒。鮑本無述字。
元孤山。鮑本元作無。
太寒卒。鮑本無太字。
秦皇始中。鮑本王本皇始並作始皇。
司繁乃諸統歸降。鮑本無司字。
國仁收衆至十餘萬。鮑本無國字。
置武陽苑川等十一郡。王本陽作陵。
僞諡烈王。鮑本王本諡下並有曰字。

乞伏乾歸

立妻邊氏爲后。王本脫妻字。
臣王楊定步騎四十萬來伐。鮑本楊作楊。
乾歸勸衆而追。鮑本無乾字。下並同。
乾歸乃稱藩。鮑本無乾字。藩作蕃。王本同。
歸聞與將至。鮑本無將字。王本與作兵。
自率輕騎數千候與。王本無自字。

隨至允吾。王本至作上。
處之於晉興。王本脫處字。鮑本無興字。
乾歸將叛。鮑本無乾字。
姚興方盛。王本方作將。
乾歸遂奔長安。鮑本無乾字。
持節都督。鮑本無此四字。
十一月。又朝于長安。王本作正月。
熾盤以長安亂將始。鮑本無熾字。
熾盤攻枹罕。鮑本無熾字。
熾盤還于枹罕。鮑本無熾字。
追擒公府於曠嶺山南。環裂之。鮑本環作環。
葬乾歸于枹罕元平陵。僞諡武元王。王本無元平字。僞上有仍字。

乞伏熾盤

乾歸長子。鮑本長作太。
乾歸薨。鮑本無乾字。
改年爲永康元年。王本改年作改元。
熾盤討吐谷渾別統旁行長柳川。掘達於渴渾川。鮑本無熾字。下並同。又無旁行長柳川五字。掘作屈。
三年正月。王本誤作五年。
以伺四方之隙。鮑本伺作待。
立妻禿髮氏爲王后。鮑本禿髮作吐番。
領撫軍大將軍都督諸軍事。鮑本無大將軍都督諸軍事八字。
改年大赦。九年。王本年作元。無大字九年字。

乞伏慕末

熾盤之第二子。鮑本作太子。
建弘元年。鮑本脫元字。
熾盤薨。鮑本無熾字。
慕末焚城邑。鮑本無慕末二字。
東如上邽。王本上邽二字作封。

遼國南安。王本國作嗣。南安作安南。並誤。
險城奔代。王本無代字。
悉為赫連定所誅。鮑本無連字。王本無定字。並誤。
四十七載。王本載作年。

北燕錄

馮跋

雄武有器量。王本脫武字。
家長谷中。跋夜夢天門開。鮑本無家字。谷作樂。夢作見。
錄尙書事。鮑本脫事字。
雲為其幸臣。離班。桃仁所殺。帳下督張泰。李桑等。鮑本無其幸臣及張泰字。又桑作垂。王本無等字。
父安為宣皇帝。王本作宣帝。
跋問羣臣曰。鮑本王本羣臣上有諸字。
尙書左丞。鮑本王本丞並誤作承。
王莽篡逆。王本逆作位。
而廢道以興。王本以作中。
上疾將瘳。王本疾誤作欲。
於是與壯士數十人。鮑本與作舉。
宏遣巡城告曰。王本巡作修。
黃門盧昭。王本昭作拓。

馮宏

跋薨。宏僭即天王位。王本無跋薨及僭字。鮑本無宏字。
前者銜馬尾。王本無者字。
石城遼東。王本石作召。遼作邊。
魏師引還。王本無引字。
宏徙民四萬餘戶而西。鮑本無宏字。
魏永昌王健來伐。王本無健字。
端門崩。鮑本端作瑞。

來伐攻尅白狼。鮑本無來字。王本無伐字。
句麗將葛居盧孟光。王本無盧字。
宏率和龍見戶東徙。王本和龍見作龍城萬。
葛居盧孟光率騎後殿。王本作而居光。無葛盧孟三字。
歲在己酉。王本誤作乙酉。

夏錄

赫連勃勃

句奴左賢王去卑之後。鮑本左作右。
曾祖父劉虎。王本劉虎作名武。
祖父豹子。王本無父字。鮑本無子字。
屯於代來城。王本代作伐。
辰道子右地代。王本右地代作力侯提。
高平公沒弈於。弈於妻之以女。鮑本不彙弈於。於作于。
安平將軍。鮑本王本並作安北。
時河西鮮卑社論。鮑本論作論。王本作論。
封代公。王本無封字。
發嶺北民夷十萬於朔方黑渠之南。王本南作界。
子而從母之姓。鮑本無而字之字。王本並無子字。
古人氏族無常。王本人作之。
義興遣龍驤將軍沈田子率衆逆戰。鮑本王本與並作真。
退屯劉迴堡。王本劉作列。
勃入長安。王本盛勃字。
所建宅殿苑囿大成。遂大赦。鮑本無所建及苑囿字。又遂字亦無。
乃刻石都南。鮑本王本並無乃字。
母苻氏為桓文皇太后。王本無桓文字。鮑本無皇字。
祖豹子曰宜皇帝。鮑本無子字。王本同。又王本祖下有父字。
曾祖虎曰景皇帝。王本虎作武。

高祖訓兒。王本兒作芝。

起沖天臺于統萬南山。王本南作年。

勃勃將廢太子瑱為秦王。鮑本不疊勃字。

戰于平城。鮑本城作成。王本無城字。

赫連昌

勃勃葬。鮑本不疊勃字。

杏城劉階川。王本杏作查。

赫連定

率衆赴安定。王本無定字。

進征南大將軍白蘭王吐谷渾慕瑣為圜府儀同三司河南王。

王本慕作莫。下同。又瑣作濫誤。

敗于陰磐。王本磐作盤。

豈有今日之事乎。王本脫之事字。

俄而有紫狐首啟。王本作狐羣。

三年九月 王本九月作秋。

十六國春秋纂錄校勘記跋

崔鴻十六國春秋纂錄附志十卷。宋崇文總目以為十六國春秋略。通鑑考異以為十六國春秋鈔。即附志所題之纂錄也。古彭鴻先生伯珩據何鍾漢魏書所刊及北齊修文殿御覽互相校讐。錄為定本。小有異同。則加考訂。以求其是。而復其舊。補正脫誤。使成完書。糾謬拾遺。厥功甚偉。今修文殿御覽已佚。先生可均云。邢氏澗為余言。漢中張姓藏有是書。邢非謬言者。余將老矣。不無想望。是嘉道間尚

有傳本。而殿未見也。湯先生與汪氏文登。俞氏正燮游。時嘗承平。欲士大夫家多藏書。或得借校。故叙口中。深以為幸。自經兵火。此本豈復在天壤耶。宋太平御覽。即據修文殿御覽增訂而成。然鮑刻御覽。與此本多有異同。即王謨漢魏叢書。亦非何鐘本之舊。茲檢二書。詳加校勘。別記簡末。藉以考證得失。使讀者知定本足貴。并可正鮑刻王刻之誤云。光緒甲午涂月。陽湖後學吳翊寅。



目錄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
武敏之三十國春秋

常康對李書
田融趙書
王度二石傳
車頌秦書
裴景仁秦記
張諮源記
張諮南燕書

和苞漢趙記

吳篤趙書
范亨燕書
王景陳南燕書
姚和都後秦記
喻歸西河記
劉炳燧煌實錄
高閔燕志

目 錄

三十國春秋輯本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

魏嘉平元年。魏帝謁陵。曹爽及弟羲、訓、彥皆從。高祖命授兵。召公卿於廟堂。奏皇太后廢爽。丁酉。斬爽。
羲、訓、彥三族。四十七。百
 文帝器重魏舒。而舒不為人知。晉吏部郎魏衡。謂姪舒曰。汝後得為小縣長。舒曰。堪為八百戶長。將老
 嫂會薦於文帝曰。裴楷清通。裴楷常建為別宅。宅甚美麗。楷兄欲之。楷別讓之。其性有大度。皆斯類也。
百十六。百十五
 泰始四年。策免石苞官。通鑑紀事本末
 五年二月。以羊祜都督荊州。鎮襄陽。時祜有平吳之志。方樹基址。權王濬為巴郡太守。將委以巴峽之
 任。祜兄子。謂祜曰。觀濬為人。志大者侈。不可專任。祜曰。有大才必可用也。誠者曰。祜可謂能舉善矣。知
 人則哲。叔子之謂乎。百十二。百十五

三十國春秋輯本

晉泰始五年夏四月地震大疫上命醫以藥馬小車馳救

泰始七年吳建衡三年吳孟仁卒吳司徒孟宗少從南陽李肅母為作厚襖大被或問故曰小兒無

德可容而學者多貧故為廣被可得氣類相和也

泰始八年二月以賈充為都督秦涼二州事

八年十一月賈充與朝士宴飲庾純醉與充爭言詔免純官

八年衛瓘以太子昏愚不堪為嗣欲廢而未敢

咸寧元年孫皓納張布女有寵而厚非之民有訛言遂誅吳皇后

四年吳天孫皓收張尚等泥頭請代尚死尚得免死徙廣州

四年羊祜卒羊祜年十五而孤事伯母蔡氏以孝聞蔡氏每歎曰羊叔子可謂能養今顏叔子也其諸

葛孔明之亞乎

五年十一月晉大舉伐吳吳王皓聞師之將興也乃使劉恪守牛渚使張悌造攻車於戰場

太康元年杜預與乘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於久駐杜預傳作今向吳水涼方降

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為大舉

元年四月甲子王渾斬張儉丙寅吳殺岑昏與何植許庚午送降書壬申潘入石頭甲申封歸命侯五月

丁亥至洛陽

王濟嘗與武帝共濟仲卿在局下因問儲曰聞君生劉人面皮何也儲曰見人巨無禮於其君者則刺之

武帝大慙遂縮脚

元康元年楚王瑒詔召三十六軍太康之初吳寇新殄未盈一紀干戈已尋蟻蝨生於甲冑燕雀處

於帷帳

元康四年七月傅咸為司徒五年五月始親職十月卒

元康五年閏月武庫失火漢高祖斬蛇劍穿屋而飛

元康八年李特就殺入蜀

晉永康元年正月大會有鳩入御坐武帳中拂司空張華之冠

永康元年中台星拆張華子懸勸華遜位不從張華善天文解氣元康初嘗與鄒陽雷孔章其夜登

樓而見一氣起牛斗間華謂孔章曰此何氣也對曰其實劍乎

永康元年孫秀誅趙王倫九錫劉頌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皆一時之用非可通行周勃在光其功

至大不聞有九錫之命倫黨大怒謀害頌頌懼自殺

二年備將竇位義陽王威執詔示稽紹曰聖上法莫尊之舉卿其然乎紹厲聲曰有死而已終不有二威

怒拔劍而出及惠帝遷於金墉城唯紹固志不渝從直於金墉絕不通倫時人皆為之懼

齊王問謀討趙王倫未發會離狐王盧顯川處程聚衆於濁澤百姓從之日以萬數倫以其將管輅為齊

王軍討管輅斬之問因收殺之

永寧元年二月正月張軌出為涼州刺史以陰濟等為謀主索統善占夢濟從求占書令狐策夢立

冰上與冰下人語索統曰冰上為陽冰下為陰冰上人與冰下人語為陽陰謀介事也士如歸妻道冰

未泮君其為人作媒乎策曰老夫老矣不為媒矣既而太守田約因策為子求張氏女恰至仲春而成婚

白帖

永寧元年齊王問輔政辟劉殷為祭酒劉殷字長盛七歲喪其父哀毀逾禮曾祖母王氏盛多思慕殷

入澤中慟哭有蓮生得射餘

永寧元年王羗王與謀廢問事登八月詔廢羗為庶人誅與三族徒羗於上庸殺之

太安二年正月李特僧位改作

二年十月成都王穎與長沙王又於建春門陸機敗遁走穎誅機及弟雲夷三族機與人在瀛族之

上人多惡之成都王人孟玖素不快於雲及機建春門之敗機衆多喪衆秀謂之於穎言機持兩端孟

玖復稱之於內伊索秀斬機初機之專征請孫承為後軍司馬至是收承下獄考極數百兩蹀皆見終言

機冤更知承義烈謂承曰二陸之痛誰不知枉君何不愛身承仰天嘆曰陸君兄弟世之奇士有願於吾

吾危不能濟死復相誣非吾徒也乃夷三族承門人費慈自詣穎明承之冤承喻之曰吾惟不負二陸死

自吾分卿何為爾耶慈曰僕又安可負君而求生乎因明承冤坎又疾之亦并見害

二年十二月殺長沙王又

永興元年成都王穎誅黃門孟玖於是東海王越高密王簡皆懼奔國瑯琊王容又將出焉而徽禁

甚密穎又先下諸津禁止諸貴人王至河陽乃見拘焉宋典後至以鞭拂之曰舍長官禁貴人而爾見止

原耶因大笑之吏乃放遣因得奔國

永興元年十月李雄自稱成都王劉淵自稱漢王

永興二年六月李雄即位改元大武

光熙元年東海王越殺河間王穎

懷帝

永嘉四年漢劉聰光興元年氏蒲洪自稱略陽公前奏蒲洪父懷歸為部落小帥其母姜氏因疑產洪驚

怖而驚

永嘉五年蜀王李雄攻進登於涪城無救遂登固守不下士卒皆燻鼠食之一無叛者

三十四國春秋本

五

永嘉五年，成王衛元，漢嘉平元年。漢昭洛陽，遷帝於平陽，賜以帝為平阿公。明年二月，乃封帝會稽公。通鑑九

永嘉六年，劉聰引上入議，謂上曰：卿為豫章王時，朕與王武子相造，卿贈朕以柝弓銀硯，卿憶否？上曰：作日，安敢忘之！且恨爾日不得早識龍顏。初學記二十一

王敦謀害王澄，而澄乘有二十人，持鐵馬鞭為衛。同上三

漢趙置股衛等州。前趙股州刺史杜廣，初為劉毅所害，以馬肥良，引為直士，侍立通夜，未嘗休倦。景因問之，廣流涕申款，有章條，景執其手曰：吾罪人也，久負賢者，謂妻曰：為女求夫，不覺腹中有麒麟，於是妻之。百十五

愍帝

愍帝名字業，或作業。通鑑九

建興二年，三月癸酉，石勒取幽州。壬午，勒長至薊。通鑑九

建興四年，漢麟嘉元年，丙寅，丞相靳歙都運令史淳于伯於建康，於是刀杖柱，血逆流至二丈三尺，下四尺五寸，其直如絃。通鑑九

建興四年，漢劉聰子約卒。漢大將軍車平王約，漢王聰戲之曰：汝謂何書，味何句也？約曰：臣誦孝經，每咏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至於在上，不廢，高而不危，未嘗不反覆誦之，聰大悅。百十六

元帝

建武元年，涼道韓瑛伐漢，初，永嘉中，童謠云：秦川中，血沒腕，唯有涼州倚觀。郭茂倩八十八

李矩降劉陽而襲擊之，劉陽少驍猛，甚有勇力，手曳牛尾，御行百步。百十六

大興元年，漢劉曜光初元年，漢主聰卒，子榮立，斬華斌之，復殺王延。王延九歲喪母，行孝有聞，後母卜氏，御之無道，延事彌謹，下常取蒲葦收麻，與之貯衣，延知而不言，下冬月杖之流血，令求生魚，延扣冰櫛哭，而得與之，下乃心悟，撫之如所生也。百十一

大興元年，蒲洪降劉曜。通鑑九

大興三年，涼張茂永元元年，後趙石勒二年。石勒遣石良率精騎五千，掩李矩營，生執矩外甥郭誦之弟元，故元作書與誦，說云：去年東平曹豨，西賓騎盧，知如牛角，何不歸命，勸與誦書，餽鹿尾馬鞭，說實禮賢弟，相同斷金，往物為信，矩所領將士，並欲歸勸，矩知衆之去已，乃率衆來歸。百十九

大興四年，王敦令郭璞筮卦，曰：明公起事，禍必不久，敦怒曰：卿筮幾何？曰：命盡日中，引出斬之。璞曰：當何之？曰：南山之首，曰：我知之矣，必在雙柏之間乎？時有鵲巢而共茂。同上九

永昌元年，五月，王敦殺甘卓，甘卓將被殺，引銳不見其頭。百十七

明帝

太寧元年，陳安奔隴城，前趙將劉貴馳將追之，石虎止貴曰：窮寇歸兵，不可追也。我士卒連勝，皆已忘矣，以驕急之卒，當致死之衆，恐無萬全之利，貴曰：不然，彼銳氣盡矣，衆心乖阻，人懷苟免，莫有圖志，我卒乘猛氣甚盛，皆一當十，豈其衰沮之餘，所能抗也？貴躬先士卒，戰輒敗之，遂圍安於隴城。百十九

成帝

晉成和二年，溫嶷與陶侃，起義兵伐蘇峻，帥師四萬，直指石頭，侃泊加子洲。百十九

三年，峻兵犯關，蘇峻作逆，領軍下壘，以王師敗績，遂單騎赴難，二子瞻、肝隨之，俱歿，母裴氏撫屍而哭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湯聞之，歎曰：父死於前，子歿於後，忠孝之道，萃於一門，可謂賢矣。百十五

溫嶷等入討峻，遷帝於石頭，殷羨之勸趨石頭，光祿勳殷羨之還豫章，貴游多器寄書羨之，至板橋，投書於江，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百十六

成和五年，趙建平元年，江州刺史劉楨自武昌，以有疾，被徵為右將軍，而王舒未至，猶在益口，後將軍郭默旋而過，楨不禮之，楨曰：遺默酒五升，掩一頭，默大怒，投之於江，遂與故將張丑、宋侯、孟純等，結詔入城門，莫有親者，楨獨與其妻親，默至，斬於牀下，及其司馬張滿、參軍荀楷、李纂，愾默故也。百十三

成和九年，以庚亮都督江荆等州，王隱始成晉書，合八十八卷，家貧無紙，未成其志，遂南遊，投陶侃於荊州，又江州投庾亮，乃獲其紙墨，始書就焉。百二十一

成和九年，石虎即位，改元永熙。百十七

成康三年，石虎僭稱天王，趙成公段作庭燎於柱末，上盤置燧，下盤置人，成康三年，正月，趙嬰安等上尊號，庭燎油灑下盤，死者二十餘人。百十七

康帝

穆帝

永和元年，趙遣獵車千乘，石季龍將獵，輻冠金鏤之帽。百十七

永和二年，趙遣使聘，九月，燕殺慕容暉。百十九

永和三年，趙將麻秋，命黑紫龍騰三千人，馳擊謝艾軍，艾左右擾動，李偉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斷胡牀而度，道人以為有伏，懼而不進。百十九

永和五年，趙以關卒高力等戍涼州，定陽人梁贗，因民心怨趙也，謀兵東還，贗自稱大將軍，率衆攻下朔，趙之輔軍人，高力皆多力善射，一當十餘，雖無甲兵，所在略百姓大斧，施一丈柯，攻戰若神，擬向前潰。

九十九

永和六年魏冉因水與元氣閏正月通鑑改其

三月趙新興王祗即皇帝位

永和八年燕慕容儼元璽元泰主苻健皇始二年並稱帝姚襄來歸姚襄南至柔陽與高昌李歷戰於

麻田馬中流矢死弟苻下馬授襄曰汝何以自免襄曰但令兄見此駭子何敢害襄會救至俱不死

姚襄單騎度滌見豫州刺史謝尚於壽陽幅巾以待之一面如舊相識

永和十年涼張祚和平元年僞前梁張重華在梁州欲誅西河張祚祚旆馬數十匹同時皆

無尾未幾祚遇禍

升平四年燕主暉建熙元年朝廷聞慕容儼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在其憂方大

哀帝

帝奕海西

太和六年十一月被廢桓溫使劉享收帝璽紀二十五

簡文帝

孝武帝

太元元年涼亡涼天水太守史璩暴疾死五日而蘇云見涼光殿皆生白瓜及秦使梁熙滅涼小字白瓜

太元二年秦平諸國後示人以侈置左右鎮郎及拂蓋郎中香爲拂蓋郎長一丈九尺

秦王苻堅懸珠旒於正殿以朝羣臣宮宇服御物極珍飾之奇尙書金部郎裴元略諫曰願陛下遵采椽

之不斲郗璜室而不居堅笑曰非卿之忠朕何由聞過乎

太元四年秦以苻洛爲益州牧苻洛雄勇多力猛氣絕人坐制奔牛射洞擊耳苻堅深憚之故常爲邊

守御覽四百

太元八年秦大舉入寇秦王堅下書曰吳人敢恃江山僭稱大號輕率犬羊屢窺王境朕將巡行省方登

會稽而朝諸侯復禹績而定九州今王師所擬必有征無戰伐國存君義同一體

太元九年燕慕容垂元年後秦姚萇白雀元年慕容垂攻鄴苻丕遣其從弟就請救乃遣謝

玄青銅鏡黃金腕飾等以之爲信

三十國春秋輯本

三十一

三十一國春秋輯本

三十一

三十一國春秋輯本

三十一

三十一國春秋輯本

三十一

三十一國春秋輯本

三十一

太元十七年以殷仲堪爲荊州刺史晉黃門郎殷仲堪遊於江濱見流棺於水乃接焉旬日之中前門

之溝忽起爲岸是夕有人通夢於仲堪自稱徐伯成君之惠無以報仲堪因問門岸爲何祥乎對曰水中

之岸其名爲洲君將爲洲也言終而沒

太元二十一年燕慕容寶永康元年魏皇始元年涼呂光龍飛元年後燕慕容垂遣其子寶步騎七萬

伐後魏戰於參合陂大敗寶以數千騎奔免士衆還者十二寶恨參合之敗屢言魏有可乘之機由是

自率大衆伐魏至參合見往年職處積憤如山設弔祭之禮死者父兄一時號哭軍中皆慟垂愍憤嘔血

因而寢疾初還道卒

安帝

隆安元年南涼禿髮烏孤太初元年北涼段業神璽元年烏孤稱西平王後涼禿髮烏孤七世祖壽圖

之在孕也母夢一老父被髮左衽乘白馬謂曰爾夫雖西移終當東歸至京必生貴男長爲人主言終胎

動而寤後因寢生壽圖被中禿髮因以禿髮爲號壽圖爲名

涼沮渠蒙遜據金山沮渠蒙遜其先世爲匈奴左沮渠因以官爲氏少牧羊臥息田畔忽見沙門以

手摩其頭曰爾後當王此土不久苦焉言終而滅

隆安二年燕慕容盛建平元年魏天興元年慕容德元年燕蘭汗赫寶盛子太原王奇起兵於外

燕金紫光祿大夫高平公初欲伯父左光祿大夫熙拊歎首而告之曰汝儀容偉茂志節果當有佐命

之功顯吾門者必汝也

隆安三年燕長樂元年秦弘始元年涼呂纂成寧元年南燕慕容德傳檄青州燕徵其東萊太守王鸞

鸞身長九尺腰帶十圍貫甲跨馬不據鞍由鎗燕王德見而奇其魁偉賜之食一進一解除德鸞曰所噉

如此非耕而飽但才貌不凡堪爲貴人可以一縣試之緣是拜逢陵長甚有治績

隆安四年南燕建平南涼禿髮利鹿建和元年西涼李嵩庚子元年涼州人胡安據發涼州人張駿

慕見駿貌如生得赤玉簪

涼州胡安據發張駿得珊瑚馬黃金勒

十一月北涼李嵩自稱涼公燉煌太守李嵩表于段業稱盡忠不忒橫爲李嗣所說請業殺嗣嵩自歸

司敗業乃殺嗣遣使謝嵩初與嵩結列頸之交嗣常以宗族託嵩曰我身猶子身勿爲疑也及是嵩反

爲嗣所構嵩乃恨之

隆安五年燕慕容熙光始元年涼呂隆神鼎元年北涼沮渠蒙遜永安元年後涼呂超殺其君其君后

楊氏國色超將妻之謂其父恆曰若君自殺嗣必及宗恆以此言告后后曰大人本賣女與氏光以陶富

貴一之以甚其可再乎恆不能強乃自殺

三十國春秋輯本

三十一

三十一國春秋輯本

三十一

三十一國春秋輯本

三十一

李嵩於南門外臨水起堂名曰靖恭堂以讓朝政閱武事堂成圖讚自古明王忠臣孝子貞女嵩自爲序以明盛衰文武萃僚亦皆圖焉是月白雀翔於靖恭堂嵩頌之作三十國春秋四

元興三年魏天賜元年劉裕等起王譚與衆議推劉裕領揚州裕辭乃以譚爲侍中領揚州初裕名位微薄盛流不知譚獨奇之裕嘗與刁逵携酒直達譚之馬柳譚代逵之由是德譚 譚方等曰夫蛟龍潛伏魚蝦擊之是以漢高救雍齒魏武免梁鵠安可以布衣之嫌而成萬乘之賤哉今王譚爲公刁逵亡族歸恩報怨何其狹哉譚譚改其晉

義熙元年南燕慕容超太元上元盧循爲廣州刺史循遣劉裕益智裕乃答以續命湯續命湯作十三國春秋

高句驪以千里馬生熊皮障泥獻於南燕燕王超大悅答以水牛能言鳥續命湯作十三國春秋

義熙三年燕高雲正始元年夏赫連勃勃龍升元年燕王熙后苻氏卒徒跣送葬馮跋拒而執之立雲燕王苻容熙后苻氏苻季夏思凍魚胎仲冬須生地黃皆下有司切責之不得加以辟焉十一

義熙五年魏拓跋嗣永興元年燕馮跋太平元年西秦更始元年 劉裕攻南燕得燕人張綱治攻具既成設飛橋懸梯被以牛皮火石不能害攻城之士得肆力焉續命湯作十三國春秋

義熙六年丁亥中軍劉裕悉衆攻燕衆咸諫曰今日亡日兵家所忌裕曰我往彼亡吉孰大焉乃命悉登

途魁之燕王慕容超走追獲焉裕答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無餘言唯以母託劉敬宜而已 蕭方等曰美哉其言也言必己親終不忘孝可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信乎續命湯作十三國春秋

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循襲建康盧循寇京邑美蓉艦千餘艘初學記

朝廷急徵裕裕引兵還 劉裕次山陽聞何無忌敗績卷甲兼行將濟江而風急衆咸難之裕曰若有天命風當自息如其天不助舟覆溺何足可怪即命登舟舟移而風止續命湯作十三國春秋

義熙七年以劉裕爲太尉中書監裕既拜朝賀畢至僕射謝混後來衣冠傾縱頗有傲慢之容裕甚不平乃謂之曰何謂若若無人混對曰明公將隆伊周之化方使四海解袂謝混何人而敢獨異乎乃易手板

被撥其衿領悉皆解散裕大悅續命湯作十三國春秋

義熙八年西秦乞伏熾磐永康元年北涼玄始元年 劉毅爲荊州請從弟藩以自副劉裕以詔書罪狀毅與藩及謝混其謀不軌勸藩混死帥師襲荊州殺毅安帝時以劉鎮之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不受鎮之毅季父義熙初謝毅及藩曰汝輩才力勢足以得志當身爭耳我不就汝求位求財又不受汝罪累每見毅等道從吏卒到門輒罵詈之毅甚敬畏每未至宅數百步止與白衣數人而進儀衛悉不自隨及至毅收無不服其先見而劉裕甚敬遇之續命湯作十三國春秋

晉義熙九年夏鳳翔元年蓋發故驛騎將軍下蓋蓋剖棺掠之蓋尸面如生兩手悉拳爪生蓬背續命湯作十三國春秋

義熙十一年二月姚興卒續命湯改其晉

義熙十三年西涼李歆嘉興元年秋七月太尉裕克秦入長安王鎮惡隨宋高祖入關中初鎮惡流寓嶓

運嶓嶓人李方厚待之鎮惡曰待吾伴英雄主取萬戶侯乃厚相報方笑曰本縣足矣鎮惡力不絕人不

開弓馬略通諸子兵書縱橫有智計以此成名及是李方尚在鎮惡拜母故方運池令續命湯作十三國春秋

晉安帝時郭逸妻以大竹杖打逸前妻之子子死妻因棄市如常刑續命湯作十三國春秋

恭帝

元熙元年夏王勃勃自號真興元年夏刻石都南頌其功德曰我皇誕命世之期應天縱之德續命湯作十三國春秋

協時來俯從民望續命湯作十三國春秋 周姦豪鼎時之際羣凶岳立之秋續命湯作十三國春秋 故連壽命將舉無道策

親御六戎即有征無戰五稔之閒而治風安闕矣續命湯作十三國春秋

元熙二年西秦乞伏熾磐建弘元年西涼李恂永建元年西涼從事中郎將張暉一作言於涼王曰太祖

以天挺神姿應桓文之運流瀾萬里爲西夏所推平西域兵不血刃取酒泉有易俯拾爲殿下開創猗規

貽厥孫謀者也續命湯作十三國春秋

武敏之三十國春秋

宋文帝元嘉十三年殺檀道濟及其參軍高進之與許彤 高進之沛國人父瓊有拳勇嘗送友人之喪

喪反友妻爲土官所掠瓊掠之殺七人而友妻亦刺頸死遂亡命江湖進之生十三年母劉氏死瓊走四

方求父不得乃謂征北將軍劉牢之牢之高會進之入幕推上客而聽其坐大飲嚼一坐大驚牢之掛客

問所長進之曰善以計數中密事牢之問部下甲兵劉進之布指算不爽乃辟行軍司馬居五日進之

曰劉公猜而不忍怨而好叛不去必及禍遂去之與下沛許彤爲友因辭交檀道濟三人者志義相合刑

性盟生死從道濟征桓玄得首將王雅敗桓兵於奔牛塘又殺路雍岐得天子旌節與桓所乘舟事平以

功讓道濟及國廣固進之作攻其甚精巧事平授廣固相徐漢之傅亮等謀廢立招道濟道濟謀於進之

進之曰公欲爲霍光乎爲曹操乎爲霍則廢爲曹則否道濟驚問進之曰公欲輔宋則少帝不廢琅邪王

石壁前石之見弟也。前石既貴，發在軍中，不能自達。人遂詣前石，前石哀之，拜建威將軍，以發無才力，每高選參佐輔之。為勳廣川劉真女，崇甚懼之。拜長樂太守。治官，每入門，勳稱阿劉，可爾不可爾。時人以爲

石勒參軍周延一作周延，爲館陶令，發一作發官相數百，下獄，以八座議君之。後每設大會，使與併兒一作併兒，

著介續黃相單衣，優問延曰：汝爲何官？在我併一作併中，答曰：我本爲館陶令，計二十三一作二十三，數一作數，

衣曰：政坐取耳。是故入汝併中，以爲大笑。號五百六十九，九又六百九十一。

石勒使王述煮鹽於角飛，此引作九，按

石虎字季龍，勳從弟也。征伐，每斬將，勳死，誅勳諸兒，法位

將軍張珍，號領郡縣民丁萬人，徙洛陽六館，九龍，翁仲，銅龜，飛廉，鐘一，沒鹽津中，號五百

石虎造庭燎於樓末，高十丈，上盤置燎，下盤安人，以待燎，號八百七十。

石虎聘崔氏爲夫人，無寵，所愛鄭夫人有百日女，病，謂崔誤與藥，以告後，石虎作威問之，崔言外舍見小

子，以少睡其容作祟，非藥也。後石乃射之一箭，通中而死。號三百

從幽州大道，漣沱河，造浮橋，植行榆五十里，置行宮，號八百八十八，九百五十六。

臨元侯蓋約，字道恭，與太子詹事孫珍朝會，珍忠目指，問約用何方治爲佳，約戲言唯溺取盆，珍曰：目

何可溺，約曰：卿目腕腕，止可溺中，珍入奏，天子怒，約父子伏誅，號六百

後石造獵車千乘，轅長三尺，號七百

石虎子縉，以琉璃爵，螺杯，勳客酒，號七百

石虎建武十四年，東南卒有雲黑，稍分爲三正，又貫日，日沒後分爲七枚，相去數十丈，其間有白雲如魚

鱗，虎子縉曰：當有刺客，後果爲太子宣所殺，號七百

前石有佛圖澄，號曰大和尚，道法大行，建武末卒，葬於鄴西紫陌，先造生墓，已數年矣，號九百九十二

宣成卒後五年，石虎夢見成，涕泗，賜其子縉，虎曰：非心虛所遺，號九百九十五

右對曰：爲趙郡守，於是即擢廷尉，爲太常，才力不及父，因成夢而登列卿也，太平廣記二

冉閔攻石道，遣方與女子彈基，兵至，殺之，號七百

燕人龐世爲光祿勳，奏強苛剋，人物咸懼疾之，及卒，門無弔客，時人爲之謔曰：龐家之巷，車馬躡躡，

泥丸之日，門無弔客，弔客不來何所因，由性苛絕寡所親，號四百

吳篤趙書

石勒建平二年，大宛獻珊瑚、琉璃、琥珀、白璧，號八百二十，按：或

三十國春秋輯本

三六

平州刺史。通鑑卷十三 太平三年石勒使乞得歸來伐虜遣世子統擊之以仁為左翼乞得歸拒執道兄子悉拔推拒仁。同上

太祖文明皇帝紀

成康四年四月石虎至燕城下會郭便至云太子遂在後恣酒入宮殺害石主大恐狼狽引還。通鑑卷十七 初帳下吳胃使郭還說四月浴佛日行像詣宮石太子遂騎出迎像往來馳騁無有儲君體王曰古者觀威儀以定禍福此子虎之副貳而輕佻無禮將不得其死然及石主東歸留遂監國克敗內亂以致誅戮。同上

成康六年燕王統襲趙略燕范陽二郡男女數千口而還。通鑑卷十八 太祖統八年七年使楊裕唐柱等築龍城立門闕宮殿廟園藉田後遂改為龍城縣九十二

建元二年八月統遣世子儁帥前軍帥評等擊代。通鑑卷十九 建元二年統伐宇文龜豆歸道南羅大涉夜干通鑑卷十九 涉奔於逆賊上

烈祖景昭皇帝紀 永和五年趙亂四月集兵二十餘萬為進取之計。通鑑卷二十 永和八年三月己酉再閱殺劉顯及其公卿已下百餘人。同上

再閱妻得繼以獻因以永和八年僭即皇帝位建元曰元璽元璽元年蔣幹遣侍中終嵩太子詹事劉狗一作寶傳國爾詣督求救狗負璽欲亡匿私行數里忽黃霧四塞迷路一作不得進乃復故道還易取行爾始得去。通鑑卷二十一 海光二年升平二年十二月晉荀光寇泰山殺太守賈隆。通鑑卷二十二

少帝紀 興寧初使慕容評寇許昌懸瓠陳城並陷之遂略汝南諸郡興寧元年汝南太守朱黎通鑑卷二十三 克之。通鑑卷二十三 太和四年此年十二月王猛攻洛陽明年正月拔洛。同上

世祖成武皇帝紀 王猛與慕容評相過於潞川也評鄧固山泉鬻水與軍人相匹水二石。水經注 建興十年慕容寶自河而還軍敗於參合死者六萬人十一年垂乘北至參合見積骸如山設策弔之死者父兄皆號泣六軍哀慟垂慙憤嘔血因而寢疾焉蓋過平城北四十里疾篤築燕昌城而還。水經注

獻莊皇帝紀 慕容令通鑑卷二十四 慕容令通鑑卷二十四 慕容令通鑑卷二十四 慕容令通鑑卷二十四 慕容令通鑑卷二十四

三十國春秋輯本

三五

范亨燕書

高祖武宣皇帝紀

高祖慕容廆少有大度雄略傑出晉安北將軍張華雅有人鑒鎮劍總御諸部高祖弱冠往見華甚異之謂高祖曰君必為命世之器匡時濟難者也脫所著幘簪以遺高祖結殷勤而別。御覽四百七十八 廆泰始五年生年十五父單于涉歸卒。通鑑卷三 太康四年慕容涉歸卒弟廆通鑑卷三 廆立上

廆謀殺廆廆亡國人殺廆迎廆立之高祖廆年十五出避難追者急走避民家入其屋以席自障追者入屋發視無所見遂免。御覽七 太安元年慕容延固廆於棘城遂出聲大破之。通鑑卷六 按成此作其延固云

晉室大亂高祖二字疑係方經略江東高祖說高祖曰自王公政錯士人失望檢負歸公者動有萬數今王氏敗沒而福星見尾箕其兆可見也今晉室雖衰人心未變宜遣貢使江東亦有所尊然後仗義聲以掃不庭可以有辭於天下高祖深納焉。御覽四百 破鮮卑宇文部獲皇帝玉璽使裴焜送建郡以獻焜裴焜至自建郡大興四年以慕容廆為車騎大將軍

烈宗惠愍皇帝紀

愍帝時有異傳素質綠首集於端門東園樹栖翔二旬而去夏四月以異傳故大赦名東園曰白俯園

中宗昭武皇帝紀

秋七月丁卯昭武帝營新殿昌黎大城縣河岸崩出鐵築頭一千一十七作百七十四枚永樂民郭陵見

昭文皇帝紀

文帝熙平二年左部民得玉璽玉册昭文皇帝時左部民得紫璽以獻

慕容仁傳

從世子號擊乞得歸歸道兄子悉拔堆拒仁仁擊悉拔堆斬之

慕容翰傳

翰嘗陣陣為流矢所中病臥歲時不出久後漸差試馬或告稱翰病而私習騎乘疑欲為變乃賜翰死

慕容恪傳

慕容恪之威聲震於外敵初烈祖崩晉人喜曰中原可圖矣桓温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重耳

王誕傳

初王誕亡歸李琰琰妻討王琰琰遣其子成擊之顯本與琰有隙乘虛殺琰遣人殺成

慕容廆傳

周存字道名上谷漁陽人王彭祖叛母遇寇流離失所時在分崩州郡隔異存冒難尋求自河以北無不

慕容皝傳

初慕容皝之流意氣之激頗甘死奉鞍今明公無求於微用而見接以國士應終身奉給以答厚恩然老

慕容根傳

慕容根傳

慕容根善射

善射從行獵有一野羊立於懸崖太祖命左右射之莫有中者根自募求射之一發而中

宋該傳

宋該字宜恆一作宜弘為左右長史太祖會集僚以該性貪故賜布百餘疋負而歸重不能勝乃至假

李洪傳

李洪遣其子成擊王琰擊王琰

中弼傳

烈祖常從容問諸侍臣曰夫口以下動乃能制物鐵鑽為用亦噓噓之意而從上下何也

賈堅傳

賈堅字世固彎弓三石餘烈祖以堅善射故親試之乃取一牛置百步上召堅使射曰能中之乎

梁琛傳

梁琛使琛從兄奔先在秦為尚書郎會能秦主欲令琛止奔舍琛語有司曰昔諸葛亮兄弟各處三國

孟高傳

孟高字安義長壯有雄姿慕容皝即位左邊衛將軍出遊難將向龍都禁衛四散唯高及殿中將艾郎等

皇甫真傳

皇甫真字楚季安定朝那人也從輔國格討擒冉閔即南國拔鄴石氏舊都城內珍玩寶貨充溢真無

辨至燕

奏道郭辨從匈奴使詣郭觀其意白臆請詰之許不許太和二年燕建熙八年皇甫真為太尉郭

堅平諸國之後。示人以修。苻堅時有巾香長十尺以上。為拂蓋。御覽三百七十七。

苻堅時。西域獻翠鳥四頭。雄雌各二。以籠盛之。月餘並死。同上九百。

苻堅時。四夷賀服。漢張闓中。四方種人。皆奇貌異色。晉人為之題目。謂胡人為側鼻。東夷為廣面。閩類。北狄為巨腳。而皆為屬。地方以類名也。同上三百六十三。

苻堅建元十八年。新平縣民耕地。獲玉器。初有金影。王猛知。王猛以為左道。勸堅誅之。影臨死。表堅曰。新平地。古額頊城。其故里有白雉。聞。記言此里。應出古帝王寶器。至是果得之。御覽七百五十六。

苻堅建元十八年。新羅國王權塞遣使。衛頭獻美女。國在百濟東。其人多美髮。髮長丈餘。御覽三百七十八。

苻堅時。新羅國王權塞遣使。衛頭朝賀。堅曰。卿言海東之事。與古不同。何也。答曰。亦猶中國時代變革。名號改易。同上七百八十一。

苻堅使熊遵造金銀細鑲。金為綫。以練之。御覽三百五十二。

建元十九年。大興師伐晉。衆號百萬。水陸俱進。次於項城。自項城至長安。連旗千里。首尾不絕。乃遣告登曰。已為晉君於長安城中。建廣夏之室。今故大舉渡江。相迎。克日入宅也。世說。

徽處士王嘉於到獸山。王嘉在東陳陽谷口。警岸為穴而居之。諸有從其學者。人各一穴。遂至百穴。文選。

慕容垂復國。百姓不得復田。民以桑椹為糧。相噉略盡。御覽九百七十三。

和道安為慕容俊所殺。欲投襄陽。行至新野。集衆議曰。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舉。乃分僧衆。使坐法汰詣揚州。曰。彼多君子。上勝。可投。法汰遂渡江。至揚州焉。世說。

尚書令苻雅。為人樂施。乞人填門。答曰。天下物何常。吾今日富。後日貧耳。忽一日不施。則意不奉時人。為之語曰。不為權富。寧作苻雅貧。御覽四百八十七。

苻登。堅族曾孫。堅死。登自立。皆刻兜髮作死休字。示士以必死為度。故戰所向無前。御覽三百五十六。

苻登率萬人。直到姚萇營下。同聲向哭。哀號動地。萇心惡之。與其衆議。亦哭相應。御覽四百八十七。

萇以登立。堅神主於軍中。頻戰輒勝。亦於軍中立堅神象。以請福。姚萇自為堅神像。戰未有利。軍中士衆出入。並驚恐。皆云。畏苻主像。衰嚴鼓斬之。以首送苻登。御覽九十六。

王景暉南燕書

姚秦皇初三年。歲在丁酉。於長安渭濱得赤牋。上有文字。曰天命燕德。御覽六百五十八。

得周官晉義。自非此母無可授後。堅一作於是就宋立漢室書室。生徒百二十人。隔紗帳而授業焉。拜宋爵號宜文君。賜侍婢十人。初學記十八。顧案六十九引作秦記。書抄百三十三。

苻堅討姚萇於北地。斷其運水之路。人有渴死者。俄而降雨於苻營。營中水深三尺。周營百步之外。寸餘而已。於是苻軍大振。堅方風。撫盤而詔曰。天其無心。何故降澤賊營。通鑑六引苻堅仁秦記。苻堅方食。盤盤而雨。

初長安謠云。鳳皇鳳皇。止阿房。苻堅遂於阿房城。植桐數萬株。以待之。其後慕容冲入阿房城而止焉。冲小字鳳皇。通鑑九十八。事類賦注二十五。按此皆引作秦記。

謝玄進據彭城。淮陰太守高素。伐青州。朗為青州降。苻朗字元遠。堅從兄。性宏放。神氣爽悟。堅嘗曰。吾家千里駒也。堅為慕容冲所圍。朗降謝玄。用為員外散騎侍郎。吏部郎王忱。與兄國寶。命劾詣之。沙門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非一狗面人心。又一人面狗心者。是耶。忱醜而才。國寶美而狠。故也。苻朗渡江。嘗與朝士宴集。時賢並用唾壺。一作唾壺。機朗欲夸之。唾則令小兒跪而飲口。就唾而舍出。坐者以為不及之遠矣。自渡江以下。後魏書又善識味。會稽王道子為設精饌。訖。問關中之食。孰若於此。朗曰。皆好。唯鹽味小生。即問宰夫。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棲飯半。問之亦驗。又食鴉炙。知白黑。作一黑之處。人不言。而咸試而記之。果然無毫釐之差。食鴉炙以下。亦見類案九十一。御覽苻朗誤作苻朗。苻苻子數十篇。蓋老莊之流也。朗於高忤物。不容於世。後乘說而殺之。世說

姚萇圍苻堅。遣僕射尹緯。詣關陳事。堅見緯貌魁梧。志氣秀傑。屢帶十圍。現偉異常。驚而問曰。卿於朕世。何所為作。緯對曰。尚書令史。堅笑曰。卿宰相才也。御覽三百

呂光破龜茲。始獲鳩摩羅什。光死。子續立。戲弄鳩摩羅什。或共恭博。及殺子。云。斫胡奴頭。什曰。不斫胡奴頭。其胡奴斫人頭。後續弟越。晉書字胡奴。果斫續頭。御覽七百

裴景仁秦記

苻洪之先。居武都。家生蒲。長五丈。節狀如竹。成以異之。謂之蒲家。因以氏焉。洪後以譏文章付應王。遂改姓為苻。類聚八十二。御覽九百九十九。

苻健至長安。賈玄等上符號。依舊儀。立百官。設壇城南。於渭水之陽。初學記六引作裴景仁秦記。書抄百五十八引作苻苻。

苻健始元年。晉梁州刺史司馬勳入秦州。獲尙書趙琨。殺而棄其尸。現子煥求父尸。不得。乃悲號不已。俄有羣鳥悲鳴。從山而來。來而復反。尋鳥向山。乃得父尸。御覽四十一。

苻健始四年。新平縣有長人見。語百姓。一作張靖曰。苻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新平令以聞。健以為妖妄。下靖獄。是月。會大雨霖。河渭溢。蒲坂津。盤盤於河中。得隻履。長七尺二寸。稱履五指長尺餘。指尺文。深一寸。登以獻。健嘆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因赦靖。御覽六百九十八。御覽六百九十八。

苻健始四年。冬。山雞來入人家。栖宿。從子而去。羣聚。傍渭水而遊。翔與家雞無異。初學記六。御覽五百五十八。

苻健始五年。鳳皇降渭濱。杜陵南原。三日而去。御覽五十七。御覽三百六十四。

苻堅祖洪。見堅狀貌。欲令頭墜。腹軟。字之曰墜頭。類聚十七。御覽三百六十四。

苻堅幸太學。問博士經典。博士盧盛對曰。周官禮注。未有其師。永固。堅字。以太常韋是母宋氏。傳其父業。

後帝溫字元時東宮生。邵宏言於父曰。君之於臣。先生之與其門人。名之可也。至於同官之於僚屬。同姓之於昆弟。同門之於朋友。可以稱其字。而不可斥其名。故公羊傳曰。名不如字者。非謂其人之名。不如其字。乃謂爲人所字。則近乎見尊爲人所名。則近乎見卑也。古之君子之名。子之名也。必以付義。而擇其淑令。所以詳其名也。不以官職。所以殊其名也。不以爵。所以重其名也。不以隱疾。所以顯其名也。通告內外。所以昭其名也。書而藏之。所以寶其名也。賤者避焉。所以貴其名也。冠而有字。所以尊其名也。名成乎禮。字成乎名。名之末也。爲本。故尊爲末。故卑。故其禮詳。卑。故其事略也。且婦人無名。故賤於丈夫。野人無名。故賤於學士。名者。己之所以尊尊者。所以命己。字。則己之所以接卑。卑者之所以稱己。未有用之於尊而爲卑。用之於卑而爲尊者也。御覽三百六十二

魏溫永和元年。天水隴石鼓。開數百里。野雉皆雉。御覽五百八十二

張諮涼記

天錫字公純。安定烏丘人。張耳後也。會祖軌。永嘉中。爲涼州刺史。值京師大亂。遂據涼土。天錫位。自立爲涼州牧。符堅使將姚弋戾沒涼州。天錫歸長安。堅以爲侍中。北都尚書。歸義侯。從堅至崑崙。堅軍敗。遂南歸。拜散騎常侍。西平公。世說注二。案此引。

天錫明陰。穎於英。辭少著。上。

姚利都後秦記

姚襄垂臂過膝。御覽三百六十九

姚襄遣參軍薛瓚使桓溫。溫以胡戲瓚。瓚曰。在北曰狐。在南曰貉。何所問也。同上九

魏武王姚襄。禮待楊亮。亮奔桓溫。溫問亮曰。襄何如人。答曰。天下傑也。神明器度。故是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御覽四百四十六

姚襄將與苻廣川戰。謂將軍王欽虛曰。吾敢行。常有異光引吾前。狀如導。數日來。忽復不見。意惡之。此何祥也。欽虛不對。即與川戰。死於陣。占經九

姚襄以太元九年稱秦王。以狄伯奇爲從事中郎。狄伯奇少會遊獵。得豹。見其文采炳煥。遂自成款。始學書畫。御覽八百九十三

姚襄大破苻登。登酒高會。諸將各曰。若值魏武王。特破此賊。陛下將軍大過。上歎曰。吾不如亡兄者。四身長八尺五寸。垂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當十萬之衆。與天下爭衡。似摩直突。前無橫陣。二也。究覽古今。講論道藝。習御軍實。收羅仙異。三也。總領大衆。經履險難。大小悅稱人。或死力。四不如也。御覽四百四十六

姚襄種。皆化爲。其後兵戈日。此引作後秦。

喻歸西河記

姑賦。何奴故曰蓋藏城也。城不方。有頭尾兩翅。名蓋鳥城。四八
西河無蠶桑。婦女著翠纈裙。上加細布袋。且為戎狄性。著紫纈襦。以外國異色。錦為袴袴。十五又八百九
十
涼州人於市。將刑。忽有一白雉。飛於人邊。請命。引頸長鳴。伏地向吏。驅之。去。輒來。刺史張議免其坐。
百上九
張駿立謙光殿。成後。池中有五龍。晝日見。移時乃滅。水通變綠色。駿即為銅龍以厭之。駿卒不勝此殿。三十九

三十國春秋輯本

五九

段龜龍涼記

武王呂光。字世明。以石氏建武四年生。夜有光輝。舉舍異之。因名光。年十歲。與諸兄弟於里弄。闕軍。羣
黃威推為主。割土處中。部分為五。鄉黨皆時所宗。八十三
呂光字世明。連結豪貴。好施待士。身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生肉印。性沈重質略。寬大有度量。時人莫
之識。唯王猛布衣時異之曰。此非凡人。七十三
呂光左肘生肉印。及征西域。印內隱起文字。或記作左臂內曰巨龍。同上三百
呂光太安二年。龜茲國使至。獻寶貨奇珍。汗血馬。光臨正殿。設會文武博戲。同上七百
呂光太安三年。白燕遊酒泉郡。黑燕列從。九十二
呂光太安三年。白雀巢陽川。令蓋敬室。一作釋敬室。九十二
呂光時。燉煌太守宋歆。獻同心之梨。六。梨。九百二十二。梨。九十
呂光時。州人陳冲。一作得玉。贈廣。三寸長四寸。光澤。直看無文字。向日視之。字在腹裏。有三十四字。
呂光時。張掖金澤有鱗見。羣獸皆從。改年麟。並。九
呂光時。張掖金澤有鱗見。羣獸皆從。改年麟。並。九

三十國春秋輯本

六一

呂光時有任射者自匿為王欣家奴發覺應死射有奇巧王曰爾魯般之僞也故赦之涼風門及大殿歲久傾敗射運巧致土木俱正五十二

涼王呂光麟嘉二年以沮渠羅仇為西寧太守往年麟所到之處產子地中是月歲生或一頃二頃地地跳躍宿昔變異王乃躬臨撲毆幸揚川澤水比大劉所到地時驗蓋是以麥苗損耗無幾一類

呂光麟嘉五年疏勒王獻火浣布善舞馬九十六

呂光幸天淵池時天清朗忽然起霧有五色雲在光上十五

呂光龍飛二年太常郭慶反慶以策書招誘楊軌推為盟主軌性直不感慶之傾危西河太守程雅諫軌曰將軍之與呂主可謂臭味是同今欲釋同心託異類背龍頭尋蛇尾非將軍之高算也五十四

郭慶略地之際王孫也八人年幼悉隨乳母先在東苑慶遂投王孫於鋒刃之上或枝分節解飲血盟衆視者無不掩目寒心而慶意氣傲然九十二

呂纂成事二年有盜胡安城等發張駿墓得白玉樽受三升玉笛紫玉簫以上亦見類集四十四頁珠簾箱一作白雲母屏風馬瑙鑲植又七百一又七百六十一

成事二年發張駿陵得寶飾以珊瑚二十二

太常卿楊穎上疏諫呂纂飲酒過度出入無恆纂曰不有直亮之臣誰匡邪僻之君也纂雖有此言終不能改五十四

呂纂斬作驢游獵或馬奔溝壑之間殿中侍御史王回控馬諫曰陛下宜慎哀養撥轡之言初學

呂纂明光宮在漸臺西以金玉珠璣為飾三十三

隱王纂殺紹自立設紹為隱王張美人年色壯麗出家為道呂隆起殺纂以讓隆隆即位逼之張自投門樓雙股頓折口誦經色自若俄而死七十三

溫子昇涼州樂歌遠遊武威郡遙望姑臧城車馬相交錯歌吹日縱橫引其樂歌下有又歌曰踏出玉門關城隍城隍事茲歌樂道山

高昌僻土有異於華寒服冷水暑服圍羅圍羅或蛇也那人呼粥也邪

祁連山張掖酒泉二界之上東西二百里南北百餘里山中冬溫夏涼宜牧牛乳酪濃好夏寫酪不用器物刈草著其上不散酥特好酪一斛得升餘酥又有仙人樹行人山中飢渴者輒食之飽不得持去平居不可見邪

有青鹽池出鹽正方半寸其形似石甚甜美邪

劉炳燧煌實錄

晉安帝隆安元年涼州牧李嵩微服出城逢虎道邊虎化為人遙呼嵩為西涼君嵩因縛弧待之又遙呼嵩曰有事告汝無疑也嵩知其異投弓於地人乃前曰燧煌空虛不是福地君之子孫王於西涼不如從酒泉言訖乃失嵩乃移都酒泉六十五

宋質直被虜有威名兒啼恐之即止虜相志曰使汝行逢宋都督同上二百

王琴白帖引作琴下有字孟會卒有盜開琴冢者見琴與人形而以一酒杯酒賜盜盜者惶怖既飲之見有人牽銅馬出家者其夜有神至城門自言我是王孟會使也今有人發孟會冢以酒黑其唇明日入城有黑唇者是也但至可以驗而擒之須臾馬還流汗盜明詣城門不覺唇黑城門乃縛一作縛詰之如神言孟會琴之字白帖三百六

童異字子舉有才學太守京兆諒舉舉上據歷主簿功曹諒卒官異送喪道遇寇虜衆皆散走異身蔽蔽哭嘔血賊欲破棺異叩頭救請頭破流血賊義而釋之由是顯名三十一

索苞有文武材舉孝廉除郎中每征伐剋敵勇冠三軍時人比之關羽宋澄於金城為步光三千人所圍窮守孤城垂當破沒苞以完騎五千奮劍突陣徑入與澄對坐頭擗掌大笑羌皆佩折擗刀四面直前

寇謂澄曰。君但安心。觀我擊之。乃除強弓。按矢。繞墻射之。莫不應弦而倒。皆陷橋道中。立殺三十餘人。創

夷者百計。光即散走。稱神。同上四百三十七

宋成一作宗。伯夷。成善鼓箏者。悲歌能使喜者墮淚。改調易韻。能使感者起舞。時人號曰雍門周。同上九百

張存善。誠存有奴。好逃亡。存宿行。誠縮奴。欲使。則誠解之。同上三十八

侯瑾字子瑜。解烏語。常出門。見白雀與翠雀同行。慨然歎曰。今天下大亂。君子小人相與雜。同上九百

宋桶夢內中有一人。著赤衣。桶一手把兩杖。桶打之。案就占曰。內中有人。是肉字也。兩杖箸之象。桶打。肉

食也。過三日。過三家。皆得肉食矣。同上

涼文王張駿。夢一人髮眉皓白。自稱子瑜。曰。地上之事付汝。地下之事付我。王驚問之。有侯子瑜先死。得

曾孫亮。為祁連令矣。同上

漢靈帝熹平元年。四月甲午。蛇長六尺。夜於御前。當軒而見。同上

張詮南燕書

慕容德以右僕射封嵩為左僕射。尙書韓諱諱作為右僕射。時嵩諱並年三十。又以嵩弟融為西中郎。將諱弟軌為東中郎。嵩等俱拜。帝臨軒。詔令四人同入。嵩等升殿。方謝。帝顧曰。躍二龍於長衢。騎雙驥

於千里。朝野榮之。同上

德將死。以趙為皇太子。趙德兄北海王納之子。慕容納沈辭深遠。外納內敏。同上

高閭燕志

慕容熙遣道遙宮初學記二十四

光始五年春慕容熙與苻后征高麗至遼東爲衝車馳道以攻之御覽三百三十六

李陵居長谷之東先主與高寄遊籬往來每慰其家陵與其妻王氏每夜自齎酒饌而至御覽四百七十五

馮跋太平十五年自春不雨至於五月有司奏右部王苟妻產妖傍人莫覺俄而失之乃暴苟妻於社大雨普洽御覽十一

南北史表

三年	庚戌	辛亥	三年	辛亥
四年	辛亥	壬子	四年	壬子
五年	壬子	癸丑	五年	癸丑
六年	癸丑	甲寅	六年	甲寅
七年	甲寅	乙卯	七年	乙卯
八年	乙卯	丙辰	八年	丙辰
九年	丙辰	丁巳	九年	丁巳

三年	庚戌	辛亥	三年	辛亥
四年	辛亥	壬子	四年	壬子
五年	壬子	癸丑	五年	癸丑
六年	癸丑	甲寅	六年	甲寅
七年	甲寅	乙卯	七年	乙卯
八年	乙卯	丙辰	八年	丙辰
九年	丙辰	丁巳	九年	丁巳

南北史表

三年	庚戌	辛亥	三年	辛亥
四年	辛亥	壬子	四年	壬子
五年	壬子	癸丑	五年	癸丑
六年	癸丑	甲寅	六年	甲寅
七年	甲寅	乙卯	七年	乙卯
八年	乙卯	丙辰	八年	丙辰
九年	丙辰	丁巳	九年	丁巳

三年	庚戌	辛亥	三年	辛亥
四年	辛亥	壬子	四年	壬子
五年	壬子	癸丑	五年	癸丑
六年	癸丑	甲寅	六年	甲寅
七年	甲寅	乙卯	七年	乙卯
八年	乙卯	丙辰	八年	丙辰
九年	丙辰	丁巳	九年	丁巳

南北史表

三年	庚戌	辛亥	三年	辛亥
四年	辛亥	壬子	四年	壬子
五年	壬子	癸丑	五年	癸丑
六年	癸丑	甲寅	六年	甲寅
七年	甲寅	乙卯	七年	乙卯
八年	乙卯	丙辰	八年	丙辰
九年	丙辰	丁巳	九年	丁巳

三年	庚戌	辛亥	三年	辛亥
四年	辛亥	壬子	四年	壬子
五年	壬子	癸丑	五年	癸丑
六年	癸丑	甲寅	六年	甲寅
七年	甲寅	乙卯	七年	乙卯
八年	乙卯	丙辰	八年	丙辰
九年	丙辰	丁巳	九年	丁巳

右東海王氏晉書以後將軍隆為肅之子三國志則云肅之孫案備孫乃肅之八世孫以世數計之則隆是孫非子矣應從三國志為正

京兆王氏系出魏信陵君無忌之後無忌孫卑子逃難於泰山時人以其故王族也謂之王家漢宣帝時徙居霸陵遂為京兆人卑子九世孫遵後漢河南尹遵十一世孫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梁字德遠	梁字德遠	梁字德遠	梁字德遠	梁字德遠	梁字德遠	梁字德遠	梁字德遠	梁字德遠	梁字德遠
梁字德遠	梁字德遠	梁字德遠	梁字德遠	梁字德遠	梁字德遠	梁字德遠	梁字德遠	梁字德遠	梁字德遠

右京兆王氏

樂浪王氏前燕太子波之後波四世孫珍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樂浪王氏	樂浪王氏	樂浪王氏	樂浪王氏	樂浪王氏	樂浪王氏	樂浪王氏	樂浪王氏	樂浪王氏	樂浪王氏
樂浪王氏	樂浪王氏	樂浪王氏	樂浪王氏	樂浪王氏	樂浪王氏	樂浪王氏	樂浪王氏	樂浪王氏	樂浪王氏

右樂浪王氏

蘭陵蕭氏其前世世系已見帝王世系表後漢中山相苞九世孫卓女為宋高祖繼母唐書所謂皇舅房也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蘭陵蕭氏	蘭陵蕭氏	蘭陵蕭氏	蘭陵蕭氏	蘭陵蕭氏	蘭陵蕭氏	蘭陵蕭氏	蘭陵蕭氏	蘭陵蕭氏	蘭陵蕭氏
蘭陵蕭氏	蘭陵蕭氏	蘭陵蕭氏	蘭陵蕭氏	蘭陵蕭氏	蘭陵蕭氏	蘭陵蕭氏	蘭陵蕭氏	蘭陵蕭氏	蘭陵蕭氏

南北朝史 卷一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東莞陳氏	東莞陳氏	東莞陳氏	東莞陳氏	東莞陳氏	東莞陳氏	東莞陳氏	東莞陳氏	東莞陳氏	東莞陳氏
東莞陳氏	東莞陳氏	東莞陳氏	東莞陳氏	東莞陳氏	東莞陳氏	東莞陳氏	東莞陳氏	東莞陳氏	東莞陳氏

右蕭氏

東莞陳氏晉有尚書郎汪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東莞陳氏	東莞陳氏	東莞陳氏	東莞陳氏	東莞陳氏	東莞陳氏	東莞陳氏	東莞陳氏	東莞陳氏	東莞陳氏
東莞陳氏	東莞陳氏	東莞陳氏	東莞陳氏	東莞陳氏	東莞陳氏	東莞陳氏	東莞陳氏	東莞陳氏	東莞陳氏

右陳氏

陳郡謝氏陽夏人不知所本晉有豫章太守望太常卿哀取知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陳郡謝氏	陳郡謝氏	陳郡謝氏	陳郡謝氏	陳郡謝氏	陳郡謝氏	陳郡謝氏	陳郡謝氏	陳郡謝氏	陳郡謝氏
陳郡謝氏	陳郡謝氏	陳郡謝氏	陳郡謝氏	陳郡謝氏	陳郡謝氏	陳郡謝氏	陳郡謝氏	陳郡謝氏	陳郡謝氏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陳郡謝氏	陳郡謝氏	陳郡謝氏	陳郡謝氏	陳郡謝氏	陳郡謝氏	陳郡謝氏	陳郡謝氏	陳郡謝氏	陳郡謝氏
陳郡謝氏	陳郡謝氏	陳郡謝氏	陳郡謝氏	陳郡謝氏	陳郡謝氏	陳郡謝氏	陳郡謝氏	陳郡謝氏	陳郡謝氏

魯郡孔氏至聖之裔自周迄唐之末世次封襲詳載唐書其遷於會稽者六朝時奕世通顯漢末太子少傅潛避地會稽之山陰因家焉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陳郡殷氏長平人不知所本至晉光祿勳漢最知名漢父議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陳郡殷氏又有齊豫章王行參軍汪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一世	洽	洽字武	洽字武
二世	洽	洽字武	洽字武
三世	洽	洽字武	洽字武
四世	洽	洽字武	洽字武
五世	洽	洽字武	洽字武
六世	洽	洽字武	洽字武
七世	洽	洽字武	洽字武
八世	洽	洽字武	洽字武
九世	洽	洽字武	洽字武
十世	洽	洽字武	洽字武

十世	翊	翊字武	翊字武
十一世	翊	翊字武	翊字武
十二世	翊	翊字武	翊字武
十三世	翊	翊字武	翊字武
十四世	翊	翊字武	翊字武
十五世	翊	翊字武	翊字武
十六世	翊	翊字武	翊字武
十七世	翊	翊字武	翊字武
十八世	翊	翊字武	翊字武
十九世	翊	翊字武	翊字武

南北史表 卷一

十世	凝	凝字武	凝字武
十一世	凝	凝字武	凝字武
十二世	凝	凝字武	凝字武
十三世	凝	凝字武	凝字武
十四世	凝	凝字武	凝字武
十五世	凝	凝字武	凝字武
十六世	凝	凝字武	凝字武
十七世	凝	凝字武	凝字武
十八世	凝	凝字武	凝字武
十九世	凝	凝字武	凝字武

十世	凝	凝字武	凝字武
十一世	凝	凝字武	凝字武
十二世	凝	凝字武	凝字武
十三世	凝	凝字武	凝字武
十四世	凝	凝字武	凝字武
十五世	凝	凝字武	凝字武
十六世	凝	凝字武	凝字武
十七世	凝	凝字武	凝字武
十八世	凝	凝字武	凝字武
十九世	凝	凝字武	凝字武

一世	陸	陸字武	陸字武
二世	陸	陸字武	陸字武
三世	陸	陸字武	陸字武
四世	陸	陸字武	陸字武
五世	陸	陸字武	陸字武
六世	陸	陸字武	陸字武
七世	陸	陸字武	陸字武
八世	陸	陸字武	陸字武
九世	陸	陸字武	陸字武
十世	陸	陸字武	陸字武

十世	凝	凝字武	凝字武
十一世	凝	凝字武	凝字武
十二世	凝	凝字武	凝字武
十三世	凝	凝字武	凝字武
十四世	凝	凝字武	凝字武
十五世	凝	凝字武	凝字武
十六世	凝	凝字武	凝字武
十七世	凝	凝字武	凝字武
十八世	凝	凝字武	凝字武
十九世	凝	凝字武	凝字武

十世	凝	凝字武	凝字武
十一世	凝	凝字武	凝字武
十二世	凝	凝字武	凝字武
十三世	凝	凝字武	凝字武
十四世	凝	凝字武	凝字武
十五世	凝	凝字武	凝字武
十六世	凝	凝字武	凝字武
十七世	凝	凝字武	凝字武
十八世	凝	凝字武	凝字武
十九世	凝	凝字武	凝字武

一世	陸	陸字武	陸字武
二世	陸	陸字武	陸字武
三世	陸	陸字武	陸字武
四世	陸	陸字武	陸字武
五世	陸	陸字武	陸字武
六世	陸	陸字武	陸字武
七世	陸	陸字武	陸字武
八世	陸	陸字武	陸字武
九世	陸	陸字武	陸字武
十世	陸	陸字武	陸字武

右清河張氏

上谷張氏沮陽人不知所本後魏黃門侍郎宏最知名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右上古張氏

敦煌張氏湖泉人世為河西舊姓魏執金吾蒸之後恭七世孫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張太守

右敦煌張氏

南陽范氏順陽人本出晉士會之後晉有雍州刺史晏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南北朝史 卷一

右范氏

又范氏之徙居吳郡錢唐者其先錚侯避王莽之亂適吳因家焉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右范氏案南史

右范氏案南史隱逸傳錢唐范悅之子靈瑜孫元珍祖孫並抗高節不應徵辟靈瑜亦以孝行稱去平遠近無可考太原孫氏中都人本出孫武之後武為吳將會采於富春自是世為富春人武裔孫詢安定太守一子驍驍為安邑令吳先主權即其裔也驍孫福為太原太守遇赤眉之亂遂居太原中都裔孫資魏驍將軍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范太守

南北朝史 卷一

右孫氏

案進書監天章太守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孫太守

南北朝史世系表卷一

錢唐周處猷

南	北	世	系	表	卷	二													
一	世	二	世	三	世	四	世	五	世	六	世	七	世	八	世	九	世	十	世
叔	俊	悅	悅	悅	悅	悅	悅	悅	悅	悅	悅	悅	悅	悅	悅	悅	悅	悅	悅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南	北	世	系	表	卷	二													
一	世	二	世	三	世	四	世	五	世	六	世	七	世	八	世	九	世	十	世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南	北	世	系	表	卷	二													
一	世	二	世	三	世	四	世	五	世	六	世	七	世	八	世	九	世	十	世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南	北	世	系	表	卷	二													
一	世	二	世	三	世	四	世	五	世	六	世	七	世	八	世	九	世	十	世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又梁穎川太守荀延祖亦穎陰人不知其所承

南	北	世	系	表	卷	二													
一	世	二	世	三	世	四	世	五	世	六	世	七	世	八	世	九	世	十	世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梁陽鄭氏開封人本出鄭當時之後上世詳見唐書當時裔孫

南	北	世	系	表	卷	二													
一	世	二	世	三	世	四	世	五	世	六	世	七	世	八	世	九	世	十	世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案唐書表云大司農張生城門校尉安世生騎都尉

南	北	世	系	表	卷	二													
一	世	二	世	三	世	四	世	五	世	六	世	七	世	八	世	九	世	十	世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十世	十一世	十二世	十三世	十四世	十五世	十六世	十七世	十八世	十九世
颯	沙彌	持元	自直	史	西將軍太守	刺史	刺史	刺史	刺史
颯	沙彌	持元	自直	史	西將軍太守	刺史	刺史	刺史	刺史
颯	沙彌	持元	自直	史	西將軍太守	刺史	刺史	刺史	刺史

南陽庾氏世居江陵者有巴郡太守庾政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吳郡顧氏	其先顧伯	之後子孫	以國為氏	世居於吳	漢有顧川	太守顧奉	字季鴻	奉曾孫	雍
吳郡顧氏	其先顧伯	之後子孫	以國為氏	世居於吳	漢有顧川	太守顧奉	字季鴻	奉曾孫	雍
吳郡顧氏	其先顧伯	之後子孫	以國為氏	世居於吳	漢有顧川	太守顧奉	字季鴻	奉曾孫	雍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白領氏	案唐書	世系表	云樂弟	徽	侍中	久居	官廳	是繼	弟之謫
白領氏	案唐書	世系表	云樂弟	徽	侍中	久居	官廳	是繼	弟之謫
白領氏	案唐書	世系表	云樂弟	徽	侍中	久居	官廳	是繼	弟之謫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泰山羊氏	南城人	其先七世	二千石	卿校	漢安帝	時有羊	俊者	官司	棘校尉
泰山羊氏	南城人	其先七世	二千石	卿校	漢安帝	時有羊	俊者	官司	棘校尉
泰山羊氏	南城人	其先七世	二千石	卿校	漢安帝	時有羊	俊者	官司	棘校尉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又	有晉	尚書	都官	郎楷	楷	又	有晉	尚書	都官
又	有晉	尚書	都官	郎楷	楷	又	有晉	尚書	都官
又	有晉	尚書	都官	郎楷	楷	又	有晉	尚書	都官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泰山羊氏	又有晉	徐州	刺史	沈	沈	沈	沈	沈	沈
泰山羊氏	又有晉	徐州	刺史	沈	沈	沈	沈	沈	沈
泰山羊氏	又有晉	徐州	刺史	沈	沈	沈	沈	沈	沈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又	有晉	尚書	都官	郎楷	楷	又	有晉	尚書	都官
又	有晉	尚書	都官	郎楷	楷	又	有晉	尚書	都官
又	有晉	尚書	都官	郎楷	楷	又	有晉	尚書	都官

右羊氏	嗣史	玄保	式通	紫光	大夫	特進	梁			
濟陽江氏本陳雷圍人晉室南遷僑置郡邑陳雷有入濟陽故復為濟陽考城人漢魏之際有譙郡太守封九父男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裴	南太守	統元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裴	南太守	統元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南北朝史	世系表	卷二	二五七							
裴	南太守	統元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裴	南太守	統元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裴	南太守	統元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裴	南太守	統元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南北朝史	世系表	卷二	二六〇								
紫光祿大夫	濟陽江氏又有宋靈期參軍江遵以齊明帝母景皇后父賜金	十世	十一世	十二世	十三世	十四世	十五世	十六世	十七世	十八世	十九世
文	果	祿	禕	禕	禕	禕	禕	禕	禕	禕	禕
文	果	祿	禕	禕	禕	禕	禕	禕	禕	禕	禕
文	果	祿	禕	禕	禕	禕	禕	禕	禕	禕	禕

南北朝史	世系表	卷二	二六一								
又有宋都水使齊尚書全部郎江齊之	齊之	齊之	齊之	齊之	齊之	齊之	齊之	齊之	齊之	齊之	齊之
齊之	齊之	齊之	齊之	齊之	齊之	齊之	齊之	齊之	齊之	齊之	齊之
齊之	齊之	齊之	齊之	齊之	齊之	齊之	齊之	齊之	齊之	齊之	齊之
齊之	齊之	齊之	齊之	齊之	齊之	齊之	齊之	齊之	齊之	齊之	齊之

南北朝史	世系表	卷二	二六三								
右江氏案齊梁之際金紫光祿大夫醴陵憲侯江淹文學既優仕宦亦達但其上世無所考而子姓亦不繁故不列於表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南北朝史	世系表	卷二	二六五								
右宗氏案梁之季世又有宗懷宗如周俱知名而不知其上世之所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南北史世系表卷三

錢唐周嘉猷撰

京兆韋氏出自不韋氏之後與大彭迭為商伯後失國徙居彭城子孫以國為氏漢興有韋孟者為楚王太傅復徙於魯之鄒縣孟五世孫賢賢少子立成父子為漢丞相封扶陽侯又徙京兆杜陵立成生寬寬生育育生俊俊後漢尚書令俊生豹梓潼太守豹生若東海相若孫尚魏太子詹事三子潛穆情潛號西卷穆號東卷潛曾孫惠度北魏中書侍郎

Table with 10 columns representing generations from 1st to 10th century. Includes names like 一世, 二世, 三世, etc.

南北史世系表卷三

三三二

魏詹事第二子穆號東卷韋氏穆曾孫穆晉長樂清河二郡太守

Table with 10 columns representing generations from 1st to 10th century. Includes names like 魏詹事, 穆, etc.

Table with 10 columns representing generations from 1st to 10th century. Includes names like 史州, 穆, etc.

南北史表 卷三

三三三

南北史世系表卷三

三三四

魏武郡太守開弟子直善北魏扶風馮翊二郡太守直善生旭

Table with 10 columns representing generations from 1st to 10th century. Includes names like 魏武郡, 太守, etc.

Table with 10 columns representing generations from 1st to 10th century. Includes names like 旭, 直善, etc.

Table with 10 columns representing generations from 1st to 10th century. Includes names like 直善, 旭, etc.

南北史表 卷三

三三五

東卷韋氏穆曾孫鍾生華渡江居襄陽華生之宋高祖以太尉掾徵不赴

南北史世系表卷三

三三七

Table with 10 columns representing generations from 1st to 10th century. Includes names like 東卷, 鍾, etc.

Table with 10 columns representing generations from 1st to 10th century. Includes names like 鍾, 華, etc.

Table with 10 columns representing generations from 1st to 10th century. Includes names like 華, 鍾, etc.

右任氏
樂安任氏博昌人出自夏車正案仲之後漢御史大夫廣阿侯任放其苗裔也世居於沛復徙於樂安之博昌魏有任叔晉有任愷任禮俱知名而後嗣無可考齊有金紫光祿大夫任遐字景遠避弟遂中散大夫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北望	南容	西華	新安太守兵部	防字東望	防字東望	防字東望	防字東望	防字東望	防字東望

右任氏
高陽許氏男結為楚城遷於容城子孫分散以國為氏復自容城徙冀州高陽北新城都鄉樂善里秦末有許倚者隱居不仕留孫毗漢侍中毗生德字伯鏡汝南太守因家平與四子據政邁勳據大司農生允字士宗魏中領軍鎮北將軍

允	允	允	允	允	允	允	允	允	允
許字士宗	許字士宗	許字士宗	許字士宗	許字士宗	許字士宗	許字士宗	許字士宗	許字士宗	許字士宗

十世	十一世	十二世	十三世	十四世	十五世	十六世	十七世	十八世	十九世
柯字大	柯字大	柯字大	柯字大	柯字大	柯字大	柯字大	柯字大	柯字大	柯字大

右許氏案後漢汝南許劭與兄度從兄端俱負盛名皆德之裔也而其後嗣無可考
會稽賀氏自沛徙於山陰其先慶善漢世所稱慶氏學也昔裔孫純漢安帝時為侍中避安帝父諱改為賀氏純從子齊仕吳為名將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賀字純	賀字純	賀字純	賀字純	賀字純	賀字純	賀字純	賀字純	賀字純	賀字純

京兆杜氏本出劉累之後在周為唐杜氏成王滅唐以封弟叔虞改封劉累子孫於杜城京兆杜陵縣是也杜伯為宣王大夫無罪被殺子孫分適諸侯之國秦有杜赫為大將軍食采於南陽衍邑世稱為杜衍赫曾孫周漢御史大夫後以族徙茂陵周生延年御史大夫建平敬侯延年七世孫讓字伯侯魏尚書僕射豐樂縣侯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杜字伯	杜字伯	杜字伯	杜字伯	杜字伯	杜字伯	杜字伯	杜字伯	杜字伯	杜字伯

裕	裕	裕	裕	裕	裕	裕	裕	裕	裕
杜字裕	杜字裕	杜字裕	杜字裕	杜字裕	杜字裕	杜字裕	杜字裕	杜字裕	杜字裕

右尉氏 河南穆氏其先代人穆崇從魏道武平中原位太尉宜都公其後子孫從孝文遷洛遂為河南洛陽人	亮字元慶字世荷 京州刺史	均侯水	立陳帝 太子	又魏司空揚州都督諸葛誕字公休亮之宗人	右諸葛氏晉末有豫州刺史諸葛長民齊梁之際有園子生諸葛勸隨士諸葛璩俱陽都人不知其上世之所承又有自琅琊徙於丹陽建康者隋有正議大夫諸葛穎代北尉氏尉古真從魏道武平中原以功賜爵東州侯定州刺史	二世 德儀 三世 多疾 四世 慶 五世 慶 六世 慶 七世 慶 八世 慶 九世 慶 十世 慶	古真 古真 古真 古真 古真 古真 古真 古真 古真	地干 地干 地干 地干 地干 地干 地干 地干 地干	右尉氏 右尉氏 右尉氏 右尉氏 右尉氏 右尉氏 右尉氏 右尉氏 右尉氏
--	-----------------	-----	-----------	--------------------	---	--	--	--	---

宗 一 世 二 世 三 世 四 世 五 世 六 世 七 世 八 世 九 世 十 世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	--	--	--	--

右穆氏 河南長孫氏其先本拓拔氏穆律二子長曰沙莫雄次曰什翼犍即代王也沙莫雄為南部大人後改名仁仁生嵩太尉北平宣王道武以嵩宗室之長改為長孫氏孝文以獻帝長兄為紇骨氏次兄普氏為周氏又次兄為達奚氏又次兄為伊婁氏改為婁氏又次兄為斤氏又次兄為侯氏為方侯氏叔父之後乙旃氏為叔孫氏疏屬車焜氏改為車氏是為十姓太和申詔自代北而徙者皆為河南洛陽人	一 世 二 世 三 世 四 世 五 世 六 世 七 世 八 世 九 世 十 世	一 世 二 世 三 世 四 世 五 世 六 世 七 世 八 世 九 世 十 世	一 世 二 世 三 世 四 世 五 世 六 世 七 世 八 世 九 世 十 世	一 世 二 世 三 世 四 世 五 世 六 世 七 世 八 世 九 世 十 世
---	--	--	--	--

高 一 世 二 世 三 世 四 世 五 世 六 世 七 世 八 世 九 世 十 世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	--	--	--	--

地抄 地抄 地抄 地抄 地抄 地抄 地抄 地抄 地抄 地抄	地抄 地抄 地抄 地抄 地抄 地抄 地抄 地抄 地抄 地抄	地抄 地抄 地抄 地抄 地抄 地抄 地抄 地抄 地抄 地抄	地抄 地抄 地抄 地抄 地抄 地抄 地抄 地抄 地抄 地抄	地抄 地抄 地抄 地抄 地抄 地抄 地抄 地抄 地抄 地抄
--	--	--	--	--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	--	--	--	--

右長孫氏案唐表多與北史不合辨謬殊甚如以道生爲平子紹遠與兕均爲子裕之子尤其顯而易見者

京兆子氏出自周武王之子邶叔子孫以國爲氏去邑爲干其後有自東海郟縣隨拓跋徙代者改爲万紐于氏孝文時復爲于氏外都大官栗頌佐魏太武平赫連昌以功封新安公栗碑七世孫謹從孝武西入關遂爲京兆長安人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栗碑	栗頌	栗頌	栗頌	栗頌	栗頌	栗頌	栗頌	栗頌	栗頌

南北史表 卷三

栗頌	栗頌	栗頌	栗頌	栗頌	栗頌	栗頌	栗頌	栗頌	栗頌
栗頌	栗頌	栗頌	栗頌	栗頌	栗頌	栗頌	栗頌	栗頌	栗頌

右于氏

勃海封氏出自封父之後汴州封丘縣有封父亭即封父所都至周失國子孫爲齊大夫遂居勃海縣商孫炭漢侍中涼州刺史炭生啞啞四世孫仁仁孫釋晉侍中東校尉釋生校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放	放	放	放	放	放	放	放	放	放

南北史表 卷三

放	放	放	放	放	放	放	放	放	放
放	放	放	放	放	放	放	放	放	放

南北史表 卷三

奕	奕	奕	奕	奕	奕	奕	奕	奕	奕
奕	奕	奕	奕	奕	奕	奕	奕	奕	奕

右封氏

廣平宋氏宋偃王爲楚所滅子孫以國爲氏漢中尉昌始居西河介休昌裔孫爽爽生活活生恭世仕慕容氏位通顯慕容儁徙郡恭始家於廣平列人焉

奕	奕	奕	奕	奕	奕	奕	奕	奕	奕
奕	奕	奕	奕	奕	奕	奕	奕	奕	奕

南北史表 卷三

奕	奕	奕	奕	奕	奕	奕	奕	奕	奕
奕	奕	奕	奕	奕	奕	奕	奕	奕	奕

敬		關		包重		休		伯	
隆字本	城令	伯	伯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楷第五子敬高平太守一子勳充劄字景賢頓三太守勳生頤		頤		字彥祖趙郡太守		頤		頤	
頤	頤	頤	頤	頤	頤	頤	頤	頤	頤
頤	頤	頤	頤	頤	頤	頤	頤	頤	頤
頤	頤	頤	頤	頤	頤	頤	頤	頤	頤

均		孫		元		秀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均	均	孫	孫	元	元	秀	秀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均	均	孫	孫	元	元	秀	秀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均	均	孫	孫	元	元	秀	秀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式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希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趙宗 仲德 左丞 史公	又周秦州刺史趙諒亦天水西人	案天水趙氏自南安徙於代者有賓部中大夫長道郡公趙昶徙居漢中南鄭者有吳州總督伯陽縣公趙文表北周時俱知名	南陽趙氏世居宛縣漢太傅喜之後喜裔孫燕為齊州清河太守遂家焉清河後改為平原復為平原人難玄孫隱字彥深以字行北齊司徒宜陽王	彥深 仲將 州刺史	河南趙氏世任河西沮渠氏滅有趙武者始歸魏賜爵金城侯徙於洛陽	武 中侯 府主	河南趙氏又有魏高平太守靈	右趙氏 姑臧段氏鄭其叔段之後漢有北地都尉印西域校尉會宗俱知名世居武威會宗從曾孫頌漢太尉頌八世孫暉字長祚乞伏熾盤御史大夫西海侯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	---------------	---	---	-----------------	------------------------------	---------------	--------------	---	-------------------------------

承復 作郎	姑臧段氏又有段信者仕沮渠氏後歸魏以豪族徙北邊遷家於五原	南陽韓氏出自韓萬之後韓襄王為秦所滅漢高祖封其孫信為韓王信生弓高侯頌當常韓孫說以功封案道侯傳子興以罪誅武帝復封興弟增為龍領侯增生河南尹憲避王莽亂居洛陽為九世孫河東太守術術生河東太守純純生魏司徒甫韓恭侯晉蓋六世孫延之字顯宗後魏韓陽侯死葬洛陽子孫世居柏谷塢	顯宗 翹	右段氏 南陽韓氏出自韓萬之後韓襄王為秦所滅漢高祖封其孫信為韓王信生弓高侯頌當常韓孫說以功封案道侯傳子興以罪誅武帝復封興弟增為龍領侯增生河南尹憲避王莽亂居洛陽為九世孫河東太守術術生河東太守純純生魏司徒甫韓恭侯晉蓋六世孫延之字顯宗後魏韓陽侯死葬洛陽子孫世居柏谷塢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案漢書大司馬韓增乃按道侯說之子唐書則以為孫應以漢書為正又案北史韓琰傳琰祖環不其為顯宗之孫今從唐書世系表	又漢大司馬增之後有韓翊書魏平原太守世居昌黎棘城	胡 顯宗 翹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	-----------------------------	---	---------	--	-------------------------------	---	-------------------------	--------------	-------------------------------

公	弓高侯頌當常孫後漢龍西太守尋生棧司空世居涪川其後徙安定武安後魏常山太守武安成侯著字黃者復徙常山之九門	茂 字元德 伯倫	河東韓氏東垣人不知所本魏孝文帝時有韓景者為精陽太守景孫雄字木蘭周都督申州刺史新義威公	雄 字木蘭	右韓氏 清河房氏東武城人舜封丹朱於房丹朱生陵以國為氏陵裔孫韓漢常山太守徙居東清河釋韓雅十一世孫植後漢司空植八世孫謙任燕位太尉韓德南遷因居濟南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清河房氏東武城人舜封丹朱於房丹朱生陵以國為氏陵裔孫韓漢常山太守徙居東清河釋韓雅十一世孫植後漢司空植八世孫謙任燕位太尉韓德南遷因居濟南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	--	----------------	--	----------	---	-------------------------------	--	-------------------------------

昭字蓋	仲達	王	太原	定遠	李略
昭字蓋	仲達	王	太原	定遠	李略
昭字蓋	仲達	王	太原	定遠	李略
昭字蓋	仲達	王	太原	定遠	李略
昭字蓋	仲達	王	太原	定遠	李略
昭字蓋	仲達	王	太原	定遠	李略
昭字蓋	仲達	王	太原	定遠	李略
昭字蓋	仲達	王	太原	定遠	李略
昭字蓋	仲達	王	太原	定遠	李略
昭字蓋	仲達	王	太原	定遠	李略

右婁氏
朔州斛律氏救勒部人魏道武時有倍侯利者率眾內附位大
羽翼賜爵孟都公

倍侯利	輔地	平	青州	金	光	武	都	二	州	刺	史
倍侯利	輔地	平	青州	金	光	武	都	二	州	刺	史
倍侯利	輔地	平	青州	金	光	武	都	二	州	刺	史
倍侯利	輔地	平	青州	金	光	武	都	二	州	刺	史
倍侯利	輔地	平	青州	金	光	武	都	二	州	刺	史
倍侯利	輔地	平	青州	金	光	武	都	二	州	刺	史
倍侯利	輔地	平	青州	金	光	武	都	二	州	刺	史
倍侯利	輔地	平	青州	金	光	武	都	二	州	刺	史
倍侯利	輔地	平	青州	金	光	武	都	二	州	刺	史
倍侯利	輔地	平	青州	金	光	武	都	二	州	刺	史

右斛律氏
陽平敬氏太平人陳敬仲之後子孫以諡為氏秦有敬至丕生
敬為河東太守子孫因家焉敬裔孫歸南涼檀罕太守歸孫類
後魏非終太守類曾孫顯備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顯備	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顯備	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顯備	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顯備	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顯備	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顯備	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顯備	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顯備	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顯備	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伯成	周建	周建	周建	周建	周建	周建	周建	周建	周建
伯成	周建	周建	周建	周建	周建	周建	周建	周建	周建
伯成	周建	周建	周建	周建	周建	周建	周建	周建	周建
伯成	周建	周建	周建	周建	周建	周建	周建	周建	周建
伯成	周建	周建	周建	周建	周建	周建	周建	周建	周建
伯成	周建	周建	周建	周建	周建	周建	周建	周建	周建
伯成	周建	周建	周建	周建	周建	周建	周建	周建	周建
伯成	周建	周建	周建	周建	周建	周建	周建	周建	周建
伯成	周建	周建	周建	周建	周建	周建	周建	周建	周建
伯成	周建	周建	周建	周建	周建	周建	周建	周建	周建

初魏無知	封高	侯侯子	均子	恢侯子	彥彥子	歆子	子胡	位終
初魏無知	封高	侯侯子	均子	恢侯子	彥彥子	歆子	子胡	位終
初魏無知	封高	侯侯子	均子	恢侯子	彥彥子	歆子	子胡	位終
初魏無知	封高	侯侯子	均子	恢侯子	彥彥子	歆子	子胡	位終
初魏無知	封高	侯侯子	均子	恢侯子	彥彥子	歆子	子胡	位終
初魏無知	封高	侯侯子	均子	恢侯子	彥彥子	歆子	子胡	位終
初魏無知	封高	侯侯子	均子	恢侯子	彥彥子	歆子	子胡	位終
初魏無知	封高	侯侯子	均子	恢侯子	彥彥子	歆子	子胡	位終
初魏無知	封高	侯侯子	均子	恢侯子	彥彥子	歆子	子胡	位終
初魏無知	封高	侯侯子	均子	恢侯子	彥彥子	歆子	子胡	位終

右白氏
鉅鹿魏氏下曲陽人魏公子無忌之後魏收北魏書自序云漢
初魏無知封高侯侯子均子恢侯子彥彥子歆子子胡位終
本郡太守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昌黎	文	氏	大	棘	人	徙	夏	州	與
昌黎	文	氏	大	棘	人	徙	夏	州	與
昌黎	文	氏	大	棘	人	徙	夏	州	與
昌黎	文	氏	大	棘	人	徙	夏	州	與
昌黎	文	氏	大	棘	人	徙	夏	州	與
昌黎	文	氏	大	棘	人	徙	夏	州	與
昌黎	文	氏	大	棘	人	徙	夏	州	與
昌黎	文	氏	大	棘	人	徙	夏	州	與
昌黎	文	氏	大	棘	人	徙	夏	州	與

安	定	梁	氏	烏	氏	人	其	先	以	國	為	氏	隋	有	梁	士	彥	最	知	名
安	定	梁	氏	烏	氏	人	其	先	以	國	為	氏	隋	有	梁	士	彥	最	知	名
安	定	梁	氏	烏	氏	人	其	先	以	國	為	氏	隋	有	梁	士	彥	最	知	名
安	定	梁	氏	烏	氏	人	其	先	以	國	為	氏	隋	有	梁	士	彥	最	知	名
安	定	梁	氏	烏	氏	人	其	先	以	國	為	氏	隋	有	梁	士	彥	最	知	名
安	定	梁	氏	烏	氏	人	其	先	以	國	為	氏	隋	有	梁	士	彥	最	知	名
安	定	梁	氏	烏	氏	人	其	先	以	國	為	氏	隋	有	梁	士	彥	最	知	名
安	定	梁	氏	烏	氏	人	其	先	以	國	為	氏	隋	有	梁	士	彥	最	知	名
安	定	梁	氏	烏	氏	人	其	先	以	國	為	氏	隋	有	梁	士	彥	最	知	名
安	定	梁	氏	烏	氏	人	其	先	以	國	為	氏	隋	有	梁	士	彥	最	知	名

右魏氏
安

南北史表

七二四

又隋平昌公宇文弼系出歸豆之後歸豆第四子原目原孫
跋鏡物真尚書居庸侯生直力勤

直力勤珍州刺史
跋鏡物真尚書居庸侯生直力勤

案周大司徒宇文弼其先自昌黎大棘徙居夏州距武川
世次已遠大宗伯宇文盛則歸豆之部落費也頭氏從其
主姓者也故別著於後

弘農楊氏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世次詳見唐書震七世孫渠
溟生鉉燕北平太守鉉生元壽魏初為武川鎮司馬因家於神
武樹額焉元壽生惠殿太原太守隋文帝之高祖也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南北史表 魏王世系表

七二五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南北史表 魏王世系表

七二六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南北史表 魏王世系表

七二七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南北史表 魏王世系表

七二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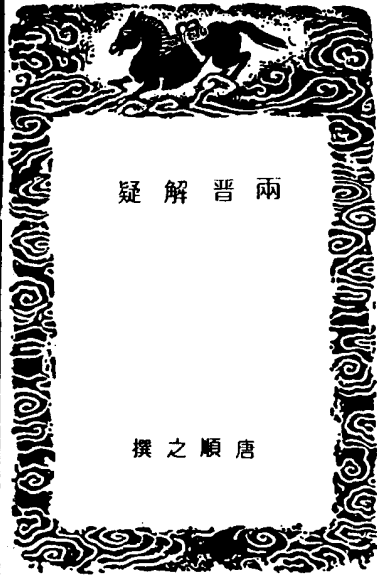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魏太師

南北史表 魏王世系表

七二九

南北史表 魏王世系表

七三〇



兩晉解疑

唐順之撰

兩晉解疑

明 武進唐順之應德著

羊祜勸代吳

祜勸晉主伐吳有曰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眾長江未可窺也蘇穎濱曰使祜不為滅吳之計則吳不滅而晉不亂也祜謂平吳之後當勞聖慮是慮在平吳而勇于滅吳何哉

解曰智者能見理而不能見事蘇之責祜于理是矣使晉世有賢君勵精圖治平吳之後君明臣良復有何慮

學海類編 卷八 兩晉解疑 史參
若晉無人而吳立令主安見長江之險不足以掠平中原也何如乘其時而滅之以大一統之業不少足以安枕乎所謂當勞聖慮正勸之以保治之道也勵治之主以外患而益惕不肖之君豈不以外患而益速其亡哉事機不可失晏安不可懷羊祜之言是也

杜預

預在當日時人謂之杜五庫史氏歷指其學能才巧智勇略慮但附會太子之短袁溫公謂其巧飾經傳獲罪名教豈淺哉

解曰識時務者不拘迂以廢事談理道者不倖功以順非預既病於左傳左氏子崩薨葬卒未嘗不雷連致意其勸人以孝者至矣預豈真欲短喪哉蓋當晉新承漢祚人情洶擾吳蜀未平正拮据不遑之時也使諒陰不言置國事于不問吳蜀之境其孰與底定哉故不飭一時之虛文以廢千秋之大業此杜預之心也君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溫公故深責之以扶名教於萬世也

劉淵

聖海類編 卷八 兩晉解疑 史參

王渾薦劉淵文武長才可任東南之事孔珣楊球謂非族類其心必異後遂起五胡之亂若是乎族類之嚴耶

解曰所謂族類者非必以華夷為界也小人之害君子如犬馬不與我同類也至於人久居中國有何華夷之分惟以才德為尚耳淵以文武全才久冒劉姓生長中華其賢不賢當與中國等倫可也如金日磾為漢賢相豈不美乎奚必以族類而出之哉族類之辨春秋之防微也如此以華夷論帝王之胄流于蠻夷者不可勝數矣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何傷為聖帝明王哉如五胡之亂亦氣運使然耳淵即不師五胡甯不亂哉如必曰中華之人則同類也操莽輩豈皆夷乎

王愷石崇

聖海類編 卷八 兩晉解疑 史參

關富瑣事也史大書而詳言之何也
解曰奢侈者亡國之本恃財者殺身之媒富者厭怨之歸也而况可關乎王愷國戚朝廷嬖之其富也固宜崇一荆州刺史耳安享王者之富僭逾之罪已干明王之誅况肆行無忌猶欲碎珊瑚以壓國戚其死也不待知

者而明之矣豈必綠珠為禍媒哉

賈充

充與成濟操刀弑君同一亂臣賊子也成濟誅而充富貴終身及其死也史書曰魯公賈充卒諡曰荒帝更曰武是違何德哉

解曰吾子賈充益見福善禍淫之無憑也人有一善之長猶可以享無妄之福張湯之有後廉清為之基也秦檜之善終息民之可頌也馮道和藹溫柔故有長樂老之外則無長才而亦生享榮腴死有令諡千載之下徒令人不平耳

劉毅

晉尚書左僕射毅論陳羣中正之設其損有八不知魏何以行之而效今何行之而弊歟

解曰毅之所論者流弊也立法之初未嘗不善一旦舉而罷除之人才墜于上聞賢路由之禁蘊是欲清其流而反杜其源也苟持衡者公其心以行之擇其人而任之惟其才不惟其人量能授職則無一之損重其任即重其人中外同心則無二之損不使卑逾尊疏逾戚則無三之損躬親建而民隱達則無四之損是非常而毀譽不行則五損去矣採春華而無忘秋實則六損去矣因才授品別其高下則七損去矣公同選舉崇德抑功則八損去矣八損去則九品清豈可因噎而廢食哉

章忠索靖

忠料張茂先裴逸民如持左券靖指銅蛇在荆棘明炳幾先何其晚節末路忠為劉聰之臣靖遭王騶之反各死賊手何其明于料人而暗于處己乎

解曰名將成也則智生身將危也則志昏智生則全身遠害而有餘志昏則保身守己而不足得喪有定數故愚智無常期所謂才高可以造命天定亦能勝人者此也

陸機陸雲

陸抗六子機雲之名獨著卒覆抗宗者亦二子也甚哉末世之才適以買禍耳

解曰才不足以禍人人自為才禍耳機雲二子表表晉室當司馬家兄推兩同氣舉國若狂穎何人斯而機乃

委質耶玖何人斯而機乃與同列耶機不慎殺身以及弟雲不諫兄以並及於戮所謂智足安時者安在也華亭之鶴止堪與上蔡之犬同傳殊可羞已

晉惠帝

惠帝在華林園聞蛙鳴問為官為私聞人餓死曰何不食肉糜人謂之懸駭至蕩陰敗績侍中稽紹以身衛帝血濺帝衣及帝入鄴左右欲浣帝衣何又知曰稽侍中血勿浣也

解曰帝之懸駭有為官為私之問見舉朝人士皆圖自私故借此以諷之何不食肉糜見肥肉充庖而欲散之也惜政出多門權不由己遂以懸駭自晦至稽紹之血則義感于中不能自己曰稽侍中血不可浣見當年百

官散去者死有餘辜矣其知重賢臣也如是苟得伊周之臣以為之輔則晉祚安如磐石也何也懸駭者不知為善亦不知為惡渾渾默默寂寂無為較剛愎自用殘暴嗜殺者不猶愈乎惜言庭無人骨肉慘毒自取滅亡與惠帝乎何尤

荀晞

荀晞

兩晉解疑

晞為兖州刺史威名甚盛從母為其子求為將晞不許固求乃許後犯法斬之從母叩頭救之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曰殺卿者兖州刺史也哭弟者荀道將也或曰犯法而殺之不以私害公也既殺而哭之不以公廢私也道將兩得之矣

解曰君子之道曰仁與智仁不輕殺智不苟與晞與從母弟知之必審知不可使斷之于心與其不聽貨于後執苦不聽求于前既徇情而與之即當量才酌用可也何乃遽以為督護乎以不才之人假以重任其犯法也必矣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知而使之是不仁也既殺而乃飾言曰殺卿者兖州刺史也不知官卿者亦兖州刺史也曰哭弟者荀道將也不計殺弟者亦荀道將也前後矛盾君子不為也

王衍

行為石勒所執坐之幕下衍自云少無宦情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竟使人排牆殺之君子以為何如

解曰處士盜虛聲太公誅華士王衍是也衍撫塵高談學海類編 六 兩晉解疑 七 史參

清名蓋世無事則欲以三窟藏身被執則甘言媚虜毫無丈夫之氣鄉黨自好者不為也上則有誤于國家下則有玷于名教排牆之死天不容也勒之言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為天下報之又曰君少壯登朝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天下不以其言為非不知衍亦何以自解嗚呼行亦大負雷擊之鑑也夫

衛玠

玠之言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說者謂萃乎聖賢之遺旨也

解曰人情萬殊調停之則心勞日拙理求在我自得之則心逸日休謂不及可以情恕此太公之量也宏物之仁也所謂恕者存乎己者也謂非意可以理遣則遣之雖在我而為所遣不為所遣則存乎人也人有頗明于理者則可以理遣之更有非意之人忘加橫逆無厭索求求之而得則其求不已不至于無以應其求不止也無以應其求彼則怒而且怨前之德而忘之此貪婪小人之不可遣者也更有暴橫強梁無故相凌不知理為何物我以仁彼以暴我以寬彼以猛即三自反而無

失彼之橫逆如故我曰於禽獸又何難焉彼則偏肆其吞噬而亦以我為魚肉也將奈何理遣之說不幾乎言之美行之難乎與言及此令人三嘆

二人當間鷄起舞之時同一志趣琨恐祖生先我著鞭一時二俊表表英聲其優劣何如

解曰琨屢舉無大快人意者乃心晉帝而卒為段匹碑所殺君子惜之士雅以英風雄略擊楫中流晉室賴之以成帝業所尤難者石勒下幽州為逃修祖父墓置守冢二家牙門童建叛降于趙勒斬之送首于逃且曰將軍之惡猶吾惡也因與逃書求通逃終不為之動惟不納趙之叛者以為報而已有杜征南羊叔子之風及其卒也豫州士女若喪父母王敦乃敢肆行無所憚甚哉逃之存亡其關國家之安危也顧不大哉劉琨恐非其匹也

王導附王彬

導之在東晉也中興之名佐或方之為夷吾帝倚之為蕭何及見疏外乃能任真推分澹如自處及敦之

兩晉解疑

兩晉解疑

兩晉解疑

反也乃聳之殺周戴雖飾詞以自解識者已誅其心矣李繁列其八罪朱輔擬之趙盾八罪得勿過于刻趙盾果擬之於其倫歟

解曰史氏罪盾惜不越境王敦之反導未遠屏盾不討賊時處其難導假節鉞子敦以權跋扈歸朝中外皇皇導恃宗黨乃殺賢良頗有深恩固不可殺顧即無恩何罪可加無罪殺人盜賊之行忍心害理獨有茂宏八罪攸當導亦何辭擬之趙盾恐非其匹

又曰王氏之門獨有一彬剛方正直如蘭斯馨彬哭伯仁不具強禦導令拜敦夷然弗顧敦欲篡位彬諫甚苦導獨不言甯非敦伍九原之下曰負伯仁清天白日豈不負彬

庚亮附王導

亮國戚也初秉政而殺白頭老公專擅極矣後徵蘇峻舉朝以為不可亮不從而逼峻反尹氏譏其四失誠言矣後又風竄求活向非溫嶠諸賢滅賊定國則晉祚自亮而交矣峻平之後亮泥首求外已足羞矣後復都督六州招致賓客遙執朝權卒無一善足錄

學海類編

兩晉解疑

王導謂元規塵汚人斯亦不足取矣史臣謂中興之功王導有四焉較之庚亮君子以為何如

解曰功名之際人之福命關焉古人處此亦有幸有不幸也亮以天子元舅雅尚風流樂親賢士不怙寵以害賢良不食暴以作威福當主少國疑之際而能任眾賢之有為較之國戚鄧粲王梁輩不啻霄壤矣紛紛舉動乖錯或亦無學之所致何足厚非哉至於王導身居宰衡名冠羣英其決裂乖張則深有可責者于下敦之不赴國難也不當爵而爵於郭默之專殺也當討而不討

依違君臣之際苟全倖愆之閒有過可指無善可錄庸庸厚福其塵亦自汚人矣何責於亮者其所行功不敵過史以四功歸之近於諛也所尤足幸者兩人以不純之品享厚祿而獲榮名位天爵而終壽考當時如下壺桓彝忠君衛國悉死鋒鏑之下且也盡後無傳而彝之子溫孫元亦不可謂有後天之禍福豈盡爽哉亦有幸有不幸也

殷浩

浩以虛名養重謬為當世推許及出秉朝政以北伐學海類編

兩晉解疑

史參

無功而廢置之乃咄咄書空以寄歎望一聞溫命喜不自勝卒以空函見絕羅念庵評曰浩人品三變以爲初似高士繼似賢臣後誠鄙夫其亦足定浩之品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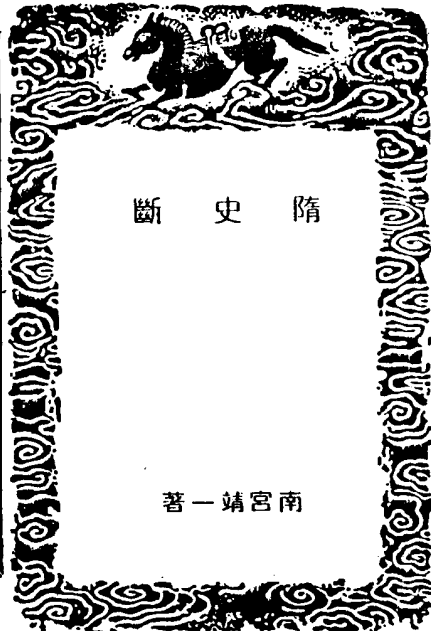
桓溫

解曰浩非三變也一而已矣始辭徵辟以退爲進也繼而北伐邀功自飾也終達空函真情逼露矣始終一鄙夫何變之有至於罷遣生徒以廢學校使晉之學官淪於草莽世之文士散漫無歸真名教之罪人斯文之萃賊也所尤可鄙者用刺客而無功信詐僞以致敗斯則罪浮於庚亮貽羞於者多多矣從來處士盜虛聲當以浩爲第一

溫之爲人

兩晉解疑

溫之爲人臣也拜表輒行無人臣之禮枋頭失利歸罪袁真且勒改孫盛之直筆尤可恨者廢帝奕爲海西公斯其人亦不足稱矣乃庚翼薦其有英雄之才何充嘉其英略過人何二公之失言歟



隋史斷

南宮靖一著

隋史斷

宋 豫章南宮靖一仲靖述

隋之得國本自後周然其接東晉紹正統則實開皇平陳之後文帝以宇文異姓之親受周主托孤之寄當...

隋史斷

臣奉珍入貢可謂盛矣然帝素不學而又濟之以刻薄之資是以專任小數而不悅詩書廢除學校而禁毀佛...

學海類編 隋史斷

史參

震立楊帝為太子不謀同時亂證既覆亡可必窮政之後自以地廣三代威震八紘負其富強之資思慮無...

學海類編 隋史斷

史參

猜忌羣臣無所專任先朝元老微賈若歸文藩耶舊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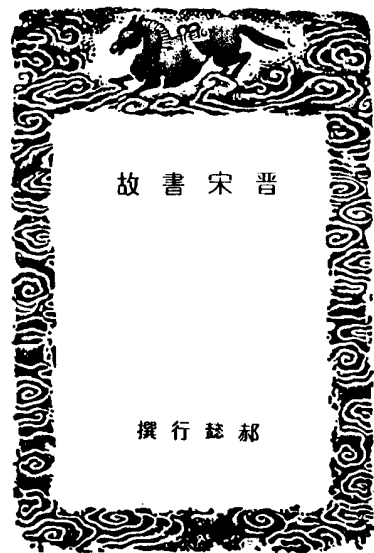
學海類編 隋史斷

史參

數之慘亦略相報晚年身死人手至撤牀簀以裹屍受禍之烈亦前代罕有...

隋史斷

史參



晉宋書故

撰行茲郝

晉宋書故

光緒十七年
廣雅書局印

晉宋書故	書中疑滯必資故訓晉書音義既無可採音詮所推復多簡略別綴茲篇聊代叢談如其未然而以俟君子
晉梁	乃祖 宗稷
伍伯	顛沛 子卯
門生	邇家 白丁
士豪	書吏 人事
都督都統	彭排 駭稍
彤管	白筆 粉墨
告身	策命 灼然
文筆	快手 疊
塗步神	元由 乾沒
阿堵	靈符 雞鳴歌
寒食散	式古 射雉
有馬	脈術鐵術 凶門柏歷
靈章	祀器 署暑
錠錠	引易 引論語
引禮	宋書本紀 宋書律志
宋書麻志	宋書禮志 宋書符瑞志
宋書五行志	宋書州郡志 宋書傳

晉宋書故

樓雲神遊行撰

晉梁

晉梁二字見晉語及孟子書後人借為富貴之美稱宋書張暢傳李孝伯曰君南土晉梁何為晉暢曰晉梁之言誠為多也荷伯子傳伯子常自矜藉之美謂王弘曰天下高梁唯使君與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數也王皇首傳與從弟球俱詣高祖時謝晦在坐高祖曰此君並晉梁盛德乃能屈志戎旅

乃祖

晉書武帝紀魏帝策文有曰惟王乃祖乃父及帝受禪謂曰乃祖乃父實左右我先王此皆與古義合乃汝也古言乃祖乃父猶今言你耶你祖耶也你乃古今音轉耳漢高帝言乃翁即你父也言若翁亦汝父也禮記子孫曰哀夫曰乃乃非語詞乃即你也今鄉里鄙人夫婦相謂俱呼曰你即禮記之乃也後世不知此義多有舛謬宋書荀伯子傳江夏公衡瑛上表自陳而曰臣乃祖故太保璠鮮卑吐谷渾傳亦曰我乃祖以來樹德遠右自言其祖為乃祖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矣劉穆之傳高祖表曰朕其乃懷布之朝聽本自獻懷而云乃懷亦為失也

宗稷

古今文字章奏朕啟每言宗社因讀宋書知六朝闕多作宗稷如魏琬傳大權宗稷穰覆待日袁顛傳神鼎將淪宗稷幾泯史臣論亦云宗稷之重威臨四方唯沈攸之傳云宗社已成他人之有獨此一處更作宗社也

伍伯

伍伯如今官府前導者紅黑帽人謂之軍卒者也伯讀音陌古無陌字僅係為之稱名第十九說傳其行在諸國前故晉書云無陌建於前陌之通道也非其行在諸國前故晉書廣純傳世言純之先嘗有伍伯者賈充朝士而純後至充謂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是其義也宋書百官志下諸官府至郡各置五百者舊說古者行師從卿行旅從旅五百入也今縣令以上古之諸侯故立四五百以象師從旅從古義也案禮曰案此出車馬五百字本為伍伯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伯中以驅除也周制五百為旅帥皆大夫不得卑之如此說也又周禮秋官有餘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人

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近之矣名之異衛又漢官中有伯使主為諸官驛使辟路於道伯中故言伯使此其比也

頭沛

詩傷篇云頭沛之揭毛傳頭沛沛也釋文頭都田反沛音貝是沛讀為貝頭沛依字書聲韻通借為頭頭又從俗作頭頭晉書王羲之傳昔有伯英章仲十紙過江頭頭遠乃亡失禿髮得檀載記使河西雲接呂氏頭頭又云吾以不才嗣統不能負荷大業頭頭如是宋書范泰傳契關戎陳頭頭艱危頭頭之異文也

子卯

禮記檀弓下云子卯不樂鄭注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樂樂為吉事漢書本傳言子為貪狼卯為陰賊是以王者忌子卯禮經避之春秋諱焉一說皆通宋書禮志一云禮忌日不樂甲乙之謂也則與鄭說同甲乙子卯並單舉一遠省文耳

門生

動戚夢家私人穴從依附戶籍視同家奴謂之門生江左以來此風尤盛宋書謝靈運傳奴僕僕義故門生數百徐湛之傳門生千餘人皆三吳富人之子姿質端妍衣服鮮麗每出入行遊巷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而顧琛傳尚書寺門有制八坐以下門生隨入者各有差不得雜以人士其為充賤可知然此輩進身當緣招納葛葛之行率皆不免故顏竣傳云多假資禮解為門生充朝滿野殆將子計然則招權納賄茲利之興豈非職此之由乎梁傳昭不畜私門生良有鑒於此耳

通家

漢魏以師友為通家故世說言語篇注引續漢書孔融謂李膺曰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晉宋以姻親為通家故宋書臧質傳疑之年少時與北地傅僧俱以通家子始為太祖所引見案疑之書孫是武敬皇后之兄僧祖弘仁高祖外弟也乃中表親故曰通家矣王球傳雖通家姻戚未嘗往來王徽傳何為勸勸通家疾病人顏延之傳妹適東莞劉憲之穆之子也穆之既與延之通

晉宋書故

晉宋書故

家又聞其美將仕之先欲相見延之不往也又竟陵王誕傳饒即答官比不聽通家信消息斷絕

白丁

今通呼無職員者名為白丁徵其實則不然宋書世護之傳即分遣白丁沈攸之傳發三吳民丁攸之亦被發既至京都詣領軍將軍劉暹考求補白丁隊主暹考謂之曰君形陋不堪隊主孫瑛傳并發廬陵白丁攻襲又云解遺白丁此則白丁蓋如今之鄉勇身置丁壯以其未隸伍籍故謂之白丁耳又有白衣客者顏師伯傳率軍主劉懷珍白衣客朱士義擊之云白衣客之名與白丁又異既非職員又殊丁壯故破以容名矣

士豪

士豪之名今人混施以為土人疆梁之稱其實不然蓋豪貴之族為鄉邦之望者方足當之宋書沈演之傳幼演之輕薄逐利太宗泰始中為太子右衛軍時欲北討使勸鄉里某人多受貨賄上怒下詔曰自恃吳興士豪比門義故魯說士庶告案無已考計賊物二百餘萬云殷琛傳叔贊者杜坦之子既士豪鄉望內外諸軍事並專之又曰皇甫道烈士豪然則古之士豪鄉貴之隆號今之士豪里庶之醜稱京師人或謂此輩為土包句豈豈方俗語音之譌變耶

書史

今之書史古之令史也宋書恩倖傳竟了了令史得法與等五人以法與為記至今史是也而孝義傳全齊民少有孝行為邑書史今案書史之名蓋謂小吏知書者與今史異今則以為令史之通名矣又北齊書趙彥深傳初為尚書令司馬子如賤客供寫書史如善其無誤將入省舍用為尚書令史月餘補正令史案正令史蓋如今之經承

人事

今世饋送無論品物雅俗通謂之人事此言亦有所本宋書謝方明傳守宰不明與奪非外人言不至必欲抑舉恩倖傳法親明實大通人事多納貨賄而上的晉書武帝紀泰始四年班五條詔書於郡國五日去人事何曾傳郡守有宰牧少恩好脩人事者羨秀傳交關人事謂之罪耳此在魏末晉初已有此名矣刑法志問人事之路廣私請之端此在江左元帝時創時

都督都統

古之都督今總督也本以督軍兼以督郡漢建武初征伐四方權置都督御史事竟則罷魏黃初二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或領刺史見宋書百晉宋以還多以都督領刺史本於魏制今之總督起於此也都統者晉以後所置也宋書文九王傅休仁南討為都統既有勳績薛安都傳由是為僞雍秦二州都統州各有刺史都統統其事然則此職亦如今之總督其刺史當如今之巡撫矣

彭排

彭排今之藤排也干櫓之屬經典無此名晉宋以來史書有之宋書王鎮惡傳見軍人擲彭排具朱齡石傳設彭排於鞍上謝靈運傳及經山陰防衛彭排馬槍斷截衝巷沈慶之傳法系度之望外樹悉伐之合倒賊劫來攻錄樹以進彭排多開隙運善射手的發無不中死者交橫

駝駝

駝駝志以羽毛飾魏略劉備性好奇駝有人以鬘牛尾與備者因手自拈之諸葛亮答孫權書所覽白駝薄少重見辭謝益以增勳宋書禮志五孝建二年有司奏駝駝不得孔雀白駝駝是江東王業是知梁上有駝駝風所謂二子重英魯頌謂之朱矣是古飾以朱後世或用孔駝此益國容至乎軍容則駝駝用白故朱齡石傳車置七仗主事畢使暨一白駝是也又云起

晉宋書故

石初行別齋大鏡并千條張稍色角似以與同乃斷稍長三四尺以鏡鏡之一稍輒制費三四處廢罷不能當一時奔潰蕭思話傳賊悉被屨革戈矛所不能加乃被稍長數尺以大谷植之一稍輒貫十餘賊賊不能當因大敗然則稍本長兵不利短戰故二傳俱載長為短以便擊刺蓋兼刀箭之用矣又文五王傳竟陵王誕左右侍直眠中夢人告之曰官須髮為稍駝駝既已失此案稍駝駝當為稍駝駝字形之誤失於校正稍駝駝即禮志所謂架駝駝者也

形管

形管見詩毛傳以為古者后夫人必有文史形管之屬似形管專為宮廷而設管不然也晉書夏侯湛傳作抵疑之蹕具與然

形管劉現傳盧諸權等上表理現曰臣等祖考以來世受殊
遇入侍翠幄出管彤管宋書百官志上丞郎月賜赤管大筆一
雙險廢墨一九此漢制也然則彤管所施不獨專於女史今官
府筆管或染以絳縹以紅紙皆其遺像也

白筆

宋書禮志五云笏者有事則書之故常稱筆今之白筆是其遺
象手板則古笏矣尚書令僕射尚書手板頭復有白筆以紫皮
裹之名笏案此則笏筆書笏必須粉筆因笏色白故書笏亦須
白筆也

粉筆

顏氏家訓風操篇云凡親屬名稱皆須粉墨不可也徐陵宣
示諸求官人書云既忝衡流應須粉墨如顏所說似謂文詞俯
仰如徐所言則似當時銓選授粉墨兼施如今官府文牒用
朱書標蓋之比二文同異未知其審徐書又云白銀難得黃札
易毀黃札者宋書蔡廓傳選案黃紙錄向書與吏部尚書連名
此則黃紙書錄因名黃札由是知粉墨之義應如顏氏所說蓋
選人狀貌年行義皆須銓論當時華飾成風故摘錄修詞便
稱粉墨耳

告身

本之語敕古謂之告身北齊書傅伏傳周克并州道人招伏即
給告身是也又謂之除身宋書顏延之傳晉恭思皇后葬應須
百官湛之取義熙元年除身以延之兼持邑史是也

策命

古者職官除授必有策命上至帝王受終莫不皆然韓詩外傳
八載孔子為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有孫魯孔丘命爾
為司寇孔子曰弗甫敦及厥辟將不堪公曰不妄此即官之策
命也及乎受錄唐圖改年即位尤重策文宋書蔡廓宗傳大明
末前廢帝即位與宗告太宰江夏王義恭應須策文義恭曰建
立儲嗣本為今日復安用此與宗曰累朝故事莫不皆然近承
初之末營陽王即位亦有文策今在尚書可檢視也義恭不從
此則天子登阼古有策書明矣或疑臨軒發詔事出王言若乃
告終易代斯然在狄策書有命誰之自出斯不然也韓詩外傳
十引傳曰言為王之不易也天命之至其太宗太史大祝斯素

服執策北面而弔天子曰天命既至矣如之何豈之長也按
天子策一矣曰敬享以祭承主天命與之無疆厥躬無敢靈授
天子策二矣曰敬之夙夜伊視厥躬無怠萬民望之授天子策
三矣曰天子南面授於帝位以治為憂未以位為樂也斯則天
子即位太宗奉同史祝策策康王之詩列在尚書歷代相傳傳
章可案與宗之說益不誣也又傳載與宗時賴奉靈校嗣主容
色自若了無哀貌與宗出謂親故曰國家之禍其在此乎余因
讀史參以詩傳謂其文益出古禮經之遺篇謹錄而存之

灼然

晉書鄧攸傳攸然二品注一本作二品不審灼然為何語讀既
傳舉止灼然溫端傳舉秀才灼然乃知灼然為當時科目之名
所贈傳之舉止字衍或正字之誤亦猶鄧攸傳之品誤作器
蓋皆字形詞語相涉未視厥義故漫人妄改爾

文筆

胡豐莊曰六朝人以文為筆見於史傳者甚多大抵與詩對稱
似不專指一類如南史任昉傳任筆沈詩梁書劉潛傳三筆六
詩南史庾肩吾傳詩既若此筆又如之類凡文章皆謂之筆
然又有以文與筆別言之者如南史顧延之傳政得臣筆測得
臣文南齊書晉安王子懋傳文章詩筆乃是佳事此則似筆為
文中之類耳考文心雕龍云今之當言又有筆以為無韻
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又金樓子云不便為詩如劉勰善為章奏
如伯松若此之流汎謂之筆是也又南史任昉傳尤長裁筆王

快手

公表奏無不請焉據此二條似專以章表為筆其與亦對文則
別散文則通耳
錄帝之精健者名快手亦曰精手也宋書王鎮惡傳東從舊將
猶有六隊千餘人四將及能細直吏快手復有二千餘人文九
王傳景素建子左右勇士數十人並別楚快手黃回傳景江
西楚人得快射手八百南史任快手亦有稱精手者宋書殷珍
傳簡選千百精手沈約自序收集得二千精手南史齊高帝紀
王植將數百精手帶甲赴築梁書武帝紀南大路悉配精手
利器尚十萬餘人

蘇詩人之蠶也縹緲之家造作藥物使使尾蟻傳流氣類殺入
慘非甚於戈矛初蓋起於交廣既而風聲漸染自南而北江淮
之間亦罹斯災宋書顧悅之傳時沛郡相縣唐賜往比村朱起
母彭家飲酒因得病吐蠶蟲十餘枚臨死語妻張氏後列腹
出病後張手自破視五蠶悉糜碎據此江北亦有蠶矣但此風
未盛耳今則未聞

塗步

步神者夏官校人冬祭馬步鄭注馬步神為災害馬者賈疏馬
神稱步謂若玄冥之步人鬼之步之類步與躡字異音義同賈
益據族師春秋祭躡躡注躡者為人物裁害之神也故書躡或
為步又引校人馬步而申之曰則未知此世所云蠶蟻之步與

元由

人鬼之步與蠶以此注則知校人疏玄冥乃蠶蟻之誤蠶蟻躡
者當是昆蟲之蠶人鬼之步如彭生為豕伯有為厲之類是也
是人物為祟皆有步神史記封禪書諸布之屬蓋兼包人物而
言布與步亦字異音同耳宋書文九王傳休若既死上與驃騎
大將軍桂陽王休範書曰外間有一師姓徐名紹之狀如狂病
自云為塗步郎所使去三月中忽云神語道巴陵王應作天子
即休若汝使巴陵王密知之云今案塗步郎雖未知馬步蠶蟻
與人鬼所由要其神為人物災害無疑也休若卒為所蠶害益
知周禮及康成注俱非虛語耳于欽齊乘亭館上又山東厚丘
城側有醜神廟恐即封禪書諸布之遺也余因讀史參以經義
略存疏記欲通隱濬用法未暇焉

元由

宋書王景文傳臣遺李武之間傳元由發行美元始初也由萌
與也論事所起或言元起或言元來或言元成或言元善皆是
也今人為書元保作原字如宮曰原任詩曰原韻文曰原文以
物質錢曰原當以錢贖物曰原價凡此之類有數十餘習實為
常不加更正推厥所由蓋起於前明初造事涉元朝文字簿書
率皆易元為原治至今日習非成是不察所安是說也余聞之
率獸人云
乾沒
乾沒二字始見於張湯傳說者多失其指漢書如淳注得利為
乾失利為沒三國志裴松之注欲有所做射不計乾沒之與沈

沒而爲之此與徐廣注隨勢沈浮之說皆不免望文生訓唯
度注乾沒射成敗也此說近之蓋乾沒當時方言以爲行險
傳之義不得以爲言如如瀛說也魏志傳傳豈敢寄命洪
流以傲乾沒抱朴子言志髮膚之明或尋乾沒於難與晉書
志下明君篇云昧死射乾沒也則滅族皆有冒險犯難之意
說者徒見張湯傳上云始爲小吏乾沒其下遂云與長安富
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及晉書傅岳傳言當知足而乾沒不
已乎便以爲貪夫徇利之言會不思晉書每言乾沒其義同
如馮就傳充女之爲太子妃也就有力焉及妃之將廢就勸
沒敢請故得不廢張駿傳從事劉慶諫曰霸王不以喜怒與師
不以乾沒取勝盧循傳夫徐道覆素有膽識知劉裕已還欲
乾沒一戰此皆不以徇利爲言又如魏書宋維傳維見又罷勢
日隆便至就沒北史王劼傳贊爲河朔清流而乾沒榮利梁書
止足傳序其進也尤龍夷易故愚夫之所乾沒凡此諸義皆微
伴鑽營之意後漢書董卓傳注俗以事干人者謂之干干摩
則于摩與乾沒聲義俱近又皆當時方言更無可疑矣

阿堵

阿堵者即今人言者簡阿發語謂堵堵堵堵堵堵堵堵堵堵
者別事詞也故指其物而別之曰者簡方俗之言有特語訓
人不曉書作這箇不知這字音彥王篇道宜以這爲者其誤甚
矣凡言者簡隨其所指理俱可通故晉書王衍傳口未嘗言錢
錢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物卻謂錢也世說巧藝篇顧長康曰

晉書

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謂眼也文學篇駁中軍見佛經云理亦
應阿堵上謂經也雅量篇注謝安目衛士謂溫曰明公何有壁
間阿堵並謂兵也益知此語爲晉代方言今人謂堵爲親音
則失之矣

南聲

晉書王衍傳何物老嫗生南聲兒宋書前廢帝紀太后怒諸侍
者將刀來刺我腹那得生如此南聲兒今乘南聲晉宋方言即
爲如此之意沈休文著書不得其解妄有增加翻爲重復南
南聲上刪去如此二字則得之矣後世詞人喜用南聲有平去
二音而方以智通雅以南聲爲呼語謂今云能享此益明季
方言證以今時語或云那杭或云那杭皆卽南聲一字之音轉

晉宋書

字變耳又晉宋人或言南聲如聲或單言聲此並語詞及語餘
聲也世說文學篇桓宣武語人曰願看兩王樣輕如生母狗
聲欲相觸王胡之雪中謂王蟬其臂蟬指其手曰冷如鬼手
聲強來捉人臂此皆單言聲也方正篇劉尹語桓大司
馬曰使君如勝地南可關戰求勝容止篇注引語林曰王仲祖
每覽鏡自照曰王文開那生如鏡兒此皆以如鏡代南聲如讀
若文卽南之轉音也文學篇劉尹曰賊中軍云田舍兒強學人
作南聲語品藻篇王丞相云與何次道語唯舉手拍地曰正自
爾聲此又以爾聲代南聲爾讀若你亦爾之轉音矣

雞鳴歌

晉書武帝紀泰始二年春正月庚寅雞鳴歌案周禮雞人夜
啼且以號百官今京師夜啼二十餘刻後漢辛一人先唱眾人
屬和其聲抑揚宛轉有音無字須臾之間徧傳遠近以警羣官
蓋卽雞人啼且之意因檢東坡集卷六十七說雞鳴歌云今來
黃州聞黃人二三月皆聚聚歌其詞固不可分而其音亦不
中律呂但宛轉其聲往反高下如雞鳴爾與廟堂中所聞雞人
傳漏微有相似卽引漢官儀宮中不畜雞汝南出長鳴雞衛士
侯朱雀門外專傳雞鳴應曰今雞鳴歌也又引晉太康地道
記後漢固始嗣陽公安細陽四縣衛士習此曲於闕下歌之今
雞鳴歌是也然則宋之黃州不出汝南境歟東坡所聞卽雞鳴
遺聲讀太康記豈雞鳴歌經秦始罷後汝南傳唱遺韻存顏
師古不知而妄破其說故東坡爲之遺辨今京師聞此聲通謂
之冷號蓋亦不知卽雞鳴歌矣余以其音源流來遠合於周官
啼且之義因述而志之以存古云

寒食散

寒食散一名五石散世說言諸篇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
病亦覺神明開朗劉孝標注引承丞相寒食散論曰寒食散之
方雖出漢代而用之者實歷有傳焉魏尚書何晏首獲神效由
是大行於世服者相尋也今案五石之名雖未之前開要亦越
丹砂雲母雄黃石英鍾乳之屬此等皆精剛內蘊符采外標所
以六朝貴遊動云散發靈藥生熱熾熾麻痺假令何晏不誅亦
終天歿加之孝標徵引更痛災疾晉書裴秀傳服寒食散當飲
熱酒而飲冷酒泰始七年葬時年四十八王戎傳戎爲寒食散

式占

古來占易有轉式之法式卽式也占者所用之盤史記曰者傳
旋式正其索隱曰式卽式也旋轉也式之行上圓象天下方法
地用之則轉天綱地之辰故云旋式者旋之狀正其索隱謂
卜以作卦也觀索隱所言世說文學篇馬季長轉式追康成卽
用此法今術有奇門六壬課月將加時旋盤起數卽古之遺
像漢藝文志有羨門式法隋經籍志有式經一卷六壬式經
雜占九卷六壬式此則式法與六壬同實異名者書藝
術傳郭麟少明式易宋書蔡興宗傳爲鄆州府參軍彭城顏敬
以式卜曰亥年當作公官有大字者不可受也夷蠻傳百濟王
餘毗表求易林式占太祖並與之是晉宋以後其書猶存故顏
氏家訓雜藝篇云吾嘗學六壬式亦他世間好匠取得能百金

而得不及嗣皇甫臨傳服寒食藥逆節度隆冬裸袒食水當
賢煩悶加以飲逆或若溫瘧或熱傷寒氣流腫四肢酸重復
循傳服寒食散露髮袒身仰依傳夜失火燒車逆對以弟婦散
發溫酒爲辭此皆藥之流毒彰於歷試安在平叔一人服食獨
收神效又宋書王微傳憶往年散發極目流涕吳晉傳將之爲
用譬如倒藥當人麻冷發散石以全身及熱勢發動去堅積以
止忠然則治病之功不加索末傷生之趣動有百端攪相尋
長生未有古人有言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讀晉書
哀帝紀帝雅好黃老斷穀相長生藥服食過多遂中毒不識萬
機夫以帝者之尊希慕長生之術而竟服餌以殞生可鑒矣

射雉

魏晉以還從禽卽鹿拾葉嬉遊射雉一事孫休嘗所措意見世
說潘安仁遂以作賦風靡所漸乃至日有萬幾而馳騁雉場
出與反白龍魚服益不足言矣徐安注潘賦而云晉那對江斯
數乃廢歷代迄今宜能厭事斯不然也案晉書武帝紀咸寧三
年帝將射雉虛損麥苗而止職官志太康末武帝嘗出射雉通
階乃還又周訪傳訪於陳後射雉以安眾心三事之外聞其無
聞至於宋世君臣耽樂流蕩樂忘歸徐長玉身居恩倖自當

晉宋書

臣五輪變玉麻一本注十許種書計求無驗尋亦悔罷又
云世傳術書皆出流俗言辭鄙淺驗少妄多讀顏氏此論今之
奇門六壬書益不足觀矣

駭不從而云歷代迄今京能厥事蓋欺飾之諛言或以主多
忌諱掩過遂非豈備辭立誦之通論哉讀宋書備記其事以
實其欺焉之九王休仁傳云吾春中多期射雉每休仁清閑多
往雉場中又云休仁死時日已三哺吾射雉始從雉場出休仁
從騎在右伏野中休傳云七年二月車駕於崑山射雉有一
雉不肯入場日暮將反令休射之語云不得雉勿歸校校文
傳時游幸無度懷文與王景文有隙不宜出後同從坐松樹
下風雨甚驟江智淵臥草側俄而被召俱入雉場阮佃夫傳元
徽五年春帝欲往江乘射雉然則宋之君臣終日操原禽在
目舉可知也徐注乃云京能厥事又云嘗覽茲賦味而莫曉豈
由衷之言哉思俾傳奉始三年詔曰徐爰任算設數取合人

晉宋書故

主故歷事七朝白首全貞有以也

有馬

馬高息耗可以觀民力之興衰論語有馬借乘款以今亡當時
民物其耗亦可想見矣項駟壯不獨國富民亦股也漢書食貨
志上稱民人給家足眾庶街巷有馬任伯之間成羣良有以也
宋書孝武帝紀孝建三年制則徐允豫雍吉靈七州統內家有
馬一匹者滿後二丁周明傳則上書言漢之中年能事胡者以
馬多也胡之後服漢者亦以馬少也今宜募天下使養馬一匹
者調一人役制本此三匹者除一人為吏自此以進階賞有
差違亭微驛一無發動然則所謂參以孝建之制當時馬
少亦可見也又字趙傳家貧無以市馬常刀耕步出單身提鐵
杖莫敢當每一捷郡將輒賞錢五千因此得市馬後被召出州
為陳王又大府以武念有健名且家富有馬召出為將是知民
家有馬可以現富宋世庶職故因馬授官爵

脈術鍼術

古人通醫不皆診脈故宋書范曄傳言曄先善於治病兼能診
脈則知診脈在治病家特法外意也孔昭先博學多能別更善
此故言兼能耳周則傳言鍼藥之術世寡復倫診脈之伎人鮮
能達可知此事自古為難矣文九王休仁傳言殷氏吳興太守
冲女也范陽祖劭有醫術姿貌又美殷氏有疾劭入視脈說之
遂通好事世遺還家賜死然則劭雖知醫未必解脈其入視脈
當即導淫之資今世醫家不論分曉上手便要視脈風靡所漸

舉世皆然殊可怪也又國家鍼術後世或不傳傳言程天
祚為虜所獲天祚妙善鍼術深加愛賞史書此事亦不多見
拓跋燾北人氣質剛猛宜於鍼灸故尤愛賞之今北方人猶有
解者往往有驗云

凶門柏歷

宋書孝武帝紀大明二年諸王及妃主庶姓位從公者喪事聽
設凶門餘悉斷禮志云晉成帝咸康七年杜后崩有司奏大
行皇后陵所作凶門柏歷門闕驛驛門謂曰門如何處案毛
所凶門柏歷大為煩費停之案蔡謨說以二瓦器盛始死之祭
繫於木裏以葦席案本始死作置庭中近南名為重今之凶
門是其象也禮既廢而作主今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禮稱
為主道此其義也范堅又曰凶門非古有懸重形似凶門後
人出之門外以表喪俗遂行之今案禮志所說凶門殊未明了
其柏歷門又缺其形若如范堅之說凶門則似今之引魂旛以
帛為質以木為匡樹於門外以表喪臨舉揚於竿頭以引行樞
庶賤之家以楮紙或桑皮紙為之聯綴上下或立松樹一株纒
紙其上以引魂為名臨葬亦以引樞樹之墳旁恐此即凶門之
遺像然審如此則是二者所需費固無多晉成后喪以大為煩
費停之然則凶門之制必非但如禮志所說而柏歷門復不知
何狀也據孔琳之傳請罷凶門之式表以素扇亦云凶門柏裝
不出禮典起自未代兼以游費費為民患云又言自天子達于
庶人則自大明禁斷以前其制益過于上下矣

晉宋書故

宋書禮志二魏文帝受禪刻金龜追加尊號不敢開庭乃為石

室章

宋書禮志二魏文帝受禪刻金龜追加尊號不敢開庭乃為石
室誠聖於陵寢首晉武帝泰始四年文明王皇后崩將合葬
開崇陽陵使太尉司馬望泰泰進皇帝靈室後於便房神坐晉
書山濤傳濤贈司徒璽印新伯璽印陶侃傳追贈大司馬假
璽章此皆其人功德隆崇特殊殊典晉諸臣中更無此比蓋璽
璽放於金璽而璽章又放於璽也謂之璽者古人謂璽璽為
璽某制璽璽以為印章納諸窰中亦猶用明器之意為觀美耳
水經泚水注言石刻刀劍之蹤遺璽以璽璽為正謂刻深明
如璽璽模印也又樹提璽云虛人然脂諸侯然璽天子然璽
亦謂以璽璽為璽今世則以白璽代之璽無復用璽璽者矣呂

種玉言鑄以為璽章用璽不以油而以璽非以蠟刻印章第未
採攷爾

祀器

晉代名臣備終之典有東園祀器禮器亦有東園禮器明兼
之者案平復有但言祀器不言禮器者案皆異數也祀器
者盛冰之器周禮凌人大典共夷盤冰是其義也宋書禮志二
孝武帝大明六年五月詔立凌室藏冰自春分立秋有臣妻喪
認贈祀器自立夏至立秋不限稱數以周喪事禮制夷盤冰
借給此則祀器即夷盤其冰隨器俱往東園禮器明益藏冰之地
宋世凌室在樂游苑內然祀器之頒竟成絕響矣案晉書有其
禮其事亦為虛矣

晉宋書故

署署

署署並從者聲古讀應同今讀署如鼠讀署如樹蓋古音也或
讀署如處此起於北齊高祖之父諱樹因而讀署為處非古音
也署讀如鼠者晉書孝武帝紀為清署殿有署署以為清署及
為楚聲哀楚之微也宋書五行志二以為識云代晉者楚乃相
玄錄逆自號曰楚之微然則清署二字反音為楚此署讀如鼠
之證也案晉書亦謂署為處者署署為楚則清署二字合
署為楚其義更明北齊書杜弼傳相法曹辛子炎語事云須取署
子炎讀署為樹高祖大怒曰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諱杖之於前
此署讀如處之證也廣韻因之署與諸署並常切然今京
師人實紅署白署仍讀舒須切此古音矣又如劉慶古同音漢
書武帝紀太初二年三月令天下墜五日漢儀注立秋驅腰續
漢書作驅劉是劉腰音同漢姓劉氏故本紀儀注並作腰蓋避
嫌也而說文因之無劉有鍾其訓殺也此即劉字之訓其後因
諱劉如避腰音異案淮南原道篇高誘注劉劉腰之語非
伏儀漢書注不知此義而云腰音劉誤矣今撫州人讀劉如腰
此亦古音之猶存者

錠錠

錠錠文與錠互訓錠銅鐵模也本義如此今俗以金銀之完整
者通謂之錠此言亦有所本檢晉宋書並無之唯北齊書陳元
康傳貸元康金百錠可知此語起於北朝矣然今之言錠者不
限大小通得稱之故有中錠大小錠之言而元康傳先言錠金

晉宋書故

二一

五十斤文言數金百錠則知錠重於斤矣蓋初造此名唯大者稱錠習俗流傳因而大小通名案北史錠作錠錠音轉或其字本作錠後轉為錠爾

引易

宋書後廢帝紀元微元年八月甲寅詔屬晨矜哀榮傳作晨就夕屬此知晉宋人讀易以夕陽屬為句

宋書索虜傳長沙王義欣鎮彭城告司充二州云太和烟燭流澤洋溢案烟燭即細漢書每作如此唯說文作壹壹為異

晉書紀瞻傳與顧榮同赴洛在途共論易太極樂大意以太極為混沌之時據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之言以王滿云太極天地為未嘗體大惟以先天之言蓋老氏虛誕之說非作易者之意直謂太極極盡之稱言其理極無復外形外形既極而生

兩儀王氏指司可謂近之古人舉至極以為驗明一儀生於此非復謂有父母若必有父母非天地其孰在榮遂止也今案太極二字說者非一然要其大歸蓋不出二途韓康伯言太極者

無稱之稱不可得而名孔穎達正義引老子云道生一即太極也一生二即兩儀也此正合顧榮之說文選十九勵志詩注引

鄭康成曰極中之道清和未分之氣也李鼎祚集解引虞翻曰太極太一也此並同紀瞻之義然二途既分道家則宗前說儒

門必遵後訓要而論之極至極中之訓於義尤允也至於太極有闕蓋出道家之言不足可尋備者或援以說易則非矣

引論語

晉書紀瞻傳與王導俱入勸進帝不許瞻曰陛下性與天道猶

復復機神於史籍觀古人之成敗案此以天道之道讀去聲

與導同極是道訓通達天子之言性與天通其義甚明何晏集

解乃以天道為元亨日新之道殊不成語

晉書司馬彪傳關隴既亂則師於脩之與仲尼脩春秋並稱亂

者對治而言治亂亦曰亂何晏集解引鄭注周道既衰微鄭衛

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大師擊磬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

由此而言知夫子反魯正樂亦幸有師擊磬聲於前也故推為

功首鄭注始創首也義甚如此

引禮

晉書鄭冲傳又服王事六十餘歲案曲禮五十曰又服官政釋

晉宋書故

文云又一音刈治也是知魏晉人讀文為刈與魏康成異

宋書禮志云五殷有山車之瑞謂乘根車殷人制為大路禮經

曰山車垂句句曲也言不探治而自曲也古曰桑根車素曰金

根車漢因秦舊亦為乘輿所謂乘殷之路者也今案禮志云山

出器車鄭康成以器車為一物恐非器車蓋自然成器所謂不

揉自曲者也又選上林賦注張揖曰山出象與輿應車也象輿

亦謂自然有形象耳據張揖及禮志之言又器車與馬圖為偶

不得對分當句如鄭所言矣案禮志注器車若山車素木槩材不假

彫治殷人制以為路取其攻堅故孔子舍周從殷者也

宋書本紀

武帝本紀上云高祖託以金創疾動不堪步履乃與無忌同船

共還建興復之計其下列敘九人有太原王元德曜西辛扈與

東榮童厚之並同義謀下云元德厚之謀於京邑聚眾攻立及

謀洩立殺劉毅兄過誅元德厚與厚之等紀載甚明乃其下敘

高祖移檄京邑而又稱鎮北將軍王元德等並率部曲保據石

頭豈桓玄誅元德等事出倉卒外間未審故據從前致致殊

謬將史臣失檢而然耶

本紀中云策封宋公加九錫今案其文全襲潘元茂明魏公文

官樣文章古來皆有本頭不獨王莽學大誥矣高祖不臣之迹

全篇不露一字獨於討司馬休之及休之上表自陳見之此史

法之佳者

本紀下云孝武大明中壇上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

臣觀之牀頭有土郭壁上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粲盛稱上儉

素之德孝武不答獨曰田舍公得此以為過矣案此一

條應敘入孝武本紀庶彰其侈誇禮祖之德亦史法也置之此

紀便成贅敘

少帝本紀景平一年帝居處所為多過失皇太后下令廢之有

曰幸災肆於悼詞喜容表於在處至乃徵召樂府鳩集伶官優

倡管弦靡不備奏珍羞甘膳有加平日采擇廢御產子就宮觀

然無作醜聲四達及後崩首重加天罰親與左右執拂歌呼

推非梓宮拊掌笑談戲省備居帝王之位好早緣之役處處

乘之尊悅靡吝之事親執鞭撻擊擊擊以為笑樂穿池築觀

朝成葬毀徵發工匠疲極光民案此指陳罪狀極盡無餘以文

言代敘事法也

文帝本紀元嘉三十年二月甲子上崩於含章殿案此實然也

而書曰崩何以愆亂賊存事實也將接魯春秋書公薨不地之

例彼臣子隱其君父故耳沈休文梁人而成宋書何故不追晉

董而學魯孔子

孝武帝本紀孝武以四月即皇帝位五月誅逆劬等是月便尊

所生路淑媛為皇太后立紀王氏為皇后繼故即位之君行此

亦太早傳云太不懷也此舉有焉

孝建二年六月甲子以國哀除釋大赦天下案文帝以元嘉三

十年二月甲子遇弒下逮孝建二年六月已二十九日矣孝武

本以元嘉三十年四月即皇帝位至是年六月正得二十七月

故云國哀除釋也據武帝紀永初元年改晉所用王肅祥禱二

十六月儀依鄭玄二十七月而後除孝武此除蓋依鄭禮也案

王准之傳案傳作准禮志永初二年奏曰鄭玄注禮三年之喪

二十七月而古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祥禱

共月故二十五而除遂以為制江左以來唯晉朝施用指紳

之士多遵之義夫先王制禮以大順羣心喪也蓋感著自前訓

今宜同即物情以之義為制朝野一禮則家無殊俗從之此則

承初改制從准之議也然據傳准之奏在永初二年而本紀及

禮志二俱繫以元年蓋傳本亦作元缺脫其下因誤為二矣

諸本紀敘封拜於王而後為帝者例不書名而曰諱此亦例例

非舊史法蓋乃公羊所謂踰為文公諱也而其例亦不純如武

帝之篇書彭城公諱文帝之篇書武陵王諱孝武孝武之篇

書湘東王諱明帝矣後廢帝之篇於安成王獨不書諱何也蓋

道成亦不書名唯曰齊王沈氏衣上宋書在齊武帝之世故特

為齊高帝詳耳雖非史法有為而然

順帝本紀昇明年十二月車騎大將軍荆州刺史沈攸之舉

兵反又司徒袁粲據石頭反又吳郡太守劉暹據郡反案此皆

忠於宋而不附於齊非反也攸之傳與武陵王攸有云下世不

盡七百之期宗社已成他人之有諫哉斯言袁沈輩自是宋朝

忠臣王浚諸葛誕於魏室亦然不容以謀逆為詞列於叛人

也宋書凡涉齊事多有微詞亦如陳壽志魏多為晉隱非直筆

宋書律志

律志序乃諸志之總編歷舉遷固彪壽之書源流得失欲明其
著續前作之意也然沈氏諸志俱本之何承天亦多即用舊文
不加潤潤其序已具言之矣

律志引漢靈帝熹平六年東觀名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等問
準憲光等不知歸問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
強緩急音不可書曉人知之者欲敘而無從心達者雖知而
無師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候氣而已案
此可見律法失傳自漢已然

晉宋書故

於法為疏又讓班氏所志未能通律呂本源徒訓角為獨徵為
社陽氣施種於黃鐘如斯之屬空煩其文而為辭費又推九六
欲附對款三統之數假託非類以飾其說皆孟堅之妄

又載荀勗問列和律一事頗為詳載又云勗以魏杜夔所制
律呂檢校乖錯始知後漢至魏尺度漸長於古四分有餘夔依
為律呂故至失韻及部佐著作郎劉恭依周禮更積黍起度以
為新律既成莫求古器一時玉律比之不差毫釐又漢世故
鐘以律命之不叩而自鳴然又載阮咸議其聲高後擬地得古
銅尺果長動尺四分宋長字誤世然則勗之所鑄新律必非
依周禮所得古器亦非即周律明矣勗蓋欺世要名故空造此
語若審知所言杜夔尺度將長於古八分有餘耶案沈氏此後
論晉書公對及十對晉書同為對今以世或稱律呂注故之法
云後得地中古銅尺檢度動今尺短四分知此方與舊高向相
應而今宋書各本皆
在長尺四分分誤矣

律志之末又載晉簡尺寸至宋元嘉中鍾宗之案統等遞有減
損亦足見荀勗所造未為精審也

宋書律志

史臣案律衍五德周為火行又云五德更王唯有一家之說鄭
衍以相勝立體對向以相生為義據以為言不得出此一家又
云張若則以漢水勝周火廢秦不班五德更王則以漢土勝秦
水以秦為一代論秦漢雖殊而周為火一也然則相勝之義於
事為長若同若異秦則漢水魏土晉木宋金若同若異取秦則
漢土魏木晉金宋火也

晉宋書故

宋書律志

麻志所採大要有三家景初麻一魏明帝時尚書郎楊偉造景
初元年施用其術以建丑之月為正三年帝崩復用夏正傳表
略云秦漢以孟冬為歲首閏為後九月中節乖錯時月絳繆加
時後天蝕不在朔久而不至至武帝元封七年乃廢其繆於是
造太初麻其麻斗分太多後遂減開至元和二年復用四分麻
施而行之至於今日考察日蝕率常在晦是則斗分太多故先
密後疏而不可用也偉之持論如此先是光和中劉洪造乾象
法又制運疾麻以步月行方於太初四分轉精微矣黃初中太
史丞韓翊又以為乾象麻斗分太過後當先天造黃初麻未獲
施相傳術後出斟酌諸家以立多少之衷因朔積分設差以推
合朔月蝕故其術轉密至於晉宋猶皆依用然史又稱偉之五
星大乖於後代何承天亦譏其春秋二分長短不悟而偉表願
云古今諸麻皆未能並已之妙亦不自見其眉睫之過也一為
元嘉麻宋太祖頗好麻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私撰新法元嘉
二十年表上遂被施用其表略云漢代雜候清臺以昏明中星
課日所在雖不可見月盈則必當其衝以月推日則課次可
知章典中星爾來二千七百餘年以中星檢之所差二十七八
度則差冬令至日在須女十度左右也漢之太初麻冬至在牽
牛初後漢四分及魏景初法同在斗二十一臣以月蝕檢之則
景初今之冬至應在斗十七又史官受詔以土圭測景考校二
至差三日有餘然則今之一至非天之二至也天之兩日在斗
十三四矣此則十九年七閏數微多差復改法易章則用算滋

繁宜當隨時遷革以取其合案神沖之有詔附外詳之太史令
錢樂之兼丞嚴榮奏曰尋校前後悉知承天所上又承天法每
月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於推委會時刻雖審皆用盈縮則月
有類三大類二小比舊法殊為異舊日蝕不唯在朔亦有在晦
及二日公羊傳所謂或失之前或失之後應謂此一係自宜仍
倚員外散騎郎皮延宗又難承天若晦朔定大小餘紀首值盈
則退一日便應以故歲之晦為新紀之首承天乃改新法依舊
術不復每月定大小餘如延宗所難此元嘉麻之大較也一為
祖沖之新麻大明六年南徐州從事史祖沖之上表曰古麻疎
外頗不精密羣臣糾紛莫審其要何承天所奏意存改革而置
法簡略今已乖遠以臣按之三觀厥課日月所在差覺三度二

至影數失一日五星見伏至差四句齒逆進退或移兩宿之
大云何水天麻二至先天開移一月列差其分至承天則節閏
數當益反損皆前術之乖遠臣所改定也分至承天則節閏
非正宿度違天則伺察無準臣故率愚僻更制新麻謹立改易
之意有二設法之情有三改者其一以舊法一章十九歲有七
閏閏數為多經二百年輒差一日節用既移則應改法麻紀屢
遷當由此條今改章法三百九十九年有一百四十四閏合卻
合周漢則將來永無復差動其二以舊法云日短星昂以正
仲冬以此推之唐代冬至日在今宿之左五十許度漢代之初
即用秦麻冬至日在牽牛六度漢武改立太初麻冬至日在牛
初後漢四分法冬至日在斗二十二晉時姜茂以月蝕檢日知
冬至在斗十七今參以中星課以蝕望冬至之日在斗十一通

而計之未盈百載所差二度舊法並令冬至日有定處天數既
差則七曜宿度漸與麻外乖謬既善輒應改制僅合一時莫能
通遠遷革不已又由此條今令冬至所在歲歲微差卻檢漢注
並皆審密將來久用無煩屢改又設法者其一以子為辰首位
在正北父應初九斗氣之端虛為北方列宿之中元氣肇初宜
在此次前儒虞夏論其義今麻上元日度發自虛一其一二
日辰之號甲子為先麻法設元應在此歲而黃帝以來世代所
用凡十一麻上元之歲莫值此名今麻上元歲在甲子其三以
上元之歲麻中眾條並應以此為始而景初麻交會遷疾亦置
紀差裁合朔氣而已條序紛互不及古意今設法日月五緯交
會遷疾悉以上元歲首為始云世祖下之有司使內外博議時
人少解麻數竟無異同之辨唯太子旅賁中郎將戴法興特立
異議沖之隨難辯折不彈沖之又云尋古麻法並同四分分
之數久則後天經三百年期差一日是以漢載四百餘年在晦
總代已來遂革斯法章歲十九其疏尤其同出而術非見經典
而議云此法自古數不可移若古法雖乖承當循用則法與復
欲施四分於當今矣理容然乎沖之自信如此時中書舍人巢
尚之是沖之之請未及施用而孝明帝崩其事遂廢也今案章
平中禁世議云麻數精微術無常是又云三光之行遲速進退
不必若一故有古今之術今術之不能上通於古亦猶古術不
能下通於今也斯實通人之論術家所不悟故丹素非幸甘
各是今人劬笑古人之謬後人復贊前人之疏楊偉景初既議

晉宋書故

晉宋書故

晉宋書故

晉宋書故

晉宋書故

晉宋書故

晉宋書故

晉宋書故

四分何氏元燕仍護魏麻冲之新法又謂勝前綜而論之法積久而大備轉行而彌濶然術無常是取協當時義在變通用皆有效推之蘇遠樂復生矣元和詔書稱春秋保乾圖曰三百年斗麻改憲上引明自古無不弊之法而冲之新麻自謂將來久用無煩屢改抑亦信術之過也

宋書禮志

禮志詳博淹滄勝於史記禮書漢書禮志多矣案何承天傳先是禮論有八百卷承天刪減并合以類相從凡為三百卷此則禮志之篇當即承天所刪沈休文鈔錄其書爾

禮志一云自漢末制亂舊章禮初則王莽衛與典定眾儀對朝則孟光許慈創理制度晉始則荀勗神詳定晉禮江左則荀勗刁協補理乖紊其間名儒通學諸所論教往往新出非可悉載今鈔魏氏以後經國議章以備此志云

王若婚禮禮無其制春秋祭公逆王后於紀殺梁左氏說與公羊又不同而漢魏遺事闕略者依說武惠納后江左又無後儀注故成帝將納杜后太常華恒始與博士參定其儀據杜預左氏傳說主婚是供其婚禮之幣而已又周靈王求婚於齊齊侯問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姑姊妹則稱先守其公之遺女若而人此則天子之命自得下達臣下之答徑自上通先儒以為三明明詳錄其事蓋為王若婚娶之禮也故成帝臨軒遣使稱制拜后然其儀注又不具存及至穆帝升平元年將納皇后何氏太常王彪之始更大引經傳及諸故事以正其禮

晉宋書故

深非公羊婚禮不稱主人之義而謂今納后儀制宜一依成康故事於是從之其告廟六禮版文等儀皆彪之所定也今案古禮既不可考華恆所定本依漢晉舊制彪之所從猶是成康遺文典禮彬彬亦可謂質有其文者也又以成康羣臣賀為失禮故但依成康上禮不復稱賀斯為得之

禮志二云元嘉四年太祖東巡幸丹徒離宮升京城北顧案北顧應作北固世說言語篇初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望海劉孝標注引南徐州記曰城西有別嶺入江三面臨水高數十丈號曰北固正此地也北顧乃梁武所改此後人誤書案前定之傳

元嘉二十六年上東巡其時皇太子暨國有司奏儀注其書開

晉宋書故

真事云云又太常主者寺神其書令某甲辭言其事云云此可見當時禮省文移書式所云押署者名半作行神之勢後世謂之花甲是也云甲乙啟辭王申啟辭者別事之辭如今其官申其事是也云右並白紙書如今官府文書用拍連紙是也云文書如千里驛行者若今之取急文書馬上飛遞是也沈攸之傳尚書符征西府文云飛火車馬書千百里驛行

宋書符瑞志

符命之說興於西京之季盛於東漢之初波靡於魏晉蔓延於江左沈休文因之創為符瑞志今案上篇肇自魏晉迄於有宋是緯候之書也中篇廣風龍龜瑞應之類也下篇神木禽蟲詭異之編也夫吉凶由人災祥靡準燕鳥至異豈必非妖彘殺共

晉宋書故

生庸知非福見祥而荒忽則慶轉為殃問變而敬俯則殃更為慶矣加以稱誦禱符每多影響臣不為識人亦有言史記封禪書邪雍獲一角獸若鹿然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益麟云陸機詩疏今并州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獸也司馬相如子虛賦射麋脚麟當即此獸而漢書郊祀志使稱白麟橋諸詠歌讚矣宋書五行志三吳孫亮建興二年十一月大鳥五見于春申吳人以爲鳳皇明年改元爲五鳳漢祀帝時有五色大鳥司馬彪云政治衰缺無以致風乃羽蟲登耳孫亮未有德政與桓帝同事也瑞應圖大鳥似鳳而爲鶩者非一

疑皆是也然則史書每言鳳皇見於某者亦時人以爲鳳皇耳庸詎知非春申之大鳥乎至於白雉白兔白鳩白鶴今所在有之不稱瑞也越裳白雉昔人以爲由種類而生證以於今所見白兔白鼠白雉之屬善於人家生肖其種孳孕甚繁實非因呈瑞而出也若乃二花同蒂合家蕃蓮嘉慶四年曾獲厥異未敢便以上聞豈可於於紀瑞之書哉

宋書五行志

春秋書震不書雷宋書雷震並書如云雷震太極殿柱又雷雨震電又雷震合章殿四柱亦有雷震雷言如云雷又雷又大雷又雷電大雨又震電又震雷陽門四柱又震太廟東殿尾徹壁柱益雷電常事故春秋不記震聲也非常故記之宋書葉出故雷亦書之然亦必非時乃書耳震則雖時亦書是其例也天文五行志足稱詳備上接馬彪續志下補陳國志之遺

宋書州郡志

金城是琅邪郡下小地名控攝南北而晉書地理志無之康帝紀建元二年以衛將軍褚良都督徐兗二州諸軍事兗州刺史鎮金城宋書州郡志亦無此縣唯南琅邪下云成帝咸康元年桓溫領都鎮江乘之蒲洲金城一統志有金城在縣北而世說言語篇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琅邪時種柳皆已十圍案溫北征乃自江陵何由至琅邪之金城此世說誤耳

宋書傳

沈約文士其為宋書雖其淹滄亦多浮雜往往喜談鬼瑣摭摭怪怪時同小說家言殊失國史之體然敘致華妍韻情朗暢白一代史才也

晉宋書故

宋書傳

蔡西之春迄乙亥之秋夫子養病歷業遂罷爾維之役維時蔡
遂常滿席几疑塵披卷停吟含淚欲臥余時時料檢每以御書
尋焉為憐顧終不見從適因病開覽晉宋等書又苦善忘爰
付御紀余雖不讀史開亦命余鈔錄用省記功也歲月侵尋屏
常益辛凋落繁蕪斐然成味輒因暇日稍復疏通寫訂厥什
論事以亥冬宿恙良已意有欣然覆檢前編不欲委之塵篋余
因從穢付諸鑄毀亦以志數年來因病廢書猶復緣聞訂史庶
不致虛費時日亦有資乎寶鏡愛古嗜學家其必有所取焉
山王照圖識

晉宋書故

承拱頓首蘭亭先生閣下辱視大管晉宋書故掩雅詳贍誠足
贈多欷其最精者如策命一條以韓詩外傳太宗太史太祝
授天子策證唐王之語為注尚書者所未及塗步神一條以周
禮族師鄭注蜂蟻之醜證校人賈疏玄冥之步玄冥乃蜂蟻一
字之通又引史記封禪書諸布以見醜步布音義相近皆神之
為人物著者此則貫穿經史尤為卓然其他亦多精核承拱竊
有進者書內如宗稷一條謂六朝人多作宗稷沈攸之傳獨作
宗社案之選王仲寶褚淵碑文囑控絃於宗稷李善注宗社
也引蔡邕獨斷曰天子立宗社曰泰社稷宗社之稷據此則宗
社舊有斯稱宗為尊養後人似指宗廟社稷則誤耳又子卯一
條謂鄭注言甲子乙卯宋書禮志云忌日不樂甲乙之謂也與
晉宋書故

晉宋書故

錄說同甲乙子卯並舉一邊省文耳案昭九年左傳辰在子
卯謂之疾日專以辰言似非單舉省文之意恐不如劉奉傳所
言為得也門生一條顧靈人日知錄已刪言之然前後漢書
林傳諸所稱門生多係執經傳授之徒未可執一而論蓋至六
朝乃更為穴賤耳都督一條據宋志謂起於黃初二年宋南齊
書百官志云魏晉世州牧置重刺史任重者為使持節都督輕
者為持節督起漢順帝時御史中丞馮翊討九江賊督楊徐二
州軍事而何徐宋志云起魏武遣諸州將軍王珪之職儀云
起光武並非也據此則都督稱始與沈志異沈志又本何徐究
未審孰是也彭排一條謂晉宋以來史書多有案稱名釋兵云
彭排彭旁也在荀排敵擊也則漢時已有此名矣又莊州一
條引宋志梁駝不得用孔雀白鸞知梁上有駝即鄒風所謂二
子重英魯頌謂之朱英是古備以朱後世或用孔雀鸞也江
夏王義恭傳作鸞者非案鄒風二子重喬文云喬字於近上及
室題所以釋毛羽孔疏謂如今之鸞毛稍釋文云喬雅名韓詩
作鸞據鄭箋云以鸞毛羽蓋從韓詩之義謂以雅羽釋於矛上
亦即此梁駝也又塗步神一條云宋書又九王傳休若既死上
與駟騎大將軍桓陽王休範書曰外甥有一師姓徐名紹之狀
如狂病自云為塗步郎所使塗步郎雖未知馬步蜂蟻與人鬼
所由要其神為人物災害無疑承拱案周禮司巫祭祀則司巫
共區主及道而鄭注云道布者為神所設中據此疑塗步即古
之道布淮南子梁除天下之害而死為宗布則是人鬼之神也

晉宋書故

又凶門柏歷一條云凶門柏歷未審何狀若如范堅云古有懸
重形似凶門則如今之引魂幡然所需費固無多何至晉成后
張以大煩費停之又據孔琳之傳謂龍凶門之式謂自大明以
後禁斷案凶門柏歷雖未的知形狀據道典云東晉安帝隆安
四年太后李氏崩詔於西堂設攝蓋神武門施凶門柏歷宋書
禮志文帝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詔司徒給事中劉滯持節置
喪神虎門設凶門柏歷至西上闕此似因陳設延哀故為煩費
如今之貴家大族治喪者以席為門庭戶牖陳設具備亦有費
至千餘金及數百金者也又案隋書禮志云後齊定令親王公
主太妃儀同三司已上及令儀皆聽立凶門柏歷開皇初太常
卿牛弘奏凶門豈設重之禮請革茲俗樂詔可於是始禁斷

晉宋書故

也又祝器一條據宋志以祝器為盛冰之器東園溫明即藏冰
之池案漢書禮光傳光羹賜東園溫明如乘陳制度服虔注東
園處此器形如方漆桶開一面漆畫之以鏡置其中以懸戶上
大做并蓋之又案顏師古注儀禮傳引漢官儀云東園祝器作
棺梓素木長二丈崇廣四尺據此祝器似非瓦器或者宋制即
以祝器盛冰則是漢宋同名而異用耳至師古以東園為器名
蓋作器之所東園漢記云梁尚書勳東園輪車朱壽器銀錄黃
金匣似晉之東園溫明猶仍漢舊名非後世也又北堂書鈔
九十二引晉公卿禮秩云諸侯及從公羹者賜東園祝器則是
當時本有儀注未可以晉書但言賜祝器而禮志不載遂謂有
其事而無其禮也以上數端不足為慶壤涓流之益謹據所知
就正大雅當必有以教之

晉宋書故

晉宋書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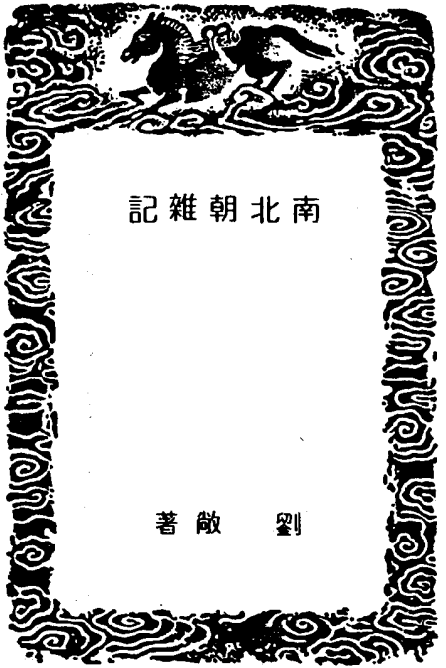
石晉宋書故一卷亦郝蘭星先生撰末附涇縣胡星莊承琪札
一通先生史學淵洽於晉宋書音訓名義皆能指其要而極其
精而遺疑所糾辨者亦足以相質證先生特錄而存之有以也
然稱謂尚有可引申者如晉樂一條案魏孝文帝邊游差第士
人闕閭姓氏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之制凡三世有
三公者曰晉樂有合儀若曰華映尚書韻譜而上者為甲姓九
卿若方伯若為乙姓散騎常侍大中大若為丙姓吏部正員
郎為丁姓是北朝亦染其習且以晉樂為世族極貴之尊稱矣
又子卯一條案周天和元年詔曰甲子乙卯禮云不樂長宏表
昆善之稔杜黃有揚解之文宜依是日停樂庶貽後昆商鑒斯
在以甲子乙卯並舉與鄭注相同疑翼奉所言乃陰陽五行家
別一說非禮經意也又文筆一條考阮文達公筆經室集有學
海堂文筆策問一道內附阮公子福所擬策歷引樓護傳禁諫
傳凡二十餘條以證文筆之別而其証實自先生發之又引論
語一條考裴松之三國志注引管輅別傳云輅言苟非性與天
道何由背父象而任心胸者乎亦以道字讀去聲與尋同是魏
晉間人本有此說以上數條雖先生未及徵引然與所論若合
符節亦足見其識解之精矣是書與補晉書刑法志食貨志俱
刻於郝氏遺書內今施在已罕特重刊之以承其傳光緒乙亥
中和節南海伍紹棠謹跋

晉宋書故

廣雅釋詁

六書卷七十二
上六

晉宋書故



南北朝雜記

劉敬著

南北朝雜記

宋 新喻劉 敬原著

庚說

齊新野庚說少孤以讀書自業元象算數皆所妙絕武
獻公蕭穎胄疾篤謂說曰推某歷數當無辜否答曰鎮
星在襄陽荆州自少福明府歸終于亂代齊名伊霍足
貴子孫有何恨哉公曰君得之矣但曾主狂虐人思堯
舜恨不見清廓天下息馬華山也獻歎而終果如其言
穎胄亦斧之子

學海類編

南北朝雜記

史參

張暢

宋張暢常奉持觀音南譙之構逆也暢不從王欲害之
夜夢觀世音曰汝不可殺暢遂不敢害及王敗暢繫獄
誦觀世音經千遍鎌寸寸斷獄司易之復斷吏白釋之

蕭獻明

齊松滋令蘭陵蕭獻明母患病積年獻明晝夜祈禱時
寒凍獻明下淚凝結如筋額上叩血成冰不瀟忽有一
人以石函授之曰此能治太夫人病獻明跪而受之忽
然不見以函奉母中惟三寸絹丹書為日月字母病即

愈

解叔謙

齊雁門解叔謙徵為朝請不赴母疾叔謙夜于庭中稽
顙祈福聞空中云得丁公藤為酒便差訪醫及本草無
識者乃崎嶇求訪至宜都城遙見山中老翁伐木問其
所用答曰此丁公藤治風尤驗叔謙再拜流涕具款行
求之意此翁愴然以藤與之并示其漬酒之法叔謙受
領此人不復知處依法為酒母疾便愈

宗元卿

學海類編

南北朝雜記

二

史參

齊南陽宗元卿有至行早孤為母所養母病元卿在遠
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為常鄉里宗敬
率號宗會子

匡昕

齊廬陵匡昕隱金華山服食不與俗人交母亡已經數
日昕奔還號叫母便蘇孝感致也

會康祖

齊扶風會康祖母患乳癰諸醫不能療康祖乃跪以兩
手捧乳大悲泣母癰即愈

斛斯豐樂

北齊高祖嘗宴羣臣酒酣各令歌樂武衛斛斯豐樂歌
曰朝亦飲酒醉暮亦飲酒醉日日飲酒醉國計無取次
上曰豐樂不諂是好人也

齊明帝

齊明帝嘗飲食捉竹筴謂衛尉應昭光曰卿解我用竹
筴意否答曰昔夏禹衣惡往詒流言象筴象朕先哲唾
誠今睿情冲素還風反古太平之跡唯竹筴而已

甄彬

學海類編

二

三

史參

齊有甄彬者有器業嘗以一束苧于荆州長沙西庫質
錢後贖苧於束中得金五兩以手巾裹之彬得金送還
西庫道人大驚曰近有人以金質錢時忽遺不記錄檀
越乃能見歸恐古今未有之有也輒以金之半仰酬往復
十餘堅然不受因詠曰五月披羊裘負薪豈拾遺金也
彬後為郢令將行辭太祖時同列五人上誠以廉慎至
于彬獨曰卿昔有還金之美故不復以此誠也

高允

後魏高允字伯恭燕太尉中郎韜之子早有奇度博通
經史神嘉中與范陽盧元趙郡李靈博陵崔鑿等以賢
俊之胄同被詔徵拜中書侍郎領著作與崔浩同撰書
及浩遇害以允忠直不苟特見原有性情儉雖累居顯
貴而志同貧賤高宗幸其宅惟草廬數間布被纒袍廚
中鹽菜而已帝歎息曰古之清貧豈有此乎賜之粟帛
長孫道生

長孫道生

司空上黨王長孫道生代人性忠謹儉素雖為三公而
居處卑陋出鎮之後子頗加修葺及還歎曰吾為宰相
無以報國負乘是懼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宅為
學海類編

南北朝雜記

四

史參

今張寇尚遊魂漢北吾豈可安坐華美乎乃令毀之時
人比之晏嬰焉

李崇

北齊頓丘李崇陳雷公誕之子高祖時為兗州刺史兗
州比多劫盜崇乃邨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槌鼓
亂擊四面諸邨始聞者搗鼓一通次聞者復搗以為節
俄頃之間聲布百里伏其險要無不擒獲諸州置鼓自
此始也世宗時除揚州刺史崇明察審奸奸邪憚之號
曰臥虎

范百年

宋梁州范百年因事調明帝言次及廣州食泉因問之曰卿州復有此水百百年答曰梁州惟育文川武鄉廉泉讓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臣居在廉讓之閒上稱善後除梁州刺史

張融

吳郡張融字思光長史暢之子郎中緯之孫融神明俊爽機辯如流嘗謁太祖于太極西堂彌時方登上下笑曰卿至何遲答曰自地昇天理不得速融為中書郎嘗欺學海類編 一八 南北朝雜記 五 史參

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融善草隸太祖嘗語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

庾杲之

齊武帝嘗謂羣臣曰我後當何證莫有對者王儉因曰庾杲之對杲之曰陛下壽比南山與日月齊明千載之後豈是臣之所度量時人稱其辯答

王儉

齊王儉字仲寶金紫僧綽之子侍中譽首之孫少孤幼有珪璋器四五歲與凡童有異常為五言詩曰稷契匡虞伊呂翼商周撫己魏前哲歛衽歸山丘故論者以宰相許之後為吏部尚書有客姓譚諱儉求官儉曰齊桓滅譚那得有汝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之帝常幸樂遊宴羣臣奏樂帝曰好音樂孰與朕同對曰沐浴皇風立沾比屋亦既在齊不知肉味帝稱善儉當集才學之士累物而麗之謂之麗事麗事自此始也諸客皆窮惟盧江何憲為勝乃賞以五色花簾白團扇素生簾執扇意氣自得林陵令王攜後至操筆便成事既煥

南北朝雜記

南北朝雜記

美詞復華麗攝乃命左右抽篋製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負之而趨

周鼎

汝南周鼎隱居鍾山長齋蔬食王儉謂之曰卿在山中何所啗食答曰赤米白鹽綠菜紫蓼又曰菜何者最美鼎曰春初早韭秋暮晚菘歷中書侍郎

王融

魏使朱弁至敕王融兼主客郎中融問弁曰秦西異北實多駿驥而彼所獻乃騶駼之不若求名檢事殊為未知且將信誓有時而夷而駟駟牧馬或未能嗣弁曰不容虛為之名當是不習水土融曰周穆馬跡偏周天下若騶駼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而躡弁曰卿何勤勤于千里融曰卿國既名其優劣聊以相訪若于千里必至聖主將駕之鼓車弁不能答

李膺

梁李膺有才辨武帝謂之曰今之李膺何如昔時李膺答曰臣以為勝昔時李膺仕桓靈之朝今之李膺奉唐虞之主眾皆悅服

商經

東郡商經名子為外臣外臣任為廷尉評鑿入謝恩武帝問卿名子外臣何為令其入仕經答曰外臣生于齊季故人思匿跡今幸遭聖代草澤無復遺人上大悅

蕭琛

武帝嘗以東擲蕭琛琛仍取栗榔帝正中面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取栗于陛下琛當于御座飲酒于北使員外常侍李道固不受曰公庭無私禮不容受卿勸取皆失色恐無以酬琛徐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

我私道固乃屈伏受酒琛歷尚書左丞

崔光

後魏高祖名子曰恂悅擇崔光名子曰勵勵勉高祖謂光曰我兒名旁皆有心卿兒名旁皆有力答曰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上大悅

陳元康

北齊河陽陳元康刀筆吏也善暗書嘗雪夜太祖命作軍書頃爾數十紙筆不暇凍太祖喜曰此人何如孔子自此信任焉故時人謂之語曰三崔兩張不如一陳元康三崔暹季舒昂也兩張德微蔡也

李諧

北齊頓丘李諧彭城王疑之孫吏部尚書平之子少俊爽有才辨為黃門侍郎除名作述身賦其略曰獨浩然而任己同虛舟而不繫既未識其所以來豈知其所以逝于是得喪同遺志懷自深選物棲息獨地山林雖類西浮之跡何異東都之心除散騎常侍為聘梁使至梁遣主客范胥迎接胥問曰今猶可暖北開當少寒于此諧答地居陰陽之正寒暑適時不知多少胥曰所訪鄰下豈是測景之地諧曰是皇居帝里相去不遠可得統而言之胥曰洛陽既稱盛美何事還都諧曰不常厭邑于茲五遷王者無外所在關河復何怪胥曰殷人毀厄故遷相地欺貴朝何為而遷諧曰聖人藏往知來相時而動何必候于隆替胥曰金陵王氣肇于先代黃旗紫蓋本出東南君臨萬邦故宜在此諧曰帝王符命豈得與中國比隆紫蓋黃旗終于入洛胥默而無答江南士子莫不嗟服事畢江浦賦詩曰帝獻二儀合王華千里清邊茄城上響寒月浦中明

南北朝雜記

南北朝雜記

盧愷

禮部尚書范陽盧愷兼吏部選達野客師為蘭州總督客師辭曰客師何罪遣與突厥隔牆愷曰突厥何處得有糖客師曰肉為酥水為漿穿窟為帳毼為牆愷中書監子剛之子也

盧思道

武陽太守盧思道常曉醉於省門見從姪賁賁曰阿父何處飲來凌晨鬼我思道曰長安酒二百價不鬼我何鬼我賁燕郡公景仁之子中書侍郎景裕之猶子位歷

太常卿

王元景

王元景嘗大醉楊遵彥謂之曰何太低昂元景曰黍熟頭低麥熟頭昂黍麥俱有所以低昂矣

陽玠

隋京兆杜公瞻衛尉臺卿猶子也嘗邀陽玠過宅酒酣因而嘲譎公瞻謂兄既姓陽陽貨實辱孔子玠曰弟既姓杜杜伯嘗射宣王殿內將軍隴西牛子充寮友推其機辯嘗謂玠曰君陽有玠恐不任廚玠曰君牛既充正學海類編

南北朝雜記

十

史參

可烹宰又見玠食芥菹曰君身名玠何得復啖芥菹對曰君既姓牛何得不斷牛肉而太倉令張策者在雲龍門與玠議理屈謂玠曰卿本無德量忽共叔實同名玠抗聲曰爾既非英雄敢與伯符連諱太子洗馬蘭陵蕭詡爽俊有才辯嘗謂玠曰流共工于幽州易北恐非樂土玠曰放驩兜于崇山江南豈是勝地錄尚書晉昌王唐邑問諸省官曰卿等宜道本州寶物定州人以綾綺為寶徐州人以魚鹽為寶及至玠邑曰卿幽州人以何物為寶答曰刺史嚴明文武奉法此幽州之寶也邑有

姚色

薛道衡

隋吏部侍郎薛道衡嘗游鍾山開善寺謂小僧曰金剛何為矜目菩薩何為低眉小僧答曰金剛矜目所以降伏四魔菩薩低眉所以慈悲六道道衡憮然不能對

陸瑋

後魏東平王陸侯代人也聰悟有才略子瑋有父風高崇文見而賞之謂朝臣曰吾嘗歎其父知過其軀此逾于父矣為相州刺史遷太僕馥子瑋年九歲馥謂曰汝

學海類編

南北朝雜記

十一

史參

祖東平王有十二子我為嫡長承襲家業吾今年老屬汝幼童詎堪為陸氏宗首乎瑋對曰苟非闔力何慮重揮馥奇之立為嫡

蕭遙欣

南齊曲江公蕭遙欣少有神采幹局為童子時有一小兒左右彈飛鳥未嘗不應弦而下遙欣謂之曰凡戲多端何忽彈此鳥自雲中翔何關人事小兒感之終身不復從彈爾時年十一士庶多競此戲遙欣一說旬月播之遠近聞者不復為之

謝莊

宋謝莊字希逸侍中微之子黃門忠之孫美儀容善談論工書屬文好言元理少為文帝所賞帝一見之輒歎曰藍田生美玉豈虛也哉莊代顏峻為吏部尚書峻容貌嚴毅常有不可犯之色莊風姿溫美人有喧訴常歡笑答之故時人語曰顏吏部曠而與人官謝吏部笑而不與人官莊選中書令侍中諡曰憲莊家世無年五十者莊年四十二祖四十七曾祖四十三高祖三十子肅

淪並知名

淪並知名

淪並知名

楊大眼

後魏楊大眼武都氏難當之孫少有膽氣跳走如飛高祖南伐李冲典選征官大眼求焉冲不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為尚書出一技便以繩長三丈繫髮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莫不驚歎冲曰千載已來未有逸材若此者遂用為軍主 隋羅輔國將軍王肅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開君之名以為眼如車輪今見乃不異人眼大眼曰若旗鼓相望曠眸奮發足使君亡魂喪膽何必大如車輪當代推其驍果以為關張不過也

謝朓

梁高祖重陳郡謝朓詩常曰不讀謝詩三日覺口臭

沈約

梁奉朝請吳均有才器常為劍騎詩云何當見天子畫地取關西高祖謂曰天子今見關西安在焉均默然無答均又為詩曰秋風灑白水雁足印黃沙沈隱侯約語之曰印黃沙語太險均曰亦見公詩云山樓發欲然約曰我始欲然即已印訖

王勃

學海類編

南北朝雜記

十二

史參

唐王勃每為碑頌先磨墨數升引被覆面而臥忽起一筆書之初不點竄人謂之腹筆

高昂

北齊高昂字敖曹膽力過人姿彩殊異其父次同為求嚴師訓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以其昂藏放曹故名字之東魏末齊神武起義昂傾意附之因成霸業除侍中司徒兼西南道大都督而敖曹酷好為詩雅有情致時人稱焉常從軍與相州刺史孫騰作行路

難曰卷甲長驅不可息六日六夜三度食初時言作虎
牢停更被處置河橋北迴首絕望便蕭條悲來雪涕還
自抑又有征行詩曰隴種千口羊泉連百壺酒朝朝
山嶽夜夜迎新婦頃之其弟季式為齊州刺史救曹發
驛以勸酒乃贈詩曰憐君憶君停欲死天上人閒無可
比走馬海邊射游鹿偏坐石上彈鳴雉昔時方伯願三
公今日司徒戮刺史餘篇甚多此不復載

劉獻之

後魏劉獻之少好學尤精詩傳泛觀子史見名法之言
學海類編 一八 南北朝雜記 西 史參

掩卷而笑曰若使楊墨之流不為此書千載誰知少也
又謂所親曰觀屈原離騷之作自是狂人死何足惜時
人有從之學者獻之曰立身雖百行殊途準之四科要
以德行為首首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
下自知倘不能然雖復下帷針股履履從師止可博聞
強識不過為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其于立身之道何益
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吾丘之歎方乃歸而養親嗚
呼先達之人何自覺之晚也由是四方學者慕之歎曰
吾不如莊周樽散遠矣因以疾辭

盧景裕

范陽盧景裕太常靜之子司空同之猶子少好簡默馳
騁經史守道恭素不以榮利居心時號居士焉初頭生
一叢白毛數之四十九莖故偏好老易為注解至四十
九而辛小字白頭性端謹雖在暗室必矜莊自持盛暑
之月初不露袒妻子相對有若嚴賓歷位中書侍郎

沈約

梁琅邪王筠幼而清穎文采逸豔為沈約所賞及沈為
尚書令筠為郎謂筠曰僕昔與王謝諸賢為文會之賞

南北朝雜記

自零落以來朽疾相繼平生所好殆欲都絕而一文一
詠此事不衰不意疲暮復遇盛德昔伯喈見王仲宣歎
曰此王公之孫吾家書籍萬卷必當相與僕雖不敏請
慕斯言每商榷書史評閱篇章晝夜開景以為得志之
賞鈞歷位司徒左長史度支尚書

孔稚圭

齊會稽孔稚圭光祿靈產之子侍中道隆之孫張融之
內弟稚圭富學與陸慧曉謝瀾為君子之交圭不樂世
務宅中草沒人南有山池春日蛙鳴僕射王晏嘗鳴笳
鼓造之聞羣蛙鳴晏曰此殊聒人耳答曰我聽卿鼓吹
殆不及此晏有愧色歷位太子詹事贈光祿大夫

李元誠

北齊趙郡李元誠鉅鹿貞公恢之孫鉅鹿簡公 之曾
孫性故誕不好世務以飲酒為務為太常卿太祖欲以
為僕射而疑其多酒子驥諫之元誠曰我言作僕射不
如飲酒樂耳愛僕射宜勿飲酒行臺尚書司馬子如及
孫騰嘗詣元誠其庭宇蕪曠環堵積坵在樹下以被自
掩獨對一壺陶然樂矣因見其妻衣不曳地撤所坐布
學海類編 一八 南北朝雜記 夫 史參

陶宏景

丹陽陶宏景幼而慧博通經史親葛洪神仙傳便有志
于養生每言仰視青雲白日不以為遠初為宜都王侍
讀後遷奉朝請永平中謝靈運茅山山是金陵洞穴周
迴一百五十里名曰華陽洞天有三茅司命之府故時
號茅山由是自稱華陽隱居人閒書疏皆以此代名亦

士安之元嬰稚川之抱朴也雅愛林泉尤好著述縉紳
士庶稟道服膺承流向風千里而至先生嘗曰我讀外
書未滿萬卷以內書兼之乃當小出耳齊高祖問之曰
山中何所有宏景賦詩以答之詞曰山中何所有嶺上
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高祖賞之

王僧虔

琅邪王僧虔博通經史兼善草隸太祖謂虔曰我書何
如卿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三陛下草書第二正書第
三臣無第二陛下無第一上大矣曰卿善為詞也然天
學海類編 一八 南北朝雜記 七 史參

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虔歷左僕射尚書令謹簡穆公僧
虔長子慈年七歲外祖江夏王劉義恭迎之入中齋施
設寶物恣其所取慈惟取素琴一張孝子嗣而已年十
歲其時輩蔡約入寺禮佛正見沙門等懺悔約戲之曰
取僧今日何乾乾慈應聲答曰卿如此不知禮何以興
蔡氏之宗約與宗之子也謝超宗見慈學書謂之曰卿
書何如虔公答云慈書與大人如雞之比風超宗風之
子慈歷侍中贈太常卿約歷太子詹事

蕭特

海鹽令蕭特善草隸高祖賞之曰子敬之書不如
逸少蕭特之跡遂過其父

徐文伯

宋徐文伯嘗與宋少帝出樂遊苑門逢婦人有娠帝亦
善診候診之曰是女也問文伯文伯曰一男一女男在
左邊青黑色形小子女帝性急令剖之文伯惻然曰臣
請針之必落便針足太陰補手陽明胎應針而落果効
如言文伯有學行不屈公卿不以醫自業為張融所善
歷位泰山太守文伯祖熙好黃老隱于秦望山有道士

南北朝雜記

南北朝雜記

過乞飲雷一胡蘆子曰君子孫宜以此道術救世當得
二千石照開視之乃扁鵲醫經一卷因精學之遂名振
海內仕至漢陽太守子秋夫為射陽令嘗有鬼呻吟聲
甚凄苦秋夫問曰汝是鬼也何所須鬼曰我姓舛斯家
在東陽患腰痛而死雖為鬼疼痛猶不可忍聞君善術
願兄救濟秋夫曰汝是鬼無形云何措治鬼曰君但縛
笏作人按孔定針之秋夫如其言為針四處又針肩廉
三處設祭而埋之明日見一人來謝曰蒙君瘥疾復為
設祭除飢解疾感惠實多忽然不見當代服其通靈
又宋明帝宮人患腰疼牽心發即氣絕眾醫以為肉癥
徐文伯視之曰此髮癥也以油灌之則吐物如髮稍稍
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懸柱上水滴盡一髮而已
病即愈

羊元保

宋文帝善奕某嘗與太平羊元保某元保戲賭得宣城
太守當救除以為虛受

孫伯翳

齊太原孫伯翳家貧常映雪讀書放情物外棲志丘壑
學海類編 南北朝雜記 九 史參

與王令君亮范將軍雲為莫逆之交王范既相二朝欲
以吏職相處伯翳曰人生百年有如風燭宜怡神養性
琴酒寄情安能棲棲役曳若此嵇康所以不堪子亦未
能也

湘東王繹

梁湘東王繹博覽羣書才辨冠世不好聲色愛重名賢
與河東裴子野蘭陵蕭子雲為布衣之交

張融

宋張融嘗乞假還帝問所居答曰臣陸居非屋舟居非

水上未解問張緒緒曰融近東下未有居止權奉小船
上岸住在其間上大笑太祖嘗面許融為司徒長史融
竟不出融乘一馬甚瘦太祖曰卿馬何瘦給粟多少融
曰日給一石帝曰何瘦如此融曰臣許而不與明日即
除司徒長史融與弟寶積俱調太祖融于御前放氣寶
積起謝曰臣兄觸忤宸辰上笑而不問須臾食至融排
寶積不與同食上曰何不與賢弟同食融曰臣不能與
謝氣之口同盤上大笑

何承天

學海類編 南北朝雜記 十 史參
宋東海何承天徐廣之甥也除著作佐郎年已邁諸佐
郎立名家少年穎川荀伯子朝之嘗呼為妳母承天曰
卿當知鳳凰將九子妳母何言耶

劉繪

齊劉繪為南康郡都人鄧類所居名穢里繪戲之曰君
有何穢而居穢里答曰未審孔某何闕而居闕里繪歎
其辭答

徐孝嗣

齊僕射東海徐孝嗣修輯高座寺多在彼宴息時法雲
師在蕭寺日夕各遊二寺鄰接而不相往來孝嗣嘗謂
法雲曰法師常在高座而不遊高座寺答曰檀越既事
蕭門何不至蕭寺

沈文季

齊太祖之為齊王也置酒為樂清河崔思祖侍宴謂侍
中沈文季曰羹膾為南北所推文季答曰羹膾中乃是
吳食非卿所知思祖曰包鮓膾鯉似非句吳之詩文季
曰千里羹羹豈關魯衛之士帝稱美曰羹羹頗須歸沈

沈昭略

齊黃門郎吳興沈昭略侍中文叔之子性任俊使酒任
氣朝士常憚而容之嘗醉負杖至蕪湖遇瑯琊王約張
目視之曰汝王約耶何肥而癡約曰汝是沈昭略耶何
瘦而任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約景文
之子

胡諧之

齊豫章胡諧之初為江州治中太祖委任之以其家人
語俟諧音不正乃遣宮內數人至諧之家教其子女二
年上問諧之卿家諧音正未答曰宮人少臣家人多非
惟不能正音遂使宮人頓俟語上大笑徧問朝臣說之
諧之歷位度支尚書豫州刺史

梁武

梁高祖嘗作五字疊韻曰後賜有權柳會朝士並作劉
李綽曰梁王長康強沈約曰偏眠船舫後庚肩吾曰載
吳每礙球徐摛曰臣昨祭禹廟殘六斛熟鹿肉何遜用
曹瞞故事曰嘆蘇姑枯盧吳均沈思良久竟無所言高
祖愀然不悅俄有詔曰吳均不均何遜不遜宜付廷尉

徐摛

學海類編 南北朝雜記 三十一 史參
梁侍中東海徐摛散騎常侍超之子也博學多才好為
新變不拘舊體常體一人病癰曰朱血液流黃膿盡瀉
斜看紫肺正視紅肝又曰戶上懸簾明知是箔魚游畏
網判是見嘗又曰狀非快馬踟躕相連席異儒生帶經
長臥攜子陵通直散騎常侍聘魏魏主客魏收曰今日
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答曰昔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
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不能對

徐陵

北齊使來聘梁訪東海徐陵春秋陵曰小如來五歲大

南北朝雜記

史參

尺圍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被打未遽夾挹體肥壯
腰帶十圍故以此激之

劉祥

東莞劉祥恃才傲物嘗謂一驢曰汝努力如汝輩已為
人僕矣復作連珠譏諷朝廷尋被誅

宋幼帝

明帝崩昱嗣位是為幼帝狂暴恣行誅戮出入無度從
者並執鋌矛錐鋸自隨有忤意擊腦椎陰刺心剖腹之
誅日有數十孝武帝二十八子明帝殺其十六餘皆帝
殺之子孫無在朝者

高洋

北齊高洋以光武中興為誅劉氏不盡於是大誅諸元
死者千餘棄之漳水有捕魚者得爪甲為之元即漁人
不忍食之唯元留元長春元景安三家免誅留以其女
為常山王妃春安等以其多力得射故也景安兄景皓
曰甯為玉碎不作瓦全景安委其言帝復殺之自是元
氏子孫老幼貴賤無遺矣

羅織人

羅織人

學海類編 一八 南北朝雜記 天 史參

周來俊臣羅織人罪皆先進狀救依奏即藉沒徐有功
出死因亦先進狀某人罪合免救依然後斷雪有功好
出罪皆先奉進止非是自專張湯探人主之情蓋為此
也

徐孝嗣

徐孝嗣字始昌曾在率府畫臥北壁下夢兩童子遽云
移公牀孝嗣驚起壁有聲行數步而壁倒壓牀

蕭惠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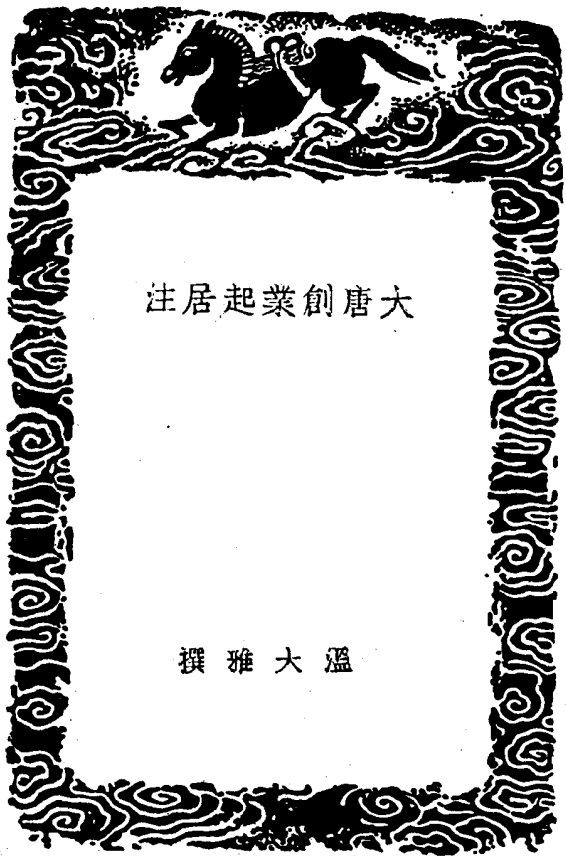
北齊平原太守蕭惠達腰帶為鼠齧楊遵彥以俗

事戲之曰當選官未幾除家令尋失職鼠復齧其鞶
彥曰當復得官職惠達曰鼠便為吏部尚書何關人事

北齊後主

北齊後主武平中翔州府門無故有小兒脚踏及擁土
為城雉之狀察之乃狐媚是歲安南正起兵于北翔

學海類編 一八 南北朝雜記 天 史參



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一

撰雅大溫

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一

唐陝東道大行臺工部尚書上柱國樂平郡開國公臣溫大雅撰

起義旅至發引凡四十八日 初帝自衛尉卿轉右驍衛將軍奉詔為太原道安撫大使郡文武官治能不稱職者並委帝馳陟選補焉 河東已來兵馬仍令帝徵發討捕所部盜賊隋大業十二年煬帝之幸樓煩時也帝以太原黎庶陶唐舊 民奉使安撫不諱本封因私喜此行以為天授所經之處示以寬仁賢智歸心有如影響煬帝自樓煩遠 至鴈門為突厥始舉所圍事甚平城之急賴太原兵馬及帝所徵兵聲勢繼進故得解圍備而獲免遂向 東都仍幸江都宮以帝地居外戚赴難應機乃詔帝率太原部兵馬與馬邑郡守王仁恭北備邊朔帝不 得已而行竊謂人曰匈奴為害自古患之周秦及漢魏歷代所不能攘相為勸敵者也今上其憚寒暑遠 適江濱反者多于蚩毛華盜所在蜂起以此擊胡將求以濟天其或者殆以俾余我常用長策以馭之和 觀而使之令其畏威懷惠在茲一舉既至馬邑帝與仁恭兩軍兵馬不越五千餘人仁恭以兵少甚懼帝 知其意因謂之曰突厥所長惟恃騎射見利即前知難便走風馳電卷不恆其陣以弓矢為爪牙以甲冑 為常服除不列行營無定所遂水草為居室以羊馬為軍糧勝止求財敗無贖色無營夜巡遊之勞無捕 獲饋糧之費中國兵行皆反于是與之角戰卒能立功今若同其所為習其所好彼知無利自然不來當

大唐創業起居注 卷一

大唐創業起居注 卷一

今聖主在遠孤城絕援若不決戰難以圖存仁恭以帝隋室之近親言而謂理應帝所為不敢違異乃簡 使能騎射者二千餘人飲食居止一同突厥隨逐水草遂置斥候每逢突厥候騎旁若無人馳騎射以 驅威武帝尤善射每見走獸飛禽無不中皆卒與突厥相遇驍銳者為別隊皆令持滿以伺其便突厥 每見帝兵咸謂以其所為疑其部落有引帝而戰者當不敢當辟易而去如此再三衆心乃安成思舊歡 帝知衆欲決戰突厥畏威後與相連縱兵擊而大破之獲其特勤所乘驢馬斬首數百級自爾厥後突 厥畏服深服帝之能兵收其所部不敢南入時有賊帥王世天別黨衆逾數萬自號歷山飛結營於太原 之南境上黨西河京都道路斷絕煬帝後十三年勅帝為太原留守仍遣陳成字寶郎將王威猷牙郎將 高君雅為副帝遂私竊喜甚而謂第二子秦王等曰唐固吾國太原即其地焉今我來斯是為天與與而 不取禍將斯及然歷山飛不破突厥不和無以經邦濟時也既而歷山飛衆數不少劫掠多年巧於攻城 勇於力戰南侵上黨已破將軍慕容將軍羅侯之兵北寇太原又斬將軍潘長文首類勝兩將所向無前 於是帝率王威等及河東太原兵馬往討之於河西雀鼠谷口與賊相遇賊衆二萬餘人帝時所統步騎 纒五六千而已威及三軍咸有懼色帝笑而謂威等曰此輩羣盜惟財是視頻特再勝自許萬全圖力而 取容未能克以智圖之無不果所豈不戰必破之幸無憂也須臾賊陣齊來十許里間首尾相繼去 帝漸近帝乃分所將兵為二陣以羸兵居中多設幡幟盡以輜重繼後從旌旗鼓角以為大陣又以麾下 精兵數百騎分置左右隊為小陣軍中莫識所為及戰帝遣王威領大陣居前旌旗從賊衆遙謂為帝 之所在乃帥精銳競來赴威及見輜幟捨鞍爭取威怖而落馬從者挽而得脫帝引小陣左右二隊大呼 而前夾而射之賊衆大亂因而縱擊所向摧陷斬殺獲生不可勝數而餘賊黨老幼男女數萬人並來降 附於是郡城無虞年穀豐稔咸帝恩德若九陽之逢雷雨焉後突厥知帝已還太原仁恭獨留無援數日 馬邑帝遣副留守高君雅將兵與仁恭并力拒之仁恭等遂帝指蹤遂為突厥所敗既而隋主遠聞以帝 與仁恭不時捕賊縱為邊患遂遣司直馳驛繫帝而斬仁恭帝自以姓名著於圖錄太原王者所在庶被 猜忌因而禍及頗有所悔時皇太子在河東獨有秦王侍側耳謂王曰隋將將盡吾家繼嗣將命不早起 兵者願爾兄弟未集耳今遣姜里之厄爾昆季須會盟津之師不得同受孽戮家破身亡為英雄所笑王 泣而啓帝曰芒碭山澤是處容人請同渡河以觀時變帝曰今遇時來逢茲銅鑿雖視機變何能為也然 天命有在吾應會昌未必不以此相啓今吾勵誠當敬天之誠以下與之自天祐吾彼焉能害天必亡我 何所逃刑爾後數日果有詔使馳驛而至釋帝而免仁恭各依舊檢校所部煬帝之幸江都也所在路絕 兵馬討掩來往不通信使行人無能自達惟有使自江都至于太原不逢劫掠依程而至乘成異焉初使 以夜至太原溫顏將宿於城西門樓上首先見之喜其盛速報兄彥弘馳以啟帝帝時方臥聞而驚起執 彥弘手而笑曰此後餘年實為天假退謂秦王曰吾聞惟神也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此使之行可謂神也 天其以此使吾當見機而作雄斷英靈從此遂定帝遂接濟世之略有經綸天下之心接待人倫不限 貴賤一而相遇十數年不忘山川街要一覽使值遠近承風咸思託附仍命皇太子於河東濟結英俊秦

大唐創業起居注 卷一

王於晉陽密招募友。太子及王俱聚豐路。傾財賑施。車身下土。遠乎鷓鴣博徒。暨門斷殺。一技可稱。一藝可取。與之抗禮。未嘗云倦。故得士庶之心。無不至者。十三年歲在丁亥。正月丙子夜。晉陽宮西北有光夜。自地燭天。若大燒火。飛焰炎赫。正當城西龍山上。直指西南。極望竟天。俄而山上當童子寺左右。有紫氣如虹。橫絕火中。上衝北斗。自一更至三更而滅。城上守更人咸見。而莫能辨之。皆不敢道。大業初。帝為樓煩郡守。時有望氣者。云西北乾門有天子氣。連太原甚盛。故隋主於樓煩置宮。以其地當東都西北。因遷太原。取龍山風俗。行幸以厭之。後又拜代王。為郡守。以厭之。二月己丑。馬邑軍人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據其郡。而自稱天子。圖說定楊武周。稱知煬帝於樓煩築宮。厭當時之意。故稱天子。規以應之。帝聞而歎曰。頃來羣盜遍于天下。攻略郡縣。未有自謂王侯者。而武周豎子。生於塞上。一朝竄起。輕稱大名。可謂陳涉孤鳴。為沛公驅除者也。然其欲因此起兵。離于先發。私謂王威。高君雅等曰。武周雖無所能。惜稱尊號。脫其進入汾源宮。我輩不能剷除。並當滅族矣。雅大懼。因請集兵。帝察威等情切。謔謂之曰。待據樓煩。可徵為之備。宜示寬限。以事所部。三月丁卯。武周南破樓煩郡。進據汾源宮。帝謂官僚曰。兵可滅。賊可守備。糧可賑給。三者當今廢一不可。須預部分。惟諸公斷之。威等計無所出。拜而請帝曰。今日太原士庶之命。懸在明公。以為辭。孰能預此。帝知衆情歸己。乃更從容謂之曰。朝廷命將出師。皆稟節度。未有聞外敢得專之。賊據離宮。自稱天子。威福賈罰。臨機相時。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汾源去此數百里。閭閻都懸隔三千餘里。關河帶帶。他賊據之。開秦往來。遠期莫測。以嬰城膠柱之兵。當巨猾家突之勢。諸文人以救火。其可撲滅乎。公等國之爪牙。心如鐵石。欲同戮力。以除國難。公家之利。見則須為。俾其無猜。期于報効。所以詢議。擇善行之。是非權於治兵。敢辭或首。威等對曰。公之明略。遠近備知。地在親賢。與國休戚。公不竭力。誰盡丹誠。若更逡巡。羣情疑駭。帝若不得已而從之。衆皆悅服。惟而聽命。帝以王威兼任太原郡丞。為人清恕。令與晉陽宮監裴寂。相知檢校倉糧。賑給軍戶口。高君雅當守高陽。得無失脫。道巡行城池。及捍禦器械。以兵馬鏡仗戰守事。機召募勸賞。軍民徵發。皆須決於帝。太原左近。即帝部分募兵備邊。所在影赴。旬日之頃。少長得數千人。兵司總帳以聞。請安營處。帝指與國寺曰。勤王之師。不謀而至。此其與國者焉。宜于此寺安處。恐威雅猜覺。亦不之聞。問私謂秦王等曰。紀綱三千。足成崩業。處之與國。可謂嘉名。仍遣密使往蒲州。催追皇太子等。是月也。朔方郡人梁師都。又殺郡官而稱天子。初。帝遣張牙郎將高君雅。與馬邑守王仁恭。防遏突厥。雅違帝旨。失利而還。帝恐煬帝有實。便欲據法繩維。雅是煬帝舊左右。慮被猜嫌。忍而不問。雅性庸俱。不知顧慮。帝甚得太原內外人心。瞻仰龍顏。疑有異志。每與王威密伺帝隙。有鄉長劉龍者。晉陽之富人。先與官監裴寂引之。謁帝。帝雖知其微細。亦接待之以招客。若雅又與龍相善。龍成帝恩。賄竊知雅等密。具以啓聞。帝謂龍曰。此輩下愚。閉于時事。同惡逆衆。必自斃也。然龍能相報。深有益。幸勿有多言。我為之所。夏五月癸亥夜。帝遣長孫順德。趙文恪等。率與國寺所集兵五百人。總取秦王部分。伏于晉陽宮城東門之左。以自備。甲子且。命晉陽縣令劉文靜。導開陽府司馬劉正會。辭告高君雅。王威等。與北蕃私通。引突厥南寇。帝集文武官僚。收散等繁。獄內寅。而突厥數萬騎。

抄道太原。入自離郭北門。取東門而出。帝分命裴寂。文靜等守備諸門。並令大開不得輒閉。而城上不張旗幟。守城之人。不許一人外看。亦不得高聲。示以不調。乘威莫知所以。仍遣首賊帥王康達。率其所部千餘人。與志節府鷹揚郎將楊毛等。潛往北門隱處。設伏。賊之待突厥過。抄其馬羣。擬充軍用。然突厥多帝登宮城東南樓觀之。且及日中。騎塵不止。康達所部。並是驍銳。勇于抄劫。日可食時。謂賊過盡。出抄其馬。突厥前後夾擊。埃塵漲天。逼臨汾河。康達等既無出力。並墜汾而死。唯楊毛等二百人。浮而得脫。城內兵數無幾。已喪千人。軍民見此勢。私有危懼。皆疑王威召而至焉。恨之愈切。神色自若。權甚于常。顯謂官僚曰。當今天下賊盜。十室而九。稱帝圖王。專城據郡。孤荷文皇殊寵。思報厚恩。欲與諸賢立功。王室適欲起兵。威雅沮乘。深相猜忌。密構異謀。欲加之罪。疑其私通城外。豈謂繫之二日。丙寅是十五日。突厥果入太原。此殆天心為孤。固非天意也。何從而至。天既為孤。道來。還應為孤。去彼若不去。當為諸軍遣之。無為慮也。帝以見兵未多。又失康達之輩。戰則乘寡。非敢緩恐入掠城外居民。夜設伏兵出城。以據險要。曉令他道而入。若有來援。仍誠出城將士。遙見突厥。則速據險。勿與共戰。若知其戰去。必莫道之。但送出境而還。使之莫測。爾後再宿。突厥遂官自相謂曰。唐公相貌有異。舉止不凡。智勇過人。天所與者。前來馬邑。我等已大畏之。今在太原。何可當也。且我輩無故遠來。他又不同我戰。開門待我。我不能入。久而不去。天必贖我。我以唐公為人。復得天意。出兵要我。盡死不疑。不如早去。無住取死。已亥夜。潛遁。明日城外。聞入馳報。帝曰。我知之矣。文武官入賀。帝曰。且莫相賀。當為諸官召而使之。即立自手疏與突厥書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自去自來。豈非天所為也。我知天意。故不遣汝。汝知天意。亦須同我。當今隋國喪亂。蒼生困窮。若不救濟。總為上天所責。我今大舉義兵。欲寧天下。遠迎主上。還其突厥和親。更似開皇之時。豈非好事。且今日陛下雖失可汗之意。可汗寧忘高祖之恩也。若能從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必以路遠。不能深入。見與和通。坐受寶玩。不勞兵馬。亦任可汗。一二便宜。任量取中。仍命封題署云某啓。所司報請云。突厥不識文字。惟重貨財。願加厚遺。改啓為書。帝笑而謂諸者曰。何不達之深也。自頃離亂。亡命甚多。走胡奔越。書生不少。中國之禮。併在諸夷。我若敬之。彼仍未信。如有輕慢。猜慮愈深。古人云。屈于一人之下。伸于萬人之上。塞外羣胡。何比擬凡庸之一耳。且啓之一字。未直千金。尚欲與之一。一字何容有恨。此非卿等所及。適遣使者馳驛送啓。始畢得書大喜。其部遠官等曰。我知唐公非常人也。果作異常之事。隋主前在鴈門。人馬甚衆。我輩攻之。莫不敢出。太原兵到。我等畏之若神。皆走還也。天將以太原與唐公。必當平定天下。不如從之。以求寶物。但唐公欲迎隋主。其和和此語。不好。我不能從。隋主為人。我所知悉。若迎來也。即忌唐公。於我舊怨。決相誅伐。唐公以此喚我。我不能去。唐公自作天子。我則從行。覓大勳賞。不避時熱。當日即以此意作書報帝。使人往說。不諱七日。使至前日。所賀官僚。舞蹈稱慶。帝開書歎息。久之曰。非有天命。此胡寧豈如此。但孤為人。臣須盡節。主憂臣辱。常未立功。欲舉義兵。欲戴王室。大名自著。長惡無君。可謂階亂之人。非復尊隋之事。本虛兵行。以俟突厥南侵。屈節連和。以安居者。不謂今日所報。更相要逼。乍可絕好善夷。無有從其所勸。突厥之報帝書也。謂使人曰。

唐公若從我語，即宜急報。我道大遠官往取進止，官保等以帝辭色倏然，莫敢言。與國寺兵知帝未從，突厥所請，往往偶語曰：公若更不從，突厥我亦不能從。公表寂，劉文靜等知此，以狀啓聞。帝作色曰：公等並是隋臣，方來共事，以此勸孤，臣節安在？表寂等對曰：使伊呂得盡誠于禁，即不為湯武之臣，寂等改以事君，不敢拘于小節。且今士衆已集，所乏者馬，善人未是急須，胡馬待之如渴，若更遲留，恐其有悔。帝曰：事不師古，鮮能克成。諸賢宜更三思，以謀其大。六月己卯，太子與齊王至自河東，帝懼甚，表寂等乃因太子奏王等入啓，請依伊放太甲，從光胤昌邑故事，廢皇帝而立代王，與義兵以救郡縣，改旗幟以示突厥，師出有名，以輯夷夏。帝曰：如此所作，可謂掩耳盜鈴，事機相迫，不得不爾。雖失意于後主，幸未負于先帝，乘議既同，孤何能易？所恨元首盡，股肱隨，欲飲不得已。表寂等曰：文皇傳嗣，後主假權，楊素亡國，喪家其來漸矣。民怨神怒，降茲禍亂，致天之罰，理亦其宜。於是遣使以乘議報突厥，始舉依旨，即遣其柱國康鞘利、級失、熱寒、特勤、達官等，送馬千疋，來太原交市，仍許遣兵送帝往西京，多少惟命。康鞘利將至，軍司以兵起甲子之日，又符讖尙白，請建武王所執白旗，以示突厥。帝曰：殊村之旗，牧野臨時所仗，未入西郊，無容預執。宜兼以綠雜半續之，諸軍稍離皆放此。營壁城巔，幡旗四合，赤白相映。若花園開皇初，太原童謠云：法律存，道德在，白旗天子出東海。帝亦云：白衣天子，故隋主恆服白衣，每向江都，擬于東海，常修律令，筆削不停，并以綠畫五級木壇，自隨以事道。又有桃李子歌曰：桃李子，莫浪語，黃鸝繞山飛，宛轉花園裏。案李爲國姓，桃當作陶，若言陶唐也。配李而言，故云。桃花園宛轉，樹旌旆，粉管老幼，解斷在耳，忽視靈驗，不勝懷。帝每顧旌幡，笑而言曰：花園可爾，不知黃鸝如何。吾當一舉千里，以符其讖。自爾已後，義兵日有千餘集焉。二旬之間，衆得數萬。表寂等啓曰：義軍漸大，宜有司存，官保所統，須有群屬。帝曰：布衣之士，或假名竊位，孤實將軍，居唐大字，近捨于此，更欲何求？表寂等請進位大將軍，以隆府號，不乖古今。權藉威名，帝曰：卿以二立相期，欲孤爲虛光之任，或在將軍，何關大也。必須仍舊，亦任加之。署置府僚長史已下，功次取之。量能受職，表寂等又請置諸軍并兵士等總號，帝曰：諸侯二軍，春秋所許，孤今勤業，差擬管文，可作三軍，分置左右，謀簡統帥，妙選其人。諸軍既是義兵，還可呼爲義士。昔周武克殷，義士非其薄德，况今未有所克，敢忘義士者乎。太原遼山縣令高斌，廉拒不從命，仍遣使問行往江都。表寂舉兵，煬帝惡李氏據有太原，聞而甚懼，乃勅東都西京，嚴爲備禦。西河不時送款，帝曰：遼山守株，未足爲慮。西河繞山之路，當吾行道，不得留之。六月甲申，乃命大郎二郎率衆取之。除程命賈三日之糧，時文武官人，並未聚置。軍中以次第呼太子秦王爲大郎二郎，帝曰：爾等少年，未之更事，先以此郡觀爾所爲，人其爾瞻，咸宜勉力。大郎二郎跪而對曰：兒等早蒙弘訓，稟教義方，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家國之事，忠孝在焉，故從嚴令，事須稱旨。如或有違，請先軍法。帝曰：爾曹能爾，吾復何憂。于時義師初會，未經講閱，大郎等慮其不攻，以軍法爲言。三軍聞者，人皆自肅。兵向西河，大郎二郎在路，一同義士等，其甘苦，齊其休息，風塵警急，身即前行，民間近道果菜已上，非買不食。義士有竊取者，即道求主爲還償，亦不詰所竊之人。路左有長老，或進蔬食，憂者重傷其意，非其所見，軍人等同分，未嘗獨受。如有牛酒

饋遺，案與來者，勞而遺之曰：此附法也。吾不敢，願虛前人有，遂爲終日不食以謝之。於是將士見而感悅，人百其勇。至西河城下，大郎二郎不甲，親往諭之。城外欲入城人，無問男女小大，並皆放入城內。既見義軍寬容至此，咸思奔赴。唯有郡丞高德信，執迷不反，已丑，以兵臨之。飛梯縋進，衆皆爭上，郡司法書佐朱知珣等，從城上引兵而入，執德信以送軍門。德信即隋之見覺人也。大郎二郎等數之曰：卿送野鳥，豈道見覺，使感隋侯，以爲祥瑞，前高指鹿爲馬，何相似哉。義兵今獎王室，理無不殺超商之嘆，仍命斬將，自外不數一人，秋毫無犯。往還九日，西河遂定。師歸，帝聞喜曰：以此用兵天下，橫行可也。是日，即定入關之策。癸巳，以世子爲關西公，爲左領軍大都督，左三統軍等，魏謩、二、郎爲煬煥公，爲右領軍大都督，右三統軍等，魏謩、世子乃爲太原郡守命表寂、劉文靜爲大將軍府長史司馬，以殷開山、劉正會、溫大雅、唐儉、權弘壽、盧隋、思德、平、武士讓等爲掾，尉遲弼、左等官，以應揚王長階、姜寶、揚毛、京兆長孫順德、寶珠、劉弘基等，分爲左右統軍，別統軍，自外文武職員，隨才詮用。其平旦，有僧俗姓李氏，獲白狼而獻之。至日未時，又有白雀來止帝牙前樹上，左右復捕獲，明且，有紫雲見于天。當帝所坐處，移時不去。既而欲散，變爲五色，皆若龍獸之象。如此三朝，百姓咸見文武謁賀，帝皆仰而不受。丙申，突厥柱國康鞘利等并馬而至，舍之於城東，與國玄壇，鞘利見老君尊容，皆拜。道士賈昂見而謂同郡溫彥將曰：突厥來詣唐公，而先謁老君，可謂不失尊卑之次，非天所遣，此輩寧知禮乎。丁酉，帝引康鞘利等，禮見於晉陽宮東門之側，舍受始畢，所送書信，帝爲親恭，厚加褒賚，鞘利等大喜。退相謂曰：唐公見我善人，尚能屈意，見諸華夏，情何可論。敬人者，人皆敬愛，天下敬愛，必爲人主，我等見之，人不覺自敬。從此以後，帝每見鞘利等，愈加敬畏，不失蕃臣之禮。其馬千疋，唯市好者，而取其半。義士等咸自出物，請悉買之。帝曰：彼馬如羊，方來不已，吾恐爾等不能買之。胡人貪利無厭，其欲少賈，且以見貨，示其非急于馬。吾當共之，賈市不用爾物，毋爲迫役。自收家財，已而高陽郡靈壽賊帥鄧士陵，以其黨數千人，款附。即授鎮東將軍，封燕郡公。仍置鎮東府，具補僚屬，以招撫山東郡縣。乙巳，康鞘利等還蕃，乃命司馬劉文靜報使，並取其兵，靜辭，帝私誠之曰：胡兵相送，天所遣來，敬煩天心，欲存民命，突厥多來，民無存理，數百之外，無所用之。所防之者，恐武周引爲邊患，又胡馬牧放，不煩粟草，取其勢，以懷遠人，公宜體之，不須多也。

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二

起自太原至京城凡一百二十六日

秋七月壬子以四郎元吉為太原郡守留守晉陽宮文武後事並委焉... 朕自太原至京城凡一百二十六日... 朕自太原至京城凡一百二十六日...

大唐創業起居注 卷二

一五

大唐創業起居注 卷二

謂隆平揚推往初歷選前時詩書所美莫之能尚然聖人千慮失於知子以正萬國... 朕自太原至京城凡一百二十六日... 朕自太原至京城凡一百二十六日...

大唐創業起居注 卷二

一五

略稽胡、隴石、龍泉、文成等諸郡。丙辰，至于西河，引見民庶等，禮敬者老，哀撫貧獨，賑貸窮困，擢任賢能，平章獄訟，日昃而罷。因有所遺，顧謂左右曰：向之五條，惟皇道、禮、明、文、思，以之建極，所以自強不息，為敵兵之先聲也。仍自注授老人七十已上通議、朝請、朝散三大夫等官，教曰：乞言將智，事屬高年，耄耋杖鄉，禮宜優異。老人等年餘七十，旬旬畢，見我義旗，惟瞻樂地，筋力之禮，知不可為，肉帛之資，慮其多關。式加榮秩，以酬其勞，節級並如前授。自外當士豪，為以資除授，各有差官之大小，並帝自手注，最才敏効，成得厥宜，口開功能，筆不停輟。所司唯給告身而已。爾後遂為恆式。帝特書工，而且疾，真草不拘常體，而草跡韶媚可愛。嘗一日注授千許人官，更遂遇得好紙，走筆若飛，食頃而訖，得官人等，不敢取告符，乞寶，神筆之跡，遂各分所授官名而去。乙丑，張綸等下隴石郡，其太守楊子崇，為亂兵所害，崇即後主從弟也。頗有學識性理，帝甚惜之，崇性怯而無謀，故及於難。入自雀鼠谷，次于靈石縣，壬戌，霖雨甚，頓營於買胡堡，去靈石五十餘里。此縣西北抗汾水，東拒盤太山，守險之衝，是為襟帶，西京留守代王遣驍將歐牙郎將宋老生，率精兵二萬拒守。又遣左武侯大將軍屈突通，將遼東兵及驍果等數萬餘人，據河東，與老生相影響。仍命臨汾以東諸郡所在軍民城守，並隨便受老生、屈突等徵發，帝聞而笑曰：億兆離心，此何為也。老生乳臭未干，師老之謀，屈突庸薄，無曲突之慮，自防輕敵，二子有之，關外相時，非其事，且屈突、歐牙咸，時人謂其能兵，老生數勝，自許堪當勳敵，無識之徒，因相詬附，謂其必能制我，不道援兵，我若緩以持之，彼必以吾為怯，出其不意，不過一兩月間，並常擒之，吾無憂也。于時秋霖未止，道路泥深，帝乃命府佐沈叔安、崔善為等，間遣驍兵往太原，更運一月糧，以待開關。甲子，有白衣野老，自云靈太山遺來，請謁，帝弘達至理，不語神怪，逃乎佛道，亦以疑未之深信，門人不敢以聞，此老乃伺帝行營，路左拜見，帝戲謂之曰：神本不測，卿何得見，卿非神類，豈共神言，野老對曰：某事山崩，山中開路，遺語大唐山帝云：若往靈石，宜東南傍山取路，八月初雨止，我當為帝破之，可為吾立祠，廣也。帝試遣案行傍山，向靈石，道路雖峻，兵狂行而城中不見，若取大路，去縣十里，城上人即遙見兵來，帝曰：行逢滯雨，人多疲，甲仗非精，何可令人遠見，且欲用權譎，難為之朽，山神示吾此路，可謂指蹤，爾嘗有徵，吾從神也。然此神不欺，道衰子，亦應無負於孤，願左右笑以為樂。丙寅，突厥始畢使達官級失，特勤等先報，已遣兵馬上道，計日當至，帝曰：前名賈胡，知胡將至，天其假吾此胡以成王業也。己巳，榮陽城帥李密，遣使送款致書，請與帝合從，帝大悅，謂大郎、二郎等曰：榮陽南柔，強胡北附，所疑此寇，今並歸心，主上志在過江，京都疑死不暇，天下可傳檄而定，何樂如之。初，李密與楊玄感同逆，感誅而密亡，命投東郡賊帥翟讓，讓知密是蒲山公之子，頗讀漢書，納而禮之，推為謀主，密以百姓饑弊，說來據洛口倉，屯守武牢之險，密自復舊封為魏公，號翟讓為司徒，讓所部兵，並齊濟間漁獵之手，善用長槍，華陽龍腕細馬，所向江都者，多為讓所劫，故其兵銳於他賊，加以密是逃刑之人，同守衡要，隋主以李氏舊王，又有桃李之歌，謂密應於符讖，故不敢西顧，尤加憚之，密雖為讓所推，恐其圖己，恭儉自勵，布衣蔬食，所居之室，積書而已，子女珍玩，一無所取，販貨貧乏，敬禮賓客，故河汴間絕糧之士，多往依之，密又形儀眇小，讓弗之忌，遂謀殺讓，而并

其乘，密以場帝不來，讓讓已死，坐對放倉，便有自許之志，作書與帝，以天下為己任，屢有大言，其書多不錄。大略云：欲帝為盟津之會，殘商幸於牧野，執子嬰于成陽，其旨以殺後主，執代王為帝，帝覽書，抵掌謂所親曰：密誇誕不達天命，適所以為吾拒東都之兵，守成舉之既，更覓韓彭，莫如用密，宜早辭推獎，以歸其志，使其不虞於我，得入關，據蒲津而屯永豐，阻瞻函而臨伊洛，東看華賊，西看秦人之漁父矣。記室承旨報密書曰：頃者崑山火烈，海水羣飛，赤縣丘墟，黔黎塗炭，布衣成卒，繼繼於帝，王孤鳴，悲望京洛，強弩穿城，臨關周原，傷屍滿路，主上南巡，泛濫舟而忘返，旬奴北域，將被髮於伊川，並上無虞，羣下結舌，大盜移國，莫之敢指，忽焉至此，自貽伊戚，七百年之基，窮於二世，周齊以往，書契以還，邦國淪胥，未有如斯之酷者也。則我高祖之業，幾墜於前，吾雖庸劣，幸承餘緒，出為八使，入典八屯，位未為高，足成非賤，素冷當世，倘俛叨榮，從容平勃之間，雖云不可，但願而不快，通賢所賞，主憂臣辱，無義徒然，等哀公而流涕，極賈生之慟哭，所以仗旗投袂，大會義兵，綏撫河朔，和親蕃馭，共匡天下，志在尊隋，以弟見機而作，一日千里，雞鳴起舞，豹變先鞭，御宇當塗，車來中土，兵臨燔鄂，將觀周鼎，營屯教倉，階似漢王，前遣簡冊，屈為爵齒，今辱來旨，莫我肯顧，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顧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麟附翼，惟冀早騰圖籙，以率兆庶，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于唐，斯足榮矣，殘商幸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成陽，非敢開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下期，今日變與南幸，恐同永嘉之勢，願此中原，鞠為茂草，與言感歎，實疚于懷，脫知動靜，遲數貽報，未而慮，用增勞，名利之塵，鑄鑄縱橫，深慎垂堂，勉茲鴻業，密得帝書，甚悅，示其部下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也，遂注意東都，無心外略，劉文靜之使善也，來避而突厥兵馬未至，時有流言者，云突厥欲與武周南入乘虛，掩襲太原，帝集文武官人及大郎、二郎等，而謂之曰：以天贊我而言，應無此勢，以人事見機而發，無有不為此行，遣吾嘗突厥武周之地，何有不來之理，諸公意謂何，讓者以老生突厥相去不遠，李密請誑，奸謀難測，突厥見利則行，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都之會，讓兵家尉在焉，愚夫所慮，伏聽教旨，帝顧謂大郎、二郎等曰：爾輩如何，對曰：武周位極而志滿，突厥少信而貪利，外雖相附，內實相猜，突厥必欲遠難太原，與肯近亡馬邑，武周悉其此勢，必未同謀，又朝廷既開國舉兵，憂虞不暇，京都留守，特畏義旗，所以驍將精兵，鱗次在近，今若卻還，諸軍不知其故，更相恐動，必有變生，營之內外，皆為勳敵，於是突厥、武周，不謀而至，老生屈突，追奔就來，進關圖南，退窮自北，這無所入，往無所之，畏溺先沉，近于斯矣，且今來求殺，被野人馬無憂，坐足有鞭，行即得乘，李密懸于倉米，未遑遠略，老生輕躁，破之不疑，定業取威，在茲一決，諸人保家愛命，所謂言之者也，兒等捐軀力戰，可謂行之者也，耕織自有其人，請無他問，兩龍進軍，若不殺老生而取靈石，兒等敢以死謝，帝喜曰：爾謀得之，吾其決矣，三占從二，何籍與言，儲夫之徒，幾敗乃公事耳，丙子，太原運糧人等，至八月己卯，謀止，帝指靈石，而謂之曰：此神之語，信而有徵，封內名山，詭詐諸侯，有事乃命所部鄉人，設祠致祭焉，庚辰，命諸軍舉行，整頓仗，辛巳，且發引，取傍山道而趨靈石，七十餘里，初行，窺其俄而秋霖澄明，帝謂大郎、二郎曰：今日之行，在卿兩將，景色如此，天似為人，唯恐老生怯而不戰，閉

門城守其若之何。大郎二郎啓帝曰。老生出自寒微。勇而無智。討捕小盜。頗有聲名。今來居此。必當大發其勞。若不出戰。死在不疑。輕騎挑之。無疑不出。如其固守。便可諫其相引。諫為誠節。彼無識解。不知遠大。為其左右。體悉凡庸。羣小相猜。自成疑阻。無妨密相表裏。傳首京都。小慧之人。思此解事。以此拉之。來戰不感。帝曰。老生不能逆戰。賈詡吾知無能為也。爾等籌之。妙盡其實。是日未時。帝將麾下左右輕騎數百。先到靈武城東。去五六里。以待步兵。至方欲下營。且道大郎二郎各將數十騎。逼其城行視戰地。帝分所將人為十數隊。巡其城東南。而向西南。往往指麾。似若安營而攻城者。仍遣散開山急追馬步等後。老生在城上。遙見後軍欲來。其關逼其城。乃從南門東門兩道。引兵而出。衆將三萬許人。帝慮其背城不肯遠關。乃部勒所將騎兵馬左右軍。大郎領左軍。振其東門。二郎將右軍。擬斷其南門之路。仍命小縮。備若避之。既而老生見帝兵。謂為畏已。果引兵更前。去城里餘而陣。散開山等所追步兵前軍。統到。方陣以當老生。中軍後軍相繼而至。未及戰。帝命大郎二郎。依前部分馳而向門。義兵齊呼而前。紅塵暗合。鼓未及動。鋒刃已交。響若山崩。城樓皆振。帝乃傳言。已斬宋老生。所部衆聞而大亂。捨仗而走。爭奔所出之門。門已大郎二郎先所屯守。懸門不發。老生取入不得。城上人下繩引之。老生攀繩欲上。去地丈餘。軍頭盧君弼所部人等。跳躍及而斬之。傳首詣帝。於是兵隨所向。皆禁不可止。數里之間。血流蔽地。僵屍相枕。日欲將落。帝見戰士心銳。仍命登城。時無攻具。肉薄而上。自中至西。遂平靈武。帝親戰地。槍然翻左右曰。河東已來。孤之所使。百姓見義旗。有誠節。老生所逼。至于塗炭。亂兵之下。善惡不分。火燒嶺山。雖論玉石。無妨死人之內。大有赤心於我者也。取來不得。及此戰亡。生未被知。沒有餘恨。靜而思之。良深痛惜。從今已去。當以文德來之。不復用兵戈矣。其破城。攻賊人等有勳者。並依格賞。受事不諱。日惟有徒隸一色。動可疑。請教曰。義兵取人。山嶽海納。逮乎徒隸。亦無棄者。及著勳績。所司致疑。竟其所請。可為太息。豈有矢石之間。不辨貴賤。庸勳之次。便有等差。以此論功。將何以勸。顯而為王。亦何妨也。賞宜從重。吾其與之。諸部曲及徒隸。有功勳者。並從本色勳授。壬午。帝引靈武城內老生文武長幼。見而勞之。曰。老生之外。孤無所咎。縱卿不誠于孤。亦當以赤心相仰。乃節級授官。與元從人齊等。其丁壯勝兵者。即遣從軍。配左右領軍大都督。還取其同色。同黨自相統。處之不為疑異。降之徒。不勝喜。聞。欣者再生。其有圍中人欲還者。即授五品散官。放還。內外咸悅。咸思報効。仍命裴宋老生。以本官之禮。自是以後。未歸附者。無問鄉村堡塢。賢愚貴賤。咸遣書招。無有不至。其來詣軍者。帝並節級授朝散大夫以上官。至于逸民道士。亦請效力。教曰。義旗撥亂。庶品來蘇。類聚羣分。無思不至。乃有出自青溪。遠辭丹甌。就人問而齊物。從戎馬以同處。咸願解巾。負茲羈縻。雖欲勿用。重違其請。逸民道士等。誠有可嘉。並依前授。人或以授官。太高。帝者。帝曰。不憚得賞。漢氏以興。比屋可封。唐之盛德。吾方稽古。敢不遵行。天下之利。義無獨獲。率土皆貴于我。豈不益乎。且皇敗敗。各歸於此。此門解圍之効。東都獲救之勳。在難即許。授大夫。免刑。則惟加小尉。所以士無固志。將有墮心。版蕩分崩。至于今日。復軍明鑒。誰敢效尤。然亦使外寇覩之。徒。皆授無過此也。又加官。何如。用兵殺戮。好生任賞。吾畏其儆。當以不日而定天下。非卿等

小見所及。丙戌。入臨汾郡。勞撫。任用郡內官民。一如靈武。庚寅。宿于絳郡西北之鼓山。山。帝為討捕大。使時。帝營所。故返而宿焉。去絳十餘里。絳城不下。是日。鼓山西北有大浮雲。色或紫或赤。似華蓋。關之形。頃刻。有暴風吹來。向營。而帝所居帳上。帝指絳城而謂侍曰。風雲如此。見從。彼何不遠之。甚。仍命廚人。明日下城而後進食。辛卯。帝親兵于絳城。將士等爭欲先登。因而縱上。自卯及巳。遂取之。而食于正平縣。令李安遠之宅。通守陳叔遠。已下。面縛請罪。並捨而不問。待之如初。餘依臨汾郡部分。癸巳。至于蒲州縣。劉文靜。康簡利等。來自北蕃。突厥五百人。馬二千疋。從簡利等。至帝。喜其兵少。而來。退。藉之以關。謂劉文靜曰。吾已及河。突厥始至。馬多人少。甚懼。本懷。先是。帝使時。于此縣界。見河水清。泉太子。又于此界。獲玄狐。於往縣西南。見簡利。并與縣內遺俗等。殺。獲。權。丙申。至汾陰。遣。帝。招。劉。孫。華。華所部。強兵。至餘數千。積年劫掠。非常富實。漢水以北。莫敢當之。帝。到。華。喜。而。從。命。己亥。進營。停于壘口。分遣諸軍。問津水濱之人。具舟爭進。日有數百。仍署水軍。焉。辛丑。太原獲。帝。石。龜。形。文。有。丹。書。四。字。曰。李。治。萬。世。齊。王。道。使。獻。之。翠。石。丹。文。天。然。映。徹。上。方。下。銳。宛。若。龜。形。神。工。器。物。見。者。咸。驚。奇。異。帝。初。弗。之。信。也。乃。令。水。濱。磨。以。驗。之。所。司。浸。而。經。宿。久。磨。其。字。愈。更。鮮。明。於。是。內。外。單。賀。帝。曰。上。天。明。命。既。以。萬。吉。恭。承。休。祉。須。安。萬。分。孤。以。寡。德。舉。揚。預。此。既。為。人。下。不。容。以。之。禱。告。宜。以。少。牢。祀。石。龜。而。爵。送。龜。人。用。彰。休。慶。是。日。又有。獲。嘉。禾。而。獻。者。教。曰。嘉。禾。為。瑞。聞。諸。往。策。迷。乎。唐。氏。世。有。茲。祥。放。勳。獲。之。於。前。叔。虞。得。之。於。後。孤。今。札。合。復。逢。靈。貺。出。自。輿。平。來。因。善。樂。休。徵。偉。兆。何。其。美。與。願。循。禮。薄。未。堪。當。此。是。形。之。處。須。表。天。休。送。嘉。禾。人。與。平。孔。善。樂。宜。授。朝。散。大。夫。以。旌。嘉。應。王。寅。孫。華。率。其。腹。心。輕。騎。數。十。至。自。部。陽。華。年。餘。弱。冠。言。容。質。直。帝。見。而。輕。之。華。每。飲。勤。誠。請。先。立。効。帝。乃。厚。加。撫。過。甚。得。其。情。謂。華。曰。卿。能。渡。河。遠。來。相。見。吾。當。厚。酬。不。減。郭。仲。華。也。關。中。卿。輩。不。少。名。並。劣。卿。今。率。先。從。我。華。雖。當。相。繼。而。至。於。是。拜。華。左。光。祿。大。夫。封。武。鄉。縣。公。加。馮。翊。郡。守。從。其。來。者。仍。委。華。以。次。授。官。船。賜。各。有。差。仍。命。華。先。濟。為。西。道。主。人。華。大。悅。而。去。仍。命。左。右。統。軍。王。長。諧。劉。弘。基。并。左。領。軍。大。都。督。府。長。史。陳。演。壽。等。率。師。次。華。而。渡。據。河。西。岸。以。待。大。兵。九。月。乙。卯。張。綸。自。離。石。道。下。隴。泉。文。城。等。郡。獲。文。城。太。守。華。公。鄭。元。壽。送。焉。帝。見。元。壽。釋。而。遣。之。初。王。長。諧。劉。弘。基。陳。演。壽。之。濟。河。也。帝。誠。之。曰。屈。突。通。今。在。河。東。精。兵。不。少。相。去。五。十。餘。里。而。不。敢。來。足。驗。人。情。不。為。之。用。然。通。雖。不。武。久。在。戎。行。守。法。懼。罪。終。無。坐。位。不。妨。何。便。時。相。邀。襲。宜。為。之。備。以。折。要。衝。通。若。不。入。關。河。東。自。然。歸。我。分。兵。向。彼。我。即。擊。其。河。東。通。若。全。兵。守。城。卿。其。絕。其。橋。道。可。謂。前。扼。其。喉。後。無。其。背。首。尾。相。救。非。通。所。堪。若。不。走。之。必。成。擒。矣。吾。且。按。兵。觀。其。進。退。至。是。通。聞。孫。華。導。長。諧。等。渡。河。果。遣。獸。牙。郎。將。桑。顯。和。率。驍。果。精。騎。數。千。人。夜。馳。掩。襲。長。諧。等。軍。營。諸。及。孫。華。等。奉。教。備。預。故。並。覺。之。伺。和。赴。營。設。伏。分。擊。應。時。推。散。追。奔。至。于。飲。馬。泉。斬。首。獲。生。略。以。千。計。顯。和。走。入。河。東。城。僅。以。身。免。仍。撤。斷。蒲。津。橋。帝。聞。而。謂。官。屬。曰。屈。突。通。兵。此。行。事。不。獲。已。今。若。進。通。圍。之。必。不。敢。出。使。劉。弘。基。孫。華。等。至。關。門。斷。其。行。路。然後。吾。於。靈。口。朝。服。濟。河。利。沙。大。川。斯。之。謂。矣。戊。午。帝。親。率。諸。軍。圍。河。東。郡。分。遣。大。郎。二。郎。長。史。裴。勳。勳。兵。各。守。一。面。帝。登。城。東。原。上。西。望。城。內。所。為。屈。突。果。不。敢。出。兵。閉。門。自。守。城。高。甚。峻。不。見。可

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二

起攝政至即真日凡一百八十三日

義寧元年冬十一月甲子少帝以帝爲丞相進封唐王位在王公上以武德殿爲丞相府改教稱分萬機
百度禮樂征伐兵馬權仗庶績臯官並責成於相府惟郊祀天地四時禘祫奏聞帝固辭不拜公卿將佐
等謂曰公負孺子當朝豈得辭乎攝政公不入相王室何依臨在大節義無小讓帝嘆曰王家失鹿遂使
狐同老狼乃奉詔受冊乙丑檢林靈武五原平源安定諸郡並舉城降並遣使詣義軍請命於是遣書發
使慰喻巴蜀丙寅從丞相府長史已下屬官還以大將軍府僚裴寂等依次爲之己卯以隴西公爲唐王
世子改封煥煥公爲秦國公四郎元吉爲齊國公仍改太原留守爲鎮北府總統山東諸郡十二月隴西
金城郡奴賊薛舉等破賊率唐弼于扶風自稱天子初弼遣使詣帝歸款投狀扶風郡而爲薛舉所圍帝
遣援兵往扶風未至弼黨在郡城外爲舉所圍弼遂被郡守竇瑒所殺俄而瑒及河池郡守竇瑒相繼歸
京師於是拜瑒爲戶部尚書上柱國封燕國公瑒拜禮部尚書封宋公是月也屈突通自潼關都尉府欲
奔東都關上劉文靜等諸軍追而獲焉送之相府帝見通捨面禮之謂曰公以清貞岸上臣道不虧孤所
親心惟恨得卿之晚通拜款劉文靜等仍定弘農郡及佐諸縣義寧二年春正月蜀漢及民荒所在諸郡
雄豪并守長等奉帝書咸悅就道子弟獻款絡繹而至所司報答日有百餘聚益之開宴如也承詔封丞

相長史裴寂爲魏國公馬劉文靜爲魯國公趙興公神通爲鄭國公永安公孝基爲蜀國公自餘將佐
殷開山劉弘基已下並以次封開國郡公縣公焉其日李密趨起聚洛自許當遣王城如燧疑心孔
棘東都危逼有若倒懸西人之子理本奔命其左右大都督府所統諸軍並宜誠敬以時式過有征無戰
是謂義師招諭不從勿難違也初年正月春作方興不奪農時宜知其速於是以世子爲左元帥秦王爲
右元帥左右二府諸軍十餘萬衆引于灤水之北仍以尚書蕭瑒爲相府司馬劉文靜爲左元帥府長史
尚書竇瑒爲揀殷開山爲右元帥府長史司馬又拜屈突通爲上柱國封將國公檢校行軍左右虎賁軍
軍士以下倣佐等皆還知名者爲之帝親詣軍勞而警遣之二月涿郡太守口藝與漁陽上谷北平柳城
等郡諸官民遣使送款先是平原賊竇建德聚衆數萬人充斥河右渤海高陽等郡大將軍府使人張道
源所定趙郡襄國武安清河等郡是並陷於賊道源亦隨而沒焉建德遂僞稱王自號夏國又南陽朱祭
乘有所望並好食人自稱可達汗莫知可達汗之名有何義理酷害異常又有賊蕭銍起兵於江陵於是
以華陽公鄭元璣爲太常卿封沛國公道將兵出商山上洛道定南陽以東諸郡並遣使人左領軍大都
督府司馬馬元規慰撫安陸及荆襄間三月左右二元帥軍招諭東都城門不啟李密又不取西寇時
農月遂奉命旋師宜陽新安二郡而還留行軍總管史萬寶盛意師鎮宜陽呂紹宗任懷鎮新安少帝以
帝功德日懋天曆有歸欲行禪讓之禮乃進帝爲相國加九錫賜殊物加殊禮焉册曰於戲維爾假黃鉞
使持節大都督內外諸軍事錄尚書大丞相新除相國總百揆唐王夫乾道貞觀四象所以運行坤德合
弘高有馮其載育是以天地交泰賈始由乎聖人陰陽順成總已歸其元輔故能陶甄品物代彼天工
四海之羣飛迴三靈之掩耀百揆時序五典克從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表方斯蔑如也今將受
王典册其敬聽朕命上天不造降禍于我國家高祖乘盛業而昇龍太上釋寶圖以委御王室如燧堯亂
弘多敷周道消時鍾代季郊廟絕主有若綴旒則我祖宗之業已墜于地矣王應休明之運從非人之欲
奉七寶於代邸飛六轡於周京此乃綱我絕維有大造於皇家者也雖者塞表省方羣胡反噬矢流君側
圍甚平城淪陷指期防危莫恤王釋位同謀總伐千里晨炊糜食倍道兼行何奴遺跡乘輿反正此則王
之功也歷山飛稱兵難趙安假名號河朔響應山西屯結王首啓戎行大殲醜類此又王之功也夷狄貪
婪屬犯關塞驅迫良善殺略吏人王鞠旅理兵容甲長勳追奔逐北掃地無遺此又王之功也王威徒蕪
潛謀逆亂外交邊境內野好回實繁有徒徃覆宗社王收獸兕渠罪人斯得此又王之功也四郡多賊三
輔倒懸黃巾示宮闈之名赤眉爲國陵之禍因竟仍歲荆楚旅庭王投袂義舉星言電邁取霍邑如摧朽
舉秦關如反掌克清渭制志存匡復此又王之功也北荒獮鬻事藉轉廢比者中原多故龍堆道絕王式
退有方款關請吏更收鄴郡復我舊藩此又王之功也汾晉地險道途攸聚山藏川流負罪積誅類馬騰
之乞活同殿尤之盡數王懷柔伏叛杖信示威交臂屈膝申其向化此又王之功也河瀆轉清密邇關畿
京城委積由來向矣羣凶據竊一鼓而崩此又王之功也京師危迫奸臣放命異一相之居內同四凶之
屬禍王大誓師旅與言成既齊清上國拯厥賢旌舉市焚屍並鳥元惡此又王之功也上天貽愛莫甚乎

人愛莊聖賢，躬予冲幼，官守司存，社稷有奉，濟方割于下，熱熒良光於上，此又王之功也。唐獨因豎，草
 竊岐陽，吞噬齊邦，侵逼都鄙，王制以御，策觀其繼，二親離棄，我盡收之，此又王之功也。華陽黑水，控接
 岷嶓，山川阻深，盡為通政，漢風所化，行江漢，此又王之功也。薛舉崇茲，同惡相濟，僧擬與服，滔天浪
 西士遊魂，泰山肆毒，赫斯授律，成俘醜類，鼓隨齊築京觀，并謂為之不流，此又王之功也。三蜀奧區，一都
 之會，夷民紛雜，撥陳荒梗，王發一介之使，降咫尺之書，而盤關洞出，劍閣無險，此又王之功也。弘農句服，
 帶帶河陳，鞠為寇域，連城阻亂，長策遠馭，不征而服，此又王之功也。王有濟天下之勳，重之以明德，愛初
 發跡，肇自鴻階，峻極比于嵩華，清瀾運于溟渤，體茲將聖，道被如仁，在物不失其宜，含靈咸安其所，春生
 夏長，信及四時，地平天成，義兼得一，總萬機之務，因百姓之心，保又我皇家，弘濟乎多難者也。是以濟濟
 多士，庶政維綱，程四時，要荒式序，激清風以厲俗，暢和氣以調時，神功伴於造化，積德高於垂象，朕又
 聞之，先王之幸物也。尊賢尚德，茂賞時庸，五侯專征，九命作伯，周旋光錫，桓文是脩，大啓南陽，以表東海，
 况乃道冠伊稷，功高管鄭，酬勳茂爾，朕其懼焉。今晉授相國，以河內，汲郡，清河，武安，魏郡，高陽，平原，
 趙郡，襄國，通前三十郡，增封唐國，錫茲黑土，宜以白茅，爰定爾邦，用建冢社，昔周邵分陝，咸為保傅，毛畢
 諸侯，入作卿士，內外之任，禮實攸宜。今授相國印綬，唐王璽，絨茅土金，獸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
 第十，相國禮絕羣后，任總所司，朝班辭數，宜以事革，其以相國總百揆，去錄尚書之號，上所假黃鉞，內外
 都督丞相印綬，又加王九錫，其敬聽後命，以王繩紀禮度，哀折於獄，罔不用情，無或違志，是用錫王大輅
 戎輅各一，玄牡二，以王分地，教本人天是賴，疏庸務農，所實惟敘，是用錫王衮冕之服，赤舄副焉，以王
 風雅所被，彌或成，陰陽順理，遐邇宅心，是用錫王軒懸之樂，六佾之舞，以王褒賞皇道，義聲遐暢，三才
 所運，四海攸歸，是用錫王朱戶以居，以王登賢命秩，貞德升朝，思帝所難，能官流詠，是用錫王納陛，以登
 以王正色持衡，銜範御下，式遏姦宄，蕩清華夏，是用錫王武賁之士三百人，以王威同夏日，志厲秋霜，刑
 厝有期，寬而不漏，是用錫王鈇鉞各一，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以王霜崖履踐，禮祀恭嚴，天地幽
 通，孝思至感，是用錫王租粟一，道，珪璋副焉，唐國宜置丞相已下，一進舊式，往欽哉，祇奉大禮，用膺多福，
 以光我高祖之休命，可不慎歟。待中補叙帝私謂元從府僚曰：少帝今時，可謂吾家所立，本謂社稷，上報
 高祖，冀終附氏，不失人臣，豈期孺子尚幼，未復明辟，僥倖之徒，諷其假孤名器，安有至尊，羽儀天子之禮，
 假諸臣下，何以爲國，孤總朝政，此事不得不知，政由己出，還自錫進，含天之功，以爲己力，孤不欺人，敢欺
 天也，羣僚等固請曰：道何爲相國，魯公用王禮，前賢不讓，請以爲不疑，帝曰：兩賢遇周漢之初，輿有大勳，
 于二代，孤劇亂離之季，世值隨運之將盡，昏明時異，授受事殊，擬於其倫，實多慙德，然諸公欲孤行魏晉
 之故事，爲豹變之鴻漸，聊爲吾子揚權而陳之，曹馬之興，不以義舉，英雄鼎峙，角逐爭衡，無君之人，欲速
 大位，逼脅孤寡，假詔自媒，因九錫而論功，於百辟於殊禮，示難進於謙退，思賦塞於華情，故路人咸見其
 心，有諷呼爲狐媚，斯皆兆庶不推，臨歌不屬者也，宋齊跋爾，處於江湖，地當漢之一郡，自稱符號，可知必
 以魏晉爲模，習虞夏而稱讓，功微五伯，禮盛二王，於是阿諛希旨之徒，中致勸于抗矯，飾非輕薄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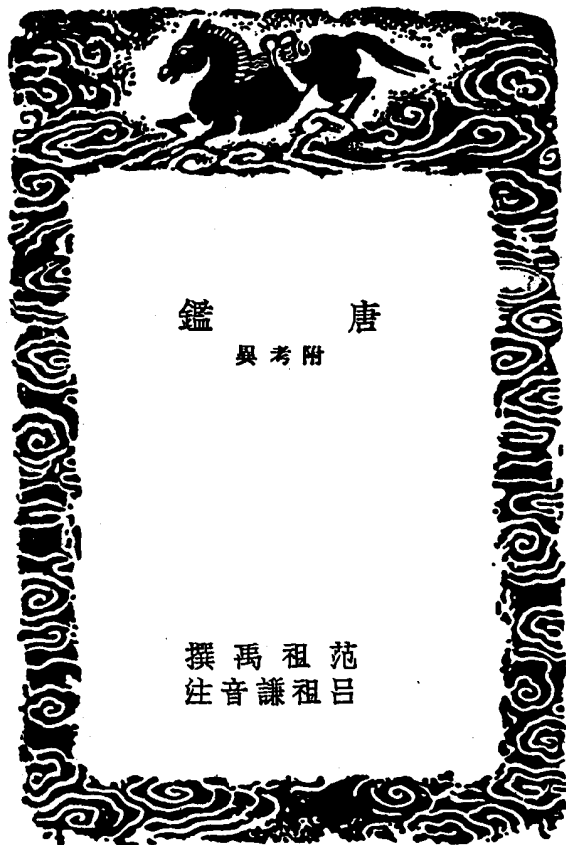
聘讓辭而偉舉，未聞榮封之風，福於殷周之初，從此而言，斷可知矣，何輕易天命，以自厚誣，孤每視前史，
 見斯事迹，未嘗不拊掌而笑，嗟彼羣迷，明賢所棄，見賢思齊，勿循前弊，時有啓帝者，以爲即真之漸，傷事
 因循，相承作故，帝曰：孤聞昇天無階，於何爲漸，必如來旨，事轉成疑，至若河漢天所，泗上亭長，令其位次
 受終，未易享國，所問功德何如，誰云位之大小，以孤攝守關中，能負孺子，見推相國，作鎮假王，漢有前蹤，
 不能遠求，欲以曹魏，司馬炎爲例，九錫殊物，賜加非宜，不願擬議，亦恥老瞶，同傳公卿，聞帝此旨，將而厚
 顏，謂府策對，帝又謂之曰：魏氏以來，革命不少，鴻儒碩學，世有名臣，佐命與皇，皆行禪代，不量功業之本，
 惟存掛號之容，上下相蒙，遂爲故實，寧有湯武接于夏殷，不憲章于堯舜，晉魏歸於周漢，翻祖述于助華，
 且義之禪讓，二聖繼圖，舜因讓禹，以明堯哲，示天下爲至公，不私己於尊位，故資虞以後，若脫屣焉，是知
 非堯不能讓舜，非舜不能命禹，商周德所不逮，有撥亂反正之功，順天行誅，逆取順守，咸以至誠策濟，無
 隱神祇，三五帝王，稱茲四聖，英聲茂實，飛騰萬古，堯舜不及於子，讓德而稱帝，湯武不私於後胤，力取而
 爲王，故道有降差，名有優劣，然立功立德，亦各一時，未葉後來，功德無紀，時逢屯否，擁兵竊命，託云輔政，
 擇立餘孽，頑固支庶，先被推崇，容者英宗，密加夷戮，專權任己，逼令讓位，雖欲己同於舜，不覺神者非堯，
 貶德於唐虞，見過于湯武，豈不悖哉，魏晉宋齊，爲惑已甚，託言之士，須知得失，羣公退而悅脫，私相謂曰：
 相王格論，絕後光前，發明典興，申理誓語，可謂君子一言，定八代之榮辱矣，帝又謂所親曰：諸人雖復見
 吾言論，仍自不知至理，吾今一匡天下，三分有二，入關形勢，頗似漢高祖，且起軍甲子，旗幟已革，如何更
 於少帝之處，却受九錫而求殊禮，孺子有知，不容有行此事，既成無識，此乃吾自爲之，立身以來，不欺暗
 室，如何今日，誣罔天聽，所區別帝王，激揚名理，以懲是古非今之輩，謬相勸逼，於是推故丞相府爲相府，
 而九錫殊禮，並屬諸有司，是月也，宇文化及，兼弟智及等，并驍果武賁司馬，監門郎將，裴乾通等，謀
 同逆，因驍果等欲還精銳，遂夜率之而圍江都宮，殺後主於彭城閣，初，驍果兵等苦於久在江都，成思歸，
 叛，至是，煬帝知府僚有西京，過江計定，仍先分驍果往守會稽，誑之云：往東與崔暹，化及等因之而作
 難，於是隋主崩，帝乃率文武羣賢僚佐，從少帝舉哀於大興後殿，帝哭哀甚，有諫止帝者，帝曰：吾爲
 人下喪，何可不哀，然亦恨後主不亡於開皇之末，以延鼎祚耳，化及等本自因思歸之衆，而行殺逆，及
 以許公之子爲衆所推，至是，遂僭稱尊號，率其同惡，欲入關，以李密斷成，據洛口，乃關北取黎陽倉，從
 白馬津而渡，帝乃遣統軍張衡，將龍津以東從兵，往魏郡道，招化及等，繼遣淮安王神通，往定山東諸
 郡，又募犯罪者數千人，聽効力贖罪，并張衡等，並是淮安王節度焉，李密聞化及之趣河北，乃分兵遣別
 將徐世勣等屯黎陽，拒守化及，從苑道渡河，絕糧，途頓於聊城縣，淮安王等率衆圍城，部分失機，行兵不
 利，退保魏郡，化及衆聚聊城，糧無所出，復遣使知其窮蹙，遂攻破之，獲化及衆弟智及，實以逆逆並斬之，
 而拘衆，煬帝崩后，亦沒于賊庭，於是江都宮人美女，珍寶金帛，及乎玉璽，並建德有之，不逞之徒，因說
 建德送蕭皇后及宮人等，多費金帛，重賂突厥，市馬而求授，少帝年未勝衣，不經師傅，長於婦人，手時
 事茫然，既知煬帝不存，惟求潛避，及四月，詔曰：天禍隋國，大行太上皇遇害，江都陷，甚望夷，豈深願北，慎

余嘗謂太宗長自生貴。體足甘繡。未誌幼志。便規大禹。運策則伏肉輸飛。捉刀則凶鱷魚潰。英雄見之心死。夷夏歸若赴。尊宅九有。猶爭漢土之能。誅定萬方。還證燕王之業。斯固資擅文武。助高圖錄。既孤往載。少變來風者。而此注僅與關西方篇。齊國聯鑄。踰此瓊才。不殊典品。遂使跡已陳于千載。疑忽生于單軌。非懼事戾人經。父在無自尊之義。當由身觀國史。化家為溢美之言矣。

繡水沈士龍啟

倒業起居注。自起義旗至即位。僅三百五十七日事耳。其中所載。破歷山飛。斬宋老生。及入關下都城數段。亦自寫得雄快。第殺王威。高君雅事。不若劉會政傳宛委詳致。若所稱高祖始為太原。便自以為天授。此似不必始于太宗。然晉陽宮婢哭諫旋師。乃舉義最大節目。何可抹煞。大抵載筆時。建威方為太子。故凡官結納賢豪。攻略城邑。必與太宗並稱。其後雖太宗即位。豈肯竊禁祕。不遑竄改耶。

武原胡震亨啟



重刻唐鑑音註序

古來音註之家，經為多。史次之，如裴綱、司馬貞、張守節之於史記，顏師古、章懷太子之於兩漢書，研覈詳明，折衷至當，尚矣。最後則胡三省資治通鑑音註，足與古人方駕，而求其簡要，不煩，洞達治體，則惟呂成公所著范學士唐鑑音註。尤萬世君人者之金鏡焉。按唐鑑十二卷，學士官編修時，與司馬溫公修通鑑奉詔而作，學士分掌唐史，上自高祖，下逮昭宗，嘗於編次之餘，稽其成敗之迹，挈其宏綱，繫以論斷，元祐初，表進於朝，上嘉納之。宋高宗嘗與侍臣言曰：讀資治通鑑，知司馬光有宰相度，讀唐鑑，知范祖禹有臺諫手段。其推重如此。惟朱子語錄，謂其議論近弱，且病其有治人無治法。晚年作社會記，則亟稱之，以為不易之論，而自悔前言之誤。蓋朱子亦深佩之，成公不好議論，不立門戶，先之以音義，繼之以註釋，其間是非褒貶，無不以學士為準。註成分為二十四卷，較原帙增其半。我朝嘉慶間，容廟詔示羣臣曰：范祖禹所著唐鑑一書，雖後一代事蹟，攷鏡得失，其立論頗有裨於治道。因命館臣，徵其體例，輯為明鑑，蓋以取鑒前代，亦即殷鑒及周，鑒殷之意也。顧安得成公其人起而音註之，俾與唐鑑并傳不朽，以為萬世君人者之金鏡哉。同治十年冬十月，同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謹序。

唐鑑音註序

唐鑑 附考吳

范祖禹撰 呂祖謙注音

進唐鑑表

臣祖禹言：臣竊以自昔下之戒上，臣之戒君，必以古驗今。以前示後，禹益之於舜，則言其所無于佚于樂。書大禹謨，益曰：吁咎哉，罔念厥德，厥之戒君，必以古驗今。以前示後，禹益之於舜，則言其所無于佚于樂。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傲虐之作，防於未然。書益稷，禹曰：無若丹朱，周召之於成王，則相古先民歷年歷命。書召誥，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而禧天若。今時既樂厥命，今相有殷，天地格保，而禧天若。今時歷年歷命，既樂厥命，又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喪厥命。我不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陳於前，皆所以進哲德而發聖功也。臣祖禹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昔在先朝承乏書局，典司載籍，實董有唐，嘗於編次之餘，稽其成敗之迹，折以義理，緝成一書，思與庶人傳百工執藝，書以誦，工執，獻之先帝，庶補萬分。比臣赴職，不幸先帝遽揚末命，伏遇皇帝陛下，膺膺大統，睿智日躋，詳延耆儒，啓沃聖學。書說命，啓乃，暨於前代。唐書述其傳，太宗曰：宜莫如唐，俾刑祖宗之典則。詩周頌，維式刑文王。四方承式，萬世永賴。書大禹謨，帝曰：萬，臣之此書，雖不足以發揮德業，廣助聰明，拳拳之忠，不能自己，苟有所得，不敢不告，輒以狂愚，塵玷日月，罪當誅死，伏惟清問之燕，少賜省覽，其唐鑑十二卷，繕寫成六冊，謹隨表上進，以聞。臣祖禹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承議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騎都尉賜緋魚袋臣范祖禹上表。

又上太皇太后表

唐鑑進表

唐 歷代紀元圖

臣祖禹言。臣聞觀古所以知今。彰往所以察來。易繫辭。夫易所唐於本朝。如夏之於商。商之於周也。厥監不遠。著而易見。臣祖禹誠懼。慎頓首頓首。臣頃在書局。多歷年所。嘗與不勤而祿。無補聖世。神宗皇帝明燭幽遠。一物不遺。特垂謨。恩。擢貴祿。省。臣比及赴職。不幸先帝遠。遺棄羣臣。不獲一視。清光。雖。之志。無所復伸。臣嘗於職事之餘。討論唐史。撫其行事。緝成一書。妄以私意。而發明之。可以稽參得失。監觀成敗。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母臨萬國。天覆羣生。酌于民言。以美聖政。臣區區之忠。既無及於先帝。思報之於陛下。是以冒昧自竭。不敢隱默。古者史為書。書為詩。百工獻藝。庶人傳語。左。漢十四年。此為書。晉為士傳。百工獻藝。庶人傳語。思不出職。交侑于上。冀以獻露。仰神崇深。臣職文史。敢忘斯義。竊惟治亂興廢。皆起細微。言之於已然。不若防之於未然。慮之於未有。不若視之於既有。故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宋。世其唐鑑十二卷。繕寫成六册。謹隨表上進。以聞。臣祖禹誠懼。慎頓首頓首。謹言。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承議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騎都尉。賜緋魚袋。臣范祖禹上表。

歷代紀元之圖

高祖	武德九	貞觀二十三	顯慶五	龍朔三	乾封二	總章二	咸亨一
太宗	貞觀二十三	顯慶五	龍朔三	乾封二	總章二	咸亨一	弘治一
高宗	永徽六	顯慶五	龍朔三	乾封二	總章二	咸亨一	弘治一
則天	光宅一	垂拱四	神功一	久視一	大足長安四	神龍一	
中宗	景龍四						
睿宗	景雲二						
玄宗	先天二	開元二十九					
肅宗	至德二	乾元三					
代宗	廣德二	永泰一					
德宗	大曆十四	興元一					
順宗	貞元二十四						
憲宗	元和十五						

唐鑑音註考異

歷代紀元之圖

高宗	調露一。 <small>明本誤</small>	開耀一。 <small>明本誤</small>					
則天	垂拱四。 <small>明本誤</small>	永昌載初一。 <small>明本誤</small>	如意長壽二。 <small>明本誤</small>	神功一。 <small>明本誤</small>	聖歷二。 <small>明本誤</small>	久視一。 <small>明本誤</small>	
玄宗	天寶十五。 <small>明本誤</small>						

唐歷代傳世之圖
 顯王徽。明本誤太子瑛。明本誤
 卷一
 五月詔曰章
 天命靡常。註。明本僅多令之也。按注疏。鄭。傳多百之也。今改正。
 卷二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甫纂輯

初定均田章

無預士伍。明本土作仕。今從通鑑作士。

卷三

帝問房玄齡章

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明本誤公得其一。未得其一。今從通鑑改正。

卷五

帝謂侍臣章

又曰無輕民事惟難。明本難作厭。註同。今從通鑑改正。

卷六

凡征高麗章

戰士死者幾二千人。明本二千人誤三萬人。今從通鑑改正。

二十二年章

或乞輸南。雇潭人造船。明本雇誤顧。今從通鑑改正。

二十三年章

俟我死汝於後用爲僕射。明本俟誤然。今從通鑑改正。 狙詐之術也。明本狙誤狙。註同。今從通鑑改正。

右太宗章

而功烈過之矣。註孝文加之以恭儉。明本不加誤如。

卷七

帝欲廢王皇后章

註。唐同命。編註糾謬。明本誤誤。

弘道元年章

帝聞之怒曰。明本怒作怒。今從通鑑改正。

卷九

二十五年四月章

悅禮祥。註實誤符。明本真作真。今從通鑑作真。

四載正月章

嘗有呼萬歲者。註。御史乘屬在廟旁。明本土誤。今從通鑑改正。

卷十

唐 經 音註考異

十一載章

陳希烈與國忠鞠之。明本土鞠。誤鞠。

哥舒翰章

哥舒翰軍於潼關。明本舒。誤。蕃將火拔歸仁等。明本火。誤大。又促哥舒翰出兵潼關。明本舒。誤。

卷十一

至德元載章

哥舒翰守潼關。明本舒。誤。

帝在靈武章

大將管崇嗣。明本崇誤仲。今從通鑑改正。

文部侍郎章

瑊謂人曰。明本謂。誤爲。瑊性高簡。明本性。明年能瑊爲太子少師。明本少師。誤太師。

九月廣平王章

亦有微盧彭漲。註。屬文王者國名。明本屬誤蜀。

九月命郭子儀等章

殖練郭最曰。明本缺一郭字。今補入。

九月制去尊號章

月皆以之所建爲數。明本缺一以字。今補入。

卷十二

十年十月章

而殖練郭最見獲。註。止。將爲三軍。明本三誤一。今從左傳改正。

三年四月章

則四夷復侵。註六月時。明本六誤突。今改正。

卷十三

初制策軍章

而勿以儉人。註。用勳相我國家。明本勳誤勳。

朱泚攻圍奉天章

而銳氣不衰。明本氣誤起。今從通鑑改正。

卷十四

唐 經 音註考異

帝開陸贄章

彰我之能從。明本缺一字。今從通鑑補入。

帝開陸贄近有卑官章

察其事情頗似規。明本似誤以。今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明本作是由。誤。今從唐書改正。

五月帝使謂陸贄曰章

不若假以便宜之權。明本缺不若假以便宜字。今從唐書補入。

卷十五

七月戶部侍郎章

欠負八百餘萬。明本八百作三十。今從通鑑改正。

贊又奏請章

計合稅之錢。明本錢上多一錢字。係衍軸空。注。梓。盛。明本。今從通鑑刪去。

卷十六

十二月章

撤業閉門。明本業誤案。今從唐書改正。

十九年章

皆正人也。注。因舉之以證。明本。今從通鑑改正。

卷十七

二月章

賢者各引其類。注。前劉向傳。故賢人在上則引其類。明本。今從通鑑改正。

四月章

左軍中尉吐突承瓘。明本瓘誤。後數年皆誤。今從通鑑改正。

七月章

內則膠固歲深。明本歲作歲。今從通鑑改正。

五年章

克自抑畏。注。安國云。太王王季即祖。按通鑑註疏云。太王。周。今從通鑑改正。

卷十八

十五年章

謀立澄王儼為太子。明本澄誤。今從通鑑改正。

卷十九

長慶元年章

乃命中書舍人王起等。明本等誤。今改正。

帝游戲章

百官謁見。明本官作王。今從通鑑作官。

卷二十

四年十月章

榮辱之主也。注。榮辱之主也。首行。君子之所以歸天地也。明本榮辱以下誤八字。缺二字。今從通鑑改正。

會昌三年章

出師屯趙州。明本趙誤趙。今從通鑑校正。

卷二十一

十年十二月章

詢謀僉諧。注。詢謀僉諧。明本詢誤詢。今從通鑑校正。

十三年六月章

宗實已受教於宣化門外。明本實誤宗。今故其國大亂。注。易牙有寵於公。明本亂誤人。今改正。

咸通七年章

乃得一女子之首。注。略。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為王。明本六十誤卒。餘誤余。側誤側。今從通鑑改正。

卷二十三

大順元年章

游為岳鄂觀察使。明本岳誤岳。今從通鑑校正。

乾寧元年章

師其族黨犯圍走。將自商山奔河東。明本。走。誤將。將。今從通鑑改正。

卷二十四

天祐元年章

立暉王祚為皇太子。更名祝。明本祝作祝。通鑑作祝。則諸鎮未敢窺唐也。注。皆言王暉未事。雖得太原。猶非所有。明本暉得誤。暫得。猶誤。指。今從通鑑改正。

又註。今乘允化之。明本今誤人。今從唐書張潛傳改正。

唐鑑卷之一

高祖上

宋呂祖謙音註

那後學胡鳳丹月權校梓

隋大業十三年... 高祖為太原留守... 高祖子世民... 太宗恐高祖之不從... 懼突厥之為患... 終守臣節可也... 豈有脅父巨虜以得天...

唐鑑卷一

唐鑑卷一

二

下而可為歟... 則亦無所不至矣... 惜乎太宗有濟世之志... 撥亂之才... 而不知義也... 太宗曰... 高祖使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郡... 汝指野為營... 以欺人主... 取高官...

高祖以書招李密... 密自恃兵強... 欲為盟主... 復書曰... 所望左提右挈... 戮力同心... 執子嬰於咸陽... 商辛於牧野... 高祖得書曰... 密妄自矜大... 非折節可致... 若違絕之... 乃是更生一敵... 不如卑辭推獎... 以驕...

其志復書曰... 天生蒸民... 必有司牧... 當今為牧... 非子而誰... 老夫年踰知命... 願不及此... 欣戴大弟... 鑾附翼... 惟弟早膺圖籙... 以事兆庶... 宗盟之長... 屬籍見容... 復封於唐... 斯榮足矣... 密得書甚喜曰... 唐公見推... 天下不足定...

臣祖禹曰... 晉文公諱而不正... 孔子譏之... 語意固... 晉文公諱而不正... 當是時... 李密方圍洛邑... 高祖乘虛席卷入... 關... 密進則前有太原之敵... 後有東都之師... 是以棄兵洛口... 而不能西... 其勢亦可見矣... 然則高祖何賴於密... 而招之以納侮... 及其自欲為盟主也... 又何憚於密... 而驕之以行詐哉... 且始舉義兵... 而勸進於叛人... 非所以為名也... 臣以為此非太宗劉文靜之謀... 必出於高祖與裴寂之徒... 怯懼之計... 得已而已者也...

武德元年三月... 隋恭帝詔以唐王為相國... 加九錫... 王謂倣周曰... 此詔諛者所為耳... 孤棄大政... 而自加龍錫... 可乎... 必若循魏晉之迹... 彼皆繁文飾節... 欺天罔人... 考其實不及五霸... 而求名欲過三王... 此孤常所非笑... 竊亦恥之... 或曰... 歷代所行... 亦何可廢... 王曰... 堯舜湯武各因其時... 取與異道... 皆推其至誠... 以應天順人... 未聞夏商之末... 必效唐虞之禮也... 若使少帝有知... 必不肯為... 若其無知... 孤自尊而飾讓... 平生素心所不為也... 但改丞相府為相國府... 其九錫殊禮... 皆歸之有司...

臣祖禹曰... 魏晉之君... 欺孤蔑寡... 以奪天位... 考其實無異於寒泥王莽... 左傳四年... 魏莊子曰... 有夏后羿... 自稱天子... 伯明氏之遺子... 弟也... 王莽... 漢元后之... 弟也... 漢末董卓... 號新皇帝... 漢士角切... 王必欲效唐虞之文... 後世因襲而莫之改... 其君臣皆不以為羞也... 惟唐高祖知其出於諂諛者所為... 故繁文飾節有所不行... 亦可謂不自欺者矣... 然以兵取而必為之文...

唐鑑卷一

三

其獨智。南有嘉魚時。至誠以先天下。則耳目心志之所及者。其能幾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菽之。結傳
者事不 虛己以待之。如鑑之明。莊天道。聖人之心。知水之止。止水曰。則物至而不能罔矣。夫權衡
如清心。 設而不可欺以輕重者。唯其平也。繩墨設而不可欺以曲直者。唯其正也。此正解。權衡繩墨。而不可欺以曲
直。懸 我以其正。彼以其順。不察。我以其真。彼以其偽。何患乎邪之不容。佞之不辨。而必行詐以試
詐也。 之哉。一為不誠。則心且蔽矣。邪正何能辨乎。是故鑑垢則物不能察也。水動則形不能見也。已不明故
也。且待物以誠。猶恐其不誠也。況不誠而能動物乎。 夫為君而使左右前後之人。皆莫
測其所為。雖欲不欺。不可得也。唯能御以至誠。則忠直者進而佞邪者無自入矣。
誠音。 帝與侍臣論周秦脩短。蕭瑀對曰。紂為無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人心則異。
帝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脩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脩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
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城謝不及。

太宗於是失言。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易。革。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
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此周秦之所以異也。後世或以湯武征伐為逆取。湯武征伐。湯武征伐。湯武征伐。
而不知征伐之順天應人。所以為仁義也。太宗曰。取之或可以逆。非也。既謂之逆矣。則無時
而可也。

唐鑑卷之三

太宗一

貞觀元年。帝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好音。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
材。朕聞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鄉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
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能備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更其字。數延見

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
臣祖禹曰。國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見上太宗因鑿弓之未精。而知天下之
理已不能盡。詢謀於衆。而不自用。益益者。舉詩。周發。此其所以興也。

有上書請去佞臣者。帝問佞臣為誰。為子。對曰。臣居草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羣臣言。或揚怒以
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帝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
君自為詐。何以貴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恥之。
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臣祖禹曰。太宗可謂知君道矣。夫君以一人之身。而御四海之廣。應萬物之衆。苟不以至誠與賢。而役

二年正月。帝謂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
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驩。兜。不能蔽也。共音。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
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
情得以上通也。帝曰善。

臣祖禹曰。善哉。太宗之問。魏徵之對也。可謂得其要矣。夫聖人以天下為耳目。故聰明。管。九守。目。以
天下之目為目。視之無不見也。以。庸君以近習為耳目。故暗蔽。明暗之分。惟在於遠近大小而已矣。
天下之耳為耳。聽之無不聞也。

四月。突厥頡利可汗請入朝。帝謂侍臣曰。竊者突厥之強。控弦百萬。邊陲中夏。用是駭惑。以失其民。今自
請入朝。非因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將如突
厥。能無懼乎。卿等宜不吝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

臣祖禹曰。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香卦九。書曰。戒無虞。戒無虞。戒無虞。帝即位四年。歲時死。二
也。太宗親突厥入朝。而知懼如此。其能致貞觀之治。宜哉。十九人。魏徵。魏徵。斗米三。至是天下大治。

帝謂侍臣曰。古語有之。教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教。善人暗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教有罪者
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教。數音。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也。

臣祖禹曰。數教之害。前世論之詳矣。如韓王符。賊民之甚。其大於數教。數。夫良民不被澤。而罪人獲

若政之偏黨莫甚於此欲以致和而措刑前李德裕傳不亦疏乎而人君每以救為推恩或所陰德之

根太宗懲之可謂善政矣善政致和

三年帝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此間聽受詞訟日不暇給

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率應奏者乃關僕射

臣祖禹曰太宗實宰相以求賢而不使之親細務能任相以其職矣書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

於庶位詩說命下王曰來汝說云云惟此相之職也苟不務此而治簿書期會前貞觀傳今大臣特

問公大百吏之事豈所謂相乎

四月帝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使者皆應論執應平比來唯唯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

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

臣祖禹曰朝廷設官分職禮天官大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非徒使上下相從欲交修其所

不逮也禮周命後王命伯冏故書曰天官修輔苟取充位而奉行上令則是背更而已

不明之君自以無過惡人之言故切是以政亂而上不聞太宗救責而使之言雖欲不治不可得也

四年滅突厥四夷君長詣闕同上請帝為天可汗汗音寒帝曰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

羣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擬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

臣祖禹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以其無君臣之禮也語三子曰夷狄之有君太宗以

萬乘之主而兼為夷狄之君不取其名而受其侯事不師古詩說命曰王人求時惟進事學於古訓

自今世者有經尚書省判不服聽於東宮上啓委太子裁決若仍不服然後開奏時太子年十二歲

臣祖禹曰太子之職在於視膳問安左傳二年里克曰太子以朝夕視膳者也此文王世子之為世子

何如古之教者必以禮樂此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夏而置師保以輔翼之

明而德性成性道開學何患乎不能聽訟也且年十二而使之裁決則事不已早乎若其才則將

不學而能才則官臣必教之以欺其君父非所以養德也

六月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張玄素諫曰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

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惡切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瘁之人喪亡隋之弊

恐又甚於煬帝矣帝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榮封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於亂帝歎曰吾思

之不然乃至於此願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

即為之罷役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處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綵二百匹

臣祖禹曰上之所好者下之所說也孟賁文公上上好者太宗慮己以求直言故羣臣爭救其失唯

恐其言之不切太宗不悅悅而從之又賞以勸之此人君之所難能也夫如是何患於有過乎

帝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為治臨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衛士傳

賢而貧難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帝曰公得其一未得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

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天下至廣一日萬機難復勞神苦形復扶豈能一一中理聖中羣臣

既知主意惟取決受成雖有違違莫敢諫爭去聲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實之百官

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為。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忠。賢者不能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是以隋文帝勤而無功。太宗逸而有成。彼不得其道。而此得其道故也。

帝之初即位也。皆與羣臣語及教化。帝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難教之民。愁苦則易化。下同。其音異。譬猶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帝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與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亦昔黃帝征蚩尤。高陽征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水大亂之後邪。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澆訛。則至于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於海。南及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資糧。取給於道。馮帝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上書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優文。中國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頗利成擒。其會長。具。丁。並帶刀宿衛。皆襲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徵再拜謝曰。突厥破滅。海內康寧。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帝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朕所任。則其功豈猶在朕乎。臣祖禹曰。太宗可謂能審取舍矣。前賢論其。如先密取會。魏徵仁義之言也。欲順天下之理而治之。封德彝刑罰之言也。欲曉天下之性而治之。夫民莫不惡危而欲安。惡勞而欲息。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曉矣。故治天下。在順之而已。曉之而能治者。未之聞也。太宗從魏徵而不從德彝。行之四年。遂致太平。仁義之效如此其速也。故治道在人主所力行耳。前申公傳。為治。願力行何如耳。孰不可為太宗乎。及其成功。復歸美於下。此近世帝王之所不及也。

唐鑑卷之四

太宗二

五年初。帝命羣臣議封建。魏徵李百藥以為封建不便。顏師古以為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令平。間以州縣雜錯而居。十一月。詔皇家宗室及勳賢之臣。宜令作鎮藩部。貽厥子孫。非有大故。無或黜免。所司明為條例。定等級以聞。至十一年六月。詔荆王元景等二十一王。長孫無忌等十四人刺史。皆令世襲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表固讓。其明年。詔停襲封刺史。

臣祖禹曰。柳宗元有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蓋自上古以來有之。聖人不得而廢也。故制其爵位之等。為之禮命之數。合之以朝覲會同。離之以帥長牧伯。而後可治也。周室既衰。併為十二。列為六七。而封建之禮已亡。秦以詐力一天下。刻滅方國。以為郡縣。秦置諸侯。立郡。始置郡守。立縣。始置縣令。立鄉。始置鄉正。立里。始置里正。立什。始置什長。立伍。始置伍長。立比。始置比長。立閭。始置閭正。立族。始置族正。立黨。始置黨正。立保。始置保正。立衛。始置衛正。立里。始置里正。立閭。始置閭正。立族。始置族正。立黨。始置黨正。立保。始置保正。立衛。始置衛正。三代之制。不可不復矣。後世唯知周之長久。周有天下三十七世。八百六十七年。故云。其久而不知所以長久者。由其德不獨以封建也。必欲法上古而封之。弱則不足以藩屏。強則必至於僭亂。此後世封國之弊。且堯舜有天下。猶不能私其子。況諸侯之後嗣。或賢或不肖。而必使之繼世。是以一人而害一國也。然則如之何。記曰。禮時為大。順次之。三代封國。後世郡縣。時也。因

故王誅加之罪止文素可矣。宜撫其百姓。存其社稷。復立其子。則威德加於遐荒。四夷皆悅服矣。今若利其土地以爲州縣。州縣則常須千人鎮守。數年一易。往來死者十有三四。供辦衣資。遠離親戚。十年之後。隴右虛耗矣。陛下終不得高昌糧粟尺帛。以佐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臣未見其可。帝不從。九月。以其地爲西州。置安西都護府於交河城。留兵鎮之。於是唐地東極於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爲州縣。東西九千五百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

臣祖禹曰：魏徵之言其利害非不明也。以太宗之智。豈不足以知之。惟其好大而喜遠。矜功而徇名。本紀贊太宗好大喜。不能以義制心。制事以禮制心。故忠言有所不從。而欲前世帝王皆莫我若也。十一月。禮官奏請加高祖父母服。齊衰五月。齊衰五月。齊衰五月。齊衰五月。嫡子婦服。嫂叔弟妻。夫兄男。皆服小功。從之。

臣祖禹曰：人莫不有本。自高祖以上。推而至於無窮。苟或知之。何可忘其所從來也。既遠矣。則服有時而絕。先王之意。豈以服盡而親絕乎。而後世不達於禮者。或益之。或損之。出於私意。不足以爲法也。嫂叔無服。古之人豈於其嫂獨無恩乎。傳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至於嫂不可以爲母。則無屬乎妻道者也。故推而遠之。以明人倫。加之而無義。不若不加之爲愈也。凡喪服從先王之禮則正矣。言高祖從禮官加服。不唯先王之禮制。

十二月。魏徵上疏。以爲委大臣以大事。爲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以致治。其可得乎。帝納之。

臣祖禹曰：昔衛獻公捨大臣而與小臣謀。故失國出奔。獻公奔齊。在外十二年。且大臣之所任者。大小臣之所任者。小而以小謀。大以遠謀。近此人君偏聽之蔽。鮮有不敗事者也。詳。先

帝謂侍臣曰：朕雖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難。魏徵曰：臣聞戰勝易。守勝難。易。先陛下之言及此。宗廟社稷之福也。

臣祖禹曰：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書大禹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又曰：無輕民事。惟艱。書太甲。無輕民事。惟艱。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夫知所難。而後可以有爲也。傳曰：君以爲易。則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則其易也將至焉。太宗知守之之難。所以能有終也。

首事者多請帝親覽表奏。以防壅蔽。帝以問魏徵。對曰：斯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一一親之。豈唯廟堂。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

臣祖禹曰：人主之職。在於任賢。得賢則萬事治。何憂乎壅蔽而防之哉。莫知其非賢。而姑用之。結。且既用而復疑之。以一人之聰明。而欲用天下之務。則君愈勞。而臣愈惰。意也。此治功所以不成也。且君之可少者。不且君臣日與相處。而所防其欺蔽之不暇。謂。日相親。孟子。使。則是左右前後皆不可信也。然則誰與爲治乎。

十五年。帝遣驛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使去。八月。自高麗還。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其山川風俗。所至城邑。以綉綺遺其守者曰。吾雅好山川。好去。此有勝處。去。吾欲觀之。守者喜。道之遊歷。無所不至。往往見中國人。自云家在某郡。隋末從軍沒於高麗。妻以遊女。與高麗婦居。始相半也。因問親戚存沒。大德給之曰。皆無恙。成滿泣相告。數日後。隋人望之而哭者。偏於郊野。大德言於帝曰。其國開高昌亡。大德館候之勤。加於常數。帝曰。高麗本四郡地耳。吾發卒數萬攻遼東。彼必傾國救之。別遣舟師出東萊。自海道趨平壤。水陸合勢。取之不難。但山東州縣彫瘵。未復不欲勞之耳。

臣祖禹曰：大德出使絕域。當布宣德澤。以懷遠人。使聲教所及。書。大禹謨。朔南聲教。無思不服。自北。無思不服。此其職也。而以賂遺視其險阻。道。去。切。說文。視也。詭譎誘其民人。以爲奇能。藉口歸報。務人主征伐之志。罪之大者也。且天子之使。四夷之所想望。而爲謀於外國。諜。四也。失使之職。豈不辱乎。

帝謂侍臣曰：朕有二喜。比年豐稔。長安斗粟直三四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驛修易生。驛修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

臣祖禹曰：太宗樂而不忘憂。喜而不忘懼。可謂能持盈守成矣。身。大平之君子。夫惟憂於未然。懼於無形。故卒無憂懼也。

帝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爲天子。常愛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爲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陛下撥亂反正。羣臣誠不足望清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萬乘之尊。乃與羣臣校功爭能。臣竊爲陛下不取。帝甚善之。

臣祖禹曰：人主不患有過。患不能改過也。太宗一言之失。而其臣以救正之。惟能親賢以自輔。道。仲舒。賢以自輔。聽諫以自防。臨其規諫。以諫自防。所以爲美也。雖過。庸何傷乎。

十六年四月。帝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爲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帝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帝曰：誠然。

臣祖禹曰：人君善行被於天下。炳若日月。衆皆視之。其得失何可私也。欲其可傳於後世。離。法於天下。可傳於後。莫若自脩而已。奈何畏乎史官之記。而必自觀之邪。劉洎以爲天下亦皆記之。斯言足以儆其君心。而全其臣職矣。

八月。帝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褚遂良曰：今四方無虞。唯太子諸王有定分最急。帝曰：此言是也。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帝聞而怒之。謂侍臣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諛魏徵。我道傳太子。絕天下之疑。九月。以徵爲太子太師。時徵有疾。小愈。當臨朝表辭。帝手詔諭以周幽。晉獻。廢嫡立庶。危國亡

營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命猛將四五萬衆。仗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年尚幼弱。自餘諸臣。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臨邊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帝不聽。

臣祖禹曰。高麗臣屬於唐。而其主爲賊臣所執。爲大國者。不可不討。然高麗之大未如突厥。其險遠不過於高昌。吐谷渾。皆蠻夷國名。此三國者。皆命將帥以偏取之。遂獲其國也。此三國者。皆命將帥以偏取之。遂獲其國也。何獨至於高麗而欲自征之乎。太宗若從遂良之言。雖伐而不克。亦未失也。

八月。帝謂司徒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爲朕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順之不暇。又何過乎。帝曰。朕聞公以己過。公等乃曲相諛悅。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帝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皆規諫諫耳。唐儉言辭辨捷。善和解人事。解上。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朕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失。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麗。而持論常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而有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其性真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臣祖禹曰。君臣以道相與。以義相正者也。記禮讓。君臣相正。國之肥也。故先王以羣臣爲友。有朋友之義。非徒以上

下之分相使而已。太宗欲開過於無忌。而無忌納諫以悅之。君好直而臣不忠。好切。其罪大矣。而太宗論羣臣之得失。其言皆中於理。中。去。褚遂良直道事君。犯顏諫爭。爭去。盡忠無隱。王魏之比也。

唐鑑卷之六

太宗四

初。帝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職也。帝曰。朕之爲心。異於前代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爲後來之戒。公可譏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疏。諫帝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別定爲高祖今上實錄。書成上之。帝見書。殺建威。元吉事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鳩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爲。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命削去浮詞。直書其事。

臣祖禹曰。古者官守其職。史書善惡。如字。君相不與焉。相去聲。與。故齊太史兄弟三人死於崔杼。而卒不沒其罪。史齊世家。崔杼弑齊君。齊太史書曰。崔杼弑君。崔杼乃舍之。此奸臣賊子所以懼也。後世人君得以此觀史。而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司馬遷有言曰。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蓋止於執簡記事。記事直書其實而已。非春秋有褒貶賞罰之文也。杜預注。春秋。後之爲史者。務褒貶而忘事實。失其職矣。人君任臣以職。而宰相不與史事。與。則善惡庶乎其信也。

十八年正月。帝欲伐高麗。褚遂良諫。李世勣追符魏徵諫。帝欲自征高麗。遂良上疏。以爲天下

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麻自累，乃止，尋以明繼元吉後。

臣祖禹曰：太宗手殺兄弟，太宗殺建成、元吉。曾不愧恥，而復納元吉之妃，惡莫大焉，苟非用魏徵之言，過而遂之，立以爲后，何以視天下之人乎？魏徵曰：云云。以明繼元吉後，是章其母之爲弟婦也。明之彰。其瀆人倫，亦甚哉。

二十二年六月，帝以高麗國弊，議明年發三十萬衆一舉滅之，或以爲大軍東征，須備經歲之糧，非畜乘之所能載，宜具舟艦。音艦。爲水運，附末，劍南獨無寇盜，遼東之役，劍南復不預，及其百姓富庶，宜使之造船，帝從之。七月，遣右領左右府長史張儉，於劍南伐木造船，大者或長百尺，其廣半之，別遣使行水道，自巫峽抵江揚，趨萊州，俾等發民造船，役及山嶽，雅、邛、眉、三州，音眉。九月，遣張士賢、梁建方發隴右峽中兵二萬餘人，以擊之，蜀人苦造船之役，或乞輸直雇，遣人造船，帝許之。州縣督迫嚴急，民至賣田宅，鬻子女，不能供，殺價賄貴，劍外騷然，帝聞之，遣長孫知人馳驛往視之，知人奏稱蜀人飢窮，不耐勞劇，大船一艘，庸絹二千二百三十六匹，山谷已伐之，木挽曳未畢，復徵庸絹，二事併集，民不能堪，宜加存養，帝乃赦涪州船匠，皆從官給。

臣祖禹曰：昔舜命禹征有苗，三句，苗民逆命，乃班師振旅。音班。大禹謨：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有苗，昏迷不悛，侮朕，自致，反道戾德。君子在野，小人任位，民衆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罰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句，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音干。夫以舜禹征伐，猶無功，故用兵，非美事也。老子曰：佳兵者，不祥之兆。音兆。不得已而用之，太宗之伐高麗，其得已而不已者乎？聖人有不能服，則反求諸己，故舜舞干羽，而格有苗，未聞以苗民逆命爲忿也。太宗不能反己，而貽其無功，欲傾天下之力，遠志於遠夷，何其迷而不復也。夫天下如人之一身，四方猶四支也，師役，四支之病也，以高麗之役，不及於蜀，而必欲拔一支病，而使別支皆被其痛，此豈愛身之道乎？

二十三年四月，帝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誅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於後用爲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五月，以同中書門下三品李世勣爲揚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

臣祖禹曰：太宗以李世勣爲何如人，以爲恩也，則不可以託孤幼，而寄天下矣。音八。可以託孤之命，大勳而不可奪，君子人，以爲賢也，當任而勿疑，音大。大禹謨：任賢勿貳，勿貳勿惑，何乃憂後嗣之不能懷服，先誅之而後用之，邪？是以犬馬畜之也，夫欲奪其心，而折之以威，欲得其力，而懷之以恩，此漢祖所以取彭彭之徒，彭彭，音彭。狙詐之術也，音狙。狙詐之術，則天下無事，成作，五伯之所不爲也，音伯。豈美舜禹之道乎？音美。孟盡心，音孟。孟盡心，音孟。苟以是心而待其臣，則利祿之士，可得而使之，賢者不可得而致也，若夫祿之以天下，而不顧繁馬千駟而不視者，音千。非其道也，音非。非其道也，音非。太宗豈得而用

之哉。

右太宗在位二十四年，崩，年五十三。

臣祖禹曰：太宗以武檢亂，以仁勝殘，音武。勝者升，音勝。勝者升，音勝。其材略優於漢高，而規模不及也，音高。其規模，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矣，音恭。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矣，音恭。迹其性，本強悍勇，不顧親，而能畏義而好賢，音悍。屈己以從諫，音屈。屈己以從諫，音屈。刻厲矯揉，力於爲善，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夫賢君不世出，音賢。得哉，人主之所行，其善惡是非在後世，當其時不可得而辨也，故凡太宗之行事，其善與不善，臣皆舉其大略矣，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音善。善人者，善人之資，音善。善者而從之，音善。善者而從之，音善。不足以得師，其不善者戒之，足以爲資矣，音資。不足以得師，其不善者戒之，足以爲資矣，音資。

唐鑑卷之七

高宗

永徽元年正月，太宗女衡山公主應適長孫氏，有司以爲服既公除，欲以今秋成昏，于志寧言：漢文立制，本爲百姓，公主服本斬衰，縱使服本例除，豈可情隨例改，請俟三年喪畢成昏，帝從之。

臣祖禹曰：君喪三年，古未之改也，漢文率情變禮，雖欲自損，以使人，而不知使人入於喪秋也，自是以後，民不知戴君之義，而嗣君遂亦不爲三年之服，唐之人主，鮮能謹於禮者，故有公除而議昏，亮陰而舉樂，忘父子之親，固不可矣，然如漢文之制，志寧之議，是亦有父子而無君臣也，內無父子，外無君臣，而欲教化行，禮俗成，難矣，爲國家者，必務革漢文之薄制，遵三代之隆禮，教天下以方，喪三年，則衆莠於君臣之義矣。

三年正月，梁建方大破虜月，朱邪孤注御史劾奏，建方逗留不進，高祖遣敕令市馬，自取駿者，帝以建方等有功，釋不問，大理卿李道裕奏言：德遠所助之馬，筋力異常，請實中殿，帝謂侍臣曰：道裕法官，進馬，非其職，安希我意，豈朕行事不爲臣下所信邪，朕方自咎，故不欲黜道裕耳，二月甲寅，帝御安福門樓觀百戲，音百。乙卯，謂侍臣曰：昨登樓，欲以觀人情及風俗者，儉，非爲聲樂，朕聞胡人善爲擊鞠之戲，嘗一觀

大臣與諸將決帝召勳。與其孫無忌。子志寧。皆達其計之。勳與不至。帝曰。皇后無子。則大於德。特將
 之。蓋其等持不可。志寧願望不。帝後。勳防勳曰。將立昭儀。而昭儀之臣皆不可。今止矣。答曰。此陛下家事。無
 須問外人。帝意遂定。而王皇后廢。勳。志寧奉立武。昭不察。得死。陛下幸矣。至於其孫。志寧不。以
 起兵以與復為辭。而希觀非望之禍。及父祖。則皆非。唐李敬業傳。敬業。勳子。之子。
 敬業。人。德。兵。旬日。兵。十餘萬。武。後。道。李。敬。業。而。勳。之。將。死。乃。以。房。杜。為。戒。可。謂。不。能。省。己。者。矣。古。者
 父。子。之。間。不。貴。善。善。則。難。離。不。祥。莫。大。於。此。骨。肉。之。親。無。絕。也。而。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遂。使。殺
 之。殘。忍。無。親。何。異。於。火。薪。乎。人。也。非。所。以。為。訓。也。

上元二年四月太子弘薨五月下詔朕方欲禪位太子而疾遂不起宜申往命加以尊名可證為孝
 敬皇帝

臣祖禹曰皇帝者有天下之號苟無其位非所以為贈也父夜而後子立今父在而追尊其子豈禮
 也哉李泌以為武后欲謀篡國悅太子弘蓋高宗不之知而後復加之尊名以掩其迹是時政出於后
 高宗尸位而已通鑑考異曰新唐本紀云天后教九太子新傳云從幸合璧宮過戲殿唐歷云弘仁李英果
 云李敬業帝為太子監門仁明登極天后方圖臨朝乃敬業立為太子新其後明皇追諡李王志
 許敬業此乃唐歷也故弘之死其文雖明今但云時人以高宗為太子疑以敬業為太子唐承天皇帝傳
 帝以敬業推天下有高世之代宗追諡建寧王儀唐承天皇帝傳代宗大歷元年有詔以敬業為太子
 行非大謬不稱乃道讓讓皇帝時曾定大謀排棄敬業於中國有功乃道讓承天
 皇帝以此為故事皆不正之禮不可以為後世法也

弘道元年二月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李義琰改葬父母使其舅氏遷舊墓帝聞之怒曰義琰倚勢乃
 隲其舅家不可復知政事義琰聞之不自安以足疾乞骸骨庚子以義琰為銀青光祿大夫致仕

臣祖禹曰高宗貴義琰為宰相而隲其母家不可以率天下斯言當矣然已以諛殺元舅高宗以其係屬
 武昭儀無忌因言不可後立衛之敬業官無而不自知惡何以責臣下之薄於母黨乎由此觀之高宗
 內深變陰外劫讓言以無忌之親一旦誅斥祚移后家哀哉

右高宗在位三十三年崩年五十六

中宗

嗣聖元年春正月甲辰朔改元赦天下帝欲以皇后父章玄貞為侍中宰相裴炎固爭帝怒曰我以天下
 與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白太后二月戊午廢帝為廕王幽之立豫王且為皇帝政事皆決於太
 后豫王居別殿不得有所預立永平王成器為皇太子赦天下改元文明秋九月甲寅赦天下改元光宅
 己巳追尊武氏祖考皆為王妣皆為妃冬十月柳州司馬李敬業舉兵於揚州以匡復為辭太后遣李孝
 逸李知本率兵三十萬討之復敬業姓徐氏十一月敬業為其黨王那相所殺
 二年春正月太后赦天下改元垂拱三月丙辰遷帝於房州
 三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冬十月有山出于新豐縣太后改新豐為廕山

四年秋九月魏州人楊初成自稱郡將募人迎帝於房州太后殺之
 五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太后設苑元殿作明堂夏五月太后加號曰聖母神皇秋八月琅邪王冲舉兵於
 博州太后遣丘神勣率兵拒之冲為其下所殺越王貞舉兵於豫州九月太后遣趙崇禧岑長倩率兵拒
 之削員冲歸賊其姓為唐氏貞自被冬十二月太后殺王元軌江都王緒大赦唐宗室流其幼者於
 嶺南改明堂為萬象神宮
 六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太后享於萬象神宮赦天下改元永昌追尊考曰皇妣曰后夏四月殺汝南王焯
 鄱陽公懿等宗室十二人秋七月流紀王慎于巴州改其姓為唐氏冬十月殺嗣鄭王璣等六人流嗣
 王循琦等六人于嶺南十一月太后大赦改元載初以十一月為元年正月十二月為臘月來歲正月為
 一月除唐宗室屬籍

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五月太后殺梁郡公孝逸秋七月流舒王元名於和州殺豫章郡王玳澤王上
 金許王素節八月殺南安郡王顯等宗室十二人九月壬午太后改國號曰周大赦改元天授加尊號曰
 聖神皇帝以豫王為皇嗣賜姓武氏永平王為皇孫立武氏七廟追尊祖考皆曰皇帝妣皆曰皇后武氏
 親屬皆為王女皆為公主冬十月殺許王素節之子瑛等八人十一月改置社稷納武氏主於太廟改唐
 太廟為草廡廟乙酉日南至祀昊天上帝於明堂以武氏祖配

八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九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四月太后赦天下改元如意秋九月赦天下改元長壽更以九月為社冬十二
 月殺豫王妃劉氏德妃賢氏

十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十一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五月太后赦天下改元延載十一月赦天下改元證聖萬象神宮火

十二年春正月帝在房州秋九月太后合祭天地於南郊赦天下改元天册萬歲十二月封於神岳赦天
 下改元萬歲登封禪於少室

十三年春正月帝在房州三月太后復作明堂改曰通天宮赦天下改元萬歲通天冬十一月享於通天
 宮族劉思禮等三十六家流其親屬千餘人

十四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四月太后作九鼎秋七月享於通天宮赦天下改元神功冬十一月甲子享
 於通天宮赦天下改元聖歷

十五年春正月戊午帝至自房州冬十一月太后以豫王且為相王

十六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十七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冬十月太后復以正月為十一月十月為正月赦天下

十八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太后改元大足冬十月太后如京師救天下改元長安
 十九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冬十一月太后祀南郊
 二十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冬十一月太后如東都
 二十一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神龍元年春正月癸卯張柬之崔玄暉敬暉桓彥範袁恕己李湛薛思行趙承恩楊元球李多祚崔泰之
 朱敬則冀仲甫翟世言王同敞崔左羽林兵迎帝於東宮誅張易之張昌宗張同休張昌儀張景雄甲
 辰大赦改元丙午帝復於位徙太后於上陽宮二月甲寅復國號曰唐

臣祖禹曰昔季氏出其君魯無君者八年春秋每歲必書公之所在及其居乾侯也正月必書曰公在
 乾侯不與季氏之專國也春秋昭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於齊次於臨州杜預云公孫於齊故曰孫若自孫
 而去位者陽州齊魯境內邑孫音通二十六年三月公至自齊居於乾侯二十七年
 年同二十八年公如齊次於乾侯在魏郡斤立縣管境內邑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於乾侯三十年春正月
 公在乾侯三十一年同三十二年正月公在乾侯取國十二月己未公孫于乾侯自二十五年至三十二年共八
 年自司馬遷作呂后本紀後世為史者因之故唐史亦列武后於本紀其於紀事之體則實矣春秋之

法則未用也或曰武后母也中宗子也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中宗欲以天下與韋元貞不得為無
 罪武后實有天下不得列於本紀不沒其實所以著其惡也臣以為不然中宗之有天下受之於高
 宗也武后以無罪而廢其子是絕先君之世也況其革命乎中宗曰我以天下與韋元貞何不可此乃
 一時拒諫之忿辭非實欲行之也若以為罪則漢哀帝之欲禪位董賢前漢書董賢傳哀帝即位賢
 下為人美觀自喜哀帝召見賢其儀貌誠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耶因引上與賢拜為黃門郎由是寵愛日甚
 賢居在側上從容親賢曰吾欲法堯舜如何賢曰天下乃高祖天其臣亦可廢立也春秋吳楚之君不稱
 下非陛下之有也統樂至五上默然不悅賢曰君不稱王所以存周室也史孔子世家吳楚之君
 王所以存周室也白稱王而存秋既之君天下者唐之天下也武氏豈得而問之故臣復係嗣聖之年

王所以存周室也史孔子世家吳楚之君
 王所以存周室也白稱王而存秋既之君天下者唐之天下也武氏豈得而問之故臣復係嗣聖之年

武氏之號以為母后禍亂之戒竊取春秋之義雖獲罪於君子而不辭也
 二年四月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酒通宮掖必為逆亂帝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固執不奉詔
 蘇瓌等皆以為方夏行戮有違時令帝乃命與杖流嶺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
 斬之

臣祖禹曰自古殺諫臣未有不亡國者中宗愚闇足以取亡而高祖太宗德澤未遠人心天命
 未厭唐也故禍及其身而已矣

景龍四年四月定州人鄭崇上言韋后宗楚客將為逆亂韋后白帝杖殺之五月許州司兵參軍燕欽融
 復上言韋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族強盛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圖危宗社帝召欽融面詰之欽融
 頓首抗言神色不撓帝默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投於殿庭石上折頸而死楚客大呼稱快帝雖
 不窮問意頗快快不悅由是韋后及其黨始憂懼

臣祖禹曰易婚之初六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婚之初六陰柔之始也以剛德制
 之則得貞吉縱之以往則無所不凶若羸豕之孚無時而自止也夫女子小人放而不制其惡必
 至於滔天獄父與君而後已是以聖人戒之中宗一快快不悅而其身已不保雖欲制之其可得乎
 右中宗即位之明年為武后所廢凡二十二年而復位復位六年為韋后及安樂公主馬秦客楊均所毒
 而崩年五十五

唐鑑卷之八

睿宗

景雲元年十二月帝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為女官以資天皇天后之福

臣祖禹曰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謂為政未聞以女子為女官而可以
 資福於其親者也天子之天下之所取則也不從先王之禮而從方士之言襲非法之服率不享之
 祠以是為孝非所以率天下也夫古之人豈不欲捨其子而厚其親若其可為則先王為之矣不待後
 世而始能行也至于明星亦以女追福於睿宗皆廢人倫蔑典禮不可為後世法也

二年正月追立妃劉氏曰肅明皇后陵曰惠陵德妃賢氏曰昭成皇后陵曰靖陵皆招魂葬於東都城南
 立廟京師號儀坤廟

一臣祖禹曰人之死也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葬所以藏體魄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苟無體魄則立
 廟以祀之而已魂氣不可得而葬也夫棺槨所以掩形也墓所以藏棺槨也其形氣既無有矣而必為
 之陵墓不亦虛乎

右睿宗在位四年傳位於玄宗開元四年崩年五十五

玄宗上

開元元年七月以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履食守門傳命而已天后雖女主宦官不用事

臣祖禹曰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子孫更變祖宗之舊也

也夫中人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為姦也明皇不戒履霜之漸而輕變太宗之制崇寵宦官增多其員自是以來覆于國政其原一啓末流不可復塞唐室之禍基於開元

書曰監于先生成憲其永無愆

十月姚崇為相皆奏請序進郎吏帝仰視殿屋崇再三言之終不應崇懼趨出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機宰相奏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帝曰朕任崇以庶政大事當與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頌朕邪會力士宣事至省中為崇道帝語崇乃喜聞者皆服帝識人君之體

臣祖禹曰人君勢於求賢逸於任人

既相姚崇而委任之如此其能致開元之治不亦宜乎二年正月并州長史薛訥奏請擊契丹帝亦以冷陁之役欲討之羣臣姚崇等多諫甲中以訥同案徵黃門三品將兵擊契丹率臣乃不敢言

臣祖禹曰姚崇等以其君討契丹為是邪

不聽諫又益甚之遂相薛訥而使之將兵崇等乃不敢言則是人君可以威脅羣臣而遂其非也然則君有大過將何以止之夫人君諫而不聽則當去位苟不能強諫而視其君之過舉至於天下咸怨其臣則曰非我不能用我也始則擇利以處其身終則引誘以歸其君此不忠之大者也使君驕其臣而輕於用武天下不勝其弊崇之罪也

帝素友爱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聽朝能多從諸王遊在禁中拜跪如家人

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帳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宋王成器尤恭慎未嘗議及時政與人交結帝愈信重之故諛聞之言無自而入

臣祖禹曰文王孝於王季

孫及其家邦至於鳥獸草木無不被其澤者推其心而已矣先王未有孝而不友友而不慈者也至

於後世帝王或能於此則大能於彼何哉非其才不足以為聖賢不能舉斯心加諸彼而已乎明皇以藩王有功成器居嫡長能而辭位以授之

臣祖禹曰姚崇之辯雖能折議者之言然亦未為得也

三年十二月或上言按察使徒煩煩公私請精選刺史縣令停按察使帝命召尚書省官議之姚崇以為止擇十使猶未盡得人況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乃止

臣祖禹曰姚崇之辯雖能折議者之言然亦未為得也

四年姚崇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十二月帝將幸東都以璟為刑部尚書西京留守道內侍將軍楊思勳迎之璟在塗竟不與思勳交言思勳素貴幸歸訴於帝帝嗾數良久益重璟

臣祖禹曰昔中根以怨不得為剛

宋璟為相突厥獻駿自則天世為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就生心微倖痛抑其實逾年始授郎將靈荃恟哭而死

臣祖禹曰宋璟可謂賢相矣

後明皇幸以觀武至於大亂何其智之明歟其可謂賢相矣姚宋相繼為相二人每進見帝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李林甫為相雖繼任過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

臣祖禹曰三公坐而論道

其禮不可不尊其任不可不重自堯舜至於三代尊禮輔相詩書著矣漢承秦敝崇君卑臣然猶幸相進見天子御坐為起在輿為下所以體視大臣而風厲其節也

所以禮說大開元之初明皇勵精政治優禮故老姚宋是師天寶以後宴安騷侈倦求賢俊委政羣臣其節也

唐張九齡傳贊開元開勳精求治元老為勳勳所登擢宋璟言聽下計行力不推而功已成及太平久志漸怠而張九齡爭益切言益不聽彼小人者惟利是就顧國體巧言令色巧言令色鮮矣仁巧言令色足恭以求親呢人主甘之薄於禮而厚於情是以林甫得容其姦故人君不體說大臣則賢者日退而小人日進矣

十年四月以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張說兼朔方軍節度使

臣祖禹曰宰相之職無不總統前百官公議張大師太師太保是為三公而兼節制一道此開元之亂制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衛君待子而後政夫宰相百官之首也論列百官之名且不正則何以正百官矣自古官制之紊未有如開元者然則後世何所法乎

六月制增太廟為九室

臣祖禹曰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一德云荀卿曰有天下者事七世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自古以來未之有改也其祖宗有功德而其廟不毀則無世數前章元成傳謂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商之七宗商三宗中宗周之文武是也然則三昭三穆之外猶足以祖有功而宗有德矣明皇始為九廟過其制矣夫禮不可多也不可寡也三代之禮所以為後世之法者盡矣唐制何所取乎

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難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募壯士充宿衛不問等色優為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帝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矣

臣祖禹曰唐制諸衛府有為兵之利而無養兵之害田不井而兵猶藏於民兼奉公用商君後世最為近古有便於國者也開元之時其法變壞非其法不善蓋人失之張說不究其所以而輕變之說音下兵農既分其後卒不能復古則說之為也夫三代之法出於聖人及其末流亦未嘗無弊救之者舉其偏以補其弊而已故有明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若并其法廢之而以私意為一切苟簡之制則先王之法其存者幾何天下之務常慮於議臣之好改舊章此所以多亂也

唐鑑卷之九

玄宗中

開元十三年初隋國馬皆為盜賊及戎狄所掠唐初繼得牝牡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於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分為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以領之是時天下以一隸易一馬垂拱以後馬漸耗太半帝初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為內外閑廐使少卿張景順副之至是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帝之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為羣望之如雲

臣祖禹曰詩美衛文公曰秉心塞淵騶牝三千定之方中詩秉心塞淵騶牝三千毛氏云騶牝也馬七之制天子十有二兩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非國六閑四種馬千二百九十六匹衛之先君夫寒故能誠淵故能通誠於己而通於人所以致物之多也唐之國馬惟得一能臣而掌之不數十年而其多過於二百倍山其任職之專也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左昭二年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夫馬必生於邊隅而養於苦寒之地北邊故稍遷之中國則莫能壯也三代諸侯之國雖皆有馬以春秋之時考之宋若竹之強也左昭四年魯國臨而多馬鄭之小駟出於河南故不可乘也左傳十五年乘小駟入也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

九月，制去符號，但稱皇帝。去年號，但稱元年。以建子月為歲首。月皆以所建為數。音確。因救天下。

臣祖禹曰：肅宗信禪祈之小數，以為更制改號。更亦改。可以致福而弭禍。夫畏鬼神，聽巫覡，齊匪婦之愚也。男巫曰巫，女巫曰覡。以天下之君為之，不亦異哉。

寶應元年，建巳月。越州刺史崔旰表稱，有尼真如恍惚登天。見上帝，賜以寶玉十三枚。云：中國有災，以此鎮之。羣臣表賀。甲寅，上皇崩。帝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甲子，制改元復。以建寅月為正月。月數皆如舊。救天下。丁卯，帝崩。

臣祖禹曰：昔堯命重黎，絕地天通。音呂刑。乃命重黎。蓋惡神人雜糅，巫覡矯妄，而誣天罔民也。後世主昏於上，民迷於下，顛亂天下，無所不有。肅宗父子，不相信妖由人興，故奸偽得以惑之。獲寶不一月，而二帝崩，吉凶之驗，可睹矣。

帝疾篤，張皇后與太子謀誅李輔國。太子不可，后乃召越王係諱之，授甲於長生殿。程元振知其謀，密告輔國。以兵送太子於飛龍殿。輔國元振、夜勒兵三殿，收捕越王係及宦官等百餘人，遷后於別殿。帝在長生殿，使者道后下殿。使去。并左右數十人幽於後宮。宦官宮人皆驚駭逃散。帝尋崩。輔國等殺后，并係及竟王儁。

臣祖禹曰：李輔國本飛龍馬家皂隸之流。唐本傳。輔國以肅宗尊寵而任之，委之以政。授之以兵，明皇以發崩，已以駭歎。張后二王以戮死，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初，帝召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赴京師。瑒諷將吏上表留之。行及鄧州，復令還鎮。荆南、呂誼、西王仲昇及中使往來者，言瑒曲收衆心，恐久難制。帝乃割商金均房，別置觀察使，令瑒止領六州行軍司馬。表我謀奪瑒位。音音。密表瑒備強難制。請以兵襲取之。帝以為然。乃以瑒為淮、西、河南十六州節度使。外云龍任，實欲圖之。密敕以我代瑒為襄陽等州防禦使。瑒聞，徒鎮。大懼，又諷將吏留己。代宗欲姑息無事，復以瑒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表我既得密敕，即率麾下二千趨襄陽。瑒以兵逆之。瑒也。問所以來，對曰：尚書不受朝命，故來。若受代，謹當釋兵。瑒曰：吾已蒙恩復留鎮此，因取敕及告身示之。我驚惑，瑒與薛南陽縱兵夾擊，大破之。追擒我於申口，送京師，賜死。

臣祖禹曰：肅宗信譏，黜陟不明。以藩鎮為餌，欲誘反側之臣。故劉展叛於前，來瑒亂於後。皆朝廷易位。易如。不以其道故也。且瑒未失臣節，而行表我篡奪之謀。使我克瑒而代其位，不若瑒跋扈之為愈也。夫藩臣備疆阻兵，得一賢相，足以制之。肅宗謀及宦者，得無亂乎。

右肅宗在位七年，崩年五十三。

唐鑑卷之十二

代宗

廣德元年閏正月，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為相，衛、邢、洛、貝、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為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李懷儔仍故地。為幽州盧龍節度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嵩，等迎僕固懷恩拜於馬首，乞行間自效。懷恩亦恐賊平亂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為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臣祖禹曰：僕固懷恩既平河北，而除惡不絕其本，復留賊黨以邀後功。亦由任蕃夷為制將故也。唐失河北，實自此始。使郭李為將，其肯遺國志乎。

六月，禮部侍郎楊綰上疏論進士明經之弊。請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各占一經。朝廷擇儒學之士，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即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罷歸。左丞賈至議以為自東晉以來，人多僑寓。士居鄉土，百無一二。請兼廣學校，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勸禮部具條目以聞。七月，綰上貢舉條目。秀才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五道。國子監舉人，令博士薦於祭酒。試通者，升之於省。如鄉貢法。明法，委那部考試。或以為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識者是之。

在充軍儲放諸國所獻馴象於荆山之陽凡四十有二及豹狗狗切鬪雞獵犬之類悉縱之又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悅備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狗狎乎

臣祖禹曰德宗即位之初思致太平知天下厭代宗之政其煩雜決其底滯四海之內聞風震悚以為不世出之主也唐太宗紀贊至不數年而致大亂何哉燭理不明而所任非人求欲速之功役其獨智而不本於人情故也安天下必本於人情孟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其德宗之謂乎

代宗優寵宦官奉使者不禁其求取皆道中使賜妃族還間所得頗少代宗不悅以為輕我命妃懼遂以私物償之由是使公求賂遺無所忌憚宰相常貯錢於閣中每賜一物宜一旨無徒還者出使所歷州縣移文取貨與賦稅同皆重載而歸德宗素知其弊及即位遣中使邵光超賜李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馬及縑七百匹黃著二百斤帝聞之怒杖光超六十而流之於是中使之未歸皆齎藥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莫敢受

臣祖禹曰代宗寵宦者而縱之受賂雖為善政其害未大也德宗矯其失而深懲之豈不明哉然其終也聖不信羣臣惟宦者之從至委以禁兵持天下之柄而授之唐劉貞亮傳德宗貞元末宦人領兵附左右神策軍等軍委宦者主之中道軍分提禁其後人主廢置於其手如王守澄試憲宗於中和立程元振以昭宗下德宗在宦人舉手傾覆有重宗被復立昭宗自稱立天子既得位乃廢定策宦則其為害又甚於代宗何其明於知父之失而闇於知己之非乎昔者明王欲改其先君之過者殆不然故夫德宗即位之初凡深矯代宗之政者愚人以爲喜而哲人以爲憂蓋出於一時之銳而無忠信誠懇之心以守之記德宗有無忠信誠懇之心未有不甚之者也

德宗一

建中元年正月始用楊炎議約百姓丁產定等級作兩稅法比來新舊徵科色目一切罷之二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

臣祖禹曰立法者其始未嘗不廉而終於貪出令者其始未嘗不戒而終於廢法令者人君爲之而與天下共守之者也唐李乾祐法令者苟朝廷自不守其法則天下其誰守之德宗之政名廉而實貪故其令始戒而終廢其初禁暴非不嚴也而剝削之令紛然繼出天下不勝其弊弊平蓋法雖備具而意常疎求人君用意出於法外天下之吏奉朝廷之意而不奉其法逆意有罪奉法無功是以法雖存而常爲無用之文也

帝初即位疏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涉以儒學入侍薛造以文雅登朝繼以賊敗宦官武將得以藉口曰南牙文臣賊勳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邪於是帝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

臣祖禹曰德宗之不明豈足與有爲哉二臣以賊敗而疑天下之士皆貪何其信小人之深而待君子

之淺也舜不以朝有四凶而不舉元凱左文十八年昔高陽高辛有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寬溫天下之人謂之八元使主后土以辨百事舉八元數五教於周不以家有管蔡而不封懿親管叔蔡叔夫以失於一人而不入聲取於衆是以噫而廢也己則不明不能求賢卒委官者以爲腹心乃疑朝士皆不可倚仗不自知其蔽也

二年二月以御史大夫盧杞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杞陰狡欲起勢立威小不附己者必欲置之死地引太常博士裴延齡爲集賢直學士親任之

臣祖禹曰君子與小人莫不引其類而聚於朝前劉向傳封事實人在上人君得一賢者而相之爲相者舉其類而進之後之進者亦舉其類繼之者莫非賢也其國未嘗無人焉則是得一賢而百姓被其德澤者數十年而未已也其任小人也豈特一時之患哉亦舉其類而進之後之進者亦舉其類繼之者莫非小人也以任一不肖而天下被其災害者亦數十年而未已焉德宗既相盧杞而杞復引延齡用爲助則其國政可知矣盧杞相於建中之初而延齡用於正元之後是始終之以小人也故德宗之時賢人君子常阨窮而道不得行由小人彙進而不已也也人君置相可不慎哉

三年四月帝遣中使使河朔三鎮兵討田悅王武俊不受詔執使者送朱滔滔言於衆曰將士有功者吾奏求官勳皆不遂今欲與諸君共趨魏州擊破賊燧以取溫飽何如皆不應三問乃曰幽州之人自安史之反從而南者無一人得還今其遺人痛入骨髓況太尉司徒皆受國寵榮將士亦各蒙官勳誠且願保目前不敢更有僥倖滔默然而罷乃誅大將數十人厚撫循其士卒帝聞之以力未能制滔滔得通義郡王冀以安之滔及謀益甚分兵營於趙州劉惔以書諫止之滔不從遣人誘張孝忠孝忠拒之滔將兵發深州至東鹿將行士卒忽大亂諫曰天子命司徒歸幽州奈何遠勸南救田悅滔大懼走匿蔡雄等矯傳滔令諭士卒曰今茲南行乃爲汝曹非自爲也衆乃共殺勳使德宗又呼曰雖知司徒此行爲士卒終不如且奉詔歸鎮雄復諭之衆然後定滔即引軍還深州密令訪察唱亂者得二百餘人悉斬之乃復引兵而南衆莫敢前卻

臣祖禹曰民皆有常性若湯若惟皇上帝降災下民飢食渴飲以養其父母妻子而終天年此人情之所欲也豈樂爲叛而沈其族哉然自古治少而亂多由上失其道而民不知所從道十九上失其故姦雄得以說其衆而用之也天寶以後幽薊爲反逆之區中國視之無異戎狄朱滔劫其民如此不得已而後從之亦足見其本非好亂也君人者可以省己而脩政矣詩序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六月時而後從之亦足見其本非好亂也君人者可以省己而脩政矣詩序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六月時

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帑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韋都資陳京建議以爲貨利所聚皆在富商請括

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計。天下不過借一二千商，則數年之用足矣。帝從之。詔借商人錢，令判度支條上。判度支杜佑、大寮長安、中商賈所有貨，意其不實，輒加撻捶，人不勝苦。有縊死者，長安尉然如被寇盜。計所得錢八十餘萬緡，又括餼餼錢，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百姓為之罷市。相帥遮宰相馬，自訴以千萬數。盧杞始慰諭之，勢不可遏，乃疾驅自他道歸。計悉借商所得二百萬緡，人已竭矣。

臣祖禹曰：人君用天下之力，取天下之財，征伐不庭，以一海內所以保民也。而兵革既起，未嘗不慮其民。暴斂之害，甚於寇盜。寇盜害民之命，而暴斂失民之心。害民命者，君得而治之；君失民心，則不可得而復收也。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此權可。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哭也。一似重斂者。而曰：昔者魯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借商之事可見矣。議者必曰：不有小害，不得大利，不有小殘，不成大功。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是以人主甘心焉。而卒致大亂，此不可以不戒。

帝初即位，崔祐甫為相，務崇寬大。故當時以為有貞觀之風。想望太平，及盧杞為相，知帝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羣臣，勸帝以嚴刻御史，中外失望。

臣祖禹曰：德宗性本猜克。克，當作刻。唐本傳：德宗，猜忌刻薄，以蓋明自任。故小人易入，用崔祐甫則治，用盧杞則亂。祐甫輔德宗，之以寬大，固益其德矣。杞輔之以嚴刻，則合其性焉。由其本猜克故也。當其即政之始，勵精求治，猶能任賢，一為小人所指導，而終身不復，使祐甫用於貞元之後，亦豈得行其志哉。德宗性本猜克。克，當作刻。唐本傳：德宗，猜忌刻薄，以蓋明自任。

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奏：本道稅錢每千請增二百。五月，詔他道皆如淮南。又鹽每斗價皆增百錢。十一月，加少遊同平章事。

臣祖禹曰：少遊重斂加賦，以媚上求寵。此民賊也。德宗推其法於天下，而以宰相賞之，是以百吏成風。就為剝削，民不勝困，以至大亂。夫以天官當民賊，孟告子：君不顧道，不忠於仁。而求富之。是安得無顛覆之禍乎。

唐鑑卷之十三

德宗二

建中四年正月，關播薦李元平有將相之器。帝擢元平為汝州別駕。李希烈襲陷汝州，捕之，僞署御史中丞。播聞之，說曰：元平事濟矣。謂必覆賊而建功也。左右笑之。無何，賊僞署為宰相，有告其貳者。元平斷一指自誓。帝患希烈間計於盧杞，杞惡顏真卿對曰：真卿為四方所信，使宣慰希烈，可不勞師旅而服帝以爲然。命真卿宣慰希烈。為希烈所留，真卿叱責之，竟為希烈所殺。

臣祖禹曰：關播薦李元平，盧杞陷顏真卿，宰相之所好惡如此。其事暴於天下。暴，非難見也。而德宗不知，惟其不好直而好佞。好，呼。所以蔽也。相非其人，欲不亂，其可得乎。

五月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時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屯魏縣、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南、江西、河鄂、湖南、黔中、劍南、嶺南諸軍環淮寧之境。河，河。嶺，嶺。舊制諸道軍出境，則仰給度支。度，徒。帝優恤將士，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根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每出境，纔贖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者為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吏執筆握算，入人室廬，計其數。或有宅屋多而無它資者，出錢動數百緡。敢匿一間，杖六十。貨告

益危宰相謀國乖刺如此。則其人可知矣。奉天之守。實公輔與復是賴。德宗雖以為相。不旋踵而疏斥之。幾不。祀幾亡社稷。幾不。至死猶以為賢。自古臨難而不悟。幾不。鮮有如德宗者也。鮮上

朱泚僭號大秦皇帝。置百官。以樊系為禮部侍郎。系為泚撰冊文。既成。仰藥而死。
臣祖禹曰。司馬遷有言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使樊系能拒朱泚。不作冊文而死。豈不為忠臣乎。而文成乃死。是亦為逆而已矣。惜哉。其為忠與逆。在於作與不作而已。系之不敢拒泚。不過畏死而怯耳。而卒不免於死。其愚豈不甚哉。能死而不能拒泚。此特賊獲婢妾之引決者耳。引決自非能勇也。士有不幸而身處危亂者。其亦視此以為戒哉。

朱泚攻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帝皆遣健步出城覘賊。覘。視也。軍中切其人懇以苦寒為辭。跪奏乞一襦袴。上音儲。帝為之尋求不獲。竟惘惘而遣之。時供御糧有糶米二斛。糶米。不精也。音儲。又音葛切。糶粟也。每俟賊休息。夜繞入於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帝召卿相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輩無罪。宜早降以救室家。羣臣皆頓首流涕。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銳氣不衰。

臣祖禹曰。德宗以飢餓之卒。守一縣之地。而當朱泚十萬之師。備禦俱竭。危不容喘。所恃者人心未去也。卒能克復宗社。不失舊物。先。是。更。少。康。不。失。舊。物。於。此。引。以。為。言。而況以天下之大。億兆之衆。守之以道德。用之以仁義。其誰能敵之。故人君苟得民心。則不在地之廣狹。兵之衆寡。王天下猶反掌也。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公孫丑。王不待大。湯豈不信哉。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朱泚既據府庫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公卿家屬在城者。皆給月俸。神策六軍從軍。及哥舒曜。李晟者。泚皆給其家糧。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廣。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暴斂焉。
臣祖禹曰。德宗欲剗滅藩鎮。故聚天下之財。因師出以為名。而多殖貨利。神仲。危。之。語。惟。不。殖。貨。利。安。國。云。殖。生。也。貨。實。貨。利。資。以為人主可欺天下。而莫之知也。夫匹夫猶不可以家之有無欺其鄰里。況人主內有餘富。而可以不足欺天下乎。得財而失民。將誰與守矣。其失國宜哉。而向之所積。反為盜資。貨悖而出。猶不能竭。先王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蓋以此也。

唐鑑卷之十四

德宗三

帝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以竊日致亂。竊音。由上下之情不通。勸帝接下從諫。乃上疏。其略曰。若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羣。鳥。故。切。去。上。聲。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又曰。四方既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舉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疏奏旬日。帝無所施行。亦不詰問。贄又上疏。其略曰。人各隱情。以言為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帝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其失反在推誠。又諫官論事。望能慎密。例自於街。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遂即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以來。事祗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非倦於接納。贄上疏。其略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唯信與誠。有補無失。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又曰。取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又曰。誠信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

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為悔者也。又曰：仲虺贊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聖賢之意，較然若明。唯以改過為能，不以無過為貴。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又曰：諫官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遂，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遠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又曰：陛下雖窮其辭，而非窮其理。雖服其口，而未服其心。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諫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為盛德。帝頗采其言。字，如

臣祖禹曰：德宗播遷，幾於亡國，不能反求諸己，已見上。而以為失在推誠，既過而不改，又諫而不從。乃疑臣下之揚其惡而掠其美。左傳：掠美，以為己。以爲皆因不復以聽納為事，甚矣其無人君之德也。陸贄之言，曲盡其情。考其聽從，曾無一二。故劉其大略。括切。下以見德宗之性，與其行事，以為戒焉。李懷光叛，兵不進，數上表，暴揚虛杞等罪惡，衆論譴騰，亦各杞等，帝不得已，貶杞為新州司馬。白志貞為恩州司馬，趙贊為播州司馬。

臣祖禹曰：德宗之性，與小人合，與君子殊。故去小人，則君子也易。忠正之士，一言忤意，則終身摈斥。虛杞、裴延齡之徒，至死而念之不衰。迫於危亡，不得已，然後去之。君子則於其不可去而逐之矣。夫賢之與佞，正之與邪，聽其所言，觀其所行。語五。今語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亦足以知之矣。德宗反而易之，豈惡治而欲亂哉？蓋其性與小人合也。

興元元年正月，肅復嘗言於帝曰：宦官自魏難以來，多為監軍，特恩縱橫，此固但應掌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不悅，又嘗言陛下踐祚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容志，臣敢不竭力。倘使臣夜阿苟免，臣實不能。又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帝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帝愕然。退謂左右曰：肅復輕朕，戊子，命復充山南東西荆湖南江浙福建嶺南等宣慰安撫使，實疏之也。既而劉從一及朝士往往奏留復，帝謂陸贄曰：朕欲遣重臣宣慰，謀於宰相及朝士，會謂宜然。今乃反覆如此，朕為之恨。累日，意復悔行，使之論奏。邪，其不欲行，意趨安在。贄上奏曰：若復有所請求，從一何容為隱？若從一自有回互，則復不啻受疑。陛下何憚而不為辯明，乃直為此恨也。夫明則同惑，辨則同冤，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冤莫痛於見疑，而不與辨，是使情偽相糅。糅音。忠邪靡分。帝亦竟不復辨也。

臣祖禹曰：德宗惡正直，而保姦邪，故親盧杞，疏肅復。雖既開，無事而疑。陸贄之言，蓋欲救其心術，而執疑貽過，不欲辨明。寧蓄諸心，隨味不決而已。此離賊之所由入也。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亡者，謂與。其德宗之謂矣。

陸贄在翰林為帝所親信，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大小之事，帝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帝行止必與之俱，梁洋道險，嘗與贄相失，經夕不至，帝驚疑涕泣，募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乃至，帝喜甚。太子以下皆賀。

然數致直諫，連帝意。盧杞雖貶官，帝心底之，實極言杞姦邪致亂。帝雖貌從，心頗不悅。故劉從一、姜公輔皆自下陳，登用。贄遇難，未得為相。

臣祖禹曰：德宗於危亂之中，斯須不可無陸贄。及其用裴延齡之譖，則棄之如脫屣。然，孟子：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於所厚如此，宜其無所不薄也。同上。其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也。詩曰：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小雅：風。其德宗之謂矣。

車駕至城固，帝長女唐安公主薨，四月，帝至梁州，欲為公主造塔，厚葬之。姜公輔諫，以為山南非久安之地，公主之葬，會歸上都，此宜儉薄，以副軍須之急。帝使謂陸贄曰：唐安造塔，其費甚微，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相負如此，如何處之。贄上奏極諫，帝意猶怒，能公輔為左庶子。

臣祖禹曰：人君置相，必求天下之賢，蓋欲聞其忠言嘉謀。楊至華：言合禮樂之謂。忠，改合禮樂之謂也。以交脩其所不逮也。書：交脩，言交其不逮也。書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同上。命之曰：朝夕納誨。而後世宰門與諫爭之臣，分其所職，人君得失，相不預焉。必資之諫臣。此諂諛之人，持祿保位之計，非賢相之職業也。姜公輔一諫，德宗以為非所宜論，卒廢之。不明之君，豈知所以任相哉。

帝問陸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率非良士，有那建者，論說賊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覷。今已於一所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追尋，恐成姦計。卿試思之，如何為便。贄上奏：以為今盜據宮闕，有冒險遠來赴行在者，當量加恩賞，豈復復猜慮拘囚。其略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又曰：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讎化為心竹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為仇讎矣。又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物，有獨御區寓之意。寓字。謀吞兼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善者憂於見疑，奮勳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見討。馴致離叛，搆成禍災。

臣祖禹曰：德宗好察而不明，是以致亂而不自知其非。陸贄欲正其心術，故必原其禍之所起，而極論之。使之懲既往之失，防未來之悔也。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板時云：云毛氏曰：猶，圖也。鄭氏云：陸贄有焉。

五月，帝使謂陸贄曰：渾瑊、李晟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朕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以聞。贄以為贄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況今秦、梁千里，兵勢無常，通為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難，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咸悅。贄上奏：其略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捨相疑，否臧皆凶。否，部。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綬之志。又曰：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與臨事有異。又曰：君上之權，特異臣下，唯不自用，乃能用人。

臣祖禹曰：易師之六五曰：長子帥師，弟子與尸，貞凶。易師卦，下坤，上坎。六五為師之主，制師之命者也。長子，人之師也。故行師則吉，弟子，聽之於人者也。故雖正而凶，然則師之道，在擇人而委任之，不可以牽制也。而人君常欲權在於己，或不欲功歸於人，將在外，而以君命制之，兵從中御，未有能成功者也。

六月，李晟收復京師，肅布至行在，帝命陸贄草詔賜賜，使訪求奉天所失裏頭內人，贄上奏，以為今巨盜始平，疲瘵之民，瘡痍之卒，尚未附循，而首訪婦人，非所以副惟新之望也。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所賜詔未敢承旨，帝遂不降詔，竟遣中使求之。

臣祖禹曰：德宗不能虛己以納諫，雖勉從陸贄之言，不降詔而遣使，是閉其門而由戶出也。人君苟不能強於為善，諫之為益也少哉。

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者典兵，帝即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志貞得罪，帝復以宦官竇文瑒代之。從幸山南，兩軍漸集，帝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多者，稍稍罷之。十月，以文瑒監神策軍，左廂兵馬使，王希遷監右廂兵馬使，始令宦官分典禁旅。

臣祖禹曰：德宗為唐室造禍之主，此宗社覆亡之本也。臣是以著之。

蕭復奉使自江淮還，與李勉、盧翰、劉從一，俱見帝，勉等退，復獨留，言於帝曰：陳少遊任兼將相，首敗臣節，章阜幕府下僚，獨建忠義，請以阜代少遊鎮淮南，使善惡著明，帝善之，尋遣中使馬欽緒持劉從一附耳語而去，諸相還，從一詣復曰：欽緒言旨，令從一與公議朝來所言事，即奏行之，勿令李盧知，敢問何事也。復曰：唐虞黜陟，岳牧會諸，得入於朝，與士共之，使李盧不堪為相，則罷之，既在相位，朝廷政事，安得不與之同議，而獨隱此一事乎。此最當今之大弊，朝來主上亦有斯言，復已而陳其不可，不謂聖意尚爾，復不惜與公奏行之，但恐沒以成俗，未敢以告，竟不以事語從一，從一奏之，帝愈不悅，復乃上表辭位，罷為左庶子。

臣祖禹曰：蕭復欲歸少遊，實章阜，此朝廷之公議也。德宗苟以為然，在於一言，使宰相行之而已，何疑於李勉、盧翰，而獨與從一為密邪。且既以為相，而不待之以誠，則疏遠之臣，其可信者幾希矣。幾平，夫如是，忠臣賢者，豈得盡其心乎。

貞元二年四月，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脫，呼於道曰：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帝疑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石至陝，李泌即奏之，帝喜，遂謂左右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餽，命於坊市取酒為樂，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飢饉，兵民皆瘦黑，至是麥始熟，市有醉人，當時以為嘉瑞。人乍飽食，死者復五之一，數月，人膚色乃如故矣。

臣祖禹曰：老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老子道微，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天地陰陽之和，致水旱之災，夫以兵除殘，如人以毒藥攻疾，疾去而人傷亦甚矣。其血氣必久而後復之，或終

身遂衰，一失其養，則易以死亡，不若未病之完也。先王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齊周實，若皆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三年閏五月辛未，吐蕃劫盟，初，李晟與張延賞有隙，帝召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帝重違其意，以延賞為左僕射，吐蕃尚結贊大舉入寇，遊騎及好時，京城戒嚴，晟遣將擊敗之，尚結贊謂其徒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三人而已，當以計去之。入鳳翔境，無所俘掠，以兵二萬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我經宿乃引退，晟又遣將擊贊，吐蕃破之，尚結贊乃引去，帝忌晟功名，會吐蕃有離間之言，延賞等騰謗於朝，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泣，目為之腫，悉遣子弟詣長安，表請削髮為僧，帝憐不許，韓滉素與晟善，帝命滉諷旨於晟，使與延賞釋怨，晟奉詔，滉引延賞詣晟第，宴謝，結贊兄弟，因使晟表薦延賞為相，帝以延賞為同平章事，李晟為其子請昏於延賞，延賞不許，晟知延賞蓄憾未已，初，晟既破吐蕃，摧沙堡，馬燧、渾瑊等各舉兵，臨之，吐蕃大懼，屢遣使求和，帝未許，乃遣使卑辭厚禮求和於馬燧，燧信其言，為之請於朝，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燧延賞皆與晟有隙，爭言和親，帝意遂定，延賞數言晟不宜久典兵，帝乃謂晟曰：大臣既與吐蕃有怨，不可復之，風翔宜留朝廷，朝夕輔朕，乃以晟為太尉，中書令，勅封如故，餘悉罷之，延賞既罷兵柄，武臣憤怨解體，不肯為用，五月，以渾瑊為會盟使，使瑊將二萬餘人赴盟，所李晟深戒，以盟所為備，不可不嚴，延賞言於帝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帝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自為猜貳，以阻虜情，閏月，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以誠表示之，曰：李太尉謂吐蕃和好必不成，此渾瑊中表也，盟日定矣，晟聞之，泣謂所親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為大戎所侮耳，辛未，吐蕃劫盟，渾瑊僅以身免，是日，帝親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馬燧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瑊言，帝變色曰：柳渾瑊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邪，皆伏地頓首謝，因罷朝，是夕，韓滉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鎮，帝大驚，街遞其表以示渾瑊，且謂渾瑊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蕃耶，帝欲出幸以避吐蕃，大臣諫而止，李晟大安園多竹，復有為飛語者云：晟伏兵大安園，謀因倉猝為變，晟遂伐其竹，六月，以馬燧為司徒，兼侍中，罷其副元帥節度使，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質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張延賞懼稱疾不視事。

臣祖禹曰：人君於其所不當疑而疑之，則於其所不可信而信之矣。此必然之理也。李晟有復唐室之大功，又再敗吐蕃，社稷是賴，而德宗猜忌，使勳賢憂懼，不保朝夕，至於說邪之謗計，戎狄之甘言，則推誠而信之，不疑，一旦罷晟兵柄，中外莫不解體，行張延賞之私意，中尚結贊之陰謀，忠言至計，雖不可入，而姦臣敵國，得以欺賈，由其心術顛倒，見善不明故也。楊用修，不明用心，延賞敗國殄民，刑執大焉。

臣祖禹曰：蕭復欲歸少遊，實章阜，此朝廷之公議也。德宗苟以為然，在於一言，使宰相行之而已，何疑於李勉、盧翰，而獨與從一為密邪。且既以為相，而不待之以誠，則疏遠之臣，其可信者幾希矣。幾平，夫如是，忠臣賢者，豈得盡其心乎。

臣祖禹曰：蕭復欲歸少遊，實章阜，此朝廷之公議也。德宗苟以為然，在於一言，使宰相行之而已，何疑於李勉、盧翰，而獨與從一為密邪。且既以為相，而不待之以誠，則疏遠之臣，其可信者幾希矣。幾平，夫如是，忠臣賢者，豈得盡其心乎。

臣祖禹曰：蕭復欲歸少遊，實章阜，此朝廷之公議也。德宗苟以為然，在於一言，使宰相行之而已，何疑於李勉、盧翰，而獨與從一為密邪。且既以為相，而不待之以誠，則疏遠之臣，其可信者幾希矣。幾平，夫如是，忠臣賢者，豈得盡其心乎。

臣祖禹曰：蕭復欲歸少遊，實章阜，此朝廷之公議也。德宗苟以為然，在於一言，使宰相行之而已，何疑於李勉、盧翰，而獨與從一為密邪。且既以為相，而不待之以誠，則疏遠之臣，其可信者幾希矣。幾平，夫如是，忠臣賢者，豈得盡其心乎。

臣祖禹曰：蕭復欲歸少遊，實章阜，此朝廷之公議也。德宗苟以為然，在於一言，使宰相行之而已，何疑於李勉、盧翰，而獨與從一為密邪。且既以為相，而不待之以誠，則疏遠之臣，其可信者幾希矣。幾平，夫如是，忠臣賢者，豈得盡其心乎。

所不敢言亦未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帝亦頗知其詭妄但以其好誣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卒臣畏延齡有寵莫敢言惟張滂李充李錡以職事相聞時證其妄而陸贄獨以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十一月贄上書極陳延齡姦詐數其罪惡帝不悅待延齡益厚延齡日短於帝超倣之入相也贄引之既而有憾於贄密以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為計帝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十二月贄與倣約至帝前極論延齡姦邪帝怒形於色倣默而無言壬戌贄能為太子賓客

臣祖禹曰人君欲聞外事豈不有賢者可任以為耳目乎德宗知延齡詭妄而信之是自蔽耳目也其惑亦甚矣夫姦臣之立於朝非獨狡佞足以惑其君心也必有大臣之不忠者附益而封植之故不可去也延齡之親寵陸贄之廢黜趙儼實為之助倣之罪大矣必若治之以春秋之法

十一年二月裴延齡謂陸贄李充張滂等失勢怨望動搖衆心四月貶贄為忠州別駕充等皆貶長史帝怒未解中外揣恐以為罪且不測諫議大夫陽城率拾遺王仲舒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帝大怒欲加城等罪太子為之營救帝意乃解令宰相論遣之時朝夕欲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為相城必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七月城改國子司業坐言延齡故也

臣祖禹曰韓愈作爭臣論當城未有言之時也世之論者或祖襲愈之餘意譏城以在職久而不言及陸贄之貶而後發向若贄不貶則無所成其名矣豈得遂默而已乎臣以為不然揚雄曰或問賢曰為人所不能揚雄曰或問賢曰為人所不能城有特而為之者也退裴延齡為相救陸贄將死此人所不能非賢孰能為之一奮其忠名震四方終身廢放死而無憾自古處士之有益於國如城者鮮矣鮮上聲後世猶寶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亦甚哉

十二年六月以資文塢崔仙鳴皆為神策軍中尉是時資從勢傾中外藩鎮將帥多出神策軍蓋省清要亦出其門者矣

臣祖禹曰自是宦者專國矣外則藩鎮內則臺省而多出其門則其易置天子不難矣刑賞國之大柄也唐李義德賈實刑其可以假人乎

初帝以奉天宮之故還宮以來尤專意聚斂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稅外方面亦云用度羨餘其實或割留常賦或增斂百姓或減刻吏祿或販鬻蔬菓往往私自入所進縱什一二季兼在江西有月進章皇在西川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裴肅以進奉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至是宦欲觀察使劉贊卒判官嚴綬掌留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為刑部員外郎尋倣進奉自綬始

之求愈務愈斂政吏駢惡馬先如政吏駢惡三勤也紀綱大壞德之不進而其心譏戾亦甚矣哉帝不欲生代節度使自擇行軍司馬以為儲帥李景略為河東行軍司馬節度使李說忘之乃厚賂中尉竇文場使之去會有傳回國入寇者帝憂之以豐州當衝衝探可守者文場因薦景略九月以景略為豐州都防禦使

臣祖禹曰德宗以姑息藩鎮為事唐本紀贊德宗姑息藩鎮然必自選參佐以副之者猶欲出於己也而藩臣得以計去之官者得以術使之終不由己惟其苟簡多畏無法以自守也夫以一人之慮其可勝左右之欺哉

九月裴延齡卒中外相賀帝獨悼惜之十月以諫議大夫崔胤同平章事胤嘗為延齡所薦故用之臣祖禹曰孔子曰好賢如縞衣取其微又改為好之而無已也記縞衣時好賢如縞衣案鄭注縞衣美武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縞衣之宜兮故子又改為今毛氏云縞衣善於其職國人宜有德君子宜是縞衣之位鄭氏云縞衣者居君新之服也楊曰縞也國人服之則改而為新之裴延齡既死而德宗猶思其人又用其所薦者為相使其好賢如此豈不善哉夫賢之入人也難佞之惑人也深是以鮮有好賢如好佞者也鮮先典切少也呼後切

十一月以韋渠牟為左諫議大夫帝自陸贄貶官尤不任宰相自御史刺史縣令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禁中所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及渠牟皆權傾宰相趨附盈門紹謹密無損益實狡險措克執誼以文章與帝唱和和去年二十餘召入翰林渠牟形神慷慨尤為帝所親狎帝每對執誼不過三刻渠牟奏事率至六刻語笑欺狎往往聞外所薦引成不次遷擢率皆庸鄙之士臣祖禹曰德宗悅人之從己而惡人之違己故守正之士難入辯給之士易親正元之間雖忠邪賢佞雜處於朝而君子常陷窮窮而不窮小人常得志韋渠牟之徒在左右王叔文之黨事東宮唐之小人於是為多其不至於亡非不幸也

之。每勅使出。雖沽糶賈餅者。撤業閉門。諫官御史敷奏。不聽。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之。帝頗嘉納。以問工部侍郎判度支蘇弁。度。各切。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遊手萬家。無土著生業。著。直切。仰宮市取給。帝信之。故凡言宮市者。皆不聽。

臣祖禹曰。詩云。惠此京師。以綏四國。民勞詩。民亦勞止。汙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孔子曰。近者悅。遠者來。詩十二。葉公問。近者悅。遠者來。京師者。諸夏根本。天子所與共守者也。京師之人。以安天下。京師者。諸夏之根本。而德宗殘之。如此然則遠者何所望乎。當是時。刻剝遍天下。而京師甚焉。惟其委任宦官。是以弊政至於如此其極也。

十六年。義成軍薛盈珍為帝所寵信。欲奪節度使。使姚南仲軍政。南仲不從。由是有隙。盈珍屢毀南仲於帝。帝疑之。盈珍又遣小吏程務盈。乘驛誣奏南仲罪。牙將曹文治亦奏事長安。知之。追及務盈於長樂驛。殺之。沉盈珍表於廟中。自作表雪南仲之冤。遂自殺。帝聞而異之。徵盈珍入朝。南仲恐讒之益深。亦請入朝。四月。南仲至京師。帝問盈珍擾卿邪。對曰。盈珍不擾臣。但亂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數。雖使羊。杜復生。亦不能行悖悖之政。成攻取之功也。帝默然。竟亦不罪盈珍。仍使掌機密。盈珍又言於帝曰。南仲惡政。皆藉僚馬少微贊之也。詔貶少微江南官。道中使送之。推墜江中而死。推。池。則切。

臣祖禹曰。德宗信宦者而疑羣臣。故不分枉直。語十二。舉直諫諸。枉。能使枉者直。不辨是非。而其心常與宦者如一。羣臣而外之。雖有實言。人殺身以明之。終不信也。至於宦者。則妄言必聽之。以為若出諸己也。故其為害。如木之有蠶也。蠶。蟲。食桑也。人。之有背骨之疾。左成十年。晉侯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為之。未至。公居膏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膏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其一二。公為也。公曰。其醫也。杜氏曰。膏。病也。心下為膏。楊曰。此謂虛器之深。如疾在膏背不可救。蠶深則木不可攻。疾久則與身為一。必俱亡而後已。原其禍由人主與之為一故也。可不為深戒哉。

先是。諸道兵討吳少誠。既無統帥。每出兵。人自規利。進退不一。諸軍自潰於小澗水。委棄器械資糧。皆為少誠所有。於是始議置招討使。夏綏節度使韓全義。本出神策軍。素無勇略。專以巧佞貨賂結宦官。中尉竇文場。愛厚之。薦於帝。以為蔡州四面行營招討使。十七道兵皆受節度。每議軍事。宦官為監軍者數十人。坐帳中。爭論紛然。莫能決。而能天漸暑。士卒久屯沮洳之地。多病疫。全義不存撫。人有離心。五月。與吳少陽等戰于澗南。廣利原。鋒鏑未交。諸軍大潰。全義退保五樓。七月。少誠進擊之。諸軍復大敗。全義夜逃。保澗水縣城。

臣祖禹曰。自古宦者預軍政。未有不敗國喪師者。喪。去。去。而唐為甚。後世亦可以鑒矣。猶循覆轍之軌。豈非有疑於將帥。而以宦者為可信乎。則莫若慎擇將帥。委任而勿疑之。善也。且將帥忠賢。則不必疑之。字。如。苟非其人。將不顧其父母妻子。何有於宦者乎。臣見其為害。未見其有益也。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頔。音。因討吳少誠。大募戰士。繕甲厲兵。聚歛貨財。恣行誅殺。有據漢南之志。專以

唐鑑卷之十六

德宗五

十三年六月。張茂宗許尚公主。未成婚。茂宗母卒。遣表請終嘉禮。帝許之。八月。起復茂宗左衛將軍。左拾遺蔣父上疏。諫以兵革之急。古有墨衰從事者。推。方。未聞駙馬起復尚主也。帝遣中使諭之。不止。乃特召對於延英。謂曰。人間多借古成婚者。卿何執此之堅。對曰。婚姻喪紀。人之大倫。吉凶不可預也。委巷之家。不知禮教。其女孤貧無恃。或有借吉從人。未聞男子借吉娶婦者也。太常博士韋彤。表堪復上疏。諫帝不悅。命遷下嫁之期。辛巳。成婚。

臣祖禹曰。朝廷者。禮義之所出也。而以喪婚習夷狄之風。使四方何觀焉。德宗即位之初。勅必循禮。而其終如此。心無所主故也。委巷鄙陋之禮。法之所當禁也。乃引以為比。苟欲拒諫。不亦惑乎。

十二月。先是。宮中市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以宦者為使。使。去。謂之宮市。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其後不復行文。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市。及要闕坊曲。閱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則斂手付與。真偽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及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直數百錢物。買人直數千物。多以紅紫染故衣。收給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脚價錢。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為宮市。其實奪之。商賈有良貨。皆深匿

為心惟恐失之。天理滅焉。故父子相疑。以終事為諱。以後嗣為忌。是以繼承之際。鮮有能正其禮者也。順宗為太子二十餘年。既有壯子。一旦病不能言。而德宗亦疑疾瀕留。詩。顧命。病且瘳。既留。中外隔絕。大臣不得聞知。德宗既崩。官者猶有他議。或太子幼弱。儲位未定。幾何而不變亂也。唐之人主。惟太宗每求天下之忠賢。而此以幼孤。見太宗。高宗以下。無足道者。德宗在位歲久。最為猜忌。及其將沒。不能召宰相而屬以社稷。儲君廢。繫於宦者。次公等特以草詔得至禁中。遂沮其謀。不然。幾有趙高之事。秦趙高矯遺詔。殺公子扶蘇。立胡。後之人主。豈可不法三代。而以唐為永隆哉。

右德宗在位二十六年。崩年六十四。

臣祖禹曰。唐歷世二十。歷年三百。德宗享國二十有六年。亦不為不久。以其時考之。稅政尤多。而大弊有三。一曰姑息藩鎮。唐本紀。德宗幸天之難。深自憂。遂行。二曰委任宦者。如用劉真。三曰聚斂貨財。如借商錢。稅商賈。茶竹木。本夫志大而才小心。福而意忌。不能推誠御物。尊賢使能。孟盡心。尊賢使財。風聞。稅除。茶竹木。本夫志大而才小心。福而意忌。不能推誠御物。尊賢使能。孟盡心。尊賢使財。以為果敢聰明。足以成天下之務。易。聚斂。惟。初欲削平。僭叛。刻減藩鎮。一有奉天之亂。而心阻。破。備畏姑息。惟恐生事。既。防。則。專。任。官。者。思。其。窮。窮。則。聚。斂。措。克。益。甚。於。初。矣。自。古。治。愈。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退。鮮。有。如。德。宗。者。惟。不。知。其。過。也。是。以。藩。鎮。強。而。王。室。弱。官。者。專。而。國。命。危。貧。政。多。而。民。心。離。唐。室。之。亡。卒。以。是。三。者。其。所。從。來。者。漸。矣。

唐鑑卷之十七

順宗

永貞元年二月丙戌。加杜佑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使。戊子。以王叔文為副使。先是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則可以結諸用事人。取軍士心。以固其權。又懼驟使重職。人心不能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自除為副以專之。

臣祖禹曰。見曰。成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成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易。咸。九。三。秋。傳。曰。凡。師。能。左。右。曰。以。皆。言。制。於。人。而。無。所。能。為。也。杜。佑。以。舊。相。不。恥。與。小。人。共。事。而。為。之。用。其。可。賤。也。夫。

賈耽以王叔文黨用事。心惡之。稱疾不出。屢乞骸骨。丁酉。諸宰相會食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僚無敢獨見者。叔文至中書。欲與章執誼計事。令直省通之。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遂還。執誼起。迎叔文。就其閣語良久。杜佑。高郢。鄭珣。皆停筴以待。有報者云。叔文案。宰相公已與之同食。閣中矣。佑。郢。心知不可。畏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獨數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願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遂近大懼。

臣祖禹曰。孔子曰。行己有恥。可謂士矣。語。十二。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恥之於人大矣。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之恥。又。賈耽。鄭珣。皆小人用事而為相。碌碌無補。知其不可引。疾而去。能知恥矣。方之杜佑。高郢。豈不有間哉。

憲宗

元和元年正月。帝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為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將賂。歸而譽之。即降旄鉞。未嘗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舉紀綱。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帝深以為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

臣祖禹曰。藩鎮之亂。異於諸侯。諸侯自古以來有之。皆聖賢之後。王者不得而滅絕也。王畿不過千里。其外皆以封國。禮。大司馬。掌邦國之法。制畿封國。以正邦國。故王者不勤於德。則諸侯強大。其理勢然也。唐之藩鎮。本起於盜賊。其始也。天子封殖之。又從而姑息之。至。於。不。可。制。人。主。自。取。之。也。憲。宗。一。裁。以。法。而。莫。不。畏。威。猶。反。掌。之。易。天。下。治。亂。豈。有。不。由。君。相。者。哉。

二月。帝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為。互有得失。何為而可。杜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風化。豈勤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敘。苟慎選天下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選用以公。賞刑以信。則誰不盡力。何求不獲哉。故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教。皆無補於當時。取讒於後來。其耳目形神。非不勞也。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哉。帝深然其言。

臣祖禹曰。見錯有言曰。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論。本。傳。對。策。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錯。之。學。本。刑。名。之。言。也。同。上。錯。學。中。豈。足。以。知。帝。王。之。道。哉。然。而。後。世。或。稽。其。說。以。誤。人。主。至。使。為。上。者。行。有。司。之。事。宰。相。失。職。天。下。不。治。由。其。臣。不。學。之。過。也。夫。人。主。任。一。相。一。相。舉。賢。才。賢。者。各。引。其。類。則。上。下。同。心。故。賢。人。在。豈。不。易。而。有。成。功。乎。是。故。上。不。可。代。其。下。下。不。可。勤。其。上。若。為。上。面。行。有。司。之。事。豈。獨。治。天。下。不。可。為。也。一。縣。亦。不。可。為。也。奚。獨。一。縣。也。一。家。亦。不。可。為。也。黃。裳。之。相。憲。宗。其。知。所。先。務。哉。

二年。帝嘗問李絳曰。諫官多諫。諫朝政。皆無事實。朕欲責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餘。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以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患佞度。思朝朝辭。比得上達。此。無。二。三。故。人。主。改。求。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帝。善。其。言。而。止。

臣祖禹曰。憲宗以中官爲大將。此亂政也。然其羣臣皆以爲不可。諫諍而力爭者。相屬於朝。此則治世之事也。亦足以見其賢臣之多矣。天下之禍莫大於人君過舉而下莫敢言。如皆莫敢言。則至於亡而不自知也。

田季安將出兵。遊王師。幽州牙將。諒忠爲劉濟使。魏知其謀。入謂季安曰。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者。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爲誰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欲將誇服於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如下。能不恥且怒乎。既恥且怒。必任智士。盡長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鑿前之敗。必先伐魏矣。

臣祖禹曰。朝廷找叛討逆。以一四方。此天下之公義也。必與天下之賢者共爲之。南有蕭魚詩。全誠。樂與賢者共之。其克以天下。其不克以天下。天子無私焉。憲宗欲自有其功。故任中人。而不任宰相。是天子與臣下爭功也。何其不廣哉。夫天子之功。在於用人。而不自用。用伊尹者。湯之功。伊尹。商用傅說者。高宗之功。傅說。高用十亂者。武王之功。周武王有亂臣十人。謂周公且。召公奭。太公望。畢公。宗公。成王叔父。及文母十人。用周公者。成王之功。周公。成王叔父。未聞獨用家臣。而後功由己出也。憲宗一將承璫。而天下之人。已見其情。知其將以誇服臣下。人君之舉動。可不慎哉。

五年。帝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

臣祖禹曰。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李絳。自成湯至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恭。不敢自暇。輔相之臣。不其稱中宗曰。嚴恭寅畏。帝無逸。言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同上。致爲非也。大天王季。克自抑畏。安國云。太王季。季。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大明詩。小心翼。夫爲人君。動必有所畏。此盛德也。不然。以一人肆於民上。其何所不至哉。憲宗畏直臣之諫。而不敢盤于遊畋。豈無其可謂賢矣。

唐鑑卷之十八

憲宗

七年。帝嘗問宰相。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而信他人。是使姦臣得以乘間弄威福。政事不理。職此故也。帝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過。朕幼在德宗。左右見事有得失。當時宰相亦未有再三執奏者。皆懷祿偷安。今日豈得專歸咎於德宗邪。卿輩宜用此爲戒。事有非是。當力陳不得已。勿畏朕譴怒而遽止也。

臣祖禹曰。人君患不從諫。人臣患不納忠。人君唯不從諫也。是以君子日疏。小人日親。君子立人之朝。豈以疏而遂易其心哉。易如。有官守者。不失其職。有言責者。不失其言。孟公孫丑。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君從之。亦諫也。君不從之。亦諫也。諫而不入。則去之。臣之義也。君惡正直。而悅諂諛。然而未嘗殺一正士。幾一諫者也。而其臣懷祿畏罪。而不言。則曰。君不能從。此孟子所謂賊其君者也。孟離婁。謂君不能一憲宗之責宰相。以其未盡人臣之義乎。

李絳或久不諫。帝輒詰之曰。豈朕不能容邪。將無事可諫。

臣祖禹曰。憲宗可謂能自克矣。書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君革命。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夫能求諫如此。豈非親

正直之益乎。說曰：后克聖，臣不命其承。書說命：傳說告高宗曰：后克聖，臣不命其承。時教不職，若王命命，或言說。苟德悅而從之，又貴以求之，何忠乎？臣之不諫也。

李吉甫嘗言於帝曰：貴人主之柄，不可偏廢。陛下踐祚以來，深惠深矣，而威刑未振，中外懈惰，願加嚴以振之。帝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帝曰：然。後句餘，于頔入對，亦勸帝峻刑。又數日，帝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姦臣，勸朕峻刑，卿知其意乎？對曰：不知也。帝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

臣祖禹曰：守位以仁。易繫辭：何以守位曰仁。不聞以威，有罪而刑之，曰天討。書皋陶謨：天討有罪。先王豈敢輕重於其心哉？故書曰：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書泰誓：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孟子引書之。其言刑在人而不在己，所以為無私也。然則人君患無德，不患無威。人臣勸之以峻刑，是納君於惡也。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詩十：憲宗懲于頔之姦謀，其可謂知言矣。夫如是，邪說何自而入哉。

十月，李絳上言：魏博五十餘年不害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劉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五百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為所與太多，後復有此，將何以給之？帝以語絳，絳曰：田與不食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帝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為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為？十一月，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五十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克，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偏強者果何益乎？

臣祖禹曰：憲宗不愛府庫之積，以慰魏博三軍之心，可謂知所取與，能用善謀矣。其德厚如此，猶不過於一傳，而復失之，雖穆宗御失其道。傳：御失其道，則天下且爭成作。亦由人心不固，而王澤易竭也。況不懷之以德，而臨之以兵，其能有之十年乎？

帝嘗於延英謂宰相曰：卿輩當為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選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帝曰：誠如卿言。

臣祖禹曰：孔子曰：舉爾所知。詩：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宰相之於人才，苟知之也，則內雖親不避，外雖怨不棄也。詩：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宰相之於人才，其親與疏，若權衡之於物，輕重不私焉。記：輕重，外舉不避怨。則至公矣。安得斯人者而相其君哉？私親而報怨者，固不足言矣。其有避嫌而矯枉者，親則廢之，疏則德之，豈不有心於其間哉？是亦私而已矣。人君

多疑臣下之私其親故，而其臣亦鮮不為欺。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記：編衣，十八人。則百姓惑，下難知。

八年正月，李吉甫、李絳、數爭論於帝前，權德輿居中，無所可否。帝曰：能守本官。

臣祖禹曰：德輿依違中立，無所適從，自以為得固位之術矣。且於同列猶不敢忤，而況於君乎？苟無所發明，則焉用彼相矣。詩十六：則將焉用彼相矣。於成切。憲宗黜之，足以厲其臣下，豈不明哉？

九年二月，李絳屢以足疾辭位，發明能為禮部尚書，初，帝欲相絳，先出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至是，帝召還承璀，先罷絳相，甲辰，承璀至京師，復以為弓衛庫使，左神策中尉。

臣祖禹曰：李絳可謂大臣矣，不與承璀並立於朝，故其言足以信於君，行足以信於民，可則進，不可則退，使其君用捨以義，而不以利，不如此，何以為國之重哉？

十年六月，裴度同平章事，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及度為相，奏言：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始請於私第見客，許之。

臣祖禹曰：易曰：巽而耳目聰明。易：巽，以象也。巽，大言，人君養賢之效也。詩曰：周爰咨詢。言人君養賢之效也。詩曰：周爰咨詢。詩：周爰咨詢。周爰咨詢。言人君事君之職也。德宗禁綱宰相而使之，其宰相亦養其耳目以容身保位。國之治亂，民之休戚，若不聞見焉。自古以來，未有賢其大臣，而可以為國者也。夫疑之則勿任，任之則勿疑。唯見前。置相者當擇之於未用之前，而不當疑之於既用之後。未有可託天下，而不保其不欺君者也。然而人君多悅人之從己，其未用也，輕信之，既用也，過防之，是以上下相蒙，而政愈亂也。章：欺。

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涿、定、三鎮皆苦之，爭上表請討承宗，帝欲許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弘靖以為兩役並興，恐國力所不支，請併力平淮西，乃征恆冀，帝不為之止。弘靖乃求能用，明年正月，以弘靖為河東節度使。

臣祖禹曰：張弘靖言不失職，進退以禮，有大臣之體矣。其後卒捨恆冀，併力淮西，如其所慮，憲宗雖得之於裴度，而失之於弘靖，豈未之思乎？

十二年十月，李愬擒吳元濟，裴度入蔡州，以蔡州卒為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咸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蔡人偶語於塗，夜不燃燭，有以酒食相過者，罪之，度既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鬪殺，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

臣祖禹曰：裴度伐叛以刑，柔服以德，使百姓曉然知賊之為暴，而唐之為仁，故能變犢戾之俗。廣：頑。賊也。虞如也。虞如如銀。其後取淄，青如反掌，不惟乘勝用兵之易，蓋人心先服故也。豈非

待物以誠之效歟。

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不能自拔。久而老耄幼壯，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自少誠以來，遺諸將出兵，皆不束以法制，聽各以便宜自戰。故人人得盡其才，韓全義之敗於潞水也，於其帳中得朝貴所與問訊書，少誠東而示衆曰：此皆公卿賜全義書，云破蔡州日，乞一將士妻女為婢妾，由是衆皆憤怒，以死為賊用。雖中土風俗，曷及過於夷貊，故以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

臣祖禹曰：人君之御天下，其失之甚易，其取之甚難。以憲宗之明斷，將相之忠賢，竭天下之兵力，以伐三州，四年而後克，其難如此。則人君豈可不兢兢業業。唐史補遺：憲宗時，一日二日萬幾，慎其所以守之者也。

初，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李鄴為節度使，性剛嚴，與承璀互相敬憚，故未嘗相失。承璀歸，引以為相，鄴恥由官官進，及將佐出祖，樂作，鄴泣曰：吾老安外鎮，宰相非吾任也。十二月，鄴至京師，辭疾不入見，不視事。百官到門者，皆辭疾不見。鄴固辭相位，明年，以鄴為戶部尚書。

臣祖禹曰：管子有言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前賢論管子之言，言牧民者，心也。禮，恥不，夫士之有恥，所以重朝廷也。況為天子之相，而可以無恥乎？李鄴不與宦者結，而進由之，以為垢污，卒辭相位，可謂知恥者矣。若夫為大臣，而不自重其身，媚左右，近習以固寵，頑順無恥，見利忘義，聞鄙之風，亦可少愧哉。

十三年，淮西既平，帝設驛修戶部侍郎度支使，市鎮衛尉監鑄使，程異馳其意，數進羨餘以供其費。由是有詔，鑄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九月，鑄以本官，異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至市道負販者亦噓之。裴度，崔彥極諫其不可，帝不聽。度恥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其略曰：所可惜者，淮西遺定，河北底寧，承宗傲手削地，韓弘與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於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墜，使四方解體乎。帝以度為朋黨，不之省。臣祖禹曰：人君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人而天下莫不懼，豈其力足以勝億兆之衆哉。處之中理，而能服其心也，用一不肖而四方莫不解體，殺一無罪而百姓莫不怨怒，豈必人人而害之哉。處之不成，中理而不服其心也，苟能服其心，則治天下如運之於掌。孟公孫丑：一編，何征而不克，何為而不成，裴度可謂知言矣。其所以啓告人主，豈不得其要乎。

十四年，潘平、裴度、裴遵、裴用兵以來，帝之憂勤，機略，因傳，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帝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許。

臣祖禹曰：憲宗勞而不伐，有功而不矜，此大禹之德也。唐史補遺：裴度不矜，天下莫與敵。豈不賢哉。其

行已如此，而不勝其驕侈之心，卒任小人以廢盛業，何其撥亂之身，而守成之難耶。蓋危則懼，懼則善心生，安則泰，泰則逸心生，是以天下既平，而禍患常生於所忽也。

三月，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河朔藩鎮所以能拒朝命六十餘年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自作威福，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姦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郡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以刺史領之。四月，詔諸道節度使都團練防禦等使，使所統支郡兵馬，並以刺史領之。自至德以來，節度使權重，所統諸州各置鎮兵，以大將主之，暴橫為患，故重胤論之。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為順命，由重胤處之得宜故也。

臣祖禹曰：後世郡縣，古之諸侯也。委之以土地人民，而不與之兵，是以匹夫而守之一州也。天下有變，則城郭不守，而朝廷無藩籬之固，何異於無郡縣乎。是以為法者，必關蓋殺。楊光弼，聖王之法，使一縣之衆，必由於令，一郡之衆，必由於守，守之權歸於按察，按察之權歸於天子，則天子如網綱之相維，則城郭不守，而朝廷無藩籬之固，何異於無郡縣乎。是以為法者，必關蓋殺。唐史補遺：唐自中葉，郡置鎮兵，主將有擅兵之勢，而刺史無專城之任，是以郡縣愈弱，藩鎮愈強，橫海一帥制之得宜，而數世順命，況天下處之皆得其道，何危亂之有哉。

八月，帝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羣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頌、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係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為開元二十四年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天寶末為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市鎮深恨之。

臣祖禹曰：天下治亂，係於用人。明皇之政，昭焉可睹矣。崔羣以退張九齡，任李林甫，為治亂之所分，豈徒有激而云哉。其可謂至言矣。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孟公孫丑：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必從吾言矣。

十五年正月，帝服金丹，多疑怒，左右官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皆自危，庚子，暴崩于中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欲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樂發，人莫能明也。初，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禮王恆為太子，帝不許，及帝疾甚，承璀謀尚未息，太子薨之。帝崩，中尉梁守謙與諸宦官馬進濟、劉承偁、元素、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殺吐突承璀，及禮王恆。

臣祖禹曰：憲宗伐叛討逆，蓋平河南，唐室威令，赫然復振，而變生於左右近習，身陷大禍，由任相非其人故也。唐史補遺：憲宗初即位，慨然發憤，志平僭竊，能用忠謀，不聽羣議，卒成功。自吳元濟、李元平、劉辟、李昌、皆欲逆而效順，唐之威令，幾於復振。及晚節信用非人，不終其業，而身陷不測之禍，則九世宗，可不為深戒哉。可不為深戒哉。

右憲宗在位十六年，為陳弘志所弑，年四十三。

臣祖禹曰：陳弘志弑憲宗，而穆宗不討賊，故舊史於憲宗之崩，疑以傳疑。舊史曰：時帝暴崩，皆言內官陳弘志弑之，而穆宗不討賊，故舊史於憲宗之崩，疑以傳疑。

其禍可謂直矣。公卿大臣豈不悅哉。夫天之生斯人，苟有聰明正直之資，必將有用於時。其智必有所發，其才必有所施。不使之汨沒死而後已也。聖人順天理而感人心，易感卦。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欲天下之賢者而聚之於朝，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使之族其所有，以爲國之有，則賢無不得其所，賢得其所，則民得其所。民得其所，則物得其所矣。若賢之直用之於諫爭之職，爭去。執正之任。同。舉而實之高位，則賢之所有皆在朝廷矣。唐則不然，抑退之，廢斥之，使天下之口莫不稱其屈，名塞天地。遷徙則其職，舉而身老巖穴，卒不爲世用，豈不遠天理逆人心乎。

七年，宰相李德裕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謂睿。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閣。天下議者皆以爲幽閉骨肉，虧傷人倫。雖使天寶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處方州，雖未能安定王室，尚可各全其生。所以悉爲安祿山、朱泚所魚肉者，由聚於一宮故也。陛下誠因冊太子制書，聽宗室年高屬疏者出閣，且除諸州上佐，使攜其男女出外婚嫁，此則百年弊法，一旦因陛下去之，海內孰不欣悅。帝曰：茲事朕久知其不可，方今諸王，豈無賢才，無所施耳。八月，庚寅，冊太子。因下制諸王，自今以次出閣授監州刺史，上佐，以議所除官不決而罷。

臣祖禹曰：昔三代之王，分封同姓，布于天下，夏商天命雖改，而祀宋之祀，與周並傳。祀，夏之後也。宋其子孫歷千百歲，不可得而滅絕也。後世人主疑其骨肉，寧爲他人侮之，唯恐同姓取之，禁錮家室，甚於縲囚。縲，繫也。其國未亡，而剪落枝葉，以燬其本。而爲王者九國，推恩分子弟國也。強本枝，爲前漢後漢，周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視親賢賢，深固根本，爲不可拔者也。故自魏晉以後，一姓有天下，遠者百餘年，近者數十年，而苗裔溷滅，祀實無主，由其疑忌骨肉故也。有唐之後，五代之際，已無間焉者，其祖宗之所致歟。

九年十一月，帝與李訓、鄭注謀誅中官，訓及王璠、郭行餘、李孝本、維立言、誅中官，不克，訓出奔，仇士良等知帝預謀，恐憤，出不遜語，帝怒，懼不復言。士良等遣禁兵密刃出閣門，逢人即殺，死者千六百餘人，橫尸流血，狼藉塗地。獨王涯、賈餗、舒元與等察兩軍，或斬李訓首送京師，左神策出兵三百人，以李訓首引王涯、王璠、維立言、郭行餘、右軍出兵三百人，擁賈餗、舒元與、李孝本、獻於廟社，徇于兩市，命百官臨視，斬於獨柳之下。身其首於興安門外。興安門，在東門外。親屬無聞親疏皆死，後稱無遺時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兩中尉，帝不預知。鳳翔監軍鄭注獻其首鳥之，滅其族。仇士良等各進階遷官，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凌暴朝士，如草芥焉。

臣祖禹曰：文宗憤宦官之獄，欲除其偏，偏，與偏同。當擇賢相而任之，朝廷既清，綱紀既正，賞罰之柄出於人主，執其元惡，付之有司，謂唐諸元惡大憝。正典刑而已矣。乃與訓注爲詭譎之計，欲用甲兵於陞城之門，不以有罪無罪皆夷滅之，召外寇以攻內寇，是以一敗塗地。史高祖紀：今諸將社稷幾亡。非徒無益，而愈重禍。益，而又害之。蓋自古不用君子而用小人，以去小人，未

唐鑑卷之二十

文宗

太和二年，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去聲。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三月，帝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略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茲獄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賊，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幾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擅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發狎之臣，制佞凌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其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孟行。下孟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賢良方正裴休、李郁等二十二人皆中第。仲切。竹考官馮宿等見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譁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奈何。李郁上疏，自以所對遠不及，乞回所授以旌直，不報。責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柳州司戶。

臣祖禹曰：宦官脅制天子，自宰相以下莫敢指言，劉蕡布衣，無一命之寵，斗升之祿，而懷忠憤，極言

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止天下之邪。人君一不正其心。則無以正萬事。苟以術御下。是自行詐也。何以禁臣下之欺乎。是以術行而欺愈久。多智用而心愈勞。蓋以詐勝詐。未有能相一者也。禮曰。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此禮運。王中心無為。以守至正也。夫惟正不可得而欺。則不容於詐矣。豈不約而易守哉。君子。簡而守也。

四年八月。邢、洛、磁、三州降。下江郭道殺劉稹。傳首京師。潞州平。初。李德裕以貞元以來。將師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號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官者為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其在陣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卻。輒引旗先走。陣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賞。二樞密皆以為然。自帝行之。自德回。至澤潞。能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方略。故所向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不休沐。或繼火乃得罷。德裕在位。雖書琴奏。皆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令。沛然若無事之時。

臣祖禹曰。治天下之繁者必至簡。制天下之動者必至靜。夫用兵於千里之外。而君相擬於內。則本先搖矣。何以制其末乎。是故號令簡則民聽不惑。心慮靜則事變不撓。此所以能成功也。
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德裕嘗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強。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名。事結知明主乎。且李載義為國家平滄景。及為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楊志誠遣大將遮敕使馬求官。及為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者禍福足以觀矣。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

臣祖禹曰。古之明王。天下有不順者。必諄諄而告教之。再三不可。然後征之。則其民知罪。而用兵有辭矣。自唐之失河朔。或討伐之。或姑息之。不聞有文告之命。戒救之辭也。是以加兵而不服。恩厚而愈叛。李德裕以一相而制御三鎮。如運之掌。使武宗享國長久。天下豈有不平者乎。
右武宗在位六年。崩年三十三。

唐鑑卷之二十一

宣宗

大中元年二月初。李德裕秉政。引白敏中為翰林學士。及武宗崩。德裕失勢。中敏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其黨李成。認德裕罪。德裕山是自東郡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九月。前永寧尉吳汝訥。誣其弟湘罪不至死。李紳與李德裕相表裏。欺罔武宗。枉殺臣弟。十二月。貶德裕為潮州司馬。明年九月。再貶德裕為崖州司戶。

臣祖禹曰。裴度之相憲宗。李德裕之相武宗。皆有功烈。為唐賢相。大中以後。無繼之者。德裕才優於度。而德器不及也。度為小人所傾。無所不至。唐本贊。憲宗討蔡。出入四年。元濟外連新羅。刺宰相。危亦極矣。而能以功名終。以全德終。事四朝。德裕一失勢。斥死海上。何哉。度不為黨。德裕為黨。故也。自今觀之。牛僧孺。李宗閔之黨。多小人。德裕之黨。多君子。然因私以害公。挾勢以報怨。則一也。夫惟天吏可以伐燕。德裕自為朋黨。而欲破朋黨。此以燕伐燕也。孟梁惠。士。燕可以伐之。為天吏者。可以伐之。語。衛。德裕克伐怨欲不行焉。為難矣。以爲難矣。仁則若不知也。又曰。君子於而不爭。羣而不黨。公云。德裕克伐怨欲不行焉。於而爭。羣而黨。其能免乎。

侵擾羣蠻為安南患殆將十年至是始平

臣祖禹曰戎狄自古迭為中國患山秦以來未有得志於南蠻者也蓋以瘴毒險阻不得天時地利所恃者人和而已孟公孫止天時不知地利地利不知人和而民從征役皆知必死如往棄市則是三者皆亡矣秦發閩左

成五嶺而陳項起秦遂以亡前陳勝吳廣傳秦二世元年秋戍闕左及後閩九百人勝皆為屯長行至嶺大澤鄉戍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斬勝乃謀自立為將軍廣為都門也乃入嶺陳勝自立為王項、譚、陳、吳、公、孫、立、為、西、楚、王、共、立、秦、將、也、漢初呂后欲誅趙佗士卒不能險嶺史南越王趙佗傳呂后遣將軍陸賈使趙佗趙佗曰臣死且不避獨難得耳士卒大叛兵不能險嶺廣南閩、武帝擊越發兵江淮因巴蜀罪人等放乘之

能險嶺史南越王趙佗傳呂后遣將軍陸賈使趙佗趙佗曰臣死且不避獨難得耳士卒大叛兵不能險嶺廣南閩、蓋不可以中國之師涉其地也遂滅南越以為九郡本紀元鼎六年春南越王趙佗反武帝遣使召佗佗曰臣死且不避獨難得耳士卒大叛兵不能險嶺廣南閩、光武遣馬援擊交趾最為有功然三年而後克士卒死者什五六乃得一女子之首後馬援傳交趾女子首傳援曰交趾外六十餘城自自立為王拜援伏

自是以後南詔盛強至於懿宗陷安南圍成都中國首尾疲於奔命唐南詔傳或通以來邊始叛命一破黔州四破

其外財竭民困海內大亂而因以亡矣夫蠻夷非能亡中國也而中國之亡蠻夷皆為之資是以聖王不重外而輕內不動遠不忘邇恐征伐不息而變生於內以搖其本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既

亦速矣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既

帝好音樂宴遊殿前供奉樂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說不減十餘水陸皆備聽樂觀優不知厭倦賜與動

臣祖禹曰國之將興其君未嘗不儉將亡未嘗不侈也懿宗不德而暴天產窮人力其能久有國乎

右懿宗在位十五年崩年四十一

唐鑑卷之二十二

僖宗

乾符二年帝之為普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即位使知樞密遂擢為中尉帝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為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招權納賄除官及賜緋紫皆不關白於帝每見帝自備米食兩盤與帝相對飲隨從容良久而退帝與內園小兒狎昵賞賜樂工伎兒所費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令孜說帝籍兩市商旅貨悉輸內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錯口莫敢言

臣祖禹曰唐自明皇肅宗以來尊寵宦者德宗始委以禁兵唐宦者傳德宗時宦者李元勳以左右神策軍統領

宗所任不正則後世必有甚者矣是以明王必慎其所與恐開禍亂之原也若僖宗者又何責焉

苑中夜醉歸，手殺黃門侍女數人，明日辰巳，宮門不開，季述率禁兵千人破門而入，問得其狀，謂崔胤曰：主上所為如此，豈可理天下？庚寅，季述陳兵殿廷，召集百官，使書奏請太子監國，胤等不敢違，帝在乞巧樓，季述先與宣武進奏官程巖等帥兵入，將士大呼，至思政殿，逢人輒殺，帝見兵入，驚墮牀下，起將走，季述先掖之，令坐，皇后趨至，拜曰：軍容勿驚宮家，有專惟軍容，季述出百官奏曰：願奉太子監國，陛下保隨東宮，帝曰：昨與卿曹樂飲，不覺太過，何至於此？后曰：官家趨依軍容，語官扶帝與后同登，適少陽院，季述以銀匙盡地，帝曰：某時某事，汝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數十不止，乃手斂其門，鎗鐵網之，遣李師度將兵圍穴，以通飲食，凡兵器針刀，皆不得入，帝求錢帛，皆不得，求紙筆，亦不與，時大寒，崔御公主無衣，號哭於外，季述矯詔太子監國，又矯詔太子嗣位，以帝為太上皇，十二月，季述遣養子希度詣朱全忠，許以唐社稷，季述乃與查道、周承誨謀伏兵誅之。

天復元年正月乙酉朔，德昭斬王仲先，崔胤迎帝御長樂門樓，率百官稱賀，周承誨擒劉季述，王彥範繼至，方詰責，已為亂槌所斃，薛齊偃赴井死，出而斬之，滅四人之族，以韓全誨、張彥弘為左右中尉，袁易簡、周敬容為樞密使。

臣祖禹曰：劉季述劫太子而幽帝，宦者皆預謀，昭宗不能因天下譏疾之心，窮治逆黨，以清宮闈，使非兵柄歸之將相，而以亂易亂，復任宦者，既救而不問，又稍以法誅之，至使反側不安，外結藩鎮，以致劫遷之禍，由除惡不絕其本，而大信不立，故也。昔陽虎作亂於魯，因季桓子，劫其國君，春秋書曰：盜竊寶玉大司，若季述等，家臣賤人，不得曰廢立，為唐史者，宜書曰盜，則名實正矣。

六月，崔胤請帝遣誅宦官，宦官屈耳頰聞之，韓全誨等涕泣求哀於帝，帝乃令胤百事密封疏以聞，勿口奏，宦官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內之宮中，陰令詞察其事，盡得胤密謀，全誨等大懼，每宴聚，流涕相訣，日夜謀所以去胤之術，時胤領三司使，全誨等教禁軍誦諱，誦胤滅損多衣，帝不得已，解胤鹽鐵使，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全忠欲帝幸東都，茂貞欲帝幸鳳翔，胤知謀泄，急遣朱全忠書稱被詔，令全忠以兵迎車，且言上反正公之力，而胤翔入朝，引功自歸，今不速至，必成罪，豈唯功為他人所有，且見征討，全忠得書，十月，舉兵發大梁，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城大駭，士民亡實山谷，百官皆不入朝，十一月壬子，全誨等陳兵殿前，奏曰：全忠以大兵逼京師，欲劫天子幸洛陽，求傳胤，帝等請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帝不許，使劍登乞巧樓，全誨等急即火其下，帝降樓，乃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聲不絕，全誨等遂火宮城，壬戌，車駕至鳳翔，二年六月，全忠敗李茂貞之師于魏城之北，進軍攻鳳翔，九月，全忠圍鳳翔，十月，茂貞出兵擊之，又敗，還汴軍，每夜鳴鼓角，城中地如動，是冬大雪，城中食盡，凍餓死者不可勝計，或臥未死，肉已為人所啣，市中買人肉斤直錢百，犬肉直錢五百，茂貞儲備亦

竭，以大院供御膳，帝謂御衣及小皇子衣於市以充用，削潰松栢以飼御馬，十二月，帝召李茂貞等食，議與朱全忠和，帝曰：十六宅諸王以下，凍餓死者日有數人，在內諸王及公主妃嬪，一日食粥，一日食湯餅，今已竭矣，卿等意如何？皆不對，帝曰：速當和解耳。

三年正月，茂貞請誅韓全誨等，與朱全忠和，率車駕還京師，即遣內養帥胤翔率四十人收全誨等斬之，以第五可範、仇承瑄為左右中尉，王知古、楊度則為樞密使，是夕，又斬李繼筠等十六人，遣使賫全誨等首以示全忠，時胤翔所誅宦官已七十二人，全忠使京兆捕九十八人，甲子，帝幸全忠營，已巳，入長安，庚午，崔胤奏誅宦官，是日，全忠以兵圍第五可範以下數百人於內侍省，盡殺之，冤號之聲徹於內外，其出使者，詔所在捕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掃，帝怒可範等成無罪，為文祭之，自是宣傳詔命，皆以宮人，其兩軍內外八鎮兵悉屬六軍，以崔胤兼判六軍十二衛。

臣祖禹曰：崔胤本與韓全誨爭權，因昭宗懲幽辱之禍，謀誅中官，故全誨黨李茂貞，而胤結朱全忠，各倚強藩，以為外援，而岐汴亦憑宦官宰相，內為城社，以制朝廷，故胤召全忠以兵入朝，而全誨劫帝西幸，唐室之亡，由南北司相吞滅，而人主受其禍，豈不為將來之永鑒哉。

唐鑑卷之二十四

昭宗下

天祐元年正月，全忠殺崔胤，將劫帝遷都，引兵屯河中，丁巳，帝御延喜樓，全忠遣牙將寇彥卿、奉表稱那岐兵逼畿甸，請帝遷都洛陽，帝未及下樓，宰相裴樞，以得全忠遺書，促百官東行，戊午，驅士民號哭滿路，罵曰：賊臣崔胤，召朱溫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老幼繼屆，月餘不絕，壬戌，車駕發長安，全忠以張廷範為御營使，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長安自是遂丘墟矣，甲子，帝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帝泣謂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為汝主矣，備於興德宮，謂侍臣曰：鄙語云：乾于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沾襟，左右莫能仰視，二月乙亥，帝至陝，全忠自河中來朝，帝延全忠入寢室，見皇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帝遣問使以御札告難于王建，建使王宗祐將兵會岐兵迎車，至興平，遇汴兵，不得進而還，三月，帝復遣問使以御札告難于王建，揚行密、李克川等，令糾率藩鎮以圖匡復，曰：朕至洛陽，則為全忠所幽閉，詔勅皆出其手，朕意不復得通矣，四月，全忠請車駕早發，表章相繼，帝屢遣宮人諭以皇后新產，未任就路，請俟十月東行，全忠疑帝徘徊，俟變，怒甚，謂寇彥卿曰：汝速至陝，即日促官家發來，閏月丁酉，車駕發陝，癸卯，帝憩於穀水，自崔胤之死，六



順宗實錄

韓愈撰

順宗實錄卷一

唐史臣韓愈撰

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諱誦德宗長子母曰昭德皇后王氏上元二年正月十二日生大曆十四年封為宣王建中元年立為皇太子慈孝寬大仁而善斷留心藝學亦微信尚浮屠法禮重師傅引見輒先拜善諫世德宗之為詩并他文賜大臣者率皆令上書之德宗之幸奉天倉卒間上常親執弓矢率軍後先導衛備皆辛苦上之為太子於父子間慈孝交洽無嫌每以天下為憂德宗在位久不稍假宰相權而左右得因緣用事外則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以姦佞相次進用延齡尤狡險判度支務剝剝聚斂以自為功天下皆怨怒上每進見候顏色輒言其不可至陸贄張滂李充等以毀隨朝臣懼諫大夫陽城等伏閣極論德宗怒甚將加城等罪內外無敢救者上獨開解之城等賴以免德宗卒不相延齡渠牟上有力焉貞元二十一年正月癸巳德宗崩

順宗實錄 卷一

天道以康四海建皇極以熙庶功無忝我高祖太宗之休命上自二十年九月得風疾因不能言使四面求醫藥天下皆知德宗憂感形于顏色數自臨視二十一年正月朔含元殿受朝還至別殿諸王親屬進賀獨皇太子疾不能朝德宗為之涕泣悲傷歎息因感疾恍惚日益甚二十餘日中外不通兩宮安否朝臣咸憂懼莫知所為雖翰林內臣亦無知者二十三日知內外疑疑發衣麻鞋不俟正冠出九仙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稍安二十四日宣遺詔上統服見百寮二十六日即位上學書於王任頗有龍王叔文以棋進俱侍詔翰林數侍太子棋叔文詭譎多計上在東宮嘗與諸侍讀并叔文論政至宮市事上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上獨留叔文謂曰向者君奚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侍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上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任兩人相依附俱出入東宮聞德宗大漸上疾不能言任即入以詔召叔文入坐翰林中使決事任以叔文意入言於官者李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以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攝家宰兼山陵使中丞武元衡為副使宗正卿李紆為按行山陵地使刑部侍郎鄭雲逵為副使又命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撰哀冊文禮部侍郎權德輿撰謚冊文太常卿許孟容撰諡文

庚子百寮請聽政曰自漢以來喪期之數以日易月而皆三日而聽政我國家列聖亦克修奉罔或有違况大行皇帝酌於故實重下遺詔今日至期而陛下未親政事率臣不敢安宜存大孝以寧萬國天下之幸不許是月昇酒州為上州

二月辛丑朔中書侍郎平章事臣郢門下侍郎平章事臣珣檢校司空平章事臣佑奉疏曰大行皇帝知陛下仁孝慮陛下悲哀不即人心聽政事故發遺詔令一行漢氏之制今陛下安得守付閔匹夫之小行忘皇王繼親之大孝以虧臣子承順之義猶不許

壬寅宰臣又上言曰陛下以聖德至孝繼受寶命宜奉先帝約束以時聽斷不可以久從之

癸卯朔百寮于紫宸門杜佑前跪進曰陛下居憂過禮羣臣懼焉願一觀聖顏因再拜而起左右乃為皇帝舉帽百寮皆再拜佑復奏曰陛下至性殊常哀毀之甚臣等不勝惶灼伏望為宗廟社稷割哀強食景午能翰林陰陽星卜醫相視非諸待詔三十二人初王叔文以恭待詔既用事器其與已儕類相亂能

己酉詔易定節度使張茂昭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餘如故河北節度自至德已來不常朝覲前年冬茂昭來朝未還故寵之

辛亥詔中書侍郎平章事守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初執誼為翰林學士知叔文幸於東宮傾心附之叔文亦欲自廣朋黨密與交好至是遂特用為相

乙卯太常奏禮云喪三年不祭惟祭社稷周禮圖鍾之均六變天神皆降林鍾之均八變地亦成出不廣天地之祭不敢以卑廢尊也樂者所以降神也不以樂則祭不成今遺遺詔行易月之制請制內遇祭儀

順宗實錄 卷一

三

樂。終制川樂。從之。又奏。禮三年祭宗廟。今請疎廟。復常從之。
辛酉。貶京兆尹李實為通州長史。詔曰。實素以宗屬累更任使。驟升班列。遂極寵榮。而政乖惠和。務在苛
厲。比年早歎。先聖疑人。特詔通租。悉皆蠲免。而實敢肆誣罔。復令微剝。頗紊朝廷之法。實為聚斂之臣。自
國哀已來。增索彌甚。無辜斃路。深所與嗟。朕自守洪業。敷宏理道。寧容蠹政。以害齊人。宜加貶黜。用申邦
憲。尚復優貸。俾佐遠藩。實諒事李濟。驟遷至京兆尹。特權強復。不顧文法。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一
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
瓦木。貸麥苗。以應官役。人成補端。為謔嘲之實。聞之。奏補端。誹謗朝廷。杖殺之。實遇侍御史王播於道。故
事。尹與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實不肯避。導騎如故。播詰讓。導騎者。實怒。遂奏播為三原令。廷詬之。陵樓公
卿已下。隨喜怒。誣奏。遷朝。廷廷長忌之。實有昭免。畿內進租。實不行。用詔書徵之。如初。勇於殺害人。吏不
聊生。至。市里。呼。皆袖瓦礫。遞道伺之。實由。閉道。獲免。
壬戌。制中丞。皇太子侍衛。翰林待詔。王。任。可。守中常侍。依前。翰林待詔。蘇州。司功。王。叔。文。可。起。居。舍。人。翰
林。學。士。又。以。司。勳。員。外。郎。翰。林。學。士。知。制。誥。鄭。綱。為。中。書。舍。人。學。士。如。故。又。以。給。事。中。馮。伉。為。兵。部。侍。郎。
以。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歸。登。為。給。事。中。修。撰。如。故。登。伉。皆。上。在。東。宮。時。侍。讀。以。師。傳。恩。拜。

順宗實錄卷一

二月

二月甲子。上御丹鳳門。大赦天下。自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味爽已前。大辟已下。罪無輕重。常赦
所不原者。咸赦原之。諸色人中。有才行兼茂。明於理體者。經術精深。可為師法者。達於吏理。可使從政者。
宜委常參官。各舉所知。其在外者。長吏精加訪擇。具名聞奏。仍優禮發遣。復事。宮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
主之。與人為市。隨給其直。貞元末。以宦者為使。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行文書。置白銀數百人。
於兩市。并要關坊。閩人所買物。但稱宮中。即做手付與。真偽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其論價之高下者。
率用百錢物。買人直數千錢物。仍索進奉門戶。并脚價錢。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為宮市。而實奪
之。常有農夫。以驢負柴。至城。遇官者。稱宮市取之。繼與相數尺。又就索門戶。仍邀以驢送。至內。農夫涕
泣。以所得相付之。不肯受。曰。須汝驢送柴。至內。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不取而
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官者。街吏。以聞。黜此官者。而賜農夫絹十匹。然宮市亦不為改易。
諫官御史。數奏疏。諫不聽。上初登位。憐之。至大赦。又明禁。又貞元中。要乳母。皆令選寺觀婢。以充之。而給
與其直。例都不中。選寺觀次當出者。賣產業。割與地。買之。貴有委貌者。以進。其徒苦之。至是亦禁焉。貞元
末。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皆為暴橫。以取錢物。至有張羅網於門。不許人出入者。或有張井上者。使
不得汲水。近之。輒曰。汝擔供奉鳥雀。痛毆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肆。醉飽而去。賣者或不知

就索其直。多被毆焉。或時留蛇一。養為質。曰。此蛇所以致鳥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伺之。勿令微渴。
賈者愧謝。求哀。乃攜而去。上在春宮時。即知其弊。常欲奏禁之。至即位。遂推而行之。人情大悅。
乙丑。停鑄錢。使進獻。舊鑄錢物。悉入正庫。一助經費。其後主此務者。稍以時市珍玩。時新物。充進獻。以
求恩澤。其後益甚。或進錢物。謂之。漢餘。而經人益少。至貞元末。遂月有獻焉。謂之。月進。至是乃能。命右金
吾將軍。兼中丞。田悅。度。持。節。告。哀。於。吐。蕃。以。庫。部。員。外。郎。熊。執。易。為。副。兵。部。郎。中。兼。中。丞。元。季。方。告。于。新。羅
且。册。立。新。羅。王。主。者。員。外。郎。兼。殿。中。監。馬。于。為。副。
三月庚午朔。出後宮三百人。
辛未。以。翰。林。待。詔。王。任。為。翰。林。學。士。
壬申。以。故。相。撫。州。別。駕。姜。公。輔。為。吉。州。刺。史。前。戶。部。侍。郎。判。度。支。汀。州。別。駕。蘇。弁。為。忠。州。刺。史。道。故。相。忠
州。刺。史。陸。贄。郴。州。別。駕。鄭。餘。慶。前。京。兆。尹。杭。州。刺。史。韓。皋。前。諫。議。大。夫。道。州。刺。史。陽。城。赴。京。師。德。宗。自
元。十。年。已。後。不。復。有。赦。令。左。降。官。雖。有。名。德。才。望。以。微。過。忤。旨。譴。逐。者。一。去。皆。不。復。能。用。至。是。人。情。大。悅。
而。陸。贄。陽。城。皆。未。聞。追。詔。而。卒。於。遷。所。士。子。惜。之。
癸酉。出。後。宮。并。教。坊。女。妓。三。百。人。聽。其。親。戚。迎。于。九。仙。門。百。姓。相。聚。譁。呼。大。喜。
景。成。詔。曰。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可。檢。校。司。空。平。章。事。充。度。支。并。鹽。鐵。使。以。浙。西。觀。察。李。錡。為。浙。西。節。度。
使。檢。校。部。尚。書。賜。徐。州。軍。額。曰。武。軍。制。曰。朕。新。委。元。臣。綜。釐。重。務。爰。求。武。職。因。在。能。臣。起。居。舍。人。王。叔。文。
精。識。環。材。寡。徒。少。欲。質。直。無。隱。沈。深。有。謀。其。忠。也。盡。致。君。之。大。方。其。言。也。達。為。政。之。要。道。凡。所。詢。訪。皆。合
大。數。宜。斷。前。勞。停。光。新。命。可。度。支。鹽。鐵。副。使。依。前。翰。林。學。士。本。官。賜。如。故。初。叔。文。既。專。內。外。之。政。與。其。黨
謀。曰。判。度。支。則。國。賦。在。手。可。以。厚。結。諸。用。事。人。取。兵。士。心。以。固。其。權。驟。使。重。職。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
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除。之。為。副。以。專。之。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王。紹。為。兵。部
尚。書。以。吏。部。郎。中。李。鄴。為。御。史。中。丞。武。元。衡。為。左。庶。子。初。叔。文。黨。數。人。貞。元。末。已。為。御。史。在。臺。至。元。衡。為
中。丞。薄。其。人。待。之。函。荊。皆。有所。憾。而。叔。文。又。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已。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為。之。勸。
叔。文。怒。故。有。所。授。

庚寅。制。門。下。侍。郎。守。吏。部。尚。書。平。章。事。賈。耽。可。檢。校。司。空。兼。左。僕。射。守。門。下。侍。郎。平。章。事。鄭。珣。可。守。吏
部。尚。書。守。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可。守。刑。部。尚。書。守。尚。書。左。丞。平。章。事。韋。執。誼。可。守。中。書。侍。郎。並。依。前。平
章。事。
癸巳。詔。曰。萬。國。之。本。屬。在。元。良。主。器。之。重。歸。于。長。子。所以。基。社。稷。而。固。邦。統。古。之。制。也。廣。陵。王。某。孝。友。溫
恭。慈。仁。忠。恕。博。厚。以。容。物。寬。明。而。愛。人。祇。服。訓。詞。言。皆。合。雅。講。求。典。學。禮。必。從。師。居。有。令。聞。動。無。違。德。朕
雖。積。不。終。若。大。獄。惟。懷。水。圖。用。建。儲。武。以。承。宗。廟。以。奉。泰。盛。爰。舉。舊。章。俾。膺。茂。典。宜。册。為。皇。太。子。改。名
某。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初。廣。陵。王。名。從。水。傍。草。至。册。為。皇。太。子。始。改。從。今。名。
丁酉。吏。部。尚。書。平。章。事。鄭。珣。稱。疾。去。位。其。日。珣。璠。方。與。諸。相。會。食。於。中。書。故。事。丞。相。方。賓。百。寮。無。敢。滿

見者。叔文是日。至中書。欲與執政計事。令直省通執。直省以傳事告。叔文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執
 館。遂巡。應。起。迎。叔文。就其閣。誦良久。宰相杜佑。高郵。劉瑒。皆停筓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飯。宰相已
 與之間。餐。閣中矣。佑。等。心。知。其。不。可。畏。懼。叔文。執。直。莫。敢。出。言。瑒。獨。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願。左。右
 取。馬。徑。歸。遂。不。起。前。是。左。僕。射。賈。耽。以。疾。歸。第。未。起。瑒。又。繼。去。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臥。叔文。執。直
 等。益。無。所。顧。忌。遂。近。大。權。焉。

順宗實錄卷二

起四月 五月

夏四月乙巳。上御宣政殿。冊皇太子。冊曰。建儲貳者。必歸於家。固邦本者。允屬於元良。咨爾元子。廣陵
 王。某。幼。挺。岐。嶷。長。標。洵。淑。佩。詩。禮。之。明。訓。宣。忠。孝。之。宏。規。居。惟。保。和。動。必。循。道。識。達。刑。政。器。合。溫。文。愛。敬
 奉。於。君。親。仁。德。聞。於。士。庶。神。祇。靈。筮。罔。不。協。從。是。用。命。爾。為。皇。太。子。於。戲。維。我。烈。祖。之。有。天。下。也。功。格。上
 帝。祚。流。無。窮。光。耀。洪。業。逮。于。十。葉。虔。恭。寅。畏。日。慎。一。日。付。爾。以。承。統。之。重。勵。爾。以。主。鬯。之。勤。以。貞。萬。國。之
 心。以。揚。三。善。之。德。爾。其。竹。節。重。傳。親。賢。遠。佞。非。禮。勿。踐。非。義。勿。行。對。越。天。地。之。耿。光。丕。承。祖。宗。之。休。烈。可
 不。慎。歟。時。上。即。位。已。久。而。臣。下。未。有。親。奏。對。者。內。外。盛。言。王。侄。王。叔。文。專。行。斷。決。日。有。異。說。又。屬。類。兩。皆
 以。為。羣。小。用。事。之。應。至。將。冊。禮。之。日。雨。乃。止。進。行。事。之。時。天。氣。清。朗。有。慶。雲。見。識。者。以。為。天。意。所。歸。及。觀
 皇。太。子。儀。表。班。行。既。退。無。不。相。賀。至。有。感。泣。者。
 戊申。詔。曰。惟。先。王。光。有。天。下。必。正。邦。本。以。立。人。極。建。儲。貳。以。承。宗。祚。所。以。啓。迪。大。猷。安。固。洪。業。斯。前。代。之
 令。典。也。皇。太。子。某。體。仁。秉。哲。恭。敬。溫。文。德。協。元。良。禮。當。上。嗣。朕。奉。若。丕。訓。憲。章。前。式。惟。承。社。稷。之。重。載。考
 奉。秋。之。義。授。之。七。鬯。以。奉。粢。盛。爰。以。令。辰。俾。膺。茂。典。今。冊。禮。云。畢。咸。慶。交。懷。思。與。萬。方。同。其。惠。澤。自。貞。元
 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已後。至四月九日味爽已前。天下應犯死罪者。特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文
 武官。並。州。府。縣。官。子。為。父。後。者。賜。勳。兩。轉。古。之。所。以。教。太。子。必。茂。選。師。傅。以。甄。輔。之。法。於。訓。訓。而。行。其

典禮。左右前後。罔非正人。是以教諭而成德也。給事中陸贄。中書舍人崔暉。積學懿文。守經據古。夙夜講
 習。庶。協。于。中。並。充。皇。太。子。侍。讀。天。下。孝。子。順。孫。先。旌。表。門。閭。者。委。所。管。州。縣。各。加。存。卹。
 庚戌。封。皇。太。子。長。子。寧。等。六。人。為。郡。王。
 癸酉。贈。吐。蕃。弔。祭。使。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史。館。修。撰。張。薦。禮。部。尚。書。鄭。元。景。字。孝。舉。代。居。深。州。之。陸。澤。祖。文
 成。博。學。工。文。詞。性。好。談。諧。七。卷。文。學。科。薦。薦。明。強。記。歷。代。史。傳。無。不。貫。通。為。太。師。顏。真。卿。所。稱。賞。遂。知。名。
 大。歷。中。打。東。觀。察。表。薦。之。授。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兼。史。館。修。撰。貞。元。初。為。太。常。博。士。四。年。迴。乾。求。和。親。
 使。送。咸。安。公。主。入。迴。紇。以。薦。為。判。官。改。授。殿。中。侍。御。史。累。遷。諫。議。大。夫。十。一。年。冊。迴。紇。子。薦。以。祕。書。少。監
 持。節。為。使。還。久。之。遷。祕。書。監。二。十。年。吐。蕃。贊。普。死。以。薦。為。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特。節。弔。贈。卒。於。赤。嶺。東
 迴。乾。辟。吐。蕃。傳。歸。其。柩。前。後。三。使。異。國。自。始。命。至。卒。常。兼。史。職。在。史。館。二。十。年。著。宰。輔。傳。略。五。服。圖。記。萬
 居。錄。靈。怪。集。等。
 景。贄。罷。閩。中。萬。安。監。先。是。福。建。觀。察。柳。冕。久。不。遷。欲。立。事。迹。以。求。恩。寵。乃。奏。云。閩。中。南。朝。放。牧。之。地。畜。羊
 馬。可。使。孳。息。請。置。監。許。之。收。境。中。畜。產。令。吏。牧。其。中。羊。大。者。不。過。十。斤。馬。之。良。者。估。不。過。數。千。不。經。時。輒
 死。又。斂。百。姓。估。之。遠。近。以。為。笑。至。是。觀。察。閩。濟。美。奏。罷。之。
 丁卯。命。於。容。州。所。進。毒。藥。可。殺。人。者。
 五。月。己。巳。以。杭。州。刺。史。韓。皋。為。尚。書。左。丞。辛。未。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為。檢。校。右。僕。射。兼。右。神。策。京。西
 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叔。文。欲。專。兵。柄。藉。希。朝。年。老。舊。將。故。用。為。將。帥。使。主。其。名。而。導。以。其。黨。韓。皋。為
 行。軍。司。馬。專。其。事。
 甲戌。以。度。支。郎。中。韓。泰。守。兵。部。郎。中。兼。中。丞。統。左。右。神。策。京。西。都。柵。行。營。兵。馬。節。度。行。軍。司。馬。賜。紫。
 乙亥。追。改。為。檢。校。兵。部。郎。中。職。如。故。
 甲申。以。萬。年。令。房。啓。為。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初。啓。善。於。叔。文。之。黨。因。相。推。致。遂。獲。寵。於。叔。文。求。進。用。叔
 文。以。為。容。管。經。略。使。使。行。約。至。荆。南。授。之。云。朕。不。得。荆。南。即。與。湖。南。故。啓。宿。留。於。江。陵。久。之。方。行。至。湖。南
 又。久。之。而。叔。文。與。執。事。爭。權。數。有。異。同。故。不。果。尋。聞。皇。太。子。監。國。啓。惶。駭。奔。馳。而。往。是。日。以。柵。州。員。外。司
 馬。鄭。餘。慶。為。尚。書。左。丞。
 乙酉。以。尚。書。左。丞。韓。皋。為。鄂。岳。觀。察。武。昌。軍。節。度。使。初。皋。以。前。輩。舊。人。累。更。重。任。簡。倨。自。高。嫉。叔。文。之。黨。
 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人。皋。從。弟。暉。幸。於。叔。文。以。告。故。出。之。
 辛卯。以。王。叔。文。為。戶。部。侍。郎。職。居。如。故。賜。紫。初。叔。文。欲。依。前。帶。翰林。學。士。宦。者。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
 翰林。之。職。叔。文。見。制。再。大。驚。謂。人。曰。叔。文。日。時。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即。無。因。而。至。矣。王。侄。曰。
 諾。即。請。請。不。從。再。疏。乃。許。三。五。日。一。入。翰林。去。學。士。名。又。與。歸。登。同。日。賜。紫。內。出。衫。笏。賜。登。而。叔。文。不。密
 文。珍。等。所。惡。獨。不。得。賜。由。此。始。懼。以。衡。州。別。駕。令。狐。桓。為。祕。書。少。監。桓。子。祭。酒。德。榮。元。孫。進。士。登。第。司
 徒。楊。綸。未。達。時。遇。之。以。為。賢。為。禮。部。修。史。引。隨。入。史。館。自。華。原。尉。拜。拾。遺。累。遷。起。居。舍。人。大。歷。八。年。劉。晏

為吏部尚書奏頤為刑部員外判南曹累遷至禮部侍郎頤之判南曹為尚書楊炎為侍郎頤得安之舉分關必擇其善者與安而以惡者與安固已不平至頤為禮部而炎為相有杜封者故相鴻漸之子補宏文生炎嘗出杜氏門下託頤以封頤謂使者曰相公欲封成其名乞署封名下一字頤因得以記焉炎不意頤買之署名屬頤頤明日疏言宰相炎迫臣以威臣從之則負陛下不從即炎當害臣德宗以問炎炎具道所以德宗怒曰此姦人不可奈欲杖而流之炎救解乃黜為衡州別駕貞元初李泌為相以左庶子修撰微至則與同職孔述容爭說細碎數侵述容述容長告以讓不欲爭泌參為相惡其為人貶吉州別駕改吉州刺史齊陝除江西觀察過吉州頤自以前輩懷快不快以刺史禮見入謁從容步進不抹首屬戎器映以為恨去至府奏頤舉前刺史過失鞠不得真無政事不宜隨郡貶衡州別駕上即位以泌書少微未至卒頤在史館修元宗實錄一百卷撰代宗實錄三十卷雖頗勤苦然多遺漏不稱良史初德宗將厚奉元陵事頤時為中書舍人兼史職奏疏諫請薄其葬有答詔優獎元和三年以修實錄功追贈工部尚書是月以襄州為襄州府徙臨漢縣於古城曰郡城縣

順宗實錄卷四

六月乙亥

六月乙亥貶宣州巡官羊士諤為汀州寧化縣尉士諤性傾軼時以公事至京遇叔文用事朋黨相煽頗不能平公言其非叔文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誼不可則令杖殺之執誼又以為不可遂貶焉山是叔文始大暴執誼往來二人門下者皆懼先時劉闢以劍南節度副使將奉臬之意于叔文求都領劍南三川謂叔文曰太尉使某致微誠於公若與其三川當以死相助若不用某亦當有以相酬叔文怒亦將斬之而執誼固執不可闢尚遊京師未去至開士諤遂逃歸左散騎常侍致仕張萬福卒萬福魏州元城人也自會祖至父皆明經官止縣令州佐萬福以祖父業儲皆不達不喜書學騎射年十七八從軍遼東有功為將而還累遷至壽州刺史送租賦詣京師至穎州界為盜所奪萬福使輕兵馳入穎川界討之賊不意萬福至忙迫不得戰萬福悉聚而誅之盡得其所亡物并得前後所掠入妻子財物牛馬萬計悉還其家為淮南節度崔圓所忌失刺史改鴻臚卿以節度副使將兵千人鎮壽州萬福不以為恨許崇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人至壽州不去有窺淮南意圓令萬福攝壽州刺史某聞即提卒去止當塗陳莊賊陷舒州圓又以萬福為舒州刺史督淮南岸盜賊連破其黨大歷三年召赴京師代宗謂曰聞卿名久欲一觀卿且將累卿以許崇萬福拜謝因前曰陛下以許崇召臣如河北賊諸將欲以屬何人代宗笑曰且欲議許崇事方當大用卿即以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督淮南岸盜賊至州某懼移軍上元某至楚州大

掠節度使奉元命萬福討之未至淮陰某為其將康自勤所逐自勤擁兵繼掠循淮而東萬福倍道追而賊殺之免者十二三盡得其所虜掠金銀婦女等皆護至其家代宗詔以本州兵千五百人防秋京西遂帶和州刺史鎮成陽因留宿衛李正己反將斷江淮路令兵守堵橋溝口江淮進奉船千餘隻泊溝口不敢進德宗以萬福為壽州刺史萬福馳至溝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滿岸將士停岸睨視不敢進諸道繼進改泗州刺史為杜亞所忌微拜左金吾右將軍召見德宗詔曰杜亞言卿皆惡卿乃是健耶剛形凌烟閣數賜酒饌衣服并勅度支籍口者給其費至賀陽城等於延英門外天下益重其名二十一年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元和元年卒年九十萬福自始從軍至卒祿食七十年未嘗病一日與九郡皆有惡愛癸丑章奏上表請皇太子監國又上皇太子旆壽而表墳殿表繼至悉與皇同贈故忠州別駕陸贄兵部尚書故道州刺史陽城左常侍贄字敬輿吳郡人也年十八進士及第又以博學宏詞授鄭縣尉書判拔萃授渭南尉遷監察御史未幾遷為翰林學士遷祠部員外郎德宗幸奉天贄隨行在天下騷擾遠近微書詔一日數十下皆出於贄贄操筆持紙成於須臾不復起草同職皆拱手嗟嘆不能有所助常啓德宗言方今書詔宜痛自引過罪己以師人心昔成湯以罪己致興後代推以為聖人楚王失國亡走一言善而復其國至今稱為賢者陛下誠能不懷改過以言謝天下臣雖愚陋為詔詞無所忌諱庶能令天下叛逆者迴心喻旨德宗從之故行在制詔始下聞者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感泣議者咸以為德宗冠平寇難旋復天位不惟神武成功爪牙宜力蓋以文德廣被腹心有功焉累遷考功郎中諫議大夫中書舍人兼翰林學士丁母憂免喪權知兵部侍郎知禮部貢舉於進士中得人為多八年春選中書侍郎平章事始令吏部每年集選人循事吏部每年集人其後遂三年一置選選人狃于文書多了不尋勘真偽紛雜吏因得大為姦巧選士一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歲無人贄令吏部分內外官員為三分計關集人以為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初竇參出李巽為常州刺史且迫其行巽常衡之至參貶為郴州別駕巽適湖南觀察德宗常與參言故相姜公輔罪參漏其語參敗公輔因上疏自陳其事非臣之過德宗詰之知參洩其語怒未有所發會巽奏汴州節度劉士寧遣參金帛若干士寧得汴州參處其議士寧常德之故致厚賜德宗以參得罪而與武將交結發怒竟致參於死而議者多言參死由贄焉表廷論判度支天下皆嫉怨而獨幸於天子朝廷無敢言其短者贄獨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廷論固欲去贄而代之又知贄之不與已多阻其奏請也誘致百端翰林學士吳通元故與贄同職姦巧僥倖與贄不相能知贄與廷論相持有間因盛言贄短宰相趙璘本贄所引同對姦之權密以贄所撰彈延贄事告廷論廷論益得以為計由是天子益信廷論而不直贄竟罷贄相以為太子賓客而張滂李充等繼言事者皆言其阻贄固畏懼至為賓客拒門不納交親士友春旱德宗數獵苑中延贄疏言贄等失權德宗言於衆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愛惜不肯給諸軍軍中人無所食其事奈何以搖動羣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又獵苑中會神策軍人跪馬前云度支不給馬草德宗意延贄前言即過馬首而歸由是貶贄為忠州別駕滂充皆斥德宗怒未解贄不可調賴陽城等救乃止贄之為相常以少

年入翰林得幸於天子長養成就之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爭之德宗在位久益自攬持機柄親治細事失君人大體幸益不得行其事職而讓者乃云由贊而然贊居忠州十餘年常閉門不出入無讒面者遊訪不著習醫方集古今名方為陸氏集驗方五十卷卒於忠州年五十二初即位與鄭餘慶陽城同徵詔始下而城贊皆卒城字允宗北平人代為官族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入集賢為寫寫史職官贊讀之晝夜不出經六年遂無所不通乃去汝州中條山下遠近慕其德行來學者相繼於道閭里有爭者不詣官府詣城以決之李泌為相舉為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云城山人能自苦刻不樂名利必諫諍死職下成畏懼之既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無不聞達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其二弟奉容連夜痛飲人莫能窺其意有懷刺諷之者將造城而問者城揣知其意輒與酒客或時先醉臥客懷中不能聽客話約其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菜鹽米凡用幾錢先具之其餘悉以送酒壚無留也末嘗有貯積雖其所服用切急不可關者客稱其物可愛城輒喜舉而授之陳旌者候其始請月俸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有獲焉至裴延齡譏毀陸贊等坐貶黜德宗怒不解在朝無敢者城聞而起曰吾諫官也不可令天子殺無罪之人而信用姦臣即率拾遺王仲舒數人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贊等無罪狀德宗大怒召宰相入語將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舒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闕諫趨往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獨拜城與仲舒等曰諸諫議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也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時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為相當取白麻填之備哭於廷竟坐延齡事改國子司業至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寧有久不省其親乎明日謁城歸養者二十餘人有辭約者皆學於城狂躁以言事得罪將徙連州客寄有根蒂吏蹤求得城家坐吏於門與約飲決別涕泣送之郊外德宗聞之以城為黨罪人出為道州刺史太學生魯郡李儼等二百七十人詣闕乞留住數日吏遮止之疏不得上在州以家人禮待吏人宜罰者罰之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賦稅不登觀察使數請讓上考功第城自署第曰撫字心勞微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嘗使判官督其賦至州怪城不出迎而問州吏吏曰刺史聞判官來以為已有罪囚於獄不敢出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其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兩日未去城固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夜坐臥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崔某往按之崔承命不辭載妻子一行中道而逃城孝友不忍與其弟異處皆不娶給侍終身有寡妹依城以居有甥年四十餘癡不能知人常與弟負之以遊初城之妹夫亡在他處家貧不能葬城親與其弟昇尸以歸葬於其居之側往返千餘里卒時年六十餘

戊午以戶部侍郎潘孟陽為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其日王任評稱疾自免自叔文歸第任日詣中人并杜佑請起叔文為相且繼北軍既不得請以威遠軍使平章事又不得其黨皆疑悸不自保任至其日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行且臥至夜忽叫曰任中風矣明日遂輿歸不出

戊子以禮部侍郎權德輿為戶部侍郎以倉部郎中判度支陳諫為河中少尹任叔文之黨於是始去

乙未詔軍國政事宜權令皇太子某句當百辟羣后中外庶僚悉心輔翼以底于理宣布朕意咸使知聞上自初即位則疾不能言至四月益甚時扶坐殿羣臣環拜而已未嘗有進見者天下事皆專斷於叔文而李忠言王任為之內主執誼行之於外明黨喧嘩榮辱進退生殺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度既知內外厭毒慮見摧敗即謀兵權欲以自固而人情益疑懼不測其所為朝夕伺候會其與執誼交惡心腹內離外有草莽裴瑒嚴綬等謀表而中官劉光奇俱文珍薛盈珍尙解玉等皆先朝任使舊人同心怨猜屢以啓上上固已厭倦萬機惡叔文等至是遂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王涯等入至德殿撰制詔而發命焉又下制以太常卿杜黃裳為門下侍郎左金吾衛大將軍袁滋為中書侍郎並平章事又下制吏部尙書平章事鄭珣刑部尙書平章事高郢並守本官罷相皇太子見百寮於東朝百寮拜賀皇太子涕泣不答拜

景申詔宰相告天地社稷皇太子見四方使於麟德殿西亭

順宗實錄卷五

延和八月

八月庚子詔曰惟皇天烈祖誕受方國九聖儲社萬方成休肆予一人獲獲丕業嚴恭守位不違暇逸而天祐匪降疾恙無瘳將何以奉宗廟社稷之靈展郊禋之禮時咨庶尹對越上元內愧于朕心上畏于天命夙夜祗懼惟懷永圖一日萬幾不可以久曠天工人代不可以久遠皇太子某睿哲溫文寬和慈惠孝友之德愛敬之誠通于神明格于上下是用推皇王至公之道遵父子傳歸之制付之重器以撫兆人必能宣祖宗之重光荷天地之休命奉若成憲永綏四方宜令皇太子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居與慶宮制勅所司擇日行册禮

永貞元年八月辛丑太上皇居與慶宮詔曰有天下者傳歸于子欽若大典斯為至公式揚朕光用體文德朕獲奉宗廟臨御萬方降疾不瘳庶政多闕乃命元子代予守邦爰以令辰光膺册禮宜以今日九日册皇帝於宣政殿命檢校司徒杜佑充册使門下侍郎杜黃裳充副使國有大命恩俾惟新宜因紀元之慶用覃在宥之澤改貞元二十一年為永貞元年自貞元二十一年八月五日昧爽已前天下應犯死罪特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又詔曰人倫之本王化之先爰舉令圖允資內輔式表后妃之德俾刑邦國之風禮之大典也良婦王氏家承茂族德冠中宮雅修形管之規克佩姆師之訓自服勸諭祇奉宗祇令範彰母儀斯著宜正長秋之位以明繼體之尊可册為太上皇后良嬪董氏備位後庭素稱淑慎

遺升號位禮亦宜之宜冊為太上皇德妃令所司備禮擇日冊命宣示中外成使知聞
 壬寅制王任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並以外置馳驛發遣叔文趙州人以恭入東宮頗自讀書
 知理道乘閒常言人閒疾苦上將大論宮市事叔文說中上意遂有寵因為上言某可為將某可為相幸
 異日用之密結章執誼并有當時名欲僥倖而進者陸贄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劉禹錫柳宗元
 等十數人定為死交而凌準程異等又因其黨而進交遊蹤跡詭秘莫有知其端者貞元十九年補闕張
 正實疏諫他事得召見正實與王仲舒劉伯芻裴蒞常仲謙呂洞相善數遊正實得召見諸往來者皆
 往賀之有與之不善者告叔文執誼云正實疏似論君朋黨事宜少誠執誼叔文信之執誼嘗為翰林學
 士父死罷官此時雖為散郎以恩時時召入問外事執誼因言成季等別譟聚遊無度皆譴斥之莫知其
 由叔文既得志與王任李忠言等專斷外事遂首用章執誼為相其常所交結相次拔擢至一日除數人
 日夜羣聚仍以侍書幸寢陋吳語上所發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
 如任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任入至栢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等故各有所主任主往來傳授劉禹
 錫陳諫韓曄韓泰柳宗元房啓凌準等主謀議唱和探聽外事上疾久不瘳內外皆欲上早定太子位叔
 文默不登議已立太子天下喜而叔文獨有憂色常吟杜甫題葛亮廟詩末句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
 使英雄淚滿襟因歎歐流涕聞者咸竊笑之雖判兩使事未嘗以簿書為意日引其黨屏人切切細語謀
 奪官者兵以制四海之命既令范希朝韓泰總統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中人向未悟會邊上諸將各以
 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中人始悟兵柄為叔文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國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告
 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白叔文計無所出唯曰奈何奈何無幾而母死執誼
 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己者聞者皆憐懼皇太子既監
 國遂逐之明年乃殺之任杭州人病死遷所其黨皆斥逐叔文最所賢重者李景儉而最所謂奇才者
 呂溫叔文用事時景儉持母喪在東都而呂溫使吐蕃半歲至叔文收方歸故二人皆不得用叔文收後
 數月乃貶執誼為崖州司馬後二年病死海上執誼杜黃裳子婿與黃裳同在相位故最在後貶執誼進
 士對策論高等驟遷拾遺年二十餘入翰林巧慧便辟媚幸於德宗而性貪婪詭賊其從祖兄夏卿為吏
 部侍郎執誼為翰林學士受財為人求科第夏卿不應乃探出懷中金以內夏卿袖夏卿驚曰吾與卿相
 先人德致名位幸各以達豈可如此自毀壞搆袖引身而去執誼大慙恨既而為叔文所引用初不敢負
 叔文迫公議時時有異同輒令人謝叔文云非敢負約為異同蓋欲曲成兄弟弟爾叔文不信遂成仇怨
 然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知禍且至雖尚為相當不自得長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敗
 死時纔四十餘執誼自舉言諫不言嶺南州縣名為郎時嘗與同舍郎詣職方觀圖每至嶺南圖執誼皆
 命去之閉目不視至拜相還所坐堂北壁有圖不就者七八日試就觀之乃崖州圖也以為不祥甚惡之
 慚不能出口至貶果得崖州焉

永貞二年正月庚戌朔太上皇於興慶宮受朝賀皇帝率百寮奉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冊文曰維

永貞二年歲次庚戌朔皇帝臣某稽首再拜奉冊言臣聞上豐元運獨超乎杳冥彌名之極猶存乎罔象
 豈足以表無為之德光不宰之功然稱謂所施簡冊攸著誦誦道德咸於精誠仰奉洪徽有以自勵伏惟
 太上皇帝陛下道繼元元業繼皇極膺千載之休歷承九聖之耿光昭宣化源發揚大號政有敦本示儉
 慶裕格天恩翔春風仁育羣品而功成不處寰寰去之付神器於神人想汾陽以高蹈體堯之德與神同
 符其助也天其靜也地其載也巍巍事表無得而言願茲茲昧屬膺大寶體悉傳歸之業莫申繼述之志夙夜兢
 畏惟懷永圖今天下幸安皆容訓所被而未極微號執報君親是以台臣庶官文武之列抗疏於內方伯
 藩守億兆之衆同詞於外請因壽歷以播鴻名臣不勝大願謹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當三朝獻壽
 之辰應五紀啓元之始光膺徽稱尤協神休斯天下之慶也
 元和元年正月甲申太上皇崩于興慶宮成寧殿年四十六遺詔曰朕聞死生者物之大歸修短者人之
 常分古先哲王明於至道莫不知其終以存義順其變以節哀故存者不至於傷生逝者不至於甚痛謂
 之達理以貫通喪朕自弱齡即敦清靜逮乎近歲又嬰沈痾腎亦親政益倦於勤以皇帝天資仁孝曰躋
 聖敬爰釋重負委之康濟而能內睦于九族外勤於萬幾問疑益嚴侍膳無懈推此至德以安庶邦朕之
 知子無愧天下今厥疾大漸不痛不與付託得人願復何恨四海兆庶亦奚所哀但聖人大孝在乎善繼
 樞務之重軍國之殷續而成之不可暫闕以日易月抑惟舊章皇帝宜三日而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
 日大祥二十七日釋服方鎮岳牧不用離任赴哀天下吏人誥至後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婚嫁祀飲
 酒食肉宮中當臨者朝哺各十五舉音非朝哺臨時禁無得哭釋服之後勿禁樂他不在話中者皆以類
 從事伏以崇陵仙寢復土纒終旬邑疲人休功未幾今又重勞營奉朕所哀於況漢魏二文皆著遺令永
 言景行常志夙心其山陵制度務從儉約並不以金銀錦綵為飾百辟卿士同力盡忠克申送往之哀
 宜展事君之禮布告天下明知朕懷

七月壬申葬豐陵諡曰至德大聖安皇帝廟曰順宗



卓異記

卓異記

李翔 述

卿所著卓異記。皇唐帝功。瓊特奇偉。前古無可比倫。及臣下盛事。超絕殊常。揮書而照。今貽謀紀述。家世微範。奉上度密。不自顯發。人莫知之。至有誤為傳說者。泊正人碩賢。守道不撓。立言行已。真貫白日。得以愛慕遊楷。其奸邪之迹。視而益明。自廣利。隨所聞見。雖載其事。不以次第。然皆是微暢在心。或可諷歎。且神仙鬼怪。未得謬言。非有亦用俾好生。殺為一人。途無害於教化。故貽自廣。不俟繁書。以見意。時開成五年七月十一日。于在檄溪。

李翔 述

- 敕封禪併兩朝
- 平賊同日
- 相有二親
- 三拜中書令
- 二十七年背相印
- 與妻父同時為相
- 三拜左僕射
- 兩印帝位
- 三聖子皆登帝位
- 三代為相
- 三十二年居相位
- 代妻父為節度
- 與使主開時為相
- 父子開時為節度使

卓異記

一

卓異記

- 兄弟為禮部侍郎
- 兄弟皆掌記
- 座主見門生知舉
- 與同列子為丞相
- 文士為文元功六拜正司徒兼侍中中書令竹園公表度
- 門生先佩金紫
- 三代自中書舍人拜侍郎
- 子弟四人皆任節度
- 四代掌輪蹄
- 起家二年為丞相
- 父子皆同揚州再入相
- 門生撰座主白麻

敕封禪併兩朝

高宗皇帝麟德三年正月一日。有事于泰山。玉牒文曰。嗣天子臣治。敢昭告于昊天上帝。有隋位極顛危。天數窮否。生靈塗炭。鼎祚淪亡。高祖仗黃鉞而救黎元。錫玄珪而拯沉溺。太宗功宏鍊石。定區宇於再懸。業壯斷鼉。飲滄溟而一息。臣忝奉餘緒。承威積慶。遂得崑山。疑熒炎海。縹緲業茂宗統。斯實降靈符矣。今謹告成東嶽。歸功上玄。大寶克隆。鴻基永固。疑黨萬姓。陶化八紘。又玄宗有事於泰山。開元十三年。玉牒文曰。有唐嗣皇帝臣隆基。敢昭告於昊天上帝。天啓李氏。運興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極。高宗昇平。六合殷盛。中宗紹復。繼統不定。上帝眷祐。錫臣中武。底綏內難。推戴聖父。恭承大寶。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紀泰岳。謝成于天子。孫百祿。蒼生受福。謹按自麟德三年。至開元十三年。凡五十四年。祖宗封禪自古帝王。無有倫比。

兩印帝位

中宗皇帝弘道元年二月六日。皇太子即位。嗣聖元年二月八日。降虜陵王。聖曆元年九月十五日。即册為皇太子。神龍二年正月二十四日。重印帝位。謹按中宗皇帝即位後。復為皇太子。又重紹寶位。昇降兩度。自古無比。昭宗皇帝龍紀元年三月十三日。自廢王即位。至光化三年十一月三日。遜為太上皇。至天復元年正月一日。返政。卻印帝位。自古未有。

平賊同日

憲宗皇帝元和元年十一月一日。斬劉闢。西川之亂。元和十二年十一月一日。斬吳元濟。淮西之亂。元和二年十一月一日。斬李錡。浙西之亂。憲宗詔三賊皆同月同日自古無等。

三聖子皆登帝位

穆宗皇帝聖子三人。敬宗長慶四年正月十三日。即帝位。文宗寶曆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即位。武宗開成五年正月十四日。即位。謹按穆宗有聖子三人。皆有天下。詳求正史。未有比倫。或曰。高洋兄弟三人。亦皆即位。如何。對曰。皇唐仗義舉旗。拯時之亂。承隋致禪。光有八紘。安得以區區北齊。偏方潤位。弱才稚立。欲相伴增。高歡乃魏庶弟。馬之賤。追封為尊。安得比我穆宗十二葉之嗣君也。

相有二親

卓異記

三

代國郭元振。謹按李邕撰行狀云。自我有唐受宰相臣。未有二親存者。唯元振而已。

三代爲相
河東公張嘉貞子延賞。賞子弘靖。按漢書。韋平繼嗣爲丞相者。若今之張氏。三代無比。

三拜中書
蘇國張說。按中書故事本云。說三拜此命。終始無玷。自古未有。

三十二年居相位
梁國公房玄齡。按玄齡初與杜如晦爲友。屬隋室喪亂。未嘗不慨然相顧。有匡國濟時之心。雖徒步風塵。未嘗自失。不得已而調集吏部。高孝基有知人之鑒。見玄齡嗟嘆。謂裴矩曰。僕聞人多矣。未見此賢。及唐師至渭北。玄齡即仗策詣於軍門。秦王一見。引爲謀主。一屈居相位。三十二年而終。自古未有。

二十七年前相印
汾陽王郭子儀。按子儀至德元年。自朔方前節度使。加庫部尚書。同中書門下考二十四。自古未有。

代妻父爲節度
章舉。張延賞。按章舉初自鳳翔判官。殿中侍御史。權領隴州。立殊功。拜節度使。及朱泚平。入爲右金吾將軍。時延賞已爲西川矣。四年之代領茲鎮。士林之中。近古未有。

與妻父同時爲相
杜黃裳。章執誼。初黃裳爲相時。執誼自吏部郎中賜緋紫。直及平章事。自近古未有。

與使主同時爲相
杜佑。權昭。與牛僧孺。李迺。按德興杜公神道碑云。早忝賓席。晚聯台座。時牛公自中書侍郎。出鎮武昌。辟迺爲書記。始授殿中侍御史。其後十餘年。迺已爲戶部侍郎。平章事。時牛公自右僕射再入爲相。正共珥同列相庭。當代以爲盛矣。

三拜左僕射
彭原公李程。按李程自河中節度使入拜左僕射。自武德至長安四年已前。兩度拜左僕射。爲正丞相。其後以南省事。方帶平章之號。然非者。德頤老有嘉名者。莫得居之焉。程由是故相巨鎮。三年此官不支於右。振古爲盛矣。

父子同時爲節度使
韓弘。汴州。公武。鄭州。田弘正。濮州。布。溧原。按韓弘。田弘正兩人。皆稱有功。憲宗英特。爲兩家父子同時爲節度使。或曰。當代爲美。又曰。王智與河中。子嬰平靈武。亦皆同時。何不具載。對曰。王智與遂崔暉。魏徐州。安平用賄十萬貫。取朔方。其未久。又坐贓貶水州司戶。固不足以編之。

兄弟三人爲禮部侍郎
但郾。鄆。按國紀以文章取事。儀曹選之以登第。吏部得補官。方帥因之以奏請。丞相因之除授。不出奏

官之擇。雖詞人無階級可進。故禮部之重根本如是。崔郾。鄆。兄弟三人。皆仕此官。斯爲卓異。

子弟四人皆任節度
西平王李晟。有子四人。願。下。憲。憲。憲。按李晟收城之功。皎如白日。其後四子皆秉節。大忠所庇。斯聖神之報應也。

兄弟四人皆任掌記
盧簡能。夏州。簡能。弘正。簡能。按使下書記。必擇有文學。得時稱者任之。盧簡能兄弟四人。並當嘉選時亦無比。

四代掌輪語
張嘉貞。延賞。弘靖。次宗。從嘉。貞至弘靖。掌輪語繼世。人以爲冠古絕今。次宗又拜焉。前古未有。士林稱之。座主見門生知舉。

蕭斯。杜黃裳。楊嗣復。柳璟。李景讓。薛翬。按故事。考功員外知貢舉。自開元中。以外郎權輕。遂命禮部侍郎主之。邇來取士。益以爲重。而座主見門生知舉。猶蕭杜二家。若嗣復與璟。又是禮部侍郎。璟首及第。繼十六年。致仕春官。尤以爲美。

起家二年爲丞相
張鑄。按鑄孤及撰張鑄神道碑云。一命左拾遺。二命右補闕。三命侍御史。四命諫議大夫。五命中書侍郎。平章事。起家二年乘國鈞。自古未有。

與同列子弟爲丞相
宋璟與蘇瓌子頤。同時爲相。按蘇瓌除紫微侍郎。平章事。璟歎曰。吾與蘇家父子同時爲丞相。至如寬厚博物。僕射亦有之。若正直賢明。則題過其父。推此爲繼。繼代爲相。有如此。頤與其父同乘衡者。古無所聞。瓌初其父比肩。又與其子同列。如瓌年德重。久居台位。又無其比。

父子皆自揚州再入爲相
李吉甫子德裕。按國朝繼世爲相者。數子。唯吉甫。德裕。皆自揚州節度。再入爲相。則無其匹。況吉甫以忠明博達。事憲宗。德裕以清直無黨。事武宗。今上踐祚。起而用之。與蘇瓌父子相。望爲優劣。況頤不再。再相者。則德裕之盛爲難及也。

文士爲文元功六拜正司徒兼侍中中書令晉國公裴度
按裴公進士及第。宏詞登科。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叶贊憲。平滄宿寇。爲盜。入朝。遇劫。不能傷。遂拜相。前後爲小人害。其才橫議。以感上者多矣。故其詩曰。灰心綠忍。事緒繁。爲論兵。竟自爲蔡州節度使。至鄆城。三師兵不敢逗。纒四十日。擒吳元濟。以獻。明年。平鄆州。分青州。兗州。爲三道。用韓弘父子。田弘正父子。兩家同時爲鎮。皆掌強兵。自古無之。大和五年。冊拜司徒兼侍中。其年。又拜河陽。後二年。又拜留守洛陽。又拜司徒中書令。仍依舊居守。一年。又拜留守太原。一年。又拜入輔。凡六拜焉。當廷以侍

當廷以侍

當廷以侍

當廷以侍

當廷以侍

當廷以侍

當廷以侍

當廷以侍

當廷以侍

當廷以侍

當廷以侍

當廷以侍

當廷以侍

當廷以侍

當廷以侍

當廷以侍

當廷以侍

當廷以侍

中書舍為正相，艱難以來，以龍用武臣，如公文業發身，戎功佐主，削平巨寇，致位上台，以台德終始於大位者，近古儒生無比也。

門生先為座主佩金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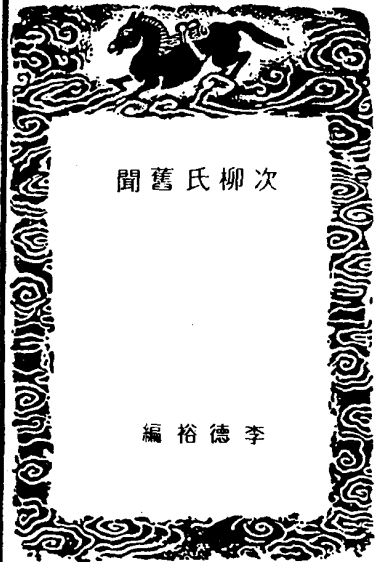
李石按石元和十三年及第，後二年賜緋，後二年賜紫，自稱福四年之內服金紫，量之前輩，實無其比。至長慶二年，座主庾公內難服闋，除尚書右丞，始賜紫綬，石乃選紫衫金印以獻，議者榮之。

門生為翰林學士撰座主白麻

薛廷老按玄宗初置翰林待詔，尋改為學士，以備顧問，祇對而已。代宗登極，并領詔誥，每授相除將，不由外制。德宗之代，尤難其選，凡及第之人，入者甚衆，或座主先逝而不見，或座主官位而不及於內廷之制者，唯廷老翰林時，座主庾公拜充海節度，廷老為門生，得為麻制，時代榮之。

三代自中書舍人拜侍郎

燕公張說自中書舍人拜工部侍郎子均自中書舍人拜禮部侍郎孫濂自中書舍人拜禮部侍郎按張公三代自中書舍人拜侍郎，奕世無比，時號為佳奕者耳。



次柳氏舊聞

李德裕編

寶顏堂訂正次柳氏舊聞

唐李德裕編

明陳繼儒高承延校

太和八年酉上於紫宸殿聽政宰臣王涯等奉職奏事上顧謂宰臣曰故內臣力士始終事蹟試為我言之涯即奏曰上元中史臣柳芳得蒙中時力士亦徙巫州因相與周旋力士以芳

次柳氏舊聞
嘗司史謂芳言先是時禁中事皆勝不能知而芳亦有質疑者芳默識之及次其事號曰問高力士上令採訪故史氏取其書臣涯等既奉詔即召芳孫度支員外郎環詢事環對某祖芳前從力士問觀總未竟後者唐曆採取義類相近者以傳之其餘或秘不敢宜或奇怪非編錄所宜及者不以傳今按求其書亡失不獲臣德裕先臣與芳子吏部郎中冕貞元初俱為尚書郎

次柳氏舊聞

後請官俱東出道相與語遂及高力士之說且曰彼暗觀緝傳聞信而有徵可為實錄先臣謂臣言之臣伏念所憶授凡一十七章歲祀已久遺棄不傳臣德裕非黃瓊之達練習見故事愧史遷之該博唯次舊聞思失其傳不足以對大君之問謹編錄如左以備史官之闕云
玄宗之在東宮為太平公主所忌朝夕伺察纖微必聞於上而宮闈左右亦潛持兩端以附太平之勢時元獻皇后得幸方娠玄宗恩太平欲令服藥陰除之而無可與語者張說以侍讀得進見太子宮中玄宗從容謀及說說亦密贊其事他日說又入侍因懷去胎藥三煮劑以獻玄宗得藥喜盡去左右獨構火於殿煮未及熟息前假寐盼鄧之際有神人長丈餘具裝身披金甲操戈繞藥鼎三匝煮盡覆無餘焉玄宗起視異之復增火又投一劑煮於鼎因就榻矚目以候之而神覆鼎如初凡三煮皆覆之乃止明日說又至告之故說降塔再拜曰天所命也不可去之厥後元獻皇后思食酸玄宗亦以告說說每進輒袖木瓜以獻故開元中說恩澤莫與焉比肅宗之於說子均均相愛若親戚昆弟之子

次柳氏舊聞

玄宗初即位體貌大臣宿禮故老尤注意於姚元崇宋璟引見便殿皆為之興罷去輒臨軒以

柳芳本張說所引說者白敘述與高力士詞協也

次柳氏舊聞

送其他宰相優寵莫及至李林甫以宗室近屬上所披用恩意甚厚而禮遇漸輕姚元崇為相嘗於上前敘進郎吏上顧視殿宇不答崇語崇恐再以言之冀上少售而卒不對崇益恐趨出高力士曰陛下初承鴻業宰相請事當面言可否則崇或言之陛下不視臣恐宰相必大賜上曰朕既任崇以庶政事之大者當奏朕與之共決如郎署吏秩甚卑會力士宣事因為言上意崇自解而喜朝廷聞者以上有人君之度得信任之道焉

魏知古起諸吏為姚崇所引用及同升也崇頗輕之無何知古拜吏部尚書知東道選事以吏部尚書宋璟門下過官知古心銜之思有以中之者崇二千並分曹洛邑會知古至特其蒙恩頗顧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上召崇從容謂曰卿子才子皆何官也又安在崇揣知上意因奏曰臣有三子兩人分司東都矣其為人多欲而寡交以是必干知古然臣未及聞之耳上始以承相子重言之欲微動崇意若崇私其子或為之隱及聞所奏大喜且曰卿安從知之崇曰知古微時是臣廬以至榮達臣子愚謂知古見德必容其非故必干之上於是明崇不私其子之過而薄知古之百崇也欲斥之崇為之請曰臣有子無狀撓陛下法陛下欲特原之臣為幸大矣

四

臣有三子兩人分司東都矣其為人多欲而寡交以是必干知古然臣未及聞之耳上始以承相子重言之欲微動崇意若崇私其子或為之隱及聞所奏大喜且曰卿安從知之崇曰知古微時是臣廬以至榮達臣子愚謂知古見德必容其非故必干之上於是明崇不私其子之過而薄知古之百崇也欲斥之崇為之請曰臣有子無狀撓陛下法陛下欲特原之臣為幸大矣

而由臣遂知古海內臣庶必以陛下為私於臣矣非所以裨玄化也上久之乃許翌日以知古為工部尚書能知政事

源乾曜因奏事稱旨上悅之於是驟拔用歷戶部侍郎京兆尹以至宰相異日上獨舉高力士語曰爾知吾之拔用乾曜之速乎曰不知也上曰吾以其容貌言語類蕭至忠故用之力士對曰至忠不嘗負陛下乎陛下何念之深也上曰

至忠晚乃謬計耳其初立朝得不為賢相乎上之愛才有過聞者無不感悅

蕭嵩為宰相引韓休與同列及在相位稍與嵩不協嵩因乞骸骨上慰曰朕未厭卿卿何庸去嵩俯伏曰臣待罪宰相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不保又安得自遂因陷涕上為之動容曰卿言切矣朕思之未決卿歸第至夕常有使如無使明日宜如常朝請及日暮命力士詔嵩曰朕惜卿欲固留而君臣始終貴全大義亦國家之美事今除卿右丞相是日荆州始進黃柑子上以素羅帕苞直其二以賜焉

玄宗好神仙往往召郡國徵奇異士有張果老者則天時聞其名不能致上亟召之乃與使偕來言其所變怪不測又有那和璞善弄心術視人投筭而能察善惡大壽上使筭果老憮然不

知其甲子又有師夜光者善視鬼復召果老與坐密令夜光視之夜光進曰果老今安在臣願得視之而果老坐于上前久之矣夜光終莫能見上謂力士曰吾聞奇士至人外物不足以欺其中試飲以薑汁無苦者真奇士也會天寒甚使以汁進果老遂飲三厄醺然如醉作者顧曰非佳酒也乃寢頃之取鏡視其齒色盡黑且黑命左右取鐵如意以擊齒墮而藏之于衣帶中乃納于懷內出神藥色微紅傳齒穴中不寐久之視鏡齒潔潔白上方信其不誣也

玄宗嘗幸東都天大旱且暑時聖善寺有天竺乾僧無畏號三藏善召龍致雨之術上遣高力士疾召無畏請雨無畏奏曰今旱數當然耳召龍必與烈風雷雨適足暴物不可為之上強之曰人苦暑疾雖暴風疾雷亦足快意無畏不得已乃奉詔有司為陳請雨之具幡像俱備

無畏笑曰斯不足以致雨而悉命去之獨盛一鉢水以小刀攪旋之胡言數百祝水須臾有如龍狀其大類指赤色首噴水上俄復沒于鉢中無畏復以刀攪水頃之白氣自鉢中興如爐煙上數尺稍上引出講堂外無畏謂力士曰亟去

雨至矣力士絕馳去顧見白氣疾起自講堂而西如一疋練既而昏霆大風雷震而雨力士獲及天津之南風桶隨馬而至馳至衢中太樹多

拔力士比復奏衣盡濕時孟溫禮為河南尹言臣之祖先臣子力士同吏部員外李華與無畏亦云前後奉詔滅火及風即然備誌耳目

玄宗善八分書將命相先以御體書其姓名置案上會太子入視上舉金盞覆其名以告之曰宰相名汝庸能知之乎即射中賜若厄酒也肅宗拜而稱之曰非崔琳盧從愿乎上曰然因奉

既以賜酒厄是時琳從愿皆有宰相望玄宗倚為相者數矣竟以宗族蕃盛附寄者眾卒不用之也

肅宗在宮為李林甫所構勢幾危者數矣無何鬚髮斑白常早朝見上上見之愀然曰爾其歸院吾當幸汝及至上願見宮中庭宇不洒掃而

案器久屏塵埃積其間左右使令無有妓女上為之動色願力士曰太子居處若是將軍盍使我聞乎力士呼為將軍力士曰臣嘗欲奏上太子不許曰無以勤上念上即詔力士下

選人問子女願長潔白者五人將以賜太子力士趁出庭下復還奏曰臣他日嘗言旨京兆閣致子女皆露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為口實臣以為掖庭中故衣冠以事沒入其家者宜可備選上大悅使力士招掖庭令按籍閱視得三人以賜太子而章敬吳皇后在選中頃之后侍寢不寤吟呼若有痛苦氣不屬者肅宗呼之不解竊自計曰上始賜我卒無狀不寤上安知非吾

護視不謹邪遠乘燭視之良久乃寤肅宗問之
后以手按其左脅曰妾向夢中有神人長丈餘
介金甲以操劍顧謂妾曰帝命吾與汝為子自
左脅以劍決而入決處痛殆不可忍及今未之
已也肅宗驗之于燭下則若有經而赤者存焉
遂以狀聞遂生代宗吳泰當言先臣子力士說之亦同也代宗之
載誕也三日上幸東宮賜之金盤命以浴吳皇
后年幼皇孫龍體未舒有媼惶惑乃以宮中諸
王子同日誕而體貌豐碩者以進見上視之不
樂曰此兒非吾兒也負媼扣頭其服上脫曰非
爾所知趣取吾兒來於是以太子之子進見上
大喜置諸掌中向日視之笑曰此兒福祿遠過
其父及上起還宮蓋留內樂謂力士曰此一殿
有三天子樂乎哉與太子飲樂焉肅宗為太子
常侍膳尚食置熟粗有羊膾膾上顧使太子割
肅宗既割餘汚漫在手以餅索之上熟視不憚
肅宗徐舉餘餅啖之上甚悅謂太子曰福當如
此愛惜

大柳氏舊聞

與諸王遊或置酒為樂時天下無事號太平者
垂五十年及羯胡犯關解遠以告上欲遷幸復
登樓置酒四顧懷愴乃命進玉環琵琶琵琶者
唐宗所御琵琶也其時上章樂殿中常置之別
榻以黃帕蓋之不以他樂雜而未嘗持用至是
得工質懷智取謂之又命禪定僧段師彈時美
人善歌從者三人使其中一人歌水調單奏上
將去復眷眷因視樓下問有樂工歌水調者乎
齊柳氏舊聞

一年少心悟上意自言願工歌兼善水調使之
歌曰山川滿目淚沾衣未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
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飛上問之為之滑
然出涕顧侍御者誰為此詞或對曰宰臣李嶠
上曰真才子也不待曲終而去

玄宗西幸車駕將至延英門出楊國忠請遊左
藏庫而去上從之望見千餘人持火炬以俟上
駐蹕曰何用此為國忠對曰請焚庫積無盜守
上歛容曰盜至若不得此當厚斂于人不如與
之無重困吾赤子也命徹炬而行聞者皆感激
流涕造相謂曰吾君愛人如此福未艾也雖太
王去禍何以過此

上始入斜谷天尚早煙霧甚晦知頓使給事中
韋嗣於豎中得熟酒一壺跪獻馬前數四不為
之舉嗣思乃注於他器自滿引於前上曰卿以
我疑耶始吾御宇之初嘗大醉損一人吾悼之

因以為戒迄今四十餘年矣未曾嘗酒味指力
士近侍曰此皆知之非給卿也從臣聞知莫不
感悅上夜夜警戒如是富有天下僅五十載豈
不由斯道乎

天寶中興慶池上小龍常出遊宮垣南溝水中
蛇蟻之狀靡不瞻視及饗舉西幸先一夕皆見
龍乘雲雨自池中望西而去上至嘉陵江將乘
舟有龍翼舟而進上泫然流涕顧左右曰此吾
宮中之龍也泫然流涕之於是龍躍而去

天寶中上於內道場為兆庶祈福親制素黃文
及登壇之際其文乃自然凌空而上騰於天也
聞空有言聖壽延長上公已下請編入史冊制
從之

寶顏堂訂正次柳氏舊聞



東觀奏記

裴庭裕撰

東觀奏記卷上

唐裴庭裕

孝明鄭太后潤州人也本姓朱氏李錡據浙西又相言於錡曰朱氏有奇相當生天子錡取致於家錡誅死后入掖庭為郭太后侍兒憲宗皇帝愛而幸之生宣宗皇帝為母天下十四年憲宗即位尊為太皇太后又七年崩以郭太后配享出祭別廟上性至孝奉郭太后供養不居別宮只於大明宮朝夕待奉親舅鄭光即位之初連任平盧河中兩鎮

東觀奏記

卷上

節度使大中七年自河中來朝上因與光商較政理光素不曉文字對上語時有質俚即命宰相別選河中節度使留光奉朝謁后或以光生計為愛即厚賜金帛不復更委方面

憲宗皇后嘗駕之夕上雖幼頗記其事追恨先帝商臣之酷即位後誅錡惡黨無漏網者時郭太后無念以上英察孝果且懷慚懼時居興慶宮一日與二侍兒同升勤政樓倚欄而望便欲頹於樓下欲成上過左右急持之即聞於上上大怒其夕后遂

東觀奏記

崩上志也

懿安郭太后既崩長服許如故事禮院檢討官王維抗疏請后合葬景陵配享憲宗廟室疏既入上大怒宰臣白敏中召韓詒其事韓曰郭太后是憲宗春官時元妃汾陽王孫建事順宗為新婦憲宗厭代之夜事出暗昧毋天下五朝不可以暗昧之事黜合食之禮敏中怒甚韓聲益厲宰臣將會食周墀駐敏中廳門以俟同食敏中傳語墀正為一書生慚亂但乞先之墀就中墀問其事墀益不撓墀以手加額於墀賞其孤直翌日墀貶潤州司容令墀亦免相大中十三年秋八月上崩宰臣令狐綯為山陵禮儀使奏墀為判官又墀拜董論懿安合配享憲宗始升祔焉

東觀奏記

卷上

上延英聽政問宰臣白敏中曰憲宗遷座景陵龍行次忽值風雨六官百官盡避去惟有一山陵使鬪而長攀靈駕不動其人姓氏為誰為我言之敏中奏景陵山陵使令狐楚上曰有兒否敏中奏長子緒見任隨州刺史上曰可任宰相否敏中曰小患風痺不任大用次子綯見任湖州刺史有補之器上曰追來翌日授考功郎中知制誥到闕召令翰林學士問歲遂立為相時人感歎敏中亮直無隱不掩人於上

上因讀元和實錄見故江西觀察使韋丹政事具異問宰臣孰為丹後宰臣周墀奏臣近任江西觀察使見丹行事餘風遺愛至今在人其子宙見任河陽觀察判官上曰速與好官持憲者聞之奏為侍御史

加贈故楚州刺史尚書工部侍郎李德修禮部尚書德修憲宗朝宰相吉甫長子也吉甫薨太常謚曰簡度支郎中張仲芳以德宗好用兵吉甫居朝堂之任不得謂之簡仲芳貶開州司馬實層中仲芳徵諫議大夫德修不佞同立朝連牧好湖楚三州時吉甫少子德裕任荆南節度使檢校司徒平一

事上即位普恩德裕當追贈祖父乞迴贈其兄故有是命

白敏中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元邪靈行營都統討山南平夏兗項發日以禁軍三百人從敏中上論請依裴度討淮西故事開幕擇廷臣不阻大吏上允乃以右諫議大夫孫商為左庶子行軍司馬駕部郎中知制誥蔣與誥為右庶子節度副使駕部員外李荀為節度判官戶部員外李玄為都統掌記將軍毋弼陳君從為都虞候

上視妹平安公主下嫁駙馬都尉劉異上命宰相與一方面中書擬平盧節度使上謂曰朕只有一妹時欲

東觀奏記

去京更遠卿別思之宰臣乃奏郊寧節制近於平盧仍許平安公主歲時乘傳入京

東觀奏記

卷上

劉異將赴鎮安平入辭以異姬人從安平左右皆官人上盡記之忽見別姬問安平曰此誰也安平曰劉郎聲音人俗呼上悅安平不妬喜形於色顧左右曰便令作主人不令與官娃同處上之疑別防閑纖微不遺如此

萬壽公主上愛女鍾愛得異將下嫁命擇郎婿類相門子首科及第聲名籍甚婚盧氏宰臣白敏中

相門子首科及第聲名籍甚婚盧氏宰臣白敏中

相門子首科及第聲名籍甚婚盧氏宰臣白敏中

奏選上顯衛之上未嘗言大中五年敏中免相為
節宣都統行有日奏上曰頃者陛下愛女下嫁貴
臣郎婿鄭顥赴婚楚州會有日行次鄭州臣堂帖
追迴上副聖念顥不樂國婚衛臣入骨臣且在
中書顥無如臣何一去玉階必媒孽臣短死無種矣
上曰朕知此事久卿何言之晚耶因命左右便殿
中取一檉木小函子來高鑲甚固謂敏中曰此蓋
鄭郎說卿文字便以賜卿若聽顥言不任卿如此
矣敏中歸啓益感上聰察宏恕常置函子於佛前
焚香感謝大中十二年敏中任荆南節度使暇日
與前進士陳錯銷憂閑靜話感上思泣語此事盡
以示錯

杜琮通貴日久門下有術士李名琮特之厚琮任
西川節度使馬植罷黔中赴蜀至 西川
術士一見謂琮曰受相公恩久思有效答今有所
報矣黔中馬中丞非常人也相公當厚遇之琮未
之信術士一見容於琮曰相公將有禍非馬中丞
不能救琮始驚信發日厚幣贈之仍令吏為植於
都下買宅死生之計無關焉植至關方感琮不知
其首尋除光祿卿報狀至蜀琮謂術士曰貴人至
關作光祿卿矣術士曰姑待之稍進大理卿又遷
刑部侍郎克諸道鹽鐵使琮始驚憂俄而作相懿
安皇太后崩後琮懿安子塔也忽一日內榜子檢
黃宰相元載故事植論旨翌日延英上前馬植嘗
救植素辨博能回上意事遂中寢

武宗朝任宰臣李德裕雖丞相子文學過人性孤峭
嫉朋黨如仇嘗擯牛僧孺李宗閔崔洪於樞南楊

嗣復貞穆李公玉貞穆親以會昌初册立事亦七
年橫外上即位之後續表五相同日遷北以吏部
尚書李珣為檢校尚書左僕射克淮南節度使珣
字侍價趙郡贊皇人早孤居淮陰事母以孝聞弱
冠徙之舉明經李絳為華州刺史一見謂人曰日
角珠庭非常人也當擢進士科明經碌碌非子登
跡之路一舉不第應進士許孟容為宗伯權居上
第釋褐署烏重胤三城推官調進書判高等授渭
南尉遷左拾遺左遷下邳令丁母憂廬居三年不
入室免喪諸侯羔屬四府齊至門皆不就牛僧孺
為武昌節度使奏章先達銀臺授殿中侍御史內
供奉武昌掌書記徵歸御史府章處厚秉政一見
笑曰清廟器豈整擗者乎權拜禮部員外改吏部
員外李宗閔為相以品流程式為己任擢掌書命
改司勳員外庫部郎中文宗召克翰林學士珣風
格端肅屬詞敏瞻思傾一時累遷戶部侍郎承旨
許立相者屢矣鄭注以藥術為侍講學士李訓自
流入召入內廷珣未嘗私馬訓注交譜貶江州刺
史未幾訓為相造假甘露謀上左右與王涯等一
十一人赤族伏誅人方伏珣守正之祐徵為戶部
侍郎與楊嗣復同日命相上雖求理心切終優游
不斷同秉政者陳夷行鄭覃請經術孤單者進用
珣與嗣復論地自詞采者居先每延英議政率相
矛盾竟無成政但寄頰舌而已文宗宴駕以猶子
陳王成美當璧為託建桓立順事由兩軍賴于即
位貶昭州刺史上即位累遷河陽三城節度使吏
部尚書至是崔鄭亮於淮南轍之撫理凡三載先

東觀漢記 卷上
史未幾訓為相造假甘露謀上左右與王涯等一
十一人赤族伏誅人方伏珣守正之祐徵為戶部
侍郎與楊嗣復同日命相上雖求理心切終優游
不斷同秉政者陳夷行鄭覃請經術孤單者進用
珣與嗣復論地自詞采者居先每延英議政率相
矛盾竟無成政但寄頰舌而已文宗宴駕以猶子
陳王成美當璧為託建桓立順事由兩軍賴于即
位貶昭州刺史上即位累遷河陽三城節度使吏
部尚書至是崔鄭亮於淮南轍之撫理凡三載先

東觀漢記 卷上
史未幾訓為相造假甘露謀上左右與王涯等一
十一人赤族伏誅人方伏珣守正之祐徵為戶部
侍郎與楊嗣復同日命相上雖求理心切終優游
不斷同秉政者陳夷行鄭覃請經術孤單者進用
珣與嗣復論地自詞采者居先每延英議政率相
矛盾竟無成政但寄頰舌而已文宗宴駕以猶子
陳王成美當璧為託建桓立順事由兩軍賴于即
位貶昭州刺史上即位累遷河陽三城節度使吏
部尚書至是崔鄭亮於淮南轍之撫理凡三載先

繼貞穆
上臨御天下得君人法每宰臣延英奏事喚上階後
左右前後無一人至纔處分坐宸威不可仰視奏
事下三四刻龍顏忽怡然謂宰臣曰可以閒話矣
自是詢問里閭事話官中燕樂無所不至一刻已
來宸威復整肅是將還官也必有戒勵之言每謂
宰臣曰長憂卿負朕撓法後度不得相見度量如
此趙國公令狐綯每謂人曰十年持政柄每延英
奏對雖嚴冬感寒亦汗流洽背

東觀漢記 卷上
李廩為武寧節度使不理右補闕鄭魯上疏曰臣恐
新來未登徐師必亂乞速命良將救此一方上未
之省也麥熟而徐師亂上感魯言即擢為起居舍
人
吏部侍郎孔溫業白執政求外任丞相白敏中曰我
輩亦須自點檢孔吏部不肯居朝矣至理之世丞
相畏人也如此
微行至德觀女道士有威服濃粧者赫怒歸宮
立宣左衛功德使宋叔康令盡逐去別選男道士
二七人住持以清其觀
上將命令狐綯為相夜半幸含春亭召對畫蠟燭一
炬方許歸學士院乃賜金蓮花燭一作送之院吏
忽見驚報院中曰駕來俄而趙公至吏謂趙公曰
金蓮花乃引駕燭學士用之莫折是否頃刻而聞
傳說之命
侍御史馬緘與三院退朝入臺路遇集賢校理楊收
不為之却緘為朝長臺中故事三院退朝拉收僕
臺嘗之集賢大學士馬植奏論玄宗開元中幸麗

東觀漢記 卷上
李廩為武寧節度使不理右補闕鄭魯上疏曰臣恐
新來未登徐師必亂乞速命良將救此一方上未
之省也麥熟而徐師亂上感魯言即擢為起居舍
人
吏部侍郎孔溫業白執政求外任丞相白敏中曰我
輩亦須自點檢孔吏部不肯居朝矣至理之世丞
相畏人也如此
微行至德觀女道士有威服濃粧者赫怒歸宮
立宣左衛功德使宋叔康令盡逐去別選男道士
二七人住持以清其觀
上將命令狐綯為相夜半幸含春亭召對畫蠟燭一
炬方許歸學士院乃賜金蓮花燭一作送之院吏
忽見驚報院中曰駕來俄而趙公至吏謂趙公曰
金蓮花乃引駕燭學士用之莫折是否頃刻而聞
傳說之命
侍御史馬緘與三院退朝入臺路遇集賢校理楊收
不為之却緘為朝長臺中故事三院退朝拉收僕
臺嘗之集賢大學士馬植奏論玄宗開元中幸麗

正殿賜酒大學士張說學士副知院事徐堅以下十八人不知先舉酒者說言學士以德行相先非具員吏途十八爵齊舉令馬絃管吹僕者是皆植僕諫一般乞黜之御史中丞令狐綯又引故事論救之上兩釋之始著令三館學士不進行臺

李丕以遠城從事上召至案前問系緒不奏系屬皇枝上曰師臣已有一李丕朕不欲九廟子孫與之同名良久以手畫案曰丕字出卿平字也卿宜改名平舞蹈而謝平後終於郿寧節度使

武宗好長生久視之術大中宮葉望仙臺勢侵天漢上始卽位道士趙歸真杖殺之罷望仙臺院大中八年復命歸之右補闕陳凝已下抗疏論其事立罷修造以其院爲文思院上英廢妙理尤長於納諫從之如轉左李璲除領南節度使間一日以命

中使頒旄節給事中蕭傲封上詔書上正聽樂不暇別召中使謂優人曰汝可就李璲宅却喚使來旄節及璲門而及劉潼自郿州刺史除桂州觀察使右諫議大夫鄭裔綽說言不可中使至鄭頌告

已數日却命追制納諫從善皆此類也馬植爲相與左軍中尉馬元贇有元宗之分上初卽位元贇恩澤傾內臣曾賜寶帶內庫第一者元贇

輒以遺植一日便殿對上親植帶認是賜元贇者詰之植色變不敢隱翌日罷爲天平軍節度使行次華州取植寢室重俸下御史獄盡開植交通之狀再貶常州刺史

杜濠授左拾遺庭裕先父任左補闕以濠家行不至薄妻孥爲衆所聞不可處諫臣之列丞相釋其威

東觀漢記

怒項濠上事先君見魏於政事堂曰必委任濠乞先移他官丞相重違卽改授濠太常博士上追感元和舊事但聞是憲宗朝卿相子孫必加擢用杜勝任刑部員外開內次對上詢其祖父勝以先父黃裳未貞之際首排奸邪請憲宗監國上德之而授給事中

裴論爲學士一日加承旨上幸翰林論寓直便中謝上曰加官之喜不與若丁相而得否便放卿歸詔蹈謝上以御盤果賈賜之詔卽以衫袖張而

跪受上顧一宮嬪領下異焉論父度元和中君臣魚水之分遂於論恩禮亦上雅尚文學聽政之暇常賦詩尤重科名大中十年鄭顥知舉後宜索科名記顥未曰自武德已後

便有進士諸科出鶯谷而飛鳴聲華雖茂經風池而閱視史策不書所傳前代姓名皆是私家記錄虞承聖旨敢不討論臣重委當行祠部員外趙璘採訪諸家科目記撰成十三卷自武德元年至朝

諱專上進方俟無疆勅宜付翰林自今放榜後並寫及第人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進入內仍仰所司逐年編次

術士榮嶽明動陰陽術數於公卿間聲名籍甚上一日召於便殿對上曰朕欲爲諸子孫院卿宜相其地嶽明奏曰人臣遷移不常有陽宅陰宅入陰宅入陽宅者福福利祿師有傳授今陛

下居深宮有萬靈護衛陰陽二宅不言帝王家臣不敢奉詔上然之賜東宗

遣司封員外郎克史館修撰權審於衢路突尚書左僕射平章事崔鉉判曰宰相之統庶僚僕射之屬郎吏豈有導騎已過按書橫衝權審久在班行合諸典故便知素履且舉舊條送都省罰七直審以素履之言難就尋左遷宿州刺史自爾不獲立朝矣

貶前鄉貢進士楊仁贍爲唐州軍驍驍發遣仁贍女弟出嫁前進士于環納函之朝有期周恤仁贍不易其日憲司糾論遂墜

東觀奏記卷中

裴庭裕

上每命相盡出處盲人無知者一日制詔樞密院兵部侍郎判度支蕭鄴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仰指揮學士院降麻處分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以鄴先判度支再審聖旨未審落下為復仍舊上意實迎蕭也乃宸翰付學士院戶部侍郎判戶部事崔慎由可工部尚書平章事落下判戶部事宸斷如此

東觀奏記

卷中

河東節度使劉瑑在內署日上深器與大中十一年上手詔追之令乘遞赴闕初無知者瑑奏發太原人方信之既至拜戶部侍郎判度支十二月十七日次對上以御按曆日付瑑令於下旬擇一吉日瑑不論旨上曰但擇一拜官日即得瑑跪奏二十五日甚佳上曰此日命卿為相秘無知者高澁自集賢校理為蔣係鳳翔從事澁即瑑舊寮也二十四日辭瑑於宣平里私第澁曰竊度旬日必副具瞻之望瑑笑曰來日具瞻何旬日也澁驚不敢發詰旦果爰立矣始以此事泄於澁既入相深有昇平之望與慎由議政於上前慎由曰惟當甄別品流上酬萬一瑑曰王夷甫當晉衰之末崇尚浮虛祖述流品終致中原版蕩晉室淪夷今當盛明之朝不能循名責實使百吏各稱其職而上酬陛下臣未知致理之日慎由不能對因此恩澤浸衰罷為東川節度

魏國公崔鉉秉政鄭魯楊紹復段瓌薛蒙一時俊造鉉所取信凡有補吏議事或與之參酌時人語曰

東觀奏記

卷中

炙手可熱楊鄭段薛欲得命通魯紹瓌蒙時魯為刑部侍郎鉉欲引以為相聖旨授河南尹不測其事赴後上問曰鄭魯發後除改卿還自由否鉉驚恐密以此事訪於左右云御康上題此四句鉉益畏

一聽政之暇多賦詩多令翰林學士屬和一日賦詩賜寓直學士蕭寔令和寔手狀謝曰陛下此詩雖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亦無以加也明日召學士韋澳問此兩句澳奏曰宋太子家令沈約詩以唐漢清新可方沈約面不悅曰將人臣比我得否恩遇漸薄執政乘之出觀察使

崔罕為京兆尹內園巡官不避馬杖之五十四方知上赫怒令與遠郡學臣論救上曰罕為京兆尹知強撫弱是其職任但不避馬便杖之可矣不合問知是內園巡官方決一錯也又人臣之刑止行二十過此是朕刑也五十四杖頗駭聞聽宰臣又論救上曰與一廉察奮提者宜抵罪根本輕致罕過制耳宰臣益賀上無幽不察罕止貶湖南觀察使

東觀奏記

卷中

故事京兆尹在私第但奇日入府偶日人遞院崔郛為京兆尹因徒逸獄而走始命遣京兆尹解宅京兆尹不得離府上以崔罕郛併敗官而召翰林學士韋澳授京兆尹便令赴上賜度支錢二萬貫令造府宅澳公正方嚴吏不敢欺委長安縣尉李信主其事造成解字極一時壯麗尚有羨緡却進韋澳為京兆尹豪右歛手國舅鄭光莊不納租澳繁其主者期以五日不足必抵法太后為言之上延英問澳澳具奏本末上曰今日納租足故否曰尚

在限內來日即不得矣澳既出半廷上連召之國舅莊租今日納足放主者否澳曰必放上入太后曰韋澳不可犯且與送錢納却頃刻而放是京兆府進士明經解送設殊次平等三級以別行實近年公道益衰止於奔競至解送之日成勢撓敗如市道焉至是澳勝曰朝廷將裨教化廣設科場當開元天寶之間始專重明經進士及貞元元和之際又益以薦送相高當時務尚切磋不分黨甲絕僥倖請託之路有推賢讓能之風等列

標名僅同科第既為盛事固可公行近日已來前規頓改互爭強弱多務馳定高卑於下第之初決可否於差官之日曾非孜孜盡察經營與學雄文例捨於貞方寒素增年矯白盡取以黨比舉強中選者曾不足云而爭名者益熾其事澳叨司衡旬合負英髦非無藻鑒之心懼有愛憎之謗且平庸以不察孝廉去任胡廣以輕舉茂才免官况

管窺實難裁處况禮部格文本無等第府庭不合區分今年合送省進士明經等並以納前後為定不在更分等第之限詞科之盛本以京兆府等第級建中二年崔元翰崔放崔備三人府元府副府第三人于邵知貢舉放及第並依府列茲推崇華實不能易也自文學道衰朋黨道興紛競既多澳不勝憤遂此聲華蓋救一時之弊人多惜之

上至孝動遵元和故事以憲宗曾幸青龍寺命複道開便門至青龍佛宮永日昇眺追感元和勝蹟張望久之

上敦睦九族於諸侯王尤盡文愛即位後於十六宅
起雍和殿每月三兩幸與諸侯王擊鞠合樂錫
有差進士司馬樞為雍和殿賦詞雖不典亦志
時之事實

牛襄任拾遺補隔五年頻上封事上盡記之後襄
司動員外為 刺史中謝上命至軒砌問曰卿
仕諫官頗能舉職今忽為遠郡得非幸臣以前
一慙否襄曰陛下新有德音未任刺史縣令不
任近待官幸臣以是受擢非嫌忌 賜卿紫

賜紫為復別有進上連曰且賜緋且賜緋上使
名器未嘗本易服色之賜一無所遺

藩自司動取中遷駕部郎中知制誥衣線如故鄭
齊神自給事中以論駁楊漢公忤旨出商州刺史
始賜緋衣銀魚沈珣自禮部侍郎為浙東觀察使
方賜金綬苗恪自司動員外除洛陽令藍衫赴任

裴處權自司封郎中出河南少尹到任本府奏萬
賜緋給事中崔罕駁還上手詔褒獎曰有事不當
觀非記 卷中

卿能駁還職業既修朕何所慮
上每孜孜求理焦勞不倦一日召學士韋澳盡屏
左右謂澳曰朕每便殿與節度觀察使刺史語要
知所委州郡風俗物產卿宜密採訪撰次一文書

進來雖家臣與老不得漏洩澳奉旨即以十道
四藩志更博採訪撰成一策題曰處分語自駕而
進雖子弟不得聞也後數日薛弘宗除鄧州刺史

澳有別業在南陽召弘宗錢之弘宗曰昨日謝聖
上處分當州事人澳訪之即處分語中事也君

東觀漢記

上親總萬機自古未有

上校獵城西漸入渭水見父老一二十人於村佛祠
設齋上問之父老曰臣醴泉縣百姓本縣令李君
莫有異政考秩已滿百姓借留詣府乞未替兼此
析佛力也上默然還宮後於御案上大書君莫名

中書兩擬醴泉令上皆抹去之踰歲以懷州刺史
關請用人御筆曰醴泉縣令李君莫可懷州刺史
莫測也君莫中謝宸旨獎勵始聞其事

大理寺直王景初與刑部郎中唐技議獄不平景初
坐貶潭州司戶參軍制下景初囑登閣披稱冤毒
貶昭州司戶制曰不遵嚴議輒冒登閣以愆不恭
也

京兆府參軍盧其異進士第入官甚孤貧有文學京
兆尹道巡館驛左補闕崔瑄婚姻迴與甚長亭相
遇爭廳甚以官雖卑乃公行畧不讓瑄瑄責其不
遜遂相詆訶其來下御史臺按問吏云當服白衫

甚曰非國恤不素服上聞之以甚言涉大不敬除
籍為民投之嶺表行至洛源驛賜死瑄左遷河南
府陽翟縣令

大理卿馬瞻任代地水運使代比出犀甲瞻罷職以
一二十領自隨故事人臣家不得蓄兵器瞻既在
朝乃塗而藏之一日奴有犯罪者瞻答之即告於
御史臺稱瞻蓄兵器有異謀命吏發瞻私第得甲

不虛坐貶鄧州刺史諫官上論以奴訴郎主在法
不赦上命殺奴奴於青泥驛驛載貶嶺外人臣
無不感悅

司農卿常廉夜令術士為厭勝之術御史臺劾奏貶

永州司馬

入祝漢貞詞辨敏給恩領一時嗣朝王乾祐以金
帛結之求刺史盡納賂矣而未敢言御史臺劾奏
漢貞杖二十流天德軍乾祐竄嶺外

推重詞學之臣於翰林學士恩禮特異宴遊宴召
無所間隔惟於遷轉皆守尋章皇甫珪自 部員
外召入內廷改司動員外計吏員二十五箇月限
轉司封郎中知制誥孔溫裕自禮部員外改司封

員外入內廷二十五箇月改司動郎中知制誥勳
循官制不以爵祿私近臣也

廣州節度使紇于衆以貪狼聞貶慶王府長史分司
東都制曰鍾陵問俗澄清之化靡聞南海撫封貪
黷之聲何甚而又交通詭遇溝壑無厭蹟固異於
澹臺道殊乖於吳隱舍人韓琮之詞也書上一朝

不進用矣工部尚書楊漢公前任荆南節度使以
不廉聞公議益喧左遷秘書監制曰考三載之績
爾最無聞致多士之朝人言未息既起風波之論
難安喉舌之司舍人沈詢詞也日至大中十三年

漢公除同州刺史給事中鄭公與齊韓三駁還制
書上自即位但聞諫官論執左曹駁正無不立從
其奏至是或於左右三下漢公同州之命不允所
論時屬寒食內宴百寮上因擊毬巡班慰勞至給

事中班謂公與齊韓曰卿凡有駁議朕無不允從
唯論漢公事涉朋黨齊韓前曰同州是太宗皇帝
興王之地陛下為子孫尤為慎擇牧守漢公在情

南日食殘已經朝責陛下豈可以祖宗重地私於
此人上色變而迴馬翌日齊韓貶商州刺史

武昌節度使苗 名與廷 黃向子殿不避馬槍

幕皆其背殿母請開稱冤苗駐江州司馬制日避

馬雖乘於殿殿人合領於替總舍人楊紹復之

詞也苗自此為清議所薄

高品吳居中承恩澤甚厚訪術者欲固其事術者令

書上尊號於機有告者上召至視之信然居中素

市

監田尉直弘文館柳珪擢為右拾遺弘文館直學士

給事中蕭傲鄭喬韓駿還日陛下高懸爵位本待

賢良既命澆淳恐非懲勸珪居家不稟於義方奉

國宜盡於忠節刑部尚書柳仲鄂請東上閣門進

表稱子珪才器庸劣不合塵玷諫垣若誣以不孝

即冤屈為甚太子少師柳公權又訟侵毀之枉上

令免珪官且在宗修省貞元元和已來士林家禮

法嚴整以韓卓柳公綽柳仲鄂為稱首一旦子孫

不孝簪組歎惜

太尉衛國公李德裕上即位後坐貶崖州司戶參軍

卒於貶所一日丞相令緘綯夢德裕曰某已謝明

時宰相公乘之許歸葬故里綯具為其子瀉言瀉

曰李術公犯衆怒又崔魏二丞相皆敵人也

見持政必將上前異同未可言之也後數日上將

聖延英綯又夢德裕曰某委骨海上思還故里與

相公有舊幸憫而許之既寤召其子瀉曰向來見

李術公精爽尚可畏吾不言必授禍明日入中書

具為同列言之既於上前論奏許其子蒙州立山

縣尉名與今上 護喪歸葬

翰林學士駕部郎中知制誥吏道詩勅曰以藝文權

居近審率檢慎難處禁林宜守本官績連州刺史

鄭朗為御史大夫道詩以事干之乞庇罪人者朗

街之朗既大用積前事盡聞於上故及此罪

監修國史門下侍郎兼禮部尚書平章事鄭朗奏當

館修撰直史共四員准故事已通籍者為修撰未

昇朝者為直館以修史重事合選廷臣秩序或俾

筆削不稱其直館伏請停廢更添置修撰兩員數

旨且依直館萬年縣尉張範涇陽縣尉李節勤守

本官以戶部郎中孟穆駕部員外郎李洪並

館修撰通籍為四員分修四季之事

以左拾遺鄭言為太常博士鄭朗自御史大夫會

朗先為浙西觀察使言實居幕中朗建議以諫官

論時政得失動關宰輔鄭言必括囊形迹請移為

博士至大中十一年崔慎由自戶部侍郎兼政復

以左拾遺杜蔚為太常博士蔚亦慎由舊僚也雖

為故事至理之代動循至公後代方知難矣

以楚州刺史裴坦為知制誥坦罷 赴闕宰臣令孤

絢擢用宰臣裴休以坦非才不稱是選建議拒之

力不勝坦命既行政事堂調謝丞相故事謝畢便

本院上事四輪送之施榻壓角而坐坦巡謁執

政至休屢多輪感謝休曰此乃省台緣選非休力

也力命有肩使出與之坐兩門吏云自有中書

未有此事也人多為坦羞之至坦主貢舉擢休之

子弘上第時人云欲蓋而彰此之謂也

裴坦卷中

東觀漢記卷下

唐裴庭裕

大中九年正月十九日朝議郎守尚書刑部郎

中柱國賜緋魚袋唐技將仕郎守尚書職方員外

郎裴庭裕早以科名薦由臺閣聲猷素履亦有可

嘉昨者吏部以爾秉心精專請委考覈而臨事或

乖於公當物議遂至於沸騰豈可尚列彌綸是宜

竝分符竹善綬凋瘵以補悔尤枝可度州刺史散

官勲封如故裴可申州刺史散官如故舍人杜德

公之詞也

吏部侍郎兼判尚書銓事裴論左授國子祭酒吏部

侍郎周敬復罰一月俸監察御史馮顯左授祕書

省著作佐郎考院所送博學宏辭科趙炬等十人

並宜覆落不在施行之限初裴論兼上銓王試宏

技兩科其年爭名者衆應宏詞選前進士苗台符

楊嚴薛訥李詢古敬翊已下一十五人就試論寬

深仁厚有賦題不密之說前進士柳翰京兆尹柳

意之子也 故事宏詞科只三人翰在選中不中

為之翰既中選其聲語不止事微震懼杜德公時

為中書舍人言於執政曰某兩為考官未試宏詞

先錄考官然後考文書若自先得賦題者必佳糊

名考文書得佳者考會乃公官罪止銓為考官不

合坐宏詞趙炬丞相令狐綯故人子也同列將以

此事嫁患於令狐丞相相逐之盡覆去初日官

奏文昌星暗科場宜有事沈詢為禮部侍郎聞而

憂焉至是三科盡覆日官之言方驗

上自究項叛獲推其由乃邊將令暴利其爭馬多欺

取之始用右諫議大夫李福為夏州節度使刑部侍郎畢誠為鄂州節度使大理卿裴讓為涇原節度使發日臨軒戒勸稟奉宸威絕侵奪之會邊方帖息烽燧不復告警矣

浙東觀察使兼御史中丞納征軍士噪逐坐取朗州刺史馳驛赴任納性褊狹遇軍士不以禮人皆怨之遂及於難監軍使王景宗首撫循無狀杖四

沈恭陵自此戎臣失律監軍皆避坐

宰臣鄧綽自中書歸宣平私第因便李敬官例一衝之朗列奏上召敬寔面語敬寔奏供奉官例一避上曰爾天子之命橫絕而過可矣安有私出

避輔相乎劉紫綬配南衙

太常卿封於私第上事御史臺彈奏左遷國子祭酒故事太常卿上日廷設九部樂盡一時之感故拜太常卿欲便於親闕遂就私第視事法司舉奏

途薄責焉

上勵精理天下一紀之內欲臻昇平自大中十二年後藩鎮繼有叛亂宣州都將康全泰逐出觀察使

鄧勳湖南都將石再順逐出觀察使韓琮廣州都將王今寔逐出節度使楊發江西都將毛鶴逐出

觀察使鄭憲上赫怒命淮南節度使檢校左僕射平章事崔鉉兼領宣池欽三州觀察使以宋州刺

史溫璋為宣州刺史以右金吾將軍蔡襲為湖南觀察使以涇原節度使李承勳為廣州節度使以

光祿卿宇宙為江西觀察使只取隣道共送赴任

兗梁如期皆首不勞師斬定誅鋤盡副聖旨景讓為吏部尚書抗疏言穆宗至敬宗文宗武宗

東觀漢記

出以穆宗是上兄弟文宗已下上廟陛下拜兄尚可拜姪可乎使陛下得祈事七廟

重昇太宗已下入廟以正三昭三穆之序事下百官集議不定而止時人以上方喻穆宗深為是讓希旨多不直其事

劉阜為監州刺史甚有威名監軍使楊玄侪誣奏阜謀叛幽首以進閭朝公卿向折廷諍上重違百辟之言始坐玄侪專殺不辜之罪

上晚歲酷好仙道廣州監軍使吳德輝離闕日病脚已蹠蹠矣三載監廣師歸闕足疾却平上諍之遂具為上說羅浮山人軒輊集醫整上聞之甘心焉

驛詔軒輊集赴京師既至館於南亭院外廷莫之問也諫官恐害政屢以為言上曰軒輊道人口不

千世事卿勿以為憂留歲餘放歸授朝奉大夫廣州司馬集堅不受與上別上問理天下當得幾

年集曰五十上聞之慰悅及過歲之歲春秋五十一景讓夏侯攸保立朝俱屬風採景讓為御史大夫

夫視事之日以待御史孫玉汝監察御史盧親不稱職請移他官改為右丞相以方郎中

誠虞部郎中韓瞻俱聲績不立詎謂容誠改太子中允瞻改鳳州刺史

子延陵投建州刺史中謝上問之曰建去京師遠近延陵曰八千里上曰朕前後左右皆建人也郡極

不惡卿若為我廉潔奉公綏輯凋瘵長在我面前無異或捷法度使遠人無聊即朕三人階前便是

萬里卿知之否延陵愕懼失序上撫而遣之

趙人仇甫聚眾為亂攻陷剡縣諸賢縣折左驤然

上用王式為浙東觀察使以武寧一健卒二千人送之式生擒仇甫以獻斬於東市

始選前進士于琮為塔連拜秘書省校書郎右拾遺賜緋左補闕賜紫尚水福公主事忽中覆丞相上

審聖旨上曰朕此女子近因與之會食對朕輒折七傷性情如此恐不可為士大夫妻許琮別尚廣

德公主亦上次女也

上委信宰輔言發計從就中於元前恩禮稍異白敏中赴鄂寧行官上幸與福謀送之自樓上投下朱

帝御劄一封與敏中言君臣備注之分崔鉉赴歸淮南幸通化樓送之并賜詩四韻以寵行遺鉉刺

其詩於宣化驛

僧從晦住安國寺道行高潔兼工詩以文重應制上海擇劇韻令賦亦多稱旨晦積年供奉望素方極

之賜以耀法門上兩召至殿上謂之曰朕不惜一副紫袿袿與師但師頭耳稍薄恐不勝耳竟不之

易晦怏怏而終

憲宗鼎成之夜左軍中尉吐突承

事上即位追感承選死於忠義傳其子士與今

終無替焉

尤物必害人畢太厚於幸無分今以是餌吾... 吾家族也一見返之專人不敢將起驛候... 又歷血輪磨事於綉紉終不納乃命部吏... 頭醫官李文伯上所狎昵者以錢七十萬致於... 乃舍之正堂玄伯天妻執賤役以事焉... 其歡心矣乃進於上一見或之寵冠六宮玄伯... 燒伏火丹砂進之以市恩澤致上獲疾皆玄伯之... 罪也謫宗即位玄伯與山人王岳道士虞紫芝俱... 棄市

東觀漢記

卷下

大中十二年始用左諫議大夫鄭渾兵馬郎中李穀... 為鄆王已下侍讀時鄆王居十六宅愛昭以下五... 王居大明宮內院穀日迫制改克變王以下侍讀... 五日一入乾符門講讀鄆王即位後其華遂停... 武寧軍節度使康季榮不郵軍士部下噪而逐之授... 於領外上以右舍吾大將軍田平曾任徐州有政... 聲特開延英殿召對再命往建鎮一方於是安帖... 章漢在翰林樞承恩遇自京兆尹出為河陽三城節... 度使當朝者擢之也大中十三年魏博節度使何... 承灝就加中書令上大宜徽南院使王居方往魏... 博賜麻制假道河陽上以海紙手詔漢曰密餅菜... 秋當與卿相見戒居方曰過河陽以此賜漢無令... 人知居方既至密以宸翰授漢上七月寢疾八月... 晏駕遂中寢

命監察御史楊戴往浙西道勸軍額大中十二年... 宣州叛將康全泰際遂觀察使鄭薰朝廷用宋州... 刺史溫璋問罪時蕭宣為浙西觀察使地與宣州... 接連遂擢用武臣李豫代寅特建鎮海軍節鎮撫

之以張待角之勢兵罷後謗者言乘虛署官徒名... 廣估衣糧沒入私家上遂命戴往按覆軍籍無一... 卒虛額者戴還條奏謗者之言始不勝... 度支奏狀言漬汚延段誤書清污上一覽異之樞密... 使承旨孫隱中謂上未省漬成清字及中書復入... 上赫怒勅添改奏者罰首有金

大中十一年正月一日上御含元殿受朝太子太師... 盧鈞年八十矣自樂懸之南步而及殿擇稱賀上... 前聲容罔續樂朝服之至十二年元日含元受賀... 太子少師柳公權年亦八十矣復為百官首含元... 殿廷宴遠自樂懸南步至殿下力已綿德稱賀之... 後上奪號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公權誤曰光... 武和孝御史彈出之罰一季俸科七十致仕舊典... 也公權不能克違典禮老而受辱人多惜之... 太常卿高銖決罰禮院禮生博士李慈引故事見執... 政以禮院雖係太常寺從來博士自專事無關白... 者所以太常三卿初泣事博士無兼集之禮今銖... 重罰禮生有違典故丞相以銖風德唯唯而已銖... 諫雜錄

東觀漢記

卷下

曰吾老不能退一旦為後生所辱遂乞罷... 勅卿宜進士溫廷筠早隨計吏風者雖名徒負不獨... 之才罕有適時之用放驂人於湘浦後買誼於長... 沙尚有刑席之期未乘抽毫之思可隨州隋縣尉... 舍人裴坦之詞也廷筠字飛卿善博之裔孫也詞... 賦詩篇冠絕一時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溫李連舉... 進士竟不中第至是請為九品吏進士紀唐夫嘆... 三均之冤贈之詩曰鳳凰詔下雖承命鸚鵡才高... 身人多諷諷上明主也而廷筠反以才廢制

中自引驛人長沙之事君子譏之前一年商隱以... 鹽鐵推官死商隱字義山文學宏博履未充者於... 人間自開成二年具進士第至上十二年竟不升... 於王廷而廷筠亦恹恹不涉第豈以文學為極致... 已斬於此遂於祿位有所愛耶不可得而問矣... 山南西道觀察使秦渠州犀牛見差官押赴闕廷既... 至上於便殿閱之仍命華門外宣示百僚上慮傷... 物性命終使抑還本道復放於渠州之野... 上命左軍中尉王宗實治道將幸華清宮兩省供奉... 東觀漢記

東觀漢記

卷下

官拜疏極諫上為宰臣曰華清宮是祖宗舊宮又... 朝元閣聖祖現真容地朕一紀在位未嘗瞻拜深... 覺缺儀今排比皆是軍司不勞州縣卿宜勉論諫... 官勿更論列宰臣奉旨而退召兩省官宣諭俄而... 諫表再入上謂宰臣曰諫官疏極懇切且言自替... 宗巡幸之後列聖未嘗出官居安慮危乞留聖慮... 朕聞此語決不為遊幸濟之行矣卿宜召兩省官... 說我此意... 十二年七月十四日三點退朝惟宰臣夏侯攷... 加勁從以無之大夫李景讓為檢校吏部尚書克... 劔南西川節度使時中元休假通事舍人無在館... 者麻案既出攷受麻畢乃召當直中書舍人馮圓... 宣之捧麻皆兩省胥吏自此始今通事舍人林泚... 亦在館候命... 上且不豫宰輔侍臣無對見者齊其令中使往東都... 太僕卿裴詡宣索藥中使往返五日復命召醫瘡... 方士院生對於寢殿院言可療既出不復召矣... 王祿領命內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宣徽上院使王

上且不豫宰輔侍臣無對見者齊其令中使往東都... 太僕卿裴詡宣索藥中使往返五日復命召醫瘡... 方士院生對於寢殿院言可療既出不復召矣... 王祿領命內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宣徽上院使王

東觀奏記三卷

唐裴庭裕撰庭裕一作廷裕字膺餘聞喜人官右補闕其名見新書宰相世系表所謂裴氏東眷者也王定保摭言稱其乾甯中在內廷文書敏捷號下水船其事蹟則無可考焉其書專記宣宗一朝之事前有自序稱上自壽邸即位二年監脩國史丞相晉國公杜讓能奏選碩學之士十五人分脩三聖實錄以吏部侍郎柳玘右補闕裴庭裕左拾遺孫泰駕部員外郎李允大常博士鄭光庭專脩

於定回厚全備總旨

東觀奏記提要

宣宗實錄自宣宗至今垂四十載中原大亂日歷

起居注不存一字謹采耳目間親撰成三卷奏記於晉國公藏之於闕以備討論蓋其在史局時所上監脩草本也序末不畧成書年月考杜讓能以龍紀元年三月兼門下侍郎十二月為司徒景禎元年守太尉二年貶死昭宗之二年即大順元年此序云奏記於監國史晉國公則當在大順景禎之間其云自宣宗至是垂四十年蓋由大中以來約計之辭若以宣宗末年計至光化初年始為四十年賦則杜讓能之死已久無從奏記矣書中記事頗具首尾司馬光作通鑑多采其說而亦不盡信之蓋聞見所及記近事者多確恩怨未盡記近事者亦多誣自古而然不但此書矣

居方以斐王當壁為託三內臣皆上素所恩信者泣而受命時右軍中尉王茂玄心亦感上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歸長公儒居方患之乃矯詔出宗實為淮南監軍使宣化門受命將由右銀臺出馮左軍副使邢元實謂宗實曰聖人不豫踰月中尉止隔門起居今日除改未可辨也請一而聖人而出宗實始悟却入即請門已踵故事添人守捉矣邢元實翼導宗實直至寢殿上已晏駕東頭環泣宗實叱居方下責以矯宜皆捧足乞命遣宜徵北院使齊元備迎鄂王於藩邸即位是為懿宗長公儒居方皆誅死籍沒其家

東觀奏記

卷下

三

見美人遷上襄悼久之美人在上藩邸時承恩遇生鄆王萬壽公主焉後復詔翰林學士蕭實為主文皆刻其事及斐昭已下五王居內院而鄆王極還藩邸大中末副位之後人間切有提議者實以此事言於公卿方辨立長之順鄂王嗣位後美人追崇為皇太后太常杜宣獻獻證曰元昭配享宣宗廟室

東觀奏記

四庫提要辨證

余嘉錫撰

東觀奏記三卷

唐裴庭裕撰庭裕字膺餘開喜人官右補闕其名見新書宰相世系表所謂裴氏東眷者也王定保撰言稱其乾寧中在內庭文書敏捷號下水船其事蹟則無可考焉

嘉錫案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記條云小補尚書榜裴起部與邢之李搏先輩為友以詩賀廷裕既而復以二十八字號之裴有六韻答其贈答詩皆用成都故事蓋庭裕及第在僖宗幸蜀時故也徐松唐登科記考卷二十三援據諸書推知庭裕為僖宗中和二年進士知貢舉

東觀奏記

者為禮部侍郎歸仁澤勞格郎官石柱題名考卷五探庭裕名入司封郎中內并考其始末甚詳今錄之於此云新表東眷裴氏道讓後紳子庭裕字膺餘唐詩紀事六十一僖宗幸成都裴廷裕登第石刻大唐故內樞密使知內侍省事吳承泌墓誌翰林學士朝議郎守尚書司封郎中知制誥柱國賜紫金魚袋裴廷裕撰錢玘授裴廷裕左散騎常侍勅具裴廷裕國之用才在乎稱職况詞臣之任君命所垂苟詳慎之有乖繁事機而實重既聞輿論得以移官以爾學植素深文鋒甚銳自居侍從亦謂勸勞乃推游刃之功庶叶匪瑕之道未能降秩且復立朝珥貂猶假於龍光夾乘仍親於左右將存大體以息多言可依前件自注文九美 卷三百八十一唐摭言十三裴廷裕乾寧中文書敏捷號下水船梁太祖裴廷裕此語有受命二字列在即位之後問及廷裕行止

學士姚洎對曰頃歲左遷今聞旅寄衡水新書藝文志雜史類裴廷裕東觀奏記三卷原注大順中詔修宣懿備實錄以日曆注記亡缺因撰宣宗政事奏記於監修國史杜讓能廷裕昭宗時翰林學士左散騎常侍貶湖南卒勞氏自注云案此書今存題史官右補闕以勞氏所引諸書考之則廷裕於昭宗大順中官右補闕兼史館修撰乾寧時遷司封郎中翰林學士知制誥坐事改左散騎常侍復因事貶湖南唐亡後猶存其平生履尚歷歷可見提要考之未詳

東觀奏記

其書專記宣宗一朝之事前有自序稱上自壽邸即位二年監修國史丞相晉國公杜讓能奏選碩學之士十五人分修三聖實錄以吏部侍郎柳玘右補闕裴廷裕左拾遺孫秦鸞部員外郎李允太常博士鄭光庭專修宣宗實錄自宣宗至今垂四十載中原大亂日曆起居注不存一字謹采耳目聞親撰成三卷奏記於晉國公藏之於闕以備討論蓋其在史局時所上監修稿本也序末不署成書年月考杜讓能以龍紀元年三月兼門下侍郎十二月為司徒景福元年守太尉二年貶死昭宗之二年即大順元年此序云奏記於監國史晉國公則當在大順景福之間其云自宣宗至是垂四十年蓋由大中以來約計之辭若以宣宗末年計至光化初年始為四十載則杜讓能之死已久無從奏記矣

案唐會要卷六十三云大順二年二月敕吏部侍郎柳玘等修宣宗懿宗僖宗實錄始丞相監修國史杜讓能以以字原缺 玉海引補三朝實錄未修乃奏吏部侍郎柳玘右補闕裴廷裕左拾遺孫秦鸞部員外郎李允太常博士鄭

光庭等十五人 蘇局本作五人蘇玉海卷四十八引補十字 修之踰年竟不能編錄一字惟庭裕採

宣宗朝耳目聞親撰成三卷目曰東觀奏紀納於史館是此書之成會要

具有年月且唐書藝文志亦明注為大順中提要乃僅據杜讓能歷官推

其年月考證至二百餘言徒為詞費耳

東觀奏記

三

東觀奏記

東觀奏記校記

卷上

第二頁十四行末字模糊應作「擊」

又十八行末字模糊應作「緒」

第三頁一行末字模糊應作「合」

又十五行末字模糊應作「章」

第四頁九行第三至十八字空小石山房叢書本作「欲見之淄青」

藕香零拾本作「欲相見淄青」皆補三字

第五頁十四行第十四至十七字空別本不缺

第十一頁九行第三第四字空別本作「却召」

東觀奏記校記

又十行第十至十九字十一行第一字空別本作「并取一小帛裹之

以賜」九字

又十四行第七字空別本作「宣」

第十二頁十四行第六字空別本同

卷中

第一頁七行第二字空別本作「祐」

第二頁十七行末字模糊應作「學」

又十八行第一字模糊應作「士」末字模糊別本作「眞」

第四頁一行末字空別本作「之」

又二行末字空別本作「告」

又十五行末字模糊應作「李」

又十六行末字空別本作「其」

又十七行末二字空別本作「解送」

又十八行末二字空別本作「策試」

第五頁十一行末字模糊應作「實」

又十二行末字空別本作「一」

又十四行末字空別本作「自」

又十五行第五字空別本作「陸」末字空別本作「頃」

又十六行末字空別本作「事」

又十七行末字空別本作「能」

東觀漢記校記

二

又十八行第十四字空別本作「上」末二字空別本作「蔡退」

第六頁一行第一第二字模糊別本作「謝畢」末字模糊別本作「

便」

又二行末字空別本作「重」

第八頁十一行第一字空別本作「優」

又十四行第一字空別本作「上」

又十五行第十七字空別本作「吏」

第十頁一行末字空別本作「至」

第十一頁十八行末二字模糊別本作「充史」

第十二頁二行末字模糊別本作「相」

又八行第十四字空別本作「職」

又十一行第一字空別本作「與」

卷下

第二頁十六行末字模糊別本作「十」

又十八行末二字模糊別本作「衢路」

第三頁一行末字模糊別本作「不」

第四頁一行第一第二字空別本作「四廟」末三字模糊別本作「

是上猶」

又二行第一字空別本作「子」

又三行第一字模糊別本作「官」

東觀漢記校記

三

又十七行第一字空別本作「李」

又十八行末二字空別本作「狷王」

第五頁一行第十五字空應作「職」

又二行第十五字空應作「取」

又九行第十五字模糊應作「等」

第六頁十行第十四字模糊應作「擢」

又十七行第十五字模糊應作「非」

第七頁一行末二字空別本作「將以」

又二行末字空別本作「誠」

又三行末字模糊別本作「東」

又四行末字空別本作「家」

又五行末字空別本作「得」

第八頁一行第一第二字模糊別本作「弘敬」

第九頁十七行第一字模糊別本作「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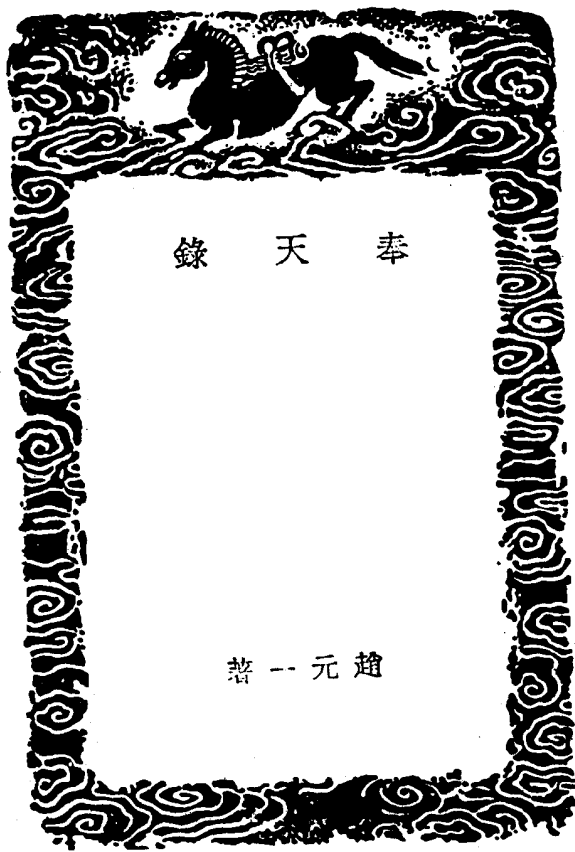
又十八行第一字模糊別本作「却」

第十一頁一行第一字模糊此句有誤別本作「宰臣夏侯孜獨到衙

以御史大夫李景讓」

東觀奏記校記

四



奉天錄序

編尋大古之初，真源一味，自然撲略，不同浮華。雖垂不載，至軒轅氏征蚩尤而廓清四海，帝舜黜有苗而綏定萬邦，逮乎三王，則弔人伐罪，暴秦則兼并天下，漢高祖夷兇靖難，光武討叛懲奸，魏武破袁紹，晉武滅苻堅，宇文氏破高歡，普六氏平陳國，太宗擒王竇，肅宗定安史，故曰：亂者理之源，失者得之府。法令施而逆子誅，春秋書而賊臣懼，建中四祀，朱泚作亂，居我鳳巢，忠臣義士，身死王事，可得而言者，咸悉載之。使後來英傑，貴風義而企慕，承危伺隙，與時浮沉者，其徒非一。正史備書，故闕而不錄，志懷開鼎者，不敢漏網。口失簡書，直筆直言，無矯无妄，欲使朱藍各色，清濁分流，質而不文，焉敢潤色，恐史筆遺漏，故備闕也。李忠臣三朝名將，忽為叛主之臣，洪經綸累代通儒，乃作趨時之士，其餘源休、蔣鎮之輩，敬忠日月之徒，蓋屑屑者，何足道哉。每思南史之筆，班馬之作，莫不廢食仰歎，且洪流壞堤，猶可塞也，烈火燎原，尚可撲也。逆臣賊子，難可避也。睹此妖孽，搖動中原，莫不痛心疾首，是用書之簡索，使好我者慕，惡我者懼，元一代居關右，世業三秦，親睹機槍，熾妍必記，雖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身非事主，而心荷聖恩，每覽魏紹紀信之高義，咸于載而仰慕，神帝王敦之道跡，思奮劍而誓心，疾惡之志，切于斯麻，起自建中四祀，孟冬月上旬三日，涇原叛命，終與元二年孟秋月中旬有八日，皇帝再復神都，于中可否，總紀其事也。夫史館之筆，才識學也，苟無三端，難以措其手足，元一不敢放竊風凰之一毛，以効騏驎之千里，獨學而無知。

奉天錄序

一

奉天錄卷一

唐趙元一著

建中四祀，先是襄陽節度使檢校右僕射梁崇義，自阻兵不朝，二十年矣。上在春宮，情深憤惋，及登寶位，有誅四兇之志焉。詔歸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張延賞、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王邕、洋梁節度御史大夫賈耽、江陵節度檢校工部尚書張伯儀、淮揚節度司徒陳少遊、淮寧節度同平章事漢南漢北招討使李希烈、兖都統諸軍平襄大總管王命胤行，分路齊進，獻奮龍驤，謀臣盈幕，武旅雲來，旂鼓纒施，兇徒瓦解，乘勝逐北，如巨海之沃益光，漢水浮屍，似秋風之吹落葉。崇義之首懸于朝矣。世祖昆陽謝安，澠水各一時也。詩云：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斯之謂矣。都統李希烈，自謂有尅敵之功名，居然有都襄之志，有詔勸歸本鎮，口然生不聽之心，乃劫其郡，席卷而歸。淮寧元兇之拔襄陽，甚于斯酷。遂縱師陷汝州，河南尹鄭叔步迺師，六州無雞犬之聲。游子望舍，不識舊處。元兇之拔襄陽，甚于斯酷。遂縱師陷汝州，河南尹鄭叔則表奏之上，命工部尚書兼右僕射哥舒曜，總禁兵五萬而討之。師謀士銳，所向莫敢有爭衡者。長驅築壘于襄城縣焉。時國家多故，河北幽冀，蝟毛蜂起，三輔兩畿，徵兵日繼。皇赫斯怒，爰整其旅，詔河陽節度御史大夫李元，太原節度檢校工部尚書馬燧，澤潞節度檢校工部尚書李抱真，朔方節度太子少師李懷光，神策制將御史大夫異姓王季公鳳，華原鎮遏使御史大夫趙令珍，分路長驅，深入賊境。雖王師頻

奉天錄卷一

一

奉天錄序

孤陋而寡聞，跡不踐于邱門，文有愆于先哲，輕塵罕增于巨岳，塵露無益于廣川，輒申螢燭之光，將助太陽之照，述而不作，有媿老彭。冀革前非，用警來祀云爾。

二

勝而寇亦不哀，勝負相參，殺傷萬計。時軍用既多，不遑遠略。戶部侍郎趙贊上封事，請稅三輔兩畿居宇間架，及取兩市富商大賈于西明、慈恩二寺置院檢納，資吏深文，怨及社稷。太史奏曰：「緊門出天子，有詔去城七里內諸宮遺廢之及泚稱兵，乃是澤原節度姚令言為謀主也。時河朔孤軍無援，糧儲不繼，賊得其便，重圍數周，甲士日唯半菽，馬渴斃皮而窮焉。滑州請濟師，詔神策副將行營兵馬使御史大夫劉德信、御史大夫高彥休、各馬步共一十萬來救。魏城勅大梁節度使司徒李公勉發師，騎角而攻之。軍書往來，同會于汝州之薛店，軍令不嚴，為伏兵所敗。三將之師，望旗大潰，或器委數百里，鎧馬一萬蹄沒焉。洛陽士庶驚駭，北走河陽，西奔崤函，東都尹鄭叔則入保西苑，唐漢臣奔于大梁，高彥休劉德信收離集散，驍軍于汝州，詔澤原節度姚令言赴援，總師五千東之澠水。時京兆尹王雄威更置頓，牛酒儉薄，將士已厲，遂傳箭而迴。十月三日巳時也，令言尚在繁宸殿，授以樞密，并賜賞金帛。時御史益左巡奏云：「澤原士馬遠命，迴戈令言星馳至長樂，坂逢之，有引弓射令言者，遂擲令言而迴。上又使使勞問，賊已列方陣于通化門，門衛拒使者強之而未及，宣旨言加不順。上又詔普王及諸王侍衛等宜慰勞之，許以重賞。又獻金銀帛繡等二十餘車，普王纔出禁城門，賊已至于丹鳳門，詔召六軍，久無至者。時關東河北頻賊不利，屢發禁兵，相次東征，警衛遂虛。上乃出自苑北門，六軍羽衛纔數十騎，或曰：「朱泚是失意之臣，恐懷僥倖，不如遣十騎捕之，使陪鑾輅若脫于泉，為害甚甚。不然，以幸誅之，獲贖招禍，立可俟矣。」上與儲宮經略不遑，而賊已犯禁門，遂以普王為先驅，皇太子為殿，章淑妃、所安公主親王貴妃等一百餘人策騎而去。乘輿次于咸陽，咸陽令李衡衛集其妻親奉御膳，上命貴妃以下接以恩禮，傳諭而過。神策軍使御史大夫白志貞等十數人扈從，門下侍郎平章事盧杞中書侍郎平章事關播御史中丞劉從一戶部侍郎趙贊右羽林軍使御史大夫令狐建京兆尹王雄威部郎中郭雄翰林學士陸贄吳通微等悉于咸陽而及焉。郭昭與家僕數十人于苑中獵射，聞理伏謁道左，上宣勞之，志願翊從。上許之，騎馬郭昭先與宮主失意，上數宮主在內，隔絕經年，及此，暖馳往覓得公主策騎俱赴行在。三日夜四更至洛驛，奔及乘輿，四日平明，至于奉天，承尉懼懼拜舞于縣門，其日上幸縣令宅宰臣近侍各居麻署，時右金吾將軍御史大夫渾公或討賊之週戈也，渾公與家僕數十騎自夾城入北門，收集後殿與敢死之士，欲擊賊，乘輿既出，遂奔行在。上以渾公為工部尚書，行在兵馬使，渾公有膽略，此素節之既而乘輿乃安。時奉天備禦防守，皆渾公之謀也。君子曰：高祖困于彭城，而用陳平之策，漢祚興焉；晉武得謝安石，晉室無替。古君子亦有是夫。渾公雖武勇絕倫，而謙讓無匹，乃以令狐建為行在中軍，鼓角使，關播王滿然為金吾大將軍，關播王寓為右衛大將軍，神策軍京西都虞候仲莊為金吾衛將軍，兼御史中丞，奉天防城使，兼右廂兵馬使，仲莊有剛勇，善謀略，保衛之功，次滅之勳也。初，建中之始，術士桑道茂云：「國家不出三年，豈有離宮之象，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制度為城，以備非常。」上以道茂言事數驗，遂令京兆尹嚴郢充築城使，具春鋪抽六軍之士，梓策之時，上初即位，刑清俗泰，盛夏而土功大典，遠近不知其旨，及此，郭焉。上初幸鳳翔，依郭府而謀，姓復或曰：張鑑雖陛下信臣，蔽蔽日淺，所管功卒皆朱泚部曲，本漁陽突騎兒，城中既立

朱泚，本軍必生大變，以度度之，非萬全之計也。敢以死請，上亦悟道茂之言，遂改幸奉天。至其月六日，李楚琳殺嚴郢而歸朱泚，初令言陣于五門，禁兵不出，百姓觀者巨億，遂整旗吹角，入含元殿前，先鋒自龍尾道，上于中間問曰：「天子已出，今日共取富貴，兒徒大呼有頃，入宜春院及諸宮，時倉忙之際，本朝禁衛騎士及坊市百姓，擔負財帛，填街塞陌，連日夜既而羣盜與令言謀議，慮難持久，或曰：「太尉朱泚久囚，必生異志，若迎而為主，事可捷矣。遂于招國里以禮迎之，流毒恣伺，懷非望，羣盜既至，偽議不從，而命為使者設食久之，以觀乘心，子是火燭早羅，觀者萬計，泚入居含元殿，四日平晨出榜，榜曰：「太尉權臨六軍，○原作幽六年，依國家有事，東郊徵澤原師，旅命赴難，將士久處邊陲，不閉朝禮，軍餉御親乘輿，已出夜定，見神策六軍，吾感遠英武，并百司食糧者，三日內並赴行在，不去者，即于本司著到。如三日後移牒，勸彼此無名，當按軍令，議無容貸。泚移居白華殿，朝臣見者，悉勸迎，泚望望錯愕，知未得衆心，源休入移時，籌之言多不順，勸以僞偽，泚甚悅之，猶尚未決。上初巡幸京城，朝官莫知上所在，分路探候，然後乃知。源休既陳僞計，切勒十城門，不許出入，時六日夜也。上初入奉天，有上封事言叛兵共立朱泚，兇徒必來攻城，請為備禦。門下侍郎盧杞切齒言曰：「太尉忠貞，朝野共知，奈何有此傷大臣之心，安可令泚聞之，請以百口保泚，不反。後二日，泚髮烏獲，至于城下，上料近藩兵馬，可以赴難者，頗下手詔諭之。若如期至，帝尚以忠臣待泚，又知公卿勸迎，且令諸道軍士三十里下營，時京兆尹勸公輔赴行在，拜門下侍郎平章事，俯伏而奏曰：「王者不嚴衛，無以重威靈，今禁旅單寡，朔衛未備，若泚忠孝奉國，固不以兵多為慮，若狼心已變，則有備無患。今士馬在外，深為陛下危之，即日召兵入城，泚攻城已戒嚴矣。朱泚既納源休僞偽之說，又得幽隴三千人，與哥舒曜救援，行至灑池縣，聞朱泚僞偽返旆，控泚自謂衆望所集，于是以源休為京兆尹，判度支，李忠臣為皇城留後，泚以段秀實為心符，發銳卒三千，奉迎乘輿，陰起逆謀。秀實潛謂劉海賓曰：「朱泚是薊門一卒，去逆効順，先帝嘉之位，登台輔，不能見危授命，而乃妄安兒戲，吾位歷司會，策名九寺，雪國之恥，雖死猶生，爾能從乎？」海賓曰：「忠臣節義，死而不亡，敢不唯命是聽。因擇能行者追賊兵，曰：「城中有變，使者六日一更，行及洛驛，虜劫而迴，驗符乃秀實詐為賊帥，姚令言帖，甲司農寺之印也。賊泚用仇敬忠為同華等州節度使，拓東王以魏王師，用異姓王李日月為西道諸軍事，經略使。上初至奉天，用御史中丞高重傑為平虜使，屯兵于梁山之西隅也。時與李日月頻戰，官軍大捷，後被伏兵，死于鋒刃。朱泚出榜兩市，及署兩坊門曰：「奉天殘賊，蟻聚京畿，重傑等仍敢執迷，拒我天命，朕使偏師小將，果復敗亡，觀此孤城，不日當破。雲羅布網，無路鳥飛，鐵釜盤魚，未過瞬息，宜有迴避。各使聞知，僞兵部員外古之奇詞也。初，重傑縱騎追賊，獨出于三軍之首，兇徒埋伏，邀之，落其奸，使被兇徒生擒，親事數十人，以伏事之情，亡軀而奪之，兇渠雖衆，追者氣銳志堅，奮然不顧，遂被逆黨斬重傑頭，而棄其身，親事收其神柩，入奏于奉天，帝見之，撫屍而哭，或諫曰：「神將死，撫屍而哭，越禮也。」帝曰：「大禮非卿所知也，艱虞之際，死于王事，懲罰豈拘常倫，遂盡哀而哭之，命有司造蒲頭安之，頭而埋之。朱泚得高重傑頭，又集僞百官大哭曰：「忠于彼者，亦義于此，為朕之無禮，殺我忠臣，又命僞有司作蒲人身而安其

首以三品葬之。皇帝再冠京師。詔有司發舊二塋。取其首。別為封樹。贈工部尚書。喪葬官給。時李日月兒
 威甚銳。燒然陵廟。帝甚患之。謂卿曰。朕不能保守宗祀。冠乎多難。致使六合沸騰。宗廟失主。焚我陵園。
 兒威轉熾。應是般變之時代。終百六。唐堯禪舜。虞舜禪禹。自古有德者進。無德者誦。有自來矣。今天地鼎
 沸。淮楚搖蕩。幽冀蜂起。萬方震懼。請從禪代。以救蒼生。卿等如何。卿曰。公泣涕如雨。身被鐵甲。舉身自撲。君
 臣悲淚久之。卿公奏曰。夫聖人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昔高祖迫于項籍。世祖窮于昆陽。隋文帝
 厄于雁門。魏武保于南郡。三王五帝。其猶患諸。況陛下承百王之末。威靈邁往。古小有連否。而懷擁拱臣
 下之罪也。願陛下以社稷為念。無以小賊為憂。臣請自出一行。烏逆賊之首。即冀宗社永安。唐堯垂拱。臣
 之願足矣。上曰。朕在蒙塵。卿為肺腑。別業裨將。卿不可也。卿公曰。北狄恃金牙之威。武頻犯郊畿。鄂公取
 之若指掌。臣若不行。兇威轉甚。上許之。卿公先以數十騎從西門出。埋伏于莫谷之隅。公自將數十騎從
 東門而出。直抵朱泚營壘。泚驚。不覺墜榻。卒盜大潰。公以騎少不足逞銳。遂引而西。李日月應弦而斃。朱泚
 城西門。卿公謂家僕曰。立功立事。只在今日。與卿此捷。何不取之。僕人變。孤射之。李日月應弦而斃。朱泚
 鋒刃。十七八九焉。家僕者。即卿公之所役人也。字小金。有詔令公賜姓李氏。封異姓王。以賞飛矢之捷。用
 旌武功也。初。李日月中矢而死。朱泚備禮送于長安。休祥私第。母氏荷髮而不哭。厲聲罵曰。奚奴。國家負
 汝何事。敢生悖逆。死猶晚矣。朱泚備禮而葬之。母氏始終不哭。一聲皇帝行在亦知之。及李晟收長安。諸
 黨並從夷戮。唯李日月母存而不問。君子曰。馬服君婦有知子之鑿而免禍。李日月母以子叛恩。存大義
 而不哭。殊有古人之風。初。朱泚謀變。大事李忠臣。源休等。並皆同坐。司農卿段秀實與劉海賓伏匕首于
 靴中。內官覺之。時聖上行幸。羣臣疑武革亂之間。段公以戎服見泚。共議匡復。往返三四焉。泚情洩于言。
 段色厲。奪休之笏。擊泚之首。羣兒駭愕。泚血數步。見黨持兵而至。段公被害。泚一手承血。一手指羣兒曰。
 義士勿殺之。聲手相及。段公已害。泚哭之甚哀。封忠義侯。以三品禮葬之。海賓因兵亂而逸于通化門外。
 被役。隨者敗之。並見寄故京師。號朱泚為熱熱。號希烈為當年。桀紂。時有風情。女子李季蘭。上泚詩。
 言多悖逆。故關而不錄。皇帝再冠京師。召季蘭而責之曰。汝何不舉殿。巨川有詩云。手持禮器空垂淚。心
 懷明君不敢言。遂令撲殺之。贈秀實太尉。諡曰忠烈。賜實封五百戶。莊宅一所。嗣子授三品正員官。諸子
 各授五品正員官。進其門閭。喪葬官給。為立廟。御製碑銘。君子曰。昔滅氏勸事君之節。空傳其名。不睹其
 人。千載之後。見乎段君。代有之矣。伯仁抗節。鍾牙唾嗟。有是哉。詩云。淑人君子。其德不回。其段公之謂乎。

奉天錄卷二

八日。泚于宣政殿僭即大位。愚智莫不血怒。衝者多是軍人。周行不過數十。自稱大秦皇帝。年號應天。偽
 赦書云。幽囚之中。神器自至。豈朕薄德所能經營。彭假之詞。册文。太常少卿樊系之撰。文成服冕而卒。故
 嚴巨川詩曰。烟塵忽起犯中原。自古臨危道貴存。手持禮器空垂淚。心憶明君不敢言。落日胡笳吟上苑。
 通霄虜將醉西園。傳烽萬里無師至。累代何人受漢恩。九日李忠臣。姚令言。並為侍中。仍以令言為內
 副元帥。以光祿卿源休為同平章事。兼京兆尹。判度支。工部侍郎蔣鎮。同平章事。蔣鎮為御史中丞。太常
 卿敬鈺為御史大夫。洪經綸為中書舍人。禮儀使。是日夜三更。哥舒曜拔襄城。保于洛陽。初。公授東郊也。
 上謂公曰。卿行師出陣。與卿父何如。公再拜而對曰。先臣不敢比也。祇如斬長蛇。屍封家。靜氛毒。掃穢
 槍。然後待罪私室。臣之願也。上曰。伊尹去而伊咄。文王沒而武王興。卿父在開元。無西面之尊。朕今得
 卿。無東郊之慮。及師發之日。上親送于通化門。百官竄觀者萬計。則曰。茫茫楚塞。蕭蕭上將之星。當萬
 秦郊。自有登壇之客。豈惟漢稱定遠。晉有征南而已哉。及乎出師于通化門外。無故門槍自折。識者知其
 不利。以其父翰。天寶之末。師至乎北門。無故門旗自折。翰遂斬門旗。官而發師旅。終有火拔梓之難。公
 此行。踵父之徵。遂有襄城重圍之難矣。初。公駐軍于襄城也。希烈莫不懼。懼焉。有枝梧之象。時公亦以名
 父之子。不悉其役。皆欲立功成事。待罪私室。但爾軍多故。糧盡援絕。三將敗績于薛店。城中戰士中矢者

十有八九焉。城外兇衆，飛矢拋木者，填壘俱滿。公堅守孤城，糧竭于內，援絕于外。軍志曰：設有金城湯池，帶甲百萬，無粟者不可守也。公遂拔城而遁焉。詩云：昊天不弔，降此鞠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時希烈兵勢漸盛，南破張伯儀，北敗哥舒翰，縱師攻汴州。都統司徒李公勉棄城而逸，擁衆而投宋州。大梁遂陷，江淮震懼。賊既入城，資山積，河路斷絕。長安以東，飛書不通。南方貢使皆自宜池，洪德刺其抵武關而入。江西節度使曹王皋嚴口郵驛，厚其供饋，雖有深溪絕橋，而驛騎不病。四方類焉。司徒李公既已收散，詔以宋汴節度劉公洽充河南道都統諸軍事，悉以司徒所管配焉。司徒公制將曲，前後數陳行，列軍事。司徒公多不從其計，環以司徒公行軍司馬陳履華，兵馬使唐漢臣，李載等用事，多阻環計，不及與諸將同議。司徒公以不從其策，自維敗績，但唯唯然。環因吐履華曰：都統置公腹心，遂辱吾軍，命左右擊之下馬。極加責讓。司徒公大夫劉公，皆稱辭，司徒公深自抑退，以愛惡不明，無所逃于國典。大符在勉，非陳中承之過也。大夫劉公謂環曰：軍有利鈍，時有否泰，昔孟明三敗以成功，良史稱其美也。曲大夫豈得失禮于上，公環乃止之。司徒公以軍敗失士，上表請罪，上已出宮，覽表潸然，謂勉曰：朕亦不能上保宗廟，越在畿甸，軍國之事，一勝一負，卿其自安。因待之如初。十日，制將劉德信、高乘哲聞帝蒙塵，遂拔汝州，星夜兼馳于沙苑，監取官馬五百匹，先收東渭橋。于是天下轉輸食糧在此焉。軍次昭應，列陣于見子陵之西。二將執符號，令三軍曰：今主上蒙塵，神器無主，長蛇逸網，魚脫于泉，臨難成功，冀在憂危之日。劉除兇黨，復乘輿，勳流子孫，萬代之貴。言訖，左右戒嚴，三軍賈勇，鼓聲一振，奮前衝，三覆其軍。王師大捷，乘勝築壘于東渭橋。時十月十九日也。初十日，朱泚自統衆攻奉天，卒卒不遑，禮儀蟻聚之衆，軍勢雖雄，以姚令言爲僞元帥，僞右僕射同平章事，張光晟爲僞左僕射，李忠臣爲京師留守。十二日，賊次洛陽，上使中使翟進追諭惟清。○通鑑作程文秀，疑有誤。惟清曰：邪寧留後兵馬使韓游瓌，士馬三千八百人，二將受詔，夕而奔命，夜到泥泉，通明即路遊瓌等命其軍士分部巡探，東道遊奕人爲賊所獲，將送泚，泚聞救軍多少，泚左右抑令蹈舞，賜衣一副，付僞詔書，宜慰先歸者，待以高爵厚賞。遊奕人馳還當夜，發至四更，關門納之。惟清遊瓌等再拜舞，悲喜交見。上膝之前，謂清曰：兇孽滔天，宗社不守，貞貞之節，見于艱危，卿等急于國難，朕無慮也。二將宣布聖旨，將士莫不感激。時涇原都知兵馬使馮河清，進戎服甲，橋垂十萬焉。上大悅，立頒將軍軍號。遂於十三日辰時，賊軍大合，城下交戰，自辰接戰，至于申酉之間，賊徒大敗，殺傷萬計。是夜，賊于城東三十里下營，周備原野，擊柝之聲，相聞廣陌，又修攻具，上亦命造戰機，拆佛寺及仇敬忠宅而豐其用。賊若築城而戰，賊多敗衄。若出師戰，王師少利。十七日，靈鹽節度留後使御史中丞杜希全及麟坊節度工部尚書李建徽，各率甲士三千人，移奉天，賊氣方銳，伏于英谷。三軍深入，探候失備，奸人得計，使夾而擊之。爲賊所敗，希全等收殘集散，再聚其軍。初泚于奉天城東南隅下營，立表高百尺，造木監人，藏其身，繞而上之，闕我城關，帝深患之。召善定砲者，拜御史中丞，實封三百戶，有崇福寺僧昭悟，夜應召而中，人監供，泚不復更置。遂自日移帳于乾陵，上南望之，遂有雲梯之役。軍駕還京，與昭悟官爵，昭悟懇辭不受，請充別救崇福寺主，有詔依請。時劉德信、高乘哲固守渭橋，住往出師遊奕于

望春樓下，設伏皆敗績。僞皇城留後李忠臣，移奉天城下，請救兵。時姚令言士馬敗績，傷者衆，恐百姓乘弊而辱之，所抽救援將士，皆匿刀箭，夜行晝伏，泚既迫急，召機巧之匠，設以雲梯，刻日而就。其梯高百尺，闊十二丈，梯上可置五百力士，城中士庶，莫不惶駭。上深懼之，顧問百官，時神武軍使御史大夫韓澄拜而奏曰：臣昔在湖南，南山八州防守，戰具備諸雲梯小伎，不足上勞神慮，請禦之上。曰：昔沛公困于項籍，而得韓信，寡人今迫于重圍，上天以卿賜朕，千載一時，卿其勉之。時韓澄親受策，策謂地道，謂彼來路，布乾馬糞二百車，以爲火備。城上更廣城牆，當雲梯相對三十步，以大鐵十口，各煎膏油，散布雲梯之上。細對松脂五十車，內庫陌刀五千口，白刃如雪，排次如鱗。城外羣兒，三軍齊叫，雲梯既動，鋒鏑雨集，城中木石，飛聲雷震。俄頃之間，雲梯崩陷，前不得進，後不得退。初梯上有濕氈，久不得入，梯脚將陷，烟火燭然，從地而出。雲梯之上，人自去，氈于是滾轉，雲飛松枝，亂下，熱膏雨散，中者逼人，脂傍流，凡數百步，洪燭千尺，白日爲之黯光，沸聲若雷，知漢將之謀也。縱田單有火牛之策，不可同年，陸伯言有白帝之功，方堪季孟。此韓澄之計也。非韓澄度左三軍統軍，初雲梯之動也。風勢不利，咸以爲憂。薄公親率列將，酌酒臨火坑而呪曰：天道助順，志誠感神，賊泚兇悖，困逼若父，乾坤不昧，宜降大罰。因流涕被面，精神感激，非訖，須臾大風起，吹賊軍勢益加口。泚下脂，氈鼓齊震，王師大捷，賊敗，時十一月，旬也。城中雖有雲梯之捷，素無蕪草，糧儲罄竭，賊圍益急，戰士多損傷。皇太子親爲封塞，巡城樹勞，有頃，賊射百發，于上前三步而下。上大驚，謂泚曰：雲梯雖捷，賊勢尚強，位歷之數，有窮。三皇五帝，尚有革易，朕自無德，上失天心，請從禪代。則百姓免塗炭之苦，戰士無傷夷之患，朕之願足。泚公兩淚而奏曰：昔黃帝戰于涿鹿，帝舜征于苗，沛公與項氏爭天下，大戰七十，小戰四百，太宗六年，撥甲，尅平多難，況陛下承不業之餘，屢握皇圖，而援籙萬方，同軌八表，特賴豈以一小豎，厭棄皇家，百六之災，得爲天譴，而繫聖心哉。臣下之罪也。今請更三五日間，若不鼻泚首獻捷，則臣等甘受鼎鑊之罪。上曰：張陳尚在，吾豈困哉。君子曰：臨大難而不困者，其惟聖人乎。百度惟貞，始終無替者，其惟良臣乎。詩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其謂公之謂乎。時李懷光自魏博圍練精兵五萬，越太行，席卷而奉天也。晉絳蒲陳慈，臨同華等州，並補授都牧，頓軍于涇陽。子父相繼，可十五萬。朱泚聞涇陽戰鼓，不覺墜榻，遂抽軍，卻守長安。時十一月十八日也。朱泚圍我奉天四十餘日，用我金帛，食我牛酒，勞我百姓，三輔兩畿，轉無投義者。唯李楚琳先事朱泚，獨爲外應。餘四鎮將帥，盡是王臣。泚抽軍，江東劍南，貢賦山積，爭功效死者，如百川之赴滄海。詩云：趨避虜兔，遇犬獲之。此之謂也。初懷光至涇陽，自以爲君父之驥，星夜救援，方展臣子，將用表誠，被門下侍郎盧杞陰中之，使令赴成陽，頓軍懷光知被宰臣所中，不得已，遂發赴涇陽。軍士快然，不得其志。其月二十日，到成陽，夜造浮橋，而濟築壘于孔子澤城，周迴四十里。中使相繼于路，金帛賈貝美人，相望繼。加宰相中書令，收城都統。至其月二十八日，制將御史大夫異姓王季公，自趙州拔城，從飛狐口，越白馬津，聞難，馳奔軍次，檄縣有詔，加公工部尚書，神策軍行營節度，駐軍于東渭橋，斬劉德信，而并其軍。公身與士卒同苦甘，家無私蓄，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寒不禦裘，軍氣益盛。三禮之將也。初劉德信

軍道不備失儀於公斬之孔子曰何以爲身曰悲敬忠信而已恭則遠于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于衆信則人信之犯此先誠其到公之謂乎時李希烈兵威大盛南收張伯儀北收哥舒翰縱師下汴州也都統司徒李公勉不能抗節棄城而遁鄭滑節度李澄謂諸將曰乘勝之軍不可敵今以詭計縶而取之以圖萬全遂飛表行在途啓元兇時李納號齊王山悅號魏王王武俊號趙王朱滔號燕王時神策軍兵馬使御史中丞尚司馬率兵五千自襄鄆收藍田而入同華節度賈元光領銳卒五千自昭應長驅而入河東節度馬燧使行軍司馬御史中丞王權率卒三千鏖于中渭橋與賊相持泚唯據城重賜金帛而四隅之外盡是王師泚初據乾陵使一騎于城下招公卿士庶以爲不識天命城上伏弩射之立死時駙馬都尉郭曖守東北角手射殺數十人無不應弦而斃賊衆被殲而退曖即汾陽王尚父之子也先是朱泚與郭鳳翔有貓乳鼠表奏稱境有祥詔下中書詳議可否欲編書史衆議皆以爲不然或曰鼠者坎精主爲竊盜猶者之食是吾君利器伏下之義也今返食其乳是空我腹賊之徵也果有十月三日之難矣以其年劍南山節度都知兵馬使張洸舉鎮五千人叛張延賞而攻成都縱兵至于石笋街延賞無備不暇枝梧棄城而遁投于東川泚以溫據爲謀主據素無才略三軍酒色而已延賞使諜者察其不虞知其無備假東川之師出其不意掩而取之枝葉皆伏誅君子曰顏氏云力猛于德而得其死者鮮矣張洸當之及丹之所藏者亦漆之所藏者黑以騎將之張洸所帥奴才之溫據孽危輔朽不敗何待泚初至奉天鳳翔節度判官殿中侍御史韋皋領隴州留後時所在阻絕未知適從皋密召將帥勵以忠誠覽其雄心皆願効死賊將王文獎賞僞牒誘皋欲斬之虛其禍速乃禮而遣之因令其將高光儀往觀形勢既還其揚姦計都通等破泚陽縣遂軍軍使李國以兵會之新興二州將王震舉鎮歸皋皋軍容益壯朱泚以盧龍舊卒五百人在隴州兵馬使牛雲光僞有疾逃皋將謀大變皋兵馬使崔暉以白皋雲光之黨張月桂劉原長馳入告變雲光乃領其衆赴泚次于泚陽泚僞中使蘇玉贊僞詔以皋爲御史中丞玉謂雲光曰太尉已登寶位章侍御已拜中丞使爲吾黨可于此還遂卷甲而迴皋僞託心併而勞之因謂之曰皋受新命更無猜阻若先納器仗方見赤心雲光素以書生待皋遂斂械器付皋皋納之于庫遂椎牛聚酒期以宴賞明日密召隊仗入引就馬坊而悉斬之次引諸賊就席酒未行而伏軍發兇黨無遺上深賴之拜皋御史大夫隴州刺史特置奉義軍節度以旌殊能奉天士卒聞之咸增勇氣不復有西面之憂又命堂兄昇開道陳請朝廷以爲雖有誅雲光之舉賊忽併來終恐後敗皋使繼到知已保全乃有敕賜金印紫綬軍中功賞自御史中丞以下咸許承制受之皋慮奸人反間以阻忠誠乃築刑刑性刺血誓衆更不拒焉吐蕃聞之使贈名馬并珍異等尋加皋檢校禮部尚書時僞皇城使李忠臣每方圖練人心大援泚自奉天行迴悉令廢置經三五日即使人僞從城外來布告坊市曰奉天已破百姓聞者莫不泣泣爲初泚自號其宅爲潛龍宮移瓊林庫寶以賞之諷者曰易稱潛龍勿用此敗之徵也未幾百姓劫其珍異泚不能禁朝士多在奉天泚班列不備官豎朱重耀白泚曰可將家屬往城下使其招百官來若不來並對彼夷狄僞中使孫知古諫泚曰不可且陛下初有寶位當以柔服爲心使遠近忻誠

若將彼妻子對之殘害是絕萬方向慕之心人人與之爲讎竊爲不可于是並獲安全賊黨既敗城內稱慶時淮南節度陳少遊領卒戍于盱眙聞即日還廣陵深溝高壘繕甲完守鎮海軍東西節度使潤州刺史韓滉閉關築築石頭五城自京口拒玉山然驍馬出境以戰艦三十艘舟師五千人自海門揚州武至于中浦而還拆上元縣佛寺觀宇四十六所造塢壁自建業抵京觀樓雉不絕穿大井深數十丈下與京江平凡數百處濕將邱濬嚴嚴士卒日役數千人去城數百里內先實邱濬多被侵毀故老以爲自孫權東督宋齊梁陳兵學之故未始有也濕下三千人先戍宋州即日追還以其所親吏盧復爲宣州刺史采石軍使增置營壘部內佛寺銅鐘並鑄戎器本司取處分韓公判云佛本無形非佛泥塑塑像任自崩頹銅鐵之流各還本性既而並付鑄焉少遊以甲士三千人臨江大閱與濕境會濕亦三千人臨金山與少遊相應以樓船金帛交聘于江中時濕以中國多難繁華不存淮西幽燕並爲敵國公慮救君之粟不繼登王師之絕糧遂于浙江東西市米六百萬石表奏御史四十員以充綱署淮汴之間樓船萬計中原百萬之師饋糧不竭者韓公之力焉夫漢之鄴公各一時也時少遊出軍五十里日午不得食遂行掠瓜州揚子劉大無遺鹽鐵使御史中丞包信以財帛一百八十疋轉輸入京少遊自盡取之信自詣少遊止之少遊長揖而遣韓佐實信揚子院財帛孔目信先有守財三千人被少遊隸焉又加伺隲信心不安遂急棹渡江妻子伏于案牘中信使使飛表于蠟丸中論少遊收財事上深不自信宿少遊使繼至上問使者少遊收包信財帛有之乎對曰臣發揚州則無臣發來後非臣所知也上以國步多阻艱難生一策但從容謂使者曰少遊是國家之守臣或防他盜不爾曹軍府收亦何傷時方隅阻絕國命未定遠近聞之大驚咸以容情達于通變明見萬里之外少遊聞之乃安時諸方閉境自守江西節度使嗣曹王皋東拒李希烈身在新揚數遣寶珍異聞道進獻當時推重焉上尋命鹽鐵使包信自揚州達荆襄轉輸東南征賦舟船萬計到新口希烈賊衆二萬掩至嗣曹王皋與騎將御史中丞伊慎授甲力戰于永安柵大破之殺傷殆盡是日若微皋憤之功信之所統並爲盜資以其月二十五日中書侍郎盧杞貶夷州司馬白志貞以宿衛不替貶恩州司馬戶部侍郎趙都貶揚州司馬尋免開架之賦而下罪已躬詔去聖神文武之號於是李希烈李納田悅王武俊及所管將吏皆以官爵待之如初分道宣慰海內忻忻若登春臺矣其扈從奉天將士並賜名定難功臣身有過犯罪減三軍升奉天爲赤縣給復五年在縣城者給復十年京城賦收兩稅之半即興元元年正月一日也是月朱泚亦改僞號曰天皇帝年號大漢泚以國家府庫之殷重賞應在京城公卿家屬皆月給俸料以安衆心泚外賜軍士中撫班列兼修戎械之具攻守器備費用巨萬計泚之敗而府藏不竭諺者以前後主計大臣不思萬姓之殫竭而轉展相資務指于人爲國生患皆是廟算無良陷君之罪也時赦令既行諸方莫不向化惟李希烈覆軍不改以藍染滑石爲玉璽以折車缸爲璫誰感其衆年號武成國號大楚以張子爲宰相孫廣爲中書令鄭真爲侍中充汴州留後司徒劉公下汴州並從火號希烈以蔡州爲宮廣設門額分其境內爲四節度以安州爲南關外劉誠爲南關都統盧武勇總倫希烈惡之而反後被嗣曹王皋騎將徐誠生獲送于朝廷

初朱泚僭位。使走平超捷者日馳數百里。送書于朱滔。書曰。昔文王囚于羑里。終王八百之基。殷湯繫于夏臺。後有解網之頌。吾頃與郡四鎮。藩夷賊。唐王不察。信諂諛之說。吾惟奸臣之禍。便奪兵權。雖位列上公。詔書繼至。情懷恍惚。百慮攢心。何期天道復。五運更代。物極則反。髮極則來。歷數在躬。以登寶位。溼原四鎮。士馬爭驅。隨右鳳翔。獻書繼至。三秦之地。指日尅平。吳蜀之間。已令宣示。河北一路。用卿殄除。布新令以示之。推利害以誘之。懸賞爵而招之。張皇威而逼之。驅鐵騎以臨之。橫行洛陽。與卿大會于定鼎。朱滔得書。西暫拜舞。宣示偽詔。曉諭三軍。使令有司。條疏移讓。諸道曰。今日八月八日。大秦皇帝已登寶位。關西四鎮。應款附請。為臣妾。唯奉天孤城。危同累卵。不有廢也。將何以與。今被讖圖。則鼎新之兆先也。同夫夏俗待我。後以來。蘇今發突騎。元戎四十萬。奮劍與夕。火爭光輝。戈與秋月競色。長驅河北。至洛陽。與皇帝會。踞于上陽宮。樓魏博。恆冀等州。將士宜擁節歸朝。遂于先覺。必使動流。奕葉榮及子孫。如或固守窮城。不識天命。必使覆巢破卵。易子析骸。請看今日之長安。竟是誰家之宮闕。太山如礪。可知非石之言。秋日麗天。不易勤王之意。

奉天錄卷二

與元元年春三月九日。朱滔發兵臨河北地。士馬宏壯。有威我之色。以先有救日悅之功。希為內應。謂悅開壁迎滔。因此欲有吞并之勢。相魏若下。河北悉為朱氏所有。王武俊機謀者。料彼敵情。防其不意。閉壁清野。馳使往來。身且不與滔相見。滔亦戒嚴。秋毫無犯。軍次魏境。卒將將歸。欲有城下之意。時貝州刺史邢胃俊。武勇絕倫。英威自若。勵兵秣馬。固敵是求。朱滔圍城。日夜攻戰。時武俊致書於昭義。魏博等書曰。自古通賢。見機而作。主上明明。二百年之令主。宗枝百代。帝子帝孫。吾徒頃因設臣。罔上觸藩之際。遂罹傾危。拒境抗兵。偷存瞬息。今朱泚竊據于宮闕。朱滔長驅于河北。聖上巡狩于畿甸。帝烈休張于淮楚。昔班彪之智。知漢祚之未衰。馬援書生。諷光武之可輔。今請轉禍為福。以過為功。戮力勤王。共匡時難。謹昭魏博。滎州。即請諸署。四鎮齊驅。魏博擊其前。滎州掩其後。易定乘其左。昭義奪其右。掃蕩妖孽。廓清寰宇。然後奉表。表獻書北。關榮榮。榮國。豈不休哉。諸軍得書。各進表行在。有詔令魏昭。昭進軍擊朱滔也。諸將受詔。各遂攻敵。武俊謂二將曰。僕才非廉頗。今遇時來。請效先鋒。請勸一觀。成敗二將勒兵。備險為武俊軍。援朱滔與武俊自反。交兵。至于午末之間。氣色兩衰。武俊為流矢所中。遂各抽軍歸營。武俊謂二將曰。軍勢兩衰。各請騎士。昭義魏博。魏各率精騎五千。昭義節度李抱真。使馬軍兵馬使御史大夫來結。為軍正。詰謂三軍曰。今以騎士一鼓而摧之。其勢必敗。賊營若動。便請三軍齊驅。如覆巢之破。

卯。百戰百勝之謀也。曉示訖。結領三軍騎士一萬。當鋒而衝之。乍乘乍散。軍勢彌盛。賊恍惚莫測其算。且武俊伏兵要害。李抱真使行軍司馬盧元真。勸兵一萬。襲其營壘。滔聞後軍有變。左右顧望。軍勢不安。遂抽軍奔壘。軍勢亦動。被王師追逐。軍遂大潰。棄甲而遁。武俊伏兵邀之。誅斬略盡。三十萬之突騎。隨霜而星飛。數百里之浮屍。有長平之冤氣。朱滔挺身奔于幽州。天喪渠魁。遂發背而死於賊。天道惡盈。其朱滔之謂乎。于是河北諸帥。獻書行在。悉為王臣。皇恩普洽。蒙洗雪。詩云。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初田悅叛王命。有表請貸絹八萬疋。賜費三軍。此為不道之前。奏聖上。以天監孔明。無幽不燭。謂悅使者曰。君臣父子。義無貸假。四海之內。皆是我家。日月所照。悉為臣妾。卿彼將士。即朕股肱。若信負便。切傷物議。今遣將絹八萬疋。以充三軍。斗酒之脫。便令宣示。曉諭三軍。三軍愕然。知有逆順。田悅不遂其謀。矯詐遂息。旋因于紹令狐。恒于叔明等。上封事。陳練借道。恩制既行。宣示天下。田悅因此得展逆謀。偽稱恩制。揀點三軍。老人中人。已下多怨。勝焉。田悅調說三軍。拒我王命。全軍圍我。臨洛守將張不諱。卒三千。堅壁深壘。據令嚴肅。甘苦皆同。吏士莫不效其死節。圍經五月。糧儲罄竭。賊圍不解。不出私家牛馬。用充軍食。莫不感激。馮乾牛。羣弓。並充軍食。易子析骸。亦已甚矣。時太原昭義。河陽。並頓軍于狗明二山。時田悅壁壘嚴肅。馬公不果前進。問鄉老曰。按圖經。此山有名否。鄉老曰。一名明山。一名狗山。公曰。即此頓軍。必勝之地。為田悅是免相也。不巳。糧竭。計無所出。晝夜舉火。與馬相公相應。飛書不達。有東風形勢甚便。遂作紙老。鵠而致書焉。直放。上高數百尺。風勢愈急。直上至馬公中營。田悅命善射者數人射之。不及焉。公三軍大叫。呼擊鼓。迎之。馬公得書。書意甚急。如三日內不救。全軍必陷。馬遂奔洛州。馬公與諸軍進圍洹水。于城西南列三大營。悅自洛州拔歸。南至頓丘縣也。李懷光返旆。解奉天重圍。實救雁門之急。功無與議也。然而大駕再遷。亦懷光之返覆也。嗟乎。火焚昆崙。玉石同燼。阻兵傾國。臣節遂虧。功高太山。而不能守名。參伊呂。而不能全。何終始之不一也。懷光既招朝議。自居反側。降吳不可。歸蜀無路。謂三軍曰。吾進無王。窮益兵之過。退無李。廣失利之愆。吾心惟勤王。而聖主見疑。錫之鐵券。吾騎虎扞耳。倚鹿是困。自古列地封王。各為盟主。今是時也。吾觀兵河中。晉之舊壤。秣馬訓士。以候天時。看其形勢。見機而取之。下莊子刺虎之事也。不亦休哉。軍吏大呼。春三月。拔威陽。掠三原等十二縣。雞犬無遺。老少步騎百餘萬。時上幸梁洋。關中四鎮。各屯兵戒嚴。自固封境。更相疑阻。莫知適從。時檢校右僕射李公晟。以懷光進軍于東北。李公戒嚴于西南。以卒五千。廣張旗幟。列陣于灑水之陽。灑水之陰。遊騎至于望春樓。下朱泚閉壘而守。不敢枝梧。李公又使大將御史大夫莫仁。擲以步兵七千。數懷光輜重。騎將陽重問等。五千餘人。悉來款附。李公謂諸將曰。公等久著勤勞。有垂成之功。太尉忽乖臣節。何也。公等若執迷不返。則功勞併棄。顛而不扶。焉用彼相。龜玉之毀。誰之過歟。用兵之害。猶預為大。合殺不殺。天賦乃發。誠能見機。轉禍為福。諒可嘉也。請去械器。方表素心。諸將士等喜躍。並棄戈矛。器仗山積。以禮見。李招集叛亡之士。收募棄軍。容日盛。關中四鎮。知忠義而歸附也。則東北之役。不戰而成。功。西南靈旗。醜虜而喪魄。斷二兇之勢。不敢相附。皆李公之謀也。詩云。趙趙武夫。公侯腹心。以二兇之間。兩面受敵。遂密表行在。論懷

糾合諸侯伐齊。下其七十城。今洽為國除殘去害。天借賊機。官軍不振。賴中丞與代開生。兇兇暴暴。心貫白日。功高一時。請過治官。傳並與中丞事。劉公表奏。謂拜公御史大夫。實封一百五十戶。公英謀獨斷。為天下紀綱。武略雄圖。有濟時之策。變化在乎方寸。神鬼不測。奇謀拔擢。漢陽則齊魯亡魂。守寧陵城。則獨正王室。趙魏齊之烈將。并來款附。嗚呼。天降兇孽。禍亂相尋。蚊虻亂飛。處處皆有。高公獨守孤城。奮不顧命。徘徊歎息。嗟漢祚之暫衰。慷慨懷忠。知唐運之復振。烈士臨難而盡節。忠臣危而致命。力竭弓劍。血染朱輪。杖屨嗷嗷。喘喘夫增。勇積屍成。觀寧陵之足高。流血成池。嫌作河之不廣。元兇遁走。江淮又安。千載之後。尋唐良臣。傳知高公盛德之不朽也。何必遠徇河內。鄭侯關中而已哉。夫子曰。丹漆不文。白玉不雕。質有餘也。公之元勳碩德。幻思奇謀。隨機應敵。戰必勝。守必全。楚曠代罕傳也。時壽州刺史御史張建封。總師五千。屯于霍丘。時希烈兵威大盛。一戰而伯儀喪甲。再戰而哥舒拔城。大梁雄藩。不暇自守。惟楊巨防。屢申款附。公用軫于懷。謂三軍將士曰。今天盜移國。京師不守。公私塗炭。皇帝蒙塵。未見申包胥。備哭于秦庭。但見姚令言。稱兵于肘腋。希烈屢勝。則必驕。驕則可圖也。軍雖小。仗順可立大功。在于此時也。公雖外示威武。而內攻守之計。未知所出。百姓幸通。城既之士也。聞之。謂子弟曰。吾聞君侯動庸久著。才業甚高。衆所共瞻。遠近景慕。今以西鄰從逆。密邇封疆。有勤王報國之心。無曹劉蒯通獻奇之士。于是策蹇足。造軍門。請謁于公。將吏問其故。通以情告。謁者乃見之。公謂通曰。來我轅門。有異見乎。曰。然。公曰。子試言之。通曰。昔沛公拔足。揮洗元德。三請亮。亮信請計于左車。此數者求賢之謂也。夫決安危之策。定禍亂之計。佐造化之功。覽英雄之志。除天下之禍。護萬全之計。不在思賢。而在知賢。今天下安危。在于淮楚。師律振則三吳安。三吳安則國家不失外府。君侯即宜收集子弟。禮遇豪傑。閱子房黃石之書。披淳風衛公之術。奪賊馬以益騎。收賊糧以益儲。殲滅元兇。致若堯舜。若不然。則閉壁深壘。按甲養兵。自保封疆。外假英雄。內修文德。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如是縱不能收馬中蔡。豈使虜人封境哉。張公曰。子少止。吾知之。夫兵者。兇器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又曰。聚兵十萬。日費千金。又曰。師克在和。不在衆。昔者李陵提步卒五千。深入絕漠。當單于莫益之衆。苦今兵數不減于陵矣。賊又損帝王之號。假諸侯之力。已下襄陽。而令若秋霜。虛歸本鎮。而飛走無遺。殺戮不辜。過于赤眉。黃巾矣。及攻州郡。剝喪黎元。塗炭士女。奪人之妻。離人之親。劫人之財。孤人之子。王孫之室。翻為原蕪之貧。靡竺之家。乃作鄆通之鬼。天怒神怨。此可取乎。今當圖萬全之計。不知一戰之策也。張公深識遠慮。潛圖密謀。人所不測也。知本道必有與賊通好之事。賊必有往來傳命之使。欲因斯之以建功業。大興師旅。以成其勳。是以匿銳沉精。通不之知也。未幾。本道揚州節度使陳少遊。見元兇兵威日盛。謂三軍將士曰。揚楚之人。故多怯懦。淮寧兇勇。難與爭鋒。今以權計。縱橫而取。遂表行在。使討擊副使溫嗣。口于元兇。遂出壽陽。張公知之。乃熟術于官舍。而搜其行從。果獲款狀。使使上進。有詔。遣術帝親問其故。溫術雖即言之。猶為魯莽。帝謂術曰。張建封據一州之地。馳半縣之卒。當賊大街。少遊居維揚。脂膏之地。十萬之師。吟嘯可致。資融河之節。應為漢網。碑也。帝居行在。且復舍垢而已。尋元兇使偽殿前散將兼節度使楊德。送偽赦書于揚州。張公察

知而獲之。乃集三軍將士。百姓士庶等。謂之曰。李希烈起自戎行。驟遷台鼎。素無才行。偶遇時來。而不能思致身之所。敢肆滔天之禍。物極則返。木秀則摧。不守窟穴。恣其非望。楊櫻敢與兇謀。搆我節使。背漢將寇。斬陳留使。而下其城。今是時也。斬豐而表開。帝覽表大悅。加公御史大夫。庶幾壽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較書手。詔。雖而至。軍聲大振。公于是散大幕。立義旗。賞英賢。練士馬。大索俊傑。爭來效節。公皆隨其才而用之。君子小人咸盡其能。幕府無遺才矣。遠近向慕。元兇儲氣。將士皆樂死。賊公乃蒐三軍之實。聽輿人之頌。少長有禮。知其可用也。元兇北下。汴州東破。裏色。全師攻進寧陵。土山巒道。賊臨城內。公乃悉銳臨其後。師次固始。賊顧望寧陵。返旆至于大梁。不敢安席。席卷南馳。以赴固始之急。張公既解寧陵之圍。復全軍歸保于霍丘。所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武之善經也。既而飲至。策勳慶賞。遂行。無不忻然。元兇自此不得其志。汴州覆敗後。尋亦憤恚而卒。詔拜公檢校右僕射。兼徐泗濬節度觀察。處置使。錫賚繼至。御札盈箱。其見禮遇如此。

上初拔奉天。而軍駕至宜靈縣北渭水之陽。謂侍臣曰。朕之此行。莫同永嘉之勢。因潘然流涕。時工部尚書。韓公魯。對曰。易稱先號咷而後笑。素王之至言。肅宗幸靈武。代宗幸陝郡。尼父遭匡人之難。絃歌不輟其聲。故曰。臨大難而無憂懼者。聖人之勇也。言訖。濟河。六師巡狩。駕次略谷。山有八十四頭盤。直上千仞。山勢巖巖。攀蘿登陟。見蓬萊之遠。岫遙望五峯。似一舉之培塿。山頂無草木。直下望烟霞。時開春。驚關。往往山鳥叫嘯。曰。野萬乘。思食。前路尚遙。躊躇之間。忽有一徑。不容乘騎。人可踐。迤邐而行。過數百步。忽見僧房。嚴肅。廊宇清閑。石砌。花金鋪耀。日彩。紫丹。樓閣。遍結寶露。喧喧。和鈴。雜吹。地遠。高勝。境界。難思。池沼。澄虛。下含煙霧。異果。呈寶。殊香。滿空。千葉。蓮開。萬年。花發。芬芳。蘭香。相映。林泉。又見老僧。年踰八十。貌古神秀。氣清體閑。先驅。稽首。謂老僧曰。皇帝巡狩。路阻崎嶇。駭谷。萬里。杉松。拂漢。修途。尚賒。日。肝。須食。帝將憩駕。御膳。如何。老僧曰。聖人行幸。迴駕在近。左右。扈從。其數。幾何。先驅曰。若在路從。其數。莫量。今在左右。纔有千數。老僧曰。千數之膳。何足介意。先驅見山。中人物。既少。慮難。修辦。老僧心。知。謂先驅曰。昔左慈術士也。向厄。酒。升。脯。犒。勞。三軍。醉飽。況香積之飯。戒定慧之齋。修。百萬人。天。尚。猶。不。盡。況乎。一。千人。數。胡。足。為。多。矣。于是。飯。盤。珠。光。羹。鮮。玉。液。明。露。麗。雪。香。萼。芳。蘭。扈。從。千。人。無。不。飽。足。聖。人。憩。駕。歡。情。見。容。心。思。聖。言。再。祈。再。進。食。此。飯。者。身。安。體。輕。皮。光。色。潤。知。是。聖。人。無。作。則。感。動。天。地。靈。祇。百。應。口。是。忘。機。自然。而至也。老僧曰。山中。小。徑。路。僻。人。稀。山。頂。孤。峰。惟。聞。猿。嘯。清。風。明月。空。伴。經。行。之。時。流水。行。雲。豈。知。坐。禪。之。劫。聖。上。迴。駕。尋。路。南。征。俄。忽。之。間。迴。首。返。顧。但。見。空。山。萬。仞。石。壁。千。尋。草。木。不。生。翠。蓬。人。跡。皇。帝。倍。生。驚。異。焉。遂。向。山。稽。首。而。言。曰。朕。知。諸。佛。聖。化。也。國。祚。之。所。恃。蒼。生。之。所。仰。願。朕。早。見。京。師。天下。通。流。必。無。留。難。言。訖。循。此。數。百。步。南。望。漢。江。仲。春。草。青。俯。臨。綠。水。目。送。歸。鳥。心。懷。漢。宮。皇。帝。濟。然。不。覺。揮。涕。百。官。隨。從。強。笑。含。淚。從此。南。行。不。過。三。五。里。即。入。陸。嶺。之。谷。直。下。萬。尋。風。水。潺。湲。似。鳴。琴。之。逸。韻。雲。蘿。蒼。巖。狀。仙。洞。之。幽。榭。石。壁。紅。崖。自然。錦。障。猿。猴。嘖。過。客。傷。心。于是。三。秦。遺。老。雪。涕。而。望。乘。輿。行。路。咨。嗟。相。視。而。思。漢。德。超。絕。之。將。返。旆。而。討。賊。臣。臣。復。冀。諸。侯。攜手。而。歸。德。化。三。吳。三。楚。稽。首。而。捧。輪。言。三

蜀三秦將節而宣王命劉次漢中洋梁節度嚴振草制朝廷。盡忠社稷位兼中外銓錄華材行在肅然。遂近折益四方貢賦如百川之奔東海也。南方士庶如岐陽之輻輳焉。上以偽號未討志復中原盡禮授垂釣之資。審思成拔山之將。皇帝曰。萬方有罪。貴在朕躬。今社稷不守。播在山谷。編思七廟無主。八陵絕響。莫不痛心疾首。今須擇名將。陳良臣授鉞專征。誰可任者。朝廷衆議。以工部尚書裨公可充此役。乃擇日齋戒。設壇。皇帝先居正位。裨公北面而立。帝親操鉞授公曰。上至于天下至于泉。將軍制之。勿以受命重而死。勿以怯退而喪。朕審候敵情。善觀時變。務在全軍濟衆。順天除害。公乃卜吉日備軍儀。整四門而出。帝自推轂乃辭而行。是日軍中之事。不聞天子詔。但聽將軍令。介冑之士。愕然相謂曰。萬國蒼生之命。懸于將軍矣。裨公身披黃金甲。領步騎三萬。從邪谷出師。李楚琳雖與朱泚通好。畏我奇謀。不敢出戰。裨公自涪橋口水之陽。引師東上。至武功縣。會此以步騎四千人。玉帛三千。馱自長安而來。欲往鳳翔。涇原。充三軍結紲。其拒天命。會公于武亭之川。泚卒素豐金帛。先來挑戰。裨公以士馬遠來。未口遂抽軍于武功。西陂下營。以挫其銳氣。裨公先與光軍和好。使其遊騎引之。取路于東原而入。裨公自將麾下。從西陂而進。合勢蹙之。賊軍大敗。斬獲殆盡。積屍填谷。白渠水咽而不流。驍卒四千。一無遺脫。所獲金帛。並充軍賞。給禮而退之。公一無所取。然後引軍入奉天城。移牒諸道。渭北。靈鹽。那寧。涇原。鳳翔。等諸道。繼至中原。復似自此而始。詩云。原隰既清。邵伯有成。王心則寧。又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其裨公之謂矣。

奉天錄卷四

夏五月二十有八日。右僕射李公晟。金商節度尚。可孤。同華節度。賈元光。神策制將。高乘哲。瀋關大使。御史大夫。唐朝臣等。自東涪橋至終南山。百有餘里。南北布兵騎。士行列前後。如魚鱗焉。李公從東北角填垣而入。泚不之覺。泚用張光晟為門下平章事。委以心腹。光晟勢窮。因為內應。李公縱騎至于白花殿。泚方知官軍大入。泚不敢枝梧。策馬而遁。李公搜索宮苑。殄捕羣兒。然後使之號令。都人不知。軍令肅如也。裨公使河東節度兵馬使王權從中涪橋而入。公與李公建徽。韓游瓊。戴休顏。張志甫等。西至茂陵。東至周市。披夜半下營。通明就路。連乎日出。迷騎奔驅。朱旗蔽天。元中。麟地。咸陽。孤城。一舉而下。裨公使先鋒遊騎東入長安。然後大軍繼至。與李公同見。黨先鋒至三橋。逢李公使者。贊慶與裨公。令取北路。追泚軍。公却入咸陽。與諸將計會。諸將皆云。李公使者從東面收城。國家金帛寶貝。三軍豐足。而我諸軍賊涉山川。待衛乘輿。草創建朝廷。返旆破殘賊。李公下長安。賴我武功之捷。李公不自追賊。移旆北軍。是輕我也。且爭名于朝。爭利于市。見機不取。更欲何為。且李公士馬不過十五萬。金帛既豐。必有驕我之色。宮苑採女。悉為僕妾。各自顧金帛。守妻子。誰為戰者。今我此軍。且有別方神策。幽隔宿衛。不下二十萬。若卷旗而取之。如狼狽之逐。跋免。鷹華之擒。困雀也。馱之逐。鴛鴦也。今若不取。後難圖也。裨公愕然。而謂三軍曰。將士徒知其一。不知其二。背爾相如。駐車避塵。廣分路而行。車下之人。請歸。裨公相如。問其故。對曰。

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相府避路。廉頗有不強之色。臣下無依。請歸田里。相如謂從者曰。廉頗威武。猛勇。何如秦昭王。曰。不如也。相如曰。吾尚不懼秦昭王。豈難于廉頗耳。今諸侯不敢加兵于趙者。為吾與廉頗。若我與廉頗。相得。失勢不兩全。諸侯乘危而進軍。趙必危矣。吾之避路。為趙國社稷。非難于廉頗也。從者曰。君子之智。非下臣所知也。遂再拜受命。廉頗聞之。負荆請罪。為刎頸之交。吾亦亦然也。吾有保衛之功。亦神理之不昧。李公抗二兇之勢。亦有莫大之功。今蔡人竊號于梁國。懷光不賓于晉。府聖主巡幸。而夫返。楚琳伺隙而進軍。懷光得志于蒲竹。希烈浸淫于河洛。齊魏抗兵于封豨。即人臣道喪。聖主何安。根本未寧。枝葉何寄。吾用是勤王志。存社稷。上在奉天。功成將士。優賞至高。足豐其用。公等父母妻子。並在長安。今若與馳逐。則白刃之下。孰辨賢良。黃塵之中。寧分貴賤。崑山縱火。玉石俱焚。霜飛上林。芳蘭同殞。流血積屍之地。寧分父母之容。千軍萬馬之下。孰察妻孥之狀。公等血屬。豈不殆哉。今若戮力同心。共成王事。誅斬兇黨。獻捷王朝。子孫榮慶于前。恩光更流于後。豈不休哉。三軍將士曰。君子所幸。小人之不幸也。非臣下之所知也。敬奉命引師西上。朱泚奔西戎。至寧州。官屯。從者鼻首。送于漢中。裨公擁節。與諸將返旆迎駕。而歸于國都也。孔子曰。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代。守之以怯。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又曰。哀我人斯。亦恐之將。豈不然乎。李公晟電掃關中。樓櫓已滅。風行。轉塵。車軌。攸同。兇黨伏誅。枝葉皆盡。逆人之迹。並令剷除。天府神都。咸稱萬歲。李公軍政。鄭雲。避時。為行軍司馬。收長安。為前驅焉。高銳披堅。拔距摧敵。上知文武絕倫。深謀遠慮。古履有詔。旨寵錫殊常。初收京師。搜獲宮殿。斬決解補皇城。留後。馮灌。禁衛如此等使。檢三旬焉。軍駕歸復京師。尋遣給事中。衛尉卿。兵部侍郎。度支副使。公文武上才。聲名籍甚。執事不平之。令公朝堂。謂諸執事曰。曷有涪橋之捷。並是鄭雲達之功。今天下無為。方欲指陳得失。莫見皇帝。遠京。有乖雅意。憂懼茫然。惟稱不敢。其見推之功如此。張瓌侍郎。令公之子。塔也。見機之士也。請固守涪橋。倉轉輸。諸軍糧儲。有繼。祕略佐元勳。忠誠決命。贊令公義勇。參佐韓輅。大興王師。掃清宮掖。可謂佐略之雄也。王贊侍郎。即令公之宅相也。志大氣雄。酷似其舅。佐涪陽。而主定大業。功冠乎時。統師旅。而雄勇絕倫。忠義宏代。累受詔旨。誰曰不然。立事立功。是崇台鼎。可謂大丈夫處其厚而不處其薄矣。軍師孟日。非庸庸碌碌。謀猷罕匹。以戰必勝。所謂與王。以守必全。所謂寧家國。七擒七縱。深知敵情。負載前驅。當鋒死解。帝嘉其誠節。寵錫殊常。尋拜工部尚書。源恩。屢至。可謂中興之良將也。令公輔天地。正星辰。實此四公之力也。雖古用賢。不啻過也。令公崇重刑法。不貸。時為門下平章事。張光晟。特內應之功。辭公先往迎駕。擬立功于乘臣之上。李公知其意。詐乃集三軍而讓之曰。君子蹈道以全身。小人反是以伺隙。吾聞忠不惡君。智不叛上。勇不逃死。光晟且同謀。不終其義。佐漢。又非純臣。事迫勢窮。返噬其主。曷方捕除妖孽。洗滌宮闈。四兇碎首于王階。三苗屏除于天外。光晟返覆其君。亂我邦國。將付大戮。以戒將來。豈可使首鼠。豎子。與我同天乎。付都虞候。賜之極刑。光晟臨死而言曰。傳語後人。第一莫作第二。莫休此。乃賊臣之詞。君子曰。神謀秘算。豈昔智而今愚。俱為漢臣。何前忠而後亂。二心事。謀議之不為。三思而行。季孫之善志。李公一清宮掖。德比伊周。再殄兇渠。功超衛霍。社稷立。宗廟安。命有記言。

之官百司不紊。表奏行在。詔命公自苑圍。皇城諸鎮。各量功補授。其應廟資格。制于行在。工部尚書。軍公自下咸陽。追捕逆黨。與四鎮節度迎駕于洋梁。大駕還京。威儀最盛。前後部伍。兼四鎮六軍。神策威。遠。並軍公為總政。而歸于長安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又云。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公亦有焉。皇帝發。自南朝。來歸鳳閣。兩師酒潤。風伯清塵。玉柱金繩。御路星布。金吾六軍。神策四鎮。三台八座。九寺公卿。十。二衛將軍。省閣郎署。先驅後殿。旌旗蔽野。雅樂喧空。麗日披雲。綠山被谷。劉次陳倉。鳳翔節度李楚琳。與九縣官吏老等五千餘人。拜舞于上前。中使宜勞官吏老等。楚琳一無所聞。以其武子我也。初。楚琳與張益腹心。見此。楚琳遂殺益而歸。楚琳鳳翔節度。楚琳攻奉天。楚琳供。及李懷光救。援軍次。巡陽。楚琳守長安。楚琳勢窮。遂進節奉天。帝不悅。命左右焚之。即欲口議。上以天步猶阻。含垢匿。瑕。且為容忍。遂發使賜楚琳節。編糜而取之。後懷光阻兵。帝幸洋梁。楚琳又與楚通耗。帝聞深不平。皇帝。還京。楚琳從駕至長安。詔授右衛將軍。表請出家。有詔依請。遂不得志。楚琳憤而卒。上至咸陽縣。李公以金。商同華神策等軍。馬自丹鳳橋至于便門。六十餘里。御路兩旁。前後魚貫。錦繡交錯。朱紫相輝。鐵馬排空。霜戈曜日。工部尚書。軍公。嗣鄒王。京城都防使。侯仲莊。靈鹽節度。杜希全。渭北節度。李建徽。驛馬都。尉郭。聖節。度。韓。遊。環。羽。林。軍。使。令。狐。建。金。吾。將。軍。論。惟。明。等。五。十。餘。人。並。是。柳。營。上。將。驕。開。功。臣。為。前。驅。焉。上。發。自。咸。陽。縣。都。人。士。女。僧。道。耆。老。兆。庶。迎。駕。于。路。寶。輦。幡。蓋。金。鎖。盤。索。排。空。遶。野。駕。至。三。橋。中。書。令。李。公。與。同。華。節。度。駱。元。光。金。商。節。度。尚。可。孤。蒲。節。度。御。史。大。夫。唐。朝。臣。神。策。制。將。高。秉。哲。等。奉。迎。于。乘。輿。李。公。見。上。自。撲。于。地。號。哭。良。久。氣。絕。上。亦。悲。不。自。勝。詔。令。左右。洒。水。救。之。方。得。蘇。息。自。文。武。大。臣。莫。不。掩。面。雪。涕。李。公。含。悲。而。奏。曰。臣。在。朔。方。與。河。北。叛。將。鋒。刃。交。馳。將。必。清。宇。宙。之。氛。洗。乾。坤。之。瑕。垢。然後。返。旆。歸。朝。致。君。堯。舜。不。期。事。在。道。場。禍。生。不。意。涇。原。作。難。宋。洪。亂。常。大。駕。播。遷。宗。廟。無。主。此。則。國。無。謀。臣。致。有。斯。禍。言。訖。哽。咽。舉。身。自。撲。血。灑。地。僉。兆。之。衆。莫。不。潛。然。孟。秋。月。十。有。八。日。皇。帝。再。復。神。都。百。姓。衣。冠。或。號。泣。或。喜。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如。暗。夜。之。遇。明。燈。嬰。兒。之。遇。慈。母。是。知。龍。蟠。虎。踞。之。地。非。蛇。蚓。之。所。居。麟。穴。鳳。巢。之。場。豈。鶴。鷗。之。所。止。慶。雲。騰。而。萬。方。喜。麗。日。升。而。六。合。明。散。寶。玉。以。贊。功。臣。故。秦。科。而。用。漢。法。吳。山。楚。岫。雲。霧。廓。清。碧。海。滄。溟。波。瀾。肅。靜。文。無。不。盡。武。無。不。甄。堯。風。流。而。四。海。和。舜。雨。行。而。萬。方。泰。于。是。議。封。賞。禮。山。川。蒲。輪。結。轡。于。幽。巖。茅。土。分。封。于。將。相。皇。帝。巡。狩。知。稼。穡。之。艱。難。大。駕。親。征。悉。軍。旅。之。勞。苦。玉。移。荆。岫。陰。德。潛。通。桂。復。幽。林。芳。香。更。遠。于。是。御。正。殿。率。百。僚。降。鴻。恩。于。大。赦。率。士。大。同。羣。生。遂。性。然後。聖。上。坐。紫。極。以。問。政。考。青。史。以。求。賢。千。官。指。日。以。獻。誠。萬。方。重。譯。而。來。貢。舊。染。汗。衣。成。與。惟。新。雷。霆。息。怒。明。照。燭。而。為。心。日。月。所。臨。如。聖。德。之。光。大。修。神。農。之。播。種。垂。堯。舜。之。衣。裳。凡。在。生。成。孰。不。慶。幸。方。復。賞。躬。克。讓。庶。績。成。熙。協。和。萬。邦。平。章。百。姓。察。璇。璣。而。齊。七。政。調。律。呂。以。暢。八。風。疏。山。粟。川。任。士。作。貢。休。徵。允。集。惟。德。動。天。書。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時。太。極。殿。前。紫。荆。樹。直。下。數。仞。偃。蓋。盤。旋。枝。葉。蔓。延。傍。陰。百。媚。翠。兒。竊。披。磨。牙。噴。毒。物。由。人。成。其。樹。動。死。皇。帝。歸。復。榮。茂。如。初。則。知。聖。澤。滂。流。恩。膏。草。木。時。金。吾。將。軍。論。惟。明。上。詩。曰。豺。狼。暴。宮。闕。披。塗。凌。丹。堦。花。木。久。不。芳。翠。兒。亦。自。疑。既。為。皇。帝。枯。亦。為。皇。帝。滋。艸。木。尚。

奉天錄 卷四

三五

多感。報恩須及時。皇帝披飯久之。龍顏大悅。令中官馬欽。淑。宣旨慰勞。賜絹一百疋。雜錄二百段。金盤一。信宿。帝謂惟明曰。朕心即終而之不移。卿志如寒松之不變。不惟吾若卿。卿亦主。別有茅土。報卿忠義。尋除。謂北觀察。惟明受旨而色不暢。帝知之。謂惟明曰。卿家有諱。所以授卿此任也。惟明受詔。赴任。續有詔旨。謂惟明。卿父成節。但諱成。不須諱節。尋加渭北節度。兼觀察處置等使。中使繼進。其寵遇如此。時洛陽定。鼎。肅。程。而。禁。苑。生。風。西。漢。秦。宮。垂。拱。而。神。光。滿。室。九。州。八。表。鼓。腹。而。歌。中。興。萬。姓。千。官。接。袂。而。沾。聖。化。方。且。大。引。時。望。廣。樹。腹。心。蘭。菊。無。遺。幽。滯。必。舉。遠。安。邇。肅。俗。阜。民。康。入。建。諸。侯。維。城。作。鎮。源。公。珍。懷。光。而。鎮。河。中。李。公。撫。涇。原。而。鎮。鳳。翔。然後。知。邦。國。有。難。忠。義。挺。生。則。天。欲。崇。武。氏。狄。公。為。死。諫。之。臣。韋。庶。人。搆。禍。宮。闈。則。劉。幽。求。定。策。虞。毀。安。史。繼。逆。汾。陽。王。功。濟。乾。坤。建。中。之。孽。功。臣。捕。定。妖。珍。而。清。帝。室。美。哉。松。筠。之。節。經。寒。霜。而。轉。秀。英。雄。之。志。對。白。刃。而。彌。堅。凌。風。守。義。破。膽。懸。腹。不。住。平。生。志。伸。主。辱。故。能。使。兇。徒。瓦。解。不。忘。戰。將。之。功。醜。類。殄。滅。足。表。漢。皇。之。德。美。矣。實。社。稷。之。臣。也。

奉天錄跋

按德宗之出。錄稱十月三日。舊紀通鑑。並稱丁未。則其月乙巳朔也。而紀鑑。書張鑑被殺。皆隸壬子。與朱。泚。僭。位。同。日。錄。云。六。日。豈。傳。聞。誤。耶。杜。希。全。漢。谷。之。敗。舊。通。鑑。傳。云。十。一。月。三。日。鑑。云。丙。子。蓋。十。一。月。甲。戌。朔。而。錄。以。為。十。月。十。七。豈。梯。之。捷。舊。通。鑑。通。鑑。二。傳。云。十。五。日。紀。鑑。云。戊。子。其。日。正。符。而。錄。以。為。十。一。月。上。旬。朱。泚。解。圍。紀。鑑。並。云。癸。巳。以。前。月。丁。巳。合。圖。計。之。恰。合。新。紀。三。旬。有。六。日。之。數。自。十。月。十。三。日。至。十。一。月。二。十。日。也。舊。通。鑑。傳。作。三。十。日。乃。字。畫。偶。誤。而。錄。以。為。十。八。日。庶。紀。之。疑。新。舊。紀。通。鑑。俱。書。十。二。月。壬。戌。非。十。九。日。即。二。十。日。而。錄。以。為。二。十。五。日。又。失。書。十。二。月。他。如。王。胡。之。誤。為。王。雄。高。重。捷。之。誤。為。重。傑。皆。當。以。史。鑑。為。準。然。其。敘。述。頗。詳。有。足。以。裨。史。氏。之。闕。略。者。此。書。流。傳。甚。速。予。得。自。梓。川。書。肆。中。蓋。即。張。氏。愛。日。精。廬。藏。書。志。所。云。舊。抄。本。略。校。正。其。謬。脫。處。刊。之。已。而。又。得。江。都。秦。氏。新。刊。永。樂。大。典。本。其。分。卷。自。首。至。卷。二。其。評。公。之。謂。乎。為。第。一。卷。時。李。懷。光。自。魏。博。團。練。精。兵。至。卷。三。南。至。頓。邱。縣。也。為。第。二。卷。李。懷。光。返。旆。解。奉。天。重。圍。至。其。見。龍。遇。如。此。為。第。三。卷。上。初。拔。奉。天。連。至。末。為。第。四。卷。與。抄。本。句。字。不。同。擇。其。善。者。從。之。兩。通。者。不。能。一。一。刻。改。奏。刻。世。有。單。行。本。宜。合。參。之。云。癸。卯。六。月。朔。錫。之。甫。跋。

奉天錄 跋

奉天錄校勘表

卷	次	頁	次	行	次	指	海	本	專	備	本
卷	一	第一	頁	三	行	普六氏不陳國			氏作茹		
卷	一	第三	頁	一	行	傳雲而過			查作食		
卷	一	第三	頁	四	行	先與宮主失意上取宮主			宮當作公		
卷	一	第三	頁	五	行	三日夜四更至洛陽			洛作驛		
卷	一	第三	頁	十	行	關那王宮爲右衛大將軍			那作都		
卷	一	第五	頁	二	行	與哥舒曜殺			按下有者字		
卷	一	第五	頁	六	行	行及洛驛			洛作驛		
卷	二	第十	頁	七	行	不及與諸將同歸			無不字		
卷	二	第十	頁	十一	行	司徒公以軍敗失士			士作士		
卷	二	第十一	頁	六	行	真貞之節			真貞作忠貞		
卷	二	第十一	頁	十三	行	百善定禮者			定作走		

奉天錄 校勘表

一

奉天錄 校勘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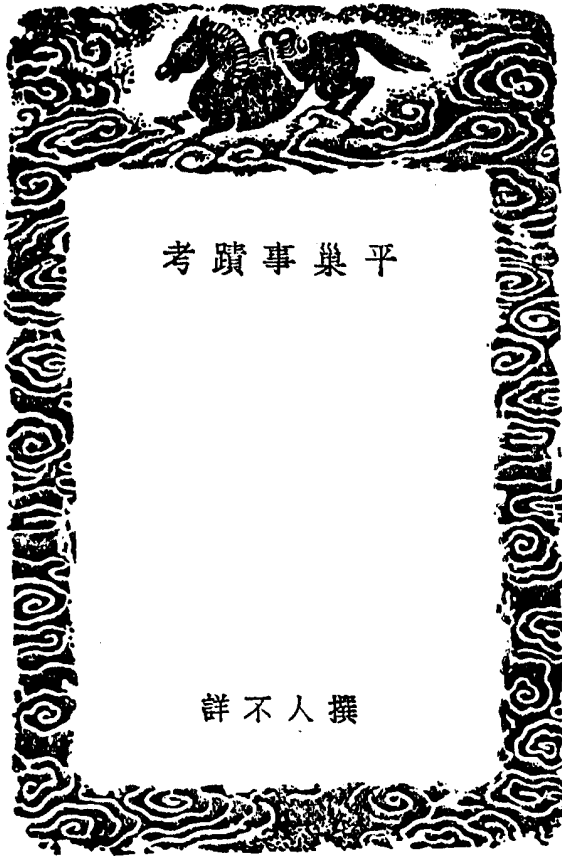
卷	二	第十二	頁	四	行	眼具備諸德極小伎			諸作語		
卷	二	第十二	頁	九	行	松枝亂下			枝作樹		
卷	二	第十三	頁	九	行	兼捕軍			兼上有及字		
卷	二	第十三	頁	十二	行	蔡謫于孔子澤城			孔作九		
卷	二	第十四	頁	三	行	不能拔帶乘城而逃			節作即		
卷	二	第十四	頁	八	行	賊衆欲謀而退			賊作披		
卷	二	第十六	頁	十三	行	信先有守財三千人			財作附		
卷	二	第十七	頁	八	行	即滅三軍			軍作等		
卷	二	第十七	頁	十二	行	惟李潘烈烈軍不改			軍作軍		
卷	三	第二十	頁	七	行	若信實則			擬作毅		
卷	三	第二十	頁	八	行	以充三軍身酒之脫			斗作牛		
卷	三	第二十	頁	十四	行	爲田悅是免相也			爲作謂		
卷	三	第二十	頁	十四	行	與馬相公相應			馬相公作馬公		
卷	三	第二十一	頁	一	行	不及爲公三軍大嗚呼			嗚作馬		
卷	三	第二十一	頁	一	行	馬謫奔洛州			馬下有「公見危赴難」		
卷	三	第二十一	頁	一	行	馬謫奔洛州			有六七字爲「二十」		
卷	三	第二十一	頁	十四	行	隨得而宴饗			而作以		
卷	三	第二十二	頁	五	行	英起善戰			英作吳		
卷	三	第二十二	頁	九	行	范乘福卒			范作寬		
卷	三	第二十三	頁	四	行	步卒僅少清謂劉公曰			復作租		
卷	三	第二十五	頁	二	行	高公爲三禮之將			禮作札		
卷	三	第二十五	頁	八	行	所令			令所		
卷	三	第二十六	頁	六	行	血殺朱輪杖賊噓噓			噓作賊作賊		
卷	三	第二十六	頁	六	行	發作河之不廣			竹作汴		
卷	三	第二十六	頁	十	行	惟楊巨防			惟作維		
卷	三	第二十七	頁	四	行	不能取馬中祭			取作牧		
卷	三	第二十七	頁	十三	行	而獲其行從			從作旅		
卷	三	第二十七	頁	十四	行	還賊河四之節			之作乏		

奉天錄 校勘表

三

二

卷	三	第三十頁	五	六	行	勿以受命重而死	重而二字乙書
卷	四	第三十二頁	七		行	功成將士	一作作
卷	四	第三十二頁	十三		行	亦恐之將	一作孔
卷	四	第三十二頁	十五		行	搜獲宮殿	搜上有元字
卷	四	第三十三頁	三		行	委體浩然	委俱浩然
卷	四	第三十三頁	四		行	認略在元廟	無依字
卷	四	第三十四頁	十二		行	陶器王成	郭作德
卷	四	第三十五頁	九		行	桂復幽林	復作復
卷	四	第三十六頁	四		行	謂惟明	明下有同字
卷	四	第三十六頁	九		行	不法平生	一作作



平巢事蹟考

撰人 不詳

平巢事蹟考

宋 撰人 闕 清 平湖 陸垣訂

唐僖宗乾符元年，潯州人王仙芝作亂，聚眾數千人，起於長垣。二年五月，與其黨尚君長陷潯州。冤句人黃巢、聚眾應之，巢舉進士，不第，與仙芝共叛。私盟故也。十二月，仙芝寇沂州，平盧節度使宋威請帥兵討賊，遂以爲行營，招討使仍詔諸道兵并聽處分。三年七月，宋威擊仙芝於沂州，大破之。仙芝亡去，威奏仙芝已死，縱道諸道兵官入賀仙芝剽掠如故。詔武節度使崔安潛討之。九月，仙芝陷汝州，陽武攻鄭州。十月，攻唐鄆，遂寇淮南諸州，復攻蕪州，以書與刺史裴源約，欲兵不戰，源許爲之。奏官開城延仙芝及巢入城，置酒厚贈之，表陳其狀。詔以仙芝爲左神策軍押牙，仙芝甚喜，巢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橫行天下，今獨取官而去，使此五千餘衆，安所歸乎？因毆仙芝，傷首，其衆譖論不已。仙芝遂不受命，分其衆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尚君長二千餘人，從黃巢分道而去。四年二月，仙芝陷鄂州，巢陷鄆州。七月，兵圍宋威於宋州，將軍張自勉將忠武兵七千救之，殺賊二千餘人，賊解圍遁去。宰相王鐸、盧攜欲使自勉以所將兵受威節度，宰相鄭畋以二人相疑，若在麾下，必爲所殺，不肯署奏。遂皆求罷，不許。十月，仙芝陷安州，十一月，招討副都監楊復光遣人說諭仙芝，芝還向君長等請降。宋威遣兵規取，與賊生擒以獻。復光奏君長降，詔御吏鞠之，竟不能明。遂斬君長於狗脊嶺。巢於是月陷潯州。五年正月，仙芝寇荊南，節度使楊知溫不設備，賊陷羅城，納賦詩。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自將救之，時有沙陀五百在襄陽，福與之

平巢事蹟考

平巢事蹟考

至荆門，遇賊沙陀，縱騎衝擊，破之。仙芝聞之，焚掠而去。死者十之四。先是，鄭畋與王鐸、盧攜爭論用兵於上，前不勝退，上奏曰：王仙芝、黃巢、崔安潛首請討之，賊不敢犯其境，又以兵授張自勉，解宋州圍，使江淮漕運流通，不檢寇手，今罷自勉，而以所將兵七千人隸宋威，威復奏加譴毀，若劫寇忽至，何以枝梧？請以四千人授威，餘三千人使自勉將之，守衛其境。盧攜不以為然，上不能決，畋請罷，又不從。至是，招討副使曾元裕大敗仙芝於申州，殺萬人，散遺者亦萬人。適罷威，而以元裕爲招討使，自勉副之。二月，元裕又大破仙芝於黃梅，斬之。尚讓帥餘衆歸於巢，巢方攻蕪州，未下，讓推巢爲衝天大將軍，改元，署官。又陷浙、豫、涼、宋、汴、仙芝餘黨陷洪州，巢陷虔、吉、信、等州。七月，巢寇宣州，觀察使王凝拒之，巢攻城不克，乃引兵入浙東，開山路七百里，攻剡、嵊、諸州。十月，遂陷福州。仙芝餘黨曹師雄寇掠二浙，石鏡都將董昌等討之。臨安人錢鏐以饒勇事昌爲兵馬使。是年四月，鄭畋、盧攜以忿爭，南詔事罷，以豆盧瑑、崔沆同平章事。六年正月，節度使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大破之。巢趨廣南，先是，仙芝餘黨劉掠浙西，朝廷以高駢先在天下有名，仙芝多鄙人，故徙駢鎮浙西。至是，乃得討賊。四月，以王鐸爲行營招討都統，上以羣盜爲憂，鏐曰：臣在朝不足分朝廷之憂，請自行諸將討之。鏐奏李係爲副使，將精兵五萬屯潯州，係之曾孫，有口才而實無勇略，請以其世將，故用之。九月，巢上表求廣州節度使，上命大臣議之。左僕射于琮以爲廣州市舶貨所聚，豈可令賊得之？宰相請除巢率府率從之，巢得告身，大怒，攻廣州，陷之。挾節度使李迢，使草表，迢曰：子代受國恩，親成滿朝，腕可斷，表不可草。巢殺之。高駢奏請遣兵馬使張瑄，將兵五千於彬州守險，留後王重任將兵八千於循州。二州自將萬人於大庾嶺，趨廣州。巢必逃，遂乞勅王鐸以兵三萬壁桂，永忌管兵五千壁端州，則賊無遺類。不許。十月，徙駢淮南。十一月，巢士卒糧竭，死者十三四，其徒勸之北還，以圖大事。乃自桂州編復浚湖而下，潭州李係不敢出，巢攻陷之。其將尙讓進寇江陵，衆號五十萬，江陵兵不滿萬，王鐸留劉漢宏、江陵自帥衆趨襄陽。漢宏大掠北歸，爲盜，巢趨襄陽，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曹全晟合兵，兵屯荆門，以拒之。賊至，巨容伏兵林中，全晟逆戰，陽敗，進之。伏發，大破之。俘斬十七八，賊渡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巨容曰：國家善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軍則來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爲富貴之資。衆乃止。全晟渡江，追賊，會朝廷除代，亦還。由是賊勢復振，陷鄂州，掠饒、信等十五州，衆至二十萬。十一月，王鐸罷，以盧攜同平章事。初，攜書薦高駢可爲都統，至是，駢將屢破賊，乃復相攜。凡王鐸、鄭畋所除，多易置之。廣明元年，淮南將張瑄及巢戰於大雲倉，敗之。是，駢將屢破賊，乃復相攜。凡王鐸、鄭畋所除，多易置之。廣明元年，淮南將張瑄及巢戰於大雲倉，敗之。三月，盧攜奏以高駢爲都統，適傳檄徵天下兵，且廣召募，得兵七萬，威望大振。攜病風，不能行，內使田令孜、外倚高駢，詭遇甚厚，賂公行，豆盧瑑無他才，附之。崔沆時有啓陳，常爲所阻。五月，黃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張瑄急擊之，克饒州。巢以金唱瑄，且致書請降於高駢，駢欲誘致之，許爲之求節，詔瑄感化，義武等軍皆至。淮南駢恐分其功，且怨朝議有不附己者，欲縱橫河洛，令朝廷振發，則從而誅之。大將軍師鐸說駢曰：妖亂百萬，所經鎮戍，若跡無人之處，今朝廷所恃者，都統破賊要害之地，唯江淮爲首。彼衆我寡，若不據津要以擊之，北渡長淮，何以振東。中原陷覆必矣。駢然，即令出軍，有呂用之者以

平巢事蹟考

三

左道媚驍。願用其言。惟師錄有功。奪己權。從容謂驍曰。明公勳業高矣。妖賊未殄。朝廷已有間言。若輩平則威望震主。功居不賞。公安稅駕耶。為公良謀。莫若觀望。自求多福。驍然之。乃止。秦賊不日當平。不煩諸道兵。縱遣之。賊知之。乃告絕。驍怒。令瑋擊之。兵敗。瑋死。其別將遂陷陸。蔡州。勢復振。遂陷宜州。七月。自石北渡。直抵天長。時城內主客諸軍尚十餘萬。皆良將勁兵。悉願盡力出戰。然竟不議出師。巢遂至北。初。巢寇廣陵。江東諸侯以驍屯數道。卒將相重任。巢江海一逼。逃耳。固可折箠而擒之。及是時。方鎮莫不解體。驍上表告急。稱賊六十萬。去城無五十里。先是。攜謂驍有文武長才。若委以兵柄。巢不足平。及表至。人情大駭。詔書驍驍遂稱風痺。不復出。巢號十五萬。副都統曹全。以其衆六千與之戰。頗有殺獲。以衆寡不敵。退屯泗上。以俟援軍。而驍竟不之救。賊遂擊全。破之。詔諸道發兵屯潁水。徐州兵過許昌。大譟。節度使薛能。登城慰勞。久之方定。時忠武亦遣大將周岌詣潁水。行未遠。聞之夜。遂襲殺徐卒。遂逐能。殺之。自稱留後。於是潁水之兵皆散。巢悉衆渡淮。所過不虜掠。唯取丁壯。以益兵。十月。陷中州。入汴。宋徐。竟之境。初。巢將渡淮。豆盧瑑請以天平節。賊授之。俟其至鎮。討焉。盧瑑曰。盜賊無厭。雖與之節。不能制其剽掠。不若急發諸道兵。扼泗州。賊既不能入。關必還。掠浙倫。生海。濟耳。從之。既而淮北相繼告急。搆稱疾不出。京師大恐。巢自稱天補大將軍。轉牒諸軍。各宜守壘。勿犯吾鋒。吾將入東都。即至京邑。自欲問罪。無預衆人。崔沆請發關內及神策軍守潼關。上對宰相泣下。田令孜陳幸蜀之計。瑑和之上。不憚。且令發兵守潼關。令葛勳張承範等使將兵。以令孜為都指揮。制置招討等使。巢入東都。汝鄭把截。使齊克讓收軍。退保潼關。奉乞早遣糧。援上命。選兩神策弩手得二千八百人。令張承範將之。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閻晏然。田令孜募坊市數千人。以補兩軍。張承範等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以名軍籍。厚得饗賜。未嘗更戰陣。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是日上御章信門樓。臨遣之。承範進言。聞黃巢擁數十萬之衆。鼓行而西。齊克讓以飢卒萬人。依托關下。今遣臣二千餘人屯於關上。而未聞為餉餉之計。以是觀之。臣竊寒心。願陛下趣諸道精兵。早為繼援。上曰。卿輩第行。兵尋至矣。十二月。承範等至潼關。與克讓軍皆絕糧。黃巢軍抵關下。不見其際。呼聲振河華。克讓力戰。自午至酉。飢甚。克讓走入關。賊急攻之。承範悉力拒。賊自關左禁坑入。夾攻關。關上兵潰。王師會自殺。承範疊服脫走。巢入華州。留其將喬鈴守之。河中王重榮請降於賊。詔以黃巢為天平節度使。田令孜恐天子責己。乃歸罪。虛構賊為賓客。分司。搆仰藥死。薦王徽。裴徽。同平章事。鳳翔博野。援兵至渭橋。見新軍衣。蒸溫鮮。大怒。掠之。更為賊鄉導。以趨長安。既入城。令致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出。唯福。穆。澤。四王及兒類數人。從行。百官皆莫之知。哺時。賊前鋒入長安。金吾將軍張直方。帥文武數十人。迎於橋上。巢入城。數日。其徒各出大掠。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皆殺之。上趨駱谷。鳳翔節度使鄭畋。請于道。求請留鳳翔。上曰。朕不欲塞通。巨寇且幸與元。徵兵以圖恢復。卿可糾合鄰道。勉建大勳。畋曰。道路梗塞。奏報難通。請得便宜行事。許之。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自稱大齊皇帝。改元金統。唐官三品以上悉停。四品以下如故。以尚讓為太尉。以其將陽山朱溫屯

平集事疏考

五

東渭橋。豆盧瑑。崔沆。于琮。劉鄩。匿民間。巢搜獲。殺之。唐德公主曰。我唐室之女。誓與于僕射俱死。賊并殺之。將作監鄭基。庫部郎中鄭係。義不降賊。舉家自殺。張直方多納亡命。匿公卿於復壁。巢殺之。夏綏節度使諸葛爽。降於巢。鄭畋。遣鳳翔。召將佐議討賊。皆曰。賊勢方熾。宜從容俟。兵集。乃圖收復。畋曰。諸君勸畋從賊乎。因問絕地。不能言。會巢使者以詔書至。監軍與之宴。樂奏。將佐以下皆哭。使者怪之。幕客斬儲曰。以相公風痺。不能來。故悲耳。民間聞者。莫不泣。畋聞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乃刺指血為表。遣使詣行在。召諸將佐。諭以逆順。皆聽命。刺血與盟。完城。器械。調士卒。密約鄰道。合兵討賊。鄰道皆許諾。時禁軍分鎮關中者。尚數萬。畋使人招之。皆至。軍聲大振。巢遣人齎詔召畋。畋斬之。軍聲至興元。詔諸道兵收復京師。巢遣使調發河中。吏民不勝其苦。王重榮謂衆曰。始吾屈節。以紓患。今調發不已。亡無日矣。悉驅巢使者殺之。巢遣朱溫擊河中。重榮大敗之。獲糧仗四十餘船。遣使與王處存結盟。引兵營於渭北。改元中和。陳敬瑄遣兵奉迎。幸成都。田令孜亦勸上。上從之。二月。以王鐸同平章事。加高駢東面都統。趣討巢。道路相望。駢終不出兵。三月。朱溫陷鄧州。詔以鄭畋為京城四面諸營都統。蕃漢將士。赴難有功者。并聽以墨勳除授。畋奏以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為副都統。巢遣尙護帥衆五萬寇鳳翔。畋使司馬唐弘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數千陳於高岡。賊以敗書生輕之。鼓行而前。伏發。大敗於龍尾。斬首三萬餘級。沙陀李友金入援。至絳州。刺史翟稱謂曰。賊勢方盛。未可輕進。乃俱還代州。募兵得三萬人。皆北方雜胡。屯於醇西。獮得彙橫。與友金不能制。友金誠監軍。陳景思曰。吾見司徒父子。勇略過人。為衆所服。請奏天子。赦其罪。召以為帥。則代北之人。一應響應。賊不足平也。景思遣使言之。詔如所請。友金以五百騎迎之。克用率達鞏諸部萬人赴之。宥州刺史拓拔思恭。本黨項光也。糾合夏兵。會歸延。節度使李孝昌。同謀討賊。奉天鎮使齊克讓。遣使詣鄭畋。求自效。畋乃傳檄天下。合兵討賊。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諸道并四夷。貢獻行在不絕。蜀中府庫充實。賞賜不乏。士卒欣悅。四月。唐弘夫屯渭北。王重榮屯沙陀。王處存屯渭橋。拓拔思恭屯武功。鄭畋屯藍田。弘夫乘龍尾之捷。進薄長安。巢率衆東走。程宗楚先入弘夫。處存屯渭橋。拓拔思恭屯武功。鄭畋呼出迎。爭以瓦礫擊賊。軍士釋兵入第舍。掠金帛。妓妾。賊露宿橋上。調知官軍不整。還襲之大。戰長安。中宗楚。弘夫死。軍士死者十八九。處存收餘衆。還營。巢復入長安。縱兵屠殺。流血成川。謂之洗城。諸軍皆退。五月。高駢以雙雉集廣陵。府舍占曰。城邑將空。惡之。乃傳檄四方。云將入討黃巢。發兵八萬。舟二千艘。屯東塘。將數請行。期駢托風濤為阻。竟不發。巢之陷長安也。忠武節度使周鳳。嘗以夜宴急召楊復光。左右曰。周公將不利於內侍。不可往。復光曰。事已如此。不可圖全。即詣之。酒酣。及言及本朝復光泣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義耳。公自匹夫為公侯。奈何捨十八葉天子而臣賊乎。復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賊。故脫奉而心同之。今日召公。正為此耳。因瀝酒為盟。分軍八千人。為八都。遣牙將鹿公弘。管。王建。韓建。張造。李師。龐德。等八人將之。復光帥之以擊朱溫。敗之。遂克鄆州。六月。以鄭畋為司空。同平章事。都統如故。李克用陷忻。代二州。自稱大同。留後。八月。成化軍節度使支詳。遣將陳瑒。瑒將兵入討巢。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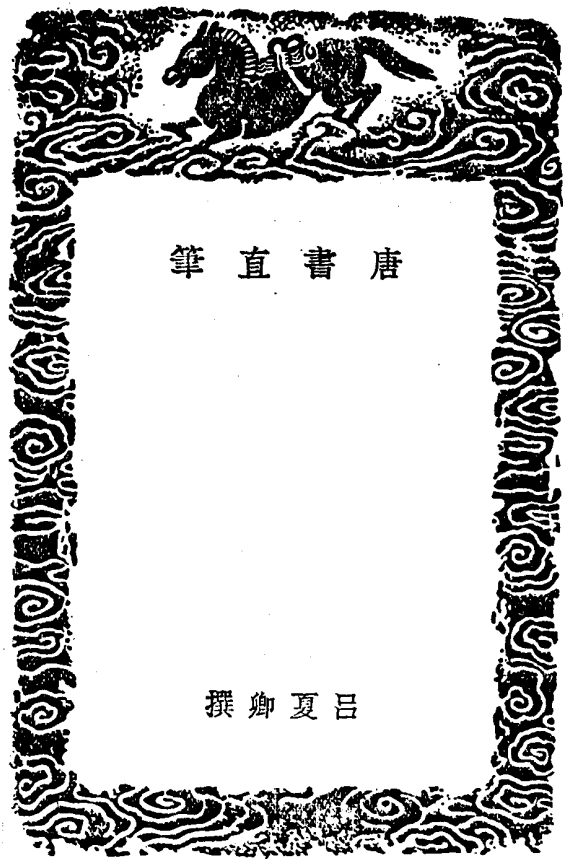
平集事疏考

七

人皆詳所獎拔也。至東都。矯稱許命。還師河陰。掠鄭州而東。及彭城。詳迎勞甚厚。薄說詳曰。衆心見迫。請公解印以相授。詳不能制。薄遂詳歸。瑤伏中於七里亭。并其家婦殺之。九月。高駘能兵還府。十月。天平節度使曹全。與賊戰。死之。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屯興平。時鳳翔倉庫虛竭。輜實稍薄。昌言因激其衆。引軍還襲府城。鄭駘城謂之曰。行軍。尙能賊兵。愛人。亦可順守矣。乃以留務委之。即日西赴行在。詔以駘爲太子少傅。昌言鳳翔節度使。以時薄爲節度使。二年正月。帝居成都。以王鐸爲諸道都統。鐸以高駘無心討賊。身爲首相。發憤請行。懇款流涕。至於再三。上許之。以鐸充都統。能高駘。但領鑾轡。轉運使。鐸辟崔安潛爲副都統。以周岌。王重榮。爲司馬。諸葛興。康實。爲先鋒使。又以王處存。李孝昌。拓拔思恭。爲京城三面都統。以楊復光。爲南面行營都察使。三月。朱溫據同州。以鄭駘爲司空。同平章事。軍事一以咨之。李克用寇蔚州。四月。王鐸將兩川與元之。屯屯靈武。源屯京西。易定。河中。屯涇州。北。鄆州。鳳翔。屯興化。保定。定。屯涇州。忠武。屯武。官軍四集。漸逼長安。巢勢日蹙。號令所行。不出同華。忠武。監軍。楊復光。率陳蔡兵萬人。屯武功。王重榮。與進和。擊賊將李詳於華州。執以殉。賊使尙讓來攻。而朱溫將勳兵居前。敗重榮兵於西關門。於是出兵陳蔡。掠河中。漕米數千艘。重榮選兵三萬。攻溫。溫懼。悉鑿舟沉於河。舉同州降。復光欲斬之。重榮曰。今招賊一切釋。且溫武銳可用。殺之不祥。表爲同華節度使。十月。以溫爲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賊帥韓秀昇。屈行從。斷峽江路。巢喪一州。怒甚。將軍數萬。壁梁山。重榮軍華陰。復光軍渭北。犄角攻之。賊大敗。執其將趙球。巢中流矢走。諸道軍會關中。獨平盧不至。王鐸遣判官張潛往說之。時平盧大將王敬武。方逐節度使。自爲留後。已受巢官爵。不出迎。潛見而責之曰。公爲藩臣。侮慢詔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敬武愕然謝之。既宣詔。將士皆不應。潛徐諭之曰。人生當先馳逆順。次知利害。黃巢前日。販鹽虜虜。公等捨棄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一旦賊平。天子返正。公等何面目見天下人乎。將士皆改容。引敬武。即發兵從潛而西。十一月。黃巢兵勢尙強。復光曰。雁門李僕射。驍勇有強兵。素有狗圖之志。所以不來者。以與河東結隙爾。若以朝旨。諭鄭公而召之。必來。來則賊不足平矣。時王鐸在河中。乃以墨勅召克用。諭從從。克用遂將沙陀萬七千人。趨河中。不敢入太原境。獨以數百騎過竹陽城下。別從從。從厚贈之。十二月。以李克用爲雁門節度使。克用將軍四萬。皆衣黑。賊懼曰。鷄軍至矣。當避其鋒。三年正月。李克用敗賊將黃揆於沙苑。王鐸以克用爲東北面行營都統。先是。諸將雖環賊。莫肯先。及鐸檄至。號令殷然。士氣皆爭。欲破賊。故巢賊數營。田令政。賊必破。欲使功出於己。乃搆鐸於帝。罷檢校司徒。以義成節度使。鐸功將就而論見。然卒因其勢。困賊。數月。復京師。勳居關東。諸鎮第一。田令政自以建議幸。獨收傳國寶。列聖真容。散家財。結軍爲己。功宰相。請加賞。以爲十軍十一衛。觀軍容使。三月。巢兵敗。敗食復盡。陰爲遁計。發兵三萬。控塞山道。遣尙讓。華陰。李克用。及王重榮。引兵逆戰。破之。克用進軍涇州。每夜令其將薛志勤。康召立。潛入長安。焚積聚。斬虜而還。賊中大驚。諸葛興。取河陽。李克用復敗尙讓於谷口。遂取華州。五月。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遷。等引兵先進。與巢軍戰於渭南。一日。三捷。義武等軍繼之。賊衆大奔。克用等入京師。巢焚宮室。道去。多道珍重。於路。官軍爭取之。不怠道。

賊遂逃去。詔克用同平章事。斬巢相崔璠。楊復光。布。王重榮。屯田待敎。率士當衛。收百姓十餘萬家。降賊黨三萬餘衆。自收同華。進逼京師。李克用自道本軍南下。與臣同力前驅。今月八日。道前鋒楊守忠等三十二都。隨克用自光泰門先入京師。又遣河中將劉讓等七十都。繼進。賊尙有堅陣。來抗官軍。李克用率驍騎。鎗齊金革。楊守忠等。齊驅直入。合勢夾攻。自卯至申。奪克大潰。自皇宮。燬賊至昇陽殿。合圍。其賊即時奔遁。散入南山。自收平京。國三面皆立大功。若破敵摧鋒。雁門。實其居首。其餘將佐。同効驅馳。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而兵勢最雄。功居第一。諸將皆畏之。一日。微眇視人。謂之獨眼龍。六月。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擊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逆戰而敗。遂稱臣於巢。初。陳州刺史趙犇。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不可不爲備。乃完城。積甲兵。積粟。六十里之內。民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子弟分兵將之。楷果移兵擊陳。犇先示之弱。伺其無備。擊殺犇。盡擒楷斬之。巢聞之。怒與宗權合兵圍之。掘塹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犇諭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陳州號爲勁兵。況吾家久食陳祿。誓與此州存亡。且狗國而死。不愈於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數引銳兵。開門擊賊。破之。巢益怒。於州北。爲持久之計。時民間無積聚。掠人爲糧。置春磨。七月。以李克用爲河東節度使。鄭駘爲司徒。田令政。陳敬瑄。令鳳翔節度使李昌言。上言。軍情猜忌。不可令賊感從。過此。乃能爲太子太保。驍衛上將軍。楊復光。卒於河中。令致大喜。九月。以時薄爲東西兵馬都統。四年四月。周岌。時薄。朱全忠等。以黃巢兵尙強。求救於李克用。克用將蕃漢兵五萬救之。巢圍陳州。幾三百日。趙犇兄弟大小數百戰。雖兵食將盡。而衆心益固。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於陳州。攻尙讓。拔之。巢懼。五月。大雨。平地三尺。巢營爲水所漂。且聞克用至。遂引兵東北。趨汴州。至尉氏。尙讓以驍騎五千進逼大梁。全忠復告急於克用。克用追之。及於中牟。北至蒲波。乘其半渡。奮擊。大破之。斬萬餘人。賊遂潰。尙讓帥其衆降。巢雖汴而北。克用追擊之。於封丘。又破之。巢收餘衆。近千人。東奔兗州。克用追至冤句。騎能屬者。幾數百人。晝夜行二百餘里。以精盡還汴州。欲襲糧復追之。獲巢幼子及乘輿。服器。符印。得所掠男女萬餘人。皆縱遣之。克用至汴州。朱全忠襲之。走還管陽。四年六月。尙讓敗黃巢於瑕丘。巢伏誅。巢甥林言。斬巢兄弟妻子。首來降。林亦伏誅。七月。時薄獻黃巢首。封克用。隴西郡王。十二月。王鐸從義昌節度使。過魏州。魏博節度使。羅彥禎之子。從訓。圍而殺之。掠其侍妾。朝廷不諱。故元光啓元年正月。車駕發成都。三月。至京師。王仙芝自甲午起。至乙未。巢應之。甲辰。始伏誅。首尾凡十年。

此爲元人鈔本。按吳越補史。錢武肅王曾以二十騎。摧巢兵百萬。其餘殺賊制勝。戰功甚多。而此絕不齒及何也。每谷陸類識。



唐書直筆卷一

帝紀第一

名字

王者帝天下名。所以事宗廟。禮天地也。其餘接見臣下。從謙稱。則名無所通焉。帝名之例。始於范蔚宗。陳壽古今之通制也。史記漢書不載帝名。失于簡略也。

漢高祖以劉季稱光武。以文叔稱。然則帝之有字。尚矣。唐高祖字叔德。劉陶之書不載。案劉陶原本。以之闕文也。

書母

禮家貴嫡。示天下之本也。非嫡則不書母。母以子貴。子以母貴。子立。然後書所以生子母傳。正也。代宗紀書曰。母章敬吳皇后。案原本。餘則不書所生母。如元獻楊太后。傳中載生肅宗。故略于此。

即位

繼世而立。書即位。常文。

宋 呂夏卿撰

撰卿夏呂

書曰。皇太子即位。于柩前。書柩前。示承順命之重也。

繼故而立。其賊不討。則為子之誼輕。不稱太子。無嗣父之道也。

文宗紀書曰。寶曆二年十二月。皇帝即位。敬宗遇弒。文宗以弟繼統。縱賊不討。貶也。穆宗紀書曰。元和十五年正月。皇帝即位。不稱太子者。陳宏志不討。則太子之誼不明。故從兄弟稱。用文宗例。明以帝制而立也。中宗紀書曰。案原本。景龍四年六月。溫王即皇帝位。哀帝紀書曰。天祐元年八月。羅王即皇帝位。微不足以討賊。非貶也。不稱皇太子者。矯先君之願命。出于一時之權宜。故但以溫王羅王書。

內禪

內禪。非正之制也。涉權宜而逼大體。則書踐阼。而不稱太子。傳襲計定。人無異志。則書踐阼。而不稱皇帝。若讓不忍嗣。然。

高祖紀書曰。武德九年八月。皇帝傳位為太上皇。睿宗紀書曰。案原本。先天元年八月。皇帝傳位為太上皇。太宗紀書曰。八月。太上皇傳位。皇帝踐阼。于顯德殿。明皇紀書曰。八月。太上皇傳位。庚子。皇帝踐阼。于武德殿。太宗。明皇紀。皆先載建元。元吉。太平。公主之難。及事克。內禪之命。行焉。臣子之謀。非一朝一夕之故。變日居。傳位之下。復出太上皇傳位。明神器有所授也。順宗紀書曰。貞元二十一年八月。皇帝傳位。于皇太子。憲宗紀書曰。貞元二十一年八月。內禪。乙巳。皇太子踐阼。于宣政殿。錄內禪。以起踐阼者。人望所屬。宗廟有主。推天命之歸。故不書太上傳位。不嫌所授不明也。受內禪。不書即位。嫌父在。而取大寶。稱踐阼。明代父之誼。從緩文。

立太子

太子。社稷之繫。父在。不得以君稱。書名從臣下之辭。人神所歸。則書立。

睿宗紀書曰。景雲元年七月。立皇太子隆基是也。

立不以正。非天下之心所在。則書子。從私恩也。

高宗紀書曰。永隆元年八月。立子哲為皇太子是也。

太子。不名。證罪在乎傳。不成恩也。德或無良。雖嫡亦細。先書廢。從天下之志也。

文宗紀書曰。開成三年九月。廢皇太子永。與太宗紀廢皇太子承乾同文。天下之人。知其可廢。亦不足以為君。故先云廢。

變奪其恩。廢不以過。後書廢。非得罪于天下。天下不知太子之廢也。

明皇紀書曰。開元二十五年四月。皇太子忠廢。與高宗紀皇太子賢廢同文。謂無可奪之罪。後云廢。從緩不忍辭。

其德足以奉禪。而失愛君親。推于非命。書殺迫也。

中宗紀書曰。景龍三年七月。殺皇太子重俊。不書部下所殺。稱君命。以紓海內之痛。

立皇后

皇后其承宗廟海內之母立以德不以愛正家之道也先帝君命正也

太宗紀書曰武德九年八月立皇后長孫氏先書立德選肅宗紀書曰至德元年四月立皇后張氏同文張氏雖以凶終然其惡不累故用異例廢以罪不以私則書廢從天下之人廢之也

明皇紀書曰開元十二年六月廢皇后王氏不稱廢為庶人嫌齊體之偏也王皇后詔載于本傳若無罪不出詔加罪之誣不足信于後人也

中宗紀書曰神龍元年立妃韋氏為皇后高宗紀書曰永徽六年七月皇后王氏廢是也以愛奪權以計得乘立非恩德則從自立文

高宗紀書曰永徽六年十月皇后武氏立是也凡立后恩澤皆出于己大赦天下老人賜粟不出高宗紀者惡武后之立正始而杜漸故但載武后本傳

國變遭繼書權臣之命幽逼致崩云死惟皇后不云殺嫌齊體也

哀帝紀書曰天祐二年十二月皇后何氏死乙酉宋溫追廢皇太后何氏是也庚戌被郊詔載于何后本傳者惡宋溫之誣故不出哀紀

宰相拜復

宰相國之股肱升黜書于紀重安危之本也書得人不得官

睿宗紀書曰景龍四年四月以許州刺史姚元之為丞相不書為兵部尚書門下三品其本傳察官不書君命德意也

明皇紀書曰開元二十四年十一月牛僧孺為丞相是也用得其人功利避稅因其嫌孽而輟柄用則先名而後免

明皇紀書曰開元二十四年十二月丞相張九齡能以一時之罪而惜其功不欲聞罪免之命故後罷用緩辭于本傳復書某月某日能以某代之足紀文也罷相之後或更方鎮選他官皆詳于本傳德宗紀書曰貞元十一年四月丞相陸贄貶于忠州贄以太子賓客貶忠州別駕猶書丞相者錄上意之回感庸讒之枉謫雖竄謫善人遠方而天下之望不替故納穆丞相不書別駕而稱貶者君命實放逐其虛器所加從略

不勝其任以過而罷則先免而後名國開明也有罪之放先書貶錄過以正罰則罪名正而天下服德宗紀書曰建中四年十二月貶丞相盧杞于新州位浮其材海內知其可去故先書貶以之命宰相蓋于位書名而不氏

代宗紀書曰大歷十二年七月丞相竊寔是也罷相書氏

大勳勞書獎記功也

大勳勞書獎記功也賢臣死于貶所書地隱之也

德宗紀書曰建中元年五月汾陽王郭子儀薨貞元五年八月庚戌西平王李晟薨錄勳勞也德宗紀書曰貞元某年某月丞相陸贄卒于忠州文宗紀書曰太和九年七月丞相宋中錫卒于開州非罪而黜雖死書官記終也變書官卒者傷賢臣不復故輕文讓王者不能用賢臣也宗室屬遠亦書明皇紀書曰天寶十一年十月信安王禪薨是也

賢臣云亡海內所痛位名氏備而書卒若廢朝前而贈賜則不書

敬宗紀書曰長慶四年十二月吏部侍郎韓愈卒賢臣記終也賢相告老乞骸骨書薨與賢臣異文宗紀書曰開成四年三月晉國公裴度薨不書丞相罷也

殺大臣有罪書伏誅無罪書賜死非君命書害

代宗紀書曰大歷十二年宰相元載伏誅國法行也中宗紀書曰天授二年十月左相岑長倩賜死

中宗紀書曰天授二年十月左相岑長倩賜死

敬宗紀書曰長慶四年十二月吏部侍郎韓愈卒賢臣記終也賢相告老乞骸骨書薨與賢臣異文宗紀書曰開成四年三月晉國公裴度薨不書丞相罷也

命將征伐

征伐國家廢興之大政也將得人書帥師討有罪書伐

高宗紀書曰乾封元年十月遼東道大總管李勣帥師伐高麗不云命司空英國公李勣為遼東大總管者紀書成命傳其實事也

明皇紀書曰天寶十四載四月王師及雲南大戰于瀘川敗績不書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將之者貶無功也書及者無名與帥及爭土拓地玩威喪徒國家危亡之咎故不書王師不勝通以敗績書

將遣出師雖伐得罪出而有功皆書自專

官軍失利以將名師雖國也効命而死書失利將奔北俘辱書大敗

明皇紀書曰開元二十年閏三月郭英傑之師失利于祁山英傑死之英傑陷義喪元不限臣節書死而再名嘉之也明皇紀書曰天寶十四載十二月封常清之師大敗于梟子谷幸陝郡十五年六月哥舒翰之師大敗于靈寶執哥舒翰及常清書執之再名罪失律也英傑常清皆一時名將雖敗軍猶不稱王師

王師有功，執其虜虜書從。

明皇紀書曰：天寶十四載十二月，常山太守顏杲卿敗安祿山之軍，獲其將何千年、高邈，以似爲獻，稱

將以辱命而誅，齊斬于軍中，否則齊斬殺無罪也。

明皇紀書曰：天寶十四載十二月，高仙芝封常清斬于軍中，誅辱命也。勝負之勢，用兵常數，士不素習，

輿尸奔北，雖國法必申，而其罪可貴，用經文書曰：某年斬將軍某。

神校之屬，雖有功，書元帥之名，重兵柄之分也。

德宗紀書曰：建中二年十一月，宣武節度劉洽破淄青李納之軍于徐州，不書神策將曲瑣名，一軍政

于劉洽也。

執戎狄，則大將不名。

太宗紀書曰：貞觀四年三月，執突厥頡利可汗是也，以能禽之，故大將不名也。

破戎狄，必稱王師。

太宗紀書曰：王師破突厥于陰山，不書李靖之名，舉中國之重也，其餘具突厥、靖、傳

不稱王師者，窮兵黷武，非中國之道，用輕文。

太宗紀書曰：十四年八月，平高昌城，十九年五月甲申，收遼東城是也。

戎狄之心，勢若則幸生，服叛不一，無嚮化之常，惟可汗來奔則書。

與中國受叛人也。明皇開元二年，突厥默頡婁塔火拔頡利發石失畢來奔，不書明皇紀是也。

太宗紀書曰：貞觀四年三月，獻突厥之俘于太廟，二十三年正月，獻龜茲之俘于社廟，明皇紀書曰：開

元二十年五月，皇帝御應天門受契丹俘是也。

中國之俘，獻于社廟，皆書大將之名，受俘亦如之，褒大功也。

高祖紀書曰：高祖今校改武德二年七月，秦王獻寶建德，王世充之俘于太廟，憲宗紀書曰：元和十四

年二月，皇帝御興安門，受田弘正所獻李師道之俘是也。

宰相統兵書天子遣師重本朝之寄也。

憲宗紀書曰：元和十二年八月，表虔征淮西吳元濟，皇帝御通化門遣師，昭宗紀書曰：龍紀元年五月，

張浚征太原李克用，帝御安喜門，再拜銜涕而辭，上賜之犀帶，其本傳。

公主下降。

公主下嫁外國，必書逆女之使。

太宗紀書曰：十三年十二月，吐谷渾遣使來逆女，十四年二月，宏化公主歸于吐谷渾，春秋紀裂繻來

逆女，中國之臣，得以名通，吐谷渾慕容諾曷鉢逆女，不得名，惟以使稱。

不書逆女之使，以公主大歸爲名。

淮陽王道明送宏化公主，不書本紀，尊中國也，其吐谷渾傳而已。

外國求婚之使，不書于紀，使若其請，不必皆然。

貞觀十四年六月，薛延陀遣使求婚，其吐蕃傳是也。中宗紀書曰：景龍三年十一月，吐蕃遣使逆女，四

年正月，車駕幸始平，送金城公主歸吐蕃，緣當時之意，故異文，非新例也。曲救成陽，故不書于紀，其吐

蕃傳，是本傳之文也。

公主蓋降，無求婚逆女之使，則不書于紀，禮不足也。

開元五年，固安公主妻奚首領李大補，奚首領李大補，唐書奚國永樂公主妻李失活，乾元元年，肅宗第二女寧

國公主，寧國公主，唐書吐蕃傳出降回紇，皆具本傳，而略于帝紀，爲中國諱也。

公主無子，絕歸，則書自還。

肅宗紀書曰：乾元二年八月，寧國公主自回紇還是也。

結好不固，以師而歸，變文書至喜之也。

武宗紀書曰：會昌三年三月，太和公主至自回紇是也。

公主死于外國，則書于帝紀，而略于本傳。

書曰：某月某日，公主薨于某國是也。

外國之君，赴告不書于紀。

春秋，吳越之國，卒而不書葬，惡其僭而失禮，外宗稱蕃而臣其一國，風化之所不及，卒雖赴告，當列于

本傳。

絕城內，尉書本傳，倣慢防之易也。

聖人內事，必有外憂，故四夷奉珍獻寶，奔走京師，其心非素被天王之化，顧其勢使然，故不列帝紀，是

不忘豫防之弊。

結好之盟，先書戎狄，以明汲汲也。

德宗紀書曰：建中四年正月，吐蕃及鳳翔節度使張鑑盟于清水，戎狄無信，盟誼末節，要以神明之信，

非中國之福，故先書吐蕃示汲汲于中國也，不書吐蕃相尚結贊之名，所以重中夏也。

渝盟有變，則不地。

德宗紀書曰：貞元二年閏月，吐蕃及侍中渾瑊盟，執我行人，崔漢衡，路泌，以下皆不書，微也。

戎狄乞盟，不書盟之臣，蒙上文也。

穆宗紀書曰：長慶元年九月，吐蕃乞盟，十月，及吐蕃盟不地，不書丞相植，故置，皆其吐蕃本傳。

亂臣。

亂臣賊子其謀有漸王者執馭下之柄必防微塞源焉書起而不云叛責失御也
 明皇紀書曰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安祿山起于漁陽是也
 負固怙亂之雄乘伺罅隙而作有國所不免書叛有地也
 德宗紀書曰貞元元年二月李懷光以河中叛憲宗紀書曰元和二年十月李絳以潤州叛是也
 無地書據

劉闢以西川行軍司馬因韋皋之變竊據成都憲宗紀書曰貞元二十一年八月劉闢據成都以叛無地也

竊地自固非君命所授用自立文

德宗紀書曰建中二年二月梁崇義以襄陽自立以五使宣諭李舟如荆襄拒境不納是反狀已明至是加崇義同平章事不受詔故以崇義自立為文

軍逐其帥不預謀而立用衆立文

程宗紀書曰長慶元年七月幽州立其帥朱克融是也不書立酒其本傳

蕃臣失撫馭之和以羅遜脅用衆逐文

程宗紀書曰長慶元年七月幽州逐其帥張宏正是也

非意之變失備見逐書奔

文宗紀書曰太和五年正月李載義自幽州出奔是也

春秋諸侯之子列于盟會則位定方鎮之孤以留後自立朝廷因而授之容非篡竊書立

德宗紀書曰貞元二年六月滑州程懷直是也不書程日華卒者方鎮不卒

拒君命于外失臣子之義書拒以見惡

肅宗紀書曰上元元年二月來瑊以襄陽拒命是也不云叛其惡輕

唐書直筆卷二

帝紀第一下

方鎮

方鎮邊兵以關王土侵軼得地園城皆同文

程宗紀書曰長慶元年十一月成德王庭湊圍牛元翼于深州二年三月成德王庭湊入幽州

德宗紀書曰建中二年七月馬燧破魏博田悅之軍于雙岡書破示馴絕凶逆魏博者惡悅以地自專

希烈寇汝州不書其將以希烈首惡也

方鎮違命擅甲兵以侵軼其首首惡故不書將

春秋諸侯大夫帥師皆書方鎮專征犯上無君之惡莫大焉故削其將兵之臣名則其惡不分蓋深繩

之也

王師破方鎮之兵書而繫以名

德宗紀書曰建中二年七月馬燧破魏博田悅之軍于雙岡書破示馴絕凶逆魏博者惡悅以地自專

故書破用闕文

棄地不書名重圍絕援其力不足以自全雖奔諱其惡

肅宗紀書曰至德元年十月初棄平原郡二年八月初棄靈昌郡不書顏真卿許叔冀之名方不足也肅宗紀書曰至德二年五月魯吳自陽陽歸襄陽穆宗紀書曰長慶二年四月牛元翼自深州歸京師若全師歸來也

方鎮不軌王臣不能固守墮節而喪國土書地以見重

德宗紀書曰建中四年十二月李澄以滑州降李希烈德宗紀書曰咸通九年十月崔雍以和州降虜助是也

方鎮叛亡之人書歸以明同惡

代宗紀書曰大歷十年正月昭義叛卒裴志清歸于田承嗣是也

方鎮敗王者之師書不利以避虜

德宗紀書曰建中四年九月王師及淮西李希烈戰于蕤城失利不書哥舒曜者師爲重也

方鎮結扼王土之衝足以爲一時之患則書之

德宗紀書曰建中二年三月潘青李正己以兵屯濟陰是也

方鎮擅徙所居則書之

德宗紀書曰建中三年七月淮西李希烈遷于許州代宗紀書曰大歷十二年某月潘青李正己遷于鄆州是也

方鎮因置幕運用兩下相圖文

代宗紀書曰大歷十四年淮西李希烈逐李忠臣憲宗紀書曰元和四年十一月蔡州吳少陽殺吳元慶嘗不書其帥

方鎮承命以討叛則書帥師

德宗紀書曰建中二年八月淮西李希烈帥師伐山南梁崇義是也

攻伐非君命則以國抗

代宗紀書曰大歷十年十月易定李寶臣敗魏博之軍于清水不書敗田承嗣之將盧子期者不與寶臣尋戈復命也

王師克土書收大將以恩信得其地書入其下捨逆以聽命書歸順其下取元惡以自効書獻

德宗紀書曰建中四年三月李舉收黃州某月李舉入安州明不用甲兵也代宗紀書曰大歷十年十一月吳希光以瀘州歸順

以獻十四年二月潘青劉悟斬李師道以獻不云其帥者獲罪于朝不得以臣子申故用兩下文

王師平方鎮先得地而中變若凶渠授首而國境甫定則先得傷而後地

憲宗紀書曰元和十二年十月王師平淮西吳元濟斬于京師其民久染汚俗無向化之心環數千里之地甲兵富強雖年然後破繇先剽其境土乃得元惡故先書平淮西後云元濟斬也武宗紀書曰會

昌四年八月王師斬劉稹釋潯平罪人共得故書王師斬劉稹各用便文也平淮西澤潞不書李勣石雄而書王師中圖威也

方鎮之寄者于權宜則書失地之漸幸相失廟堂之謀猶方鎮之請則書授地以罪之

穆宗紀書曰元和十五年十月初失澤潞請以劉悟爲昭義軍節度使是書失地之漸也敬宗紀書曰寶曆元年十二月宰相李逢吉以澤潞授劉從諫以乘地罪逢吉

方鎮拒命奪官得絕朝貢示天罰之必行也

憲宗紀書曰元和四年十月削成德王承宗官爵元和十年七月絕成德王承宗朝貢書地以明國章

討叛命將稱詔

明皇紀書曰天寶十四載十一月詔封常清帥師討安祿山代宗紀書曰大歷十年四月詔馬燧帥師討李靈曜憲宗紀書曰元和十一年九月詔李愬帥師討吳元濟是也

命將權鈞力齊則不書統帥之名

肅宗紀書曰乾元元年九月詔九節度之師討安祿緒不書郭子儀李光弼之名軍政不一也憲宗紀書曰元和十一年正月詔六鎮之師討王承宗不書河東幽州盧龍義成橫海魏博昭義節度亦此義也

伐叛因其黨斬首遂平則不書王師之功

德宗紀書曰貞元元年七月李愬光斬于河中者以賊將牛名俊斬懷光首以城降故不書馬燧之功

守土之帥以師相攻置甲兵之威茂朝廷之命則書舉兵攻地

代宗紀書曰永泰元年五月漢州刺史崔寧舉兵攻劍南不書攻郭英乂以王事爲重也

守土之帥乘甲兵土地之勢固封疆以樹腹心則書地以記獲君子樂善而忘惡雖功有餘而心不至者皆得以臣道終

順宗紀書曰貞元二年十一月八日韋皋薨于成都先薨後地者因其薨得地如晉陶侃薨而得荆州之類

軍亂其帥見殺以非罪書遇害

文宗紀書曰太和四年二月與元軍叛其帥李絳遇害先叛後殺者則軍變尙冀其生不忍聞其死用緩文

軍亂殺其帥以罪書衆殺

敬宗紀書曰寶曆二年五月幽州殺其帥朱克融

方鎮效順舉族還朝書歸地

憲宗紀書曰元和五年十二月敬茂昭以易定來歸非兵革所加而得其地書入以興忠臣其地最爲已有必其心堅于效順乃得之故以來現賜對爲書歸地之日不以管籥符印付任簡迪爲歸地也書

歸以明舊地。遍于天時。權罪人親許得地。

憲宗紀書曰元和三年九月庚寅得復襄陽。先是于頔為其所亂。歸朝入覲。至是日册拜司空。以裴均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是朝廷始復得地。因以是日書復襄陽也。非其心效順。故不書頔以襄陽來歸。朝廷喜得地而貸罪。國法無所申。故不書頔至自襄陽也。憲宗紀書曰元和十四年八月己酉。復得宜武。韓宏以七月庚寅來朝。願奉朝請。至是日拜司徒。宏以張宏靖為宜武節度使。是朝廷以宏靖暨為戎務。始復故地。因以己酉為復得宜武。與于頔事同。惟得地已定。宏靖受命。故書己酉。非與頔方鎮昭洗一時之計。先書檢賦獻地。以蓋國恥。

憲宗紀書曰元和五年七月庚子。成德王承宗請輸常賦。以緩師。丁未。昭洗王承宗。復其官爵。十三年三月甲寅。成德王承宗獻德博二州。以緩師。庚辰。昭洗王承宗。復其官爵。先是五年承宗請輸常賦。朝廷降授官。史不書。紀者以輸賦為重。于時昭洗之命。因李師道劉總請。不得已而從之。不書師道請者。宥過正罰。國家常法。非得緣于臣子之情。故不書。稱緩師。後當時之志也。

春秋之法。陽虎以家臣竊寶玉大弓。書盜求名亡也。方鎮之重。以狙詐陰竊。發于釐殺。欲不知于人主者。必窮盜而正罪名。故備書盜名不得。蓋示大惡于天下也。

憲宗紀書曰元和十年三月。淄青李師道盜焚河陰轉運院。十一年正月。成德王承宗盜斷建陵門。故十一月。成德王承宗盜焚獻殿寢宮。十年六月。成德王承宗盜殺宰相武元衡。傷御史大夫裴度。不書。遣張晏等刺元衡。及焚河陰院。屋數所。建陵門。斃卒數。皆不書者。本傳載其事。以見惡。故紀略文。方鎮來朝。必書。功臣則否。擁兵入覲。國家休戚之本。書入朝。臣禮之失也。

代宗紀書曰大歷九年九月。幽州朱泚來朝。始通幽州也。泚以七月使弟滔奉表以入朝。以九月至京。師故九月乃書來朝。如大歷二年郭子儀。李抱玉。三年馬瑋。四年魏少游來朝。皆臣子常禮。載之本傳。昭宗紀書曰乾寧元年正月。鳳翔李茂貞入朝。不書來朝。迹嫌勢逼。不與其來也。書示臣禮猶存焉。昭宗紀書曰二年五月。鳳翔李茂貞。邠州韓建。至京師。凌饒王室。臣禮替矣。變朝書至。譏暴也。

方鎮失地而朝。書奔。大去地。書至。代宗紀書曰大歷十四年三月。汴宋李忠臣奔于京師。先是忠臣為李希烈所逐。狼狽歸朝。故不書來朝。憲宗紀書曰元和十四年。韓公武至自鄆坊。書始去鄆坊也。文宗紀書曰太和三年十一月。王智興至自徐州。書始去徐州也。

權臣出入必書。對亦書。

昭宗紀書曰天復三年二月。朱溫歸大梁。宴于內殿。置酒于延喜門。天祐元年五月。朱溫歸大梁。宴于崇勳殿。七月。朱溫至京師。宴于文思殿。十月。朱溫自河中至京師。對于崇勳殿。甲午。朱溫歸大梁。書

權臣征伐。書名。得地。不書殺敵。

昭宗紀書曰景福二年四月。朱溫取徐州。時溥死。先是。溫使將王重師。牛存節。陷徐州。溥殺死。不書殺者。惡其擅國。書溥自死。不與溫之專。也。得地。納名者。尺寸之地。得之非唐所有。故本志以奪取為文。又書曰乾寧四年正月。朱溫取鄆州。朱瑄死。二月。朱溫取兗州。朱瑄出奔。不書其將。歸師古。葛從周。及王重師。牛存節之名。以溫首惡也。不書帥師。惡其得乘自大。書取。使若用奇乘間也。

權臣以號自大。雖朝廷所授。皆以自稱。書。昭宗紀書曰天復三年二月。朱溫自稱諸道兵馬副元帥。天祐二年十一月。朱溫自號魏王。備九錫也。

權臣擅命。屠害忠良。以謀篡王室。宰相不道。賊賢臣以還。賊皆用兩下相殺文。昭宗紀書曰景福二年九月。李茂貞殺宰相杜讓能。哀帝紀書曰天祐二年十二月。朱溫殺宰相柳璨。光化三年六月。崔裔殺宰相王搏。讓能。以雷州司戶。柳璨。以登州刺史。猶以宰相書者。惡殺大臣也。

權臣殺皇子。則地。昭宗紀書曰乾寧四年八月。朱溫殺十二王子。于石隄谷。書地。痛之也。哀帝紀書曰天祐元年八月。朱溫殺六王子。于西內。不書蔣玄暉殺之者。本朱溫志也。

國變。據大臣見。書于國。則書遇害。

僖宗紀書曰廣明元年十二月。于瑑。崔沆。豆盧瑑。為黃巢所害是也。權臣雖許。書得地之始。以謹召亂之階。

僖宗紀書曰光祐元年三月。董昌初得越州。錢鏐初得杭州。七月。李茂貞初得鳳翔。中和三年五月。朱溫初得汴州。書得地之張本。權臣任用之漸。必直文以示義。

明皇紀書曰天寶二十九載七月。以安祿山為營州刺史。平盧節度副使。僖宗紀書曰咸通十一年正月。以李國昌為振武節度使。中和元年八月。王鐸以朱溫為華州刺史。始見祿山國昌。朱溫之惡也。權臣圖密器。遷徙都邑。以奉天子為文。

昭宗紀書曰天祐元年閏四月。朱溫奉天子都于洛陽。不書遷。諱備會也。不書甲辰。天子至洛陽者。非天子之意也。故不書。至。除其推尊傳。

四夷册立。弔祭之使。不書。不以中國臨夷狄也。如元和十六年六月。以少府少監李銳持節赴南詔册立。左贊善大夫許彥佐副之。不書憲宗紀。若使人傳無殊尤之事。則其夷狄之傳。

唐制。大喪。天子以卿大夫告于四夷。則書于紀。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之喪。方鎮遣使以告。則書本傳。如元和十一年四月。太后崩。劍南李夷簡遣使南詔告哀。除其夷簡傳。

戎狄方鎮拘行人以拒命。賤者名而不官。

太宗紀書曰：貞觀八年十二月，吐谷渾執我行人趙道德，不書鴻臚丞官微也。

宣慰宣諭使

宣慰宣諭使被執，稱以異國絕之也。先使後執，不與逆臣執王人從殺文。

德宗紀書曰：建中四年四月，太子太師顏真卿使于淮西，被執。不書李希烈軍者，春秋衛伐凡伯，貶之稱戎，希烈肆不臣之逆，故豫其志以國稱，深貶之也。不書宣慰者，君命不申也。

使出疆能利社稷，安人民，不辱君命，則書宣慰宣諭之名。

德宗紀書曰：建中四年十二月，以給事中孔巢父宣慰田悅軍。穆宗紀書曰：長慶二年三月，以兵部侍郎韓愈宣慰王庭湊軍。不云魏博及鎮州者，元惡潛伏，不失臣節，不用國文。

行人不能度權宜防變，以辱君命，則書國殺。

德宗紀書曰：建中四年七月，給事中孔巢父遇害于河中，惡國威之沮廢，故懷光得以稱國，用重文，與顏真卿異例。

王者受命，必有驅除，故備命餘孽，用敵國之文，攻克王土，則書陷。王師失利，書戰而後敗，敵國之臣得以名通，使伐將。

高祖紀書曰：武德二年九月，劉武周陷我并州。七月，王世充使其將羅士信侵我穀州，書將用敵國之禮。又書曰：武德二年九月，王師及劉武周戰于介州，敗績。王師之敗先書者，非勉會期日，以決勝負，遇敵來戰，失備致敗，從緩文，不書裴寂敗，裴寂誼死，與尸辱命，用微者之文。

王師勝捷，則書大將之名，小捷用計，詭勝書破。

高祖紀書曰：武德元年九月，秦王帥師及薛仁果戰于淺水原，大敗之。俘敵具仁果傳。又書曰：武德二年十一月，秦王帥師破宋金剛之衆于美良州，是小捷用計，詭勝，同文。

僧命之國，以地歸順，則先人後地。

高祖紀書曰：武德二年十月，羅藝以幽州歸于我。五年七月，杜伏威以江東歸于我，以者，自尊之文。

窮蹙之寇，以地降，用國文。

高祖紀書曰：武德元年十一月，隴西薛仁果降。四年十一月，荊州蕭銑降，以窮兵極討，乃取之，國用自降，爲文書國，以得地爲重也。

鄰國并吞，非王師攻討，書自滅。

高祖紀書曰：武德二年某月，丹陽沈法興滅。四年十一月，江東李子通滅。五年某月，豫章林士宏滅。不書李子通、王雄誕、張善安滅之者，強弱吞噓，朝廷威力所不知，其地不入，以不知文。

野竊之國，因其下一時之計，則地以素書。

高祖紀書曰：武德三年四月，河西執李軌，以地歸于我。六年正月，山東執劉黑闥，以地歸于我。七年二月，漢陽殺高開道，以地歸于我。不書葛德威、安修仁、執黑闥、李軌、張金樹殺開道者，以素書也。不云河西、山東、漢陽平者，非甲兵致討而得地，從自致文，方鎮拒命，其下以元惡自效，則以名見異文也。

賊帥來降，其地未入而復叛，則不書于紀。

武德元年八月，涼州李軌以地降。至十月復叛，則書本傳而已。

疆寇病死，道國割書地。

疆寇病死，道國割書地。

疆寇病死，道國割書地。

疆寇病死，道國割書地。

疆寇病死，道國割書地。

疆寇病死，道國割書地。

疆寇病死，道國割書地。

疆寇病死，道國割書地。

疆寇病死，道國割書地。

疆寇病死，道國割書地。

疆寇病死，道國割書地。

疆寇病死，道國割書地。

疆寇病死，道國割書地。

疆寇病死，道國割書地。

疆寇病死，道國割書地。

疆寇病死，道國割書地。

疆寇病死，道國割書地。

疆寇病死，道國割書地。

疆寇病死，道國割書地。

疆寇病死，道國割書地。

疆寇病死，道國割書地。

疆寇病死，道國割書地。

疆寇病死，道國割書地。

疆寇病死，道國割書地。

疆寇病死，道國割書地。

疆寇病死，道國割書地。

疆寇病死，道國割書地。

疆寇病死，道國割書地。

疆寇病死，道國割書地。

疆寇病死，道國割書地。

疆寇病死，道國割書地。

王者寧謐俗之善惡。知王業之艱難。其行以時。則書幸。不書還宮。

明皇紀書曰。開元十年十月。幸與慶宮。不書還宮者。雖險月。民不知勞。故不書。出非其時。稱駕所至。書還宮。

明皇紀書曰。天寶八載十月。車駕至華清宮。九載正月。車駕還宮。不書皇帝者。習盤遊之樂。損萬乘之威。以車駕稱。稱銜之變。忘魚服之辱。書還宮。以見其志。明皇是歲。幸華清宮。時忘反。受朝賀于離宮。故危之。

征伐巡守。得禮書帝。失禮書詔。臨宿則皆書至。

明皇紀書曰。開元十一年正月。皇帝北巡守。三月。皇帝至京師。得禮也。太宗紀書曰。貞觀十九年二月。詔親征高麗。二十年。皇帝至自高麗。失禮也。以萬乘之重。爭無人之地。馳驟不測之險。危之道也。故書詔。不使帝者當失禮之過也。得禮則書至京師。示無虞也。失禮則書至自某所者。乘輿未還。以前與事過。舉擾民玩威。下情離動。變生非常。故不書至京師。

朝賀

受朝賀。失禮則書地。不受朝賀。則不書朔。

明皇紀書曰。天寶九載正月朔。受朝賀于華清宮。失禮也。德宗紀書曰。貞元二年正月。皇帝不受朝賀。憲宗紀書曰。元和十一年正月。以歲饑及宿師罷元會。皆不書朔。

宴饗

燕會。得禮則書地。失禮則書宴。

明皇紀書曰。天寶十四載三月。勤政樓宴羣臣。憲宗紀書曰。十三年二月。麟德殿宴羣臣。得衍樂慈惠之道。行于禮而後于酒食。故後書宴。中宗紀書曰。景龍四年四月。宴羣臣于芳林園。敬宗紀書曰。寶曆二年九月。宴羣臣于宣和殿。禮至于酒。有濡首俄弁之咎。是厚于酒食。而忘鹿鳴精誠之意。故先書宴。賜宴之例。則先書賜。尊君命也。敬宗紀書曰。寶曆二年二月。賜羣臣上巳節宴曲江亭。文宗紀書曰。開成二年十月。賜羣臣慶成節宴于曲江亭。是也。

土木功

土木之功。雖用民以時。亦書。失時之役。稱詔。

文宗紀書曰。太和八年正月。修太廟。九月二日。詔修曲江。昆明二池。是時發神策軍修淘曲江。從鄭注之邪說。故書詔。以病奪民之時也。

親蠶

親蠶之禮。不書本紀。護后德之不建也。

肅宗紀書曰。乾元二年三月。皇后禮先蠶于苑中。高宗之世。武后四親蠶。不書。其德不足以準天下。故蠶之本傳。

籍田如禮。則異文以示勸。

籍田 高宗紀書曰。儀鳳二年正月。皇帝躬籍田于北郊。明皇紀書曰。開元十九年正月。皇帝躬籍田于龍池。耕藉之禮。王者不以身率下。則三時息而生業。故籍田行禮。書躬而稱地。欲海內知王化尚農也。若如禮。以至九推。民忘盡力農田之勞。而相勸于下。必異文以示褒。明皇紀書曰。開元二十三年正月。皇帝有事于籍田。肅宗紀書曰。乾元二年正月。皇帝有事于籍田。不云躬耕者。勸農率下之意明。失禮過舉。

舉難行之事。以便世益民。則書。

明皇紀書曰。開元二年秋七月。焚珠玉錦繡于殿庭。德宗紀書曰。大歷十四年閏月。罷劍南貢春酒。放舞象荆山之陽者是也。失禮過舉。直文以見惡。

肅宗紀書曰。乾元元年六月初。祠太一神。譴淫祀也。穆宗紀書曰。元和十五年九月。大合樂于魚藻。禮喪制未除年也。

封禪朝陵。備于志。車駕順動之節。書于紀。重王者出入也。賜醴肆赦。必書一時之澤。

高宗紀書曰。麟德二年十月。皇帝發東都。乾封元年正月。皇帝封泰山。禪社首。四月。皇帝至自泰山。明皇紀書曰。開元十三年。亦如之。其車轅次頓。御壇受賀。皆見本志。惟大赦賜醴。備于本紀。明皇紀書曰。開元十七年十一月。皇帝發東都。朝五陵。戊申。皇帝至自朝陵。其餘丙申謁橋陵。戊戌謁定陵。皆見本志。惟還宮大赦天下。流移人並放還以下。載于本紀。

災祥

水旱日月蝕。星孛。霜蝗地震。山崩。弛役。避殿。減膳。親錄囚徒。遣使賑給。則載之本紀。有天地之變。而無修省之實。則載之五行天文志。懲不戒也。

祥瑞。應之。王者盛德所致。則載之本紀。以事繼日月。否則總于一歲之終。

書曰。某月。鳳凰見于某地。某郡。白龜。是以事繼于日月也。其餘郡國所書。虛美所加。則書曰。是歲。鳳凰見某地。某郡。白龜。不實也。

詔令

號令詔諭。民所取信。未行而遽改。名存而實亡。則不書。

如貞觀十五年四月。詔以來年四月有事于泰山。不書。太宗紀。而見之天文志。是素前。開元二年十月。吐蕃侵渭源。詔親征。天寶十五載六月。將謀幸蜀。下詔親征。乾元二年十月。下詔親征。史思明。不書。明皇肅宗紀。而見吐蕃及安史傳。太子事。

太子齒胃釋奠加元服謁太廟成君則書于紀。

睿宗紀書曰景龍元年八月三年十一月太子釋奠于太學是也開元七年九月皇太子齒胃于國學八月皇太子加元服乙丑謁太廟二十一年五月皇太子納妃其後太子瑛廢故皆不書明皇紀其瑛本傳

皇后事

皇后所行之事不書于紀。

如顯慶五年武后宴親族鄰里命婦于并州龍朔元年武后請禁婦女為俳優之戲景龍二年武后以裙上有五色雲大赦天下神龍元年武后請天下士庶為出母服百姓二十二咸丁五十九免役如此之類亦皆具武韋二后傳舊史載之高宗中宗紀失史法也

唐書直筆卷三

列傳第二

先後

列傳之作其體有二一曰年二曰事年以先後之事次之傳以年時為先後之差以事迹相類同傳

特傳

備賢愚紀成敗功高行稱特傳

若魏文公裴度陸贄韓愈皆特立一傳

推父祖以本之係子孫以終之

孝子之志務在顯親人情重于繼體每傳必備載祖父名諡官爵或梗槩其事實傳末必歷譜其子孫之世以終始之功效不著于世則父祖之名略之削子孫之係以別他傳

致名字

如房昭字次律席豫字建侯賀知章字季真皆參攷舊集而得其字舊史皆不書韓文公南陽人也舊史以為昌黎人如此之類皆以郡望書非史法也

德業不著而事關一時者附而不名

如武后時宰相張光輔崔元綜等昭宗時宰相宋杜鄧黎等疑礙備位不足立傳附于狄仁傑蕭瑄陸辰等傳

賜姓

賜姓之例出于近世雖功烈而親之也皆臣節而不執則復其姓

如李寶臣當為張寶臣是也

四夷所生非功業垂世則見于本國

如僕固懷恩背叛不宜立傳見于本國鐵勒傳

題傳

題傳之目率得以姓特傳以名功高以事迹偽以地

題傳起于司馬遷班固至范曄宗離而編題之文繁不一失史法之舊纂傳以姓如李白杜甫同傳是也特傳以名如韓愈李德裕傳皆具姓名題之是也功高以事如張柬之桓彥範等傳題曰五王傳是也案舊唐中宗本紀神龍元年五月封敬暉平陽郡王桓彥範扶陽郡王張柬之漢陽郡王張柬之南等皆食用三思計謀封王而彥範等皆外示恩寵實奪其權新唐書本紀不書封王而彥範等皆外示恩寵實奪其權已傳淮南吳少誠傳是也案舊唐書分次列傳必題者歷代前史取法史記滑稽刺客倭幸循吏酷吏貨殖游俠日者龜策之題故儒林忠義孝友隱逸節婦等傳如此之類既不可離而編題之是則題傳之目不可廢也

宗室

宗室之子雖有功德亦承本傳

如李適之李暉李孝逸李常李巨李國貞各附本祖常山王曹王鄭王淮安王吳王號王傳尚親也

凡列傳之類有六冠以后妃傳也次宗室諸王親也列以僭國受命之始也序以一時之君臣善惡之總也繼以四夷王化之及也終以逆臣成敗之歸也

后妃傳次以宗室宗室傳次以十八帝諸子題曰高祖諸子傳不當參列傳之間蓋班固取其參連一時之事故離列傳之間唐室諸王不出閣未嘗干預時政不測成敗不立勞效前序母氏所生後載子孫相承以備一代史書之體故不當循班例既條列十八帝諸子之後次李密王世充以下至黃巢秦宗權而傳終

凡褒者卒月貶者卒年其餘從略有功德則詳

如韓愈傳書曰寶曆元年十二月卒喪也章皇傳曰貞元二十一年卒貶也也有功德則壽年若干謹終也郭子儀傳書曰年八十五李晟傳書曰年六十五

諡贈

證贈之數。非功德不書。德及幸也。
證法及贈官。非其人。有功德。則不書。

論議

論議表章。以明君上之得失。補國家之利害。非當時所通行。則不書。

如舊史李百藥傳。載封建論。朱敬則傳。載五等論。白居易傳。與元微之書。今皆削而不載。
論貨殖之弊。陳禮樂之原。則志之。

如陸贄諫置瓊林大盈二庫狀。韓文公請遠明皇帝議。禪讓議。皆附貨殖及郊祀志。

疏軍旅之宜。斥姦邪之惡。則見之他傳。

如韓文公淮南招討事宜及黃家賊事宜狀。見于元濟傳及兩盤傳。陸贄論裴延齡。見于延齡傳。
辭難隱。非所以便世。梗槩其事而略其辭。
疏之所陳。不足以通行。則槩舉其事。不復勝載。

詩賦之作。足以揄揚國體而明功烈。則見之。

如杜甫三大禮賦。李白明堂賦。宜見之本傳。元結中興頌。見之安史傳。柳宗元方城。皇武。二雅。見之巖度。李愬傳。

詔策之實。足以信後代。則據其辭。

詔告君命。創其繁。謹而載其實事。則見之本傳。

官爵

以爵升。以不常。所居有善。則書。

如鄭餘慶傳。官至殿中御史。別無異迹。皆不書。至遷工部侍郎。知吏部選事。上疏論列諸葛述事。原本按改。今一節可稱。則具書官。不備則否。

循吏儒林文苑。忠烈孝友。隱逸節婦。皆得一端。則標其傳而總目之。

其餘若酷吏。文藝。皆不足訓世。皆不標其傳名也。文苑之名。起于范蔚宗。如賈至。父子。李白。杜甫。王宏中等。不特以藝文見稱。故別立傳。不在文苑傳中。

外戚

外戚之家。恩澤所授。護厚則無稱。侈汰則害教。其名附于本傳。惟卓然殊尤者立傳。

若竇德明。獨孤憤。恩武承嗣。章溫等。附于太穆元貞。則天。皇后傳。惟吳淑。吳浚。兄弟。可以別立一傳。
若竇德明。獨孤憤。恩武承嗣。章溫等。附于太穆元貞。則天。皇后傳。惟吳淑。吳浚。兄弟。可以別立一傳。
若竇德明。獨孤憤。恩武承嗣。章溫等。附于太穆元貞。則天。皇后傳。惟吳淑。吳浚。兄弟。可以別立一傳。

皇后傳

皇后之傳。編世家之間。居列傳之末。參帝紀之下。子長。孟堅。唐宗。之知也。酌古今之法。則冠于列傳之首。惟陳壽得之。

子長以外戚世祿。傳妻舅奕。則編之世家。而諸后不顯。孟堅以元后事。連居攝。故綴諸后于列傳之末。
王莽之前。以便敘事。而後人。雖之非通制也。天子之尊。海內無二。雖皇后之貴。有臣妾之禮。蔚宗作紀。則君臣之誼。混矣。故冠之列傳。進退得史之體。

帝王之興。必有內助。家道正。則天下正。每帝必載后妃。

舊史。文宗不立后妃。武宗。王賢妃事。今取楊嗣復傳事。立賢妃傳。據李德裕兩朝獻替記。德妃暴薨。事備王德妃傳。則敘事之體具矣。

妃嬪之愛。廢而定。或以后稱。則傳其實。不書后。

武惠妃稱貞順。獨孤貴妃稱貞懿是也。

王者之母。雖生實妃。緣帝者心。莫不欲顯親而申養。故特以太后稱。

元獻楊太后。章敬吳太后。睿真沈太后。懿安郭太后。孝明鄭太后。恭僖王太后。貞獻蕭太后。元昭趙太后。皆以子貴。不稱皇后。

入廟稱后。義繫于夫。在廟稱太后。義繫于子。皇太后。隨朝禮治。政事由己。則以皇太后某氏稱。其餘皇后。因子踐阼。申尊崇而加號。則通以皇后稱。

則天皇太后。武氏。順聖皇太后。章氏。皆以隨朝書也。章氏。獲罪于天下。而國史定名。不及于惡。故事。氏亦以皇太后書。否。史題為章氏。史之過也。

公主附后傳之下。而附降旨書。惟大功勳則異傳。

平陽公主。太平鎮國公主。莊懿長公主。附太穆寶皇后。武后。鄭太后傳。案鄭太后。嘉祿紀。不當以代宗公主附后傳之下。而附降旨書。惟大功勳則異傳。

志第三

天文志

司馬遷作史記。備載當時沿革。為八書。摛漢興以來之事。有平準。河渠。封禪之書。錄歷代相承之迹。有禮樂。律歷之書。辨古今未明之疑。有天官書。及班固纂漢書。加以刑法。郊祀。五行。郡國。藝文。名曰十志。其天文志。仍載四方經星二十八舍。躔離之次。躔子長天官之舊。而日月星辰。論彼限石之變。復存于五行志。是繁冗之失中也。

郡國車服志

唐室十八帝之盛。百禮變舉。志當時正朔用歷之本。曰律歷志。志邦國財用。曰貨殖志。志禮樂之沿襲。曰禮樂志。志宗廟鬼神之常祀。曰郊祀志。志高宗。武后。明皇。登封降神之禮。曰封禪志。志氣診之佞好。曰五行志。志邦國之闕。戶口之衆寡。曰地理志。志經籍之總目。曰藝文志。志游章之物色。曰車服志。凡兩都宮闕制度。園籬之規模。一朝之舊章也。廢收華乳之數。隸化印之名。車格出入。征伐武事所急。有國之常用也。然而歷代未符。志其名數。非通制也。兩都宮闕。志于郡國之下。天下廢牧乘馬之數。志于車服之

末亦紀事之體也。

贊論

史記八書漢書十志或有贊論而不必皆備蓋于事未盡便舉其事而懸斷焉後人務欲極文采之麗每志必有贊是拘儒繁文之病也

摘繁文闕誤第四

唐書史繁雜闕誤多矣今特舉大較于左

高祖紀

高祖紀武德四年十月趙郡王孝恭平荊州德義統十一月會稽賊帥李子通以其地來降謹按統及子通傳統自度救兵不至使率官屬縋布嶺詣李靖軍降請無殺掠統降後數日江南救兵十餘萬一時大至然則統降得亡國之禮識天命之正漢之田橫未足比也本紀縱不足異文亦不當書從近乎誣矣子通爲杜伏威將王雄誕所攻窮蹙請降伏威執之送于京師蓋收其地是子通不以地降紀之誤也

太宗紀

太宗紀多載游龍撥亂之功夫帝王之位非積勞力而致太宗征戰如破魏公而斬宋老生皆王業始基之迹嘗見之高祖紀敗降舉降仁果走宋金剛平劉武周滅建德俘世充劉黑闥擒閻君當見之僧國傳武德九年九月丁未引諸衛兵統將射于顯德殿及每日引數百人于殿前射自是士卒皆爲精銳天生五材孰能去兵自古皆有武備焉太宗以萬乘之尊躬教孤矢帝王之道未爲得也載之本紀于文爲繁嘗見突厥傳以示備豫如賀錄稱其年十二月癸未太宗謂司空裴寂曰比有上書奏事朕黏之屋壁出入觀省如此之類見于本紀之末如漢文帝紀載賜張武之金以愧其心罷露臺以惜費皆帝王之上德故國史之法備載以示也八月甲子即位舊載八月癸亥高祖傳位于皇太子太宗即位于東宮實則高祖以癸亥詔太宗以甲子即位日異而事別不書甲子之日是即位進而父子之道失矣太宗肅宗之例既一而告天之文或載或不載于紀是史法失于繁簡也以賀錄攷之是年宋秦二州慶雲見秦州定州城見鳳皇赤雀麒麟麟虞元狐見于雋洛陽沂鄭等州當載之本紀也貞觀十八年吐谷渾執行人馮臚承趙道德吐谷渾傳云趙道德未知紀傳孰是

明皇紀

睿宗明皇紀景雲二年五月辛丑西城公主爲金仙公主隆昌公主爲玉真公主仍徵金仙玉真觀開元二年六月內出珠玉繡服等令于正殿前焚之謹按睿宗實錄云三月癸丑制爲皇女金仙玉真公主于京城各置一觀仍以金仙玉真爲名以年歷推之五月無辛丑明皇實錄云七月內出珠玉繡縵于殿前焚之是二紀日月有誤又景雲二年八月章安石爲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當在庚申而誤書丁巳開元二年七月張王重茂薨當書丁未而誤爲辛未十一月庚寅葬高祖實錄書辛卯如此之類實多如天

寶十三載九月上御勤政樓試四科制舉人加詩賦實錄所書則是年十月舍光殿試舉人加詩賦又十三年十月乙巳舉國公資瑣瑩當在十二月而誤書十月本紀所書日月尤不足信也明皇以延和元年八月受內禪改元先天其年行事猶繁之容宗至二年十二月改元開元則其年自正月以下皆明皇行事不當復稱先天二年尙附睿宗紀也愚謂開元元年即位明皇踐位之始年也睿宗紀先天元年八月庚子帝傳位于皇太子明皇紀復云七月壬子制皇太子可即皇帝位二紀日月誤矣明皇紀載安祿山叛逆之迹繁復不當非成敗之繁當書之祿山本傳載于紀者如十一月丙寅安祿山起漁陽十二月辛卯安祿山陷陳留甲午陷黎陽丁酉陷東京辛丑皇太子帥師討祿山十五載六月乙未皇帝幸蜀丙寅陳湯國忠七月庚申皇帝幸蜀其餘車駕所次皆書祿山本傳從省文春秋之法四時具爲年舊史或關一月或關一時不書首月多矣蓋宗紀元和不書四年正月惟以四月終二年十二月下節編之闕也

元獻皇后傳

元獻楊皇后傳云開元十七年葬細柳原明皇命張說爲誌文云石獸澀兮綠苔黏宿草殘兮白墜墜園陵閉兮脂粉暗不知何年今開銳直按張說集節開太子妃楊氏墓誌云初上在東宮妃有女弟選爲良嬪生忠王又被鞠養忠王之事然則元獻傳云肅宗撫鞠于王妃又引張說誌文皆誤也疑元獻之薨不在開元十七年劉昫誤以節開妃爲元獻后也

程懷直傳

德宗紀貞元二年六月橫海程日華卒以其子懷直權知軍州事十年三月懷直來朝賜安業宅復令還鎮十一年九月滄州大將程懷信逐其帥程懷直爲左龍武統軍至六年十二月己丑卒猶以左龍武統軍程懷直卒書于紀而本傳云懷直以爲懷信所逐因來朝覲德宗優容之賜甲第懷信卒懷直子執恭知留後事乃遣懷直歸滄州十六年卒年四十九按順宗紀貞元二十一年七月癸巳橫海軍節度使滄州刺史程懷信卒以子副使執恭起復滄州刺史橫海軍節度使是懷直先卒六年然後執恭留務以是明之執恭非懷直之子懷直未嘗復歸滄州傳之誤也

孔巢父傳

孔巢父傳建中四年宣慰魏博而德宗紀云建中四年十二月癸酉命孔巢父潛寄宣慰紀之誤也巢父傳不得誤守被出使而書守被過害傳之闕也

韓愈傳

韓文公父仲卿謹按李白武昌令韓君去思碑及李嗣真甫撰文公行狀神道碑則仲卿以銅陵尉補武昌令徙鄆陽令終校書郎本傳云無名位謬矣文公安定桓王茂五世孫又雲卿有名大歷間亦當見文公傳首如漢書司馬遷揚雄傳例又李嗣真甫撰張籍侯喜賀文公之高弟也孟郊李觀庶全文公所與也皆無卓然殊尤之質附于文公傳末如漢書唐林符見于兩傳傳此敘事之體也

羣臣正傳八百六十三人 子孫附見五百八十二人 附傳二百十八人 忠義五十人 孝友二十六人 卓行五人 隱逸二十三人 循吏十九人 宦者二十一人 賈吏十六人 外國六十二

文武官數

元和中二千七百八十八員 大和中二千七百九十九員 十道州縣

田數

關內 河南 河東 河北 山南 隴右 淮南 江南 劍南 嶺南 州府三百二十八 縣一千六百三十九 緡廩州府八百五十六 天祐以前方鎮六十四 外有觀察使五 防禦使六 關內十二 河南九 河東九 河北六 山南東四 河西二 隴右二 劍南五 淮南一 江南東四 江南西四 黔中一 嶺南五 山南西四

兵數

開元中一千四百四十萬三千八百六十二 頃一十三 大和中一千一百六十八萬八千三百五十四 頃

稅賦

天寶中租錢二百萬餘緡 粟一千九百八十萬餘斛 庸調絹七百四十萬餘匹 綿一百八十萬餘疋 布一千三十五萬餘端 大和中稅錢八百五十九萬二千六十一 緡九百九十文

馬數

開元中四十九萬人 大和中九十九萬七百一十五人

鹽數

開元中三十二萬五千七百匹 肅宗上元以後九百萬餘緡

運米

大和中四百八十一萬二千四百四十一 緡三百九十文 天寶中二百五十萬石

唐書直筆卷四

新例須知

高祖至哀帝二十帝十四世 享國二百八十九年

高祖 太宗子內 高宗子內 中宗子內 睿宗子內 玄宗子內 肅宗子內 代宗子內 德宗子內 順宗子內 憲宗子內 穆宗子內 敬宗子內 文宗子內 武宗子內 宣宗子內 懿宗子內 僖宗子內 昭宗子內 哀帝子內

諸王二百一十一

宰相三百七十一人

高祖十人 太宗二十三人 高宗四十二人 武后六十八人 中宗十六人 睿宗十二人 玄宗二十四人 肅宗十六人 代宗五人 德宗三十四人 順宗五人 憲宗十七人 穆宗九人

敬宗一人 文宗十三人 武宗七人 宣宗十九人 懿宗十五人 僖宗十四人 昭宗二十二人 哀帝二人

列傳二千二百四十六人

后妃三十三人 公主二百十四人 列女四十七人 婦人計二百九十四人

唐書直筆 卷四

黃編 孫探分附庶士... 孫探分附庶士... 孫探分附庶士...

孝友 任敬臣 支叔才 程襄師 武宏度 宋思禮 鄭濟源 元讓 高敬儒 章全益 沈...

季陸 許伯會 侯知道 許法慎 林贊 陳饒奴 王博武 謝武 謝武 謝武...

隱逸 朱桃椎 秦系 張志和 陸羽 陸龜蒙 陸羽 陸龜蒙 陸羽 陸龜蒙...

循吏 韋升 韋嗣 韋宙 韋宏宣 薛元賞 何易子 謝武 謝武 謝武...

儒學 蕭子雲 蕭子雲 蕭子雲 蕭子雲 蕭子雲 蕭子雲 蕭子雲 蕭子雲...

敬本 盧鳳冰 王仲邱 康子元 侯助 章彤 陳京 章公肅 以下十一人...

文藝 劉凝器 元正 元義方 元季方 王助 呂向 張旭 裴閱 皇甫冉 李觀 鄭度...

著存 柳非 歐陽詹 歐陽柁 吳武陵 李頌 吳融 謝武 謝武 謝武...

列女 房玄齡妻盧 李會屏 汴水李 堅貞節婦李 高淑妻秦 王耕妻章 盧惟清妻徐...

外戚 鄭光 鄭光 鄭光 鄭光 鄭光 鄭光 鄭光 鄭光 鄭光 鄭光...

官宦 略奉先 劉貞亮 馬存亮 嚴進美 仇士良 劉克明 劉季述 張彥宏 謝武...

外國 延陀 拔野古 僕骨 同羅 吐谷渾 契苾羽 多覽葛 阿咥 葛邏祿 找悉蜜...

都播 骨利幹 白鬻 烏羅渾 烏九 鞠 俞折 駸馬 大漢 黠戛斯 沙陀 流鬼 絃...

下 蒙遜 越祈詔 浪穹詔 遼陽詔 施浪詔 扶南 投和 曠博 室利佛逝 名度...

單單 昆明 傍望 傍望 傍望 傍望 傍望 傍望 傍望 傍望 傍望...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儀衛 儀衛 儀衛 儀衛 儀衛 儀衛 儀衛 儀衛 儀衛 儀衛...

禮儀 禮儀 禮儀 禮儀 禮儀 禮儀 禮儀 禮儀 禮儀 禮儀...

新志三種 新志三種 新志三種 新志三種 新志三種 新志三種 新志三種 新志三種...

儀衛 儀衛 儀衛 儀衛 儀衛 儀衛 儀衛 儀衛 儀衛 儀衛...

宰相 宰相 宰相 宰相 宰相 宰相 宰相 宰相 宰相 宰相...

唐書著于五代... 唐書著于五代... 唐書著于五代... 唐書著于五代... 唐書著于五代...

而禮樂志可完矣... 而禮樂志可完矣... 而禮樂志可完矣... 而禮樂志可完矣... 而禮樂志可完矣...

近而書若牛僧孺... 近而書若牛僧孺... 近而書若牛僧孺... 近而書若牛僧孺... 近而書若牛僧孺...

是也。或子孫無大善... 是也。或子孫無大善... 是也。或子孫無大善... 是也。或子孫無大善... 是也。或子孫無大善...

另籍叔唐書直筆... 另籍叔唐書直筆... 另籍叔唐書直筆... 另籍叔唐書直筆... 另籍叔唐書直筆...

說折衷豈比... 說折衷豈比... 說折衷豈比... 說折衷豈比... 說折衷豈比...

者十之八九... 者十之八九... 者十之八九... 者十之八九... 者十之八九...

當時意見亦不能... 當時意見亦不能... 當時意見亦不能... 當時意見亦不能... 當時意見亦不能...

退點筆一過... 退點筆一過... 退點筆一過... 退點筆一過... 退點筆一過...

退點筆一過... 退點筆一過... 退點筆一過... 退點筆一過... 退點筆一過...

退點筆一過... 退點筆一過... 退點筆一過... 退點筆一過... 退點筆一過...

退點筆一過... 退點筆一過... 退點筆一過... 退點筆一過... 退點筆一過...

退點筆一過... 退點筆一過... 退點筆一過... 退點筆一過... 退點筆一過...

退點筆一過... 退點筆一過... 退點筆一過... 退點筆一過... 退點筆一過...

退點筆一過... 退點筆一過... 退點筆一過... 退點筆一過... 退點筆一過...



讀舊唐書隨筆

蔡世欽 著

讀舊唐書隨筆

玉山 蔡世欽 石坪 著

吳兢傳有史才敘事簡要蕭蕭奏取所撰國史六十卷章述傳國史自令狐德棻至於吳兢雖累撰述竟未成一家之書述始勒成國史百一十二卷事簡而記詳蓋兢述同於秘閣詳錄四庫書者述史固多於兢矣楊絳引德棻會孫岷入史館修元代二宗實錄子進岷所撰代宗實錄四十卷表石晉時所增為百九十卷進所撰德宗實錄五十卷

讀舊唐書隨筆

日

證聖起乙未春一月訖乙未秋八月無所謂證聖二年也證聖之有二年則見地理志新舊書並同按證聖元年九月改元天冊萬歲其臘月又改元萬歲登封是年冊萬歲不成乎年也不成乎年故紀年不數天冊而通數證聖登封未改元之正月不得不屬證聖二年矣萬歲登封以臘月改元與證聖共在歲乙未而書原本連屬殆未為誤也考證聖元年後為改元本年地理所志必乙未正月事故稱證聖二年正月者子月也武后依周制故十二月為臘月改舊正月為一月

貞元七年二月己巳涇原帥劉昌復築平涼城昌復汝甸而功畢兩復字並衍文三月甲子劉昌築胡谷堡改名彰義堡即十一年春於涇川彰信堡置潘原縣者當據劉昌本傳又於平涼口別築胡谷堡名曰彰信非彰義也是年正月壬戌朔二月不嘗又有己巳常是癸巳之訛太和三年五月丙申橫海軍節度使李祐卒祐本傳非橫海軍乃洽德景節度也先是祐著殺李同捷而祐以是日入滄州不言祐疾也祐送同捷母妻及男赴闕而著以是日貶循州不因祐疾也著為宣慰使而諸鎮怒之必有專擅失道者貶者已足謝諸鎮何至於殺者若祐卒月餘乃賜著自盡無與諸鎮之怒矣故紀傳皆略不書通鑑李祐同捷相殺再洪大醫疾遂劇上曰祐若不書死是者殺之也李西陽書自盡此是李祐赴闕丁亥後丙申前十日內事蓋祐有不泰於元功見重於文宗聞其病劇所由而歸罪於著故於其卒也而賜著死耳豈循州之

讀舊唐書隨筆

許借支養廉較當日加給兩月俸料體恤尤厚然仕途壅滯有三四年為選人者將何道而俾免京債必有能起而議之

大中二年勅昨以李威所訴已經遠貶當從李德裕傳作李威威與汝納訟德裕皆白敏中令狐綯崔鉉等使之然衛公亦有自取之道焉觀其奏請重修宗實錄用意彌縫適形其謬耳

肅宗張皇后傳去疑去奢去逸皇姨弟也皆至大官去盈尚元宗女常芬公主去盈當即去奢

紀傳多從原文劉昫未及改正苑君璋傳稱執我行人猶寶皇后傳稱歸於我帝其類甚多非難辨也論贊則唐史臣筆更一目瞭然韓愈蔣係論順憲二宗偶存其名豈昫書之例焉

廬陵王瑛武德元年歷信州總管河間王孝恭二年授信州總管三年改信州為夔州使此信州為江南東道武德初置地理志漢魚復縣梁置信州周為永安乾元初江南東道置信州敬宗紀長慶四年二月丙戌貶翰林學士駕部郎中知制誥龐嚴為信州刺史是也新書屬江南西道

巢刺王傳文與李綱傳複四百三十字劉昫未及刪改按本傳高祖怒甚以下至皆非其罪也俱當刪去但云高祖以罪欲斬李綱對得免足矣蓋語具綱傳也綱傳較類諫不納下可兩言舉括之日乃表以聞及并州陷竟接高祖怒甚刪去乃上表曰以下至并州遂陷以上較為直捷蓋表文及使父老詣闕憤士達致陷於武周皆巢刺王傳本事與李綱無涉

李靖李勣合傳輔公柝自保石頭城道陳正通等率步

騎屯青林馮惠亮率舟師二萬屯當塗所謂水陸分守也當塗軍鐵連巨艦仍於江西結壘青林軍仍於梁山屯築城柵十里所謂犄角之勢也前敘連鐵鎖以斷江路是惠亮舟師非正通步騎六字似衍文後敘水陸兵各十萬亦與三萬二萬抵牾當塗河開王

凌煙閣二十四人趙公第一故其與遂良詔陷劉洎吳王恪於前枉害道宗於後宗室傳論以為天網不漏者本傳俱不之及而獨哀死非其罪益不欲以罪掩功也

英公傳不敘勅立武氏亦猶其意耳然高宗紀先書遂良以諫立昭儀貶次書無忌以冊立皇后命可謂微而顯矣無忌傳載貞觀十七年圖畫功臣詔遺漏申公士廉一人

房元齡傳太宗因謂諸功臣以下百七十七字與淮安王傳文複但改神通理屈句云及見太宗以漢蕭何指蹤推轂喻神通通理屈可舉括其事

碑小復立故只載停婚然十漸不終又貞早見及此矣此疏當從新書補入若諫資送公主事已見文德皇后傳宜刪

太宗柳風沐雨未暇詩書世傳故特開文學館杜如晦房元齡以下于志常蘇世長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元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顏相時許敬宗許元謂之十八學士望比登瀛焉及圖形敬靈文達蘇世謂之十八學士望比登瀛焉及圖形而薛收已死太宗嘆之其承命而各為之贊者褚亮也故載元傳顧敬宗何人而薰藉同器贊之得毋汚陽翟筆耶

裴開書行以愛患武后左遷劉樂城仁郝飯山處倂倂處正論能折武后之心前史韋述拘泥證法詆諆樂城與聞喜子光同譏毋乃以一肯掩大德乎傳後各載章說

而於總論折衷之可謂欽梁公嗜矢矣

前唐紹傳先天二年冬今上講武驪山後澤王上金傳開元十二年今上削璽王爵復召義珣嗣澤王則徐有功傳今上踐祚自是元宗時史臣之稱不書年號可知

楊元亨兄弟以忤易之而族被凶名崔義元父子以贊武氏庇昌宗而世榮列戟人心豈尙有好惡耶然彼此對鏡邪正瞭然得春秋比事徵指

于燕公志輔導皇儲始終無忤厥職而王皇后被廢曠持兩端斯白璧之玷矣事有世所共知若李英公協贊武氏者但附見他傳若燕公用意甚微則特著之本傳使賢者知所戒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可不謹歟

裴炎劉之廢中宗立豫王也可謂教孫升木矣無端舉廢立大柄假之女后以為己功乃欲其返正得乎顧託之臣如此其死又何足惜

張柬之與之力薦之者狄梁公梁公復辟之功薦之者閔右相右相觀過知仁再造唐室以馳譽丹青目之王逸少人以書掩獨非晉史之過歟

遺表薦宋璟李傑李朝隱虛從願其惓惓身後且如此虛懷慎慎伴食相哉獨非同輩樞密者固姚崇恐亦未能多讓矣子負弟奕並傳清白其家風亦正可想

李林甫自無學術以九齡文行為上所知心頗忌之乃引牛仙客知政事此元宗治亂大關也雖無武惠妃陷太子事邪正能兩立哉曲江諫止而林甫代相自載太子瑛傳不必遽謂無識

牛仙客信孫閣休咎之談乃張九齡傳載周子諫妄言休咎意子諫即據休咎之言以徵仙客不宜登相位及廷詰辭窮乃斥為妄欺崔希逸奏仙客河西狀正林甫

引仙客之端也三傳互參詞意始備

高仙芝之平勃律也約七月十三日辰時會吐蕃連雲堡計自安西往連雲堡日程當在六月前五十餘日矣八月虜勃律班師九月復至連雲堡與邊令誠等相見其月末還密播川使告捷及還河西夫蒙靈贊歸仙芝令誠具奏其狀以仙芝代靈贊為四鎮節度計日程正當十二月播密川七十餘日至安西封常清傳天寶六載從仙芝破小勃律十二月仙芝代靈贊為安西節度是也本傳其年六月制授仙芝云云當改十二月前於勃律公主出降並不其國下始接天寶六載乃史家倒裝文法

寶參得罪其故詳李異傳而班宏傳云宏頗有力焉者蓋宏惡參傾參又薦張滂以制宏滂投徐榮徒領表則宏為榮故而惡之傾之愈力不獨謀殺於異也通承上副寶參以下言非有關文

李泌傳必妄庸子所作彼方以泌為長於鬼道故得大用及在相位隨時俯仰引輕薄之流者雖明知其生平大節如新書所載豈肯更一語及之哉劉昫弗加深考與王璠同列一卷論擬以左道惑眾殺嗟夫桓靈堯舜數語使盧杞姦邪卒於貶所為鬼道者安得此言耶

李西平十五子憲次第十又云憲晨第五子晟十子憲翹最仁孝前後傳文抵牾

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乃所以為陸宣公也吉甫罪有可貶則貶之及相遇忠州不銜前事吉甫禮誠厚矣宣公何慙焉又何懼焉陛下怒臣未已姜公輔此奏明云得之寶參是時參已貶郴州宣公何心必死之而後快哉乃謂參死費有力焉則時議之謬妄不當採入

傳姜公輔傳服闋授右庶子久之不遷洎陸贄知政事以有翰林之舊數告贄求官贄密謂公輔曰子昔見

郴州賈相言為公奏擬數矣上旨不允有怒公之言據此宜公止姜之求官非欲死質也公輒恐懼上厲之罷官為道士久之未報後又庭奏德宗問其故公輒不敢

一狂獷書生謀專節鉞統領三川之請劉闢也非草草也舉為社稷大計欲表請皇太子監國使闕京師覘人情附叔文否及宰相執誼相與何如耳乃謂臯感其奸說志未可量斷不其然

惡人不禁其有後而善者不獲令終王武俊者史思明恆州刺史李寶臣裨將耳寶臣卒子惟岳謀襲位時兼有易深趙洽冀定武俊子士真縊殺之上聞投武俊恆冀而深趙洽康日知易定滄投張孝忠武俊怒失趙定

二州朱滔亦怒失深州同叛僭稱趙王以恆州為真定府不已悖乎興元下詔削僞號授成德軍節度與李抱真合軍鉅鹿走朱滔升恆州為都督府武俊為長史子士真佐父立功繼立恬然守善不可謂非承順也承宗

長子虜德樣保軍觀察薛昌朝盜殺宰相武元衡叛逆實甚及吳元濟誅始懼李師道死奉法逾謹弟承元泣辭留後朝命田宏正帥成德軍斯不愧士真子矣乃其

衙內兵馬使王廷湊盡害去正將吏家族與朱克融謀拒王命雖有子元逵素懷忠順頓革父風然使力善者遭慘海君子觀沂國父子宏正而嘆天之不欲治唐矣居喪奪情日起復程日華貞元四年卒子懷直起復為

留後海軍明年起復正授節度觀察使再書起復於文為復然服尚未闕於義無失也考證則貞元二年卒不當云起復以服順宗二十子莊憲皇后王氏生憲宗皇帝下當遺福

王綰三字蓋福王傳明言母莊憲王皇后憲宗同出也餘十八王本錄不載毋氏當是十七王新書前王昭儀作張昭訓後王昭儀又生邵王約岳王親別有據

敬宗晚朝劉柄楚頰叩龍墀出血苦諫何其言之似於忠也然使因此而信為忠得益遲其鷹犬之才則搏噬何所弗至矣其忠也正所以為佞歟

薛元夫 或操心如一不可動搖其置佛寺時猶其居陽羨耳豈以威劫而搆成人罪哉故君子貴乎養之有素贊贊兄弟不誦權貴秘監甯之教也寒松倚巖之巢

身後可想然李臨淮為天子討賊必待救而後饋數萬眾不潰散即是謂可與守正不可與明權韓宏一日殺三百人對賓僚談笑自若很甚致書武元

衡恥在王鈔下放甚雖居統帥不欲諸軍立功賊甚放很且賊心中豈尚有朝廷哉以英明如憲宗不能制之以禮苟非勢屈入覲惡知其所終焉故曰幸也

先處分停日膳而後迎李質不留弊以遺帥也韓元當兄宏節制宣武時謙恭得士心故不戰而入大梁其感汴人者有素矣又得牙將如質者軍政安得不諧焉

盧杞沮李懷光之朝致叛以王翹告故已見杞傳矣崔甯之殺翹與謀焉本傳不載殆愛而不知其惡也抑重表其威望習術而黨邪害正止於杞傳微著之而不欲顯暴其惡歟

改進憲宗實錄文宗復令改正永貞時事故章處厚別撰順宗實錄三卷無復昌黎筆矣特存昌黎及其婿蔣係論於順憲二宗紀後則路韋亦有不欲盡沒者乎

贊謂全義述實貞元失策是已謂震薄刑元和復興則否論云朝無實帥之刑蓋自恥也恥之一字甚於刑毀寓之可恥甚於全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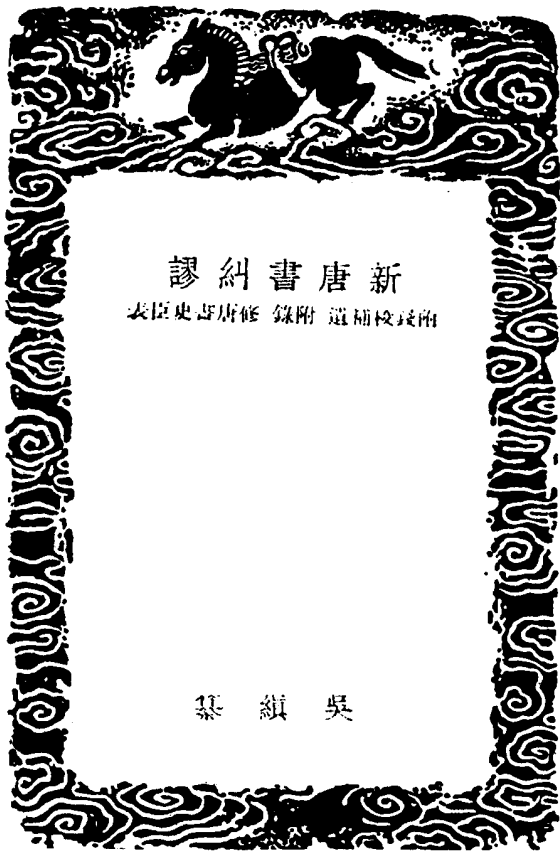
孟簡疏論吐突承璀語許得罪矣又從而賂之殺陸贄以滅口傳僅譏其濁浮圖竊謂明於內典者必不喪心病狂至此

李端盧綸不入文苑而見於虞仲簡辭傳簡辭兄弟雲搏水擊鬱為鼎門固已虞仲第敘官階亦因子以傳父恐非義例

王鐸鎮魏州行則肩輿妓女夾侍餐飯御盡美一時樂彥訓豔而害之宜矣僖宗國步已艱不思枕戈飲血區區以收京城功自侈許以忠義殊恐過當錄其功焉可耳

王涯不與訓注之謀亦以赤族史謂其食糧固寵不遠邪佞雖未明著其事而鹽鐵權茶諸使皆訓注力也百姓方投以瓦礫較瑋諸人作孽尤重矣又何冤焉

張仲方傳謹按諡法下脫曰敬者夙夜敬戒曰敬善曰敬明乃訓易曰一十七字憲下脫也字法也上刑刑也二字當依沈鈔本補入



新唐書糾謬

表臣史書唐修錄附遺補校校南

集 續 吳

新唐書糾謬序

史才之難向矣。游夏聖門之高弟，而不能贊春秋一辭。自秦漢迄今，千數百歲，若司馬遷、班固、陳壽、范曄之徒，方其著書之時，豈不欲曲盡其善，而傳之無窮，然終亦未免後人之詆斥。至唐獨稱劉知幾，能於脩史之外，毅然奮筆，自爲一書，貫穿古今，譏評前載，觀其以史自命之意，殆以爲古今絕倫，及其其所論著，而考其謬反，則亦無異於前人。由是言之，史才之難，豈不信哉！必也編次事實，詳略取捨，褒貶文采，莫不適當，稽諸前人而不謬，傳之後世而無疑，粲然如日星之明，符節之合，使後學觀之，而莫敢輕議，然後可以號信史。反是，則僞史愈多，而譏議愈衆。秦天下後世何，我宋之興，一祖五宗，重熙累洽，尊儒敬道，儲思藝文，日以崇廣，學校脩纂文史爲事，故名臣綴緝，不絕於時。前朝舊史，如唐書、泊五代實錄，皆已脩爲新書，頒於天下。其間惟唐書自頒行迄今幾三十載，學者傳習，與遷固諸史均焉，緝以愚昧，從公之隔竊，嘗閱新書，開有未通，則必反覆參究，或舛駁脫謬，則筆而記之。歲時稍久，事日益衆，深怪此書抵牾穿穴，亦已太甚，揆之前史，皆未有如是者。推本厥管，蓋脩書之初，其失有八：一曰責任不專，二曰課程不立，三曰初無義例，四曰終無審覈，五曰多採小說，而不精擇，六曰務因舊文，而不推考，七曰刊脩者不知刊脩之要，而各徇私好，八曰校勘者不舉校勘之職，而惟務苟容，何謂責任不專，夫古之脩史，多出一家，故

新唐書糾謬序

一

新唐書糾謬序

二

司馬遷、班固、姚思廉、李延壽之徒，皆父子論議，數十年方成，故通知始末，而事實貫穿，不抵牾也。惟後漢東觀漢記，纂述無統，而前史譏之，況夫唐之爲國，幾三百年，其記事亦已衆矣，其爲功亦已大矣，斯可謂一朝之大典，舉以委人，而不專其責，則宜其功之不立也。今唐史本一書也，而紀志表則歐陽公主之傳，則宋公主之所主既異，而不務通知其事，故紀有失而傳不知，封公而傳乃郡公之類，傳有誤而紀不見，如宋宣帝傳，則有七人之類，豈非責任不專之故歟！何謂課程不立，夫脩一朝之史，其事匪輕，若不限以歲月，責其課程，則未見其可，嘗聞脩唐書，自建局至印行罷局，幾二十年，脩書官初無定員，皆兼他它務，或出領外官，其書既無期會，得以安衍自肆，苟度歲月，如是者將十五年，而書猶未有緒，暨朝廷訝其淹久，服加督促，往往遣使就官所取之，於是乃倉猝牽課，以書來上，然則是書之不能完，又何足怪，豈非課程不立之故歟！何謂初無義例，夫史之義例，猶網之有綱，而匠之繩墨也，故唐脩書，而敬播、令狐德棻之徒，先爲定例，蓋義例既定，則一史之內，凡乘筆者皆遵用之，其取捨詳略，褒貶是非，必使後人皆有考焉，今之新書，則不然，取彼例以較此例，則不同，取前傳以比後傳，則不合，詳略不一，與前紀前同，詳略不同，則去取未明，如皇太子改名并廢節名及上一史之內，爲體各殊，豈非初無義例之故歟！何謂終無審覈，方新書來上之初，若朝廷付之有司，委官覆定，使詰難糾駁，審定刊脩，然後下朝臣博議，可與未可施用，如此則初脩者必不敢減謬，審覈者亦不敢依違，庶乎得爲完書，可以傳久，今其書頒行已久，而疎謬舛駁，於今始見，豈非終無審覈之故歟！何謂多採小說，而不精擇，蓋唐人小說，類多虛誕，而脩書之初，但期博取，故其所載，或全篇乖舛，如代宗傳，與非多採小說，而不精擇之故歟！何謂務因舊文，而不推考，夫唐之史臣書事，任情者多矣，如吳兢書魏齊公事，可以推知當日史臣書事，與舊止在其事，吉甫與安可悉依循而書，今之新書，乃殊不參較，但循舊而已，故其失與唐之史臣無異，如太宗放死四十三城之類，豈非務因舊文而不推考之故歟！何謂刊脩者不知刊脩之要，而各徇私好，夫爲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實，二曰褒貶，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書，斯謂事實，因事實而寓懲勸，斯謂褒貶，事實褒貶既得矣，必資文采以行之，夫然後成史，至於事得其實矣，而褒貶文采則闕焉，雖未能成書，猶不失爲史之意，若乃事實未明，而徒以褒貶文采爲事，則是既不成書，而又失爲史之意矣，新書之病，正在於此，其始也，不考其虛實有無，不校其彼此同異，脩紀志者則專以褒貶筆削自任，脩傳者則獨以文辭華采爲先，不相通知，各從所好，其終也，遂合爲一書而上之，故今之新書，其間或舉以相校，則往往不自白黑方圓之不同，是蓋不考事實，不相通知之所致也，斯豈非刊脩者不知其要，而各徇私好之故歟！何謂校勘者不舉校勘之職，而惟務苟容，方新書之來上也，朝廷付裴煜、陳薦、文同、吳中、錢藻使之校勘，夫以三百年一朝之史，而又脩之幾二十年，將以垂示萬世，則朝廷之意，豈徒然哉，若校勘者止於執卷唱讀，案文驢對，則是二三行吏，足辦其事，何假文館之士乎，然則朝廷委屬之意，重矣，受其責而校勘者安可不思

新唐書糾謬序

三

必也討論難。刊削難。使成一家之書。乃稱校勘之職。而五人者曾不聞有所建明。但循故轍。惟務暗曜。致其間說文。歷歷具存。自是之後。遂如之天下矣。豈非校勘者不舉其職。而惟務苟容之故歟。職是八失。故新書不能全美。以稱朝廷算術之意。恐每成憤歎。以為必再加刊削。乃可貽後。況方從臣巴峽。僻陋寡聞。無他異書。可以考證。止以本史自相質正。已見其然。意謂若廣以它書校之。則其穿穴破碎。又當不止此而已也。所記事條。叢雜無次。觀於檢閱。方解伏還朝。舟中無事。因取其相類者。略加標比。離為二十門。列之如左。名曰新唐書糾謬。謂擯舉其謬誤而已。腐淺之見。烏足貽之同志。姑投之巾箱。以便尋釋而備遺忘云。

元祐四年己未八月望日。夷陵至喜亭成林吳縝序。

進新唐書糾謬表

臣縝言。準尚書省劄子。節文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侍讀胡宗愈奏。昨蒙恩命。侍讀邇英。竊慮將來當次讀唐書。按新唐書。乃歐陽脩宋祁據舊史所撰。脩與祁皆當世名儒。所撰唐書。亦雜採諸家異說。脩撰帝紀表志。而祁為列傳。各據所聞。商略不同。故其所書事。詳略先後。不免或有差誤。竊見左朝散郎前知蜀州吳縝。撰成新唐書正謬。分二十門。是正差誤。伏望聖慈。指揮下本官。令繕寫進呈。取進止。三省同奉聖旨。許脩寫投進者。唐書新史。久模印以頒行。獨地曠生。忽著書而竊議。通臣建請。容旨俯從。祇奉詔文。伏深兢惕。臣縝誠惶頓首。臣竊惟唐室。最近聖朝。著紀者將三百年。傳世者凡二十帝。其國家興衰之迹。及君臣治亂之端。賢人君子功名德業之口。成元惡大姦禍敗破亡之明鑑。簡編叢夥。滋恐混淆。訖於末年。未有完史。暨五季天福之際。有大臣趙彞之徒。縱緝舊聞。次序實錄。草創卷帙。相與規摹。僅能終篇。聊可備數。斯蓋時異光華之旦。人非宏傑之才。辭采不足以發揮幽潛。書法不足以登動觀聽。紀述取捨。乖舛舛差。我仁宗皇帝。所以臨文咨嗟。思成書於盛際。冀垂憲於永年。申命名儒。博招時彦。訪朝紳之撰述。發策府之秘藏。無使逸遺。悉歸采摭。討論潤色。積十有七年。刪削增多。成二百餘卷。然而篇第浩博。事條猥并。刊削之官。既分。編集之員。不一。好尚各異。責任靡專。記事止於筆端。

進新唐書糾謬表

定論出於言下。曾不參考。無適從。善惡多相異之辭。紀傳有不同之事。虛實詳略。年月姓名。闕漏復重。抵牾駁雜。既布傳之已久。但習用而莫知。臣雖至愚。常切私憤。從吏之暇。披卷以尋。歲月寔深。瑕瑜愈見。悲惟仁祖。可謂聖時。集當世之名臣。成前朝之大典。期示萬載。自為一家。豈容方來。復有異論。臣是以夙夕與念。啓處不遑。欲味死以開陳。願據文而刊正。方將具奏。封。敢謂皇帝陛下。曲賜允從。許令寫進。論言炳耀。實私室以生光。管見迂疎。竊寔聰而增懼。自量不遑。難道嚴誅。仰乞容慈。特垂矜貸。其上件文字。初名新唐書正謬。尋以未嘗刊正。止是糾擯謬誤而已。遂改為新唐書糾謬。凡二十門。為二十卷。已繕寫了畢。謹隨表附遞。上進以聞。臣縝誠惶頓首頓首謹言。

紹聖元年九月日。左朝請郎前知蜀州軍州事臣吳縝上表。

新唐書糾謬二十門目錄

- 一曰以無為有 第一卷
- 二曰似實而虛 第二卷
- 三曰書事失實 第三卷
- 四曰自相違舛 第四卷
- 五曰年月時世差互 第五卷
- 六曰官爵姓名謬誤 第六卷
- 七曰世系鄉里無法 第七卷
- 八曰尊敬君親不嚴 第八卷
- 九曰紀志表傳不相符合 第九卷
- 十曰一事兩見而異同不完 第十卷
- 十一曰載述脫誤 第十一卷
- 十二曰事狀遺復 第十二卷

新唐書糾謬二十門目錄

- 十三日宜削而反存
- 十四日當書而反削
- 十五日義例不明
- 十六日先後失序
- 十七日編次未當
- 十八日與奪不當
- 十九日事有可疑
- 二十日字書非是

- 第十三卷
- 第十四卷
- 第十五卷
- 第十六卷
- 第十七卷
- 第十八卷
- 第十九卷
- 第二十卷

新唐書糾謬卷第一

成林 吳 續纂

一曰以無爲有
 代宗母吳皇后傳
 李吉甫謀討劉關
 劉關拒却頡利
 馬璘擊潰史朝義兵
 裴巨卿竇孝誑無傳而有傳
 代宗母吳皇后傳
 肅宗章敬吳皇后傳云后幼入掖廷肅宗在東宮宰相李林甫陰謀不測太子內憂髮髮班禿後入謁玄宗見不悅因幸其宮願廷字不汛捕樂器座左右無嬖侍帝愀然謂高力士曰兒居處乃爾將軍使我知乎詔選京兆良家子五人虞侍太子力士曰京兆料擇人得以藉口不如取掖廷衣冠子可乎詔可得三人而後在中因蒙幸忽疑厭不寤太子問之辭曰夢神降我介而劍決我脅以入殆不能堪燭至其

文尚隱然生代宗爲嫡皇孫生之三日帝臨深之孫體羸弱負母嫌隨更取他宮兒以進帝視之不樂母叩頭言非是帝曰非爾所知趣取兒來於是見嫡皇孫帝大喜向日視之曰福過其父帝避盡內樂宴其願力士曰可與太子飲一日見三天子樂後性謙柔太子禮之甚渥大昕案李德裕次即此
 今案本紀代宗以大歷十四年崩時年五十三大昕案唐會要代宗以開元十四年五月十三日崩年五十四是歲已未推其生年實開元十五年丁卯歲而李林甫以開元二十年方爲宰相且案林甫本傳其未爲相之前亦無謀不測以傾東宮之事此其證一也又案開元十五年太子瑛尙居東宮至二十五年瑛始廢二十六年六月肅宗方爲太子是歲成實則代宗已年十二矣此其證二也且肅宗既爲太子其宮室之內汛捕廷宇整飾樂器宜各有典司玄宗既臨幸其宮則主者當汛灑將飾以爲備豫豈有乘輿方至而有司恬然不加嚴飾除治以俟之者乎就如肅宗誠憂林甫構扇不測則復危懼不過中自隱憂而已何豫於草灑掃典樂器之人而亦不舉其職歟此其證三也代宗既於玄宗爲嫡長孫而又生之三日玄宗親臨深之其事體亦已不輕彼負母者遂敢率爾取他兒易之上欺人主下易皇孫靜尋其言有同戲劇雖人臣之家亦不至是況至尊之前乎此其證四也由是言之則吳后傳中所言虛謬可見蓋出於傳聞小說增飾之言不足取信於後世也

李吉甫謀討劉關

李吉甫傳云避中書舍人劉關拒命帝意討之未決吉甫獨請無置宜絕朝貢以折姦謀高崇文圍鹿頭未下嚴驥請出并州兵與崇文趨果關以攻淪合吉甫以爲非是請起宣洪鄆鄂強弩兵檣三峽之虛崇文懼舟師成功人有圖志帝從之由是崇文悉力劉關平吉甫謀居多
 今案杜黃裳傳云劉關叛唯黃裳固勸不赦又嚴驥傳云劉關叛綏建言天子始即位不可失威請必誅由是言之劉關之叛杜黃裳嚴驥亦皆請必誅非獨吉甫請無置此其證一也又嚴驥傳云綏爲河東節度使劉關反綏請選銳兵遣大將李光顏助討賊平之又高崇文傳云崇文討劉關西自關中出卻劍門兵解梓潼之圍鹿頭山南距成都一百五十里扼二川之要關城之旁連八屯以拒東兵崇文破賊於城下明日戰萬勝堆堆直鹿頭左使驍將塞死士奪而有之下瞰鹿頭城凡八戰皆捷賊心始搖大將阿跌光顏即光後期懼罪請深入自贖乃軍鹿頭西斷賊糧道賊大震其將仇良輔舉鹿頭城降遂趨成都關走追禽之又案嚴驥傳劉關反時驥爲山南節度使今吉甫傳乃云崇文圍鹿頭未下嚴驥請出并州兵且鹿頭距成都止一百五十里并州之兵與李光顏是時已皆在其行久矣今乃始云圍鹿頭未下嚴驥請出并州兵無乃太後時歟此其證二也且嚴驥傳自劉關初反綏即建請自河東選兵道將助討賊今此乃以爲山南節度使嚴驥即其誤可知此其證三也且鹿頭之距成都纔一百五十里而果圍論合皆在成都五百里之外今崇文既已圍鹿頭則其城乃必爭之地而賊方

危破之秋，是不可緩頃刻而退尺寸之際也。今乃云崇文圍鹿頭未下，請出并州兵與崇文圍果間以攻滄合，如此則是鹿頭將拔，賊勢已敗，而驪乃始建請出并州兵，吉甫方欲起宜洪斬鄂強弩，不唯其時日已太遲緩，非其所指，又皆捨近而之遠，殊非兵家攻取之要，此昭然可見其謬。其證四也。吉甫既以起并州兵入蜀為非，而請起宜洪斬鄂強弩兵，持三峽之虛，使崇文懼而師有功而悉力，然案諸人傳，則并州之兵，自初伐叛，即與崇文偕至，卒以成功，而宜洪斬鄂之兵，不聞有自三峽進者，而關亦就禽，然則吉甫所謀，竟無毫髮之效，其證五也。案杜黃裳傳云：劉闢叛，唯黃裳固勸不赦，專委崇文，凡兵進退，黃裳自中指授，無不切於機，崇文素憚劉闢，黃裳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灑代，崇文懼一死，力縛賊以獻，蜀平，羣臣賀，憲宗目黃裳曰：時卿之功，由此言之，平劉闢者，實黃裳之力，今反歸功於吉甫，此其證六也。夫黃裳以宰相而當伐叛之任，書之其傳，固其宜矣，而吉甫以一中書舍人，乃欲多有其功，就使其實，且猶未可，而況於虛乎，然則此吉甫數事，本皆無有，而今史之所述如是者，非它，蓋其子德裕秉政，日，薛重修憲宗實錄，故吉甫之美惡，皆增損而不實，若此之事，乃重脩之時，史官求書吉甫之美，而不可得，於是竊取黃裳之事，依倣而為之，爾故其事大抵相類，然不顧其開參錯抵牾，考其實則無有，今新書又因以為實而書之，無所刊正，豈朝廷重脩之意哉。

劉闢拒却頡利

劉闢傳：貞觀十一年，為夏州都督長史，時突厥攝武，都射設阿史那模末率屬帳居河南，關縱反，開離之，頡利果疑，模末懼來降，頡利急追，關逆拒，卻其衆。

今案太宗紀：貞觀四年三月甲午，李靖俘突厥頡利可汗以獻，又突厥傳：貞觀八年，頡利死於京師矣。今劉闢傳乃謂貞觀十一年頡利尚存於本國，且又考突厥本傳，亦無模末來降而頡利急追劉闢拒卻之事，此可驗其事皆虛也。

馬璘擊潰史朝義兵

馬璘傳云：從李光弼攻洛陽，史朝義衆十萬，陣北邙山，旗幟照日，諸將尤疑未敢擊，璘率部士五百薄賊屯，出入三反，衆披靡，乘之，賊遂潰，光弼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捷如馬將軍者。

今案李光弼及史思明傳：邙山之戰，思明主其軍，非朝義也，此其悞一也。又案帝紀：上元二年二月戊寅，光弼與思明戰，收績，而光弼傳亦云：官軍大潰，則此安得有賊遂潰之謂哉，此其悞二也。此蓋馬璘傳一偏之說，夸大其功，若考其實，則虛謬自見矣。

裴巨卿實孝謹無傳而云而有傳

裴守真傳云：子餘，肅卿，巨卿，別有傳，昭成寶皇后傳云：曾祖抗，父孝謹，自有傳。今案裴耀卿實抗，則已有傳，而巨卿，孝謹，則無之，大新書云：祖諱自有。

新唐書糾謬卷第二

二曰似實而虛

放死罪囚三百九十人

義陽宣城二公主四十不嫁

鄭綱作相時事皆不實

張九齡諫而太子無患

劉潼治蜀南詔不敢犯邊

放死罪囚三百九十人

刑法志云：貞觀六年，親錄囚徒，因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卽刑，及期，囚皆詣朝堂，無後者，太宗嘉其誠信，悉原之。又太宗紀云：貞觀六年十二月辛未，虛囚，縱死罪者歸其家，七年九月，縱囚來歸，皆赦之。

今案太宗紀：貞觀四年，天下斷死罪者二十九人，是舉天下一年止斷死罪二十九人，何其少也，今六年十二月，太宗躬自虛囚，而京師死罪繫者已三百九十人，又何其多也，舉京師一月以推一年之數。

不亦又多乎哉。以京師一年之數而推天下之數。則可勝言哉。四年之距六年未遠也。而多寡如是之遠。豈謂此蓋出於史氏歸美太宗之故。而實則不然也。夫太宗聰明仁智之主也。興義兵。除暴亂。拯民於塗炭之中。而措之仁壽之域。天下之人欣然如獲再生。而見父母。其心方安。而樂業懋善。而世罪。故即位纔四年。天下死罪歲止二十九人。此其效也。自四年至六年。太宗求治之意。宜未怠也。政亦四年之政。民亦四年之民。何其善惡薄。遽有殊絕。不啻百倍之遠哉。況京師乃風教之所先及者。而死罪尚如此之多。則夫幽荒遐僻。蒙化未孚者。又將奈何。愚謂此三百九十人。乃錄囚之時。舉京師輕重繫者之數。非實皆死罪也。太宗以其盛冬縲繫。故於刑。如期既至。則憐而宥之。以四年天下死罪之數而推。此則事理人情。較然明甚。若謂三百九十人皆皆死罪。而太宗釋之。事必不然也。況死罪之法。極者。其數又如此之多。其間必有巨姦極惡。乘所饑疾。其情至重。而為政者所宜剪去者。亦有過誤。愚憐窮迫。株蔓其情至輕。而為政者所宜矜貸者。是二者獄事之所常有。詎可一槩論哉。今也抵是罪者。僅四百人。其間豈無等差。一旦不問其情之輕重。舉而釋之。以太宗之聰明仁智。必不為也。以是觀之。其理豈不甚明哉。而史臣皆以死罪書之者。蓋欲歸美於太宗。故夸大其數。以見其仁心感人之至云爾。自是乘筆者。但知傳其文。不復推其實。後之學者。亦相承而未悟。故白居易和中為詩。猶云死囚四百來歸獄。蓋亦取信於史而已。然則脩新書者。固宜辨析其事。使昔之史臣歸美而今之史臣紀實之意。兩得其真。如是乃稱脩史之職也歟。

魏陽宣城二公主四十不嫁

孝敬皇帝傳云。魏陽宣城二公主。以母故幽掖廷。四十不嫁。弘開胎調。建請下降。武后怒。即以當上衛士配之。由是失愛。弘奏請數情。旨上元二年。從幸合璧宮。遇阮莸。

今案魏陽宣城二公主。皆高宗女。而蕭淑妃所生也。高宗以貞觀二年戊子歲生。而孝敬皇帝以上元二年乙亥歲薨。自戊子至乙亥。則高宗纔四十八歲。爾何緣有四十歲之女子。此當日史臣之過也。推原其意。蓋止欲甚武氏之惡云爾。然殊不顧事過其實。遺書於史。後之乘筆者。又不能推窮其實。止襲其誤而載之。自吳兢劉知幾。循纂以來。迄今已數百年。而新書又不為之討論詳究。細其信實。但從而粉澤文飾之。豈脩史之意哉。大昕案。此等事。則通鑑載其詳。云年纔三十。不嫁則過公已愆其夫矣。

鄭綱作相時事皆不實

鄭綱傳云。憲宗即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盧從史。陰與王承宗連和。有詔歸。從史辭。謂綱。謂軍山東。李吉甫密謂綱。綱言於從史。帝怒。召學士李絳。詰其故。且曰。若何而處。綱曰。誠如是。罪當族。然難以聞陛下者。曰。吉甫為我言。綱任宰相。誠名節。不當如犬彘。綱與姦臣外通。恐吉甫勢。札內忌。遂為醜辭。以怒陛下。帝良久曰。幾誤我。先是杜黃裳方為帝夷削節度。虢王室。建議我。可不關決。

於綱。綱常默。居位四年。能。又李絳傳云。時議盧從史昭義。已而將復召之。從史以軍無見儲為解。李吉甫謂綱。綱其謀。帝召絳。議欲逐綱。絳為開白。乃免。

今案憲宗本紀。元和四年二月丁卯。綱能相。至三月乙酉。成德軍節度使王士真方卒。其子承宗自稱。爾後十月辛巳。承宗始反。是月朝廷命吐突承璀為將。以討承宗。而盧從史傳云。丁父喪未官。即獻計。誅王承宗。由是奪服。領澤潞討賊。且既云從史父喪未官。而獻計誅承宗。朝廷因命復領澤潞討賊。則是亦曾在三月王士真死而承宗自立之後也。然則綱當是時。已去相久矣。綱傳所述。與帝紀及年表。并諸人傳皆不相符。其證一也。又案李吉甫以元和二年正月為相。而三年九月出為淮南節度使。至四年三月王士真死。承宗自立。十月承宗反。而朝廷討之。自後從史方有與承宗連和之事。是時吉甫乃在淮南。何由得謂綱漏言。其證二也。又至五年四月。從史方死。六年正月。吉甫再入相。是時綱已去相將二稔矣。其年月及綱從史吉甫之所在。事狀皆參差不符。其證三也。又李絳傳云。時議還盧從史昭義。已而將復召之。從史以軍無見儲為解。吉甫謂綱。綱其謀。帝欲逐綱。絳為開白。乃免。其說與綱傳又已不同。且所謂還盧從史昭義。已而將復召之者。何也。豈謂從史既奪服。復領昭義之後。朝廷方欲復召之。歟。方志宗元和之初。天下節度使如從史者。朝廷有無故而可以輕召者。歟。以從史及孔戣。裴均。烏重胤。吐突承璀等。與韓愈。杜牧等集而考之。則從史復領昭義之後。其勢可復輕召。歟。且綱傳二傳。述漏謀之因。既已不同。則其事何可復信。此蓋李絳之門生故吏。撰集絳事者。務多書其事。以為絳之美。然皆參錯不實。其後史臣為綱傳者。既無事可紀。故又取絳事而載之。展轉相因。則愈失其真。其證四也。綱傳又云。先是杜黃裳方為帝夷削節度。虢王室。建議我。可不關決於綱。綱常默。居位四年。能。案黃裳以永正元年七月為相。至元和二年正月。綱以永正元年十二月為相。至元和四年二月。能。黃裳能後。綱猶居相位。二非始能。使黃裳方當國。而事不關決。綱常默。遂先黃裳能去。以是為綱之貶可也。今黃裳既已先綱能。而綱猶居位。復為誰而默。如是者。又二年乃始能去。史筆若此。不亦太近。謬乎。其證五也。由是言之。鄭綱傳自為相之後。止此二事。後人讀之。似皆有實可信。及以紀傳參考。則全不可用。今列其事如右。且又為旁行。綱年以次陳之。於後。庶覽者了。然易見云。

乙酉	憲宗	鄭綱	王承宗	盧從史	李吉甫	李絳	杜黃裳
永正元年	八月乙巳即位	十二月丙申。舍人為中書相		歷史中不見從史為澤潞節度使之年。唯魏川集云。以元中節			

元 和 六 年	辛 卯	庚 寅	元 和 五 年	己 丑	元 和 四 年	元 和 三 年	戊 子	元 和 二 年	丁 亥	元 和 元 年	丙 戌
					十月以神 策中尉吐 突承璀為 鎮州招討 宣慰使討 王承宗						
							九月，繼為 門下相。				
			七月丁未， 赦承宗。		三月乙酉， 成德軍節 度使王士 真卒，其子 承宗自稱 留後十月 辛巳，承宗 反。						
			四月，臣 州縣死。		從史丁父 喪未嘗即 獻計，殊王 承宗由是 奉服領澤 潞討賊。						度使李昌 榮卒，神術 處從史主 其事，則 見從史在 此年之前 已為節度 使也。
	正月，吉甫 為中書相。						九月戊戌， 吉甫罷為 淮南節度 使。		正月己酉， 自中書舍 人為中書 相。		
	十一月，韓 自戶部為 中書相。								為翰林學 士知制誥。 黃蓋罷。		

張九齡諫而太子無患
張九齡傳云：武惠妃謀陷太子瑛，九齡執不可，妃密遣宦奴牛貴兒告之曰：廢必有與，公為援，幸相可長。

處九齡叱曰：房豈安有外言哉！遂奏之，帝為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
今案太子瑛傳，載九齡諫時已為中書令，而宰相年表開元二十二年五月戊子，九齡為中書令，二十五年，太子瑛廢死，然則當議廢太子時，九齡已為相久矣，安得云卒九齡相哉？且九齡以二十五年而太子瑛廢死，則是終不免禍，安得云太子無患哉？此二者皆無其實也。十一月初九，九齡以開元二十四年，在二十五年四月，史云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者，謂終九齡為相之日，太子瑛不廢，則與史所載似不違其文義。

劉潼治蜀南詔不敢犯邊

劉潼傳為西川節度使時，李福討南詔，兵不利，潼至，填以恩信，蠻皆如約，六姓蠻持兩端，為南詔開候，有卑詭部落者，請討之，潼因出兵襲擊，俘五千人，南詔大懼，自是不敢犯邊。

今案南詔傳，潼為西川節度使之時，即懿宗咸通七年八年之際也，當是時，南詔方強，南寇安南，西擾成都，至咸通十年，又自沐源入寇嘉州，由此言之，則南詔何嘗不敢犯邊乎？潼傳中止云南詔少戢，不敢輕寇邊可也，以為自是不敢犯邊，則非其實也。

新唐書糾謬卷第三

三曰書事失實

降封宗室郡公而紀書為縣公

陸贄李晟傳幸梁州事

憲宗子棣王彭王信王同封失實

王勳傳以壽春等五王降封入閣為出閣

張錫為相日數

辛雲京京泉二傳書事失實

崔圓薛大學士

王播進獻

郭英又代高適

節愍太子誅武三思事

降封宗室郡公紀書為縣公等事

李泌傳貞元三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說為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為大學士亦引泌為讓而止

今案明皇帝及肅宗本紀天寶十五載是歲六月劍南節度使崔圓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乾元元年成是歲五月罷而崔圓本傳亦與紀同其傳末云大歷中卒案大歷止於十四年已未而李泌以貞元三年方為宰相是歲設若崔圓以大歷十四年卒至李泌拜相之年崔圓卒亦已九年矣何緣乃云至崔圓復為大學士亦引泌為讓而止乎且又此乃李泌議學士不可加大而固辭朝命之詞既而殊不言朝廷之聽否乃遽述崔圓為相日之事疑此一句顛倒錯亂其間脫字必多全不可考

王播進獻

王播傳云自淮南還獻玉帶十有三銀盤數千綾絹四十萬遂再得相云

今案播之再為相乃大和元年文宗初即位之數月也時帝新即位有意太平方以恭儉為政故非格太子傳云帝承寶歷荒怠身勤儉率天下觀本紀自帝即位之初其所行簡儉省約之事皆可以概見無容因播進獻之多遂命為相況文宗雖中常之主然方其新即位銳於為治必不至於是也案播傳穆宗時領鹽鐵敬宗時以王涯代使播失職見王守澄方得君厚以金謝守澄乘間薦之天子有意復用播遂復領使又案李景讓傳云寶歷初遷右拾遺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市朝廷權求領鹽鐵又獨孤朝傳云王播賂權近還判鹽鐵又案播傳云文宗立就進檢校司徒大和元年入朝拜左僕射復補政而文宗紀云大和元年六月癸巳淮南節度副大使王播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此蓋播當敬宗時以賂賂權幸又以獻於朝方敬宗荒侈而得其貢奉故復其鹽鐵使名既而文宗即位權近之臣久甘其賄賂故言之於帝帝新登降未知其實遂自淮南召還使復補政如是而已若謂文宗因其獻玉帶銀盤綾絹而命為相此則近誣也帶盤綾絹之獻乃敬宗時其所得止是再領鹽鐵其云自淮南還及再得相皆記事者誤也

郭英乂代高適

班宏傳云高適鎮劍南表為觀察判官郭英乂代適表推令今案郭英乂及崔寧傳云永泰元年嚴武卒衆請英乂為節度使朝廷用英乂乃拜劍南節度使其事甚明此云英乂代適則誤矣代高適者嚴武非英乂也

節愍太子誅武三思事

中宗本紀景龍元年七月辛丑皇太子以羽林千騎兵誅武三思不克死之

今案節愍太子及武三思傳其三思父子皆已為節愍所誅止是太子之衆自潰故太子被害耳不得謂之誅武三思不克也嘗云以羽林千騎兵誅武三思已而衆潰死之如此乃盡其實

新唐書糾謬卷第四

四曰自相違舛

王瓚恭憲太后弟乃以為惠安太后弟

以三月二日為中和

太宗紀享年差三歲

杜佑所終之官與桑道茂傳不同

明皇帝公主數多一人

穆宗紀始封與憲宗紀異

建王已改名而堯時猶舊故名

謂八王史失其堯年而自有堯年可見者

謂九王史失其系胃而自有系胃可見者

章雲起皆為麟州刺史而本傳不載且是時未有麟州

虞世南傳及天文志敘星變異事與紀志不同

李源年七十四而傳以為八十

王同皎李多祚傳討二張處所與桓查範及皇后等傳不同

獨孤懷恩獻后之弟而以爲姪

張鷟貶官年世相違

本紀渾釋之死與傳不同

杜求仁傳舛誤

賈妃徐惠爲齊贈婦又爲姑

蕭至忠傳敘蕭德言世次未明

徐州戍兵廂助等擅還

誅張昕三傳各異

劉禹錫得志時三事與別傳皆差

張巡用兵人數悞

王凝等世次不明

裴寂字不同

劉審禮傳與表不同

號王子次序不同

館陶公主所尚不同

崔良佐傳

武攸攸傳悞

兩傳載周贊安太清不同

郝玘馬璘傳不同

蘇定方傳悞

江夏王道宗李靖等傳不同

劉擴入朝紀傳不同

孔城傳悞

劉弘基殷開山傳悞

王瓌恭憲太后弟乃以爲惠安太后弟

官者楊復恭傳云王瓌者惠安太后之弟也

新唐書糾謬 卷第四

今案后妃傳憲宗凡二后一曰惠安皇后王氏一曰恭憲皇后王氏惠安傳則不載有弟瓌事至恭憲

傳則載弟瓌事甚詳且又述其被害事與復恭傳正合然則瓌乃恭憲弟非惠安弟也大昕案二傳其

一后紀傳誤初以下四十七字可刪

以三月二日爲中和日

方技桑道茂傳云李泌病篤以三月二日中和日強入見不能步歸而卒

今案李泌請以二月朔爲中和節帝悅又案本紀泌以三月甲辰薨是歲正月甲辰朔而郭侯家傳以

爲三月二日寒食而泌力疾赴內宴不能步歸而卒然則泌以三月二日甲辰寒食日薨而道茂傳以

爲中和節日則誤也

太宗紀享年差三歲

太宗本紀貞觀二十三年五月己巳皇帝崩於含風殿年五十三

今案虞世南傳敘太宗語曰吾年十八舉義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即大位且太宗以隋煬帝大業

十三年起義兵是歲丁丑而太宗自謂年十八則是庚申歲生又太宗紀云大業中突厥圍楊帝腦門

詔書募兵赴援太宗時年十六往應募案隋書紀突厥以大業十一年圍楊帝於腦門是歲乙亥而太

宗年十六則亦是生於庚申歲以二者推較則太宗以庚申生無疑矣貞觀二十三年歲在己酉自庚

申至己酉止是五十年而本紀以爲年五十三則悞也大昕案唐會要太宗以隋開皇十八年十二月

十七日崩於含風殿年五十三

杜佑所終之官與桑道茂傳不同

桑道茂傳云杜佑終於司徒

今案佑傳以太保致仕而終非司徒也

明皇帝公主數多一人

公主傳明皇帝二十九女

今案其名數乃有三十人即不知其總凡之悞邪名數之悞邪然脩書而至於如此亦可謂疎謬矣大

案唐會要明皇二十八女永穆常芬李昌隆昌常山唐昌萬安寧親上仙新昌高都臨晉進平人昭信

城宜在臨晉昌樂永寧平昌太華興信壽光(新書作壽昌)樂成新平廣寧咸宜萬壽新豐合觀

思齊唐安三人

穆宗紀始封與憲宗紀異

穆宗紀云始封建安郡王進遠王

今案憲宗紀元和元年八月丁卯進封子延安郡王宥爲遠王即穆宗也穆宗紀以爲建安憲宗紀以爲延

安二者必有一悞大昕案唐會

安二者必有一悞亦作延安

建王已改名而堯時猶書故名

穆宗紀長慶元年五月丙辰建王審薨

今案十一宗諸子傳云憲宗二十子內澄王傳末云初傳名寬深王察洋王哀建王審元七年竝改名則是寬以下其名皆改從心故審改名格而本傳書為建王格也既於元和七年王改為格至長慶元年辛堯時猶書為審其誤可見也

謂八王史失其堯年而自有堯年可見者

十一宗諸子傳內憲宗二十子末云凡八王史失其堯年

今案所謂八王者深王察、瑋王悅、沔王恂、莒王懌、衡王儋、澶王悅、榮王慎也然案傳宗紀廣明元年八月癸卯榮王慎為司空是月慎薨則是此一王堯年亦自可見而本傳亦謂史失之者慎也

謂九王史失其系而自有系可見者

宣宗諸子通王滋傳末云濟、韶、彰、韓、沂、陳、延、覃、丹、九王史逸其系胄云

今案昭宗紀乾寧四年韓建所害九王內彭王名勣即憲宗子沂王名禔即昭宗子此二王舉其名而考其傳則皆見系胄安得一概云史逸之也

章雲起書為麟州刺史而本傳不載且是時未有麟州

裴寂傳云麟州刺史章雲起告寂反

今案雲起傳雲起未嘗為麟州刺史亦無告裴寂反之事且按地理志麟州乃開元十二年始置則方武德時固未有麟州也大昕輿地志麟州武德元年曰麟州貞觀元年州廢是唐初固有麟州又龜野縣武德四年置麟州五年州廢

虞世南傳及天文志敘星變異事與紀志不同

虞世南傳云貞觀八年進封永興縣公會隴右山崩大地屢見山東及江淮大水後星孛虛危歷氏除百帝訪羣臣世南曰云云又天文志云貞觀八年八月甲子有星孛於虛危歷氏乙亥不見

今案帝紀貞觀八年七月隴右山崩八月甲子有星孛於虛危五行志云貞觀八年七月隴右山摧又云八年七月山東江淮大水又云隴右大地屢見凡此所云即虞世南傳及天文志所書之事也其大節如山摧地見大水星變雖已備同至於開有違舛則不能使人無疑何者如世南傳云星孛虛危歷氏除百日而天文志云甲子星孛於虛危至乙亥不見則止十二日爾此一可疑也自氏至虛危凡歷大火析木星紀玄枵四辰即未知十二日之間果能備歷歟此二可疑也又云星孛虛危歷氏玄枵夫虛危即玄枵之次今云字虛危又云歷玄枵此三可疑也以是觀之則志傳必有誤者矣

李源年七十四而傳以為八十

李源傳略云源八歲家覆俘為奴轉備民間長慶初年八十矣御史中丞李德裕表源源絕心祿仕五十

李源年七十四而傳以為八十

餘年

今案明皇帝本紀天寶十四載十二月丁酉安祿山陷東京置守李暹死之是歲乙未而源年八歲則是生於天寶七年戊子也至長慶元年辛丑止七十四歲爾其長慶四年甲辰又歷敬宗寶曆元年乙酉二年丙午文宗大和元年丁源始八十歲然則既云八歲家覆又云長慶初年八十此二者必有一誤況德裕為中丞正長慶時時源實未八十矣

王同敞李多祚傳討二張處所與桓憲範及皇后等傳不同

王同敞傳云越長生殿太后所李多祚傳亦同

今案桓憲範傳云時武后處迎仙宮之集仙殿又武后及張易之傳皆云迎仙仙院未知孰是

獨孤懷恩獻后之弟而以為姪

獨孤懷恩傳云元正皇后弟也懷恩之幼隋文帝獻皇后以姪養宮中

今案元正皇后即高祖之母而高祖紀云隋文帝獨孤皇后高祖之從母也由此言之則元正后與隋文獻后乃姊妹而懷恩則弟也安得謂之姪哉大昕案隋文獻皇后高祖之從母則信少子世之貞后亦信之女懷恩乃元貞皇后弟之子史脫去子字爾吳氏未考隋書

張鷟官年世相遺

張鷟傳略云鷟字文成證聖中上官侍郎劉奇以鷟及司馬鍾為御史開元初御史李全勳多口語訕短時政貶嶺南武后時中人馬仙童陷默噤問文成在否答曰近自御史貶官曰國有此人不用無能為也

今案武后證聖元年乙未明皇帝開元元年癸丑相去一十九年而鷟仍為御史此已可疑且又鷟既於開元初以御史貶官矣何緣復云武后時馬仙童曰近自御史貶官歟此一節前後乖舛全不可考

本紀書洵釋之死與傳不同

渾瑊傳云父釋之有才武從朔方軍積戰多累遷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寧朔郡王廣德中與吐蕃戰沒

今案代宗紀廣德二年二月辛未僕固懷恩殺朔方軍節度留後渾瑊之又釋之本傳云附回李光弼保河陽釋之以朔方都知兵馬使為神將進寧朔郡王知朔方節度留後僕固懷恩之走避為歸鎮釋之曰是必乘潰將拒之其甥張韶曰彼如悔禍還鎮莫可不納釋之信之乃納懷恩懷恩已入使韶殺釋之收其軍紀傳所載如此而與瑊傳不同未知孰是

杜求仁傳外誤

杜求仁傳云求仁與徐敬業舉兵為興復府左長史死於難

杜求仁傳外誤

今案徐敬業傳。求仁為匡復府右長史。與求仁傳不同。未知孰是。

賢妃徐惠為齊昭婦又為姑

徐齊昭傳云。高宗時姑為帝婕妤。子堅傳末又云。齊昭姑為太宗充容。仲為高宗婕妤。

今案后妃傳云。太宗賢妃徐惠。太宗右為才人。再遷充容。卒贈賢妃。惠之弟齊昭。子堅。皆以學聞。女弟為高宗婕妤。然則徐齊昭在本傳則為賢妃。婕妤之姪。而堅為姪孫。在賢妃傳則齊昭乃賢妃婕妤之弟。而堅乃姪也。未知何者為是。

蕭至忠傳。蕭德言世次未明

蕭至忠傳云。祖德言。諱書少監。

今案宰相世系表。德言乃至忠之曾祖。其世次甚明。又德言傳亦謂至忠為曾孫。此必可信。今至忠傳止以德言為祖。則誤也。

徐州戍兵。龐勛等擅還

康承訓傳云。咸通中。南詔復盜邊。武寧兵七百戍桂州。六歲不得代。列校許估。趙可立。因乘怒。殺都將。詣監軍使。句糧。北還。

今案崔彥仲傳云。初。崔彥五管。陷交趾。詔節度使孟球。募兵三千往屯。以八百人戍桂林。舊制三年一更。至期請代。而查會親吏尹。徐行。食不恤士。乃議廢賜。請無募兵。復置屯一年。戍者怒。殺都將王仲甫。會糧料判官龐勛。為將。取庫兵。刺湘。虜丁壯。合乘千餘北還。然則康承訓傳。以為武寧兵七百戍桂林。六歲不得代。而作亂。崔彥仲傳。則以為八百人戍。三年請代。以復置一年。故怒而作亂。此二者所載不同。未知孰是。

誅張昕三傳各異

高固傳云。李懷光反。使郭奉。置後張昕。將兵萬人。先趣河中。固在行。乃伺間入帳下。斬昕首。以徇。拜檢校右散騎常侍。前軍兵馬使。

今案楊朝晟傳云。李懷光反。韓游瓌。遣保郭寧。賊黨張昕。守邠州。大索軍實。多募士。欲潛歸之朝。法父懷資。為游瓌將。夜以數十騎。斬昕。及同謀者。游瓌遣懷資。告行在。德宗勞問。授兼御史中丞。又案韓游瓌傳云。懷光徵游瓌。邠州刺史。欲因張昕。殺之。游瓌既失兵。不知所圖。有客劉南金。說之。游瓌馳入邠。說昕。昕不聽。游瓌移疾不出。陰結其將高固等。游瓌伏甲先起。高固等應之。斬昕首。以出。且張昕之死。不過止在一人之手。又其先必有主其謀者。今此則不然。在高固傳。則以為固伺間。斬昕。在楊朝晟傳。則以為楊懷資。以夜斬昕。在韓游瓌傳。則以為游瓌伏甲先起。而高固應之。乃斬昕。其主謀及致殺者。果在何人。為史如此。使後人何所信乎。

劉禹錫得志時三事與別傳皆差

劉禹錫傳云。王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與議禁中。所言必從。擢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頗憑籍其勢。多中傷士。若武元衡。不為宗元所。下除太子右庶子。

今案武元衡傳云。為御史中丞。順宗立。王叔文使人。勝以為黨。拒不納。俄為山陵儀仗使。監察御史劉禹錫。求為判官。元衡不與。叔文滋不悅。數日。改太子右庶子。然則元衡下遷庶子。乃以忤叔文禹錫之故。非為柳宗元不。此其事與禹錫傳不同者一也。

又云。御史竇鞏。劫禹錫。挾邪亂政。鞏即日罷。

今案竇鞏傳云。德宗時。遷侍御史。至順宗時。鞏不附王叔文。欲逐之。鞏執贖不可而止。憲宗立。轉膳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然則當王叔文禹錫等黨方盛時。鞏亦未嘗罷御史。此其事與禹錫傳不同者二也。

又云。韓皋。素貴。不肯親叔文等。斥為湖南觀察使。

今案韓皋傳云。入拜尚書右丞。王叔文用事。皋嫉之。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從弟。以告叔文。叔文怒。出為鄂岳觀察使。觀此則皋所忤者。叔文及其一黨之人。不獨止禹錫而已。此事當載之叔文傳中。乃可。非禹錫傳之所當書也。且皋之出。自為鄂岳觀察。又非湖南。此其事與禹錫傳不同者三也。噫。如禹錫者。固非良士。而又朋附小人。竊弄威柄。方其得志之秋。朋黨構扇。變故易常。妄相進擬。既不叶天下之望。宜為正人之所疾惡。意其當日。施為恣橫者。不止此數事而已。然當時史臣。不能據其信實之事實。筆之簡策。止綴拾微末一二。且又差舛不同。不唯無以見其過惡之迹。而又使後世疑其事之不然。此最為可惜也。

張巡用兵人數誤

忠義張巡傳贊云。以疲卒數萬。今案巡所用戰兵。止數千。不滿萬人。贊之所云誤矣。

王珪等世次不明

王珪傳。及陸吏王旭傳。皆云。珪及旭。乃珪之孫。今案宰相世系表。則二人皆珪之曾孫。未知孰是。

裴寂字不同

裴寂傳云。寂字玄真。今案宰相世系表。則字真玄。未知孰是。

劉審禮傳與表不同

劉審禮傳與表不同

劉審禮傳云子殆庶又云易從爲彭城長史

今案宰相世系表殆庶易從爲漢州長史未知孰是

號王子次序不同

號王鳳傳云七子次子茂融

今案宗室世系表鳳止六子而茂融第四未知孰是

館陶公主所向不同

隋史崔器傳云會祖恭禮尙館陶公主

今案公主傳高祖女真定公主嫁崔恭禮又館陶公主下嫁崔宜慶今器傳乃云恭禮尙館陶未知孰是

崔良佐傳

藝文志崔良佐三國春秋注云良佐深州安平人日用從子

今案崔日用傳乃滑州靈昌人而又崔元翰傳述良佐云與日用從昆弟也此二傳鄉里宗族與藝文志不同未知孰是然以宰相世系表考之則良佐乃日用之再從姪以是言之則從子者是而從昆弟者誤歟

武攸暨傳年號誤

武攸暨傳云中宗時拜司徒復王定延秀之誅降楚國公景龍中卒

今案武延秀傳延秀以韋后敗時與安樂公主同斬則是景龍四年六月甲申中事也

今案武延秀傳延秀以韋后敗時與安樂公主同斬則是景龍四年六月甲申中事也

今案武延秀傳延秀以韋后敗時與安樂公主同斬則是景龍四年六月甲申中事也

今案武延秀傳延秀以韋后敗時與安樂公主同斬則是景龍四年六月甲申中事也

兩傳載周贊安太清不同

李光弼傳河陽北城之戰賊乘奔敗會周贊

今案史思明傳云時周贊以後軍屯福昌駱悅惡其貳乃殺贊

緣復從思明領軍屯福昌而爲駱悅所殺歟

又光弼傳云安太清襲懷州守之光弼令郝廷玉由地道入懷州得其軍號登陣大呼王師乘城禽太清

今案史思明傳云使安太清取懷州以守光弼攻之太清降

今案史思明傳云使安太清取懷州以守光弼攻之太清降

傳言禽而思明降傳言降未知孰是

郝瑛馬瑋傳不同

新唐書輯 卷第四

郝瑛傳云貞元中爲臨涇鎮將常從數百騎出野遊說節度使馬瑋曰臨涇扼洛口其川饒衍利畜牧其

西走或道曠數百里皆流沙無水草願城之爲休養便地瑛出或謂瑛曰瑛言信然雖然公所以蒙恩大

幸以邊防未固也上心日夜念此故厚於公若用瑛言則邊已安尙何事爲瑋遂不聽

今案馬瑋傳云德涇原節度使大歷八年吐蕃內寇瑋與渾瑊擊破之十二年卒於軍是歲丁巳今瑋

傳云貞元中說馬瑋而貞元元年歲在乙丑則是時瑋卒已九年矣瑋安得與瑋有言哉此可疑者一

也案瑋傳云在涇八年結屯壁爲戰守其令尙不殘人樂爲用瑋不敢犯今郝瑛傳所言乃如此則正

與瑋傳相反此可疑者二也案舊唐書瑋傳則云臨涇地居險要當虜要衝白其帥帥不從則是舊史未

嘗以爲馬瑋未嘗新書何由指以爲馬瑋此可疑者三也

蘇定方傳誤

蘇定方傳云至恒簡城欲殺降胡取貨定方一不取太宗知之

今案本紀此乃高宗顯慶元年九月事今云太宗則誤也

江夏王道宗李靖等傳不同

江夏王道宗傳云助李靖破虜親執頡利可汗

今案李靖及突厥傳尙頡利者張寶相也而王道宗傳以爲王道宗親執未知孰是

劉潼入朝紀傳不同

德宗本紀貞元八年十一月幽州盧龍軍節度使劉濟及其弟瀛州刺史瀧戰於瀛州瀧敗奔於京師

今案瀧傳云瀧悍次子濟母弟悍得幽州病且死瀧輒以父命召濟於冀州濟嗣總軍事德瀧之讓以

爲瀛州刺史有知不諱許代已久之濟自用其子爲副大使瀧不能無恨因請以所部爲天子戍隴悉

發其兵千五百馳歸京師無一卒敢違令者其事與紀全異未知何者爲是

孔戣傳誤

孔戣傳云初父死難詔與一子官補修武尉不受以讓其兄戡

今案死難者戡父傳則以戡戡爲從子又案宰相世系表戡戡實戡父兄戡父之子是則非戡父

之子審矣今戣傳乃指戡父爲父則甚悞矣

劉弘基殷開山傳誤

劉弘基傳云討薛舉戰淺水原八總管軍皆沒唯弘基軍戰力矢盡爲賊拘仁果平乃克歸

殷開山傳云從秦王討薛舉會王疾甚臥營委軍於劉文靜誠曰賊方熾速戰戰利公等毋與爭搗盡衆

枵乃可圖開山銳立事說文靜曰王病疾憂公弗克濟故不欲戰今宜逗機制敵無專以賊道王也請勸

兵以怖之遂戰折墟

今案析墟城名也。殷開山傳及地理志以爲析墟。而薛舉及仁果傳則以爲高墟。未知孰是。今以紀傳考之。薛舉自唐得長安之後。至於仁果降太宗之時。與唐兵前後凡五戰。雖紀傳多不載其地名。然徐參考亦可窺見自高祖初入關。漢寧元年。舉入寇扶風。爲秦王所敗。此第一戰也。此不書於高祖紀而見於太宗紀并舉水傳。武德元年六月。舉又寇涇州。秦王面討。屯於高墟。王臥疾。而長史劉文靜。殷開山等親兵於高墟。爲舉所大敗。死者十六。大將慕容羅睺。李安遠。劉弘基皆沒。王還京師。舉拔高墟。將趨長安而病死。此第二戰也。此見於高祖太宗紀及薛舉傳是年八月辛巳。舉卒。己丑。秦王復面討。屯於高墟。相持六十餘日。九月甲寅。秦州總管竇軌及仁果戰敗績。此第三戰也。此見於高祖太宗紀又與長平王叔良戰於百里細川。而執劉威。此第四戰也。此見於叔良傳十一月己酉。秦王敗仁果於淺水原。徑圍其城。遂降之。此第五戰也。此見於高祖傳此五戰地名人名及勝負。粗可考矣。若劉文靜殷開山之敗。乃高墟也。而開山傳則以爲析墟。悞矣。淺水原之戰。仁果將宗羅睺敗走。太宗急追。夜半圍之。遲明而仁果降。而弘基傳乃以爲八總管軍皆沒。一何舛謬之甚乎。此最爲大悞也。案薛舉傳。則弘基之沒。亦高墟之戰耳。夫淺水原乃太宗戰勝之地。遂追奔逐北。使仁果不及計而降。曷嘗有八總管敗沒者乎。此史氏殊不考究之故也。高墟。析墟。皆城名。高墟屬寧州定平縣。析墟屬涇州安定縣。地既近而名相類。故易於舛誤。唯弘基傳有淺水原戰沒之說。爲謬最甚矣。大昕案薛舉傳云。秦王擊高墟。破道將軍王舉宗羅睺於淺水原。戰劉文靜等。舉兵高墟。而入總管敗於淺水原。事正。相類非史家之悞也。吳氏所補。雖未達於地理。

新唐書糾謬卷第五

五日年月時世差互

章弘景封還詔書事一以爲憲宗一以爲穆宗

魏孛龍相差一年

李勣平蔡州差一年

閔立本爲中書令差一年

武惠妃薨差一年

王志愔傳幸東都差一年

王求禮傳久視二年大雪誤

武后問狄仁傑求奇士其年誤

岑羲爲同三品年悞及官稱不同

竇懷貞傳誤

常山王承乾卒紀傳差一年

惠昭太子薨年紀傳不同

孝敬皇帝年差一歲

章懷太子傳年誤

慶王琮薨紀傳差一年

張潛死紀傳差一年

肅王薨差一年

武攸暨傳年次誤

啖助傳贊誤

懿德太子傳誤

上官昭容傳誤

江夏王道宗傳誤

突厥傳被永安王孝基誤

太宗薛舉相持六十餘日事

吐谷渾傳貞觀九年誤

章弘景封還詔書事一以為憲宗一以為穆宗

章弘景傳云。遷給事中。駙馬都尉劉士溼。路權近。擢太僕卿。弘景上還詔書。穆宗使喻其先人昌有功。朕所以念功。雖親者。弘景固執。帝怒。使宣慰安南。由是有名。

今案劉士溼傳云。遷太僕卿。給事中。章弘景等封還制書。以士溼交通近倖。不當居九卿。憲宗曰。昌有功於邊。士溼又尚主。官少卿已十餘年。制書宜下。弘景等乃奉詔。此二傳一以為穆宗。一以為憲宗。一則云弘景固執。帝怒。使宣慰安南。一則云弘景等乃奉詔。二說殊不同。未知孰是。且又士溼傳云。弘景等即不知餘人為誰。此皆舛誤之甚者也。

魏蕃罷相差一年

魏蕃傳云。大中十年。以平章事領劍南西川節度使。

今案宣宗紀。大中十一年二月辛巳。魏蕃罷。又宰相表云。大中十一年二月辛巳。蕃為檢校戶部尚書。平章事。西川節度使。二者不同。或者本傳以為十年者誤歟。

李勣平蘇州差一年

李勣傳云。於時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師夜起。黎明。害止。勣入駐元濟外宅。蘇吏驚曰。城陷矣。元濟請罪。梯而下。權送京師。

今案憲宗紀。元和十二年十月癸酉。克蘇州。又韓愈平蔡碑云。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十月壬申。勣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然則憲宗紀新書正得其實。而勣傳以為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則大誤矣。

關立本為中書令差一年

關立本傳云。咸亨元年。官復舊名。改中書令。卒。立本初以魏元年。為右相。本中書令也。今案宰相表。則咸亨二年立本方為中書令。未知孰是。大昕案。高宗本紀。同。

武惠妃薨差一年

楊貴妃傳云。開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

今案玄宗紀。開元二十五年四月乙丑。廢皇太子瑛。及鄂王瑒。光王琚。為庶人。皆殺之。十二月丙午。惠妃武氏薨。又案惠妃傳。及庶人瑛等先死而後薨。既瑛等皆二十五年死。則妃之薨無由却在二十四年。其理甚明。然則楊貴妃傳所云。差一年矣。

王志愔傳幸東都差一年

王志愔傳云。開元九年。帝幸東都。詔留守京師。京兆人權梁山。安稱義王。子謀反。今案玄宗紀。開元九年。並無幸東都之事。而十年正月丁巳。如東都。九月。京兆人權梁山反。伏誅。志愔傳所云。九年者誤也。

王求禮傳久視二年大雪誤

王求禮傳云。久視二年三月。大雨雪。今案本紀。久視止有元年。至次年正月丁丑。改元大足。至十月。改元長安。則是久視無二年三月矣。且又案本紀及五行志。長安元年三月。亦無大雨雪。止是五行志云。久視元年三月大雪。疑求禮傳所云。即此事。而誤以元年為二年爾。

武后問狄仁傑求奇士其年誤

張柬之傳云。長安中。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今案本紀及狄仁傑傳。仁傑以聖歷三年九月薨。是年歲在庚子。即久視也。而長安元年。歲在辛丑。由是言之。柬之傳云。長安中。必誤也。

岑義為同三品年誤及官稱不同

岑義傳云。遷秘書少監。進吏部侍郎。帝崩。詔擢右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立。能為陝州刺史。再遷戶部尚書。景雲初。復召同三品。今案睿宗紀云。景雲元年六月壬午。睿皇后殺中宗。始詔立溫王重茂為皇太子。以刑部尚書裴談。工

部尚書張錫同中書門下三品吏部尚書張嘉福中書侍郎岑義吏部侍郎崔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表亦同即無中宗崩而義以右常侍爲同三品之事六月甲辰睿宗即位至七月丁巳義能爲右散騎常侍先天元年正月以戶部尚書始同三品蓋自景雲元年即景雲四年六月溫王即位改元唐隆是月睿宗即位七月己巳大赦改元景雲至二年先天元年正月義始爲同三品然則非景雲初乃先天初也紀及表又云義曾爲中書侍郎而本傳無之亦脫漏也

賈懷貞傳誤

賈懷貞傳云俄與李日知郭元振張說皆能爲左御史大夫隆年復同中書門下三品今案睿宗紀景雲二年十月賈懷貞罷先天元年正月乙未左御史臺大夫賈懷貞同中書門下三品則是止三數月耳非隆年也或曰史家止謂改歲則爲隆年非謂過一暮也愚曰唯新書之例不然故不得不疑而辨之案杜元穎傳謂睿宗即位不閱歲而元穎至宰相且睿宗以元和十五年閏正月即位次年長慶元年二月元穎入相斯亦可謂隆年矣而本傳以爲不閱歲又云甫再拜出爲西川節度使蓋謂僅及二周而元穎以長慶元年二月爲相至三年十月罷凡二周歲餘八月而本傳以爲甫再拜今賈懷貞自罷相至復同三品雖曰改歲而止三四月又安得遂以爲隆年哉

常山王承乾卒紀傳差一年

常山王承乾傳云貞觀十七年廢爲庶人徙黔州十九年死今案本紀貞觀十八年十二月壬寅庶人承乾卒與本傳差一年

惠昭太子薨年紀傳不同

憲宗紀元和四年閏三月丁卯立鄧王暹爲皇太子即惠昭太子也六年十二月辛亥皇太子薨今案穆宗紀云元和七年惠昭太子薨而惠昭太子傳云李絳等建言立皇太子帝曰善以暹爲皇太子册禮用孟夏而不克改用孟秋亦雨冬十月克行禮明年十九以是推之憲宗紀惠昭以元和四年立六年十二月薨而穆宗紀云元和七年薨已爲舛錯今惠昭本傳又云冬十月克行禮明年薨則是元和四年受册成禮而五年薨愈見乖異不知何者爲是然要之李絳言上言曰陛下受命四年而家子未建於是乃立太子則是元和四年立之無疑但穆宗則紀傳交互爲難考爾

孝敬皇帝年差一歲

孝敬皇帝傳云弘奏請數佛官上元二年從幸合璧宮遇赦免年二十四又高宗紀上元二年四月己亥天后殺皇太子五月戊申追號皇太子爲孝敬皇帝今案蘇王忠傳云王皇后廢武后子弘甫三歲又高宗紀永徽六年十月己酉廢皇后爲庶人是歲乙卯而弘三歲則是弘生至上元二年歲在乙亥歲止是二十三年不得云二十四也

章懷太子傳年誤

章懷太子傳云上元元年復名賢是時皇太子薨其六月立賢爲太子

今案高宗紀及三宗諸子傳並云皇太子以上元二年薨獨此傳以爲元年蓋誤也

慶王琮薨年一

十一宗諸子傳云奉天皇帝琮天寶十載薨

今案玄宗紀云天寶十一載五月戊申慶王琮薨恐本傳之誤也

張潛死年一

張潛傳云遷左僕射致仕居洛長水墅王師範起兵青州欲取潛爲謀主不克全忠偕帝東遷潛聞曰乘輿卜洛則大事去矣蓋知其將竄也全忠畏潛構它鎮兵使張全義遣牙將如潛者夜圍墅殺之居其家實天復二年十二月王是歲

今案昭宗紀天復元年十月朱全忠犯京師十一月壬子昭宗如鳳翔戊辰全忠犯鳳翔自是全忠圍鳳翔至天復三年正月王師範取兗州甲子昭宗幸全忠軍己巳昭宗至自鳳翔十二月丙申朱全忠殺尙書左僕射致仕張潛由此觀之則天復二年十二月昭宗尙在岐下爲全忠所圍未出亦未

有卜洛之事王師範亦未起兵然則本紀所書三年十二月丙申殺潛爲得其實而本傳云二年十二月者誤也且又潛以三年既死而昭宗以四年遷洛今觀潛傳所書則似遷洛之後潛方被殺此蓋傳中文意未全所致當云全忠將偕帝東遷如此則文意完矣

肅王薨年一

肅王詳傳云建中二年薨今案德宗紀建中三年十月丙子肅王詳薨與傳差一年

武攸暨傳年次誤

武攸暨傳云天授中自千乘郡王進封定王長安中降王壽春中宗時拜司徒復王定今案武承嗣傳云中宗復位侍中敬暉等言諸武不當王帝柔昏不斷幾降封一級三思王德靜郡攸暨壽春然則攸暨之降王壽春乃中宗神龍時事也而傳以爲長安中則誤矣

啖助傳費誤

儒學啖助傳贊云嗚呼孔子沒乃數千年今案孔子以魯哀公十六年壬戌歲卒魯嘉祐五年庚子進新書之歲止一千五百三十九年又案啖助以大歷五年庚戌歲卒上距孔子之卒才一千二百四十九年今乃云孔子沒數千年無乃誤歟

懿德太子傳誤

懿德太子傳誤

德太子重潤傳云大足中或謂重潤竊議武后怒杖殺之年十九

今案重潤傳首云重潤生高宗喜甚乳月滿為大赦天下改元永淳而年歲在壬午大足止有元年歲在辛丑則是重潤年二十謂之十九則誤也

上官昭容傳誤

上官昭容傳云西臺侍郎儀之孫父廷芝與儀死武后時

今案上官儀傳云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獄死子廷芝亦被殺又本紀麟德元年十二月丙戌殺上官儀武后傳云麟德初后召方士為蠱臣人發之帝怒召上官儀草詔廢后后詭許敬宗構儀殺之然則武后以麟德元年造蠱是年殺儀方是時高宗尚親政武后止居中宮後二十年方有臨朝稱制事則當麟德初不得謂之武后時也

江夏王道宗傳誤

江夏王道宗傳高宗永徽初房道愛以反誅長孫無忌褚遂良與道宗有宿怨誣與道愛善流象州道病薨年五十四

今案道宗本傳云裴寂與劉武周戰度索原寂敗賊逼河東道宗年十七從秦王討賊且裴寂與劉武周度索原之戰即武德二年九月介州裴寂誼死之戰是也

突厥傳永安王孝基誤

突厥傳云武德四年頡利率萬騎與苑君班合寇雁門執我使者帝亦囚其使與相嘗由是寇代州敗行軍總管永安王孝基

今案永安王孝基傳云武德二年劉武周寇太原夏人呂崇茂以縣應賊詔孝基為行軍總管攻之工部尚書獨孤懷恩內史侍郎唐儉陝州總管于筠韓瑗會尉遲敬德至與崇茂夾攻官師大敗孝基及筠等皆執於賊謀亡歸為賊所害晉陽平賊尸不獲又案本紀武德二年十月劉武周寇晉州永安王孝基及工部尚書獨孤懷恩陝州總管于筠內史侍郎唐儉討之是月夏縣人呂崇茂反十二月永安王孝基及劉武周戰於下邳敗績

太宗薛舉相持六十餘日事

太宗紀云武德元年薛舉寇涇州太宗為西討元帥七月太宗有疾諸將為舉所敗八月太宗疾崩復屯於高城城相持六十餘日已而舉死其子仁果率其眾來戰太宗按軍不動久之仁果糧盡太宗曰可矣乃遣總管梁寶相淺水原仁果將宗羅睺擊寶太宗率兵出其後羅睺敗走太宗追之至其城下仁果乃出降

今案高祖紀武德元年六月癸未薛舉寇涇州秦王世民為西討元帥七月壬子劉文靜及薛舉戰於涇州敗績八月辛巳薛舉卒已丑秦王世民為西討元帥以討薛仁果十一月己酉秦王世民敗薛仁果執之然則薛舉以六月癸未寇涇州至八月辛巳卒共五十九日耳若自七月壬子舉敗劉文靜後至八月辛巳止三十日耳今本紀乃云八月太宗疾崩復屯於高城城相持六十餘日已而舉死參較高紀前後無復有與舉相持可及六十餘日之處

吐谷渾傳貞觀九年誤

吐谷渾傳云其王慕容伏允拘天子行人趙德楷貞觀九年詔李靖等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擊之今案本紀其吐谷渾執趙德楷及命李靖等六總管伐之皆貞觀八年十二月事非九年也

新唐書糾謬卷第六

六日官爵姓名謬誤

紀書圖錄使崔灌而傳乃觀察使崔灌

天策上將乃書為上將軍

紀云嬰璋而傳乃嬰璋

史思明朱泚傳各有敬釭許季常

目錄著王琳而傳乃王琳

封道言名不同

楊暉名不同

王搏名不同

梁武孫名誤

嗣郡王戒丕字誤

武德四年封越王元茂誤

信王愷名紀傳不同
 昭宗子裕紀書為祐
 王茂章悞作彦章
 辛婁京官誤
 朗陵王父子名皆未明
 吳大璣名不同
 楊子琳作楊惠琳二事
 以公主字為封號
 程昌裔名不同
 張去奢去位不同
 郭潛暉姓不同
 南昌公主
 張說字誤為銳字
 雍王畢王房各有景誤
 范雲作等官誤
 蘇光榮名不同
 鹿晏弘名誤
 牛勗名不同
 魚朝恩傳脫字
 李訓仇士良兩傳各載魚弘志名不同
 馬舉官及名紀傳不同
 盧坦傳誤書吳少誠
 范陽王稱名不同
 東莞郡公融名不同
 袁朗傳袁察名誤
 蘇弘珍名不全
 李氏表有知古二名
 王璿王同皎等傳周璣名不同

宰相李藩世系表脫誤
 仇甫姓不同
 蘇定方傳與突厥傳不同
 突厥傳李高遷姓誤
 突厥傳李靖傳不同
 何重霸名紀傳不同
 高祖紀書封德彝左僕射誤
 唐儉傳誤書官
 高祖紀書長孫順德官誤
 高祖紀封子為蜀王名不同
 長平王傳薛仁果傳不同
 紀書圍練使崔灌而傳乃觀察使崔灌
 代宗紀大曆五年四月庚子湖南兵馬使臧玠殺其圍練使崔灌
 今案崔灌傳云玠博陵人以士行脩謹聞累官至澧州刺史大曆中遷湖南觀察使時將吏習寬弛不奉法玠稍以禮法細裁之下多怨別將臧玠判官達奚觀忿爭觀曰今幸無事玠曰欲有事邪拂衣去是夜以兵殺觀玠聞難惶懼走逃害此即紀所書者而不同如此蓋紀誤也大昕案唐制節度圍練使天策上將乃書為上將軍
 褚亮傳云初武德四年太宗為天策上將軍
 今案高祖紀武德四年十月己丑秦王世民為天策上將領司徒又太宗紀云高祖以謂太宗功高古官號不足以稱乃加號天策上將領司徒又宰相表云武德四年十月己丑世民加司徒天策上將又唐儉傳太宗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然則其官止是天策上將非上將軍也
 紀云襲璋而傳乃襲璋
 昭宗紀乾寧四年五月壬午朱全忠陷黃州刺史襲璋死之
 今案楊行密傳云汴將朱友非誦金車騎兵萬人與張崇戰潤州金敗襲璋守黃州聞友非至南走武昌相行密遣將馬珣以樓船精兵助章守友非次樊港章據險不得前友非鑿崖開道以強弩並射殺章別將遂圍武昌章率軍薄戰不勝友非斬章拔其壁然則書為襲璋者誤也
 史思明朱泚傳各有敬缸許季常
 史思明傳云思明又遣敬缸擊登那又云思明大怒召許季常將誅而釋之

今案吳通支傳其父乃名道璿未知孰是。

楊子琳作楊惠琳二事

劉昌裔傳云入蜀楊惠琳昌裔說之惠琳順命拜澧州刺史署昌裔州佐惠琳死客河朔間曲環方攻澧州表為判官為環徵李納則曉大庭環上其表德宗異之。

今案憲宗紀永貞元年十一月夏綏德節度使楊惠琳反元和元年三月楊惠琳伏誅自反至伏誅止四五月耳中間未嘗有順命事此其一也且惠琳之亂在夏州而此傳乃云入蜀說惠琳既順命拜澧州刺史地里全不相屬此其二也既惠琳死乃與曲環徵李納而環上其表於德宗案德宗紀建中二年八月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卒子納自稱嗣後貞元八年五月平盧節度使李納卒子師古自稱嗣後皆德宗之世也至憲宗世惠琳反時平盧節度使乃李師古而納死已久矣時又不相值此其三也曲環自建中三年為那爾節度其後改陳許至貞元十五年卒當惠琳反時環死已久矣無復與李納攻戰事此其四也且曲環攻李納時乃德宗之初而惠琳反在憲宗之初相距二十四五年曲環又已死何緣先述惠琳死而後方及曲環攻李納事如此則顛倒錯亂無復次序此其五也由此觀之此非楊惠琳乃楊子琳也案代宗紀大歷三年七月瀘州刺史楊子琳反陷成都劍南節度使後崔寬敗之克成都子琳殺夔州別駕張忠又案崔寧傳云寧攻郭英又英又走靈池為韓澄所殺於是劍南大權楊子琳起瀘州討寧昭宰相杜鴻漸為西川節度使往平其亂鴻漸入成都乃表子琳為瀘州刺史以和解之又數薦寧朝廷因授寧西川節度使大歷三年寧入朝楊子琳襲取成都帝乃遊寧於蜀未幾子琳敗子琳者本瀘南賊帥既降詔隸劍南節度屯瀘州杜鴻漸表為刺史寧入朝西弟克守成都子琳乘間起瀘州以精騎數千襲據其地寬戰力屈寧委任素稔果即出家財募士設部隊自將以進守捉使王守仙伏兵五百子琳前驅至悉禽之遂入夔州殺別駕張忠城守以請寧朝廷以其本謀近忠故授夔州刺史移澄州鎮邊使後歸朝賜名猷此乃楊子琳亂蜀之本末正與代宗本紀相符又與昌裔傳時世事狀相應蓋舊史止書為楊琳而析新史者遂誤以為惠琳故其時世年月皆參錯顛倒前後不合以子琳考之則與紀傳年世事理皆符同其誤昭然矣今新書誤以子琳為惠琳處凡二此

劉昌裔并戴叔倫傳其誤皆同也

戴叔倫傳云師事蕭穎士為門人冠劉晏管鹽鐵表主運湖南至雲安楊惠琳反馳客劫之曰歸我金幣可殺叔倫曰身可殺財不可奪乃捨之嗣曹王舉傾湖南江西表在幕府。

今案劉晏傳略云代宗立領度支鹽鐵轉運錢穀等使拜吏部尚書平章事使如故能為太子賓客領東都河南江淮轉運租庸鹽鐵常平使代宗紀云廣德元年正月癸未京兆尹劉晏為吏部尚書平

章事二年正月罷憲宗紀云永貞元年乙酉十一月夏綏德節度使楊惠琳反元和元年丙三月楊惠琳伏誅曹王舉傳舉以建中元年秋為湖南觀察使李希烈反建中三年壬為江西節度使由此推之劉晏之管鹽鐵今且以廣德元年癸卯為始至永貞元年乙酉已四十年矣雖曹王舉為江西節度使之時自廣德癸卯計之至建中壬戌亦二十年豈有主運而四十年不能之理且叔倫主運在代宗初而惠琳反在憲宗初此時不相值一也惠琳之反在夏州而叔倫主運在湖南雲安地里聲勢何山相接此地不相值二也以此見決非楊惠琳明矣案代宗紀大歷三年七月壬申瀘州刺史楊子琳反陷成都劍南節度使後崔寬敗之克成都子琳殺夔州別駕張忠又崔寧傳子琳自成都收餘兵沿江而下遂入夔州城守以請朝廷授夔州刺史其本末與叔倫傳相應且正當代宗之初劉晏管鹽鐵之際此蓋亦楊子琳而誤為惠琳也

以公主字為封號

楊貴妃傳云每命婦入班持盈公主等皆辭不敢就位。

今案諸公主傳睿宗女玉真公主字持盈外不見有封持盈者夫以公主之字而遂為封號稱之可乎孰使當日時俗所稱然史家亦當考正之也。

程昌裔名不同

楊貴妃傳云十載正月望夜妃家與廣寧主僕騎爭閨門鞭撻護說主墜馬僅得去主見帝泣乃詔殺楊氏奴貶駙馬都尉程昌裔官。

今案公主傳乃程昌胤也未知孰是大昕案此宋人遺誤改作裔字公

張去奢去盈不同

公主傳玄宗女常芬公主下嫁張去奢。

今案肅宗張皇后傳其尙常芬公主乃張去盈非去奢也未知孰是。

郭潛曜姓不同

公主傳玄宗女臨晉公主下嫁郭潛曜。

今案孝文傳乃郭潛曜而其父萬鈞亦尙代國公主證據甚明為郭姓者誤也。

南昌公主

公主傳高祖女南昌公主下嫁蘇恭。

今案蘇恭傳乃云南康公主未知孰是。

張說字誤為銳字

禮樂志開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伯上疏請刪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詔付集賢院議學士張說以為

禮記不刊之書去聖久遠不可改易而唐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爲唐禮乃詔集賢院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左拾遺李銳及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歷年未就而銳卒蕭嵩代銳爲學士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爲一百五十卷是爲大唐開元禮

今案藝文志開元禮一百五十卷注云張說請修貞觀永徽五禮爲開元禮命賈登張烜施敬本李銳王仲丘陸善經洪孝昌撰集蕭嵩總之又案張說傳說爲集賢院學士知院事常典集賢閣書之任開元十八年卒又案蕭嵩傳嵩以開元十四年以兵部尚書領朔方節度使徙河西節度使大昕案嵩以破吐蕃功授同中書門下三品大昕案本紀是十七年進兼中書令自張說罷宰相令缺四年嵩得之又案玄宗紀開元十一年四月張說爲中書令十四年四月罷十七年六月蕭嵩兼中書令以是言之方初脩開元禮之時即張說總領至十八年說卒即蕭嵩總之蓋皆以見任宰相或舊相總之也況蕭嵩名位素崇當開元十四年已爲兵部尚書節度使而李銳乃其屬官嵩豈容下與銳爲代乎此蓋是說卒嵩代說爲學士而誤以說爲銳於是義理皆不明也

雍王畢王房各有景誤

宗室世系表雍王繪之曾孫有盧國公相州刺史景誤

今案畢王球之曾孫亦有蔡國公景誤此二人止是三從昆弟耳無緣如此同名按江夏王道宗傳云王球之子景誤封盧國公相州刺史然則雍王房之景誤非也當爲景恆而封盧國

范雲仙等官誤

武后本紀云長壽二年一月教內常侍范雲仙三月殺白濁府果毅薛大信

今案后紀傳則云監門衛大將軍范雲仙白濁府果毅薛大信未知孰是志州澤州俱有白濁府武后紀作白濁誤

蘇光榮名不同

孟元陽傳云韓全義敗五樓列將多私去獨元陽與神策將蘇元策以所部屯潞水

今案韓全義傳云討吳少誠而師皆潰退保五樓賊移屯逼之乃與監軍英秀等保潞水不能固又入屯陳州是時唯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守潞水又吳少誠傳亦云神策將蘇光榮而蘇光榮傳亦有蘇光榮者爲涇原節度使然則名光榮者是而爲元策者誤矣

鹿晏弘名誤

田令孜傳云復光部將鹿景弘

今案下文及僖宗紀中和三年皆曰晏弘然則此景弘字誤也大昕案今本唐書作晏

牛勗名不同

新唐書補遺 卷第六

田令孜傳云復光部將鹿景弘王建等以八都衆二萬取金洋等州進攻興元節度使牛勗奔龍州晏弘自稱留後

今案僖宗紀中和三年十二月忠武軍將鹿晏弘遂與元節度使牛勗自稱留後紀以爲勗傳以爲瑣未知孰是

魚朝恩傳脫字

魚朝恩傳云以左監門衛軍知內侍省事

今案監門衛軍疑不成號當是將軍也大昕案今本有將軍字

李訓仇士良兩傳各載魚弘志名不同

李訓傳云顧中尉仇士良魚弘志等仇士良傳云志弘右衛上將軍兼中尉

今各以本傳上下文考之如李訓傳云弘志使備將攻之士良傳云與右神策軍中尉魚弘志挾帝還宮又云與弘志議更立又云弘志韓國公又云士良弘志憤文宗與李訓謀又云禍原於士良弘志又案武宗紀亦書爲魚弘志然則其人名弘志審矣而傳或書爲志弘使後世何所取信乎大昕案今本志弘

馬舉官及名紀傳不同

懿宗紀咸通九年龐勳反十二月前天雄軍節度使馬舉爲南面招討使秦寧軍節度使曹翺爲北面招討使

今案康承訓傳云詔以馬士舉爲淮南節度使南面行營諸軍都統以隴州刺史曹翺爲海節度北面都統招討使與本紀所書名及官號有不同又案令狐綯傳馬舉本左衛大將軍遂代綯爲南面招討使亦不言爲前天雄節度使且又一名舉一名士舉莫知孰是

虛坦傳誤書吳少誠

虛坦傳云坦爲東川節度使初坦與宰相李絳議多協坦出半歲而絳罷吳少誠之誅詔以兵二千屯安州

今案李絳罷相在元和九年二月則坦之出鎮東川乃八年秋冬之交也又案憲宗紀元和四年十一月彭義軍節度使吳少誠卒其弟少陽自稱留後九年閏八月彭義軍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自稱知軍事是後始相繼命將誅討然當元和八年九年則少誠之卒已久朝廷未嘗有誅少誠之事今此云吳少誠之誅誤矣當云吳元濟之誅也

范陽王福名不同

魯王夔夔傳云子福爲范陽王宗室世系表亦同

六年王蜀及八年徒封吳者皆名元琦而貞觀十年徒封霍者則名元軌然則元軌初名元琦後改爲元軌歟若然則是傳漏載其改名一事矣至於名琦而封蜀一事迄未可曉或者止名元軌而高紀誤以爲元琦乎設若果誤載則又安得六年八年皆誤載此二者雖不可得而考然要之元琦元軌在紀傳不脫則誤必有一者矣又案唐書紀武德六年雖不載元琦初封王等事然八年亦云十一觀之疑新

長平王傳薛仁果傳不同

長平王叔良傳云薛仁果內史復長孫以乘降又云委事於長孫乃克安今案薛仁果傳作內史令復長孫未知孰是

新唐書糾謬卷第七

七曰世系鄉里無法

稱引父祖子孫別傳例

王方慶

劉迺伯

盧慎慎奕祀元輔

稱引旁支遠裔別傳例

崔日用良佐

嚴鏡

父祖子孫別傳以例當世而不書者

李素立李承李

李欽讓爲澄孫又似曾孫

崔行功鄉里

李吉甫德裕

張薦又新

徐文遠有功

柏良器著

李邕

陸贄

孟簡

張鑑爲後胤五世孫又似曾孫

袁朗鄉里

陸長源

嘗見前史所載凡父祖子孫同書而別傳者必各於其傳中略相稱引其官及名或所仕之朝及鄉里世系之次以見其家世所承善惡雖然相屬不絕非獨使覽者易於考見亦所以示獎勵而爲風教之助也自選固以來此法未之有改若不略加敘述則其子孫屬不復聯殆如路人後世必有疑之者故昔人嘗有以蕭望之爲何之宗者而注家深明其不然以爲史所不述後人安從而知之是蓋後世唯史之信史則不敢以爲據故也乘史筆者其可不重其事而忽之乎今之新書此例雖不敢廢然而爲法不一其門亦有當書而不書者備後世考尋而不得其說必不免有二蕭之疑則其爲史氏之病豈小哉且又其間有雖旁宗別派而猶時有敘述者若其父祖子孫世系相承皆有聲迹列於諸傳安可不明加稱引使後人開卷而可見乎今略取新書所述父祖子孫或旁支遠裔雖別傳而互相稱引得前史之體者及有爲法不一當書而不書者條列左方以見其未有定式云

新書稱引父祖子孫別傳例

王方慶傳末云六世孫瑛別傳

王瑛傳云方慶六世孫

李吉甫傳末云次子德裕自有傳

李德裕傳云元和宰相吉甫子

徐文遠傳云孫有功自有傳

徐有功傳云國子博士文遠孫也

劉迺傳云子伯芻別傳

劉伯芻傳云兵部侍郎迺之子

張薦傳末云子又新別有傳

張又新傳云工部侍郎薦之子

柏良器傳末云子著別傳

柏著傳云父良器爲時威名將

盧慎慎子奕奕子杞杞子元輔其傳各相稱引世次歷然可見如此者甚多難以備舉今相條數傳如右以見例例既如是則餘人當從一法也

新書稱引旁支遠裔別傳例

崔日用傳云滑州靈昌人

崔元翰傳云父良佐與齊國公日用從昆弟也

李邕傳云揚州江都人

李暉傳云北海太守暉之從孫。

崔玄暉傳云博陵安平人。

嚴震傳云梓州鹽亭人。

嚴震傳云震從祖弟也。

陸贄傳云蘇州嘉興人。

陸贄傳云宰相贄族孫。

令狐楚傳云宜州華原人。

令狐楚傳云德棻之裔也。

新野父祖子孫別傳以例當書而不書者。

李素立李承李藩傳。

李素立傳云趙州高邑人。

李藩傳云其先趙州人父承仕為湖南觀察使有名於時。

今案素立生休烈休烈生至遠至遠生奮奮生承承生藩自素立至藩六世皆有名迹別為三傳而會無一語相敘述以為父某祖某子某別有傳雖藩傳云父承仕為湖南觀察使有名於時然終不明言見於別傳必不免後人之疑也。

孟簡傳

孟簡德州平昌人會祖說武后時同州刺史。

今案孟說在隱逸傳自傳云汝州梁人也然則平昌孟氏之望而梁則所居之地今簡傳既不本汝州梁之所居而但書其望又不於說字下云見隱逸傳止云武后時同州刺史則似簡與隱逸傳之孟說殊非親屬矣。

陸長源傳

陸長源者吳人字沐祖餘慶天寶中為太子詹事有清譽。

今案餘慶在陸元方傳後自有傳今長源傳不言其別傳則其失與李承孟簡傳同也。

李景讓為澄孫又似曾孫

李彭傳云從天子入蜀後澄數年卒彭即澄有孫景讓景莊景溫別傳。

今案李景讓傳云景讓贈太尉澄孫也然以彭傳言之則似景讓等乃彭之孫而澄之曾孫也在景讓

傳則云澄孫頗為難明矣。

張鑑為後胤五世孫又似曾孫

張鑑傳云國子祭酒後胤五世孫也父齊丘朔方節度使東都留守。

今案後胤傳末云孫齊丘歷監察御史朔方節度使終東都留守子鑑別有傳以後胤傳言之則鑑乃後胤之曾孫非五世孫也。

袁朗鄉里

袁朗傳云其先雍州長安人父樞仕陳為尚書左僕射。

今案朗之先出於後漢司徒滂而後漢帝紀光初元年二月癸丑光祿勳陳國袁滂為司徒

字公此袁滂為陳國人而初見於漢史甚明者也至其子渙仕魏為郎中令本傳亦云陳郡扶樂人至渙曾孫頊仕東晉本傳亦云陳郡陽夏人瓊族孫湛仕宋本傳亦云陳郡陽夏人其後湛之一族如淑洵灌顯觀榮昂象君正敬憲樞朗凡畧世皆仕江左無入北為官者至陳亡則始仕隋耳故昂嘗自稱陳國賊男子然則朗之先世皆本諸陳國未嘗遷徙今新史乃云其先雍州長安人未審自何得之豈非失其實歟且自後周平江陵隋平建鄴南朝士人過江而北仕者衆矣故唐初此族尚多如殷開山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王方慶顏師古陸德明之徒皆是也而新書皆本其先里使後世有考焉獨袁朗傳所載如是實甚悞矣。

崔行功鄉里

崔行功傳云恆州井陘人兄子玄暉別有傳。

今案玄暉傳則云博陵安平人二者不同未知孰是又案宰相世系表崔損亦行功族也而損傳亦云系本博陵無乃博陵者是耶或者系望博陵而實則恆州耶不可得而知然史家止當考案從一不可二者皆存而無辨也。

言之則降禮之傳其失昭然矣。

誕節名上壽紀傳皆不載

禮樂志云千秋節者玄宗以八月五日生。因其日名節。而君臣共為荒樂。當時流俗。多傳其事以為盛。其後巨盜起。陷兩京。自此天下用兵不息。而離宮苑囿。遂以荒墮。獨其餘聲遺曲。傳人聞者為之悲涼。成動。蓋其事適足為戒。而不足考法。故不復著其詳。自肅宗以後。皆以生日為節。而德宗不立節。然止於羣臣稱觴上壽而已。

新唐書糾謬卷第八

八曰尊敬君親不嚴

楊隆禮皆避諱改名而傳不載

誕節名及上壽儀紀傳皆不載

表守其耀卿傳次序

楊隆禮皆避諱改名而傳不載

楊慎於傳云父隆禮歷任刺史善檢督吏以嚴辦自名開元初為太府卿任職二十年年九十餘以戶部尚書致仕卒

今案宰相世系表載隆禮為崇禮此蓋隆禮以開元時避明皇帝諱以崇易隆理亦當然而史家遺落其事止書舊名此其失也或者謂此乃史之小疵亦不足云愚以為不然夫史之作豈獨止於勸懲而已哉其筆削取舍必使後世有考焉方開元時君父既名隆矣為臣子者亦名隆而無所避豈存君嚴上之謂哉今隆禮既舊名而史不載使後世不知者或歸罪於隆禮或遂援之以為說此實史氏之深責豈止小疵而已哉况韋思謙皆避諱而以字行王紹陸質亦皆避諱改名而史皆載於傳以例

今案唐會要云開元十七年八月五日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張說等表請以是日為千秋節著之甲令羣臣常以是日獻萬壽酒又憲宗元和十五年七月朔云朕誕辰奉迎皇太后宮中上壽又文宗大和七年慶成節是日上於宮中奉迎皇太后宴樂羣臣詣延英門上壽是蓋人主因其誕辰感其親生育勳勞之恩不敢同之常日於是為之宴樂以致其愛敬之心焉為臣子者又喜其君父生於是日願其享無疆之祚亦相率奉觴獻壽以致其祝延之誠焉是皆出於臣子之情而飾以禮文故後世不可得而廢者也其以異朝於魏宋之有改且上壽之禮尚矣古人每有吉慶喜樂之事則上壽於君親以致其誠意經所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則其比也如漢高祖車千秋東方朔止偶因一事而猶且為之況當君親誕育之日臣子若恬如平時不少致其誠敬則人情禮意其可安乎由是言之因誕日立節名上壽酒亦臣子奉君親之禮耳未可遽削而不著也且天寶之亂盜起兵興而唐遂竟其所以召之者蓋有由矣刑政乖戾而任用匪人也非以立千秋節也使當時不立節名不上壽不宴樂亦未免乎盜起而唐衰也其後肅宗文宗以至武宣懿僖昭哀八朝各嘗立誕節名亦不聞其召亂迫其亡也亦不自誕節起然則史之所書使後世可以為戒者在乎刑政之得失任之賢否爾立誕節而上壽宴樂以致臣子之情禮者非所以為戒也徒使後世有司欲考按故事則返區區乎求之於他書是未可謂善為史者也又案唐會要自肅宗以後有代德順憲穆敬六朝皆不立誕節名今志以為獨德宗不立亦未知其孰是

表守其耀卿傳次序

今案表耀卿守其之子也而耀卿傳居第五十二卷守其傳居第五十四卷次序如此於義無乃未安歟

新唐書糾謬卷第九

九曰紀志表傳不相符合

- 百官志太宗定內外官數與曹確傳不同
- 天平軍節度使姓名次序紀傳不同
- 劉總納土其州名不同
- 宋璟傳載東巡泰山之年與紀不同
- 李光弼傳平袁晁年月與紀不同
- 程知節為葱山道總管與紀不同
- 桓彥範傳中宗復位日與紀不同
- 宰相世系表蘇瓊字與傳不同
- 崔龜從傳其官與本紀不同
- 郭正一傳為相之年并其事與紀志不同
- 流敬暉處紀表與傳不同

新唐書糾謬 卷第九

八九

新唐書糾謬 卷第九

- 杜元穎為相至罷紀傳各不同
- 孫處約為相其官名紀傳不同
- 岑義命和之官紀傳不同
- 李吉甫傳星變紀志不載
- 乾符五年五月風寇事紀志不同
- 垂拱二年新豐嵐山事紀志不同
- 侯君集傳岑文本官不同
- 褚遂良貶官紀傳不同
- 柳璨官本紀與表傳不同
- 畢王璋子韶世系未明
- 搖山玉彩字
- 元結獨玕子
- 員假年齒差誤
- 蕭穎士
- 李紫立世系不同
- 崔河傳
- 王方慶傳與表不同
- 睿祖名紀傳不同
- 崔行功祖表傳不同
- 德宗紀與李懷光傳不合
- 李揆世次表傳不同
- 袁滋子均等
- 崔祐甫立後
- 竇懷貞官名與紀不同
- 蘇味道拜官紀傳不同
- 韋巨源傳州名與紀不同
- 李進賢被逐紀傳不同
- 蕭至忠父引官悞

新唐書糾謬 卷第九

九一

蘇瓌蘇震世次不明

韓休父兄

劉瞻入相

王暎傳年與紀不同

脩搖山玉彩人不同

顏悅爲僕射表傳不同

鄧康王徙封紀傳不同

兩士紀志月不同

韓王更封紀傳年不同

武德時地震紀志月不同

貞觀時地震紀志月不同

石然紀志月不同

李勤等征遼東宰相表日悞

薛萬徹官及高麗城名紀傳不同

百官志太宗定內外官數與曹確傳不同

百官志云初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爲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材足矣

今案曹確傳云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謂房喬曰朕設此待天下賢士此與百官志所載語意

同而數不同未知孰是

天平軍節度使姓名次序紀傳不同

僖宗紀乾符二年紀六月濮州賊王仙芝尙君長陷曹濮二州四年丁三月宛句賊黃巢陷鄆沂二州天平軍節度使薛崇死之五年戊二月王仙芝伏誅是歲天平軍節度使張揚卒牙將崔君裕自知州事六年紀淄州刺史曹全該克鄆州殺崔君裕廣明元年庚六月辛酉天平軍節度使曹全該爲東面副都統中和二年壬十月魏博節度使韓勣寇鄆州天平軍節度使曹全該死之都將崔用自稱留後三年癸天平軍將曹存實克鄆州四年甲七月壬午黃巢伏誅是歲濮州刺史朱宣逐天平軍節度使曹存實自稱留後

今案宋宣傳云宣爲王敬武青州牙軍黃巢亂敬武遣將曹存實率兵西入關宣爲軍候道鄆州是時節度使薛崇拒王仙芝戰死其將崔君裕攝州事存實攝知兵募襲殺之遂稱留後宣以功署濮州刺史而總帳下兵中和初魏博韓勣東窺曹鄆引兵濟河存實迎戰死於陣宣收殘卒嬰城閉圍之六月

不能拔引去僖宗嘉其守拜天平軍節度使然則以本紀言之天平軍節度使自乾符四年丁酉至中和四年甲辰凡八年歷薛崇張揚崔君裕曹全該崔用曹存實朱宣七帥也以朱宣傳言之即自薛崇崔君裕曹存實至於朱宣止四帥而已此其大槩俱已不同至於紀稱黃巢陷鄆州而薛崇死傳云薛崇以拒王仙芝戰死一不同也紀稱節度使張揚卒牙將崔君裕自知州事傳云薛崇戰死君裕即攝州事二不同也紀稱曹全該克鄆州殺崔君裕傳云曹存實襲殺君裕三不同也韓勣寇鄆州而曹全該死傳力云韓勣寇鄆存實迎戰而死紀稱朱宣逐存實而自稱留後傳乃云存實與韓勣戰死實嬰城而簡不能拔乃拜節度使其外謬至於如此豈可以垂之於世乎大昕案通鑑中和元年十月天平軍中立其兄子存實爲留後二年五月以天平節度使曹存實爲節度使十月韓勣引兵攻鄆州曹存實遣使迎戰死天平節度使崔用(即朱宣)收餘衆嬰城拒守韓勣攻之不下韓勣知天平節度使又考吳云宣謀曹存實繼其父全該事最爲詳天不節度使未周而遇害又五代史朱宣傳宣事曹州節度使王敬武爲其校其將曹全該中和二年敬武道全該入關與黃巢戰道鄆州節度使薛崇卒其將崔君裕自稱留後全該攻殺君裕遂據州宣以戰功爲鄆州刺史步軍都指揮使已而全該死軍中推宣爲留後全該即全該也最爲詳相同

劉繼納土其州名不同

崔植傳云時朝廷悉收河朔三鎮而劉繼又以幽薊七州獻諸朝

今案程宗紀長慶元年二月己卯劉繼以盧龍軍八州歸於有司三月丁巳赦幽涿檀順瀛莫營平八州死罪以下給復一年賜盧龍軍士錢又案溫造傳云長慶初爲幽鎮宣諭使至范陽劉繼郊迎造爲開示禍福繼由是籍所部九州入朝而劉繼傳云繼上疏願奉朝請且欲割所治爲三以幽涿爲一州請張弘靖治之瀛莫爲二府盧士攻治之平薊爲一府薛平治之然則劉繼所歸之地在崔植傳則七州在本紀則九州在溫造劉繼傳則九州以本紀及劉繼傳州名參考之則十州其詳其詳其詳至於如此未知何者爲是且唐人著書多謂天下視河北得失以爲朝廷治亂重輕則其於當時所繫亦大矣而史臣記述乃爾使後學無所考信是誠可罪也哉

宋瑋傳載東巡泰山之年與紀不同

宋瑋傳云十二年東巡泰山瑋復爲留守

今案本紀開元十二年無東巡泰山事其東巡封泰山乃十三年十月也

李光弼傳平袁晁年月與紀不同

李光弼傳云浙東賊袁晁反台州建元寶勝以建丑爲正月殘剽州縣光弼遣麾下破其衆於衢州廣德元年遂禽晁浙東平二年光弼薨

今案代宗紀寶勝元年八月辛未台州人袁晁反九月癸卯陷信州十月乙卯陷溫明二州十二月甲戌李光弼及袁晁戰於衢州敗之廣德元年三月丁未李光弼及袁晁戰敗之二年七月己酉李光弼薨十一月癸丑袁晁伏誅以此而校本傳則頗不相應未知何者爲是

程知節為蔥山道總管與紀不同

程知節傳云。歷瀘州都督左領軍大將軍。顯慶二年。授蔥山道行軍大總管。以討賀魯。

今案本紀。永徽六年五月癸未。左屯衛大將軍程知節為蔥山道行軍大總管。以伐賀魯。顯慶元年八月辛丑。程知節及賀魯部歌邏麻處月戰於榆谷。敗之。九月癸未。程知節及賀魯戰於恒篤城。敗之。二年閏正月庚戌。右屯衛將軍蘇定方為伊麗道行軍總管。以伐賀魯。十二月丁巳。蘇定方敗賀魯於金牙山。執之。然則程知節之討賀魯。乃永徽六年也。其顯慶二年。自命蘇定方出討。而是年執之矣。今乃云知節顯慶二年為蔥山道大總管。以討賀魯者。悞也。且又傳云。左領軍大將軍。而紀云。左屯衛大將軍。亦必有悞者。

桓彥範傳中宗復位日與紀不同

桓彥範傳略云。神龍元年正月。彥範敬暉率羽林兵討賊。明日。中宗復位。

今案武后紀。長安五年。即神龍元年也。正月癸卯。張柬之。崔玄暉。敬暉。桓彥範等率兵討亂。張易之。昌宗等伏誅。丙午。皇帝復於位。又中宗紀云。神龍元年正月。張柬之等以羽林兵討亂。甲辰。皇太子監國。大赦改元。丙午。復於位。由此觀之。則討賊後三日。中宗乃復位。非討賊之明日。彥範傳悞矣。日皇太子監國。改元。非非甚悞。

宰相世系表蘇瓊字廷碩

宰相世系表云。蘇瓊字廷碩。

今案本傳云。瓊字昌容。子頌。字廷碩。世系表必悞也。

崔龜從傳其官與本紀不同

崔龜從傳云。歷戶部侍郎。大中四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歲罷。

今案宣宗紀。大中四年六月戊申。戶部尚書判度支崔龜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年十一月。崔龜從罷。又宰相年表云。大中四年六月戊申。戶部侍郎判度支崔龜從。守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如故。八月庚戌。罷。五年四月乙卯。龜從為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十一月庚寅。龜從檢校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宣武節度使。由此言之。本紀及傳所書皆甚略。唯年表為詳備。至於自四年六月而至五年十一月。遂以為再歲。若以杜元穎傳例言之。止可謂之逾年也。

郭正一傳為相之年并其事與紀志不同

郭正一傳云。永隆中。遷秘書少監。檢校中書侍郎。詔與郭待舉。岑長倩。魏玄同。竝同中書門下承受進止。平章事。平章事自正一等始。永淳中。其選中書侍郎。

今案高宗本紀。永淳元年四月丁亥。黃門侍郎郭待舉。兵部侍郎岑長倩。秘書員外少監郭正一。吏部

侍郎魏玄同。與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宰相表亦然。即非永隆中。此其一也。又案百官志云。貞觀八年。僕射李靖以疾辭位。詔疾小瘳。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平章事之名。蓋起於此。永淳元年。以黃門侍郎郭待舉。兵部侍郎岑長倩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平章事入銜。自待舉等始。然則是平章事之名。實始於貞觀八年。以命李靖。至永淳元年。乃始入銜爾。今正一傳遂以為同平章事始於正一等。則悞矣。此其二也。

流敬暉處紀表與傳不同

中宗紀云。神龍二年七月。流敬暉於瀘州。宰相表亦同。

今案本傳云。流瀘州。疑稱瀘州者悞。

杜元穎為相至罷罷紀傳各不同

杜元穎傳云。自帝即位不閱歲。至宰相。結紳駭異。

今案本紀。睿宗以元和十五年閏正月丙午。即帝位。至次年長慶元年二月壬午。元穎以翰林學士戶部侍郎為相。止論年矣。閱之言。歷也。更也。

又云。再非。出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

今案本紀。元穎以長慶三年十月罷相。則是已逾二年矣。非甫再恭也。

孫處約為相其官名紀傳不同

孫處約傳云。麟德元年。以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

今案高宗本紀。麟德元年十二月。太子右中護樂彥尋。西臺侍郎孫處約。同知軍國政事。又宰相表云。十二月戊子。太子右中護樂彥尋。檢校西臺侍郎。西臺侍郎孫處約。竝同知軍國政事。尋同東西臺三品。然則紀傳所書。各有未完。而表始為詳備矣。

岑羲命相之官紀傳不同

岑羲傳略云。進吏部侍郎。中宗崩。詔擢右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立。罷。

今案睿宗紀。景雲元年六月壬午。韋皇后殺中宗。以利部尚書裴談。工部尚書張錫。同中書門下三品。吏部尚書張嘉福。中書侍郎岑羲。吏部侍郎崔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表亦同。殊不言以右常侍為同三品也。

李吉甫傳星變紀志不載

李吉甫傳云。前卒一歲。發感掩太微上相。吉甫曰。天且殺我。

今案吉甫以憲宗元和九年十月薨。而本紀自八年至九年。竝無此發感之變。獨天文志有八年十月己丑。發感犯太微西上將而已。若非悞查相為將。以致異同。即是脫漏不載也。若以為例不書。則九年

十月太白晝見亦嘗於紀例與此同亦嘗也。

乾符五年五月風雷事紀志有不同

五行志第二十六卷乾符六年五月丁酉宜授宰臣豆盧瑑崔沆制殿庭氛霧四塞及百官班賀於政事堂雨雹如卵大風雷雨拔木

今案位宗紀乾符五年五月丁酉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豆盧瑑為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崔沆為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日雨雹大風拔木宰相表亦同又五行志第二十五卷常風門云乾符五年五月丁酉大風拔木又崔沆傳云乾符五年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听且告麻大霧塞庭中百僚就班斝塵大風雨雹時謂不祥又豆盧瑑傳云歷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與崔沆皆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日宜告於庭大風雷雨拔木然則本紀表傳及五行志第二十五卷皆以為乾符五年五月丁酉獨五行志二十六卷以為六年則悞也

垂拱二年新豐慶山事紀志不同

武后紀垂拱二年十月己巳有山出於新豐縣改新豐為慶山

今案五行志云垂拱二年九月己巳雍州新豐縣路盜鄉大風雨震電有山湧出紀以為十月己巳而志以為九月己巳二者必有一悞

侯君集傳岑文本官不同

侯君集傳云君集平高昌還為有司所劾詔詣獄簿對中書侍郎岑文本諫

今案本紀貞觀十三年十二月侯君集伐高昌十四年八月克之十二月丁酉倭高昌王以獻十六年正月辛未中書舍人岑文本為中書侍郎專典機密則是當十四年十二月文本未為中書侍郎也而宰相表又云十六年正月辛未中書舍人兼侍郎岑文本為中書侍郎專典機密然則君集傳所書者止書其兼官歟不書正官而書兼官亦恐非史法也至於本紀止書正官而不著兼官若非脫漏似亦未允也

褚遂良貶官紀傳不同

褚遂良傳云武氏立乃左遷遂良為潭州都督

今案高宗紀永徽六年九月庚午貶褚遂良為潭州都督十月乙卯立宸妃武氏為皇后宰相表載貶遂良事亦同然則傳所云悞也

柳璨官本紀與表傳不同

昭宗紀天祐元年正月翰林學士右拾遺柳璨為右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今案琛傳及宰相表皆左拾遺非右也未知孰是

新唐書補遺 卷第九

畢王瑊子韶世系未明

宗室列傳畢王瑊生二子曰韶曰孝基韶死隋世武德時追封東平王生子道宗

今案宗室世系表畢王房止有子孝基及失名者二人無東平王韶而東平王韶自是雍王房雍王裕之子其世次甚明與傳全不同未知孰是

搖山玉彩字

孝敬皇帝傳云擢采古今文章號搖山玉彩凡五百篇又裴光庭傳云撰搖山往則維城前軌二篇獻之

今案藝文志云裴光庭搖山往則一卷又云搖山玉彩五百卷其搖字在傳則皆從水而藝文志皆從手未知孰是

元結騎犴子

藝文志小說家類有元結騎犴子一卷

今案元結傳云入騎犴洞始稱騎犴子琦犴字皆從玉此乃從犬未知孰是大昕案今本唐書亦從字從玉耳

員假年齒差悞

李泌傳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假者九歲升坐詞辯注射坐人皆屈

今案藝文志儒林類中有員假太玄幽贊十卷注云開元四年京兆府童子進書召試及第授散官文學直弘文館且李泌傳謂假開元十六年而年九歲則是假生於開元八年也既假以八年始生何緣四年已有進書乎若以四年能進書者為是則至十六年之時假不啻九歲矣此二說者必有一悞也

蕭穎士

文藝傳蕭穎士

今案新史中皆作穎惟藝文志第五十內作穎未知孰是

李素立世系不同

李素立傳云仲祖義深父政藻為隋水部郎

今案宰相世系表政藻乃素立之伯父為宜州長史政期乃素立之父為水部郎中與傳不同未知孰是

崔河傳

崔河傳云後周隴州刺史士約四世孫

今案宰相世系表則立無隴州刺史士約而河乃後周大將軍說之四世孫也說之父名楷兄名士元士謙與傳全不同

新唐書補遺 卷第九

王方慶傳與表不同

王方慶傳云父弘直終荆王友

今案宰相世系表云弘直魏州刺史諡曰孝與傳不同未知孰是

容祖名紀傳不同

本紀云天授元年九月追尊四代祖平王少子武曰容祖康皇帝

今案后妃傳云睿武王為康皇帝號容祖二說不同未知孰是大新書

崔行功祖表傳不同

崔行功傳云祖謙之仕北齊終鉅鹿太守

今案宰相世系表行功會祖名伯謙字士遜而無名謙之表與傳不同未知孰是

德宗紀與李懷光傳不合

德宗紀云興元元年二月李懷光將孟庭保以兵來追左衛大將軍侯仲莊敗之於驛店

今案李懷光傳云懷光遣將孟廷寶等輕騎趨南山廷寶等率輕騎趨南山廷寶等引而東縱卒大掠而百官遂入路谷追帝不及還白懷光懷光怒悉罷其兵即不言有驛店之戰且其名乃是廷寶非庭保未知孰是

李揆世次表傳不同

李揆傳云祖玄道為文學館學士父成裕秘書監

今案宰相世系表則玄道生正基正基生夏夏生成裕成裕生揆玄道於揆為高祖與傳不同未知孰是

袁滋子均等

袁滋傳末云子均右拾遺郊翰林學士

今案宰相世系表滋五子均太子典膳郎郊字之美右拾遺郊字之乾魏州刺史與傳不同又藝文志注云郊字之儀滋子也昭宗翰林學士亦與表傳不同未知孰是

崔祐甫立後

崔祐甫傳云植即祐甫弟盧江令嬰甫子也傳內又以植為嬰甫次子祐甫命以主祀

今案宰相世系表則嬰甫乃祐甫之再從弟而嬰甫止有植一子其說與傳不同以意考之祐甫身為名相其家號守禮法必不取人之長子為嗣傳之所言宜得其實而表似脫誤矣

資懷貞官名與紀不同

資懷貞官名與紀不同

資懷貞官名與紀不同

容宗紀書資懷貞官皆為左御史大夫

容宗紀書資懷貞官皆為左御史大夫

容宗紀書資懷貞官皆為左御史大夫

新唐書補遺 卷第九

今案本傳止云左御史大夫無簽字未知孰是

蘇味道拜官紀傳不同

蘇味道傳延載中以鳳閣舍人檢校侍郎同鳳閣平章事歲餘為其

今案本紀延載元年三月甲申鳳閣舍人蘇味道為鳳閣侍郎同鳳閣平章事殊不言其檢校若以是年杜景儉周允元例言之則皆當書此蓋闕文也

韋巨源傳州名與紀不同

韋巨源傳云坐李昭德累貶麟州刺史

今案本紀天册萬歲元年正月戊子貶韋巨源鄭州刺史紀傳不同推究其實則紀是而傳誤何以言之案地理志云麟州開元十二年析勝州之連谷銀城置且天册萬歲元年歲在乙未而開元十二年歲在甲子相距三十年是時既未有麟州則巨源何山貶為刺史乎以此知其實鄭州而誤為麟也

李進賢被逐紀傳不同

憲宗紀元和八年十二月庚寅振武將楊遵憲反逐其節度使李進賢

今案嚴綬傳末云進賢討回怛更屢糧不實次鳴砂焚殺其將楊遵憲而還進賢大怒衆懼攻進賢奔靖邊軍與紀所書不同

蕭至忠父引官誤

蕭至忠傳云陳吏部郎引子也

今案宰相世系表引為陳吏部侍郎又案南史引歷官金部庫部中書黃門吏部侍郎則是新書傳之誤也

蘇瓊蘇震世次不同

宰相世系表蘇瓊七世孫震為河南尹

今案瓊傳瓊之子說說之子震當祿山亂時奔靈武代宗時為河南尹而卒且瓊為相在睿宗時至代宗時不過六十餘年耳則震不當便為七世孫也由此言之世系表必有誤處況本傳以震為說之子而表乃以為震之子此大差互其誤必矣又瓊傳末云文宗大和中錄德官其四代孫翔而世系表不載翔之名字此可見表之脫略又況瓊傳所述皆肅宗代宗時事而世系表乃以為七世孫今翔當文宗時得官而止是四世孫文宗去睿宗尤更年遠其世次尚止四世即震之非七世亦明甚矣

韓休父兄

韓休傳云父大智其兄大敏

今案宰相韓氏世系表則大敏乃大智之弟

劉瞻入相

劉瞻傳云。爲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進承旨。出爲河東節度使。咸通十一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昌公主薨。懿宗補太尉宗紹等送詔獄。瞻上疏固爭。帝大怒。即日賜罷。以檢校刑部尚書同平章事爲河東節度使。

今案懿宗紀。咸通十年六月。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劉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一年八月。殺贊特。詔宗紹。九月丙辰。劉瞻罷。又宰相表。瞻自承旨爲相。與紀同。又云。十年九月。瞻爲中書侍郎。十一年正月。兼刑部尚書。九月丙辰。罷爲檢校刑部尚書同平章事。河東節度使。以上竝無爲河東節度使一節。又無咸通十一年爲中書相一節。未知孰是。大昕案。瞻之入相。紀表皆在咸通十年。而本傳作十一年。會人進承旨。出爲河東節度使。考據之。在大中十二年。成實。咸通十年。已丑。中曆十二月。瞻未免疏略。吳氏因疑瞻無節度河東事。失其矣。

修搖山玉彩人不同

孝敬皇帝傳云。命資客許敬宗。右庶子許圍師。中書侍郎上官儀。中書舍人楊思儉。即文思殿搢宋古今文章。號搖山玉彩。

今案藝文志。搖山玉彩注云。孝敬皇帝命太子少師許敬宗。司儀郎孟利貞。崇賢館學士郭瑜。顧胤。右史董思恭等撰。其姓名惟許敬宗同。外皆與傳不同。未知孰是。

蕭儂爲僕射表傳不同

蕭儂傳云。儂爲尙書左僕射。今案宰相表云。儂爲右僕射。

鄧康王徒封紀傳不同

鄧康王元裕傳云。貞觀五年。始王師。十一年。徙王鄧。始王及徒。皆與誰魏許密四王同封。今案本紀。貞觀五年二月己酉。封弟元裕爲鄧王。元名鑑王。靈龜魏王。元祥許王。元曉密王。即此鄧康王傳所書其始封者皆是也。至貞觀十一年。則不然。止書正月丁亥。徙封元裕鄧王。元名舒王。至六月己巳。又書徙封元祥江王而已。其靈龜。元曉。本紀皆不載其徙封。大昕案。本傳無徙封之事。疑其徙封則不同。而元裕傳云。始封徙封皆同也。蓋誰又以貞觀十四年。自燕王徙封。以本傳可見。然亦未見燕王與氏其也。檢及何其也。

兩土紀志月不同

太宗紀。貞觀七年二月丁卯。兩土。今案五行志。乃三月丁卯。未知孰是。

韓王更封紀傳年不同

韓王元嘉傳云。貞觀九年。更封韓。今案本紀。乃貞觀十年也。

武德時地震紀志月不同

武德時地震紀志月不同。高祖紀。武德二年九月乙未。京師地震。今案五行志。乃十月乙未。未知孰是。

貞觀時地震紀志日不同

太宗紀。貞觀十二年正月乙未。蓋州地震。癸卯。松州地震。今案五行志。則云正月壬寅。松遼二州地震。未知孰是。

石然紀志月不同

太宗紀。貞觀十三年四月壬寅。雲陽石然。今案五行志。乃三月壬寅。未知孰是。

李勣等征遼東宰相表日悞

宰相表。貞觀十八年十一月甲子。世勣周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今案本紀。乃是十一月甲午。上文推之。是月有戊寅庚辰日。則不復有甲子日。蓋宰相表悞也。

薛萬徹官及高麗城名紀傳不同

本紀。貞觀二十二年正月丙午。左武衛大將軍薛萬徹爲青丘道行軍大總管。以伐高麗。六月丙子。薛萬徹及高麗戰於泊灼城。敗之。

今案高麗及薛萬徹傳。皆云右武衛大將軍。獨紀以爲左武衛。又此紀及高麗傳皆云泊灼城。而萬徹傳作泊灼城。未知孰是。案地理志第三十三卷下。末有載賈耽考遼州入四夷之路。內有營州西北路一節。內云泊灼城。又有登州東北路一節。內有泊灼口。以此觀之。似泊灼是也。

劉晏傳及藝文志各載包融包信事及所任官有不同
王晏平爲章溫封上詔書

蘇味道張錫傳悞

吳湊韓暉傳不同

蘇幹之死紀傳不同

武延秀安樂主被誅處不同

張說許其先文兩傳不同

吳湊劉晏議王縉等罪

劉悟賈直官傳不同

文宗紀與楊志誠傳不同

蕭宗紀即位事與裴冕杜鴻漸魏少游傳不同

蕭宗紀云朔方節度使杜鴻漸六城水陸運使魏少游節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崔簡金關內鹽池判官李涵河西行軍司馬裴冕迎太子治兵於朔方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

十日一事兩見而異同不完

蕭宗紀即位事與裴冕杜鴻漸魏少游傳不同

李峴傳謝夷甫事與毛若虛傳不同

吳士矩傳與狄兼謨傳異同且各述事不盡

高智周傳記將洌等事與喬琳傳不同

李知本李華傳各載太冲而得名之因不同

薛存誠孔戮傳各述李位事而有不同

公主傳及張茂昭傳各紀尙主而有不同

韋溫傳尉遲瑋事與陳夷行曹確傳不同

王璠傳所載石烈與五行志不同

杜懷及南蠻傳述秦匡謀事不同

崔湜及周利貞傳述內外兄不同

今案裴冕傳云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辟行軍司馬玄宗入蜀詔皇太子爲天下兵馬元帥拜冕御史中丞兼左庶子副之初冕在河西方召還而道遇太子平涼遂從至靈武與杜鴻漸崔漪同辭進曰主上厭於勤且南狩蜀宗社神器要須有歸今天意人事屬在殿下宜正位號有如邊巡失位兆心則大事去矣太子曰我平寇逆奉迎乘輿還京師退居儲貳以待膳左右豈不樂哉公等何言之過對曰殿下居東宮二十年今多難啓聖以安社稷而所從將士皆關輔人日夜思歸大衆一騷不可復集不如因而撫之以就大功臣等昧死請太子固讓凡五請卒見聽太子即位又杜鴻漸傳云安思順裴爲朔方判官祿山亂皇太子按軍平涼未知所適議出蕭關趨豐安鴻漸與六城水陸運使魏少游節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崔簡金關內鹽池判官李涵謀曰胡羯亂常二京覆沒太子治兵平涼然散地難恃也今朔方制勝之會若奉迎太子西詔河隴北結回紇回紇因與國收其勁騎與大兵合鼓而南豈社稷之恥不亦易乎即具上兵馬招輯之勢錄軍資庫器械儲府凡最使涵詣平涼見太子太子大悅會裴冕至自河西亦勸之朔方而鴻漸與漪至自草頓迎謁說曰朔方天下勦兵靈州用武地今回紇請和吐蕃結附天下列城堅守以待王命縱爲賊據日夜望官軍以圖收復殿下治兵長驅逆胡不足滅也太子喜曰靈武我之關中卿乃吾道何也既至靈武鴻漸即與冕等勸即皇帝位以係中外望六請見冕又魏少游傳云累遷朔方水陸轉運副使考此數傳杜鴻漸止爲朔方判官而紀云朔方節度支度副使魏少游本爲水陸轉運副使而紀云六城水陸運使鴻漸傳又云六城水陸運使裴冕以河西行軍

司馬已拜御史中丞兼左庶子為天下兵馬副元帥赴召而還而紀止云河西行軍司馬此位號不同也鴻漸傳云支度判官盧開金而紀云崔爾金此姓不同也裴英傳云五請而鴻漸傳云六請此勳進之數不同也

李峴傳謝夷甫事與毛若虛傳不同

李峴傳云風翔七馬坊押官盜掠人天與令謝夷甫殺之李輔國聞其妻使訴枉詔監察御史孫登鞠之直夷甫其妻又訴詔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暉大理卿權獻為三司訊之無異辭妻不臣輔國助之乃令侍御史毛若虛覆按若虛委罪夷甫官御史用法不端伯陽怒欲質讓若虛馳入自歸帝帝謂若虛屢中頃伯陽等至勸若虛傳中人失有罪帝怒叱之貶伯陽高要尉權獻杜陽尉遂李暉嶺南流落播州

今案毛若虛傳云乾元中鳳翔七坊士數刺州縣開殺人尉謝夷甫不勝怒榜殺之士妻訴李輔國輔國請御史孫登鞠治獄久不具詔中丞崔伯陽與三司參訊未決乃使若虛按之即歸罪夷甫伯陽爭甚力若虛慢拒伯陽怒若虛即馳入白於帝詔姑出若虛泥訴曰若臣出即死因蔽若虛殿中而召伯陽伯陽至其勳若虛問上帝主先語叱伯陽出并官屬悉貶嶺外且李峴傳云天與令謝夷甫而毛若虛傳以為對峴傳云中丞刑部大理為三司而若虛傳云詔中丞崔伯陽與三司參訊則中丞之外自有三司歟峴傳云孫登直夷甫其妻又訴詔三司參訊無異辭妻不臣若虛傳云獄久不具參訊未決而若虛按之峴傳云崔伯陽高要尉權獻杜陽尉李暉嶺南孫登播州若虛傳云官屬悉貶嶺外此皆兩傳之不同者也

吳士矩傳與狄兼善傳異同且各述事不盡

吳漢傳末云兄淑子士矩開成初為江西觀察使饜宴侈縱一日費凡十數萬初至庫錢二十七萬緡晚年纔九萬軍用單置無所仰事聞中外共申解得以親議文宗弗窮治也貶蔡州別駕諫官執處其罪不納於是御史中丞狄兼善建言陛下報任士矩非私也士矩負陛下而治之亦非私也請遣御史至江西即訊使杜江淮它鎮循督意帝聽乃流端州

高智周傳記將洩等事與喬琳傳不同

高智周傳云智周所善義與蔣子慎有客嘗視兩人曰高公位極人臣而嗣少弱蔣侯官不達後且與子

慎終遠安尉其子籍往見智周智周方貴以女妻之生子挺歷湖延二州刺史生子洩洩皆擢進士洩為尚書左丞洩永泰初歷鴻臚卿日本使背遺金帛不納惟取戲一番為書以貽其嗣云挺之卒洩兄弟盧墓側植松柏千餘洩終部尚書封汝南公洩子鍊洩子鍊又有清白名而高氏後無聞

今案喬琳傳末云時又有蔣鎮者洩子也與兄鍊俱以文辭顯擢賢良方正科累轉諫議大夫大歷中淫雨填河中鹽池味苦惡韓滉制度支盧誠常賦妄言池生瑞鹽王德之美祥代宗疑不然命鎮馳驛按視鎮內欲結混故實其事表置嗣房號池曰寶應盧云再進工部侍郎妹婿源溥者休弟也故鎮與休交此叛置子都傷足不能進此先得鍊而鎮左右逃歸語所在源休聞白此以二百騎求得之知不免懷刃將自刺鍊止之復謀出奔儲不決中朝臣遁伏者休多所誅殺賴鎮救原十五初洩與弟洩在安史時皆汚偽官鍊兄弟復屈節於賊云又案朱泚傳云泚僧即皇帝位以蔣鎮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蔣鍊為御史中丞又云泚自將逼奉天以蔣鍊李平為宰相然則蔣洩洩兄弟以高智周傳言之則皆良士可嘉者在喬琳朱泚傳言之則父子皆汚偽官為叛臣名教之所不齒且如崔渙賢者也止為元載所惡而蔣渙遂按其罪而逐之以是觀之則蔣渙之為人可知而新書於兩傳各書之竹無從貶與奪亦不明書其兩見之因後人觀之何所取信耶

李知本李華傳各載太沖而得名之因不同

李友章知本傳云知本趙州元氏人元魏洛州刺史璽六世孫父孝端仕隋為獲嘉丞與族弟太沖俱有世閥而太沖官爵最高鄉人語曰太沖無兄孝端無弟

薛存誠孔微傳各述李位事而有不同

薛存誠傳云存誠為御史中丞江西監軍高重昌妄劾信州刺史李位謀反追付仗內詰狀存誠一日三表請付位御史臺及案果無實

公主傳及張茂昭傳各記向主而有不同

順宗女襄陽公主始封晉康縣主下嫁張孝忠子克禮

今案張茂昭傳克胤乃茂昭之子而孝忠之孫且又云尚質康郡主非疑主也

韋溫傳尉遲瑋事與陳夷行傳確傳不同

韋溫傳云樂工尉遲瑋授光州長史溫封上昭書

今案陳夷行傳云仙韶樂工尉遲瑋授王府率右拾遺資洵直當銜論奏鄧厚嗣復嫌以細故謂洵直近名夷行曰諫官當銜正須論率相得失彼賤工安足言者然亦不可置不用帝即徙瑋光州長史以百謙洵直又案曹確傳云文宗欲以樂工尉遲瑋為王府率拾遺洵直固爭卒授光州長史由是言之則尉遲瑋初授王府率因洵直爭之遂下除光州長史矣韋溫何為猶封還詔書無乃史誤記乎或者雖下除光州而尚未祇公議故溫封還其詔而朝廷遂已乎事雖不可得而知然要之韋溫傳所書訖不見朝廷聽否此若非史筆之悞則其事之終始是非必有所未盡而後世不得不疑也

王瑋傳所載石刻與五行志不同

五行志云浙西觀察使王瑋治潤州城隍中得方石有刻文曰山有石石有五玉有瑕瑕即休

今案瑋本傳止云山有石石有五玉有瑕而已無瑕即休三字又曰術家云瑋祖名蓋生礎礎生瑋蓋退休蓋其應云然則史之為書所以傳信也瑋之石礎正宜傳信者也雖復部儒隱晦既載之以示後則宜存其本文豈可或增或損以疑後世哉就使有增損而止一見乎書使觀者無它疑猶為未可況志傳皆載而其文多寡復不同使後世何所信乎

杜悰及南蠻傳述秦匡謀事不同

杜悰傳云悰為荆南節度使對南觀察使秦匡謀討蠻兵敗奔於悰

今案南蠻傳云垣綽寇成都至新津而還回寇黔中經略使秦匡謀權奔荆南在杜悰傳則云討蠻賊而奔在南蠻傳則云蠻寇黔中權而奔則是未嘗討蠻二者既不相符且又觀察經略之名亦異此二說必有非其實者大昕案方輿大歷十二年置黔中經略使治黔州南蠻等或稱經略使或稱討蠻使或稱討蠻使或稱討蠻使

崔湜及周利貞傳述內外兄不同

崔湜傳云進其外兄周利貞

今案周利貞傳利貞湜內兄也未知孰是

劉晏傳及藝文志各載包信事及所任官有不同

劉晏傳末云包信字幼正潤州延陵人父融集賢院學士與賀知章張旭張若虛有名當時號吳中四士信擢進士第累官諫議大夫坐善元載貶嶺南安奏起為汴東兩稅使晏罷以信充諸道鹽鐵轉貨錢物使遷刑部侍郎改秘書監封丹陽郡公

今案藝文志云包融詩一卷注云潤州延陵人歷大理司直二子何信齊名世稱二包何字幼嗣大厓起居舍人融與儲光義皆延陵人曲阿有餘杭尉丁仙芝韓氏主簿蔡隱丘監察御史蔡希周潤南尉蔡希寂處士張彥雄張潮校書郎張量吏部常選周瑋長洲尉談容有忠王府倉曹參軍殷遂破石主簿樊光橫陽主簿沈如筠江寧有右拾遺孫處玄處士徐延壽丹徒有江都主簿馬挺武進尉中堂構十八人皆有詩名殷瑋大昕曰今今殷次其詩為丹陽集者然則融信既見於劉晏傳末矣今藝文志又言之非重複歟且又其開述事互有不同不若會而為正備見於藝文志或備載於劉晏傳末庶乎後世易於考尋且免異同之惑也

王晏平為韋溫封上詔書

韋溫傳云為給事中王晏平罷靈武節度使以馬及錢仗自隨貶康州司戶參軍厚賂貴近浹日改撫州司馬溫封上詔書

今案王晏平傳云以功檢校右散騎常侍靈鹽節度使父喪擅取馬四百兵械七千自衛歸洛陽御史勅之有詔流康州不即行陰求援於河北三鎮三鎮表其因改撫州司馬給事中韋溫薛延老盧弘宣等還詔不敢下改永州司戶參軍溫固執文宗諭而止以二傳校之一則云貶康州司戶厚賂貴近一則云流康州求援河北三鎮二者已自不同且溫傳云改撫州司馬溫封上詔書而不言朝廷從否晏平傳則云溫等還詔改永州司戶溫固執文宗諭而止此皆異同之甚者未知孰是兼薛延老盧弘宣傳皆遺此一事不載

蘇味道張錫傳悞

蘇味道傳云延載中以風閣舍人檢校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證聖元年與張錫俱坐法繫司刑獄錫雖下吏氣象自如味道獨席地飯蔬為危懼可憐者武后聞放錫嶺南繼降味道集州刺史召為天官侍郎聖歷初復以風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更葬其親侵毀鄉人墓田蕭至忠勅之貶坊州刺史今案張錫傳云錫久視初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坐洩禁中語又諫謝鉅萬時蘇味道亦坐事同被訊繫風閣俄徙司刑三品院錫按轡專道神氣不懼日膳豐鮮無貶損味道徒步赴逐席地菜食武后聞之釋味道將斬錫既而流循州又武后紀云延載元年三月甲申鳳閣舍人蘇味道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天册萬歲元年正月戊子味道貶集州刺史聖歷元年九月辛巳武天官侍郎蘇味道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久視元年庚子閏七月己丑天官侍郎張錫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長安元年辛丑三月流張錫於循州七月蘇味道按察幽平等州兵馬長安二年壬子十月甲寅蘇味道同鳳閣鸞臺三品長安四年三月己亥貶蘇味道為坊州刺史以宰相裴考之皆同然則蘇味道凡再為相其初相以延載元年甲午歲其貶集州以天册萬歲元年乙未歲是也

吳漢韓卓傳不同

吳漢傳云貞元十四年夏大旱。穀貴。人流亡。帝以過京兆尹韓卓。能之。即召漢代卓。今案韓卓傳云。拜京兆尹。奏署鄭鋒為倉曹參軍。鋒苛欲吏。乃說卓悉索府中雜錢。折糶粟麥三十萬石。獻於帝。卓悅之。奏為與平令。貞元十四年大旱。民請蠲租賦。卓府帑已空。內憂恐。莫不敢言。會中人出入。百姓遮道訴之。事聞。貶撫州員外司馬。由此言之。則卓之為京兆無政之甚。而與漢傳所云。乃似卓本無過。而德宗以之為過。其意殊與卓傳不同。書法如是可乎。

蘇幹之死紀傳不同

本紀長壽二年五月。殺冬官尚書蘇幹。

今案幹傳云。遷冬官尚書。來俊臣素忌之。經幹與瑯琊王沖通書。繫獄發憤卒。與紀不同。未知孰是。

武廷秀安樂主被誅處

武廷秀傳云。韋后敗。尚與主居禁中。同斬蕭章門。

今案安樂公主傳云。臨淄王誅韋庶人。主方覽鏡作眉。聞亂。走至右延明門。兵及斬其首。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張說許於先文兩傳不同

許景先傳云。張說曰。許舍人之文。雖乏峻峰激流。然詞旨豐美。得中和之氣。

今案王勃賈王傳後張說論文處云。許景先如豐肌麗理。雖華華可愛。而乏風骨。與本傳所載不同。未知孰是。

吳漢劉晏議王縉等罪

吳漢傳云。元載賜死。於是王縉、楊炎、王昂、韓會、包佶等皆當坐。漢建言法有首從。從不應死。一用極刑。虧德傷仁。縉等由是得減死。

今案劉晏傳云。元載得罪。詔晏鞠之。晏畏載黨盛。不敢獨訊。更敕李涵等五人與晏雜治。王縉得免死。晏請之也。又王縉傳云。縉敗。劉晏等鞠其罪。同載論死。晏曰。重刑再覆。有國常典。況大臣乎。法有首從。不容俱死。於是以上。上憫其老。不加刑。乃貶括州刺史。由是言之。王縉以下。以從坐免死。乃劉晏之請也。今吳漢傳止以為漢言。則誤矣。蓋當時晏漢皆各有言。但史之所敘不完爾。

劉悟賈直言傳不同

劉悟傳云。與監軍劉承偁不叶。素厭悟。縱其下亂法。悟不堪其忍。承偁與都將張問謀縛悟送京師。以問代節度事。悟知之。以兵圍監軍。殺小使。其屬賈直言責悟曰。李司空死有知。使公所為至此。軍中將復有如公者矣。悟遽謝曰。吾不欲開李司空字。少選當定。即攜兵退。承偁囚之。帝重違其心。貶承偁。然悟

自是頗專肆。上嘗言多不恭。天下負罪亡命者多歸之。強列其寃。

今案賈直言傳云。監軍劉承偁與悟不平。陰與蘇州刺史張汶謀縛悟送闕下。以汶代節度。事洩。悟以兵圍承偁。殺小使。直言遽入責曰。司空縱兵脅天子使者。是欲效李司空邪。它日復為軍中所指矣。悟聞。感悟。承偁於第。以免。悟每有過。必爭。故悟能以臣節光明於朝。且在劉悟傳則言其自是專肆。上嘗不恭。強列負罪者寃。在直言傳則云。悟能以臣節光明。在悟傳以為都將張問。直言傳則云。蘇州刺史張汶。而又賈直言答之詞皆不同。覽者莫知所從。此蓋未嘗以兩傳互相考究。但各就本傳。直加筆削。故舛謬至是。

文宗紀與楊志誠傳不同

文宗本紀。大和七年三月辛卯。幽州盧龍軍節度使楊志誠。執春衣使邊奉。送奚契丹使尹士恭。今案楊志誠傳云。志誠果器望。軍有幾官。囚中人魏寶義。及它使焦奉。尹士恭。與紀異同。未知孰是。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一

十一曰載述脫誤

衛王傳誤

唐義誠字誤

常山及薛暉字誤

程處亮名不同

韋倫傳記襄州事誤

嚴善思傳誤

王同皎傳誤

狄仁傑傳誤

宰相世系表脫漏不載者

宰相世系雖有名而計目中脫漏者

唐王傳漏臨淄王一名

武后所撰字號漏
 杜松傳漏拜司徒
 南蠻傳漏李福敗績
 韓建書諸王紀書不盡
 裴行立傳漏平李錡功
 裴行立授泌州刺史誤
 王志愔傳誤
 膠東郡王道彥傳誤
 孔穎達傳誤
 溫曦尙涼國公主未明
 李道古迫逐柳公綽及誣李聽事
 賈至傳漏弄汝州貶岳州
 劉蕡陳少游傳脫字
 李晟世系脫漏
 袁朗傳誤
 長孫無忌傳漏事
 崔戎傳脫世次
 韓暹爲況之族子
 大歷十二年秋雨災
 邢文偉傳漏漏
 西河公主傳漏事
 李光顏立功漏落
 諸王有傳而無錄者
 隱太子傳李軌事誤
 貞觀四年日食及火紀志脫字
 蜀王愔傳漏晉王浩一名
 李子和傳脫字
 霍王傳證本紀脫誤

高紀誤書戰地及漏書四將被執
 衛王傳誤
 十一宗諸子傳內憲宗子衛王愔
 今案憲宗諸子鄭王愔傳云長慶元年始王與瓊河蔡茂溫衛澶七王同封又穆宗紀長慶元年三月戊午封弟愔衛王然則愔之所封衛也而書爲衛則誤矣大昕案文苑英華載封諸王制第十五弟愔可封衛王是衛字不誤而作衛者誤也
 唐義誠字誤
 公主傳太宗女豫章公主下嫁唐義誠
 今案唐倫傳及宰相世系表皆作善誠然則義字誤矣
 常山及薛諱字誤
 公主傳明皇帝女常山公主下嫁薛諱
 今案薛稷傳作恆山公主嫁薛諱且唐自穆宗以後始諱恆方明皇帝時未嘗避也諱諱二字未知孰是
 程處亮名不同
 公主傳太宗女清河公主名敬字德賢下嫁程懷亮龔德時陪葬昭陵懷亮知節子也終寧遠將軍
 今案程知節傳云子處亮尙清河公主其名不同未知孰是且又處亮所終之官當載於知節本傳之後今載於此不唯重複且失其所附也今若於公主傳則曰下嫁程處亮知節子也龔德時陪葬昭陵於知節傳則曰子處亮尙清河公主終寧遠將軍如此豈不兩得其所乎
 章倫傳襄州事誤
 章倫傳云據商州刺史荆襄道租庸使襄州神將康楚元亂自稱東楚義王杜鴻漸傳稱刺史王政奔城遁賊南襲江陵絕漢沔道倫調兵屯鄂州厚撫降賊寇益急乃繫倫楚元以獻收租庸二百萬緡召爲衛尉卿俄兼寧州二州刺史乾元中襄州亂詔倫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而李輔國方恣橫倫不肯謁彼之中能爲秦州刺史
 今案肅宗紀乾元二年八月乙巳襄州防禦將康楚元張嘉延反逐其刺史王政九月甲子張嘉延陷荊州十二月乙巳康楚元伏誅上元元年庚子四月戊申山南東道將張維瑾反殺其節度使史顯己未來瑱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以討張維瑾又案杜鴻漸傳乾元二年襄州康楚元等反商州刺史章倫平其亂然則倫傳所言康楚元作亂而倫所討平者正肅宗紀及杜鴻漸傳所云乾元二年事也至次年上元元年張維瑾事即自命來瑒討之矣今傳乃先敘楚元作亂討平訖始又云乾元中襄州亂如此即不知康楚元作亂是何年而乾元中襄州亂一節是何事以此參考即見差謬矣

李綺傳云。擢裴行立。泌州刺史。

今案裴行立本傳云。授沁州刺史。又地理志云。泌州本昌州。武德五年。更名唐州。天祐三年。朱全忠徙治泌陽。表更名。然則是天祐三年方有泌州之名。而元和之初。未有泌州。以此見書為沁者得其實。而泌字誤也。

王志愔傳誤

王志愔傳云。上所著應正論。又言漢成帝甥昭平君殺人。以公主子廷尉上請。今案漢書。此乃武帝時言成帝誤也。

膠東郡王道彥傳誤

膠東郡王道彥傳曰。太宗問大臣曰。盡王宗子於天下可乎。封德彝曰。漢所封惟帝子。若親昆弟。其屬遠非大功不王。如周郇。滕。漢。賈。澤。尚不得菲土。所以別親疏也。

今案周之郇。滕。漢。賈。澤。皆晉封國有土。安得謂之尚不得菲土乎。此蓋因舊書之文而誤易之耳。舊書則曰。兩漢已降。惟封帝子及親兄弟。若宗室疎遠者。非有大功。如周之郇。滕。漢。賈。澤。並不得濫封。所以別親疏也。蓋謂宗室屬疏者。須有功如郇。滕。漢。賈。澤。乃可得封云爾。今新書乃謂漢非大功不王。至如周郇。滕。漢。賈。澤。雖宗室。然以無功。尚不得菲土。則悞矣。殊不知郇。滕。漢。賈。澤。皆封國有土者也。

孔穎達傳誤

孔穎達傳云。太宗問孔子稱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今案論語。此乃曾子之語。非孔子所言也。太宗悞問。而穎達悞對。史臣悞書也。

溫彥博傳誤

溫彥博傳云。曾孫曠。尚涼國長公主。今案公主傳。止有睿宗女涼國公主下嫁薛伯陽。非溫曠也。然睿宗女內又有荆山公主。亦嫁薛伯陽。此二者未知孰是。無乃涼國實嫁溫曠。而史悞作伯陽乎。若以爲然。又薛稷傳云。伯陽稷之子。尚仙源公主。而仙源公主即涼國舊封。此又似非悞。無乃尚荆山者即溫曠乎。二者雖不可得而推。然必有一悞矣。

李道古追逐柳公綽及譚李聽事

李道古傳云。柳公綽鎮鄂岳。爲飛書上聞。憲宗欲代之。會道古自黔中觀察使入朝。乃代公綽。倍道人其軍。公綽惶遽出。財貨皆被奪。李聽守安州。未嘗敗。道古逐之。

今案柳公綽傳止云。元和十一年。爲李道古代逐。除給事中。竝無被飛書及道古追逐之事。又李聽傳云。徙安州。會觀察使柳公綽方討蔡。以聽典軍一二。咨之。聲振賊中。召爲羽林將軍。亦無道古逐之。

事。其記事者脫誤歟。

賈至傳漏并汝州貶岳州

賈至傳。坐小法貶岳州司馬。賈應初。召復故官。

今案至本傳。述王去榮殺人。事乃至德二載已後。乾元元年二月已前事也。其傳中自後更無事。止是貶岳州司馬。後遂言賈應初召復故官。且至德二載。歲在丁酉。乾元元年。歲在戊戌。二年。歲在己亥。至寶應元年。歲在壬寅。而肅宗紀云。乾元二年三月。九節度之師潰於淞水。東京西守崔圓。河南尹蘇震。汝州刺史賈至。奔於襄鄆。案崔圓。王師之敗。相州。圓。權。委東都奔襄陽。詔削陪封。召拜濟王。又蘇震傳云。震爲河南尹。九節度兵敗。震與西守崔圓奔襄鄆。賈至。王師長史。起爲絳州刺史。然則至之貶岳州司馬。正當至德乾元之際。其貶岳州。即坐奔汝州而出奔之故也。本傳既漏其爲汝州刺史一節。又失其爲岳州司馬之因。止云坐小法而已。若以肅宗紀乾元二年崔圓蘇震事考之。則其貶岳州之事。昭然可見也。

劉賈陳少游傳脫字

劉賈傳云。號曰北司。凶醜朋挺。外羣臣。內掣侮太子。陳少游傳云。佞但諸史。如江鄂州。今案外羣臣字句內及佞但諸史句內。必皆有脫字。大昕案。今本傳。

李晟世系脫漏

李晟傳云。詔爲晟立五廟。追賈高祖芝已下。

今案宰相世系表。晟上世名止及曾祖嵩。而不及芝。亦闕文也。

袁朗傳誤

袁朗傳云。秦王有主簿薛收。李道玄。

今案太宗文學館學士姓名中。止有主簿李道玄。而無李道玄。且又玄道自有本傳甚明。此作道玄。蓋悞也。

長孫無忌傳漏事

徐齊贈傳云。長孫無忌死。家廟毀。頓齊贈言於帝。詔復獻公官。以無忌孫延主其祀。

今案無忌本傳。則全無復獻公官。及以延主祀之事。止有上元元年。以孫元翼襲封事。又案宰相世系表。延即無忌孫。而元翼則是曾孫。如此則無忌本傳脫此一明明矣。

崔戎傳脫世次

崔戎傳云。玄暉從孫也。

今案宰相世系表。戎乃玄暉四世從孫也。

韓暹混之族子

王任傳云韓暹混族子韓暹傳以韓為皇從弟

今案宰相世系表則韓暹與河乃親兄弟而暹則混之子韓則混之子然則暹為皇從弟是也而王任傳以為混族子則悞矣

大歷十二年秋雨災

韓暹傳大歷十二年秋雨災

今案五行志無此異乃漏書也

邢文偉傳漏編

邢文偉傳云武后時累遷鳳閣侍郎兼弘文館學士載初元年為內史

今案本紀永昌元年十月丁卯鳳閣侍郎邢文偉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載初元年一月戊子邢文偉為內史今傳中不載其為平章事止自鳳閣侍郎為內史況弘文館學士職之細者尙且記之平章事則返不書蓋闕文

西河公主傳漏事

順宗女西河公主始封武陵郡主下嫁沈登堯咸通時

今案郭子儀孫錡傳略云尙西河公主長慶三年暴卒太后遣使案問發疾狀久乃解初西河主降沈氏生一子錡無嗣以沈氏子嗣然則西河公主又有再嫁郭氏一事而本傳不載乃闕文也

李光顏立功漏落

李光顏傳云從高崇文平劍南

今案高崇文傳云光顏以後期懼罪請深入自贖故有功今本傳不言蓋脫漏也

諸王有傳而無錄者

十一宗諸子傳中如夏悼王一儀王愷懷思王敏之類皆有傳而無錄大昕案不入目錄

今案自宗室以下諸王其間有早夭無後或雖有名而無事者多不入錄其稍有記述者皆有錄此似例也今夏悼王儀王懷王之類亦略有紀敘而不入錄未知其說

隱太子傳李軌事誤

隱太子傳云涼州人安興貴殺李軌以乘降

今案李軌傳安脩仁與貴執軌送之斬於長安又案高祖紀武德二年五月庚辰涼州將安脩仁執李軌以降然則非與貴殺軌也

貞觀四年日食火及紀志脫字

太宗本紀貞觀四年正月丁卯朔日有食之癸巳武德殿北院火五行志北院火

今案天文志則云閏正月丁卯朔蓋紀及五行志皆脫閏字也大昕案以正月

蜀王愔傳漏晉王治一名

太宗紀云貞觀五年二月庚戌封子愔為梁王貞漢王愔弟王慎中王翊江王簡代王是同封者六王今蜀王愔傳止云五王蓋脫晉王治一名也大昕案

李子和傳脫字

李子和傳云武德元年獻款五年從平劉黑闥有功拜右武衛將軍十一年為蔡州刺史

今案武德止於九年今此云十一年疑是貞觀十一年而脫貞觀二字也

霍王傳證本紀脫悞

霍王元軌傳云武德六年始王蜀與幽漢二王同封

今案元軌在高紀武德六年八年書為元瑊疑紀傳不脫即悞已有說見別篇外武德六年止書云封子元瑊為蜀王元慶漢王止有二王而已未嘗有所謂幽王者今傳所云幽漢二王者漢則元慶本傳

王瑊後改封陳又封幽州風也本傳云始王幽後改封陳是為道孝王也封號是為道孝王也今六年本紀止書封元瑊為蜀漢二王而不書風在本傳則云二王同封疑本紀漏風一名也

高紀悞書戰地及漏書四將被執

高紀武德二年十二月永安王泰基及劉武周戰於下邳敗績今案泰基及劉武周劉世讓唐儉獨孤懷恩等傳并太宗紀考之是時武周寇陷并州十月寇晉州而夏縣人呂崇茂殺縣令反以應之泰基奉詔討崇茂攻夏縣軍城南而賊將尉遲敬德至與崇茂夾攻官軍大敗之執泰基等四人然則是時泰基在攻夏縣軍中無緣在下邳與武周戰且又案諸傳泰基與賊止有夏縣一戰而敗途被執而紀全不書況武周自入寇止到晉絳蒲潁之境即未嘗涉河而南此云戰於下邳蓋悞也乃夏縣耳其泰基等四將戰敗被執此不書亦闕文也

張楚金翰苑 李巨川 皇甫冉曾兄弟

張讀 張昌宗 崔顯

柳公綽 姜慶初 趙驊全交

嚴毅張廷珪 徐賢妃徐堅 項斯

李揆李玄道 崔良佐 高重

高定 吉中孚 王裕

韋彤 注文選五臣 裴安時

帥夜光 段秀實 楊慎交

崔巖

王通

王績傳云兄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間。傲古作六經。又為中說以擬論語。不為諸儒稱道。故書不顯。唯

中說獨傳。

王勃傳云初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授門人甚衆。嘗起漢魏遺晉。作書一百二十篇。以續古尚書。後亡其

序。有錄亡書者十篇。勃完補缺逸。定著二十五篇。

王質傳云五世祖通為隋大儒。

趙麗妃

貞順皇后武氏傳云初帝在潞。趙麗妃以倡幸。有容止。善歌舞。開元初。父兄皆美官。及妃進也。麗妃恩

亦弛。以十四年卒。諡曰和。生太子瑛。而皇甫德儀生鄂王。劉才人生光王。皆藩邸之舊。後愛薄而妃乃尊

寵。

太子瑛傳云初瑛母以倡進。善歌舞。帝在潞得幸。及即位。擢妃父元禮。兄常奴。皆至大官。鄂光二王母亦

帝為臨淄王時。以色選。及武惠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愛與諸子絕等。而太子二王以母失職。頗快快。

王瑛傳云初太子瑛也。在潞州。張城張暉為銅鞮令。性豪殖。喜賓客。弋獵事。厚奉太子。數集其家。山東

倡人趙元禮。有女善歌舞。得幸太子。止暉第。其後生子瑛者也。太子已平內難。召暉拜宮門郎。

獨孤愷恩

獨孤愷恩傳愷恩謀作亂事。

唐儉傳

劉世讓傳

此三傳文多。難以具載。姑記其重複傳名而已。且又每傳各有不同。如元君實或作元君實。劉世讓作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二

十二日事狀叢複

竊見嘉祐中進新唐書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愚意以謂斯二者皆古良史之法。今新書既成。必有以稱斯言矣。蓋增事者。廣記備言之謂也。省文者。詳略適中之謂也。廣記備言。則後世得以考案。詳略適中。則無重複遺冗之弊。後世有所矜式。然今徐觀其所著。則增事者文。固未能皆如所陳。往往一事數出。而其大致則同。可以刊省從一者甚衆。今略條其事如左。

王通 趙麗妃 獨孤愷恩

趙瑊 慶山 薛蘭薛紹

沈皇后 來濟高智周 合浦公主

裴柔 定安公主 上官儀

韋瓘崔沔 裴行儉 韋倫

劉正臣 宮市 宣城公主

張錫蘇味道 其報記 盧光啓

劉讓懷恩縊死於獄。乃云自殺。劉世讓逃歸。乃云武周還。劉讓求能兵。唐僉為內史侍郎。又或作中書侍郎。大昕案武德三年三月改內史省曰中書省。僉以武德二年被執當內史侍郎及武周敗亡。僉謂非有誤也。劉世讓傳以孔道為內史侍郎。當時官名僉傳稱中書侍郎。劉世讓後改。即孔道。傳高祖。劉世讓建德為中書侍郎。如此者甚多。亦難以具紀也。

趙瓌

中宗和思順聖后趙氏。父瓌。尚高祖長樂公主。帝為英王。聘后為妃。高宗於公主恩尤隆。武后不喜。乃幽妃內侍省。瓌自定州刺史。馬都尉。貶括州。絕主朝謁。隨瓌之官。瓌以壽州刺史與主預越王事。死。神龍元年。追贈瓌左衛大將軍。

公主傳云。常樂公主下嫁趙瓌。生女為周王妃。武后殺之。遂瓌括州刺史。徙壽州。越王將舉兵。遣瓌書假道。瓌將應之。主進使者曰。為我謝王。與其進不與其退。若諸王皆丈夫。不應淹久。至是王敗。周與勳瓌與主運謀。皆被殺。

越王貞傳云。初貞騰檄壽州刺史趙瓌。諭以與兵。且假道。瓌得檄。許為應。瓌妻常樂長公主。亦趣請王立功。故瓌與主皆死。

廬山

五行志云。垂拱二年九月己巳。雍州新豐縣。大風雷雨雹。有山湧出。高二十丈。有池周三百畝。池中有龍鳳之形。禾麥之異。武后以為休應。名曰廬山。荊州人俞文俊。上言天氣不和而寒暑隔。人氣不和而瘡疠生。地氣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居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隔塞。山變為災。陛下以為廬山。臣以為非廬也。宜側身脩德。以答天譴。不然。恐災禍至。后怒。流於嶺南。武后紀云。垂拱二年十月己巳。有山出於新豐縣。改新豐為廬山。赦囚給復一年。賜酺三日。五行志云。九月己巳。與此不同。已有說見別篇。

武后傳云。新豐有山。因震突出。后以為美祥。赦其縣。更名廬山。荊州人俞文俊。上言人性和瘡疠生。地不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山變為災。非廬也。太后怒。投嶺外。

薛頡薛紹

公主傳云。城陽公主下嫁薛頡。子紹。封河東縣侯。濟州刺史。琅邪王神起兵。頡與弟紹以所部庸調作兵。募士。且應之。神敗。殺都吏以滅口。事泄。下獄俱死。

越王貞傳云。濟州刺史薛頡。與其弟紹。謀應神。率所部庸調治兵。募士。神敗。下獄死。頡。馬都尉瓌之子。母城陽長公主。封河東縣侯。紹。尚太平公主。擢累右玉鈐衛員外將軍。以主婿不加戮。餓死河南獄。

沈皇后

后妃傳云。代宗睿真皇后沈氏。吳興人。開元末。以良家子入東宮。太子以賜廣平王。實生德宗。大寶亂。賊囚后。東都掖廷。王入洛。復南宮中。時方北討。未及歸。長安。而河南為史思明所沒。遂失后所在。

德宗紀云。母曰睿真皇后沈氏。初沈氏以開元末。選入代宗宮。安祿山之亂。玄宗避賊於蜀。諸王妃妾不及從者。皆為賊所得。拘之東都之掖廷。代宗克東都。得沈氏。置之宮中。史思明再陷東都。遂失所在。大寶亂。賊囚后。東都掖廷。王入洛。復南宮中。時方北討。未及歸。長安。而河南為史思明所沒。遂失后所在。

來濟高智周

來濟傳云。初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客宣城。石仲覽家。仲覽行於財。有器識。待四人甚厚。私相與言。志處俊曰。願幸天下。濟及智周亦然。處約曰。宰相或不可冀。願為通事舍人足矣。後濟領吏部。處約始以瀛州書佐入調。濟注曰。如志。遂以處約為通事舍人。後皆至公輔。

高智周傳云。智周始與郝處俊。來濟。孫處約。共依江都。石仲覽。仲覽傾產結四人。因請各語所期。處俊曰。丈夫惟無仕。仕至宰相乃可。智周濟如之。處約曰。得為舍人。在殿中周旋吐納可也。仲覽便相。工視之。工語仲覽曰。高之貴。君不及見之。來早顯而未顯。高晚顯而壽。吾聞速登者易顯。徐進者少患。天道也。後濟居吏部。處約以瀛州參軍入調。濟曰。如志。擬通事舍人。畢。降階。勞問平生。既仲覽卒。而濟等益顯。大昕案。四正亦辨之。云。兩傳相去才一毫。不應重復如是。可謂冗長。本出韓琬所撰。史。益。而所載。自不實。處約。正。觀。中。為。齊。王。新。記。室。多。過。失。數。上。身。切。或。王。諱。太。宗。得。其。事。據。中。舍。人。是。歲。十。七。年。不。實。來。濟。大。年。亦。為。中。書。舍。人。永。徽。三。年。拜。相。六。年。檢。校。吏。部。尚。書。是。歲。丁。巳。去。矣。即。首。尾。十。五。載。若。如。兩。傳。所。謂。大。為。不。合。轉。瞬。之。說。誠。恐。史。氏。又。失。於。不。考。仲。覽。鄉。里。一。以。為。宜。城。一。以。為。江。都。豈。宜。城。人。而。家。於。廣。陵。也。

合浦公主

公主傳。太宗女合浦公主。下嫁房道愛。并述主驕恣謀反等事。至房喬傳又載之。其事大抵皆同。蓋重複也。文多不錄。

裴柔

楊貴妃傳云。馬鬼之難。破國與國忠妻裴柔等。奔陳倉。縣令率吏追之。意以為賊。乘馬走林。破國先殺其二子。柔曰。句我死。即并其女刺殺之。

楊國忠傳云。曙及國忠妻裴柔。同奔陳倉。為追兵所斬。柔故蜀倡也。併坎而瘞。

定安公主

公主傳。中宗女定安公主。下嫁王同皎。同皎得罪。更嫁太府卿崔銑。主薨。王同皎子請與父合葬。給事中夏侯銜曰。主義絕王廟。恩成崔室。逝者有知。同皎將拒諸泉。銑或訴於帝。乃止。銑坐是貶瀘州都督。

崔銑傳云。銑。字。定。安。公。主。為。太。府。卿。初。主。降。王。同。皎。後。降。銑。主。卒。銑。子。孫。大。昕。案。銑。子。銑。上。官。也。請。與。父。合。葬。給。事。中。夏。侯。銜。駁。奏。主。與。王。氏。絕。喪。應。還。崔。詔。可。銑。猶。出。為。瀘。州。都。督。大。昕。案。銑。傳。在。上。官。儀。

武后傳云。后城瀉深痛。柔屈不恥。以就大事。帝謂能奉己。故拔公議立之。已得志。即盜威福。施施無懼避。

帝亦昏憊能錯勅使不得專久稍不平麟德初后召方士郭行真入禁中爲蠱祝官人王伏勝發之帝怒因是詔西臺侍郎上官儀儀指言后專恣失海內望不可承宗廟與帝意合乃趣使草詔廢之左右馳告后遂從帝自訴帝羞縮待之如初猶意其甚且曰是皆上官儀教我后諷許敬宗構殺之初元舅大臣拂旨不聞儀居道路日語及儀見誅則政歸房帷天子拱手矣

上官儀傳云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獄死籍其家初武后得志遂奉制帝專威福帝不能堪又引道士耿勝中人王伏勝發之帝因大怒將廢爲庶人召儀與議儀曰皇后專恣海內失望宜廢之以順人心帝使草詔左右奔告后后自申訴帝乃悔又恐后怨毒乃曰上官儀教我后由是深惡儀始忠爲陳王時儀爲詔議與王伏勝同府至是許敬宗構儀與忠謀大逆后志也自格遂良等元老大臣相次居履公卿莫敢正議獨儀納忠禍又不旋踵由是天下之政歸於后而帝拱手矣

韋縉崔沔

韋縉傳云開元二十三年敕令以蓬豆之薦未能備物宜詔禮官學士共議以聞縉請宗廟蓬豆皆加十二及定宗廟獻爵所容并外族服制等崔沔於是亦獻議焉既已具載於韋縉傳而崔沔復載之不知其說何謂其文稍多難以具錄也

裴行儉

裴行儉傳云善知人在吏部時見蘇味道王勳謂曰二君後皆掌銓衡王勳傳云尋加弘文館學士兼知天官侍郎始裴行儉典選見勳與蘇味道曰二子者皆銓衡才至是語驗

愚謂此乃裴行儉能知人之美獨書於行儉傳可也至王勳傳又見之則頗似重複若以爲此語勳傳當載則味道傳中亦當具載今味道傳則止言行儉才之而已其語與此不同者蓋味道其後凡再爲相不止於銓衡故也然則行儉之說雖得之於勳而猶未盡於味道也或者行儉嘗日品目二人器識概以遠到許之未必止於銓衡而史氏於勳傳欲必驗其言故止以銓衡目之爾殊不知其至於味道則又有所未盡也況士大夫既官至清顯則如天官典選皆其所揚歷之地亦無足怪者若於行儉傳止言其素許二子以遠到而其後果驗豈不愈於拘二子以銓衡之目哉

韋倫

韋倫傳云從狩奉天關播龍爲刑部尙書倫在朝堂流涕曰宰相無狀使天下至此不失爲尙書後何以勸則者懼其公關播傳云播從幸奉天盧杞白志貞已貶而播猶執政議者不平遂罷爲刑部尙書韋倫等曰宰相不善謀使天子播趨尙可爲尙書耶相與泣諸朝

劉全諒傳云全諒附並父客奴以成固籍幽州事平盧軍以材力顯天寶十五載以客奴爲柳城郡太守攝御史大夫平盧節度使賜名正臣因裴范陽爲史思明所敗奔還王玄志仇殺之劉悟傳云其祖正臣平盧軍節度使裴范陽不克死

宮市

張建封傳云是時宦者主宮市置數百十人閱物應命謂之白望無詔文驗數但稱宮市則莫敢誰何大率與直十不償一又邀關闔所奉及脚備至有重荷趨肆而徒返者有農賈一驢新官人以數尺帛易之又取它費且驅驢入宮而農納薪薪帛欲去不許悲曰惟有死耳遂擊宦者有司執之以聞帝黜宦人賜農帛十匹然宮市不廢也諫臣交章例上皆不納李錡傳贊云貞元以後中宮市物都下謂之宮市不持符牒口含詔命取濫縻惡布紅紫之倍其估裂以償直市之良賈精貨皆逃去不出列廛閉者惟粗雜苦窳而已又有強驅入禁中趨所車輦賣者不平因共歐笞之蒼頭女奴名馬工車備常長捕取而德宗蔽於左右前後莫知也

宜城公主

宜城公主傳云始封義安郡主神龍元年與長寧新寧義安安樂新平五郡主皆進封今案此即義安郡主本傳也而又云與義安等五郡主皆進封無乃重複乎況三宗十一宗諸子傳中似此同時並封而入傳者多矣未嘗如此重載也

張錫蘇味道

張錫傳云坐洩禁中語又賦謝鉅萬時蘇味道亦坐事同被訊繫鳳閣俄徙司刑三品院錫按樽尊道神氣不備日膳豐鮮無貶損味道徒步赴建席地菜食武后聞之釋味道將斬錫既而流循州蘇味道傳云證聖元年與張錫俱坐法繫司刑獄錫雖下吏氣象自如味道獨席地飯蔬爲危懼可憫者武后聞放錫嶺南繼降味道集州刺史

冥報記

藝文志第四十八卷雜傳記內有唐臨冥報記兩卷今案第四十九卷小說家又有唐臨冥報記兩卷

盧光啓

藝文志小說家有盧光啓初舉子一卷注云字子忠相昭宗今案光啓自有傳此注乃重出也

張楚金翰苑

藝文志第四十九卷類書中。有張楚金翰苑七卷。

今案第五十卷總集中。又有張楚金翰苑三十卷。未知何者為是。

李巨川

藝文志第五十卷。有李巨川四六集二卷。注云。韓建華州從事。

今案李巨川已見叛臣傳。此注重出也。

皇甫冉曾兄弟

藝文志第五十卷。有皇甫冉詩三卷。注云。皇甫冉并弟曾等事六十餘字。大昕案傳稱曾等。今案冉曾兄弟。文藝傳自有傳。此注重出也。上傳

張讀

張讀

藝文志有張讀建中西符錄十卷。注云。字聖用。僖宗時吏部侍郎。

今案張讀傳末。讀自有傳。此注重出也。

張昌宗

藝文志有張昌宗古文紀年新傳三卷。注云。昌宗。冀州南宮人。太子舍人。

今案文藝張昌宗傳。自有昌宗事。此注重出也。

崔頤

藝文志有崔頤詩一卷。注中述頤無行弄妻等事。

今案文藝孟浩然傳末。頤自有傳。已具載其事。此注重出也。

柳公綽

柳公綽傳。始生三日。伯父子華曰。與吾門者此兒也。至子華傳。又曰。子華。公綽諸父也。豈非充文乎。

姜慶初

玄宗女新平公主傳。敍姜慶初事。

今案姜慶初傳末。慶初傳又載之。此重出。

趙驥全交

趙宗儒傳云。父驥。字雲卿。少與殷寅。顏真卿。柳芳。陸據。趙頌士。李華。邵珍。時人語曰。殷顏柳陸。李肅邵。趙謂能全其交也。

今案趙頌士傳云。曾兄事元德秀。而友殷寅。顏真卿。柳芳。陸據。李華。邵珍。趙驥。時人語曰。殷顏柳陸。李肅邵。趙謂能全其交也。頌士傳既載之矣。又於宗儒傳附見之。此重出也。

嚴綬張廷珪

嚴綬張廷珪

嚴綬傳末載李進賢事。

今案張廷珪傳末亦載之。此蓋重出也。大昕案張廷珪傳末無此事。惟張守珪傳末及之。亦互有詳略。

徐賢妃徐堅

徐賢妃傳云。忠之弟齊。齊。賢。賢。皆以學聞。女弟為高宗婕妤。亦有交遊。世以擬漢班氏。

今案徐賢妃傳末云。齊。賢。賢。皆以學聞。女弟為高宗婕妤。亦有交遊。世以擬漢班氏。此亦重出也。大昕案又見第四卷。自相違舛。

項斯

藝文志。項斯詩一卷。注云。字子遷。江東人。會昌丹徒尉。

今案揚敬之傳末。已載斯之字及鄉里等事。今藝文志又載之。此重出也。

李揆李玄道

李揆傳云。系出隴西。為冠族。去客榮陽。祖玄道。為文學館學士。

今案李玄道自有傳。在褚亮傳末。其文曰。李玄道者。本隴西人。世居鄭州。然則揆傳與玄道傳既略相引。玄道傳已云。本隴西人。世居鄭州。揆傳又言之。豈非充文乎。大昕案。玄道事當附於揆傳之首。不當附於揆傳末。

崔良佐

藝文志雜史類內崔良佐三國春秋。注云。良佐。深州安平人。凡二十六字。

今案文藝崔元翰傳中。已載良佐始末事六十餘字甚悉。今藝文志又載之。蓋重出也。大昕案。良佐元翰父。

高重

藝文志春秋類內云。高重春秋纂要四十卷。注云。字文明。士廉五代孫。凡四十二字。

今案高重已附見於士廉傳末。其敍說甚詳。此注重出也。

高定

藝文志易類云。高定周易外傳二十二卷。注云。鄆子。京兆府參軍。

今案高定自有傳附鄆傳後。此注重出也。

吉中孚

藝文傳下盧綸末云。吉中孚。鄆陽人。官戶部侍郎。

今案藝文志云。吉中孚詩一卷。注云。楚州人。始為道士。後官校書郎。登宏辭。諫議大夫。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度支。貞元初卒。此說自與盧綸傳末不同。且又中孚等當大歷時。與苗發。韓翃。同號十才子。其家世及聲迹。皆已略見於綸傳矣。如中孚之事。宜刪定從一。而乃重複兩見。且又其說異同如此。非所謂刊削者也。

公主傳同安公主下嫁隋州刺史王裕。隋司徒來之子。終開府儀同三司。

今案王方翼傳云。祖裕。隋州刺史。尚同安大長公主。官開府儀同三司。卒。諡曰文。此二傳自可刪就。一見足矣。不必兩載之也。

章彤

儒學章彤傳。彤。京兆人。四世從祖方質。爲武后時宰相。

今案章書起及孫方質。自皆有傳。書起。京兆。高年人。孫方質。光宅初。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今彤傳止可云章彤。光宅。宰相方質。四世從孫。餘皆可刪去也。

注文選五臣

藝文志有五臣注文選三十卷。注具述五臣官位姓名共四十字。

今案文藝志向傳末。又載此五人姓名。蓋重出也。

裴安時

裴安時第四十七卷。有裴安時左氏釋疑七卷。注云。字適之。大中江陵少尹。

今案第四十八卷。又有裴安時史記訓纂二十卷。元魏書三十卷。其注亦與上文同。蓋重出也。

帥夜光

藝文志第四十九。有帥夜光三玄異義三十卷。并注。十七字。

今案夜光在方技張果傳後自有傳。此注不惟重出。兼與傳不同。未知孰是。大昕案志謂幽州人。按幽州人。按幽州人。按幽州人。

段秀實

段秀實傳云。秀實。以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言於帝曰。不備。世多其謀。

今案兵志中已具載秀實之疏。而傳又具述之。其文意皆同。蓋重出也。

楊慎交

長寧公主傳。述下嫁楊慎交及貶官等事。

今案楊恭仁傳。又載慎交歷官貶官等事。此蓋重出也。大昕案兩傳互見。文無取觀不察。糾。

崔徽

藝文志有崔徽制譜集十卷。注彼徽事四十字。

今案李德裕傳後已有崔徽事七十餘字。此注蓋重出也。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三

十三日宜削而返存

安樂公主覽銳作眉

林總於氏族

令狐德棻宜州人

杜審權手自下篋

蔣洸父墓植松柏

姚崇傳

嚴綬李達

宋之慈爲刺史教婢

韓滉乘馬李巖服裘

五王贊中不字

楊恭仁爲雍州牧事

安樂公主覽鏡作眉

安樂公主傳云。臨淄王誅韋庶人。主方覽鏡作眉。聞亂。走至右延明門。兵及斬其首。追貶為悖逆庶人。今案玄宗紀云。乃夜率劉幽求等入苑中。玄宗率總監羽林兵會兩儀殿。梓宮宿衛兵奮起應之。遂誅韋氏。又韋氏傳云。俄而臨淄王引兵夜破玄武門。又劉幽求傳云。臨淄王入誅韋庶人。預參大策。是夜號令諸將。一出其手。然則玄宗之起事在夜。而公主方覽鏡作眉。何為哉。斯必妄也。設使其事誠然。尚不足書。而況於妄乎。

林蘊矜氏族

林蘊傳云。蘊辨給。嘗有姓崔者。矜氏族。蘊折之曰。崔杼狀齊君。林放問禮之本。優劣何如。邪。其人俯首不能對。

今案凡史之所紀。必繁乎興亡治亂。禮樂政刑。褒貶勸懲。賢愚邪正。有益於名教。有考於後人。則雖多書而無害。若安樂公主覽鏡作眉。林蘊矜氏族之類。雖連編累牘。書之。何補於事乎。是徒汗簡策而貽譏誚也。

令狐德棻宜州人

今案地理志。華原。乃京兆府之屬縣也。其注云。義寧二年。以華原。宜君。同官。置宜君郡。并置士門縣。以隸之。武德元年。曰宜州。貞觀十七年。州廢。省宜君。士門。以華原。同官。隸雍州。然則宜州雖嘗暫置數年。然終於廢省。則其名不當復存。當曰雍州。或京兆華原人可也。大昕案。柳公綽傳。華原人。

杜審權手自下簾

杜審權傳云。或晝日少息。則顧直將解簾。即旁無人。自起微鉤。手擁簾徐下。乃退。今案此亦人之閒居燕處常事。末節。又何足載於史乎。

蔣洸父蓋植松柏

高智周傳。末蔣洸父挺之卒。洸兄弟廬墓側。植松柏千餘。今案丘蓋之植松柏。亦足紀數。若其以多為貴。則又非所聞也。

姚崇傳

姚崇傳云。況木積年而木自當蠶乎。今案此一句中。當有刊削之字。不當冗長如此也。

嚴綬李達

嚴綬傳。載其未貴時。于李達而達不禮。既顯後。達謁綬而綬不禮。以報之之事。首末凡百餘字。多何煩。

於興亡治亂而載之歟。

宋之惡為刺史教婢

宋之問傳。後錄之惡為刺史教歌婢事。

今案此於興亡治亂何所損益而記之邪。大昕案。此錄之惡之條。正合此法。吳氏糾之非也。

韓滉乘馬李巖服裘

韓滉傳云。自始仕至將相。乘五馬。無不終櫪下。

李巖傳云。為參軍時。製一裘。服終身。

今案史之為書。如此等事。亦當記邪。

五王贊中不字

五王贊云。五王提衛兵。中與唐室。不淹辰。其謀深矣。至不盡誅諸武。使天子藉以為威。何其淺邪。贊牙一啓。為監后豎兒所乘。無亦神奪其明。厚韋氏毒。以興先天之業乎。不然安李之功。實於漢平勃遠矣。

今案所謂不然安李之功。實於漢平勃。其不字可削也。

楊恭仁為雍州牧事

宰相表。貞觀九年七月辛巳。恭仁罷為雍州牧。

今案宰相表。楊恭仁以武德二年。自黃門侍郎。涼州總管。遙領納言。六年四月。入為吏部尚書。兼中書令。檢校涼州諸軍事。至九年七月罷。自後表內不見復入為何官。至此忽有此罷為雍州牧一事。且案恭仁本傳。止有武德末拜雍州牧。而無貞觀九年為雍州牧事。然則此九年七月罷者。乃武德九年七月罷。而貞觀九年七月恭仁罷一事。本無之。乃悞書也。況本紀內亦不書。即可見宰相表悞刺此一事。可削也。

紀傳漏記蕭瑀事

李勣傳

長孫無忌傳

百官志

封德彝傳

忠義呂子臧傳漏載馬元規

鄭元璠朱榮傳

劉洸傳

九宮貴神

祖龜從傳云大和初遷太常博士最明禮家沿革定九宮皆列星不容爲大祠詔可其議九宮遂爲中祠今案新書全不載九宮貴神之所本而其進新書表略云名篇立傳因革增損義類凡例具載別錄然其別錄今世罕傳皆不知其刊削之所謂今龜從傳既述其事則它志傳中亦當因事著九宮之始庶其本末相證而後世可考焉況九宮之神自唐中葉以還世崇奉人主皆所親視禮次昊天上帝列爲大祠迄今不改其禮蓋亦甚重此正古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而史氏所宜紀錄者也後世欲有所考據捨史籍奚適哉今新書直削而不述使一代鉅典湮晦不傳後學無復稽考固然不知其所本質闕文也

程宗改名

程宗紀云程宗皇帝諱恆始封建安郡王進封遼王

今案憲宗紀元和元年八月丁卯進封子延安郡王宥爲遼王即程宗也延安建安元和七年立遼王宥爲皇太子十五年正月庚子憲宗崩閏月丙午皇太子即皇帝位於太極殿大昕案此以上程宗之爲皇太子其宥有也及本紀則諱恆新史又不載改名年月今案澄王傳云初傳名寬深王察洋王寶祿王察建王審元和七年竝改今名以此推之當是元和六年惠昭太子既薨七年乃立遼王爲皇太子因此竝與諸子改名皆從心爲文而程宗之名必是此時所改以唐會要考之則可驗矣蓋新史凡諸帝在潛之日諸事多所簡略不復詳述故不能見爾然既爲一朝之史凡人主或皇太子之名豈細故哉當明加紀述使後人開卷而歷歷可考今乃削而不著使覽者莫見本末則難免闕文之譏也自後文武宣懿倍昭六帝在潛與本紀所載之諱皆不同又不見所改年月其失皆與程紀同也

宰相表闕文

長孫無忌傳竹王爲皇太子無忌自司徒爲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房喬傳自司空爲太子太傅知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四

十四日當書而返闕

九宮貴神

程宗改名

宰相表闕文

王恩禮傳闕文

兩五十二日而不書月

蘇定方傳

薛大鼎傳

五行志

李子和傳

馬周傳

太子監國時宰相紀傳闕載

鄭元璋朱榮傳

高紀武德元年十二月辛巳鄭元璋及朱榮戰於商州敗之

今案鄭元璋及榮傳皆無此一戰蓋闕文也大昕案是歲二月元璋以太常卿將兵出商洛商州及此戰本傳皆失也

劉潼傳

鄭裔綽傳云宣宗初劉潼由鄭州刺史授桂管觀察使裔綽固爭潼被責未久不宜付廉察帝已遣使者預詔追罷之

今案劉潼傳止云爲監武節度使坐累貶鄭州刺史故湖南觀察使而漏此桂管觀察使追罷詔命一事不載蓋闕文也

今案諸帝紀初必書其始封或遷徙改名進爵及歷官次序等事然後乃記即位而中宗自高宗時封周王又徙英王改名哲武后時復名顯之類以諸帝紀例皆宜備書今乃略而不述未知其故

宗室有書姓或不書姓者

太宗紀貞觀二年正月癸丑吐谷渾寇岷州都督李道彥敗之八年十二月辛丑特進李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膠東郡公道彥爲赤水道行軍總管以伐吐谷渾十二年十一月己巳明州山獫狁反交州都督李道彥敗之

今案道彥即淮安王神通之子故八年爲赤水道總管時紀不書姓然二年十二年則又皆書姓何也

一事兼該諸傳而傳中有載不載者

長孫無忌傳云太宗曰朕嘗評公等可否以相規謂高士廉心術警悟隨難不易節所乏者骨鯁耳唐儉有辭善和解人酒杯流行發言可意事朕二十年未嘗一言國家事楊師道性謹密自能無過而儲不更事緩急非可倚岑文本敦厚文章論議其所長也謀略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堅正其言有益不輕然諾於人能自補闕馬周敏銳而正評裁人物直道而行所任皆稱朕意褚遂良鯁亮有學術竭誠親於朕若飛鳥依人自加憐愛無忌應對機敏善避嫌求於古人未有其比總兵攻戰非所善也

今案太宗所評諸人短長惟楊師道一人載入本傳然亦有不同其外諸人皆不見於本傳未審當載之歟不常載歟此亦義例之不明者也

皇后傳所書不同

哀帝紀云母曰皇太后何氏又昭宗十七子傳云積善皇后生裕及哀皇帝

今案后妃傳凡所生必書曰生某某王某某公獨何皇后傳不書其生德王裕及哀帝不審其義例何謂也

薨卒書法不同

太宗紀貞觀元年六月辛丑封德彝薨又公主傳中宗女定安公主嫁太府卿崔植主薨又崔植甫傳是歲被疾薨年六十

今案封德彝傳云貞觀元年遘疾臥尚書省帝親臨視命尙崔植甫送還第卒年六十又崔植甫傳云孫銑何定安公主主崔植甫傳云植甫病及卒然則封德彝在本紀則書薨在本傳則書卒定安公主在本傳則書薨在崔植甫傳則書卒崔植甫在本傳則書薨在其子傳則書卒不知其義例謂何新書之內此比甚多不可遽數今但略舉其一二以見其書法之駁雜難明也

溫王不立紀傳

三宗諸子傳云中宗四子章廋人生重潤後宮生重福重俊重茂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五

十五日義例不明

中宗紀前與諸帝紀詳略不同

宗室有書姓或不書姓者

一事兼該諸傳而諸傳中有載不載者

皇后傳所書不同

薨卒書法不同

溫王不立紀傳

姚南仲傳書獨孤后事

太宗紀魏徵薨事

中宗紀前與諸帝紀詳略不同

本紀云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諱顯高宗第七子也母曰則天順聖皇后武氏高宗崩以皇太子即皇帝位

今案新書凡列帝諸子。開有史失其傳者。亦必標其名。而著其遺逸無傳之因。不直爾晦其名也。今此所謂獨孤帝者。乃重茂也。始封北海郡王。神龍初。進封溫王。中宗崩。皇后矯遺詔立之。為皇太子。遂即皇帝位。既而臨淄王以兵討亂。韋氏敗。睿宗即位。復封為溫王。景雲二年正月。徙封襄王。開元二年七月丁未。薨。追冊為獨帝。重茂之立凡二十餘日。比於諸王。事亦稍殊。若以前史昌邑王。北鄉侯例推之。其始封進爵。及平生事迹。則宜列之為傳。其即位後所行之事。則當編之於中宗睿宗之紀。今此傳但記獨帝二字。其餘則皆略而不述。亦不顯其名。及隱晦無傳之因。返更不若列帝諸子之失傳者。使後世覽者。莫知獨帝之為誰。此又書法之不可曉者也。

姚南仲傳書獨孤后事

姚南仲傳云。大曆十年。獨孤皇后崩。
今案本紀。大曆十年十月丙寅。貴妃獨孤氏薨。丁卯。追冊為皇后。后妃傳所載亦同。然則獨孤氏當薨時。止貴妃耳。安得遂書為崩。此蓋不惟義例之不明。蓋未嘗考其位號先後而書也。

紀魏徵薨事

太宗本紀貞觀十七年正月戊辰。魏徵薨。
今案新書例。本紀惟書宰相。而它官不書。今據宰相表。徵以十六年九月丁巳。罷為太子太師矣。故於十七年正月表內。更不書此徵薨一節。蓋謂非宰相故也。而本紀十六年九月。不書徵薨。至十七年。則是尚以為宰相乎。若尚以為宰相當書。則表內不當記云。罷為太子太師。至十七年正月。猶當書其薨於表。如此則於義方允。於例為合。若以為已罷宰相。不當書。則本紀內當記其十六年罷為太子太師。而十七年則不當更載其薨也。此一事進退皆無所據。依紀表二者必有一悞矣。大昕案魏徵傳。但云罷太子太師。不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六

十六日先後失序

郭正一未相前對策今傳在為相之後

僕因懷恩為副元帥及橫水之戰紀傳前後不同

盧坦傳叙李綺柳晟閻濟美事失序

蔣父傳記張孝忠事失序

元載傳載李少良失序

記火災年次不倫

柳渾傳記事失序

郭正一未相前對策今傳在為相之後

郭正一傳。載正一永隆中為平章事。永淳中遷官等事。次乃云。劉審禮與吐蕃戰青海。大敗。高宗召羣臣。問所以制或。正一曰。多不詳。云云。劉齊賢。皇甫文亮等議。亦與正一合。帝納之。

今案高宗紀。儀鳳三年。九月丙寅。李敬玄。劉審禮及吐蕃戰於青海。敗績。審禮死之。又永隆元年。

盧在正一為平章事。永淳元年。王正一遷官。而劉齊賢亦以是年十月。方為平章事。其皇甫文亮亦非同時為相之人。由是而言。則齊賢敗死。在永隆永淳之前。相去頗遠。而正一齊賢此對。乃未為相時事。非為相後所言。其證甚明。今書於永隆永淳之後。失其次序矣。大昕案本紀永淳元年四月丁亥。齊賢外少監。正一更部侍郎。元同與中書門下。同承受。並止平章事。弘道元年四月壬申。齊賢正一。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相與亦同。齊賢永隆中。與中書門下。同平章事。者。蓋與齊賢亦。引且與第一。白相亦所引。

僕固懷恩為副元帥及橫水之戰紀傳前後不同

僕固懷恩傳云。於是雍王以元帥為中軍。拜懷恩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之副。時諸節度皆以兵會。次黃水。黃即橫水。今案代宗紀。寶曆二年十月辛酉。雍王適討史朝義。甲戌。收史朝義於橫水。十一月。僕固懷恩為朔方河北副元帥。在本紀則懷恩先破賊。後為副元帥。在傳則先為副元帥。而後破賊。二者未知孰是。大昕案。在寶曆元年。此誤引。

盧坦傳書李錡柳晟開濟美事失序
盧坦傳云。坦為中丞時。帝繼諸道長吏。代還進奉。既而乃述有司毀李錡祖墓。坦上疏諫止之。事。今案憲宗紀。元和二年十二月甲申。李錡伏誅。三年正月癸巳。大赦。罷諸道受代進奉錢。其次序自如此。而坦傳失之矣。

蔣又傳記張孝忠事失序
蔣又傳云。貞元九年。權右拾遺史簡樸。德宗重其職。先召見延英。乃命之。張孝忠子茂宗。尚義章公主。母亡。遺言句成禮。帝念孝忠功。即日召為左衛將軍。許主下降。又上疏。以為墨縑禮本緣金革。未有奪喪尚主者。繆鑿典禮。違人情。不可為法。

今案張孝忠傳云。貞元二年。河北蝗。民餓死如積。孝忠與其下同糗淡。日膳菽豆。而己。人服其儉。推為賢將。明年。檢校司空。詔其子尚義章公主。孝忠遺妻入朝。執親迎禮。賞賚甚厚。五年。為將佐所惑。以兵襲蔚州。入之。然則孝忠傳所記年次甚明。其茂宗尚主。及親迎成禮。殆止在貞元三年四年之間。爾蔣又傳。則載之貞元九年之後。失其序矣。

元載傳殺李少良失序
元載傳云。大歷八年。吐蕃寇邈寧。議者謂三輔以西。無襟帶之固。於是載議河隴利害。既而載載越不法等事。然後云會李少良上書。誣其醜狀。載怒。殺少良。道路口誦。不敢復議。今案代宗紀。大歷六年五月。殺李少良。今此傳先述八年吐蕃事。後述李少良事。則失其序矣。

記火災年次不倫
新唐書糾謬 卷第十六 一八九

五行志第二十四。記貞元十三年。十九年火事。然後記二年七月。洪州火事。此亦記錄之失序也。

柳傳傳記事失序

柳傳傳云。本名載。朱泚亂。潭。履終南山。麻服步至奉天。賊平。乃更名。貞元元年。遷兵部侍郎。封宜城縣伯。李希烈據淮蔡。關播用李元平守汝州。傳曰。事夫街玉而賣石者也。往必見奇。何賊之擾。既而果為賊縛。三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今案本紀。建中四年。正月庚寅。李希烈陷汝州。執刺史李元平。十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反。犯京師。戊申。如奉天。朱泚反。興元元年。六月。姚令言。朱泚伏誅。貞元元年。乙酉。二年。丙寅。三月。丁卯。正月。兵部侍郎柳傳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案關播傳。鼓播用李元平守汝。為李希烈所縛。然後述從幸奉天事。然則元平失守在朱泚反之前久矣。今傳傳。則先敘朱泚建中四年十月反事。又及貞元元年事。然後述建中四年正月已前用李元平事。此失其序矣。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七

十七日編次未當

蕭瑀傳書太子師保等事

太子三太三少次序

孟詵無隱隱而入隱逸傳

李栖筠傳方清事

僕固懷恩馬存亮贊失所附

蕭瑀傳書太子師保等事

蕭瑀傳云。晉王為皇太子。拜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曰。三師以導太子者也。禮不尊。則無所取法。乃詔師入謁。太子出門迎拜。

今案晉王之為皇太子也。太宗以司徒長孫無忌為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三品自此始。此以司空房喬為太子太傅。知門下省事。此見於房喬傳。而瑀自特進為太子太保。李勣。自兵部尚書為特進。太子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此見於李勣傳。此乃一時之所謂妙選者。今史欲著其事。宜於無忌傳。備書所命師

傅保賢事等姓名及所除之職。次載帝所言尊敬師傅之意。至於喬、瑒、勳傳則略陳其事。仍指諸傳以相按證。庶後世備見一時之事。此亦史體當然者也。今則太師傳內既不具載始末。而太傅傳事傳內。但各述拜官。至太保傳內始書其事。又不云同時拜師傳事者何人。使覽者不能推見更有師傳事。此亦記述之未尤者也。

太子三少次序

食貨志。唐世百官俸錢。會昌後不復增。今著其數。太師、太傅、太保、錢二百萬。太尉、司徒、司空、一百六十萬。太子太師、太保、太傅、一百四十萬。太子少師、少保、少傅、百萬。

今案百官志云。太師、太傅、太保、各一人。是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各一人。是為三公。又東宮官太子太師、太傅、太保各一人。從一品。少師、少保、少傅各一人。從二品。其次序皆如此。獨食貨志。太子太傅、少傅、反居太保、少保之下。何也。

孟詵無隱栗而入隱逸傳

今案孟詵。本方術養生之士也。舊書止列於藝術傳。且未嘗有隱栗。今書乃入隱逸傳。莫論其說。

李栖筠傳方清事

李栖筠傳云。出為常州刺史。蘇州豪士方清。因歲凶。誘流孳為盜。積數萬。依彭蠡間。阻山自防。東南厭苦。詔李光弼分兵討平之。

今案方清阻亂事。本紀及李光弼傳皆不載。惟栖筠傳有之。及劉晏、李元傳。略見姓名。然栖筠方是時止為常州刺史。且無討伐之職。而方清自是蘇州豪士。依阻彭蠡。詔自委李光弼討平。與栖筠無所干。預何為乃見於栖筠傳乎。此當載之光弼傳也。蓋文選云。此亦與兵不細。下文之故。此段乃事之始。虛行軍司馬。許吳仲功。授上元有。江吳。吳。非正。數方清也。案本傳光弼分兵討平之。下文云。會平。此其所以載栖筠傳也。亦使光弼分兵討之。許吳。即其所遣之人。光弼。不自行何云。當載光弼傳乎。

僕固懷恩馬存亮贊失所附

僕固懷恩贊。而列於陳少游傳後。馬存亮贊。而列於仇士良、楊復光之後。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八

十八日與奪不常

建定邊軍之策

論封建事

李觀李光顏平蔡之功

韓暉有大臣器

憲宗罷韓全義

嚴綬治太原事

建定邊軍之策

路巖傳云。巖為劍南西川節度使。承蠻盜邊後。巖力拊循。置定邊軍於邛州。扼大度。治故關。取壇丁子弟。教擊刺。使補屯籍。由是西山八國來朝。以勞遷兼中書令。封魏國公。

今案南蠻傳云。初李師望建言。成都經總蠻事。曠日不能決。請析邛、蜀、嘉、雅、嶺七州。為定邊軍。建節度。制機事。近且速。天下謂然。即詔師望為節度使。治邛州。邛距成都才五舍。嶺州最南去邛乃千里。

緩急首尾不相調。而師望利專制。諱不言。此二傳言定邊軍利害自不同。而各載之。使後世何以取信。大昕案宰相長孫以咸通十二年四月出為劍南西川節度使。而方鎮表稱咸通八年。定邊軍節度使。劍南西川節度使。咸通七年。治平州。十一年。定邊軍節度使。復以七州。隸西川節度。則路巖出鎮已廢矣。

論封建事

宗室傳贊云。唐與疏屬。舉王。至太宗稍稍降封。時天下已定。帝與名臣。蕭瑀等。喟然講封建事。欲與三代比隆。而魏徵。李百藥。皆謂不然。百藥稱帝王自有天命。歷祚之短長。不緣封建。若乃百藥。推天命。乃臆論也。

今案此贊。意蓋短百藥。以為國祚短長。本諸天命。不在乎封建之與郡縣。以為臆論。不足取也。然至於十一宗諸子贊。則曰。歷數短長。自有底止。彼漢七國。晉八王。不得其效。愈速禍云。斯言也。亦何異於百藥之論歟。

李愬李光顏平蔡之功

李愬傳贊曰。平蔡功。勳為多。

今案李光顏贊曰。世皆謂李愬。提孤旅入蔡。縛賊為奇功。殊不知光顏於平蔡為多也。此二人平蔡之功。皆為多。則與奪果安在乎。

韓臯有大臣器

韓臯傳云。臯資質重厚。有大臣器。

今案臯本傳。臯為京尹。而用小人言。拊劾而進。以希時趨。及百姓以旱災受弊。則暗嚙不言。德宗庸闇之主也。猶知其非。而逐之於外。今臯氏乃以為有大臣器。則古之以道事君者。固如是乎。

憲宗能韓全義

韓全義傳云。全義討蔡無功。班師過關下。託疾不入謁。卒不見天子。去時。恨帝失政。使姦人得自肆云。憲宗在藩。疾之既嗣位。全義大懼。願入覲。不復用。以太子少保致仕。卒。

今案杜黃裳傳云。於是夏綬銀節度使韓全義。憤悞無功。因其來朝。白能之。以全義傳言之。則是憲宗素已疾全義之姦妄。雖不因黃裳之白。亦必能去。而黃裳傳則又全歸功於黃裳。而隱憲宗之疾惡明斷。史筆與奪。豈常如是乎。

嚴綬治太原事

裴瑒傳云。嚴綬守太原。政一出。監軍李輔光。瑒勸其備。以李廓代之。

今案嚴綬傳云。綬為河東節度使。在鎮九年。尙寬惠。治稱流聞。士馬孳息。入為尙書右僕射。然則綬治太原。在本傳則為有治迹可取。在裴瑒傳則為無治狀而可罪。二者是非孰在乎。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九

十九日事有可疑

文德皇后傳所記恐誤

宣城公主傳所書可疑

段文昌傳有疑

牛氏表有可疑

朱敬則預誅二張可疑

張孝忠妻入朝迎公主事可疑

覃王子可疑

譚王傳裴巽未明

賈至論諸人善守

柳渾為張延賞所擠

王維王紹兄弟

裴寂兩書四月癸酉為左僕射

崔彥昭逐李可及

文德皇后傳所記恐誤

文德皇后傳云從幸九成宮方崩疾何榮紹等急變則帝甲而起后與疾以從

今案帝紀并榮紹傳並未嘗有急變之事莫知何謂疑其無之

宣城公主傳所書可疑

宣城公主傳略云主嫁裴巽帝患斥為郡主久之復故封神龍元年

今案中宗自未改神龍未返正已前止稱太子神龍元年始復帝位今傳云帝患斥為郡主久之復故封則是神龍元年以前明矣神龍以前尚嘗有帝所稱者何帝乎

段文昌傳有誤

段文昌傳云南詔襲南安帝以文昌得蠻夷心詔使下微尉諫即日解而去

今案文昌傳以本紀及南蠻傳考之自大和四年已後至九年並無南詔寇南安因得文昌微而解去之事且南安不見屬何郡疑皆無之

牛氏表有可疑

宰相世系表云安定牛氏出自漢隴西主簿崇之後

隴西後周工部尚書牛崇

今案隋書牛弘傳云安定襄陽人也本姓齊氏祖熾郡中正父允魏侍中工部尚書隴西公賜姓為牛氏然則是本姓齊而弘父名允賜姓為牛今此表乃云遼允是遂以遼允為名又云出隴西主簿崇之後則其得姓甚遠與隋書殊為差舛然古之牛氏實安定人故允封隴西亦不出其地今此表則云隴

准又亦可疑且若弘之世系果出襄陽則當日弘所封亦應不出安定隴西之境今乃遠取奇章似必有說況近世史氏記人之鄉里多非其真如李則隴西王則太原姚則吳興之類昔人已嘗識其失今此牛氏世表恐亦同之彙案集韻察字自是人姓而隋書乃唐初所脩去隋未遠所脩之人多隋時人其所載述必得其詳恐此世表後人所遺不知源因妄相附著云爾

朱敬則預誅二張可疑

武后紀桓彥範敬暉等誅二張復中宗處其人各內有庫部員外郎朱敬則

今案敬則傳敬則當武后世已嘗為相能後為成均祭酒冬官侍郎鄭州刺史致仕且未嘗為庫部員外郎而本傳亦不言其同誅二張雖有與敬暉密誅之之策然傳亦止云暉卒用其策亦不言敬則同誅其事也疑此一名誤載大新案此詳

同誅其事也疑此一名誤載大新案此詳

張孝忠妻入朝迎公主事可疑

蔣父傳云張孝忠子茂宗尚義章公主母亡遺言句成禮帝念孝忠功即日召為左衛將軍許主下降上疏以為墨綬禮本緣金革未有奪喪尚主者經整典禮遠人情不可為法帝令中使者諭茂宗之母之請又意殊堅帝曰卿所言古禮也今俗借吉而婚不為少對曰但室窮人子旁無至親乃有借吉以嫁不聞男冒因而娶陛下建中詔書郡縣主當婚皆使有司循典故無用俗儀公主春秋少待年不為晚請茂宗如禮使帝曰更思之會太常博士韋彤奏曰婚禮主人人送聘命稱事立文謂之嘉所以承宗廟繼後嗣也喪禮創巨者日久痛甚者愈遲二十五月而畢謂之凶所以送死報終示有節也故夫義婦德父慈子孝皆魯侯改服晉襄墨綬緣金革事則有權總安有釋綬服衣冕裳去墨室行親迎以凶禮為朝廷喪法疏入帝迂其言促行前詔然心嘉又有守

今案張孝忠傳云貞元二年河北蝗明年檢校司空詔其子茂宗尚義章公主孝忠遺妻入朝執親迎

禮實甚厚然則既云孝忠遺妻入朝則是茂宗之母尚在安得復有在喪之說歟且又云茂宗母亡

遺言句成禮則是入朝者孝忠之後妻而茂宗之後母乎且觀傳之所敘似孝忠之妻將亡而有遺言

句速成禮故德宗從之則其人之亡固未久也而孝忠已娶後妻可乎朝廷亦以妻待之禮歟史官亦

以妻書之可乎凡此者皆史氏不明白其事未免後人之惑也卒於京師道自句成禮情事本極明白

不勝即疑其疑亡者為孝忠前妻入朝者為後妻又疑亡者未久事也

韋王子字可疑

古之封一字王皆國名至唐則有以州名者若延王通王沂王昭王彭王之類是也而其內有封單王者不知此國名邪州名邪或謂之慎耶若是州名亦莫知其何在也大新案通鑑考異云順宗子經封郡王

韋王傳表裴未明

今案唐駙馬都尉裴巽有二其一尚中宗女宣城公主其一尚睿宗女薛國公主今重福所舍之裴巽其宣城裴薛國裴不可得而知然意者重福即中宗子今既作亂必避其所親姊妹之家然則無乃宣城之裴巽是邪史不明言特以意度之爾且又薛國初嫁王守一守一以開元十二年死後始再嫁裴巽以是言之則宣城之裴必矣然則裴巽者一時果有二人邪或薛國之裴即宣城之裴邪皆不可得

知然此亦史氏之所宜辨析者故載之云

賈至論諸人藩守

賈至傳云至德中將軍王去榮殺富平令肅宗新得陝且借去榮材詔貸死至諫或曰去榮善守陝新下

賈至論諸人藩守

非去榮不可守。臣謂不然。李光弼守太原。程千里守上黨。許叔冀守靈昌。魯吳守南陽。賈實守雍丘。張巡守睢陽。初無去榮。未聞賊能下也。

今案肅宗紀。至德二載八月。靈昌郡太守許叔冀奔於彭城。九月丁丑。安慶緒陷上黨郡。執節度使程千里。癸卯。復京師。慶緒奔於陳郡。十月戊申。廣平郡王叔及安慶緒戰於新店。敗之。克陝郡。又魯吳保南陽。見被圍凡一年。晝夜戰。人至相食。卒無救。至德二載五月。乃率衆突圍走襄陽。由是言之。魯吳以二載五月奔南陽。賈實以至德元載死於雍丘。而張巡代守。許叔冀以八月奔靈昌。程千里以九月失上黨。至十月肅宗乃得陝。而去榮殺人。又在得陝之後。則數子者。或死或失守。皆已在得陝之前。而賈實猶有此言。無乃謬乎。且至實當時朝臣也。凡諸將得失。無容不知。而謬誤至此。深可疑也。
大案賈實王去榮打殺本部賊
今案見文苑英華六百十九卷

柳潭爲張延賞所擠

柳潭傳。張延賞所擠能相。今案延賞與潭。在貞元三年同時爲相。是年延賞以七月壬申薨。潭以八月己丑始罷。然則其能非緣延賞所擠。此其一也。又案延賞傳。以病困不能事。其所建請減吏員事。尚不能主之而死。何暇復擠柳潭乎。此其二也。由是言之。延賞擠潭之言。其殆妄乎。
大新案柳子以作潭行
狀不言爲延賞擠潭

王維王縉兄弟

王維傳云。縉爲蜀州刺史。維表已有五短。縉有五長。臣在省戶。縉遠方。願歸所任官。放田里。使縉還京師。久乃召縉爲左散騎常侍。

今案縉傳云。縉太原少尹。佐李光弼。以功加憲部侍郎。遷兵部。史朝義平。詔宣慰河北。使還。有指。俄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則縉未嘗歷爲蜀州及常侍。此可疑者一也。又縉傳云。縉山。縉太原少尹。佐李光弼。以功加憲部侍郎。遷兵部。史朝義平。詔宣慰河北。而縉傳云。縉以上元初卒。今案縉山以天寶十四載作亂。乙未與其子慶緒。及史思明。及其子朝義。相繼叛逆。至代宗廣德元年。而朝義平。中開歷天寶十五年。丙至德二載。丁乾元元年。戊二年。己上元元年。庚二年。辛寶應元年。壬廣德元年。癸是年春。史朝義死。縉宣慰河北。是時維之卒已久矣。自丙申至庚子。五六年之間。縉未嘗有入蜀及爲常侍之事。此可疑者二也。又維傳云。縉爲賊得。迫爲給事中。賊平。皆不獄。時縉位已顯。請削官。縉雖罪。肅宗亦自憐之。下遷太子中允。久之。遷中庶子。三遷尚書右丞。今案安祿山以天寶十五載。六月陷京師。至至德二載。九月。復京師。十月。復東京。凡陷賊官下獄。當在此際。方是時。縉官位已顯。則何由復有爲蜀州刺史等事。此可疑者三也。由是言之。維傳所言。殆皆無之。
大新案王縉
見文苑英華六百十一卷。○表稱縉太
厚五年。縉素百姓。心爲國竭力守城。

裴寂兩書四月癸酉爲左僕射

宰相表。武德四年四月癸酉。寂爲左僕射。至六年又云。四月癸酉。寂爲左僕射。即裴寂也。
今案本紀。武德四年四月。不書寂爲左僕射。至六年則書。此一可疑也。又自四年寂爲左僕射之後。中間不載。豈能免。無終於六年再爲左僕射。此二可疑也。又寂本傳。止述自右僕射遷左。雖不載其年。然亦不述其兩爲左僕射。此三可疑也。又案五行志。武德四年八月丙戌朔。日食。今以八月丙戌朔。却而推之。則是年四月內無癸酉日。而六年十二月壬寅朔。日食。以十二月壬寅朔。却而推之。則是年四月內有癸酉日。此四可疑也。由是言之。四年四月癸酉。寂爲僕射。疑其悞書。本無此一事也。

崔彥昭逐李可及

崔彥昭傳云。伶人李可及。爲懿宗所寵。橫甚。彥昭奏。逐死嶺南。
今案彥昭傳。彥昭懿宗時爲戶部侍郎。由河陽節度使徙河東。僖宗立。授兵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案僖宗本紀。彥昭以乾符元年八月始爲相。時僖宗已即位。其年矣。又案曹確傳云。懿宗成通中。確爲相。時帝寵伶人李可及。可及憑恩橫甚。人無敢斥。擢爲威衛將軍。確諫。帝不聽。至僖宗立。始貶死。方懿宗罷。可及勢盛之時。曹確以宰相言之。尚不納。而彥昭是時又非宰相。何由一言而可及遂貶死。此可疑者一也。況確傳云。僖宗立。可及始貶死。而彥昭傳則云。彥昭奏。逐死嶺南。即未審彥昭以懿宗時言邪。以僖宗時言邪。若以懿宗時言。則曹確以宰相言之。尚不從。而彥昭身非言事之官。又無評彈之職。何由一言便逐。若以僖宗時言之。則當懿宗時可及已爲衆人所憎。確傳已具載其事。豈容僖宗即位之後。曹確復無一言。直候其年之後。彥昭爲相言之。然後貶逐乎。此可疑者二也。然則彥昭傳所書。殆皆妄誕可疑也。
大新案確以懿宗成通十一年確相出鎮。確位宗
用論年。遂入相。則可及之貶。出於彥昭所奏。可無疑矣。此說可及。方幸時。確職。曹言之。不取
宗立。既死。則非確之功。史因錢可及。而附見其後。事附吳氏考之。未審妄生。皆誤。曹所不取。

新唐書糾謬卷第二十

二十日字書非是

曹班固為漢書其開存用古字使後世常見古人文字之學且又不妨本書而餘光施及後人斯可謂一舉而兩得在小學家不為無助故其發傳自云正文字維學林此實史家之一美而後世修書者之所宜法也今新書則不然不惟失一舉兩得使人不忘古之意而又時載不經訛誤之字使後世何適焉今略編其字如左

誤用字

- 姚宋傳贊
- 崔暹傳
- 蕭儼傳
- 蕭至忠贊
- 張建封傳
- 辛替否高郢等傳

新唐書糾謬 卷第二十

- 嚴挺之傳
- 張廷珪傳
- 蕭道桓蕭範等傳
- 隱太子巢刺王突厥等傳
- 屈突通唐儉崔暹等傳
- 薛嵩傳

- 蕭鎮傳序
- 杜佑傳
- 康承訓傳
- 袁朗傳
- 崔光遠傳
- 孫逖傳

二〇九

新唐書糾謬 卷第二十

二一〇

- 章待價等傳
- 上官儀贊
- 竇建德傳
- 鄭善果傳
- 不經字

- 狄仁傑傳
- 李嶠傳
- 王義方傳
- 吐火羅傳

- 姦臣傳贊
- 何皇后傳
- 員半千傳安祿山史思明贊

- 張建封傳
- 田緒傳并目錄
- 盧宏宣傳
- 李翰徐申等傳
- 章處厚傳
- 裴冕傳

- 蘇源明傳
- 吳元濟并李日知傳
- 李栖筠傳
- 李光弼楊炎等傳
- 吉溫傳
- 呂誼傳

- 安金藏傳
- 孫思邈傳
- 鄭餘慶傳
- 岑文本等傳
- 五行志

訛錯字

- 南蠻傳
- 韓滉傳
- 李懷仙傳
- 陳京傳
- 章挺傳

- 史憲誠傳
- 太宗紀
- 代宗紀
- 昭宗紀傳
- 魏徵陸贄等傳

- 王勃傳
- 僕固懷恩傳
- 侯君集傳
- 王播傳
- 姜撫傳

劉氏宰相世系表

- 李紳傳
- 李璣傳
- 王凝傳
- 盧慎慎及吐蕃等傳
- 劉武周傳

- 元稹傳
- 百官志
- 李錡傳
- 侯希逸傳
- 李晟贊
- 蘇定方傳

- 王緯傳
- 李德裕傳
- 劉崇望等傳
- 柳宗元傳
- 韓愈傳

誤用字

- 姚宋傳贊
- 嚴挺之傳

姚宋傳贊云崇勸天子不求邊功琳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卒悼其害可謂先見矣今案卒悼其害不知謂何意者悼乃贈之誤歟

新唐書糾謬 卷第二十

二一一

孫述傳

孫述傳云父喪缺復拜舍人

今案缺合作闕

章待價等傳

章待價傳云朝野共崇薄之

李商隱傳云黨人崇誦

李齊運傳士人崇之

今案說文云崇也又毛詩注云敦厚貌無崇薄之訓疑當作嘖大昕案說文無嘖字

狄仁傑傳

狄仁傑傳云如得上方斬馬劍

今案前漢朱雲周勃傳百官表上方字皆作尚方然則爲上字者悞矣大昕案上尚古通用

姦臣傳贊上官儀贊

姦臣傳贊三宰囑凶化奪辰上官儀贊叱咤鳴晨

今案此蓋取書教督之語其字皆當作晨

李嶠傳

李嶠傳云今百姓受靈

今案集韻受字注云被表切說文物落上下相付也通作菱菱又同部孳注云餓死曰孳或作孳菱孳然則受靈之字當作孳菱孳則可若作受則本訓不同於義未允也

何皇后傳

昭宗何皇后傳云帝奔播既屢感柄盡喪左右皆捍逆庸奴

今案捍字疑當作悍

竇建德傳

竇建德傳云使人如灌津祠充茲

今案史記及前漢竇后傳地理志皆作觀顏師古曰觀津清河之縣也舊書亦作觀蓋唐初嘗於其地

置觀州在地理志然則未嘗有作灌字者獨新書如是蓋悞也

王義方傳

王義方傳云光武失之逢萌

今案人姓逢字當作逢今從逢非也又案後漢紀傳皆作龐萌蓋逢龐得姓本殊爲字亦異不可混同

今改龐爲逢非也

員半千傳安祿山史思明贊

員半千傳云得天下英才五千與權所長

安祿山史思明贊云張杜權論至今多稱通之

今案半千之意欲與天下英才校其所長則權字疑當作角或作确張杜權論字當作確

鄭善果傳

鄭善果傳云從幸江都從字文化及至遼城

今案本紀武德二年閏二月辛丑竇建德殺字文化及於聊城又淮安王神通傳云進擊字文化及於

魏化及敗走聊城神通追北賊願降神通不受竇建德拔聊城勢遂張竇建德傳云建德引兵討化及

連戰破之化及保聊城乃四面乘城拔之然則化及之敗在聊城而善果傳以爲遼則非也

吐火羅傳

吐火羅傳云有稻麥粟豆

今案發字當作麥

不經字

張建封傳

張建封傳地迫於寇常困繫不支

今案字書無繫字疑當作繫集韻迫也

蘇源明傳

蘇源明傳云市井優儂

今案字書無儂字此蓋孳孳與與切孳死曰字誤爲此爾大昕案孳字見與

安金藏傳

安金藏傳云桑社秩之

今案社字字書所未見疑當作撤

田緒傳并目錄

田緒傳賈耽目錄賈耽

今案耽當從耳今皆從身非也

吳元濟傳

吳元濟傳云以馬體爲圓後李日知傳諸子方體角

今案當作印字，印字誤也。

武德二年，劉武周據并州，宋金剛陷涪州。

今案劉武周獨據懷恩，尉遲敬德傳乃涪州，作涪者誤。涪州，秦地，志本涪州，漢武德元年置涪州，太遠矣。

僕困懷恩傳

僕困懷恩傳云，諸節度皆以兵會，次黃水。

今案代宗紀及史朝義傳，乃橫水，作黃者，誤也。

李懷仙傳

李懷仙傳云，故懷先與田承嗣，薛嵩。

今案先字懷，當作仙。

代宗紀

代宗紀，廣德元年永泰元年，番賊於豎屋，又云豎屋，稱麥生，軍奴刺寇豎屋。大昕案，廣德元年，番賊於豎屋，豎屋，水名，元年，番賊豎屋，稱麥生，軍奴刺寇豎屋。

今案其字皆懷，當作豎屋，又豎屋，從支，从寺，或作豎屋，豎屋，今本唐書俱作豎屋。

侯君集傳

侯君集傳云，為破石道行軍總管。

今案太宗紀，貞觀八年十二月，君集為破石道行軍總管，宰相表亦同，然則破石字，當為積也。

陳京傳

陳京傳云，天子尚尤豫，未刪定。

今案尤字必懷，合是尤字，如馬璘傳，諸將尤疑，張文瓘傳，尤豫少決，李抱真傳，內尤豫，皆與此同意也。

昭宗贊

昭宗贊云，昭宗為人明寡。

今案勢字懷，當作傳。

王播傳

王播，字明則。

今案當作啟。

韋挺傳

韋挺傳云，蓋京城。

今案本當從牛，今從干，誤也。

魏徵陸贄等傳

魏徵傳云，龍逢比干也。

今案當作逢。

魏徵傳云，蕭然耗矣，陸贄傳全卷皆作耗。

今案耗當作耗。

姜撫傳

方技姜撫傳云，卑稱杜蒙也。

今案本草藥中無杜蒙，疑是杜蒙，杜蒙，蒙參也。見嘉祐本草第七卷沙參注中。

劉氏宰相世系表

宰相世系表，劉氏注云，尉氏房有仁軌孫。

今案尉氏劉氏在唐，無名孫者為宰相，止有璋，相宣宗，璋字乃璋之誤也。

元稹傳

元稹傳，世顯陳治安，議教化。

今案顯字合從日，今從目，誤也。

王綽傳

王綽傳云，浙西觀察使。

今案浙乃浙字也。

李紳傳

李紳傳末云，屢為怨仇所根却。

今案此根字當作根，其字從手，今從木，誤也。

百官志

百官志，大理獄丞所掌職事內云，家人入侍。

今案此乃侍字之誤也。

李德裕傳

李德裕傳，衛制歲抄運內粟。

今案此抄字合從禾。

李璣傳

李穰傳云。反摘礙表。

今案當作返摘。

李錡傳

李錡傳云。天下權酒清迹。

今案權當作推。頤德思云。漢書王莽傳。莽更附民事。而

劉崇望等傳

劉崇望傳。即河中鐵論。

韋宙傳。鑄論之。

今案皆當作鑄。

王凝傳

王凝傳云。州有治賦。淡銀。常權直以優吏奉。

今案權字恐是推之誤。

侯希逸傳

侯希逸傳云。人苦之。

今案苦乃苦字之誤。

柳宗元傳

柳宗元傳。貞符內云。後之祿淫。響香好怪之徒。

今案此露字疑是隱字。

又云。琢新屠。剔膏流。節解之禍不作。

今案此琢字疑是琢字。

盧懷慎及吐蕃等傳

盧懷慎傳。輜場有警。

吐蕃傳。輜場不定。又云。輜場不明。

今案此皆合作場。

李晟傳

李晟傳云。捉孤軍。抗羣賊。身佩安危。而氣不少衰。

今案郭子儀傳曰。子儀自朔方。提孤軍。轉戰逐北。誼不返顧。又五王贊曰。五王提衛兵。誅嬖臣。中興

唐室。蓋提之為言。繼勸統御之謂。若乃命之為提。於文殊為不典。今李晟贊所謂提孤軍者。即提字之

誤歟。

韓愈傳

韓愈傳。所要光決於心。

今案乃是先決於心。

又贊云。無枉括聖人者。

今案當作抵。

又云。以荷沉揚。雄為未淳。

今案當作醇。

劉武周傳

劉武周傳云。破之於美食川。

今案獨孤懷恩及秦瓊傳。皆為美良川。蓋良誤為食也。

蘇定方傳

蘇定方傳云。縛賀魯以還。又云。遂而縛降。

今案其字皆當作縛。

羅在都門。得吳氏書。手自校錄。又假宋本。補其闕文。吳說有未當者。輒有駁難。識於旁。今鮑君所刊。即予

覆校本也。癸丑夏刊成。寄以示予。既為校正數字。又續得辯正若干條。并寫以貽之。雖未必悉當。亦見子

於此。嘗用功老而不衰耳。八月辛酉朔大昕記。

卷一

李吉甫謀討劉闢

吉甫以一中書舍人

次新案唐中葉以後。翰林學士掌內制。中書舍人掌外制。而內制尤重。於外制故有。由翰林入相者。宋有徑由外制入相者也。但舍人亦不無授往。往為翰林。轉之。則但以它官知制誥。行外制者。字而已。吉甫以考功郎中召知制誥。其時已與外制及入翰林。為學士。與內制。雖中書舍人。仍在翰林也。吳氏所撰。但當謂吉甫知制誥。不當徒舉宰相之職。為已功耳。今但言舍人。不實。學士。似於當時官制。未明。

卷三

憲宗子棣王。彥王。信王。同封失實。

大新案唐大曆令。但載大

卷四

明皇帝公主數多一人

新唐書糾謬 續校補遺
大昕案區之為反通之為積
曾古字與以爲區通非也

新唐書糾謬 附錄

唐史糾謬二十卷。朝請大夫知蜀州成都吳縝廷珍撰。其父師孟。顯於熙豐。序言修書之時。其失有八。而糾謬其謬誤爲二十門。侍讀胡宗愈。言於朝。紹聖元年上之。世傳縝父以不得預修書故爲此。

附錄

修唐書史臣表

嘉定 錢大昕撰

王氏揮塵錄

嘉祐中。詔宋景文歐陽文忠諸公。重脩唐書。時有蜀人吳縝者。初登第。因范汝仁。而請於文忠。願預官屬之末。上書文忠。言甚懇切。文忠以其年少輕佻。拒之。縝執執而去。逮夫新書之成。乃從其間指摘瑕疵。爲糾謬一書。至元祐中。縝游宦陸路。老爲郡守。與五代史纂誤。俱刊行之。紹興中。福唐吳仲質元美爲湖州教授。復刻於郡庠。且作後序。以謂誠存。起廢疾。杜預實爲左氏之忠臣。然不知縝著書之本意也。

吳氏讀書志

唐書辨證二十卷。皇朝吳縝撰。縝字廷珍。成都人。仕至郡守。數新書初修之時。其失有八。類其舛誤二十門。凡四百餘事。縝不能刪文。多誤有訛訶。如新書張九齡傳云。武惠妃陷太子瑛。遣官奴告之曰。廢必有與。公爲按。宰相可常處。九齡奏之。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縝以爲時九齡已相。而太子竟以廢死。以爲新書似實而虛。按史之文。謂終九齡在相位日。太子得不廢也。豈謂卒以九齡爲相。太子終無患乎。初名糾謬。其後改云辨證。實一書也。

陳氏直齋書錄解題

新唐書糾謬 附錄

<p>慶曆四年 甲申 縝密使買物。且建議修唐書。今館職日供唐書所未載者。二事附於本傳。</p>	<p>五年 乙酉 五月四日。詔開局修唐書。</p>	<p>提舉官 賈昌朝 五月。以工部侍郎。密使充提舉官。</p>	<p>刊修官 王堯臣 五月。以翰林學士充。 宋 祁 五月。以翰林侍直學士。直學士有諫議大夫充。十一月。命再修。結唐樂記。</p>	<p>編修官 曾公亮 五月。以度支部外郎。侍講充。以編數不入局。 趙師民 五月。以宗正丞。學士。院檢討。兼天章閣侍講。充。未到局。 何中立 五月。以殿中丞。集事。亦不入局。</p>
---	-------------------------------	-------------------------------------	--	--

修唐書史臣表

一

六年 丙戌	昌朝	楊察 五月以知制誥充。 趙 五月以□□充。尋請守蘇州。不 入局。 余 五月以知制誥 靖 史館充。尋出知 吉州。案趙余二人。長編 不載。據春明退朝錄。	范 鎮 五月以大理寺丞 館開校勸充。 邵 必 五月以大理寺丞 國子監直講充。以 目疾辭不到局。 宋敏求 五月以校書郎充。 案東都事略。謂宋邵。范鎮 在局一十七年。敏求十年。今 據長編。敏求與范鎮。中間 未除外任。似不止十年也。
七年 丁亥	昌朝 三月罷。相判大 昌 名府。 丁 度 六月以工部侍 郎參知政事充 提舉官。	堯 臣 正月。除承旨兼 驛使。 方 平 正月。以右諫議 大夫權御史中 丞。十一月復為翰林學士。	王 敏 求 以太常博士充。 案東都事略。稱昭 在局一十五年。知當於是年 入局也。
八年 戊子	度 四月罷政事。以觀文 殿學士判尚書都省 提舉如故。	察 四月。以右諫議大夫 權御史中丞。 方 平 六月復以右諫議大 夫。史館修撰。除翰林 學士。六月。出知許州。 方 平 八月。出知澶州。	鎮 加直秘閣。案事略云。 度歷中未詳年月。 敏 求
皇祐元年 己丑	度	方 平 六月。復為翰林學士 為刊修官。遂編承華。	鎮 除開封府推官。未詳年 月。

二年 庚寅	度	方 平 九月。以同登恩。轉給 事中。兼龍圖閣學士。	敏 求 以試大理評事。道 州推官充。 呂 夏 卿 以江寧尉充。案 二人未詳入局年 月。
三年 辛卯	度	方 平 三月。以集賢殿修撰 出知常州。詔就州修 唐書。自後歷內外任。皆以 史局自隨。	鎮 除試秘書省校書 郎。右州軍事推 官。有二人除官。見初宿外 制。官。
四年 壬辰	度	方 平 以禮部侍郎。改知成 德軍。	敏 求 除試秘書省校書 郎。右州軍事推 官。有二人除官。見初宿外 制。官。
五年 癸巳	度 正月平	方 平 正月。改知定州。	鎮 除開封府推官。未詳年 月。

至和元年 甲午 七月，詔刊修唐書官宋祁、編修官范鎮等，遂上所修唐書。	劉 沆 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尤提舉	范鎮 通編明學士吏部侍郎，知益州，未詳年	夏 竦 以起居舍人直諫，開除院院	二年 乙未 十月，歐陽修官，唐自武宗以下，直無實錄，以傳記別說致	沈 疇 六月，轉兵部侍郎	歐陽修 八月，自翰林學士吏部郎中為刊修官，以事相劉沆，未詳年	敏 求 轉著作佐郎，未詳年	夏 卿 轉秘書丞，未詳年
嘉祐元年 丙申	沈 疇 十二月，遷相，出知樞密院事，尤提舉	范鎮 二月，使北還，三月，知樞密院事，五月，知樞密院事，八月，樞密院事	夏 竦 八月，除戶部員外郎，參知政事，知樞密院事，因對不受，十一月，復為起居舍人，充集賢殿修撰	留學士，八月，使契丹	沈 疇 六月，除翰林侍讀學士，出知秦州，七月，後	歐陽修 八月，奉使契丹	敏 求 八月，奉使契丹	夏 卿 八月，奉使契丹
嘉祐元年 丙申	沈 疇 十二月，遷相，出知樞密院事，尤提舉	范鎮 二月，使北還，三月，知樞密院事，五月，知樞密院事，八月，樞密院事	夏 竦 八月，除戶部員外郎，參知政事，知樞密院事，因對不受，十一月，復為起居舍人，充集賢殿修撰	留學士，八月，使契丹	沈 疇 六月，除翰林侍讀學士，出知秦州，七月，後	歐陽修 八月，奉使契丹	敏 求 八月，奉使契丹	夏 卿 八月，奉使契丹

六

至和元年 甲午 七月，詔刊修唐書官宋祁、編修官范鎮等，遂上所修唐書。	劉 沆 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尤提舉	范鎮 通編明學士吏部侍郎，知益州，未詳年	夏 竦 以起居舍人直諫，開除院院	二年 乙未 十月，歐陽修官，唐自武宗以下，直無實錄，以傳記別說致	沈 疇 六月，轉兵部侍郎	歐陽修 八月，自翰林學士吏部郎中為刊修官，以事相劉沆，未詳年	敏 求 轉著作佐郎，未詳年	夏 卿 轉秘書丞，未詳年
嘉祐元年 丙申	沈 疇 十二月，遷相，出知樞密院事，尤提舉	范鎮 二月，使北還，三月，知樞密院事，五月，知樞密院事，八月，樞密院事	夏 竦 八月，除戶部員外郎，參知政事，知樞密院事，因對不受，十一月，復為起居舍人，充集賢殿修撰	留學士，八月，使契丹	沈 疇 六月，除翰林侍讀學士，出知秦州，七月，後	歐陽修 八月，奉使契丹	敏 求 八月，奉使契丹	夏 卿 八月，奉使契丹
嘉祐元年 丙申	沈 疇 十二月，遷相，出知樞密院事，尤提舉	范鎮 二月，使北還，三月，知樞密院事，五月，知樞密院事，八月，樞密院事	夏 竦 八月，除戶部員外郎，參知政事，知樞密院事，因對不受，十一月，復為起居舍人，充集賢殿修撰	留學士，八月，使契丹	沈 疇 六月，除翰林侍讀學士，出知秦州，七月，後	歐陽修 八月，奉使契丹	敏 求 八月，奉使契丹	夏 卿 八月，奉使契丹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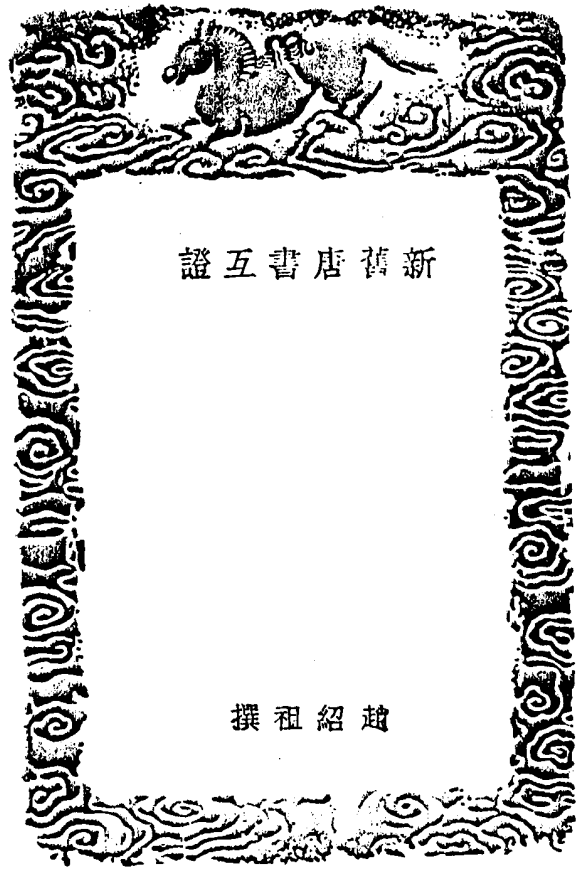
二年 丁酉	堯 臣 八月卒	范鎮 正月，知禮部貢舉，轉右諫議大夫	敏 求 以太常丞集賢校理，充同知太常禮院事，以歐陽修薦也	三年 戊戌	堯 臣 八月卒	范鎮 六月，加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	敏 求 三月，以起居舍人除知制誥	
五年 庚子	公 亮 以提舉日南，六月，卒，七月，戊戌，奏上刊修及編修官皆進秩，或加職	范鎮 轉工部尚書，尋自郎承旨，明年五月卒	堯 臣 十二月，遷給事中，有詔獎勸轉官員外郎	四年 己亥	公 亮 以提舉日南，六月，卒，七月，戊戌，奏上刊修及編修官皆進秩，或加職	范鎮 三月，以龍圖閣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吏部侍郎，集賢殿修撰，除三司使，尋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二月，解開封府事，轉給事中	敏 求 除刑部郎中，知制誥，權判吏部見法帖	堯 臣 轉禮部郎中，未詳年
五年 庚子	公 亮 以提舉日南，六月，卒，七月，戊戌，奏上刊修及編修官皆進秩，或加職	范鎮 轉工部尚書，尋自郎承旨，明年五月卒	堯 臣 十二月，遷給事中，有詔獎勸轉官員外郎	四年 己亥	公 亮 以提舉日南，六月，卒，七月，戊戌，奏上刊修及編修官皆進秩，或加職	范鎮 三月，以龍圖閣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吏部侍郎，集賢殿修撰，除三司使，尋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二月，解開封府事，轉給事中	敏 求 除刑部郎中，知制誥，權判吏部見法帖	堯 臣 轉禮部郎中，未詳年

八

二年 丁酉	堯 臣 八月卒	范鎮 正月，知禮部貢舉，轉右諫議大夫	敏 求 以太常丞集賢校理，充同知太常禮院事，以歐陽修薦也	三年 戊戌	堯 臣 八月卒	范鎮 六月，加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	敏 求 三月，以起居舍人除知制誥	
五年 庚子	公 亮 以提舉日南，六月，卒，七月，戊戌，奏上刊修及編修官皆進秩，或加職	范鎮 轉工部尚書，尋自郎承旨，明年五月卒	堯 臣 十二月，遷給事中，有詔獎勸轉官員外郎	四年 己亥	公 亮 以提舉日南，六月，卒，七月，戊戌，奏上刊修及編修官皆進秩，或加職	范鎮 三月，以龍圖閣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吏部侍郎，集賢殿修撰，除三司使，尋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二月，解開封府事，轉給事中	敏 求 除刑部郎中，知制誥，權判吏部見法帖	堯 臣 轉禮部郎中，未詳年
五年 庚子	公 亮 以提舉日南，六月，卒，七月，戊戌，奏上刊修及編修官皆進秩，或加職	范鎮 轉工部尚書，尋自郎承旨，明年五月卒	堯 臣 十二月，遷給事中，有詔獎勸轉官員外郎	四年 己亥	公 亮 以提舉日南，六月，卒，七月，戊戌，奏上刊修及編修官皆進秩，或加職	范鎮 三月，以龍圖閣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吏部侍郎，集賢殿修撰，除三司使，尋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二月，解開封府事，轉給事中	敏 求 除刑部郎中，知制誥，權判吏部見法帖	堯 臣 轉禮部郎中，未詳年

九

或稱觀察。或稱經略。亦是。以經略兼觀察。而吳皆護之。是未達於官制也。謂本紀漏書馬元規死事。致元規雖與呂子臧同死。而元規以遷延寡斷。自取敗勦。故紀止書子臧一人。吳氏識其闕漏。是未達於史例也。猶爲由。噉爲豎。古字也。而以爲誤用。整作整。唐人避太宗諱也。而以爲不經。是未達於小學也。新史外謬固多。廷珍所糾。非無可采。但其沾沾自喜。祇欲快其胸臆。則非忠厚長者之道。歐公以輕佻屏之。宜矣。予舊藏明人刻本。末卷脫三十行。妄以它卷文闕入。頃從邵編修晉涵所。假宋葉本鈔是之。始成完書。吳氏所糾未嘗者。則亦疏通證明。附注各條之下。竊取虞仲常非國語之例云。甲午三月。嘉定饒大所書於海澱寓園。



新舊唐書互證

趙紹祖撰

新舊唐書互證卷目

卷一

高祖本紀至太宗本紀凡四十二事

卷二

高宗本紀至元宗本紀凡六十事

卷三

肅宗本紀至文宗本紀凡五十九事

卷四

武宗本紀至昭宗本紀凡四十六事

卷五

禮樂志至選舉志凡三十八事

卷六

百官志至藝文志凡四十一事

新舊唐書互證 卷目

新舊唐書互證 卷目

卷七

宰相表至宰相世系表凡七十九事

卷八

宰相世系表凡六十七事

卷九

后妃傳至太宗諸子傳凡六十八事

卷十

高宗諸子傳至公主傳凡五十九事

卷十一

李密傳至魏徵傳凡六十五事

卷十二

王珪傳至婁師德傳凡六十一事

卷十三

竇懷貞傳至蘇頌傳凡六十二事

卷十四

張說傳至烏承玘傳凡五十三事

卷十五

郭子儀傳至李洧傳凡四十五事

卷十六

劉晏傳至鄭綱傳凡六十三事

卷十七

杜悺傳至路巖傳凡六十四事

卷十八

王鐸傳至列女傳凡五十四事

卷十九

外戚傳至四夷拔悉密傳凡五十三事

卷二十

四夷沙陀傳至逆臣傳凡五十三事

新舊唐書互證 卷目

新書十二月辛巳鄭元琦及朱榮戰於商州敗之。

新書糾謬曰案鄭元琦及榮傳皆無此一戰魏竹打曰是歲二月元琦以太常卿領兵出商洛復南陽及此戰本傳皆失書

案新紀本作二月己卯太常卿鄭元琦定樊鄧錢氏所引乃通鑑節取創業起居注之文。

新書二年九月丁丑杜伏威降舊書同。

案新舊二書杜伏威傳並云秦王圍王世充遣使招撫伏威乃就款則是三年也未知孰是。

新書十月己亥羅藝降舊書冬十月己亥封幽州總管羅藝為燕郡王賜姓李氏通鑑羅藝降在元年十二月

滋公通鑑考異曰創業注藝以武德元年二月降舊書云三年新書云二年皆誤也今從舊錄。

案舊傳稱藝降在三年三字恐是字誤觀舊紀二年十月所書是藝此時已為幽州總管其降必不在二年而在元年也創業起居注云二月蓋二年之月也涿郡太守羅藝送款温大雅當時人必得其實其封幽州總管當在高祖即位改元之後為十二月耳。

新書十二月丙申永安王孝基及劉武周戰於下邳敗績舊書永安王孝基工部尚書獨孤懷恩總管于筠為劉武周將宋金剛掩襲並沒焉。

通鑑考異曰高祖實錄云戰於下邳縣案下邳乃在關中去夏縣殊遠實錄誤也。

新書糾謬曰案孝基及劉武周劉世讓唐儉獨孤懷恩等傳并太宗紀考之孝基奉詔討呂崇茂攻夏縣而賊將尉遲敬德至與崇茂夾攻官軍大敗之執孝基等四人然則孝基無緣在下邳與武周戰況武周自入寇止到晉絳蒲涪之境未嘗涉河而南此云戰於下邳蓋誤也乃夏縣耳其孝基四將戰敗被執不書亦闕文也。

案通鑑考異則新書因實錄而誤也舊紀所書漏唐儉劉世讓而糾謬所舉亦漏于筠。

新書三年二月丁酉京師西南地有聲舊書京師西南地有聲如山崩。

案新舊二書五行志俱不載。

新書四年四月甲寅封子元方為周王元禮鄭王元嘉宋王元則荆王元茂越王術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高祖諸子傳云周王元方武德四年始王與鄭宋荆滕四王同封今紀書元茂封越王而傳乃是滕王已見差舛而又高祖諸子中無名元茂者以是推之實紀誤也當書云元懿滕王為是。

新書七月丙寅竇建德伏誅。

案新紀武德元年十一月己酉秦王世民敗薛仁果執之癸亥俘薛仁果以獻二年五月庚辰涼州將安修仁執李軌以降四年十月乙巳趙郡王孝恭敗蕭銑於荊州執之皆不書伏誅是年五月壬戌

新書九月甲子汪華降十一月庚寅李子通降。

案舊書汪華傳云汪華降十一月庚寅李子通降。

案舊書汪華傳云汪華降十一月庚寅李子通降。

案舊書汪華傳云汪華降十一月庚寅李子通降。

案舊書汪華傳云汪華降十一月庚寅李子通降。

案舊書汪華傳云汪華降十一月庚寅李子通降。

案舊書汪華傳云汪華降十一月庚寅李子通降。

案舊書汪華傳云汪華降十一月庚寅李子通降。

案舊書汪華傳云汪華降十一月庚寅李子通降。

案舊書汪華傳云汪華降十一月庚寅李子通降。

案舊書汪華傳云汪華降十一月庚寅李子通降。

案舊書汪華傳云汪華降十一月庚寅李子通降。

案舊書汪華傳云汪華降十一月庚寅李子通降。

案舊書汪華傳云汪華降十一月庚寅李子通降。

案杜伏威傳云使王雄誕擊子通於杭州擒以獻又案王雄誕傳云伏威使擊李子通還師攻華伏兵據洞口華不得入遂而縛降以秦王世民敗薛仁果趙郡王孝恭敗蕭銑之例推之當書云東南道行

吳王伏威敗李子通於杭州執之敗汪華於新安執之以降又以二傳考之子通之降亦當在華前未知孰是。

新書十一月庚寅李子通降丙申子通謀反伏誅。

通鑑考異曰實錄是月景申會稽賊帥李子通伏誅案子通因杜伏威入朝始謀叛於時未也舊紀是

月子通以其地來降新紀丙申謀反亦不繫伏威未入朝也。

案杜伏威五年七月入朝事見伏威子通本傳新紀與傳自相矛盾。

新書十二月庚午陷魏州辛未陷萊州。

通鑑考異曰實錄作辛州新書作萊州案地理志無萊州必辛州也十道志開皇十六年於辛州置辛州舊志武德五年置。

案舊書地理志魏州下云隋改名武陽郡武德四年平竇建德復為魏州又荆南臨黃武陽三縣置辛州是魏州辛州皆武德四年置也今紀上云陷魏州則為辛州無疑惟舊志於辛下又云武德五年置而溫公亦引之若果於五年置則此四年十二月不得有辛州也新志辛下亦云武德五年置辛州

新書五年正月乙酉劉黑闥陷相州刺史房晃死之丙申相州人殺其刺史獨孤微以其州叛附於黑闥。

通鑑考異曰實錄錄州人殺刺史獨孤微以城應黑闥案地理志無祿州新書作相州尤誤也。

黃綱庭曰考劉黑闥傳棟州人復殺刺史叛歸黑闥實錄祿字或是棟字之誤棟州人

案綱庭考此甚精今案新黑闥傳五年陷相州秦王率兵次汲數困賊進下相州棟州人復殺刺史叛歸黑闥新紀失書秦王下相州竊疑下相州後復置刺史而棟州人又殺之以叛故云復殺刺史通鑑以地理志無祿州遂刪棄此事致獨孤微之名不見於書亦過矣蓋殺刺史者棟州人而所殺則相州復置之刺史獨孤微也新紀特未分明其辭耳。

新書三月戊戌諱州刺史李義滿殺齊州都督王薄。

案此事新舊皆無所見考通鑑盛彥師王薄攻須昌徽軍糧於李義滿與薄有隙閉倉不與須昌降彥師收義滿齊州獄詔釋之未至義滿憂憤死獄中薄還過諱州戊戌夜義滿兄子武意執薄殺之彥師亦坐死通鑑所據蓋實錄也與新紀所書大異未知孰是通鑑所載彥師事與新書同

新書四月壬申代州總管李大恩及突厥戰死之舊書代州總管定襄郡王大恩為虜所敗戰死。

案舊書武德四年正月竇建德行臺尚書令胡大恩以大安鎮來降封定襄郡王賜姓李氏新紀刪之而突厥傳亦祇云定襄王李大恩竟令觀者不能知其為胡姓亦疏也。

新書七月丙申突厥殺劉武周於白道。舊書在三年七月丙申。

案新書武周傳云。起兵六年而滅。武周於大業十三年據汾陽宮反。則似其死當在五年。然武周自三年四月亡入突厥不復見於紀傳。豈能數載安寂者。又三年十一月。梁師都說突厥云。今武周既滅。師都甘從亡。亦恐次及可汗。是武周果於三年七月死矣。當從舊書。

新書六月二月丙寅。行軍總管李世勣敗徐圓朗。執之。舊書七年五月。李世勣討徐圓朗。平之。沈炯曰。兩書圓朗傳皆云。平黑闥。進帥竹州。圓朗窮蹙夜遁。為野人所殺。是在六年二月矣。惟兩傳皆言為野人所殺。而新紀言執之亦誤。

新書三月。苗海潮。梅知巖。左難當降。

案上文言左難當據涇。苗海潮據永嘉。梅知巖據宣城。今考新地理志涇下。武德三年。以縣置南徐州。宣城下。武德三年。析置懷安縣。寧國下。武德三年。析置宣城。永嘉下。武德五年。以縣置東嘉州。并析置永寧。安固。橫陽。樂成四縣。若三人以六年三月始降唐。何得於三年五年置州析縣。然則梅知巖。左難當必於三年降。苗海潮必於五年降也。又案地理志池州。武德四年。以宣州之秋浦。南陵二縣置。貞觀元年。州廢。永泰元年。復析宣州之秋浦。青陽。饒州之至德。置。考元和郡縣志。永泰二年。李勉因總管左難當所奏。徙名置池州。是左難當於四年已為宣州總管。而梅知巖已調他郡矣。新紀之誤可知。

新書四月壬申。封子元壽為蜀王。元慶漢王。八年十一月辛丑。徙封元壽為吳王。元慶陳王。舊書八年改封蜀王。元軌為吳王。漢王。元慶為陳王。

新書糾謬曰。高祖子二十二人。無名元壽者。案雀王元軌傳始王蜀。徙封吳。貞觀十年。徙王雀。今以紀考之。六年王蜀。八年徙吳者。皆名元壽。而徙封雀者。則名元軌。然則初名元壽。改名元軌。傳漏載其改名。與又舊紀六年雖不載。然八年書改封蜀王。元軌為吳王。其名止是元軌。疑新書誤也。又案元軌傳。武德六年始王蜀。與幽漢二王同封。而紀未嘗有所謂幽王者。疑漏幽王鳳一名。

新書六年四月丁卯。南州刺史胤孝泰反。陷南越州。胤本此處作李。而胤。胤元年二年仍作李。

案南蠻傳。烏武復武德六年反者。乃寧道明。道明與高州首領馮暄。談慶據南越州反。攻姜州。寧純以兵援之。八年。長真陷封山縣。昌州刺史胤孝泰持擊暄等。走之。則孝泰未嘗反也。且紀書其反。未嘗其降。而胤朝元年。書左驍衛將軍胤孝泰為沃沮道行軍總管。二年。胤孝泰及高麗戰於蛇水。死。則此疑是紀誤。紀云。胤孝泰會要亦作恭。當為是。

太宗本紀

新書薛舉寇涇川。太宗為西討元帥。七月。太宗有疾。諸將為舉所敗。八月。太宗疾間。復屯於高墪城。相持六十餘日。已而舉死。其子仁果率其眾求戰云云。舊書九月薛舉死。其子仁果嗣立。太宗又為元帥以擊

仁果相持於折塢城。深溝高壘者六十餘日。

新書糾謬曰。武德元年六月癸未。薛舉寇涇川。秦王世民為西討元帥。七月壬子。劉文静及薛舉戰於涇州。敗績。八月辛巳。薛舉卒。己丑。秦王世民為西討元帥。以討仁果。十一月己酉。秦王世民敗薛仁果。執之。然則薛舉以六月癸未寇涇川。八月辛巳卒。共五十九日耳。若自七月壬子劉文静敗後。至八月辛巳。止三十日耳。乃云八月疾間。復屯高墪城。相持六十餘日。已而舉死。參較前後。無有此相持六十餘日之說。

案舊書相持六十餘日者。舉死後。太宗與仁果相持也。文意本甚明。而新書移六十餘日之語於舉死之前。遂為吳氏所糾。又案新書云。復屯於高墪城。考八總管之敗。高墪已為薛舉所拔。通鑑作秦王至高墪。仁果使宗羅喉拒之。是秦王兵至高墪。非屯其城也。高墪折塢。地俱相近。地理志。高墪城在寧州定平。折塢城在涇州保定。而仁果時居折塢。則作相持於折塢。語亦無弊也。惟舉死在八月。而舊紀作九月。亦誤。

新書黑闥既降。已而復反。高祖怒。命太子建成取山東男子十五以上悉坑之。歐其弱小婦女以實關中。太宗切諫以為不可。遂已。

通鑑考異曰。太宗嘗錄謂高祖欲空山東。以太宗之言而寢。高祖雖不仁。亦不至有欲空山東之理。史臣歸美太宗。而誣高祖也。甚矣。今采新書。

案溫公之言是矣。然新書此段。正取實錄之意。而今采新書。何也。又考黑闥洛水之敗。奔於突厥。復引突厥入寇山東。無既降之事。

新書十一月。武德九年十一月也。時太宗已即位。未改元。庚寅。降宗室郡王非有功者。爵為縣公。舊書同。新書糾謬曰。案本紀貞觀八年。書道彥膠東郡公。又案舊書道彥傳云。於是宗室率以屬。疏降爵為郡公是也。今紀乃云縣公。蓋承舊史本紀之誤。

新書貞觀三年六月己卯。大風拔木。舊書同。新書糾謬曰。案五行志不載。

新書四年正月丁卯朔。日有食之。癸巳。武德殿北院火。舊書正月癸巳。武德殿北院火。新書糾謬曰。案天文志則云。閏正月丁卯朔。五行志。北院火。亦脫閏字。五行志曰。以麻。案舊書天文志。亦作閏正月。而本紀失書日食事。但書武德殿北院火。亦脫閏字。下七月甲子朔日食。實於本紀矣。而天文志又脫之。考舊書天文志五行二志。本多脫略。不可勝舉。此但以新書故及之。

新書二月甲辰。李靖及突厥戰於陰山。破之。舊書春正月乙亥。定襄道行軍總管李靖大破突厥。獲隋皇後蕭氏及煬帝之孫正道。送至京師。二月甲辰。李靖又破突厥於陰山。案新書二書李靖傳。並是兩戰。且其中大有節次。不應獨於本紀書後戰。當從舊書。據錢竹汀所推。乙

亥亦當是閏正月之九日。考新紀上文三年十二月癸未杜如晦罷。閏月癸丑爲死兵者立浮屠祠。是
 新紀以閏在三年十二月也。舊紀謂十二月癸丑亦不書閏。不知何以與天文志互異。恐當時本是閏三年十二月。
癸丑在三年十二月。丁卯朔。或爲天文志之誤。余不能推算。但據本書言之。疑錢氏所推亦未密耳。
 自是正月。非閏正月也。
 新書六年正月癸酉。州山獠反。右武衛將軍李子和敗之。
 新書糾謬曰。案子和傳不載此一事。通鑑有此事。

新書十二月辛未。盧因縱死罪者歸其家。七年九月。縱囚來歸。皆赦之。舊書歸死罪者二百九十人於家。
新書糾謬云。三百。命明年秋末就刑。其後應期舉至。詔悉原之。
 新書糾謬曰。案太宗紀四年。天下斷死罪者二十九人。今六年盧囚。而京師死罪已三百九十人。以推
 天下之數。則可勝言哉。恐謂此乃京師繁囚之數。非皆死罪也。况死罪法之極者。其間必有巨盜極盜。
 今盡舉而釋之。以太宗之聰明仁智。必不爲也。而史臣以死罪書之者。欲歸美於太宗。故夸大其數。以
 見仁心感人之至云爾。白居易詩。死囚四百來歸獄。蓋亦取信於史而已。修新書者。固宜辨析其事。使
 昔之史臣歸美。而今之史臣紀實。乃稱修史之職也。

案吳氏似未見歐公縱囚一論。故其言如此。而意短語繁。今略節其要。且吳氏但當疑太宗不應縱囚。
 不當疑囚非死罪。若果爲輕繫。何難立決而釋之。而詔以明年秋末就刑哉。又謂四年天下死罪止二
 十九人。不應六年而死罪之多如此。又安知二十九人者。非史臣歸美而少其數。而此三百九十人。則
 爲當時所縱之實數乎。

新書七年二月丁卯。雨土。舊書失書月。
 新書糾謬曰。案五行志乃三月丁卯雨土。
 案本紀。是年正月有戊子。三月有戊子。則二月丁卯不誤。五行志誤也。

新書十二年正月乙未。蓬州地震。癸卯。松州地震。舊書正月壬寅。松茂二州地震。
 新書糾謬曰。案五行志則云。壬寅。松茂二州地震。未知孰是。

案新五行志與舊紀同也。今考舊五行志。正月二十二日。松茂二州地震。新舊二紀並云。閏二月庚辰
 朔。以是推之。正月二十二日正是壬寅。當從舊紀與五行志。
 十一月己巳。明州山獠反。交州都督李道彥敗之。

案新舊二書道彥傳。不載此事。亦不載其會爲交州都督。通鑑有
 新書十七年正月戊辰。魏徵薨。舊書太子太師鄭國公魏徵薨。
 新書糾謬曰。案新書本紀例。惟宰相薨。而他官不書。今據宰相表。徵以十六年九月丁巳。能爲太子
 太師。故十七年正月。表內不書徵薨。而本紀十六年九月。不書徵薨。至十七年正月書薨。此一事進退

皆無所據。依二者必有一誤。錢竹汀曰。案魏徵傳。但傳非太
 案舊紀十六年九月丁巳。特進鄭國公魏徵爲太子太師。知門下省事如故。新紀不書。而宰相表內又
 刪去知門下省事如故語。遂以爲能蓋紀與表俱誤。而表之誤尤甚也。新紀與表多不書。故紀內不書
特進。見其非魏徵。則此亦非魏徵。而書之。便不致有誤。
 新書十八年十一月甲午。李世勣。馬周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舊書。庚子。命太子詹事英國公李
 勣爲遼東道行軍總管。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副之。錢竹汀曰。宰相表

新書糾謬曰。案馬周傳不載此一事。
 案舊書馬周傳。亦不載此事。今考舊紀十九年二月乙卯。詔皇太子。置定州監國。中國公高士廉攝太
 子太傅。與侍中劉洎。中書令馬周。太子少詹事張行成。太子右庶子高季輔。五人同掌機務。新紀但書
 皇太子監國於定州。而不書五人。然宰相表仍書之。表又有許敬宗。似馬周未嘗爲遼東道總管。恐爲
 道宗之誤。

新書二十一年三月戊子。李世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
 新書糾謬曰。案宰相表高麗傳皆同。而李勣本傳不載。
 新書二十二年正月丙午。左武衛大將軍薛萬徹爲青邱道大總管。六月丙子。薛萬徹及高麗戰於泊灼
 城。敗之。

新書糾謬曰。案高麗及萬徹傳皆云右武衛。獨紀爲左武衛。又此紀及高麗傳皆云泊灼城。而萬徹傳
 作泊灼城。地理志三十三卷下。末載賈耽考邊州入四夷之路。內有營州西北路一節。云泊灼城。又有
 登州東北路一節。內有泊灼口。似泊灼是也。案舊書高麗傳作泊灼。高麗傳作泊灼。右與左。

新書九月壬寅。用印雅三州獠反。茂州都督張士貴討之。舊書十一月戊戌。右衛將軍梁建方討平之。
 案通鑑作九月壬寅。並遣二人。新書南蠻傳亦言並遣二人。二書各舉其一耳。又新書張士貴傳。俱不
 載此事。

新書二十三年五月己巳。皇帝崩於含風殿。年五十三。舊書年五十二。
 新書糾謬曰。案虞世南傳。太宗曰。吾年十八舉義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即大位。太宗以大業十三
 年起兵。是歲丁丑而年十八。則是庚申歲生。又太宗紀。突厥圍場帝雁門。詔募兵應援。太宗時年十六
 往應募。是歲乙亥而年十六。以二者推較。則庚申生無疑。貞觀二十三年。歲在己酉。自庚申至己酉。止
 五十年。而本紀以爲五十三。誤也。錢竹汀曰。案唐書。太宗以隋開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生於武功別館。武德
十二年。年五

案舊書太宗紀云。隋開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生於武功之別館。竹汀先生何須引會要也。且會要祇

云。武德九年六月七日。册為皇太子。八月九日。即位。無年二十七之文。計太宗是時年二十九矣。

時為開府儀同三司。中書門下三品。太子詹事三品。開府儀同三司雖一品。然為散官。皆非宰相之職。故必同中書門下三品而為宰相。今僕射二品。本為真宰相。而乃下同三品。名實舛矣。然上元二年八月庚子。仁軌為尚書左僕射。至德為右僕射。不言同中書門下三品。則尚非一定之例。非自勅後而僕射不帶同三品。即不為真宰相也。唐書云。武德二年十月。以安石除左僕射。東都留守。不帶同三品。自僕射門下三品。其體也。雖但守東都。不言仍除僕射。不為宰相。然李本紀及安石傳。安石以八月為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其體也。雖守東都。則會要之言。亦未為確。舊職官志云。自天后已後。其僕射不帶同中書門下三品者。但當尚書省而已。此言蓋得之。新百官志云。自高宗已後。為宰相者。必加同中書門下三品。雖品高者亦然。此亦誤也。

新書。永徽五年六月丙寅。河北大水。舊書。閏五月丁丑夜大雨。水漲暴溢。漂溺縣居人及當番衛士死者三千餘人。至六月丙寅。河北諸州大水。

案新舊二書薛仁貴傳並云。高宗幸萬年宮。山水暴至。仁貴登門大呼。以震宮內。高宗得免。即舊紀所載閏五月丁丑夜大雨事也。非常災異。豈容不紀。不知新書何以不書。但書六月河北大水。亦不知輕重等差矣。宜從舊書。

新書。六年十月乙卯。立宸妃武氏為皇后。舊書。立昭儀武氏為皇后。

案新舊武后本紀俱云。進為宸妃。而通鑑考異曰。案立武后詔書。猶云昭儀武氏。然則未嘗為宸妃也。新書。龍朔元年二月乙未。改元。舊書。三月丙申。朔改元。通鑑作二月乙未。龍朔元年二月乙未。改元。舊書。三月丙申。朔改元。未詳改元。

案此雖無可考證。然恐當從舊書。

新書。五月甲午晦。日有食之。舊書。甲子晦。

案是年二月乙未晦。三月丙申朔。以是推之。五月不得為甲午晦。又新紀下文書六月辛巳。若五月甲午晦。則六月不得有辛巳也。舊書當日多謬誤。而此處作五月甲子晦。獨為是。又案新天文志亦作甲子晦。

新書。二年十一月辛未。貶許圜師為虔州刺史。舊書。辛未。左相許圜師下獄。三年二月。前左相許圜師左遷虔州刺史。通鑑作三年三月。據舊紀三年。上巳書。此處不應作二月。當為三月。

通鑑考異曰。據實錄。辛未免官。久之。貶虔州刺史。新本紀誤。

新書。總章元年二月戊寅。如九成宮。三月庚寅。大赦改元。舊書。二月丙寅。下詔大赦。改元為總章元年。二月戊寅。幸九成宮。

案舊紀兩云。二月。下二月二字。當為衍文。否則為三月之誤。而改元在幸九成宮前。新紀在如九成宮後也。通鑑作三月庚寅。赦天下。改元。戊寅。上幸九成宮。然三月有庚寅。則不得有戊寅。通鑑之誤必矣。新書。咸亨二年正月乙巳。如東都。皇太子監國。三年十月己未。皇太子監國。十一月甲辰。至自東都。舊書同。

新舊唐書互證卷一

涇縣趙紹祖撰

高宗本紀

新書。九月己卯。貞觀二十三年九月也。時李勣為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舊書。八月。通鑑從新書。英公勣為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僕射始帶同中書門下。

舊書考異曰。案唐初以三省長官為宰相。尚書令與左右僕射皆二品。侍中中書令皆三品。論班序當由侍中轉中書令。乃遷僕射。今勣以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是以上兼下也。然自後僕射不帶同中書門下者。遂不復與聞政事。則宰相惟兩省長官任之。而南省不得與之。開元中。嘗改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雖有和之名。無相之實也。

案武德時。太宗嘗為尚書令。故貞觀後不復置。左右僕射遂為尚書省長官。與侍中中書令為真宰相。其以他官為宰相者。必云參預朝政。參知政事。同寮機務。平章事。平章軍國重事。參議朝章國典之類。其名不一也。同中書門下三品者。中書令侍中皆三品。而為真宰相。故必以他官同之。而後得為宰相。猶參預朝政之類。大抵時。升中書令侍中為二品。其後遂無同三品之名。貞觀十七年。李勣以太子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高士廉

通鑑考異曰舊紀新紀唐麻統紀皆述謫言皇太子監國案實錄此月無監國事惟明年十月有之今從之

案二年正月如東都令皇太子監國至三年十月則已將還豈至是時而始令監國溫公雖言據實錄殆不可從或者三年十一月一事為衍文也

新書儀鳳三年九月丙寅李敬元劉審禮及吐蕃戰於青海敗審禮死之舊書審禮被俘案新舊二書審禮傳並云被執詔其子易從省之既至而審禮卒非死於戰也舊紀為是

新書調露元年十月突厥溫傳奉職二部寇邊單于大都護府長史蕭嗣業伐之舊書遣單于大都護長史蕭嗣業將軍花大智新書突厥傳作花大智李景嘉等討之與突厥戰為賊所敗

案新舊二書突厥傳並云戰敗新紀漏也

新書永淳元年十月丙寅黃門侍郎劉齊賢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舊書作劉景先案相表遺錄案世系表齊賢更名景先舊書齊賢傳避章懷太子名改名景先則此時改名久矣宜從舊書

新書宏道元年即永淳二年也八月乙丑皇太子朝於東都皇太子留守京師舊書令唐昌郡王重福為京留守劉仁軌副之

案通鑑同舊紀未知孰是又案新舊二書劉仁軌傳並云太宗重照留守疑新紀為是

新書高宗紀贊以太宗之明昧於知子廢立之際不能自決卒用昏童

案高宗誠敗唐事然當廢立之際舍高宗亦別無宜立者而歐公以此責太宗未免以成敗論且不知意欲誰屬也

武后本紀

新書高宗春秋高苦疾后益用事遂不能制高宗陰欲廢之而謀洩不果

案高宗之崩也年五十六歲在癸未其與上官儀謀廢武后歲在甲子舊紀高宗以貞觀二年六月生歲在戊子自戊子至甲子高宗年三十七耳不得云春秋高

新書光宅元年十月丁酉貶劉齊賢為辰州刺史

案宰相表亦作辰州考新舊二書齊賢傳並云貶普州刺史未知孰是通鑑作普州

新書垂拱元年五月丙午裴居道為納言舊書秋官尚書裴居道為內史納言王德真配流象州冬官尚書蘇良嗣為納言

案宰相表與舊紀同是新紀裴居道為納言納言上大有闕文也納言為內史之誤漢古本則一行故無字據蘇良嗣二事

案新書宗室諸子傳云成義垂拱三年始王恆與衛趙二王同封與舊紀同

新書二年五月丙午裴居道為內史

案上文四月庚辰岑長倩為內史不應居道復為內史宰相表作納言然下文三年四月壬戌裴居道為納言又不應重書也此三年中新紀所書居道官必皆有誤又考舊紀是年不書居道官然四月書岑長倩為內史三年四月書居道為納言通鑑當是居道此時與長倩並為內史也居道垂拱元年已為內史不必重書

新書三年八月交趾人李嗣仙殺安南都護劉延祐據交州桂州司馬曹元靜敗之

案新舊二書馮元常傳並云元常為廣州都督斬其首惡而還與新紀異通鑑同新紀考

新書四年十二月乙酉殺靈王元軌舊書元軌配流黔州通鑑同

案新書靈王元軌傳云徙黔州與舊紀同

新書永昌元年八月辛丑殺陝州刺史郭正一新傳

通鑑考異曰舊書正一傳云流嶺南

新書天授元年五月己亥時元為殺梁郡公孝逸

通鑑考異曰孝逸初封梁郡公以平敬業改封吳國公垂拱三年滅死除名當削爵矣新傳云流儋州舊紀傳自相違

案舊書李孝逸傳亦云配流儋州尋卒

新書八月壬戌殺右司郎中喬知之

通鑑考異曰盧藏用陳氏別傳趙備陳子昂旌德碑皆云契丹以營州叛建安郡王武攸宜親總戎律特詔右補闕喬知之及公參謀韓暮及軍龍以父年老表乞歸侍攸宜討契丹在萬歲通天元年明年平契丹子昂集有西還至散關答喬補闕詩疑知之之死在神功後而唐麻統紀新本紀皆在天授元年今據子昂詩必無誤者

案盧公所考是矣然尚有疑者陳子昂集有觀荆玉篇其序云丙戌歲余從左補闕喬公北征夏四月軍幕次於張掖河丙戌是垂拱二年疑知之與子昂從征非武攸宜討契丹時也雖別傳與旌德碑皆唐人所作不應有誤今二者不可得見竊疑因子昂曾參攸宜軍幕又曾與知之共事而案合傳會之孟榮本事詩載知之之事云時載初元年三月也四月下獄八月死載初九月始改元天授與新紀合

新書八月甲子殺流人張楚金戊辰殺流人元萬頃

通鑑考異曰舊書楚金萬頃傳皆云流嶺南

案通鑑日同舊書名及地同新書。又攷新舊二書奚傳。位。以佛並爲奚所擒。送于突厥默噶書之。新紀漏而舊紀未明也。

新書八月庚子立皇太子爲皇帝。以聽小事。自尊爲太上皇。以聽大事。甲辰。大赦改元。舊書略同。

案先天既爲元宗即位以後所改之元。則自此以後。自可入元宗本紀。且改元之意。出於睿宗。固無不踰年改元之嫌。不必至二年七月以後始屬之元宗也。余家藏元宗封太山銘云。朕宅位十四載。開元十三年東封。而云十四載。知并先天元年數之。

新書丁未。立皇太子妃王氏爲皇后。舊書立皇帝子妃王氏爲皇后。

案二紀所書皆不穩。當云立皇帝妃王氏爲皇后。此亦緣不以元年八月以後事屬元宗。故語弊如此。元宗本紀

新書。先天元年十月庚子。享於太廟。大赦。開元元年正月辛巳。皇后親蠶。

案先天事既屬之睿宗紀。此二事亦當入之。不宜書於此。使紀年不明。

新書十月癸卯。講武於驪山。給事中唐紹伏誅。

案唐紹書伏誅太過。當書殺。

新書二年七月庚子。薛訥及奚契丹戰于灤河。敗績。舊書減死除名爲庶人。

案宰相表。七月訥除名。當如舊紀書之。

新書四年六月。大武軍子將郝靈佺殺突厥默噶。舊書默噶爲九姓拔曳固所殺。斬其首。送于京師。

案新舊書突厥傳並同舊紀。蓋靈佺奉使拔曳固以其首歸之而借詣闕也。靈佺本無大功。亦非宋璟抑之。新紀書法未明。

新書六年十一月。突厥執單于副都護張知運。

案新舊二書突厥傳其事並在開元四年。新紀誤也。通鑑在四年。

新書七年十月。作義宗廟于東都。舊書六年正月。章濬上疏請遷孝敬神主。別立義宗廟。七年十月。於東都來庭縣置義宗廟。

案新舊宗紀。於貞元元年十月癸卯。出義宗於太廟。舊紀十月甲申。詔孝敬皇帝神主。先附太廟。有遠古義於東都別立義宗廟。宋璟。建義宗廟於東都。從義宗之。至此蓋十年矣。又攷新元宗紀。四年十一月。丁亥。遷中宗於西廟。舊紀同。雖非禮。然中宗且遷而孝敬未遷乎。又攷新舊元宗紀並云。五年正月。太廟屋壞。十月。神主于太廟。豈復并義宗而附之。何緣六年章濬始上疏。而七年始作義宗廟于東都也。知二紀所書皆誤。

又案舊書禮儀志云。時既別造義宗廟。章濬上疏曰。孝敬皇帝位止東宮。未嘗南面。立廟稱宗。恐非合

禮。於是太常請以本諡孝敬爲廟稱。從之。然則章濬之疏。蓋云孝敬不得稱義宗。而新舊二紀乃誤書之。第舊禮儀志載其事於開元四年。此則當從舊紀作六年正月。唐會要。載此儀在開元六年正月二十六日。當是景雲元年。別立義宗廟於東都。至開元六年始成。乃額爲孝敬廟。不稱義宗廟。若孝敬神主。則已於景雲元年十月遷入夾室安置。非至此始遷也。宋璟。貞元元年十二月。

新書。十一年二月。貶張嘉貞爲幽州刺史。舊書作幽州。

案宰相表作幽州。通鑑同舊紀作幽州。未知孰是。開元十三年。改幽州爲邢州。梁州爲褒州。以避文相類聲相近者。亦杜疑之一端也。

新書。十二年十一月庚辰。溪州首領單行章反。伏誅。舊書。五溪首領單行章反。遣鎮軍大將軍兼內侍楊思勳討平之。通鑑在是年七月。

案新書思勳傳亦但云執行璋。通鑑云。赦行璋以爲洵水府別駕。

新書。二十年九月。渤海靺鞨寇登州。左領軍衛將軍蓋福憤伐之。舊書作蓋福順。

案通鑑作蓋福順。胡三省注以爲去年黨王毛仲。今復復用。恐非是。當是別一人。

新書。二十八年三月壬子。益州司馬章仇兼瓊敗吐蕃。克安戎城。舊書作權判益州長史。

案新舊二書吐蕃傳並云。兼瓊代張有節度。或是以司馬權節度事。

新書。天寶元年正月辛未。大赦改元。舊書作丁未朔。

案新紀上文十二月有癸未。下文本月有甲寅。則不得爲辛未朔。舊書是也。

新書。天寶四載九月。皇甫惟明及吐蕃戰於石堡城。副將褚嗣死之。舊書作褚直廉。

案新吐蕃傳又作諸葛調。通鑑同新紀。胡三省注曰。調直廉。豈舊紀以反語而誤爲名與。

新書。五載七月。殺括蒼郡太守章堅。播川郡太守皇甫惟明。舊書。正月。刑部尚書章堅。括蒼太守。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貶播川太守。尋決死於黔中。

案舊紀云。尋決死。或是要其終而言之。下文又云。七月。章堅爲李林甫所構。配流臨封郡。賜死。知堅之死不在正月也。又案舊章堅傳。正月。貶結雲太守。七月。流臨封郡。十月。使羅希夷逐而殺之。新書同而無月。通鑑作則堅之死亦不在七月也。且章堅已流臨封。當書云。殺流人章堅。亦不當書其官。通鑑書二人之死在六載正月。不知何據。

新書。十一載二月庚午。突厥部落阿不思寇邊。舊書。三月。朔方節度副使奉信王阿不思與安祿山同討契丹。布思與祿山不協。乃率其部下叛歸漠北。

案當從舊書書叛。

通鑑考異曰按國忠時在長安。蓋劍南破吐蕃。以國忠預節制。故使之上表獻俘耳。隰州從實錄。

案舊紀不載此事。新吐蕃傳云劍南節度使楊國忠方以奸罔上。自言破蠻獫狁六萬於雲南。拔故洪州等三城。然則此偽事耳。紀不當書也。

新書十二載九月。葛邏祿業議執阿不思。十三載五月。北庭都護程千里俘阿不思以獻。舊書三月。程千里生擒阿不思。獻於樓下。斬之於朱雀街。三月。通鑑據布思月同新紀。獻俘月同舊紀。

案新舊程千里傳。並云斬之。新紀不書伏誅。何也。

新書十三載六月。劍南節度留後李宓及雲南蠻戰於西江河。死之。舊書。糧盡軍旋。馬足陷橋。為閣羅鳳所擒。

案舊紀不言死。新舊南詔傳。皆言敗不言死。新書十四載十二月癸卯。封常清高仙芝伏誅。

案封常清高仙芝議退守潼關。自是一時善策。書伏誅未免太過。且常清削官。白衣隸軍。而仙芝當書官。

新書十五載六月丁酉。次馬嵬。左龍武大將軍陳元禮殺楊國忠。案舊書云。楊國忠伏誅。如以為不予陳元禮之專殺。則景龍四年。殺司兵參軍燕欽融。不書宗楚客殺。而歸其過於中宗。何也。又案宰相表云。國忠死。書法亦未允。

新舊唐書互證卷三

涇縣趙紹祖撰

肅宗本紀

新書十五年。更名浚。徙封忠王。舊書同。

舊書考異曰。元宗紀在開元十三年正月。

新書朔方留後支度副使杜鴻漸。六城水陸運使魏少游。節度判官崔潛。支度判官崔簡。金關內鹽池判官李涵。河西行軍司馬裴冕。迎太子治兵於朔方。舊書會朔方留後杜鴻漸。魏少游。崔潛等。遣判官李涵奏。慶迎上。時河西行軍司馬裴冕。新授御史大夫。赴關。遇上於平涼。

新書糾謬曰。案裴冕傳。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辟行軍司馬。元宗入蜀。詔皇太子為天下兵馬元帥。拜冕御史中丞。兼左庶子副之。冕在河西方召還。而道遇太子平涼。遂從至靈武。與杜鴻漸。崔潛同辭進。凡五請。卒見聽。太子即位。又杜鴻漸傳。安思順表為朔方判官。皇太子按軍平涼。未知所適。鴻漸與六城水陸運使魏少游。節度判官崔潛。支度判官崔簡。金關內鹽池判官李涵。謀使涵詣平涼。見太子。會裴冕。自河西亦勸之朔方。既至靈武。鴻漸即與冕等勸即皇帝位。以係中外望。六請見聽。又魏少游傳。

累遷朔方水陸轉運副使。考此數傳，鴻漸止為朔方判官，而紀云朔方留後支度副使，魏少游本為水陸轉運副使，而紀云六城水陸運使，裴冕已拜御史中丞兼左庶子，為天下兵馬副元帥，而紀止云河西行軍司馬，此位號不同也。鴻漸傳云盧簡金，而紀云崔簡金，此姓不同也。裴冕傳云五請，而杜鴻漸傳云六請，此勅進之數不同也。

案舊唐書鴻漸傳云：天寶末，累遷大理司直朔方留後支度副使，是新傳未詳，而紀自不誤。裴冕為御史中丞，諸傳皆同，而舊紀云御史大夫，亦誤。舊紀亦云凡六上疏。裴鴻漸傳亦作盧簡金。

新書：至德二載正月，河西兵馬使孟庭倫殺其節度使周似，以武威郡反。舊書：武威郡九姓南胡安門物等反。

案通鑑作蓋庭倫與武威九姓安門物等殺節度使周似，而新紀下文二月又云：孟庭倫伏誅，似非筆誤也。未知孰是。

新書：二月甲辰，郭子儀及安慶緒戰於永豐倉，敗之。

案新舊子儀傳，並同本紀。今考僕固懷恩傳，則並云敗績，懷恩至渭水，無舟，抱馬以渡，疑得其實。

新書：十一月丙子，張鎰率四鎮陝西節度使來瑱。

案方鎮表：至德元載，置東畿觀察使，乾元元年，始為陝東觀察使。上元元年，始改為陝西節度。此時無陝西節度也。又考新舊書來瑱傳，是時為淮南西道節度，其拜陝東觀察使，在乾元二年。

新書：乾元元年七月，黨項羌寇邊，九月丙子，招討黨項使王仲昇殺拓拔拔。

案新舊黨項傳，俱不載此事。若因其寇邊而戰而斬之，則不當書殺也。

新書：上元元年十一月甲午，揚州長史劉展反，陷潤州。丙申，陷昇州。王子李暉，淮南節度使鄧景山及劉展戰於淮上，敗績。舊書：宋州刺史劉展赴鎮揚州，揚州長史鄧景山以兵拒之，為展所敗。展進陷揚州等州。

案王子是丙申後十六日，不應展陷昇州如許之久，而李暉、鄧景山始與之戰也。通鑑考異雖云從新紀，而彼戰自在陷潤州前，但不能確指其日耳。考展當是先入揚州，而後與暉、景山戰，始陷潤州等州也。舊紀云：進陷揚州，亦非是。又考此事，朝廷自失處置，其書展反，當在戰後陷潤州前。若戰則暉、景山與展之罪均，不當先書展反也。

新書：是歲西原蠻寇邊，桂州經略使邢濟敗之。

案西原蠻傳，陷道州，據城五十餘日，則紀當書。

新書：寶應元年建卯月乙丑，時止稱元年，未改寶應。河中軍亂，殺李國貞及其節度使湯非元禮。舊書：國貞傳，以戶部尚書持節朔方鎮西北庭，與李陳鄭節度行營兵馬，及河中節度都統處置使，又案

湯非元禮傳，知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事，則國貞當書官，而元禮非河中節度也。新紀書法未明。新書：戊辰，淮西節度王仲昇及史朝義將謝欽讓戰於中州，敗績。舊書：國貞傳，案新舊書來瑱傳並云：仲昇為賊所虜，紀漏也。

代宗本紀

新書：乾元元年四月，立為皇太子。舊書：同。

案新舊宗紀，乾元元年十月，立成王假為皇太子。舊書：宗紀在五月，蓋據下制之日，而新紀據册立之日也。宰相表則仍在五月，此云四月，並誤。

新書：寶應元年七月乙酉，殺山南東道節度使裴茂。舊書：裴茂，通鑑亦作裴茂，通鑑亦作裴茂。

案新舊傳並作裴茂，紀並誤也。又案永王璘傳，新書裴茂以廣陵卒三千戍伊婁，舊書作裴茂，通鑑亦作裴茂。不知是一人否。又案此上當書來瑒與裴茂戰事。裴茂本紀亦

新書：廣德元年正月壬寅，即寶應二年也。山陵使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瑒有罪伏誅。

案來瑒誠有罪，而裴茂實構之。裴茂殺而瑒書伏誅，已為不均。且瑒以去年入朝，加平章事，為使相矣。而今以元振之誣，罪而殺之，此亦如盧杞之誣崔寧而殺之也。新紀不書裴茂反乎。裴茂元年閏十月，裴名時，而其死也亦書殺。裴茂有僕射裴寧，何獨奇於來瑒，而聲其前罪以資之也。

新書：八月，僕固懷恩反。

案懷恩此時為駱奉仙、辛雲京所構，耳。宋嘗反也。舊書其反於明年正月。

新書：十一月壬寅，廣州市舶使呂太一反，遂其節度使張休。

新書：考異曰：唐有兩呂太一，其一見魏知古、張嘉貞傳，所謂令公四俊苗呂崔員是也。其一見韋倫傳，宦者呂太一，杜子美詩自平宮中呂太一，即此市舶使者。

案舊書李勉傳云：偏將呂太一，武日昇相繼背叛，此又一呂太一也。

新書：二年七月己酉，李光弼薨。

案新紀之例，惟宰相終於位者，得於本紀書薨。今李光弼卒於徐州，不在位而書薨，豈以其為太尉耶。而光弼乾元元年八月為侍中，上元元年正月加太尉，兼中書令，二年三月罷太尉，五月復為太尉，皆不書於紀，則何以知其因為太尉而書之也。若以其官其書於宰相表而不必書，則前裴茂、長孫无忌等之為司空、太尉既書之矣。又田承嗣亦為太尉，李正己為司徒，李寶臣為司空，皆不書於紀，而使之相似，光弼亦當為使相也。若以光弼之為大勳而書之，則裴茂自大和四年罷，即以司徒兼侍中為山南東道節度，至開成四年閏正月入朝，三月薨，而亦不書於紀，則例之不一，亦可知矣。

案上文廣德元年三月丁未李光弼及袁遺戰敗之舊紀三月丁未袁德誠袁遺之衆於浙東四月庚辰河南副元帥李光弼奏生擒袁遺浙東郡縣盡平新光弼傳亦云廣德元年擒袁遺今紀書載伏誅乃在二年十一月去光弼堯又五閱月矣疑誤

新書大曆元年三月劍南東川節度使張獻誠及崔旰戰於梓州敗績

案去年閏十月崔旰旰反則此下當書旰降

新書二年正月甲子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入於華州

案李忠臣傳云所過大掠舊傳同則當書云大掠華州今但云入於華州語似不了也

新書三年二月癸巳商州兵馬使劉洽殺其刺史殷仲卿

案此別一劉洽非元佐也

新書五年三月癸酉內侍監魚朝恩有罪自殺舊書朝恩自縊而死

案新魚朝恩傳云周皓與左右搗縊之今考新紀書自殺者不數人上元元年十二月蔣王暉自殺廣德元年六月同華節度使李懷讓自殺此本無意於殺之者也其他欲殺之而自殺者紀皆書殺若魚朝恩則代宗誅之之意已久而其罪又不可勝數殆不可以自殺爲文宜書伏誅

新書十四年三月癸未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卒其兄子悅自稱留後

案新紀前無書節度使卒者自承嗣始新紀之意蓋同之於殺節度某遂節度某非書其卒也然而賈士大夫非宰相者皆不得見其卒於紀而悖逆之徒反得見之豈理也耶鄙意但書魏博田悅自稱留後足矣其事則自見於傳也

新書五月辛酉皇帝崩於紫宸殿年五十三舊書失載年若干

案舊紀前云以開元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生則年五十四也

德宗本紀

新書德宗神武聖文皇帝舊書作孝文通鑑同

新書肅宗元年建丑月封奉節郡王舊書天寶元年四月癸丑生其年十二月拜特進封奉節郡王

新書寶應元年十月屯於陝州

案上文代宗即位以後即寶應元年事不應至此始稱寶應元年

新書十一月史朝義死

案新代宗紀廣德元年正月甲申史朝義自殺舊紀寶應元年十一月賊范陽尹李懷仙斬史朝義首來獻通鑑考異曰寶應元年十一月而舊紀因之誤也以諸傳參考新紀爲是今德宗紀乃云十一月史朝義死與代宗紀自相違背而反與舊紀合

新書十一月史朝義死

新書建中二年八月荆南節度使李昌縷陳少游討梁崇義

案陳少游上當脫淮南節度使五字

新書四年十月癸丑李希烈陷襄城宣武軍兵馬使高翼死之舊書李希烈陷襄城哥舒曜走洛陽

案李希烈傳云襄城陷曜奔東郡又云盛兵攻襄邑守將高翼死之今考襄城屬汝州襄邑屬宋州此十月癸丑所陷者襄城也襄邑之陷則在十二月陷汴州時新舊紀皆不書而新紀於此併書高翼之死是誤以襄城襄邑爲一地也

新書興元元年二月甲子李懷光爲太尉懷光反丁卯如梁州懷光將孟庭保以兵來追左衛大將軍侯仲莊敗之於驛店三月李懷光奪李建徽陽惠元兵惠元死之舊書甲子加李懷光太尉仍賜璽券懷光怒投之於地是日懷光奪陽惠元李建徽所將兵惠元被害丁卯車駕幸梁州

案是年正月癸酉朔則甲子是二月二十三日丁卯是二十六日豈容二十六日駕已幸梁懷光追襲之兵已敗而惠元建徽乃晏然與懷光合營至三月而始爲其奪兵乃或走或死之耶新書陸贄傳云及已徒營不聞旬懷光果奪兩節度兵行在虔驚遂幸梁州其所載與舊傳同然則奪兵必在幸梁之前明矣當以舊紀爲是

新書劉闢曰案李懷光傳云遣將孟庭寶等輕騎趨南山庭寶引而東縱卒大掠而百官遂入略谷道帝不及還白懷光懷光怒悉罷其兵不言有驛店之戰且其名乃是庭寶非庭保未知孰是

案通鑑作孟保考異曰從實錄

新書貞元元年八月丙戌李希烈殺宣慰使顏真卿舊書正月癸丑始開太子大師魯郡王顏真卿爲希烈所害

案舊紀不書真卿被害月日舊真卿傳云興元元年八月三日乃使闍奴與景臻等殺真卿新傳亦云希烈弟希情坐朱泚誅因發怒使闍奴等害真卿則新書此句當移於去年八月而誤置於此又案新舊傳皆曰闍奴而通鑑忽更其文曰中使大害義理不可不辨爲附記於此

新書三年三月丁未李晟爲太尉李晟爲太尉馬燧爲司徒舊書三月丁未李晟爲太尉燧爲司徒

案興元元年八月李晟馬燧皆爲副元帥今年三月李晟爲太尉燧能其副元帥以將與吐蕃和而能其兵柄也若馬燧此時方協贊和盟之策必無能副元帥之事至閏五月吐蕃和盟燧以失策爲德宗所惡始以司徒能兵柄則馬燧能副元帥必在六月舊紀得其實新紀宰相表皆誤

新書閏五月戊寅太白晝見

案新天文志不書漏也

案元和七年乃立為皇太子。

新書長慶元年五月丙辰建王審為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憲宗諸子傳元和七年審已改名恪。

故宗本紀

新書寶曆二年四月戊戌橫海軍節度使李全略卒其子同捷反舊書大和元年七月李同捷除兗海不受詔結幽鎮謀叛。

案新舊李全略傳並云全略死同捷領留後事詔久不下文宗立奉表請命有詔拜兗海節度使以烏重允代之同捷計窮不奉詔則此處當書其子同捷自稱留後而書反當從舊書在大和元年七月也。

文宗本紀

新書太和元年舊書同。

新書考異曰太當作大唐石刻皆書大和與魏明帝晉海西公後魏孝文吳楊溥稱太和者各別。

新書五月丙子橫海軍節度使烏重允討李同捷舊書以為重允為橫海軍節度使李同捷充兗海沂密等州節度使。

案五月丙子以重允代同捷也新紀誤以為討耳說互見前。

新書二年十二月乙丑魏博行營兵馬使丁志沼反舊書作开志紹。

案通鑑考異云從新紀而今本皆同舊紀未知孰是。

新書六年十一月甲子立得王永為皇太子舊書作十月甲子。

案新紀下文十二月乙丑若十一月有甲子則十二月不得有乙丑也舊紀是。

新書七年三月辛卯幽州盧龍軍節度使楊志誠執春衣使邊奉贊送奚契丹使尹士恭。

新書糾謬曰案楊志誠傳云志誠果怨望囚中人魏寶義及它使焦奉贊尹士恭與紀異同未知孰是案舊志誠傳云春衣使魏寶義焦奉贊通鑑作官告使魏寶義春衣使焦奉贊考志誠本以不得僕射而怒故執官告使而并邊怒於它使耳新傳通鑑是也。

新書八年七月癸亥耶王經薨舊書單王經薨。

案二書諸王傳皆作耶王經二紀並誤考通鑑考異云嗣單王嗣周當是耶王經後會昌中避武宗諱改武宗諱為舊紀或史臣追改之。

新書九年九月癸亥殺陳宏志。

案新書贊曰文宗不能明宏志等罪惡以正國之典刑僅能殺之而已是可歎也蓋自明其陳宏志不啻伏誅而僅書殺之意然憲宗之死其事難明其時大瑄自吐突承確意在澄王之外則猶有梁守謙。

楊承和、王守澄等宏志微者也其何敢肆行弒逆哉新書於憲宗紀直書陳宏志反而於郭后傳微其意似取東觀奏記光陵商臣之酷之說而不欲明言之果爾則首惡不在宏志後之修史者尚不肯明言而文宗則程宗之子也乃欲使之正名討罪使萬世後知其父之為大逆乎說互見舊書王守澄傳下。

新書十一月壬戌李訓等謀誅中官不克調奔於鳳翔。

案李訓雖死於外亦當書殺。

新書開成二年八月庚戌封兄子言楊杞王舊書言楊杞王。

案新舊二書諸王傳俱作杞王未知孰是通鑑同新紀作杞王然考武宗紀開成五年十二月封子陵為杞王似當以杞王為是。

新書三年十月乙酉義武軍節度使張璠卒其子元益自稱留後舊書九月辛未易定節度使張璠卒十月乙酉朔易定軍亂不納新使李仲遷立張璠子元益為留後十一月壬申以蔡州刺史韓威為定州刺史義武軍節度使。

新書考異曰案裴度傳易定節度使張璠卒軍中將立其子元益度遣使曉譬禍福元益懼束身歸朝如傳所言則元益未嘗自稱留後紀所書失其實矣若從紀所書則元益初未束身歸朝度雖遣使於事無濟二者必有一誤。

案張璠父子事備檢新舊傳不得其始末通鑑云張璠在鎮十五年初三書注曰長慶三年元益舉族歸朝及薨軍中欲立元益十月易定監軍裴度軍中不納李仲遷宰相議發兵討上曰緩之則自生變頃之軍中果有異議十一月丁卯張元益出定州甲戌以蔡州刺史韓威為義武軍節度使通鑑考異自云從實錄與舊紀約略相似然云璠在鎮十五年據新書文宗本紀大和三年三月乙巳以太原兵馬使傅敦為義武軍節度使不受命都知兵馬使張璠自稱節度使則至開成三年僅十年耳胡三省註恐是據十五年之文而逆數之又據舊書陳楚傳長慶三年卒而傅會之非有所考正也新書書陳楚傳並云自義武徙河陽三城入為龍武統軍新舊書曰胡三省舊紀長慶二年六月丁卯以易州刺史柳公濟為義武軍節度使是陳楚去易定已久而璠所代非陳楚明矣又考舊文宗紀大和三年三月壬辰易定節度使柳公濟卒則璠所代者公濟也。

宣宗本紀
新書五月辛酉會昌六年五月封子溫為鄆王。漢雅王。滋。王。沂。王。舊書制皇長男溫。鄆王。二男。溼雅王。三男。滋。新王。四男。沂。王。

舊書考異曰。案靖懷太子漢傳云。會昌六年。封雅王。大中六年。傳不言漢為第幾子。而紀又不書封及漢事。此可疑也。又據此紀。長次三四以即位年封。五男。溼。六男。溼。以大中元年二月封。七男。溼。八男。溼。九男。溼。以五年正月封。其次第如此。而十一年六月。乃書第三男溼封。第十一年。男溼封。廣王。疑第三男當是第十男之誤。而宣宗諸子傳。卻又以衛王溼列於變王滋之前。此又可疑也。且列傳及新史宗室表俱云。宣宗十一子。自鄆王溫至廣王溼。正合十一人之數。何緣更有靖懷太子漢一人。此尤可疑也。新紀。鄆王。漢。雅王。溼。王。漢。王。沂。王。沂。王。以會昌六年五月封。漢王。溼。以大中二年三月封。鄆王。溼。以五年六月封。懷王。溼。以八年九月封。衛王。溼。以十年九月封。廣王。溼。以十一年八月封。與舊紀年月多不合。惟增雅王漢一人。又於大中六年七月書漢之。頗與舊傳相應。然新舊傳及新宗室表皆云十一子。若并漢數之。乃是十二子。此亦可疑也。新紀作漢而表傳乃作溼。漢與溼字形相涉。必有一誤矣。新傳失載。衛王溼一人。表列溼於雅王溼之後。溼之上既有漢。溼兩人。而懿宗為長子。則溼行第四。與舊紀所云三男者亦終不合。且溼果年長於溼。沂。溼。諸人。何以受封轉在十年之後。此皆可疑也。兩史表傳皆作變王溼。而舊紀獨作新王。此聲之誤。
案新舊傳及新宗室表。宣宗皆十二子。而云十一子。故誤。新傳列衛王溼於第十二。未。漢。溼不同以形似而誤。通鑑作漢。疑為是。舊傳所載諸王封年。多與新紀相應。而衛王溼。廣王溼。新舊傳皆作十一年封。與舊紀相應。雅王溼。新舊傳皆作大中元年封。與紀皆不相應。竹汀先生此考。可謂詳矣。而尚遺此。故為補著之。

新舊唐書互證卷四

涇縣趙紹祖撰

武宗本紀

新書八月壬戌開成五年八月內樞密使劉宏逸。薛季稜以兵殺仇士良不克。伏誅。舊書略同。

案二人欲殺仇士良而皆伏誅。士良氣焰猶可以懼異代。修史者之心。書法可笑如此。考通鑑不從二紀云。會昌元年三月乙未。賜宏逸。季稜死。從實錄也。

新書十一月戊寅。魏博節度使何進滔卒。其子重霸自稱圍後。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進滔傳。其子乃名重順。通鑑同。

新書會昌二年六月。河東節度使劉沔及回鶻戰於雲州。收績。舊書八月。迴紇俘掠雲朔北川。詔劉沔出師守雁門諸關。

案新舊二書劉沔傳。與舊紀同。皆無六月一戰。蓋新紀從實錄書之。通鑑考異云。實錄新紀誤也。新書六年三月壬戌。不豫。舊書三月壬寅。日當從新紀。上不豫。制改御名炎。

案武宗改名最在後。新紀多不書諸宗改名年月。而此則尤宜書也。

新書大中元年十二月戊午。貶太子少保李德裕為潮州司馬。
案德裕既以去年四月丙子書罷矣。準以新紀之例。則此處不應復書貶官也。宰相表不書此貶。當為是。
新書四年八月。幽州盧龍軍亂。逐其節度使張直方。衛將張允仲自稱圍後。舊書三年十一月。幽州軍亂。逐其節度使張直方。軍人推其衛將周琳為節度使。四年九月。幽州節度使周琳卒。軍人立其牙將張允仲為節度使。
通鑑考異曰。舊張允仲傳。四年。戎帥周琳疑疾。表允仲為節度使。新傳言直方出奔。即以允仲為節度使。實錄直方赴闕。亦在去年八月。至九月又云。張允仲知節度使。皆無周琳姓名。今從舊傳。
案考異之言。不甚明了。當是實錄載直方赴闕在去年八月。張允仲知節度使在今年九月。實錄雖無周

練姓名不應開至一年之久而幽州無復後也。故從舊傳。余未見舊錄。姑以意言如此。博雅君子。尙是正之。

新書九年正月甲申。成德軍節度使王元逵卒。其子紹鼎自稱嗣後。舊書十一年二月。以成德軍節度使復王紹鼎云。通鑑同。

新書考異曰。藩鎮傳作大中八年。

案舊傳云。元逵大中十一年卒。舊紀於十一年言起復王紹鼎。下文三月。又言起復王紹德。又言王紹平可落起復。舊傳又言紹鼎其年七月卒。紀在八月卒。雖小不同。而似相應。疑當從舊書。

新書十二年六月丙申。江西都將毛鶴遂其觀察使鄭憲。舊書洪州賊毛合。案鶴合聲相近。

懿宗本紀

新書。咸通元年正月。大中十四年也。浙東人仇甫反。舊書同。

通鑑考異曰。實錄作仇甫。平刻錄作裴甫。今從之。

案新藝文志。雜史類中有鄭言平刻錄一卷。注云。裴甫事。吳氏糾謬曰。未知孰是。考通鑑注引孫愐曰。裴本仇氏。避仇改爲裴。余疑此恐亦是因避近而誤。

新書四年正月。雲南蠻酋安南。蔡襲死之。二月。秦州經略使高駢爲安南經略招討使。舊書五年四月。南蠻寇邕管。以秦州經略使高駢率禁軍五千赴邕管。會諸道之師禦之。

案新舊駢傳云。咸通中。帝將復安南。拜駢爲都護。召還京師。於是容管經略使張茵不討賊。更以茵兵授駢。南詔傳。四年正月。城陷。更以秦州經略使高駢爲安南都護。五年。南詔回掠。舊州。以播西南。明年復來攻。夏。侯。以張茵備不足。悉以兵授高駢。駢以遺士五千渡江。如所言。則駢四年已爲安南都護。六年始率兵渡江。且夏侯。以五年十一月已罷相。新紀宰相表皆同。何能至六年而悉以兵授駢也。由是言之。新紀新傳之皆誤。可知矣。考舊高駢傳云。蠻攻安南。陷之。自是累年。亟命將帥。未能收復。五年。移駢爲安南都護。當以舊紀傳爲是耳。

新書九年十月丁丑。陷徐州。觀察使崔彥曾死之。舊書九月乙未。胤勳陷徐州。殺節度使崔彥曾。案新彥曾傳云。因彥曾大影館。是非於陷徐日死也。紀蓋終言之。通鑑。勳殺彥曾。在十年四月。其陷徐月日同。新紀考異云。從彭門紀亂。

新書十年十二月壬子。鎮南蠻寇嘉州。案新南詔傳云。嘉州陷。則此當陷。

新書十一年二月甲申。劍南西川節度副使王建立及雲南蠻戰於城北。死之。

案新南詔傳。可謂詳矣。獨不見此事。舊紀通鑑皆無之。又考南詔傳云。節度使盧耽遣其副王假約和。又云。耽復遣副使奉使好言中約。又云。耽遣節度副使柳歸。往見杜元忠。議和。新百官志云。節度使副大使各一人。同節度副使十人。唐書同。此當以是節度副使也。

僖宗本紀

新書僖宗諱儂。始封普王。名儂。舊書同。新書糾謬曰。僖宗初名岩。本紀但載諱儂。又不載改名年月。自後文武宜懿。僖昭六帝在藩。與本紀所載之諱皆不同。又不見所改年月。其失皆與僖紀同也。

案此紀首明云。初封普王名儂。吳氏未細考也。然新紀於紀首書初名。惟肅代僖三帝。固不知舊紀之詳。亦且例不盡。宜其來吳氏之糾耳。

新書十二月。咸通十四年也。雲南蠻寇黎州。

案南詔傳云。黎州陷。則此當雲南。

新書乾符二年四月。浙西突陣將王郢反。五月。右龍武大將軍宋德討之。三年七月。鎮海軍節度使裴瓚及王郢戰。敗之。舊書二年四月。海賊王郢攻剽浙西郡邑。三年正月。浙西奏誅王郢徒黨。

案新紀不書郢伏誅於何年月。通鑑載郢死在四年閏二月。與二書不同。考異云。四年。郢執魯實始命。始討之。新紀在此。誤也。然考異不言所據何書。未知孰是。

新書二年六月。濮州賊王仙芝。尙君長陷曹濮二州。四年三月。冤句賊黃巢陷鄆沂二州。舊書略同。

案新紀王仙芝。黃巢皆不書反。不知何故。考通鑑載黃巢之應仙芝。亦在二年六月。而新舊紀皆黃巢之始。皆在四年三月。相隔大遠。恐皆有誤。考舊書黃巢傳。尙君長弟讓以兄奉使見誅。據查牙山。黃巢黃揆兄弟依讓。新紀。四年十一月。尙君長降。是黃巢之起。更在四年之後。新傳。巢與讓從衆數千人。以應仙芝。帝使平盧節度使宋威與其副曹全。段擊賊敗之。拜諸道行營招討使。新紀。宋威爲招討使。三年二月。舊紀在四年三月。通鑑在五年二月。

新書三年十二月。忠武軍節度使崔安濟爲諸道行營都統。宮苑使李璣爲諸軍行營招討草賊使。右威衛上將軍張自勉副之。通鑑考異曰。實錄雖於此月載鄭畋所上書。亦不言行與不行。新紀遂書之。案明年威。元裕使副猶如故。實錄誤也。

案通鑑載鄭畋疏云。崔安濟威望過人。張自勉驍雄良將。宮苑使李璣。西平王晟之孫。嚴而有勇。請以安濟爲行營都統。球爲招討使。代威。自勉爲副。代元裕。考世系表。晟孫無璣。此當從新紀作璣也。又考新紀崔安濟傳。無爲都統事。舊書亦無之。止載使張自勉。援宋州。賊夜解去。宋威忌自勉。乞盡得安濟軍使。

自勉錄下。通鑑此事在四年七月。然則此事必不行。乃新紀之誤。非竹錄之誤也。

新書四年十二月江州刺史劉乘仁及柳彥璋敗之。

案新黃巢傳劉乘仁勸兵乘單舟入賊柵賊大駭相率迎降遂斬彥璋彥書云柳彥璋伏誅。

新書五年正月宋威能招討使三月崔安潛能都統。

案非宰相而書能某官者新紀所未有且此後之為招討者多矣亦未嘗書能況前書李琢為行營招討使不書其能亦未嘗書宋威復為招討使也。

新書二月癸酉鎮中守使李克用殺大同軍防禦使段文楚舊書在咸通十三年十二月。

通鑑考異曰克用既殺文楚豈肯安然安處必更侵擾邊陲朝廷亦須發兵征討而自乾符四年以前皆不見其事見開錄在乾符五年二月新紀取之今從之。

新書考異曰案沙陀傳載此事在乾符三年與紀自相抵牾懿宗紀咸通十四年正月沙陀寇代北正克用殺文楚以後事。

案舊懿宗紀於咸通十四年二月載賜盧簡方詔曰近知大同軍不安殺害段文楚溫公亦以為不足據此恐不然且新紀與五代史皆歐公所作而莊宗本紀仍書此事在十三年似歐公未有定見也至沙陀傳書此事在乾符三年則三字為五字之誤觀上文王仙芝陷荆襄是四年事可見竹汀先生不必以此為難惟新書段秀實傳後附文楚亦云咸通末為李克用所殺此則真與紀抵牾耳。

新書五月丁酉鄭畷盧簡方皆在六年五月。

通鑑考異曰新舊傳舊紀皆在六年實錄新紀表在五年新書自相矛盾然宋氏多書知二人能在五年必有所據今從之。

案新紀表歐作新傳宋作溫公曰宋氏多書今從之則當從傳而所從者紀表何也又案舊書盧簡方亦在五年疑當從舊紀及鄭畷傳作六年說詳見王鐸傳下。

新書九月黃巢陷越州執觀察使崔瑊舊書六年五月賊圍廣州仍與廣南節度使李巖通鑑亦作此。

浙東觀察使崔瑊求保薦通鑑。

案新黃巢傳云轉寇浙東執觀察使崔瑊則此崔瑊者瑊之誤也下云進寇廣州貽節度使李迢請求表為天平節度又書崔瑊言於朝似瑊實為所執而舊紀通鑑皆無其事未知孰是考新舊傳位立云瑊為真宰相而孫光憲北夢瑊言有論瑊將成敗一條云至如越州崔瑊狼狽恐懼求免不暇疑新紀得其實也。

新書十二月庚辰崔暹李約及李克用戰於洪谷收賊廣明元年八月辛卯昭義軍亂殺其節度使李

鈞舊書五年十二月鈞中流矢而卒通鑑同。

案通鑑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乾符六年冬李鈞中流矢卒。

新書廣明元年正月戊寅荆南監軍楊元光奉軍將段彥善殺其守將宋浩以常滋為節度副後。

新書考異曰案彥善所殺者荆南守將其為副後者亦荆南之副後也考陳備傳及通鑑未見有常滋其人者。

案常滋見楊復光傳不言其所終但云彥善擊殺浩復光以常滋為假副後又云更引彥善為荆南節度使。

新書中和元年鄂州將王玫陷鄂州四月戊寅王玫伏誅。

案黃巢傳鄂州將朱玫陽為賊將王玫真兵俄而殺引軍入於王師朱玫傳王玫者為偽節度則此處當書云賊將王玫而云鄂州將者誤也。

新書乾符四年三月免句賊黃巢陷郟州二州天平軍節度使薛崇死之五年二月王仙芝伏誅是歲天平軍節度使張勳卒衙將崔君裕自知州事六年淄州刺史曹全毅克郟州殺崔君裕廣明元年七月天平軍節度使曹全毅為東面副都統中和二年十月韓簡寇郟州天平軍節度使曹全毅死之部將崔用自稱副後三年天平軍將曹存實克郟州四年濮州刺史朱彥遂天平軍節度使曹存實自稱副後舊書乾符二年七月以京兆尹張勳充天平軍節度使曹全毅等使四年黃巢攻郟州陷之遂節度使薛崇中和二年韓簡攻郟州節度使曹全毅為簡所殺大將朱瑄以餘衆保郟州。

新書糾謬曰案朱宜傳云黃巢亂王敬武遣將曹存實率兵西入關宣為軍候道郟州是時節度使薛崇拒王仙芝戰死其將崔君裕據州事存實襲殺之遂稱副後宣署濮州刺史中和初魏博韓簡東窺曹存實朱宜七帥以傳言之則薛崇崔君裕曹存實朱宜四帥而已紀稱黃巢陷郟州而薛崇死傳云崇以拒仙芝死紀云節度張勳卒衙將崔君裕自知州事傳云崇死君裕即據州事紀稱曹全毅殺崔君裕傳云存實殺君裕紀稱韓簡寇郟州而曹全毅死傳云存實迎戰而死紀稱朱宜遂存實自稱副後傳云存實戰死宜嬰城而簡不能拔乃拜節度使其外謬至於如此豈可以垂之後世乎。

新書考異曰案薛崇傳云乾符三年出為華州刺史其冬檢校吏部尚書郟州刺史天平軍節度使觀察使四年卒於鎮紀傳書楊出鎮之年雖互異要之楊鎮天平必在薛崇之前明矣新紀書張勳於薛崇後蓋不足信而君裕實為全毅所殺則紀是而傳非也考通鑑中和元年天平節度南面招討使曹全毅與賊戰死軍中立其兄子存實為副後是全毅死於賊不死於韓簡而與韓簡戰而死者則存

新書九月李克用陷潞州昭義軍節度使康君立死之。

新書考異曰潞州久屬河東君立以忤旨見殺初未用兵不當書陷。

新書二年正月壬申護國軍節度使王重榮卒其子珂自稱面後帝三軍立重榮子行軍司馬珂爲面後。

案新舊王重榮傳並云珂重簡子重榮之養子也。

新書六月庚寅鎮海軍節度使錢鏐爲浙江東道招討使。

案鏐昌在道臣傳而今年二月不書鏐昌反此下又不書討鏐昌皆不知何故明年五月乙未書鏐昌伏誅而其上不書錢鏐克越州實未明義例所在。

新書七月戊午匡國軍節度使王行約奔於京師庚申左右神策護軍中尉路全瓊劉景宣指揮使王行實李繼鵬反後帝七月庚申同州節度使王行實乘郡入京師癸亥夜闕圭與劉景宣子繼晟同州王行實縱火剽東市。

新書考異曰案兵志同州節度使王行實入迫神策中尉路全瓊劉景宣及子繼晟漢古國本無縱火東市又官者傳亦作王行實奔京師又王行瑜傳圍弟行約宿衛參考之行實行約均行瑜之弟其同州節度則行實非行約也行約先圍宿衛則爲神策指揮未可知疑互誤爾紀書反者有李繼鵬而官者傳云劉繼晟未審即一人否。

案舊紀王行瑜圍弟行約李茂貞圍假子闕圭各以兵二千人宿衛通鑑云右軍指揮使李繼鵬茂貞假子也本姓名闕圭又宜論河中曰朕以景宣全理行實繼鵬爲表裏之奸謀則李繼鵬非劉繼晟可知。

新書安州防禦使宜晟陷桂州靜江軍節度使周元靜部將劉士政死之晟自稱知軍府事。

新書考異曰案劉建鋒傳馬殷進攻桂管執圍後劉士政五代楚世家亦云乾寧三年圍桂管勝士政則士政當爲靜江節度非周元靜部將初未死於宜晟也考通鑑晟襲殺周元靜士政乃晟部將又殺晟而代之紀文頗倒錯亂當云靜江軍節度使周元靜死之部將劉士政殺晟自知軍府事此紀云宜晟通鑑作家晟未知孰是至士政見執在光化三年紀載光化三年馬殷陷桂宜晟柳象即其事也五代世家係之乾寧三年亦未然。

案方鎮表光化三年升桂管經略使爲靜江軍節度使是此時尙不得稱靜江軍節度也通鑑考異已辨及之而竹汀獨遺此。

新書四年八月韓建殺通王滋沂王禎昭王彭王嗣韓王嗣陳王嗣覃王嗣周嗣延王戒不嗣丹王允從齊作通王覃王已下一十王。

新書糾謬曰案通王滋傳作十一王今紀中止載九王而不載陸濟二王蓋脫誤也韓王名倫濟王名名。

新書唐書五證 卷四

新書唐書五證 卷四

新書唐書五證 卷四

新書唐書五證 卷四

新書唐書五證 卷四

新書唐書五證 卷四

新書唐書五證 卷四

新書唐書五證 卷四

新書唐書五證 卷四

新書唐書五證 卷四

新書唐書五證 卷四

案舊書昭宗子祿傳亦祇言九王而紀稱一十王疑爲十一王之誤皆不知孰是又案新紀光化三年十二月劉季述殺陸王倚懿宗諸子傳亦同是紀不取十一王之說而傳要爲矛盾糾謬注云陸王名倚而不考及此亦疏也。

新書天復元年二月辛未封全忠爲梁王。

案新紀無書封王者唐初竊雄及五王等無論矣即乾寧二年李克用封晉王是年李茂貞封岐王天復二年楊行密封吳王錢鏐封越王皆不書而獨書此豈欲以蓋代唐之漸乎要爲自亂其例矣。

新舊唐書互證卷五

涇縣趙紹祖撰

禮樂志舊唐書分爲禮儀禮樂志音樂志。

新書爲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十一篇舊書凶禮六篇國恤五篇總一百三十八篇餘同。

案新志并國恤於凶禮故曰十一篇而藝文志注則仍分之惟吉禮作六十篇而云總一百三十篇其數不合當從舊書作一百三十八篇。

新書高宗又詔太尉長孫元忠中書令杜正倫李義府中書侍郎李友益黃門侍郎劉祥道許圍師太子賓客許敬宗太常卿韋瓘等增之爲一百三十卷是爲國禮禮儀書章現下有太學博士史道元符禮郎孔志約太常博士蕭楚材孫自覺賀紀等。

案新書文志永徽五禮一百三十卷舊下於永徽二年書上於顯慶三年注無杜正倫李友益而有蕭楚材孔志約亦無史道元孫自覺賀紀又許敬宗稱侍中列於李義府之前蓋顯慶三年許敬宗時爲侍中而杜正倫貶

橫州刺史李義府貶普州刺史正倫尋卒故無其名而敬宗序義府之上也以此推之則凡志傳中所

新舊唐書互證 卷五

新舊唐書互證 卷五

新舊唐書互證 卷五

新舊唐書互證 卷五

新舊唐書互證 卷五

新舊唐書互證 卷五

新舊唐書互證 卷五

載官書其修撰人名有不同者皆可知也當合新舊二書及藝文志參考之

新書開元十四年王岳麟撰禮記傳文而益以今事學士張說以爲不可而貞觀禮記宜加折衷文補

乃詔集賢院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左拾遺李銳及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歷年未就而銳卒蕭嵩代銳爲學士奏起居舍人王仲邱撰定爲一百五十卷是爲大唐開元禮舊書略同

新書糾謬曰案蕭嵩傳開元十七年進兼中書令張說罷令缺四年嵩得之此蓋說卒嵩代說爲學士總之而譚以爲銳也

案藝文志開元禮注無徐堅而有賈登張烜陸善經洪孝昌考舊書徐堅傳開元十七年卒張說傳十八年卒是堅卒在說前矣藝文志注雜敘撰述諸人而曰蕭嵩總之竟似張說請蕭嵩總之者殊不細唐會要云二十九年頒行蕭嵩罷相在二十一年不知書上於何年也

新書進賢配帝諱祝文會孫開元神武皇帝臣某敢昭告於高祖神堯皇帝饒食祝文孝會孫開元神武皇帝某敢昭告於獻祖宣皇帝

案所引者當爲開元禮之文然爲唐一代作禮志非修開元禮也稱名處亦當酌改

新書開元十年詔宜皇帝復祔於正室設爲獻祖并設光皇帝爲懿祖

新書考異曰案本紀開元十一年八月戊申追號宣皇帝曰獻祖光皇帝曰懿祖此云十年誤也又獻懿者二祖之廟號志稱說亦誤

案舊唐本紀事在開元十一年曰廟號獻祖懿祖語較明

新書其追贈皇后追尊皇太后贈皇太子往往皆立別廟其近於禮者後世當求諸禮其不合於禮而出於私意者蓋其制作與其議論皆不足取焉故不著也

案此說亦非也爲一代作志非泛論禮制之比正當據事直書使後世知其禮與非禮如其不足取而不著則可著者亦僅矣且曰其近於禮者後世當求諸禮則是志亦可以不作而又瑣瑣十餘卷何爲哉

新書太祖曰大政之舞舊書作大基又作大政

案新志後云及高宗崩改治康舞曰化康以避諱此當是避元宗諱也而志不言

新書高宗即位景雲見河水清張文收采古韻爲景雲河清歌亦名燕樂

案唐會要云貞觀十四年有景雲見河水清協律郎張文收采古朱雁天馬之韻制景雲河清歌名曰燕樂册府元龜亦載貞觀十四年則非高宗即位時也

天文志
新書永濟元年十月庚申朔日有蝕之舊書作十一月庚申朔

案新舊本紀皆不書唐會要作十一月庚申朔考是歲四月甲子朔日有蝕之則庚申朔是十月新志不誤而新舊紀皆漏也

新書大歷四年正月十五日甲申蝕

案新紀新志皆不書十五日蝕而日蝕自無此理然舊代宗紀大歷四年正月庚午朔甲戌大風乙亥大雪平地盈尺甲申日有蝕之其次第不誤而紀志相合不知何故唐會要載日蝕作四年正月庚午朔恐是以前改之其實新紀志是年正月朔亦無日蝕事特拈出以俟通此學者考焉

新書貞元二年八月辛巳朔日有蝕之舊書同

案新舊德宗紀在貞元三年二志均誤唐會要卷三

新書乾封二年四月丙辰有彗星於東北在五車畢昴間舊書總章元年四月彗見五車

案新舊高宗紀皆在總章元年四月唐會要新志誤也

新書光宅元年九月丁丑有星如半月見於西方文明元年七月辛未夕有彗星於西方舊書文明在光宅前

案光宅元年即文明元年也是年正月癸未改元文明九月甲寅改元光宅新志

曆失序當從舊志

新書景龍二年二月丁酉有星孛於胃昴間八月壬辰有星孛於紫宮舊書二年七月七日星孛胃昴之間三年八月八日星孛於紫宮唐會要同

案新中宗紀亦作二年七月而三年八月星孛紫宮則紀不書此志七月誤作二月而下又脫三年二字也又此志開成三年十一月乙卯有彗星於東方在尾箕東西互天光啓元年有彗星於積水積薪之間景福元年五月有白彗形如髮長三尺許經數日乃從中天下如匹布至地如蛇紀皆不書此等事既詳於天文志紀不書可也然既書之矣豈得有書有不書乎唐會要亦不載此數事

新書武德元年六月丙子於感犯右執法舊書同

案新紀不書於感犯而舊書太白晝見與經天未識命意所在然是年六月丙子紀書太白經天而志實無之不知何以異也又志武德九年五月太白晝見六年己未又經天大歷八年八月晝見長慶二年九月太白晝見大和六年四月己丑太白晝見九年夏太白晝見開成二年六月己酉大星晝見天復元年五月自酉至於己亥太白晝見經天紀皆不書又德宗本紀貞元三年閏五月戊寅太白晝見舊紀會要而新志不載亦不知何以異也

新書元和八年十月己丑於感犯太微西上將

案李吉甫傳云前卒一歲於感犯太微上相吉甫曰天且殺我故吳氏糾其謀書相爲將云

君球、李義滿之子。元和郡縣志云：滿及子君球固守。時義滿死已久。元和郡縣志亦誤。惟此或親征高麗一傳。

長清新書：本隸濟州。貞觀十七年來屬。舊書略同。

案：鄆州東平郡。唐書注：本濟州。隋曰濟北郡。天寶元年更名濟陽郡。十三載郡廢。以長清隸濟州。濟州舊爲齊州。亦當云云。長清隸濟州。則長清非以貞觀十七年來屬也。此仍舊志之說。元和郡縣志：鄆州下。既云：而齊州長清下。又云：貞觀十七年來屬濟州。新志蓋承其誤。

太原府新書注：城中有天兵軍。開元十一年廢。

案：元和郡縣志：天兵軍。聖歷二年置。不言其廢。則是元和時其軍額尙存也。此注疑誤。

澤州晉城。新書注：天祐二年。更曰丹川。

新書考異曰：舊唐書哀帝紀。改晉城曰高都。未詳孰是。

案：晉城本丹川。唐書注云：天祐二年十一月。改爲丹川高都縣。以四字爲縣名也。

惠州。新書：本磁州。天祐三年。以磁聲一更名。

案：舊紀。事在三年三月。志於天祐所更縣名。並仍舊名而注之。而磁州。唐州。何爲自亂其例。

景州。新書：大和四年。州又廢。景福元年復置。舊書同。

案：唐書：大和四年十二月。滄州觀察使殷侗奏。廢爲景平縣。從之。則自太和四年。至景福元年。六十三。年。景州皆名景平縣。屬滄州。而新舊志。景州及高弓縣下。不一見景平之名。何也。

泌州。新書：本昌州。武德五年。以唐城山更名唐州。九年。徙治比陽。天祐三年。朱全忠徙治泌陽。表更名。舊書作唐州。

案：定州無極下。新志注曰：景福二年。定州王處存以縣及深澤表置祁州。志不標祁州。而仍舊曰無極。

豈不以一時苟且之事。不足以改一代之定制耶。比而論之。則祁州之改置。猶愈於唐州之更名也。唐書之說。又嶺南道。天祐元年。全忠奏更名。動州。而志仍舊。辨州。以此例之。亦進退無據。

廣州。新書：新書注：武德四年。以南海郡之新會。置新會縣。開元二十三年。州廢。以新會。屬廣州。天寶元年。改爲義寧郡。乾元元年。復爲廣州。天寶戶五千六百五十。無口數。

案：閩州。廣於開元二十三年。舊志何以有天寶郡名及其戶數也。考元和郡縣志。新會縣。開元二十三年。割屬廣州。義寧縣。天寶初。廢。閩州。以縣屬廣州。然舊志有云。乾元元年。復爲閩州。亦不相合。未知孰是。

登州。新書：本泗州。永貞元年更名。舊書作登州。下同。

案：會要作登州。元和郡縣志作登州。且云：貞觀末永徽初。置。後以登。但背叛廢。開元十五年。李商隱重

新舊唐書互證 卷五

奏置。考商隱言爲尙隱之誤。開元中。李商隱言爲廣州五積與。檢未知孰是。唐書時使。若商隱則開成二年及第。時不相及也。積與檢未知孰是。

選舉志

新書：太宗時。冀州進士張昌齡。王公議有名於當時。考功員外郎王師旦不署以第。

案：文藝傳。昌齡傳。王公治。與此不同。考唐書會要。亦作公議。當爲是。

新書：太宗嘗謂攝吏部尙書杜如晦曰。今專以言辭刀筆取人。而不悉其行。至後敗職。雖利殺之。而民已

敬矣。案：唐書會要。此貞觀元年杜如晦所上言。史誤以爲太宗之言也。

新舊唐書互證卷六

涇縣趙紹祖撰

百官志舊書作職官志

新書百官志序。自高宗已後。爲宰相者。必加同中書門下三品。雖品高者亦然。惟三師三公中書令則否。

其後改易官名。而張文瓘以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同三品入銜。自文瓘始。永淳元年。以黃門侍郎郭

待舉兵部侍郎岑長倩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平章事入銜。自待舉等始。自是以後。終唐之世不能改。

案：品高者如太子太師等。本非宰相。其不應帶同三品。而帶者。惟僕射耳。然其事雖自李勣始。而尙非

定制也。二月。劉仁軌爲左僕射。尙不帶同三品。故其職以爲。其自是以後。僕射必帶同三品。方爲宰相。至

所謂同三品。即同侍中。中書令。今志謂中書令則否。似不必言。又案大曆二年。升侍中。中書令爲正二

品以後。已無同三品之稱。惟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竟唐世不改耳。又考宰相表。至德二載。丁酉。李麟以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同中書門下三品。自後更無同三品者。蓋至大曆二年。凡十年。則其改易

已有漸矣。餘俱互詳高宗本紀。郭正一傳下。

尙書省。新書尙書令一人。注。武德中。太宗爲尙書令。尙書省尙書令一員。注。自是尙書省不置。

案郭子儀傳進拜尚書令。懇辭不聽。子儀確讓。且言太宗嘗踐此官。故累舉職不置員。皇太子為雍王。定關東。乃得授。渠可狼私老臣。陸大典。帝不獲已。許之。又案德宗本紀。寶應元年十一月。當作廣德元年。史朝議死。河北平。以功兼尚書令。廣德二年二月。立為皇太子。是德宗嘗為此官且臨年也。考顏魯公與郭英又書云。僕射意以為尚書之與僕射若州佐之與縣令乎。若以尚書同於縣令。則僕射見尚書令。得如上佐事刺吏乎。今既三廳齊列。足明不同刺吏。此書作於廣德二年十一月。是德宗為尚書令後。其時又拜子儀為尚書令也。唐書云。德宗二年十一月。除郭子儀為尚書令。志不注明廣德元年復置。二年又廢。自是闕文。

新書。郎中各一人。員外郎各一人。舊書。左右司郎中各一員。左右司員外郎各一員。
案當從舊書增左右司三字。
新書。金部主事三人。注。金部主事三人。

案諸部但注令史以下。此注衍也。
門下省。新書。侍中二人。正二品。舊書。侍中二員。注。武德定令。侍中正三品。大曆二年十一月。升為正三品。大

案當如舊書注明。今但舉其後升之品。則同中書門下三品之語。不可通也。又一切官品升降。皆須注明。方見一代制度。
新書。左補闕六人。左拾遺六人。注。垂拱元年。置補闕六人。左拾遺六人。大曆二年二月。改置左右各二員。天授二年二月。加置三員。通前五員。大曆四年。補闕拾遺各四員。天授二年二月。加置三員。通前五員。大曆四年。補闕拾遺各四員。天授二年二月。加置三員。通前五員。大曆四年。補闕拾遺各四員。

新書考異曰。案唐六典左右各二員。蓋自有此官。未有置六員者。此六人當為二人之誤。侍御史置內供奉。志既書之。此補闕拾遺亦有內供奉。何以不書。
案唐會要云。大曆七年五月十一日。敕補闕拾遺宜各加置兩員。天授既五員。則通前七員也。其數皆不合。不知孰是。

史館。新書。修撰四人。掌修國史。注。貞觀三年。置史館於門下省。以官兼領。或單位有才者。亦以直館稱。以掌國史。唐書。修撰四人。掌修國史。貞觀三年。置史館於門下省。以官兼領。或單位有才者。亦以直館稱。以掌國史。唐書。修撰四人。掌修國史。貞觀三年。置史館於門下省。以官兼領。或單位有才者。亦以直館稱。以掌國史。

新書考異曰。案舊書文宗紀。稱故事史館不過三員。或止兩員。大和六年。王彥威。楊漢公。蘇勣。裴休四人。立命。論者非之。據此志。則史官四人。本有定員。不知何時裁省也。

案此志注。修撰四人。乃宣宗大中八年所增。考異所言。似未得注意也。但考舊志。修撰直館俱不載員數。疑其本無定員。舊宣宗紀。大中八年三月。宰相監修國史。魏謩。修成文宗實錄四十卷上之。修史官給事中盧耽。太常少卿蔣偕。司勳員外郎王鳳。右補闕盧吉。新舊文宗實錄。須賜銀器錦綵有差。四人皆朝官。則皆為修撰。又新藝文志。文宗實錄下注。四人之外。尚有牛勣。考舊傳。宣宗時為補闕。則亦

修撰。是修撰五人也。又唐會要。大順時。以三朝實錄未修。乃奏吏部侍郎柳玭。右補闕裴庭裕。左拾遺孫泰。獨部員外郎李允。太常博士鄧光庭等五人。修之。則亦五人也。會要又云。大中八年七月。監修國史。鄭朗。奏當館修撰直館共四員。伏以修史重事。合選廷臣。其直館伏請停廢。更添修撰二員。從之。即此注所引也。竊疑此亦是一時之事。未可據以為定。如柳玭傳。新舊書並云。顏魯公史館引為直學士。此即直館也。則是鄭朗奏後。亦非即廢直館而不置也。然則稱修撰四人而不載直館。不知舊志豈載修撰直館而不載員數之為得實明矣。
新書考異曰。當作四人。
案考異以四庫故謂當作四人耳。唐會要云。本四員。開元二十八年。減一員。新志皆書其後定者。而不著沿革。故不明耳。

司天監。新書。監一人。正三品。少監二人。正四品上。舊書。監一人。注。從三品。本大史局令。從五品下。乾元元年。少監二人。為少監。與諸司少監同。乾元升。

新書考異曰。殿中祕書內侍諸監皆從三品。少監皆從四品上。則志以監為正三品。少監為正四品者。誤矣。
案唐會要云。大監一人。從四品。少監二人。正四品上。與二志互有同異。
內官。新書。貴妃。淑妃。麗妃。華妃。各一人。注。元宗以後。妃四星。其一為后。乃舊書。妃三人。麗妃二。三。志。

案此祇是開元時制。非自後不改也。考皇后傳。德宗昭德皇后王氏。初册淑妃。武宗有贈賢妃王氏。懿宗有淑妃郭氏。昭宗皇后何氏。初號淑妃。則賢妃淑妃後未嘗不復唐初制也。
又宣宗元昭皇后盧氏。大和中初薨。初贈昭容。傳宗即位。追尊皇太后。則昭容等號後亦非不復置。二書皆未注明。

御史。新書。凡冤而無告者。三司詰之。三司謂御史大夫中書門下也。

新書考異曰。此唐六典之文。考尚書刑部職云。凡鞠大獄。以尚書侍郎御史中丞大理卿為三司。又刑法志云。永徽以後。武氏得志。嘗時大獄。以尚書刑部御史臺大理寺雜案。謂之三司。與此不同。蓋三司拘獄。出於臨時。遣使。故六典不著為令。

大常寺。新書。南京武成王廟。注。武成王廟。
案全忠父名誠。故諱成。然唐志何須入此。又考地理志。諸州縣有城字者。天祐二年。皆更名。則此事或亦在天祐二年。雖為全忠諱。亦不當言朱全忠也。唐書。武成王廟。天祐二年。改為武成王廟。

左右羽林軍

案舊志注。龍朔二年置。而新志不書。雖後見兵志。然自當注於此。又舊志六軍統軍下注云。興元元年正月二十九日。敕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各置統軍一人。新志雖注於龍武軍下。而龍武。神武。皆大書統軍各一人。不應羽林獨不書也。

左右神策軍

案新志注云。左右龍武。左右神武。號六軍。貞元二年。神策軍置大將軍。將軍十四人。置統軍。品秩同六軍。神策軍既在六軍之內。何云品秩同六軍。知其誤也。舊志注。此時六軍。當是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左右神策。

新書考異曰。此所云道者。謂節度也。唐初分天下為十道。不皆有屯戍之兵。平盧范陽皆屬河北道。河

西安西北庭皆屬隴右道。初無道之名。志當云以節度統之。而後云某節度統某某軍某守捉。乃為得之。案舊地理志云。又於邊境置節度。經略使。式遏四夷。而不言某節度統某某軍。錢氏蓋本此以糾新志。然細玩新志文意。似非指道為節度。如江南河南。至德以前本無節度。而志及之。志云。此皆武德先天是也。蓋唐世言道非有定名。不指十道十五道。即如此志。前言析關中為十二道。有萬年道長安道等名。其命將出征。則自其所出而稱之。有定襄道天兵道等名。又考舊地理志。本有河西道。志云。城二。唐會要。載開元十三年三月二十日。敕平盧軍幽州太原朔方河西隴右劍南等七道節度使知當時本有道之名也。

若盧龍軍一。東軍等守捉十一。曰平盧道。
新書考異曰。平盧節度統平盧盧龍二軍。志不及平盧軍。誤也。
橫海北平高陽經略安塞納降唐與渤海懷柔威武鎮靜塞雄武鎮安懷遠保定軍十六。曰范陽道。
新書考異曰。案舊地理志。統經略威武清夷靜塞懷柔陽北平高陽唐與橫海等九軍。此云軍十六。而又少清夷懷柔。竊意鎮安懷遠保定三軍。在營平二州界內。似不當屬范陽。且志所載皆天寶以前之制。而鎮安軍本燕郡守捉。貞元二年改名。尤不應闕入也。清夷軍垂拱中置。懷柔軍開元置。則此志轉道之。皆不若舊史之可據。

案新地理志。鎮安軍在營州下。懷遠軍保定軍在安東都護下。則當屬平盧道。而舊志及唐會要。云平盧節度使統平盧盧龍二軍。且威武鎮遠二軍。均在恆州。而東軍北口守捉亦在恆州燕樂界內。軍

屬范陽。守捉屬平盧。何參差不一也。唐會要。范陽節度下。統經略靜塞清夷威武北平恆陽高陽唐與橫海懷柔鎮安懷遠。祇十二軍。竊意當時改革不常。志皆各據一時事言之。考方鎮表。開元七年。平盧節度兼鎮安東都護。二十年。幽州節度天寶元年。始增領安東都護。二十九年。幽州節度副使領平盧節度副使。然則兵志固不核。而舊地理志亦不足據。惟鎮安一軍不當闕入天寶時。考異之言為是。天兵大同天安橫野軍四。皆屬等守捉五。曰河東道。

案新地理志。蔚州下注云。西有清塞軍。本清塞守捉。貞元十五年置。志不數軍是也。然當數守捉。宜云守捉六。

朔方經略安定遠新昌天柱宥州經略橫塞天德天安軍九。三受降豐寧保寧烏延等六城。志云。城新泉守捉。曰關內道。

新書考異曰。地理志。豐州中受降城西有天安軍。天寶十二載置。此關內之天安。代州西有天安軍。天寶十二載置。此河東之天安。二軍同名。又同時置。其地又不相遠。或地理志重出。此又展轉相因耳。舊地理志。新泉軍隸河西節度。而朔方節度管內尚有安北都護及振武軍。

案新地理志。豐州中受降城下注云。又有橫塞軍。本可救城。天寶八載置。十二載廢。則橫塞置而即廢。似不足數。方鎮表。朔方節度初置。即領單于大都護府。舊地理志亦不數也。

赤水大斗亭豆盧墨離建康寧寇玉門伊吾天山軍十。烏城等守捉十四。曰河西道。
新書考異曰。地理志。涼沙諸州有烏城等守捉十二。赤水大斗亭同城三守捉。則開元天寶之際已改為軍。此云十四。殊未合也。天山伊吾二軍。舊地理志隸北庭節度。

案赤水。地理志載在烏城前。今云烏城等守捉十四。知本不數赤水。但其數不合。天山伊吾二軍。舊志元和郡縣志。會要皆屬北庭節度。今考方鎮表。河西節度於景雲元年置。即領涼甘肅伊瓜沙西七州。似曾管此二軍。先天元年。制北庭都護領伊西節度。則二軍改屬北庭在此時也。余謂此等處。志皆宜略。而鑿鑿言之。則弊端出矣。必不得已。著其沿革可也。

瀚海清海靜塞軍三。沙鉢等守捉十。曰北庭道。
新書考異曰。地理志。靜塞軍大曆六年置。此所舉皆天寶以前。不宜及靜塞。

保大軍一。鷹娑都督一。蘭城等守捉八。曰安西道。
新書考異曰。安西都護府有九守捉。此云八。未詳。安西都護統龜茲焉耆于闐疏勒四鎮。此舉鷹娑。亦未詳。

案地理志。鷹娑都督隸北庭都護。
鎮西天成振威安人綏戎河源白水天威榆林臨洮莫門神策軍邊威勝金天武寧昭武積石軍十八。平

夷綏和合川守捉三曰隴右道。

新書考異曰地理志無綏戎當是威戎之誤。

案威勝軍唐會要曰宛秀軍。

威戎安夷昆明事遠洪源通化松當平戎天保威遠軍十羊灌田等守捉十五新安等城三十二。魏爲等

鎮三十八曰劍南道。

新書考異曰地理志無安夷軍惟資州有安定軍。又漢州有威勝軍。彭州有鎮靜軍。遂州有靜戎軍。此志皆不載。又羊灌田等守捉二十四。七盤等城三十六。魏爲等鎮四十七。皆不合。

案劍南道彭州茂州皆有威戎軍。志祇載其一。元和郡縣志所載有雲南軍。雖不知何時置。而地理志兵志皆不及。至城鎮不合。各道皆然。且有不舉其一者。非獨劍南一道也。

平海軍一。東牟東萊守捉二。蓬萊鎮一。曰河南道。

新書考異曰地理志登州有平海軍。亦曰東牟守捉。此志分爲二。非也。天寶以前。河南初無節度之名。

武后改百騎曰千騎。睿宗又改千騎曰萬騎。分左右營。及元宗以萬騎平韋氏。

案萬騎既爲睿宗所改。元宗何得復以之平韋氏也。睿宗嘗爲中宗之驍。舊職官志龍武軍下注云。天后初。加置千騎。中宗加置萬騎。分爲左右營。置使以領之。

昭宗伐李茂貞。乃用關軍王允爲京西招討使。神策諸軍都指揮使李鐔副之。

新書考異曰昭宗紀。景福二年。關軍王嗣周爲京西面招討使。官者傳以嗣軍王戒丕爲京西招討使。其名三處互異。今考本紀。乾寧四年八月。韓建殺嗣軍王嗣周。嗣軍王戒丕。嗣丹王允。而十一宗諸子及沙陀傳。俱有嗣軍王戒丕。嗣丹王允之文。則嗣軍王之名。當從本紀。

案顧彥暉傳作嗣軍王戒丕。吳氏所糾是也。以錢氏所考已詳。故附於此而不復錄。至軍王當爲鄭王。說已見文宗本紀大和八年下。

食貨志

新書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舊許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則隨鄉土所產。綾絹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輸綾絹者兼調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又唐六典戶部下云。課戶每丁租粟三石。其調隨鄉土所產。

盧抱經曰。新志約舊志及通典之文。殊未明晰。蓋歲輸粟二斛。謂之租。稻即粟也。粟二斛之外。何以又加稻三斛乎。丁隨鄉所出。或出絹二匹。或不出。則二丈四尺也。輸絹者兼調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非蠶鄉者則出布。亦無輸銀之理。又考唐律疏議。引賦役令。每丁租二石。調綿絹二丈。綿三兩。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又唐六典戶部下云。課戶每丁租粟三石。其調隨鄉土所產。

綾絹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輸綾絹者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關內道京兆華岐四州調綿絹。餘州布麻。河南道陳許汝潁調以綿。綿州麻布。餘以絹及綿。可見綾絹綿三者不並徵也。皆無稱三斛銀十四兩之文。新志妄增之。其流毒恐有不可言者。唐時惟豐州用銀。中國未以此爲市易。何由徵之。通典載土貢。惟海南諸郡貢銀。大率二十兩。開有三十兩五十兩者。獨始安郡百兩。夫一郡二十兩。一丁乃當其三分之一。有是事乎。歐宋諸公。不應荒唐至此。得毋鈔符之妄增耶。

案新志亦云。隨鄉所出。則綾絹不並徵。可以意會。然備檢諸書。皆云綾絹各二丈。無絹二匹之文。舊食貨志。載開元八年。敕任土作貢。防源斯在。而諸州送物。作巧生端。至有五丈爲匹者。理甚不然。闊一尺八寸。長四丈。同文共軌。其事久行。是則絹二匹。且長八丈。必不爾矣。又唐行兩稅。始以錢折估。故陸贄上疏有云。以錢定稅。折供所供非所業。所業非所供。齊抗亦言其弊云。百姓本出布帛。而稅反配錢。新書皆載志中。是雖法弊之極。亦未嘗輸銀。有明徵矣。抱經先生此說。有功千古。故備錄之。

新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舊書。旬有五日免其調。

案唐會要同舊志。

新書司農寺每屯屯三頃。州鎮諸軍每屯五十頃。

盧抱經曰。通典開元令。諸屯隸司農寺者。每三十頃以下二十頃以上爲一屯。盧抱經曰。此又誤也。通典土軟處每一頃五十畝。配牛一頭。強硬處一頃二十畝。配牛一頭。其稻田給牛之數。與此志同。

刑法志
新書武德二年。頒新格五十三條。凡斷屠日及正月五月九月不行刑。
案唐會要。武德二年。詔自今已後。每年正月九日及每月十齋日。並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約至德二年。敕三長齋月并十齋日。並宜斷屠。

新書開元三年。黃門監盧懷慎等。又著開元格。至二十五年。中書令李林甫又著新格。明年。吏部尚書宋璟又著後格。併書六年。敕宋璟等。制定律令格式。七年三月奏上。

案新舊文志。與舊書同。此志誤也。宋璟傳。開元新書。左。蓋御史周矩上疏云云。武后不納。

新書考異曰。此云后不納。而隋書傳云。后猶獄乃稍息。何其相刺謬也。新書以誣陷所殺數百人。如韋堅。李邕等。皆一時名臣。案韋堅聚斂之臣。何得與李邕同稱名臣。此亦語之未細者也。

藝文志

新書藝文志字石經論語二卷。

新書考異曰：一類之中前後重見。又偽史類。劉昫燻燻錄二十卷。又見雜傳類。雜史類。虞溥江表傳五卷。

又見雜傳類。故事類。葛洪西京雜記二卷。又見地類。雜傳記類。陶稱陳圃風俗傳三卷。又見地類。唐臨冥報記

二卷。又見小。道家類。張志和元真子十二卷。又見地類。又見志和元真子

案唐臨冥報記。舊志本在雜傳中。新志移入小說當矣。而復見於雜傳。故誤以爲不著錄。

新書雜史類。崔良佐三國春秋注。卷亡。良佐深州安平人。日用從子。居共白鹿山。門人謚曰貞文孝父。

新書糾謬曰：崔日用傳。滑州靈昌人。又崔元翰傳。述良佐云。與日用從昆弟也。鄉里宗族竝不同。以世

系表考之。則良佐乃日用之再從姪。

案前易類已有崔良佐易志象注。但云卷亡。當移此注於彼。

又雜史類。南卓唐朝綱領圖一卷。注。字昭嗣。大中貽南觀察使。新書考異曰：樂類有南卓羯鼓錄。注當

在彼。

新書李德裕上黨紀叛一卷。注。劉從諫事。

案當是從諫子事。

新書雜傳記類女訓門。尙宮宋氏女論語十篇。

案新書二書尙宮宋氏若昭傳。女論語十篇。乃其姊若莘所著。而若昭注之。

新書儒家類。列藩正論三十卷。章懷太子春秋要錄十卷。舊書。春宮要錄十卷。章懷太子撰。

案當從舊志作春宮要錄。又新志雜傳記類已有章懷太子列藩正論三十卷。舊志亦在。新書考異曰。此

列於武后所讓之末。章懷所讓之前。蓋重出而又舛誤也。

新書楊倞注荀子二十卷。注。汝士子。大理評事。

新書考異曰：世系表。汝士子有知溫。知止。汝士子傳作知溫。三人。無名倞者。

案唐會要。長慶三年。大理司直楊倞詳正教格。而藝文志刑法類不載其書或未成也。

新舊唐書互證卷七

涇縣趙紹祖撰

宰相表舊書無此目。

案高祖本紀。武德元年五月甲子。即皇帝位於太極殿。命蕭造兼太尉。宰相表三公當始於此。而表不

書。漏也。

武德元年八月己丑。世民爲西討行軍元帥。戊申。文靜除名。

案紀八月壬申。劉文靜除名。己丑。世民爲西討元帥。壬申在己丑前十七日。而八月無戊申。表誤。

二年十月己亥。黃門侍郎涼州總管楊恭仁遙領納言。

案紀不書。若以此爲宰相。則紀當書。若同之於唐中葉節度使之帶平章事。則表亦可不書。況九年七

月辛卯。楊恭仁罷。紀表竝書。必有一誤矣。

四年四月癸酉。寂爲左僕射。六年四月癸酉。寂爲左僕射。

新書糾謬曰：紀四年不書。六年則書。若四年已爲左僕射。中間不聞遷改。能免。無緣六年復爲僕射。且

癸酉表於四年誤書也。

九年六月庚申元吉誅。

案紀云秦王世民殺齊王元吉書法為是。

貞觀九年七月辛巳恭仁能為雍州牧。

案高祖本紀武德九年七月辛卯楊恭仁罷即此事也表已書之矣此於貞觀九年又誤書之。

十六年九月丁巳徵能為太子太師。

案此條多一罷字說詳見本紀下。

十九年二月乙卯士廉攝太子太傅劉洎馬周太子左庶子許敬宗右庶子高季輔少詹事張行成同掌機務。按竹訂曰此條似有脫文案敬宗本傳是為右庶子若移右庶子三字於許敬宗上則文屬。

新書糾謬曰此亦宰相之任而本紀不載何也又士廉洎周敬宗傳皆載其輔太子監國事惟季輔行成傳不載亦闕文也。

案新紀不書舊紀書之曰中國公高士廉攝太子太傅與侍中劉洎中書令馬周太子少詹事張行成太子右庶子高季輔五人同掌機務而無太子左庶子許敬宗名。考舊書敬宗傳亦載劉洎馬周本位宰相故新表不書其官非有闕文也。

二十三年癸巳檢校洛州刺史李勣為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參掌機密。

案高宗本紀當作二十三年六月癸巳表脫六月二字也時高宗已於六月甲戌即位。

永徽三年三月辛巳兵部侍郎韓瑗守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

案本紀在四月。

四年九月甲戌遂良為尚書右僕射壬戌行成薨。

案壬戌在甲戌前二事顛倒當如本紀所書。

上元二年八月庚子文瓊為侍中盧俊為中書令竝同中書門下三品。

案本紀無竝同中書門下三品疑表誤也既為侍中中書令矣何同之有。

宏道元年十二月甲戌仁軌罷為左僕射京師留守。

案新舊紀傳皆非罷此表誤也且是時左僕射尚是真宰相。

光宅元年十月丁酉宏敏貶汾州刺史。

案武氏本紀在九月丁丑。

垂拱元年正月戊辰仁軌薨庚戌味道守內史。

案庚戌在戊辰前二事顛倒當如本紀所書。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七

101

十一月丙辰元嘉自殺元軌流黔州。

案本紀垂拱四年九月丙寅殺韓王元嘉十二月乙酉殺靈王元軌此表年月日皆誤而書法亦不盡。

一。

二年五月丙午居道為納言。

案本紀作內史疑皆有誤說見本紀下。

四年九月丁卯左肅政臺御史大夫蕭味道夏官侍郎王本立竝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丙辰光輔為諸軍節度長借為後軍大總管討越王貞。

案丙辰在丁卯前二事顛倒當如本紀所書。

載初元年己丑。

案己丑乃永昌元年表誤考載初是天授元年正月所改之年歲在庚寅其年九月改國號周改元天授新書例以後元標歲首則載初本不當書於表者也。

五月丙辰待價為安息道行軍總管。

案待價為安息道行軍大總管在垂拱三年十二月壬辰表已書之矣此誤以戰敗之日當之且戰敗又不當書於表也。

天授元年四月丁巳履冰被殺。

案本紀在五月戊子。

長壽元年九月辛丑魏瓘能為司賓少卿。

案本紀二年九月辛丑姚璿罷表誤置於元年。

萬歲登封元年乙未。

新書考異曰案是歲一月改元證聖九月改元天册萬歲其明年臘月改元萬歲登封三月改元萬歲。

通天新史之例年號以後改者為定此乙未歲當書天册萬歲元年表書萬歲登封誤。

神功元年八月庚子仁傑兼納言三思檢校內史欽望自太子宮尹為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九月甲子故事同鳳閣鸞臺三品十月癸卯仁傑為河北道副元帥檢校納言。

通鑑考異曰舊紀傳及新紀皆無之此月無庚子仁傑三思除命在明年新表誤重複。

案通鑑取欽望一句其日作八月丙戌考本紀豆盧欽望自太子宮尹為文昌右相乃聖曆二年八月庚子表已書之疑此亦為重複而通鑑取之者或別有所據然未究言之。

聖曆元年二月乙未欽望罷為太子賓客三月甲戌師德為納言。

案二事本紀不書通鑑取欽望一句以終前事。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七

1011

605

神龍元年正月甲辰，司刑少卿袁恕為己風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案新紀不書舊紀有之。此蓋初定亂時之特命。於法當書。新紀誤以下庚戌袁恕己同鳳閣鸞臺三品為重複而刪之耳。

二年六月戊寅，貶暉為崖州司馬云。七月辛未，流暉於嘉州云。

案此二條，似不當復書於表。說見本紀下。

又案本紀是年十二月丙戌，蘇瓊存撫河北。表似應書而不書者，漏也。

開元元年八月壬寅，宋王成器為太尉中丞，王為司馬。九月丙寅，宋王憲能為開府儀同三司。

案舊紀，憲與成器皆避昭成皇后諱。開元四年改名。新傳，憲本名成器。避昭成皇后諱，與申王成義俱改今名。然則自四年以前，皆當書成器。成義而表殊不盡。此一此同年一行前後或書成器，或書成義，尤為不倫。故論之餘不贅也。

十二月壬寅，元之兼紫微令。

案元宗本紀云：姚崇兼紫微令。考崇傳云：姚崇，字元之，本名元崇。武后時以字行。開元世改今名。而表或書元崇，或書元之，每錯出於一年之間，殊不盡一。當從本紀所書。

二年正月己卯，懷慎檢校黃門監。

案紀不書，恐以三年正月癸卯檢校黃門監而誤。又考盧懷慎本傳，亦祇云三年轉黃門監。

四年閏十二月己亥，元之、幽求罷為開府儀同三司。

案幽求元年十二月癸丑罷，表已書之矣。此誤。

十年。

案本紀是年四月己亥，張說持節朔方軍節度大使。閏五月壬申，張說巡邊。表皆應書而不書，漏也。

二十六年六月庚子，忠王浚為太子。

案本紀六月庚子，立忠王瑛為皇太子。三年及更名瑛。表不應書其舊名。當從本紀。

至德元載七月甲子，憲部侍郎房瑋為文部尚書，河西行軍司馬裴冕為中書侍郎。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案房瑋是元宗次子安所命。本紀：裴冕是肅宗即位監武所命。雖同是七月甲子日，表亦當分別言之。而總書之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於理有礙。

廣德元年七月壬子，雍王適兼中書令。

案代宗本紀不書，以肅宗本紀考之。當是兼尚書令也。說詳職官志。

大曆十四年三月丁未，前淮南節度使檢校司空平章事李忠臣、本官同平章事。

案代宗本紀十四年三月丁未，汴宋將李希烈遂其節度使李忠臣。是三月丁未，為忠臣見逐之日。然以本官同平章事，紀竟未書其日。自是紀漏。舊紀同書於丁未，而新表從之。然於是日見逐而即卸京師，亦必無之事也。恐是見逐在前，紀但據奏到之日書之。

與元元年六月丙辰，忠臣誅。

案德宗本紀不書，然紀當書而表不當書也。忠臣從逆已久，豈得仍以唐宰相待之而書於表耶。

貞元元年八月甲戌，懷光伏誅。

案懷光傳，有詔為太子太保，非三公也。表當書其罷為太子太保之日。不當書其伏誅之日也。

元和十五年。

案穆宗本紀是年六月韓宏罷，而表不書，漏也。

長慶二年六月戊寅，夷簡分司東都。

案夷簡於元和十三年七月已罷，表書此何意。

大和三年十二月己酉，元穎貶鄆州刺史。

案元穎長慶三年已罷，表亦不應復書其貶。

四年。

案文宗本紀是年正月甲午王播薨，而表不書，漏也。

大中十三年十二月丁酉，敏中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新書考異曰：凡前宰相再入例，書姓。如蕭瑀、高士廉、姚元之、唐休璟諸人是也。敏中自荆南節度使再入相，不書姓。此史文之闕。舊唐書德宗紀不載敏中入相事。

案錢氏謂再入相當書姓。最是。至舊紀不載敏中再相，自是德宗之闕。舊唐書敏中本傳固載之。

咸通五年五月戊戌，仲為太子少保分司東都。

案將仲三年正月罷相，此不必書。

乾符三年六月乙丑，撫王絃為太尉。未幾，絃薨。

案傳宗本紀失載絃薨，當據此補之。

中和元年二月己卯，駢為太尉。

案本紀不書，考高駢本傳云：駢檢校太尉。表亦可不書也。宰相世系表末，三公三師，宗室世系表此日。

蔡王岡。

案宗室列傳作蔡王壽。邨名世姓氏書辨證亦同。表云岡，恐傳鈔者之誤。傳云：太祖八子，壽次在七。表

案李靖碑作曾祖權

漢騎都尉陵降匈奴裔孫歸魏。見於丙殿。賜氏曰丙。後周有信州總管龍居縣公明生察。高祖與之有舊。以避世祖名。賜姓李氏。

案李元結傳。新舊書並云。本姓丙氏。賜姓李。不言其為李陵之裔。未知孰是。承山南東道節度使潘。

新舊書並云。本姓丙氏。賜姓李。不言其為李陵之裔。未知孰是。承山南東道節度使潘。潘作潘。又不言相憲宗。顯是脫漏。

隋西李氏宰相十人。武陽房有迺秀。姑臧大房有蓋球。蔚探。逢吉。丹陽房有靖。昭德。又有道廣。元結。趙郡李氏宰相十七人。南祖有游道。潘固。言日知。敬元。紳。元素。東祖有絳。縉。廷。西祖有懷遠。吉甫。德裕。遊東有泌。江夏有鄒。礪。漢中有安期。

新舊考異曰。宰相李義府自言系出趙郡李調侯之族。李讓夷系出隴西。又武后時有李景謨。表皆失載。宰相表又有李忠臣。李懷光二人。皆叛臣。故不敘其系。

案陳希烈在姦臣傳。其實亦叛臣也。表雖無世系。而總計處有名。喬琳與李忠臣同在叛臣傳。而裴載爵氏宰相一人。琳則忠臣懷光非以其叛也。考忠臣本蓋秦。以李勣例之。當敘於蓋氏。懷光本渤海茹姓。以李寶臣等例之。當與柳城羅田竝列於裴末。而裴皆無之。自是疏漏。不能為之說也。余友左春谷曰。表末云。三公三師有以宰相及前宰相遷者。裴寂等二十七人。以軍功進者。李光弼等二十八人。以恩

釋通者。武攸暨等四人。皆通見宰相世系表。別著田氏烏氏二族。侯希逸亡其世系。李輔國中官也。僅固懷恩。叛臣也。朱泚。王建。韓建。朱全忠。唐之盜也。皆削而不著。故表有以亡其世系而不著者。當以侯希逸為例。有以叛臣而不著其世系者。當以僕固懷恩為例。有以盜臣而不著其世系者。當以朱泚。王建。韓建。朱全忠為例。知此可以讀歐公之表矣。其論與錢氏同。自不失其為厚。而表實不能一例如二人之言。

新舊考異曰。宰相李義府自言系出趙郡李調侯之族。李讓夷系出隴西。又武后時有李景謨。表皆失載。宰相表又有李忠臣。李懷光二人。皆叛臣。故不敘其系。

案陳希烈在姦臣傳。其實亦叛臣也。表雖無世系。而總計處有名。喬琳與李忠臣同在叛臣傳。而裴載爵氏宰相一人。琳則忠臣懷光非以其叛也。考忠臣本蓋秦。以李勣例之。當敘於蓋氏。懷光本渤海茹姓。以李寶臣等例之。當與柳城羅田竝列於裴末。而裴皆無之。自是疏漏。不能為之說也。余友左春谷曰。表末云。三公三師有以宰相及前宰相遷者。裴寂等二十七人。以軍功進者。李光弼等二十八人。以恩

釋通者。武攸暨等四人。皆通見宰相世系表。別著田氏烏氏二族。侯希逸亡其世系。李輔國中官也。僅固懷恩。叛臣也。朱泚。王建。韓建。朱全忠。唐之盜也。皆削而不著。故表有以亡其世系而不著者。當以侯希逸為例。有以叛臣而不著其世系者。當以僕固懷恩為例。有以盜臣而不著其世系者。當以朱泚。王建。韓建。朱全忠為例。知此可以讀歐公之表矣。其論與錢氏同。自不失其為厚。而表實不能一例如二人之言。

新舊唐書互證卷八

涇縣趙紹祖撰

王氏。竊生成。咸十九世孫。字季道。

新舊考異曰。案王竊之徵。在後漢初。而季道兄弟。總角為郭林宗所知。林宗卒於建寧初。距光武初僅百三十四年。而自竊至澤。傳世二十。此必無之事也。

案下文竊長子殷。四世孫。實。三子。允。隗。懋。懋六世孫。光。後魏并州刺史。蓋自竊至光共十二世而已。至後魏矣。

純二子。澤。濟。澤生湛。案晉書湛為澤之弟。濟則澤之子。鄧名世姓氏書辨證亦說此誤。

薄字德潤。相昭宗。案王溥本傳云。史失其何所人。而表敘其世系甚詳。且即王翊。王耀之。從曾孫。未知孰是。王氏宰相十三人。瑛。邪。有方。巖。瑒。琦。太原有溥。縉。珪。淮。峻。播。錄。京兆有徽。德貞。

新舊考異曰。案宰相表有王本立。王及善。皆相武后。表闕其世系。華陰王氏有孝傑。已見於表。而計曰

不及何疎漏至此。

魏氏、馮獻、陵、合、著。

案舊唐書魏傳云父馮。余家藏唐魏公先廟碑云。府君諱昂。則舊傳新表俱誤也。字中之相宜宗。潛字蘊華。放。

新書考異引沈炳燾曰。舊唐書魏傳。潛于放甥。後琮為相。潛歷顯官。琮謂于琮。放之子。於潛為中表。舊書于誤作子。表遂列放於潛下。以舅為子。誤之甚也。

案舊唐書魏傳云。潛子放。琮甥。後琮為相。潛歷顯官。與沈炳燾所引不同。考章琮相在大中元年。魏著相在大中五年。琮之相在前。安得云後琮為相。潛歷顯官也。疑今本為近人之所誤改。但沈氏謂潛為于放甥。以于作子而誤。然句中有甥字。當作何讀而致誤。亦可疑也。且表於魏氏世系頗詳。非盡取之舊傳。存疑可耳。

溫氏。大雅。字彥宏。彥博。字大臨。彥將。字大有。

新書考異曰。案本傳大有字彥將。歐陽公集古錄疑其事。謂兄弟義當一體。而名大者字彥。名彥者字大。不應如此。洪景伯始考正之云。顏魯公作顏勳碑。銘顏溫二家之盛云。思魯大雅。俱仕東宮。恩楚彥博。同直內史。游泰彥將。皆典祿閣。是彥博彥將。皆以彥配名。惟大雅異。復考大雅撰唐創業起居注。書隋煬帝遣使夜至太原。溫彥將宿於城西門樓上。首先見之。報兄彥宏。馳以啟帝。帝方臥。聞而驚起。執彥宏手。據此。則溫氏兄弟皆以彥為名。明矣。而此書首題大雅奉教撰。又顏碑亦云大雅。其故何耶。蓋唐之孝敬皇帝諱宏。如徐有功本名宏敏。而但以字行。大雅生在孝敬之前。而後人追改之。故稱其字為名。如晉書不云劉淵而云劉元海。不云石虎而云石季龍也。

岑氏。曼倩。獻。

趙明誠金石錄。岑子與碑跋云。君諱子與。字安道。曾祖之象。祖文本。父曼倩。案元和姓纂及新唐書世系表。載曼倩四子。而無子與。今葛誌云。次弟獻。則子與乃曼倩長子。而闕者何也。

張氏。宰相十七人。光輔。

案光輔雖列名十七人中。而世系表中失載。

馬氏。余。字聖卿。二子。嚴。嚴。嚴。字聖卿。

案後漢書馬援傳。嚴。字威卿。此恐校刊者之誤。

褚氏。宋共公子段。食采於褚。其德可師。號曰褚師。

新書考異曰。此俗生傳會之詞。不足信。褚師當是以官為氏。鄭公孫黑請以印為褚師。杜預曰。褚師市官是也。衛有褚師。則褚師一官。宋衛鄭皆有之。

案元和姓纂云。宋共公子段為褚師。因氏焉。

崔氏。梓生子成。子明。子強。皆為處封所殺。子明奔魯。

案當云生子成。子強。子明。成。強。皆為處封所殺。明奔魯。表語不細。

仁師相太宗高宗。

新書考異曰。案宰相表。貞觀二十二年正月。中書舍人崔仁師為中書侍郎參知機務。二月。除名。流連州。自後未有入相之事。此表高宗二字衍文也。

崔氏。宰相二十三。鄭州有元經。鄭陵有知溫。南祖有昭緯。慎由。允。晉。神基。清河大房有龜從。小房有彥昭。翠。鄆州房有圓。安平房有仁師。溫。博陵大房有元暉。損。鉉。元式。二房有珙。遠。祐。甫。植。三房有日用。

新書考異曰。案表博陵有流字內融。相信宗。二房有安上字敦禮。相高宗。造字元宰。相德宗。皆失舉其日。又元暉孫。明皇西狩。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表但云門下侍郎。不云相元宗。亦誤也。崔氏宰相實二十七人。

案本紀及宰相表。崔渙以至德元載七月相。元宗在焉。八月赴靈武。二載八月罷。當云相元宗肅宗。于氏宰相三人。顯。志。寧。琮。

新書糾謬曰。于惟謙相中宗而表不載。

柳氏。宗元。字厚。告。字用益。

案舊唐書柳宗元傳。其子有周六。周七。而表不載。周六。周七。當為小名。

譚。字德載。相德宗。

案柳潭本傳云。字夷曠。一字惟深。本名載。然則載係本名。非字德載也。又考德載乃韋處厚之字。

韓氏。宰相四人。瑗。休。泯。宏。

新書考異曰。案韓泯傳。泯為浙江東西觀察使。鎮海軍節度使。貞元元年。加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江淮轉運使。宰相表不列泯名。而本紀亦不言加泯平章事。蓋方鎮加宰相。不得為真宰相也。

韓氏。宰相但可云三人。不得以泯充數。

案貞元元年。泯加平章事。其時在鎮。自是使相。恐是二年十一月入朝。使居宰相之職。史於此有泯文。考李晟。楊於陵傳。皆直稱泯為宰相。柳潭傳。韓泯自浙西入朝。帝虛已待之。奏事或日晏。佗相取充位。泯遂省中榜吏自若。然則泯之為相。其為紀表之闕無疑。非世系表之誤也。

來氏。欲。字君叔。生稜。

案郭名世。姓氏辨證云。欲。生稜。本之後漢書。當為是。

任氏。宰相一人。雅相。

任氏宰相一人。雅相。

新書考異曰案宰相表有任知古相武后

盧氏承泰字齊卿太子詹事廣陽郡公

案盧承泰傳承泰子齊卿舊書亦同今表乃誤以子爲字而書於一格之中誤之甚也

盧氏宰相八人大房有問承慶二房有翰通三房有慎慎范陽有繼光啟

案盧氏宰相無問此或盧商之誤然表載商於二房而此云大房亦誤

上官氏趙王子蘭爲上官大夫以族爲氏

新書考異曰案史記上官大夫乃新尙非令尹子蘭

案元和姓纂亦云王子蘭爲上官邑大夫因氏焉則其沿誤久矣

樂氏呂孫喜喜生司城子罕

新書考異曰據左傳子罕即樂喜之字表誤以爲兩人

孫氏宰相二人茂道儻

新書考異曰案宰相表有孫元亨相武后

姜氏寶誼左武衛大將軍永安剛公格相高宗

案新書特爲姜寶誼立傳而傳末但載其子協不載格何也

陸氏餘慶珠長源

案陸餘慶傳云子環而表爲孫又考長源傳云祖餘慶舊書亦同是無珠一代也珠與環皆玉飾疑爲兄弟而表誤以珠爲環父也又餘慶傳有兄元表而表不載

趙氏宰相四人仁本懷彥昭宗儒

案趙隱字大隱相懿宗僖宗已見表內而總數處遺之

郝氏處俊相高宗

案處俊有孫象賢新舊書載處俊而表不載又傳載處俊曰臣之弟處傑而表亦無之皆漏也

章氏月將以直諫死中宗朝

新書考異曰案世系表之例書官位不書事狀而章月將以直諫死中宗朝崔泰之以職方郎中預平

二張崔譔之以商州司馬預平章后功第二盧鼎與起居郎蘇楷羅交請改昭宗諡曰襄此四事者特

書於表雖譔與貶之旨然一代忠姦當與貶者不獨此數人且月將事已見武三思尹思貞宋瑋傳泰

之譔之見其父知溫傳蘇楷請改諡事亦見昭宗紀如增羅哀盧鼎二人名於紀中則此文可刪也崔

瑋相黃巢此何足齒而表亦書之

法

案崔瑋相事已見黃巢傳又考李氏表中書李敬叔後周聘陳使李徹北齊迎勞使李公緒後魏賜

號居公於此表皆爲特見若同修者不必皆實體例既定或竊增加非有所私即有所忌以致紛然

不一重複雜沓而乘筆者不及檢也

嗣立字延構相武后中宗

案韋嗣立傳有孫宏景爲長慶名卿而表不載

濟馮翊太守

案濟傳有子與夏令而表不載

章氏宰相十四人平齊公房有保衡宏敏東眷有方質逍遙公房有賈之處厚待價鄭公房有巨源南皮

公房有見泰驢馬房有溫龍門公房有執誼襄陽有思謙嗣立京兆有貽範昭慶

新書考異曰據表鄭公房尙有安石相武后中宗睿宗小逍遙公房尙有承慶相武后

又宰相表有章琮相宣宗此表失載

郭氏平王東邊奪魏叔之地與鄭武公楚莊王起陸渾之師伐周賁王滅魏於是平王求魏叔裔孫序封

於陽曲號曰郭公

新書考異曰案楚莊不與平王同時春秋莊公二十四年郭公公羊以爲失地之君楚莊伐陸渾之戎

又在其後六十九年

漢有郭亭亭會孫光祿大夫廣智

案顏魯公書郭氏家廟碑云漢有光祿大夫廣意

武氏漢有武臣爲趙王梁鄒孝侯臣生德德生最

案史記武臣起在漢前又史記功臣表梁鄒孝侯武儒生子最則武臣與梁鄒孝侯非一人此表語不

可通似有脫誤

攸宜冬官尙書

新書考異曰外戚傳終羽林大將軍與表異武氏子弟封王者惟攸歸攸止載德三人先死不及削封

故表著之餘皆書所降之封於例當矣乃攸宜自建安王降息國公攸緒自安平王降巢國公攸寧自

建昌王降江國公表并公尙亦不書重現已降封歸國公矣而表仍書高平王懿宗已降封耿國公矣

而表仍書河間王崇訓已降封歸國公矣而表仍書高陽王延義已降封魏國公矣而表仍書

嗣魏王此又義例之自相違反者也

案中武氏子弟以王書者尙有河間王審思中王再思蔡王崇烈新安王其死之前後不可知

然表所書官爵與傳相反者不可勝考

崇敬崇行

案此武攸暨子太平公主所生也。考公主傳云三子崇敬崇行皆拜三品後又云三子封王崇簡乃太平先所降薛紹子此崇敬崇行表不審官或是太平敗後誅死削封然考薛氏世系表薛紹子崇允書崇陽王崇簡書立節王是薛氏王者已二人而主有四子俱得王也與傳不同

延祚光祿少卿

延祚光祿少卿公。新書考異曰案舊書外戚傳延祚本咸安郡王降封咸安郡公且新書書云重規降封郡國而表尉之延祚恐誤

案延祚降咸安郡公亦見新傳誤作延祚耳表無延祚也

武氏宰相五人

武氏宰相五人攸暨攸寧元衡三思承嗣

新書考異曰武氏方相武后而表不載

新書考異曰武氏方相武后而表不載

從李氏一例也元載本景氏表不別出景氏而於元氏世系之後云大曆宰相元載本景氏故不著又

蘇氏諫言

案新舊書蘇世長本傳拉云以諫言子務元襲爵今表載諫言子有務淑務昇而無務元

璵字廷頤

新書糾謬曰傳字昌容子頤字廷頤表誤

狄氏仁傑相武后

案狄仁傑傳云子光嗣景暉今表有光嗣光遠光昭而無景暉元和姓纂光昭作景暉

袁氏恕己相中宗

案袁恕己傳有曾孫德文而表不載

智宏相高宗

案宰相表智宏長壽元年相當云相武后

姚姓异大理卿

案姚崇三子殊异殊傳以闕為殊子新傳以闕為殊子而表以為殊子三者不同

豆盧氏本姓慕容氏燕主厲弟西平王述生尚書令隨靜敬侯制生右衛將軍北地王精降後魏因賜氏二子融勝

趙明誠金石錄豆盧建碑曰九世祖獲在魏賜姓豆盧氏封北地王案元和姓纂云慕容述孫北地

王精入後魏道武賜姓豆盧氏精生融融曾孫茂生寧而北史寧傳云高祖勝以燕皇始初歸魏授長樂郡守賜氏焉今碑與北史姓纂所載不同如此皆莫可考案寧傳云寧入世祖時歸魏授長樂郡守案元和姓纂融曾孫茂生永思寧表以茂為融孫其子載永恩知恩而不載寧

勝魯元後魏太保

新書考異曰案魏書盧魯元昌黎徒河人曾祖嗣鳩仕慕容垂尚書令臨澤公不言慕容氏之族且是盧氏非豆盧氏故沈炳震極誣此表之誤今檢表稱述生尚書令臨澤侯制生精二子融勝勝子魯元是制乃魯元之曾祖制與制字形相似官與封號又同慕容出於徒河而魯元亦稱昌黎徒河人其

為慕容之支庶亦可無疑單稱盧者必是孝文遷洛時改代北復姓去豆存盧沈氏謂魯元自姓盧氏與豆盧絕不相蒙斯不然矣曾書後燕載記稱慕容麟以兵劫北地王精謀弑主精以義拒之麟怒殺

精是精無降魏事北史豆盧寧傳云燕北地王精之後高祖勝以皇始初歸魏賜姓豆盧氏蓋得其質

案諸書數豆盧氏世次皆不合而元和姓纂謂志靜生魯元者尤謬要之魯元必豆盧氏後無疑也

豆盧氏宰相一人

新書考異曰案宰相表有豆盧瑑相懿宗

朱氏宰相一人敬則

新書考異曰案宰相表有朱杲相昭宗

唐氏儉字茂約

案錢竹汀金石錄唐儉碑云據表儉高祖令世不載官位碑云高祖岳北魏為州刺史亦當以碑為

正而新書考異未及引也余所得所儉碑甚殘闕此彼世系處皆無之

休璟相中宗

案宰相表休璟以長安三年七月相神龍二年三月致仕景龍三年十二月復相景雲元年七月致仕

當云相武后中宗睿宗

桓氏彥範相中宗

案桓彥範傳云弟元範臣範今表但有元範而無元範

鄭氏暉生中書博士茂一名小白七子白麟允伯叔夜洞林歸藏連山幼麟因號七房鄭氏白麟後絕第

三房叔夜後無聞

新書考異曰案魏書鄭義字幼麟父暉生六子義五兄長白麟次小白次洞林次叔夜次連山元和姓纂暉七子白麟小白叔夜洞林歸藏連山幼麟號七房鄭氏魏書不及歸藏蓋其後早絕故乎唐

表所載七子惟允伯乃小白之子餘六人乃小白昆弟而俱以為子誤矣白麟有孫道懷為隨郡太守

案高宗諸子傳云蕭淑妃生素節公主傳云襄陽公主蕭淑妃所生考唐制內官無良婦太子內官有良婦二人蓋高宗為太子時蕭氏曾為良婦及即位進淑妃而新舊書於此傳惟稱良婦者非也

則天武皇后傳舊書無新書蓋是惟良為始州刺史元慶龍州元爽濠州元爽坐事死振州元慶至州變死韓國出入禁中一女國妹韓國卒女封魏國夫人后內忌甚會封泰山惟良懷運以番牧來集從還京師后毒殺魏國歸罪惟良等蓋殺之以韓國子敏之奉士贖祀初魏國卒敏之入弔帝為備敏之哭不對后曰兒疑我惡之俄貶死楊氏徙鄴衛二國咸亨元年卒

新書考異曰后妃傳稱楊氏由榮國夫人徙鄴衛二國外戚傳但稱榮國不云徙封其不同一也外戚傳元爽以惟良事緣坐死后妃傳先云元爽坐事死振州後及后毒殺魏國事似元爽別坐他事誅其不同二也據外戚傳賀蘭敏之死在楊氏卒之後后妃傳敏之死在楊氏卒之前其不同三也魏國卒於咸亨元年敏之則為時未久此傳云敏之死則為時未久此傳

案舊書高宗本紀咸亨元年九月衛國夫人楊氏薨則新書后妃傳徙封鄴衛者不誤而外戚傳誤也舊紀咸亨二年六月武敏之以罪復本姓賀蘭氏則新書外戚傳死在楊氏卒後者不誤而后妃傳誤也獨舊書武承嗣傳既云元爽自濠州流振州死在惟良等死之前又敏於惟良等死之後而云元爽等緣坐流嶺外死數行中自相謬戾為不可解又無怪新傳之一彼一此也通鑑敏元爽死在惟良死前亦不云以何罪死餘同舊紀

敬業南渡江取潤州殺刺史李思文案舊書敬業傳亦云殺刺史李思文而新書敬業傳則云叔思文為潤州刺史固守城月城陷思溫等欲殺之敬業不許及揚楚平乃獨免后遂賜姓武歷春官尚書則舊敬業傳新后妃傳皆誤也通鑑與制字之誤

作盟而坐同鳳皇鳳皇啣舌十有二文新書糾謬曰案集韻丙作鳳同作鳳外又有人作至授作植初作鳳生作鳳國作鳳鳴作盟作盤共十九字然則不止十二文也

案契苾明碑證作盤月作同又作同或作同皆岳觀造像記書月作同顯亭林金石文字記云順陵碑作作風廟元春佛像贊證作盤惟盤字無所考疑是應字又云同是月字謂會以同為生誤余謂武氏所作本非與則當時雖避而書之容有隨筆小誤故所傳諸碑字各不同亦不足深論也

春官尚書李思文新書考異曰此又一李思文案竹汀先生見上云殺刺史李思文故云其賢即一人上文言殺誤也然此處亦當云武思文

新舊唐書互證卷九

涇縣趙紹祖撰

后妃傳

新書后妃傳序婕妤美人各九合二十七是代世婦舊書傳序婕妤九人正三品美人九人正四品才人九人正五品

案新書百官志內官下注云婕妤九人正三品美人四人正四品才人五人正五品其人數與此不同太宗文德長孫皇后傳新書父晟字季仕隋為左驍衛將軍舊書隋右驍衛將軍晟之女也通鑑亦稱作

新書考異曰隋書及宰相世系表作季晟

新書從幸九成宮方屬疾會柴紹等急變開帝甲而起后與疾以從

案舊書皇后從幸九成宮在貞觀八年不載此事通鑑於十年長孫皇后崩時附載之云前年從幸九成宮柴紹等中夕告變是八年中實有此事特史不能詳載之莫知其為何事耳

尊周文王爲文皇帝，武王爲康皇帝。

新書考異曰：武后本紀追尊四代祖平王少子武曰睿祖康皇帝，吳氏糾謬但云二說不同，今斷以傳爲誤。

案此一段，與紀並同，惟此一句，自相矛盾，又案下文云：太后祀天南郊，以文王武王士曠與高祖並配，傳似自承其說，不以紀爲然，非偶誤也。

年八十一。

案舊書武后紀云：年八十三。

上官昭容傳：新書西臺侍郎儀之孫，父廷芝，與儀死武后時，舊書與儀同被誅。

新書糾謬曰：案儀廷芝死於麟德元年十二月，不得謂之武后時。

案舊書云與儀同死。

睿宗昭成皇后傳：新書會祖抗，父孝謹，自有傳，舊書將作大匠抗會孫，祖隨，大理卿幸國公，父孝謹，潤州刺史。

新書糾謬曰：抗有傳，孝謹則無之。魏竹汀曰：當云祖隨自有傳，父孝謹，潤州刺史。

案舊書孝謹在外戚傳，新書刪之。舊書不云有傳。

元宗貞順皇后武氏傳：新書趙處妃以十四年卒，妃乃專權，將遂立皇后，御史潘好禮上疏云云。

唐會要載蘇冕駁曰：此表非潘好禮所作，好禮先天元年爲侍御史，開元十二年爲溫州刺史，致仕，表是十四年獻，而云職參憲府，若趙年恐錯，即武惠妃先天元年始年十四，王皇后有寵，未衰，張說又未

爲右丞相，竟未知此表是誰獻之。張說取立后功，國復相。

案舊書不載此事，今考新舊二書潘好禮傳，其先曾爲御史，開元初，爲邠王府長史，遷豫州刺史，徙溫

州別駕，卒，不言復爲御史，蘇氏所駁，不爲無見，第二書皆不言歷官之年，又所官亦不同，不知蘇何所

據。

元宗貴妃楊氏傳：新書開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元宗紀開元二十五年十二月丙午，惠妃武氏薨，差一年。

案新書承舊書而誤也，然舊書貞順皇后武氏傳，以二十五年十二月薨，甚明，此偶誤耳。

新書嶺南節度使張九章。

新書考異曰：案方鎮表，至德元載，始置嶺南節度使，此時似無節度之名。

新書正月望夜，妃家與廣寧主僮爭閨門，鞭撻譏說，主墜馬，主見帝泣，乃詔殺楊氏奴，貶駙馬都尉程昌奇官。

新書糾謬曰：案公主傳乃程昌允也。魏竹汀曰：此宋人誤改，公案杜求仁傳云：爲興復府左長史，徐敬業傳云：匡復府吳氏亦糾之，匡改爲興，亦避諱爾，吳氏宋人可

以意得，而自不避諱，又糾之何也。

肅宗章敬皇后傳：新書肅宗在東宮，宰相李林甫陰構不測，太子內憂，鬚髮斑禿，後入謁，元宗見不悅，因幸其宮，左右無嬪侍，帝愀然謂高力士曰：兒居處乃爾，詔選京兆良家子五人，虞侍太子，力十曰：不如

取掖廷衣冠子，詔可得三人，而後在中生代宗爲嫡皇孫，帝臨深之，孫體羸弱，負母嫌，更取他宮兒以

進，帝視之不樂，母即頭言非是，帝曰：非爾所知，趣取兒來，於是見嫡孫，帝大喜，向日視之曰：福過其父，帝

還頗高力士曰：一日見三天子，樂哉，舊書開元二十三年，元宗幸忠王邸，命高力士選宮人以賜之，而吳

后在籍中，明年生代宗。沈約曰：代宗以開元十四年

新書糾謬曰：李林甫以開元二十年方爲宰相，二十五年太子瑛始廢，二十六年肅宗方爲太子，吳后

傳中所言，虛謬可見。

新書考異曰：此事舊史所無，新史采柳氏舊聞增入，其實無稽之談也。

案舊書開元二十三年，以吳后賜肅宗，明年生代宗，二十八年薨，吳后年十八薨，其年似相合，然

舊代宗紀開元十四年生，大曆十四年崩，年五十四，其年數不誤。新紀亦年五十四，則新舊二書於此傳

皆誤可知，然即使舊傳不誤，而舊紀誤，而開元二十三年，太子瑛未廢，亦祇可如舊傳云：幸忠王邸，不

得如新傳所云：肅宗在東宮也。又考舊德宗本紀：生於天寶元年，劉賓客嘉話錄亦同。見德宗本紀

紀相類，疑柳氏因開元之不善，并二事誤之。則代宗必於開元十四年生，至天寶元年，年十七而生，德

宗無疑矣。新傳年二十八載。

代宗容真沈皇后傳：新書贈后曾祖十衡太保，祖介福太傅，父易直太師，易直子虞太尉，舊書贈太后父

易直太師，易直子庫部員外郎介福贈太傅，介福子德州刺史士衡贈太保，易直第二子祕書少監虞贈

太尉。

沈炳燾曰：易直子乃易直父，介福子乃介福父，新書甚明。

案舊書不云易直子虞而云第二子虞，又下文云：貞元七年，詔外曾祖隋陝令沈琳贈司徒。新書云外是

不以士衡爲曾祖，非偶誤也。元和姓纂世次同新書，而云十衡隋陝令，皆未知孰是。

代宗崔妃。新書附崔氏傳新書：天寶中，帝爲廣平王，時祕書少監崔瑊妻韓國夫人以其女，女皇孫爲妃，

妃生子德，所謂召王者，舊書：元宗選韓國之女，嬪於廣平邸，禮儀甚盛，生召王德。

案新舊二書肅宗諸子傳，並云崔妃生召王德，世系表作邵王德，亦係於肅宗下，是妃爲肅宗之妃，德

乃肅宗之子，而二書后妃傳，乃皆以爲代宗之妃，代宗之子，不知何以謬至於此。

新書 孝節四世孫說 父遇 及天寶時為御史中丞 舊書 父遇

案世系表亦作遇 而新傳獨云遇及恐誤 若以及天寶時為句 語亦未確

新書 監軍王定遠走乾陽樓自投下死 舊書 定遠墮城下 樓而不死 有詔削奪 長流崖州

案通鑑云 為枯槎所傷而死 考異曰 從實錄 余家藏內侍李輔光墓誌云 定遠為亂兵所害 當得其實

新書 世祖四子 長曰澄 次洪 次洪次高祖 舊書 博又傳次序同

新書 考異曰 世系表 代祖四子 長高祖 次梁王澄 次蜀王洪 次漢王洪 與此互異

新書 梁王澄早薨 無嗣

新書 考異曰 世系表 澄子有士衍 世祖三人 又以蜀王第二子博又繼 豈諸子薨絕而後以博又嗣之乎 然澄既有三子 不得云蚤薨矣 博又傳亦不言繼梁王事 蓋表傳之文 多不相應

案舊書博又傳云 澄 洪 並無後 世系表 洪下有巴陵郡王盤陀 舊書又云 洪為鄭王 與世系表言為漢王又異

新書 宗室傳贊云 時天下已定 帝與名臣游瑀等 喟然講封建事 欲與三代比隆 而魏徵 李百藥皆謂不然 百藥稱帝王自有天命 曆數之短長 不緣封建 若乃百藥推天命 乃臆論也

新書 糾謬曰 案贊意蓋短百藥之言 以為臆論 然十一宗諸子贊則曰 曆數短長 自有底止 彼漢七國 晉八王 不得其效 意速禍云 新言也 亦何異於百藥之論歟

案十一宗諸子贊其前似言唐末諸子 雖王而不出閣 與百姓無異 本不與百藥同 下忽接云 然則曆數自有底止云云 遂與百藥之語相似 其用意本不知所在 非獨與此贊相反耳

高祖諸子傳

新書 張氏生元方 舊書同

案此張婕妤好 不舉其官 當是以預建成元吉之事而廢 然二書元方傳皆未明言之

隱太子建成傳 新書 十六年追今贈 舊書 十六年五月 又追贈皇太子

案舊書更有至今祭之等語 說者以為沿唐史臣之辭 而失於不知削也 新書既盡改之矣 而此傳乃有追今贈之文 又非舊書之所有

新書 考異曰 世系表 作平原王瓊

舊書 元勳傳 新書 更以宗室西平王瓊子保定嗣 舊書同

案宗室世系表 定州刺史房作嗣 楚王瓊 出繼智瑒 其父乃西平王善定 祖乃濟南公士都 高祖子

有魯王瓊 變表中 瓊字或龜字之誤 據表士都又有子世武 則傳中世字為士字之誤 至士都為瓊龜

新書 唐書五證 卷九

一四九

之祖 而傳以為父 差一世矣

荆王元景傳 新書 神龍初 復王爵 以孫元遜嗣 舊書 封其孫遜為嗣

案元景之孫不應名元遜 又世系表亦祇名遜 當從舊書

韓王元嘉傳 新書 貞觀九年 更封韓 遷滑州都督 舊書 十年 改封韓王 授滑州都督

新書 糾謬曰 案本紀乃貞觀十年

案新舊二紀皆作十年 徒封 又案荆王元景傳 載世襲刺史 詔 新舊書並云 滑州都督韓王元嘉 蓋自滑州刺史授都督 未嘗遷滑州也

新書 洪上燕公蚤卒

案下又云 壽通音律 歷杭州別駕 與讓俱死 兩行中自相刺謬

鄭王元懿傳 新書 始王勝 貞觀中 徙王 舊書 武德四年 封滕王 貞觀十年 改封鄭王

案新傳本紀 武德四年 無元懿封滕王者 祇有元茂封越王 貞觀十年 祇有滕王元懿封鄭王 而越王元茂之名不復見 且高祖二十二子 新舊傳世系表皆無越王元茂 今案其得封次第 似元懿即元茂 而始封則越非滕也 史失記其改名及徙封滕事耳 互見本紀 武德四年下

新舊唐書互證卷十

涇縣趙紹祖撰

高宗諸子傳

許王素節傳。新書。開元初。詔外繼嗣王者皆歸宗。嗣曹王琰為濟國公。

新書考異曰。曹王明傳。以傑子允為嗣。後改封傑弟備。備薨。復封允。允薨。子戣嗣。中間不應更有琰嗣王爵。

案世系表。琰係价之子。价係傑之弟。備之兄也。恐是備死無後。以价之子琰繼嗣。今因琰與義均事。詔外繼嗣王者皆歸宗。故錄降封濟國公。而復封傑之子允為嗣曹王也。傳於備薨後。漏書琰嗣封及降封二事也。

孝敬皇帝宏傳。新書。命賓客許敬宗。右庶子許圜師。中書侍郎上官儀。中舍人楊思儉等。繕采古今文章。號搖山玉彩。舊書作瑤山玉彩。監本亦作瑤山。

新書糾謬曰。案蘇文志搖山玉彩注云。太子少師許敬宗。司議郎孟利貞。崇賢館學士郭瑜。顧允右史董思恭等撰。其姓名惟許敬宗同外。皆與傳不同。未知孰是。又傳作搖山。志作瑤山。又裴光庭傳。撰橋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

一五七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

一五八

山往則。蘇文志作搖山往則。傳皆從木。志皆從手。未知孰是。案修搖山玉彩。據舊書是龍朔元年事。二年。圜師貶。敬宗為太子少師。麟德元年。儀見殺。書當表上於其後。故姓名不同也。又今汲古閣毛本傳志皆作搖。裴光庭傳亦作搖。皆從手。

新書。義陽宣城二公主。以母故幽掖庭。四十不嫁。

新書糾謬曰。高宗以貞觀二年戊子歲生。而孝敬皇帝以上元二年乙亥歲薨。自戊子至乙亥。高宗纔四十八歲耳。何緣有四十之女乎。

案舊書不載公主之年。新書武后傳云。幾四十不嫁。語病較此為輕。通鑑云。齡三十不嫁。蓋已知新傳之失也。

章懷太子賢傳。新書。年三十四。舊書作三十二。

案上元二年。孝敬薨。新舊書並言年二十四。至文明元年。賢自殺。即光宅元年也。距上元二年凡九年。孝敬年三十三。賢是其弟。安得三十四乎。當以舊書為是。

新書。守義徒封桂陽。舊書。永安郡王。

案世系表亦作永安郡王。與舊書同。

中宗諸子傳

懿德太子重潤傳。新書。中宗失位。太孫府廢。貶庶人。帝復位。封邵王。舊書。中宗避房州。其府坐廢。聖曆中。中宗為皇太子。封為邵王。

案舊書文意明白。新書曰。帝復位。疑於復帝位矣。

新書。大足中。或謂重潤竊議。武后怒。杖殺之。年十九。舊書同。新書糾謬曰。案重潤生。高宗喜甚。乳滿月。赦天下。改元永淳。歲在壬午。大足歲在辛丑。是重潤年二十也。

進王重福傳。新書。遼東郡。舍駙馬裴家。

新書糾謬曰。案駙馬裴巽有二。一尙中宗女宜城公主。一尙睿宗女薛國公主。薛國初嫁王守一。開元十二年。再嫁裴巽。以是言之。則宜城之裴必矣。然則此裴巽者。一時果有兩人邪。或薛國之裴即宜城之裴邪。皆不可知。此亦史氏所當辨析者。

案此裴巽當以重福故獲罪。尙薛國者。自別一人。

節愍太子重俊傳。新書。自率兵趨蒲州。斬關入。索皇后安樂公主上官昭容所在。舊書同。

案新舊二書。上官昭容傳並云。叩蒲州門。索婉兒。婉兒曰。我死。當次索皇后大家矣。以激怒帝。則節愍未嘗索皇后。此傳所云。未免重其罪也。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

一五九

高帝新書無傳。舊書有傳。

新書糾謬曰：重茂之立二十餘日，比於諸王，事亦稍殊。以前史昌邑王、北鄉侯例推之，其平生事迹，宜列於傳，而即位所行，當編之於中宗睿宗之紀。今但記高帝二字，餘皆略而不述，亦不顯其名，使後世覽者莫知高帝為誰，此書法之不可曉者也。

睿宗諸子傳

惠文太子範傳。新書：初王薨，改封衛，舊書同。

案：惠莊太子傳云：初王恆，與衛趙二王同封，範何得先王薨也？考新舊書武后本紀皆無此事。

元宗諸子傳

廢太子瑛傳。新書：瑛子五人，儼、仲、儀、備、備。舊書：六男，儼、仲、儀、備、備、儼。

案：世系表：儀繼奉天皇帝，瑛嗣廢王外，尚有六子，儼、仲、儀、備、儼、儼。新傳無儼、儼二人，舊傳無儼也。世系表：儼傳：考下靖恭太子瑒傳，其子有陳國王儼，宜從表作儼，又穎王敦子亦名仲疑誤。

儀王璿傳。新書：子儀，鍾陵郡，健廣陵，舊書同。

案：世系表：尚有嗣王恆，恆以長子嗣王，傳不宜遺。

義王玢傳。新書：與信王並失薨年。

案：新舊二書代宗本紀：信王瑒以大曆九年十月薨，而傳云失其薨年，誤也。

肅宗諸子傳

越王係傳。新書：至德二載十二月，進王越，與彭登澤，鄭襄杞，召與定同封。

新書考異曰：案肅宗本紀，同封無鄭王，又考衛王儼，鄭王榮兩傳，則鄭王始封，蓋昌郡王，早薨，寶應元年，與儼同追封，非至德中封也。

襄王儼傳。新書：子宜為伊吾郡王，案樂安王。

新書考異曰：案敬宗子執中亦封襄王，其子榮封樂平郡王，兩襄王之子俱名榮，而封號相似，亦可疑也。

新書：宜裔孫熾。

案：舊書不以熾為宜裔，故不附之襄王儼傳，而附之昭宗諸子後也。考新書世系表：伊吾郡王宜下，亦不成嗣，襄王熾，故發氏疑及於兩襄王之子俱名榮而封號相似，蓋疑熾之誤，而其意未申也。

新書：熾即位，改元建貞，舊書作永貞。

案：永貞為順宗建元，熾不應同之，王應麟玉海兩存，恐非是。

德宗諸子傳

度王諱傳。新書：明年領橫海，又徙徐州，以程懷信、張愔為副，舊書：十一年，領橫海節度大使，以程懷信為副，後十六年，領徐州節度大使，以建封子愔為副。

案：舊書此傳語太繁，為稍節之。然如新傳則過簡，不知舊傳之明顯也。

肅王諱傳。新書：禮儀判官李善諫，舊書作李岩。

文敬太子諱傳。新書：見愛於帝，命為子，舊書同。

案：諱為順宗之子，德宗取而子之，以孫為子，而使其與諸父為列，史欲見其非禮，當於順宗諸子傳中記其事，竟入之德宗諸子傳，亦非也。

順宗諸子傳

新書：順宗二十七子，莊憲皇后生憲宗皇帝及節，張昭訓生經，趙昭儀生結，王昭儀生總，約，餘二十王，亡母之氏位，四王早薨，亡官諡，舊書：順宗二十三子，莊憲皇后王氏生憲宗皇帝，王昭儀生鄭王經，趙昭儀生宋王結，王昭儀生鄭王經，新書作總，舊書作結，本紀亦作總。王昭訓生衡王絢，餘十八王不載母氏。

案：新書四王亡官諡，雖云二十七子，所載與舊書同也。又案：舊書憲宗本紀：元和元年八月甲子，鄭王母王昭儀，宋王母趙昭儀，鄭王母張昭訓，衡王母閔昭訓，各以其王並為太妃，此出當時之語，似可依據，然與新舊二傳，互有同異，未知孰是。

憲宗諸子傳

衡王儼傳。新舊書並作衡。

新書糾謬曰：鄭王儼傳，與瓊河發茂，潘衡置七王同封，又穆宗本紀：長慶元年三月，封弟儼衡王，而書為衡誤矣。錢竹汀曰：案文苑英華封語王制：鄭王儼，十五弟，可封衡王，是鄭字誤也。

案：舊書穆宗紀亦作衡王，而傳作衡王，未知孰是。

棣王儼傳。新書：大中六年始王，與彭信二王同封，舊書：棣王儼，大中六年封，彭王儼，大中三年封，信王儼，大中十四年封。

新書糾謬曰：案本紀：大中六年十一月，封弟儼為棣王，三年十一月，封弟儼為彭王，咸通元年七月，封叔恆為信王，紀作恆，傳作恆，必有誤者。

案：大中十四年，即咸通元年也。懿宗於十三年即位，至十四年十一月，始改咸通元年耳。然考舊書懿宗紀：信王不見封年，而棣王彭王皆大中元年二月封，舊傳與新紀合，而與紀自相刺謬，未知孰是，又考通鑑：彭王儼於大中十三年封，不知何據。

案：王慎傳：新書：凡八王，史失其薨年，舊書：案王廣明元年十月薨。

新書糾謬曰：案傳宗本紀：廣明元年八月，案王慎為司徒，是月，慎薨，則是本傳謂史失之者誤也。

新書唐書五 卷十

州時降為縣主。中宗歸為太子時。復封郡主耳。史欲見表異事而牽連入之。吳氏讀傳未明。既以縣主為郡主。遂以復故封為復公主。而因疑神龍以前無帝。此皆讀書不細之故。但傳自不當稱武后為帝以惑人耳目耳。

容宗女代國公主名華。字華婉。下嫁鄭萬鈞。

案孝友傳有鄭潛曜。即萬鈞之子。余家藏代國公主碑。乃萬鈞自撰也。云字花婉。有二子。長曰聰。次曰明。傳皆未載。意者潛曜為明之字而以字行乎。

玉真公主。字持盈。始封崇昌公主。

新書考異曰。本封隆昌。史家避明皇諱道改。

霍國公主下嫁裴虛已。

案惠文太子範傳。虛已坐與範遊徒嶺外。又案安祿山傳。以安祿宗之死。乃取帝近屬自霍國長公主以下百餘人害之。新書既為公主立傳。則皆宜於此詳之。

元宗二十九女。

新書糾謬曰。今案其名數乃有三十人。

案唐會要元宗三十女。

常芬公主下嫁張去奢。

新書糾謬曰。案肅宗張皇后傳。尚公主者乃去奢。非去谷也。

常山公主下嫁薛諱。

新書糾謬曰。案薛稷傳。恆山公主嫁薛諱。唐自穆宗以後始諱恆。明皇帝時未嘗避也。諱諱二字未知孰是。

案錢氏新書考異於宗室世系表恆山隱王承乾下。因吳氏之言而深考之。可謂詳盡。然亦未必中當時史臣之病。今考太宗女下已有常山公主。蓋宋真宗名恆。新書自避宋諱。初不因唐穆宗也。其有諱有不諱者。不能盡一耳。

萬年公主。天寶時為道士。

案通鑑在開元四年。

臨晉公主下嫁郭潛曜。

新書糾謬曰。案孝友傳乃鄭潛曜。郭字誤也。

衛國公主始封建平。下嫁豆盧建。

新書考異曰。唐會要作豆盧建。

案趙明誠金石錄有唐駙馬都尉豆盧建碑。恐會要未足據。後考會要亦作豆盧建。竹

普康公主。蚤薨。成通九年追封。

新書考異曰。元宗二十九女。而自永穆至壽安實三十人。吳氏糾其違舛。今考唐會要載二十八女。史合舉親與與信為一人。又多懷恩。普康壽安三人。予謂公主蚤薨者多矣。獨普康以明皇女而追封於成通之世。殊不近情。考懿宗八女。自有封普康者。乃悟成通九年追封者。自是懿宗之女。史家轉寫重複錯亂。除去普康。則與二十九人合矣。

案成通即懿宗建元。普康果懿宗女。則不得云追封也。考憲宗十八女。中有普康公主。成通追封。或是此人。新書屬之元宗女。誠不近情。然考唐會要。元宗三十女。自有普康公主。錢氏所見本不知何以不同。

萬春公主下嫁楊蘭。

新書糾謬曰。外戚傳。國忠四子。喧。暉。暉。其字皆從日。貴妃傳亦同。今公主傳與世系表皆從月。蓋誤也。

肅宗女肅國公主始封寧國。下嫁鄭異。又嫁薛康衡。

案和政公主傳云。安祿山陷京師。寧國公主方釐居。嘗是鄭異死也。其時肅宗方為太子。寧國必是郡主非公主。二傳皆誤。

部國公主始封延光。下嫁裴徽。又嫁蕭升。升卒。主與彭州司馬李萬亂。而蜀州別駕蕭鼎。澄陽章偉。太子詹事李昇。皆私侍主家。

案舊唐書復傳。章偉作章恪。李昇作李昇。通鑑從舊書作李昇也。然考新書李叔明傳。又與子昇俱兼大夫。下文云。子昇考昇為禁軍將軍。以李泌言遷太子詹事。未為大夫。然則叔明自有子昇。官兼大夫。而昇與昇兄弟。非一人也。亦作昇。

代宗女新都公主。貞元十二年下嫁田華。其禮光順門。五禮由是廢。

案既云其禮光順門。又云五禮由是廢。文意不屬。竟未明言所以。未免疏漏。又案藩鎮傳。田華尚永樂公主。而公主傳。肅代德三帝公主。無封永樂。尚田華者。說互見藩鎮傳下。

又案唐會要。新都降王贊。後降田華。而傳不言降王贊。會要又云。貞元四年二月七日。與傳所云。太常卿董晉奏。今月十日。新都長公主出嫁。行五禮。準舊例。合前一日於光順門行五禮。今奉敕。其日早於光順門。便行册禮。意新書所謂禮廢者。指此。考舊唐書。貞元四年。為太常卿。五年。同中華門下。平章事。當以會要為是。

順宗女西河公主始封武陵郡主。下嫁沈亞。薨成通時。

新書糾謬曰。案郭子儀孫錡傳云。尚西河公主。長慶三年暴卒。太后遣使案問發疾狀。久乃解。初。西河

新書黑闥所署總管崔元逵迎拜延之入不許問請且泣乃進城下元逵饋之方飯車騎諸葛德威勒兵前舊書黑闥所署涇州刺史葛德威出門迎拜延之入城涕泣問請進至城傍德威勒兵執之

案新書本紀亦祇云黑闥將葛德威執黑闥以降不言崔元逵也又案通鑑考異引革命記與新傳略同元逵作元德而云元逵奔突厥似元逵本不與德威同謀實欲納黑闥者新傳敘事殊不明也

徐圓傳新書秦王已被黑闥圍則推迎劉世微盛彥師說曰公迎劉世微亡無日矣通鑑考異曰案實錄彥師奔王薄共殺李海滿三月戊戌王薄死丁未黑闥乃敗彥師在圓明所時黑闥未敗也

案舊書圓明傳不載此事然新舊二書盛彥師傳並云武德六年圓明平彥師得還似不取奔王薄事也未知孰是

新書趙銑傳銑力困計殫以好言自釋於下係虜在廷抗辭不屈僞辨身窮卒以殊死高祖聖矣哉

新書考異曰趙銑不惜生降以全民命其容高祖以旧橫自比蓋道其實耳高祖自慮養虎故剪除之視宋祖之待劉鋹有愧色矣以是爲聖未之前聞

輔公祏傳新書伏威既遣使歸國武德二年詔授公祏淮南道行臺尚書左僕射

案新舊高祖本紀並云二年九月杜伏威降則當云武德二年伏威既遣使歸國其與伏威傳不合已見本紀下又案本紀伏威降上有李子通自稱皇帝沈法興自稱梁王則伏威道公祏擊破李子通雖不能確指其時自在既降之後通鑑在三年十二月後蓋約略之辭步舊本紀三年六月從封王社於二年之前亦非也

新書六年伏威入朝舊書五年伏威將入朝

案舊紀五年七月丁亥吳王伏威來朝通鑑從

新書遂借位國稱宋舊書同

新書考異曰公祏傳不言年號楊文公談苑江南保大中凌泰准得石志案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字合諸儒參驗乃輔公祏反江東時年號然新舊普通通鑑皆不載萬斯同紀元堯考自公祏紀元天明與談苑又異

案輔公祏借位在武德六年八月七年三月即敗亡矣安得有乾德四年之文王氏玉海收乾德天明於輔公祏下亦不言何據

新書公祏復遣將馮亮亮陳當世屯博望山陳正通徐紹宗屯青州山舊書徐紹宗屯青林山通鑑從

案新書闕稜傳青山之戰與陳正通遇是皆林山即當徐之青山新書本傳作青州山誤也

沈法興傳新書投吳郡賊聞人嗣安舊書作聞人遂安通鑑從

張善安傳新書武德六年反輔公祏以爲西南道大行遂掠深州執總管王戎舊書公祏之反也善安亦舉兵相應

案新書高祖本紀善安反在六年三月陷深州在四月而公祏之反則在八月然則善安之反在公祏前新舊二傳之誤可知

梁師都傳新書殺郡丞唐世宗舊書殺郡丞唐宗

案舊書當是避唐諱考世宗即唐休復之祖宰相世表云官洛陽令而梁師都起朔方則表誤可知

新書糾謬曰案世表作真元

新書龍山令高斌廉舊書同

案新書起居注作遼山縣令高斌廉龍山縣後齊所置隋開皇十年改曰晉陽是時無龍山也

新書糾謬曰案起傳未嘗爲麟州刺史亦無告反事且案地理志麟州乃開元十二年始置則是時固未有麟州也

案舊書章靈起傳云武德四年授西麟州刺史考元和郡縣志麟州下云隋於山置西麟州與志新書刪之遂生廷珍之疑然舊傳此下有云四年改錢賜一儲得自錢則事在四年前是亦可疑也又靈起告

寢案訊無狀不聞靈起獲罪又可疑也

劉師立傳新書河西蘇項破丑氏舊書作破刃氏

劉義節傳新書從子思禮少學相人於張愷愷謂思禮歷刺史位至太師舊書思禮少嘗學相術於許州張愷愷相已必至刺史位至太師

新書考異曰案舊書文義謂思禮自相當得太師非愷藏許之也新史改竄失其本旨

樊興傳新書又從李靖擊吐谷渾爲赤水道行軍總管後軍期士多死亡失器仗舊書同

案新書太宗本紀貞觀八年夏吐谷渾寇涼州段志元爲西海道行軍總管樊興爲赤水道行軍總管以伐之十二月李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道彥爲赤水道行軍總管以伐吐谷渾

行軍總管是樊興爲赤水道總管乃與段志元俱非從李靖時也蓋樊興時亦在軍中後期致罪耳其赤水道總管自是道彥非樊興也

李安遠傳新書樹功累封至廣德郡公舊書同

新書考異曰石劉秦王告少林寺教有德廣郡開國公安遠名傳作廣德郡誤

案二書官名封爵之異不可盡舉今以此傳考之李高遵新書陝州刺史李嗣州刺史李嗣州刺史錢九隴新書

云。平南左武衛大將軍潭州都督。樊興。新舊唐書云。封爵國公。後為其公孫武達。新舊唐書云。封爵水縣公。進封東。張長通。新舊唐書云。封爵國公。李孟。新舊唐書云。封爵國公。秦行師。新舊唐書云。封爵國公。苟無關於大。遠甚矣。

新舊唐書互證

案會要同新書。余友端本尾垣曰。易名之典。理無復斥其名者。當從舊書。其言誠有理也。

屈突通傳。新書通不能盡人臣之節。故至此。為本朝差。舊書通不能盡人臣之節。力屈而至。為本朝之辱。以愧相王。

舊書考異曰。六朝以後。丞相封公稱相公。封王稱相王。是時高祖以唐王領大丞相。故有相王之稱。或疑為代王之謬。非也。

案新書起居注。賦稱高祖為相王。

張公謹傳。新書。大索子。沈。大索子。舊書。大索子。沈。

案世系表。排。大索子。沈。大索子。舊書。大索子。沈。後魏書。詔併以其家所著魏書說林入院。經修所闕。則併必大索子也。當以舊書及世系表為是。

秦理傳。新書。與程融金計。因約俱西走。策其馬謝世充曰。自顧不能奉事。請從此辭。舊書。與程融金。吳黑。牛進達等數十騎。西馳百許步。下馬拜世充曰。雖蒙殊禮。不能仰事。請從此辭。

案舊書程知節傳。與秦叔寶馬上掛世充。亦與此傳不合。然新書改作策馬謝世充。語少情味。且牛進達。吳黑闥皆自世充所同來降。事亦不應刪也。

新書高宗永徽六年。遣使致祭名臣。圖形凌煙者。凡七人。徵。士廉。瑒。志元。宏基。世南。叔寶。皆始終著名者也。

案上文詔圖形凌煙者。二十三人。無高士廉名。考舊書長孫无忌傳。貞觀十七年。令圖畫无忌等二十四人於凌煙閣。而據詔書數之。亦祇二十三人。蓋脫士廉一人也。舊書士廉傳。十七年。圖形凌煙閣。此中。無不知同。在數行。又考永徽六年。其時長孫无忌。財運敬德。程知節。唐儉。李勣。五人未卒。張亮。侯君集。以謀反誅杜如晦。房元齡。李靖。榮紹。皆受子累。若河間王孝恭。屈突通。殷開山。長孫順德。張公謹。劉政。會。何以不在致祭之列。亦可疑也。

唐儉傳。新書。字茂系。舊書。字茂約。

趙明誠金石錄。唐儉碑跋曰。字茂約。新史誤也。

案世系表亦作茂約。此當是傳寫之誤。

新書。裔孫次。次子扶。扶弟持。持子彥。彥。

案新書此段。系於儉弟彥後。不知是憲裔或儉裔也。考舊書文苑唐次傳云。國初功臣禮部尚書儉之後。然證之世系表。則皆不然。表云。唐宏三子。瑒。儉。詒。三祖。儉。憲在瑒下。次乃系於詒之下。則其族疎遠甚矣。

段志元傳。新書。齊州臨淄人。舊書同。

新書考異曰。神道碑作鄒平。

新書。神道碑作忠壯。

新書考異曰。舊傳唐會要及神道碑作忠壯。

案世系表亦作忠壯。舊書長孫无忌傳。圖形凌煙閣詔亦曰。褒忠壯公志元。

新書三世孫文昌。

案當云元孫文昌。又考舊書文昌傳。祖德皎。新書世系表作懷紀。未知孰是。

新書南詔襲南安。帝以文昌得蠻夷心。詔使下檄尉。即日解而去。

新書糾謬曰。以本紀及南蠻傳考之。自大和四年至九年。並無南詔寇南安。安得有文昌檄而解去之事。且南安不見屬何郡。疑皆無之。

案新地理志。眉山通遠郡。洪雅。下注云。武德元年。以縣置雙州。五年。省南安入焉。貞觀元年。州廢。開元七年。置雙州。并以獠戶置南安。平鄉二縣。八年。州廢。省二縣。舊志。青神。下云。漢南安縣。然則青神。洪雅。皆有南安之地。史仍其舊名也。又泉州有南安縣。此或非南詔之所及。

劉宏基傳。新書。大業末。從征遼。度後期。且誅。遂與其屬。椎牛犯法。吏。捕。繫。處。舊書。度已後期。當誅。計無所出。遂與同。旅。屠。牛。潛。諷。吏。捕。之。

案舊書之意。似宏基自使潛告。吏得捕繫。而不得至遼也。新書改作吏諷捕。語意不明。

許圍師傳。新書。進戶部尚書。卒。舊書。封平恩縣男。

新書考異曰。唐會要封平恩縣公。

案李愔傳後。凌煙功臣作平恩縣公。新傳滿也。

程知節傳。新書。貞觀中。歷。瀘州。都督。左領軍大將軍。顯慶二年。授。廬山道行軍大總管。以伐。賀。魯。舊書。永徽六年。遷。左衛大將軍。顯慶二年同。

新書糾謬曰。案本紀。永徽六年五月。左屯衛大將軍程知節。為。廬山道行軍大總管。以伐。賀。魯。顯慶二年閏正月。右屯衛將軍。蘇定方。為。伊。麗。道行軍總管。以伐。賀。魯。然則程知節之討。賀。魯。乃永徽六年也。又傳云。左領軍大將軍。而紀云。左屯衛大將軍。亦必有誤。

案新書刪正舊書。當刪去顯慶二年四字。不當刪去永徽六年。遷。左衛大將軍。六字。遂為吳氏所糾。

溫彥博傳。新書。竹孫。尚涼國長公主。

新書糾謬曰。案公主傳。涼國下嫁薛伯陽。非溫彥博也。又荆山公主亦嫁薛伯陽。無乃涼國皆嫁溫彥博。而史誤作伯陽乎。又薛稷傳。伯陽尚仙源公主。仙源即涼國舊封。又似非誤。無乃尚荆山者為溫彥博乎。二者雖不可推。然必有一誤矣。

趙子函石。墨鏡。涼國公主碑。啟云。公主先嫁薛伯陽。後嫁溫彥博。而碑諱不言伯陽。

案唐會要。公主降薛伯陽。後降溫彥博。然唐人不知諱此。觀魏說所撰涼國長公主碑。均敘薛鄭兩家。言之津津。不知此何以諱也。

溫造傳。新書。道遇左補闕李虞。舊書。前作李虞。後作李虞仲。

案新舊二書。李虞仲本傳。並云。虞仲字見之。不單名虞。

新書。溫造博裔孫廷筠。廷筠弟廷皓。

案世系表不載廷筠。廷皓。舊書文苑傳亦不言其為彥博之裔也。

李嗣真傳。新書。武后嘗問嗣真事。對曰。程嬰。并曰。存趙氏孤。古人嘉之。后悟。中宗乃安。

案嗣真所對。全不中理。何足以悟后也。此殆為新史者欲為嗣真立佳傳而造作之。舊傳無此語也。考舊書崔善為。李嗣真皆在方技傳。新書乃與溫大雅等同傳。實屬不倫。至裴知古。舊附方技。尚獻甫。後而新書附之。嗣真。同繫於此。尤非也。

案舊書方技傳云。舊本錄崔善為以下。似唐國史本在方技。當時已有定論矣。

杜伏威傳。新書。下邳賊苗海潮以乘下之。舊書略同。

案新書高祖本紀。苗海潮據永嘉。永嘉屬温州。去下邳甚遠。二者殊不相合。

關凌傳。新書。善用兩刃刀。其長丈名曰拍刀。舊書同。

案新舊書本同。作拍刀。當是關凌以意為之。故史詳其名狀。或改舊書為陌刀。恐非是。

李子和傳。新書。建元。丑平。舊書作正平。

新書。武德元年。獻款。五年。從平劉黑闥有功。十一年。為蔡州刺史。舊書。貞觀元年。賜實封三百戶。十一年。除蔡州刺史。

新書糾謬曰。武德止九年。疑為貞觀十一年。而脫貞觀二字也。

案新書。貞觀元年。二語。而遂誤脫也。

李勣傳。新書。總章二年。辛。年八十六。舊書年七十六。

案新書。勣。勣。其自言云。年八十八。舊書則云。年將八十。似各照應所言。非筆誤也。今考新傳二書。云。隋大業末。勣。勣。從征。為。年十七。而自大業九年。歲次癸酉。天下盜起。至總章二年。歲在己巳。

五十七年耳。以十七增之。祇年七十四。勣之為盜。雖不知確在何年。然安得八十六也。余家藏李勣神道碑。是高宗御書。云。春秋七十有六。可據也。當以舊書為是。

敬業傳。舊書。貞元十七年。吐蕃陷麟州。蕃將徐舍人者。集漢俘呼延州。謂徐延素曰。子本漢五代孫也。案漢字下有闕文。又案新書。刪此於本傳。而載於吐蕃傳曰。我乃司空英公裔孫也。語較明白。然當如舊書。載入本傳。蓋見徐勣子孫。誅夷殆盡。而祀尚未絕也。

張亮傳。新書。亮妻李氏。李私通歌兒。養為子。名慎。亮子顯數諫。舊書。亮前婦子慎。每以養慎。致致諫。

案世系表不載亮子孫。未知孰是。

新書。陳人常德發其謀。帝使馬周案之。亮謂曰。因等畏死見諷耳。舊書。公頴及常證其罪。亮曰。此二人畏死見諷耳。

案常德所發。即程公頴。公孫常之言。而所案者亦此二人也。新書刪去公頴及常一句。竟不知亮所言。因為何人。

劉闢傳。新書。十一年。為夏州都督長史。時突厥遣使。都射設阿史那。摸末。率屬居河南。闢縱反。開離之。顏利果。疑。摸末。懼。來降。顏利果。追。闢。逆。拒。卻。其。衆。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太宗紀。貞觀四年三月。李靖俘突厥顏利果。汗以獻。又突厥傳。八年。顏利果死於京師。今劉闢傳。乃謂十一年。顏利果尚存本國。且考突厥本傳。亦無此事。此可驗其皆虛也。

案新書有因舊書而誤者。此類是也。說見寶靜傳下。

高儉傳。新書。字士廉。舊書同。

新書考異曰。世系表作宗儉。

寶威傳。新書。父熾。在周為上柱國。太宗皇后。其從兄。弟。女也。舊書。威。太穆皇后。從父兄也。

案世系表。寶略五子。與拔。岳。善。熾。岳。二子。熾。毅。太穆皇后。毅之女也。則威當是太穆皇后之從父。二書語意俱未明。

寶抗傳。新書。從秦王平薛舉。功第一。舊書同。

案舊作仁果。二書於仁果事。多誤為舉。

寶靜傳。新書。改夏州都督。突厥遣使。開其部落。都射。所部。薛。孤。尼。等。九。俟。斤。皆。內。附。舊書同。

案劉闢傳。貞觀初。為夏州都督。府司馬。今以此傳思之。必是寶靜為都督時。而劉闢為司馬。其誘降。射。即。是。此。事。舊書。傳。寫。者。失。其。次。而。新。書。遂。誤。治。之。也。

新書。威。從。孫。德。元。

新舊考異曰案世系表威與毅為從兄弟德元為毅之曾孫則威之從曾孫表

房元齡傳新書字喬舊書房喬字元齡

案新書從房元齡碑書之也然世系表云字喬松洪容齋五筆云元齡有二碑其一字喬松

新書進爵邢國公舊書同

案元齡碑作邢國公余前後收得此碑兩本邢字明白可據而考之諸書則皆不然可疑也

杜如晦傳新書諡曰成舊書同

趙明誠金石錄碑跋曰碑所書乃為誠

新書如晦五世孫元穎

新舊考異曰案世系表元穎乃淹之六世孫舊唐書杜審權傳如晦六代孫審權為元穎從子與此傳

合案舊書杜元穎傳亦云萊公如晦裔孫未知孰是

魏徵傳新書帝幸九成宮宮御舍園川宮下僕射李靖侍中王珪繼至更改館宮御以舍靖珪舊書太宗

幸九成宮因有宮女還京懸於漳川縣官舍餘略同

案舊書文意是宮女自九成宮還京而懸於漳川官舍非從幸九成宮而舍於宮下也漳川即園川舊

書地理志云武德三年分隴山縣置園川縣取漳川為名俗語改為園貞觀元年為扶風縣新書貞觀八年改名

宮是九成宮在麟遊縣也新書語不明

新書帝將以衡山公主降其子叔玉舊書同

新舊考異曰公主傳太宗二十一女無封衡山者考于志寧傳云衡山公主既除將下降長孫氏是

衡山停婚魏氏後許嫁長孫氏矣公主傳下嫁長孫氏者有新與新城二公主未審何人初封衡山也

魏蕃傳新書大中十年以平章事領劍南西川節度使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宣宗紀大中十一年二月辛巳魏蕃罷又宰相表云十一年二月蕃為檢校戶部尚書平

章事西川節度使二者不同或者本傳以為十年者誤與

案舊紀蕃罷為西川節度亦在大中十一年新傳沿舊傳而誤也

新舊唐書互證卷十二

涇縣趙紹祖撰

王珪傳新書季父頤舊書同

沈炳震曰案隋書文學傳作頤

案世系表亦作頤而韋靈起傳云師太學博士王頤新舊書竝同未知孰是通鑑作王頤

新書珪孫煥旭舊書長子崇基崇基孫旭

新書糾謬曰案世系表煥旭皆珪曾孫未知孰是

案舊書酷吏王旭傳亦云曾祖珪與世系表同當為是

薛收傳新書元敬隋選部郎選之子與收及族兄德音齊名舊書與收及收族兄德音齊名

案舊傳德音為收族兄當是元敬族叔然編檢世系表無德音名未知孰是

薛稷傳新書道衡曾孫舊書元超從子稷

新舊考異曰據世系表稷乃道衡四世孫

案新書元超子暉舊書元超從子稷下又云時從祖兄暉是稷為道衡曾孫新舊傳同也未知孰是

新舊考異曰：於舊書無傳。此采柳子厚所撰墓志增也。墓志云：乙巳於野。宜遇西人。深目而髯。其得實因。皆韻語也。史改云：乃其得實。遂至失祖。

崔敦禮傳：新書字安上。舊書本名元禮。高祖改名焉。

趙明誠金石錄敘禮碑跋曰：世系表名安上。字敦禮。此碑所書與表合。然舊書及碑皆云：本名元禮。高祖為改名焉。其孫統墓志亦云名敦禮。疑其以字行爾。

楊纂傳：新書附幽州都督。證曰：恭。舊書證曰：敬。

新書考異曰：所會要作敬。宋人避諱。往往改敬為恭。如楊纂、柳亨。疑本證敬而後人追改也。

案舊書楊纂、柳亨傳皆本作敬。

劉德威傳：新書延景終陳州刺史。舊書同。

案新紀：永昌元年十月丁巳。殺陳州刺史劉延景。而新舊傳皆不載此事。未知孰是。

邢文偉傳：新書武后時。累遷鳳閣侍郎兼宏文館學士。載初元年。為內史。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本紀：永昌元年十月丁卯。邢文偉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而傳不書。蓋闕文。

呂才傳：新書：泰莊襄四十八年。始皇帝生。舊書同。

新書考異曰：莊襄當作昭襄。

劉仁軌傳：新書：顯慶五年。伐遼。義府欲斥以罪。使督漕。而船果覆沒。坐免官。白衣隨軍。舊書：五年征遼。令仁軌監統水軍。坐後期免。特令以白衣隨軍自效。

通鑑考異曰：仁軌從軍。乃在百濟。非征遼也。

案通鑑不取征遼之說。然新舊書雖不同。同云征遼。考本紀是年三月。伐百濟。十二月。伐高麗。通鑑既以此事紀之。十二月末。而又不取征遼之說。不知何故。且仁軌立功在百濟。而白衣隨軍即在百濟。史亦未有明文。觀下文。詔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發新羅兵以援仁軌。當是自遼而往百濟也。

新書：信等釋仁願圍。退保任存城。舊書同。

通鑑考異曰：實錄或作任孝城。今從其多者。

案新書百濟傳亦作任孝城。

新書：帝乃以隆為熊津都督。舊書同。

通鑑考異曰：案時劉仁軌檢校熊津都督。豈可復以扶餘隆為之。明年。實錄稱熊津都尉扶餘隆與金法敏盟。今從之。

裴行儉傳：新書：儀鳳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旬誘蕃落以動安西。舊書同。

案高宗本紀：事在調露元年。又此下行儉議云：敬元失律。蕃禮喪元。皆儀鳳三年九月事。則新舊傳之

誤可知。

光廷傳：新書：證曰：克平。特賜諡曰忠憲。舊書：光廷作光庭。證為克。特詔賜諡曰忠獻。

新書考異曰：唐會要及光廷碑。子積墓誌。孫信碑。皆作忠獻。

案裴積墓誌作光庭。新世系表亦作光庭。又案唐會要證為克。與舊傳同。皆無平字。

裴師德傳：新書：證聖中。與王孝傑拒吐蕃於洮州。戰。素羅汗山。敗績。舊書同。

案武后本紀：事在萬歲登封元年三月。即於是月。改元萬歲。通天。在證聖後一年。然則新舊二傳云證聖中。致誤。

新舊唐書互證卷十三

涇縣趙紹祖撰

竇懷貞傳：新書：俄與李日知、郭元振、張說。皆能為左御史大夫。證年。復同中書門下三品。

新書糾謬曰：案睿宗紀：景雲二年。十月甲辰。竇懷貞能。先天元年。正月乙未。左御史大夫。竇懷貞同中書門下三品。則是止三四月耳。非證年也。或曰：史家謂改歲為證年。非謂過一非也。愚曰：惟新書之例不然。案杜元穎傳：謂睿宗即位。不閱歲。至宰相。且程宗以元和十五年閏正月即位。次年長慶元年二月。元穎入相。斯可謂證年矣。而以為不閱歲。又云：甫再非。出為西川節度使。元穎以元年二月為相。至三年十月罷。凡二歲餘八月。而以為甫再非。則此雖改歲而止三四月。又安得遂以為證年哉。

宗楚客傳：新書：詔突厥娑葛為金河郡王。其部闕曷忠節略楚客等能之。娑葛怨。將兵犯邊。舊書：西突厥娑葛與阿史那忠節不和。郭元振請徙忠節於內地。楚客等各納忠節重賂。奏請發兵以討娑葛。不納元振所奏。

案二書所載不合。而新傳與舊突厥傳同。舊傳與新突厥傳同。其敘事皆不盡一故也。

郭山樞傳新書詔編為伎工部尙書張錫為談容娘舞將作大匠宗晉卿為詠脫舞左衛將軍張洽為黃

聖舞給事中李行言歌駕車西河曲徐臣各有所陳皆鄙野

案舊山樞傳有左金吾將軍杜元球誦聲雜門呪中書舍人盧藏用效道士上章二語新傳刪之易為

餘臣各有所陳如以其事鄙野盡刪之但云所陳皆鄙野可也而獨去二人疑有所諱

王璵傳新書方慶六世孫舊書開元末璵抗疏置春壇祀青帝

新書考異曰方慶傳在卷四十一而此乃在卷三十四前後失序

案王方慶傳卒於長安二年至開元二十九年纔四十二年耳而璵能抗疏建議亦當及冠何以爲方

慶六世孫也然考世系表亦是方慶六世孫又考通鑑載璵上疏在開元二十五年溫公考異已疑及

於此

新書乾元三年拜蒲同絳等州節度使俄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舊書乾元三年七月兼蒲州

刺史充蒲同絳等州節度使中書令崔圓罷相乃以璵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沈炳震曰案本紀乾元三年閏四月改元上元乾元三年無七月且璵以乾元元年入相二年三月罷

舊紀新表皆同七月始出爲蒲同絳等州節度使非自蒲州入相也

新舊二書並於王璵傳載黃州刺史左震昭應縣令梁鎮二事

案梁鎮左震皆奇士惜二書不詳其爲何地人左震吾涇縣人左難當五世孫也今黃州地有斬巫碑

唐李肇國史補宋洪邁容齋五筆皆載之而亦不知爲涇縣人

案唐會要證曰烈與舊書同

尙可孤傳新書徙封馮翊王食實戶一百五十下又云封馮翊郡王食實戶二百舊書仍賜實封一百戶

下云封馮翊郡王增邑通前八百戶實封二百戶

案新書徙封馮翊王句衍也舊書較明

裴玢傳新書五世祖糾本王疏勒舊書五代祖疏勒國王

案糾與綽字形相近未知孰是又案新書載裴玢祖則前尉遲勝傳舊書云本于闐王珪之長子此句

不宜刪而新書刪之亦不盡一

王方翼傳新書子珣與兄璵弟緒以文學稱時號三王

案舊書王方翼傳云子珣珣珣王珣傳又作璵珣緒

蘇烈傳新書及分財定方一不取太宗知之

新書糾謬曰案本紀乃顯慶元年九月事今云太宗誤也

王峻傳新書帝親郊追會大禮峻以冰壯請雨會有人告許州刺史王喬謀反辭逮峻詔源乾耀張說雜

訊無狀以黨與貶斬州刺史舊書峻既無反狀乃以遠詔追不到左邊斬州刺史

案既無反狀何黨與之有舊書是也

員半千傳新書刺史大怒囚半千於獄會薛元超持節渡河讓太守出之

案天寶元年改刺史曰太守此高宗時無太守之稱也且上云刺史下云太守亦得文之失檢者考舊

案是年七月己巳始改元景雲。在魏縣蘇州。糾謬之言亦未細耳。

律有功傳。新書會昌中。道謙忠正。舊書未載。

新書考異曰。設法無正字。宋避仁宗嫌名。改貞為正。唐會要所載證正者。皆貞也。有功之證。亦當為忠貞。蓋竹史之時。或改或不改。例不盡一耳。

案唐會要本無證正者。會要王溥所脩。固無緣預避仁宗之嫌名耳。錄有功證。會或疑氏見本有不同也。

蘇味道傳。新書證聖元年。與張錫俱坐繫司刑獄。錫雖下獄。意氣自如。味道獨席地飯蔬。為危備可憐者。武后聞。放錫嶺南。機降味道集州刺史。舊書證聖元年。坐事出為集州刺史。

案舊書但云。坐事出為集州刺史。本不誤。新書張錫傳。但云釋味道。不言出為集州。亦不誤。而此傳以牽連而誤也。新書糾謬於此事反覆千餘言。又為二人歷官表極精核。今摘其要。大意謂證聖元年。張錫未為相。而味道之貶集州。乃與豆盧欽望俱坐李昭德事。至久視元年。錫始為相。長安元年。錫流循州。而味道未嘗貶斥。是錫與味道同下獄在長安元年。錫流而味道未貶也。但吳氏謂此為吳兢劉知幾等之所附會。亦是以臆言之。不知舊書本不誤。未可以新書之誤而追尋前史也。

狄仁傑傳。新書一問即臣。得減死。又后召見仁傑。謂曰。臣反何邪。對曰。不臣。反死吾諫矣。舊書臣皆為承。新書考異曰。臣當為承。

案新書唐臨傳。輒紛訴不臣。李峴傳。妻不臣。仇士良傳。令自臣反。來俊臣傳。楊雙四著即臣。王旭傳。又總髮以石脅臣之。何以屢用臣字。疑宮公別有據也。更考之。

新書今阿史那斛瑟羅皆陰山貴種。舊書無皆字。

新書考異曰。新史似誤以為兩人。

新書聖曆三年卒。舊書是年九月卒。

新書糾謬曰。案本紀聖曆三年五月。改元久視。舊書久視元年九月卒。

新書族孫兼謨。舊書族曾孫兼謨。

案宰相世系表。不載兼謨。舊傳云。兼謨祖郊父邁。世系表亦不載。而新傳刪之。非也。但兼謨既非梁公親族。而新書曰。剛正有祖風。二書又並載文宗之言云。卿梁公之後。何也。

章思謙傳。新書武侯將軍田仁會。舊書同。新書考異曰。仁會傳但云。左武侯中郎將。不云將軍。案仁會傳為中郎將。係貞觀時。至高宗朝。則已為右金吾將軍。又為右衛將軍。然則武侯字誤。非將軍字誤也。

新書。嗣立孫宏景。

案舊書韋宏景傳。祖嗣立。終宜州司戶。父亮。終洋州與道令。考嗣立曾為宰相。其卒也。時為陳州刺史。而舊書乃云。嗣立終宜州司戶。此可疑也。新書附宏景於嗣立傳後。而宰相世系表載嗣立孫無宏景。其子亦無名亮者。此又可疑也。竊意宏景之祖。又一嗣立。非思謙之子嗣立也。新傳以其名同而誤繫之耳。

新書駙馬都尉劉士溘賂權近。擢太僕卿。宏景上還詔書。穆宗使喚其先人昌有功。宏景固執。舊書略同。新書糾謬曰。案劉士溘傳。憲宗曰。昌有功於過。士溘又尚主。詔書宜下。宏景等乃奉詔。此二傳一為穆宗。一為憲宗。一云固執。一云奉詔。又云宏景等。即不知餘人為誰。此皆舛誤之甚者也。

案舊書劉士溘傳。亦云憲宗。考士溘所尚靈安公主。是順宗女。而此傳下云。時蕭儂輔政。蕭儂於長慶元年正月罷相。則憲宗為是也。而舊書附宏景傳。則必非穆宗時。舊書宏景傳云。與給事中薛存慶封還詔書。此則新書之漏。然新書往往往裁減人名。亦非可勝糾者。

李日知傳。新書景龍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轉御史大夫。仍知政事。拜侍中。先天元年。罷為刑部尚書。舊書景雲元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除同。

新書考異曰。睿宗紀。宰相表。日知以景雲元年六月。同中書門下三品。傳謂景龍初者。誤也。傳云平章事。紀表俱作同三品。宰相表又云。景雲二年四月。日知守侍中。其年十月。罷為戶部尚書。傳以為先天二年。又以戶部為刑部。其轉御史大夫。仍知政事。紀表俱不載。

案新書本仍舊書之文。其謂景雲為景龍者。或傳寫校刊之誤。

杜欽傳。新書聖曆元年。復以風聞侍郎。鳳閣直學。平章事。舊書作二年。

案武后本紀及宰相表。皆在神功元年。新書二傳皆誤。

裴炎傳。新書以定策功封永清縣男。舊書封河東縣侯。

劉禪之傳。舊書祖興宗。陳鄱陽王諮議參軍。

案新書刪此句。而世系表亦不載。

魏元同傳。新書狄仁傑督太原運。失米萬斛。將坐誅。元同救免。而河陽令周興未知也。數於朝堂請命。元同曰。明府可去矣。

新書考異曰。此事仁傑傳不載。案本傳不載。而互見他傳。此正是史法。但元同救免下。似有闕文。考通鑑。高宗將擢用興。或以為非清流罷之。而周興未知云云。自另一事。

新書永淳元年。封趙野男。舊書在垂拱三年。

李昭德傳新書果殺鄧汪著石論數千言舊書作鄧汪著石論

案舊書所載章疏新書多刪之而此傳正情鄧汪所言乃備載其事且節取情疏數百言亦是無識正情鄧汪大約皆承嗣三思黨耳舊書載情疏中有陷來張惟侯王等語則其人可知也但云正情上疏鄧汪著石論以贊昭德之專足矣

章見素傳新書是歲十月丙申有星犯昂見素言於帝曰明年正月甲寅祿山其殺乎及祿山死日月皆驗

新書考異曰案肅宗本紀至德二載正月乙卯虜賊其父祿山與所占差一日又祿山傳死於正月朔考至德元載十月辛巳朔日食以此推之次歲正月當為庚戌朔甲寅乙卯乃月之五六日未審誰得其實天文志不載至德元載十月星犯昂事非志有脫漏則見素傳所云傳聞不足信矣

案舊書肅宗本紀至德二載正月庚戌朔又唐會要至德元載十一月二十六日發感與太白同犯昂而新書天文志皆不載見素傳言十月或脫一字也又舊書天文志載肅宗元年時去上元之歲其年建子月癸巳月掩昂司天監韓穎奏是殘寇滅亡之地明年史思明為其子朝義所殺與此事絕相類但史思明於上元二年三月已為朝義所執舊志所載之年其誤甚明故新書刪之而取此事然年月差互史或以傳寫失之究未知孰是也

章慮心傳新書證曰正案新書考異引唐會要章慮心李綱崔善元王方慶李又皆證正今檢會要此數人皆散見貞字下並非在一處不知錢氏所見本何異也正當為貞則錢氏所言甚是說已見徐有功傳下

李渤傳新書父鈞以不能養母廢於世舊書以母喪不時舉流於施州案新書所刪舊書傳中父祖何可勝數此等事既傳聞異辭不書可也

武平一傳新書景龍二年兼修文館直學士上言去歲感入羽林太白再經天案平一所上書不知的在何年考天文志止有景龍三年六月太白晝見四年二月發感犯天街然則志之所漏者多矣

賈至傳新書至德中將軍王去榮殺富平令杜徽詔賈死至諫曰或曰去榮善守陝新下非去榮不可守臣謂不然李光弼守太原程千里守上黨許叔冀守靈昌魯吳守南陽賈守雍邱張巡守睢陽初無去榮未聞賊能下也去榮之罪祖宗所不赦詔可

新書糾謬曰至德元載賈死雍邱二載五月魯吳乘南陽八月許叔冀奔彭城九月安慶緒陷上黨執程千里十月乃得陝諸人或死或失守而賈至為此言深可疑也與見文苑英華

案吳氏所言似有所見而賈至實有此表疑其言諸人之善守不以或死或失因其後而咎其初也余

家貧不能得英華俟見本再考之又此傳云詔可而通鑑曰竟捨之亦不同

新書坐小法貶岳州司馬案舊書糾謬曰肅宗紀云乾元二年三月九節度之師潰於淩水汝州刺史賈至奔於襄鄧至貶岳州坐乘汝州也本傳漏為汝州刺史又失其貶岳州司馬之因但云坐小法而已

白居易傳新書為集賢校理月中召入翰林舊書元和元年授集賢校理二年十一月召入翰林為學士案通鑑同舊書

白敏中傳新書憲宗立召拜司徒門下侍郎平章事舊書無遜字新書考異曰遜字衍

桓彥範傳新書彥範曰主上昔為英王故吾謂諸武使自誅定舊書敬暉傳載此為張東之語敬暉傳新書薛季昶請收諸武暉亦苦諫不從舊書暉與張東之屢陳不可乃止

案五王之見大略相同誅二張而不誅諸武真是捨其大而取其小新書謂暉亦苦諫者未必然舊書得其實耳

新書睿宗時復復官爵證曰肅憲舊書同新書考異曰唐會要元和三年追諡張東之為文貞桓彥範為忠烈敬暉為貞烈崔元暉為文忠袁恕己為貞烈史載桓張袁與會要同惟暉諡肅憲元暉諡文獻為異豈史所載者睿宗所賜乎

案考異所引乃會要雜錄其實會要前復證中已載敬暉諡肅憲崔元暉諡文獻也舊書止載暉一人證新書則彥範傳亦云睿宗即位諡曰忠烈崔張袁三人雖不言何時諡意當統諸此也會要雜錄乃言元和三年中書門下上言五人並未有諡其所引不知何書恐未可據會要雜錄下又載敬暉諡之其者

張東之傳新書姚州本龍朔中武陵王德仁子仁泰置且姚府總管五十七州云云舊書同

新書考異曰案地理志姚州雲南郡武德四年以滇雲南縣地置又云以古滇王國民多姚姓故置姚州都督并置州十二而所載州名實十三並與東之所稱不合舊書高宗本紀麟德元年於昆明之弄棟川置姚州都督與志傳年月又異

案舊書地理志武德四年安撫大使李英以此州內人多姚姓故置姚州管州二十二麟德元年移姚州治於弄棟川東之所言龍朔中即麟德耳當是始置於武德而移置於麟德又奏上於龍朔而詔下於麟德也至州數互異則編廢之州本無常耳

新書長安中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十用之新書糾謬曰案本紀及仁傑傳以聖曆三年九月薨即久視元年也蓋在庚子而長安元年歲在辛丑云長安中必誤也

新書。子恩。潛。恩仕至涇州刺史。潛著佐郎。舊書。又拜其子潛為著作郎。

新書考異曰。世系表。東之子潛。潛子恩。

案舊書東之子無恩。此或表是而傳非。又新書袁高傳。末有元暉曾孫。暉曾孫元膺。末之四世孫。似

知己曾孫德文。惟元膺。袁敬氏世系表。而徐皆不載。然則表之所漏者多矣。

李暉傳。新書。中宗手詔。詰。暉。恐復視事。舊書。手制。暉。諭而不允。尋令復居舊職。

蕭至忠傳。新書。祖。德言。為秘書少監。舊書。德言曾孫。

新書糾謬曰。案世系表。德言乃至忠曾祖。又德言傳。亦謂至忠為曾孫。本傳誤也。

章巨源傳。新書。祖。貞伯。舊書。祖。臣伯。

案世系表亦作臣伯。新傳避諱改耳。

新書。坐李昭德累。貶麟州刺史。舊書。證聖初。出為麟州刺史。

新書糾謬曰。案本紀。天册萬歲元年正月戊子。貶章巨源。鄭州刺史。時無麟州。則紀是而傳非。

案舊本紀作鄭州。新宰相表作鄭州。通鑑亦作鄭州。則鄭州誠是也。考證聖元年九月。改元天册萬歲。

新書本紀。例舉後元以標歲首。舊書證聖初是也。吳氏頗以此等糾新書之失。而自誤焉。何耶。

趙彥昭傳。新書。殿中侍御史郭震勸暴舊惡。舊書同。

案此別一郭震。即勸章安石之郭震也。非郭元振之名。

姚崇傳。新書。聖曆三年。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案本紀宰相表皆在聖曆元年。此傳寫刊刻之誤。

新書證文獻。舊書同。

新書考異曰。案張說撰崇神道碑云。證文貞。其證文獻者。乃崇之父名謨也。史誤。

案唐會要亦云。崇證文獻。然終當以碑為定。

新書。崇三子。彝。奐。奕。合孫合助。

案世系表。助乃彝之曾孫。奕其叔曾祖。合則崇弟元素之曾孫。奕其從祖。

宋璟傳。新書。姚璹遺傳詔令出。舊書。楊再思恐許旨。遺詔令璟出。

新書。二張列卿三品。璹附六品。居下坐。舊書。璹本階六品。

舊書考異曰。案璹時為御史中丞。官正四品。而階止六品。故朝位猶在五品之下。

新書。又遣使實綵絹四百匹。舊書。乃遣使齎絹四百匹賜之。

案舊書。王仁皎。璹與蘇頌同奏。當如著令。新書略去頌名。非是。當如舊書。

新書。十二年。東巡泰山。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本紀在十三年十月。

案新書因舊書而誤。而舊書又傳寫之誤也。

蘇頌傳。新書。文宗大和中。錄傷德。官其四代孫。舊書略同。

新書糾謬曰。世系表不載朔名。

蘇頌傳。新書。乃詔以頌為中書侍郎。帝勞曰。陸象先歿。象微侍郎未嘗補。朕思其人。無易卿者。明日加知

制誥。時李又對掌命。舊書。中書侍郎。朕極重惜。自陸象先歿。朕每思之。無出卿者。時李又為紫微侍郎。

與頌對掌文誥。

案百官志。開元元年。改中書省為紫微省。是中書侍郎即紫微侍郎。二書錯綜言之。易迷人目。然觀舊

書之意。似玄宗思得如陸象先者為紫微侍郎。非象先歿而紫微侍郎遂虛此缺也。新書李又傳。開元初

為侍郎。是李又此時現為紫微侍郎。考本紀。陸象先以景雲二年十月。自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元元

年。罷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是改紫微後。象先未嘗為侍郎。而為中書侍郎。乃在景雲初。新傳云。陸象

先歿。紫微侍郎未嘗補。誤之甚也。又蘇頌以開元四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則為侍郎在前矣。考舊

書陸象先傳。自罷相後。出入歷官甚久。至開元二十四年卒。年七十二。新傳雖載歷官。而謂其官與

書於此。遺官其歿。尤可笑也。唐會要亦云。從蘇頌之言而止。

新書。時詔立靖陵碑。命頌為之詞。辭。帝不納其言。舊書。玄宗從其言而止。

案新書章懷傳。亦云。諫而止。唐會要亦云。從蘇頌之言而止。

新書。環諸子類。說子震。

案世系表。震是環七世孫。今傳云。環子說。說子震。則震是環之孫也。通鑑亦謂震。新書糾謬。謂環相容宗。

至代宗六十餘年。而震為河南尹。不當為七世孫。又震為長安令時。安祿山陷京師。則世系表之誤決

矣。

案通鑑不取二書云。張均流嶺表。張均來市。舊唐書。張均自盡。未知孰是。新書張說傳贊。又闕封禪發明典章。

案封禪之議。說之議且不及源乾曜。贊何以譽及是與。亦異於古通人之論矣。魏知古傳。新書。由黃門監改紫微令。與姚元崇不協。舊書。尋改紫微令。姚崇深忌憚之。

案本紀及宰相表。無改紫微令事。舊書考異以爲紫微令姚崇所官。尋改二字衍也。此新書沿舊書之誤。

盧懷慎傳。新書。既廢疾。宋璟。盧從願候之。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於勤。將有儉人乘閒而進矣。公第志之。

案懷慎卒於開元四年。正元宗初政勤治之時。遂云享國久而料其後。必不然矣。事疑不實。李元絃傳。新書。曾祖榮。諡曰明。舊書同。

案唐會要作胡。諡法。保民者艾曰胡。胡年壽考曰胡。榮善撫循。年八十餘卒。作胡是也。杜遂傳。新書。守邊四年。舊書。遂在安西四年。

案通鑑開元十二年爲安西副都護。十四年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前後三年。新書。太常監曰貞肅。劉同昇等以進行忠孝。設有未盡。博士裴德謂遂以墨髮受命安西。不得盡孝。其子列訴帝。更赦有司考定。卒諡貞孝。舊書略同。

案唐會要云。竟諡曰貞肅。與二傳不同。張九齡傳。新書。杖子諒於朝堂。流瀘州。死於道。舊書。令於朝決殺。

通鑑考異曰。舊牛仙客傳亦云。配流瀘州。行至藍田而死。柳宗元周君墓碣。公爲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於堀下。

案新書玄宗本紀云。殺監察御史周子諒。與此傳互異。二書紀事。皆未盡一。新書。九齡弟九皋。其仲孫仲方。舊書同。

案舊書仲方傳則曰。祖九皋。父抗。新書世系表作祖九皋。父抗。則此傳云。曾孫者皆誤也。韓休傳。新書。父大智。其兄大敏。舊書。伯父大敏。

新書糾謬曰。案世系表。大敏則大智之弟。新書。休子浩。坐籍王儲家。資有隱入。流循州。舊書作有所容隱。

案容隱爲寬縱不盡之意。而隱入則隱之入己。浩以宰相子。能死節。非隱入之人也。一字改易。人品懸絕。不可不爲正之。

韓皋傳。新書。則鼓琴至止息曰。美哉。稽康之爲是曲。其當晉魏之際乎。王陵。毋丘檢。文欽。諸爲。嚴爲揚。

新舊唐書互證卷十四

涇縣趙紹祖撰

發虎傳。新書。朔方軍大使王唆。誅河曲降虜阿不思也。舊書略同。

案王唆傳。新書。並云。所誅乃跌跌都及僕固都督勺磨等。八年。至阿不思之誅。乃爲程千里所執。十三載。此傳並與。

新書。中書舍人陸堅。舊書作徐堅。案新書下文云。陸生之言。舊書下文云。徐子之言。似各有所據。非傳寫誤也。通鑑同新書。

張均傳。新書。希烈能而均爲刑部尚書。坐均貶建安太守。均傳。國忠惡之。及希烈能。薦章見棄代之。均始。怨上天寶十三載。祿山入朝云云。舊書略同。

沈炳凝曰。案天寶十三載三月。均貶盧溪郡司馬。八月。章見素入相。則見素相時。均已就貶。案沈氏所據。是舊書元宗本紀。祿山入朝。均以漏國忠語而兄弟俱貶。新舊二傳敘事皆顛倒。此事溫。

公通鑑考異已言之。新書。均免死流合浦。均死賊中。舊書同。

州都督成有與復之謀皆為司馬懿父子所殺康以揚州故廣陵地陵等皆魏大臣故名其曲曰廣陵散
晉魏散亡自廣陵始舊唐同

新書考異曰魏揚州治壽春與廣陵無豫案既不考而為此言新舊二史乃探其語入傳其矣史家之
無學也王凌刊本皆作王陵亦誤

案李善文選注云廣陵散不知所起劉濟琴議杜夔妙於廣陵散藉中散就其子猛求得此聲然則廣
陵散非稽康所作也

韓滉傳新書江淮七監錢輸京師工用運轉每緡度二千是本倍於子舊書略同

案韓滉傳元琇發江東鹽監錢四十萬緡入關滉給奉運錢奉費萬致千帝責謂琇曰千錢其重
與斗米均費三百可致史頗右琇而責滉專竊疑費萬致千滉之言誠過而證以此傳則費三百之言
亦不合此傳云每緡度二千是本倍於子去運費三百是以一千七百得一千也在江淮本監其失利
已如此又可運而輸之京師邪史所言殆皆不實

張延賞傳新書先是尚結贊請和晟奏戎狄無信滉亦奏調軍食時邊無儲和帝疑將帥邀功生事會滉
卒延賞揣帝意遂罷晟兵而拜晟太尉是夏吐蕃背約劫渾城故事册拜三公中書令讀册侍中贊禮或
關則宰相攝事晟嘗拜而延賞薄其禮用尚書崔漢衡劉滋代攝時議遣劉元佐復河湟延賞因建言官
繁費廣宜并省其員收糧實壯士帝許之元佐辭面討延賞更用李抱真抱真怨延賞奪兵不肯行舊
書略同

案此傳據敘此數事最無倫次新書當是沿舊書而誤也考韓滉傳云帝善其言而此言帝疑邀功生
事一也滉傳首因訪元佐元佐請行會滉病甚延賞減官元佐因稱疾滉尋卒而此言延賞減官元佐
辭面討在滉卒之後二也且延賞揣帝意罷晟兵者欲與吐蕃和也乃建言減官實戰士遣元佐西討
元佐辭更用李抱真則與和意全不相符三也李晟册太尉嘗拜自在劫盟之後則崔
漢衡已為吐蕃所虜不得攝事四也意帝初善滉言故元佐請行後見帝入延賞之言罷晟兵亦揣知
帝意在和故辭不行而減官則另一事非為復河湟起見而史夾敘之故不明也此數事皆在平涼
劫盟之前史謂元佐抱真之不行因憤延賞罷晟武臣解體或亦有此意其實時已一意講和元佐等
自不必行耳余友端木星垣曰是夏吐蕃背約乃終言之此未為大失若延賞減官之請蓋欲以乘怒
之難犯製元佐諸人之肘故元佐等不肯行此誠官正欲以激和議之成若兵不出而官竟減則德宗
之動於利或延賞初心所不到也其論自深策錄之以俟論者之採擇焉

新書專屬以吏事而以軍食委李泌刑法委柳渾渾時以為任職舊書時延賞病其李泌初為相
案泌以貞元三年六月相七月延賞薨八月柳渾罷新傳專屬延賞以吏事三語本德宗與李

泌所言而泌以為非是此一時談論所及非有實事而新史誤據而斷之也當以通鑑所載為是
許崇先傳新書常州義興人曾祖緒武德時以佐命功歷左散騎常侍封真定公

新書考異曰許世緒也彼傳云并州人而此傳云常州世緒官散騎常侍彼傳亦不載以史例言之當
云曾祖緒自有傳

新書命高力士賜詩帝親書
案當云帝親書詩命高力士賜之語意方明

裴守真傳新書曾孫行立
案世系表行立乃守真六世孫

新書羅卿巨卿別有傳舊書巨卿衛尉卿羅卿別有傳
新書糾謬曰羅卿守真之子而羅卿傳居五十二卷守真傳居五十四卷次序如此於羅卿乃未安與
又羅卿有傳而巨卿則無傳

案舊書不誤新書脫去衛尉卿三字耳又裴守真舊書在孝友傳新書移入列傳故次序失檢
裴行立傳新書以軍勞累授沁州刺史

新書糾謬曰裴行立即李錡甥也其授沁州刺史以平錡功也今本傳但云軍勞殊不盡其事也又李
錡傳云擢行立沁州刺史案地理志沁州本昌州武德五年更名唐州天祐三年朱全忠徙治泌陽更
名然則天祐三年方有泌州之名是此言沁州者是而晉沁州者非也

新書徒桂管觀察使黃家洞賊叛行立討平之
案西原蠻傳載行立妄奏斬獲二萬囚天子嘗管二道殺傷疾疫死者十八以上並未言其討平則此
傳所言涉於虛妄

崔沔傳新書後周隴州刺史士約四世孫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世系表無士約而沔乃後周大將軍說之四世孫也

案北史崔說傳本名士約賜姓宇文氏并賜名說焉後周書作崔說餘並同說與說未知孰是
裴尚傳新書稍遷京兆少尹以父名不拜

案世系表尚父名京而新書不載父京則語意不明

宗室宰相傳
案新書於列傳中特立蕃將宗室宰相二名橫互其間終非史法但以類相從彙而敘之可也況宗室
之相不盡入在列傳如李林甫在舊唐書而蕃將之別傳者尤多乎

李峴傳新書吳王恪孫也舊書同

新書考異曰宗室傳恪子琨。琨子琨。世系表亦同。則琨乃恪之曾孫。
 新書楊國忠使客籍昂。何益。安祿山。風氣兆捕其節。得安。李方來等與。祿山反狀。經殺之。祿山怒。上書自言。帝懼。變。出。琨。為。峽。陵。太守。舊書。天寶十三載。連。南。六十餘日。宰相。楊。國。忠。惡。其。不。附。己。以。兩。災。歸。咎。京。兆。尹。乃。出。為。長。沙。太。守。

案通鑑同舊書。明皇至祿山。反時。尚未悟。不應十三載。已懼其變也。疑舊書為是。

新書。鳳。翔。七。馬。坊。押。官。盜。掠。人。天。興。令。謝。夷。甫。殺。之。輔。國。諷。其。妻。使。訴。杜。詔。監。察。御史。孫。鑿。鞠。之。直。夷。甫。其。妻。又。訴。詔。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暉。大。理。卿。權。獻。為。三。司。訊。之。無。異。辭。妻。不。臣。輔。國。助。之。乃。令。侍。御。史。毛。若。虛。覆。按。若。虛。委。罪。夷。甫。言。御。史。用法。不。端。伯。陽。怒。欲。質。讓。若。虛。馳。入。自。歸。帝。帝。問。若。虛。虛。中。頃。伯。陽。等。至。勅。若。虛。傳。中。人。失。有。罪。帝。怒。叱。之。貶。伯。陽。高。要。尉。權。獻。杜。陽。尉。送。李。暉。嶺。南。流。遷。播。州。舊。書。若。虛。歸。罪。於。夷。甫。又。言。伯。陽。等。有。情。不。能。質。定。刑。獄。上。怒。貶。伯。陽。端。州。高。要。尉。權。獻。柳。州。桂。陽。尉。餘。略。同。新。書。糾。謬。曰。峴。傳。云。天。興。令。而。毛。若。虛。傳。以。為。尉。峴。傳。云。中。丞。刑。部。大。理。為。三。司。而。若。虛。傳。詔。中。丞。崔。伯。陽。與。三。司。參。訊。則。中。丞。之。外。自。有。三。司。與。峴。傳。云。直。夷。甫。無。異。辭。而。若。虛。傳。云。獄。久。不。具。峴。傳。云。崔。伯。陽。高。要。尉。權。獻。杜。陽。尉。云。云。而。若。虛。傳。云。官。屬。悉。貶。嶺。外。並。不。同。

案舊書較明。新傳官御史用法不端。御史下當增中丞二字。又杜陽尉乃桂陽尉之譌。吳氏不知。故疑若虛傳官屬悉貶嶺外之不同也。又考新百官志。刑部下云。凡物大獄。以尚書侍郎與御史中丞大理卿為三司。而御史臺下又云。三司謂御史大夫中書門下也。案刑法志云。永徽以後。武氏得志。而刑臺。當時。則御史臺所云三。其說不同。舊職官志。御史臺下云。凡天下之人。有稱冤而無告者。與三司訊之。又云。凡三司理事。又云。若三司所案。而非其長官。似刑部御史臺大理寺。尉官皆得為三司。故御史大夫中丞。雖身在三司之列。而得云與三司參訊也。

李石傳。新書。弟。福。拜。劍。南。西。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蠻。戰。敗。績。貶。斬。王。傳。分。司。東。都。

案新舊唐宗紀。皆不言與蠻戰事。南詔傳亦無之。當是此傳誤耳。新書糾謬反據此以譏南詔傳失實。過矣。福。貶。斬。王。傳。自。以。辱。憤。使。故。非。因。戰。也。

李回傳。新書。新。興。王。德。良。六。世。孫。舊。書。父。如。仙。

新書考異曰。案宗室傳。稱長樂郡王幼良六世孫。而宗室世系表以回為長平郡王叔良六世孫。與二傳俱異。考舊史回傳。父名如仙。據表如仙為叔良五世孫。則回出自叔良之後信矣。

新書。徒。撫。州。長。史。卒。大。中。九。年。詔。復。湖。南。觀。察。使。附。刑。部。尚。書。舊。書。入。朝。為。兵。部。尚。書。復。出。為。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卒。附。刑。部。尚。書。舊。書。同。

案唐會要。附刑部。證文。證與舊書同。

新書宗室宰相傳贊曰。唐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林甫。蓋。誤。幾。亡。天下。李。程。和。柔。在。位。無。所。發明。其餘。以。材。稱。職。贊。賢。宰。相。

案傳中宰相七人。林甫。宗。閔。不。與。贊。舉。林。甫。之。蓋。蓋。白。明。其。所。以。不。與。之。故。而。不。舉。宗。閔。反。讓。入。在。傳。中。之。李。程。殊。未。知。其。命。意。所。在。

劉子元傳。新書。名。知。幾。以。玄。宗。諱。嫌。故。以。字。行。

新書考異曰。案列傳名字下例。皆某州縣人。其無考者。傳首亦言之。如衛伯玉。宋中錫。高銑。傳云。史失其何所人。鄭嘉。傳云。亡鄉。里。世。系。是。也。而。劉。知。幾。元。結。韓。全。讓。劉。栢。楚。章。裴。微。李。朔。王。瑤。裴。坦。鄭。繁。孫。儼。蕭。穎。士。柳。弁。皇。甫。冉。諸。人。傳。皆。闕。之。結。傳。載。自。釋。一。篇。述。族。望。鄉。里。甚。詳。不。書。可。也。知。幾。傳。敘。其。撰。家。史。云。云。不。書。亦。可。也。若。全。讓。諸。人。鄉。里。既。無。可。考。當。依。衛。伯。玉。諸。傳。之。例。方。合。史。法。

新書。別。撰。劉。氏。家。史。及。譜。考。上。推。漢。為。陸。終。苗。裔。非。堯。後。彭。城。蓋。亭。里。諸。劉。出。楚。孝。王。賢。曾。孫。居。巢。侯。殷。不。承。元。王。舊。書。略。同。

案世系表。雖依知幾出楚孝王後。而漢為堯後。不能易也。蓋知幾之譜。當時諸劉亦不肯盡遵耳。

章述傳。新書。祕。書。監。馬。懷。素。奏。述。與。諸。儒。即。祕。書。七。志。五。年。而。成。舊。書。同。於。祕。閣。詳。錄。四。部。書。懷。素。尋。卒。行。沖。代。領。其。事。五。年。而。成。其。總。目。二。百。卷。

案新舊文志。史部目錄類。有羣書四錄二百卷。元行沖所上。即是書也。新傳云。續七志。舊傳云。詳錄四部書。語俱未明。

蔣父傳。新書。貞。元。九。年。擢。右。拾。遺。史。館。修。撰。張。孝。忠。子。茂。宗。尚。義。章。公。主。母。亡。遺。言。丐。成。禮。帝。念。孝。忠。功。即日召為左衛將軍。許主下降。又上疏以為墨纓禮本緣金革。未有奪喪尚主者。帝令中使者諭茂宗之母之請。又意殊堅。帝曰。卿所言古禮也。舊書。十三年。以故河中節度使張茂昭之弟茂宗尚義章公主。茂宗方居母喪。有詔起復。蔣。將。軍。成。禮。又。上。疏。云。云。上。令。中。使。宣。諭。又。拜。疏。辭。逾。激。切。德。宗。於。延。英。特。召。入。對。云。云。

案新書刪去舊書延英入對一語。則帝謂所言者古禮。竟不知對誰言之。此過簡而不明也。貞元十三年。茂昭正節度河東。舊書不應加一故字。當云以故河東節度使張孝忠之子茂宗尚主。

新書糾謬曰。案張孝忠傳云。貞元二年。河北蝗。明年。詔。其。子。茂。宗。尚。義。章。公。主。孝。忠。遺。妻。入。朝。執。親。迎。禮。賞。甚。厚。然。則。既。云。入。朝。則。其。母。尚。在。今。云。母。亡。遺。言。丐。成。禮。則。是。入。朝。者。孝。忠。之。後。妻。而。茂。宗。之後。母。乎。且。觀。此。傳。所。敘。似。孝。忠。之。妻。將。亡。而。有。遺。言。故。德。宗。從。之。而。孝。忠。已。娶。後。妻。可。乎。朝。廷。亦。以。妻。待。之。禮。與。史。官。亦。以。妻。書。之。可。與。凡。此。者。未。免。後。人。之。感。也。故。德。宗。曰。張。孝。忠。遺。妻。入。朝。為。子。親。迎。卒。於。京。笑。可。

新書唐書五選 卷十四

案新書敘事實未明。吳氏所疑。不為無因。但其失在硬執此事在貞元三年。故又有糾蔣又傳失序一條。謂其序此事於九年之後。而不知此事實在十三年也。乃盧氏又以臆見議之。謂孝忠之妻。因親迎卒於京師。則亦誤認此事果在三年。其失與吳氏均。考新舊二書張孝忠傳並云。貞元三年。孝忠遣妻入朝。親迎禮未嘗言及成禮之事。舊書茂宗傳。貞元三年。許尚公主。以公主幼待年。十三。下脫年。茂宗母亡。遣妻請終。德宗念茂昭之勳云云。是許尚者三年而成禮者。十三年也。此傳舊書明云。十三年。新書亦敘於九年之後。溫公通鑑亦云。但十三年。孝忠已卒。而茂昭未卒。舊書不應言故河中節度使茂昭。茂宗傳又不應言念茂昭之勳。皆為孝忠之誤。而新書此傳言帝念孝忠功者是也。惟三年許尚公主。故孝忠遣妻入朝。親迎禮。而公主待年。但賞甚厚。至七年。孝忠已卒。十三年。孝忠之妻又將亡。而有遺表。故帝念孝忠之功。而許其即日成禮也。新書刪去公主待年之事。又不詳載年月。致使情事不明。親者又不能取二書諸傳而對核之。以致各獻所疑。互相譏誣。令故不嫌辭費如此。以明其事也。

新書。其若錡昆弟。其父若幽死社稷。今以錡連坐。不可。

新書考異曰。李錡父名國貞。此云若幽者。考舊書肅宗紀。上元二年。殿中監李若幽賜名國貞。新書失載賜名一節。此語遂難曉矣。

案蔣又此對。本當舉其後名。不當言若幽也。

柳冕傳。新書。昭德王皇后崩。冕與張薦議。皇太子宜依晉魏卒哭除服。左補闕穆質請依禮非而除。冕議見用。舊書。及董晉為太常卿。德宗謂之曰。皇太子所行周服。非朕本意。有諫官橫論之。今熟計之。即禮官請用晉魏故事。斯甚折衷。

案新書冕請依晉魏議見用。而舊書載德宗之言如此。似當時所用者。非冕議也。蓋冕始欲卒哭而除。而穆質執古禮。其論為正。會宰相以卒哭而除。尙嫌其不可。縱服侍膳。冕乃酌為三十日。公除。照慘朝。觀歸至本院。依舊儀。仍行非服。其議見用也。始冕意以冕等。舊書頗詳。新書未免刪節太甚。

沈傳師傳。新書。出為湖南觀察使。方傳師與修憲宗實錄未成。監脩杜元穎因建言。張說。令狐頊在外官。論次國書。今案。殘缺請付傳師。即官下成之詔可。

案國史豈可在外論次。考吳兢傳。時張說罷宰相。在家修史。大臣奏國史不容在外。詔兢等赴館撰錄。而杜元穎乃援張說在外。以為例。當時無建言正之者。新史並載其事於一卷之內。而亦漫無所是非。何邪。

郭知運傳。新書。開元二十三年。英傑戰死。舊書在二十一年。案玄宗本紀。事在二十一年。

宇文融傳。新書。詔流於巖州。道廣州。遲延不行。為都督耿仁忠所讓。惶恐上道。卒。舊書。配流巖州。地既瘴毒。憂鬱發疾。遂詣廣府。將停柩未還。都督耿仁忠謂融云云。融遂還。卒於路。

案新書下載。離子。將徒步。號泣省父。使者憐之。以車共載。達於巖州。融當是已至巖州。而復詣廣府也。舊書為是。

韋堅傳。新書。每舟署某郡。以所產暴陳其上。若廣陵則錦銅器官端綾綺。舊書。若廣陵郡船。即錦銅器海味。丹陽郡船。即京口綾衫段。晉陵郡船。即折造官端綾綺云云。

案舊書載三郡所產。新書并入廣陵一郡中。不知何故。若欲語簡。則但云以所產暴陳其上。其下並刪去之亦可矣。此於史無足道。然既欲記之。非徒見堅之阿玄宗之奢。或亦以附見各郡土物所宜。豈可任意如此邪。其餘諸郡所載。亦有不同。不必枚舉。

新書。先是人間唱得體。紀部歌。舊書。戲唱歌詞。得丁。體。紀部也。紀。得體耶。案。本非體字。俗以為體耳。舊書特音出之。或當時相傳此歌如此。新書竟改作體字。非是。此於事愈無足道。而史自不當如此。

楊慎矜傳。新書。父除禮。舊書。景雲中。以名犯玄宗上字。改名崇禮。

案。世系表作崇禮。新傳刪去易名事。吳氏糾之。

新書。賜慎矜。預死。舊書。預決六十。長流嶺南。臨封郡。

案。通鑑同舊書。

新書。道御史顏真卿。地洛陽。決獄。慎名聞。兄死。皆哭。既讀詔。極哭云云。又慎名請作書與姊。遂縊。手指天而絕。舊書。真卿送救東京。慎名請作書與姊云云。平刑。斷救至大理。慎餘合掌指天而縊云云。

案。新書似并而言之。疑有漏誤。當從舊書。

王鉞傳。新書。上。瀧任。饒亞林。市。然。饒。畏。林。市。謹。事。之。舊。書。雖。晉。公。林。市。亦。畏。避。之。

案。通鑑。兩。存。其。語。蓋。小。人。之。情。不。可。測。其。互。相。結。即。互。相。畏。固。也。近。有。譏。此。不。符。者。不。得。其。情。者。也。

李光弼傳。新書。周。榮。徐。瑒。玉。李。泰。授。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史。思。明。傳。云。時。周。贊。以。後。軍。屯。福。昌。略。悅。惡。其。武。乃。殺。贊。贊。既。為。光。弼。所。擒。何。緣。後。從。思。明。而。為。略。悅。所。殺。與。贊。雖。不。同。實。一。人。

案。舊。書。思。明。傳。云。朝。義。兵。迴。贊。來。迎。遂。殺。贊。或。者。別。一。人。吳。氏。謂。贊。一。人。亦。未。有。確。據。惟。舊。書。下。拔。懷。州。又。云。生。擒。安。太。清。周。贊。楊。希。文。等。則。必。有。一。誤。矣。

新書。王師乘城。擒安太清。楊希文。送之京師。舊書。生擒安太清。周榮。楊希文。等。獻於闕下。案。新。書。於。此。處。刪。去。周。榮。已。悟。舊。書。之。失。又。案。房。瑄。傳。有。楊。希。文。降。賊。希。希。文。二。傳。不。同。或。者。希。文。

爲是。

新書糾謬曰。案史思明傳云。光弼攻之。太清降。許都昭傳亦云。降安太清。侯仲莊傳云。禽安太清。或言降。或言禽。未知孰是。

新書朝恩忌光弼切骨。而程元振尤疾之。二人用事。日謀有以中傷者。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遲延不奉行。及帝幸陝。納倚以爲重云云。舊書廣德初。吐蕃入寇京畿。代宗詔徵天下兵。光弼與程元振不協。遲延不至。十月。西戎犯京師。代宗幸陝云云。又及懼朝恩之害。不敢入朝。田神功等皆不稟命。遂愧恥成疾云云。新書傳亦云。爲遲延。而神功等皆不稟命。

案二書敘事皆未明白。遂使光弼蒙冤。今考廣德初。並無吐蕃入寇徵兵之事。至七月。吐蕃陷隴右諸州。自十月以前。邊將告急文書。程元振皆不以聞。十月始聞之。而即幸陝。徵兵亦即在是時。程元振傳。十月朔召諸道。不得云光弼遲延不行。及帝幸陝也。十月丙子。如陝。癸巳。吐蕃遁。中間僅半月耳。新書吐蕃。居城十日。光弼之師。自不能至。舊地理志。徐州在京師東二千六百里。惟代宗遠長安。拜東都留守。光弼以久須詔書不至。歸徐州收租賦爲解。此一事。光弼不能無罪。然既曰歸徐州。則必出師。至中途聞賊退而返。可知也。既五里程。且久須詔書不至。其語不可解。恐史不得其情。以臆言之。方光弼赴臨淮時。昇疾而行。是其疾已久。當是以病還。不得赴留守之命。蓋至明年七月。而光弼卒矣。又田神功是時爲汴宋八州觀察使。治汴州。光弼雖爲河南副元帥。而神功自不在麾下。況自十二月至六月。亦未有他事。故而命之不行者。亦不得云神功等皆不稟命。愧恥成疾也。即魚朝恩實應後常鎮陝。廣德元年十月。駕至華州。朝恩方自陝來迎。而元振未幾貶矣。二人用事。日謀中傷。其語亦不實。或者此後朝恩因光弼不赴東都之命。遂有證辭。故其弟光進章禁兵。出爲滑北。朝恩節度使。通鑑云。光弼歸徐州。上迎其母。遣云出爲節度使。其母。而史臣既深惜光弼。又痛恨元振。魚朝恩。遂不暇審其事。而爲此言。反使光弼蒙不解之冤。也不可歎乎。

烏承玳傳。新書廣德密遣阿史那承慶。安守忠。就督事。承玳勸思明束身本朝。滿洗前汗。思明善之。斬承慶等。奉表總命。

案史思明傳。所斬者承慶。同來之安守忠。李立節。又後帝使烏承恩。圖思明。思明執承恩。探其懷。得賜阿史那承慶鐵券。舊書思明傳略同。是承慶此時未斬也。

新舊唐書互證卷十五

郭子儀傳。新書。僕固懷恩屯汾州。陰召回紇吐蕃寇河西。殘涇州。犯奉天武功。至天子跳幸陝云云。舊書。僕固懷恩阻兵于汾州。引回紇吐蕃之衆。入寇河西。明年十月。吐蕃陷涇州云云。涇縣趙紹祖撰。

案舊書敘事不明。而新書因之。致懷恩所結者回紇也。其時並未與吐蕃相結。且懷恩平史朝義。在廣德元年正月。吐蕃陷涇州。即是在是年十月。而去年至今。回紇方助朝恩。同平史朝義。安得云引回紇吐蕃之衆。入寇河西。明年十月。吐蕃陷涇州乎。此舊書之謬也。新書不能是正。又從而甚之。乃云陰召回紇吐蕃之衆。寇河西。殘涇州。犯奉天武功云云。殊不知此皆吐蕃事。回紇並不與。何得便以此爲懷恩之罪乎。且是時懷恩雖有叛心。而尚無叛事。故顏真卿于代宗幸陝時。請詔懷恩勤王。二書既載其事。懷恩傳矣。若如此傳所云。則吐蕃之兵。即懷恩所召。而真卿何以爲此言乎。意者真卿之請代宗不許。其時或有阻之者。造爲此謫。而史臣誤書之。然并回紇吐蕃於此事而言之。則作史者亦未免幽非太甚矣。又二書於馬璘傳。敘述此事。其誤亦同。

新書封曜子錄。暗子錄各百戶云。

案新德宗紀貞元十七年七月吐蕃陷麟州刺史郭鋒死之吐蕃傳蕃將徐舍人者語俘僧延素曰知郭使君勳臣家欲安全之不幸死亂兵傳吐蕃傳略同則麟州刺史郭鋒即暉之子也而傳無一語及其官與其死於王事可乎世系表載鋒之官僅曰光祿少卿愈足惑人云

李嗣業傳新書馬靈督爲節度舊書節度使馬靈督

案馬靈督即高仙芝傳夫靈督也史當分明其辭

新書嗣業提步士升山積石四面以擊賊又樹大旗先走險諸將從之舊書嗣業引步軍持長刀上山頭拋擲蔽空而下嗣業獨引一旗於絕險處先登

案舊書文義是賊據山拋石以擊唐軍新書刪改時觀之未明遂有此誤

馬璘傳新書從李光弼攻洛陽史朝議衆十萬陣北邙山旗鏡照日諸將充疑未敢擊璘率部士五百薄賊屯出入三反乘披靡乘之賊遂潰光弼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雄捷如馬將軍者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光弼及思明傳邙山之戰思明主其軍非朝議也又案本紀上元二年二月戊寅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敗績而光弼傳亦曰官軍大潰安得有賊遂潰之事哉

案新書亦是因舊書而誤考新書僕固懷恩傳黃水之戰朝議統精騎十萬來援陣堅不可犯馬璘怒單騎援旗直進奪兩盾賊辟易舊書史朝議傳雍王留陝州二十九日與朝議戰于邙山下蓋水曰黃水山曰邙山即一地也史因此兩戰俱在邙山遂誤以僕固懷恩爲李光弼耳觀二書璘傳不復言黃水之戰可見

房瑁傳新書瑁族孫式舊書瑁姪式

案世系表式是瑁之姪

李泌傳新書泌年七歲知爲文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老孔子者有員假者九歲升坐

新書糾謬曰藝文志儒童類中有員假太元幽贊十卷注云開元四年京兆府童子進書今云開元十六年九歲是假生於開元八年何緣四年已有進書乎此二說者必有一誤也

案舊書不載此事今考李泌卒於貞元五年年六十八是泌生於開元十年至十六年正七歲而員假薦之以此推之假以是年年九歲不誤而藝文志誤也

新書案曰我生不有命在天

新書考異曰此封語非禁語

新書俄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說爲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

開復爲大學士亦引泌爲讓而止

新書糾謬曰崔開傳云大庾中辛大庾止於十四年而李泌貞元三年方爲相若崔開於大庾十四年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五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五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五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五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五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五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五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五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五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五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五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五

卒至此亦九年矣何緣乃云至崔開爲大學士亦引泌爲讓而止乎
王伯厚困學記聞曰崔開相肅宗在泌前會要貞元四年五月泌奏張說懇辭大字衆稱違禮至德二年崔開爲相加集賢殿大學士因循成例望削去大字乃泌引開爲辭傳誤矣
案至崔開復爲大學士此亦泌之言也其下必有闕文而亦引泌爲讓而止當是德宗因泌之讓而止唐會要云救依是其事也此句中有誤字耳

崔開傳新書肅宗立命與房瑁章見素赴行在所舊書同

案與房瑁章見素奉册至靈武者崔渙也瑁傳云崔開自蜀來最後見帝又舊書李麟傳云章見素房瑁崔渙已赴鳳翔而崔開繼至語較明白

崔光遠傳新書因僞使其子東見祿山舊書使其息東見祿山

案新傳加一節字似有曲筆

新書俄而同羅背賊以廢馬二千出奔賊將孫孝哲安神威招之不得神威憂死官吏驚走獄囚皆逸光遠以爲賊且走命人守神威孝哲等舊書略同

案神威既以憂死何緣光遠復使人守之且光遠在賊中有何權力能守神威孝哲若能守之何不斬之此史臣無識據光遠家狀所書者也

新書代肅華爲魏州節度使舊書同

新書考異曰案方鎮表是時無魏州節度

案廣德元年始置魏博節度使治魏州肅華傳言授魏州刺史崔光遠代之是也

李澄傳新書附蒲山公寬之遠胃舊書蒲山公寬之後也父籍

案世系表澄是寬之元孫非遠胃父籍世系表作籍

盧從史傳新書貶驪州司馬賜死舊書無賜死事

案通鑑同舊書

高尙德傳新書其先五代不異居孝開閭里舊書祖仙父棲鶴俱以孝聞

案高尙德不見世系表則其祖父之名不當刪新書此失不可枚舉此紙以其辭費而不敷故言之

李麟傳新書父濟贈戶部尚書諡曰誠舊書同又舊書良吏傳濟諡曰成

案唐會要有贈戶部尚書眞源縣子李濟諡曰成

崔植傳新書肅宗弟廬江令嬰甫子也肅甫病謂妻曰吾歿當以廬江次子主吾祀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世系表嬰甫乃肅甫之再從弟而嬰甫止有植一子與傳云次子不同以意考之肅甫身爲名臣其家素守禮法必不取人之長子爲嗣傳之所言宜得其實而表似脫誤矣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五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五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五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五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五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五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五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五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五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五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五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五

案表亦不言植出繼祐市。

新書時朝廷悉收河朔三鎮而劉總又以幽薊七州獻諸朝。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程宗紀。長慶元年。劉總以盧龍軍八州歸於有司。三月。敕幽涿檀順瀛莫營平八州死罪以下。又案溫造傳云。為幽鎮宣諭使。為開示禍福。總懼。由是籍所部九州入朝。而劉總傳云。欲割所治為三。以幽涿營為一府。瀛莫為一府。平薊為一府。則在植傳為七州。在本紀則八州。在溫造劉總傳為九州。以本紀參考之。則十州。其舛駁至於如此。未知何者為是。本紀有順州。

案舊書地理志。幽州節度使下注云。管涿幽瀛莫檀順平營。順州。又案順州本無地。治營州柳城。則名為十州。實九州也。劉總傳詳而得實。本紀言八州者誤。而此傳言七州。乃譌九為七耳。

柳潭傳。新書。朱泚亂。潭匿終南山。賊服步至奉天云云。貞元元年。遷兵部侍郎。封宣城縣伯。李希烈據淮蔡。關播用李元平守汝州云云。

新書糾謬曰。案本紀。建中四年正月。李希烈執李元平。十月。姚合言反。犯京師。帝如奉天。此傳敘事失其序矣。

新書。卒為所擠。以右散騎常侍罷政事。

新書糾謬曰。案貞元三年七月。延賞薨。詔八月始罷。則其罷非延賞所擠。又案延賞傳。以病困不能事。何暇擠柳潭乎。以是言之。其殆妄乎。

案渾與延賞議論多不合。其欲擠潭或有之。史探其意。而措辭不得其地。遂成此誤。

章處厚傳。新書。敬宗初。李逢吉得柄。構李紳。遂為端州司馬。其黨劉栖楚等欲殺紳。必死。建言當徙惡地。處厚上言云云。舊書。李逢吉構李紳。禍將不測。乃上疏。紳得減死。貶端州司馬。

案舊書詞意明白。新書空為詞費。幾成兩事。

路隋傳。新書。議者至引傳不疑。第五倫為比。以蔽聰明。舊書。引前史。直不疑盜殺之言。第五倫搗公之說。皆多此比類。難盡信。所冀察詳於聽言。深宮慎於行事。持此比類。上聞聰明。特蒙降察。稍恕前謬。

案舊傳所引路隋疏。似言史官出於傳聞。不無紕繆。但當自慎。勿令傳疑。新傳所節。過簡而不明。

新書路隋傳。隋輔政十年。舊書。十五年在相位。

案本紀及宰相表。路隋大和二年十二月相。九年四月罷。在位僅八年。

高適傳。新書。始上皇東還。分劍南為兩節度。適上疏。劍南雖名東西川。其實一道。今裂梓遂等八州專為一節度。舊書。今梓遂果關八州。分為東川節度。

案新書嚴武傳云。上皇合劍南為一道。擢武成節尹。舊書同。今考方鎮表。至德二載。更劍南節度。號西川節度。增領果州。不在東川八州之內。以梓遂綿劍龍閬普陵。置資簡十二州。號東川節度。廣德二年。

新書唐書互證 卷十五

新書唐書互證 卷十五

新書唐書互證 卷十五

新書唐書互證 卷十五

新書唐書互證 卷十五

新書唐書互證 卷十五

新書唐書互證 卷十五

新書唐書互證 卷十五

新書唐書互證 卷十五

新書唐書互證 卷十五

新書唐書互證 卷十五

新書唐書互證 卷十五

新書唐書互證 卷十五

新書唐書互證 卷十五

新書唐書互證 卷十五

劍南復領東川。其間更無東西川相合之事。是嚴武始為成都尹。正當初分之時。而傳誤為合也。至廣德二年。嚴武復為成都尹。敗吐蕃於營。城正當東西川復合之時。而其時上皇已崩。則二書嚴武傳之誤可知也。惟此傳言東川領梓遂等八州。而方鎮表言十二州。適當時人所上書或不誤。而究不能詳考者也。

元結傳。新書。逃亂入犍州。自號犍子。

案廣文志小說類中。有元結犍子一卷。故吳氏糾之。然吳氏謂傳皆從玉亦非也。傳惟犍字從玉耳。且實為犍。亦非犍也。考顏魯公所書元結墓碑。及李肇國史補。皆作犍子。與傳同。

李承傳。新書。幼孤。其兄暉養之。舊書同。

新書考異曰。世系表。承在暉之前。當是表誤。

新書及崇義平。希烈果叛。舊書。果有不順之跡。

新書。及曾等謀殺希烈。承首謀也。密詔褒美。舊書同。

案周曾等謀殺希烈。不克而死。承傳措語如成功者。亦不細。

章倫傳。新書。擢商州刺史。荆襄道租庸使。襄州神將康楚元亂。自稱東楚義王。倫禽楚元。以獻。召為衛尉卿。俄兼寧州刺史。乾元中。襄州亂。詔倫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而李輔國方恣橫。倫不肯謁。賊之中能為秦州刺史。舊書。乾元三年。襄州大將張璋殺節度使史闢。乃以倫為襄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山南東道節度使。餘同。

新書糾謬曰。案本紀。乾元二年八月乙巳。襄州防禦將康楚元反。十二月乙巳。康楚元伏誅。上元元年四月戊申。山南東道將張維瑾反。己未。來瑱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討張維瑾。又杜鴻漸傳。乾元二年。襄州康楚元等反。商州刺史章倫平其亂。然則倫所平亂。正乾元二年事也。至次年上元元年。張維瑾事。自命來瑒討之矣。今傳先敘平楚元亂。又云乾元中。襄州亂。如此。即不知楚元作亂在何年。而乾元中。襄州亂為何事。以此參考。即見差謬。

案乾元三年。即上元元年也。張維瑾亂事在乾元先。故云乾元三年。舊書本甚明白。新書易作乾元中。又不言襄州何事亂。上文楚元之亂。亦未言年。遂來吳氏之糾。然傳明云。以倫為節度。中能是倫能而更命來瑒也。吳氏讀書不細。而新書亦有以召之。當如舊書。

來瑒傳。新書。明年。徙瑒山南東道。瑒均房金商節度使。復十州節度使。舊書同。

新書考異曰。案方鎮表。至德二載。升襄陽防禦使。為山南東道節度使。領襄鄆唐安均房金商九州。治襄州。此傳有鄂復而無唐安。與表異。又傳稱十州。而數之止有九州。則更有脫誤。考下文。改山南

新書唐書互證 卷十五

新書唐書互證 卷十五

新書唐書互證 卷十五

新書唐書互證 卷十五

新書唐書互證 卷十五

新書唐書互證 卷十五

新書唐書互證 卷十五

新書唐書互證 卷十五

新書唐書互證 卷十五

新書唐書互證 卷十五

新書唐書互證 卷十五

新書唐書互證 卷十五

新書唐書互證 卷十五

新書唐書互證 卷十五

新書唐書互證 卷十五

新書唐書互證 卷十五

新書唐書互證 卷十五

新書唐書互證 卷十五

東道襄鄆唐復陷鄆六州節度通鑑亦云劉商金均房別置觀察使令預止領六州以是推之似唐州元在管内傳偶脫唐字耳

案方鎮表是時別有與平節度使其所領郡即商金均房也似山南東道本止領六州不領十州上元二年廢與平節度使置觀察使即通鑑所云別置觀察使然所廢者與平而非劉山南東道而別置者疑表所云領九州此傳所云領十州及改領六州皆非也

案元振之罪滔天其流潯州代宗蓋不得已而心猶不忍也豈以悟來預之誣邪傳中似不須及此但云帝徐悟其被誣足矣

崔寧傳新書入朝進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山陵使俄以平章事為御史大夫舊書入朝遷司空平章事兼山陵使尋代喬琳為御史大夫平章事

舊書考異曰寧以西川節度入朝加平章事而未落節鎮此使相非真相其遷司空亦是檢校司空非守司空故新書本紀及宰相表皆不誌

新書王翊振武舊書同案舊書本紀作張光晟知振武通鑑同舊紀新書寧至夏州與希信招黨項降者甚衆炎惡之即奏希信無殺邊才而以神武將軍時常奉代之更拜寧尚書右僕射知省事舊書因奏希信撫綏之功堪委任召歸朝除右僕射知省事以神武將軍時常奉代之

案新書似言常奉代希信舊書似言代寧所紀不同元載傳新書父昇本景氏曹王明妃元氏賜田在扶風昇主其租入有勞請於妃曰為元氏李輔國妻載宗女也舊書載母攜載適景昇冒姓元氏輔國妻元氏載之諸宗

沈炳震曰案舊書景昇本姓元氏載始冒姓也據新書則父本姓景而冒元也未知孰是案宰相世系表不載元載以其本景氏也今考舊書輔國妻載之諸宗若冒元姓者為其父昇則安得有諸宗疑景昇本元氏而名景昇載隨其母而冒元焉乃以其父之宗為宗也且載以隨母而冒元昇自有姓而何必冒元此由當時試載者互為醜辭未可盡信耳又元山也然則景昇之非冒元明甚李栖筠傳新書蘇州豪士方清因盜囚為盜依影欲開東南脈苦詔李光弼分兵討平之會平盧行軍司

馬許吳恃功擅面上元有寇江吳楚朝廷以削殘重起兵即拜栖筠浙西都團練觀察使闕之栖筠至吳權悉乘渡江掠楚泗而潰

新書糾謬曰案方清阻亂事惟栖筠傳有之及劉晏李其傳略見姓名然方清自委李光弼討平與栖筠無所干預何為乃見於傳乎此當載之光弼傳也故抱經曰此亦吳兵不無遺下文之故此乃事之緣起因何云當載光弼傳乎

案吳氏盧氏之說皆非也考李其傳云永泰初乙巳宜饒賊賊方清陳莊西絕江劫商旅為亂則其時光弼已薨方清必非光弼所討平此栖筠傳誤也若謂李其傳誤而許吳為光弼所討則光弼於廣德二年七月薨甲辰在水寨其平方清必在前矣考張萬福傳大曆三年戊申召見委討許吳何緣許吳恃功竟遷延江淮四五年而朝廷始疑其事乎其為此傳之誤必矣今案平盧淄青軍號也代宗本紀永泰元年七月平盧淄青兵馬使李懷玉本名逐其節度使侯希逸張萬福傳時許吳以平盧軍司馬

將卒三千駐潯州陰窺淮南則此許吳者或為希逸所遣因其帥見逐而遷延不敢歸或為正己所逼出奔潯州未可知也吾涇縣舊志云大曆元年袁修討石埭寇方清此傳云依影欲李其傳登水西東峯亭賦時刻石此於史皆無所見要之方清之平必在大曆時耳又案萬福傳果因萬福攝潯州移戍營塗則是始渡江而南其下云賊陳莊許州高福又攝大曆三年萬福召見拜和州刺史吳權徙屯上元

過楚州大掠即此傳傳上元事以時言之吳在潯州營塗久則是又渡江而北合而考之知許吳亦非討方清有功之人

李吉甫傳新書劉闢拒命帝意討之未決吉甫獨贊其謀高崇文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并州兵與崇文趨果園以攻潯合吉甫以為非是請起宜洪新鄂強弩兵三峽之虛崇文懼舟師成功人有圖志帝從之由是崇文悉力劉闢平吉甫謀居多舊書吉甫密贊其謀兼請廣徵江淮之師由三峽路以分蜀寇之力

新書糾謬曰杜黃裳傳云劉闢叛固請無赦嚴礪傳云建言天子始即位不可失威非獨吉甫請無置其證一嚴礪傳云礪為河東節度請選銳兵遣大將李光顏助討賊高崇文傳云西自閩中出卻劍門解梓潼之圍鹿頭山南距成都一百五十里圍城之以距東兵崇文破賊於城下大將光顏後期罷罪

請深入自贖乃軍鹿頭西斷賊糧道其將仇良輔舉鹿頭降乃趨成都又案嚴礪傳礪為山南節度今吉甫傳乃云崇文圍鹿頭未下礪請出并州兵且鹿頭距成都一百五十里并州兵在行久矣今乃始云云何歟其證二嚴礪傳請自河東選兵遣將助討賊今乃以為嚴礪其誤可知其證三果園潯合皆在成都五七百里之外今已圍鹿頭乃請趨果園以攻潯合吉甫又方欲起宜洪新鄂強弩不惟時日遲緩而所指又皆舍近而之遠其證四吉甫以起并州兵為非是而欲起宜洪新鄂然案諸傳則并州

力

兵自初伐叛，即與崇文偕至，卒以成功，而官洪兵不聞有自三峽進者，其證五。平劉闢實杜黃裳之力，今反歸功於吉甫，其證六。蓋其子德裕承政日，皆重修憲宗實錄，故吉甫之美惡皆增損而不實，新書因而書之，無所刊正，豈朝廷重修之意哉。

案新書不可通者，祇緣高崇文圍鹿頭未下一語耳。至討闢謀出黃裳，吉甫豈必不贊其謀，此自各就其傳言之。江淮兵雖不見入峽，既非成功之兵，史自可不究言其事，且闢受命與高崇文同討賊，其請出并州兵，自與闢授請討賊各為一事，不必以山南節度為嫌，但闢之請，吉甫之議，皆在初討賊時，非崇文圍鹿頭之後也。崇文用兵，本西自關中出，則闢之請已行，新書置闢圍鹿頭未下一語於所請之前，遂覺所言皆虛。若如舊書所云，雖雖簡而本無弊，至并州兵有功，三峽兵未效，而史臣猶為虛譽，此則吳氏謂德裕重修實錄，而歸美於其父，誠有之也。

新書六年，裴洎病免，復以原官召。舊書五年冬，裴洎病免，明年正月，授吉甫中書侍郎平章事。

案本紀宰相裴洎俱同舊書。

魯吳傳，新書使武令珣攻之，令珣死。田承嗣繼往，舊書略同。

案舊書此傳下文云：王師收兩京，承嗣、令珣等奔於河北。一傳中自相矛盾。新書祿山傳，安慶緒敗走鄆郡，蔡希德、田承嗣、武令珣各以乘歸之，又潘鎮傳云：安慶緒奔鄆，承嗣自穎川來，與蔡希德、武令珣

合，衆六萬，是令珣實未死也。新舊二傳皆誤。

李元素傳，新書：邢國公密裔孫，舊書：蒲山公密之孫。

案世系表：元素是密之族裔孫耳。舊書：蒲山公寬裔孫。

盧士政傳，新書：山東人，舊書：山東右族。

案山東非當時州郡之名。

張孝忠傳，新書：寶臣晚節稍刻，殺大將李獻誠等四五人。

新書考異曰：案潘鎮傳，張李寶臣殺骨鯁將李忠義、盧敏、許崇俊、張南容、張彭老等二十餘人，不及獻誠。其下敘惟岳事，又載牙將常寧與獻誠語，則獻誠實未死也。此傳誤。

康承訓傳，新書：咸通中，南詔復盜，武寧兵七百戍桂州，六歲不得代，列校許信、趙可立因衆怒，殺都將詔監軍使，白糧銀北還。

新書糾謬曰：案崔彥會傳云：初，蠻寇五管，陷交趾，詔節度使孟球募兵三千往屯，以八百人戍桂林。舊制三年一更，至期請代，而彥會親吏尹戩徐行儉貪不恤士，乃議復屯一年，戍者怒，然則此傳以爲七百六歲不得代，彥會傳以爲八百戍三年請代，以復屯一年而怒，二者不同，未知孰是。案舊書憲宗紀云：戍卒五百人，又不同，然此不過傳寫之誤，當以八百人爲是。惟此傳所云六歲不得

代者，乃大誤也。考舊書彥會傳云：先是六年，南蠻寇五管，陷交趾，詔徐州節度使孟球募兵三千人赴援，分五百人戍桂州，舊三年一代，至是請代。案舊書之所謂先是六年，咸通之六年也。舊書憲宗紀載咸通五年五月制云：宜令徐潤團練使召募官健三千人赴邕管防戍，即此事也。詔下於五年，而待召募，則戍者以六年行，至九年而請代，是三年一代也。新書因是六年字，而誤云六歲不得代，通鑑亦仍之，皆未細考之故。

李洎傳，新書：洎素與二州刺史有約，舊書：其刺史王涉、馬萬通等，洎素與之約。

案新書刪去二刺史名，非是。

新舊唐書互證卷十六

涇縣趙紹祖撰

劉晏傳，新書：元宗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行在，授太子正字。舊書：年七歲，舉神童，授秘書省正字。

案晏賜死於建中元年七月，二書本傳俱年六十六，考是年庚申，追數至元宗封泰山之年，是年開元十三年乙丑，五十六年耳。依舊書年七歲，則六十二，新書年八歲，則六十三，皆不得爲六十六也。舊書

但言舉神童，不言封泰山之年，當爲是。

劉潼傳，新書：南詔大懼，自是不敢犯邊。

新書糾謬曰：案南詔傳，潼爲西川節度使時，即懿宗咸通七年、八年之際也。是時南詔方強，南寇安南，西擾成都，至十年，又自沐源入寇嘉州，何嘗不敢犯邊乎。又案鄭裔傳，宣宗初，劉潼由鄭州刺史授

桂管觀察使，裔綽固爭，帝已遣使者，詔追罷之。今潼傳漏此一事，蓋闕文也。

案劉潼爲西川節度，在咸通七年三月，當如吳氏所糾。至潼既因鄭裔綽奏，未爲桂管觀察，則本傳自可不載。

班宏傳，新書：高適鎮劍南，表爲觀察判官，郭英又代適，表維令，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郭英及崔寧傳云永泰元年嚴武卒拜英又嗣南節度使此云英又代適誤矣

李揆傳新書祖元道爲文學館學士父成裕祕監舊書秦府學士給事中元道元孫

案世系表元道是探高祖當以舊書爲是

新書兄楷舊書作兄晉

案世系表有皆無楷是揆之弟非兄也

趙儼傳新書曾祖仁本

案仁本舊書有傳新書刪之然考舊傳仁本亦有一二事可取新書未免太略

盧適傳新書以族屬客江介出爲濠州刺史舊書適以叔父兄弟姊妹悉在江介屬歲饑懇求江南上佐

由是授濠州刺史

案新書語太簡不明當從舊書又案下文以私忌不聽哲事

新書云遂抵罪舊書云坐劾休亦當從舊書語較明白

關播傳新書李元平流珍州會赦還住剡中觀察使皇甫政殺其姪以發帝怒遂流死賀州舊書皇甫政

表聞其到以發帝怒

案舊書語較穩新書所云恐人不可擅殺即別有事故亦當從明

袁滋傳新書蔡州朗山人舊書陳州汝南人

新書子均右拾遺郊翰林學士舊書子都翰林學士

新書糾謬曰世系表滋五子均郊官皆與傳不同世系表郊字之乾載文志注云字之儀昭宗翰林學士又與表傳不同

案關業爲節度時在肅宗靈武即位後余家藏段行琛碑云天寶九載奄歸無物疑二書皆誤以其母

喪爲父喪也

新書陰結將軍劉海賓姚合言都虞侯何明禮

案姚合言下當是脫判官岐慶唐五字言結合言之判官岐慶唐也

顏真卿傳新書祕書監師古五世從孫舊書五代祖之推

新書考異曰案真卿爲其父惟貞廟碑敘世系最詳父惟貞祖昭甫曾祖勳勳勳禮與師古並思魯之子則真卿乃師古之從曾孫也

案碑真卿高祖思魯思魯父之推舊書是也

李晟傳新書會吐蕃欲佐此舊書吐蕃欲以兵佐誅此

案渾瑊傳云賊韓旻拒武功賊率吐蕃論莽羅兵破之武亭川此當以舊書所言爲是

新書適有使者到晟軍晟乃令曰有詔徙屯即結陣趨東渭橋舊書略同

案舊書上文云晟懼爲所併乃密請移軍東渭橋以分賊勢上初未之許則此處敘事已未明矣新書

并刪去之竟似突然矯詔移軍者考陸贄傳李晟密言其變表請移屯帝遣贄見懷光議事還因勸帝

許晟移軍云云斯爲得實

新書詔爲晟立五廟追賞高祖以下舊書略同

新書糾謬曰世系表止及曾祖而不及芝亦闕文也

李愿傳新書用婚家竇緩典帳中兵下又云其家死於兵三子匿而免舊書用妻弟竇緩將親兵下云妻

竇氏死於亂兵三子匿而獲免

案新書語皆不及舊書之隱而明

李愬傳新書於時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師夜起舊書十二年十月十日

新書糾謬曰案憲宗紀元和十二年十月癸酉克蔡州又韓愈平蔡碑云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

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則新紀正得其實而愬傳以爲元和十一年十月

己卯則大誤矣

案十一年爲十二年之誤傳寫之誤耳舊書本傳作十月十日而舊紀亦作十月己卯通鑑從平蔡錄

作辛未軍出壬申夜入城通鑑考異謂是月之十五日十六日而已卯則到日也

李應傳新書詔聽出援擊殺志沼舊書志沼奔鎮州爲王庭湊所殺

案新書文宗紀亦云志沼奔於鎮州新傳誤也

馬燧傳新書庭光感泣即率衆降進營焦離堡保將降舊書先一日賊焦離堡守將尉珪降庭光東道既

絕。乃率衆出降。

案通鑑同舊書。

新書奉誠國李觀即其安邑里舊第云。舊書同。

案通鑑於德宗初即位時云。毀元載馬璘劉忠翼之第。仍命馬氏獻其園。隸官司。謂之奉成園。是時馬璘尚未立大功。是馬璘之園也。不知奉成園誠是二園否。或有一誤也。

渾瑊傳。新書父釋之。廣德中。與吐蕃戰。殺。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代宗紀。廣德二年二月。僕固懷恩殺朔方節度使。後渾瑊釋之。又釋之。附回紇傳亦云。僕固懷恩之走。聲言歸瑊。瑊將拒之。信其甥張詠言。乃納懷恩。懷恩已入。使詠殺釋之。

案渾瑊之事。新書既得其詳。當見之於瑊傳之首。不當附之於回紇渾瑊傳。而致瑊傳中反以仍舊書而誤也。

楊朝晟傳。新書懷光反。韓游瓌退保邠寧。賊黨張昕守邠州。朝晟父懷賓爲游瓌將。夜以數十騎斬昕及同謀者。舊書略同。

新書糾謬曰。高固傳則以爲固伺開斬昕。楊朝晟傳則以爲懷賓以夜斬昕。韓游瓌傳則以爲伏甲先起而高固應之。爲史如此。使後人何所信乎。

案游瓌傳所謂伏甲先起者。即懷賓也。此各就其人傳言之。互有詳略耳。又案舊書有兩楊朝晟傳。一在二百二十二卷。一在二百四十四卷。而後傳較詳。如云父子同軍。皆爲開府賓客。御史中丞異姓王。

是懷賓朝晟皆封王。而前傳無之。新傳亦無之。又朝晟奏方集合道木波諸城其地。後傳在貞元十三年。前傳在十年。新傳繁之九年。後而無年。通鑑則從後傳作十三年。

戴休顏傳。新書朱泚反。率兵三千晝夜馳奔。與泚軍相擊。未嘗得入奉天也。及德宗幸梁。以休顏守奉天。案杜希全傳云。引兵赴難。次漢谷。爲賊遊擊。遣保邠州。未嘗得入奉天也。及德宗幸梁。以休顏守奉天。

當是李懷光至。朱泚圍解後。始得入奉天。而因命之守。是時城以兵衝入谷口。而游瓌還邠州。此傳云。與渾瑊杜希全。韓游瓌等扞禦有勞。語涉大概。

陽惠元傳。新書陸贄諫帝曰。是既虛變。請與惠元東徙。則建微孤立。案陸贄傳。本因是已移軍。慮兩軍孤立。請與李晟并屯。此傳所載不合。

韓游瓌傳。新書會懷光誘復至。渾瑊得書。稍嚴卒。以韓游瓌不知。發怒罵瑊。帝疑有變。即日幸梁州。游瓌使子從帝。帝懷光反。從山南。

案德宗幸山南。游瓌入邪。因得殺張昕。而遣楊懷賓以聞。則舊書之旨。從山南者固誤矣。然新書所取者。邪志亦非也。考懷光誘建微。惠元兵。實在幸梁之前。帝見懷光決反。故即日幸梁。非以疑游瓌故。

而新書本紀書督兵在幸梁後。故有此誤。且德宗既以疑游瓌故而幸梁。又肯以其子從邪。新書懷光假游瓌邠州刺史。欲因張昕殺之。游瓌既失兵。不知所圖。有客劉南金說曰。邪有甲。可以立功。游瓌悟。馳入邪。

案游瓌所以使子從帝而身不從者。蓋入邪之策。已前定矣。陽順懷光之誘。而得以入邪。陰使其子從帝。所以使帝不疑也。而新書取書甚多。不忍割愛。必欲牽連書之。故有帝疑游瓌之誤。此云游瓌既失兵。不知所圖者。亦牽連前事之誤也。游瓌必失兵。而懷光不疑。乃得入邪耳。且帝幸梁而能。邪之甲。即漢谷敗還之兵。退保邠州者。

章梲傳。新書六代祖範。有勳力周階間。案與章機傳互異。說詳新書考異。見章機傳下。今案新書世系表。有章範。後魏高平男。其六世孫亦不載。

新書皋道兄平。弟奔繼至奉天。下文又云。兄平。弟平。舊書皋道從兄平及奔。案新書前云。兄平。後又云。弟平。此等處雖無關史要。亦見語不畫一。

新書皋道劉剛來京師。謁叔文曰。公使私於君。請盡領劍南。又曰。故劉剛陪其厲。卒以亂。舊書略同。案此當是皋使剛來京師。而剛以私意請之。皋不知也。剛自以爲將代皋。又意叔文可規。故請之以爲己地。史臣以爲皋罪。過矣。

新書始天寶時。李白爲蜀道難。以斥嚴武。案天寶時。嚴武未嘗帥蜀。其時遙領劍南者。楊國忠也。而爲其置後者。崔圓也。

新書始皋務私其民。列州互入稅。凡三歲。一復。皋沒。蜀人德之。舊書。皋在蜀二十一年。重賦斂。以事月進。卒至蜀土。盧謁時論非之。監本作列州。互入稅。

案二書所載。大相違背。不知誰得其實。考劉闢傳。皋卒。闢主團務。皋既有子行式。而不樹其子。又兄平。以蔭調南陵尉。平。萬年尉。平子正。貫單父尉。皆官於四方。不聚其宗族於蜀。知非有私也。新書所言。大約近誣。

吳淩傳。新書。士矩開成初。爲江西觀察使。獲燕縱。後一日。殺凡數十萬。初至庫錢二十七萬緡。晚年纔九萬。軍用單。無所仰事。聞中外。其解得以親議。文宗弗窮治也。貶蔡州別駕。諫官執處其罪。不納。伏兼

舊請遣御史至江西。即訊。使杜江淮。它鎮。循習。帝聽。乃流端州。

新書糾謬曰。案狄兼善傳云。士矩加給其軍。擅用上供錢數十萬。兼善劾奏。臨戎賞士。州有定數。而與奪山已。貽弊一方。爲諸道。缺。請付有司治罪。貶蔡州別駕。二傳載士矩所犯。固已不同。至於有司勅責次序。各有未完。

案舊唐書傳所載略同亦祇云貶蔡州別駕此傳既云中外共中解得以親議尙貶蔡州別駕又云
諫官執其罪宜用兼管言流瑞州前後似相違反總之士矩祇有此一事既見狄兼善傳此傳不增
可也士矩傳所增

盧坦傳新書坦劾柳晟閹濟美遠赦令進奉及諫止毀李錡祖墓事

新書糾謬曰元和十二年十二月李錡伏誅三年正月大赦能諸道受代進奉錢其次序如此而坦傳失
之

新書吳少誠之誅詔以兵二千屯安州

新書糾謬曰少誠當作元濟

案盧坦卒於元和十二年舊唐書云十二年亦不及見吳元濟之誅也案本紀元濟十二年十一月吳元濟伏誅當云吳元濟之

柳晟傳新書吳通元得罪晟上書理其辜凡三上書帝意解通元得減死

案新舊二書吳通元傳並云賜死此傳云得減死未知孰是

崔戎傳新書元暉從孫也倍嘗伯高祖元暉

案世系表或是元暉四世從孫當以舊書爲是

新書子雍和州刺史胤勛以兵劫烏江雍不能抗遣人持牛酒勞之密表其狀民不知訴諸朝宰相路巖
素不平因是傳其罪賜死宜州

案舊書詳載雍事於懿宗紀內其罪不可勝誅而通鑑從之新書述胤勛事於康承訓傳內刪去雍事
不載而爲之附傳或後蓋本之唐國史未知孰是余友端木星垣曰舊紀所載或卽路巖傳致之辭其
意不失爲厚也

徐浩傳新書驪明州別駕舊書同

案徐浩碑云明州別駕

新書證曰定舊書不載

案唐會要與新書同余所藏徐浩碑亦不載證碑是其子徐現所書不應有證而不言也

呂渭傳新書中書省有古柳建中末枯死德宗自築還復榮茂人以爲瑞柳渭令貢士賦之帝聞未善也
舊書帝聞而嘉之

案二說相反未知孰是考唐會要作帝聞而惡之端木星垣曰德宗多忌奉天之事必諱言之

楊憑傳新書俄徙杭州長史以太子解事卒

案柳宗元祭文云入爲王傅

崔龜從傳新書遷太常博士定九宮皆列星不容爲大祠詔可其議九宮遂爲中祠舊書略同

新書考異曰舊禮儀志及符元與傳大和元年元與奏言九宮之神於天地猶子男陛下爲天子反臣
於天之子男臣竊以爲過合稱皇帝道某官致祭不宜稱臣與名召都省議皆如元與言乃降爲中祠
然則此議實起元與其時龜從爲太常博士或在預議之列故舊書本傳亦及之然新書不應舍元與
而專歸功於龜從也

章綬傳新書證通醜故吏以爲言改醜醜不報能舊書博士劉端夫請證爲通殿中侍御史孟瑄以爲非
當博士權安請證爲醜竟不施行

案舊書劉伯芻傳云端夫駁章綬證醜知名此傳乃端夫請證爲通而孟瑄駁之權安易之此舊書之
自相違反也然通醜之證不應下於醜醜何以故吏反以爲言而欲改之此又恐新書之誤又考唐會
要醜醜尙書右僕射章綬其下注云博士劉端夫證通醜博士權安復證爲醜則是其事已施行
而非不報能也未知孰是

張薦傳新書祖鸞字文成證聖中天官侍郎劉奇以鸞爲御史開元初御史李全交劾鸞貶嶺南武后時
中人馬仙童詭譎問文成在否答曰近日御史貶官舊書略同

新書糾謬曰案證聖元年乙未開元元年癸丑相去十九年而鸞仍爲御史此已可疑且鸞既以開元
初以御史貶官何緣復云武后時此一節前後乖舛不可考

姚南仲傳新書大曆十年獨孤皇后崩詔近城爲陵以朝夕臨望南仲上疏云云舊書大曆十三年貞懿
皇后獨孤氏崩

新書糾謬曰案本紀大曆十年十月丙寅貴妃獨孤氏薨丁卯追冊爲皇后然則當薨時止貴妃耳安
得遽書爲崩此不惟義例不明蓋亦未考其位號前後而言也

案獨孤氏以大曆十年薨十三年始葬此傳所言將葬時事當云大曆十三年將葬貞懿皇后獨孤氏
二書皆下語未細

新書長安乃祖宗所宅舊書長安城是陛下皇居

案此是南仲上疏中語本爲葬后詔近城爲陵發新書云長安乃祖宗所宅於論事似未稱舊書所云
是也

獨孤傳新書王源植貶官直其柱書五上不報卽自劾執法不稱願罷去舊書高少逸入閣失儀卽
不彈奏制稱執法不稱乞罷中丞

案二書所載不同未知孰是

段平仲傳新書隋民部尙書達六世孫舊書隋人部尙書達六代孫也

案段達與王世充為賊。何得仍大書隋官。且新書刪舊書傳中人之祖父子孫何可勝數。如段達者。竟刪之可也。

呂元膺傳。新書。都有李師道圍邸。邸兵與山棚謀竊發。事覺。元膺禽破之。東畿西南通鄧。號川谷曠深。人業射獵。而不事農。號曰山棚。至是。元膺募為山河子弟。使衛宮城。詔可。舊書。賊過山棚。乃召集其黨。引官兵圍於谷中。盡獲之。其前後略同。

案李師道欲使與邸兵同謀竊發者。山棚也。則與山棚當有成約。而引官兵以擒賊者。山棚也。元膺募之。以為山河子弟。使衛宮城者。又山棚也。二者皆不能分明其辭。使人生疑。總之。山棚必為地方之害。守土者不可不知。而預為區畫耳。

薛存誠傳。新書。江西監軍高重昌妄劾信州刺史李位謀反。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孔戮傳作高重謙。

案舊書孔戮傳亦作重謙。此新書並沿舊書而致相戾也。然監軍中使之名。新書所刪者多矣。何不刪之。

孔戮傳。新書。子道儒。舊書同。

新書考異曰。世系表作溫端。

孔戮傳。新書。初父死難。詔與一子官。補修武尉。不受。以讓其兄。舊書。以季父巢死父難。

新書糾謬曰。案死難者巢父。傳云。從子戮。戮。世系表。戮。戮。實巢父兄。巢父之子。孔戮。志云。考巢父。巢。亦可證非其父子。

案舊書本不誤。而新書易之。遂來吳氏之糾。錢氏又引韓誌以證之。然巢父無子。當是以戮為之嗣。故授以官。不然。戮之兄尚多。何獨官戮而俟其讓也。疑新書有所據。而言之未詳。

柳公綽傳。新書。字寬。小字起之。舊書。字起之。新書。諱曰元。舊書。諱曰成。

案唐會要。證元。與新書同。

柳玭傳。新書。在官則繁。已省事。而後可以言家法。家法備然後可以言養人。舊書。在官則潔。已省事。而後可以言守法。守法而後可以言養人。

案舊書所載。文蓋較順。

楊於陵傳。新書。辟鄂岳江西使府。混居宰相。領財賦。權震中外。於陵隨府罷。避親不肯調。退廬建昌。以文書相娛樂。混卒。乃入為膳部員外郎。舊書。混。貞元八年。始入朝。餘略同。

案韓混。貞元二年十一月入朝。十二月始領度支諸使。三年二月薨矣。前後在位兩三月間耳。如舊書云。於陵八年始入朝。則為時甚久。新書刪去八年字。竟似混卒而於陵即入朝者。尤非是。考舊書德宗

本紀。是時為鄂岳觀察使。盧元卿。亦以貞元二年十一月入朝。此傳所謂隨府罷者。即元卿也。而於陵不調。至於七年之久。必有他故。非關避混之權勢。亦可知矣。蓋混入朝。而元卿府罷。於陵不調。適當其時。其家因取入誌狀。以為溢美之辭。史何不考而取之哉。

馬總傳。新書。建二銅柱於漢故處。刻著唐德。以明伏波之裔。舊書。刻唐唐德。以繼伏波之迹。

案舊書似得當日建柱本意。新書蓋謂總為伏波之裔。或曾見銅柱文中。有是語。然殊不成文理。

新書。劉總上幽鎮地。詔總徙天平。而召總還。會總卒。總復詔還鎮。

案四總字。皆當加姓以別之。

鄭珣瑜傳。新書。太常博士徐復謚文獻。兵部侍郎李巽言。文者經緯天地。用二謚非春秋之正。請更謚。復謂二謚周漢以來有之。咸烈慎觀。周也。文終。文成。漢也。巽曰。謚一正也。堯舜是也。二謚非古也。法所不載。詔從復謚。

案李巽。徐復往復相難之辭。詳載於唐會要。此所引殊未得其要領。考唐自高士廉謚文獻以來。習用二謚已久。李巽之議雖正。而自不可不發。史亦不必載也。但云謚文獻足矣。

鄭綱傳。新書。始盧從史。陰與王承宗連。和有詔歸藩。從史辭藩乏糧。軍山東。李吉甫密奏。綱漏言於從史。帝怒。召李絳語其故。絳曰。綱任宰相。相識名節。云云。又先是。杜黃裳方為帝夷削節度。綱王室。建議裁可。不關決於綱。綱常默居位。四年。能為太子賓客。舊書。綱與黃裳同當國柄。黃裳多所關決。綱謹默多無所事。由是貶秩為太子賓客。

新書糾謬曰。案憲宗本紀。元和四年二月。鄭綱罷。三月。成德節度使王士真卒。其子承宗自稱。閏後。十月。承宗反。而盧從史傳云。丁父喪。未官。即獻計誅王承宗。由是奪服。領澤潞討賊。然則綱是時已去相矣。又案李吉甫。以元和三年九月。出為淮南節度使。五年。盧從史貶驩州。賜死。六年正月。吉甫再入相。則是時綱去相已再其矣。何得謂有謂綱之事。又案杜黃裳。以元和二年正月罷。綱以四年二月罷。則黃裳罷後。綱猶居相位。二其何得謂綱之默默為以是貶也。

案吳氏於此事反覆數言。又為表以紀其年月。可謂詳盡。今略節其要。考舊書云。由是能為太子賓客。其語誠誤。新書已知其失。而加先是以別之。不過追敘其事耳。非以此為綱之貶也。至謂從史與承宗連和。而吉甫潛綱。則誠新書之大誤矣。

世系表皆無名。各傳中所云亦自參差不合。疑二書於此數傳世次皆失之。說五見宏機、桑傳下。

李齊運傳。新書。蔣王惟孫。舊書同。

新書考異曰。案宗室世系表。是蔣王惟孫。舊書同。

皇甫錫傳。新書。初吏黃泌。答曰。皆道古教我。舊書同。

王起傳。新書。以夙儲兼宰相。秩前世所罕。

案新書此等語。真不知其從何處得來。豈儲不當相。而前世相者皆非儲邪。

王龜傳。新書。徙浙東觀察使。初。式臨州有忠政。人聞其至。歡迎之。卒。贈工部尚書。舊書。江淮盜起。攻郡。為賊所害。贈工部尚書。

案新書不言龜為賊所害。或有所據。不然不應刪也。又新書前云。起子龜。式。故傳在式之前。考世系表。則式是龜之兄。舊書亦云。兄式。但以式為播之子。有異耳。

劉禹錫傳。新書。若武元衡不為柳宗元所喜。自御史中丞下除太子右庶子。御史竇羣劾禹錫挾邪亂政。羣即日罷。韓皋素貴。不肯親叔文等。斥為湖南觀察使。凡所進退。視愛惡重輕。人不敢指其名。號二王劉柳。舊書同。

新書判謬曰。案武元衡傳云。為御史中丞。順宗立。叔文使人誘以為黨。拒不納。俄為山陵儀仗使。禹錫求為判官。元衡不與。叔文滋不說。數日。改太子右庶子。然則元衡下遷。以忤叔文禹錫之故。與宗元無異。此不同者一也。竇羣傳云。王叔文欲逐之。章執誼不可而止。然則羣未嘗罷官。此不同者二也。韓皋傳云。叔文怒。出為鄂岳新河觀察使。此當在叔文傳中。禹錫傳不當書。且皋之出。為鄂岳新河觀察使。又非湖南。此不同者三也。

案二書此一段並結之云。號二王劉柳。此所以譽於禹錫傳。其他當如吳氏所糾。又元衡不為宗元所喜。容亦有之。元衡固正人。而柳氏之家。實為武氏所破。其仇不遠。而能強喜之邪。

新書考異曰。叔文傳。越州山陰人。此或舉其族望。

柳宗元傳。新書。從竹祖。為中書令。得罪武后。死高宗時。

案柳宗元自有傳。當云中書令。從之。從竹孫也。不當重敘。

杜黃裳傳。新書。貞元末。拜太子賓客。居草曲。時中人欲請其地賜公主。德宗曰。城南杜氏鄉里。不可易。遂太常卿。時王叔文用事云云。舊書。貞元末。為太常卿。王叔文之竊權云云。

案黃裳遷太常卿。在順宗即位之後。未改元。言貞元末。可也。然新書於德宗言下。即云遷太常卿。敘事

新舊唐書五證 卷十七

二八一

一不明。當移上文貞元末三字于不可易下。如舊書語本無弊。

新書。證曰。宜獻。舊書。證曰。宜。

案唐會要作宜。又與二書不同。

李藩傳。舊書。父承。仕為湖南觀察使。有名於時。舊書略同。

案李承自有傳。當云湖南觀察使承之子。

新書。建封卒。漳州刺史杜兼。疾驅至。陰有覬覦。藩泣謂曰。公今喪君。宜謹守土。何乘而來。宜速還。否則以法劾君。舊書。建封病革。兼疾驅到府。藩與同列省建封出。而泣語兼。

案通鑑同舊書。

新書。河南節度王鐔。賂權倖。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鐔可兼宰相。藩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為奏。可以筆塗詔邪。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

崔鉉曰。此乃不諳故事者之妄傳。史官之謬記也。既稱奉密旨。宜擬來。則是得擬狀中陳論。固不假以筆塗詔矣。凡欲降白麻。若商量於中書門下。皆前一日進文書。然後付翰林草麻制。又稱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尤為疏闊。

案崔氏此說。載唐會要。通鑑考異引之。今考魏公武曩書志云。唐會要一百卷。宋王溥撰。初。唐蘇冕。鉉高祖至德宗。九朝沿革損益之制。大中七年。詔崔鉉等撰次德宗以來事。至宣宗大中六年。以續冕書。陳振孫書錄解題云。案唐志。蘇冕會要四十卷。續會要四十卷。楊紹復等撰。崔鉉監修。此事在元和五年十月。正崔鉉之所敘。事既不實。便可不載。何為自裁而自駁之。新書宜亦見崔氏之駁。何為仍取之邪。又會要載此事云。王鐔可兼宰相。宜即擬來。故崔氏有得擬狀中陳論之說。新書刪去。宜即擬來四字。

章賁之傳。新書。程異。督諸道賦租。異。瀘州縣厚斂。以獻。賁之不忍橫賦。而所獻不中。異意。左遷太子詹事。舊書略同。

案新書程異傳云。故異所至不剝下。不加斂。經用以饒。舊書異傳。語亦相似。與此互異。以意度之。當是異傳溢美。而此傳為是。

章溫傳。新書。樂工尉遲璋。授光州長史。溫封上詔書。

新書判謬曰。案陳夷行傳。尉遲璋初授王府率。因竄洶直爭之。遂下除光州長史。章溫何為猶封還詔書。又訖不見朝廷聽否。此若非史筆之誤。則其事之終始是非。必有所未盡。而後世不得不疑。

案新舊二書。曹確傳並云。文宗欲以樂工尉遲璋為王府率。拾遺竄洶直固爭。卒授光州長史。是章溫封還詔書。未見聽也。

新舊唐書五證 卷十七

二八三

新書溫少合所善惟蕭祐。舊書作蕭祐。

劉昌裔傳。新書入蜀。楊惠琳亂。昌裔說之。惠琳順命。舊書楊琳之亂。昌裔說其歸順。及琳授洛州刺史。

案新舊本紀皆作楊子琳。若楊惠琳乃韓全義之甥。以夏叛者。此誤以子琳為惠琳。乃新書之失。子琳順命後授瀘州刺史。舊書但作楊琳授洛州刺史。乃舊書之失。新書載叔倫傳。亦誤以子琳為惠琳。吳氏糾謬所言是也。但語稍煩瑣耳。

王鈞傳。新書劉約泰。樓子叔泰生五歲。值全略亂。為郡人匿。得得不死。舊書郡人宋忠獻匿之獲免。

案宋忠獻所為。義士也。新書不應刪其名。

孟元陽傳。新書獨元陽與神策將蘇元策。宣州將王幹。以所部屯潞水。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韓全義傳云。是時惟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守潞水。又吳少誠傳亦云。神策將蘇光榮。章宏景傳亦有蘇光榮者。為潞原節度使。然則名光榮者是。而為元策者誤矣。

王栖曜傳。新書袁道亂。浙東御史中丞袁修討之。表為偏將。與賊戰。生擒道。舊書同。

案新書張伯儀傳云。袁道亂。光弼使伯儀討平之。與此互異。

高固傳。新書李懷光反。使郭守讓。張昕。將兵萬人。先趣河中。固在行。乃伺閒入帳下。斬昕首以徇。舊書取將士萬餘人。以資授河中。固時在軍中。

案楊朝晟傳云。听大索軍實。欲潛歸之。是未行也。故韓游瓌得與楊懷賓。高固同誅之。新書此傳云。固在行。語未明略。

那玘傳。新書貞元中。為臨瀛鎮將。說節度使馬瑋。請城臨瀛云云。瑋不聽。及段佑代節度。舊傳作玘。玘又說云云。佑唯許請於朝。詔城臨瀛。為行原州。以玘為刺史。

新書糾謬曰。案馬瑋傳云。大曆十二年卒於軍。至貞元元年。瑋卒已九年矣。舊書玘白其帥不從。是舊書未嘗以為馬瑋。未審新書何由而指以為瑋也。

案舊書代宗及德宗本紀。大曆十一年十二月。馬瑋卒。瀛原節度。歷段秀實。朱泚。孟暉。姚令言。馮河清。田希聲。李觀。至貞元四年。劉昌為節度。十九年五月甲子。劉昌卒。甲戌。以瀛原節度。後段佑為瀛州刺史。是佑所代者劉昌。而觀在瀛原四年。昌在瀛原十五年。未知那玘所說而不從者。昌也。或觀也。又行原州之城。舊紀新地理志。唐會要。皆在元和三年。

李光進傳。新書初。葛旂殺僕固瑒。歸河東。辛雲京。舊書略同。

案舊書僕固懷恩傳云。張惟岳等四人殺瑒。新書白玉蕉謀殺瑒。與此互異。

新書元和四年。王承宗。范希朝。引師救易定。舊書同。

案新舊二書於王承宗下。俱脫叛字。

石雄傳。新書王宰者。智與子。於雄故有隙。舊書略同。

案宰自有傳。附其父智與後。則雄傳不應如此。但云王宰與雄有隙足矣。

杜兼傳。新書又安。繫令孤運而陷李藩。欲殺之。不果。舊書無安。繫令孤運語。

案新舊二書。令孤彰傳。李素立傳。皆言運為杜亞所陷。非兼也。且兼為漳州刺史。亞為東都留守。運為東都將。而未為漳州將。其非杜兼必矣。舊書本無此語。新書增之。殆誤以亞事為兼事耳。

裴度傳。新書是時諸道兵悉中官統監。自處進退。度奏罷之。舊書略同。

案李愬傳。愬夜出師。監軍泣曰。果落計。又余家藏唐官者。朱孝誠碑。盛稱其滅蔡之功。孝誠時監李光顏忠武軍也。然則度傳所云。未為得實。

李逢吉傳。新書父顏有痼疾。舊書祖顏。父歸期。

案世系表與舊書合。

元稹傳。新書召還。次敷水驛。中人仇士良夜至不讓。中人怒。擊之。敗面。舊書作內官劉士元。案通鑑考異曰。實錄作仇士良。恐誤。然則新書所從者實錄也。

牛僧孺傳。新書敬宗立。僧孺數表去位。帝為於鄂州。置武昌軍。授武昌節度使。同平章事。

新書考異曰。案宰相表。僧孺罷相。出鎮武昌。在寶曆元年正月。今以方鎮表考之。元和元年。升鄂岳觀察使。為武昌軍節度使。五年。罷武昌軍節度使。中更穆宗。敬宗。文。帝。武。宗。四朝。俱無改易。至宣宗。大中元年。始有復置武昌軍之文。蓋方鎮表失載。敬宗初復置一事矣。僧孺鎮武昌。凡五年。復入相。而杜元穎。元微之。相繼為武昌節度。微之卒。而崔郾為鄂岳觀察使。不稱節度。是武昌節度之能。在大和五年也。

案錢氏此考頗精。而誤著杜元穎一語。蓋所據者舊本紀也。舊本紀。大和四年正月辛丑。以尚書左丞等州。今考元穎傳。以大和三年十二月。貶循州司馬。六年十二月。卒於貶所。又考元微之傳。大和四年正月。為武昌軍節度。是元穎未嘗為武昌軍節度。祇是元微之直接僧孺。恐舊紀所謂杜元穎。即元微之之謬。而錢氏未細審也。

楊嗣復傳。新書父於陵。始見識於浙西觀察使韓滉。妻以其女。歸謂妻曰。吾聞人多矣。後貴且壽。無若生者。有子必位宰相。既而嗣復生。泯泯其頂。舊書略同。

案於陵自有傳。其事已見於傳中矣。此傳但當云於陵子也。生而外祖韓滉。泯泯其頂足矣。

寶華傳。新書京兆金城人。舊書扶風平陵人。

案舊書舉其族望。然京兆金城。至德二載。已改與平。

楊處卿傳。新書子知退。知權。增城。漢公。皆擢進士第。

案傳中有云。虞卿兄弟汝士。漢公。則此處堪下。當云。弟汝士。漢公。皆擢進士第。不應不稱弟。又不應遺。御汝士。而於汝士傳中。別云。登進士第也。新舊無知進。舊書無知權。考世系表亦無知進。此或舊書之誤。

韓愈傳。新書。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舊書略同。

洪容齋隨筆曰。韓文公自御史貶陽山。新舊二唐史皆以爲論宮市。案公赴江陵途中詩。自敘此事甚詳。皇甫湜作公神道碑云。關中旱饑。人死相枕藉。吏刻怨怒。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念。如是。請寬民徭而免民租。專政者惡之。遂貶。然則不因論宮市明甚。

案公赴江陵途中詩云。或自疑上疏。上疏豈其由。則亦非爲論關中旱饑事也。中有疑柳劉漏洩之語。而云。二子當不爾。將疑斷還否。當是與宗元。禹錫言王叔文之奸。而二子漏其語於叔文。遂爲其所中。也。特公不欲明指朋友之過。故云。二子當不爾耳。又案公岳陽樓別賈司直詩云。前年出官由。此禍最無妄。又云。奸猜畏彈射。斥逐恣欺誕。則其事斷可知矣。

韋表微傳。新書。刁志滔叛。

案新舊本紀及諸傳。或作刁志滔。或作刁志紹。或作于志紹。疑皆以傳寫而訛。而此作刁志滔尤異。高錯傳。新書。錯爲禮部侍郎。闕三歲。頗得才實。始歲取四十人。才益少。詔減十人。猶不能滿。舊書。錯凡掌貢部三年。每歲登第者四十人。三年榜出後。敕曰。每歲四十人。其數過多。則乖精選。宜改每年限放三十人。如不登其數。亦聽。然錯選擇雖多。頗得才實。

案新書語全不明。當從舊書。

馮宿傳。新書。婺州東陽人。舊書同。

案王起所撰馮宿神道碑。乃冀州長樂人。其五世祖早惠。爲婺州長山令。或家焉。未可知也。然碑有云。葬於京兆萬年縣從先祖塋。似非家於婺者。

馮審傳。新書。歷國子祭酒。監有孔子碑。武后所立。容宗篆額。舊書。國子監有孔子碑。容宗篆額。加大周二字。

案虞世南所書孔子廟堂碑。係武德九年立。時未題額。至武后時。而容宗始爲篆之者也。舊書語雖未詳。本無大弊。而新書言武后所立則誤矣。

舒元與傳。新書。婺州東陽人。舊書。江州人。

案宰相世系表云。世居廬江。又與二傳互異。

王瑋傳。新書。得石刻曰。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舊書。玉有瑕。下有瑕。即休三字。

案新書五行志亦載此事。有瑕即休三字。故吳氏糾謬譏其有所增損。然此等事。一見足矣。

羅立言傳。新書。宜州人。

案舊書不載何所人。

李訓等傳。新書。以臺府抱關游傲。抗中人以博精兵。其死宜哉。

案李訓敗事。並不關戰。贊殊不得要領。

李德裕傳。新書。更徙鎮海軍。以代王璠。先是。大和中。漳王養母杜仲陽歸浙西。有詔在所存問。時德裕被召。乃微而後使。如詔。璠入爲尙書左丞。而漳王以罪廢。公。死在九年。序事亦不確。因與戶部尙書李漢共。德裕。皆略仲陽。導王爲不軌。帝惑其言。通鑑。初。德裕爲浙西觀察使。璠王傳母杜仲陽。坐來中。漢。至是。王璠。李漢。德裕。皆略仲陽。導王爲不軌。帝惑其言。通鑑。初。德裕爲浙西觀察使。璠王傳母杜仲陽。坐來中。漢。陰結漳王。圖爲不軌。上怒。德裕。代王璠。德裕至鎮。奉詔安排宮人杜仲陽於道。觀與之共給。仲陽者。漳王養母。王得罪。放仲陽於潤州。故也。下同。

案二書俱未詳明。而新書尤誤。考德裕前鎮浙西。在長慶二年九月。至大和三年八月。召爲兵部侍郎。九月。出爲鄆滑節度使。四年十月。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而。漳。王。漢。以。事。連。宋。申。錫。得。罪。降。封。巢。縣。公。在。五。年。二。月。是。時。德。裕。已。鎮。蜀。無。被。召。事。亦。無。緣。徵。浙。西。之。圍。後。使。如。詔。旨。也。六。年。十。二。月。德。裕。自。西。川。召。爲。兵。部。尙。書。七。年。二。月。同。平。章。事。八。年。九。月。李。宗。閔。復。相。出。德。裕。爲。興。元。節。度。使。以。自。陳。雷。爲。兵。部。尙。書。十。一。月。旋。以。李。宗。閔。奏。徙。浙。西。鎮。海。軍。以。代。王。璠。九。年。正。月。巢。縣。公。漢。薨。三。月。王。璠。等。詣。德。裕。會。略。仲。陽。以。通。漳。王。圖。爲。不。軌。則。德。裕。亦。無。被。召。事。且。事。前。後。俱。在。大。和。時。亦。不。得。云。先。是。大。和。中。也。又。考。通。鑑。語。意。亦。似。指。德。裕。前。鎮。浙。西。時。胡。三。省。注。亦。知。其。謬。而。不。能。詳。考。三。省。注。曰。德。裕。被。徵。見。五。年。中。場。事。見。五。年。今。以。新。舊。傳。參。稽。之。疑。德。裕。以。八。年。十。一。月。復。鎮。浙。西。而。王。璠。以。召。入。爲。尙。書。左。丞。適。有。仲。陽。放。歸。之。事。時。王。璠。已。去。鎮。德。裕。未。至。鎮。故。徵。璠。之。圍。後。使。如。詔。旨。也。但。漳。王。以。五。年。得。罪。何。以。至。八。年。始。放。仲。陽。舊。書。於。此。未。明。然。語。本。無。弊。若。如。新。書。與。通。鑑。所。言。則。德。裕。鎮。蜀。已。久。乃。必。無。之。事。其。語。亦。不。能。入。耳。

陳夷行傳。新書。帝皆怪天寶政事不善。問姚元崇。宋璟於時在否。李珣曰。姚亡而宋能。舊書同。

新書考異曰。案宋璟開元二十五年卒。不逮天寶時。珣所對未審。

新書。楊嗣復曰。太宗用房元齡十有六年。仕魏徵十有五年。舊書同。

案元齡前後任政二十三年。中間惟以喪罷三月耳。嗣復之言亦未審。

李紳傳。新書。紳族子處。時來省紳。雅與柏者。程書。紳善。及者爲拾遺。虞以書求薦。舊書。虞與從伯者。進士程書。紳皆依紳。

案通鑑作處從父者。與舊書同。然觀新書文勢。非絲柏與伯聲形相近而誤也。考柏者。竹官拾遺。疑別有所據。

李珣傳新書貶江西觀察使再貶昭州刺史舊書出為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三年長流驪州

案舊書武宗本紀珣充桂管防禦觀察使再貶端州司馬又考通鑑作出為桂管觀察使再貶昭州刺史皆互異

新書宣宗立內徙郴舒二州刺史

新書考異曰案風洞題名會昌五年五月珣已稱郴州刺史則珣之徙郴在宣宗即位以前郴亦邊州未可云內徙當是宣宗初由郴徙舒耳

崔瑛傳新書會昌三年瑛以兄瑛喪被疾求解以所守官罷舊書瑛以弟瑛罷相貶官亦罷瑛歸東都五年卒

案二書互異未知孰是考舊書瑛卒後贈僕射詔曰屬賢相受禮廟堂議法當是指宋中錫獲罪而傳中不載瑛爭宋申錫事之新傳載而但載是詔恐誤以賢相為瑛而瑛為以瑛貶官而罷瑛也

劉璋傳新書乃哀榮敕令可用由武德迄大中凡二千八百六十五事類而析之參訂輕重號大中刑律統類以開舊書略同

新書考異曰案刑法志宣宗時左衛率府倉曹參軍張敷以刑律分類為門而附以格敕為大中刑律統類不云璋所撰又載文志大中刑法總要格後敕六十卷劉璋等撰與張敷所撰大中刑律統類各為一書疑璋傳誤

案唐會要劉璋等所撰在大中五年張敷所撰在大中七年同名刑法統類未知孰是

趙隱傳新書與兄隱偽書作弟隱

案世系表隱是弟王傅傳新書失其所人

案世系表敘王溥家世最詳王翊王翊即其從曾祖何自相矛盾

盧光啟傳新書檢長流瓊州

新書考異曰案昭宗紀天復三年二月朱全忠殺蘇檢宰相表亦稱檢為全忠所害傳不書檢之死漏也

舉誠傳新書黃門監構從孫構弟潮生凌凌生勻世失官為鹽估勻生誠舊書伯祖構高宗時吏部尚書構弟潮鄧王府司馬生凌汾州長史生勻為協律郎

案新書當云構從曾孫舊書當云伯曾祖構又案新書傳中多刪舊傳世系以其見於世系表也惟此傳歷敘不厭其詳又云世失官為鹽估而世系表載其祖父官與舊書同不知何故

馬植傳新書鳳州刺史助子也舊書扶風人父曠

案世系表亦作曠且曠既無傳不當不書植為扶風人宜從舊書

路巖傳新書俄罷為劍南西川節度使承繼盜邊後巖力拊循置定邊軍於邛州扼大度治故關取埡丁子弟教擊刺使補屯籍由是西山八國來朝以勞遷兼中書令封魏國公

新書糾謬曰今案南蠻傳云初李師望建言成都經總蠻事曠日不能決請折邛蜀嘉眉黎雅嶺七州為定邊軍建節度制機事近且遠天子謂然即詔師望為節度使治邛州邛距成都才五舍邛州最南去邛乃千里緩急首尾不相副而師望利專制諱不言此二傳言定邊軍利害自不同而各載之使後世何以取信歟錢竹汀曰案南蠻傳巖以咸通十二年四月由劍南西川節度使而方鎮兼稱咸通六年巖定邊軍已廢矣

案南昭傳咸通十四年蠻酋入擊定邊軍與方鎮表矛盾未知孰是又傳云巖至新州詔賜死舊傳不載而新紀亦不書殺流人路巖有之而新紀亦不書不知何故

新舊唐書互證卷十八

涇縣趙紹祖撰

王鐸傳新書韋保衡緣恩伴輔政始由鐸得進士故護事鐸雖竊政權將大斥不附者病鐸持其事不得肆縉紳類焉舊書宰相韋保衡以拔擢之恩事鐸尤謹僖宗即位保衡得罪以鐸檢校右僕射出為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

案鐸以咸通十四年六月罷九月而保衡貶紀表皆同舊傳之言固謬然合觀韋保衡王鐸二傳則新舊傳多不得實新保衡傳保衡舉進士王鐸第於籍蕭選與同升以嘗薄於已皆見斥逐楊收傾路巖人益畏之舊傳王鐸貢舉之師蕭選同門生皆擯斥之以楊收路巖在中書不加禮嫌孽遂之今鐸傳乃言保衡護事鐸語既不符又十四年六月鐸始罷逐楊收在七年時保衡尚未相路巖能在十二年皆在此事數年之前敘事亦顛倒不倫也

新書乾符六年賊破江陵宋威無功天下大震朝廷議置統帥鐸因請自率諸將行盜帝即以鐸為侍中荆南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舊書四年賊陷江陵五年以鐸充諸道行營都統

案舊紀鐸為都統亦在乾符五年新紀及宰相表並在六年而溫公從之然合觀盧攜鄭畋諸傳恐當

以舊書爲是。新書虛構傳云。鏐爲諸道都統。不說黃巢求爲天平節度使。鏐固不可欲激巢使戰而敗。又與南詔和親。與敵爭相根。鏐是龍。而新紀及宰相表。繫鏐敗之能於五年五月。若鏐爲都統在六年。則鏐傳所言。鏐是虛構。考鄭畋敗。畋與鏐相爭。而能新舊書並載。在六年。然則鏐爲都統在五年。鏐敗之能。在六年。舊書本不誤。而通鑑於此二事。並從新紀表過矣。惟舊書於鏐傳亦云五年。此則自相刺謬。不可貫通也。說互見本紀乾符五年下。

王徽傳。新書高潯與賊戰石橋。敗績。其將劉廣。擄還潯州。別將孟方立殺廣。舊書光啟中潯州軍亂。殺其帥成麟。

新書考異曰。案僖宗本紀。中和元年八月。昭義軍節度使高潯及黃巢戰於石橋。敗績。十將成麟殺潯。入於潯州。九月。昭義軍成將孟方立殺成麟。自稱留後。孟方立傳以高潯爲高郢。成麟爲成鄰。其事略同。獨此傳云。方立殺劉廣。疑誤也。以通鑑證之。昭義大將劉廣。逐節度使高潯。在乾符二年。十將成麟殺高潯。在中和二年。前後本是兩事。

案舊傳不甚詳。光啟中當作中和。而其事則與新紀合也。然考舊紀所載。度使高潯與賊將李詳戰於石橋。爲賊所敗。退歸河中。九月。潯將劉廣擄還潯州。是月。潯天并將孟方立率成卒攻劉廣。殺之。

反與新傳同。彼此互異。亦可怪也。

新書謂言其先本魏諸公子一段。舊書略同。

案舊書於王徽傳。首述此二百餘言。錢氏舊書考異。譏其取碑誌繁文。然舊書欲見徽之世系。出自京兆。不同於瑣邪太原之王耳。新書既立世系表。何復述之。刪之可也。

張潛傳。新書後再狩山南。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度支。潛始繇復恭進。復恭中失權。更依田令孜。故復恭銜之。及爲中尉。數被離間。舊書僖宗再幸山南。拜平章事。潛初發迹。依楊復恭。及復恭失勢。乃依田令孜。以至重位。而反薄復恭。及再幸山南。復恭代令孜爲中尉。能溶知政事。

通鑑考異曰。據舊紀實錄新紀。潛自光啟三年九月拜平章事。至大順二年兵敗坐貶。未嘗罷免。舊傳誤也。

案舊紀。潛於光啟三年正月相。而溫公以爲九月。與新紀同。疑今本或以傳寫誤。又此數行中。兩言再幸山南。一以爲拜平章事。一以爲能知政事。不應錯誤。是疑當時本亦或以傳鈔失之。考僖宗再幸山南。在光啟二年正月。令孜除西川監軍。而復恭代爲中尉。在二年四月。張潛之相。在三年九月。即如舊紀。亦在三年正月。然則張楊之相。自是昭宗即位後事。而於此時。謂依田令孜。而復恭銜之。及爲中尉。數被離間者。新舊二傳。皆不得其實也。

周寶傳。新書錄其裝擬迎寶。寶未幾殺之。不淹月而駢爲畢師鐸所囚。

新書考異曰。案僖宗紀。光啟三年九月。秦彦殺高駢。十月。錢鏐殺周寶。是駢死在寶前。紀傳矛盾。

案上文云。許朗叛。寶奔牛肆。駢饋以壺。其且亡也。寶抵於地曰。公有呂用之難。方作無謂。我寶之奔。在光啟三年三月。駢之見囚。即在四月。故此句云然。而不當繫於殺之下。遂爲錢氏所譏。又案下文。文德元年。拔潤州。執朗。剖其心祭寶。殺之。而又爲殺其叛人。以祭之。錢鏐行事。可笑如此。然考五代史。寶病卒。或者此傳未幾殺之。爲衍文。而紀又因傳而誤也。

楊守亮傳。新書復恭被誅。假子及存奔閬州。洪進圍之。俄而洪拔閬州。守亮等皆挺身走。

案新書昭宗紀。景福元年八月。李茂貞寇興元。楊守亮。滿存奔於閬州。乾寧元年七月。李茂貞陷閬州。舊紀通鑑皆云。茂貞。惟舊紀年月差異。此傳乃云洪。則王建所遣之將華洪也。何以一誤至此。

王重榮傳。新書贊曰。以亂止亂。賊寇者能之。以能不止亂。殘賊者能之。監本此字俱作殺。疑賊作賊賊。

案下二句文義甚不易解。

李罕之傳。新書言後嗣名全義。

案此張言也。改名全義。考昭宗本紀。張全義陷孟州。在昭宗初即位時。新舊書皆同。是其時已改名全義。不待從朱全忠後也。又考五代史全義傳。初名言。昭宗賜名全義。事梁賜名宗奭。此傳殊未詳明。

孟方立傳。新書以遷爲汾州刺史。

案此孟遷也。考新書昭宗本紀。天復元年三月。昭義軍節度使孟遷叛附於朱全忠。舊紀。光化三年七月。制以孟遷充昭義軍節度使。從李克用奏也。則克用以遷爲汾州刺史後。又表爲昭義節度。而叛附於全忠。傳既以遷附方立。後亦當終言之。

朱宣傳。舊傳作宣。新書宣亡命去青州。爲王敬武牙軍。黃巢之亂。敬武遣將曹存質率兵西入關。而宣爲軍候道。鄆州。是時節度使薛崇。拒王仙芝戰死。其將崔君裕。攝州事。存質備知兵。募殺之。據其地。遂稱節。後以宣功多。署濮州刺史。中和初。魏博韓勣。東觀曹鄴。引兵濟河。存質迎戰。死於陣。舊書存質皆作全鼓。餘略同。

新書考異曰。案僖宗紀。中和二年九月。平盧軍將王敬武。逐其節度使安師備。自稱留後。是歲壬寅。敬武始得青州。而王仙芝伏誅。在乾符五年戊戌。時敬武尙爲偏裨。不得有遣將之事。五代史朱宣傳云。宣事王敬武爲軍校。隸其將曹全鼓。與此傳略同。惟存質作全鼓。爲異。據僖宗紀。乾符六年。淄州刺史曹全鼓克鄆州。中和三年。天平軍將曹存質克鄆州。則全鼓與存質。自是兩人。通鑑。中和元年十月。天平節度南面招討使曹全鼓與賊戰。軍中立其兄子存質爲留後。則存質爲全鼓兄子。此言當可信也。朱宣本隸全鼓。因鄆州全鼓死。復事存質。與王敬武無預。而史家以爲敬武所遣。誤矣。

案王敬武傳。張潛傳。則敬武所遣之兵。隨潛而西。京師平。以功進檢校太尉。未嘗鄆州也。此事在中和二年。據僖宗紀。淄州刺史曹全鼓克鄆州。紀在乾符六年。不宜書克。此則全鼓時爲江西招討使。敗黃巢於荆門之兵師。

案此新書承舊書之文。然觀舊書云。五王初出閣。似實爲出閣也。考舊書元宗本紀云。天授三年出閣。尋卻入閣。長壽二年。改封臨淄郡王。聖歷元年出閣。以會南出閣。故云初出閣。天授無三年。即長壽元年。且其文又似入閣而後降封。則非獨出閣時不當云尋奉五王。即入閣時亦不當云尋奉五王也。恐其誤不在出閣。而在尋奉五王之稱耳。

後又見唐會要。載此事爲天授元年。則爲出閣無疑。恐舊本紀誤以元年爲三年。傳又因三年而誤易爲長壽中。也會要當得其實。

王維傳。新書爲蜀州刺史。維表已有六短。紹有五長。臣在省戶。緝遠方。願歸所任官。放田里。使緝遼京師。久乃召緝爲左散騎常侍。

新書糾謬曰。案緝傳云。祿山亂。擢太原少尹。佐李光弼。以功加憲部侍郎。遷兵部。史朝義平。詔宣慰河北。維傳云。以上元初卒。今案祿山以天寶十四載作亂。乙未。至上元元年。庚子。五六年間。緝未嘗有入蜀及爲常侍之事。維傳所言。殆皆無之。錢竹汀曰。王維嘗封爲弟。見文苑英華六百十一卷。蜀州刺史。當即在己亥庚子之間。此傳言久乃召緝爲左散騎常侍。又言維上元初卒。疾甚。緝在風翔。即此事。

案舊書王緝傳云。加憲部兼本官。入拜國子祭酒。改鳳翔尹。秦隴州防禦使。歷工部侍郎。左散騎常侍。屬平珍史朝義云云。據錢氏言。維表稱緝在太原五年。則入爲國子祭酒。改鳳翔尹。秦隴州防禦使。與此蜀州刺史。當即在己亥庚子之間。此傳言久乃召緝爲左散騎常侍。又言維上元初卒。疾甚。緝在風翔。即此事。

作書與別。是緝爲散騎常侍在維卒之後。史錯舉其文耳。吳氏讀書甚少。心又不細。故往往不能深考。然亦新書刪削舊書過甚而有以致之也。

吳武陵傳。新書。信州人。新書考異曰。案李紳傳云。始澄人吳汝納者。韶州刺史武陵兄子也。一稱信州人。一稱澄人。疑誤。新書。鄧讀之。乃杜牧所賦阿房宮。辭既贊拔。而武陵晉吐鴻鴨。坐客大驚。

案上言鄧讀。下言武陵晉吐鴻鴨。屬辭不細。李商隱傳。新書或言英國公世勛之裔孫。舊書。曾祖叔恆。祖備。父嗣。新書考異引馮養吾曰。義山詩云。我家在山西。山西即隴西也。蓋亦涼武昭王之後。非世勛裔也。

案新傳刪舊傳所載世系。而引異說爲疑辭。非是。方技傳。李潛風傳。新書。太宗得祕藏。有女武代王。以問潛風。對曰。其兆既成。已在宮中。又四十年而王。舊書。從今不逾三十年。當有天下。

案通鑑從舊書。考太宗本紀。殺李君羨在貞觀二十二年。戊申。其以祕藏問潛風。亦當在是年。明年。太宗

宗崩。高宗即位。三十四年崩。中宗嗣位。光宅元年。甲申。武氏擅政。前後三十七年。當云不逾四十年。張悅藏傳。新書。裴光廷當國。悅藏以紙大署台字投之。光廷曰。吾既台司矣。尙何事。後三日。貶台州刺史。新書考異曰。案光廷當國。初無貶斥事。後讀劉賓客嘉話錄云。中書令河東公。開元中居相位云云。又李紳尙書故實。亦載此事。兩書所稱河東公者。張嘉貞也。新書乃以裴光廷當之。謬矣。又考嘉貞由中書令罷爲幽州刺史。其後雖貶台州。去作相之日久矣。小說家附會之言不足信。

嚴善思傳。新書。重福敗。坐關通論死。吏部尙書宋瑋。戶部郎中李邕。薄其罪。給事中韓思復固請。乃流靜州。

新書糾謬曰。案睿宗紀。宰相表宋瑋傳。景雲元年八月。重福伏誅。是時瑋檢校吏部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今捨宰相不書。而載檢校官。是捨大而錄小。又李邕傳云。重福謀反。邕捕支黨。遷戶部員外郎。元宗即位。召爲戶部郎中。是此時未爲戶部郎中。竝誤。

案下文云。思復之解善思也。亦不自德。是思復亦是薄其罪者。數語相連。文意亦未餘。舊傳本無宋瑋李邕二語。不增可也。

李邕二語。不增可也。帥夜光傳。新書。因九仙公主得召見溫泉。新書考異曰。案公主未有封九仙者。

桑道茂傳。新書。道茂果汙朱泚。僞官。晟收長安。將就刑。出晟衫及書以示晟。爲奏原其死。舊書。帝至奉天。方思道茂之言。時道茂已卒。命祭之。

案二書所載迥不同。未知孰是。新書。杜佑後終司徒。李泌病。道茂署於紙曰。厄三月二日。會中和日卒。

新書糾謬曰。案佑傳以太保致仕。非司徒也。又案李泌請以二月朔爲中和節。德宗本紀。泌以三月甲辰薨。而郭侯傳以爲三月寒食卒。則中和日卒亦誤也。

列女傳。高懸女傳。新書。父查昭。事李正己。及納拒命。挈城歸劉元佐。納屠其家。時女七歲。母憐其幼。請免死爲婢女。不肯。再拜就死。德宗駭歎。詔太常諡曰。昭。元佐授穎州刺史。卒。附陝州郡督。

新書考異曰。唐會要。贈工部尙書高彥昭諡。案諡懸者。彥昭女非彥昭也。會要恐是彥昭下脫女字。觀其注大略同新書。其文意可見也。考新書二書紀傳諸臣之未載諡者。新書考異取唐會要諡法二卷中之所有。逐卷載之。其甚盛意也。會要一書。世不多得。余初亦未之見。辛未秋。以事至安慶省。從望江倪迂村。名。借觀。得以考正是。計數十餘條。又取諡法核對。則考異尙多所遺。故爲之載於此而補之。亦所以成錢氏之意也。

太保梁郡公蕭造。禮部尚書魏郡公曹文衍。贈左武衛大將軍戴國公左難當。贈幽州都督道國公周法明。贈幽州都督瑛那郡公牛連達。贈右武衛大將軍新城縣侯楊尚。贈代州都督同安郡公鄭仁泰。贈荆州大都督樂安縣男任雅相。贈河南尹博陵縣公崔希逸。贈太子少傅王承業。贈太子少傅薛弘。贈司空李懷讓。太子詹事吳仲儒。贈潤州刺史尹元貞。贈左監門將軍成三朝。贈太子少傅李涵。贈禮部尚書河南王贊。贈荆州大都督嗣王王。贈禮部尚書魯王道堅。贈太子少保吳王。贈益州大都督國公段。贈工部尚書國公周範。贈懷州刺史孝昌縣男許智仁。贈益州大都督李和。梓州刺史李。贈益州大都督國公薛萬均。贈益州大都督國公竇軌。贈太常卿汾陰男薛收。贈太子太保薛元超。贈尚書右僕射高唐縣公馬周。文昌右相扶陽郡公章待價。贈吏部尚書韋武。贈天官尚書楊執柔。贈越州都督涿州縣侯順珍。贈尚書右僕射河南縣公褚遂良。贈太子少保潁川郡公韓仲良。贈太子少保中潁川縣公韓瑗。贈太子少師來恆。贈工部尚書楊防。贈太子少傅劉從一。贈太子少保裴均。贈幽州都督魏縣男崔神慶。贈太子少傅薛平。贈右衛將軍平原郡公程務挺。贈禮部尚書魏縣男柳亨。贈太常卿濟南縣男房陵。贈太子祭酒韓洵。贈司徒李回。贈太子少保張照。贈司空張獻甫。贈太尉冀國公裴寬。贈少保裴向。贈揚州大都督郡國公崔光遠。岐王傅宏農縣公楊溫玉。故華州刺史崔植。贈太子少傅章光乘。贈司空嚴。贈司徒曲瓌。贈右僕射李異。贈尚書右僕射楊朝晟。贈司徒張建封。贈禮部尚書盧坦。贈故太子少傅閻濟美。贈工部尚書劉伯駕。贈右僕射潘炎。贈工部尚書李建元。故宣州觀察使穆贊。贈陝州大都督高固。贈右僕射錢徽。贈太子太傅敬括。贈荆州都督懷寧縣公杜君綽。贈荆州大都督吳興縣公沈叔安。贈魯郡都督趙郡公李瑱。贈原州都督嘉興縣子陸敦信。贈揚州大都督樂子昂。御史大夫崔器。贈太尉劉悟。贈揚州大都督河間郡公李義府。贈荆州都督平陽縣公王長。贈幽州都督清河郡公房仁裕。贈廣州都督建寧縣公龐孝恭。贈戶部尚書史。贈吏部尚書王廷昌。杭州刺史杜濟。贈尚書左僕射孫志直。贈戶部尚書淮安郡公李瑒。贈工部尚書裴次元。贈太子太師冀國公竇希瑋。贈隴州刺史會稽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八

三二二

郡公子德方。贈工部尚書渾瑊。贈同州刺史商州縣公蕭德昭。贈秦州都督高郡公李。贈中書令楚國公上官儀。贈太常卿魏縣子盧承業。贈幽州都督趙國公李。贈右僕射張。贈洪州刺史崔。贈太師崔。贈右僕射李。故京兆尹李充。贈尚書左丞。贈御史大夫鄭叔則。贈洪州都督汾陰縣子薛。贈太子少傅。贈右僕射劉。贈洪州都督汾陰縣子薛。贈太子少傅。贈北平郡王阿史那

新舊唐書互證卷十九

涇縣趙紹祖撰

外戚傳

獨孤懷恩傳。新書。元貞皇后弟也。父。懷恩之幼。隋文帝獻皇后以姪養宮中。舊書。元貞皇后弟之子也。餘同。

新書糾謬曰。元正皇后。高祖之母。高祖紀云。隋文帝獨孤皇后。高祖之生母也。由此言之。則元正后與隋文獻后乃姊妹。而懷恩則弟也。安得謂之姪哉。錢竹汀曰。隋文帝獻后。而懷恩之生母。則元正后之信之女。懷恩乃元正后之弟。此說去于字。與氏未考。以懷恩為文獻后弟。殊誤。○元貞。吳氏謂其誤。元正。

案舊書不誤。吳氏不識新書元貞皇后弟句。而譏文獻后以姪句。可謂欲糾其謬而益之謬矣。新書。元君寶與開府劉讓私懷恩曰。不早舉大事。以及斯辱也。案劉世讓傳。謂開懷恩之逆謀。而此傳云云。是世讓亦與其謀也。且彼傳謂唐使世讓逃還以告。而此傳謂武周還。世讓求罷兵。亦不同。

武承嗣傳。新書。士讓之孫。故承嗣為建昌王。故歸九江王。故懷會稽王。士讓孫懿宗河內王。嗣宗臨川王。仁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九

三二五

範河開王仁範子威德類川王十稜孫攸暨下乘王惟良子攸宜建安王攸靖安平王攸止恆安王重規高平王術哲但云后從父兄子不分其系而無仁範河開王一句

新舊考異曰案宰相世系表攸暨攸事皆懷道之子與攸歸攸止攸望皆士讓之孫而傳獨以攸暨為士稜孫表以仁範為士讓子重規威德皆仁範子傳則以仁範為士讓孫以重規為惟良從子據表惟良與懷道皆士讓子則攸宜攸緒等亦士讓孫傳不應別而言之既別彼惟良之子而攸歸等何以不言懷道之子據表攸歸攸止攸望皆懷道子而傳或稱士讓孫或稱惟良從子似非同父昆弟皆可疑也文苑英華載宋之間為武攸暨請降王位表稱臣亡兄攸事乃知攸事攸暨實親兄弟而攸事又為攸暨之兄傳以攸暨為士稜孫固誤表列攸暨於攸事之前亦非也

案舊書本無仁範河開王一句而前云又迫封伯父及兄弟皆為王則仁範為后從弟非后姪可知本不誤新書欲詳而反誤耳況新書既立世系表則此等處尤宜從略也

武攸暨傳新書天授中自千乘郡王進封定王長安中降王壽春中宗時拜司徒復王定延秀之誅降楚國公景龍中卒舊書作隨例降封樂壽郡王延和元年卒餘同

新書糾謬曰案承嗣傳中宗復位敬暉等言諸武不當王降封一級然則攸暨之王壽春乃中宗神龍時也而傳以為長安中誤矣又案延秀傳延秀以章后敗斬於景龍四年六月睿宗即位七月改元景龍延秀既誅之後何緣復有景龍年號乎

案當從舊書作延和元年卒又新書曰壽春舊書曰樂壽雖未知孰是考是時宋王威器方為壽春郡王或亦當從舊書乎

楊國忠傳新書南詔賀子閣羅鳳亡去帝欲討之國忠遣鮮于仲通為蜀郡長史率兵六萬討之戰瀘川舉軍沒舊書略同

通鑑考異曰案南詔傳七年蒙歸義死詔閣羅鳳襲南王不云皆為賀子亡歸也九年以張虔陀侵之故反時鮮于仲通已為益州長史國忠傳與南詔傳相違新舊書皆如此恐誤

案為賀子者閣羅鳳之子鳳迎異也舊南詔傳云歸國恩賜甚厚新書雖不言然下文云異牟尋出銀盤笛工歌女稱先君歸國所賜則必無亡歸之事可知

程元振傳新書廣德初吐蕃突項內伐詔集天下兵無一士奔命者虜扣便橋帝蒼黃出居陝舊書九月吐蕃突項入犯京畿下詔徵兵諸道卒無至者十月至便橋

案新書此傳下載柳伉上疏云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者則是吐蕃已至便橋始下詔徵兵而九月前皆為元振所蔽無徵兵事可知二書徵兵於前而後云虜扣便橋皆不得其實

故李光弼等傳並緣此而誤也又此疏所云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者此自其上疏時追溯之為四十日祇欲極言元振之罪亦非事實考代宗本紀十月庚午朔吐蕃陷邠州癸巳吐蕃潰郭子儀復京師前後祇二十四日通鑑作庚寅吐蕃潰去則祇二十日吐蕃已潰光弼之軍自不能及事故軍出而復還徐州也又新舊書皆記馬璘開關討吐蕃亦僅至鳳翔遇吐蕃與戰而不復來京師則是吐蕃已退自不必求而何疑於光弼耶說互見光弼傳下

魚朝恩傳新書是時郭子儀有定天下功居功臣第一心相之乘相州敗醜為詆謔

案新書序事頗倒相州敗在肅宗時今乃序於敗僕固瑒戰高麗後而云是時不成文理

寶文楊靈仙傳新書衛士朱華以按摩得幸文楊索賂數萬緡而藩鎮贈遺累百緡萬掠士妻妾無所仰詔殺之於軍其陸赫如此

案此段語意不明文似不貫

劉貞亮傳新書本俱氏名文珍冒所養宦父故改焉舊書但作俱文珍

案昌黎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在貞元十三年稱曰故我監軍俱公恐是初冒劉姓後復本姓也

新書初東川節度使李康為關所破囚之崇文至關歸康求雪貞亮勸以不拒賊斬之故以專悍見贊

案事又見高崇文傳以為崇文斬之未知孰是

王守澄傳新書是夜守澄與內常侍陳宏志弒帝於中和殿

案傳所書如此紀何以獨書陳宏志反

出令殺傳新書復光部將鹿景宏有異此輩誤耳王建等以八都秦八萬取金洋等州進逼興元節度使牛瑒奔龍州監本亦

新書糾謬曰案信宗紀作牛勛未知孰是

新書考異曰五代史韓建傳作牛勳舊本紀作牛勳蓋舊皆借鑒之子蔚嘗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忤中官以神策將吳行魯代還不云為安宏所逐

案蔚代還時以徐州亂動之亂非是時也助頊聲相近自別一人非蓋蔚也當為舊書五代史之誤

楊復恭傳新書楊復恭者惠安太后弟

隋史傳 案後臣傳新書如憲初誣告大臣狄仁傑任命暉李游道袁智宏崔神基盧獻等下獄舊書略同 案新書武后紀長壽元年一月庚午貶任知古為江夏令狄仁傑彭澤令流裴仁本於嶺南二月戊午秋官尚書省同鳳閣閣丞益平章事八月司賓卿崔神基同鳳閣閣丞益平章事九月癸丑流李游道

袁智宏王璠崔神基李元素於嶺南然則此六族非以同時下獄新舊傳皆誤也
來子珣傳新書天授中人告子珣與邱神勛謀反

案上文云子珣俄流死愛州下文云詔誅神勛而宥與嶺表舊書子珣傳長壽元年配流愛州卒周興
傳天授二年十一月徙於嶺表邱神勛傳天授二年十月伏誅是與神勛得罪在子珣前一年非一事
也

吉溫傳新書林甫欲搖東宮左驍衛參軍柳勛影附發杜良婦家陰事溫案狀勛以誣誅舊書林甫專謀
不利於東儲以左驍衛兵曹柳勛杜良婦妹婿令溫推之

案二書語皆不明不知新書所謂柳勛影附者影附何事使果影附林甫搖東宮之心則林甫吉溫不
應誅勛且勛之罪自不容誅又不得云以誣誅也考舊本紀祇云林甫誣陷柳勛等通鑑云杜有鄰女
為太子良婦良婦妹為柳勛妻勛與妻族不協為飛語告有鄰安稱圖讎交構東宮指斥乘輿則新書
所謂影附者為實而云以誣誅者乃措詞之不善也又通鑑云林甫令吉溫鞠之乃勛首謀也語仍不
明不知何事為勛之首謀或者柳勛本無此事而林甫以意造之并殺勛以滅口乎則以誣誅者為實
而所云影附者又不得其實也

羅希爽傳新書希爽出為始安太守張博濟章陟章誠者李從一員錫皆逗遛始安溫既誦又依希爽以
居國忠奏遣蔣沈臨按擅釋罪人貶海康員外尉俄遣使者殺溫等五人舊書蔣沈物之溫死於獄中張
博濟羅希爽死於州門

案章陟傳陟不與吉溫等同死中興後曾立大功新傳總言之而云遣使者殺五人語不明案通鑑者五
四人加死而陟不與或謂此五人然希爽亦死而五人數仍不合如舊書所言則死者三人又非別遣使者也通鑑
無從得其詳

崔器傳新書曾祖恭禮尚館陶公主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公主傳真定公主下嫁崔恭禮館陶公主下嫁崔宣慶未知孰是

案唐會要真定作真定餘與公主傳同
新書病亟叩頭若謝罪狀家人問之曰達奚尹訴於我舊書達奚尹訴冤於我我不之許
案事不足述然當如舊書之文新書語意未完也

潘鎮傳舊書無
新書潘鎮傳序云安史亂天下至肅宗大難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將
案當云至代宗

潘鎮傳序云朱克融反傳十二世宣武傳四世而滅
新舊唐書五證 卷十九 三三〇

案上文云魏博更四姓傳十世成德更二姓傳五世盧龍更三姓傳五世則此皆當言更姓朱克融亦說
魏博志云魏博更四姓傳十世成德更二姓傳五世盧龍更三姓傳五世則此皆當言更姓朱克融亦說
除隋行錄魏博不足數外尙更九姓宣武成德元從李萬榮郭惟恭除郭惟恭不足數外亦更姓二不當但言
傳世也

田承嗣傳新書詔子華尙永樂公主舊書同
案此代宗時事上文云代宗以承嗣平公主傳華尙新都公主則在貞元時自是兩事

新書大曆八年相衛薛崇死弟專求假節牙將裴志清遂專專以乘歸承嗣舊書略同
案新書代宗紀大曆十年正月昭義軍兵馬使裴志清遂其節度使薛瑒叛附於田承嗣薛瑒傳大曆
七年卒作八年詔其弟專知節後事十年為其將裴志清所逐以兵歸田承嗣專奔洛州舊紀舊傳並
同然則嵩以八年卒專代帥且三年非以節見逐而歸承嗣者志清非專也此處新舊傳皆誤

田悅傳新書建中二年鎮州李惟岳潘青李納求襲節度不許悅為請不答遂合謀同叛會於邵舊書同
案新書德宗紀建中二年正月成德軍節度使李寶臣卒其子惟岳自稱節度魏博節度使田悅反八
月平盧軍節度使李正己卒其子納自稱節度後舊紀略同新惟岳傳求襲父位帝不許田悅為請不聽
遂與悅正己謀拒命舊書亦同然則合謀同叛在正己未死之先而會於邵者正己非納也其即為納
要亦正己使之非納不許承襲而始與悅合謀也此處新舊傳皆因田悅敗歸軍門持刀之言而誤不
知此乃田悅假此以釋於衆非事實也

史憲誠傳新書田布之自殺也軍亂且置時憲誠為中軍兵馬使頗言河朔舊事以搖其衆案乃逼還府
擅總留務舊書略同

案新書田布傳憲誠諸異志會大雪師塞糧乏軍中謫憲誠得聞因以搖亂則是憲誠搖衆在布未自
殺之先而利得其處二書此傳序事皆不合

李寶臣傳新書使將驍騎十八人劫太原尹楊光弼挾以出追兵萬餘不敢逼舊書作八千人餘略同
案新書元宗本紀范陽將何千年殺河東節度使楊光弼安祿山傳遣高遵斌均以射生騎二十馳入
太原劫楊光弼殺之通鑑作何千年高遵將奚騎二十劫楊光弼皆不言寶臣未知孰是舊傳八千
人當是十八人之誤

新書初惟岳叛弟惟簡以家僮粟士百餘奉母鄭奔京師帝拘於客省舊書初王武俊既誅惟岳又械惟
簡送京師德宗拘於客省

案二傳所言絕異而下文言惟簡之忠於王室雖有詳略而意則同然如新書所言則惟簡始終純臣
新書既為李洎史孝章劉蕡等立傳不使洎於潘鎮何獨各於惟簡而附之此也

王庭湊傳新書會牛元昊出奔庭湊遂取深州詔兵部侍郎韓愈慰其軍

案新傳敘事頗倒

王元遠傳。新書。詔尚絳王悟女壽安公主。舊書。開成二年。詔以壽安公主出降。加驛馬都尉。

案絳王悟女不應稱公主。考唐會要。憲宗十九女。壽安降王元遠。本深王女。豈憲宗愛其孫女因而女之。如德宗以順宗之子為子。然公主傳祇云。憲宗十八女。不為壽安立傳。則此處當分明其辭。絳王深王亦未知孰是。

王儲傳。新書。匡威與從事李抱貞俱死。

案歐公五代史作李正抱。

李載義傳。新書。大和四年。為兵馬使。楊志誠所逐。舊書作五年。

新書考異曰。案文宗紀。在五年正月。舊紀傳亦作五年。此誤。

李茂勳傳。新書。全忠道遺。盡失芻糧。仗節。權得罪。乃真餘衆。反攻幽州。舊書同。

案唐北嶽廟李克用題字云。幽州請就。和斷。遂卻班師。是李全忠但請和而未嘗敗。蓋懷叛志。特揚言敗。出其不意。而反攻幽州。史不知而誤書之。

劉仁恭傳。新書。克用怒。自將往擊。不勝。師喪過半。仁恭獻誠於朱全忠。

案舊書昭宗紀。乾寧四年。劉仁恭大敗沙陀於安塞。李克用單騎僅免。五代史唐本紀及劉守光傳亦載此戰。而新本紀不書。又不書劉仁恭叛附於朱全忠。何也。

新書羅紹威求救於朱全忠。使李思安。葛從周赴之。

案舊書昭宗紀。光化二年三月。朱全忠遣大將張存敬率師援之。又案五代史劉守光傳。亦作李思安未知孰是。而新本紀不書此戰。漏也。

李納傳。新書。正己死。秘喪不發。以兵會田悅於濮陽。

案田悅傳。亦載此事。然考本紀。悅涇水之戰。在正己死後。臨洛之戰。在正己死前。而悅傳敘此會。既在正己死後。又在臨洛戰前。恐皆有誤。

程日華傳。新書。日華聞馬。謝其使。武俊大怒。與滔方睦。懼有怨乃止。舊書。以朱滔方攻圍。虛為所有而止。

案滄州不屬朱滔。武俊何懼於滔之怨也。舊傳似較得情事。通鑑作時方與馬燧等相距。不能攻取而止。與二書所言又異。

程懷直傳。新書。懷直其從昆也。舊書同。

案新書德宗紀。貞元十一年。橫海軍兵馬使程懷直逐其兄節度使程懷直。在本紀則懷直為兄。在傳則懷直為從兄。未知孰是。又新舊傳記懷直。懷直之死。舊傳謂懷直死於戰場。并程懷直。新傳謂懷直為懷直子。絕不同。亦未知孰是。通鑑從新書。

李同捷傳。新書。自重九卒後。李寶傳良弼不終事。更以左金吾大將軍李祐代。

案新書文宗紀。大和元年五月。橫海軍節度使烏重允討李同捷。十一月。橫海軍節度使李寶討李同捷。三年四月。滄景節度使李祐克德州。李同捷降。滄景即橫海軍也。中間更無傳良弼其人。又案傳良弼傳亦不載此事。

劉悟傳。新書。祖正臣。平盧軍節度使。魏范陽不克死。

案新書劉全諒傳。正臣襲范陽。為史思明所敗。奔還。王元志既殺之。與此不同。舊全諒傳亦云。為元志所敗。自當以彼傳為是。其實此處祇云祖正臣。或云全諒姪也。足矣。

新書與監軍劉承偕不叶。偕與都將張問謀縛悟送京師。以問代節度事。悟知之。以兵圍監軍。殺小使。其屬賈直言質實悟曰。李司空死有知。使公所為如此。軍中將復有如公者矣。悟遂謝。即搗兵退。匪承偕囚之。帝重違其心。貶承偕。悟自是頗專肆。上書言多不恭。

新書劉全諒曰。案賈直言傳云。承偕陰與刺史張汶謀縛悟送闕下。事洩。悟以兵圍承偕。殺小使。直言責曰。司空縱兵殺天子使者。是欲效李司空耶。它日復為軍中所指笑。悟聞成悔。匪承偕以免。悟每有過。必爭。故悟能以臣節光明於朝。在悟傳則言其自是專肆。在直言傳則云臣節光明。又張問張汶與質實答應之詞皆不同。覽者莫知所從。

案通鑑作張汶。考異曰。杜牧上李司徒書云。其軍大亂。殺磁州刺史張汶。今名從杜書。

突厥傳。新書。四年。寇代州。敗行軍總管永安王孝基。

新書糾謬曰。案孝基傳。武德二年。與劉武周戰。敗。被執。謀亡歸。為賊所害。此蓋誤也。

案新書高祖本紀。武德四年八月癸卯。突厥寇代州。執行軍總管王孝基。蓋姓王名孝基。非永安王孝基也。此傳誤增永安二字耳。

新書。明年。還順德等。且請和。又明年。與黑闥。君璋小入寇。

案上文既言四年事。則言明年者五年也。又明年者六年也。考高祖本紀。黑闥自五年十二月魏州之敗。至六年正月被執。二月伏誅。未嘗復奔突厥。此必誤也。

新書右賢王阿史那泥敦蘇尼失子也。始歸國。妻以宗女。賜名忠。

新書考異曰。上文云。那史那忠為左賢王。阿史那泥敦為右賢王。則忠與泥敦非一人矣。此乃云泥敦賜名忠。何其相矛盾也。

案新書於善將傳中。既立阿史那忠傳。此不必更言之。但當云。忠自有傳。

西突厥傳。新書。射獵使使來。以烏薩那有世讎。請殺之。帝不許。華臣曰。存一人。失一國。後且有患。秦王曰。不然。人來歸我。殺之不祥。帝又不聽。宴禁中酒酣。至中書省。縱使者戍之。不宣也。舊書。烏薩那先與始畢

有隙及在京師始舉道人請殺之。

案尉遲西突厥始舉北突厥二書不同通鑑亦作北突厥請殺之但載於始舉已死之後又與舊書不同未知孰是。

新書帝以阿史那懷道女為交河公主妻之從書作金河公主。

案新書所載四夷人名多不同吳氏亦頗有糾正者然何可勝道略之。

吐蕃傳新書證聖元年孝傑以肅邊道總管戰素羅汗山虜敗還從書萬歲登封元年戰素羅汗山官軍敗績孝傑坐免官。

案新書武后紀素羅汗山之戰在萬歲通天元年即萬歲登封元年也在證聖元年後一年又此戰紀傳並書敗績又不得為虜敗還也當從舊書。

新書君與兵俘以旋時中書令張說議和云云舊書及封禪禮畢中書令張說云云十五年正月君與破吐蕃於青海之西云云。

案新書本紀封禪在開元十三年十一月張說罷在十四年四月王君與破吐蕃於青海在十五年正月君與本傳在十四年冬十二月新書此傳彼君與破吐蕃於張說請和之前誤矣當從舊書。

新書信安王禕出隴西拔石堡城即之置振武軍獻俘於廟舊書略同。

案二書信安王禕傳載此戰在開元十五年而新本紀不書禕也石堡城為唐與吐蕃大關係甚不宜略。

回鶻傳新書思結為歸林州舊書阿不思為歸林州。

案新書地理志歸林州以思結別部置舊書鐵勒傳亦同阿不思當即是思結之別部也不然上文思結部已為盧山府矣。

新書帝以幼女寧國公主下嫁舊書詔以幼女封為寧國公主出降。

案公主傳肅宗七女寧國第二非幼也且傳云肅宗公主始封寧國下嫁鄭異又嫁薛康衡乾元元年降回紇二年還朝又和政公主傳云安祿山陷京師寧國公主方釐居是先實已嫁矣唐會要云寧國降鄭異後降回紇可汗三降薛康衡封肅國似較史傳所載為得實。

僕骨傳新書歌濞拔延開元初為首領僕固所殺詣朔方降有司誅之子曰懷恩至德中以功至朔方節度使自有傳。

案此傳文意不明則未知懷恩為歌濞拔延之子與或首領僕固之子也考新書僕固懷恩傳貞觀二十年以僕骨歌濞拔延為右武衛大將軍金微都督諱為僕固氏生乙李駿乙李駿生懷恩世襲都督舊傳懷恩歌濞拔延之曾孫拔延生乙李駿拔乙李駿拔生懷恩雖舊傳以為曾孫而世次與新傳同。

則為孫也至新書此傳尤自相矛盾無論懷恩傳無拔延見殺之事即貞觀二十年丙午至開元元年癸丑凡六十八年亦無懷恩為拔延之子之理也余家藏顏魯公所撰懷恩傳言懷恩父設之隨懷格來降與二書所載皆不同得公為懷恩同時人其言當可據也。

奕必傳新書何力有戰功忠節臣也。案但書云何力自有傳。

拔悉密傳新書天寶初與回紇葉護擊殺突厥可汗立拔悉密大會阿史那部施為賀獵毗伽可汗不三歲為葛邏祿所破奔北廷。

案葛邏祿傳亦云又與回紇擊拔悉密走其可汗阿史那部施於北廷而回紇傳云葉護拔悉密斬顏頤伊施可汗與二傳不同未知孰是。

新舊唐書互證卷二十

沙陀傳

涇縣趙紹祖撰

新書考異曰新史以國昌父子之故特立此篇然克用有功唐室不當以沙陀目之且其後嗣遂有天

下當從魏武晉書齊神武周文之例入五代史本紀則不列於唐書可也。

案克用始終一心唐室其跋扈處乃是無學術以制之耳不得以操懿歆秦等例之且其後嗣有天下乃得之梁非取之唐事在隔代雖五代本紀不妨並列而唐書自當為克用立傳但不當僅附之沙陀傳耳。

新書王仙芝陷荆襄朝廷發諸州兵討捕國昌遣劉遵統雲中突騎逐賊數有功乾符三年段文楚云云

新書考異曰案國昌以咸通十四年拒命王仙芝陷荆襄在乾符四年安得有遣突騎逐賊之事考舊書是年賊陷江陵之鄂楊知溫求援於襄陽時沙陀五百在襄陽擊賊敗之蓋沙陀別有從征襄陽者非國昌所遣也。

案錢氏所考最是然新書之誤以國昌父子拒命在乾符五年也此處下文乾符三年段文楚云云三

年乃五年之訛。蓋新書或緣此沙陀擊賊之事。而以爲國昌拒命後。不應復有沙陀助戰。故決謂克用殺文楚在乾符五年也。

新書光啓元年。幽州李可舉。鎮州王崇。言易定故燕趙地。請分取之。於是可舉攻易州下之。崇崇攻無極。

新書考異曰。案崇崇以中和三年卒。子銘繼之。光啓改元。鎮州帥乃王銘。非崇崇也。

案李可舉傳云。乃遣崇崇將李全忠率衆六萬圍易州。鎔以兵攻無極。是攻無極者鎔。此傳信誤耳。但既下易州。則本紀例當陷。而昭宗光啓元年。不載此事。但書幽州盧龍軍亂。何也。

新書乾寧元年。克用次新城。鎔行詣軍門降。克用鞭而縱之。

案新書昭宗紀。乾寧元年六月。大同軍防禦使赫連鐸及李克用戰於靈州。死之。與此自相矛盾。舊本紀亦祇言鐸爲克用所執。不言死也。

新書建又勸茂貞王。茂貞屏藩亦不敢當。

案此等語。最爲以辭害意。設不屏藩。可以當乎。非教臣子之道也。

黑水靺鞨傳。新書貞觀二年。乃臣附。以其地爲燕州。舊書武德初。遣開使朝貢。以其部落置燕州。仍以突地稱爲總管。又徙其部落於幽州之昌平城。賜姓李氏。尋卒。子謹行。

案新書爲李謹行立傳。此處自可略。然須從契苾何力。潭城等例略見之。乃全無一語及焉。亦非也。又案舊書地理志。營州都督府有燕州。武德元年。置新書地理志。幽州幽都下注云。武德元年。燕州。則此言貞觀二年者。誤也。當以舊書爲是。又新紀武德四年六月。營州人石世則。執其總管晉文衍。叛附於靺鞨。傳亦不見此事。

高麗傳。新書。同善破高麗兵。男生率師來會。詔拜同善特進遼東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撫大使。封元菟郡公。後書。男生脫身來。詔授云云。

案泉男生傳云。封元菟郡公。則此言拜同善者。誤也。當從舊書。

百濟傳。新書。遣從子福信督將兵。乃與浮屠道琛據固爾城反。又云。仁軌與新羅兵夾擊之。奔入壁。爭梁墜溺者萬人。舊書略同。

案新書高宗紀。不書此反及戰。漏也。

新羅傳。新書。其德編錦爲額。以獻。中有句云。深仁譜日月。撫運適時康。舊書。作撫運適陶唐。又收句云。昭我唐家唐。舊書作昭我唐家光。

案二書所載小異。未知孰是。

高昌傳。新書。其王麴伯雅。附時妻以咸屬宇文氏女。襲華容公主。武德初。伯雅死。子文泰立。太宗即位。賜

妻宇文華。一具。宇文求預宗籍。有詔賜姓李。更封常樂公主。舊書同。

案二書俱未明言文泰所妻宇文爲何人。唐會要云。妻宇文文。即附時所賜華容公主也。然會要又未言以宇文則伯雅實所未詳。

吐谷渾傳。新書。果毅都尉席君買。舊書作蓋州刺史杜鳳舉。

南詔傳。新書。大中時。李琢爲安南經略使。奇墨自私。以斗鹽易一牛。夷人不堪。結南詔將段會選。陷安南。都護府。號白衣沒命軍。南詔發朱母仗。置三千助守。然朝貢猶歲至。從者多。杜悰自西川入朝。表無多內。蠻僮。豐佑怒。即慢言案質子。會宜宗別。使者告哀。豐佑亦死。坦綽會龍立。悲朝廷不弔。遂僭稱皇帝。建元建極。懿宗以其名近元宗。嫌諱絕朝貢。乃陷播州。安南都護李鄴屯武州。咸通元年。爲蠻所攻。去州走。

通鑑考異曰。實錄或作琢。又作派。樊綽蠻書亦作派。實錄新書皆有李琢傳。聽之子也。大中三年。自涪州刺史除義昌節度使。九年九月。自金吾將軍除平盧節度使。不云會爲安南都護。疑作都護者別一李派。又曰。宣宗時。南詔未嘗陷安南。據新傳則似大中時已陷安南。咸通元年。又陷武州也。且李鄴安南失守。然後奔武州。非在武州而棄之。新傳誤也。今從實錄。又曰。杜悰以咸通二年七月入朝。而豐佑大中十三年死。則建議滅蠻。必非悰入朝後事。新傳誤也。

案新傳通鑑皆謂安南再陷。今考宣宗本紀。止有大中十二年六月。南蠻寇邊一語。無陷安南事。懿宗本紀。亦止有即位時。是歲雲南蠻寇播州。咸通元年十二月。雲南蠻寇安南二語。無陷安南事。至四年正月。書雲南蠻陷安南。蔡襲死之。然則安南止此一陷。非獨新書此傳謂李琢時陷。爲誤。即溫公據實錄。謂李鄴失守安南者。亦誤也。且本紀亦未嘗陷武州。即此傳但言李鄴棄州走。亦未嘗其陷。使蠻於李琢時陷安南。則紀傳何絕不見復安南事。又何以朝貢仍歲至。而朝廷僅以名近元宗。嫌諱絕其朝貢耶。若於李鄴時陷安南。則已在咸通時。蠻何棄之而復來陷之耶。又考舊書懿宗本紀。咸通四年內。有云。初大中末。安南都護李琢貪婪。使到獠民。羣獠引林邑蠻攻安南府。三年。大徵兵赴援。天下騷動。其年冬。蠻寇陷交州。所謂其年冬者。三年之冬。與四年之正月。正一時事也。新書此傳。本用其語。蓋復紀綜前後大概言之。而新書修改時。諱視未審。遂致誤耳。又案通鑑云。咸通元年十月。安南都護復取播州。十二月。安南土蠻引南詔兵。合三萬餘人。乘虛攻交趾。陷之。此即溫公所謂安南失守。從實錄書之者。考地理志。安南都護府。治宋平。交趾則安南之一縣也。特以其地爲漢交趾郡。故通言交趾。或曰交州。如舊紀。其年冬。蠻寇陷交州。其實分言之。則交趾自交趾。安南自安南。如新書此傳下文有云。南詔恐實錄誤。以陷交趾爲陷安南。而遂以爲安南失守也。今實錄不可得見。姑以意言之。如此。以俟知者。至李琢。杜悰二事。則溫公考之確矣。

新書十年。乃入寇。以軍縱清溪。開密引。乘伐木開道。徑擊城。盛夏卒凍死者二千人。出沐源。闕嘉州。

案新書十年。乃入寇。以軍縱清溪。開密引。乘伐木開道。徑擊城。盛夏卒凍死者二千人。出沐源。闕嘉州。

案新書十年。乃入寇。以軍縱清溪。開密引。乘伐木開道。徑擊城。盛夏卒凍死者二千人。出沐源。闕嘉州。

案新書十年。乃入寇。以軍縱清溪。開密引。乘伐木開道。徑擊城。盛夏卒凍死者二千人。出沐源。闕嘉州。

案新書十年。乃入寇。以軍縱清溪。開密引。乘伐木開道。徑擊城。盛夏卒凍死者二千人。出沐源。闕嘉州。

案新書十年。乃入寇。以軍縱清溪。開密引。乘伐木開道。徑擊城。盛夏卒凍死者二千人。出沐源。闕嘉州。

案新書十年。乃入寇。以軍縱清溪。開密引。乘伐木開道。徑擊城。盛夏卒凍死者二千人。出沐源。闕嘉州。

案新書十年。乃入寇。以軍縱清溪。開密引。乘伐木開道。徑擊城。盛夏卒凍死者二千人。出沐源。闕嘉州。

案新書十年。乃入寇。以軍縱清溪。開密引。乘伐木開道。徑擊城。盛夏卒凍死者二千人。出沐源。闕嘉州。

案新書十年。乃入寇。以軍縱清溪。開密引。乘伐木開道。徑擊城。盛夏卒凍死者二千人。出沐源。闕嘉州。

案新書十年。乃入寇。以軍縱清溪。開密引。乘伐木開道。徑擊城。盛夏卒凍死者二千人。出沐源。闕嘉州。

案德宗本紀十年十二月，盤南盤寇並州，本不誤。此因豈坡二字，欲極言之，遂不覺誤耳。通鑑考異曰：案盤以十一月至沈源，非盤夏。

新書故瀘州刺史楊慶復。

案下文言楊慶復曰云云，通鑑考異曰：新傳作瀘州刺史楊慶復，今本此處正作楊慶復，但下又祇言楊慶復為違背耳。又前言南詔將楊思賢，通鑑考異曰：當從新書作楊思賢。

新書南詔知蜀強故變安南陷之，都護會發兵討之。

案上文言乾符四年，又云：是時驛使節鎮海，則此五年後事。今考新舊傳宗紀及通鑑，此數年中，並無安南陷事。祇新紀六年有黃巢陷安南一語，然參考諸傳，亦無巢陷安南事，不知何故此兩處皆言陷安南而不相應也。

驛傳新書十日野鴉。

案此下似脫驛曰某某一句，以上下文知之。

兩盤蠻傳：新書貞觀三年，南謝首領謝嗣來朝，以其地為莊州，授嗣刺史。舊書為南壽州刺史，後改莊州。案地理志：莊州下注云：本南壽州。貞觀三年，以南謝首領謝嗣置，四年更名，則當以舊傳為是。

新書元和，中辰淑蠻酋張伯靖叛，黔中經略使崔能，荆南節度使嚴綬，湖南觀察使柳公綽討之。

新書考異曰：案本紀同，時討伯靖者，尚有東川節度使潘孟陽，傳失載。

新書又有顯從東魯諸蠻，永徽三年，與胡蕤督叛，高宗以右驍衛將軍曹繼叔為瀘州行軍總管，戰斜山，拔十餘城。

案本紀不書，漏也。通鑑事在水微六年。

南平獠傳：新書巴州山獠王多馨反，梁州都督龐玉，其首，其後眉州獠反，益州行遠郭行方大破之。

案本紀不書此兩事，漏也。又案下文大中末，或蓋開葛獠叛，宣宗懿宗紀皆無之。此等事本紀雖可不書，然以貞觀七年之東西獠，十二年之巫州獠例之，則彼書而此亦宜書也。龐玉事見龐堅傳，通鑑在武德二年，郭行方事，通鑑在武德九年。

西原蠻傳：新書貞元十年，黃洞首領黃少卿陷欽橫，韓貴等州，少卿子昌河繼勇，前後陷十三州，氣益振，乃以唐州刺史陽曼為容管招討經略使，引師掩賊，一日六七戰，皆破之，倭地皆復。元和初，邕州擒其別帥黃承慶，明年，少卿等歸款，未幾復叛。

案憲宗本紀，元和二年二月，邕管經略使路愬敗黃洞蠻，執其首領黃承慶。三年六月，黃少卿降。十二年，容管經略使陽曼克欽橫，韓貴四州，則陽曼事在路愬後，且十年，當是少卿降而復叛後也。今乃載之元和初，可乎。

新書，公素勸元宗，以羅陽縣還黃少度。元宗懼，引兵一百持印章，依少度。程宗遣監察御史敬傑案之，傑與公素傳致元宗罪，以母老流驪州，素以為不直。

案程宗本紀，長慶元年五月，邕州刺史李元宗叛，奔於黃洞蠻，元宗果叛者，豈不加兵而可以一御史案之罪乎？且罪無過於叛，公素所劾，而引兵持印，依少度，亦無以自明矣。而尚得減死而罪止，流，素且以為不直，何也？竊疑紀所謂叛，傳所謂引兵，依少度，皆不得其實。

李藩傳：此日。

李藩府傳：新書，侍御史王義方廷劾，極陳其惡，帝陰德藩府，貸不問，為抑藩方逐之。舊書，義方言其為劉泊馬周所幸，由此得進，言詞毀毀，帝怒，出藩方為萊州司戶。藩府云：王御史得無愧乎？義方云：仲尼為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義方任御史旬有六日，不能去李義府於雙闕之前，實以為愧。

案舊書王義方傳，其載勸藩府之疏，亦刪去言詞過毀者。新書刪之是也。至與義府相答之言，則正氣凜然，即不載之於此，或移入藩方傳亦可。而於刪之何耶？且新書許敬宗傳後，載袁思古戲許彥伯語，不過諧謔之辭，而從劉餗唐語，本與嘉話錄增之者，欲使舊書以所無也。而所增者，彼所省者，此未為允矣。

李林甫傳：新書，帝因蕭嵩言，自用韓休，方具詔，武彊語林甫，使為休請，休既相，重德林甫，而與嵩有隙，乃薦林甫有宰相才，舊書略同。

案新舊二書韓休傳並云：休直方，不務進趨，而此傳乃言以林甫之薦己而重德之，不知其事出於嵩而與之有隙，不務進趨者，若是乎？考休生平不應至此，其薦林甫自是不知人之過，而此傳未免誣之太甚也。此當是其時不喜休者所為，舊書無證而載之，新書不知改而仍之，其失不獨與休傳矛盾耳。

崔昭緯傳：新書，居位凡八年。

新書考異曰：案宰相表及本紀，昭緯以大順二年辛亥正月相，至乾寧二年乙卯八月罷，居位未滿五年。

叛臣傳：舊書無。僕因懷恩傳：新書，於是雍王以元帥為中軍，拜懷恩為中書門下平章事，為之副。時諸節度皆以兵會，次黃水，舊書略同。

新書糾謬曰：案代宗寶應二年，十月辛酉，雍王適討史朝義，甲戌，敗史朝義於橫水。

十一月，僕因懷恩為朔方河北副元帥，在本紀則先破賊後為副元帥，在傳則先為副元帥，未知孰是。

新書史朝義退守莫州，於是都知兵馬使薛兼訓，都廷玉，充節度使辛雲京，會師城下。舊書，河南副元帥都知兵馬使薛兼訓，都廷玉，充節度使辛雲京，會師於下博。

新書糾謬曰案肅宗紀實應元年建卯月河東軍亂殺節度使郭景山都知兵馬使辛雲京自稱節度
 案雲京為河東節度之後未嘗移鎮卒於太原況雲京新得太原必不敢輕出會師此誤書也
 案是時為冤節度使者田神功也蓋神功與策訓庭玉皆與命於李光弼而來會師新書既沿舊書
 之誤以神功為雲京而又刪去河南副元帥五字使後人無從稽考甚非是余肅吳氏之糾而後得
 然於此其用心不可沒也
 新書昭宗相裴道遠臨臨詔旨遣道遠勸入朝懷恩許之副將范志誠諫以為獨不見來璵李光弼乎二臣
 功高不賞璵已及誅舊書同

案此等皆非當時實有此語史臣妄作之而修史者不知改也考李光弼上元二年辛丑二月以邙山
 之敗罷太尉副元帥五月復為太尉河南副元帥罷不三月也實應元年壬寅建寅月光弼克許州五
 月及史朝義戰於宋州敗之十二月及袁遺戰於衛州敗之廣德元年癸卯三月李光弼及袁遺戰敗
 之九月裴道遠宣諭懷恩於汾州是此數年前光弼方宜力行開未嘗與朝廷有隙而朝廷亦未
 嘗有薄待光弼之事也至是年十月朔代宗幸陝十二月自陝還京師始以東京圍守召光弼而光弼
 未赴則又非九月時范志誠之所預知也而與來璵並言之豈非史臣妄意造作自謂總括以至迷亂
 人目而反使光弼蒙不白之冤乎

李懷光傳新書朔方都將牛名俊斬懷光傳首以獻舊書同
 案新書韓游瓌傳云懷光自縊死余家藏李元諒懋功昭德碑云懷光自絞中閣則游瓌傳為得實
 陳少游傳新書信但諸史如江鄂州舊書信但領胥史如江鄂州
 案新書語不如舊書之明

新書僕固懷恩李懷光傳贊在陳少游傳後
 新書糾謬曰實者馬存亮傳贊在楊復光傳後與此俱失所附
 李忠臣傳新書擊賊將石帝廷為承治舊書石帝廷為承治來戰忠臣與董竭忠退之
 案董竭忠新書不應刪其名

高駢傳新書駢失兵柄利權擬挾大詔即上書悛言不恭下詔切責舊書略同
 案舊書載駢之詔有云遂命上相親視師徒因落都統之名又云卿落一都統何足介懷又云豈
 有位兼將相使帶銅鑰自謂寒灰其詞浪語是駢上書與帝答詔時止落都統未停使務也二書俱誤
 又通鑑考異以為駢能都統在正月解鹽鐵轉運在五月得其實矣而亦以為事在上書答詔之前蓋
 亦未嘗細觀此詔也當是帝怒其上書之慘答詔後遂罷其使務耳

陳敬瑄傳新書俄而令致得罪敬瑄被流端州會昭宗立敬瑄拒詔帝召為龍武統軍以宰相章昭度代
 新舊唐書互證 卷二十

傾節度使
 案田令孜傳俄削官長流儋州然猶依敬瑄不行非敬瑄以令孜得罪而被流也且敬瑄既被流而拒
 詔矣乃召之為龍武統軍乎此必誤可知
 新書昭昭度遠諭建能兵建不奉詔帝更以建為西川行營招討制置使
 案昭宗本紀無以建為招討事建拒命不能兵乃又以招討授之乎此必傳之誤也又案當時藩鎮忽
 叛忽臣忽令忽攻一年蓋數反覆故本紀並書相陷相殺不以討屬之并不以伏誅罪之也惟楊守亮
 書伏誅以至京師而帝自誅之故然其事正與敬瑄類而守亮不入叛臣傳且劉闢楊惠琳楊弁亦不
 入而入陳少游高駢未為平允
 逆臣傳舊書無

新書考異曰舊書以安祿山等殿卷末而不題逆臣之目蓋倣漢王莽晉王敦桓元梁侯景之例
 安祿山傳新書范陽節度使張仁愿
 案方鎮表開元二年始置幽州節度天寶元年更幽州節度使為范陽節度使張仁愿以聖歷元年為
 幽州都督時無范陽節度使之名也
 新書張守珪節度幽州祿山盜羊守珪將殺之舊書同

案新舊二書張九齡傳並云祿山討契丹敗張守珪執如京師通鑑考異引九齡集有賜守珪兩敕
 正言此事則九齡傳喪師之事得實不知此傳何以不言而以盜羊小事當之也
 新書帝曰是有異相我欲厭之
 案九齡傳帝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則祿山異相帝豈識之此事蓋從李德裕次柳氏舊
 聞增不足信也

新書十一載率河東兵討契丹舊書同
 案元宗本紀在天寶十載八月此誤
 新書即死年五十餘

案此傳前云祿山生望氣者言其祥張仁愿欲殺之今考仁愿聖歷元年戊戌已在幽州至長安二年
 壬寅李多祚代之且以長安二年計之祿山死於至德二載丁酉則年五十六也其天寶六載請為貴
 妃兒二書備載其事十載貴妃洗兒二書所不載而通鑑樓述之則請為養兒時祿山年四十六洗
 兒時年五十也又以貴妃傳計之妃死於天寶十五載年三十八則當六載時妃年二十九以二十九
 歲之母養四十六歲之兒元宗即皆憤不應至是此皆當時訪史而史臣無識取之意欲以乖蹇然元
 宗內寵貴妃外任林甫固忠其可以亡國者多矣何必探野史無稽之言以醜之乎

新舊唐書互證 卷二十

新書 尹子奇已殺張巡，悉衆十萬來并力營陝西。次曲沃，先是回紇傍南山設伏，按軍北轉以待莊。大戰新店，以騎挑戰，六遇輒北。

案新紀至德二載十月戊申，廣平郡王假及安慶緒戰於新店，敗之。癸丑，安慶緒陷睢陽，戰新店，在陷睢陽前五日。與此傳矛盾。舊紀傳皆言陷睢陽在戰新店前，通鑑陷睢陽在癸丑，與新紀同日。戰新店在己未，又後陷睢陽六日，未知孰是。

史思明傳，新書至德二載，與蔡希德、高秀巖合兵十萬攻太原。時光弼固守，且十月不能拔，而安慶緒璽位，舊書思明十月會安祿山死，令歸范陽。希德百餘日，皆不能拔而歸。

案新紀至德元載十一月戊午，史思明寇太原。二載正月乙卯，慶緒執祿山，二月戊子，李光弼及安慶緒之衆戰於太原，敗之。丁酉，慶緒將蔡希德寇太原，即自十一月戊午至二月丁酉，僅百日耳。安得有十月之久。且二載正月，祿山已死，則二書之序事顛倒可知。若月字爲日字之誤，又不得云且十月不能拔，作如此驚異語。

新書 田悅於是節度使許叔冀、濮州刺史董秦、梁浦、田神功皆附賊。舊書 節度使許叔冀合於思明，思明益振。

案新紀乾元二年，不書許叔冀叛，不知何故。

新書 祿山思明傳贊云：如祿山、思明、希劉裕、楊堅而不至者，案祿山、思明與劉裕、楊堅無一毫相似，贊殊不得要領。

李希烈傳，新書時治將高彥昭、劉昌共嬰壘以守。案如此傳所云，則寧陵之全，皆高彥昭之功，而劉昌傳全以功歸昌，不敘昭一語，何也。昌傳贊引杜牧語，謂昌寧陵而名不傳，如彥昭者乃真不幸也已。

新書 治選兵八百，夜艾而入，賊不知，詰旦傳城士奮出，希烈大敗。案新書柏良器傳，良器以救兵至，揮弩手游者，泅汴渠夜入，新舊書王栖曜傳並云，韓混使栖曜以強弩三千夜入寧陵，三傳不合，未知孰是。

朱泚傳，新書泚賊伏兵漢谷，引數十騎跳攻長安，泚大驚，踏橋前，泚引卻，日月尾追遇伏，關射日月殺之。案新舊二書泚賊傳，不載此事。上文云，泚賊以數十騎自夾城入北內，真兵欲擊賊，開乘與出，乃奔奉天。彼方倉皇之際，故泚得以數十騎入，此則在高重傑已死之後，奉天圍方合，泚守禦不暇，安得引數十騎攻長安乎？疑此與前所云本是一事，而射殺日月，則在此時。戰奉天城下事也。宋公取泚甚多，因其書備載首尾，而遂誤入之，不刪其前數語，遂至重複不可解耳。考新紀十月丁巳，朱泚犯奉天，乙丑，將軍高重傑死之，十一月癸巳，李懷光及朱泚戰於魯店，則此時正在重圍之際，而泚亦在奉天城下。

不在長安也。下文泚自將逼奉天，亦是賊次顛倒之故耳。又考下文云：城圍凡三旬有六日，正丁巳至癸巳日數也。

黃巢傳，新書仙芝之攻汝州，殺其將刺史走，東都大震。

案傳宗本紀，乾符三年九月丙子，王仙芝陷汝州，執刺史王鉞，通鑑亦同。且言鉞在賊中，爲巢求官，而此與王鐸傳皆不言其降賊。舊紀亦言鐸刺史王鉞，而傳則言其守汝州，爲賊所害，其不同如此。新書攻荆南，知溫不出，有詔以高駘代之，駘以蜀兵萬五千，責備糧，期三十日至，而城已陷，知溫走。

案本紀，乾符五年正月丁酉，王仙芝陷江陵外郭，又考新舊書李福傳並云，福以沙陀五百救之，賊聞福至乃走，則此云城陷知溫走者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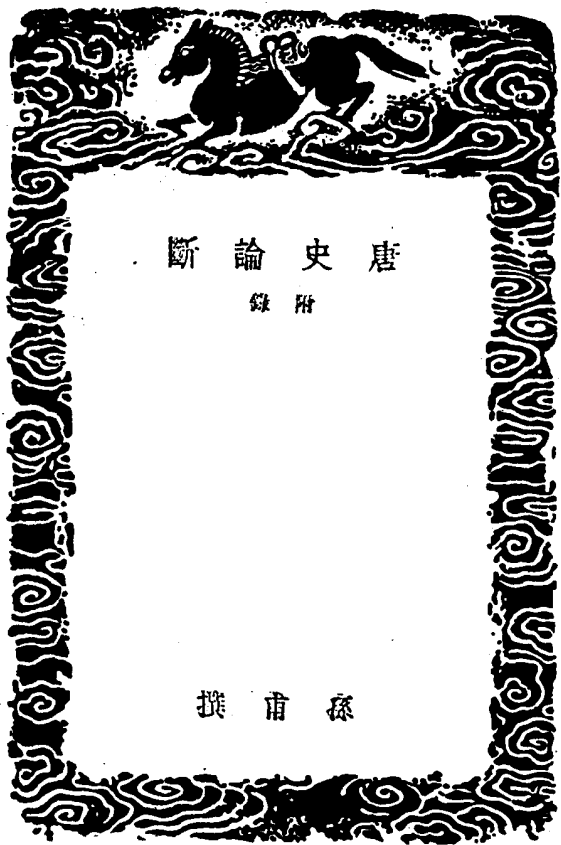
新書 仙芝乃遣蘇溫球、楚彥威、尙君長來降。案本紀，乾符四年十一月，尙君長降，宋威殺之，在陷江陵外郭前，此敘於後，未知孰是。

新書 轉運浙東，執觀察使崔瑒，又云，詔節度使李迢書求表爲天平節度。案新紀崔瑒作崔瑒，當是紀誤。舊紀李迢作李巖，未知孰是。

新書 巢怒民迎王師，縱擊，殺八萬人，謂之洗城。於是中和二年二月也。舊書略同。案舊紀亦在二年二月，惟新紀在中和元年四月，通鑑以新紀書日之詳，從之。

新書 程宗楚營京右。

案本紀，中和元年四月丁亥，宏夫、宗楚死之，即在二年二月。二人之死，必在巢復入京師時也。此傳上文但言賊執宏夫害之，而此處有程宗楚營京右之文，紀傳不相應。案此非和州刺史秦彥也，通鑑作陳彥，或爲是。



唐史論斷

錄附

孫甫撰

序

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孫甫之翰撰。

古之史。尚書春秋是也。二經體不全而意全。尚書記治世之事。作教之書也。故百篇皆由聖人立。不以惡事名。雖桀紂之惡。亦用魯武之事而見。不特書也。但聖賢順時通變。言與事各有所宜。為史者從而記之。有經聖人所定典謨訓誥誓命之文。體雖不一。皆足以作教於世也。春秋記亂世之事。立法之書也。聖人出於季世。視時之亂。居下而不能治。故主大中之法。裁制天下善惡。而明之以王制。是聖人於亂之時。起至治之法。非讓其文。則不能正時事而垂大典矣。此尚書春秋之體。所以不全也。然尚書記治世之事。使聖賢之所為。傳之不朽。為君者。為臣者。見為善之效。安得不說而行之。此勸之道也。其開因見惡事。致敗亂之端。此又所以為戒也。春秋記亂世之事。以褒貶代王者之賞罰。時之為惡者。乘車辨其心迹。而貶之。使惡名不朽。為君者。為臣者。見為惡之效。安得不懼而防之。此戒之道也。其開有善事者。明其心迹。而褒之。使光輝於世。此又所以為勸也。是尚書春秋記治亂雖異。其於勸戒。則大意同也。後之為史者。欲明治亂之本。雖戒勸之道。不師尚書春秋之意。何以為法。至司馬遷修史記。破編年體。創為紀傳。蓋務便於記事也。記事便。則所取博。故奇異細碎之事。皆載焉。雖貫穿羣書。才力雄俊。於治亂之本。勸戒之道。則亂雜而不明矣。然有識者。短之謂紀傳所記。一事分為數處。前後展出。比於編年。則文繁。此類固所失。

唐史論斷序

一

唐史論斷序

不細。殊不知又有失之大者。夫史之紀。莫大乎治亂。君令於上。臣行於下。臣謀於前。君納於後。事或則成。否則敗。成則治之本。敗則亂之由。此當謹記之。某年君臣有謀議。將相有功。功紀多不書。必俟其臣歿而備載於傳。是人臣得專有其謀議功勳也。尚書雖不備編年之法。君臣之事。年代有序。義和之業。固載於堯典。稷契。舜之功。固載於舜典。三代君臣之事。亦猶是焉。遂以人臣謀議功勳。與其家行細事。雜載於傳中。其體便乎。復有過差邪惡之事。以君危亂。不于當年書之。以為深戒。豈非失之大者。或曰。春秋雖編年。經曰。其事傳載本末。遷立紀傳。亦約是也。故劉劭史例曰。傳所以釋紀。猶春秋之傳焉。此可見遷書之不失也。答曰。春秋聖人立法之書也。立法故曰其事而斷之。明治亂之本。所目之事。或一句或數句。國之典制。固不明人之善惡。固不辨左氏。史官也。見聖人之經。所目之事。遂從而傳之。雖不能深釋聖人之法。記事次序。一用編年之體。非外春秋經曰。獨為記也。遷之為紀也。周而上。多載經典之書。固無所發明。至秦漢紀。並直書其事。何嘗有法紀。無法何釋焉。此乃餽附遷而為之辭也。或曰。史之體。必尚編年。紀傳不可為乎。答曰。為史者。習尚紀傳久矣。歷代以為大典。必論之以復古。則泥矣。有能編列君臣之事。善惡得實。不尚僻怪。不務繁碎。明治亂之本。謹勸戒之道。雖為紀傳。亦可矣。必論其至。則不若編年體正而文簡也。甫嘗有志於史。竊慕古史體法。欲為之。因讀唐之諸書。見太宗功德法。制與三代聖王。並後帝英明不逮。又或不能守其法。仍有荒縱狼戾。庸懦之君。故治少而亂多。然有天下三百年。則正觀功德之遠也。唐書繁冗。遺略多失。體諸事。或大而不具。或小而悉記。或一事別出。而意不相照。怪異猥俗。無所不有。治亂之迹。散於紀傳中。雜而不顯。此固不足以彰明正觀功德法。制之本。一代興衰之由也。觀高祖至文宗實錄。敘事詳備。差勝於他書。其開文理。明白者。尤勝焉。至治亂之本。亦未之明。記事務廣也。勸戒之道。亦未之著。褒貶不精也。為史之體。亦未之具。不為編年之體。君臣之事。多雜而書之也。又要切之。事或有遺。略君臣善惡之細。四方事務之繁。或備言之。此於為史之道。亦甚失矣。遂據實錄與書。兼采諸家著錄。參驗不差。足以傳信者。修為唐史記。舊史之文繁者。刪之。失去就者。改之。意不足而有害證者。補之。事之不要者。去之。要而遺者。增之。是非不明者。正之。用編年之體。所以次序君臣之事。所書之法。雖宗二經文。意其體略與實錄相類者。以唐之一代。有治有亂。不可全法尚書春秋之體。又不敢借作經之名也。或曰。子之修史。豈不尚紀傳之體。可矣。不為得志。則郊廟禮樂。律歷災祥之事。官職刑法。食貨州郡之制。得無遺乎。答曰。郊廟而下。固國之巨典。急務。但記其大要。以明法度政教之體。其備儀細文。則有司之事。各有書存。為史者。難乎其載也。自康定元年。修是書。至皇祐四年。草具。遂作序述其意。更俟刪潤其文。後以官守少暇。未能備其述。嘉祐元年。成七十五卷。是年冬。臥病。久慮神思日耗。不克成就。且就其編載。粗成一。家言。才力不盛。敘事不無疎略。然於勸戒之義。謹之矣。勸戒之切。而意遠者。著論以明焉。欲人君覽之。人臣觀之。備知致治之因。召亂之自。邪正之效。煥然若繪畫於目前。善者從之。不善者戒之。治道可以常興。而亂本可以預弭也。論九十二首。觀者無忽。不止唐之安危。當為世鑒矣。

唐史論斷序

三

目錄

卷上

- 召突厥兵
- 殺劉世讓
- 復置十二軍
- 即位改元
- 中書門下議事使諫官與聞
- 朝廷之制
- 殺盧祖尚
- 房杜相業
- 命李靖為僕射
- 命李靖討吐谷渾
- 魏公諫諍
- 立太子

唐史論斷 目錄

- 立建成為太子
- 殺劉文靜釋裴寂
- 放宮人
- 魏鄭公論治
- 晉封倫舉賢
- 任房杜
- 魏公不避形迹
- 虞置降虜
- 封禪
- 貶權萬紀言利
- 以高昌為州縣
- 親征高麗

唐史論斷 目錄

唐史論斷 目錄

卷中

- 劉洎賜死
- 降李勣為僕射同門下三品
- 命李勣為僕射同門下三品
- 降長孫無忌黔州安置
- 乾封改元
- 郝俊諫令后攝政
- 殺裴炎
- 狄仁傑薦張柬之
- 章后安樂公主弑帝
- 景雲年
- 姚元崇相
- 酸棗尉袁楚客上疏
- 用李林甫平章事
- 刑罰幾措推功李林甫
- 用王鐵聚斂
- 李光弼殺復秦
- 烏承恩為史思明所害
- 李峴降蜀州
- 顏真卿降峽州
- 李棲筠卒
- 楊炎貶崖州司馬賜死
- 盧杞姦邪
- 疑忌李晟
- 卷下
- 李絳料魏博事勢
- 李暉辭平章事
- 裴度罷相
- 韋處厚乞相裴度
- 貶杜元穎
- 後宮不著名
- 褚遂良諫廢立皇后
- 在位改元
- 殺上官儀
- 追尊祖宗自稱天皇
- 李敬元統兵
- 不稱武后年名
- 張柬之遂廢武后
- 帝王細務
- 開元尊號
- 盧懷嵩卒
- 張九齡乞斬祿山
- 冊忠王為太子
- 輔瑒琳稱祿山無事
- 賊陷睢陽害張巡
- 九節度使討安慶緒
- 懷恩留賊將分帥河北
- 李寶臣復叛
- 開豐州零陽渠
- 陸贄論吐蕃
- 李晟論張延賞
- 崔損卒
- 用裴度相
- 注意和
- 失河北
- 劉晏明秋昭感
- 辨朋黨

三

二

保全內臣
不能制內臣
李德裕讓太尉
貶李德裕
令狐綯縱賊
鄭畋罷相
朱全忠弑帝

鄭畋言開成政事
殺陳王
不能駕馭李德裕
無人君大體
用章保衡路巖相
李克用乞誅朱全忠

唐史論斷卷上

高祖

召突厥兵

論曰：義師之起，本救世亂。若威德漸盛，則四夷款附矣。故周武興師，致庸、蜀、秦、漢、魏、晉、齊、梁、陳、隋之助。漢高平定天下，亦有北狄、南夷、東夷、西夷之助。今唐師方起，當以德義為勝，何乃聽文靜一時之謀，遽求助於突厥，斯自小也。財寶金帛，皆民力所致，當舉義之始，許之夷狄，可乎？不盡賂之，又自失信，後突厥恃其微功，連歲入寇，蓋由茲失策也。

立建成為太子

論曰：立太子必嫡長者，使天下之心有繫，以止爭奪之患也。行之平世，固為常法。若夫大公之世子，不賢而求聖人，以傳大位，況長子不賢，次子聖乎？安得局於常法也？唐有天下，本秦王之謀，秦王功德之大，海內屬望，其勢可終為人臣乎？建成立舉，義以來，無一事可稱道，但以年長使居聖子上，至愚者知其不可也。雖秦王以常禮讓，胡不虛其位，待天命之歸，況受禪之初，天下未定，何汲汲於立太子也？善哉！隋王憲讓太子之言曰：時平則先嫡長，世難則歸有功，此萬世不易之論也。

唐史論斷 卷上

宋 孫 甫 撰

唐史論斷 卷上

殺劉文靜釋表寂

論曰：恩與刑，人主之大權也。恩當其功，刑當其罪，則中外勸戒矣。反是道，何以服人心？裴寂、劉文靜，俱以佐命為大臣，文靜才略功名，過寂遠甚。高祖任情親，寂而疎，文靜失律，則除名及與寂有隙，出怨言，遂聽寂議殺之。寂當將相之任，法而無謀，屢為賊敗，既入朝，不加深罪，幸矣。願待彌厚，可乎？施恩於寂，太儆用刑於文靜，太暴，二者兼出於私，非聖子功德之大，人心去矣。

殺劉世讓

論曰：兵之用，開為神妙者，以其術之不可窺也。高祖歷戰伐多矣，用兵之事，不可謂不曉。劉世讓素有忠義之名，既以知邊機，使備突厥，方制其要害，功效甚明。突厥使人入朝，言世讓有異謀，殊不知世讓既荷任用，已有功效，何故與突厥通謀？況突厥入寇，本以馬邑為便，今得其地守之，是隄其入寇之路也。世讓經畫如是，致人反言，與己國通謀，其情固易察耳。高祖不察而殺世讓，何昏暗之甚也。

復置十二軍

論曰：國之用武，固常事，不可一日懈也。中夏之廣，外夷之衆，雖太平之世，豈無者畏威服德而不敢動其心，常幸國之有事，起而為患，則武備可一日懈乎？況大亂初定，人心未甯，便欲為安逸之態，而假武事，及突厥入寇，乃謀遷都以避經世之略，何其淺也。賴秦王堅議不行，謬策令復置十二軍，以教諸府之兵，中國之威，自此盛矣。

太宗

放宮人

論曰：古之明王，嬪御之數，著於經典者可見也。漢之後宮及千數，實如魏桓者，不肯出仕矣。蓋人君廣置嬪御，其損有三：侈費甚也，內寵多也，怨女衆也。侈費甚則困民力，內寵多則說私謁，怨女衆則傷和氣。人君之德所損如是，賢者以為難諫，正而不顧仕也。況隋煬荒虐，自古無比，強取良家女，置後宮者，尚無其數。高祖初入關，放離宮之人，還親屬，此得美事之一節，及受禪，安然有其後宮，欲不荒恣得乎？賴聖子承之，立矯其過，計出三千之衆，使天下登歌詠唐之盛德也。

即位改元

論曰：或問春秋書國君即位，必於元年正月，明新君踰年即位改元也。此書即位踰年，豈春秋之法乎？答曰：尚書記天子傳位改元之法，舜則曰月正元日，禹則曰正月朔旦，春秋即位改元之法，本於此。聖人以舜禹之法為天下之至正也。然顧命康王之誥，記成王崩，康王既為天子，乃釋冕反喪服，蓋以先君不肖，所終之年，天子之位，不可一日而虛，故於柩前即位，明先君傳授之意，不及行舜禹之法也。但踰年稱君改元，亦同其道矣。以天子不待踰年即位，則諸侯可知也。春秋一國之史，聖人修之，遂見天下大法，莫若舜禹至正也。元年初即位，說者引康誥之文為定，以謂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國史書即位以表之，此雖明不待踰年即位，元年見新君之法，不知聖人因而存舜禹之道也。況魯侯即位，雖稱元年，必

唐史論斷 卷上

睿王正月者，上以明王道之序，下以見諸侯奉主制而即位也。若夫修天子之史，可不知睿元年即位之法乎？又後代承魏天子繼統，必待歲年稱君，勢有不便矣。故當依實書之，雖略變古法，其曰以即位歲年改元，亦所以法尚書定位，春秋改元見新君之意也。

魏鄭公論致治不難

論曰：帝王與治之道，在觀時而為之。觀時在至明，至明在至公。至明則理無不通，至公則事無不正。通於理，故能變天下之弊，正其事，故能立天下之教。弊變教立，其治不勞而成矣。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則聖人之意可見矣。或曰：孔子言善人為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又言王者必世而後仁，何謂也？答曰：孔子教為邦者久之之辭也。為邦若非聖哲，或行仁政，未能變通時事，功業不速，必中道而止。故教以久行仁政，乃有成功也。若以聖哲之道，則期月可也。但後之為天下者，雖欲興起治道，多非聖哲之才，不能通究時弊，以道變之，務速其功，以行一時之事，故所為駁雜，莫復前古之治也。觀魏公之論，誠得聖人之意，文皇能納其言而不惑，奸人之論，力變時弊，以行王道，嗚呼！明哉！大亂之後，興立教法，不念其功，致時太平，德流於後，嗚呼！公哉！

中書門下議使諫官預聞

論曰：太宗之任諫官，真得其道。夫天下之務，至廣也，軍國之機，至要也。雖明主聰斷，賢相謀議，思慮之失，亦不能免。一失則為害不細，必藉忠良之士諫正。夫忠良之士，論治體補國事，乃其志也。能密有所助，則亦志伸而道行，豈必欲彰君過而取高名哉？當君相議事之際，使諫官預聞，得以關說，或有闕失，從而正之。天下親親朝政之得宜，不知諫者之何言，上下誠通，國體豈不美乎？況大臣論事，以諫官規正於人君之前，安有不公之議，茲亦制御大臣使之無過之術。爾若以諫官小臣，不可預聞國議，必衆知闕失，方許諫正，事或已行而不可救過，或已彰而不可言，故剛直之臣，有激訐不顧以爭之者，君從之，猶掩其過，君或不從，則君之過大臣之罪愈大矣。太宗任諫官，可謂得其道。

責封倫不舉賢

論曰：封倫真姦人，太宗真能照姦人之情者也。大臣之職，處遠人材，固非細事。天下之大，中外之任，可容一日乏才乎？然人之才，有能有不能，器而使之，兼職舉矣。豈有人主責其舉賢，已未嘗推薦，但言無奇才，異能，上欲欺主之明，下欲蔽天下之善，此真姦人也。蓋姦人不樂進賢，其情有二：保位固寵，常懼失之，以賢者既用，必建立功業，掩己之名，見己之過，名滅過露，則位不能保，進賢之情一也。又姦人立私，必人附己，乃引之賢者，懷才安命，進退以道，固不肯趨附，姦人以謂不附己而引之，則不知己之恩，不知己之恩，則不為己之黨，此所以不樂進賢之情二也。姦人無至公待人之心，心既不公，知人不明，雖遇賢才，不能深識，慮引而進之，或有大過，為己之累，此不樂進賢之情三也。封倫之情，正在於此。太宗以前代未嘗乏人折之，使慚懼無辭，可謂能照姦人之情者也。固有姦如封倫者，世世不無人主能照其情而責之，則公卿悚動，賢者進矣。

定朝廷之制

論曰：太宗定天下之功，固天授神武英才，不待贊論，而赫赫於無窮矣。其朝廷之制，又如如是，宜乎正視之治也。夫定官之員，不務多而務擇賢，則不賢者安得用矣。大臣議事，使諫官御史史官，並從而入，或正其失，或利其非，或審其過，則大臣安敢不正議矣。諸司長官，正衙奏事，使衆臣共聞之，屬官不得奏本司外事，非至公之事，人不敢言，則陰邪之事自絕矣。疎賤之人言事者，命門下司引奏，又置立仗馬以備急事，則天下之情，無不達矣。內侍皆黃衣，給事官掖，則姦人無所附，而事權不假於人矣。數者，皆朝廷大法，為人君者能遵行之，雖未能及正觀之治，朝廷必賢，而天下可治也。何哉？官少而賢，必擇之精也。大臣不敢曲諂，必聽之明也。諸司官無邪言，必制之公也。言事者無樂，而人情盡達，必采之詳也。內侍不預事，必制之嚴也。數者，非太宗英睿不能盡其道。人君資性至此者鮮矣。然設官少而務擇賢，使諫官預聞大臣之議，而救其失，諸司奏事，明陳於庭，疎賤者言事無樂，不任內侍以事，必久其制而力行之，雖不逮太宗之英睿，朝廷豈不尊，天下豈不治也。

任用房杜

論曰：人主之任大臣，不可不專，亦不可專。若深知其人，可付國事，不專任之，何以責成功？蓋任專則責重，責重則人必盡其才力也。若知人未至而專任之，苟無成功，則有敗事，又或竊擅威福，有難制之患。二者惟在人主審之，不可一失。失則事難進矣。太宗可謂能審任人之術者也。知房杜如晦之賢，而付以國事，房杜方盡心職事，已著功效，陳師合以平常之見，欲移主意，如晦奏其事，意似不廣，然慮小臣閉言，漸害於事，公言之爾。太宗不惑師合之言，審如晦、荷信任如是，敢不盡其才力乎？此所以成太平之治也。然有太宗之明，房杜之賢，則可以專任而不容人言，人主知人未至，當審其付任，不可執此以為法。

殺盧祖尚

論曰：人主操天下之勢，不可一日失威令。威令一失，則下起慢上之漸，漸若不止，則綱紀弛而權移於下，何以操天下之利勢？故曰：人主不可一日失威令也。然威令之行，不可過中，過中則暴，暴則人心離矣。太宗之用威令，誠得其術，故內外之臣，聞一令，罔不靡然從之，此無他，聰明之性，至公之心，剛嚴之體，御於內外也。盧祖尚丁其時，荷其任，乃委山思慮，以身為計，遂成驕慢之態，宜乎獲罪矣。然殺戮刑之極，施於驕慢之罪，此似過中，人臣驕慢，則殺之，復有罪之極者，何以加刑？若祖尚之罪，遂於退爵而永棄之，未至失威令也。

魏公不事形迹

論曰：人臣之任國事，莫若知無不為，一存形迹，非公忠之道也。且如有賢才滯於下，或己之親舊也，或權勢之親舊也，以此避嫌而不舉，又如臣下忤犯王怒，枉為人請，將被刑戮，將行寬逐，其人或己之親舊也，或權勢之親舊也，以此避嫌而不辯，又如如有姦惡之人，將為國患，其人或己之所不足者，或權勢之所不足者，以此避嫌而不言，凡此之類，皆存形迹也。人臣存形迹，為身之謀，爾非所以為國計也。夫有賢才用，

國之失也。救逐無辜。君之過也。茲人將起。時之患也。為人臣者。知國之失而不陳。見君之過而不正。觀時之患而不救。但曰我存形迹。此舉不細。故謂非公忠之道也。溫彥博因魏公為人所譖。遂言人臣家存形迹。此不忠之言也。魏公自陳。太宗特悟其非。非君臣相信。幾失大公之道。

房杜相業

論曰。或問房杜之相。議議為不見赫赫之事。而世大賢之何也。答曰。宰相之功。何必赫赫。觀時事如何耳。房杜自秦府遇主。講天下事。固詳。太宗即位。遂命作相。付任之專。不與他相同。乃得盡心助治。致時太平。以事明之。其功可見。宰相之任。莫先乎正官職。用賢才。若官得其才。宰相繼其大要。庶事舉而天下治。遂正觀元年。房杜定文武官六百四十員。官低少。則才可擇。才可擇。則官不濫。官不濫。則職自舉。況公於取士。各盡其才。此房杜得佐主與治之要道也。以至臺閣規模。典章文物。皆其所定。又防姦邪。抑權倖。各有著法。大槩如此。不惟一時之治。固足以垂憲於後也。其他軍國機務。雖議不著。每事太宗從之。以太宗之英睿。專任二相。而從其所籌。其賢又可知也。即正觀時事之治。二相之功可見矣。或曰。正觀四年。天下大治。太宗惟稱魏公之力。不及房杜。何也。答曰。正觀之初。太宗求治方切。魏公專論王道。封倫橫議以沮之。太宗不惑。遂言力行王道。及天下之治也。嘉實人之論。足以明道。故稱魏公之力。嫉小人之言。惜不能使之慚悔。故恨封倫之不見其言。自不及房杜也。然魏公諫臣也。房杜宰相也。魏公論其治體。房杜助其施為。爾後世賢房杜而不見其功者。惟詳觀太宗專任之意。正觀時事之要可也。

魏鄭公溫彥博論處置降虜

論曰。安邊之術。其難哉。以太宗之英明。魏公之辯論。豈不能察夷狄之情。定安危之計。何至納溫彥博曲議。處虜內地。仍探會長備官京師。慮之不審。乃如是乎。夷狄之態。弱則伏人。強則為患。禮義不能移其性。仁恩不能懷其心。從古而然也。頡利之敗。其部落之降者。豈盡德義而來。正為逃死之計耳。置之塞外。分酋長以主之。足示好生之德。何過以置有差也。蓋太宗以雄才大略。平突厥。意破亡之餘。不能為患。但以大度畜之。至仁懷之。夸大盛德。以示萬世。故忽其事也。不然。彥博之議。突厥餘孽。若遺居河南。綏懷德惠。終無叛逆。此固安宜。豈能感其聰明哉。及數年有變。始徒降戎塞外。乃悔今日之失也。

命李靖為僕射

論曰。太宗之明。李靖之賢。君臣之心。可無間矣。況靖深入虜地。方成大功。安得容讒人之言。且謂靖軍無綱紀。致以虜中奇貨。散於亂兵之手。此不識事體之言也。靖善用兵。法令素整。以少精騎。深入虜中。無綱紀。安能成功乎。虜中奇貨。若果有之。散之兵衆。正得其宜。突厥破中國久矣。一日平之。張天威。寧國恥。安邊甯人。非靖盡心。兵衆盡力。何以成此功。且貨散之軍衆。是上不奉君欲。下足恩樂心。故謂正得事宜。但不知貨貨之有無爾。太宗為君。何至以奇貨為意。猜疑賢將。尚賴仁明之德。不行重責。靖之忠誠。無所缺。然。君臣之間。兩有大過矣。及數月。始悟其事。命靖為相。亦足光其功德。宜罪讒人以戒於後世可也。

封禪不著於經

論曰。封禪之文。不著於經典。秦漢諸儒。用管仲說。以為帝王盛德之事。無大此禮。故秦皇漢武行之。僕物侈大。自謂光輝無窮。然封禪之後。異異數至。天下多事。蓋繁費生靈。干動和氣所致。則崇尚此禮。豈足以當天意哉。況此禮不著於經典也。司馬遷作封禪書。引經典之文。但巡守之禮。非帝王巡守。每至方嶽。必燔柴。以告至。非謂自陳功於天也。帝王治天下。能以功德濟生民。致時太平。則天必祐之。以永久之福。郊祀之禮。足伸其報。何待自告其功也。太宗謂事天至誠。掃地足以致敬。何必登山封數尺之土。此實至論矣。天子使人至是者。無他。善任人而能主威柄也。

開權萬紀官利

論曰。觀太宗罪萬紀官利。真得天子之體。天子為天下所尊。非止威勢之重。由仁德之高也。仁德之本。莫大乎愛民。愛民之要。莫先乎節用。用之有節。天下貢賦之入。歲有餘矣。何至彌山澤之利。以困人力乎。然自三代之衰。秦漢而下。人君好利者。多由所為侈大。而用無節也。天下貢賦之入。不足以充其費。茲人得以官利矣。人君所用不足。必說其言而從之。好利日甚。人力必窮。人力窮。則危亂自至。縱未至危亂。天子言為令。動為法。以好利開於天下。豈其體哉。太宗斥官利之臣。無他。能自節用。外護制度。絕權倖。無過我耳。正觀一朝。其事可見。初出宮人三千。天下固已頌其仁愛。及宮中欲併一殿。則想秦皇之過。不起其役。體不耐熱。公卿請營二閣。以避繁暑。亦念漢文罷露台之意。不從其請。將幸東都。勅預備乾陽殿。給事中張元素極言。隋室修乾陽勞民之事。嘉其言立止。出降長樂公主。勅有司資送倍於長公主。魏鄭公引故事。言長公主尊於公主。豈得以親愛厚資送於長公主。上納其言。遂不越禮。其設官之制。命宰相定其員位。文武官止六百四十員。多得才能。而無冗食。其養兵之法。畿內及諸路府兵。止六十萬。惟元從禁軍三萬。及府兵番上。或出征者。有所給。外皆散之農畝。而養焉。其行賞之事。功者厚。賢者禮。內無嬖人。私其恩。外無倖臣。竊其澤。天下歲入之物。有餘用矣。故薄賦。厚風俗。其道德與前代聖主並。所為得天子之體矣。嗚呼。為天子者。皆可以至是。可至是而不至者。由所為侈大。制度不立。權倖不抑。所為侈大。物力困難。以所若制度不立。則庶事無節。而允費益甚。權倖不抑。則姦人競附。而私恩益廣。天子雖獨尚儉德。亦何能省用。太宗自其用。復能謹制度。絕權倖。所以不取山澤之利。不困生民之力。而財自豐。為天子而得其體。若仁德於無窮也。

魏鄭公諫諍

論曰。魏公以忠直稱。歷數百年而乃愈高。李開論修史之法。則曰。假如傳魏徵。但記其諫諍之詞。足以見

正直是魏公得諫諍之道其言足以傳信於後也。正觀十年魏公三上疏乃諫諍之著者然不遺諫修逸明任人平刑賞辨忠邪及引前代治亂為說未嘗深言君過亦不及安危大計詳味其意尤見當時高致夫不深言君過君無大過也不及安危大計君能自主威福了天下大事也君無大過能了大事真英主也但政有小失則諫之引前代治亂為戒使不至於甚此所以為忠也魏公事英主力贊治道已成太平之治見其小失尚敢致諫諍以防其甚如事中之主天下未治其君或有大過魏公之諫必危切至安危大計必忘身以爭也蓋輔相之道不至此不足以為忠魏公之心後之為相者宜詳之。

以高昌為州縣

論曰中夏之於四夷天分內外之地也故嗜好不同服用不類禮義不能化人情不可通地形險固自限其所帝王能以德服而威制之常使不為中夏患則上策也安可恃盛大之勢因夷狄拒命而伐之遂強有其地一強有其地不惟中夏之人苦戍守之勞又使諸戎謂中夏利其土地各懷恐懼時乘隙合從為患矣以太宗威勢州縣高昌之地雖保無他魏公尚以為不可則帝王威勢之不逮太宗者慎無貪戎士以起大患也。

立晉王為太子

論曰王者立太子以嫡以年以德固有常禮若嫡與年者或昏庸或過惡固不可不擇於諸子也擇之之法取象皇極已意則天下歸心矣太宗英主也斷大事未嘗有疑晚年幸愛不能定一子泰長而有過立晉王無疑何至投林自苦取決于無忌之言太子君之副社稷之本豈使一臣主之仍命拜謝賴太子良善人情可屬無忌終不擅其恩不如是必起亂階矣。

親征高麗

論曰正觀中天下治平四夷賓服天子威德甚盛太宗練兵師尚功名其志甚銳以此不減意之意隨天下可預防患難永保太平之業也但一遠夷之臣殺主害民復侵陵鄰國詔罷兵不聽然彼有罪豈預中國之事命一二將帥出師境上示征討救援之勢使畏威懷德足為天子能事何至決親征之計乎忠賢交諫莫非苦言李勣一議堅不可動遂使中國數萬之衆驅之異域輕其性命已以忍心況以萬乘之尊與遠夷爭勝又自輕之甚雖平遼東破延壽大軍何足益其威德若延壽納賄之計危可測乎此蓋太宗英難自恃忽于深慮李勣順意遂成誤計且初議伐遼遠良謀正其事太宗然之勣至追述延陀犯邊策本欲退聲由魏徵苦諫致失事機以此激之遂定親征之議及敗延壽之衆太宗下馬謝天則危心可知矣詔從行軍人戰死者加助級賜賜地則中國士衆殞命于遠夷可知矣天子荷宗廟社稷之重為天下生靈之主一旦不因中國之事履危難輕人命威德無乃損乎且李勣追咎魏徵諫解延陀事謂之失策如延陀犯邊太宗命將親之夫破其衆足示中國之威不追聲之亦未為失高麗本不敢犯邊何至親征乎勣順意生事無以逃其罪矣所當忍死上表懇諫伐遼實哉。

劉洎賜死

論曰劉洎之死據舊史所書由積遠良之諍也然伐遼之行太宗論洎輔翼太子之意洎有諫大臣之對時已責其疎健太宗自遼東不預洎謂洎而深憂之或言誅大臣事亦與前疎健之語何異儲遠良所奏太宗學前怒殺之迹其狀近于是矣若洎止發聖體絕無他語又引馬周自明洎與洎不異太宗何至偏信遠良追誅大臣乎況洎有罪而周隱之又安得止罪洎而不責周也蓋遠良後諫廢立皇后事以忠而被譴人從而譖構之惟恐其無罪故劉洎之子訴冤李義府助之賴樂彦璋力辯其事遠良諍洎之言當出于此矣又正觀實錄本敬播所修號為詳正後許敬宗專修史之任頗以愛憎改易舊文則遠良諍洎之事安可信乎。

後宮不著名

論曰帝王於後宮恩寵過厚非賢德者鮮不干預時事著名於外蓋寵過厚則言易入言易入則事可動後宮至可動帝王以重則姦邪附之著名於外又況親族竊恩競為氣勢內寵至此小則破家之禍大則為國之患必然之勢也太宗在位歲久後宮不無寵嬖但外不聞何人耳惟徐充容以恩寵稱絕不干預外事復能諫爭者失則正觀宮闈之政可知矣後代不能遵守神龍中上官昭容等招權于外廣植姦黨天寶中楊妃專勢干時務強親屬國事既亂數嬖人及其家皆不免誅戮嗚呼上世淳風既往人主之尊為天下所奉制度必如古節制或不能則宮室服用既過于古矣雖英明之君為外物所誘必有侈樂之意意有侈樂于後宮豈無所嬖寵在人情未為大過也既嬖之居處服玩充其欲足矣何至容其私謁以干國事使成屬倚之以作勢姦人附之以竊權氣節既成必生禍患而後已則人君於後宮或有雙龍能以正觀為法不惟不使亂政亦所以安全之也。

降李勣為揚州都督

論曰君待臣以道臣以道報之君待臣以利臣以利報之此歷代君臣之常理也太宗用李勣有本有末其謀謀智力立功立事為大臣固宜然也以其不負李密尤信其心使輔太子正為此勣雖高勳重望位尚尊預中書門下事龍已至矣使輔太子敢不盡力乎何至無故譴逐使太子他日授以僕射且人受恩於父兄未有不厚其子弟者況天子以大位授人又寵信之豈於太子不盡力耶然勣忠義之士但風氣英豪非感激不能盡節一日無故逐之使不無快快太子雖授以僕射勣之機心豈不曉其利誘乎至廢立皇后之際不肯盡忠雖勣無大臣臣亦太宗以利啓其心也。

高宗

命李勣為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

論曰唐宋魏晉而下歷代任宰相之制以僕射侍中中書令為正宰相故僕射三品侍中中書令三品同中書門下三品由李勣自尚書授僕射事專於尚書藉其輔翼太子故授之同中書門下三品者得預聞國政此侍中中書令之任也勣授開府儀同三司又改授僕射三品已高而曰同三品故疑其要駁其事曰李勣開府儀同三司又改僕射開府從一品僕射從三品今反同三品者豈不與立號之意乖

乎杜佑通典曰同中書門下三品當以陪卑官高令所給祿秩同品耳據此似非位署後同三品者止記初命卒不以爲位號也

褚遂良諫廢立皇后

論曰高宗即位數年奉先帝成法以臨天下頗得守文之體一日昏惑自恣不奉天戒雖前代荒亂之主少過之者天子之尊嬪御之衆何至私先帝才人使遇陰謀之計構陷中宮爲國大醜且高宗自晉邸升皇儲即位之年地震於晉久而不止是必天意以盛爲戒也太宗臨終顧無忌遂良稱好兒好婦是以國家事付託於大臣也武氏詭計初行方議廢位遂良以死爭之是不負先帝付託也嗚呼先帝付託於臨終天地示戒於連年大臣力爭於所議稍近中常之主當知事理甚明不可不念況高宗幼爲聖父教訓正人輔導豈全不辨事理乎但內惑嬖者之計外納姦人之言上不奉天戒次不遵父命下不顧忠議徇一時之欲以至於此心知王皇后無辜而憫之及爲嬖者戕賊亦卒不問此又屏儲之太甚矣使文武之臣蕃夷之長共朝娶者此又亂禮之甚前代未之有也卒使嬖者擅人主之權害宗室殺大臣幾移宗社實高宗之過也然高宗之過雖姦黨所贊亦由李勣微言于志甯願望所致再李勣荷先帝付託于志甯前任宰相之重若稍助遂良及無忌碎環來濟之言姦黨豈能助乎是極諫高宗之過者遂良也成就高宗之過者李勣志甯也故書曰右僕射河南郡公褚遂良諫廢立皇后降潭州都督書其官爵明大臣之任也諫廢立明廢者不當廢立者不當立也因諫而降明無罪也遺勣志甯立皇后不書其官但名之明勣志甯無大臣之體之也齊臨軒立后而不曰帝見高宗無人君之體也

即位改元

論曰人君即位之年謂之元年元始也人君布政自此始故首月謂之正月取其正始之義也厥後以數繼之終於一世此前古不易之法也漢文感方士之言改後元年始變古制孝武因事別立年名歷代帝王皆遵尚之唐武德正觀雖爲年號亦終其身高宗不奉祖宗之法且在位七年矣而謂之元年於理安乎若以立太子之始得以改元不知天下事統於天子乎太子乎事不師古而至於此由大臣昧於經義也

長孫無忌黔州安置

論曰人主之或謫言由不知其人爲蔽耳高宗於許敬宗非不知其人也如敬宗修太宗寶錄移威風賦事高宗明知不足傳信修史尚高下其手他事固不可信矣鞠獄之際事外言所嫉之人其大罪豈得信乎況無忌親則元舅位則三公忠亮之誠許國甚至一姦人語之不自臨問遂置遺裔此非不知敬宗之誣謗無忌之非妄正欲快嬖者之意使元舅以勳德重望冤死遐邇不惟昏塞之過實不仁不孝之甚也

殺上官儀

論曰易有君不密失臣之戒春秋有君漏言之譏聖人垂法使人君與臣下謀議不可輕脫漏致權其患故申於易著於春秋丁甯如是也況君乘怒自謀使臣預議一日推過於臣而殺之豈人君之道高宗

立武后過惡甚矣后延邪人行厭勝法廢之固宜方與上官儀定議后遽自申訴茲以不密所致若使行廢后亦何所爲反懼后怒言儀教我此乃婦人童子之態遂使姦人乘后之意攝皇太子大臣殺之士大夫無事被逐者甚衆后威權日盛遂成篡奪之勢皆由高宗不君也

乾封改元

論曰太宗以功德平治天下其朝廷之事則賢才在位法度嚴設其生民之樂則刑罰幾措歲時屢穰其四夷之服則大者來臣小者安帖前古聖王之治何以加焉尙謂封禪盛德之事慮已所爲未當天心終不行其禮高宗在位十餘年雖賴先帝遺德生民安業四夷不動奈朝廷之事姦人亂政忠賢竄戮太子廢殺臨朝聽斷則中宮垂簾威福不專於己此大亂已見有何功德可以告成蓋后之欲舉希圖儀物誇耀天下耳登封之後殘饑民困日食其見連年不已豈非功德之薄妄告於天又千乘萬騎之行勞費民力千動和氣所致與姦人預慮天時不順先引漢乾封故事建爲年號若以歲旱爲乾封則民之饑困災變頻仍果天祐哉爲天下者切戒於此勿輕議盛德之事

追尊祖宗自稱天后稱天后

論曰諡所以尊名也古之天子諸侯卿大夫善名雖多惟取一大善爲稱不使名浮於實也歷代帝王諡號或實或虛不能盡如古制然必以稱廟之始一二字爲定也唐高祖起義兵雖出太宗之謀然觀乎大亂成就王業諡武宣矣太宗以武功定天下即位之後行王道致太平推誠人心幾致刑指綱紀號令治與古同諡文宣矣今高祖曰神堯不惟缺禮適所以辱之高祖於堯之道安可擬況稱曰神堯人必謂其名不稱既知不稱豈非辱之太宗加武與聖此不謂過但廟號久定而增其名又豈禮乎二后號神聖尤乖其實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豈中宮之位可當其號此武后自欲尊大安稱天后高宗遂稱天皇因追尊祖宗二后用掩其迹嗚呼天子后后之欲僭大其稱祖廟亂典禮此高宗之過也高宗之過亦由大臣有司不守經義遂君之惡所致爾

郝處俊諫令后攝政

論曰處俊諫高宗不令武后攝政可謂社稷之臣也自上官儀被殺高宗爲后所制奪其威權內外畏之無敢忤其意者高宗雖因目疾欲令攝政亦勢逼而然處俊不顧禍患懇諫其言至引魏文不許皇后臨朝爲說時處俊之心止知有社稷之計不知有身計也言既激切又得義瑛爲助雖皆主理后義不能遠夫人臣事君見大過而不敢言臨大節而不敢當者正欲保位避禍也處俊當后擅權上下危逼之際忠言確論力救其事義瑛協心助爲之言二公終保大位不罹其禍如于志甯崔植廢立皇后之議顯望不言乃保位避禍之意也然終不免譴黜一刺吏而後得免不忠之名爲世所罪又豈能保位避禍乎然則事君者固不可自計利害也邪正在於所守禍福繫於所值所守者節也不可不固所值者時也此不可必惟能不失忠義大節則窮通死生賢矣

劉仁軌請李敬元統兵禦吐蕃王師覆敗

論曰。王者能知人。能駕馭臣下。則不敢欺矣。將相不忌賢。不私怨。則國事濟矣。李敬元不練邊事。與劉仁軌立異。此廟堂之上。恥所不能。忌其賢而遠其議也。仁軌知李令非將帥才。決請鎮守使之敗。此恃其功名。欺君以逞私怨也。高宗不察李令不能統兵。但徇仁軌意遣之。尋致兵敗。收帳自損國威。此昧於知人之明。失馭臣之術。一舉而君臣之間。俱不免過。然仁軌之過大矣。

中宗

裴炎請太后歸政太后殺之

論曰。裴炎死。雖由直諫。述其本末。自取之也。武后篡奪之勢。非一朝一夕為之。方欲因事立威。震攝中外。然後行其所謀。中宗即位之初。過寵后父。炎力爭之。因有譏國之言。蓋一時忿激之詞也。炎諫於外。武后制於內。一屏主豈能有為。何得因一時忿激之詞。便謂不稱輔佐。遂行廢立。蓋炎自以忤意。預憂禍及。遂附武后為之謀。爾殊不知后既廢帝立少子。天下之權皆出於己。其勢至此。事肯已乎。況素有異謀也。炎方區區諫正其過。又請復政少子。豈欲取人奇貨。已預其謀。既便得之。乃以廉恥為責。令歸其實。言得從乎。言既不從。禍可免乎。故曰。炎之死。亦自取之也。夫為人臣者。惟當盡力於事。在探主之正與不正。爾主不正而盡力。鮮有不罹其禍者。蓋其時。知其計畫所長。用心所向。得志之後。必慮復與人謀。則不利於己。故有忌之之意。炎與劉禕之。程務挺輩相繼被戮。皆自取之也。

不稱武后年名

論曰。武后僭稱位號。唐史臣修實錄。撰國史者。皆為立紀。繫后事於帝王之年。列偽國於有唐之史。名體大亂。史法大失矣。後史臣沈既濟奏議曰。中宗以始年登大位。季年復大業。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足以表年。昔魯昭公之出也。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雖失位。不敢廢也。今請併太后紀合中宗紀。每於歲首必書中宗所居。曰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其制則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傳名不失正。禮不違常。此得春秋之法。是正唐史之失也。故從其議。書武后事於中宗紀中。武后改年。皆是妄作。今起嗣聖。繼以景龍。武后所改。但存其名。備證其事。而不以表年焉。所以正帝統而黜僭號也。

狄仁傑薦張柬之為相

論曰。觀武后用張柬之。見其任賢之術也。武后臨朝僭稱二十餘年。所用之人。蓋正相半。蓋后俊智之性。有過於人。謂不用茲人。無以成己欲。不用賢人。無以庇己過。然持大權者。多賢才也。如狄仁傑。姚元崇。相於內。事師德。郭元振。將於外。天下事何慮乎。故雖兇殘不道。不至禍敗者。以此也。當仁傑。崇相國。才謀之士。不乏於時。尚孜孜訪於二相。求大才以備任用。二相力薦柬之。立命作相。其推心不疑如此。則向之任用之意可知矣。豈非得任賢之術也。一婦僭天下大號。恣行凶虐。尚以大權付得其人。久不禍敗。為人君者。能推誠任賢。天下豈有憂患乎。

廢武后

論曰。舊唐史書武后傳位於中宗。蓋史官諱其也。然桓彥範傳。書武三思以武后為彥範等所廢。當深憤恨。又於武后實錄。書彥範請太后復辟。以不諱事。是廢之為實。今述其實事。書束之彥範等。遂廢武后。所以明大法也。唐之天下。高祖太宗之天下也。高宗傳受於祖宗。及其崩也。以子託后。后擅威權。乃逼奪其位。僭稱天號。恣行兇虐。毒流內外。二十餘年。不道至此。若終身無禍。何以作戒於後。況實廢之。安可諱也。若以中宗武后之子也。彥範等奉子而廢母。於事不順。是不達其理。春秋莊公元年三月。夫人遜於齊。此莊公之母也。以忤亂之罪。去其氏。則春秋之法可見矣。武氏奪嗣君之位。變唐國號。因威虐法。為害歲入。安得無所貶也。況書廢武氏者。廢其僭稱之號。大之權。復后之位。爾復后位。所以奉祖宗之統。豈不順乎。故用春秋之法。為唐貶絕罪人。且作戒於後也。

韋后安樂公主進娼帝

論曰。中宗真天下下愚之人。不可移之性也。前代人君如太甲者。中人之性爾。始以失道為大臣所廢。遂能深思前過。自新厥德。復正位。享國永年。中宗即位之初。過寵后父。因大臣切諫。有不道之言。為母所廢。流離艱苦。凡十五年。賴祖宗功德。入人至深。天下之心。繫於後嗣。故忠義之臣。出死力以救。始得復歸京師。反正位。昏庸之態。又甚於前。崇寵韋氏。使預國政。縱其姦惡。一不為意。忠臣諫而不納。因人進而得計。賢者罹罪。邪者受寵。紀綱法度。紛然無一。條理。是中宗歷憂患二十年。未嘗省過也。未嘗修己也。人情邪正。都不曉也。世事美惡。都不辨也。昏昏然平等人爾。故復位數年。屢感如故。豈非下愚之人。不可移之性歟。卒至凶婦逆女。結邪謀。而不得正其終。由以至愚自貽其禍也。

相姚元崇

論曰：天子任輔臣，非知其忠，推誠待之，何以責成功。輔臣荷天子之知，非素經策畫，通達時務，盡節行之，何以稱大用。明皇之用相姚元崇，其事得其道矣。初，明皇以崇可相，將召之，張說帶讒言交結，一不能動。遂以大柄付之，崇荷其信任之意，力救時弊，行之不疑。數十年紛亂之政，旬日而變。紀綱法令，卓然振起。非君臣相得之誠，至深至悉，何以及此。然為姚崇則易，為明皇則難。自中宗復位，承武后暴政之餘，且為韋庶人所制，用姦貪，去忠良，官職無敘，紀綱大亂。重以太平暴橫，不改其惡，中外人心，思治甚切。崇有才智，固能觀時事之弊，知變之術。一曰當國政，順人心，行之不難耳。明皇居藩邸，已習時弊之甚，即位之始，銳意求治，任崇固宜。但張說有輔翊舊勳，素倚信任，方居左右，與崇不協，崇雖才過於說，道在疎遠，不任說而任崇，此所以為難也。嗚呼！人主知疎遠之臣可用，付以大柄，推誠待之，使盡其心，以成開元治平之業，後之人主，宜以此為用賢之法也。

開元神武皇帝尊號

論曰：古天子之稱，曰皇帝，蓋稱其德也。安不顯德之所稱，但自務尊極，故稱皇帝。然亦未有尊號也。至漢哀帝，始有聖劉太平之號。此豈可為法乎。高祖太宗，各有功德，俱無尊號。高宗神武后之意，始稱天皇。中宗從韋庶人之欲，乃號應天。二宗並為婦人所制，綱紀號令，不由於己，其行可紛亂，果合天理乎。而稱曰天皇，號曰應天，是妄自尊大，但取千萬世罵與笑耳。明皇以賢繼位，祖宗善惡之事，聞見固熟，何故忘高祖太宗之實德，襲高宗中宗之虛名，蓋臣下諂諛，不守經義，逢君之過而然也。故所上表，明言何必稽古。此人臣不忠之實耳。人君行事，不可泥古之迹，又不可不稽古之道。泥古迹，則失於通變之機，不稽古道，無以成大中之法。況明皇英偉之主，志氣雄俊，臣下當以古道諷之，尚慮越逸，何得更言何必稽古，以導其侈心乎。

酸棗縣尉袁楚客上疏諫娛樂

論曰：開元二年，明皇方勤政治，用才傑，百度具舉，內外無事，實有承平之風。聽政之暇，頗事娛樂，以人之常情觀之，天子當承平之時，稍自娛樂，未為大過。然深計遠慮之士，已憂之矣。蓋人情大抵好逸，揮勞志氣稍充，目前無患，鮮有不驕惰者。驕惰不已，憂患遂至此事勢之常也。況萬乘之貴，為天下所奉，又當內外無事，恃此自樂，驕怠之志，必從而生。茲人窺其病，益求美物，作奇伎，以奉之，心說意快，以寵其人，一寵之，則茲人之徒，爭奮其計矣。茲人得計，時政必壞，日復一日，亂亡自至。此人君好逸樂之常勢也。故楚客一覽明皇娛樂之意，以太康失道，不聽五弟所逃，禽荒色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之戒，遂至失國，秦穆公崇飾宮室，由余譏其勞民，能改其過，乃興勤業之事。上疏言之，以止驕逸之漸。明皇雖容其言，而娛樂不改，其意自以大功即位，方任賢才，致天下無事，我娛樂何害哉。所以忽其言，不聽。蓋明皇才俊，性英爽，向在藩邸，歷知民間事，親韋庶人之黨，勢危社稷，遂起兵討之，能成大功。茲乃感憤而為也。及即位，勵精政事，委信賢佐，命盡除前日之弊，然英豪之性，不能純入於道，見時無事，乃以娛樂為意，殊不知娛樂持久，

唐史論斷卷中

睿宗

景雲年

論曰：古之人君即位，必踰年而改元者，先君之手，不可不終也。繼大位，不可無始也。二年不可二君也。先君之年不終，則後嗣急於為君，而忘孝心矣。繼大位無始，則布政立事，無以正本矣。一年二君，則國統不一，而民聽惑矣。典法如是之重，人君敢不謹其事歟。睿宗於中宗，雖兄弟之序，然繼其位，則同於先君，安得不踰年而改元。蓋大臣昧於經義，而然也。今書景雲年者，不可分中宗所終之一君為二，又不可記睿宗之始年，謂之二年，故變其例，所以戒無禮而正不典也。

傳位皇太子使主細務

論曰：睿宗以次子平王賢而有功，取內外屬望之意，從長子辭讓之誠，立為太子。又以時多難，上策示變，知行事不當，遂傳位於子實大公之心，安宗社之計也。奈何為一妹所惑，雖傳位而不授以政，使太子稱帝而主細務，自稱太上皇而斷大事。此體豈正乎。故養成一妹之惡，致奸人黨附，從而逆謀，賴太子英果先事誅之，不然，內難可測乎。蓋睿宗雖有大公之心，而明斷不至也。惜哉。

元宗

志意漸昏，後邪乘間以進，自致危亂也。但明皇雖才大略，雖務娛樂，猶倚任正人，以了國事。德澤之廣，入甚深，故久而後致天寶之亂。若中材之主，不及明皇才略，復不能任賢致天下無事，如開元時，稍縱娛樂，不待久而亂矣。或曰：人主當天下無事時，不可自樂乎？曰：天下之大，政務之廣，堯舜至治之世，尚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戒慎若此，後世之治，望堯舜遠矣。一時無事，得不慎其微乎？然人主聽斷之暇，宴樂以節，遊幸以時，豈不樂乎？況天下奉之意，無不滿，何必從禽獸，廣聲色，使姦人得以窺其欲耶？後世必法堯舜，常保儉德，恐有不能，但或嗜好於物，不可使有形或倦怠於事，不可使有迹。外或有恩倖之臣，權不可假內，或有嬖寵之人，言不可惑，嗜好一形，則小人極新美之事，曲奉其欲，而有所希矣。憚息一露，則邪臣陳安逸之趣，迎導其意，而有所要矣。假恩澤之權，則黨附必衆，而擅威威矣。感嬖寵之言，則私謁盛行，而政令撓矣。明皇在位既久，四事皆不能慎，故起天寶之亂，然則天寶之亂，原於楚客上疏之年矣。

虞懷慎遺表薦宋璟疏從

論曰：太宗嘗賜魏徵手詔，言曾何曾不忠之罪，蓋謂曾窺見武帝奢逸之心，不能切諫，但退有後言也。觀懷慎與宋璟等所言，頗似何曾之意，然懷慎與曾言同而意則異矣。曾自以奢縱為時所譏，見主之過，默而不言，此正保位爾。其與子孫竊言，又欲取名於後世也。懷慎清儉有節，性復公正，非懷祿固寵之人也。其主方勤政治，未有深過，但以高識見其萌芽，不聞切諫，此亦可責。能與環等深言，且力薦之，是使諫正於後，以此論之，懷慎與曾言同而意異也。夫大臣德望有素，無保位懷祿之迹，若觀主微過而不言，又能薦賢者，諫正於後，尚可掩過，如德望未著，見主過而不言，又不能力薦賢者使之諫正，此懷祿固位之人，雖竊一時富貴，千載萬世，識者視之，當為罪人矣。

用李林甫平章事

論曰：帝王之命輔相，或自知其人，或大臣所薦，必名德有素，才能已試者，始可協天下之望。林甫先阿鄭官，源乾曜薄其才行，不許即官，不可為則其人，不賢衆所知矣。及宇文融引之為黨，歷中丞侍郎，無一善績，可稱雖為韓休所薦，休之言，亦未必能信於主，但武妃力士內為之助，遂至大用爾。假如明皇以林甫是韓休所薦，休有一時之名，其言雖可信，豈不思武妃力士已之嬖寵者也。林甫為近臣，能使嬖寵者為之言，其人姦佞可知矣。假如感嬖寵之言，不辯其佞，既相之後，能諫何事，況不知學術，有何所長任之也。是林甫凡百奏請，但能希意旨，以取恩寵耳。況人臣奏請之事，若有合於主意，當考其經世濟民，則道明白，始可無疑。若事合於主意，是明有所希而然也。況本因嬖寵而用，又奏請之事，皆合己意，帝王稍明，理道者豈不復慮哉。況明皇天資，不為不明，一日昏惑，都無念慮，遂使姦臣擅權，終亂天下。則嬖寵之為患也如此。夫帝王荷宗社之重，主生靈之命，不得賢輔，何以興起治道，求賢輔無他，必取名德有素，才能累試者，可矣。若名德未著，才能未彰，但取嬖寵之言而命之，以迎意希旨而任之，是上忘宗社之重，下輕生靈之命，欲天下不亂，不可得也。林甫任用既久，內則起大獄，引楊國忠，使倚貴如勢，以害忠良，致其權力，外則保任藩將，使專節制，利其夷狄，無入相之路，養成祿山內威，則天寶之亂，林甫致之也。噫。

天子一聽嬖寵之言，任姦人相國，以其迎意希旨而寵之，遂起大亂，已播播遷之禍，民陷死亡之難，後世人主，得不戒之哉。

張九齡請斬安祿山

論曰：人有惡心，則賢者不能立事，軍國之務至衆，一人之智，固不能了，必藉賢者謀議也。賢者謀議，多出衆人之見，非英睿求治之君，往往不諫其心，或以忤意厭之，或以立異惡之，姦邪希旨之臣，揣摩似之事，從而諛毀，則人君忘之矣。既忘之，不惟謀議難合，且欲圖一時怒氣，多方沮之，雖理道明白，亦不從也。賢者為人君所忌，如此，欲立事得乎。九齡以高才直道居輔相之位，值明皇倦於政治，厭聞讜言，方且倚任李林甫，姦臣謀議，固無所合，及奏祿山逆狀，此先覺獨斷之論，非常人可明，其以將校敗衄，請行軍法，此有何難明之理。況祿山素無賢名，又無大功，本以勇銳可用，今戰而敗衄，則勇銳亦不過人，不知以何功德可贖罪也。是明皇特以九齡論議，正多所違忤，又聽姦言，諷聞，久有惡心，因不從其言，而沮之也。唯賢者忠於國而君忌之，謀議之事，雖理道明白，不從其言，在賢者無負於國矣。但人主內倚姦言，外資大惡，遷播之辱，歸咎何人哉。

刑罰幾措推功李林甫牛仙客

論曰：或問開元二十五年，明皇用姦人，遂賢相，殺直臣，殺三子，此國事大失，人道幾喪也。有何德化，尙致天下訟獄，希少曰：國政善惡，皆有後效。明皇即位之初，勵精政事，得姚崇、宋璟、張九齡之徒，繼為輔相，盡心贊助，故德化被於人間，風俗既厚，獄訟幾息。及在位漸久，怠於政治，雖姦邪乘間而進，尙有忠賢任事，未至大害於政，及能免賢相，專任姦人，直臣言事，遂遭殺戮，三子無辜，俱以讒死，其他流貶者，不可勝道。此固君之大過，但惡在於內，而未及於民，前日為善之效，流風未改，故獄訟尙希也。林甫自以專任經歲，姦蹟漸露，取天下善事，掠之為功，將以掩罪，徐嬌輩小人，得希其意，妄托微物，用為證，異上以固主心，下以愚民，聰明皇惑其事，從而賞之，自此擅威權，起大獄，姦惡日甚，無所不為，天寶之亂，乃為惡之效也。為君為相者，勿以目前善述，便為己功，當知己之行事如何，其善惡之事，未有不效者也。

册忠王為皇太子

論曰：國之廢立太子，可容易哉，其立之也，非嫡不可，非長不可，非賢不可。開元初，明皇立瑛為太子，非嫡也，非長也，但以母善歌舞，寵之，遂立其子，立之固容易耳。然立之二十餘年，名分久定，雖不開大善，亦不聞有大過，可容易廢之乎。不惟廢之，復殺之矣。此雖武妃妖惑，林甫賊計所致，迹其本末，亦由張說之過也。明皇諸子，皆非中宮所生，則慎擇賢者立之，可矣。何必即位之初，急立太子，蓋方寵瑛，母用說其意耳。立之既久，中外不聞其過，人心有奉矣。開元十七年，忠王領河北元帥，與百官相見，張說退而言曰：嘗觀太宗寫真圖，忠王奇表，實類聖祖，社稷之福也。太子在上，而說稱忠王奇表，比之聖祖，事果便乎。蓋昭成方娠，說侍讀，東宮知其異事，謂王當受天命，故因事言之，使衆知耳。亦或有結王之意，說事明皇，不惟東宮之舊，復贊先天監國之事，情義至密，非他相可比。故任用以來，言必從，計必行，觀忠王之事，豈無密謀。

潛謀也。若果以珠之才，不能任唐事，忠王賢足以代之，何不定計，退珠於藩，而立忠王，使父子之際，無大過，何得審稱忠王之善，而無所定計，計雖不定，明皇意已移矣。天子於太子有移意，則變亂盜賊之言，入之易爾。以此論之，豈非張說之過也。不然，二十五年張九齡以直被黜，朝廷之士，知明皇方惡直言，林甫方肆凶計，復復口敢說國事，明皇於林甫之言，無不聽納，惟立忠王事，不聽，而卒立忠王也。然張之才，遠不逮忠王，無以辯之，但以國有太子，而說稱忠王之善，又不贊定立子之計，使處置得所，終致明口殺子之惡，說無所逃其罪矣。

用聚斂臣王鉞

論曰：正觀十年，治得侍御史權萬紀奏，坑事，太宗惡其言利，遂斥之，不令立朝。詳味當時致治之風，堯舜何以加焉。天子富有天下，惟患德義之不充，不患財用之不足。正觀中，天子勤勞政治，故尚儉德，非賢者不厚禮，非功臣不寵賜。內無嬖人專其恩，外無姦臣竊其澤。所用固有節，所徵固不厚。但慮人才未盡用，生民未盡蘇，意常不足爾。天子務德義如此，所以言利之臣，不能治也。天寶之初，天子厭倦萬機，曰：恣侈過內，有嬖人擅其寵，外有姦臣，其欲恩倖，變廣用度，日增常入之物，不足以充其費，必誅剝生民而後已。此所以言利之臣，必用於時也。韋堅以漕運，揚橫於積財進至王鉞任用，則剝削極矣。民以戍死邊，道復舊，謂恩給復，而廣收脚費，冤痛之聲，徧於天下。鉞方以所聚之物，謂之羨餘，納於內庫，以奉天子私費。嗚呼！天子之費，豈有私乎！且天子為生民，主民勤勞，以奉之財賦，入固有常數，入既有常，用得無節乎。故行賞於人，使內外稱之曰宜也。施惠於人，使內外稱之曰宜也。今乃恣奢日廣，偏賜嬖寵之家，競為侈，權倖之輩，各極其欲。是明皇用聚斂之臣，割肌膚，髓骨髓，以快姦人女子之心爾。快姦人女子之心，而取天下之怨，欲天下不亂，不可得也。王鉞聚斂極矣，繼以楊國忠用事，尤恣無名之取，故明皇私費滋廣，而內庫盈積。季年之亂，復資盜賊之用，是明皇用姦巧之臣，窮生民之力，則奉私怨，終乃為賊資也。世之論治亂者，多謂繁之時數，今以太宗明皇之事驗之，太宗斥言利之臣，而天下自治，明皇用聚斂之臣，而天下自亂，然則治亂果繫於時數乎。後之王者，宜鑒於此。

中官輔珍琳稱祿山不反

論曰：人主信任中官，無甚於明皇也。祿山領三道，權勢乃至重，又請蕃將以代舊將，反計可知。楊國忠以貴妃之親，極公相之位，明皇寵信，言無不從。及奏祿山逆狀，流涕言之，是必欲感悟主心也。然明皇竟未之信，遣使珍琳往察其狀。是信國忠之意，未及於中官也。其意曰：國忠我之寵丞相也，但祿山有功，不無忌嫉，則其言未必忠於我也。珍琳日在左右，我所親信，委之以事，必盡忠於我也。以此待珍琳之意，過於國忠，及為珍琳所誤，遂成大亂，雖誅之何益。後之人君，信待中官者，可不慎哉。

李光弼斬御史崔衆

論曰：將帥專閫外之事，不行法，不尚威，固難以立功。然行法尚威，止以制服部下將士，使一聽吾令，盡力

於事也。若天子使於軍中有所違犯，亦自戮之，則置朝廷於何地。況武武初基，大亂未定，為將帥者，固當盡忠義之心，尊奉王室，以起盛大之勢，尙慮威靈未張，安得為強橫之態，以輕朝廷，即崔衆請交兵，驕慢將帥，此固罪矣。奈奉朝命，何不論其狀，乞行國法。於時天子方倚注將帥，無不從之理。天子從之而行法，則將帥尊朝廷，威二事俱濟矣。何至忿其無禮，遽行軍法，朝廷方任其人，墜拒王命，至言貨勅則斬中丞，拜宰相則斬宰相，此強橫之甚矣。且崔衆之斬監軍，以五起桌下，未為將士屈，故請君之寵臣，監軍固其有犯，而行法立威，以濟國事，非已有所忿也。光弼受將帥之任，功效已著，威名已高，不待戮衆，豈非強橫之態也。將帥之臣，遇朝廷微弱，強橫自恣，此固賊寇者常事，且光弼忠賢，不當如是。蓋暗於大體，忿而不思也。光弼將帥之才，傑出於時，平賊之功，高於諸將，晚為讒人所開，大節微虧，蓋不能去強橫之態也。惜哉。

賊陷臨陽害張巡

論曰：宰相舉事，繫天下利害。當盡大公之心，尙慮智謀不周，或至敗事。況挾不平之意乎。房瑄之為相也，與賀國通明有私怨，進明帥河南，既兼御史大夫，是假風憲之威，以重其任。瑄又用許叔冀為都將，亦兼大夫，均其官，使不為下。此宰相乘不平之氣，舉事，兩途使臨陽危迫，而進明不救，忠賢數人，為賊所害。軍民之衆，權其茶毒，或曰：賀國進明好進之人，巡遂功名既高，固有嫉之之意。雖無許叔冀等，未必出兵救。惟陽陷賊，實進明之罪，不繫房瑄之過也。答曰：進明先授攝御史大夫，不滿其意，遂極言排擠，交賊愈深。此固好進之人，及帥河南，權任甚重，瑄或慮其難制，必用大將以分其權，則當擇賢才任之，使其力國事。奈何用叔冀一狡險人，為都將，復重其官，與節帥等，是正使各尙氣勢，不相下附。豈宰相大公之意也。不然，進明雖好進，於巡遠功名，不無嫉意。當南壽求救，忠義憤發，言詞哀切，足以感激於人。稍異木石者，必動心進明，亦非全然凶狠，不知情義者。安得絕無救意。豈非有恨而然耶。或曰：韓愈作張巡傳後，彼止言進明嫉巡，遠聲威功績出己之上，不肯出師，不言叔冀事。答曰：愈敘張巡事，以李翰所作傳，尙有遺落。據汴徐開老人言，有所謂爾。老人傳當時事，又豈能窺進明之情況。愈所書止曰：道事，故不盡其本末。唐史高適傳載移書許叔冀，使釋械回援梁宋。此事尤足證明，則房瑄挾怨用人，致臨陽陷沒，頗為得實。嗟夫，瑄以時名作相，不能立大功，輔大業，已負肅宗倚任之意。又挾怨用人，致敗國事，則邪之流落，以沒非不幸也。後之為相者，戒之。

烏承恩為史思明所害

論曰：李光弼謀史思明事，何不度事機，不顧國體之甚。思明為祿山逆黨，罪不容誅，但能從耿仁智忠義之言，以范陽一道歸於朝廷，雖險詐之心，未可全信。已能斬安慶緒之黨，表歸順之節。天子命之曰帥，封之王爵，恩寵方厚，未見復叛之迹。何遺遣人圖之也。若以叛逆之罪，險詐之情，必不可留。亦須國威兵力，足以制服其心，赫然命將誅之，示天下去惡之法。何至方降國命之際，乃遣人為之副介，使潛結曲圖

之昔豈國體也。況河北寇尙未平定。叛逆之黨。方觀國之信厚。薄爲向背之計。思明既以歸順被誅。隨而圖之。使彼著法。其計此又豈事機也。使思明復叛。大亂兩河。毒生民敗。王師內勢之盛。數年始平。由茲失策矣。嗚呼。賢將謀乃如是。失後之謀國事者。得不深慮之。

九度使討李元帥

論曰。田師不立。統帥因鮮成功。又況內臣監其事也。度緒反於東都。兇勢已去。雖有衆數萬。尙據相州。人心賊氣不同。前日一子儀。一光弼。討之沛然。有餘力。何必二帥並命。既以二帥俱元勳。難於相統。故不立元帥。雖失用帥之法。別無維制。猶可成功。何至假魚朝恩。觀軍容宣慰之名。朝恩內臣。天子所親信者也。天子親信之臣。而觀軍容。且復宣慰。是主一時之事也。既主其事。必有預謀。畫作恩威。取功名之意。然子儀。光弼。以元勳自任。必不曲從也。諸鎮之將。觀其勢。肯不附託乎。肯無畏避乎。他將各自爲謀。子儀。光弼。盡力於事。命令不能制於衆矣。措置如是。欲不敗不可得也。故數月間。不能平定。殘寇九鎮之師。卒潰而歸。河南之民。大罹其毒。由茲措置之失也。

李峴降蜀州刺史

論曰。肅宗深李峴。不唯爲內臣所制。亦昏暗使然也。峴之名德。爲時信重。作相未踰月。謀論風采。已能聳動中外。及論毛若虛。奏圖致崔伯陽等。無罪誅逐。此固易明之事。一縣尉捕捉殺馬坊卒。非兇暴之甚。安敢行法。李輔國言卒之免。伯陽等按獲之。其得其狀。猶若虛附會輔國。不言其寃。肅宗不信伯陽等公正之言。但恐若虛。奏豈非爲輔國所制。既枉逐正人。宰相辯之。復以爲累。且對侍臣言。峴專權。逐之。遂耶。獨爲法。是果不能辯曲直。察枉正昏暗之甚也。輔國一閹人。以謹從微勞。寵用過分。遂致強橫。搆亂國法。公卿百官。承附者衆。峴既爲相。首論其狀。輔國尋讓任用。雖出忿忿。是亦知權也。一閹人強橫。天子不能制。大臣不敢忤。賢者作相。首挫其鋒。若任之。歲時必能制其姦惡。不至於甚。峴方盡心國事。無所畏避。肅宗以爲專權而逐之。遂成輔國之勢。卒至大惡。噫。肅宗中興之主也。以過寵內臣。遂昏暗至此。惜哉。

代宗

僕因懷恩留賊將分帥河北

論曰。僕因懷恩留賊將之降者。分帥河北。以爲已援。此固不忠之罪。然觀其情。有所憚而爲之也。肅宗寵信內臣。爲將帥之患。郭子儀討平大亂。收復二京。元勳厚德。天下瞻望。但不與魚朝恩相協。爲其謀。開途罷。李光弼戰伐盡力。勳有奇功。才謀忠勇。冠於諸將。亦爲朝恩所撓。致有敗衄。懷恩前從子儀。知其帥。又觀代宗即位之始。程元振。常用事於內。甚於朝恩。不廢居將相之任。一不從元振請託。無罪而殺。此懷恩所以不肯盡忠也。若懷恩止。賊賊不亂。他無所懼。則其父子力戰。不啻年平定。則賊一門之內。死王事者。四十餘人。此豈欲養賊乎。何以平大盜而存其餘孽。是必有所憚。而然。人主任將帥使之盡忠。有常道矣。駕馭之術。賞罰之曲。固不可失機會。能不容權倖之人。開其恩。沮其謀。使內有所懼。外無所

撓。天下有事。即當大任。而無他憂。天下無事。則尙春寵而不衰。替則盡忠者衆矣。肅代皆寵內臣。過厚。待將相不至。使懷恩猶武。自爲身謀。殺計一生。河北非天子有矣。

顏真卿降賊州

論曰。君之逐臣也。或曰。見其過。或爲人所言。自見其過。必無忘心可矣。爲人所言。尤當觀其狀。察其情也。顏真卿立朝。議論風節。時無倫比。元載作相。方引用私黨。惡人之言。遂請百官言事。必先齊宰相。而後上聞。真卿極論其事。以謂蔽塞言路。過於林甫。國忠時中外傳布。稱真卿言爲當。故載深銜之。因真卿攝祭太廟。以祭器不修。言於朝。遂譴以誹謗。而逐之。且祭器不修。衆所共見。況祭有司之事。言之豈爲誹謗哉。代宗雖非英睿之主。亦非昏庸。真卿之賢。理宜知之。載怨真卿之情。理宜察之。何不能辨其事。而逐真卿。豈非以載方擅權。不能達其意乎。代宗行事。素尙寬厚。且容宰相擅權。而逐賢臣。則尙寬之爲害也如此。夫君之爲國也。必有駕馭大臣之術。有主張賢人之力。然後大臣不敢擅權。賢人行以立事。代宗不通是道。故元載積惡真卿。不容於立朝。大歷之政。法度廢弛。由此致也。

李寶臣爲馬承信所辱復叛

論曰。天子遣使方鎮。所以禮將帥。恩軍民。察事機也。非謹厚有識之人。惡可充其任。況方鎮承朝廷姑息。養成跋扈之勢。久矣。一日有奉詔立功者。遣使撫勞。子在擇人。天子但信任內臣。不擇而使。可乎。河北自天寶末。爲賊所據。至寶應中。始平之僕。因懷恩。奏賊將之降者。李寶臣。田承嗣。從分帥諸鎮。遂擁強兵。署置將吏。擅其土地。不貢不覲。交相親結。勢不可破。凡十餘年間。朝廷止以目前未叛爲安。不能制取也。大歷十年。田承嗣叛。會李寶臣與之有隙。表請討之。代宗遂命出帥。寶臣果能與李正己。破承嗣之衆。擒其將。歸之京師。是釋怨已深。功效已著。此天賜之機。使唐統制河北也。於是時。朝廷常演賢同公。功之臣。使勞其師。恩其軍。以厚禮安之。正言論之。則前日築點之心。必盡變。今日已成之效。必盡力乘勝。破滅承嗣。魏博自歸朝廷。命寶臣守之。寶臣正己。自以有功於國。各荷恩獎。欲不效順。不可得也。苟復跋扈。必有一先動者。別帥討之。尤易爲力。豈非天使唐統制河北之機耶。今乃使中官劉清潭。勞賜將士。所至高會。不時進發。故恩賞失時。已沮三軍之氣矣。又遣中官馬承信。勞寶臣。承信貪惡之人。不知廉恥。不識事宜。寶臣遺之百緡。承信語焉。鄙於道中。寶臣怒。復與承嗣相結。正己復之。亦不盡力。於是玩養承嗣。朝廷不能制。不數年。河北叛亂。遂成橫流之勢。則天子任使內臣。可不鑒哉。

李栢筠卒

論曰。天子擇宰相。思不能知其其人。故所用或不賢。賢者或不用。代宗於元載。知其不賢也。於李栢筠。知其賢也。知不賢而久用之。知其賢而不用之。大歷六年。代宗察元載貪。故任栢筠爲御史大夫。使制之。自是數年。栢筠盡忠盡公。忠之節。而載貪。日甚。卒不能制。蓋宰相任天下事。御史大夫主風憲。權固不侔。況載內結倖臣。外植姦黨。使栢筠並相。守道寡援。尙慮未勝。一風憲職。誠難制之也。代宗既知其賢。胡不能載而相栢筠。何至使愛憎而移也。必以載有內外之助。未易可罷。則內外之黨。能爲人主。爲之助。代

宗劫殺貨既已不惑其黨安能為助既不能助又何憚而不罷也至十二年發載罪誅之內檢者數外黨者遂又何難哉豈非稔救之惡俟其極而去之也殊不知稔其惡數年間亂國害生民多矣蓋代宗優柔雖察載之惡而斷之不蚤遂使姦臣大害於國賢者憂憤而終惜哉

德宗

開陽陽渠城原州

論曰楊炎為宰相論內庫之弊使財賦一歸有司言租庸之害定兩稅以便天下才力頗稱其任矣及建中既沒陽渠不從嚴鄧之言以起民怨城原州不納段秀實之計以致兵叛何其自取功罪也宰相之任同管錫才力以與國事苟謀議未至安得不從人之善況浚渠之事嚴鄧引內圍和稱之殺以明之利害甚顯何故不從其言也原州之議秀實俟農隙與功是將安樂而立事又何故不納其計也不惟不從且仇其人矣蓋炎自恃才力方持大權不欲天下之人一違其議故樹威如此殊不知宰相之誼謂天下利害必在於其爾不在於是而違之者安得不從也從於善人稱賢矣已有賢名則何損才力何害大權乎茲至公之道也炎雖有才而心不公故不能成就功業卒至禍敗後之為相者戒之

楊炎貶崖州司馬賜死

論曰楊炎懷元載私恩仇劉晏而害之此固大罪正名誅之宜矣然炎之害晏本出私怨德宗殺炎又非公法始炎請殺言嘗託附獨孤犯立傳王德宗不察虛實便以晏不利於己至遣使先殺晏後詔以忠州叛罪之此君與相俱以私心殺害勳賢仍誣其罪用掩己過是上欺於天下欺於人中外冤惜固不能已也炎權人言之多奏道腹心使於四方言殺晏之事本由君怒以解已罪德宗聞之又惡殺勳賢之事在己乃怒炎有意誅之若下詔述已聽讒殺賢之過深自責雪晏之枉優加贈典正炎之事肆而市朝猶可戒已矣道明國常憲使姦險者知懼忠憤者快心反撥用盧杞姦惡益甚於炎乃加炎他罪殺之此豈公也為君為相退私欲均是相欲無補君欲不危難哉

陸贄論吐蕃疾疫退軍

論曰觀陸贄論吐蕃情狀不足助國討賊適足為患此賢者遠識也中國有事藉夷狄之力未有不為大患者彼荒遐貧苦之俗習爭鬪賊殺之事一日引之中國彼窺其利必當動心也且高祖初起義兵得突厥數百人為助遂特徵功貢求不已後連歲入寇為關中患近十年高祖至欲遷都避之肅宗以嚴緒之亂藉回紇助雖與將帥同收二都至許之害生民取貨賄茲同中國之禍又歲許賂遺及以帝女下嫁僅得一二無事及遣兵助攻相州諸鎮軍潰回紇亦奔此豈能必勝也代宗以朝義未平復藉回紇兵力雖得數千人來助驕橫兇悍元帥倣屬皆朝廷近臣多所鞭撻而死所過剽劫尤甚於賊藉僕固懷恩盡力始能回滅朝義代宗恩賞姑息無所不至會未數年已入寇畿甸矣中國藉夷狄之力其患如此非特古事為驗乃唐事實然德宗熱聞而親見也聞見而不能鑒又欲藉吐蕃之力蓋當賊泚之亂車駕播遷艱危之中復行誤計爾吐蕃築點甚於諸戎結贊好誼尤多姦詐德宗雖遣使賂道促其發兵已與賊

此交通一觀變之計相天祐唐祚使邊疾疫而退不然陸贄所慮進兵幾郊不御不前外奉國家內連兇逆兩受路遺且恣剽劫王師不得伐叛庶民不得保生賊雖耗亡我亦困竭其勢至此唐祚危矣則中國雖衰不可假夷狄明矣不幸有事惟推至誠任人以激忠義天下之大臣民之衆必能盡力於國苟藉夷狄之力未有不為大患也

盧杞姦邪

論曰李勉以盧杞姦邪天下皆知獨德宗不知所以為姦邪此勉知其一未知其二杞姦邪惡主固有其術其始未能辯也及以大罪貶竄德宗復念之此由性所合爾蓋德宗性慈盧杞性險人臣希主所忌之意而行其險計此固易合也當李懷光赴難奉天杞懼言己之罪故沮其朝見致懷光怨望以叛德宗情其事已逐杞矣吾其事是辯其姦邪矣既辯而復念之蓋當危難則不敢徇己之情懼臣下不盡力於平賊也賊既平復歸京師又欲肆己所為頗朝廷之臣未有如杞能希其意者故念之念之必將用之豈非性有所合也惟忠賢力諫其事杞復早死不然杞必再用則天下再亂矣人主性忌者宜戒之

李晟論張延賞過惡

論曰初德宗用延賞相齊史言李晟與延賞不協表論其過故改授僕射初疑以為晟特功挾怨以沮延賞及其詳其本末乃晟忠於德宗非特功挾怨也晟雖一代元勳位崇官極常慕魏鄭公之為人思致君如正觀之治事有當言犯而無隱至德宗相延賞表論其過者知延賞非宰相器也但德宗注意延賞必欲大用乃論晟與之釋憾會劉元佐韓滉入朝以德宗意勸晟表薦延賞晟不得已言之此又見晟不敢恃功固拒主意為強臣之德也延賞既相為德宗寵待言無不從齊映居相位雖顯赫才業言事薦賢頗稱純直延賞與不足逐之遠郡怒晟不解以讒言罷其兵權又忌柳渾忠直濟之罷相本嫉晟社稷大功欲用劉元佐李抱真輩收復河隴以高之遂建議減官收俸料以助軍既罷晟兵權抱真輩不平遂亂逸任又減官詔下兼言不便延賞復請量留數員以解謗議作相數月銳意報冤舉事輕脫如此固非宰相器則晟之表論其過豈非忠於德宗乎但德宗好姦人必使延賞作相向以早卒未能大害天下不然時政亂矣或曰李晟言延賞不可大用於主誠忠矣然將帥方成大功領兵權進退宰相可乎答曰將帥賢如晟名德為下信服如晟者見天子命相非其人言之可矣不及晟者言之未免為強橫也

疑忌李晟

論曰李晟自偏將至節度使謀無不成戰無不勝威名忠義為衆信服天子有將帥如此固可久任也況平大亂為一代元勳仁明之德忠直之節無賢不肖知之矣天子得不久任之乎德宗既委晟西北之任吐蕃畏之收河隴制諸戎必矣遂因入寇揚言以開晟且曰召我來何不其牛酒晟將出擊授以節制大破之以晟之元勳復有是功效稍有識者可辨吐蕃之情矣張延賞懷怨於晟承開議之德宗遂惑罷晟兵權會奉朝請蓋德宗之性疑忌之甚也若止惑延賞諛言何故貞元三年罷晟兵權是年延賞死至九年晟死其間七年吐蕃數為寇竟不任晟兵權但使奉朝請終身焉豈非忌晟之甚也晟之元勳令

德時無與比。尚疑不任。他帥寬之。肯盡力乎。他帥不盡力。不惟邊患不弭。據方鎮而復為跋扈計者。往往有焉。知天子謙急賢臣。少畏懼也。總論忠賢。其忠如此。後代觀之。宜為深戒。

宰相崔損便僻固位

論曰。天子置宰相。所以助治國事。安社稷。養生民也。德宗用宰相。但說奉己已爾。崔損歷官清要。無善可稱。一為人表延齡薦之。遂用為相。居位八年。略無能效。惟為恭遜兼事。便僻。以中天子意。德宗雖知衆議不容。而之終身焉。是不求助國。但悅奉己者明矣。助國之相。非無其人。德宗未嘗久用也。如蕭復。清深守正。才識高遠。論張鑿必禍。言宦者干政。誠慮犯奸邪。莫非深切。姜公輔。博學純正。好論時事。奏拘賊賊。幾止其亂。柳渾。方直慷慨。敢言。憂平涼之會。為或所詐。尋如其言。陸贄。善文辭。識事機。奉天作詔。使武夫感激。使懷光軍定。李晟移軍。致專力平賊之議。凡論天下事。無不得其體要。顧此數人者。才能謀議。咸有先覺。至忠之效。誠助國之相也。德宗用之。不越一年。俱以能免。復加譴逐。蓋忌其言直。又為姦人所開也。賢者既逐。小人任用。故藩臣跋扈於外。宦官專權於內。法令不肅。朝綱日紊。但容容然務行姑息之政。以苟目前。無事。殊不知宗社辱矣。生民病矣。萬乘之體。屈矣。然人主多悅恭遜便僻之人者。以其循嘿不忤於己。為退靜耳。殊不知此類無才能。無績效。果退靜。何由得至左右也。是必密為邪佞之計。干進於時。奸庸得志者。以其附己。趨向相合。引而進之矣。人主悅此類。何不思國之設官。自宰相至百執事。皆取其稱職。苟不稱職。但為恭遜便僻。何補於事哉。人主何不察人之本末而用之。所用者有何才力。立事有何勳勞。濟物有何謀議。助國有何風節。著時由賢者所薦耶。由權倖所引耶。以事驗之。賢不肖分矣。若不驗以事。但曰其人恭遜也。人臣於天子。豈有不恭之理。但觀所為何如。苟以循嘿為恭。此正不恭之大者。蓋循嘿之人。見君之過。不言也。見事之失。不救也。時之安。常保其亂。時之危。不預其事。奸人之意。則曰我以不忤意得位。君失道。國不治。我之亂。不救也。必忤意而自令失位也。庸人之意。則曰我無才能。君以循嘿而貴。我君失道。國不治。豈我能救哉。姑嘿以固其亂爾。此豈非不恭之大者乎。忠賢則不然。見君過。必言見事。失必救。其意曰。我之君。豈下古之明主哉。我贊助之。必至於聖而後已。君之聖。則時安而民泰。我居位無愧矣。若不言其過。不救其失。陷君子不明。則時不安而民不泰。我稱位之罪人也。故盡心於國。知無不為。其意如是。豈非恭之大者乎。人君以忤己反謂之不恭。多疎棄之。此不思之甚也。雖然。人臣固有美言可貴者。如李靖在正觀中。任僕射。功名盛大。恂恂退遜。似不能言。李鄴在元和。中風績甚高。自淮南帥召為宰相。知伴臣所薦。竟辭不拜。章傑在大中。開任京兆尹。才望甚著。宜宗欲命判戶部。澳嫉其紳貨位。收教。堅辭其任。此可謂之退靜矣。若無才無功。遇事恭遜。何足謂之退靜。此正奸庸固寵之術爾。

唐史論斷卷下

憲宗

李絳料魏博事勢

論曰。李絳料魏博事勢。請憲宗不用兵。遂收其地。此真廟堂之謀。與之同列者。得不推其賢。贊其謀。以濟國事。安可異議邪。河北自天寶之亂。陷賊。廣德初。雖平之。尋為強臣所據。傳付其家。各為子孫業。至元和中。六十年矣。德宗常以魏博叛逆。遣將討之。反至大亂。憲宗又以鎮定拒命。出兵伐之。卒不能平。蓋三鎮相為勢援。復結河南叛臣。膠固其力。不可卒破也。及田季安死。懷諫一稚子。領軍府事。李吉甫利其幼弱。建議用兵。以取魏博。此固常人之見。殊不知三鎮相結。正為子孫計。一稚子雖可取。奈它鎮救援。何必又如此。前日伐鎮州之失策也。李絳獨以先覺之明。論河北諸鎮用部將之計。令均管軍。馬不偏任一將。故力敵權均。為變不得。又當主帥威權。能制死命。此策在賊中。固便。今魏博之勢。一童子為帥。不能領事。必偏任一將。所任者。權重。衆心不服。則六十年均任之計。為賊中患矣。衆既變起。必歸軍中。一寬厚之人。部將忽起。主兵權。懼它鎮攻討。非納調士歸朝。則存立不得。此必然之勢也。絳料千里未形之事。如見。憲宗英明。從之不兩月。魏博軍中有變。如絳所料。部將田興以六州版籍。請命於朝。是絳之策。如神。真廟堂之謀也。初吉甫請用兵討代。絳料其勢。堅止用兵。當論未形之事。以平常之見。尚可異議。及田興請命。事已効。

矣。猶謂遣中使宣勞，只觀其變，待回日處置，積緣力爭不已。憲宗頗有英斷，不待使回，授田與節度之命，使諸鎮畏威知恩，平定兩河，自茲而始，以絳之賢明忠亮，視吉甫為何人。然吉甫亦忠智可稱，非庸常昏回之人也。但恥智略不逮於絳，故有橫議以撓其謀，至使內臣援助，幾敗國事，遂成姦回所為也。夫宰相謀議，係天下休戚，已有不逮，理當博采，同列嘉謀，固當贊助。若宋瑋與蘇許公同相，明皇、瑞剛正多所裁斷，蘇順其美，奏對則為之助，故得盡其才為開元賢相。蘇亦獲美名於時，若絳與吉甫，權德輿同列，絳吉甫同於憲宗，前論事形於言色，其詣理者，德輿亦不能為之發明，故時論以絳貶之。然則宰相之任，能了軍國大事，此固大才也。若智謀不至，能從同列之議而贊助焉，亦其次也。若不能發明同列議論，循默不言，斯為下才。若吉甫撓絳正論，又與內臣相結，幾敗國事，雖有他節可觀，此一事不得不為姦回也。後之為相者，切戒之。

用裴度相

論曰：前代以來，天子有與治平亂之志，而或功不成，事不立者，明斷不足也。以天子之尊，有明斷之才，何為而不可。蓋當與治平亂之時，必察事機，詳利害，任賢者，去時弊，數者之類，君不能獨計，必謀之臣。臣未必皆賢，必有異同之論。若辯之不至，則惑感則其事不行，雖或行之，一姦人沮之，則平道而止矣。此明斷不足之患也。憲宗用裴度為相，使平寇亂，可謂明斷至矣。憲宗以河北藩臣，不奉朝命，方有平定之志矣。元濟於河南近鎮，擅襲父位，且放兵肆劫，命將討之。鎮鄂二賊，同惡相援，乞赦元濟之罪。憲宗不許，但委武元衡經畫其事，又得裴度贊其大計。鎮鄂二賊，乘兇忿恣行逆計，至遣其黨於都下，害武元衡及傷裴度，中外惶駭，日昃不測。有獻計者，請罷裴度官，以安賊心。憲宗大怒曰：若罷裴度官，是姦計得行，朝綱何以振舉。朕用裴度一人，足以破賊，此真英主之言也。夫能知裴度之賢，足以破賊，明之至也。京師因賊竊發，殺害宰相，不接用兵之計，斷之至也。宜乎不數年誅除宿盜，平定兩河，蓋復高祖太宗之土宇，非明斷之才，何以至此。夫用兵固難事，加六十年叛渙之地，朝廷恬於姑息，一日決計征討，止由明斷，遂果有功。若軍國之事，不至如此之難者，天子以明斷行之，豈有不成功乎。

李鄴辭平章事

論曰：李鄴辭平章事，舊史謂鄴雖出入顯重，素不以公輔自許。此記者不能知賢人心迹也。鄴初為李懷光從事，不願因逆氣，然而奮其忠義，以節官使徐州，論叛兵禍，使之帖息。任京兆，著剛嚴之名，鄴之風節如此。元和初，拜鳳翔節度使，是鎮舊用武將，有神策行營之稱，初受命，必請軍修武，鄴卒罷之，其不附官者有素矣。及鎮淮南，會吐突承璀監軍，承璀方貴，鄴亦剛嚴自處，差相畏重，未嘗相失。承璀歸朝，鄴憲宗用其言，乃命作相。鄴與承璀不相失者，與天子貴寵臣共事，不可下不可慢，百事及禮而已。我謹於禮，彼亦不能驕，彼不驕，則不能撓我事矣。鄴之意止於此，豈欲其薦己哉。君子進用於時，不可失其正，況宰相之任，安可山官者引用。此所以懸辭其任，正與前不受神策行營之稱同爾。若謂鄴素不以公輔自許，則凡仕者非至情之品，誰不欲至貴位。大者思行其道，小者思濟其欲，況鄴之賢，已位方鎮，何不自

許為宰相也。鄴願為官者所薦，不願宰相之貴，以全名節。史官不能發明其事，以成世之姦邪。卑猥自權，俾以進而不知恥者，乃謂鄴素不以公輔自許，其不知賢人之心迹甚矣。

注意相

論曰：古人謂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此非通論，夫天下安，固注意於相，天下危，亦宜注意於相也。相得人，則將自出矣。今觀唐事，大可驗。德宗建中中，以兩河亂，銳意平定，時得馬燧、李抱真、李晟輩數名，將任之，竟不能平魏博淄青之亂，反致大變者，相不得人也。所相者，慮杞無公忠之心，無經營處置之才，雖有名，將功不克成也。憲宗自即位，有興復大業之志，首得杜黃裳、陳安危之本，皆其機斷，得武元衡、裴瑒、李絳、裴度謀議國事，數人皆公忠至明之人，故能選任將帥，平定寇亂，累年叛渙之地，得為王土。四方之人，再見太平者，相得人，則所謂天下危，亦當注意於相，相得人，將自出矣。非其驗歟。或曰：建中之間，叛者李希烈、田悅、朱滔皆劇賊，非元和和中劉闢、李錡、盧從史、王承宗、吳元濟、李師道之比也。故馬燧輩不能平希烈等數賊，高崇文輩能平闖等數叛臣也。此由賊之強弱，將之用力難易，何繫於相之事焉。答曰：希烈等雖劇賊，過於闖等，然馬燧、李抱真、李晟之將，亦過於高崇文、李光顏、李愬之徒矣。將才賊勢，正兩相等，前後成功，異者實繫於相也。建中元和之事，難以疏舉。今舉一二顯者證之。馬燧復敗田悅於涇水，悅奔魏州，城中敗卒無二三千人，皆夷傷未起，日夕俟降，燧等若乘勝進取，獲田悅，收魏博，反掌間耳。時河北劇賊惟悅，悅既平，李納勢孤，望風自降，況朱滔等未叛，河北既無事，河南諸賊無黨，何能為哉。但燧與抱真不和，遷延不進，致悅嬰城固守，且誘朱滔等同叛，遂成橫流之勢。蓋燧窺朝廷之事，慮杞所為險薄，專招怨讐，必無公平之法，故少所畏懼，敢乘私忿之心，不了國事也。杜黃裳薦高崇文討劉闖，崇文固盡心國事，黃裳尚慮未果成功，以其所懼者制之，論之曰：若不用命，當以劉潼代汝。黃裳既薦名將，復以能者制之，崇文不得不速於立功也。裴度請督戰淮西，諸將聞之，無不用命，知度必能賞功罰罪也。以此證之，天下安危皆繫於相，豈不章章乎。然相之賢，非天子之明不能任，此又見憲宗之明也。憲宗之明，能任賢相，則德宗以政柄付之姦人，果何如主哉。元和之治，建中之亂，後之君天下者，宜鑒之。

裴度能相位

論曰：憲宗用裴度為相，故能平治天下。然數相中，裴度功尤大，惜乎以成大功，遂為姦人所擠，能去相位，何前日用度之明，後罷度之昏也。當淮西之亂，鎮鄂連謀，起都城，宰相被害，時不用度，賊勢莫遏，天下亂矣。憲宗既以明斷用度，得盡其才，經綸國事，故朝政日修，國威日振，平淮西，服鎮州，收淄青，四方欣欣，再見平世。度之大功如是，若久任之，貞觀之治可復也。但憲宗以世難漸平，有侈樂之態，奸人輩請本以聚斂進用，至為宰相，度極陳錢穀之狀，一不聽納。自公議不容，益以設計，固寵會內，出陳朽庫物，付度支，以善價買之，用給邊軍，將士大怨。侯其所賜，度入言之，鍾於人主，前引足指靴曰：此乃內庫物也。臣以二千得之，其墜如此。此真奴僕之態，憲宗寵奴僕之人，不顧忠臣之奏，竟以錢買度相位，何昏暗如此。蓋憲宗中智，可上可下之主也。當世難則能用忠良，稍無事則必說姦佞，用忠良所以成己之

事說好佞又以濟己之欲故前之用度其明出中智之上權患難之大也後日龍鍾其昏在中智之下見世事之平也又素懼內臣吐突承璀承理方用事鍾以賂結之奸計日行度不得不罷也度既罷鍾得專養君欲自固恩勢憲宗方薄然自得謂天下無事唯慮年壽之不長侈樂之不極鍾進力士以長生感之宦官衆多日殺親寵不數月爲金丹所誤忿怒不常宦官遂起逆謀矣前日用賢能平天下後日寵盜不保其身以憲宗中智以上之主功業已成感福甚盛一日昏惑尙取大禍後之人君功業感福不速者得不爲戒

穆宗

失河北

論曰長慶失河北穆宗昏主崔植杜元穎輩庸庸皆不足議述其本由憲宗失之也元和十年憲宗用裴度爲相止四年兩河平定天下藩鎮無跋扈之臣時方治平憲宗遂有驕逸之意以好人皇甫鏘爲相遂度出鎮憲宗既遂度穆宗止得用崔植元穎輩矣遂賢相任常才欲天下無事不可得爾所以復失河北也一賢者相凡四年平定天下數常才相不二年河北復亂所謂天下安危皆繫於相事豈不明乎或曰憲宗用裴度相雖平定兩河然鎮之受代在肅僖段文昌崔植作相之時幽之納土在元穎作相之後二鎮雖復失之本亦由數相得之何關裴度事耶答曰長慶初得幽鎮雖在崔植作相之時然本由裴度能定兩河故幽鎮大振鎮州視諸賊伏誅無所援助納德棣質愛子朝憂夕懼不敢保首領鎮州幽自恃伏矣致國威如是非度而誰植帶相穆宗得鎮得幽乘時得之耳有何施爲乎亦猶李林甫牛仙客初相明皇尙致天下獄訟稀少也況肅僖段文昌建議銷兵先已失策則植輩常才可知也兼不止失幽冀鎮魏博亦爲賊臣所據矣若憲宗既平天下深念安危之本不縱驕逸不任姦人使度久於其位經制國事以固本業穆宗雖中常之主頗大勳德爲輔必不至荒僻姦邪倖臣擅宰相剛正必不敢肆其所爲藩鎮懼宰相威略必不敢跋扈若是天下豈有事乎憲宗既已遂賢相穆宗爲君俛及中智數常才相之衆邪倖惑之朝政不修法度廢弛藩臣何懼而不亂也長慶君臣之事不足議其本由憲宗失之也

敬宗

章處厚乞相裴度

論曰章處厚不顧李逢吉兒威而斥其黨不念裴度舊隙而言其賢此公忠之性過人而益之以至明也當昭愍即位以當年方倚大臣大臣李逢吉兒人也欺天子幼弱大植朋黨專報私怨有所貶逐者百僚賀於中書以明快意其姦兒氣溢至此在朝之人孰敢犯之處厚一侍臣孤直自立任郎官曰常爲裴度因事貶官逢吉於度亦所深怨也處厚犯權臣之威稱其所怨復不念己之隙力言其賢蓋以逢吉所爲乃兇狂之德我公直無過何畏彼哉度雖昏逐我未知我耳河北之亂非度不能平定當天子憂憤之時度方爲逢吉所抑不得大用我近臣也安得有隙而不言其賢哉是公忠之性過人而益之以至明也夫公忠則專計國事而不爲身謀至明則深辨事理之歸處厚盡是道宜乎位至宰相才業名德重於天

昭愍遇害

論曰昭愍年十六即位非上智之性不無童心然能納章處厚忠言辨李逢吉奸黨知裴度大賢而召之復相從李程之謀峻土木之役得李德裕奏令罷進緣綾聽裴度陳論止東都巡幸復數視朝勤於聽政以此觀之本非荒時之主若忠賢久於輔導亦庶幾漢昭之比也但爲內臣感亂極其荒僻而崩原其事迹不止昭愍之過乃近臣積習之患也何以驗之緣內臣仇士良致仕戒其黨曰今日爲諸君言久遠計天子莫教開則讀書讀書則近文臣重文臣則廣納規諫誠玩好者游幸如此則吾輩恩澤漸薄權力不重諸君當以球獵聲樂感亂之游幸之所極奢修盡奇伎使一處盛於一處如此則不暇讀書不親萬機不知外事吾輩恩澤永無疎間觀士良之言則內臣奸巧惑亂人主之術盡見矣夫功業之君在位歲久如憲宗者不能免內臣之惑況冲年之君即位之初乎雖忠賢輔導於外間數日一見率不過數刻接對所言者多逆意之事奸巧內臣窮日夜惑亂所言者多徇欲之事在冲年之君中人之性何理勝之哉既感亂之又慮冲年之性喜怒無定或責罰之禍及乃行獄逆之謀凡七年之間軌逆再矣後之人主得不覆覆乎

文宗

貶杜元穎

論曰杜元穎事憲宗爲翰林學士穆宗即位自司勳員外郎加中書舍人不用歲用爲宰相時議詞臣進用之速未有其比宜將所學盡忠節以輔時治苟謀議有失但竭心於事亦可見大臣報國之節何得略無能效著聞於時已負國矣及出鎮於蜀遇昭愍冲年即位首進羣毳打毳衣五百事自後廣求珍異玩好之具貢奉相繼用國恩寵以至纖悉皆徵大取軍民之怨不忠無識一至於此人臣已爲將相矣若守正獲寵此固至榮然於將相之位又何以加若守正自固而爲主所疎矣已必無過亦不爲辱至於名亦未必失何乃遇人君冲年專事侈欲以圖恩寵恩寵果深欲何爲哉如李德裕在浙西昭愍凡有宣索再三論奏能其貢獻此以生民爲意不奉君之侈欲也觀德裕之賢視元穎爲何人蓋元穎窺憲宗晚年及穆宗長年即位多縱侈樂厚儉人二長君尙若此昭愍童年尤當奢逸遂專以侈靡奉之殊不知當時作事而不正者事極而禍起矣使元穎不誅斂民人專奉君欲未必不入登三事苟不登三事外不失方面之任內不失尙書僕射之位反以圖寵之故專務諛劂以取衆怨登賊乘隙大害一方坐是貶死遇後之爲將相者可不戒哉

辨朋黨

論曰人君惡臣下朋黨者以其植私而背公欺聰明竊威福亂國政也朋黨爲患如是誠不可不防然在辨之精爾辨之不精君子爲小人所陷矣蓋君子小人各有其徒君子之徒以道言小人之徒以利合以道合者思濟其功此同心於國事非朋黨也以利合者思濟其欲此同心於私計乃朋黨也二者混淆並

進非明君易辨之君不能辨則君子為小人所勝必矣蓋君子之徒見義則銳意以進誠其言直其道不能曲防非意之舉小人窺之懼君子道行則不便於己取疑似之跡識之於君矣君子被讒又恥自辨但守道自信而已小人之徒不然見利則詭計以進巧其言曲其意復彌縫其隙用心無所不至勝於人便於己險薄邪佞皆可為所以常勝於君子也君子小人情狀如此非君之明曷能辨也前代之君辨者少而不辨者多其事不能疏舉直以唐之四事論之君至明則人不能誣人以朋黨者雖明為情所惑則不能察小人之黨辨君子之不黨君雖明而弱雖辨君子小人而不能制其黨君明不足雖辨其有黨而不能辨其情之輕重正觀中蕭瑀謂房喬輩數大臣相黨常獨奏云此等相與執權有同膠漆陛下宜細詰之但未及爾太宗謂瑀曰為人君者須駕馭英才推心待士卿言不亦甚乎何至於此時房喬輩同心圖事知無不為瑀雖非小人但以性剛躁復多猜惑妄言喬輩朋黨太宗英明方辨其事不然數賢何以免責不惟不免其責且無以盡其才謀助成治平之業以此所謂君至明則不能誣人以朋黨元和中裴度崔羣同相度以助德舉以仁賢為天下瞻望及皇甫鎛以聚斂進復結伴臣取相位中外大以為非度羣累言鎛邪險之狀憲宗反疑度羣朋黨鎛愈甚至謂度等曰人臣事君但力行善事自致公望何乃好植朋黨度對曰君子小人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則同心同德小人之徒是謂朋黨帝曰他人之言亦與卿言相似豈易辨之夫以度羣之大賢視鎛之邪黨如鸞鳳之與蛇虺人可見而憲宗惑之蓋方務邪樂惡惡忠而善佞也觀初用度羣之意非為不明一日昏惑至此此所謂君雖明為情所惑則不能察小人之黨辨君子之不黨也昭昭即位其相李逢吉大植朋黨明報仇怨排裴度逐李紳欺君冲幼略無所憚賴章厚不預凶險氣儀言度之大賢等紳之非辜昭昭深信處厚之忠許度復相惘紳貶逐然不能誅逢吉之姦黨此所謂君雖明而弱雖辨君子小人之徒不能制其黨也至文宗辨德裕宗閣之黨大惡之然觀二李之過似均而情之輕重則異矣宗閣在元和中對賢良策深抵時病李吉甫作相怒其言薄其恩命故宗閣憾焉後宗閣得用排李德裕及其相與者德裕得用亦排宗閣及其相與者故交怨不解其過似均矣但德裕未相在穆宗昭昭朝論事忠直有補於時所歷方鎮大著功勞又裴度常薦之作相為宗閣所沮而能遂領劍南雖因監軍王踐言入言維州事文宗召以歸朝遂命作相本由功名用也及乘政羣邪不悅竟為姦人李訓鄭注所譖引宗閣代之宗閣未相絕無功效著聞任侍郎日結女學士宋若憲知樞密楊承和求作相以此得之及其出鎮也又由訓注復用此德裕之賢與宗閣不作矣又德裕所與者多才德之人幾於不黨但剛強之性好勝所怨者不忘所與者必進以此不免朋黨之累然比宗閣之姦則情輕也文宗但以其各有黨嫉之不能辨其輕重之情明已不足矣又聽訓注所譖朝之善士多目為二李黨而逐之此所謂君明不足雖察其朋黨而不能辨其情之輕重也夫太宗之明為人君者當法之憲宗之惑為人君者當戒之昭昭之弱為人君者當勉之文宗之明不足為人君者當深思之深思之術尤在盡心焉且有人言於君曰某人朋黨也若其人道未信功未明君當詰之曰朋黨有何狀言者必曰相援以欺君也君又當詰之曰所欺者何事若陳所欺之事害於國病於人圖於利其

狀明白此朋黨無疑大則罪之宜矣若言者不能陳害人圖利之狀此乃誣人以朋黨大則罪之小則疎之亦宜矣又或言者陳似是之狀未甚明白君當審其人與言者位不相逼乎素無仇怨乎人以公議進何人以權律用何人論議有補於國何人才行有礙於時復參驗他臣而究其本末則言者與被言之人是非辨矣人君能如此臣下豈有朋黨之事或曰何以能如此答曰在明與公或曰中智之主性有所蔽明與公安得兩盡也曰不勝左右偏言則明矣不以說意親之不以忤意疎之則公矣

制內臣

論曰內臣贈官非古典也然於此見甚善之事焉內臣自武后稱制始預事向未有招權著名者明皇朝高力士以權寵擅名李林甫楊國忠安祿山輩皆因之取將相林甫等既死時亂力士貶死遺裔矣肅宗朝李輔國以威從徵勞過受恩寵至專掌禁兵故輔國初遷明皇升黜將相兇橫既極盜殺之於家矣肅宗寵魚朝恩始命為觀軍容使代宗寵之又加天下觀軍容使朝恩驕橫既甚勢不可容遂使之自縊矣代宗又寵程元振使典禁兵元振奸險擅權大為將相之害代宗避狄陝州詔諸鎮兵赴援諸將帥懼元振誣譖多不敢至及柳伉極言其狀元振貶死荒微矣德宗寵竇文場霍仙鳴命為神策中尉儼人裴均輩附之往往外取方鎮內取要官文場仙鳴輩權任既盛內臣亦嫉之仙鳴被盜以死文場甚懼堅乞致仕僅免於禍憲宗寵吐突承璀至委鎮州征討之任卒無功效尋以其黨納賄事所連出為淮南監軍後復寵任以安議太子為穆宗詔死文宗寵王守澄奸惡既甚竟至賜死自明皇以後內臣以罪誅死與貶者不可勝紀但力士等八人以權力著名於時此內寵臣之尤盛者然三誅死二貶死一為盜殺一毒死文場禍至而避亦奸名不朽以此觀之內臣取恩既盛鮮有不覆禍者蓋受恩不知紀極恣其所為以至過惡之甚也惟順宗朝俱文珍以剛直著稱又有翊戴憲宗之功位至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不聞驕暴之名及其卒也贈開府儀同三司文宗朝馬存亮雖在中尉不與王守澄同惡力止其屠屠宋申錫家屬又有保衛昭愷之功權寵既盛能奉身以退是年卒贈揚州大都督茲二人者生獲令名死有光寵為善之效也天子任內臣能常以力士存亮等善惡之效示之無使權寵之過不惟不害國事亦足以保全之也

鄭覃言開成政事

論曰鄭覃言開成政事元年二年好三年四年即漸不好頗待其責楊嗣復不順事理但謂譚議已要君求退意不容覃至有上累聖德之言此奸人計也開成初覃與李石同相贊文宗為治論議切劘文宗勵精亦甚聽納如內置赦令一通以時省數較長吏奉行不遠恩及天下紫宸與宰相及諸司官論事各舉職以郭承嘏任給事中封駁之益不令外任湖南進漢錢令收貯以備水旱徐州稅色害人悉使除罷王彥威進度支錢羨餘物求寵給邊軍衣賜不時黜授衛尉卿李石剛直之議沮內臣仇士良威勢不使撓權此元年二年之政事也至三年仇士良道盜刺石文宗罷石政事使之出鎮朝廷待將相禮一皆廢罷以滋士良之勢中書門下奏事各挾所見動成忿嫉無至公同心之稱又奏改舊制不令僕射

尚書等論朝廷事。文宗後宮之言。議廢皇太子。雖宰相及憲官等論執。得以不廢。然太子尊嚴於太陽院。仇士良用軍中誣謗之事。枉害五千餘家。此三年四年之政事也。以是觀之。鄭覃之言。豈非得實。嗣復但復覃言。引用李宗閔之黨。遂乘此指為瑕。盡力排之。覃與嗣復同相。況居四輔之首。既言政事一年不及一年。亦自言其過。嗣復不共謀國事。求其失而更之。但快憤心。以草言為過。及罷覃。獨當國政。又何所施為哉。不踰年禍敗。蓋自取之也。

不能制內臣

論曰。文宗在位十五年。奸而儉。尚仁惠。納諫。重儲術。時與大臣論國事。勤勤懇懇。以致太平為念。茲可謂仁愛之主。然資性優柔。乏明斷之才。求治雖切。卒成廢弱之態。足見人君之體。明斷為大也。若乏明斷。雖勤政無過。亦不免於廢弱矣。文宗自即位。惡內臣暴橫。有除去之意。又以其黨方盛。不能公然。處之。遂密諭學士宋申錫與外廷謀之。乃命申錫作相。是重其權任。使之立事也。申錫方有謀。王守澄規之。使本軍校誣申錫罪。文宗不思倚任申錫本意。至與大臣等久議不辨。諫官懇論其事。震怒斥之。竟不出告者。付外廷勸勸。雖類雜議。稍辨其狀。申錫竟不免貶逐。當時若出告者。付外廷推究。守澄雖巨惡。詭譎顯露。其黨為敢附之。況馬存亮輩。本不與之同心。去之何難。既去守澄。其黨見天子明斷如此。安敢復驕橫也。此機既失。仇士良權力日盛。士良嫉宰相李石剛正。道盜圖之。幾於致害。中外皆知士良所為。文宗若法憲宗用裴度意。益厚石。且推起之。端正士良典刑。其黨見天子明斷如此。安敢出死力救之。自取刑戮。二事俱失。內臣氣勢愈盛。天子垂溺而不能制矣。後之人君。切鑒之。

武宗

殺陳王安王

論曰。武宗殺陳王安王。又欲殺李珣等。不惟禍根之過。乃不思召後代之亂也。文宗繼昭昭即位。晚節無子。以陳王昭愷之子。立為儲。武宗李珣之議得其正矣。及文宗大漸。仇士良矯詔立武宗。武宗之弟。於次序不若陳王之正。然既即位。陳王李珣何罪。乃聽士良之請。乘禍根之性也。已殺陳王矣。又欲殺珣。雖輔相懇救其事。然竟逐之。是使大臣當立儲。武宗之際。不得正議也。正議者獲罪。則後之大臣。當國嗣之議。不敢忠言矣。臣不敢忠言。則天子之子。必長年而大賢。可無他慮。若幼而未有賢名。或無子。孰敢正議其立者。大臣不敢正議。國嗣何時而定。爭奪思起。何所不至。豈非召後代之亂耶。如嗣復立安王之議。乃為不正。然必事狀明白。中外所知。乃可罪之。以戒後之挾私而議國事者。如事狀曖昧。甯知非謬。又安可罪哉。

李德裕讓太尉

論曰。李德裕自稱宗室。文宗朝。歷內外職任。奏議忠直。政績彰顯。遂當輔相之任。然為邪佞所排。不克就功業。及相武宗。英主始盡其才。回鹘在邊。先請待以恩好。及其侵軼。乃授劉河。石雄成算。使之平蕩。得中國大體。上黨拒命。果朝備生事。不欲用兵。德裕料其事勢。奏遣使魏鎮先破聲援之謀。且委征討之任。魏

帥遷延其役。使王宰領師直趨魏州。據魏之右。魏帥懼。全軍以出。又以王宰必有顧望。令劉河領軍直抵萬善。示代宰之勢。宰即時進兵。太原之亂。楊弁結中使張皇其事。德裕折中使奸言。使王遂將陳許。易定兵進討。太原兵成於外者。懼客軍攻城。并屠其家。徑歸擒弁。盡誅叛卒。此皆獨任其策。不與諸將同謀。大得制御將帥。用兵必勝之術。上黨既平。太尉之命實其功也。德裕懇辭而後受者。權位高而禍至。爾既知其禍。何不益精仁德。以保功名。反益剛強之性。取怨於人。竟為奸邪所陷。是知禍而不知避也。夫得位而立大功名。人之所難也。保其功名。人之所易也。立功名。非天賦大才不能。保功名。平其心無怨忌足矣。德裕能其難者。不能其易者。惜哉。

不能假取李德裕

論曰。人君於大臣。得委任之道。又得假取之術。則大臣得盡心於事。以成勳業。而推公於人。不敢竊威福矣。二者一不可失。惟太宗得之。正觀中。陳思合上拔士論意。問房。杜則立行。實遂。蕭瑀奏。中書門下朋黨。則折其妄言。竟黜於外。可謂能委任矣。然中書門下。下議事。必命諫官。御史。史官隨入。或正其失。或判其過。或書其非。李靖以老疾家居。欲復使為將。一言於朝。靖已起而統兵。可謂能假取矣。使大臣各成功名。不敢驕橫。其道其術如此。武宗用李德裕。頗得委任之道。故德裕盡其才謀。獨當國事。時之威令大振者。委任之至也。但武宗性難殺。視前朝法令不行。紀綱衰替。將大振威令。知德裕才首命作相。德裕謀略動合其意。故專任之。委任既專。權勢自重。權勢既重。天子始不悅之。則怨者得覩其隙而攻之矣。彼勢已重而怨者攻之。背帖帖乎。必至於禍而後已。嗚呼。武宗英主。知賢相而任之。不能假取。尚致太專之弊。中書之主。不知人而任之。又不能假取。為害大矣。或曰。既稱英主。賢相何待假取。而無過答曰。君臣之性。皆難假。則銳於行事。而或不想。則喜怒有時。而過行。事不無不平。武宗自未免此累。安能察德裕之情。德裕於牛僧孺。李宗閔。輩相怨之久。人人所知。平上黨之際。奏逐僧孺。明恃成功。而報怨。僧孺雖非大賢。皆位宰輔矣。德裕之言。有何顯。武宗至貶之。遣僧孺。宗閔已出。遠郡刺史。亦不因顯過。而流竄。御史崔元藻。按事有異。是舉其職。乃不復論。而黜之。柳公權。方以才望為集賢學士。無故罷職。是一徇德裕之意矣。任其才。從其謀。高其位。厚其禮。可得何得一徇其意耶。若德裕言人之罪。其狀明白。固曰當從事。或不明。豈得不詢。論其狀。若不然。當有所制也。有所制。則德裕無過矣。或曰。武宗英主。能任大臣。而不能假取。中書之君。何以盡委任之道。假取之術。答曰。惟至公。可矣。至公者。不以合意悅之。而不察其過。不以違意怒之。而不知其賢。人君用大臣。平其心如是。則委任之道。假取之術。庶幾矣。

宣宗

貶李德裕

論曰。李德裕以傑才為武宗。經綸。屢展大功。振舉法令。致朝廷之治。誠賢相矣。但宣宗久不得位。又不為武宗所禮。積怨已深。德裕是用事大臣。自不容矣。況德裕性剛少恕。不忘怨讎。與宗閔輩相排斥。凡十數年。略無悔意。宗閔固奸人。皆任宰輔。為遠郡刺史。矣。復乘成功之際。誣其罪。而流竄之。牛僧孺雖宗

閱然有一時名望斥之遺裔物議豈平王涯賈餗之禍本仇士良誣謗中外所知德裕於二人不聞有隙但怨李訓陷己而忿及涯使子孫避禍於上黨者已為亂兵所害又為勅書實涯餗之罪言已戮其後嗣布告中外夫宗閣已逐涯餗子孫已戮尚聲其罪以快忿心則在朝之人常有不足者得不懼乎不惟不足者懼凡有勢位於朝非大賢至公之人鮮不畏矣蓋大賢至公自知才用不在德裕下彼雖大任我亦能施為或德裕專權不容我之施設任彼之謀國無失矣何須功効出於我哉此所以無畏也如白敏中令狐綯輩才能望德裕絕遠又固寵保位無至公之心於德裕雖無惡意然德裕用不便於己故乘人主有不察之意盡力陷之也無隙者尚爾常不足者可知矣

小節

論曰宣宗入居藩邸頗知時事故在位十三年尚儉德以恤人隱謹法令以肅臣下恩厚宗室禮重宰相至於微行以察取士得失焚香以讀大臣奏疏誠好德之君也然知人君之小節而不知其大體懿安太后嫡母也不能盡禮事之反致暴崩為世所駭李德裕有濟時才不能容而逐之令狐綯功德無聞復容子納賄有秦時政至懿宗朝諫臣疏綯之罪曰大中威福又欲行於今日則當時事可知也其河湟歸順夷夏相安乃承武宗用德裕之後威令已盛而然也不然宣宗用敏中輩於時何所經畫哉至繼太子不定儲位裴休奏請乃曰若立太子便是開人此尤味人君大體也卒至內臣爭立嗣君幾至於亂是宣宗區區為善止於小節耳

懿宗

令狐綯縱賊

論曰令狐綯大臣也當同國休戚天下有患可救則力救之況帥淮南一道小寇入境方發討除未敢為暴部將察其必敗之勢討之甚易不討必致禍亂綯乃曰長淮以南他不為暴聽其過去餘非吾事也豈大臣憂國之意真庸人苟且之見耳尋致大亂屠害十數郡生靈塗炭天下兵討之周旋方平則綯之罪不容誅矣綯為武宗寵待位極將相一旦致國患如此其後罪露懿宗止命能為太子太保固典如何何以戒大臣奸庸不忠之罪宜乎天下大勢之去也

用章保衡路巖相

論曰唐自天寶而下巨盜繼起時有忠傑將相救世定亂加以元和會昌英主賢臣功業甚盛故歷年久大勢不衰懿宗居位固中智以下之才復將相不賢於前世天下日以多事矣兵亂淮徐蠻寇蜀方連年用兵民力困弊於時人君勤勞政事倚任忠賢尚可救時之患懿宗乃用章保衡路巖作相納賄樹私大索時政刑殺無辜甚衆大臣忠諫逐之遺裔保衡與巖乘勢而人恣行貶逐二兇為患中外所憂懿宗方崇奉佛教泰然自安故國政多僻而時事不理賢才既逐而忠諫無聞生民困弊德澤不及於天下大勢自是去矣

僖宗

鄭政能相
論曰成通衰亂之後僖宗童年繼位政在內臣固無遠謀以救世患雖宰相王鐸崔彥昭有一時名望亦非雄傑之才不能力正時事及鄭政當政謀議要切多中事機但同列庶倚奸庸不忠與內臣田令孜相結沮敗之言不克施用夫巢賊本負販之民非祿山輩但困饑年驅細民劫財物資朝夕之用耳何至成大亂山朝廷衰微邪臣謀計任高騫宋威輩皆奸險無節爭功忌能玩寇久權養成賊勢賊勢既盛難以重兵居天下之衝反閉壁自固賴賊作帥於岐以謀破賊振國之威復傳檄諸鎮激以忠義致勤王之師大集關中賊勢既蹙鳳門兵至得以平之況僖宗避難之初賊乘勢而西非敗過其銳危亂可測乎又以忠謀致諸鎮勤王之舉敗雖去鎮不親平賊其功則由政也僖宗賞政之功復命輔政雖在衰世亦乘朝綱令政兇憤怒政公正與奸黨譴詆之僖宗屏弱不能主張賢相天下之事因無所制國祚必至於亡也

李克用討朱全忠

論曰巢賊之平李克用為功臣之首雖兇猛之人朝廷恩賞至厚夙性豪雄不無感激可一時倚賴矣全忠出於巢黨力屈來降都統王鐸崇獎過分已受同華帥不圖立功朝廷又與宣武大鎮克用追賊還過其地全忠邀之軍府密謀殺害克用既免不舉兵報怨奏討甚得人臣之體以降賊害功臣是賊心不悛況帥宣武未久兇勢未張本無功名可以贖罪討之正得事宜若乘克用兵鋒詔近鎮助之破全忠必矣兇賊既除使克用感恩可以倚賴諸鎮觀之亦未必敢為相噬之計天下或未至橫流也僖宗儲弱相庸暗宦官暴橫一無經遠之謀失此機便卒致諸鎮交亂巨盜肆逆三百年宗社喪於盜手噫

昭宗

朱全忠篡逆

論曰昭宗即位世已亂矣雖尊禮大臣博求賢傑志欲興復而大臣竭忠者杜讓能一人而已其他無不與方鎮相結方鎮藉大臣為援大臣欲固權位亦結藩鎮為重孔緯有一時名望尚與朱全忠交誼崔昭緯輩固宜交邪岐矣內外將相不忠天下大勢橫流以至於此昭宗欲何施為乎加之輕信易動動而無謀何以制服諸鎮賊臣也然賊臣之心亦可以恩信結一時之可倚者莫如太原太原有平賊大功得賞已厚但為全忠所圖潛忿不解昭宗若加之恩意勝性勁直感恩必深太原順則河東近輔魏鎮舊帥豈有不順之勢數鎮既順使讓能賢相經營於內復引同心之賢贊助時政宦官暴橫者去之奸人害政者逐之朝廷漸治國威可漸振矣奈何不能用讓能之言聽張濬孔緯之計許全忠舉兵致太原拒命太原賊寇賊臣得以脅制朝廷讓能知勢不可為但以死許國可謂大忠矣自是諸鎮交亂車駕不能留處復留兇逆之人久為輔相與巨盜輩篡逆之計乃亡唐祚哀哉

公既卒詔取其書藏祕府

蘇東坡答李方叔書節文

錄示孫之翰唐論僕不識之翰今見此書凜然得其為人至論褚遂良不諳劉泊太子瑛之廢由張說張
巡之敗緣房瑄李光弼不當圖史思明宣宗有小善而無入君大略皆資史所不談議英贊暗與人意
合者甚多又讀歐陽文忠公志文司馬君實跋尾益復慨然足下欲僕別書此文入石以爲之翰不朽
之託何也之翰所立於世者如此雖無歐陽公文可也而況欲託字畫之工以求信於後世不已陷乎

曾南豐所作行狀節文

公博學強記其氣溫其貌如不能自持及與人言反覆經史上下千有餘年貫穿通洽不可觀其際而退
視其家初未嘗蓄書蓋既讀之終身多不忘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篇以謂己之所學治亂得失之說具
於此可以觀公之志也公歿有詔求其書

曾南豐經進隆平集節文

孫甫字之翰許州人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八年再舉登進士第杜衍在樞密府薦之除祕閣校理累擢
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留侍講卒年六十贈右諫議大夫著唐史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實以
推見當時治亂若身居其間閱者粹然

曾南豐書之翰書一節

孫侯腹載天下書崔嵬皆重百車伏義以來可悉數孰若自作何有餘更能議論恣傾倒萬里一瀉崑
崙渠誰爲胸中幹太極元氣浩浩隨卷舒昔來諫官對天子何穢不欲親芝勳不容乃獨見磊落出走四
海飄長裾孫侯風節何所似雪洗八荒看太虛親如國忠眼不顧荷若張禹手所除歸來已綳褒貶筆進
用紙調敷倉儲合持詩書白虎論更護日月金華居萬世深根固社稷百年萬變休用慮秦識孤生愛茅
屋久將老母求山租秋歸願奉九江穫夜出未倦安豐漁孔明苟欲性命遂孟子豈病王公疎塵埃未得
見此樂太息一付西江魚

張惇頤後序

諫議孫公以淵源之學忠隱之論被遇昭陵遂獲真諫苑書稱唐太宗規模法制有三代王者之風故平
生多專言唐事每嘆舊史猥雜不足以垂戒後世乃做春秋編年法修成唐史記七十五卷其間善惡昭
然可爲鑑鑒者因著論以明之篇目凡九十有二皆君相之事業憂諫之紀綱非徒爲是區區空言也其
史記全齊自公發取留禁中世所可得而見者論斷而已予家藏是本久矣姑來堂教誨平會朝延覽鑄
書之類本朝名士文集有益於學者皆許流傳乃出此書與學錄鄭待聘參考舊史重加審訂鈔木於
頤宮以與學者共焉因念自古賢人君子著書立言蓋將以明道言之所傳道之所以明也是書成於嘉
祐之初迄今百有餘歲而後顯豈其傳者有所待耶乃若公進退出處之大概見於涑水廬陵言豐東坡
四先生之論述可以表信於世茲不復敘云紹興丁丑十月既望新安張教頤書

附錄

司馬溫公題跋

孫公昔著此書甚自重惜常別緘其鑿於簡必盥手然後啓之謂家人曰萬一有水火兵刃之患他財貨
盡棄之此簡不可失也每公私少閒則增損改易未嘗去手其在江東爲轉運使出行巡亦以自隨過亭
傳休止輒取修之宜州有急變乘驛避往不暇挈以俱行既行後金陵大火及轉運麻舍弟之子察親負
其簡避於沼中島上公在宜州聞之亟遣入門問曰唐史在乎察對曰在乃悅餘無所問自壯年至於白
首及成亦未嘗示人文路公執政嘗從公借之公不與但錄魏徵姚崇宋璟論以與之況也人固不得而
見也元豐二載察自陽翟來洛陽以書授光曰伯父平生之志萃於此書朝廷先嘗取之留禁中不出今
沒二十餘年家道益衰大懼此書散逸不傳於人故錄以授子光昔聞公有是書固願見而不可得之
驚喜曰子視我兼金不如願無以爲報請受而藏之遇同好則傳之異日或廣布於天下使公之德業煥
燁於千古庶幾亦足以少報乎時冬至後五日涑水司馬光書

歐陽文忠公所作墓誌節文

公博學強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爲人說如身履其曲而聽者曉然
如目見故學者以謂閱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宏瞻書未及成卒於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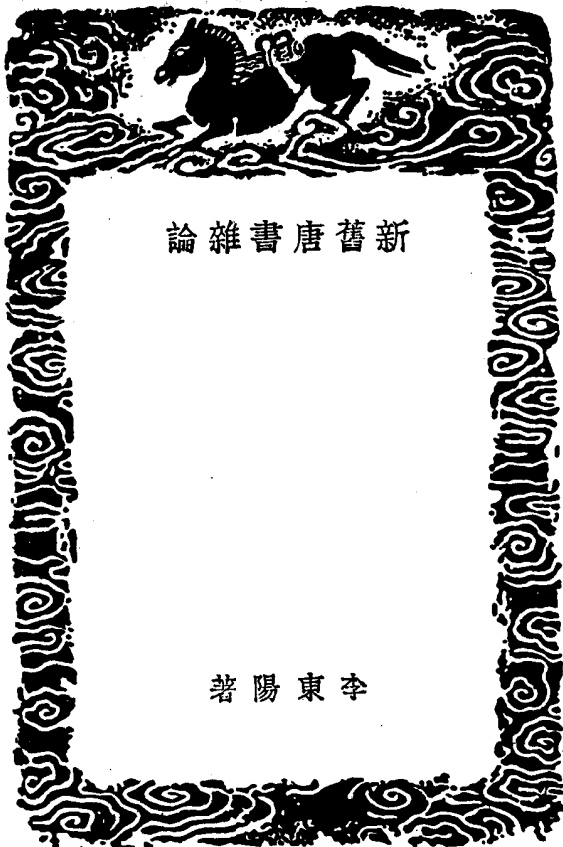
南劍州州學准轉運衙牒據本學申檢准紹興令諸司私雕印文書先納所屬申轉運司選官詳定有益學者聽印行今搜求到孫謙唐史論斷九十二首校正了畢欲將本縣學書庫錢雕行中乞依條委官詳定當司除已牒南劍州通判王朝奉詳定外牒本學照會續准轉運衙牒據詳定官申尋將前件文字逐一詳定實有益於學者牒本學照會施行令鑄板印行者紹興二十七年十一月日學錄劉光學錄學正鍾世英校勘官左奉議郎充南劍州州學教授張敦頤鄭待聘詳定官左朝奉郎通判南劍州軍州主管學士王筠左朝散郎添差通判南劍州軍州主管學士王以詠右朝奉郎知南劍州軍州主管學士許與古

準嘗見此書於周南仲家乃蜀本也後徧求之而未得至此見友人劉和甫有此書欲求得之乃云此書齊錢板於其家塾因幣仗之變不復存矣慨嘆久之校正其本錢板於東陽俸廳之雙柏室以廣其傳端平乙未郡丞黃準命工鑄板

唐史論斷三卷宋尙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許州孫甫之翰撰甫以劉昫唐書繁冗失體改用編年法著唐紀七十五卷後詔求其書留之禁中此則其論斷也感陵歐陽氏涑水司馬氏眉山蘇氏南豐曾氏交歎美之紹興中曾鑄版南劍州端平間復鑄於東陽郡今則流傳寡矣釋其論斷駁而不尚非若尹氏胡氏通鑿發明讀史管見之少可多怪也竹垞老人書

跋

右唐史論斷三卷宋孫甫撰按甫字之翰陽翟人事蹟具宋史本傳著有唐史記七十五卷已佚此其論斷耳王偁東都事略邵經邦宏簡錄均稱其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見當時治亂若身歷其間而聽者瞭然如見云云殆並用歐陽應陵所作墓志語宏簡錄又稱其按祖宗故實核當世之治有不逮者論述以爲臆諫名三聖政範惜亦不傳又稱忻州地震六年每震則有聲如雷前代未有如此之久而則援唐高宗即位晉州經歲地震其後昭儀移唐祚以諫蓋指溫成事云云而是書於高宗中宗兩朝武昭儀事三致意焉正未必不爲溫成而發四庫提要已著錄吳白華省闕刻於藝海珠塵竹集中近購得吳中吳枚庵翔鳳秘籍齋函鈔本亦及是書特互勘而重刊之咸豐辛亥驚蟄後南海伍崇曜謹跋



新舊唐書雜論

李東陽著

新舊唐書雜論

明 茶陵李東陽著

蘇子謂唐高祖起兵不待建成元吉之至。為太宗之謀。借隋吏以殺兄弟也。吁。焉有是哉。當是時。建成之惡未著。又無一日之隙。太宗縱有利天下心。亦未必若是烈也。及其後舉。乃迫于勢。而始不能以理處之。然太宗固可與為善。使房杜諸人能以聖賢之心。諫之。其事亦未可知也。蓋與大事于羣疑之間。其勢固不容緩者。舉兵于內。召子于外。亦如是而已矣。君子觀人。固當平其心。不可設機察以幸物之。中然自處者。必求其全。毋有所虧。玷以自賈其橫議也。然太宗無臨湖之變。則建成雖死于隋吏。亦孰得而疑之哉。

徐世勛既降唐。以資建德。獲其父蓋也。復降于建德。此固同于徐庶。而實於王陵矣。及觀于建德。知其勢必無成。而可以託其身。以為富貴之地者。惟唐也。遂忍棄其父而歸唐。卒臣請殺蓋。非建德猶有君人之度。則蓋已死矣。及事高宗。而至于富貴。既極。則觀其無能為。而可以保其身。以為子孫之地。□□□□也。又忍棄其流涕。指之言。以成武氏之禍。非狄仁傑。張柬之輩。出而扶持之。則唐已絕矣。嗚呼。忍哉。夫勛為子而忍其父。固徐庶之不若。為臣而忍其君。則又王陵之罪人也。故苟志于富貴。無所不忍矣。

有請去佞臣者曰。願陛下與羣臣言。陽怒以試之。太宗曰。朕以至誠治天下。恥前代帝王以權數接其臣。

新舊唐書雜論

新舊唐書雜論

卿輩雖善。朕不取也。夫不取其言。乃善其策。是固有以中其心。而又惡其名。故陽御而陰內之。豈真有所謂誠哉。觀其密使左右。賂令史而欲殺之。又陽怒程名振之不拜。以觀其所為。則正中諍者之言。而自反其言。如此類者多矣。觀人不于所勉。而于所忽。不于所言。而于所信。哉。夫人知過而不改。其患甚于不知。不知則猶有所待。知而不改。則亦已矣。太宗之言。有聖賢不能過。其行或常人之所不為。正坐是哉。

賞罰天下之大柄。臣民所視以善惡者也。子不可不之。間不能以變。而況變而亂之乎。長孫順德以受賊見勅。太宗四箱數十匹。以愧之。胡演不可。太宗曰。彼有人性。得相辱于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是所謂懲而亂之也。夫制之不可以賞。猶賞之不可以制也。且孫伏伽。張元素。皇甫德參。皆以論事得賞。孔穎達。以諫太子得賞。常何以薦士得賞。曠古以獻箴得賞。長孫順德。以受賊得賞。斯可以類乎。必以為功可疑也。親可議也。而赦之。斯可也。何假於賞而愧之。又曰。如不知愧。殺之何益。夫罪小。不忍殺。罪大。又不足殺。是終免于罰也。或曰。漢文帝之于張武。嘗為之。然則文帝非不。曰。是固不可以訓。然文帝所為。多出于誠。猶過乎厚者也。太宗者。非慕名。徇欲。而姑為其縱脫云乎哉。余懼後世。換賞罰者。皆假此以徇其私欲。舉以為戒。曰。是不可以訓也。

傳奕可謂獨見之士也。上高祖之疏。斥蕭瑀之議。答太宗之言。皆以闢佛為事。毅然有不可犯之色。終太宗之世。其端不至于大盛。而蕭瑀坐是以貶。或者爽有以啓之乎。然其說亦不能大行。如韓愈氏之光明于世。愈之言曰。高祖。臣材。雖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以為恨是。奕之謂也。然則使愈生于太宗之世。其庶幾乎。曰。亦如是而已。仁義不明于上。教化不行于下。而欲制強敵于口舌文字之間。難矣哉。噫。此歐陽氏本論之所以作也。

侯君集。滅高昌。坐賊下獄。岑文本曰。命將出師。主于克敵。苟其克敵。雖貪可賞。李廣利。貪不愛卒。陳湯。盜康居財。二主皆赦其罪。封侯。賜金。太宗乃赦君集。呼。太宗於此。失刑矣。夫征伐以已亂也。而縱其貪。是生亂也。何取乎功。且廣利之於宛。湯之于康居。君集之於高昌。皆窮兵黷武。于所不必伐之地。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誅者。何功之有。彼固使之不以其道。又縱其貪而赦之。失不以甚哉。厥後廣利。死降。湯。死罪。廢。君集。死反。皆其君不能正其罪。以折其驕縱之心。以啓之也。元帝不足論。彼武帝。固太宗之所慕。而文本。使效之。是見其君之過。不塞其源。且決之。以益也。高麗之役。太宗豈獨任其過哉。故君子惡善功者。惡利私。以生亂者。惡利口之覆邪家者。

賈充負其君之惡。秦秀乃以其立嗣不明。請惡其證。而武帝改號為武。封德彝與絳。隋煬。亦賈充耳。唐臨乃以諫廢隱太子。請追其證。而太宗改明為經。夫有所諫而予之者。私也。有所證而奪之者。亦私也。賈充固武帝之所諫。而秦秀。觀小罪以攻之。故其從也難。然使秦秀。舉其君之罪。如陳泰之對司馬昭。則武帝不得而諫之矣。封德彝。亦太宗之所證。而唐臨。乘小罪以攻之。故其從之也易。然使太宗。正其從逆之罪。如高祖之背德彝。則唐臨。不得而證之矣。卒使二人者。負天地所不容之大罪。以終其身。又不能

新舊唐書雜論

三

正名定罪于既死之後。予未嘗不切齒于斯焉。嗚呼。證之不當其罪者。亦多矣。此特其著者耳。然猶出于臣下之議。而惡證之儀。羊猶存後世之證。不及于廷。而惡證遂廢。徒以高貴顯秩。皆得美稱。是不特為虛器。反以累先王立證之美意矣。

太宗之立晉王治。說者或以其不立吳王恪也。而罪之。夫治于此時。無片惡寸過。會之何名。恪雖才。固不得以庶長先之矣。太宗獨憂其不類。而欲立類已者。且所謂類何以乎。太宗悅魏王泰。以為類已也。幾乎奪嫡。又嘗壯武才人馭馬之對。其意豈不以類已也。又博觀羣臣之中。惟李勣為類已也。而託之孤。卒使勣助武氏。以成其不類已者之禍。故太宗嘗謂世之禍有二。而失晉王不與焉。曰。妻皇妃也。用李勣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而況教之以盜。而又以大盜輔之。何所不至哉。周之成康。非有齊聖之才。而成守文之治者。文武貽謀之善。又有周召宏畢之臣。以夾輔之也。高宗固中人以下之質。然使太宗不貽之禍。胎而褚柳來韓之徒。扶持之不暇。雖不及治。亦不大亂。若曰高宗固不克終者。則予未如之何也已矣。

甚矣聖人之言深而遠也。坤陰始凝。則髮其馴致。婦女始壯。則戒其勿取。愚者執不以為迂。以為未必然也。惟未必然。而然。此聖人之言所以深且遠也。高宗立武才人為后。其惡不足言。已以利害言之。彼雖至惡。豈不知愛其國家。武氏之禍。古所未有也。天下之禍。莫甚于褒姒。已而柳子呂后。褒姒未嘗自取之。呂氏自取矣。亦未至改姓易世也。故韓璠亦以為褒姒之流。而宗廟不食之諫。不能入也。其禍乃出於古之所未有者焉。武氏之再入宮也。雖豫藏禍心。不過奪嫡。至于呂后極矣。乃至改姓易世。亦出于所不意者。蓋由高宗之胚胎醞釀。非一朝一夕之故。則亦有假然自以為當得者矣。天下之事。出于聖人之言者。愚者皆能知之。而智者或不能以為迂。以為未必然。以至於敗者多矣。而况知其然而為之者乎。予又不得不為中宗。元宗幸之也。

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川。甚矣小人之不可與共事也。事成則挾功以觀賞。而君子亦不得不賞之。賞之而其欲不厭。則怨生焉。及其厭也。則怨倚怙肆。必至于凶。凶國害家而後止。然則易若絕之于先乎。唐元宗諒皇后。何假乎一婦人之謀。而太平公主與焉。遂使其竊動盜柄。以成殺儲廢帝之謀。將發而後敗。子於是復為張柬之危之也。及其誅太平也。何假乎一宦者之力。而高力士與焉。遂使其疊上亂下。至于播蕩傾覆。僅免其身於瀕死之際。予於是豫為億昭危之也。讀唐史者。得不痛恨於元宗也夫。

太宗作帝範十二篇。以教太子。姚崇以十事諫元宗。皆謹始之道。事之大者也。而女寵不與焉。豈其父有所諱于其子。其臣有所味于其君。斯何見之疏也。其後高宗。元宗。皆以女寵召禍。再危唐室。其以是夫嗚呼。其所言者。旋已棄如遺塵。過如飄風。則雖太宗諄諄以是而教。姚崇諄諄以是而諫。吾無望乎二君。雖然。父之於子。臣之於君。則不可不周思極慮。以內之無過之地也。小畜之彖。如家人之囑囑。吾因之重感於斯焉。

事有不可無悔者。有不可悔者。悔非君子之得已也。知之未周也。行之未安也。而悔生焉。聖人以人不可

周知安行也。故不得已而予之悔。若其所能行者。而自暴自棄。以陷于大惡。則有不可得而悔者矣。賈君悔獄。而自變傳諺于將死之日。高秋悔獄。而敬事魏主者。終其身。然其惡卒不可悔也。太宗之內皇妃。尤其與獄者均之。為亂常。收紀無赦耳矣。故善悔過者。莫如太宗。殺盧祖尚而悔。殺張龜古而悔。殺張亮而悔。悔責貞甫德參。悔諸魏徵之碑。然無一言悔于皇妃之後者。知其不可悔也。聖人恐人之沮於遷善也。故開悔之門。予亦懼人之狎於改過也。故立不可悔之戒。亦聖人之意也。然則何以免於悔乎。曰。慎。

褚遂良。來濟。韓瑗。死武氏之立。狄仁傑不死武氏之篡。君子謂遂良守經。仁傑近權。然觀遂良之伏節。見太宗納諫之效。數年之士氣未衰。觀仁傑之成功。見太宗致治之效。數十年之心未去。此亦不可得而誣也。顧其所處。猶有不同者。若易地而觀。則仁傑必能直諫于將立之時。遂良未必能成功於既篡之後。故為遂良死者難。而為仁傑生者易。而難。耶子謂任天下之事。不若死天下之事。死天下之事。不若成天下之事。是也。然臣子不幸而當此。能為仁傑則為之。不能則必為遂良。乃不失正。苟徒畏死而貪名。幾口其不為李世勣。許敬宗也已。

有宰相之道。有宰相之體。有宰相之才。姚崇有宰相之才者也。宋璟有宰相以體者也。其於道。稟有所未開。然則孰為近。曰。環為近也。以其剛也。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崇也用諂以濟其難。任詐以行其志。其平生大節。惟反正一事耳。而又涕泣于遷宮之際。是不不得不於崇疑之也。予故曰。有宰相之才。云爾。環也。執義而不屈。物守法而不徇。情致使武后令張易之往謝之。而元宗知王毛仲之不可致。可謂剛矣。然獨不與反正之事。豈張柬之之議。有所不及。抑偶不值其開。使環在。机上無留肉矣。仕于武后之朝者。其大節皆繫于反正之一事。不然。其何以自解于前日之事乎。是不不得不於環惜之也。予故曰。有宰相之體。云爾。雖然。唐之宰相。知道者寡矣。有臣如宋璟者。亦何以多議何哉。

君子之去小人。極難。小人之去君子。極易。何也。君子惟公言正論。不可則止。而根盤帶結于君心者。不可猝放。故未聽而先疑之。小人之於君子。欲揚而攻之。則畏公議而不敢發。及觀君心之微。則其陽親而陰厭之也。則為曲邪詭秘之計。乘其罅而中之。其為言似緩而實急。似遠而實近。似公而實私。使聽之者。隱然有以動于中。而不疑。則其志行矣。然使其君無厭賢之心。則其言亦安得而入。哉。故優人設為早魁之辭。而宋璟見遂張九齡直言牛仙客之不可用。而仙客卒代其相。二君之於兩賢。其厭之深矣。人主極言皆欲選小人。進君子。及君子常為小人所勝。而不自知。哀哉。

張九齡諫用牛仙客。是也。其對元宗之言。亦也。夫九齡豈不知仙客所以不可用者。蓋惟本而極言之。乃屑屑於資格門。窮文辭之末。願欲以臺閣諸命之地。勝之。是啓李林甫何必辭學之言。而益屈于元宗。有何悶悶之問也。且此說若行。萬一有大賢出于草茅之下。欲薦而拔之。其何以自解乎。故宰相之言。不可不慎也。

胡氏之論高力士曰。力士苟能為明皇忠計者。當主張九齡而去李林甫。左右王忠嗣而去安祿山。論功

較積夫孰與讓此於力士固無貴焉以當時得譽于士大夫而無疾惡之者故不可不辨也予曰不然力士所以能恭謹者安知非矯情干譽而實用以自張大乎哉且當是時張九齡輩既去則當時朝廷豈有卓然稱士大夫者而何疾惡之有縱使其能進賢退不肖以終其身而劉李述等全誨之徒不免出于末流力士警蹙之罪不可逃也而又何功績之有况九齡忠偏果賢將相則亦安肯出於其門哉若使陰受其薦而不自知其因賢才而用之無一可也誠使其善為計有問則辭曰臣有開廷之役不敢與國事臣雖不負陛下臣死之後必有負陛下者毋使後世謂官與國事始陛下然後為忠也然則孰與視其失而不救乎曰寧失賢才于一時不可亂紀綱於百世

元宗嘗播遷之際竹遷既極無尺寸之策決于一走使肅宗不從父老之留天下非復唐有矣然唐之存亡繫於太子之留不留而不繫於即位與否肅宗以儲君討賊天下誰不應之夫元宗嘗有高枕之言既沮于宮中之請及傳後軍之命又已於馬上之辭是時楊氏既誅長安未保誠無樂乎為君雖靈武之報不行而寶冊之使必至使肅宗直以遺天投報之議流涕西向再拜受命于馬嵬之下較之進避於咫尺之間而掩襲於遲疑之後猶之可也嗚呼李泌未至而李輔國在傍彼肅宗者何以至此哉故其即位也未嘗不以為當然而其矯情固進至于三四而不已者亦其心有不安矣泌之言曰家事宜俟上皇不然後世何以辨靈武即位之當則其臣有所不安矣廣平王傲之言曰陛下未蒙長安臣何敢當儲副則其子有所不安矣欲免於後世之公議得乎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於法之罪彼肅宗固不待面內之臨吾無以末誠云爾

昔人謂漢唐者三女后也奸臣也宦官也惟元宗兼有之中宗有女寵而無宦官敬宗有宦官而無女寵然皆身死賊手恨貽來世若元宗者內有楊貴妃高力士外有李林甫楊國忠彼林甫國忠之於貴妃力士也按連帶結孤媚詞合左翼右竊平不可破賊是三者可以亡矣而又有安祿山者闖乎其間林甫能制而不制乃養之以自翼國忠不能制而欲制之乃激之以自快元宗者豈豈乎當收局而據危巢豈翹寄生孤注之類哉然則不死于數人之手幸也有國家者觀乎此可以懷懼乎其畏也已

李泌之術高矣肅宗欲使彼為元帥泌懼其儲也諫而歸之假及欲以假為太子則勸其待上皇之至而又使彼自辭之張良婦之將立也又勸止之假有惡於良婦則又勸其監建寧之禍及其迎上皇復位也知其不來又請作羣臣表而上皇始至肅宗襲位之後上皇還京之前嫌隙未至於大露者皆泌之功也蓋泌有過人之術故其言皆委曲深到足以深中人主之機而奪其情彼固能料肅宗能用己手艱難之際而極言之也及良婦輔國結構既成建寧既死而肅宗勉勉承順者將有不終之漸既不欲與其名又恐不免其身故雖以先朝故舊不及見上皇之至一旦決欲去之無疑也然固未能忘情于功名之際故以德宗之猜忌元載之凶嫉出而周旋於其間進退不以介意卒老于相位者其亦有以深中乎德宗而料元載之不能害己也乎及觀其用則定太子保功臣論宰相乃其所持以為正而諛神仙稱福乃其所挾以為奇者故其術雖高而學或未粹矣

肅宗治從逆之黨以六等議刑不忍之過也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必誅禮曰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秋父凡在官者殺無赦豈有受他人之辭而為之臣子者而吾復從而君之哉李峴之議是畏人之附賊而屈法以誘之乃益狎其附賊之心也

人君進君子退小人則治進小人退君子則亂一小人退而一小人進則其為亂益深矣代宗惡李輔國之強使人殺之而程元振進元振既進而魚朝恩進朝恩既進而元載進雖其極力剷除而旋已受弊終唐之世能果於退小人者莫如代宗而進小人之數者亦莫如代宗要其初皆以微勞小惠不忍而用之故小人有恃而為惡其後皆以狎昵近習之故與之謀而去之故小人無所懲而為善剛者不為也人君之德以剛健為主不剛而能成治者未之有也

君臣之疑主於偏而成于暗非明哲之君察之未有不至於禍敗者也郭子儀以子儀之故受昇平公主之謂何其危也而代宗處之雍容廣大無纖芥之疑此太宗所不能者而代宗能之卒保壽功臣以為唐室之砥柱其美不可誣矣是時魚元之徒方欲肆其忌嫉乘釁而動使與聞其言安知不從而謀賊之乎然子儀有不賞之功而無廢主之威則其不受疑於代宗也固亦有道矣

理亂之機豈不危哉唐高祖太宗之世上下相維內外相統召之無敢不至令之無敢不從故雖以高宗之昏懦武氏之濁亂而天下莫有解體者紀綱存焉耳自元宗啓禍祿山道忠力士遂失萬乘之尊雖幸而不失舊物而天下之豪奴悍婢已有輕天子之心矣而況以庸代之容緩繼之乎故不終元宗之身遂有禁兵以行劫擄之計為軍將而擅廢置之權者於是稱兵犯關屢接京師入重衣衣變生肘腋再振再蹙以至于求為匹夫而不可得然則紀綱之壞不於人君而誰壞之哉故理亂之機不可不慎也

甚矣迂腐之人之不可用也田悅有秦七萬欲拒朝命未有以劫其心也洪經綸為黜陟使直以一符罷其四萬使悅藉以波其士劫其心而其勢遂熾此乃高歡假以興唐公假以興晉陽者而經綸實以遺悅何其畏哉經綸之心非不善也本以制藩鎮而適以助奸本以重朝廷而適以賈怨人之不可不學也如此孔巢父之殺其身於李希烈也其小近是乎

盧杞因李希烈之逆遛說德宗將罷楊炎而復用之其姦不足破矣縱使其非奸也而德宗從之豈人有之度哉德宗已有除炎之志故既能而復聽殺之也及假光拒命以杞為辭德宗從而罷杞則杞所教罷炎之故智實以姑乘其意而徐復之也非陸贄力爭之則杞誰可止乎胡氏謂杞因德宗而光而去則構不自天子出是已然苟使其前迷後悟以心誠去之則亦何可避此種而隱忍以移其患哉

諸葛武侯敢于馬謖之流令而戮謖以謝衆郭汾陽敗於史抗等遠涉城之令而救城以收功皆是也武侯之首曰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則其戮謖也豈得已哉謖不戮則將帥必不用命而王粲張郃之首不可斬武都陰平之地不拔矣且武侯能泣虜立死李平於身殺之後則謖之見戮也容復有餘憾乎謂武侯用謖之過則可謂戮謖之過則非也若汾陽之敗非被之罪史抗諸人之罪

也。抗等諸人不可勝誅。而賊又必可以收功者也。此乃一時事。不可以為法。若一切行之。則猖悍者皆起其跋扈之心。其所以容之者。乃所以殺之也。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軍旅之法。當以是為正。

段秀實之死。于朱泚也。胡氏謂其見幾不敏。不能執編約以從君。負材抱忠。草草而死。嗚呼。豈其然哉。豈其然哉。德宗之出也。變生於倉卒。非有明皇之詔也。何幾之可見乎。惟陸贄。王翊。輩數人。追及于咸陽。而諸王公。主不及從者。尚十七人。蓋是時得聞者。先出後時者。見陷。去住之幾。開不容髮。其事有不可知者矣。且秀實之於盧杞。白志貞。孰忠且智。杞志貞能之。而秀實頗有所不能邪。陝州之役。秀實尚能使白孝德不終日。赴援于數百里之外。而其身不能從。君避難于咫尺之閒。乃端居待死。于其第。又不待辨而明矣。不待已而隱忍見賊。以圖奉迎之計。又不得已而用閒。以尼追襲之兵。是時無秀實。則以德宗之狐疑。朱泚之凶黠。而又有盧杞百口之保。幾何不墮其計中。德宗之得赴奉天。謀之功也。及其智窮勢急。撲袂銜笏。擊賊流血而死。豈其所願哉。故資秀實之死。與責張巡者何異。不得不辨也。

德宗多疑。而信吐蕃如父子。信乎疑者之必愚也。軍賊素稱良將。何乃蹈其機而不悟乎。誠身受其任者也。亦避德宗之疑。而不敢辭耳。使張延賞之請。不在西平。而在城矣。然則可乎。人臣秉忠信。以事上。必為國家計。而不恤其身。如西平可也。必不得已。則略元光。蓋遂命以從。宜亦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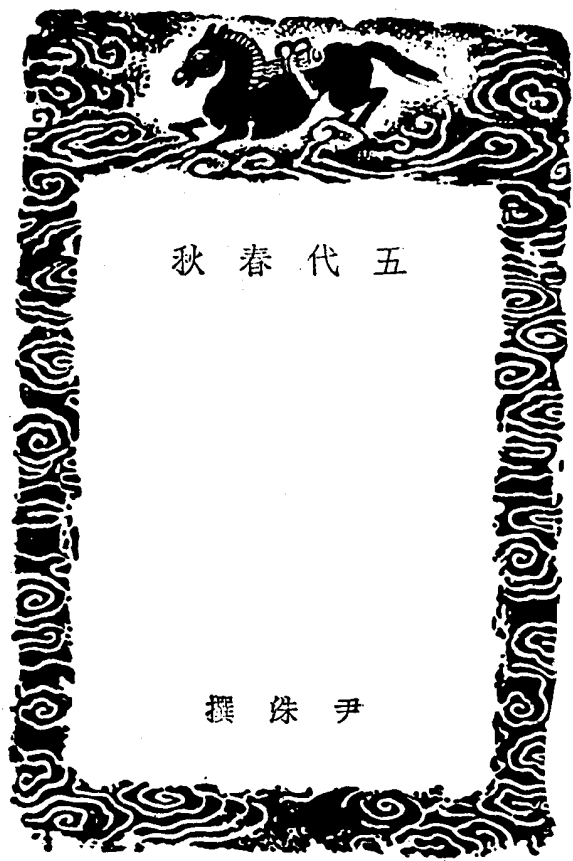
張延賞之請李昇也。德宗以問李泌。泌發其閒太子之謀。請罷昇宿衛。以遠嫌。夫閒太子者。延賞耳。陰謀既得。請而去之。復何嫌之有哉。乃罷吾之宿衛。以自解於離閒之人。是愛太子。不如愛小人也。居人父子之際。不可以言嫌。德宗未有嫌太子之言。而泌以遠嫌告之。是將之也。他日昇黜而太子幾危。得非延賞為之乎。昇誠可去。使其與延賞俱罷。亦庶乎無此患矣。

咸陽人上言。見白起。請為國扞西陲。德宗附起以官。人君之愚。未有如此事者。自老人結草之說。與於左氏。而後世有以謝元之捷。為蔣子文之功者。有稱白衣老父之言。而立老子廟者。有稱孝婦求食而立廟者。有稱元元皇帝降于朝元閣。而求其像者。豈惟德宗哉。李泌謂將帥立功。而陛下褒附白起。其言甚簡而明。然直以事論之。不能辨其理之謬。以格其非也。不立廟而封其故構。去三公而附尚書。五十與百步之間耳。嗚呼。泌自稱奉道。又方以鬼神幸于德宗。雖欲格之。猶將不能而況未必知之乎。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新舊唐書雜論一卷。明李東陽撰。東陽有東觀錄。已著錄。是編摘唐史事蹟。辨其是非。所論太宗明皇之事。為多。持論亦皆平允。然東陽依遠避禍。固位取容。其論宋璟不與反正之功。無宰相之體。實陰以自解。其論狄仁傑。稱遂良優劣。謂二人易地。仁傑必能強諫於武后。初立之時。遂良必不能成功於武后。既篡之後。及論德宗猜忌。元載凶嫉。李泌能周旋其間。亦隱然自以調停為功。其駁胡寅論高力士一條。及論姚崇任詔用詐一條。亦欲以持論之正。自蓋其所為也。





五代春秋卷上

撰 孫 尹

五代春秋卷上

宋 尹 孫 撰

梁太祖
丁卯平元年。四月甲子。帝即位于汴州。戊辰改元。建汴州為東都。改京師為西都。五年李思安帥師及晉人戰于潞城。思安帥師敗績。
二年。正月。晉王克用薨。三月壬申。帝幸西都。征潞州。丁丑。次澤州。晉人還師。四月丙午。帝還東都。五月。晉人救潞州。破火城。遂攻澤州。六月戊申。淮南張瀛執其君滌。吳人誅張瀛。秦人來寇雍州。同州劉知俊敗秦師于幕谷。八月。晉人來侵晉州。九月丁丑。帝西征。次陝州。十月丁巳。帝還東都。楚人克朗州。殺雷彥恭。
三年。正月甲戌。帝幸西都。辛卯。帝祀上帝于圓丘。三月甲戌。帝幸河中。四月。同州劉知俊伐秦。克鄜坊。丹延四州。五月己卯。帝還西都。殺雍州王重師。六月。同州劉知俊叛。附于秦。辛亥。帝西征。次陝州。劉知俊奔秦。幽州劉守光伐涪州。執其兄守文以歸。七月。晉人來攻晉州。乙亥。帝還西都。八月。楊師厚帥師援晉州。晉人還師。十月甲午。帝告謝于圓丘。秦人來侵益州。陳州康懷英侵秦。克寧。府三州。秦人來襲懷英師。敗于昇平。
四年。正月。燕王守光克涪州。五月。鄆王紹威薨。八月。晉人來侵夏州。庚寅。帝西征。次陝州。九月己

五代春秋 卷上

一

五代春秋 卷上

二

辛 帝還西都。十一月。趙王鎰定州王處直。附于晉。王景仁帥師北討。次于柏鄉。
乾化元年。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王景仁及晉王。趙人定人。戰于柏鄉。景仁帥師敗績。晉師圍邢州。二月。晉師侵魏州。楊師厚帥師援邢州。晉人還師。五月。改元。南海王隱薨。六月。晉人來侵湯陰。九月。帝北征。次魏縣。十月。延州高萬興克鹽州。十一月壬辰。帝還西都。
二年。二月甲子。帝北征。次貝州。趙克讓強進。次魏縣。圍之。晉人救魏。帝還師涪州。張萬進以地來歸。四月己巳。帝還東都。帝不豫。五月甲申。還西都。薛貽矩薨。六月。庚寅。皇子友珪弒。帝崩于寢殿。殺友文。八月。河中朱友謙附于晉。康懷英帥師攻河中。晉王救河中。十月。懷英帥師敗于白徑。十一月甲寅。帝還西都。十一月。帝還西都。十一月。帝還西都。
未帝
西 乾化三年。二月。帝即位于東都。誅友珪。西都軍大掠。殺杜曉。五月。楊師厚帥師侵趙。十二月。晉王克幽州以燕王守光歸晉陽。誅之。
甲 四年。七月。晉人來侵邢州。九月。徐州蔣殷叛。附于吳。牛存節帥師討徐州。吳人救徐州。存節敗。吳師于城下。
乙 貞明元年。正月。牛存節克徐州。誅蔣殷。三月。魏博賀德倫叛于晉。邠州李保衡以地來歸。六月。晉王入魏。以賀德倫歸。晉師遂取德州。七月。劉鄩帥師侵晉。十月。誅友孜。十一月。改元。
丙 二年。二月。王檀帥師侵晉。攻晉陽。不克。劉鄩及晉王戰于元城。鄩帥師敗績。三月。晉人取衛州。洛州。六月。晉人圍邢州。七月。相州張筠逃歸。相州入于晉。邢州閻寶叛。以地入于晉。涪州戴思遠逃歸涪州。入于晉。晉人又取貝州。盜殺邠州王檀。
丁 三年。二月。晉人來侵黎陽。十二月己巳。帝幸西都。晉人來取楊劉。
戊 四年。正月。晉人來侵鄆州。己卯。帝還東都。謝彥章帥師侵晉。攻楊劉。晉王救楊劉。彥章及晉王戰。彥章帥師敗績。十二月。賀瓌殺謝彥章。賀瓌及晉王戰于胡柳陂。晉師敗績。是夕。再戰。瓌帥師敗績。晉人遂取濮陽。州。李保衡以地來歸。
己 五年。正月。晉人城德勝。夾河為欄。三月。兗州張守進叛。附于晉。四月。賀瓌帥師攻德勝。南城不克。八月。王瓌帥師侵晉。十月。劉鄩克兗州。誅張守進。十二月。王瓌及晉王戰于河曲。瓌帥師敗績。
庚 六年。春。河中朱友謙襲陷同州。六月。劉鄩帥師圍同州。九月。晉李嗣昭救同州。劉鄩及晉李嗣昭戰。鄩帥師敗績。
辛 龍德元年。三月。趙人張文禮執其君鎰。四月。陳州友能反。帥圍陳州。七月。友能降。救之。八月。晉閻寶帥師討張文禮。十月。戴思遠帥師侵晉。攻德勝北城。晉王救德勝。思遠及晉王戰于成城。思遠帥師敗績。定州王處直為其子都所廢。
壬 二年。正月。戴思遠侵晉。取成安。遂攻德勝北城。晉王敗契丹于新城。二月。晉王救德勝。思遠退師。八月。

五代春秋 卷上

三

段凝帥師攻晉衛州。克之。晉李存審克鎮州。誅張文禮。
 三年三月。潞州李繼瑫以地來附。四月。晉人來取鄆州。五月。王彥章帥師侵晉。攻德勝南城。克之。晉師
 棄德勝北城。保楊劉。王彥章圍楊劉。不克。八月。段凝帥師侵晉。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晉王來襲中都。
 王彥章帥師敗于中都。彥章發于師。晉師追京師。戊寅。帝崩于建國樓下。
 後唐莊宗神武皇帝

同光元年。四月己巳。帝即位於鄆都。十月戊寅。滅梁。己卯。帝至汴州。誅敬翔李振。十二月庚午。帝至京
 師。誅潞州李繼瑫。

二年正月。契丹來寇幽州。庚申。帝幸河陽。辛酉。帝迎皇太后至京師。二月己巳。帝祀上帝于圓丘。四月
 秦王茂正薨。盜潞州。五月。克之。十一月癸卯。帝敗于伊闕。丙午。帝還京師。十二月庚午。帝及皇后劉
 氏幸張全義。

三年正月。契丹來寇幽州。庚子。帝幸鄆都。遂幸德勝故城。庚辰。帝還京師。四月癸亥朔。日有食之。趙光
 胤薨。大旱。秋大水。七月。皇太后曹氏崩。九月。皇子繼岌。郭崇韜伐蜀。十月。葬皇太后于坤陵。十一月。蜀
 王衍降。

四年正月。皇子繼岌害郭崇韜于蜀。帝殺弟存乂及李繼麟。二月。康延孝據漢州。拒命。盜發貝州。陷鄆
 都。李嗣源帥師討鄆都。三月。任國帥師克漢州。誅康延孝。李嗣源入于鄆都。殺王衍。乙丑。帝幸汴州。次
 中牟。李嗣源入汴州。帝還京師。四月。丁亥朔。郭從謙弒帝。帝崩于絳符殿。

明宗仁德皇帝
 天成年。夏四月丙子。帝即位。甲寅。改元。七月。葬莊宗神闕。皇帝于雍陵。殺豆盧革。章說。八月。乙酉朔。
 日有食之。十月。契丹盧文進以衆來歸。

二年二月。誅郭崇謙。三月。荆南高季興叛附于吳。虜寇戍軍亂。房知溫討平之。十月。帝幸汴州。戊子。次
 京水。汴州朱守殷拒命。己丑。帝至汴州。誅朱守殷。安重誨害任圜。

三年正月。帝在汴州。四月。定州王都拒命。王晏球帥師討定州。七月。契丹救定州。王晏球敗契丹于唐
 河。幽州趙德鈞敗契丹于府西。九月。誅溫縉。段凝。

四年正月。帝在汴州。二月。王晏球克定州。誅王都。復協從。三月。庚午。帝還京師。四月。契丹來寇雲州。七
 月。誅毛瑋。荆南高季興順命。赦之。

長興元年。二月乙卯。祀上帝于圓丘。改元。九月。東川董璋拒命。石敬瑭帥師討璋。十二月。遣王殷。鄆
 國公仁瑋薨。

二年正月。契丹突欲率衆來歸。五月。誅安重誨。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三年六月。河決衛州。西川孟知祥克東川。誅董璋。京師大水。七月。越王鏐薨。八月。湖南馬希聲薨。

四年四月。夏州李彝超拒命。安從進帥師討夏州。不克。八月。皇子從榮爲兵馬元帥。十月。赦李彝超。十

五代春秋 卷上

一月。戊子。帝不豫。壬午。誅從榮。戊戌。帝崩于雍和殿。
 閔皇帝

長興四年。十二月癸亥朔。帝即位。
 應順元年。正月。改元。西川孟知祥拒命。盜殺安州符彥超。二月。鳳翔從珂拒命。王思同帥師攻鳳翔。不
 克。從珂舉兵向京師。康義誠帥師討從珂。河中安彥威。陝州康思立。叛。王思同殺于師。康義誠以師叛。
 戊辰。帝遜于衛州。四月壬申。從珂入京師。戊寅。帝崩于衛州。

後唐末帝
 清泰元年。四月庚午。帝即位。乙酉。改元。誅康義誠。朱洪昭。馮贇。丙申。葬明宗皇帝于徽陵。八月。蜀王知
 祥薨。九月。契丹寇雲州。

二年四月。契丹寇新州。六月。契丹寇應州。十月。閔王延鈞薨。大饑。

三年五月。河東石敬瑭拒命。張敬達。楊光遠。帥師討河東。鄆都軍亂。遂劉延福。范延光帥師討平之。九
 月。契丹救河東。張敬達及契丹戰于城下。敬達帥師敗績。退師晉安。契丹圍晉安。戊申。帝北征。次懷州。延
 州軍亂。殺楊漢章。閏十一月。楊光遠害張敬達。以晉安叛。降于敬瑭。丁丑。帝還京師。庚辰。敬瑭追京師。
 辛巳。帝崩于元武樓。

晉高祖
 天福元年。十一月。帝在太原宮降制。改元。閏月庚辰。帝至京師。以幽州及廬門以北地。略契丹。十二月

乙酉。帝幸河陽。饒契丹大相溫。

二年春正月乙卯朔。日有食之。安州盧文進叛。奔于吳。三月庚辰。帝幸汴州。趙彥使契丹。六月。天雄軍
 范延光拒命。張從賓以京師叛。附于延光。從賓殺皇子重信。重義。七月。誅滑州符彥德。盜殺安州周瓌。

五代春秋 卷下

五代春秋 卷下

趙王元璿殺其弟元球。誅張從賓。
 三年正月。帝在汴州。七月。作受命寶。九月。范延光降。杖之。十月。遣汴州為東京。馮道使契丹。
 四年。四月。廢樞密院。七月。庚子朔。日有食之。西京大水。闕人。秋。其君胡。
 五年。五月。安州李金全叛。附于吳。馬全節帥師討安州。吳人救安州。全節敗。吳師克安州。金全奔吳。六月。放吳俘還。

六年。五月。鎮州安重榮拒命。河決滑州。八月。壬辰。帝幸鄴都。十月。馮道使進拒命。高行周帥師討襄州。安重榮舉兵向京師。杜重威帥師敗重榮于宗城。重榮遁歸。趙王元璿死。
 七年。正月。枕重威克鎮州。誅安重榮。五月。帝不豫。六月。乙丑。帝崩于鄴都保昌殿。

天福七年。六月。乙丑。帝即位于鄴都。八月。高行周克襄州。誅安從進。大蝗。十一月。葬高祖皇帝于顯陵。
 八年。二月。乙丑。帝還東京。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十一月。背州楊光遠叛。附于契丹。契丹入寇。大饑。
 開運元年。五月。契丹陷貝州。乙酉。帝北征。次澶州。契丹陷博州。三月。及契丹戰于戚城。師敗績。甲寅。帝還東京。六月。復樞密院。河決滑州。七月。改元。八月。闕人。朱文進殺其君延義。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巳。楊光遠降。赦之。癸酉。誅楊光遠。契丹入寇。大饑。

二年。正月。帝北征。二月。次澶州。三月。契丹陷鄆州。杜重威及契丹戰于陽城。契丹敗績。四月。甲申。帝還東京。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大饑。
 三年。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五月。契丹入寇。大水。十一月。杜威帥師討契丹。十二月。師次中渡。杜威叛。以師入于契丹。皇甫遇殺于師。相州張彥澤寇京師。彥澤殺桑維翰。

四年。正月。帝通于北郊。契丹德光入京師。誅張彥澤。癸卯。帝遜于遼陽。
 漢高祖

丁未。元年。二月。帝即位于太原宮。稱天福十二年。三月。契丹德光遁歸。死。魏城。五月。丙申。帝東幸。六月。殺郗公從益。甲子。帝至京師。楚王希範薨。閏七月。鄴都杜威拒命。八月。趙王宏佐薨。九月。庚辰。帝北征。十一月。杜威降。赦之。十二月。癸巳。帝至自鄴都。

中乾祐元年。正月。乙卯。改元。帝不豫。丁丑。帝崩于萬歲殿。

元年。二月。辛巳。帝即位。誅杜威。三月。河中李守正拒命。侯益以京兆叛。附于守正。六月。戊寅朔。日有食之。七月。王景崇以鳳翔叛。附于守正。郭威帥師圍河中。趙人廢其君保。十一月。殺李崧。壬申。葬高祖皇帝于符陵。

二年。二月。丙子。黑霧四遊。五月。京兆降。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郭威克河中。誅李守正。十月。契丹入寇。十二月。趙匡胤鳳翔。誅王景崇。

五代春秋 卷下

三年。二月初。樂園。六月。癸巳。大風拔木。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丙子。誅楊邠。史宏肇。王章。鄴都郭威舉兵向京師。馮道。李宏。澶州宋延渥。叛附于郭威。甲申。慕容彥超帥師及郭威戰于劉子陵。帝親帥師。敗績。侯益。焦繼勳。叛。乙酉。帝崩于師。郭威入京師。軍大掠。乙丑。皇太后令立子贊。馮道往徐州迎贊。誅蘇逢吉。劉錫。契丹入寇。十二月。郭威帥師北討。次澶州。還師。王成。威入京師。楚人馬希範。弒其君希廣。王峻。秋。秋。陰公于宋州。

周高祖
 廣順元年。正月。丁卯。帝即位。八月。葬漢隱帝。楚人殺希範。十月。吳滅楚。十二月。兗州慕容彥超拒命。二年。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五月。庚辰。帝東征。戊辰。次兗州。城下。乙亥。克兗州。六月。戊戌。帝至自東征。九月。契丹入寇。朔州。劉言。遂吳人。復地。

三年。正月。以戶部田賜民。二月。誅王峻。六月。大水。十二月。誅王殷。
 顯德元年。正月。丙子朔。帝祀上帝于圓丘。改元。帝不豫。壬辰。帝崩于滋德殿。

世宗
 顯德元年。正月。丙申。帝即位。晉人及契丹寇澶州。三月。乙酉。帝北征。次澤州。癸巳。及晉人契丹戰于高平。晉人契丹敗績。丙戌。次澶州。誅樊愛能。何徽。四月。葬高祖皇帝于嵩陵。馮道薨。五月。丙子。帝次太原。城下。帥圍太原。不克。庚午。帝至自太原。

二年。五月。王景崇帥師討契丹。黃花谷。秦。成。階。三州以地來歸。十一月。克鳳州。景範薨。晉王崇瑋。
 三年。正月。廣京師外城。壬寅。帝南征。李重進帥師敗吳師于正陽。甲寅。帝次正陽。吳王來貢方物。五月。乙卯。帝至自南征。七月。皇后符氏崩。

四年。二月。乙亥。帝南征。次下蔡。壽州來降。四月。己巳。帝至自南征。十月。壬辰。帝南征。濠。泗。泰。三州來降。五月。正月。癸未朔。帝次楚州。城下。帥圍其城。丙午。克之。丁卯。次揚州。吳王以江北地來獻。四月。壬申。帝至自南征。

六年。三月。甲戌。帝北征。五月。次瓦橋關。寧。瀛。三州來降。帝不豫。盡師。六月。甲戌。帝至自北征。癸巳。帝崩于萬歲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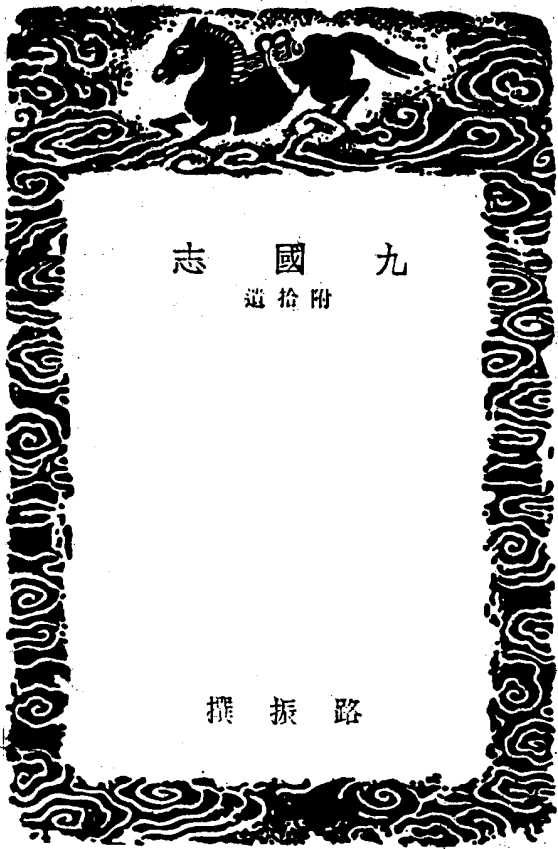
恭帝
 顯德六年。六月。甲午。帝即位。十一月。壬寅。葬世宗皇帝于慶陵。

七年。正月。甲辰。帝遜位于我宋。

五代春秋 卷下

丁亥冬十一月初九日黃昏。假得潤己翁卽夕揮毫。漏三下錄完。林宗志
薛氏五代史。敘事詳核。而帝紀未免冗煩。尹師魯五代春秋。書法謹嚴。歐陽史帝紀所仿也。論者多病
其太簡。然於十國興廢大事必書。視歐陽史之不載於紀者。爲得史法矣。傳寫多脫誤。鮑君以文以葉
石清鈔本見示。因取盧紹弓先生校本對勘。參以舊時所見本。爲校正四十一字。至張顛作瀛。漢谷作
暮。薛歐二史。本有異同。今仍其舊云。邵晉涵識。
乾隆丙午閏月。從知不足齋假閱。復爲校正數字。趙襲玉
乾隆癸丑仲秋校補一字。刪一字。改六字。文昭。

九國志總目



九國志
附拾遺

路振撰

- 卷一 吳臣傳二十二首
- 卷二 吳臣傳十八首
- 卷三 吳臣傳四首
- 卷四 南唐臣傳一首
- 卷五 吳越臣傳五首
- 卷六 前蜀臣傳十八首
- 卷七 後蜀臣傳二十七首

九國志 總目

九國志 總目

卷八

東漢臣傳五首

卷九

南漢臣傳八首

卷十

閩臣傳八首

卷十一

楚臣傳十九首

卷十二

北楚臣傳一首

按宋史路振撰，振字子發，永州祁陽人，淳化中以恩言日出賦擢甲科，真宗時知制誥，嘗探五代僧僞吳南唐吳越前後蜀東南漢閩楚九國君臣行事作世家列傳，未成而卒，王應麟云：書凡四十九卷，其孫繪增入荆南高氏，于治平元年六月辛酉上之，昭付史館，實十國也。陳振孫書錄解題則云：末二卷為北楚，張唐英補撰，合五十一卷，宋藝文志及馬端臨經籍考總題為路振九國志五十一卷，俱不及其孫，蓋繪雖經增補，而當時所傳播者則唐英補撰也。書仍路氏之舊，故不改舊名，其書向無刊本，惟散見永樂大典中，邵二雲太史摘錄散篇欲為編輯，因闕軼過半不果成，乙未冬，二雲南旋，留稿于孔叡谷，慶都處，今年夏，叡谷出底本，屬予編次，雖卷帙殘缺，而所存諸傳俱首尾完善，可補五代正史之遺，因為分國類敘，得列傳一百三十六首，蓋為十二卷，並補世家目於卷首，且於目下略注始末，以便檢閱，吉光片羽，當亦嗜古者所同珍也。乾隆四十一年歲在丙申十二月二十六日，有香周夢棠識于宣武門內貝勒街新之因居，是日立春。

九國志 總目

刊

九國志卷一

吳太祖以唐武元年再入揚州至唐武元年三月為

世家

太祖姓楊名行密初名行密字化河原州合境人唐中和三年起兵為亂光啓三年入揚州自稱

武王廟號太祖乾元元年十一月庚辰年五十四日與陸

烈祖名三諱曰武義初改諱景王廟號烈祖乾元元年五月庚寅為景皇帝陸曰與陸

高祖名隆諱曰武元初改諱景王廟號烈祖乾元元年五月庚寅為景皇帝陸曰與陸

睿帝名行密第四子武義二年六月戊申即位元順義乾元元年稱帝天祥三年再位南唐

和六年天祥三年再位南唐

列傳

袁襲 劉威 陶雅 李神福 秦裴 臺濂

張訓 李遇 劉金 秦裴 馬珣

九國志 卷一

宋 路 振 撰

九國志 卷一

二

- 劉存 李簡 柴再川 陳璋 侯續
- 朱景 張崇 王綰 王稔 李厚
- 陳知新 朱虔祐

袁襲 袁襲江人少好學善屬文洞明緯象奉舉之亂高駢許行密為行軍司馬俾率所部赴難行密猶豫不行

費於公耶行密審其言乃移數諸州誘集徒眾將兵數萬長驅至廣陵秦舉駢襲行密素崇袁襲於

城下衆皆義之及破賊入城招輯編戶會孫儒兵至行密問計於襲曰今城壁未完賊且盛若儒至圍城

是重擾民也不如且避之先是海陵將高勳乘來附行密將令以兵屯天長扼儒來路襲謂行密曰勳

擁大衆心持兩端若使居天長是自扼也可因犒其士卒擒而斬之行密遂斬勳而併其兵行密聞孫儒

至復欲遁歸海陵襲曰不若歸合淝繕甲兵再議攻取今稽諸乾象公必再來及孫儒逼城行密果自天

長返謂襲曰無子吾幾不得歸行密平宜州獲趙鍾留與其弟同館鍾與梁祖有素果遣使來求鍾時襲

寢疾行密使人問襲襲曰但斬首送之必無慮也未幾卒襲剛忍好克每欲殺人必折節下之行密哭之

曰吾每恤刑而襲好殺享年不永深可哀也卷一 高八千一百 三十四 第二頁

劉威

威、廬州懷縣人少為小吏豪爽有志節與田頔陶雅俱為行密奔走之舊行密起泥上及平秦舉有功表

領賓州刺史大順初與安仁義敗孫儒別將劉建鋒於武進其後儒兵益集威與陶雅為所敗行密將歸

銅官威曰今秦舉勢殊殆難與爭然儒被室掃壘絕後而來糧若不繼何從供饋公宜勿與戰堅壁以觀

之坐待其弊行密然之備果敗乾乾初表授廬州刺史及行密承制封拜就避淮南節度副使行軍司馬

東西行營副都統未幾加使相天祐三年授鎮南軍節度使撫州危全諷率虔吉撫信之衆十餘萬將復

鎮傳舊地時兵無多士庶大駭威獨傲然曰縱饋飲全諷屯象牙潭不敢輕進及周本破全諷四州初

平消令威巡視四境撫諭而還先是行密疾病周隱以後事隱以威為請威初聞不能無意及移鎮鍾

陵復多專制徐溫請討威威聞之沮喪計無所出有幕客黃訥謂威曰公受請雖深反本無狀能挺身入

覲必解前疑也威曰善遂遣訥為先容消果復令之鎮天祐十一年卒於鎮年五十八卷一 高八千一百 三十四 第三頁

陶雅

雅字國華合淝人本儒家子儀形魁偉眉目甚秀乾符中天下將亂始投筆和門會西蕃入寇徵四方兵

防秋夏雅與行密泥上軍偕往未幾改隸諸葛爽征沙陘有功從爽鎮河陽還補廬州衙山指揮使行

密懷合淝道雅平鄉盜秦定過修己等遷八營主將光啓初破桐城吳迥擊李本於柳子山乘勝攻舒州

下之以雅為舒州刺史為秦盜許勳潛兵夜至雅奔歸文德初從行密破趙鍾授池州刺史大順中破孫

儒軍於人頭山儒平授常州刺史遷池州團練使山顯攻欽州時給事中裴樞守新安將歸欽於行密以

宜州副使魯郁往代之是時諸將授郡鮮不以虛歛為事惟雅寬厚人多使之樞因遣問政山人品師道

往說顯曰苟得池陽陶收為守州人孰不承命顯驛報行密因令雅治新安入見樞盡州郡禮極奇之及

九國志 卷一

三

概至京師奏雅為欲州刺史天復三年田頔以宜州叛雅以州兵助李勣伐之頔出戰橋陷馬為帳下小卒許琳王綬所殺宜州平兼西南兩招討使先是順義軍使汪武聚盜據婺源行密以為潯州刺史...

李神福

神福涪州人幼執鞭牧豕後過潯鄉里異之及長沈厚勇敢唐末四境交募勁兵因避上黨軍籍時高駘兼諸道行營都統神福從州將王重屯淮南因投於行密中和中同安賊陳儒攻刺史高澗道使來告行密未能救謀於神福對曰此輩盜鳥合易與耳公但舉首赴援可不勞刀為公解之乃請本軍旗幟...

行密急召神福覽書即袖之揚言曰鄂州尚未下又令急取荆南因號令諸軍連開順流而下顧道將干城往建以舟師援洪又別遣人謂神福約分地而治神福斬其使壁增建破之復戰於曠口又敗其衆...

張訓

訓字克明涪州清流人身長八尺餘腰帶十圍中和三年隨行密於合澗行密訪以方略悅之令從石令言攻同州克其城從田頔擊張勣於緒城因入擊趙鐘昌山兵破之克宜州訓功居多遷左右黃頭指揮使以所部戍廣德拒孫儒於黃池從李神福襲廣陽下潯州孫儒從廣陵悉銳攻宜州行密命訓潛軍入...

秦舉趙鍾孫信皆有功... 秦舉趙鍾孫信皆有功... 秦舉趙鍾孫信皆有功...

劉金

金淮陰洪澤人... 金淮陰洪澤人... 金淮陰洪澤人...

秦表

秦表... 秦表... 秦表... 秦表... 秦表...

在治七年... 在治七年... 在治七年... 在治七年...

劉存

劉存... 劉存... 劉存... 劉存... 劉存...

李簡

李簡... 李簡... 李簡... 李簡... 李簡...

無錫以備爲常州刺史改鄧岳觀察使天祐十二年授武昌軍節度使武義初加鎮西大將軍復州破之俘知州唐以獻乾貞二年加西南而招討使入覲卒於采石江年六十九鎮上游之地十餘年重關固壁敵人不敢侵軼然而好殺又非法重欲鄂民之高貨者無不破產時論以此鄙之

梁再用

再用蔡州汝南人性至孝七歲遇亂隨祖避地祖謂不能去唯再用獨留侍賊見而去之以是大爲鄉里所異及長沈毅有斷面黑如鐵人號爲柴黑子會泰宗權召募驍勇再用以騎射應選時軍令亡馬者斬一日戰回籍而臥既寤而馬逸再用追之遇賊於林中環樹而射一發人樹俱貫賊畏走遂奪馬而歸光啓中從孫儒攻廣陵再用本名存符與軍中小校結爲死友會有告小校謀反者儒斬之執再用至儒問何故反再用不對既伏質又問之始對曰某與彼相結爲死友則某反矣公既誅之復何問焉儒奇之曰汝果不反吾再用汝因令改名再用儒敗歸行密授先鋒馬軍指揮使軍中朱延壽辟爲節將因遷壽州團練都押衙敗梁兵於壽州團練使從延壽平劉存於弋陽授知光州軍州事一日大震電家人皆伏匿再用當戶坐不動俄見青袍袴者四人昇再用所坐林出庭中復大震屋折折有龍出焉梁兵寇光山再用擊走之以功遷光州刺史天祐二年梁祖平趙匡胤於襄漢乘勝略淮上遣使謂再用曰苟以城降梁則蔡州本都爲賞再用乘間而拜曰此州城小衆寡王若先下壽州何當自送款梁祖信之攻壽州不拔而返再用之斬首二十餘級以功加檢校太保遷梁州刺史俄授淮南左用少軍都指揮使越人寇東州遣再用率兵禦之賜長棓五十戰破水滿再用爲長棓所泛得不溺家人聞敗飯千僧爲禱再用戰歸取其假名麾下以曉之曰此輩濟我佛何力之有十一年袁州劉崇景叛引滑將許真爲援令再用攻之近城有萬勝岡再用欲奪之每且出師岡下不與戰袁人頗意一日列大陣岡南崇景望之氣奪因出戰再用躍馬徑入陣中斬首數十袁人大敗崇景棄城而遁武義元年破越軍於無錫遷鎮西將軍節度使宋幾移鎮武昌改德勝軍節度使加中書令卒年七十二再用寬厚淹雅有儒者之風好讀左氏春秋未嘗省視府廳察屬白事有不如意但對之假託諸子嬰聘必擇平昔舊族史官王振請述職功以補方冊再用曰應犬之效出自偶然何足紀也累膺講鎮敦尚儉素車馬聘從不過十人亦一時之良將也

陳瑛

瑛蜀川人少橫恣不羈屢事諸帥俱無成乃歸行密未幾復委質於錢鏐崇福初授杭州武勇都指揮使改鎮海軍踏白乾乾中領寶州刺史從平董昌詔賜佐忠去僞功臣天復二年鏐將許再用叛城外城召田頰爲援頰將樹柵於杭州咽喉之地鏐出金彩十懸募將有能奪其地者與之仍以都爲賞頰募選健壯三百假護軍白馬以出免自馳擊往返者數四竟奪之鏐大喜飲之巨觥即授瑛衢州刺史與軍樓葉讓不協因斬之與睦州陳詢通復歸款於行密鏐以兵圍其州瑛不能出行密遣周本援之拔瑛還室以歸天祐二年行密遣陶雅平婺睦復授瑛衢州諸軍事充都招討副使會王茂章叛雅乘其地改鎮池州團練使署淮南節度副使越將張仁保陷東州瑛水陸行營都招討使

梁仁保於海山奪戰船三百艘盡復東州舊地復乘輕舟入松江九路偵道越師大集圍之數重瑛獨射舵工心自背懸弦而倒因舟銳衝長圍遂解軍回泊洞庭見楊林意欲除之謂士卒曰若食膽用此木研酸醋不假他物自有奇香味諸軍皆爭取樹立盡九年以舟師破岳州刺史苑致荆人溲人會於江口遠境歸路瑛乃舟並貫夜過其所敵人後出已無及矣瑛每入敵境或晚泊戒士卒盡舟機待令下當行此必宿軍之所也若移帳下岸修棚射及夜多前去越兵寇上饒瑛引兵條湖上饒之兵乃解乾貞元年加鎮北大將軍領平盧軍節度使溥遣王彦章苗濶舉兵西伐瑛謂濶可求曰朝廷攻湖何不用瑛與周本彦章與濶可當其偏裨耳其後彦章果敗三年加使相和二年改鎮東將軍充寧國軍節度使遇疾歸江都求醫至江陽縣卒年六十五

侯瑄

瑄字信美城濮人黃巢聚兵於曹濮瑄從之時年十六巢陷京師瑄逃歸鄆州時僖宗幸蜀徵十道兵討巢朱瑄以鄆兵應命增爲偏將預行尋復與諸道兵伐秦宗權皆以勇果聞頃之隨瑄弟瑒襲兗州瑄與瑒逆殺齊克讓破宿州瑄據有兗州增爲爪牙梁祖攻兗州力戰以却梁兵梁祖圍時瑄於徐州兗鄆兵救之不利溥死梁兵遂攻兗瑄戰於城下者數年長圍三合而三却之時瑄常在瑒之左右大小數百戰隨瑒搏擊馳突出入敵中殺傷不可勝計乾寧四年隨瑒與太原將史儼掠徐泗瑒將康懷貞以兗州叛瑒無所歸與瑄等率兵數千走海州遂來歸行密授瑄節將是歲梁祖大舉兵伐吳瑄從古藉金率衆入自背口葛從周以精甲圍壽陽江淮大恐行密以兵萬二千會戰於背口時兵起倉卒加以陰塞戰士皆懷食飲雪而行甫及梁營則鬻戈植足圖志未決瑄與瑒率五十餘騎潛濟淮入自鬪北舞樂而馳瑄擊雷拂梁兵背瑄不能舉遂斬龐從大將繼之死者大半嗚鼓西行破葛從周於壽陽沉其卒萬餘人於溥河梁人大獲瑄功爲多授左右隨從騎軍副使隨王茂章救王師範於青州破梁兵五萬餘殺友瑒瑄復有功從周本攻蘇州戰於黃天蕩從徐溫却王景仁於壽陽遂劉崇於兗州朱瑄救徐州之圍及攻潁州瑄督預戰累授潁州刺史大和三年卒年七十

朱景

景壽陽霍邱人少豪猾壯有膽略爲邑中所服行密得淮南以霍邱地界南北盜賊交會難可防限開拔之勇爲遠近所畏故以委之且伺北鄰之奔突景招合無賴年少得絕技者百餘人撫馭之盡與捕獵奪分巡警月餘而材技強力無有及景者以是服從如一沿淮盜盜莫敢犯之梁祖聞其名命寇彦卿率勁騎三千襲霍邱圍取景且諭梁祖之意令降景率其徒戰於邱墟林澤中射死者無數彦卿兵折力殫而去康懷貞之至復爲景所困王茂章來寇度淮水可涉處立表識之景易置於深潭水中立表浮木之上茂章軍敗景表而涉溺死者大半積其尸爲京觀後破李進金何鮮涉騎數千拜潁州刺史移光州刺史卒於任

張崇

崇唐州頓縣人少以驍勇隸軍籍光啓中始補戎職從行密破趙鎮有功乾寧二年行密攻蘇州崇爲越人所獲行密欲嫁其妻妻曰崇忠孝必不負公請待之未幾崇果返以爲諸將都尉遷蘇州防遏使越人

平賊舟師南上信其圖已乃乘小舟解其詰請謀賊大驚謂曰奉命討賊全播於南康請公駐
 吉州以警滬人非也時處城險攻之久不克賊以疫死遂改信為招討使全播權因納款信受其質而
 還徐溫方執政聞之大怒杖其使者信子產英時為親軍校溫令將三千人往援之溫成之曰汝父城上
 游之地據數萬之衆取一小郡不克而還足反也今授汝此兵可往助父復開之大權即返歸疾瘴克
 其城而還先是信有請於溫言其返援故縱全播至是信自獻捷於江都溫大喜復遣還鎮十六年吳王開
 國加信征南大將軍後唐莊宗即位遣諫議大夫薛昭文册開王假道豫章信勞之謂昭文曰皇帝知有
 信否昭文曰主上新有河南宋公之名信曰漢有韓信吳有劉信吳代其人也因指牙旗銀首舉巨酒
 以屬昭文曰射中此願公飲一節而穿之觀者無不稱快信復更吉況置聚斂財貨置積廳事日納銀滿
 其中莊宗伐蜀溫恐信為變急召歸江都為左統軍溫卒又領心事知歸復歸鎮明年卒於治所年七十
 信將上章請立廟於洪州許之卷一四八十一頁

馮宏錫

宏錫澧水人少與張雄友善雄以事為吏所抑因與其徒亡入海為盜宏錫隨之聚衆千人自號天成軍
 遂據上元雄卒宏錫繼其位聚水軍於金陵樓艦之盛聞於天下大順元年詔復以上元為昇州命宏錫
 嗣史遂增版築大其城為戰守之備行密定淮浙因請歸附時田頌在宣州常欲親伺宏錫介居二大國
 之間又郡中數有妖怪居人相驚恐負抱嬰孩奔走論之不可止宏錫心不自安遂悉乘南上其日淮口
 大風雷聲樹大石巨木皆飄于空聲言將討豫章實欲襲頌頌自帥舟師與戰于昌山宏錫敗將流將
 入海行密自出東塘邀之先使人謂宏錫曰用兵者勝負豈有常哉今乘力未損公何憂一郡而欲自屏
 于海外吾府雖小足以容君之衆使無失所若欲淮南節度吾亦當讓君捨此而去無謂也宏錫左右聞
 之皆哭于是聽命行密乃升宏錫舟執手慰勉一軍皆歡呼遂以宏錫歸揚州節度副使館給甚厚將
 吏皆分部安堵行密同祀漢高廟有二鳥闕于樹行密命射之宏錫引弓伺便一發而二鳥俱墜天
 祐四年卒卷一四八十一頁

賈鐸

鐸字德唐相就之嫡孫住于上蔡遇亂為秦宗權愛將宗權驕虐不軌鐸諫之不聽反見疑懼禍及乃
 挈家夜與屬卒千人出奔宗權嚴兵追之鐸且戰且走數日乃渡淮遇故人馮敬章將之漢南秦破其城
 推敬章為帥鐸為牙將城厲兵以自固行密命朱廷誨攻之鐸方出獵廷誨潛軍掩至圍其城鐸走還
 度不得入以兵伏林中遣十二人披羊皮夜入廷誨所掠羊羣中因得入城約城中夜半開門舉火為應
 再以羊皮復命鐸如期領兵趨城南門門中火舉乃力戰突圍而入廷誨知其狀驚曰吾恐其潰圍而出
 今反憤圍而入如是則城安可卒乃以鐸報行密令召軍中與鐸有舊者持舊金帛與之和仍令延
 壽與之約婚小將柴再用應召而行鐸乃請誨延壽以妹妻其子匡潛行密復授鐸左監門衛將軍乾寧
 二年加鐸州左右軍光化二年授檢校右僕射天復三年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授黃州刺史天祐
 三年移光州刺史七年卒于治所三十四卷八十二頁

全福臨川南越人世為農夫初生赤而毛醜狀駭人父母欲勿舉其姊保護之備而得全及長體質明秀
 豪勇任氣乾符末所在寇亂乃招合同縣少年即其居為軍營鄉里賴焉時安南都護謝肇受詔安撫江
 嶺聞而嘉之補為討捕將表加憲職賊帥黃天威據龍安鄉朱從立據石牛洞皆稱名號官軍屢敗肇
 遣全福討之期年悉平中和五年黃巢餘黨柳章章攻破臨川遂郡守大掠而去全福遂入之詔即以全
 福為撫州刺史郡署及郭郭營諸寨乃悉心為理招懷亡散與緝圮壞不數年完復如故時南平王鍾
 傳亦乘亂據有豫章朝廷因命全福為帥諸部亦多自立者皆不能奉承節度而全福最雄尤驍傲不遜遂為
 劫敵久之傳不能忍自率兵討之既薄其城而城中夜失火士民驚亂諸將請急攻之傳曰君子不逼入
 之危乃捕地而祭曰全福之罪無害于民烟焰止天之惠也翌日全福聞之遣使謝罪請以其女
 嫁傳之長子匡時傳許之乃盟而還由是稍修支郡之禮然豫章之人常畏之傳卒軍中以匡時為留後
 全福曰鍾鍾三年為節度吾嘗為之既而我師圍豫章全福不能救及城陷乃謀東兵時宣州刺史王
 茂章叛入越假道臨川以之梁溪問全福曰君欲大舉願見君之將士以卜濟否乃陳師于野與茂章登
 城而觀之茂章曰乘凡幾何曰十萬茂章曰淮南有三等將如公此乘可賞下將爾盡益十萬乎全福
 不應悉乘范象牙旗自稱江西留後旁郡皆以兵資之湖南馬殷又遣將高安以為之援軍勢甚盛豫章
 大恐將軍周本攻象牙旗大破之擒全福于陣諸軍皆潰楚撤高安之圍而還于是克定八郡之地送全
 福歸揚親詰之全福不答初行密之攻趙道使通聘于臨川全福報禮甚至繼運兵器皆取給焉至是
 以書釋之先是潤州刺史安仁義築第於葑溝之西因以賜全福資給甚厚天祐六年以壽終諸子隨
 才敏錄全福敬愛賓客善撫士民頗有巧思多所興創今城郭節署皆其遺構也卷一四八十一頁

譚全播

全播南康人昭宗末流寇亂全播與鄉人盧光稠相與聚兵謀署首領衆推全播怒曰諸君舉事必俟
 成功須藉良帥盧公舉我堂堂真諸君帥也衆唯唯未定全播拔劍三擊庭樹曰不從命者與此樹同乃
 立光稠而全播為謀主所向多捷兵勢漸盛遂破王湖之衆入據虔州推光稠為馬留後全播分掌城
 中兵天復三年與潭人共伐番禺下韶州潭人不利乃引還光稠命其子延昌守韶州其弟光睦戰敗奔
 還潮人乘之伏兵四起大破之擒其首將鄭康遂從光稠圍潮州番禺救之乃引還劉巖劉巖以廣州之
 衆伐光稠以報韶州之役巖將相繼數十里圍城十餘里光稠大懼全播曰吾請到公易與耳無足憂也
 光稠喜曰度與爾言與君所共定也此日之事非君不能辦之於是治戰場於城南告戰期於劉巖巖令
 諸軍曰戰之日勿殺度兵悉可生擒之全播選精甲萬餘伏於險巖聞之與老弱五千並行而前數
 戰乃退巖縱兵長驅伏發巖等大敗軍騎遂免斬首萬餘級光稠請功全播悉讓諸將而不受自是光稠
 大款賞之俄有疾將以符印授全播不從光稠死延昌自韶州奔喪全播立事之延昌好游獵荒僻無度
 大將黎球俟其出獵閉門而殺延昌於城外球以全播不與己同謀將害之全播請老閉關不出後球
 方欲殺事見延昌持神叱責之球中丸而死術將李彥圖復知州事全播懼禍稱疾篤杜門李彥圖疑之
 與議親綱多方以說其動靜全播慮危為狀終不可識廣州聞全播之病乃北使韶州李彥圖率其子
 不自閉子城以自衛州人無歸相率詣全播第請為帥拒之不可遂從之道使韶梁俄授萬勝軍防禦使

五嶺度韶二州節度開通使檢校太尉開國侯在任七年人物殷盛俄而徐溫命劉信伐之信以大業填其城深全播令人游為地道運其上深深如故信以為神莫之測也攻擊萬端不能討遣使說之令歛服全播請從溫聞之怒曰信以十倍之衆不能下一城何以取威敵國命回兵攻之擒全播以歸授左威衛將軍節度州如故卒於江都年八十五當溫光祿之末舉南康先有謠言曰盧破黎頭出李子始花開潭深魚正聚楊柳西邊栽既而光祿有南康至于延昌而破黎球繼球死李李圖繼之全播方盛柳者劉也而楊氏命劉信攻取之一郡之地何其數之豫定若是乎卷一五八千一百

李壽

壽趙郡人祖遠唐杭州刺史父逸壽安令壽涉世史會唐末四方盜起乃投軍從軍光啓三年奏彥因高駘壽從行密舉義列八寨維揚西彥遠以步騎背城求戰俄而彥軍已破一寨諸將以兵勢相懸宜堅壁勿出壽憤然曰今以順伐逆豈論衆寡設令欲退將焉歸壽願以所部為前鋒請觀破賊行密壯之遂出戰果敗彥軍自是無復敢出壽以功遷騎軍都尉授和州刺史初行密既卒張頤陰有異志以都統符印發宣諭使李儼行事嗣王意未決一日諸將其議四座長顧無敢言者壽曰都統符印是昭皇御翰所賜王父子承費用在不疑苟付他人中外安仰諸將以其辭正皆伏義顯獨默然投袂而去謂僕位遷吉州刺史十年授行營招討使攻越臨安壽敗陷於越順義元年吳越通好杭人厚禮歸之授左雄武統軍加泗州防禦使遷寧遠軍節度使天和四年卒年七十二卷一五八千一百

鍾章

章字憲明廬州合淝人少不拘細行維果有四方之志中和中行密據合淝召益帳下累從征討皆克獲有功天復三年朔使李儼至行密得承制拜授以功左監門衛將軍天祐五年張頤欲謀將出徐溫守潤州以圖自立溫與儼可求謀非章不可除頤章知之因選士三十人夜集軍舍椎牛享之刺血而飲以為誓溫謂曰吾有老母不若且止章曰斯事一言既出寧可中輟耶明日章與姚克敏殺頤於衛堂溫檢校尚書左僕射左衛副指揮使從周本攻越州拔衆夜歸越人畏之章以二百人散樹旌旗於菰蒲間越兵退去絕糧三日章壯氣無衰章自以除頤功大賞薄會與管軍爭權梁因譁語較軍功以及之溫聞而歎曰斯固吾過也明日加章濠州刺史濠民有訴章者章詣金陵自理溫謂之曰無事為理已改授公光州刺史章遂之任未幾遷壽州團練使會與張勳告官馬因道于稔以巡宿邸為名往代章章歸中途改饒州刺史俄召歸金陵在郡二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章多力嘗怒其家人其人匿避章愈怒因拉折鐵柵後卒於治所年六十二卷一五八千一百

朱璣

璣宋州下邑人也雄武備儲有吞噉四方之志光啓元年汝陽曹全景遇害鄆城無帥鄆兵其推璣兄璣為留後璣之季仲俱為列校明年兗州齊克讓妻女嫁璣伏兵假稱聘禮改服甲士詐為昇夫而往視迎夜發卒殺兗州軍校王稠府遂府克讓請且自稱留後三年夏奉宗權併兵攻夷門梁祖幾至不守會璣援至合梁祖兵大戰城北璣單騎督軍地突往還當者無不被擒宗權敗走自是璣與梁軍互為犄角屢破宗權朝廷以功授璣兗州節度使未幾梁祖交惡於璣遂成仇敵大順二年冬璣率兵萬人攻軍

父梁祖遣丁會觀之璣軍大敗於金鄆景福初梁祖攻徐州璣率全軍來援時薄擊梁軍殺其將發存因席卷十餘寨乾寧元年梁祖親攻鄆璣合兵迎戰敗之於東河二年春梁祖將朱友恭攻璣其城守之是時連歲交兵四鄆無耕種璣璣勢蹙因遣使乞師太原李克用假步騎五千濟河梁人退舍十月梁祖復攻兗州璣圍之璣軍窮求騎梁祖將無敵者璣兄璣先以齊州納款於梁梁祖使璣臨兗州璣璣怒璣無急難之義遣使告梁祖自至延壽門與璣交戰璣謂梁祖曰竟城符印他人莫可付願得兄來付與既而梁祖遣掌騎劉捍與璣借至璣馬立橋上遙謂捍云願兄先來乃麾將士擒捍徑入末頃城上大譟璣首於外梁祖大悔因師焉四年正月鄆州先下璣亦稱藩與晉將李承嗣史徵求軍食於野梁祖將龐從奄至城下璣將康懷真率璣子私以竟城送款歸不得入引承嗣諸軍將保沂州為其將尹處質拒關不納璣狼狽奔海上復追之迫乃渡淮歸於行密迎之於高郵待以殊禮立解所服玉帶為贈授甲第遣財帛鉅萬表璣領武事軍節度淮南行軍副使是冬梁祖遣將龐從奄寇青口行密親征之令張訓以兵前導從意輕吳師貪奕奕不顧璣請假梁人旌旗率騎潛濟突入從中軍營行密得引兵急渡爭破諸寨遂擒從斬之乘勝攻淮河水軍葛從周敗走光化二年春從行密攻彭門移師侵宋梁祖屯睢陽以禦璣會天大雨與璣交綏而退天復三年授璣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平盧軍節度使同中書平章事天祐十三年淮南小校馬謙李球乘酒會衆挾璣登樓發武庫兵為亂陳於門橋北外衆屢却會璣自浙西至惟引一騎視其坐起云此不足為禍因返顧外衆推手一呼亂兵皆潰去遂擒謙是冬與行軍副使徐知訓率兵攻潁州梁人援至而解璣將開國知訓思璣位加於己請以泗州建靜淮軍

出璣為節度先是璣因勸望令女妓通候問於知訓知訓淫縱欲私之璣心已不平復有是行會知訓夜張羅璣中宵先起詰旦度知訓酒方困復留刺以去既而知訓果來謝璣因延入室出其妻陶氏知訓方拜璣以笏擊之踏於地左右自外突入殺之初璣先繫二惡馬於廡下及將圖知訓密令其羈縲馬果蹄嘶外人莫得聞變因斬首以出知訓從人數百璣扼臂叱之俱辟易散去復乘知訓馬馳入府中訴於消云今日為大王除患謂曰此事吾不敢知因命璣疾去璣忿以知訓首擊柱詬曰儒夫安足與成事攜劍復出梁府門已闔因踰垣折足大呼曰吾為萬人除患今以一身當之耳遂自刎其時年五十二卷一五八千一百

米志誠

志誠沙陀部人少嫺騎射以驍勇聞乾寧四年奔於行密肅從寇青口葛從周寨海河志誠俱為前鋒連戰皆勝以功遷馬軍指揮使田勣叛於宣州志誠與秦澤敗勣於廣德天祐六年危全諷將伐鍾陵湖南遣範屯上高以為全諷聲援命志誠與王祺率兵破之十年從徐溫敗錢鏐於梁船後又被王茂章於淮上十一年隨梁再用討劉崇於兗州敗袁人於萬勝崗崇景乘城遁去遂入之先是袁人兒童聚戲穴地為釜圍若飯曰將柴米來至是果應以功加檢校太傅領秦軍軍節度使十五年朱璣殺知訓璣其首入府中志誠聞之被甲引其子并親從十餘騎至天與門問璣所向璣已死乃歸徐溫疑其助璣遣使殺之嚴可求懼其不克遣人偽自袁州至告大破楚人諸將皆賀志誠亦入因仗壯士斬於縣門之下諸子皆棄市卷一五八千一百

度、彭城人也。乾寧初徐方將附。度盡室南渡。請行密於廣陵。及徐溫與右衛以度為軍佐。周鼎之亂。溫與殿可求除。計其事。密遣度往復傳達。及謀顯度有力焉。因授子城甲仗。諸軍院鈐轄等使。天祐十五年。朱瑄殺徐知訓。率首突入府門。時兵衛倉卒。莫敢抗禦。度驅散卒。共閉關。瑄以是不得出。遂縊瑄。折足自刎而死。會志誠引十餘騎。問瑄所向。聲言以瑄為名。度乘關。謂曰。瑄已縊矣。何不急自歸營。因是志誠遂消。其應機却賊。以瑄宜莊。馬度為賞。及吳國建。復旌其勳。授開門宮城武備等使。領光州刺史。順義四年。薄幸白沙。對徐溫呼雨。為水溫請其故。薄曰。此是覆度父名。吾慎諱矣。因言宮內諸王。須索度多阻。限不時進。納溫欲斬之。為薄救護。而免。歸於撫州。未幾授行軍副使。及廉使。往度知本州軍事。七年卒。年六十三。卷一四八十一頁。

張可珍

可珍不知何處人。中和之亂。奔於江淮。行密識其勇毅。擢在左右。破孫儒於宛陵。先登陷陣。稍遷列校。時吳人初得宣城毗陵之地。無錫居越人之衝。患其攻擾。天復中。選可珍守之。錢鏐忌其名。揀驍將卒二千。中夜襲之。邑中大擾。可珍聞兵得百餘人。皆乘城疾戰。越人驚潰而去。吏士皆賀。可珍笑曰。彼衆我寡。其勢未已。方復勞諸軍。一陳爾。於是息燈火。屏旂鼓。若空邑。然越人偵之。以為宵遁。果復至。可珍約將士。候其附城。突擊大破之。寇潰潰去。方告於郡守李簡。簡怒其不時告。且壯其事。列上其功。後以徐溫之命。掠東洲下之。即以爲制置使。天祐中。除江陰縣鎮。過使。遂城江陰沙山之役。可珍以江陰之衆。供軍旅。屢斥候。無闕。徐溫喜之。擢拜常州刺史。大修城隍。民賴以安。順義五年卒。年六十五。卷一四八十一頁。

鄒瑤

瑤。汝南人。始事秦宗權。後隸孫儒。入淮南。尋歸行密。前後戰伐。皆預行。光化四年。授左先鋒兵馬使。是歲。從李神福攻臨安。擒越將頭全武。方等四十餘人。遷左衛將軍。天祐初。王茂章征安仁。義於潤州。泊城陷。中十餘創。以功遷左先鋒都尉。從攻豫章。瑤以所部發機飛火。燒龍沙門。率壯士突入城。焦灼被體。以功授檢校河內。復從瑤再用。與越人戰。及陳璋復東洲。瑤城而守之。復會呂師造攻蘇州。與越人戰。虜其將陳瑄。瑤左脇中。弩幾死。授蘇州行營都指揮使。周本擒危全。瑤所部功多。又攻新淦縣。克而守之。尋以張宣代。歸復佐周本。攻袁吉。綠山。疾戰。悉收其巖壁。焚之。民皆復業。十五年。從王勣劉信攻虔州。克之。授瑤羅城使。順義元年。領德州刺史。六年。知楚州。率兵援汀州軍事。乾貞元年。就拜副總使。二年。授鎮南軍節度副使。知軍府事。大和三。年。授饒州刺史。五年。遷金陵行軍副使。卒。年六十六。卷一四八十一頁。

楊彪

彪。宿州人。身長七尺餘。呼聲如鐘。備有武幹。善騎射。行密見而壯之。擢授內散指揮使。深副位。遣人犯邊。授西南面行營副將。謂諸將曰。彼衆我寡。未可輕動。乃守其要津。以輕兵挑戰。登高以望之。見其麾下進退不一。彪笑曰。非勃敵。乃縱兵出戰。親射其首。殺之。順風焚其艦。溺殆盡。凱旋授江軍鎮遏使。徐知誼鎮潤州。充都尉。以從。越人寇無錫。東南大震。知誼東征。彪與陳再遇。領死士千人於路次。弓

弩忽發。越人驚擾。又竊賊賊令以入其巢。殺獲其衆。明日又戰。自旦及辰未決。彪躍馬疾馳。越人遂退。師還。以功授殿直軍副使。與郭崇分直宿衛。徐知誼謂之曰。郭崇猛而少機警。宿衛之職。唯爾是賴。大和三年卒。年五十二。卷一四八十一頁。

陳祐

祐。歷陽人。年十七。歸行密於合淝。從入廣陵。孫儒來襲。吳師亂。祐之卒伍獨成列。泊入宛陵。稍遷爲偏校。時行密修貢於天子。祐應募而行。達於朝廷。授兼御史中丞。從攻濠壽等州。重甲先登。戈傷身。陰而復上。敗胤從。爲從周朱友寧。皆預戰有功。奏表下豫章。時宋思勳。范師。從陳鏞。以兵戍之。鏞等皆懼之。腹心也。張顯思。爲令祐以渥命往。謀之三校。皆勇士也。顯既遣祐行。甚憂之。祐險。輕行六日。至豫章。徵服。懷短兵。入秦。表帳下。表驚其來。具告之。因責表。以不能制三帥。而令有異謀。表懼未及對。祐乃令召思勳。等宴會。及至。則祐已與表飲矣。三校入見。祐皆色。俄而酒三行。祐數其罪。悉叱而斬之。以歸。徐溫之勳。等宴會。及至。則祐已與表飲矣。三校入見。祐皆色。俄而酒三行。祐數其罪。悉叱而斬之。以歸。徐溫之勞。顯祐有力焉。天祐七年。越人侵無錫。徐溫自征之。祐率黑雲都尉。以從。諸軍未集。祐告溫曰。寇謂我三年。溫在潤州。小將周郊。詐稱役徒。短兵入府。多殺軍吏。而衛士無兵仗。拔武庫之挺。出兵仗。授之以戰。或有自後擊祐。傷腦。踏於地。從者負之。息於門下。稍蘇。時賊離息。府中尚樓。升樓。傳呼不能止。祐舉首。叱之。衆皆投兵。仗能去。溫手封其傷。授黑雲都尉。溫遷金陵。制宮室。府署。命祐董其事。以功加檢校司空。大和元年。授饒州刺史。卒於任。年六十五。卷一四八十一頁。

劉權

權。許州人。少從軍於蔡州。景福元年。來歸行密。入淮南。隸田頌麾下。累遷同州節度副使。光化二年。類與越人戰。權乘勝深入。爲寇所得。錢鏐見而慰之曰。爾壯士也。吾終不以俘虜相畜。道和縱之歸。滌。漢位。補衙將。潤州開國以權侍衛。勸。權授左衛副校。檢校右僕射。從周本攻蘇州。回授右衛列校。爲毗陵子城使。率海船與越人戰。勝。充洪州都督。長史。領吉州刺史。類川之役。授行營都虞候。時徐知訓。爲帥。而軍政皆委朱瑄。梁將袁象先。帥部騎。數類。瑄與西北皆昏黑。知梁兵將至。召權與議。值天大寒。權幅巾。錦袍。而至。瑄問曰。爾何職。曰。行營都虞候。瑄曰。是職也。勳必爲諸軍見。今氛與西北。陰。雲閉天。此梁人至矣。爾司斥候。尙爲此服。且軍禮何在。叱左右執之。就戮。知訓。徒跌而往。救之。僅免。時梁祖兵已至。戰少不利。乃引還。及瑄殺知訓。城中恐懼。將從而爲。權出師。而自自殺。衆乃肅然。徐知誼。至自丹陽。邊左右軍都押衙。事。武義元年。領雄武大將軍。六月。從徐溫與越人戰於沙山。社。敗之。俘其卒數千。七月。從知誼戰。無錫。大破越人。二年卒。年四十二。卷一四八十一頁。

崔太初

太初。淮西人。父亮。蔡州散收副使。太初身長七尺。勇力過人。中和末。以大刀長槊。應募。行密見而偉之。召居帳下。歷壽州衙內副指揮使。天復中。中安將謀叛。行密疑亮。亮與之交結。太初累從。延壽征討。會諫。延壽及延壽。擢行密嘉其意。遷太初衙內都指揮使。天祐十五年。從徐溫破王茂章。遷本州司馬。權知壽州團練事。先是。壽春自乾符後。守卒俱爲多謀。強方者。據而後奏報。以要恩。及陳紹卒。宣王遣王定持盧

衙官告以往。令度可授者與之。定以軍政雖出太初。而職在衙將。審言之次。因潘報太初曰。詰朝若州之符印。再至於君。慎勿更讓。明日召諸將。先以符印置坐末。以次第遞捧而上。及審言而止。定曰。王府之命。非甯公而誰。然合更相推以成禮也。審言如教。復至太初。定曰。唯公不可多讓。乃麾其下位者。俱令列賀。復數日。軍州無異議。始以官告授之人。有密語太初。當審鄉關之念者。會徐知訓。征穎州。路出壽春。且觀其意。太初著烏帽草履。徒步至場山。為知訓取馬十餘里。知訓見其屈降。前疑太初不喜。偏生多疑。好察。每通衢交會之所。牆必置耳。常謂人曰。還聞牆有耳否。又曰。非牆耳。乃吾也。由是行路之人。鮮敢偶語者。召歸授右雄武大將軍。加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守左殿直統軍。太和三年卒。年六十六。卷一八八千一百六十五第百三頁

陳彥謙

彥謙。毗陵人。少負壯節。有理繁治劇之才。行密定江表。召為潤州司馬。以幹略聞。徐溫鎮浙右。以機務為寄。彥謙亦坦然不疑。言行計從。人莫能間。溫欲居金陵。問策於彥謙。對曰。金陵昔為王者都。今實近畿。關輔也。作鎮於彼。其誰不往。溫從之。遷彥謙金陵。大府右司馬。營度外城府署。三年而畢。上經費之籍。天祐十五年。朱瑄殺徐知訓。溫急召之。謂之曰。蛇豕雖亡。枝蔓猶在。令就廣陵。除其餘孽。及梁融即位。隨蜀建號。彥謙勸溫誦建朝廷。及更章服。彥謙頗有力焉。溫嘗閱幣藏。見金帛委積。因曰。此三軍物。吾豈敢有焉。致此盈衍。公之力也。因授鎮海軍節度判官。無錫之役。未戰而溫疾。吳越兵攻其帳。我軍相顧失色。彥謙即引旗鼓。馳進於左。其攻稍息。及敗。越兵奔楚州。圍維使諸藩郡。歲時伏臘。事獻賂。溫悉令納之。病溫親往慰問。自調湯藥。臨卒。手疏十餘事。首即以用嫡嗣為請。順義五年卒。年六十。卷一八八千一百三十四第百二頁

高澄

澄。越州人。祖實。唐武軍節度使。父瑰。湖州刺史。澄為錢鏐之將。累功。遷特進。湖州刺史。武義軍使。天祐七年。以受疑。挈家屬二百餘口。甲卒五千來奔。授淮南節度副使。澄嗜酒。好使殺人。而飲其血。日暮必於宅前後。掠行人而食之。一日醉在樓上。王寬經其下。澄召之登。而命左右去其梯。縱於旁。而以酒唐寬寬為所。乃以大觥酌之。澄皆推觥。寬躍而取其鏡。橫之於膝。乃慢罵。澄連以觥對之。澄辭不飲。寬乃引鏡逐之。澄環席而走。叩頭乞哀。併飲十觥。臥不能興。寬乃下樓去。泊上馬。命以鏡還之。十五年。徐知訓為朱瑄所殺。徐溫遷怒。誅之。卷一八八千一百三十四第百廿一頁

九國志卷三

吳

列傳

田頌

安仁義

朱延壽

徐溫

田頌。字德臣。廬州合淝人。博覽書傳。容止儒雅。雄果有大志。少與行密同鄉。及成。舉上。情好愈密。軍回。俱遷八營。主將中和二年。行密圖有淝上。頌首為輔翼。光啓二年。壽春張潮遣將魏虔率眾來寇。行密使崔自審禦之。敗復命頌往。大破虔衆於柘城鎮。三年。從行密破秦軍于維揚。頌功稱最。文德元年。圍趙鎮於宛。陵。明年夏。鍾繼。舟出東溪。乘瀑流以逸。將奔淮南。鍾度行密皆步騎。限水無從復至。因泊永陽。解甲登岸。初。鍾疑將遁。密遣輕舟縱之。至是。追及。鍾奔不暇。為頌親執。以獻。奏授。鍾馬步軍都虞候。檢校尚書左僕射。是冬。與安仁義攻杜稜於常州。下之。十二月。復為孫儒所敗。大順元年。秋。頌屯浙右。懼儒兵盛。焚浙右營。散於野。二年。春。退軍黃池。廣德與孫儒軍塞壘相望。儒兵屢戰多北。會夏大雨。儒等多墊。溺避水。而歸。是秋。儒盡焚維揚。復濟師。廣德十月。頌率敢死士千人。夜襲儒將張景思。沈榮二寨。破之。擒榮而返。十二月。頌與劉威大為儒所敗。行密怒。盡奪其衆。儒遂乘勝逼城。戴友規言於行密曰。強敵壓壘。不用田頌。恐非長策。行密遂復起之。明年六月。盡破賊寨。頌親與其下范文成等臨陣。擒之。秋。行密歸。淮海表頌。

事關軍節度累檢校太保同中書平章事乾寧三年夏同安仁義破越之蘇州光化末馬宏鑿以樓船自將介守上元頹以厚利購得其工命連成大艦工曰馮公每一舟必遠求樓船既成數十歲為用餘木性不焚水非久必敗頹云汝但以此地木造之吾只圖一用不假多年爾因念就天復二年四月果與宏鑿戰於葛山宏鑿大敗舉族奔淮海遂以上元地歸行密頹隨入覲會行密左右要略者衆下及獄吏亦有私請頹愀然不憚謂所親曰斯吏亦欲吾下獄頹方求他款為屬郡行密復未之許頹意望素高由是愈不能滿及回指維揚南水門云此門不復經入矣初行密克定江淮方撫循百姓而頹與安仁義朱延壽等皆猛鷄勇以攻取為務行密懼其難制每抑之是秋錢鏐遊臨安其下許再思徐緒以餘杭外城叛召頹為應鏐得舟夜從水路入保子城時頹固之愈急鏐屢遣間使哀求行密行密亦以頹若得志杭越為患必深不若存鏐別圖進取因召頹歸鏐復輸錢二百萬貫以元璫為質頹始旋軍自是財富兵盛復以取杭越垂下為行密所召乃與錢鏐和親反意遂決三年秋頹與潤州安仁義同叛初召其謀將廉備備多忤意行密因而間之遣使授備處州刺史頹果疑備私納款遂旋師先是行密遣李神福攻武昌及頹反行密急召神福旋師頹聞之復以兵襲上元劫神福子承鼎遺諭意云苟見機從吾事平之後當分地以治別命將汪建以機擄其後神福不顧叱左右射承鼎以誓諸軍明日大破建於吉陽磯頹聞建敗自督親軍求戰神福收兵皖口際水為壘相是時行密別遣袁漢王茂章率步騎以往頹復委舟師於汪建王增自出廣德迎戰大為袁漢所敗遂率殘衆遁保宛陵建聞其敗因盡以舟師歸款於行密十二月顯出外州柵夾戰柵陷馬駝為外軍所殺時年四十六顯母老行密哀而捨之初顯與行密微時約為兄弟澤潤俱以子孫禮事其母顯善撫將卒通商惠民復疎財愛樂文士時游其門者楊彝康耕夏侯淑殷文圭杜荀鶴王希羽晚年楊彝知顯以兵賦自恃將謀為變因著湖賦以諷之顯終不顧以至於敗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五頁至六頁

安仁義

仁義沙陀人初事李國昌於潯上以過奔南河隸秦宗權軍中光啓三年擢為馬軍指揮使從宗權弟宗衡攻維揚及宗衡遇害復奔行密得之甚喜盡以騎軍委之列在田頹上文德元年從行密破趙鎮於葛山與頹攻杜於常州破之大順初梁祖遣將龐從率衆十萬至高郵孫儒盡衆禦之行密乘虛襲據浙右命仁義率衆收備將劉建鋒於武進備復渡江陷蘇州自是與儒春夏鬪黃池秋冬戰廣德備軍竟以衆勝圍行密仁義於宛陵時儒亦以久戰不決貽書仁義欲行密稍間之行密待遇愈至辟為行軍副使依前馬軍都指揮使崇禎元年行密仁義及田頹皆城長戰備軍大敗破五十餘寨以功授檢校尚書左僕射潤州刺史仁義善性奸狡調弊之後科歛尤急初儒之亂十庶多奔豫章及諸郡平流者皆復行密皆以循吏守之唯浙右人聞仁義所為相與悲歎曰獨吾郡乃得善人是以多無歸者天復三年仁義遣衆焚東塘棹結連宜州田頹以叛潛兵襲常州刺史李遇設伏於路率兵前戰因極罵仁義仁義止其衆曰遇何敢辱我至此是有伏兵也值之果然仁義戰久而敗遇因襲之至夾圍仁義立二械於岡上乃解甲而食無敢追者行密遣王茂章李德誠攻仁義仁義不毀遂梁開門出戰與茂章對敵無不先告所中而後射之故諸將多挫銳而止以是歷年不能破天祐二年仁義之衆漸

寡自度終不濟乃擁其家屬登城樓外衆無敢登者呼李德誠謂曰汝最福人可以委吾命擲去弓矢令德誠執之父子俱斬於廣陵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六頁

朱延壽

延壽廬州舒城人行密之妻弟也美姿容末冠事行密從征奉舉孫儒皆以摧堅陷陣受賞行密鎮維揚授延壽以干城之任時軍中多盜行密方務寬恕求得士伍心知延壽好殺每捕至者必非所盜物道而貫之仍誡之曰慎勿使延壽知既而密報延壽俱復擒殺之乾寧初黃州吳討歸款遣延壽援之狗地斬陽而還從圍壽春城堅不可拔將捨之延壽請以所部試往臨城一舉而破城中市不易肆以功著淮南節度副使壽州刺史明年取蕪湖二州以功遷團練使四年從征葛從周於淠河敗之是後梁將展冠淮上延壽每開延敵未嘗取過天復初北司擁節西幸昭宗開延壽有武幹道費詔授延壽蔡州節度使令促行密與諸道犄角共誅梁祖會鳳翔圍解而止田頹安仁義結構延壽將分地而治行密憂形於色即詐為目疾每接延壽使必錯亂所見以示之皆誤觸柱而朱夫人救之良久始蘇因泣曰吾今喪目軍府事大兒子盡俱幼不如得三舅代治吾無憂矣夫人因以書召之延壽不疑遂來觀行密迎至寢門使人刺殺之年三十四出夫人嫁新州刺史石勝既而朱瑾入賀行密曰彼二大賊不足憂惟憂此小賊今得之無事矣延壽善用兵有鈴略好以寡擊衆不勝敵而反者無不盡戮之嘗與梁人戰遣衆二百持大劍而往內指一卒留之卒云願攻賊自效延壽亦斬之其令出必行皆此類也性疎財每得賞賜皆分賞將士李昇建國以延壽子鄴列於環衛復其官爵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頁

徐溫

溫字敦美東海胸山人少無賴入葦葦中以販鹽為事中和二年行密起合淝遂隸帳下為伍長常從行密征討先登陷陣敵人畏之及平秦彥虜趙鎮敗孫儒溫皆有功奏授衙內右直都將左長劍都虞候又從平澤潤有功授隨身都知兵馬使檢校工部尚書天復二年昭宗徵兵入援行密將赴之議以戰艦連糧溫曰此水入吳舟楫不敢南行岸谷既變護軍且深必不繼矣遂令以小艦易之師次宿州重載不能進士卒甚饑惟小艇先至一軍賴之行密嘉之由是參預謀議討安仁義於京口諸軍頓戰不勝行密遣溫率兵援之溫至城下盡易新製衣服旗幟悉用舊者仁義不知如常而陣溫乃麾軍奮擊遂敗之朱延壽入覲行密聞其來慮有內應召溫歸陰為之備既殺延壽營中軍亂溫奮劍大呼斬其首惡者部分遂定既誅三叛以功授尚書右僕射庭州長使隨授右衛都指揮使天祐二年行密疾病溫出鎮宣城將行溫謂溫曰公有病而令填編出外必為臣為之不可不防他日有徵召非王令某手書非某之使幸勿聽命也溫泣謝而行後行密問後於判官周隱隱以劉威對諸將皆無言溫進曰宣州既賢且長國之令嗣不可廢也乃召溫歸行密疾甚溫與左衛都指揮使張顛同受顧託溫既嗣位大臣擅權政非己出乃置東院馬軍營立親信以為心腹溫與顛頗惡之故顛將同謀逆溫知其謀而無所諫止但引嚴可求與之計事顛既謀殺溫分國兵其歸放於榮祖溫僞許之乃與可求謀使鍾章姚克瞻程思忠等入殺顛溫稱疾不朝嚴兵於第以防不克是日章等斬顛溫乃入悉收賊黨紀等誅之遂兼左右衛事無大小皆專斷始立制度嚴兵明禁人漸安堵溫謂可求曰大事定矣與公等克已行善政使人家解衣而

竊於是聞者莫不感涕。溫昇州刺史淮南節度副使。七年起復檢校太尉。泗州刺史。浙西觀察使。內外馬步軍指揮使。時大臣劉威陶雅李簡之徒。皆與行密同起義。勸高任重溫以一旦之功。起居其上。皆內意不服。李遇嘗謂人曰。徐溫何人。吾素所未識。而遽至此。豈可入觀耶。乃密議誅溫。知其謀。遣柴再用討之。遇出降。遂夷其族。於是雅等始懼而來觀。溫禮遇之如見行密。雅等乃安。中外遂定。以平李遇功加平章事。遷行軍司馬。領浙西節度。十二年溫請就藩以治舟師。乃加浙西招討使。封齊國公。以金陵京口毗陵宣城新安池陽六郡為都督府。溫以金陵形勝之地。乃大城昇州。建大都督府。十四年溫徙治金陵。以第三子知訓為淮南行軍副使留廣陵以輔政。十五年知訓為朱瑾所殺。以長子知誥代焉。時中朝多事。南北道絕。諸將分守郡府。雖尊奉盟主而政令征伐多以便宜從事。溫以都統權不足。臨制乃定。冊建吳國。改年武義。稱制拜溫大丞相封東海郡王。越人攻常州。溫率衆拒之。戰於無錫。大敗。越軍越人多舟師。是歲早。江河皆竭。諸將白溫曰。此天亡越之時也。可盡車徒之勢。一舉而滅之。溫曰。天下紛紜。民甚困矣。錢公亦未可輕也。若連兵不解。方為諸君之憂。今戰勝以懼之。其勢不得不服。使兩地之民各保室家。吾輩亦高枕為樂。豈不快哉。多殺何為。乃遣使盡以俘歸之。於是越人請和。順義三年。後唐莊宗滅梁。始通使於朝。五年封溫東海王。則車輅。七年十月卒於金陵。年六十六。追封齊王。諡忠武。卷一萬八千一百。

九國志卷四

南唐烈祖以晉天福二年受吳禪。手執主燈乙亥。國號。蓋宋開寶八年也。歷三主。凡三十九年。

世家

烈祖 姓李名昇字正倫。小字彭叔。徐州人。初為徐溫養子。性徐氏。名知讓。吳太祖二年。嗣溫位。又許元年封為王。三年受禪。改元昇元。國號齊。溫為太祖。武皇帝。昇元三年二月乙亥。改元。唐中興。年五十六。諡曰光文。廟號曰唐。後唐皇帝。李氏。更今名。七年二月。元宗 名琮。字伯玉。初名景。避昇元。昇元七年三月己卯。即位。改元保大。十五年。改元中興。是年。唐明宗。周太祖。正明。蓋周顯德五年也。宋太祖。隆慶元年六月己未。薨。年四十六。葬於宋許昌府。壽。皇帝。廟號元宗。蓋昭陵。

後主 名煜。字重光。初名暉。瑛第六子。宋建隆二年六月。禪位在位十七年。至開寶八年十一月。宋將曹彬滅其國。後主降。太平興國三年七月辛卯。薨。年四十二。是日七夕也。贈太師封吳王。葬洛陽。北邙山。

列傳

周本

本舒州宿松人。漢南郡太守瑜之後。嗣嗣隨歐。皆在子孫。守故土者。猶數十戶。本少孤貧。嘗在田里。獨格。

猛虎。唐末大亂。投楊行密軍中。以勇敢聞。常先登深入。蒙犯矢石。身無完肌。及歸營。自燒鐵烙其背。伏暗。言笑自若。軍中猛將皆服之。累遷淮南馬步軍使。天福五年。楊氏始得江西。撫州刺史。危全福率諸郡兵。十萬來爭其地。危於象牙潭。楚人取高安。危之。授江南守將。劉威告急。制官嚴可求。求本可用。時本從軍。團蘇州。不克。取之稱疾不出。可求即臥內強起之。本曰。蘇州之役。非彼強我弱也。蓋上將權輕。下將專命。故爾。今必見用。願無任偏裨。可求為言。楊氏許之。得選兵七千。使救高安。本曰。楚人非欲取高安也。為全。福聲援。爾若先敗。全福楚人必走。乃疾趨象牙潭。劉威要之。宴輜不留。或曰。賊勢甚盛。宜審觀形勢。定計。而後進。何其退也。本曰。賊有十倍之衆。使吾軍知之。必將奪氣。須乘其銳而用之。既至。指授諸將。戮力。急攻。大破其軍。擒全福。諸郡之兵皆潰。楚人果遁。吉州刺史彭玕。信州刺史危仔昌。乘城走。於是江西之地。始定。以本為信州刺史。越將陳瑋。據衢州。歸歎。越人圍之。本受命以兵迎瑋。既至。越人解圍。陣於城下。瑋以其衆來奔。裨將呂師造曰。賊去我咫尺。而勒陣不動。是輕我也。必擊之。本曰。吾受命迎陳使君。陳君今在此。吾事訖矣。何為復戰。且彼近而不動。必有以待我也。擊可勝乎。待其先動。擊未晚也。瑋亦以為然。乃還。越人逼之。至中道。宿半夜。伴驚。乘輜重走。先設伏於道左。越人急追。至伏所。前後夾擊。盡滅其衆。越人累至。皆敗之。唐莊宗入濟陽。吳道司農卿盧瑋。使於濟陽。莊宗問吳之名將存否。而本預焉。由是召入。為。維武統軍。出為壽州節度使。移鎮廬州。拜太尉。中書令。封西平王。本不知書。而愛重儒士。賓禮寮屬。不撓。其權。吏民愛之。性純朴。技藝無能者。唯軍旅之事。則如夙習。烈祖將受禪。徐玠周宗等。以本及李德誠。皆位望隆重。故溫之以為推戴之首。本以昏老。仍不知時變。曾少子祚。左右其事。時吳宗室臨川王濬。廢處。歷陽。即將授終。乃殺監守者。與親信二騎。趨詣本。本將見之。祚固執不可。本怒曰。我家郎君也。何不使我。一見。祚閉中門。拒之。濬被殺。吳室遂移。本隨衆至建康。勸進。由是愧恨。數月而卒。子郡有戰功。亦至廬州。節度使。卷一萬八千二百。

九國志卷五

吳越武肅王以唐乾符二年起兵安至宋太平興國三年

世家

武肅王名元德字巨美杭州臨安人唐乾符二年... 文穆王名元德字明實初名德... 忠獻王名宏信字元祐... 忠進王名宏德字元祐... 忠懿王名宏信字元祐...

列傳

九國志 卷五

四五

九國志 卷五

杜建徽 鮑君福 成及 顧全武 黃晟

四六

建徽字延光新登人父棧廣明中為鎮海軍節度副使... 杜建徽... 鮑君福... 成及... 顧全武... 黃晟...

君福字慶臣餘姚人少羈貧性淳厚有膽勇... 成及... 字宏濟錢塘人祖克平唐嘉王府長史父貞國子監博士...

九國志 卷五

四七

王宗裕

宗裕建之宗劬幼從建入為牙校善射甲過廿分苦得將士心大順二年與王宗祐克西川遷青州刺史建伐梓潼為第二指揮使建督諸軍力戰宗裕必冒矢石以掖衛之東川平諸將爭功宗裕曰未嘗言戰誰和接下人皆服其沈厚為東川留守昭宗下詔加以真命武成初召歸成都城內外諸軍事其尊從不避成都尹崔隱微其後宗裕大怒入自建曰京尹五大長汝有誠之士也不能教成徒反令我青大尹耶宗裕懼而面出再為東川節度副大使班白者藉勸以迎於道封通王永平初建與師取秦鳳州再至縣谷宗裕饋饋饋道路相望建以其盡釋明年乃改東川為武德軍以宗裕為節度使宗裕既乘鹿遂食財貨以白金百兩作銀鑄記年月每五錢為一東以生牛革裹之子諫曰牛革著物堅粉後難可開宗裕叱之曰何更開也罷歸行數歲久之自謂功高以征伐為己任築第蜀城中頗侵損民舍有酪者青陽家不徒去宗裕遣人以巨觥奠其舍中復投以汚穢酪者將訴於建宗裕懼而止又於郊外開廣林莽填塹邱壟立亭榭鑿池沼樹花木鶯妓縱酒為樂一日方醉坐軒檻中見數人衣冠甚偉謂宗裕曰與君幽顯異路何相陵太過因相顧大笑宗裕亦笑遂仆於地寢疾不數日卒卷一八八頁一三六第一

王宗壽

宗壽建宗人之子幼從征伐警悟有機辯好琴棋富什方術皆臻其妙建入蜀奏署懷節軍使以所部鎮過江原縣嘗於許汝間得一鐵鏡晦不可鑒腹令工人鑿之了無所睹書中益中有日矣至是忽覺之光采煥發因見市舍中小兒青衣角獨坐宗壽異而使人召之小兒曰何以知我至此宗壽以言恒之不懼因曰我與鏡鏡來耳公不見還神物終當化去若以還我他年當有報也宗壽出鏡與之乃長揖謝去後宗壽得時發行氣之術或謂小兒傳之乾寧初建令率所部兵平南充遂知果州事安輯離散得郡收之體武成初封嘉王荆南高季昌略地三峽建以宗壽為忠州節度使兼行營招討使以鐵鑊斷夷陵江季昌戰艦不能進宗壽親之大敗荆人季昌奔歸以功加中書令宗壽性方正樂於恬退自歸成都以修練自娛與孟繼平許寂楊珍為入室清談之友未幾為金吾上將軍持法方正院吏周部受賂獄宗壽捕得其實部以重貨求救於大周為解宗壽不聽竟奔部市建討鳳翔以宗壽為第三招討使取陳倉還節度位宗壽請老久之衍賦酒色時宜華苑初成數為長夜飲宗壽在坐諫請以社稷為念少近盜酌因感激流涕依臣潘在迎順在均等昭等曰嘉王酒悲無怪也乃大為諧謔而罷後起為武信軍節度使破雞子槽賊擒其魁李茂章請納賂以求免宗壽曰吾歷官四十年未嘗受同僚之遺泥爾賊乎退命斬之府師入境郭崇韜遣使遺宗壽書宗壽不納開節降乃治裝赴關時先次岐陽宗壽請於李嚴求謁衍見之泣下曰早從王言豈至今日及衍遇害奔入熊耳山依定林寺明宗即位詣關自陳賜與甚厚授保義軍節度使行軍司馬上表請養衍許之初衍至秦州母妻及子弟遇害者十八人並葬秦道左至是宗壽易易棺斂編素徒步親自營護皆葬於三趙村間者義之明年授滑州刺史卒卷一八八頁一三六第一

王宗鑑

宗鑑建從子也。以偏裨從征。建入閬州。署都知兵馬使。從征東川。有功。遷廣都鎮遠使。天復中。信宗反正。建令宗鑑以所部兵奔閬州。行在投北路。第二班馬步軍排陣。使建親征。山南。以宗鑑為御營使。師還。留屯平利。時岐將劉知俊等統領大軍。分路來攻。由階成路。斬開鎮。宗鑑與唐景等禦之。至沔。泥嶺。為知俊所敗。退保西縣。會大雨。漢江漲。宗鑑自羅村得鄉導。緣山而行。數百里。與宗播遇於鐵谷。合軍出。馮時。知俊自斜谷。山南。直抵興州。圍西縣。軍人散掠。巴中。宗鑑與宗播製之。會建亦至。遂解西縣之圍。以功。遷山南節度使。同平章事。從征秦鳳。遷中書令。行襲位。加太保。乾德六年卒。卷一八八頁一三五第一

王宗信

宗信。豫章人。本姓甘氏。幼穎利。建討徐堂。舉於江西。獲之。憐其慧黠。是時。諸子未生。遂收為養子。每給事帳下。後從建入閬中。隨諸將征討有功。補魏虎都指揮使。遷嘉州刺史。乾寧中。建克蘇州。以宗信為兵馬留後。尋加檢校太傅。知節度事。未幾。移鎮梓州。昭宗幸鳳翔。建遣宗信與宗滌等。率步騎迎觀。至山南。降節度使王宏。宏以功。加檢校太尉。武成初。進爵為公。拜開府。守中書令。宗信恃其位。隆地長。頗專征伐。而諸將皆避之。多樹朋黨。策勳錄。舊高下在心。附順者。超擢。違戾者。擄之。散地。及宗懿等兄弟成長。內不自安。遂與御史中丞鄭元。判官李綱。謀求為方鎮。欲為亂。建知之。因進封晉國公。罷其職務。宗信憤怨。懷養死。士出入臥內。將圖不軌。鄭元等。又教宗信。求為大司馬。並乞為儲貳。表連上。而辭甚不遜。建未之罪也。忽一日。請對。言詞甚悖。建勉諭。令出。終不肯因。吐衛士。撲殺之。薨。賜諡。死。卷一八八頁一三六第一

王宗翰

宗翰。建之姊子也。本姓孟氏。建為神策軍使。信封其姊為晉國夫人。宗翰最被親愛。建入蜀。以宗翰為拱辰軍使。累遷。眉彭二州刺史。封集王。賜姓王氏。授文成等州招討制置使。宗翰好蓄妓妾。後庭珠翠。常百餘人。性殘虐。齊蓄刺彭州日。部民史氏。有胡讓莊。號為沃饒。宗翰殺史氏。而取之。元膺之亂。以兵入蜀。建令安撫。元膺倉卒而死。建疑宗翰殺之。竟無以自辯。通正初。授通義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守興元。尹以杜夔。夔為之。佐令。規正。焉。宗翰於泉倉。置寨於捍龍山。與上清寨。相接。分鄉兵屯守。建略地。乘隙以宗翰為第一招討使。拔大散關。取陳倉。糧兵三壘。而還。宗翰所為不法。夔嗣多諫止之。及為招討使。請夔嗣同行。至大散關。夔嗣腹疾。請歸。乃自木皮店。沿流而去。宗翰令以膠船載之。中流而溺。天漢元年。宗翰被病。若見夔嗣。既而堂宇。藩淵。隨其大小。皆夔嗣在焉。疾遂亟。數日卒。卷一八八頁一三六第一

王宗滌

宗滌。潯州人。本姓華。名洪。建將入蜀。募勇敢之士。以宗滌為殿將。宗滌臂力驍果。輕財好施。為士卒所推。得神策軍軍為小校。建入成都。以宗滌領前鋒兵。奪星宿寨。進攻七里亭。以功。奏授威信都指揮使。邠州王行瑜與鳳翔李茂貞攻楊守亮於山南。鳳州節度使滿存。親之。為茂貞等所敗。存與守亮。退保山南。茂貞逼之。因同奔閬中。建令宗滌率兵禦之。破存等寨。斬其將。聚承。餘數千人。景福元年。授邠州刺史。為都指揮使。攻九隴。守亮遣將。將昭率兵解九隴之圍。直趨成都。營三壘。山。建與宗滌。師夜至古城。去昭營數里。乃多設更鼓。迎明。益張旗幟。備滿山谷。昭疑蜀師。不敢出戰。宗滌命發機石。擊昭營中。聲震山谷。昭恐懼。乃夜遁去。宗滌回攻九隴。拔之。後從建攻梓州。宗滌以乘五萬先趨東川。與岐將李繼徽。遇於元

武宗繼擊敗之以功賜名五十三指揮之首梓州陷斬顯彥降其兵七萬餘衆遂以宗濬爲東川留守
光化初奏授東川知節度副大使事二年歸觀遂以疾乞解職建不許昭宗反正詔與崔胤通誅
中官更相引兵策殺之下咫尺不通昭宗密遣中官仇承坦諭旨於建建遣宗濬與宗信宗播率步騎迎
駕至山南遂王萬宏據其城授山南節度宗信等以其功高搆以飛語建疑之因至請讓將加之罪宗濬
對曰天下寇盜平矣是大王聽邪說誅功臣之秋也建曰昨在大殿天策中已有不軌之言矣我念汝之
勤尚爲隱忍今又狂率如此豈憲章之所容也宗濬不顧而起建因令人監歸宗濬明日盡削官爵流於
松州既行縊之於城外中將士聞之皆相對泣初建開國造門新樓名曰紅樓采繪旣畢都人士
女競往觀之曰看畫紅樓建以宗濬得軍情復有是讒故誅之入稱其冤卷一八八頁一頁

王宗侃

宗侃許昌人本姓山名師世爲鄉豪隸名忠武軍籍建爲部將奏署宗侃決雲都兵馬使光啓中山令汝
通信宗西幸道出陳倉建率宗侃同恩譚又從建起關中賜姓名討陳敬瑄敬瑄遣漢州刺史張項領萬
餘人來迎戰宗侃擊破之敗句惟立於學射山韋昭度來鎮西川敬瑄遣將山行章將兵六萬拒戰宗侃
破之於流寨蘇州刺史常厚奪留東川顧彥旌節建令宗侃討之破其七寨厚奔緜谷奏授宗侃雅州
刺史遷州州團練使未幾授武信軍節度使建開國以宗侃有佐命功進侍中城內外都指揮使尋加中
書令充北路行營都統岐將李彥琛寇漢川宗侃保安遠城與宗濬等三將同破賊軍斬彥琛奪位封
佩爲魏王卒年六十六子承肇入洛爲行軍司馬卷一八八頁一頁

王宗瑤

宗瑤字實危燕人也本姓姜名邴以騎射隸許昌軍籍中建擢爲隊長建迎駕山南宗瑤以勇抗得隸左
神策軍能馬上盤梁長丈八尺每臨陣馳突人望而畏之遷威猛副兵馬使建入關州爲先鋒十九都都
頭左威猛都知兵馬使賜姓王氏更名今名軍至縣竹誘諸蠻酋帥蹇諫等得其兵數千人破常厚授蜀州
刺史昭宗幸蜀石門詔建赴難以宗瑤爲北路行營都指揮使奏授嘉州刺史天復中授武信軍節度使
建開國加太子少傅後封臨瀛郡王建病亟以宗瑤爲金吾使參預命行喪位授太子少傅自高家遇
暇則酣酒高歌於其中無疾忽一旦默坐而卒年六十七人以爲知死卷一八八頁一頁

王宗播

宗播字昌遠上蔡汝陽人本姓許名存少有膽勇秦宗權據上蔡召募豪傑以宗播爲裨校宗權爲梁祖
所破部下皆逃散宗播亡抵州州開郭郭在歸州頗完聚得十卒心遂往依焉知其材令統青州元從
兵三萬人時襄州兵圍通州州江遊奕將率權領衆屯清江源據大山列寨諸營危窘宗播言於禹請
討權於是伏兵清江岸中道列校發行能捨舟直抵山下權素輕行能轡軍來戰行能道歸舟中權銳銳
逐之宗播發伏兵掩其後擒車權收其軍實以歸於禹禹大喜俄而荆師張瓌求救於禹命宗播率岐州
兵解其圍禹度瓌懦弱因據其城秦宗權上蔡別將常厚以數千人由均房來攻瓌州刺史毛湘乘城遁
去保白帝厚圍之禹與宗播以十糧子兵塞於南山以攻厚厚令變棧韓楚言罵禹禹不勝其辱宗播請
以壯士五十人夜斫其營上赤甲山揭巨石投厚寨中厚恐懼與百人遁去遂破其寨復取瓌州毛湘奔

成都禹令捕韓楚言已爲其妻所殺矣先是楚言妻李氏語其夫曰君嘗爲常司寇郭尚書今塞關危
急解之善且夕至矣不如早爲之所楚言不忍曰且看事勢李度楚言終不引決乃以刀自後斷其首
并殺二男一女曰無爲他人所魚肉也遂自刎死禹聞之大驚駭爲給棺殮刻石以旌之留行軍劉昌英
守鹽州與宗播播江而上郡縣望風而潰宗播爲許捕士禹至萬州賞功以宗播爲萬州刺史宗播不
得志居歲餘禹遣人偵之見宗播不治州務但出獵乃曰萬州必背我與脚力耳遣卒三百襲之宗播
踰垣夜遁通明其衆稍至遂保豐都禹攻之宗播奔成都建得之甚喜命以所部屯蜀州賜姓名奏授
州刺史建討王萬宏以宗播爲前鋒破金牛黑水西縣褒城四寨乘勝傳其城萬宏降以功奏授漢州刺
史加檢校太保建即位改金吾衛上將軍領彭州團練使岐將劉俊國西縣宗播爲四面招討馬步使
夾慶讓水置連珠寨首尾相應以勁卒二百出五動磴磴之岐軍大敗遷武信軍節度使又敗諸蠻於潘
倉加兼中書令爲三招討攻隴州降李繼及封臨瀛郡王被病歸建至其第執手曰北面開拓公之力也
衍襲位授太子少傅乾德五年卒年六十八卷一八八頁一頁

王宗鈇

宗鈇許昌人本姓李名武父符爲忠武軍小校鈇少無賴善騎射建募義兵迎駕得宗鈇以隸帳下至岐
山屢有戰功署爲隊長尋遷爲裨將以勇過人號爲武子路建入蜀賜姓名常實左右遇敵必自挑戰挾
人奪馬而還遂爲軍中所推建攻成都一日城內出數騎直抵七里橋宗鈇因躍馬奪關子門蜀將宗行
能策馬援壘而至將及宗鈇佯驢馬擊壘以刺行能徑走入城宗鈇逐之至門而還建慰勞久之撫背曰
吾得成都當有汝十死洎建開國授普州刺史性輕率好貨恃勇不法未周歲以訟免官歸成都卷一八八頁一頁

王宗弼

宗弼許州人本姓魏名宏夫以家籍隸忠武軍建討王仙芝尙君長皆在帳下建取關中捕獲勇都十將
賜姓名及入成都改左驍騎都知兵馬使累遷嘉眉二州刺史建征果州宗弼掠地於飛鳥爲顯彥所
獲彥譴責之曰王公見討而君爲大將不能諫止何敢來見宗弼曰罪固當死但念平昔與公有素故
敢來也彥譴笑而釋之先是岐將常厚攻梓州彥譴乞援於建建遣宗弼等援之隨行建謂宗弼曰汝等
破賊彥譴必擒汝汝當報宴俟彥譴至營中則擒之俱來庶免後舉也宗弼如其約及將報宴而宗弼告
之彥譴遂以疾辭故宗弼以爲言於是厚待宗弼以爲養子及彥譴兵敗建國之益急彥譴弟彥瑤有武
勇知其城必陷請彥譴聚族沈沈自裁無爲它人之所魚肉一日城陷彥瑤仗劍入室宗弼與諸子尙在
彥譴顧宗弼曰爾非我子可自求生也因壞垣而出彥瑤遂刃彥譴與諸子而自刎建入梓州宗弼東身
自歸建待之如故逾年復令將上軍再授嘉州刺史封鉅鹿郡王天貞軍節度使行襲位拜宮城內外都
指揮使判六軍事封齊王符將往秦州宗弼曰唐兵屢寇秦州何可去耶又上表切諫符怒擢之於地行
次利州唐師已入散關陷鳳州符遂遣三招討屯三泉以拒唐師未戰三招討俱遁走因令宗弼守餘谷
而誅三招討宗弼遂與三招討同送款於魏王乃還成都斬宋光嗣等函首送於魏王遊衍及母妻於西
宮貴戚納金進妓妾救死於宗弼者不可勝計微有結謀者成遣戮焉盡燒內藏之寶貨歸於其家魏

王遣使徵軍餉數千萬，宗範斬之，魏王甚怒。及王師至，令其子承班齎符玩用，直百萬，獻於魏王。并路郭崇，請以己為西川節度使，魏王曰：「此我家之物也，焉用獻來？」魏王入城，翌日數其不忠之罪，并其子斬之於球場。軍士取其尸，燔而食之。先是蜀有謠言曰：「我有一點藥，其名爲阿魏，賣與十八子，至是宗範背國歸唐，果其驗也。」卷一 八十一頁

王宗範

宗範，本姓張氏，幼喪父，隨母周氏再適建爲九夫人。宗範年十歲，冒姓王氏，及建開國，立周氏爲后。宗範沈厚寡言，好延納名士，親從軍。晉暉以女妻之，封襄王。加太子少師。永平四年，黎州蠻入寇，以宗範爲第一招討使。宗範宗壽副之，乃以所賜金募果敢士，出邛崃關，至播倉，大破蠻衆，斬其首領趙雙政，追奔至山口城，與宗壽合，殺八千餘人。擒蠻王子趙龍眉等三人，以歸。加中書令。後隨衍入洛，至長安，張義爲節度留後，宗範以珍玩賂義，請復姓爲猶子，易名節範。後唐天成初，王宗壽改襲衍師範來，弔贈宗壽，不與齒。後爲雍州行軍司馬而卒。卷一 八十一頁

周博雅

博雅，涪州人。唐光啓中爲龍州司倉參軍。考滿將歸闕，以川路梗澁，乃寓止縣谷。建至，博雅袖策謁建於軍門，建素聞其名，一見忻然，接待甚厚。置之賓席，博雅因說建曰：「唐祚將終，有士輒者恣爲吞噬，以強併弱，然以僕觀之，皆非濟世之具也。明公御衆有術，臨事能斷，僕昨在龍州，已爲明公籌之矣。自主上蒙塵，明公親馳乘龍，旬旬棧道，憤圖驅以從，周旋患難險阻之中，勳亦至矣。及論功受賞，不過刺史，今端守一隅，坐待繁迫，非君子豹變之象也。且葭萌四會五達之郊，非久安之地，若不薄人，人將薄我，不如果圖地與民，豪楊行遷爲陳田之肘腋，控扼要害，不修職貢，以明公臨之，可一鼓而擒也。得其地以廣形勝，得其士以增卒伍，此策之上，不可失也。建然之，遂取閬中之地，乃奏署博雅爲判官，建赴成都，爲陳敬瑄所拒，退無所保，建甚危之。博雅曰：「兵家勝負無常，古者出師，自非晉重耳之賢，豈有一戰而霸者乎？今邛南城壁完，粟支數載，取之可以斷蜀右臂，願明公留意。」建曰：「吾少在戎行，備知民意，若無受械之將，必謂自圖其利，今欲請朝廷，命將出征，吾當助成其事。」博雅曰：「善。」乃令博雅作奏，願朝廷嘉之下詔褒獎，乃授章昭度西川節度使，與建同討敬瑄。蜀黎雅四川爲永平軍節度使，建監靈池，與王師戮力。逾年，會糧運不繼，建欲請章公班師，因謂博雅曰：「章公歸闕，我當以兵塞劍門，朝廷謂我何？博雅曰：「今皇綱不振，疆臣擊肘，朝廷命令不出，閣堂明公當折節爲軍民計，豈得顧此也。於是建乃請章公歸闕，而上表自陳，急攻成都。克之，奏博雅觀察判官。後出知渝州，未幾詔加節度判官，遷嘉州刺史，建開國召拜成都尹，遷御史中丞，俄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建薨，葬永陵，博雅山陵事，俄請老，遷左僕射，出爲永平軍節度使，雲南安撫使，依舊平章事。卒年六十六。博雅本名詳，犯孟知祥名，蜀史追改之。卷一 八十一頁

晉暉

暉，許州人。父和，爲忠武軍列校，暉少有膽氣，杜審權鎮許昌，以暉爲頭營十將，從鹿宴宏迎駕，至山南，宴宏還，留不行，暉素與建相善，謂建曰：「變將回，宴宏觀望不進，而姑息吾輩，甘言見誘，苟不自圖去就，禍且及矣。不如以所部兵爲勳王之舉，不爾爲宴宏所累，且官軍反正，以吾等爲賊，無何而自行於天下。」建

然之，遂俱行，迎至三泉，傳宗壽之名，其軍曰忠義，以暉爲指揮使，隸右神策軍，及再幸褒斜，復統南營兵，與建同爲先鋒。天子居梁，暉統四部兵，屯黑水，修營棧道，往來無阻。朝廷慮其強盛，因罷其兵，授集州刺史，以散其朋黨。一歲之中，凡歷數郡，蓋欲窮之也。建圍梓州，遂往會焉。建以暉爲謀策，建開國授武泰軍節度使，同平章事，中書令，都督，多屬治。建部員外郎陳凝爲涪州守，以暉制衡，中不帶涪州刺史，遂不納。建印，暉上疏，請之，疑暉授涪州司戶，暉招來通，剷除黨類，州民愛之。能上表請老，日夕與親友宴談，暉爲媿，嘗自言曰：「吾生罹多難，學執干戈者，爲求飽煖耳。今至此，復有何望？我嘗拔王宗壽於行陳，今致位將相，女復爲王妃，矣。分封宏農郡王，卒年七十九。」卷一 八十一頁

張造

造，長社人。父公素，齊州長史。造幼好兵家之學，年二十應募，隸忠武軍，從鹿宴宏出征，及宴宏據褒中，心無回志，因與建謀曰：「吾輩遠離鄉土，保聚無名，今大將將回，主帥反側，或隨其逃遁，則皆散也。不如率衆拱衛，以取美名，建納之，遣使上表，傳宗壽召旌賞，遂委翊衛，隸神策軍，及再幸褒中，以恩從，功授萬州刺史，道阻不能去，會建起兵，閬中以造爲行軍司馬，廣漢糧盡，建慮軍情有變，謀各據一郡，以自固，造首倡大義，慰諭將士，衆皆感悅，龍紀初，詔授行營諸軍馬步都虞候，遷茂州刺史，從討陳田，引軍攻笮橋，爲陳敬瑄所敗，歿於陣，年四十五。建以其死事，開昭贈司馬，子彥昭爲感德都知兵馬使，從收巴西，破葛佐，授劍州刺史，建圍梓州，彥昭攻堅力戰，歿於陣，建痛惜，撫其尸以泣，曰：「父死於前，子繼於後，忠勇之節，出一門矣。」卷一 八十一頁

張勳

勳，長葛人。善推步之學，少隸忠武軍，從討王仙芝，以勇敢稱，建以所部迎駕，署勳義勇都判官，復隸神策軍，乃總占候之要，著太一元精秘訣，七十一首，以獻。信宗奇之，詔與建同列，從建起閬中，破德陽寨，斬王彥傳，時建慮爲山行軍所困，勳每臨陣，披髮蒙輪，殺十餘人，敵爲之稍却，奏署定信軍都知兵馬使，大順中，與王宗保同破浣花寨，建將入成都，城中多亡命不逞之徒，建恐其搆亂，乃令勳爲諸都斬斫使，兼左右廂都虞候，以誘按鎮撫之，勳既入城，索無賴者得百餘人，悉殺之，死者相藉中外，帖然不敢偶語。建即位，歷昭二州刺史，卒。卷一 八十一頁

李簡

簡，許州長葛人。少以驍勇隸忠武軍，從鹿宴宏出征，有功，遷爲列校，建起閬中，簡爲義勇都副兵馬使，大順二年，陳田遣將屯西浦，簡以所部擊破之，武定節度使楊守忠與常厚，舉兵援陳田，建令簡逆擊之，相遇於鍾陽，簡謂諸校曰：「賊遠來多疲，及其未成列擊之，遂擊陣，鳴鼓而進，連破其七寨，斬首千餘級，擒其將楊知有，楊行立等，獲其軍資甲兵不可勝計，建攻毛湘於邛州，以簡爲前鋒，晉原守任從，簡領步騎二萬，衝寇奄至，解邛州之圍，簡曰：「賊輕而驕，正可用奇不勞與戰，乃分步騎三千，爲兩翼，潛河村，俟其半過，夾擊之，從賊敗，俘甲馬數千，俄而邛州軍使任可知斬湘以降，建令簡入城，慰撫，京城中彭州部將李懿率兵焚難，以援常厚，建令簡逆擊之，陣斬懿，遂進攻其城，連拔七寨，常遁走，建獻捷於朝，以簡爲邛州刺史，卒於治所。卷一 八十一頁

潘在迎 在迎字亞卿。前蜀樞密使。子。身長六尺。精神警悟。少任倣。不修細行。交結屠狗。天復中起家。節度押衙。王建開國。以為樞密軍使。檢校司徒。守羽林大將軍。內皇城使。唐虞謀害。宿將委在迎。以腹心。雖者既行。多以後命。在迎妻徐氏。后兄女。為營護之。獲免。衍荒於酒色。在迎與韓昭。多預宴宮中。自晉達且。王宗壽。立諫。在迎等。始以酒。自是大臣。結舌無敢言者。王宗壽。鎮果州。以在迎為都指揮使。知州事。渠江賊杜處。齊招納亡命。據巴王城。在迎討平之。以功授果州團練使。魏王繼岌。平蜀。補為右職。知州事。成都復令典兵。未幾。出為蜀州刺史。董璋遣使。并陷於郡中。置邸。回易。在迎給事。蓋仁達。盜官。麥以。逃。既告在迎。因并陷密餽。金於董璋。知祥命執仁達。送於蜀州。在迎斬之。尋命在迎。以州兵安撫。後田乃。服藥下痢。以疾告。召歸。知祥親臨問焉。遂請致仕。從之。嘗謂人曰。我於前蜀。有誅唐。安社稷。功。當台乘。旄鉞。今。遺事。竊主。親觀。虎。變。求一鎮。不。得。命。矣。夫。明。德。末。卒。於。成。都。年。五。十。六。在。迎。辯。而。多。言。以。財。繫。跡。至於。權。門。要。地。悉。唱。以。厚。利。曰。未。必。盡。仗。之。但。不。欲。其。冷。語。爾。卷一。八。千。一。百。

九國志卷七

後蜀 高祖 自後唐同光三年入蜀。至後主廣政二十八年。國滅。父子二世。凡四十二年。

世家 高祖 姓孟名知祥。字保胤。郫州龍門人。晉王弟克讓。也。莊宗建號。為太原尹。同光三年。破蜀。以。年。六。十。一。歲。文。武。並。進。德。英。明。孝。皇。帝。廟。號。高。祖。和。後。主 名。觀。字。保。元。初。名。仁。贊。知。祥。弟。三。子。明。德。元。年。七。月。甲。子。薨。改。諡。政。至。二。十。八。年。宋。將。王。全。斌。取。蜀。下。山。降。五。月。至。汴。京。改。封。秦。國。公。越。七。日。時。宋。十七。道。封。王。葬。洛。陽。

- | | | | | |
|-----|-----|-----|-----|-----|
| 趙季良 | 趙庭隱 | 趙崇簡 | 張業 | 武濬 |
| 李肇 | 李仁罕 | 李延厚 | 張公鐸 | 張虔釗 |
| 潘仁嗣 | 龐福誠 | 李彥琦 | 孫欽 | 何重建 |
| 孫漢韶 | 高彥儔 | 李廷珪 | 王彥銖 | 李奉虔 |
| 王昭遠 | 安思謙 | 魚彥質 | 趙進 | 石處溫 |
| 孟思恭 | 中貴 | | | |

趙季良 季良字德彰。濟陰人。父唐毅。熱令。季良幼涉書史。長於吏治。尤善騎射。王樞聞其名。辟為保義軍節度推官。楊師厚。鎮鄆。署元氏令。徙魏州都督府司錄參軍。後唐莊宗入鄆。召見。與語。以季良有文武才略。即授大理評事。依舊司錄參軍。充義勝都指揮使。軍中謀議。多以諮之。時兵革屢興。屬邑租賦。逋久。一日。莊宗召至。切責之。季良對曰。殿下何時當平河南。莊宗正色曰。爾嘗與賊而藉緩。安問我勝負乎。季良曰。殿下方謀攻守。復務急徵。一旦。乘心。有變。恐河南非殿下所有。莊宗欽容。前席曰。微君之言。我幾失大計。自是益加禮遇。遷興唐府少尹。司錄參軍。如故。嘗夢手扶御座。自謂輔佐之象。繇是頗述。天時人事。以諷莊宗。深納其言。及即位。授光祿少卿。兼洛南水陸營田都制置使。明宗即位。遷太僕卿。會宰相任圜。策歸獄。事。薦季良為判官。明年授檢校戶部尚書。為西川官告使。兼三川都轉運制置使。知祥素重其名。一見。遂悅。奏留為節度副使。累表不許。會李嚴來為監軍。知祥深懷疑慮。乃誅嚴。而署季良為副使。天成三年。明宗下詔。徙季良為果州團練使。知祥匿其詔書。密上表留之。明宗不能奪。遂允其請。自是傾心接待。情好款洽。或入謁。稍晚。知祥必顧左右曰。副使來何遲也。及至。則譔語竟日。每有謀議。無不見從。時期廷以夏魯奇。李仁矩。分鎮。遂聞。季良言於知祥曰。朝廷增兵二鎮。張翰角之勢。將有不測之變也。公處親賢之地。以忠信見疑。備失先機。則禍不旋踵矣。知祥曰。計將安出。季良曰。我甲兵雖衆。然而勢孤。易動。請與東川董璋。合兵。先平遂。聞。則朝廷兵至。我無內顧之憂矣。知祥從之。及王師入劍門。而遂圍已平。果無功而還。及捷書至。知祥匿之。謂季良曰。北軍漸逼。奈何。季良曰。北軍至。歸州。已來。必逐。知祥問其故。對曰。縣師千里。饋運不繼。彼勞我逸。不待何待。知祥大笑。以捷書示之。及克黔。夔。二州。以季良為武泰軍節度使。董璋率衆入廣漢。知祥領兵拒之。季良留守成都。制置經度。軍用無闕。先是。季良嘗與知祥從容語。及璋植性狠戾。下多怨憤。若堅守一城。攻之難克矣。及聞璋起兵。知祥憂形於色。季良曰。璋不守巢穴。自來。送死。此天以璋授公也。俄而璋果敗。加檢校太保。明宗崩。知祥建號。加特進。守司空。平章事。宏文館大學士。判三司。親襲位。加守司徒。領山南節度使。行興元尹。廣政九年。卒。年六十四。謚文肅。季良性寬厚。居常無喜愠之色。母早亡。事從母如所生。季札。季友。皆從弟也。並真位。清顯。所上遺表。言不及私。蜀人感之。卷一。九。千。一。百。九。百。三。十。六。

趙庭隱

庭隱開封人。世為卿家。庭隱少知兵律。尚氣義。始事梁祖子友亮。因擊踰。墜馬死。庭隱。董璋等十數人。皆追赴汴州。知其無過。竟釋不問。令給事左右。末帝即位。唐莊宗入鄆。兩河對壘。十有餘年。時庭隱為邢州都監。累立功。節度使劉重霸。城之。誣庭隱將所部兵。降於莊宗。因械送汴州。末帝知其非罪。又重遣還。臣之請。乃貶庭隱於南陽。未幾。復舊職。王彥章守中都。庭隱在其軍中。及彥章敗。庭隱為莊宗所獲。將以就戮。大將夏魯奇奏曰。此婢也。其材可用。遂釋之。魏王繼岌討西川。以庭隱為先鋒。監押。自入敵境。即禁兵士燒燬。舍。剽財物。蜀人德之。魏王平成都。錄其功。奏授左廂馬步軍都指揮使。知祥至蜀。康延孝陷漢州。庭隱率兵擊破之。擒延孝。送闕下。知祥奏。加檢校司空。漢州刺史。因留屯成都。長與初明宗將議伐蜀。乃以夏魯奇。李仁矩。分鎮。遂聞。以分其勢。知祥令庭隱與李仁罕。張業。率步騎十萬。經略。遂圍。魯。

奇堅壁不出戰。會唐師入劍門。知祥急召庭隱令統銳兵五千至東川。與董原合軍以拒之。至中路大寒。士卒不能前。庭隱撫諭勞問。將卒皆奮。遂發於普安。深溝固柵以養銳。一日唐師奄至。又分兵斷三蜀父水及土橋。庭隱遣軍中善射者五百人伏唐師之歸路。乃領軍出營。久而不戰。至暮唐師退。庭隱縱兵追之。伏卒齊起。表裏合擊。唐師大敗。初唐師之入劍門也。內有聲壁。外有勳敵。近駭震。及庭隱之捷。人心乃安。知祥遣使慰勞。賜書以褒之。明年別將平魯奇。唐師至而退。庭隱班師。知祥親勞於郊。翌日。至其第。錫賚甚厚。即授昭武軍節度使。留後以鎮。庭隱遣使。知祥送於北郊。親舉觴以勸之。在鎮歲月上言。三泉餘寇盡去。乞假一旅之師。以拓漢中及秦鳳之地。知祥答書慰勉。且令休息。董原襲廣漢。將攻成都。時東川虜寇充實。部下多敢死之士。其來也。衆皆畏之。知祥親督諸將。召庭隱為副。以率勵士旅。原遣書庭隱。而詐達於知祥。以書授庭隱。投書楮中曰。彼必反。問之辭。不足觀也。疾擒董原。而後閱之。與璋戰。難。躍橋前。頗為所挫。庭隱偽遁。璋遂之。知祥與公露領兵繼進。璋軍亂。不成列。庭隱復將陣。與知祥公露合擊之。璋軍大敗。斬首數千級。璋領數騎遁歸東川。為部下所殺。庭隱追至東川。頓兵城下。以待知祥。梓州平。以庭隱為節度使。會李仁罕自遂州至。求領東川。庭隱將讓之。知祥以庭隱功多。且怒仁罕之貪。悞遂。自領兩川節度使。以庭隱為保寧軍節度使。以閔果遂渠開五州隸之。視讓位李仁罕。求總六軍。將圖非。以庭隱為六軍副使。以制之。未幾。仁罕謀。改衛聖諸軍指揮使。明年移鎮東川。廣政初。加中書令。庭隱久居大鎮。積金帛鉅萬。窮極奢侈。不為制限。營構臺榭。役徒日數千計。十年被病。懇讓兵柄。疏再上。從之。仍就第冊為宋王。經歲不能起。賜肩輿入朝。既謁見。親感動涕泣。賜金沃盥及綉錦。加太師。卒年六十六。

趙崇節

崇節少曉勇。有父風。累從征討有功。署副兵馬使。及庭隱卒。視以崇節領衛聖諸軍使。以視父任。廣政二年。周師復至境上。視以崇節與控鶴指揮使袁可鈞。同為北面招討崇節率勵將士。行陣整肅。上幸有警。其額為斧形者。號曰破柴。周師前鋒。屢為崇節所敗。至師安而退。二十七年。王師來伐。崇節與李廷珪等率兵拒之。遇王師於漢源。崇節策馬先登。我師大敗。崇節力戰不止。兵器皆斷。折槍手。殺數人。為王師所擒。三十一歲。八十一百。

張業

業。開封浚儀人。性沈厚。有果斷。事梁為東頭供奉。時兩河兵革未息。業頗領監護之任。皆立戰功。法令峻嚴。士卒畏之。莊宗入洛。開業有幹略。擢為列校。繼岌伐蜀。以業監先鋒兵。補右廂馬步軍都指揮使。蜀平。以所部兵駐成都。知祥入蜀。奏授檢校司空。簡州刺史。時蜀漢賊盜羣起。燒劫鎮戍。百姓驚擾。知祥遣業率兵捕之。業令五家為小保。五十家為大保。旬日之內。擒獲殆盡。討復奇於遂州。以功授寧江軍節度使。使兵馬留後。兼成州刺史。率所部赴難。東川平。正授節度使。加檢校太傅。明德初。領右軍。聖武軍都指揮使。會武定。與蒲谷鎮將任漢。謀同謀。導師入武定。業遣成卒擊之。視親位。改武信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是歲。親親親六軍事。李仁罕之甥也。視慮其為變。詔歸本道。未幾召入。依舊同平章事。

兼何度支。新收稅。多為主吏乾沒。業作盜稅法。犯者十倍征之。吏民不堪其命。業多視事私第。中宰田之門。被程楷者常滿。視知之。遣除十倍之法。業子繼好擊劍。嘗與淨善寺僧歸信同訪劍術。上有聖旨。使孫漢諳與業不協。告業與繼同謀。不軌。翌日。令壯士就都堂殺之。年五十七。百三十六。八十一。

武漳

漳。字巨川。太原文水人。父玉。汾州別駕。漳少勇敢。善騎射。事莊宗為定襄都虞候。莊宗以全軍援澤潞。漳與裨將數攻其別寨。斬首千餘級。擢太原衛前兵馬使。改匡聖軍指揮使。同光初。從魏王繼茂入蜀。因留成都。知祥鎮蜀。補衛內右第二指揮使。天成初。漳與張公露迎董原。公主於北都。中國兵革之後。盜賊充斥。漳被堅執。通夕不寐。至蜀。改左第二指揮使。奏授檢校僕射。其後東討果。北拓劍利。漳屢有功。授歸州刺史。知祥開國。改邛州。漳由南節度使。漳以資中用武之地。營田為急務。乃整大。以專泉源。既田數千頃。人受其利。人為奉。繼繼指揮使。未幾。改山南。加同平章事。廣政七年。卒於治所。年六十四。漳質厚。儉約。所至有治。迹傳入之外。不營資產。蜀人稱之。三十一歲。八十一百。

李肇

肇。汝陰人。父瑄。唐神策兵馬使。肇少以材勇從父征伐。後隸宣武軍。補左建牙都頭。累遷陝虢馬步軍都指揮使。莊宗平梁。恢復河洛。割宣武一軍隸於河東。時知祥為北京留守。待之甚厚。同光中。以所部兵從魏王繼茂討蜀。蜀平。班師。康延孝至。普安叛。擁衆回據廣漢。肇在其伍中。延孝敗。肇被俘。而知祥親釋其縛。擢為衛內都指揮使。未幾。授嘉州刺史。長興初。我師圍夏魯奇於遂州。唐師來援。劍門不守。肇領兵赴普安。以拒唐師。不得進。以功改漢州刺史。駐軍縣谷。明年。董璋率兵攻成都。軍勢甚盛。遣使致書於肇。諭以禍福。肇素不知書。歸之於地。曰。此不過勸我叛爾。因并其使殺之。梓州平。加昭武軍節度使。視岷位。肇以足疾。不即時來朝。視怒。罷其軍權。授太子少師。致仕於邛州。安置。坎墜。不得意。廣政八年。卒。年七十。三十一歲。八十一百。

李仁罕

仁罕。字德美。陳留人。少隸宣武軍。為小校。容貌瓌偉。梁祖為四鎮節度。署為衛內。昭宗幸鳳翔。梁祖遣仁罕奔問行在。因修貢禮。梁祖命補宮苑儀衛等使。歷許蔡華三州馬步軍都指揮使。莊宗伐蜀。命監先鋒軍。知祥鎮蜀。奏授馬步軍都指揮使。康延孝叛。知祥命仁罕討平之。以功授彭州刺史。遷蜀州夏魯奇鎮。遂州。梁祖之命。治兵中。將蜀。知祥與董璋謀。先討魯奇。令仁罕攻遂州。拔之。以仁罕為兵馬留後。未幾。承制授武信軍節度使。又以所部兵定三峽。走夔將安崇院。知祥卒。命仁罕輔政。視副位。令判六軍事。仁罕奉幼主無隱情。自以先朝舊老。遇事必諫。時控鶴指揮使張公露。內營韓繼勳。封德庫使。韓保貞。弓箭庫使。安思謙等。皆視在東府。時所親狎。素不為仁罕所禮。皆懷怨怒。每謂仁罕欲納王衍。徐氏為側室。遂謀以殺視。大怒。俟仁罕入謁。令武士擊殺之。年六十二。三十一歲。八十一百。

李延厚

延厚。涪州平恩人。父及。唐邢州別駕。延厚少有膽略。善騎射。從父琮為涪州節度使。率衆歸於梁祖。延厚

亦從焉。梁補左拱辰。指第二部頭。後唐同光中。以所部兵從魏王入蜀。改馬軍右驍銳第一指揮使。康延孝入漢州。知祥遣延厚率精兵二千會李仁罕往討之。將行。延厚集將卒於營中。誓之曰。今出師征討。不三旬必破賊。乃立功賞之日也。士卒有背報國恩。不以家為慮者。立東廂。其疾怯懦。願為行者。立西廂。無自苦也。得請行者七百人。遂延孝西寨。斬首百餘級。竟拔其城。以功奏授檢校右散騎常侍。改右廂馬軍都指揮使。歷陵州刺史。源州押衙。文景崇拔。延厚討平之。岐軍通文州。延厚率衆赴援。即日解其圍。與魏遷雅州刺史永平軍節度使朱勣移鎮昭武軍。廣政九年卒。年六十一。三十一萬八千一百一十六。

張公諱

公諱太原舉平人。父項。唐儀州兵馬使。公諱身長七尺。備儻有節義。好文史之學。知祥為北京留守。錄為親從。及出鎮成都。補為牙校。從高敬柔迎公主於晉陽。轉義勝定遠都知兵馬使。董瑛舉兵。襲我廣漢。先鋒兵將至成都。公諱率諸軍從知祥逆戰於雞籠橋。我師不利。公諱率所部兵力戰。直衝其腹。瑛兵大敗。梓州平。以功授簡州刺史。遷奉聖控鶴都指揮使。知祥病。公諱與趙季良趙廷隱李崇等。同受遺命輔政。視喪位。授保軍節度使。為政嚴猛。察吏畏懼。時承前弊。獄訟繁多。案牘堆積。公諱量其所犯。隨意裁決。無不稱當。在任六年。民被其惠。先是屬邑連歲多通租。公諱詰其由。乃豪民猾胥。乾沒賦稅。時令在。已有授代者。公諱悉勸止之。令盡徵其租。而後解。由是不數日。徵錢糧數萬貫。射時論以為嚴而不殘。避寧江軍節度使。公諱取下嚴正。宿衛二十餘年。宮禁寧謐。初染心疾。和憂之。為玉局洞靈室壇。親署青詞。以離焉。廣政八年卒。年六十二。三十一萬八千一百一十六。

張度劉

度劉遼州榆林人。父簡。唐檢校尚書左僕射。度劉少以武勇事唐武皇。莊宗之世。累補左右突騎軍使。莊宗嘗以偏師取鎮陽。命度劉率騎乘為前鋒。屢挫賊銳。遂陷其城。明宗即位。以度劉有將帥才。擢為隨觀親軍都指揮使。歷遼春二州刺史。天成中。鎮定節度王都阻兵。連結契丹為邊患。命度劉為北而行營兵馬都監。進討契丹。殺傷甚衆。虜不敢南下。遂圍定州。百日而城陷。斬王都。降其餘衆。師還。以功遷橫海軍節度使。宋魏移鎮山南。兼西面諸州馬步軍都部署。應順初。閔帝即位。以鳳翔節度使潞王從珂有異志。發兵討之。詔度劉為騎角師。次岐陽。人心離散。降於從珂。度劉憤之。乃退歸南郊。率漢軍以山南之地。納款於蜀。知祥遇之甚厚。委以節鉞。視幾位。加中書令。歷左右匡聖馬步軍都指揮使。出為昭武軍節度使。及漢祖即位。乃移鎮梁州。以觀朝廷之變。會晉昌軍節度使趙匡胤。鳳翔節度使侯益。俱謀歸蜀。遂以度劉為北而行營招討使。應接略。俄而趙匡胤。侯益請出師。掠定三秦。因命度劉與韓保真等總師。五萬出散關。進武軍節度使何重建。出隴右。奉命歸。衛都侯李廷珪。出子午谷。會於雍州。廷珪始出子午谷。聞匡胤。韓保真。為王景崇所逼。棄城自掠。東去。遂先退師。時度劉。韓保真。陳倉。謀不相和。而侯益聞匡胤。韓保真。已去。廷珪。亦欲中變。閉關不出。司天監趙廷胤。累以雲氣候不利。諷於保真。保真感之。乃與福誠率所部取隴州。道會重建。歸蜀。度劉留質。以勢孤。不可深入。遂班師。士卒夜發。部伍不整。至興州。自以功業不成。感憤而卒。年六十六。三十一萬八千一百一十六。

潘仁嗣

仁嗣。浮陽東光人。父廷訓。密州都指揮使。仁嗣少儻。向氣。起家為保義軍兵馬使。後唐魏王繼岌西伐。仁嗣以所部兵從入蜀。蜀平。改左右廂馬步軍都指揮使。知祥受節鉞。留在麾下。康延孝襲漢州。知祥遣仁嗣率兵救之。連破數寨。遂屯於漢州。董瑛與兵趨成都。城外皆為敵境。仁嗣以所部兵陣於赤水。以全軍二萬擊之。仁嗣大敗。以十數騎潰圍而出。身被十餘創。臥於血中。及城獲免。知祥親至。其節以。傳之。明德二年。奏授武定軍節度使。源壁等州觀察。營田處置等使之任。卒於成都。年四十六。三十一萬八千一百一十六。

龐福誠

福誠。河東太谷人。少善騎射。備儻。交結豪俠。傾竭家產。中原兵亂。福誠聚徒鄉里。剽掠縣鎮。知祥為北都留守。署昭為太谷主簿。令招諭福誠。因相率歸附。從知祥入蜀。補衙內指揮使。王師臨劍門。從趙庭隱率兵據石橋。福誠夜領兵數百人。循水次東北上山。攻王師。夾其腹背。王師不虞。其至。舉軍驚擾。因奮擊破之。以功遷茂州刺史。知祥建國。加檢校右散騎常侍。視襲位。歷資縣。邛州。刺史。奉聖。肅。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會。張。度。劉。經。略。秦。中。以。福。誠。為。行。營。馬。步。軍。都。虞。候。克。寶。難。分。兵。吳。山。進。攻。隴。州。以。功。改。左。驍。騎。軍。都。指。揮。使。武。寧。軍。節。度。使。廣。政。十。五。年。授。口。衛。上。將。軍。以。目。疾。罷。卒。年。七。十。一。三。十。一。萬。八。千。一。百。一。十。六。

李彥琦

彥琦。字子溫。京兆長安人。本姓楊氏。祖父皆隸神策軍。彥琦善騎射。有權略。唐中和初。鳳翔李茂貞委以心腹之任。易姓李氏。齒於諸子。後昭宗西幸。梁祖迎駕。攻進岐下者累年。及昭宗東還。長圍方解。大軍之後。府庫空竭。彥琦請使甘州。以通回鶻。往復二載。美玉名馬。相繼而至。所獲萬計。茂貞賴之。劉知俊自靈武班師。途經長城嶺。梁將率精銳數萬。臨其後。彥琦與俊同設方略。擊敗之。潞王之守。岐下也。諸道將急攻其壘。彥琦時在圍中。募家財以給軍用。潞王算位。以功授檢校太傅。知河南軍府事。俄授鎮州兵馬留後。晉祖入洛陽。彥琦罷職。西歸。家財素厚。乃閉關自奉。游心釋氏。專務散施。廣政十年。王景崇納款於蜀。彥琦因歸。都授左將軍。維州刺史。卒年八十八。三十一萬八千一百一十七。

孫欽

欽。幽州安次人。性忠烈。善騎射。少遇亂。隸安義軍節度使。充衙內都頭。後改補合州衙內都頭。兼土客都虞候。從本州刺史徐章入蜀。會知祥鎮成都。長輿初。充右拔山都頭。董璋來寇。戰難縱橋。有功。遷普州刺史。視襲位。累遷東川武德軍左奉聖都指揮使。廣政十五年。令以所部兵北征。欽將行。白於都監王承不。承不將謀亂。欲害判軍府事。延欽。曰。詰朝當領部卒二千人。介冒閱於難。義。欲與府公觀之。欽未知其由。從容謂承不曰。卒閱習。舊皆木刀竹槍。今都監令執帶器甲。將士隨行。又是詔旨。或有不虞如何。承不遂止。又明日。欽已具行裝。入辭承不。承不不止之。同詣府中。謁延欽。及延欽送承不上馬。承不願指數。卒擊殺延欽。自稱准詔。置軍府事。即據府廳。指放諸司罪人。分遣將校。領兵屯果園。縣。劍州。拒守。劍門。關。發。幣。慶。以。賞。將。士。自。辰。至。巳。亡。命。之。徒。應。募。而。至。者。千。餘。人。明。日。大。會。將。校。察。尉。欽。言。於。衆。中。曰。郭延鈞。既抵朝。憲。遠。近。未。知。其。由。公。受。命。權。總。留。務。願。出。詔。書。以。示。軍。府。承。不。曰。作。好。官。何。問。詔。書。欽。知。其。已。叛。乃。結。之。曰。州。城。內。外。人。情。未。安。願。為。公。督。部。下。兵。以。伺。察。之。因。躍。馬。而。出。承。不。連。呼。不。止。馳。至。本。軍。

立召將士告其事遂率眾趨府中承不左右皆奔散因擒斬之傳首成都加檢校太子賓客二十五年

何重建

重建其先何純之別部居雲間祖允慶父福嗣從後唐武皇世蕃勳開國家於太原重建初事晉祖為

孫漢韶

漢韶太原人祖防唐鳳州刺史父存進振武節度使漢韶幼有器局風儀峻整存進尤愛之起家安定軍

高彥儔

彥儔太原人少善騎射慷慨有大節知祥留守太原召為軍校從入成都授親衛指揮使親衛位遷茂州

人偷生舉族何負今日正有死爾即解符印授濟曰君自為計俄而王師東門彥儔挺劍拒之殺十餘人

李廷珪

廷珪太原人幼慧黠七歲隸知祥帳下為給使從入蜀為牙軍指揮使征康延孝有功遷陵州刺史知祥

王彥銖

彥銖太原人祖義方汾州長史父德成贈太子少保彥銖性仁弱不好弄讀書大義天祐中事知祥於

李奉度

奉度太原人本姓王氏祖欽唐隰州刺史父存賢佐唐武皇累著功因賜姓李氏梁人攻上黨莊宗親繼

視方就學見昭遠懸懸留給事視左右視副位以為卷儀使遷諸司使會擬密使王處回得罪乃以昭遠為通泰使知樞密事機務一以委之府庫財帛悉其所取不問未幾遷山南節度使判官張延偉言於昭遠曰公素無勳業一旦位至樞密近不自建大功何以奪時論莫若遣人至許通好并開令其發兵南下我即自黃花子午谷出兵應之使中原表裏受敵可坐有開右之地則君之功無有出其右者昭遠然之乃言於親道人間行齋蠟香以往太原為禱吏所獲及王師來伐親令昭遠與韓保真趙崇勳等領兵以抗王師昭遠好讀兵書頗以將略自任始發成都親遣宰相李昊等饒於郊外昭遠酒酣擲臂而言曰是行也非止克敵當以此數萬形而擊少取中原如反掌爾及行執事如意指揮軍事自方諸葛亮時王師已破劍門昭遠大懼俄與王師遇於漢源趙崇勳布陣將戰昭遠懼胡牀不能起崇勳收乃免胃寒甲走投東川為追隨所獲送闕下授左領軍大將軍開寶中卒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十七頁

安思謙

思謙并州人幼事知祥於太原以勤恪聞知祥入蜀補為軍校視襲位頗見親信歷簡郾彭三州刺史奉靈控鶴馬步軍都指揮使武泰軍節度使宋之任改巨聖馬步軍都指揮使山南節度使時鳳翔監軍王景崇以城歸順命思謙率兵應接且略地關中會漢兵圍鳳翔燒其雙門景崇遣使來求救思謙及韓保真等率兵救之兵次右界漢兵屯寶雞城思謙令保真分兵趨隴州逼汧陽以分其勢又遣先鋒將中貴等分兵走撻盤設伏時家林貴以數百人晨襲寶雞列陣以誘漢兵漢兵爭出戰貴為漢兵逐之為伏卒所擊退入寶雞城思謙次渭水將引軍濟會韓保真與東相應掩我不備多殺士卒而漢兵復振思謙與諸將議曰糧儲將盡而賊勢且盛不如釋之以圖後舉遂班師十二月景崇又來告急視復督思謙令進兵思謙請先遣糧四十萬斛然後進軍視覽表不悅謂左右曰古之良將因敵取資近者與片以數十萬乘入中原豈先事飛輓耶思謙此意必不為朕進取也乃發興州乾渠渡糧食及山南諸倉米數萬斛屯鳳州以益之思謙不得已遂進軍次大散關中貴以所部先進擊漢兵燒營焚毀關道遁去貴盡銳追之及安都思謙進軍玉女潭又殺漢兵千人漢兵退屯寶雞城思謙駐軍擄壁時保真之師攻隴州不能下思謙遂遷延不進會漢兵陷鳳翔景崇死乃班師上表待罪視釋不問召歸移鎮關州仍留宿衛思謙以受任無狀為物議所薄頗不自安視既誅張業宮禁門衛悉加嚴警思謙以其疑已頗惡之言多悻悻三子辰嗣裔侍父權恣橫國人畏之會翰林王藻乘間奏思謙出怨言將圖不軌視懼翌日俟其入朝伏壯士擊殺之并其三子廣政十七年也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十七頁

焦彥質

彥質字英服涪州清池人父珍唐乾海節度使彥質少聰敏多智略事後唐武皇尤所委信及莊宗即位遷左監門衛將軍充四方館使出護邢州兵知祥移鎮成都詔以彥質為監軍使與知祥同入蜀張延孝據廣漢彥質說知祥召張延孝與之協力討賊遂擒延孝明帝即位忿閭閻輩估勢擅權先朝使四方及逃遁不出者皆就戮之死者殆盡彥質為知祥保護獲免朝廷因以李晟代之彥質辭疾不歸朝知祥因令判都提舉院事未幾轉左驍衛上將軍以年老乞代代之彥質乃營別墅壑池植蔬養魚以自給視襲位以先君舊友命全給俸祿而不令親謁俾遂其性廣政十五年卒年七十八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十八頁

趙進 定州人少以膽勇稱天維軍籍時河北宿兵進累戰有功泊莊宗入洛猶在行間屯於清慶縣既薄又不時給士卒多怨憤思亂者十七同光末與本軍皇甫暉等共推趙進在禮相率夜犯郿城城中士卒莫有圖志進等因陷其城未幾旬兵數萬在禮著進街內都虞候三城巡檢使莊宗遣元行欽以其言聞因詔明宗馳往招諭及入城乃共推戴趙進有洛中之變天成初除貝州刺史都衙內指揮使明年移典寧州屬慶州叛趙進討平之遷雅州刺史知祥入蜀進來謁知祥以進始謀叛逆誅之進大懼趙李良諫曰莊宗季年天下思亂唯獨貝魏一境公國之德親所宜責以于紀加其顯職進自知必死歸命於我所以撫納以責其後效知祥納之黃璋之亂我師致討進戎服謁見而言曰進荷明公不殺之恩今日有所報矣請前蹈白刃決命破賊乃署為前鋒監陣使先登立功璋平轉左衛山指揮使視襲位歷忠鳳耶普四州刺史右匡聖步軍都指揮使所至軍政修舉成卒有疾苦者必撫問周悉當盛暑涇寒未嘗勞役將士以此樂為之用廣政十七年督部兵戍漢中逾月以疾聞召還卒於道年六十一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十八頁

石處溫

處溫萬州人本波斯之種仕前蜀為利州司馬同光中知祥入蜀補萬州管内諸壇點檢指揮使率義兵同收峽路時通州大將王允璋侵擾邊鄙及草寇杜景温劫東鄉蒙殺縣令牟孟割路戶口焚燒村落處溫與諸軍討平之知祥遣妻裴美轉軍江軍節度都知兵馬使萬州管内義軍都指揮使視襲位遷獎州刺史處溫初據石市招納亡命遠近多歸之由是廣事耕墾常積穀數萬石前後累獻軍糧二十餘萬石加之以質貨視嘉之加檢校司空未幾授萬州刺史移簡州卒年八十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十八頁

孟思恭

思恭字近禮涪州人父彥質嘗為許州刺史前蜀王建嘗隸忠武軍半事被繫謂彥質曰卿能免我他日將厚報彥質遂縱之令亡去及建蜀蜀遣使迎之授簡州刺史遷漢州團練使思恭弱冠奇峭嶺嶺善射起家保信軍使建管集文武射苑中思恭屢中的建大悅賜衣服以其女妻之為驛馬都尉累遷靜塞軍團練使王衍襲位為北路行營都指揮使知祥鎮蜀以其宗姓補先登指揮使以所部兵從董璋思恭分兵討集州誠之曰賊少則與戰賊衆則退守要害我將濟師及遇賊思恭與之戰不利退求濟師璋怒放思恭歸知祥免之明年隨趙廷隱破璋於雞籠橋以功改清遠指揮使視襲位加檢校司空改鎮義都指揮使屯梓州累遷飛棹都指揮使歷劍階忠三州刺史思恭有膽略善撫士卒廣政二十年為峽路行營都指揮使屯赤英山時秋暑未退思恭苦熱食冷物浴寒水致疾卒於任年七十二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十八頁

中貴

貴州人弱冠有勇力初事李彥珂為帳下卒天成中歸於知祥累補定遠都頭從征伐身當矢石深為諸將之所推許改決勝耀武指揮使視襲位遷右衛軍都指揮使歷昌渝四州刺史貴食部殘虐所在聚斂財貨民不勝其弊典州受財獨獄尤恣暴橫管指獄門謂左右曰此我家錢處視不道如此初兼五縣巡檢令其子元寶典州吏許延祺誣構民連賊械然以求賂被訴下獄責授貴州司戶參軍馳驛道至原補賜自盡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十九頁

九國志卷八

東漢世祖以乾祐四年稱帝至英武帝廣運六年國號歷四主

世家

世祖姓劉名昺初名洪後漢高祖弟也為河東節度使乾祐三年隱帝遇弒...

列傳

張元徽

鄭進

衛儔

李隱

薛進

進太原人少有竹力身長七尺日行二百餘里高祖鎮并汾進以材官給事及高祖領軍...

九國志 卷八

八五

九國志 卷八

八六

衛大將軍領州刺史卒年七十二進無他能惟掌兵方嚴所至不敗事劉氏四主以質直聞...

張元徽

元徽邢州武安人少以沈勇隸本城為兵累轉至列校高祖鎮并汾召置帳下...

鄭進

進開封陽武人身長七尺餘饒勇多力漢祖鎮并汾以材官給事累從征討有功...

衛儔

儔吐渾族人少事約為落小底善騎射驍勇絕倫明審計通六蕃語...

李隱

隱雁門人少以驍勇隸緣河十寨善騎射有膽略約製位以軍功擢授馬步諸軍都引進使...

九國志 卷八

八七

九國志卷九

南漢唐天祐元年... 烈宗高祖乾亨元年... 烈宗高祖乾亨元年...

世家

烈宗高祖乾亨元年... 烈宗高祖乾亨元年... 烈宗高祖乾亨元年... 烈宗高祖乾亨元年...

列傳

劉洪操

劉洪采

蘇章

吳懷恩

陳道序

九國志 卷九

八九

九國志 卷九

九一

九國志 卷九

九〇

劉洪操

潘崇徽

郭崇岳

洪操字貞度... 洪操字貞度... 洪操字貞度... 洪操字貞度...

劉洪采

洪采字日宣... 洪采字日宣... 洪采字日宣... 洪采字日宣...

蘇章

蘇章... 蘇章... 蘇章... 蘇章... 蘇章...

吳懷恩

吳懷恩... 吳懷恩... 吳懷恩... 吳懷恩...

兩教坊官千餘人常晝夜出入宮中懷恩屢言於功曰今禁中自有蕭韶府內樂工百餘皆善音律夜
 寶用此足矣焉用教坊若夜難入禁中不拘留籍恐人竊發不可不慎功不聽未幾果為陳道庠所執
 風幾位授官閣諸衛押番乾和六年加開府儀同三司西北而招討使與指揮使吳珣領兵侵楚視冒矢
 石半歲聞取梧州六州之地以功加廣陽縣大夫實中王師取梧州鎮權以懷恩為梧州副使令治戰
 艦懷恩取下方隘臨事精至每舟必自臨視材有良窳不等及制度疏略不如法者必榜役工役者多
 怨之又造龍舟十以備鎮視征舟成懷恩以綿其手備擄鈎橋匠匠彥希在側運斤斬之首置船中左
 右皆驚走後數日擒彥希斬於市懷恩治兵嚴整所至輒有功及被奪國人憂之卷一萬八千一百
三十七第五頁

陳道庠

道庠潯州人父瑤唐末避亂於封州斡力絕人隱聞其忠勇召至帳下隨隱入廣州避雄虎將軍卒道庠
 幼俊爽起家為虎賁郎驍勇有父風大有未給事晉王府遇疾命以道庠為元帥府馬步軍都指揮使
 光天初張遇賢起潯州大掠郡邑道庠與萬景忻從越王循王東征遇賊錢帛館賊圍之數重自辰及午
 我師殆盡道庠與景忻奮劍大呼殺十餘人賊衆披靡於是掖二王而出功既立所為不法疑羣弟圖己
 每宴集則令宦官守關供奉將吏悉露索而後入及是將為亂謀於道庠功好角抵於晉王府中道庠因
 引多力者劉思湖等數人習角抵於晉王府中功聞而悅焉翌日大置酒長春宮召角抵與諸王觀之至
 夕功大醉既罷道庠等掖之因拉殺功血濺疑門左右皆散走功立以道庠為功臣領英州刺史出
 入宮中賜賜優厚既得志願頗殺勳功臣劉思湖等皆相次被誅道庠不自安特進鄧仲與瑤有舊嘗
 遺道庠遺問其意仲叱曰懲懲此豈有餘信彭越事審讀之道庠大懼遂謀亂事未及發而覺之乃
 收道庠仲下獄翌日同斬於市夷其族卷一萬八千一百
三十七第六頁

邵廷珪

廷珪循州人幼為黃門給事中言論峭直與羣閣異及長有文武材幹博覽書史尤善騎射功位為
 內謁者遷內府局令總宿衛兵軍務嚴整尤重儒士有自遠方來者廷珪必先見之為其贊糧而後引薦
 多被任用大寶中遷內常侍時銀春秋已長而未知稼穡荒於游宴人心危懼廷珪每從容言曰男兒十
 五奪父志今宗社安危繫於陛下願加檢閱銀建馮餘宮在城東南六十里山水奇絕銀避暑多往焉廷
 珪雅所愛尚因請解兵職願為宮使銀從之而合典兵如故廷珪以諸戎器不甚犀利弓弩不能及遠甲
 鎧鎗薄不可以禦大敵乃為式親督工匠造之累言於銀曰中國亂離久矣我先朝乘其間故有南越之
 地五十年來猶裝無事師之耳目不識旗鼓今中國已有真主陛下未嘗道一介之使馳咫尺之書珠貝
 犀象璫翠羽積於內府歲久而不可較陛下未嘗以修聘一旦兵至何以禦之銀憮然不以為慮七年
 王師克郴州招討使饒彥贊戰死王師乘勝取連州銀始懼乃加廷珪開府儀同三司東南而招討使以
 舟師屯浣口王師既退廷珪循循將士招輯亡叛城上肅然稱為良將因緣治甲兵親加訓練將復梯連
 會同列者姚之投匿名書廷珪將圖不軌銀信之遣使賜廷珪死士卒排車門爭入對使者哀訴廷
 珪無反狀請加考驗弗許軍民冤痛為立廟於浣口至今祀之卷一萬八千一百
三十七第四頁

潘崇徽

崇徽南海人事劉為內侍省局丞頗知書有幹略乾和中晟道崇徽率兵攻郴州時江南將邊錡據湖南
 發兵來援相遇於宜章崇徽令都將康崇保分兵為兩翼以掩賊江南兵大敗遂克郴州明年潭州節度
 使王逵率兵五萬來復郴州晟道崇徽領衆赴之與逵遇於城石遠軍遠來能乏不成列崇徽登城而望
 喜曰此成擒也乃縱兵擊之潭人大敗遂擒以身免桂州吳懷恩為部下所殺道崇徽代領其衆加西北
 而招討使議餘以飛語見疑於鐵道崇徽來視其軍戒之曰崇徽果有異志即就誅之崇徽至崇徽知其
 意悉以所部兵自衛以見崇徽不敢發還以白鐵曰崇徽日夕領伶官百餘輩並衣錦繡吹玉笛為長夜
 之飲不恤軍政鐵方怒會崇徽單騎來歸東身請罪鐵釋而不問但奪其兵柄自是常怏怏及王師圍賀
 州刺史陳守忠告急於鐵召大臣議皆請以崇徽領兵以拒王師崇徽難之辭以目疾鐵怒曰何須崇徽
 伍彥柔獨無方略耶乃以彥柔代領其衆彥柔至賀州為王師所擒賀州陷鐵髮迫計無所出乃加崇徽
 內太師馬步軍都統領衆三萬屯賀江會王師徑趨韶州崇徽但擁衆自保不為之援王師度馬徑崇徽
 請降從鐵歸朝太祖知其事特赦崇徽以為汝州別駕卒卷一萬八千一百
三十七第五頁

郭崇岳

崇岳番禺人宮庭梁鷲真之養子也幼為閩人以慧黠聞乾和中為內侍監饒與位遷內侍中太微宮使
 大寶十三年王師來伐都統李承渥以全師出韶陽為王師所敗饒與諸將無可使者當其即薦其
 子可用乃以為招討使與大將植廷曉統泉六萬守馬遷去番禺百餘里時王師已過瀘頭翌日入馬
 遷去我寨十里游騎據雙女山直瞰我軍頓摩舉挑戰崇岳本無將材所統之衆皆韶英敗卒絕無鬪志
 廷曉欲出戰崇岳不從但堅壁自守晝夜禱祠鬼神而已王師繼至廷曉謂崇岳曰北師乘席卷之勢其
 鋒不易當也吾十旅雖衆然皆傷痍舊卒今不驅策而前將坐受其斃亡無日矣於是領前軍據水而陣
 令崇岳殿後禦其奔衝既而王師濟水廷曉力戰而死崇岳奔入營王師攻之初一夕南風甚厲至是北
 風大起王師縱火燒寨崇岳大敗死於亂尸之下卷一萬八千一百
三十七第五頁

九國志卷十

閩 天德皇帝 三年 有泉汀五州地 為節度使 三年

世家

司空 姓王名 字信 光州固始人 唐末為 縣佐 史與弟 帝部 審知 以才氣 知名 號三 龍屠者 王

太祖 名 諱 光 字 信 通 州 人 唐 末 為 縣 佐 史 與 弟 帝 部 審 知 以 才 氣 知 名 號 三 龍 屠 者 王

嗣主 名 諱 光 字 信 通 州 人 唐 末 為 縣 佐 史 與 弟 帝 部 審 知 以 才 氣 知 名 號 三 龍 屠 者 王

康宗 名 諱 光 字 信 通 州 人 唐 末 為 縣 佐 史 與 弟 帝 部 審 知 以 才 氣 知 名 號 三 龍 屠 者 王

景宗 名 諱 光 字 信 通 州 人 唐 末 為 縣 佐 史 與 弟 帝 部 審 知 以 才 氣 知 名 號 三 龍 屠 者 王

九國志 卷十

九國志 卷十

天子制六年正月乙酉為朱文道選通等所試... 天德帝自立為帝以越州府國號曰啟改永隆三年正月迎天德帝... 唐兵破越州出降時曹院運二年為唐保大三年也保大五年唐封為鄜王九年復封光

列傳

黃仁諷

王忠順 黃思安 陳洪進

許文積

王仁達

楊思恭

留從效

仁諷建州浦城人少有武幹... 於建安迎延政歸王閩中時唐兵壓境不果行... 遣使繼昌庸懦無取才人心不安會江南兵逼建安將吏知其必破上下思亂仁諷因之遂與李仁達... 為城西門軍帥以捍建兵仁諷知妻子已戮臨敵不顧出入奮擊建軍大敗退而謂繼昌曰忠信仁義士... 救中道而變是無信也與建軍對敵所殺者皆鄉曲故人是不仁也棄妻子使為魚肉是不義也此身十... 沉九浮且夕歸地下何面目見之因拊膺而哭繼昌曰大丈夫殺身殉名何顧妻子且置是事無輕泄也... 建軍既退左右以其言白仁達翌日擒斬之并殺繼昌... 文積泉州同安人少事書知為給事使累歷內職... 授汀州刺史朱文進竊位以其黨黃紹顯守泉南而隔汀亦叛以應文進留從效紹顯以其首送建... 安文積權乃諭郡人歸款於延政加太尉兼侍中為治嚴整賞罰必當吏民畏而愛之江南兵圍建州道... 將時厚卿分兵攻汀州文積率衆拒戰擄厚卿遺歸金陵因上表謝罪及建州陷明年文積率軍東赴金... 陵環復以為汀州刺史未幾改新州召歸授建州刺史周顯德中王師圍壽春潘承祐薦文積有武幹... 令統兵數萬屯紫金山為周師所破擒文積世宗釋不誅璋割地歸款世宗放文積歸璋以其失律不復... 用歸同安坎壤而卒... 王仁達

仁達建州浦城人也幼聰悟博覽羣書及長魁梧有機略善用鑊架每操甲持槊上馬馳射觀者稱其妙... 釣襲位仁達為樓船指揮使王延喜與與其子繼雄領兵攻福州仁達率舟師禦之偽自立白翰降繼雄... 登舟與語因刺殺之以首示延喜大驚士卒擾亂遂擊破其軍擒延喜以獻遣觀從都指揮使領台州刺... 史性慷慨自以功高又居親衛官事頗肆骨鯁延喜忌之一日延喜宴羣臣酒酣顯謂仁達曰趙高指鹿... 為馬以愚二世其理安在仁達對曰秦二世幼冲為強臣所蔽故有此弊今朝中官吏不滿百人長短美

九國志 卷十

惡陛下皆見之動息伏味陛下皆知之敢有蒙蔽聰明擅作威福召族滅之禍者耶延鈞大怒因賜金帛以慰之翌日加檢校太傅自是延鈞每醉即欲殺仁達私謂所親曰仁達多智略當吾之世將可駕馭觀其詞氣非幼主臣也後竟譴以叛誅之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第七頁

楊思恭

思恭建州建陽人少俊爽好學有心計事親為同安尉延政聞其名辟為節度巡官及襲位遷戶部尚書時兵革屢興國力空虛思恭為僕射錄國事增山澤賦之稅魚鹽蔬果皆倍其算道路側目號楊剝皮唐兵至建陽延政遣統軍陳望帥衆拒之刻寒相屬斥堠甚明唐人不取凡月餘不戰思恭遣使以延政之命詰責之望對曰江淮間多精兵將帥練習戰事未可輕敵陛下不以臣不肖舉國中之衆以圖於臣安危之機在此一決今之曠師非臣之怯也且欲觀其變為萬全之策耳思恭大怒復遣讓之曰淮兵侵陵百姓叛逆睡不交睫食不知味且彼之衆不過數千跋涉山川師無停糧將軍擁衆益萬兵精馬壯今乘危授隙與之角戰是以石破卵也若曠日持久使其營壘堅固芻粟豐備復何留哉將軍受國重恩宜盡死力立功立事以報萬一江淮懼而自退將軍無血刃之勞何面目見陛下乎思恭不得已乃引兵渡水唐人張左右翼以擊我軍大敗溺死者尤衆延政降思恭遂歸金陵斬於建康市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第七頁

留從效

從效泉州桃林人少隸本城為衛兵征臨汀以功遷完員指揮使朱文進殺延義竊據福州以其黨黃紹頗為泉州刺史從效與其裨將王忠順黃思安謀同殺紹頗迎立王繼勳為刺史從效自署為平賊統軍俄而文進率兵來攻從效開城門與戰文進敗走於人心悉歸於從效會江南兵已平建州從效遂劫繼勳送於金陵李璟以從效為清源軍節度使發兵屯郡中一日從效謂屯將曰此一方東漸於海與福州世為讎敵南限廣州瘴癘之地人使不通西連鄧水皆獲徑鳥道近歲干戈屢動三農廢業冬征夏斂僅足自贍不煩大軍久駐於此屯將皆不對翌日置酒錢之郊外屯將不得已皆卷旗而去從效遂有漳泉之地李璟不能制累授從效同平章事兼侍中封晉江王從效起自行陣知人疾苦勤檢養民常衣布素涉獵史傳延納名士部內清治吏民愛之王氏有二女嫁為郡人妻從效每給其衣食歲取進士明經謂之秋堂周世宗征淮南從效遣衛將蔡仲興為商人以帛書置革帶中由岳鄂送款內附又請置鄧京師世宗以其素附江南恐其非便不許宋朝廷隆初上表稱藩李璟遷於洪州從效遣使假道吳越入貢太祖遣使賜詔書以慰之未至而衛校張漢思陳洪進劫從效遷於東亭漢思自稱留後從效直發背卒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第八頁

王忠順黃思安

忠順泉州人隸本城為鄉軍與從效同殺黃紹頗遷為軍校江南兵逼建州黃思安與忠順同領衆赴難延政屯西門數戰不利延政諭之曰孤以不德致寇公等與從效首誅兇黨克定泉南踰越巖險以兵來援見公等之忠赤也今當勉之思安等俯伏對曰臣以必死奉報時城中衆心離散或說以去就之計思安曰吾輩世為王氏臣今視其危而叛去天下皆皆我者乎思安遂無叛者翌日城陷忠順力戰死之思安將衆歸泉州追兵不敢逼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第八頁

陳洪進

洪進泉州仙遊人少材勇選為州兵留從效殺紹頗遷為指揮使從效將送紹頗首於建安迎延政為閩王率下以道阻賊寇莫有首行者獨洪進請往時尤溪賊數千乘遮道不得前洪進神氣自若語賊曰朱福州已為義師所襲殺之矣爾輩更為何人戍守即持紹頗首示之曰我倍道兼行之建州以逆嗣君返國爾等無所歸矣賊遂潰散軍帥數人皆聽命因從洪進至建州延政大悅擢洪進為建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及江南克建州延政歸金陵李璟以留從效為清源軍節度使洪進佐之出戰入守十五餘年以功遷統軍使從效卒其子紹鎮使江南未復小子紹鎮留後事月餘吳越遣使來聘紹鎮夜召其使與之宴語洪進疑之乃誣紹鎮謀叛欲以其地入吳越執之送於建康推副使張漢思為留後自為副使漢思老且淳謹事無巨細皆決於洪進漢思諸子患洪進之專因大宴伏甲府署中將殺洪進酒數行地忽大震屋宇皆傾動甲未及發而同謀者告之洪進避起去洪進子文顯文顯俱為牙校請以所部兵擊之洪進不許一日洪進置大饌於袖從容服安步以入府中漢思方處閣內洪進自外鏢其中門使人叩門謂漢思曰郡中軍吏以公老荒不能治請洪進知郡事衆情不可遏望以郡印相授漢思錯遑不知所為乃以印與之洪進出召將吏告之曰漢思昏老不能治事以印見授矣將吏皆賀即日置漢思於別館以兵監守之遣使如江南請命李煜以洪進為清源軍節度使建隆初太祖平李重進於揚州江浙皆納款洪進懼乃遣牙校奉表自稱副使言張漢思請老歸第以已領軍事太祖賜詔書慰諭乾德二年制授平海軍節度使仍鈔印以賜開寶八年江南平洪進遣其子文顯來朝賀因降詔洪進入覲至建州開太祖崩乃還鎮發哀太宗即位加檢校太師太平興國二年入朝遂獻所管漳泉二州之地願朝請加平章事卒年七十二附中書令諡曰忠順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第九頁

九國志卷十一

楚武王於唐乾寧三年丙辰自立於湖南

世家

武穆王名希範字廣德... 衡陽王名希範字廣德... 文昭王名希範字廣德...

十一月... 十月... 九月... 八月... 七月... 六月... 五月... 四月... 三月... 二月... 一月...

九國志 卷十一

亂執藩... 亂執藩... 亂執藩... 亂執藩... 亂執藩...

- 列傳: 張信, 王環, 彭玕, 劉首, 王遠, 鄧進忠, 姚彥章, 秦彥輝, 廖光齊, 彭師岳, 何景真

倍、京兆長安人... 倍、京兆長安人... 倍、京兆長安人... 倍、京兆長安人... 倍、京兆長安人...

九國志 卷十一

爲東面行營步軍都指揮使去淮軍五里下營業以遊騎偵邏晝夜不絕德勳選習水者五十人斬木取
其枝葉戴之各持長刀浮江而下夜犯業營令舉火爲號俄而營中擾亂自相蹂躪火舉德勳以勁兵奄
至大敗淮軍斬首千餘級擒業及裨將二十餘人以歸天威中淮將王彥章苗倫等寇岳州舟師萬餘人
蔽江而下屯若山側股道德勳率艦艦千艘以禦之德勳謂諸將曰淮人遠來掩吾不備今若以全
師臨之必懼而遁矣乃潛師屯角子湖偵探賊隊晝夜遣裨將王瑛以戰艦二百餘艘林浦絕其歸路淮人
費之遲阻淮人移軍荆江口將會荆南兵合攻陽德勳選輕艦三百令裨將詹信先襲淮人且行且戰
德勳擁艦自後而至大戰荆江中淮人大敗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甚衆擒彥章及倫以歸而行密遣使
來行成且請二將以禮歸之德勳德彥章等德勳謂之曰楚國雖小舊臣宿將尙在顧公此歸勿以
湖南爲念若須得志當待馬子爭草然後可圖也彥章等媿謝而去是後馬氏諸子果爭立爲江南所滅
人以德勳爲知言天威二年股建國拜右相卒年七十餘子可瓊卷一八八千一百
三十七第八頁

鄧進忠

進忠湘陰人世爲士家兄進思唐中和初爲瀏陽鎮將黃巢之亂江湖荒蕪進思陰養死士千人以防寇
盜會巢弟黃浩領部數千割荆江左號浪宕軍轉入湖外大掠瀏陽進思思之乃與進忠謀率壯士伏
山塚間候浩軍半過橫出擊之浩軍大敗前後皆遁走浩僅以身免縣以事聞於州奏授進忠岳州刺史
天復中進忠卒進忠襲位天祐二年許德勳襲荆南回出戰德勳臨其城進忠遣人獻牛酒開門納德勳大
享將士德勳論以福禍翌日舉族南歸長沙馬進忠馳馬鎗金銀器令權知衡州軍州事未幾奏授刺
史同光中卒卷一八八千一百
三十七第八頁

姚彥章

彥章字繼微汝南人少儻有武略乾符中黃巢盜起秦宗權召募豪俊以彥章隸帳下善用鐵槊重百
餘斤每上馬盤辟疾如旋風觀者壯之隨孫儒渡淮放廣陵儒死宜城隨劉建鋒入湖南領直軍最被
親信及建鋒遇害張信傷不能視事信與彥章首議迎股遂遣彥章率所部逆股於鄂州股初疑之猶
豫未即迎彥章入白股曰劉龍驤張行軍與足下同功一體之人也不幸龍驤有不測之禍行軍以解病
廢是天意人望歸於足下何遠疑也股釋然遂令彥章統衆先歸國內既定翌日股至代立以功遷長直
都指揮使彥章建議平嶺北七州薦李璣爲游奕使桂州平奏授靜江軍軍司馬監軍府事遷檢校工
部尚書橫州刺史容南龐巨昭歸款彥章率兵迎之遷寧遠軍節度副使知容州事股建國拜左相遷昭
順軍節度使清泰中加兼侍中卒卷一八八千一百
三十七第八頁

秦彥暉

彥暉上蔡人宗權之族弟父敏仕郡爲牙校彥暉少伉勇有智略宗權將敗族人懼禍彥暉請隨族兄宗
衡討揚州宗衡爲儒所害彥暉從備官州備儲又從劉建鋒入湖南爲捉生指揮使光化中股將平嶺
北以彥暉及李璣爲七州游奕使率兵平桂林府劉士政以功奏遷檢校太保天祐末彥暉將劉存到威領
戰攻取湖南股以彥暉爲在城都指揮使領兵三萬以禦之彥暉潛艦觸於上流以待淮人又遣副指揮
使黃璠分戰棹三百艘潛瀏陽口存以舟師至越隄屢戰不利乃遣使送書於股以請和股欲許之彥暉

曰淮人多詐將殺我師而爲變不可信也使者回以其言白存時彥暉與存對水爲陣存登岸遙呼彥暉
曰我降矣而公弗許古人有言殺降不祥公豈不爲子孫計彥暉怒曰賊踞吾城下而不擊矣願子孫耶
乃鼓譟齊進淮人遁走黃璠自瀏陽口列戰艦橫絕大江合擊之淮人大敗擒劉存至夕劉威以輕騎遁
去彥暉親戮其裨校百餘人以功奏加檢校太傅開平三年領兵攻朗州殺其將區景思擒節度使雷彥
恭及其宗屬雷彥雄等七人以歸朗州平遷道州刺史乾化中代歸卒卷一八八千一百
三十七第八頁

王瑛

瑛許州人少隸忠武軍秦宗權據淮西以瑛有勇力召置帳下後與劉建鋒從孫儒渡淮儒死宜城又隨
建鋒入湖南爲捉生指揮使劉龍驤先登陷陣衆推其果毅建鋒死股代立遷水軍都指揮使略地上
高擒淮將劉靖奏授檢校司徒貞明初徙岳州刺史許德勳以舟師巡境上夜中南風暴起環乘風鼓棹
直抵齊安城中纔四鼓矣環挂繩梯登城殺守卒十餘人引戰士直入州麻擒刺史馬鄧遲明城中驚擾
德勳乃驅其官屬將吏實入舟中大掠而歸至纔口德勳謂環曰鄧人其邀我乎環曰我師入黃州而鄧
人不覺今奄至城下迅雷不及掩耳當自救無暇安能邀我乃展旗鳴鼓成列而行鄧人不敢出至岳陽
以所俘獻股大喜奏以環領黃州刺史天復初史光憲自京師還爲荆南高季昌所執奪明宗所賜名馬
妓女股遣環與袁詮齎信率戰艦三百艘討之大略於境上季昌遣將屯劉鄩環進兵擊破之奪戰艦
百餘艘遂逼荆渚季昌懼請和取光憲以歸股建國以環爲左六軍副使長與二年卒環善治舟師能以
寡擊衆布衣糲食與士卒同甘苦每戰必盡索傷者扶至帳前手自療治之餓釣釣來名將上常置
坐右股每部分諸將使之出征士卒得隸環麾下者咸相賀曰吾輩不畏死但獲居王六軍隊伍中足矣
其爲士卒所愛如此卷一八八千一百
三十七第八頁

王贊

贊事希範爲衡山指揮使時十五餘年境內無事但以所部營飾宮室修佛廟而已贊求自試乃以爲
岳州刺史乾祐初希範率兵攻湖南希廣以贊爲都部署率衆禦之敗朗軍於僕射洲奪戰艦三百艘希
範奔歸武陵希範遣人以珍幣通好於贊贊拒而不答三年希範復大舉兵攻長沙路由岳陽贊擊賊自守
希範不敢逼遣人謂贊曰比約與君同行今何異心也贊曰大王兄弟尚不相容何責將吏之異心也願
大王入長沙無傷同氣臣守岳陽敢不盡忠希範感其言及篡位奏授贊永州防禦使准將邊錫據湖
南有古者云王氏繼馬氏時議以贊有世功當應其職錫白於李璣乃授贊鎮南軍節度使賜襲衣巾帶
以毒質申中未幾贊腦裂而卒卷一八八千一百
三十七第八頁

李璣

璣蔡州汝陽人少以饒勇隸秦宗權帳下後隨孫儒渡淮儒敗又從劉建鋒入湖南爲親從都裨校股
代立遷本軍指揮使時湖外初歸士宇未廣議者復請窺取嶺北七州之地乃命璣與秦彥暉爲七州游
奕使張國英李唐爲之副兵克永道郡連四州因水陸齊進屯全義嶺時桂州劉士政遣副使陳可璠營
嶺下指揮使王建武營於城以拒我師彥暉三戰不利會全義民請爲鄉導璠請之對曰去西南有古
路背巖間抵寨五十里雖生荆棘可通單騎璠乃自彥暉請以步卒三百騎兵六十以巨槩長劍銜枚

選練分屯險隘。吳寇憚之不敢犯其境。以功加寧遠軍節度使。開平初。高州劉昌得率衆歸附。殷道姚彦章率兵迎之。長驅而南。前鋒至容州。巨昭將歸款於我。乃大享將士而謂之曰。李璣甲馬雄盛。乘席卷之勢。必來侵我。何策以禦之。神將莫彥昭對曰。我軍遠來。士卒疲乏。請盡徵儲積。潛兵山谷。空城以待。之。至當據吾城外。無救援。我以全師掩其不備。決旬之間。還可擒也。巨昭曰。吾觀楚氛甚銳。未易破也。不如以牛酒犒其軍。爾輩不為富家翁足矣。彥昭不從。巨昭殺之。迎勞。璣以軍徑赴城中。俄而廣南劉隱率衆來。我師不能守。於是盡登其府。驅其人民以歸。巨昭聚其族數百口。隨歸長沙。俄久。聞巨昭之名。道使慰勞。即日奉授檢校太傅。領容管經略使。巨昭在嶺南。符占製。軫問有善星。因謂所親曰。劉隱兄弟不道。殘害良善。吾終當遇難於長沙。至是果歸附。人或問湖南與淮南國祚長短。巨昭曰。吾入境來。聞童謠曰。三羊五馬馬子離。羊子無舍。自今以往。馬氏當五。主楊氏當三。主後皆如其言。貞明中。卒年七十六。一萬八千一百。

彭師岳

師岳。涇州人。世爲諸葛會長。父士愨。唐末涇州刺史。其地西接洋州。南抵桂林。象郡。東北控澄州。方數千里。山水險惡。舟車不能通。其蠻有六種。盤氏爲大。即盤瓠之種也。俗無文法。約束繁於酋長。當士愨之世。昆弟強力。多積聚。故能誘脅諸蠻。歸之。統兵萬餘人。春夏則營種。秋冬則暴掠。而長沙四境。最被其害。天福五年。士愨遣使通款於蜀。且請兵同寇。蜀明辰三州。大掠縣邑。希範遣指揮使劉勳。勳全明率衛山步卒五千人以救之。勳等擊敗其兵。士愨逃去。遂進兵襲涇州。州在山頂。爲堡。四面斗絕。勳遣壯士緣崖梯山。縛棧道以圍守之。士愨夜舉烽火。以集蠻軍。勳於溪洞中。置毒。蠻軍至。飲其水者。皆病。不能戰。死者甚衆。一日。南風暴起。勳以火箭射堡中。盡焚其廬舍。蠻軍多死。士愨乃率所部夜險絕。遁入樊州。遣師岳率諸蠻會長田濟。資軍行。方向存祐。羅君富等。攜牌印納款於勳。勳與師岳等歸長沙。釋其罪。厚賜而遣之。授士愨涇州刺史。兼漢洞招撫使。以師岳補武安軍牙校。師岳有勇力。善射。累從諸將征討有功。遷衛山指揮使。希廣襲位。改強弩指揮使。領辰州刺史。希範舉州之衆。以攻湖南。列戰棹於水西。軍勢甚盛。師岳登城觀之。白希廣曰。胡人驕而輕。難。以。其勢易破。請假臣步卒三千人。自巴溪渡江。趨嶺。後。夜擊之。請令許可。以舟師陣於山前。破之必矣。希廣因與可。謀。墜。止。之。翌日。師岳見可。環於軍門。坐談戰事。師岳曰。叱之曰。汝反文在面。即日當投賊。何庸論戰耶。拂衣而去。乃白希廣。請誅可。希廣不從。師岳退而歎曰。禍亂如此。王稔惡無斷。敗亡可待矣。及明軍攻長樂門。可。復。果。東甲以入於賊。賊陷。師岳被擒。希範命釋之。師岳溪洞人性。積。不。喜。阿。附。賊。爲。希。以。罪。苦。責。及。希。崇。立。令。師。岳。衛。送。希。因。於。衛。山。欲。使。殺。之。於。路。而。師。岳。率。事。彌。終。以。保。全。因。與。指。揮。使。使。使。同。謀。立。希。爲。衛。山。王。後。隨。希。歸。江。南。李。璣。聞。其。忠。節。擢。爲。殿。直。都。指。揮。使。後。卒。於。金。陵。一。萬。八。千。一。百。一。十。七。第。二。十。五。

劉言

言。吉州廬陵人。少事彭玠爲伍長。以勇悍聞。開平中。玠納款於湖南。言從歸長沙。希範即玠之婿也。出鎮明州。言爲牙校。及希範襲位。漢洞酋長多求款附。乃以言知辰州軍事。以鎮撫諸蠻使之。未幾。奏。授。辰。州。刺史。希。入。湖。南。百。役。繁。與。靜。江。軍。指。揮。使。王。遠。周。行。逢。叛。歸。明。州。初。希。言。其。子。光。贊。爲。明。州。留。後。

遠至。願之。以馬希振子光惠權軍州事。光惠庸懦。不能取。下。但。留。營。淫。戲。而已。將。吏。患。之。遠。等。懼。亂。遂。與。行。逢。謀。遣。人。往。辰。州。請。言。爲。副。使。言。素。知。遠。等。兇。暴。謂。其。徒。曰。南。方。禍。亂。方。始。今。若。不。往。必。加。於。我。矣。於是留言所部。以單騎行。遠等遂廢光惠。推言權留後事。時周廣順元年也。言既立。遣使詣關上表。又遣使納款於李璣。授節鉞。璣未之許也。會希崇逐希範而自立。請援於江南。璣遂遣其將趙師入長沙。盡俘馬氏之族歸於金陵。二年冬。璣又下詔召言入覲。言不行。因令副使王遠行軍司馬何景真指揮使張備。備益乘全。璣字文。璣周行逢。彭高。和。潘。叔。嗣。張。文。表。等。號。十。指。揮。使。同。率。兵。攻。湖。南。遂。遣。歸。歸。奔。歸。江。南。言。乃。以。遠。權。知。涇。州。軍。府。事。遠。使。詣。關。上。表。且。言。逐。江。南。賊。軍。復。馬。氏。土。疆。之。意。周。太。祖。遣。使。來。宣。慰。三。年。正。月。言。又。遣。使。上。表。以。長。沙。經。兵。火。焚。毀。請。就。以。明。州。爲。治。所。周。太。祖。下。詔。升。明。州。爲。大。都。府。在。涇。州。桂。州。之。上。以。言。爲。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平。軍。節。度。使。遠。爲。涇。州。刺史。武。安。軍。節。度。使。景。真。爲。桂。州。刺史。靜。江。軍。節。度。使。指。揮。張。備。而。下。並。領。刺。史。爲。節。度。副。使。或。行。軍。司。馬。皆。言。奏。請。之。也。是。月。又。遣。牙。校。張。崇。嗣。置。邸。京。師。歲。時。修。貢。周。祖。下。詔。賜。言。蓋。賜。湖。南。在。京。及。諸。處。莊。宅。邸。店。時。王。遠。爲。節。度。使。周。行。逢。爲。行。軍。司。馬。專。制。湖。南。威。權。漸。盛。言。懼。其。爲。變。將。圖。之。遂。與。行。逢。謀。先。六。月。遠。率。所。部。兵。入。明。州。殺。言。都。將。鄭。政。收。言。囚。於。別。館。經。奏。言。與。江。南。通。謀。誘。引。淮。賊。并。涇。州。之。地。以。歸。金。陵。八。月。周。祖。下。詔。奪。言。官。勳。歸。私。第。委。遠。以。便。安。詔。復。下。詔。令。遠。歸。涇。州。乃。以。潘。叔。嗣。權。知。明。州。軍。府。事。未。幾。令。叔。嗣。殺。言。於。武。陵。初。民間。謂。言。爲。劉。駁。牙。馬。氏。將。乳。湖。南。有。謠。言。曰。馬。去。也。不。用。鞭。駁。牙。過。今。年。及。遠。歸。入。長。沙。盡。俘。諸。馬。歸。金。陵。歸。爲。王。遠。所。逐。奔。歸。江。南。是。言。亦。爲。叔。嗣。所。殺。其。驗。也。一。萬。八。千。一。百。一。十。七。第。十。五。

王遠

遠。明州武陵人。或名進達。少以驍勇選爲靜江兵。希範入明州。累遣討賊有功。遷本軍指揮使。乾祐三年。希範攻湖南。令遠領戰棹。爲前鋒。陷長沙。希範既立。遠有力焉。時。剿。掠。之。後。城。中。督。庫。盡。以。於。數。賞。賜。不。足。又。重。構。府。署。執。役。者。皆。靜。江。士。卒。相。與。怨。憤。聚。而。謀。亂。副。指。揮。使。周。行。逢。聞。之。以。告。遠。曰。士。卒。怨。深。矣。不。早。爲。計。難。將。及。我。是。夕。乃。擁。其。衆。以。長。柯。巨。斧。斬。關。以。出。遂。歸。武。陵。時。希。範。方。醉。遠。明。始。遣。神。將。唐。董。領。兵。追。之。不。及。因。徑。趨。明。州。士。卒。皆。重。研。不。復。成。列。遠。先。已。入。城。伏。卒。門。下。奮。至。遠。縱。兵。擊。之。希。軍。大。敗。追。殺。殆。盡。董。僅。以。身。免。遠。乃。逐。留。後。馬。光。惠。請。辰。州。刺史。劉。言。爲。帥。未。幾。長。沙。兵。亂。指。揮。使。徐。威。等。廢。希。範。而。立。其。弟。希。崇。因。希。崇。於。衛。山。行。軍。司。馬。廖。偃。與。指。揮。使。彭。師。岳。共。立。希。崇。於。衛。山。王。將。納。之。希。崇。懼。納。款。於。江。南。且。請。兵。爲。援。李。璣。遂。遣。其。將。趙。師。入。長。沙。盡。俘。馬。氏。之。族。歸。於。金。陵。璣。以。歸。爲。武。安。軍。節。度。使。又。遣。將。劉。仁。贍。率。師。取。岳。州。鎮。將。圖。明。州。密。白。璣。請。召。言。入。覲。言。不。行。謀。於。遠。曰。江。南。召。我。不。往。必。加。兵。於。我。矣。爲。之。奈。何。遠。曰。錫。之。此。來。以。制。置。潭。明。爲。名。公。如。東。行。正。入。其。算。武。陵。負。江。湖。之。阻。帶。甲。萬。衆。乃。欲。挾。手。巨。異。姓。乎。錫。新。至。長。沙。經。略。未。定。乘。人。心。憤。怨。引。兵。攻。錫。可。一。鼓。而。擒。也。言。然。之。乃。遣。與。何。景。真。等。同。起。兵。於。武。陵。號。十。指。揮。使。以。攻。遠。遠。率。舟。師。南。上。至。長。沙。遠。鎗。大。駭。以。所。部。奔。歸。江。南。諸。州。屯。守。皆。罷。去。盡。復。湖。外。之。地。時。廣。順。二。年。冬。也。遠。遂。據。長。沙。與。劉。言。同。遣。使。上。表。於。朝。三。年。正。月。周。祖。下。詔。褒。諭。以。遠。爲。武。安。軍。節。度。使。遠。出。於。行。陣。本。無。鈐。略。不。能。取。羣。下。時。諸。指。揮。使。受。詔。爲。節。度。副。使。者。數。人。各。留。長。沙。各。置。牙。兵。分。廳。聚。事。軍。政。清。亂。將。吏。患。之。每。宴。集。府。中。喧。嘩。如。市。遠。真。能。禁。止。會。廣。兵。乘。

列傳

李景威

景威，公安人。幼隸於軍，頗有智略。累以戰功遷至猛。指彈副使，保助以爲衛內兵馬副使。繼冲嗣立，多委任之初，聞景威延到等伐張文表。景威乘間見繼冲曰：今王師雖稱假道以收湖湘，然觀其勢，恐因而喪我。景威欲效犬馬之力，願假兵三千人於荆門中道險隘處設伏，候其夜行，發伏攻其上將。王師自必退，鄰軍收張文表以獻於朝廷，則公之功業大矣。不然則有搖尾求食之禍。繼冲曰：吾家世世貢奉朝廷，必無此事。爾無過慮。況爾非景威延到之敵也。景威又曰：俗傳江陵諸處有九十九洲，若滿一百，則有王者興。自武信王之初，江心深浪之中忽生一洲，而滿百。昨此洲漂沒，不存，茲亦可憂。繼冲又不聽。景威知計不行，自扼吭而死。及王師入城，繼冲悔不用其言。太祖聞景威之計，曰：彼忠其主也。命王仁贍厚恤其家。十卷一萬八千一百三

九國志拾遺

行密以唐景福元年再入揚州。至晉天福二年爲李昇所篡。五代史吳陳儒同安賊也。五十七注。
盧延昌歸命于吳，僞乞命于梁。五代史梁吳楊潤十二年冬十月，潯東塘之楊林江水出火，可以燃燭。七帖。
楊溥巡白沙，太學博士王毅上書請改白沙爲迎鑾。其略曰：日月所經，星辰盡爲黃道，鑾輿所止，非邑皆爲赤縣。七十三注。
溥能委運籌終不推竊殺之禍，深于機者也。通鑑二百八十一卷。
吳股文非舉進士，途中遇一叟，日文圭久之，謂人曰：向者一人用緣，必入口，神仙狀也。如學道，當沖虛不附，有大名于天下，而文非舉賢人口，乾甯中擢第。六帖三。
徐溫嘗自迎鑾，還至百家灣，風起，舟人相顧失色。溫乃袒褐，以帛繫環首，顧謂妾御曰：吾善游，儻溺，不暇相救，幸保此子。言訖，風浪漸息。六帖。
景以保大十五年正月改元交泰，是歲歲獻淮南十四州。畫江爲界。五代史南吳初朝中大臣多蔬食，月爲十齋，齋之明日，太官具晚膳，始復常珍，謂之半堂食。至是果盡割淮南之地。去唐土封疆之半。六帖。

楊璉拜陵，至竹篠口，維舟大醉。一夕而卒。通鑑二百吳越錢鏐少在軍中，未嘗寢，末年少倦，乃刻木爲枕，以自警，或命諸孫溫詩以達旦。晉天福中，吳丹使至朝廷，以近侍李沐爲監，伴使房有制官者，幽人謂沐曰：吳越常不睡乎？沐詰其故，對曰：晉開五台山王大師言，浙中不睡，能令已歸矣。訪所聞乃長與王長之後也。六帖九。
吳越錢鏐嘗歲除夜宴命諸子及諸孫鼓胡琴，一再行，退止之曰：人將以我爲長夜之飲也。六帖六。
有胡僧以玉羊一獻于鏐，曰：得此當生貴子。元璉果以丁未歲生。六帖九。
馬韓餘杭人，少與錢鏐俱事董昌，以女弟妻鏐，復爲元璉妻。韓女。通鑑二百。
王建以唐大順二年入成都，爲西川節度使。天復七年九月，建號明年正月改元武成。五代史前明宗出啓夏門，駐華嚴寺，曉出幸南山之沙城，駐于石門山之佛寺。六帖二。
建將七夕出遊，先一日，元膺召諸軍使及諸王宴飲邸第中，且議七夕從行之禮，而集王宗翰等不至。詰朝，元膺入自建曰：潘簡、王文錫離間兄弟，將圖不軌，及聞唐喪徵兵，乃遣俗官安悉香論軍使全殊率天武甲士以自衛。明日，徐瑤常謀與懷勝軍使嚴璘等協謀，以所部兵挾元膺以逐唐喪。元膺介馬帥卒，過其兄宗贊之門，召與同進。宗贊曰：兵起無名，不敢開命。建急召宗侃宗贊及諸軍使，令以兵討寇。乃逐唐喪至城西，斬之，盡殺屯營兵。又自大安門登陣，以入攻瑤，璘等。通鑑二百。
蜀許寂少學劍，居四明。一夕有村民夫婦攜壺酒訪寂，而飲，悉語以歡。寂飲訖，問室中妾有婢，視之有數劍，飛躍，寂甚懼。夫婦顧寂笑曰：奉以薄技佐酒，何懼也。及舉手叱劍，皆入指端，至夜分乃去。明日有二僧至，寂以其事語之。僧曰：知君好劍術，欲來相教耳。願公無好學，神仙清淨事異於此。諸俠皆鬼，爲陰物，故婦人與僧尼皆學之。言訖，命水洗足，以淨水拭之，騰空而去。六帖三。
蜀杜光庭黃巢之亂，從幸與元途次西縣，遇陳休復，有道術，與光庭憩于路左軍中，以拄杖掘地，得酒一壺，酌之不竭。光庭因問軍何時常還，答曰：五年後，龍星動，即歸矣。果如其言。六帖三。
蜀林知元所居，有茂林修竹，爲山石之艷，嘗駕三輪車，命僮牽之，隨意所至。六帖三。
王處回積蓄萬計，蜀中富家罕與比。在太原家甚貧，善相者周元豹每指謂知詳曰：此子實精也。它日常大富，果如所言。六帖二。
王潛夜宴，盜入其家，盡取飲具，逮明方知，笑曰：亦好飲耶。竟不問。六帖二。
劉闡乾祐七年閏辛，享年六十，子承鈞立。時年二十九，喪服三年，服除，改十年爲天會元年。五代史十國劉崇之長子，子贊少慧，高祖稱之，錄爲己子。八十九注。
契丹古匈奴之種也，代居遼澤之中，潢水南岸，南距榆關一千一百里，榆關南距幽州七百里。通鑑二百契丹宴犒漢使，必厚其酒肉，以示夸大。高祖鎮河東，嘗命韋曜北使，曜麻瘠不能飲酒，虜人強之，遂卒。十卷九。
南漢楊洞潛，泝水令梁忠憲堂謝洞潛見之，謂同列曰：愚血脈貫眸子，行步矍鑠，類鶻鷹者，常有風雷之厄。及感至縣，未幾，颶風壞屋，壓死。六帖三。
關王氏七主六十年，審知同光元年卒，在位二十九年，鑄在位十一年。五代史十國

馬殷以大中六年歲在壬申生。以長興元年卒。享年七十九。其子希聲立。長祚三年卒。上同

唐閔蔡結皆以郡人聚兵據郡。陳彥謙。杜陽人。殺刺史黃岳。據郴州。魯崇仁。從黃巢。以病留連州。遂拔之。

通鑑二百六十一注

光化二年。殷克桂州。通鑑二百六十一注

乾祐三年。辛亥。上同

楚馬希聲。海商有鬻犀帶者。直數百萬。晝夜有光。照一室。希聲殺商而取之。適月光遂滅。六帖

馬希範。十八學士。李鐸。潘起。曹悅。李莊。徐收。彭繼。英。裴。頌。何仲舉。孟元。陳昭。昭。禹。鄧懿。文。李宏。節。蕭。洙。彭繼勳。拓拔。恆。李宏。早。廖。匡。國。徐。仲。雅。通鑑二百六十一注

楚馬希振。天祐初。殷為妻。洪川鍾傅女。資從甚厚。有玉碗照夜珠。希振以非人臣所玩。皆納之於殷。六帖

楚度。光圖與伊。道。十。伊。用。昌。為。林。泉。之。交。母。病。思。歸。屬。江。水。夏。漲。魚。不。可。得。用。昌。探。懷。出。一。木。箱。長。三。寸。許。再。三。視。之。投。於。江。中。須。臾。波。浪。湧。遂。擒。一。巨。鱗。出。擲。着。魚。背。堅。不。可。脫。用。昌。舉。之。木。箱。耳。因。作。鱗。母。愈。六帖三十一

按宋路振九國志五十一卷。末二卷北楚。張唐英補撰。明焦竑國史經籍志著錄四十九卷。不知何由誤題為曾顏。然可見萬歷時振書猶未佚也。今傳鈔本十二卷。乃邵氏晉涵從永樂大典錄出周氏夢棠重為編次。凡列傳百三十六篇。邵氏編校舊五代史。皆采取之。其世家全闕。周氏據歐史略注於卷首。檢十國世家年譜注間及九國志。不盡相合。而通鑑考異及注。孔氏六帖所引數條。亦此本所無。因撥錄附後。

中如柴再用傳昇林事。王宗壽傳鐵鏡事。及陳休復伊用昌諸條。未免近小說家習氣。然大致實實。本末詳備。足補正史之漏略。情吳志伊十國春秋時猶未及見此也。錢熙祚識。

右九國志十二卷。宋路振撰。張唐英補。按振字子發。祁陽人。洵美子。事蹟具見宋史文苑傳。邵經邦宏簡錄稱其文詞溫麗。靡不填委。應容敏贖。使契丹。獻乘輅錄有集二十卷。雅言系述載其伍彬歸隱詩有庭樹鳥類啄山房人尚眠語。錢十升南宋書亦稱其作詩有唐人風。又嘗采五代九國君臣事作世家列傳行於世。即是書也。唐英字次公。新津人。尚英兄弟事蹟附宋史。尚英傳中。南宋書稱其有史材。嘗著仁宗政要。宋名臣傳。蜀檣。行於世。楊升菴丹鉛總錄屢及其論姚瑛論王威高雅等語。又議苑公武誤以為張君房。殆頗重其人矣。考五代諸國事蹟。惟南唐頗詳。其他著撰遺佚已多。我朝吳任臣十國春秋亦後來補作。是書久無傳本。曹溶綠雲樓書目跋謂收翁嘗云。有劉恕十國紀年。及是書。而書目無之。甚可疑也。云云。茲假得張聲泉孝廉曾寬士廣文黃石銘明經各鈔本。互勘而付梓焉。雖非足本。然裁取編瑣。常珍惜耳。道光庚戌小寒節。南海伍崇曜謹跋。



錄新楚三

撰羽周

三楚新錄卷之一

儒林郎試秘書省校書前桂州修仁令周羽紳編
馬氏諱殷上蔡人也自云伏波之後唐末崔胤所在豪
俠競起時殷方處卒伍之列隨梁帥何氏南侵長沙據
之殷戰頗有功何乃擢為裨將且命為邵州刺史殷寬
厚大度能得士之死力何氏卒諸將在外者皆擁兵歸
以爭其位唯殷領士卒如故且素服為何氏發喪識者
謂之知禮未幾軍各殺其帥使人共迎殷為主初取
軍之迎殷也值夜殷甚疑懼欲拒而不行將曉忽觀一
學海類編 三楚新錄卷之一 史參

人黑色而貌甚雄偉手執大棒躬趨進報曰軍國內外
平安俄而不見由是殷以為嘉兆其心始安乃謂所侍
曰吾之此行未必不為福及至眾果欣躍而奉之殷立
且使人開道上表僖宗在蜀聞之其悅據其表遣使未
書御札許自開國立臺置卿相分天子之半仗焉楊行
密據有淮南聞其建國且遣舟師數萬伐之比至城下
殷登樓指麾一鼓而破其兵伏屍流血湘水為之丹焉
自是四方攝伏無敢侵之嶺外虔光圖自昭陽叛舉族
來奔其部曲隨至者數千人殷以其衆而眾多將扼而

不納或有諫者曰虞者料也馬得料必肥是國家強弱
之兆何為而拒之遂待之以禮因命光圖為永州刺史
光圖且陳南越可取之宜語甚激切殷亦將開拓疆土
聞其所陳甚善使其部將李勳將數萬眾擊南越未數
月拔桂管十八城劉襲懼而乞盟勳則李老虎也勇壯
絕倫每一餐費肉十數斤皆割為大樽而啖之故時人
號曰李老虎先是桂管兒童每聚戲呼曰大蟲來號呼
而走及勳拔桂管論者以為應莊宗反正下詔徵諸侯
入覲武穆以年老不行命長子希範入朝希範多辯善
學海類編 三楚新錄卷之一 史參

於應對及至莊宗謂曰朕聞鄴部內有洞庭湖其波無
際有之乎對曰有之陛下一旦南巡狩則此湖不足以
飲馬耳莊宗大悅既而曰比聞馬氏之國必為高郁所
圖今有子如此高郁何能可得邪高郁殷之謀臣也莊
宗將去其瓜牙故以是言離間之而希範不察及歸果
使人構其罪都竟棄市自是識者知其不克霸焉初
希範之入覲途經淮上時桑維翰旅游楚泗間知其來
遽謂之且曰僕聞楚之為國挾天子而令諸侯其勢不
可謂之卑也加以利盡南海而公室大富足下之來非
傾府庫之半則不足以供芻粟之費今僕貧者敢以萬
金為請惟足下濟之希範輕薄公子親維翰形短而腰
長語魯而且醜不覺絕倒而笑之既而贈與數百緡維
翰大怒拂衣不顧而去及殷薨希範立時維翰已為辛
相奏削去半仗止稱天策上將軍楚王而已其卿相臺
閣皆罷之然希範性剛愎好以誇大為事雖去半仗而
軍國制度皆擬乘輿乃大興土功建天策府中構九龍
殿仍以沈香為龍其數八各長百尺皆抱柱而相向作
趨捧之勢而希範坐於其間自謂一龍也每凌晨將坐

先使人焚香於龍腹中烟氣鬱然而出若口吐焉自近
古以來諸侯王之奢僭未有如此之盛者也時處士戴
復賢而有才嫉其過度自稱元黃子作漁父詩百篇諷
之希範聞而不悅遂禁錮士庶無與之交僂竟至餓死
麾下將丁思觀雄傑之士以希範氣度不廣乃上書曰
今四海分裂中原之地纔十數州而大王克紹先業為
諸侯之長未聞折一馬箠為天子計此愚臣所以為恥
也惟大王思之希範覽而怒未幾削思觀官希範姪而
無禮至於先王妾媵無不悉通又使尼潛搜士庶家女
有容色者皆強取之前後約及數百然猶有不足之色
乃曰吾聞軒轅賦五百女以昇天吾其庶幾乎未幾死
大為識者所笑先是既殺高郁數觀形影將死郁又書
見時謂之冥報焉時異母弟希尊為永州刺史聞其死
自以長而當立具舟楫以歸及至長沙取且立嫡弟希
廣矣遠命希尊為鼎州刺史初牙將張萬敵建議以希
尊居長立之則順而記室李舉爭之曰吾聞立嗣君必
以冢輔希尊乃婢妾所生安可立之乎萬敵退而歎曰
惜哉李公禍自此始未幾希尊果自鼎州舉兵叛將裝
學海類編 三楚新錄卷之一 史參

長沙希廣聞之遽命將許可瓊拒之既而可瓊倒戈以
降希廣計無所出然素好釋氏乃披緇服召眾僧念佛
以為禳厭比及城陷念誦之聲不輟其為墨昧皆此類
也尋為希尊殺之且命捕李舉有檢而至於希尊責
之曰吾雖生於庶孽然托體於先君汝何見毀而不使
吾繼立耶舉無以對命壯士縛其肉而殺之先是舉問
術士陳承福曰吾壽幾何對曰九十至是議者以為九
十乃倉卒而死焉既而希尊姪於酒色多為不道小門
使謝延澤有美貌希尊適幸之每引延澤入內閣與妻

學海類編 三楚新錄卷之一 史參

學海類編 三楚新錄卷之一 史參

委開坐而飲大為厭心所惡其弟希崇乘其釁而作亂
擒希崇而囚於衡陽既而梅葛遠命舟楫而追之約於
長沙南五十里地號昭澤沈之路經衡山縣家族廖光
圖子仁勇聞其來與叔疑議曰希崇長而被廢今又見
追此必不免吾屬受先王重恩而不能為之除禍亂安
社稷豈所謂居水土乎乃率數百人却而立之號衡山
王以衡山縣為府且使人募兵數日之間眾及一萬郡
縣多起兵應之希崇懼求救於吳時吳命邊鎬將兵來
救其質伐也初童謠云鞭打馬急走鎬至希崇知其
學海類編 三楚新錄卷之二 五 史參

更而王亦有八百年之家國何憂懼乎於是時郊外
有鄧翁者聞而歎曰文武之道未嘗介意而更納虛誕
之說以自安此輩吾見其死於溝壑有日矣及邊鎬師
至果驗然星散骸骸而卒者過半焉

三楚新錄

三楚新錄卷之二

三楚新錄卷之二
儒林郎試秘書省校書前桂州修仁周羽翀編
周氏諱行達武陵人也世耕鋤為業嘗犯法顯德中馬
氏荒亂吳命邊鎬將兵伐之澗旬盡有湘中之地時鎬
雖剋勝然安撫無策故眾民多怨叛武陵會蒙王遠劉
咬牙等十數人乘眾心之怨謀舉兵吳之未數日而有
八千之眾行達始預焉倍道兼行過夜奄至城下於是
鼓譟斬門而入時鎬軍驍勝士卒解甲不復防禦又當
昏黑之際忽聞兵入倉卒驚駭計無所出皆束手就戮
學海類編 三楚新錄卷之二 一 史參

遲明死者十有八九鎬竟以單騎遁走於是遠據其地
直表於朝廷天子嘉之就除湖南節度兼中書令遠素
雄豪得志之後不拘小禮其車服制度擬於王者先是
吳有術士言南楚之分氣色甚盛以目觀之將有王氏
起焉偽主聞而憂之且問曰今之諸將處於南楚者誰
為王姓或對曰有永州刺史王溫耳偽主疑其當之謀
殺溫且遣使拜溫為征南將軍賜以印綬巾帶仍密於
巾中置毒及使至溫拜命者巾俄頃腦裂而死未幾遠
舉兵襲長沙而據之即其應也遠好功名嘗秣馬勵兵
以俟征戰時行達已為麾下將願伏其才略遠因命
為副貳行達雖受命終以遠非君長之才自是密結
腹心以圖之未幾遠自領兵侵南越雷行達知雷後事
而行達因忽謂所說曰王公遠必不返然以後事付吾
者所謂以雲雨資蛟龍也吾何憂乎及遠方至桂陽果
為越兵所破遠僅以身免既而死於路行達竟代其位
時軍吏多武陵人咸有戀土之心或說行達曰夫富貴
不遠鄉如衣錦夜行公起於徒步自署為列侯可謂富
且貴矣然而無西還意使鄉人父老平生親知將何以

三

三楚新錄卷之二

三

瞻望風采邪行達感悟即命駕歸武陵以武陵為西
府且使人迎其妻潘氏潘貌素陋然為性剛烈雖行達
已為侯王而待之蔑知也先是所侍皆勸之使詣行達
笑而對曰夫人為心自非聖賢必多變動以吾既老且
醜雖欲往而公豈以曩時之心相向哉唯有死而已時
聞者未以為然及使至果不從命唯躬率婢僕以餅糲
自給至於賦稅亦及時輸納未嘗逋欠行達止之而不
從曰賦稅者官物也豈以己為王而自免之哉行達聞
而有慚色時兵革之後郡邑官吏以聚斂為務行達患
之乃潛使人察其姓名一旦卒然除去自是管內稍稍
清肅至於建官設職亦皆慎其選擇嘗有女婿乞補吏
行達度其非才乃曰吏所以理民也今觀汝不堪其事
吾當為汝置釜斲其汝能用之鉏種以養老幼亦是
美事何祿之求於是竟不補焉時一方翕然號為英主
然多猜忌好發人陰事故麾下將帥恐其不免多有謀
叛而行達亦能預為之備往往事未發而誅於是公府
凜然入之者若覆冰雪先是前進士何景山為王遠記
室每輕忽行達行達得志命景山為益陽令未幾因事
學海類編 三楚新錄卷之二 三 史參

縛景山投之於江謂曰汝當佐王遠今王遠已死且為
我告龍王其殘忍皆此類也故天策學士徐仲雅有清
才然其性好以滑稽輕薄為事國破之後傷於凍餒行
達素聞其名且以窮困謂必能改節因使齎之命為節
度判官初王遠之起兵也知設官有輕重權欲其得取
苟能應募皆置司空太保以誘之自是武陵郡落慶市
豪橫之輩稱司空太保者無算及仲雅至行達問曰自
吾遷鎮西土控雄盛之地四境懼之乎仲雅對曰公首
內滿天太保滿地司空何不懼之行達不悅未幾大晏

僚吏而仲雅在座行逢又與之論事然行逢夷音每呼字音多誤仲雅因戲之曰不於五月五日剪卻舌頭使語音乖錯如此行逢大怒然仲雅嘗歷事馬氏諸士民信之久矣故不敢加誅後仲雅竟以忤旨去職因退居山寺暇日親筆僧爭刺機杖乃咏其樹曰葉似新蒲綠身如亂錦纏任君千度刺意氣自衝天蓋怨行逢之棄而誘之也有鄧洵美者連郡人也登進士第將歸連上箋行逢署館驛巡官洵美肯偃時謂之鄧馱為性迂僻皆類其形取咸不悅之故雖處幕府僚而食貧不暇給

學海類編 一八 三楚新錄卷之二 四 史參

同年王溥為相聞洵美不得志乃為詩曰綠衣我已登黃閣白社君猶困故廬自是行逢稍優給之未幾給事中李昉至昉亦洵美同年也相見話舊不覺號慟古人布衣交不及此也久而忤行逢無鑑乃貶為易俗場官須臾又使人詐為山賊突入公署殺之聞者無不痛惜後李昉再奉命祠南岳知洵美墳在近乃為詩弔之曰今日向君墳畔過不勝懷抱暗酸辛李觀象為節度副使以行逢嚴酷恐其及禍乃寢紙帳臥紙被行逢信而用之凡軍府事無輕重皆決於觀象而觀象性多嫉忌好蔽人之善零陵儒士蔣密能吟咏頗得風騷之旨嘗題蔡云綺羅因片葉桃李漫同時大為作者所許觀象聞之佯驚曰此漢詩何蔣密之能為士林以此鄙之及行逢病又托疾復命子保權師會之且謂保權曰麾下將校有兇很難制者除之已盡惟衡州張文表耳吾死之後此人必叛萬一不可敵當舉族北歸無使骨肉落虎狼之口言訖奄然而逝未數月張文表果叛於衡州舉舟師順流而下以襲長沙時行軍司馬廖簡知留後事方與軍吏聚會有報文表至簡素輕表殊不介意且

謂軍吏曰黃口小兒到而擒之何愛乎乃鼓伐飲酒如初於是至晚文表已入城麾軍直至會所時簡已醉不能發弓矢唯按膝作氣而已文表親以文戮之在坐聞遇害者數十人時保權年方十三而英爽有膽氣聞叛歎曰先君可謂知人矣僕雖無能安可使軍國落此賊手乎遽命部將楊師璠與萬餘取討之及師璠將行又親出餞送仍泣對三軍曰先君薨背墳土未乾而兇賊悖逆實保權不孝所致也安敢勞於諸君諸君以先君之故無忘戮力苟滅此賊安先君於地下足矣各希勉之其吐氣發言義形於色三軍無不感激然保權猶慮其敗且馳表而乞師未逾旬而師璠已大破文表於平亭津仍舉文表之首於是餘黨皆戮初文表將叛猶豫未定有從者夜夢文表額上出一龍及明以告而文表大悅曰此天命我也於是舉兵及敗論者以龍神物也而出於額是禍將作神出焉保權以文表已滅且命使止師不意王師已破江陵而逼境矣保權懼召李觀象議之觀象曰夫請王師者以討賊張文表故也今文表已破而王師不還豈非朝廷將有事於南地乎然我國之所恃者江陵之在北境耳今江陵已束手不能自救其所且欲與王師相拒此所謂魚入沸鼎而更鼓顛掉尾其可免乎惟公善自圖之無失子孫萬世之利也保權不得已乃出郊迎王師且請入觀天子聞而悅之命以禮遣既至宋族封拜有差先是行逢頗以淫祀為患管內祠廟自非前代有功及民者皆令毀折之約省祭祀之費三分之一時有識之士忻然以為明斷及末年酷信釋氏每一歲之閒設大會齋者四季無非破耗國用仍度僧建寺所在不輟因暇復召羣僧於府中講唱

學海類編 一八 三楚新錄卷之二 六 史參

而已自執爐焚香以聽至披緇之士雖三尺童子皆搶地伏拜之雖梁武篤好木之加也故君子知其不克永世矣

學海類編 一八 三楚新錄卷之二 七 史參

三楚新錄卷之三

儒林郎試秘書省校書前桂州修仁令周羽翀編
高氏諱季與字貽係峽州峽石人也東魏司徒昂之後
幼好武而有膽氣乾符末所在寇賊兢起時梁祖爲元
帥專征伐潛有飛揚跋扈之志思得義勇者與之同力
時季與潛察之乃謁梁祖於郊祖見之悅尋拔爲制勝
軍使其後累從征討以功授宋州團練使未幾移授荆
南兵馬副使及梁祖禪代正拜江陵尹兼管内節度觀
察處置等使季與以江陵古之重地又當天天下多事陰
學海類編 三楚新錄卷之三 史參

有割據之志乃大興力役重築城壘執畚者連十數萬
人皆將校實友負土助焉其郭外五十里墳冢皆令發
掘取磚以資之及土功畢陰慘之夜皆聞鬼哭見火數
起將撲之奄然而滅如此者累月方定論者以爲發掘
墳冢使幽魂不安故也時諸侯爭霸急於用人進士梁
震登第後游江陵季與請爲掌書記震性抗直臨事
敢言時莊宗反正下詔徵諸侯王入覲季與忻然奉詔
將行震諫曰朝廷自反正後有吞併諸侯之心若我繕
甲以自守猶恐不保其地况敢拋棄軍國千里入覲哉
且又今之諸侯爲梁朝舊人者唯公耳安知朝廷不以
謙敵相待邪幸望圖之無使懷王之患復見於今日季
與曰吾計決矣多言奚爲及至莊宗果欲留之及歸值
夜將吏父老出迎於郊外季與乃握震手曰不聽君言
幾葬虎口初季與方對莊宗謂之曰今天下負固不服
者謂吳與蜀耳朕今欲先有事於蜀而蜀地險阻尤難
之江南才隔荆南一水耳朕欲先往之卿以爲何如季
與對曰臣聞蜀國地富民饒獲之可建大利江南國貧
地狹民少得之恐無益臣願陛下釋吳先蜀時莊宗意

三楚新錄

卷三

史參

史參

史參

亦欲伐蜀及聞季與之言大悅未逾年莊宗伐蜀季與
私自喜曰此吾以計始之彼乃信而用耳未幾遣使冊
季與爲南平王季與謂震曰此恐吾與蜀連衡故也及
蜀破書至季與方食乃落筯而嘆曰此吾之失計也所
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梁震曰大王勿憂今蜀雖破未
必爲福未幾莊宗宴駕果再亂一如梁震之言初季與
嘗從梁祖出征引軍早發至逆旅未曉有一姬乘燭開
門而迎其禮甚謹季與頗疑而問之姬對曰妾適夢金
甲神人推門呼曰宜速起有王青來及起開門果有君
子至豈非所謂王青邪所以不敢發慢耳季與大悅後
果然泊季與卒從誨立震獨不悅謂所親曰先王平生
與吾相見兄弟之不若也今日之下安能屈節北面復
事其子邪於是求解職退處於郊外灌園蓄蔬爲別業
稱處士每從誨以事召至府側倒跨黃牛往往直造廳
事前呼從誨不以官聞止稱大郎君而已從誨以其先
王舊人不忍以過殺之有李載仁者唐室之後也唐末
避亂於江陵季與署爲觀察推官載仁自負文學常感
季與見知每從容接待不爲少禮然爲性迂緩一日將
學海類編 三楚新錄卷之三 史參

赴李與召方上馬無何許曲相歐載仁怒甚命急於廚
中取飯并豬肉令相歐者對餐之仍令軍將成之曰如
敢再犯必當於豬肉中加之以酥聞者無不笑之及從
誨嗣立有孫光憲者本成都人也旅游江陵方闢進取
從誨辟之用爲掌書記自是凡奏書微皆出其手載
仁充位而已由是載仁遂與光憲有隙光憲猶能避之
故論者多光憲光憲每患兵戈之際書籍不備遇發使
諸道未嘗不厚與金帛購求焉於是三年間收書及數
萬卷然自負文學常快快如不得志又嘗慕史氏之作

自恨諸侯幕府不足展其才力每謂交親曰安知獲麟
之筆反爲倚馬之用因吟劉禹錫詩曰一生不得文章
力百口空爲飽煖家有梁延嗣者復州景陵人唐天成
中將兵守復州監利季與之入覲也莊宗欲殺之既而
逃歸益懷怨憤遂以兵攻復之監利星沙二縣延嗣
兵敗爲季與所獲至從誨既立擢爲大校遂承制授歸
州刺史未幾又遷復州團練使仍掌親軍延嗣雖起非
行陣自以累典戎事纔年十九諱健兒士卒之語每聚
談或有傷犯之者往往交游變爲仇讎光憲與延嗣年
學海類編 三楚新錄卷之三 史參

甲相亞居習自謂筋力不衰一旦赴毬場上馬左右扶
持者甚眾延嗣且在後笑曰孰謂大卿年老而彌壯觀
其上馬輕健良由扶持者眾爾光憲乃回顧曰非因眾
扶蓋是老健延嗣不勝憤怒論者少之有王憲範者平
江軍節度保義之子美風儀好讀書初保義之奔荆南
也季與以爲行軍司馬未幾生憲範及長以門蔭爲文
學累遷觀察推官從誨立以女妻之且以憲範本將家
子欲使自募有事掌內外軍政憲範爲人閒談不羈聞
之不悅入告從誨且辭之自是復以從誨爲不知己至
軍國之事皆不參預但以金帛購求古書圖畫日以披
覽爲志焉建隆三年武安軍節度周行逢薨子保權嗣
位衡州刺史張文表不服舉兵反直入長沙殺行軍司
馬廖簡保權懼告急朝廷乞王師爲援朝廷遣宣徽使
李處耘領兵萬餘人救之李以路由江陵慮繼冲不測
先遣使諭之曰比者王師救應東道之主誠在足下然
利在急速故不淹留但假一鄉道使於城外經過幸矣
繼冲將許之猶豫未決有大校李景威者素勇悍越次
白繼冲曰兵尙權變城外之說實不可信以臣觀之彼

1446032

081-18
0022

文科教師研究生閱覽室



21101000173209



三楚新錄 卷三

竇欲乘機伐我耳况今精兵數萬自先王已訓練備矣
 景威雖不才願盡以相付不願性命為大王拒之繼冲
 聞之曰事未可知爾勿憂也及王師至果如景威之言
 繼冲大懼乃不得已出郊迎王師且詣李公乞上來入
 朝李公飛騎以聞天子大悅遣使就除繼冲徐州節度
 使便道赴任蓋孫光憲之謀也景威以其不用己謀遂
 扼喉而死繼冲聞而傷之先是荆南尚使磁器皆高其
 足而公私競置用之謂之高足盃至大軍一臨舉族東
 遷高足之識一朝應之蓋由天命信矣故 終